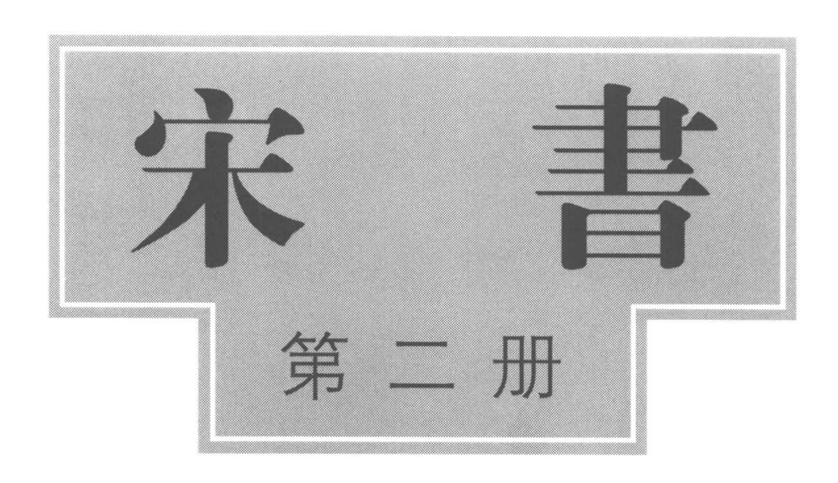


宋書

第二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宋書

第二冊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楊　忠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書/楊忠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77-6

I.宋… II.楊… III.①中國-古代史-宋國(4
20~479)-紀傳體②宋書-譯文 IV.K239.1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41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宋　書

(全三冊)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楊　忠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33.25 字數 3,326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77-6/K・80
定　　價　全套 88 冊　　12 000 圓
《宋書》3 冊　　420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聲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煋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峥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閲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畆”、“畒”、“畝”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贜(《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禪（禫）
辯（譻譻譻）	蓋（葢）	勞（勞勞）	善（譱）
飆（飈飈）	剛（罰）	料（料）	觴（觴）
餅（餅）	詬（詢）	躪（躙）	舐（舓）
豺（犲）	縠（縠）	櫺（櫺）	疏（踈疏）
躔（躔）	罐（罐）	騮（駵駠）	搜（挍）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羸）	鎖（鏁）
齜（齜）	齏（虀）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威）	柝（榜檯檯）
欻（欻）	悸（痵）	秣（餘）	蜿（蜿）
垂（邳垂）	奸（姧）	蘖（蘖）	腕（掔）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尪尪）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悮）
蹙（蹙）	剿（剿）	篷（篷）	舄（舃）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溆（溆）
登（登）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鞕）	鯨（鱷）	愆（愆愆愆）	燕（鷰）
貂（鼦）	鞠（鞠）	鍥（鍥）	腰（署）
斗（鬥）	絶（絶）	犖（犖）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闔）	麯（麴）	彝（彜）
愕（愕）	髡（髠）	紝（紝）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穤（穤）	禹（禸）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熮)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𧛗)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閲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凉”、“况”、“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u>太山</u>、<u>泰山</u>,<u>雒</u>、<u>洛</u>,<u>勃海</u>、<u>渤海</u>。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况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內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內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內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祇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內分段內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閱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宋書》全譯出版説明

《宋書》是南北朝時期沈約編纂的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全書共一百卷，分本紀十卷，志三十卷，列傳六十卷。其紀、傳部份成書於南齊永明六年(488)，記事上自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劉裕建立宋朝始，下迄宋順帝升明三年(479)齊高帝蕭道成篡宋止，共十帝六十年的史事。

南北朝(420—589)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動蕩不安的歷史時期。北方有北魏、北涼、北燕、西秦、夏、柔然、東魏、西魏、高昌、北齊、北周等割據政權；南方則有劉裕取代東晉建立劉宋，隨之又"禪讓"南齊。再其後梁、陳更替，是爲南方四朝。

南齊永明五年(487)春天，齊武帝蕭賾下詔太子家令兼著作郎沈約撰修《宋書》，次年二月沈約就完成本紀十卷、列傳六十卷。梁朝建立後，沈約被任命爲尚書僕射，永明五年(487)，沈約又奉詔修《宋書》，次年完成紀、傳部份，至梁朝初年纔修完志書，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宋書》。

從《宋書》遞修的過程來看，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徐爰都應該是作者，但畢竟最後出自沈約一人之手。沈約是南朝著名史學家、文學家、聲律學家，字休文，吳興武康人。父沈璞，劉宋時曾爲淮南太守。少年時代，沈約橫遭家難，潛竄流寓，家境孤貧。他篤志好學，讀書晝夜不倦，遂博通羣籍，善屬詩文。孝武帝大明四年(460)，沈約有感於當時沒有一部完整的《晉書》，立志撰述晉史。泰始初年得到宋明帝批准，從此開始著《晉書》，苦心經營二十餘年。宋齊易祚後，沈約任征虜記室，帶襄陽令，建元四年(482)，文惠太子人居東宮，沈約爲步兵校尉、管書記，並人直永壽省(官署名)，校勘四部圖書。建元四年(482)冬季，沈約奉敕撰修齊國史。他藉親身經歷與所接觸的史料，撰《齊紀》二十卷。梁天監十二年卒，年七十三歲，謚曰"隱"，後世亦稱"隱侯"。沈約一生編撰出四部史書，合計二百五十四卷，在中國史學史上是一個奇跡。

《宋書・本紀》的主要史料來源，是南朝劉宋的國史。另外有司馬彪《續漢書》、《晉世起居注》、《宋起居注》等書籍。沈約奉詔撰修《宋書》時，對宋國史體例又做了改動，並補充了自永光元年(465)至昇明三年(479)十餘年的史事，即前廢帝、明帝、後廢帝和順帝的本紀，從而使一朝歷史完整無闕。

《宋書》以志見長。有八志，共三十卷，多在何承天、徐爰國史舊志的基礎上經過多年"補綴"而成。其篇目爲《律曆志》、《天文志》、《禮志》、《樂志》、《州郡志》。

《宋書》列傳，共六十卷，其體例上除個人專傳，如《武三王傳》、《文九王傳》、《文五王

傳》、《明四王傳》等外,還有類傳,如《孝義傳》、《恩幸傳》、《索虜傳》;合傳《二凶傳》等。同時創立了家傳的形式,即以子附父、以孫附子,旁及侄子、侄孫、女婿。如《張劭傳》附其子張敷,張劭兄子張暢,暢弟張悦,暢子張淹等。由於王侯世襲,《宗室傳》中家傳更長。如沈約的《自序》上溯到遠古,涉及家族成員三十餘人,成爲一個龐大的家傳。帶法也是《宋書》列傳的一大特點,如《檀道濟傳》附載其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臨川王義慶傳》夾帶被引爲其佐史國臣的文學之士鮑照,《謝靈運傳》夾敍其"文學四友"荀雍、羊璇之、何長瑜等。

《宋書》突出的優點是收録了大量的奏議、文章、詔令、奏章、符檄和文學作品。如《孔琳之傳》等傳中關於改鑄錢幣的爭論,《顔竣傳》、《謝莊傳》中關於與北魏互市的議論,《徐爰傳》中的《修國史表》,《顧覬之傳》的《定命論》,《天竺傳》所附高僧慧琳的《均善論》,《顔延之傳》所附删節的《庭誥》,《謝靈運傳》的《山居賦》,《劉義慶附鮑照傳》内的《河清頌》等,都是展現當時政治、經濟、哲學、宗教、文化諸方面的重要史料。

《宋書》同樣存在着自己的不足,如:

一、語言過於簡煉,常常讓人弄不清事件的前因後果。

二、沈約是站在齊朝的立場上寫《宋書》的,有時又沿襲徐爰國史而站在宋朝立場上記事,常常曲筆回護,善惡混淆,存在着太多的忌諱,這是一大缺點。

三、記載北魏事件頗多差誤。原因是當時南北分裂,許多内容根據傳聞記載。

四、《宋書》没有設置食貨、刑法、藝文等志。作爲正史,後人無法從中瞭解到當時社會、國家的經濟財税、刑法政令、文教藝術等方面的典章制度與實際情況,當是《宋書》的最大缺憾。雖然本紀、列傳記載了一些刑法、經濟這方面的事情,但過於分散簡約,不成系統,讓人不得其要領,更難知其全貌。

《宋書》修成後,一直靠手抄流傳,見者寥寥,到北宋時纔有刻本。宋仁宗嘉祐六年(1060)開始對《宋書》等南北朝七史進行校刻,歷經數年,到宋英宗時纔完成。宋本今已散失,但書板從宋入元,傳到明南京國子監,經過多次修補,再次印刷,這就是宋元明三朝遞修本(簡稱三朝本)《宋書》,也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版本。《宋書》的第二個刻本是"眉山七史"本,在南宋初年與《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一起刊刻於四川眉山,是根據前一個本子仿刻的。由於字體較大,又稱"宋蜀大字本",今保存較好。其後的版本有:明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刊本,稱北監本。明崇禎七年(1634)毛晉汲古閣刊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簡稱武英殿本。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書局仿毛晉汲古閣刊本。清光緒十年(1884)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亞洲同文局石印本。民國年間上海中華書局鉛印本。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影印三朝本,簡稱百衲本。1974 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以三朝本、北監本、汲古閣本、武英殿本、金陵書局本、百衲本互校,擇善而從,爲現在通行、可靠的版本。

《宋書》全譯主編:楊忠。譯者:周國林、郭盛熾、董恩林、李國祥、陳蔚松、吴大逵、超茶英、余光煜、盧仙文、王德保、余讓堯、馬秀娟、石世華、廖振佑、孫力平、梅俊道、凌左義、陳東有、文師華、汪少華、沈重。

宋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宋書卷三十

志第二十

五行(一)

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祐，違道陷神聽之罪，然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列鼎雉庭穀之異，然而未究者衆矣。至於鑒悟後王，多有所闕。故仲尼作《春秋》，具書祥眚，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而應若影響，天人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黄初以降，二百餘年，覽其災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規沓矩，不謬前說。又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闕而不序，史體將虧。今自司馬彪以後，皆撰次論序，斯亦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之例也。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爲毛蟲；視之不明，有蠃蟲之孽，劉歆以爲羽蟲。按《月令》，夏蟲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微，非末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并即其言以釋之；未有舊說者，推準事

自從八卦創立而天與人的關係顯現，治國大法立而帝王的心意彰明。雖然以智從德會獲得來自上天的福氣，違道害神會受到上天的懲罰，但是没有詳細列舉各種徵兆和應驗，没有全面考察善惡的報應，雖然時時出現雉鷄登上鼎耳鳴叫、在庭中長出嘉穀之類的怪異，但是没有記載的還很多。至於作爲後代帝王的鑒戒、啓發，尚有許多缺漏。所以孔子作《春秋》，把吉祥和災禍全部記載下來，以作爲往事的證驗。所以《雒書》陳述其道理在前，《春秋》列舉其應驗在後。等到伏生作《尚書大傳》，五行的内容纔詳細；劉向推演《洪範》寫出了《洪範五行傳》，有關吉凶徵兆的解説纔更加齊備。所以班固考察經傳，詳細記載各種徵兆和應驗，實在是因爲一代王朝的典章，不能缺少任何一種啊。天道雖然無聲無臭，但是天道與人事的關係如同影子隨形，一樣有呼有應，上天降給人的徵兆，自有常理，不會騙人。司馬彪編輯漢光武帝以來的史實及各種災異徵兆，以考察漢代之事；王沈編纂《魏書》，其中無志，凡屬那時候的災變和怪異，衹是編入帝王本紀而已。從黄初年間以後，二百餘年之中，看看那些災變妖異，常常重復出現，和前人的説法没有一點差誤。又有高堂隆、郭景純等人，根據經書確立自己對各種災變妖異的解説，最終都有顯著的應驗。五行之事如果空缺不加陳述，那史書的體例將會有所缺損。現在本篇對司馬彪《續漢書》以後的各種災變怪異，都依次編撰，評議述説，這也就是班固采用《春秋》的説

理，以俟來哲。

法，列舉遠古的史實以説明當代政事的體例。又按：言之不從，就有介蟲之孽，劉歆認爲介蟲應是毛蟲；視之不明，就有羸蟲之孽，劉歆認爲羸蟲應是羽蟲。查《禮記·月令》，夏天的蟲是羽蟲，秋天的蟲是毛蟲，正如劉歆所説，因此，以前的史書遵從劉歆之説。五行的道理精深微妙，不是我這後學可以深究的。凡是前人已經論定的，都根據他們的話加以解釋；以前没有成説的，事理的推斷，則要等待後代的賢哲。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謂木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鷄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班固曰："蓋工匠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皆爲不曲直也。

《尚書大傳·洪範》中《五行傳》説："狩獵不按季節，飲食不行享獻之禮，勞役没有限制使百姓喪失農時，以及有奸詐之謀，則樹木没有曲直，是説樹木失去了它的本性而爲災。"又説："禮不恭，這就叫做不敬重。其罪曰狂，它帶來的懲罰是恒雨，是極惡。會出現奇裝異服、龜出水爲災，會出現鷄瘟，會出現頭上長出腿來的怪胎，會出現青眚、青祥等災害預兆。其原因衹是金與木不和。"班固説："指工匠製作車輪弓矢多數會毁壞，以及木出現各種災變怪異。"這都是木不曲直的表現。

木不曲直

魏文帝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説，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多所脅略，并聚亡命。遣二校尉與青州刺史共討平之。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説以木冰爲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吴，戎卒十餘萬，連旍數百里，臨江觀兵。

魏文帝黄初六年正月，下雨，樹上結冰。據劉歆説，這種現象就是木不曲直的表現。劉向説："結冰是陰氣盛的結果，木是東方之象，是貴臣的象徵。這類人將有禍害，所以陰氣侵害木，樹木自身先有寒氣，所以遇上雨水就結了冰。"這年六月，利成郡的兵士蔡方等人殺死太守徐質，占據郡城反叛，被脅迫隨從作亂的人很多，并聚集了很多亡命之徒。朝廷派二名校尉和青州刺史一起去討伐，平定了叛亂。太守，相當於古代諸侯，太守被殺，是貴臣有災的應驗。一説樹木結冰是戰事的徵兆。當年，討伐平定蔡方叛亂之後，又在八月，天子親自統率水軍征吴，士卒共有十餘萬，旌旗相連數百里，天子駕臨長江檢閲軍隊。

晋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顗、戴淵、刁協、劉隗皆遇害，與《春秋》同事，是其

晋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日，下雨，樹上結冰。這事之後兩年，周顗、戴淵、刁協、劉隗等人都遇害，這和《春秋》記載的事相同，這是

應也。一曰，是後王敦攻京師，又其象也。

晉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羡、殷浩北伐，桓温入關之象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爲北蕃；八月，庾楷爲西蕃；九月，王國寶爲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爲荆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摧滅，是其應也。一曰，苻堅雖敗，關、河未一，丁零鮮卑，侵略司、兖，竇揚勝扇逼梁、雍，兵役不已，又其象也。

吴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行後，所坐聽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民農時，作爲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毁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爲棟橈之凶也。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勰爲匠，作者六萬人。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按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孫盛曰：于時後宫殿有孽火，又廟梁無故自折。先是帝多不豫，益惡之。明年，帝崩，而王室頻亂，遂亡天下。

晉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師，擊長沙王乂。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尋奔潰，卒賜死。初，河間王顒謀先誅長沙，廢太子，立穎。長沙知

樹木結冰的應驗。一説，此後王敦進攻京城，是樹木結冰的又一徵兆。

晉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日，下雨，樹木結冰。當年，殷浩北伐；第二年，殷浩兵敗；永和十年，殷浩被廢黜。一説，樹木上結冰，是荀羡、殷浩北伐，桓温入關的徵兆。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日，下雨，樹木上結冰。第二年二月，王恭被任命爲北藩的長官；八月，庾楷被任命爲西藩的長官；九月，王國寶擔任中書令，不久又加領軍將軍；太元十七年，殷仲堪任荆州刺史。這幾人雖然邪正不同，但最終都同樣被摧滅，這就是樹木上結冰的應驗。另一種説法，苻堅雖然失敗，但關、河一帶并未統一，丁零鮮卑等族，侵犯占據司州、兖州，竇揚勝進逼梁州、雍州，戰事不息，樹木上結冰又正是這種現象的徵兆。

吴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伐淮南，出發之後，他所坐的廳堂正梁從中折斷。諸葛恪任意徵集士卒，使百姓錯失農時，又實施自己的錯誤謀略，損傷國家財力，所以木失去了它的本性，以致折斷。他回師之後就被誅除，在《周易》中這種情況又説成是“棟橈之禍”。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面下陷，屋梁折斷。太康八年正月，太廟殿又下陷，改建廟，築地基時遇上了泉水。那年九月，於是重新營建新廟，從很遠的地方運來名貴的木材，并用銅柱間雜在木材之中使用。陳勰擔任大匠卿，工匠有六萬人。到太康十年四月新廟纔建成。十一月庚寅日，屋梁又折斷。按：地面下陷是分離的徵兆；屋梁折斷，是木不曲直的表現。孫盛説：那時候後宫宫殿有邪火，又廟屋的屋梁無緣無故自己折斷。在這以前皇帝多病，更加厭惡這些怪事。第二年，皇帝駕崩，而王室動亂頻頻發生，晉朝也隨之滅亡。

晉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司馬穎派陸機率領軍隊直趨京城，進擊長沙王司馬乂。軍隊剛剛出發而軍旗旗竿折斷。不久他們作戰失敗，陸機被誅。司馬穎不久也潰敗奔逃，最終被朝廷賜死。起初，河間王司馬顒暗中謀劃先誅除長沙

之，誅其黨卞粹等，故穎來伐。機又以穎得遐邇心，將爲漢之代王，遂委質於穎，爲犯從之將。此皆奸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王，廢黜太子，立司馬穎爲太子。長沙王知道了這一陰謀，就誅除了河間王的黨徒卞粹等人，所以司馬穎派軍來進擊。陸機又認爲司馬穎得到遠近百姓的擁護，他將要像漢代代王那樣被擁立爲皇帝，於是爲司馬穎效忠獻身，成爲進犯正道的將領。這都是對奸謀的懲罰，屬於木失其性的現象。

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狀，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爲變也。干寶曰："鈴閤，尊貴者之儀；鈴下，主威儀之官。今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閤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終以逆命，没又加戮，是其應也。一説此花孽也，於《周易》爲"枯楊生華"。

王敦在武昌的時候，鈴下的儀仗上長出像蓮花一樣的花，過了五六天枯萎隕落。這是木失去了它的本性而産生的變異。干寶説："鈴閤，要顯示尊貴者的威儀；鈴下，是主管將帥威儀的官吏。現在花不依季節在枯木上隨意生長，又在將帥府中出現，預示威儀的富厚、榮華的鼎盛，都將像不按季節隨意開放的花，不能持久。"以後王敦最終因爲興兵進犯朝廷，人死後被施加戮尸之刑，這就是枯木生花的應驗。一説這花就是華孽，在《周易》中稱爲"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玄田獵出入，不絶昏夜，飲食恣奢，土水妨農，又多奸謀，故木失其性也。夫旂所以擬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在位八十日而敗。

桓玄剛剛篡位，龍旗竿折斷。桓玄游獵出出進進，夜夜不停，飲食恣意豪奢，又興土木營建之功，妨害農耕，又多設奸詐之謀，所以木失去它的本性。旗是用來模擬日月星三辰、使典章彰明的標志。旗竿折斷，天命就離去了。桓玄在位八十天就垮臺了。

宋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南琅邪臨沂黄城山道士盛道度堂屋一柱自然，夜光照室内。此木失其性也。或云木腐自光。

宋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日，南琅邪臨沂黄城山道士盛道度堂屋中一根屋柱發生自燃現象，夜晚光照室内。這是因爲木失其本性。有人説這是木腐爛自己發光。

廢帝昇明元年，吴興餘杭舍亭禾蕈樹生李實。禾蕈樹，民間所謂胡頽樹。

廢帝昇明元年，吴興餘杭舍亭禾蕈樹長出了李樹的果實。禾蕈樹，就是民間所稱的胡頽樹。

貌不恭

魏文帝居諒闇之始，便數出游獵，體貌不重，風尚通脱。故戴凌以直諫抵罪，鮑勛以迕旨極刑。天下化之，咸賤守節，此貌之不恭也。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春秋》魯君居喪不哀，在戚而有嘉容，穆叔謂之不度，後終出奔。蓋同事也。

魏文帝在開始守喪的時候，就屢屢出外游玩打獵，舉止不莊重，風姿儀態曠達而不拘小節。所以戴凌因爲直言進諫觸怒魏文帝而獲罪，鮑勛因爲違逆旨意而被處極刑。天下人都仿效魏文帝，輕視守喪期間的操守，這是貌不恭的表現。因此魏文帝在位時間不長，他的後嗣居於帝位時間也很短。《春秋》記載魯昭公居喪時不哀痛，身處悲戚之中却有欣喜的表情，穆叔説魯昭公不

守禮法，昭公最終還是從魯國出逃。這是同類的事情。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死。

魏尚書鄧颺，行步輕浮放縱，像是筋骨不能約束身體，坐立時身子不正，好像没有手足。這屬貌不恭的表現。管輅稱這種行爲爲鬼躁。鬼躁是凶死的徵兆。鄧颺最終被殺。

晋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耻不與焉。蓋胡、翟侵中國之萌也。豈徒伊川之民，一被髮而祭者乎。

晋惠帝元康年間，貴族子弟披頭散髮、赤身裸體在一起飲酒，相互當面玩弄婢女侍妾。誰若是反對這樣做，就因此而傷害感情；若是批評他們的這種行爲，却反而受到嘲諷。追逐時尚的士人，以不能參與這種游樂爲耻。這是胡人、戎狄侵犯中國的最初徵兆，哪裏衹是伊川的百姓，被披髮而祭的戎狄影響同化呢。

晋惠帝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宫，與儲君游戲，无降下心。又嘗同弈棋争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

晋惠帝元康年間，賈謐受到親寵，地位尊貴。他多次進入皇上和皇太子的宫殿，和皇太子一起游戲，毫無尊重儲君、俯首爲臣的禮數。賈謐又曾經和太子一同下棋争奪棋路，成都王司馬穎辭色嚴厲地説："皇太子是國家的儲君。賈謐怎敢無禮!"賈謐還是不知改悔，所以最終遇上災禍。

齊王冏既誅趙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醬專驕，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容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夷滅。

齊王司馬冏誅除趙王司馬倫之後，因而就留在朝廷中輔政。在朝中他安坐着讓百官行拜禮，用符令支使各部官員，任性酗酒，專斷驕横，根本不行朝見之禮，這是狂妄恣横的表現。天下之人没有誰不認爲他安定晋室的功勞極高極大，但又都擔心他敗亡。司馬冏始終不悔改，最終被夷滅。

太元中，人不復著帩頭。頭者，元首，帩者，令髮不垂，助元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以至危亡也。其後桓玄篡位。

太元年間，天下之人不再用帕頭包裹頭髮。頭是一身之首，而帕頭是用來包裹頭髮使之不散亂下垂、又可作爲頭上儀飾的紗巾。現在突然廢而不用，正如同君主居於帝位却没有人輔佐，而處在將要危急敗亡的境地。這以後就出現了桓玄篡位的事。

舊爲屐者，齒皆達楄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其後多陰謀，遂致大亂。

以前做木屐，木屐的齒都直達屐底，這稱之爲"露卯"。太元年間，屐齒突然間都不貫通屐底，這稱之爲"陰卯"。這以後人們多要弄陰謀，最終招致天下大亂。

晋安帝義熙七年，晋朝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

晋安帝義熙七年，晋室給劉毅世子拜授封爵。劉毅認爲是皇上之命，禮儀應當隆重，要擺

親，請吏佐臨視。至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厩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大以爲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識者怪焉。此墮略嘉禮，不肅之妖也。

設盛宴宴享親人，請手下僚吏全來參加宴會。到設宴那天，劉毅手下的僚吏不再禀報，衹是默不作聲地在馬厩中行拜禮。皇上使臣將要回朝廷覆命，劉毅纔知道這情況，非常不滿，因此免去了郎中令劉敬叔的官職。知道這事的人都非常奇怪。授官是嘉禮，禮儀却簡略降格，正是不恭謹帶來的妖異。

陳郡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此蓋不肅之咎，後坐誅。

陳郡謝靈運才氣俊逸，每次出入，常要幾個人扶持。民間流傳的“四個人幫提着衣裙，三個人幫拿着坐席”，指的就是這種情況。這正是不恭謹的過失，後來謝靈運就因爲犯罪被誅殺。

宋明帝泰始中，幸臣阮佃夫勢傾朝廷，室宇豪麗，車服鮮明，乘車常偏向一邊，違正立執綏之體。時人多慕效。此亦貌不恭之失也。時偏左之化行，方正之道廢矣。

宋明帝泰始年間，寵臣阮佃夫權勢凌駕朝廷百官之上，房室豪華奢麗，車馬服飾都鮮艷明麗。阮佃夫乘車常常偏向一邊，違背了乘車時應當居中端正站立手執車綏的準則。當時有很多人仿效他。這也是貌不恭的過失。當時偏左之風盛行，堅守方正的風氣就因此而衰敗了。

後廢帝常單騎游遨，出入市里營寺，未嘗御輦。終以殞滅。

後廢帝常常單人獨騎遨游，在集市里巷、兵營及文武官署中出入，未嘗乘輦。最終也正是因此而喪身。

恒雨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案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帝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民農時，故木失其性而恒雨爲災也。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天，屢屢下大雨，又多猛烈的鳴雷閃電，不同尋常，甚至鳥雀也被雷電震擊而死。據楊阜上奏朝廷的奏疏，這是恒雨的懲罰。當時皇帝正在守喪却不哀痛，出入遨游狩獵没有節制，奢侈的事件接連發生，役使百姓錯失農時，所以木失其本性而恒雨造成災害。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饑。

太和四年八月，接連三十幾天下大雨，伊、洛、河、漢等河流泛濫成災，穀物不收百姓饑饉。

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案劉歆説，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恒寒之罰也。劉向以爲既已震電，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殺之禍將及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

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日，大雨并有雷電；乙卯日，下雪，天氣又非常寒冷。據劉歆説，在這季節，應有雨却不應當有大雨，出現大雨，是恒雨之懲罰。在開始出現雷電的第二天下雪，天氣又非常寒冷，又是恒寒之懲罰。劉向認爲已經出現雷電，那麼就不應當再降雪。雷電之後降雪，都是錯亂季節的妖異。好像上天告誡説，作君主的違背天時，危害國家的奸臣將會作亂。先出現雷電而後下雪，是因爲陰氣尋到了間隙，勃

《春秋》魯隱同也。

晋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沁水同時并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没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晋武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太康五年九月，南安霖雨暴雪，折樹木，害秋稼；魏郡、淮南、平原雨水，傷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晋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晋成帝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荆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傷損秋稼。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京邑連雨百餘日，大水。

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京邑雨，水。

大明五年七月，京邑雨，水。

大明八年八月，京邑雨，水。

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京邑雨，水。

順帝昇明三年四月乙亥，吴郡桐廬縣暴風雷電，揚砂折木，水平地二丈，流漂居民。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爲白帢，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爲縞素，凶喪之象，帢，毁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攻殺之妖也。初爲白帢，横縫其前以别後，名之曰"顔"，俗傳行之。至晋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顔帢"。而婦

然興起勝過陽氣。這預示悖逆弑主的災禍將會來臨。孫亮仍然不醒悟，不久就被廢黜。這和《春秋》記載的魯隱公之事相同。

晋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連綿，甲辰日，黄河、洛水、沁水同時泛濫，冲垮四千九百餘家的房屋，淹死了二百餘人，淹没了秋天收穫的三百六十餘頃莊稼。晋武帝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下暴雨，危害了豆麥等作物。太康五年九月，南安出現霖雨暴雪，摧折樹木，損害秋天收穫的莊稼；魏郡、淮南、平原等地的雨水，損傷秋天收穫的莊稼。這年秋天，魏郡、西平郡九縣出現霖雨洪水，并且降霜，損害了秋天收穫的莊稼。

晋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等地出現霖雨，淹没、損害秋麥。

晋成帝咸康元年八月乙丑日，荆州長沙的攸、醴陵和武陵的龍陽三縣，下雨漲水淹没、冲垮了房屋，淹死了人，損傷了秋天的莊稼。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京城接連下雨一百餘天，大水成災。

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京城因下雨而漲水。

大明五年七月，京城因下雨而漲水。

大明八年八月，京城因下雨而漲水。

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京城因下雨而漲水。

順帝昇明三年四月乙亥日，吴郡桐廬縣出現暴風雷電，吹揚砂石，折斷樹木，平地漲起二丈深的水，冲走當地居民。

魏武帝因爲天下鬧災荒，資財匱乏，開始模仿古代皮弁，用縑帛裁製爲白帢，用作便帽替代舊的服飾。傅玄説："白色是軍隊服飾使用的顔色，而不應當是國家服飾使用的顔色。"干寶認爲白色是凶喪的象徵；帢有毁辱的意思。製作這樣的服飾，是在朝代更替之後，互相攻殺而出現的妖異。最初製作白帢，在前方横着縫綴以便區别帢的前後，這帢的横縫被稱之爲"顔"，這種

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慚之貌；其緩彌甚，言天下忘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乎大耻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愧焉。魏明帝著綉帽，被縹紈半袖，嘗以見直臣楊阜。阜諫曰："此於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縹，非禮之色，褻服不貳。今之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没而禄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縫綴方法在民間流傳開來。到晋代永嘉年間，漸漸除去了這種横縫，除去横縫的帢稱做"無顏帢"。而婦人束繫頭髮非常鬆散，髮髻鬆軟不能竪起來，頭髮披散在額前，衹是露出眼睛罷了。無顏，是慚愧的意思；頭髮覆蓋額頭，是慚愧的形貌；束繫頭髮非常鬆散，象徵天下忘記了禮義，放縱情性，到了最終，將要遭受大的耻辱。永嘉之後，愍帝、懷帝先後被俘，天下之人深感有愧。魏明帝戴綉帽，穿縹色細絹製做的短袖衣，召見忠臣楊阜。楊阜進諫説："這種衣服在禮法上稱做什麼服飾呢?"魏明帝默不作聲。這和服妖的情況相近。縹即淡青色，是不合禮儀的顏色，與内衣的顏色没有分别。身爲人主，現在却自己穿着不合禮法的服飾，這正屬於人們常説的自己作孽不可幸免啊。魏明帝壽命不長，他死後福禄也就離開了王室，他的後嗣未能壽終，最終丢失了天下。

魏明帝景初元年，發銅鑄爲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案古長人見，爲國亡；長狄見臨洮，爲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爲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景初元年，魏明帝向全國徵收銅鑄造成兩個巨型銅人，稱之爲"翁仲"。把它們安放在司馬門外。考案古事，古代巨人出現，是國家滅亡的預兆；長狄在臨洮出現，帶來了秦朝滅亡之禍。秦始皇不醒悟，反而認爲是吉祥的徵兆，鑄造十二具銅人模擬長狄。魏朝效法秦，鑄造導致亡國之禍的器物，而對於道義竟然無所取法。這屬於服妖一類。

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服妖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鈎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咏其武也。若内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末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魏朝尚書何晏，喜歡穿用女人的服飾。傅玄説："這是服妖。"衣裳的規制，是用以確定身份尊卑、區分男女的標志。《大雅》説："玄色的龍衣，赤色的靴頭，馬鞶帶有金飾，馬額頭有雕飾。"是歌頌服飾的儀制分明。《小雅》説："威嚴而又敬慎，虔敬地恭行武事。"是歌頌服飾的剛健嚴整。假如内外没有分别，王朝的制度失去了條理，服妖出現之後，自身也隨即滅亡。夏桀之妃末嬉戴男子之冠，夏桀也就丢失了天下；何晏穿女人的衣裳，也使自己家敗亡。給他們的責罰是均等的。

吴婦人之修容者，急束其髮，而劘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大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吴之風俗，相驅

吴國婦人修飾容貌時，緊緊束繫頭髮，而髮髻却散垂過耳。這是那地方的民俗自己約束過於嚴、而品性有失中正的反映。所以吴地的風氣，

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毁以死。諸葛患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晧，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凋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

相互逼迫常使彼此陷入困窘，言論間相互指摘，崇尚刻薄的語言。爲父母守三年之喪的人，常常有因爲哀毁過度而死的。諸葛恪擔憂這類事情，著寫了《正交論》，雖然他不能以經籍義理爲依據整頓風俗的紊亂，但也算是拯救時弊的著作。孫休爲帝之後，衣服的規制，上長下短，又上衣有五六件而下裳衹有一兩層。干寶說："上衣多而寬鬆，下裳少而窄小，是上有餘下不足而出現的妖異。"至孫晧繼位，果然在上恣意奢費而又糟蹋財物，而百姓在下却困窘凋敝，最終就因爲這而亡國。這正是服妖的應驗。

晉興後，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褄蓋裙。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陵遲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内出外也。爲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篾爲純，古喪車之遺象。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干寶曰："及晉之禍，天子失柄，權制寵臣，下掩上之應也。永嘉末，六宫才人，流徙戎、翟，内出外之應也。及天下亂擾，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晉朝興起後，衣服上瘦下肥，穿着衣服的人都是縮腰，蓋着下裳。這是君主衰弱，臣下放縱，下掩上的徵兆。往下逐漸演變，到元康末年，婦人製作裲襠衫，罩在交領外衣之上，這是内出外的徵兆。製造車輛的人，衹是看重輕巧和精美，又屢屢改變車輛的形制，都用白篾爲車邊的裝飾，這是古代喪車留存的形制。車輛，是君子使用的器物，屢屢改變形制，是因爲君子心中没有持久不變的準則，處事不崇尚實效的緣故。干寶說："到晉朝出現禍亂的時候，天子失去權柄，大權被寵臣控制，這是下掩上的應驗。永嘉末年，六宫嬪妃宫女，流落到戎、翟之地，這是内出外的應驗。到天下發生動亂，宰輔方伯，多數不能履行職責，朝廷又屢屢改變任命，這是不崇尚實效的應驗。"

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貊盤，及爲羌煮、貊炙。貴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會，皆此爲先。太康中，天下又以氈爲絈頭及絡帶、衿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也。氈産於胡，而天下以爲絈頭、帶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干寶曰："元康中，氐、羌反，至于永嘉，劉淵、石勒遂有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其應也。"

晉武帝泰始年之後，中原人相互崇尚使用胡床、貊盤等器物，以至於崇尚羌煮、貊炙等食物。富貴人家，一定備有這樣的器物；每逢祭祀之時、宴享賓客之際，也定要以這樣的食物先入宴席。太康年間，天下人又以氈製做纏頭用的絈頭、腰繫的絡帶以及領口。百姓互相戲言說，中原一定會被胡人攻破。氈出産於胡地，而天下人以它製做絈頭、帶身、領口，胡人已經從三方面控制了中原人，中原人能不失敗嗎？干寶說："元康年間，氐人、羌人反叛，到了永嘉年間，匈奴人劉淵、羯人石勒占據京城。這以後四夷異族更替占據華夏的土地，這正是使用胡地器物的應驗。"

晋武帝太康後，天下爲家者，移婦人於東方，空萊北庭，以爲園囿。干寶曰："夫王朝南向，正陽也；后北宫，位太陰也；世子居東宫，位少陽也。今居内於東，是與外俱南面也。亢陽无陰，婦人失位而干少陽之象也。賈后讒戮愍懷，俄而禍敗亦及。"

晋武帝太康年後，皇帝把婦人住處移到宫廷的東面，把北庭空出來，讓其草木生長，成爲園囿。干寶説："天子臨朝面朝南，是處於正陽之位；后居於北宫，是處於太陰之位；太子居於東宫，是處於少陽之位。現在讓婦人居處東方，這是讓婦人和男子同處朝南的位置。這種情况是亢陽無陰，是婦人没有處在自己的地位而干犯少陽之位的徵兆。賈后用讒言使愍懷太子獲罪并殺害他，不久敗亡之禍也及於自身。"

昔初作履者，婦人圓頭，男子方頭。圓者，順從之義，所以别男女也。晋太康初，婦人皆履方頭，此去其圓從，與男無别也。

當初做鞋的時候，婦人的鞋是圓頭，男子的鞋是方頭。圓有順從之義，圓頭、方頭是區分男女鞋履的標志。晋太康初年，婦人都穿方頭鞋，這丢去了婦人順從男子的含意，婦人和男子没有區别了。

太康之中，天下爲《晋世寧》之舞，手接杯槃反覆之，歌曰："晋世寧，舞杯槃。"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故《記》曰："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又曰："其治民勞者，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舞行綴近。"今接杯槃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杯槃者，酒食之器也，而名曰《晋世寧》者，言晋世之士，偷苟於酒食之間，而其知不及遠，晋世之寧，猶杯槃之在手也。

太康年間，全國盛行名爲《晋世寧》的舞蹈，跳舞的人手托住杯盤上下翻轉跳舞，唱着歌辭説："晋代安寧，舞動杯盤。"樂生於人心，是人們考察事物的依據。所以《樂記》説："持着盾牌，像山似的正立，象徵武王總領天下之事；精神奮發，意氣昂揚，象徵太公威武鷹揚之志；《武舞》終結，舞者皆坐，象徵周公、召公進行文治。"又説："那些治理百姓，使百姓勞苦的諸侯，賞給他們觀賞的舞，舞蹈者的行距遠；那些治理百姓，使百姓安逸的諸侯，賞給他們觀賞的舞，舞蹈者的行距短。"現在舞蹈者用手托住杯盤上下翻轉地跳舞，是非常危險的事情。杯盤是盛裝酒食的器具，而給這樣的舞蹈取名爲《晋世寧》，是指晋代的士人，在酒食之間苟且偷生，而他們的見識短淺，晋代的安寧，如同杯盤的安危寄托在舞蹈者的手中。

晋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玳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干寶曰："男女之别，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又妖之大也。"遂有賈后之事，終以兵亡天下。

晋惠帝元康年間，婦人用稱爲五兵佩的佩飾，又用金、銀、玳瑁之類的材料製成斧、鉞、戈、戟等形狀，以此作笄。干寶説："凡事要分别男女，是關係國家興衰的大事，所以男女的服飾器物規格不同，禮物的規格也有所不同。現在婦人却以兵器作佩飾，這是極大的妖異。"於是有賈后亂政之事，晋室最終因爲戰亂而亡失天下。

元康中，婦人結髮者，既成，以

元康年間，婦人盤結頭髮，盤好之後，用繒

縉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果害太子。

緊緊束繫髮髻四周，這種髮型稱爲擷子紒。這種髮型起於宮中，後來天下人都仿效。這以後賈后果然謀害了太子。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鵃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鐏，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鵃其頭者，尤便用也。必傍柱掖者，傍救之象也。王室多故，而元帝以蕃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内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年間，天下開始相互仿效製作鵃杖，用以拄撐，以後又漸漸在杖的下端設置了平底的鐏，停住的時候便於直立。木，在五行中屬東方，附屬於金。杖是扶持身體的器物；把杖頭做成鵃形，特别便於使用。一定要依靠鵃杖拄掖，是要依靠輔臣挽救國家的徵兆。王室多出現意外的變故，元帝以藩臣的身份在東方樹立德政，維係天下人心，是依靠鵃杖拄撐的應驗。到社稷失去君主的時候，海内士人都歸附元帝，元帝於是承受天命，在江南重建都城，另立王朝，這是鵃杖可以獨立的應驗。

元康末至太安間，江、淮之域，有敗編自聚于道，多者或至四五十量。干寶嘗使人散而去之，或投林草，或投坑谷。明日視之，悉復如故。民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亦未察也。寶説曰："夫編者，人之賤服，最處于下，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故今敗編聚於道者，象下民罷病，將相聚爲亂，絶四方而壅王命之象也。"在位者莫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嗟怨。江夏男子張昌遂首亂荆楚，從之者如流。於是兵革歲起，天下因之，遂大破壞。此近服妖也。

元康末年到太安年間，江、淮一帶，有破草鞋自己在道路上聚集，多的時候有四五十雙。干寶曾經派人把這些草鞋扔開，有的丢在草叢樹林之中，有的投入山谷深坑之内。第二天去看，又都像以前那樣聚集在道路上。有的百姓説看見狸把這些破草鞋銜聚到一起，也没有人去考察。干寶解釋這種現象説："草鞋，是最賤的服飾，處於人身最下的部位，承擔最爲勞辱的職責，因而是處於下位百姓的象徵。破損，是疲敝的象徵。道路，是溝通四方、傳達王命、交通往來的途徑。現在破損的草鞋在道路上聚集，正是處於下層的百姓疲敝困窘，將要聚集在一起作亂，堵塞四方交通、壅塞王命傳布的徵兆。"皇上和諸多在官位的人没有誰察知這種徵兆。太安年間，皇上頒發《壬午詔書》徵兵，稱爲"壬午兵"，百姓嗟嘆怨恨。江夏男子張昌於是首先在荆楚一帶發動叛亂，人們像流水一樣跟從他作亂。從這以後，戰亂年年發生，天下因而遭受大的破壞。這和服妖之事相近。

晋孝懷永嘉以來，士大夫竟服生箋單衣。遠識者怪之，竊指擿曰："此則古者繐衰之布，諸侯大夫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畢服之，殆有應乎?"其後愍、懷晏駕，不獲厥所。

晋孝懷帝永嘉年以後，士大夫競相穿着用未漂煮的生絹布製做的單衣。有遠見的人對這種風氣感到奇怪，暗中指責説："這是古代製作繐衰喪服所用的布，諸侯大夫爲天子服喪就穿這種繐衰喪服。現在無緣無故大家都穿它，將要有什麼應驗嗎?"這以後，愍帝、懷帝駕崩，死在異

族之地。

晉元帝太興以來，兵士以絳囊縛紒。紒在首，莫上焉。《周易》乾爲首，坤爲囊。坤，臣道也。晉金行，赤火色，金之賊也。以朱囊縛紒，臣道上侵之象也。到永昌元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内攻，六軍散潰。

晉元帝太興年以後，兵士用絳紅色囊袋套住髮髻。髮髻在頭上，人身上没有什麽再比它高。依據《周易》，頭爲乾，囊爲坤。坤是配屬乾的。晉朝五行屬金，而赤是火的顔色，火是金的克星。用紅色的囊袋套住髮髻，是爲臣者侵犯君上的徵兆。到永昌元年，大將軍王敦率領軍隊進攻京城，朝廷六軍潰散。

舊爲羽扇，柄刻木，象其骨形，羽用十，取全數也。晉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者，執其柄制羽翼也。以十改八者，將以未備奪已備也。"是時爲衣者，又上短，帶至于掖；著帽者，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下袴者，直幅爲口無殺，下大失裁也。尋有兵亂，三年而再攻京師。

舊時製作羽扇，扇柄用有雕飾的木製做，仿效羽骨的形狀，羽用十枚，是爲了取用全數。東晉中興之初，王敦南征，開始把扇柄改長，往下伸出，可以握持，而且把羽的數目由十減爲八。有見識的人指責這種改變説："羽扇，是用羽翼來命名。創製長柄，意思是執持扇柄控制羽翼。把十改爲八，意思是將要憑藉不完全的力量去奪取那已完備的東西。"這時候製作衣服，上面短，衣帶衹到腋下；戴帽的人，又用帶子縛住脖子。這象徵下逼上，上無地位。下面的褲，以直幅爲褲腿，直到褲口也不縮小，下面過大，剪裁不當。不久就發生戰亂，三年中王敦兩次進攻京城。

晉海西初嗣位，迎官忘設豹尾。識者以爲不終之象，近服妖也。

晉海西公剛繼位爲帝的時候，迎接他的官員忘記在屬車上設置豹尾之飾。有見識的人認爲這是爲帝不終的徵兆。這和服妖相近。

晉司馬道子於府北園内爲酒爐列肆，使姬人酤鬻酒肴，如裨販者，數游其中，身自買易，因醉寓寢，動連日夜。漢靈帝嘗若此。干寶以爲："君將失位，降在皂隸之象也。"道子卒見廢徙，以庶人終。

晉司馬道子在府中北園内設置酒店商鋪，命他的姬妾賣酒賣菜，如同集市的小販，他自己屢屢在其中游玩，親自購買酒物，乘着醉意就在園中住宿，往往連着幾日幾夜不出園。漢靈帝也曾經像這樣。干寶認爲："這是君將要丢失自己的地位，貶斥爲奴隸的徵兆。"司馬道子最終被廢黜，以庶人的身份了結一生。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綾帳，鏤黄金爲顔，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群下竊相謂曰："頗類輀車。"此服妖也。

桓玄篡位爲帝，在殿上設置絳綾帷帳，用雕飾的黄銅做匾額，匾額四角雕着金龍，金龍銜着五色的羽葆流蘇。他的手下人暗中互相傳説："這很像載運棺柩的輀車。"這就是服妖。

晉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風流相仿，輿臺成俗。識者曰："此禪代之象也。"永初以後，冠還大云。

東晉末年大家都戴小帽，而衣裳却很寬大，士大夫互相效法，奴僕賤人也養成這種習慣。有見識的人説："這是改朝换代的徵兆。"永初年之後，戴帽子又恢復爲大的了。

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鬟直向上，謂之“飛天紒”。始自東府，流被民庶。時司徒彭城王義康居東府，其後卒以陵上徙廢。

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綰結頭髮，三分其髮使環形髮髻直竪向上，稱之爲“飛天紒”。這種髮型是從丞相兼領揚州刺史的治所東府開始，在民間廣爲流傳。當時司徒彭城王劉義康身居東府，那以後，劉義康最終還是因侵凌君上之罪被貶謫廢黜。

孝武帝世，豫州刺史劉德願善御車，世祖嘗使之御畫輪，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挾牛杖催世祖云：“日暮宜歸！”又求益僦車。世祖甚歡。此事與漢靈帝西園蓄私錢同也。

孝武帝時代，豫州刺史劉德願善於駕車，世祖曾經命劉德願駕着畫輪車，駕臨太宰江夏王劉義恭的府第。劉德願挾着趕牛杖催促世祖説：“時近日暮應當回去！”又戲言請求增加租車的錢。世祖很高興。這事和漢靈帝西園積蓄私錢的事情相同。

孝武世，幸臣戴法興權亞人主，造圓頭履，世人莫不效之。其時圓進之俗大行，方格之風盡矣。

孝武帝時代，寵臣戴法興權力僅次於皇上，他製造圓頭鞋，當時人個個都來仿效。那時候圓通阿附的風氣盛行，而方正的風氣喪盡了。

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統軍赭圻，制烏紗帽，反抽帽裙，民間謂之“司徒狀”，京邑翕然相尚。休仁後果以疑逼致禍。

明帝初年，司徒建安王劉休仁在赭圻統軍，他創製了烏紗帽，使帽裙反向上托出，民間稱這種帽爲“司徒狀”，風靡京城，成爲習尚。劉休仁後來果然因爲聲名與皇上相近、權勢威逼皇上而招致災禍。

龜孽

晉惠帝永熙初，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出足起行。螺，龜類，近龜孽也。干寶曰：“螺被甲，兵象也。於《周易》爲《離》，《離》爲戈兵。”明年，瓘誅。

晉惠帝永熙初年，衛瓘家人煮飯，飯掉到地上，全都變成螺，并且伸出足爬行。螺屬於龜類，這事和龜孽相近。干寶説：“螺披有甲殼，飯變成螺，是有兵事的徵兆。在《周易》中屬於《離》卦，《離》卦預示着戈兵之事。”第二年，衛瓘被誅殺。

鷄禍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有雌鷄變爲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晉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議，此其象也。”然晉三后并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有雌鷄變爲雄鷄，變成雄鷄後既不會長鳴報曉，也不在鷄群中稱雄。干寶説：“這一年，晉宣帝司馬懿平定遼東，百姓中開始出現推舉賢能、以司馬懿爲帝的議論，雌鷄變雄鷄就是其徵兆。”但晉代宣帝、景帝、文帝都以人臣的身份終其一生，不會長鳴報曉，不稱雄，這又是天意。

晉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鷄生雄鷄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曰：“雄，胤嗣象，坑地事爲母象。賈后誣殺愍懷，殆其應也。”

晉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鷄生下没有翅膀的雄鷄，長大以後掉進坑裏摔死了。王隱説：“雄鷄，是後嗣的象徵；坑，屬於大地，是母親的象徵。賈后用欺詐手段殺害愍懷太子，大概就

是雄鷄墜坑而死的應驗。"

晉惠帝太安中，周玘家有雌鷄逃承霤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綱紀文章，殆其象也。卒爲玘所滅。鷄禍見玘家，又天意也。

晉惠帝太安年間，周玘家有隻雌鷄逃進屋檐下承接雨水的承霤中，過了六七天纔下來，奮翼長鳴，雄踞鷄群，衹是羽毛没有變。這以後有陳敏割據江東叛亂之事。陳敏雖然控制了江表，但最終没有制定法令典章，雌鷄變雄鷄，但羽毛不變，大概就是陳敏未制定法令典章的徵兆。陳敏最終被周玘誅滅。鷄禍在周玘家出現，這又是天意。

晉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鷄化爲雄。天戒若曰："雌化爲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晉元帝太興年間，王敦鎮守武昌，當時有雌鷄變爲雄鷄。上天警戒這類事情説："雌變爲雄，預示臣下欺凌主上。"那以後王敦兩次進攻京城。

晉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雄鷄，生無右翅；彭城到象之家鷄，無右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鷄生妖。"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的雄鷄，生下來就没有右翅；彭城到象之家的鷄，没有右足。京房《易傳》説："君主聽信婦人之言，那麽鷄就會出現妖異。"

晉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鷄化爲赤雄，不鳴不將。後有桓玄之事，具如其象。

晉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司馬道子家青色雌鷄變爲赤色雄鷄，既不會長鳴報曉，也不在鷄群稱雄。後來有桓玄篡逆之事，篡逆始末全和這徵兆一樣。

隆安四年，荆州有鷄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鷄禍。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

隆安四年，荆州有鷄長出角，角不久脱落。這時候桓玄開始在西夏專權，狂妄傲慢，所以出現鷄禍。角是兵事的徵兆；不久又脱落，預示着兵叛是突然而起，最終不能成功。

晉安帝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鷄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衡陽，桓玄楚國封略也。後篡位八十日而敗，徐廣以爲玄之象也。

晉安帝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鷄變爲雄鷄，過了八十天鷄冠就萎縮了。衡陽在桓玄所封楚國的境内。後來桓玄篡位八十天就失敗了，徐廣認爲衡陽鷄變就是桓玄篡位失敗的徵兆。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華林園雌鷄漸化爲雄。後孝武即位，皇太后令行于外，亦猶漢宣帝時，雌鷄爲雄，至哀帝時，元后與政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華林園中雌鷄漸漸變爲雄鷄。後來孝武帝即位，皇太后的命令在宫外頒行，這也就如同漢宣帝時，雌鷄變爲雄鷄，到哀帝即位後，元后參與朝政。

明帝泰始中，吴興東遷沈法符家鷄有四距。

宋明帝泰始年間，吴興東遷沈法符家的鷄脚後有四距。

青眚青祥

晉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太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

晉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日，大風吹折太社中的樹，有青氣從折斷的樹中冒出來。這就是青祥。占卜的結果説："東莞將有作皇帝的人。"

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爲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孑遺，社樹折之應，又恒風之罰也。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虻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死也。言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謐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也。五月，宫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壞。"

晉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吴郡米廪無故自壞。是歲大饑，死者數千。

晉明帝太寧元年，周筵自歸王敦，既立宅宇，而所起五間六架，一時躍出墮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筵，而湖熟尋亦爲墟矣。

晉安帝元興元年正月丙子，司馬元顯將西討桓玄，建牙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尋爲桓玄所禽。

元興三年五月，樂賢堂壞。天意若曰，安帝嚚眊，不及有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沴也。

晉安帝義熙九年五月乙酉，國子聖堂壞。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劉斌爲吴郡，郡堂屋西頭鴟尾無故落地，治之未畢，東頭鴟尾復落。頃之，斌誅。

第二年，元帝出生。元帝的祖父武王原來封在東莞，從這時候起改封在琅邪。孫盛認爲這是中興的標志。晉朝發生動亂之後，武帝的子孫沒有一個幸免於難，這是社樹被吹折的應驗，又是恒風給予的懲罰。

晉惠帝元康年間，洛陽南山有小蟲虻發出聲音説："韓尸尸。"有見識的人説："韓氏將要死。説尸尸，是全要死的意思。"以後韓謐被誅而韓氏全族被滅。這是青祥。

黄初七年正月，魏文帝駕臨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行崩塌，文帝以爲不祥，於是不進許昌，而返回洛陽。這是金沴木，木發生震動。五月，文帝去世。京房《易傳》説："上下都悖亂，造成的妖異是城門崩塌。"

晉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吴郡的米倉無故崩塌。當年大饑荒，餓死數千人。

晉明帝太寧元年，周筵歸順王敦，他新建房屋後，所建的五間六架房梁，全部跳起來又落在地上，剩下的桁條還挂在柱頭上。這是金沴木的結果。第二年五月，錢鳳陰謀作亂，於是誅滅周筵全族，而湖熟之地不久就變爲丘墟了。

晉安帝元興元年正月丙子日，司馬元顯將要西討桓玄，在揚州南門豎起牙旗，東邊的牙旗很難立住，花了很長時間纔把牙旗樹起。這接近於金沴木的妖異。不久，司馬元顯就被桓玄擒獲。

元興三年五月，樂賢堂崩塌。好像上天在説，安帝冥頑不靈，昏憒惑亂，談不上有什麽樂於求賢之心，所以樂賢堂受到妖氣的侵害。

晉安帝義熙九年五月乙酉日，國子聖堂崩塌。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劉斌任吴郡太守，郡中官署堂屋西頭屋脊上用以禳災的鴟尾無故掉下來，還沒修好，東頭屋脊上的鴟尾又掉下來。不久，劉斌被誅。

宋書卷三十一

志第二十一

五行(二)

《五行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謂金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以爲毛蟲。

《五行傳》説:“喜歡戰攻,輕視百姓,修治城郭,侵略别國邊境,就會出現金不從革的現象。金不從革,就是指金失其本性而造成災害。”又説:“言之不從,這就指不能辦事,它造成的災害是詐僞,它帶來的懲罰是恒暘,它的憂患是疾病。有時出現詩妖,有時出現介蟲之孽,有時出現犬禍,有時出現口舌之痾,有時出現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介蟲,劉歆解釋爲毛蟲。

金不從革

魏世張掖石瑞,雖是晋氏之符命,而於魏爲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劉歆以爲金石同類,石圖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晋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

魏代在張掖的石頭上出現瑞應,有“大討曹”三字,這雖然是晋代接受天命的符瑞,但是對於魏代却屬於妖異。喜歡攻戰,輕視百姓,修治城郭,侵犯别國邊境,魏代前三位君主都有這類事情。劉歆認爲金石是同類東西,石上顯示出不同尋常的圖畫文字,這屬於金不從革的妖異。晋代建立帝業,使曹氏大爲衰敝,這正是張掖石上文字“大討曹”的應驗。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宫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爲異也。

魏明帝青龍年間,朝廷大規模修建宫室,派人西去搬取長安的金人,金人的承露盤折斷,聲音傳到數十里外,金人流下了眼淚,於是就把金人留在霸城。這是金失去其本性而出現的妖異。

吴時,歷陽縣有岩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晧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羡山有石穴,長十餘丈。晧初修武昌宫,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爲離宫。班固云:“離宫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寶鼎三年,

孫吴時,歷陽縣有個岩洞很像印,大家都説“石印的封緘揭開,天下就會太平”。孫晧天璽元年石印揭開了。又陽羡山有石穴,有十幾丈長。孫晧起初修建武昌宫,有遷都的意思。那時候武昌宫是離宫。班固説:“建離宫和建城郭有同樣的徵兆。”那建離宫就是修治城郭一類的事。

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吴亡。

寶鼎三年，孫皓出兵東關，派丁奉率兵至合肥；建衡三年，孫皓又大舉出兵華里。這就是侵犯别國邊境一類的事情。所以使金丢失了本性，最終孫皓自縛雙手投降晋軍而吴國就此滅亡。

晋惠帝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縣燭。此輕民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晋惠帝永興元年，成都王帶兵討伐長沙王，每天夜晚戈戟的鋒刃都有火光，如同點燃的懸燭。這是輕視百姓的生命、愛好攻戰，致使金失其本性而發生變異。上天儆戒説，戰爭猶如火，不收斂就將會自焚。成都王不能領悟這種徵兆，最終事敗身死。

晋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采。此金不從革而爲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群寇飆起。

晋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的石碑，石碑上長出金來，可以采集到。這是金不從革而産生的變異。這年五月，汲桑發動叛亂，隨後群寇如狂飆處處突起。

晋清河王覃爲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毁棄之。及後爲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爲司馬越所殺。

晋司馬覃爲清河王世子時，他佩戴的金鈴上突然間長出許多如同粟米的東西。他的祖母、康王的母親擔心這是不祥之兆，就把金鈴毁棄。到後來司馬覃被立爲惠帝太子，他在太子位上没呆多久就被廢黜，最終被司馬越所殺。

晋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敦所襲，遂夷滅。

晋元帝永昌元年，甘卓準備襲擊王敦，不久就中止了。甘卓回到家，家中出現很多怪異之事，他照銅鏡却看不到自己的頭。這是金失去本性帶來的妖異。不久，甘卓被王敦襲擊，於是全家被夷滅。

石虎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石虎自立爲帝的時候，鄴城鳳陽門上銅鑄的鳳凰兩隻飛入漳河中。

晋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莫，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唯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晋海西公太和年間，會稽山陰縣建造倉庫，開挖地基時挖到了兩艘大船，船上盛滿錢幣，都是有圓形花紋的大錢。挖到船時已接近黄昏，挖地的人急忙馳馬報告官府，官府夜晚即派人看守，防守十分嚴密。到第二天早上，錢幣都不知到哪兒去了，衹有船還在。察看船中情况，都有存放錢的痕迹。

晋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翦，占與甘同。

晋安帝義熙初年，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銅鏡却看不見自己的頭，不久他就被誅翦。這種徵兆應驗和甘卓之事相同。

宋後廢帝元徽四年，義熙、晋陵二郡，并有霹靂車墜地，如青石，草木燋死。

宋後廢帝元徽四年，義熙、晋陵二郡都有霹靂車墜落地上，車似青石，車周圍的草木全都因燒焦而死。

言之不從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淩謀共立之。遣人謂曰："天下事未可知，願王自愛。"彪答曰："知厚意。"事泄，淩、愚被誅，彪賜死。此言不從之罰也。《詩》云："民之訛言，寧莫之懲。"

魏齊王曹芳嘉平初年，東郡流傳謠言說，白馬河出現妖馬，夜晚經過官馬馬厩旁鳴叫，馬厩中的官馬也都相應鳴叫。第二天看到妖馬馬蹄印，蹄印像斛那麽大，從蹄印看，妖馬從河中出行數里遠，又返回河中。楚王曹彪本封爲白馬王，兗州刺史令狐愚認爲曹彪有智有勇，聽到這流傳的謠言之後，就和王淩密謀，準備共同擁立曹彪爲帝。他們派人對曹彪說："天下之事還不知道怎樣變化，希望您多多保重。"曹彪回答說："我知道你們這深情厚意。"後來，密謀泄露，王淩、令狐愚被誅，曹彪被賜死。這是言之不從的懲罰。《詩》說："百姓造謠言，怎没有人去懲罰他們。"

劉禪嗣位，譙周引晋穆侯、漢靈帝命子事譏之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穆侯、靈帝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不從也。

劉禪繼承皇位，譙周援引晋穆侯、漢靈帝給兒子命名的事譏刺說："先主名諱是備，備的意義是具備。後主的名諱是禪，禪的意義是禪授。劉禪繼承劉備之位，好像說劉家已經具備了，將要禪授給人，這種命名是動亂敗亡的徵兆，比晋穆侯、漢靈帝那時的徵兆更清楚、更明顯啊。"蜀國果然滅亡，這是言之不從的結果。

劉備卒，劉禪即位，未葬，亦未逾月，而改元爲建興。此言之不從也。習鑿齒曰："禮，國君即位逾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東遷也。"後又降晋。吴孫亮、晋惠帝、宋元凶亦然。亮不終其位，惠帝號令非己，元凶尋誅。言不從也。

劉備死後，劉禪即位，劉備的靈柩還未下葬，人死也還没超過一個月，劉禪就急着改元，新年號定爲建興。這是言之不從。習鑿齒說："按照禮的規定，國君即位要等先君死了一年之後纔改元，這是爲了順應臣子的忠心，不忍心一年之中有兩個君主。現在劉禪的這種做法可以說是急迫而又不懂得禮啊。君子由此可以知道蜀國没有能力東遷。"後來蜀國又投降了晋。吴國孫亮、晋代惠帝、宋代元凶也都是這樣匆忙改元。孫亮即位不久就被廢黜；晋惠帝大權旁落，朝廷的號令都不能由自己決定；元凶篡位不久就被誅除。這都是言之不從的結果。

魏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魏太和年間，姜維歸附蜀，與母親失散。魏人叫姜維的母親親自寫信把姜維叫回來，并且送上藥草當歸開導姜維。姜維寫信回覆說："有良田百頃，就不計較一畝地。我衹見到遠志這種藥草，没有當歸草。"姜維最終在蜀國被滅時也未能幸免。

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祖并爲不毁之廟。從之。按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没名成，乃正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宫車晏駕，於是統微政逸。

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上奏，認爲明帝的廟號應當爲烈祖，烈祖之廟與太祖、高祖之廟一并成爲永不撤除之廟，明帝聽從了。根據宗廟的規制，祖宗的廟號，都應當在功成名就、自身去世之後，纔依照禮法考定。所以帝王即使功勞光照天地，仁德超越前代帝王，也没有在生前預先確定廟號的典則。這屬言之不從，失誤非常嚴重。這事之後二年，魏明帝駕崩，於是魏的後裔衰微，政權落入他姓之手。

吴孫休世，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不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即傾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吴國孫休在位時，有個烏程的百姓得了疲困欲睡之病，到病好以後，他能憑藉回聲傳話，在這個地方説而在另一個地方却可聽到。在他説話的場所聽，不覺得他的聲音大；在遠處聽，就像在和人面對面説話，不覺得聲音是從遠處傳來。聲音傳播的方向，可以隨着他的意向改變，傳送最遠的地方不超過十幾里。他的鄰人借了債給别人，借債的人多年不還。鄰人於是請求他憑藉這種神奇的能力代爲索討，用鬼神之力使負債人害怕，負債人衹聽到聲音不見人，就認爲真是鬼神，立即盡其所有把債還給他的鄰人。這個有神奇能力的人自己也不知道産生這種能力的原因。這是言之不從帶來災禍的徵兆。

魏世起安世殿，晉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

魏代修建安世殿，晉武帝後來住進安世殿。安世正是晉武帝的字。

晉武帝每延群臣，多説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誅，皆如曾言。

晉武帝每次召見群臣，談論的多是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未曾談經邦治國的宏圖大略。這屬於言之不從一類。何曾對自己的兒子何遵説："朝廷没有造福子孫的謀略，衹是顧及自身而已，後嗣恐怕危險啊！這是我們子孫的憂慮。"從永熙年以後，王室漸漸陷入動亂。永嘉年間，天下發生大的動亂，何曾的孫子何綏無罪而被誅，時勢都像何曾預言的那樣。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爲永安宫。帝尋復位而倫誅。

趙王司馬倫廢晉惠帝，遷惠帝居於金墉城，把金墉城改名爲永安宫。晉惠帝不久就回歸帝位，而司馬倫却被誅。

晉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爲清河王，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

晉惠帝永興元年，下詔廢去司馬覃太子之位，恢復他清河王的封號，立成都王司馬穎爲皇太弟，還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享受九錫，封二十郡，如同魏王的先例。根據周代禮

禮，傳國以胤不以勛，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絶覬覦，永壹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既爲國副，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既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爲皇太弟。懷終流弑，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法，帝位要傳給後嗣，而不傳給勛臣，所以即使有周公旦那樣的聖明，却不能替代成王繼承帝位。這是長遠地杜絶覬覦帝位的野心、永久地保持承繼宗祧者的專一和純正的辦法。後代遵循執行這條原則，改變了這條原則就會發生動亂。現在把司馬穎和魏王相比，實際上不能等同，僭越失禮太過分。况且已經成爲儲君，是帝位的繼承人，就不應當再給予封土，不應再兼領普通官職。這是言之不從，舉措違背禮法。所以惠帝流亡，司馬穎不久於儲君之位，這正是上述違禮行爲的應驗。後來仍不醒悟，又立懷帝爲皇太弟。懷帝流落爲囚，最終被弑，福祚不長，又正是違禮行爲的應驗。古語説："變亂古制，改易常規，不遭動亂，就會滅亡。"指的就是這類事情。

晋惠帝太安中，周玘於陽羡起宅，始成，而邊户有聲如人嘆咤者。玘亡後，家誅滅。此近言不從也。

晋惠帝太安年間，周玘在陽羡建造家宅，剛剛建成，而旁門好像有人發出慨嘆的聲音。周玘死後，他家被誅滅。這和言之不從相近。

晋元帝太興四年，吴郡民訛言有大蟲在紵中及樗樹上，嚙人即死。晋陵民又言曰，見一老女子居市，被髮從肆人乞飲，自言："天帝令我從水門出，而我誤由蟲門。若還，天帝必殺我。如何?"於是百姓共相恐動，云死者已十數也。西及京都，諸家有樗紵者，伐去之。無幾自止。晋元帝永昌元年，寧州刺史王遜遣子澄入質，將渝、濮雜夷數百人。京邑民忽訛言寧州人大食人家小兒，親有見其蒸煮滿釜甑中者。又云失兒皆有主名，婦人尋道，拊心而哭。於是百姓各禁録小兒，不得出門。尋又言已得食人之主，官當大航頭大杖考竟。而日有四五百人晨聚航頭，以待觀行刑。朝廷之士相問者，皆曰信然，或言郡縣文書已上。王澄大懼，檢測之，事了無形，民家亦未嘗有失小兒者，然後知其訛言也。此二事，干寶云"未之能論"。

晋元帝太興四年，吴郡百姓中流傳謠言説，有大蟲藏在紵布中以及樗樹上，咬了人，人立即就死。晋陵百姓又傳言説，見到一個老婦人居住在集市上，她披散着頭髮向市井之人乞討飲食，老婦人自己説："天帝命令我從水門出，而我却誤由蟲門出。假若回去，天帝一定殺我。怎麽辦纔好?"於是百姓十分恐懼，人心擾動，説是死者已經有十幾個。謠言向西傳到京城，京城中凡是有樗樹紵布的人家，紛紛伐去樗樹，丢棄紵布。没過多久，這謠言自己止息了。晋元帝永昌元年，寧州刺史王遜派其子王澄入京爲質，帶着渝、濮一帶幾百名各族夷人隨行。京城百姓中忽然流傳謠言，説是寧州人大吃民間小孩，有人親眼看見寧州人蒸煮小孩，釜甑中都已盛滿。又説，丢失的小孩都有家長姓名，婦人在道路上尋找，捶胸痛哭。於是百姓們都各自嚴實地藏匿自己的小孩，不准他們出門。不久又傳説吃小孩的罪犯已經抓到，官府將要在大航頭用大杖刑訊拷問，窮究案情。到這天有四五百人清晨就聚集在航頭，等着觀看行刑。朝廷官員問這些人，這些人都説確有其事，有人還説郡縣文書已經上呈朝廷。王澄十分害怕，查問手下，事情没有一點迹

象，百姓中也未曾有丢失小孩的人家，然後纔知道這是謡言。這兩件事，干寶説是“不能評定”。

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治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憊而後已。四五日漸静。説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斯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禦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五霸會於戌，戌主用兵。金者晋行，火燒鐵以治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治蟲害也。案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吕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内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爲王師所挫，逾月而不能濟。北中郎將劉遐及淮陵内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謡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强，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順江而下占據姑孰。當時百姓中風傳謡言説是流行蟲病，蟲先嚙食人的肛門，過了幾天就進入腹中，入人腹中之後人就要死。治療這種病也有藥方，要找到白犬的膽作藥。謡言從淮、泗流傳到京城，幾天之内，百姓受到驚擾，人人都説自己得了蟲病。謡言又説，病還在體外時，要用燒紅的鐵燒灼患處。於是百姓翕然風從，被燒灼的人有十分之七八。而白犬的價格驟然間昂貴，以致相互祈請，相互争奪，價格漲到原先的十倍。有人自己説能進行燒灼治療，爲百姓燒灼患處，每天能得到五六萬錢，直到勞累困頓之後纔停止。四五天後人心纔漸漸平定下來。解説這事的人説：“没有毛羽鱗甲的裸蟲和人同類，人是其中的主，現在説蟲嚙食人，指的是本是同氣質、同類屬却互相殘殺戕害。病自下而向上發展，這就是逆。一定要進入人腹纔危及生命，意思是指災害從内發生，而不是由外發生。犬有守禦的秉性，白屬五行中金的顔色，而膽是給予人們勇氣的根本。帝王的氣運，五霸都聚集在戌，戌預示着用兵，而戌之禽是犬。晋代五行屬金，要用火燒鐵的辦法治療疾患，指一定要除去自己同類，因而招來火與金聯合起來，依靠金火的旺氣共治蟲害。”案，在晋代中興的時候，大將軍王敦本來是以朝廷腹心大臣的身份接受像伊尹、吕尚那樣輔佐君主的重任，而在元帝末年，竟然進攻京城，明帝守喪期間，又有反叛朝廷的圖謀。這是位居臣下，反叛君王，體内腹心先爛。到錢鳳、沈充等人率領叛兵從四方聚合，而被朝廷軍隊挫敗，過了一個多月逆謀不能成功。北中郎將劉遐以及淮陵内史蘇峻率領淮、泗的軍隊救援朝廷，所以那謡言首先在淮、泗出現。朝廷最終憑藉弱兵制服强敵，罪人被誅，這正是用白犬膽可以救治疾患的應驗。

晋海西時，司馬晞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摇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又燕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儛離别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

晋代海西公時，司馬晞在逆謀未暴露之前的四五年中，喜歡唱挽歌，自己摇着大鈴唱，命左右隨從齊聲應和。又每逢宴飲會聚賓客時，往往命歌伎演唱新安人歌舞離别之辭，唱出來的聲

亦果敗。

音十分哀惋。當時人都對這種情况感到奇怪。後來司馬晞果然因爲逆謀敗露而被黜。

晉海西公太和以來，大家婦女，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恒戴。乃先作假髻，施於木上，呼曰"假頭"。人欲借，名曰"借頭"。遂布天下。自此以來，人士多離事故，或亡失頭首，或以草木爲之。假頭之言，此其先兆也。

晉海西公太和年以後，朝廷官員家中的婦女，鬢髮長垂，髮髻傾斜，大家都把這種髮式當作一種美飾。梳這種髮式需添很多假髮，但平素又不常戴假髮，於是預先製作好假的髮髻，安放在木上，人們稱這種假髮髻爲"假頭"。别人想要借用，叫做"借頭"。這種髮髻、這種稱呼竟然流布天下。從這以後，朝廷士人多陷入動亂變故的災難之中，有的人丟失了頭，衹好用草製作假頭安葬。關於假頭的説法，就是這種現象的先兆。

晉孝武太元中，立内殿名曰清暑，少時而崩。時人曰，"清暑"者，反言"楚聲"也。果有哀楚之聲。有人曰："非此之謂，豈可極言乎。讖云，代晉者楚，其在兹乎？"及桓玄篡逆，自號曰楚。

太元年間，晉孝武帝建築内殿，取名爲清暑殿，不久孝武帝就駕崩。當時人説"清暑"反語就是"楚聲"。孝武帝崩，果然有哀楚之聲。有人説："不是指孝武帝崩這件事，怎麽能那麽直截了當地解釋呢？讖言説，代替晉的是楚，'清暑'預示的恐怕在這事當中吧？"到桓玄叛逆篡政，自號爲楚。

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鬥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太元年間，小孩用兩塊鐵在土中互相擊打，稱之爲"鬥族"。後來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中的人，自己互相攻擊。

桓玄出鎮南州，立齋名曰蟠龍。後劉毅居此齋。蟠龍，毅小字也。

桓玄出京鎮守南州，建齋取名爲蟠龍。後來劉毅就住在這齋中。蟠龍是劉毅的小字。

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讙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爲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馬道子于安成，晉主遜位，出永安宫，封晉主爲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爲石陽公，并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爲言不從之妖也。厥咎僭。

桓玄最初把晉安帝年號改爲大亨，遠近的人都嘩然，説："亨字預示着二月了。"所以保衛朝廷、反對桓玄的義軍謀劃就在仲春二月開始發動。桓玄篡位自立爲帝，又把年號改爲建始，因爲建始與趙王司馬倫篡位時用的年號相同，又把年號改爲永始。永始又正是王莽受封時的年號。桓玄最初把司馬道子遷徙到安成，晉主讓出帝位，居於永安宫，又把晉主封爲平固王，封琅邪王司馬德文爲石陽公，并且讓他們住在尋陽城。有見識的人認爲這都屬於言之不從的妖異。它帶來的災禍是僭越失禮。

晉興，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疇，盛致聲色，窮珍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

晉朝建立之後，何曾鄙薄太官烹製的御膳，在朝廷賜宴時自己取用自家烹製的食物。他的兒子何劭在豪奢考究這方面又超過他，而王愷又比何劭更勝一籌。王愷、羊琇之輩，極力追求聲色

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逾之咎也。

的享受，竭力搜集各種珍奇麗物。到元康年間，奢侈放縱成爲風氣，而且互相攀比，互相推崇，此風越來越盛，石崇的奢侈，竟然倍於王愷、何劭而和君王相媲美。石崇被誅之後，晉朝不久就淪亡了。這是僭越失禮帶來的災禍。

恒暘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宫府之應也。又是春，晉宣帝南禽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斃馬謖。亢陽自大，又其應也。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兹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烟四際。衆出過時，兹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兹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兹謂僭。其旱三月大温亡雲。君高臺府，兹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逾節，兹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這是太和元年以來，擴建宫廷府庫帶來的應驗。又在這年春天，晉宣帝南征擒獲孟達，在攻占的地方設置二郡；張郃西進，打敗諸葛亮，使馬謖斃命。亢陽自大，驕横寡恩，旱災又正是這種情况的應驗。京房《易傳》說："想要明德之人却又不任用，這就叫做驕横自大。它帶來的災禍是災荒。發生旱災，陰雲四布却不下雨，四境赤烟瀰漫。軍隊出征時間過長誤了季節，這就叫做荒廢農事。發生旱災，作物不生長。君臣上下都昏聵不明是非，這就叫做障塞不通。發生旱災，三個月寸草不生，赤地千里，時而有冰雹擊殺飛禽。爲皇上四處尋求妃嬪，這就叫做差錯。發生旱災，三個月高温無雲。君王高建臺觀宫殿，這就叫做違背常理。陰干犯陽。發生旱災，萬物根枯死，屢屢發生火災。百官超過節制，這就叫做僭越。發生旱災，低窪之處的植物都枯死，被火傷害。"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是春，諸葛亮寇天水，晉宣王距却之，亢陽動衆。又是時三隅分據，衆出多過時也。《春秋説》曰："傷二穀，謂之不雨。"

從太和四年冬十月到太和五年三月一直不下雨，三月辛巳日，舉行隆重的求雨儀式。這年春天，諸葛亮進犯天水，晉宣王抵禦，迫使諸葛亮退却，陽氣極盛，傷害軍士。又這時候三家鼎立，分地割據，人們耕種多誤了農時。《春秋説》中說："傷害兩季的穀物，這就叫做不雨。"

魏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晉宣王爲太傅，外示尊崇，内實欲令事先由己。是時宣王功蓋魏朝，欲德不用之應也。

從魏景初三年冬十二月到齊王正始元年二月，一直不下雨。景初三年正月，魏明帝崩。這年二月，曹爽禀告繼位君主，命晉宣王由太尉轉任太傅。曹爽這樣做，表面上是顯示對晉宣王的尊崇，實際上是想事事先由自己决定。這時晉宣王的功勞超過魏朝的一切人，曹爽這樣做，正是想要明德之人却不任用的應驗。

魏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時晉文王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

從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秋天到三年正月，天旱。當時晉文王在壽春城圍攻諸葛誕，旱災正是軍隊出征季節不宜的應驗。以前，壽春在秋夏

潦，常淹城，而此旱逾年，城陷乃大雨。咸以爲天亡。

之際常因雨水大而造成災害，潦水常常淹城，而這次天旱却延及兩年，城被攻陷纔下大雨。大家都認爲是天意要使諸葛誕敗亡。

吴孫亮五鳳二年，大旱，民饑。是歲閏月，魏將文欽以淮南衆數萬口來奔；孫峻又破魏將曹珍于高亭。三月，朱異襲安豐，不克。七月，城廣陵、東海二郡。十二月，以馮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軍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民失衆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年。

吴孫亮五鳳二年，天大旱，百姓遭受饑荒。這年的閏月，魏將文欽率領淮南將士百姓數萬人投降孫吴；孫峻又在高亭擊敗魏將曹珍的軍隊。三月，吴將朱異襲擊安豐，没有成功。七月，孫吴在廣陵、東海二郡築城。十二月，吴命馮朝任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軍士因怨恨而反叛。這是亢陽自大、驕横寡恩導致的懲罰。這次勞役延續了整年，所以旱災也延續了整年。

吴孫晧寶鼎元年春夏旱。是時晧遷都武昌，勞民動衆之應也。

吴孫晧寶鼎元年春夏都出現旱情。這時候孫晧把都城遷到武昌，這旱災就是他使百姓辛勞、驚擾百姓的應驗。

晉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是春，孫晧出華里，大司馬望帥衆次于淮北。四月，北地胡寇金城西平，凉州刺史牽弘出戰，敗没。

晉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天旱，舉行隆重的求雨儀式。這年春天，孫晧到華里，晉大司馬司馬望率領軍隊駐守淮北。四月，北地胡人進犯金城西平，晉凉州刺史牽弘出城迎戰，軍敗被殺。

泰始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説，留賈充不復西鎮，而任愷稍疏，上下皆蔽之應也。又李憙、魯芝、李胤等并在散職，近欲德不用之謂也。

泰始八年五月，天旱。當時晉帝接納荀勗的邪説，留賈充在京城任職，不讓他西去鎮守關中，而任愷漸漸被疏遠，旱災是君臣上下都被壅蔽，識見不明的應驗。又李憙、魯芝、李胤等都祇委任閑散的官職，這接近於人們所説的想要明德之人却不任用的情况。

泰始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去年九月，吴西陵督步闡據城來降，遣羊祜統楊肇等衆八萬救迎闡。十二月，陸抗大破肇軍，攻闡滅之。

泰始九年，從正月開始天旱，一直延續到六月，向宗廟社稷山川之神祈禱，癸未日下雨。上一年九月，吴西陵督步闡率城投降，晉派羊祜率領楊肇等人，統領八萬軍隊援救并迎回步闡。十二月，吴陸抗大破楊肇的軍隊，攻破步闡據守的城池，誅滅了步闡。

泰始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采擇卿校諸葛冲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宫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之應也。

泰始十年四月，天旱。上一年秋冬之時，選用文武官員諸葛冲等人的女兒入宫，這年春天又有五十多個女孩入殿接受挑選。又選取了低級將吏家的女孩數十人入宫，她們母女分别時都在宫中痛哭，痛哭聲傳到宫墻外，行人聽了都感到悲痛酸楚。天旱大概就是積陰生陽的應驗。

晉武帝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及社稷山川。至六月，乃澍雨。

晉武帝咸寧二年五月，天旱，舉行隆重的求雨儀式，并向社稷山川之神祈禱。到六月，纔

晋武帝太康二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平吴，亢陽動衆自大之應也。

太康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録訊繫囚，事從蠲宥。

太康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奸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答。是時荀勗、馮紞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太康六年三月，青、凉、幽、冀郡國旱。

太康六年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

太康七年夏，郡國十三旱。

太康八年四月，冀州旱。

太康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

太康九年六月，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太康十年二月，旱。

晋武帝太熙元年二月，旱。自太康以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紞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逾節之罰也。

晋惠帝元康元年七月，雍州大旱，殞霜疾疫。關中飢，米斛萬錢。

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故其年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是年正月，周處、盧播等復敗，關西震亂。交兵彌歲，至是飢疫荐臻，戎、晋并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

下大雨，滋潤大地。

從晋武帝太康元年冬天到太康二年春天，天旱，這是從太康元年冬至二年春，晋興師平定吴，驕横寡恩、亢陽自大、勞師動衆的應驗。

太康三年四月，天旱。乙酉日，皇上下詔命司空齊王司馬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一同省察審訊被拘押的囚徒，給他們寬宥減罪。

太康五年六月，天旱。這年正月，天空布滿陰雲，陰雲散開之後又重新聚集。劉毅上疏説："這種天象，説明朝廷有阿諛結黨之臣，以奸詐之心事奉君王，應當誅除，不能赦免。"皇帝不作回答。這時候荀勗、馮紞假藉皇上名義作威作福，極爲嚴重地擾亂了朝政。

太康六年三月，青、凉、幽、冀等郡國天旱。

太康六年六月，濟陰、武陵天旱，麥子受到損害。

太康七年夏，共有十三個郡國發生旱情。

太康八年四月，冀州天旱。

太康九年夏，共有三十三個郡國發生旱情。

太康九年六月，扶風、始平、京兆、安定等處天旱，麥子受到損害。

太康十年二月，天旱。

晋武帝太熙元年二月，天旱。從太康以來，雖然正直大臣充盈朝廷，但他們不被親近任用；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紞等人却被重用，交替擔任要職。没有一年不發生旱災的原因，正是對想要明德之人却不任用、君臣上下都昏聵不明是非、百官超越節制這一類現象的懲罰。

晋惠帝元康元年七月，雍州大旱，降霜，又流行疫病。關中發生饑荒，米價漲到一斛萬錢。

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所以這一年氐人、羌人反叛，雍州刺史解系大敗。這一年正月，周處、盧播等征討反叛的氐人、羌人，又被擊敗，關西驚恐慌懼。交戰整年，到這時饑荒、疫病屢屢發生，反叛的氐人、羌人和晋朝廷都已困頓，朝廷不能救助百姓，於是皇上下詔准許百姓互相買賣子女。

元康七年九月，郡國五旱。

晉惠帝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大小數十戰，死者十餘萬人。十二月，郡國十二又旱。

晉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淵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宮，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此僭逾之罰也。又四方諸侯，多懷無君之心，劉淵、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民命，流血成泥，又其應也。

永嘉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十二月，司馬越棄京都，以大衆南出，多將王公朝士，及以行臺自隨，斥黜禁衛，代以國人。宮省蕭然，無復君臣之節矣。

《晉陽秋》云："愍帝在西京，旱傷荐臻。"無注記年月也。

晉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冤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伯之後旱三年"是也。案前漢殺孝婦則旱，後漢有囚亦旱，見謝見理，并獲雨澍，此其類也。班固曰："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恒暘。"建武元年四月，麴允等悉衆禦寇。五月，祖逖攻譙。其冬，周訪討杜曾。又衆出之應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强僭之釁漸著。又去歲蔡豹、祖逖等，并有征役。

晉元帝永昌元年，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

元康七年九月，五個郡國天旱。

晉惠帝永寧元年，青、徐、幽、并四州天旱，旱情從夏天延續到秋天。這年春天，三王討伐趙王司馬倫，六十天之中，發生了大小數十次戰事，十餘萬人戰死。十二月，又有十二個郡國發生旱情。

晉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淵枯竭，河、洛、江、漢等河流水淺得都可徒步涉渡。這年三月，司馬越回歸京城，派兵進宮，收捕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把他們殺了。旱災是僭越而招致的懲罰。又四方諸侯，多懷有不願臣服晉的野心，劉淵、石勒、王彌、李雄之流，戕害百姓生命，血流成河，大旱又正是這種殘暴行爲的應驗。

從永嘉四年冬至永嘉五年春，天旱。永嘉四年十二月，司馬越放棄京城，率領大批人馬出京城向南行，帶領着很多王公朝士，并設置行臺跟隨自己，行使朝廷權力，趕走取消原有的禁衛，用自己手下人取代。皇家宮殿蕭條冷落，君臣之間的禮節再也不存在了。

《晉陽秋》說："愍帝在西京，旱災禍亂一再發生。"没有記載具體的年月。

晉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天旱；晉愍帝建興四年十二月，淳于伯被冤殺，當年就發生旱情；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説的"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就是指這種情況。查考前史，前漢時冤殺孝婦就出現天旱，後漢時獄中有受冤的囚徒也出現天旱，孝婦被祭祀，冤囚被公斷，都使天降大雨，這天旱也是前漢、後漢那一類的應驗。班固說："隨意施加刑罰，那麼群陰就不依附，因此陽氣盛，所以帶來的懲罰是恒暘。"建武元年四月，麴允等人率領全軍抵禦敵寇。五月，祖逖攻打譙。那年冬天，周訪討伐杜曾。天旱又是軍隊屢屢出征的應驗。

晉元帝太興四年五月，天旱。這時候王敦利用權勢僭越朝廷的罪行已經漸漸顯露。又上一年蔡豹、祖逖等人，都有出征之役。

晉元帝永昌元年，大旱。這年三月，王敦在石頭擁兵自重，不朝見皇上，兩代皇帝受到凌

大臣誅死。僭逾無上，故旱尤甚也。

永昌元年閏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并竭。

晉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去年秋，滅王敦，亢陽動衆自大之應也。

晉成帝咸和元年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群臣奏事稱“皇太后陛下”。此婦人專王事，言不從而僭逾之罰也。與漢鄧太后同事。

咸和二年夏，旱。

咸和五年五月，旱。去年殄蘇峻之黨，此春又討郭默滅之。亢陽動衆之應也。

咸和六年四月，旱。去年八月，石勒遣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奔武昌。十月，李雄使李壽寇建平，建平太守楊謙奔宜都。此正月，劉徵略婁縣，於是起衆警備。

咸和八年七月，旱。

咸和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晉成帝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冲弱，不親萬機，内外之政，委之將相。此僭逾之罰，故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民有相鬻。

咸康二年三月，旱。

咸康三年六月，旱。

晉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是時宰相專政，方伯擅重兵，又與咸康初同事也。

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有

辱，大臣被誅。王敦僭越臣子的職分，目無君上，所以旱情特別嚴重。

永昌元年閏十一月，京城大旱，川谷都乾涸了。

晉明帝太寧三年，從春天開始就不下雨，一直延續到六月。前一年的秋天，朝廷誅滅王敦，天旱正是陽氣極盛，自大寡恩、驚擾百姓的應驗。

晉成帝咸和元年秋，天旱。這時候，庾太后臨朝聽政，掌握朝政，群臣奏事稱她爲“皇太后陛下”。這是婦人擅行皇帝之命，天旱正是對這種言之不從、僭越職分行爲的懲罰。這事和漢鄧太后之事相同。

咸和二年夏，天旱。

咸和五年五月，天旱。前一年殄滅了蘇峻和他的同黨，這年春天又討伐郭默，誅滅了他。天旱正是亢陽自大、驚擾百姓的應驗。

咸和六年四月，天旱。上一年八月，石勒派郭敬進犯襄陽，南中郎將周撫逃奔到武昌。十月，李雄派李壽進犯建平，建平太守楊謙逃奔到宜都。這年正月，劉徵掠奪婁縣，於是上天用乾旱使大家警覺，加强守備。

咸和八年七月，天旱。

咸和九年，從四月開始不下雨，一直延續到八月。

晉成帝咸康元年六月，天旱。這時候成帝幼弱，還不能親自處理國家大事，内外的政務，全都交給將相辦理。這造成僭越的過失，所以連年乾旱。到咸康四年，王導堅决辭去太傅之職，還政於成帝，這以後就不再出現乾旱，大概就是王導此舉的應驗。當時天下普遍乾旱，會稽餘姚乾旱特別嚴重，一斗米價飛漲到五百錢，百姓中有相互買賣子女的現象。

咸康二年三月，乾旱。

咸康三年六月，乾旱。

晉康帝建元元年五月，乾旱。這時候，宰相專權，地方諸侯手握重兵。這又和咸康初年事情相同。

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乾旱。有司上奏，

司奏依董仲舒術，徙市開水門，遣謁者祭太社。是時帝在襁抱，褚太后臨朝如明穆太后故事。

永和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是年二月，征北將軍褚裒遣軍伐沛，納其民以歸。六月，又遣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陽，自以舟師二萬至于下邳，喪其前驅而還，逵亦退。

永和六年閏月，旱。是春，桓温以大衆出夏口，上疏欲以舟軍北伐，朝廷駭之。蕭敬文盜涪，西蠻校尉采壽敗績。

晉穆帝升平三年十二月，大旱。此冬十月，北中郎將郗曇帥萬餘人出高平，經略河、兖；又遣將軍諸葛悠以舟軍入河，敗績。西中郎將謝萬次下蔡，衆潰而歸。

升平四年十二月，大旱。

晉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温强恣，權制朝廷，僭逾之罰也。又去年慕容恪圍冀州刺史吕護，桓温出次宛陵，范汪、袁真并北伐，衆出過時也。

晉海西太和四年十二月，凉州春旱至夏。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民飢。是時嗣主幼冲，桓温陵僭。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二月，旱。是時桓温入覲高平陵，闔朝致拜，逾僭之應也。

寧康三年冬，旱。先是，氐賊破梁、益州，刺史楊亮、周仲孫奔退。明年，威遠將軍桓石虔擊姚萇墊江，破之，退至五城。益州刺史竺瑶帥衆戍巴東。

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大旱。去歲，氐賊圍南中郎將朱序於襄陽，又圍揚威將軍戴逌於彭城。桓嗣以江

按照董仲舒的辦法，遷移集市，開建水閘，派謁者在太社祭祀以求雨。這時候，穆帝還在襁褓之中，褚太后仿照明穆庾太后的先例臨朝聽政。

永和五年七月到十月，一直没有下雨。這年二月，征北將軍褚裒派出軍隊攻打沛，收容那地方的百姓帶回來。六月，又派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陽，褚裒自己率領二萬水軍到下邳，前鋒部隊被打敗，褚裒也就撤回軍隊，陳逵也退兵。

永和六年閏月，乾旱。這年春天，桓温率領大軍到夏口，上疏朝廷想率領水軍北伐，朝廷對這事感到驚駭。蕭敬文竊據涪反叛，西蠻校尉采壽討伐他，被打敗。

晉穆帝升平三年十二月，大旱。這年冬天十月，北中郎將郗曇率領一萬餘人到高平，謀劃經營收復河、兖之事；又派遣將軍諸葛悠率領水軍進入黄河，被打敗。西中郎將謝萬率軍駐扎在下蔡，也因爲軍隊潰散而退回。

升平四年十二月，大旱。

晉哀帝隆和元年夏，乾旱。這時候，桓温强横，恣意妄爲，掌握朝廷的權柄，乾旱是對僭越過失的懲罰。又前一年慕容恪圍攻冀州刺史吕護，桓温出兵駐扎宛陵，范汪、袁真都率軍北伐，軍隊出征超過用兵的季節。

晉海西公太和四年十二月，凉州由春至夏一直乾旱。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百姓遭受饑荒。這時候繼位的君主年齡幼小，桓温欺凌朝廷，有僭越行爲。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二月，乾旱。這時候，桓温入朝，祭拜簡文帝高平陵，朝廷官員都向他跪拜。乾旱就是桓温這種僭越行爲的應驗。

寧康三年冬，乾旱。在這以前，氐賊攻破梁州、益州，刺史楊亮、周仲孫失敗逃跑。第二年，威遠將軍桓石虔在墊江進擊姚萇，打敗了他，迫使他們退至五城。益州刺史竺瑶率軍戍守巴東。

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大旱。前一年，氐賊在襄陽圍攻南中郎將朱序，又在彭城圍攻揚威將軍戴逌。桓嗣率領江州的軍隊駐扎在鄀，援

州之衆次都援序，北府發三州民配何謙救遁。是春，襄陽、順陽、魏興城皆没。賊遂略淮南，向廣陵。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兖州刺史謝玄督諸將破之。

救朱序，北府從三州百姓中徵發壯丁配屬何謙以救援戴遁。這年春天，襄陽、順陽、魏興城都被攻陷。氐賊於是占據淮南，直趨廣陵。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進駐涂中。兖州刺史謝玄統領衆將擊破氐賊南進之軍。

太元八年六月，旱。夏初，桓冲征襄陽，遣冠軍將軍桓石虔進據樊城。朝廷又遣宣城内史胡彬次峽石爲冲聲勢也。

太元八年六月，乾旱。夏初，桓冲攻打襄陽，派冠軍將軍桓石虔進軍據守樊城。朝廷又派宣城内史胡彬駐軍峽石作爲桓冲的聲援。

太元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年，破苻堅；九年，諸將略地，有事徐、豫；楊亮、趙統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彭城。

太元十年七月，乾旱，饑荒。這以前，太元八年，打敗苻堅的軍隊；九年，衆將率軍在徐、豫作戰，攻城略地；楊亮、趙統率軍進討巴、沔。十年正月，謝安又出京鎮守廣陵，派其子謝琰進駐彭城。

太元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陸，荆州經略河南。是年，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黄淮。

太元十三年六月，乾旱。前一年，北府派軍隊戍守胡陸，荆州謀劃經營河南之事。十三年，郭銓在野王設戍防守，又派軍隊攻破黄淮的軍隊。

太元十五年七月，旱。是春，丁零略兖、豫，鮮卑寇河上。朱序、桓不才等北至太行，東至滑臺，逾時攻討，又戍石門。

太元十五年七月，乾旱。這年春天，丁零進犯兖、豫，鮮卑進犯河上。朱序、桓不才等率軍進討，北至太行，東至滑臺，攻伐超過用兵的季節，又派軍戍守石門。

太元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茹千秋爲驃騎諮議，竊弄主相威福；又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子，階緣近習，臨民領衆。又在所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尤甚。此僭逾不從，冤濫之罰也。

太元十七年秋，乾旱，一直延續到冬天。這時候茹千秋任驃騎諮議參軍，竊取宰相權柄作威作福；又僧尼乳母舉薦的親屬黨徒，以及婢僕之子，都攀附近臣，藉此得以爲官爲將。又他們爲官之處多在早春處决囚犯，判决犯人并不是根據他們的罪行，建康獄吏違法殘暴特别厲害。旱災是對僭越職分、言之不從、斷獄冤屈失實過失的懲罰。

晋安帝隆安四年五月，旱。去冬桓玄迫殺殷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荆州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僚悉使敬己。此皆陵僭之罰也。

晋安帝隆安四年五月，乾旱。前一年冬天，桓玄迫使殷仲堪自殺，而朝廷就把殷仲堪的荆州刺史之職授給桓玄；司馬元顯又暗示朝廷百官，要他們全都禮敬自己。這都是欺凌同僚、僭越職分的過失。

隆安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去年夏，孫恩入會稽，殺内史謝琰；此年夏，略吴；又殺内史袁山松。軍旅東討，衆出過時。

隆安五年由夏至秋，大旱，有十二個月没下雨。前一年夏天，孫恩攻入會稽，殺死内史謝琰；這年夏天，孫恩攻占吴；又殺死内史袁山松。朝廷派軍隊東進征討，軍隊出征超過用兵的

季節。

晉安帝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是年正月，司馬元顯以大衆將討桓玄，既而玄至，殺元顯。五月，又遣東征孫恩餘黨，十月，北討劉軌。

晉安帝元興元年七月，發生大的饑荒，九月十月都没下雨。這年正月，司馬元顯率領大軍將要討伐桓玄，不久桓玄軍到，把司馬元顯殺死。五月，又派軍隊東進征討孫恩餘黨，十月，北進征討劉軌。

元興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是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

元興二年六月，未下雨，冬天，又乾旱。這時候桓玄奢侈逾禮，僭越職分，十二月，桓玄篡位。

元興三年八月，不雨。是時王旅四伐，西夏未平。

元興三年八月，未下雨。這時候朝廷征討四方，西境戎狄尚未平定。

晉安帝義熙六年九月，不雨。是時王師北討廣固，疆理三州。

晉安帝義熙六年九月，未下雨。這時候朝廷軍隊北進征討廣固，劃分三州的疆界。

義熙八年十月，不雨。是秋，王師西討劉毅，分遣伐蜀。

義熙八年十月，未下雨。這年秋天，朝廷軍隊西進征討劉毅，并分派軍隊討伐蜀。

義熙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瀆多竭。

義熙十年九月，乾旱，十二月，又乾旱。水井河川多乾涸枯竭。

宋文帝元嘉二年夏，旱。

宋文帝元嘉二年夏，乾旱。

元嘉四年秋，京都旱。

元嘉四年秋，京城乾旱。

元嘉八年五月，揚州諸郡旱。

元嘉八年五月，揚州所屬各郡乾旱。

元嘉十九年、二十年，南兖、豫州旱。

元嘉十九年、二十年，南兖州、豫州乾旱。

元嘉二十七年八月，不雨，至二十八年三月。時索虜南寇。

元嘉二十七年八月，未下雨，延續到二十八年三月。當時索虜向南進犯。

孝武帝大明七年、八年，東諸郡大旱，民飢死者十六七。先是江左以來，制度多闕，孝武帝立明堂，造五輅。是時大發徒衆，南巡校獵，盛自矜大，故致旱災。

孝武帝大明七年、八年，東部諸郡大旱，百姓遭受饑荒，餓死的人有十分之六七。這以前，自晋遷都江南之後，各種禮儀制度多有缺漏，孝武帝建立明堂，打造皇帝專用的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等五種輅車。這時候又大規模徵發役夫，巡狩南方，打獵游玩，十分驕矜自大，所以招致旱災。

後廢帝元徽元年八月，京都旱。

後廢帝元徽元年八月，京都乾旱。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魏明帝太和年間，京城有人唱《兜鈴曹子》歌，歌辭説："其奈汝曹何。"這是詩妖。以後曹爽被誅，曹氏就衰敗了。

魏明帝景初中，童謡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當奈何！"及宣王平遼東，歸至

魏明帝景初年間，童謡説："阿公阿公駕馬車，想不到阿公東渡河。阿公從東回來將幹什麽?"到晋宣王平定遼東之後，回軍行進到白屋，

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翦魏室，如童謡之言也。

將要回歸長安鎮守。正逢皇帝病情加重，派使者急忙召回晋宣王。晋宣王於是乘坐跑得特别快名爲追鋒車的兵車東渡河，最終剪滅了魏室，正像童謡所説的那樣。

魏齊王嘉平中，有謡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淩、令狐愚聞此謡，謀立彪。事發，淩等伏誅，彪賜死。

魏齊王嘉平年間，有歌謡説："白馬戴着白色的馬籠頭，向西南飛馳，乘坐的人是誰？朱虎正騎坐在馬背上。"朱虎是楚王曹彪的小字。王淩、令狐愚聽到這歌謡，就暗中謀劃擁立曹彪爲帝。事情敗露以後，王淩等人被誅，曹彪被賜死。

吴孫亮初，童謡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堈也。鉤落，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堈。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堈云。

吴孫亮初年，童謡説："你這個諸葛恪，爲什麽這樣啊，蘆葦作單衣，篾索爲鉤絡，到哪裏去找你，衹能去成子閣。"成子閣，正反相切之後就是石子堈。鉤絡就是衣鉤帶。到諸葛恪死，果然用葦席裹着尸身，篾索束着腰，丢到石子堈。後來准許諸葛恪原來的屬吏爲他收尸埋葬，就是在這個堈上尋找到他的尸體。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謡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白兵祥也。

孫亮初年，公安有白鼉鳴叫。童謡説："白鼉鳴，鼉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存。"南郡城可長生，是指在南郡城中，遇有急事，容易脱逃。第二年，諸葛恪被殺，諸葛恪之弟諸葛融鎮守公安，也被襲擊。諸葛融刮金印鼉上的金，吞食而死。鼉有鱗介，正是有刀兵之事的徵兆。又，白色，是刀兵之事的徵兆。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子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没。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吴平，於是九服歸晋。魏與吴、蜀，并爲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休永安二年，守邊將領放在朝廷爲質的孩子們聚集在一起游戲，有個别處的小孩突然走來，説："三公除去，司馬來臨。"又説："我不是人，是熒惑星。"説完就向上飛升，仰看他身後像是拖曳着一匹白絹，一會兒就消失了。干寶説，這以後四年蜀國滅亡，六年魏國亡國，二十一年吴國被削平，於是天下都歸於晋。魏與吴、蜀，是割據一方、互相交戰的國家，晋滅三國而統一天下，"三公除去，司馬來臨"説的就是這種形勢。

孫晧初，童謡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晧尋遷都武昌，民泝流供給，咸怨毒焉。

孫晧初年，童謡説："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回建業死，不在武昌居。"孫晧不久就遷都武昌，百姓要泝流而上，供給用度，大家都苦不堪言，怨氣衝天。

孫晧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

孫晧派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廟之神。使者趁

者因以丹書岩曰："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晧聞之，意益張，曰："從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逾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便用丹砂在山岩上寫道："楚是九州的小洲，吴是九州的都會。揚州的士人，要作天子。四代相傳，天下太平。"孫晧聽到這幾句話，更加驕狂，說："從大皇帝傳到我，正是四代，使天下太平的君主，不是我還有誰?"恣意妄行、暴虐行事就更加厲害，不久就因投降晉而被滅。這事和詩妖的事相近。

孫晧天紀中，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晉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吴，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孫晧天紀年間，童謡說："阿童啊阿童，銜着刀游過江。不怕岸上虎，衹畏水中龍。"晉武帝聽到這則童謡，就加贈王濬爲龍驤將軍。到征討吴國的時候，江西各路軍馬没有一支渡過江，而王濬率先平定秣陵。

晉武帝太康後，江南童謡曰："局縮肉，數横目，中國當敗吴當復。"又曰："宫門柱，且莫朽，吴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鷄鳴不拊翼，吴復不用力。"于時吴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亂者相繼。按横目者"四"字，自吴亡至晉元帝興，幾四十年，皆如童謡之言。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直斥之也。干寶云"不知所斥"，諱之也。

晉武帝太康年後，江南童謡說："畏畏縮縮一塊肉，數字應是横着的目，中原將衰敗，吴將興復。"又說："宫門柱，暫且不要朽，吴將興復，在三十年後。"又說："鷄鳴却不拍動雙翼，吴興復不用力。"在那時吴人都稱自己是留存的孫氏子孫，所以暗中謀劃叛亂的人相繼出現。按"横目"就是"四"字，從吴被滅亡到晉元帝在南方中興，接近四十年，都像童謡說的那樣。元帝懦弱，很少决斷，"畏畏縮縮一塊肉"，是直言指責他。干寶說"不知道指責的是誰"，這是替元帝隱諱。

太康末，京、洛始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詞，終以禽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族滅，太后廢黜而幽死。

太康末年，京、洛開始流傳名爲《折楊柳》的歌曲，這歌曲開始有叙及戰争苦難的語句，最後又講到擒獲斬殺的事情。當時三楊地位高貴權勢顯赫，而最終却全族被誅滅，楊太后也被廢黜幽囚而死。

晉惠帝永熙中，河内温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墻。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没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路人爲嘆。"及楊駿居内府，以戟爲衛，死時，又爲戟所害。楊太后被廢，賈后絶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

晉惠帝永熙年間，河内温縣有人好似瘋癲，寫下幾句話說："權勢顯赫楊文長，大戟自衛當作墻。毒藥雖然用，最終被戟傷。"又說："兩火入地下，可哀啊秋蘭。形骸歸街郵，路人爲之嘆。"文長是楊駿的字。楊駿居於内府的時候，甲士持戟護衛他，楊駿死時，又是被戟所殺。楊太后被廢黜，賈后斷絶她的食物，過八天而崩。楊太后死後埋葬在街郵亭北，百姓都爲她哀傷。兩火，炎字，是晉武帝的名諱；蘭，是楊太后的字。

永熙中，童謡曰："二月末，三

永熙年間，童謡說："二月末，三月初，荆

月初，荆筆楊版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楊駿初專權，楚王尋用事，故言“荆筆楊版”也。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

晉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謡曰：“南風起，吹白沙，遥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嚨哅，比至三月纏汝鬃。”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也。是時愍懷頗失衆望，卒以廢黜，不得其死。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童謡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謡曰：“虎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何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按成都西蕃而在鄴，故曰“虎從北來”；齊東蕃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區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宮西，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晉惠帝太安中，童謡曰：“五馬游度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蕃多絶，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表，而元帝嗣晉矣。

司馬越還洛，有童謡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蚤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謡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爲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兖州，隙難遂構。

晉愍帝建興中，江南歌謡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揚州破换敗，吴興覆瓿甊。”按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瓮，瓦質剛，亦金之類

筆楊版頒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乎作驢。”當初是楊駿專權，不久是楚王掌政，所以説“荆筆楊版”。這二人不誅除，那麽君臣之禮悖亂，所以説“幾乎作驢”。

晉惠帝元康年間，京、洛流傳童謡説：“南風起，吹白沙，遥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説：“城東馬子莫嘶吼，等到三月纏汝鬃。”南風是賈后的字。晉五行屬金，白代表五行中金的顔色。沙門，是太子的小名。魯是賈謐的封國。童謡説的是賈后將要和賈謐一起製造動亂，危害太子；而趙王乘着禍亂殺害豪傑賢士，以成就他的篡政奪權陰謀。這時候愍懷太子的行爲很令衆人失望，最終被廢黜，被謀害而死。

元康年間，天下商人、農人流行戴用屠蘇草製作的大障日帽，童謡説：“屠蘇障日覆兩耳，將見瞎兒作天子。”趙王篡位，他真是瞎了一隻眼睛。趙王司馬倫篡位以後，洛中童謡説：“虎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何灌灌。”幾個月後齊王、成都王、河間王討逆的義軍會集，誅除司馬倫。按，成都是西藩而成都王在鄴，所以説“虎從北來”；齊是東藩而齊王在許，所以説“龍從南來”；河間是水區而河間王在關中，所以説“水從西來”。齊王後來留在京城輔政，住在皇宮西，表現出了不甘爲臣下的野心，所以説“登城看”。

晉惠帝太安年間，童謡説：“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來中原發生大的動亂，宗族藩王多被殺死，祇有琅邪王、汝南王、西陽王、南頓王、彭城王同到江南，而元帝繼承了晉帝之位。

司馬越回到洛，有童謡説：“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蚤去大狗至。”到苟晞將要擊破汲桑時，又有歌謡説：“元超兄弟大失算，上桑打葚爲苟作。”因此司馬越憎忌苟晞，撤去苟晞兖州刺史之職，兩人的怨仇就此生成。

晉愍帝建興年間，江南歌謡説：“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揚州破换敗，吴興覆瓿甊。”按，晉五行屬金，白是金的顔色。坑是一種器具，有口，瓮一類的器物，是用土燒製的瓦器，

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甒"者，言元皇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偏王江南，故其喻小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宫。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堙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吴興，官軍踵之，蹈藉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换敗，吴興覆瓿甊"。瓿甊，瓦器，又小於甒也。

質地堅硬，也屬金一類。"訇如白坑破"，指洛陽、長安先後被攻陷，王室大爲衰敗。"合集持作甒"，指元皇帝聚集朝廷餘留的大臣，自己主持國政，但未能收復中原，衹是在江南稱帝，偏安一隅，所以用甒比喻王朝之小。到叛軍攻陷石頭，朝廷大軍潰敗，軍士抄掠京城，皇帝、太子都受到凌辱。這以後三年，錢鳳又向京城進攻，隔水築壘與朝廷軍隊對峙，相持一個多月，錢鳳叛軍焚燒城邑，堵塞水井，砍伐樹木。錢鳳等敗退之後，沈充率領其黨羽回到吴興，官軍隨後追趕，郡縣都受到踐踏。沈充父子被殺，他的黨羽被誅的有數百人。這就是歌謡中説的"揚州破换敗，吴興覆瓿甊"。瓿甊是一種瓦器，比甒小。

晋明帝太寧初，童謡歌曰："惻力惻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高山崩"，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也。

晋明帝太寧初年，童謡唱道："惻力惻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明帝駕崩，成帝年幼，被蘇峻逼迫，遷徙到石頭，供給的御膳不足。"高山崩"，指蘇峻不久即死；"石"是指蘇峻之弟蘇石，蘇峻死後，蘇石據守石頭，不久就被朝廷諸公擊破。

晋成帝之末，民間謡曰："礚礚何隆隆，駕車入梓宫。"少日而宫車晏駕。

晋成帝末年，民間流傳歌謡説："礚礚何隆隆，駕車入梓宫。"過了不幾天，皇上就駕崩了。

晋成帝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謡語曰："麥入土，殺石虎。"後如謡言。

晋成帝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民謡説："麥入土，殺石虎。"後來事情正像民謡所説的那樣。

庾亮初出鎮武昌，出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及薨，還都葬。

庾亮初出京城鎮守武昌，行至石頭，百姓在岸上唱道："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回揚州，白馬牽旒旐。"又説："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回揚州，白馬牽流蘇。"後來朝廷連連徵召庾亮都没有回京，到庾亮死後，他的靈柩纔送回京城安葬。

庾羲在吴郡，吴中童謡曰："寧食下湖荇，不食上湖蒓。庾吴没命喪，復殺王領軍。"無幾而庾羲、王洽相繼亡。

庾羲在吴郡時，吴中童謡説："寧食下湖荇，不食上湖蒓。庾、吴没命喪，又殺王領軍。"没有多久，庾羲、王洽相繼而死。

晋穆帝升平中，童子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穆帝崩，太后哭曰：

晋穆帝升平年間，孩童們忽然在路上唱着"阿子聞"，曲終就往往説"阿子汝聞不"。没過多久穆帝駕崩，太后哭穆帝説："阿子你聽見了

"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民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廷廉'，内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晋哀帝隆和初，童兒歌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帝聞而惡之，復改年曰興寧。民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穆帝崩。不滿斗，不至十年也。

晋海西公太和中，民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繮。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三子非海西子，并死，縊以馬繮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

太和末，童謡云："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被廢，處吴，民犁耕其門前，以種小麥，如謡言。

晋海西公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内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桓石民爲荆州，鎮上明，民忽歌曰"黄曇子"。曲終又曰："黄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石民死，王忱爲荆州。"黄曇子"乃是王忱之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太元末，京口謡曰："黄雌鷄，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栖。"尋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所敗也。

司馬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作亂，再踐會稽。

没有?"

升平末年，民間忽然流傳起廉歌。有個名叫扈謙的人聽到廉歌，説："廉的意思是臨。歌詞説'白門廉，宮廷廉'，内外都要臨，都要哭吊，國家恐怕有大的不幸吧。"不久，晋穆帝駕崩。

晋哀帝隆和初年，孩童們唱道："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赤脚跑。"哀帝聽到這歌十分厭惡，又更改年號叫興寧。百姓又唱道："雖又改興寧，也還是不能賴以生存。"哀帝不久就駕崩了。升平五年，穆帝崩。不滿斗，意思是不到十年。

晋海西公太和年間，民間歌謡説："青青大路楊，白馬紫游繮。你不是皇太子，哪能得到甘露漿。"晋五行屬金，而白色代表金；馬是國姓；紫是侵犯正色的顔色，歌詞説是用紫色間雜紅色。海西公不久就被廢黜，海西公的三個皇子并不是他自己的兒子，一同被殺死，是用馬繮繩縊死的。他們死的第二天，南方貢獻甘露。

太和末年，童謡説："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海西公被廢黜之後，他居住在吴，百姓在他門前犁耕，種植小麥，全像童謡説的那樣。

晋海西公生皇子，百姓唱道："鳳凰生一雛，天下人人喜。本説是馬駒，今正成龍子。"歌詞很美，但含意微妙。海西公不能行房事，於是他命自己的侍臣向龍與妃嬪交媾，生下孩子就當作自己的兒子。

桓石民任荆州刺史，鎮守上明，百姓忽然唱"黄曇子"。曲終又説："黄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不久桓石民死，王忱任荆州刺史。"黄曇子"正是王忱的字。王忱小字佛大，這就是"大佛來上明"的意思。

太元末年，京口民謡説："黄雌鷄，莫作雄鷄啼。一旦去毛衣，衣被穢雜集。"不久王恭起兵誅討王國寶，旋即被劉牢之擊敗。

司馬道子在東府堆造土山，取名爲靈秀山。不久孫恩作亂，兩次踐踏會稽。會稽是司馬道子

會稽，道子所封。靈秀，恩之字也。

的封地。靈秀是孫恩的字。

庾楷鎮歷陽，民歌曰："重羅犁，重羅犁，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誅。

庾楷鎮守歷陽，民謡唱道："重羅犁，重羅犁，刺史南上無還時。"後來庾楷南去投奔桓玄，被桓玄誅殺。

殷仲堪在荆州，童謡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無幾而仲堪敗，桓玄有荆州。

殷仲堪在荆州，童謡説："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没有多久殷仲堪失敗，桓玄占有荆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謡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嚨喉。嚨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粗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嚨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大行咳疾，而喉并喝焉。

王恭鎮守京口，舉兵誅討王國寶，百姓中流傳歌謡説："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喉嚨。喉嚨啞復啞，京口敗復敗。""昔年吃白飯"，是説以前得志。"今年食麥麩"，麩是粗穢的東西，精華部分已經提取去了，這是指將要失敗，天公將要加以譴謫而誅除。"捻喉嚨"，指氣不通，這是死的徵兆。"敗復敗"，是反復强調懇切之辭。王恭不久死去，京城廣爲流行咳病，而喉嚨都嘶啞了。

王恭在京口，民間忽云："黄頭小人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黄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蕃捍。""黄"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謡者言焉。

王恭在京口，民間忽然流傳説："黄頭小人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説："黄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捍。""黄"字的上半截，正是"恭"字的頭。"小人"是"恭"字的下半截。不久，事情正像歌謡所説的那樣。

晋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惱歌》，其曲中有"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抱"之言。桓玄既篡居天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玄之宫女及逆黨之家子女伎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焉。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抱，信矣。

晋安帝隆安年間，百姓中忽然流傳《懊惱歌》，歌中有"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抱"這樣的話。桓玄篡居帝位之後，討逆義軍在三月二日掃蕩叛賊，平定京城，桓玄僞皇宫中的宫女以及叛黨家中的子女伎妾，全都賞賜給軍人。東到甌、越，北至淮、泗，人人都獲得賞賜。時令正是草生長，可攬結的季節，事情是叛賊家的女子可攬抱，確實是真的。

桓玄既篡，童謡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桓玄篡位之後，童謡説："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桓玄敗逃到江陵，五月中旬被誅，正是童謡中"草生及馬腹"的日子。

桓玄時，民謡語云："征鐘落地桓迸走。"征鐘，至穢之服，桓，四體之下稱。玄自下居上，猶征鐘之厠歌謡，下體之咏民口也。而云"落地"，墜地之祥，迸走之言，其驗明

桓玄稱帝時，民謡流傳説："征鐘落地桓迸走。""征鐘"是最骯髒的衣服；"桓"是四體最下端的稱呼。桓玄從臣下之位而居於君上之位，就如同征鐘却加進了歌謡的内容，下體却被百姓口中吟咏。而説"落地"，是墜落地下的徵兆，

矣。

“迸走”這話，就有很清楚的應驗。

司馬元顯時，民謡詩云：“當有十一口，當爲兵所傷。木亘當北度，走入浩浩鄉。”又云：“金刀既以刻，娓娓金城中。”此詩云襄陽道人竺曇林所作，多所道，行於世。孟顗釋之曰，“十一口”者，玄字象也。“木亘”，桓也。桓氏當悉走入關、洛，故云“浩浩鄉”也。“金刀”，劉也。倡義諸公，皆多姓劉。“娓娓”，美盛貌也。

司馬元顯當政時，民間流傳一首詩説：“當有十一口，當爲兵所傷。木亘將北渡，逃入浩浩鄉。”又説：“金刀既已刻，娓娓金城中。”這詩説是襄陽道人竺曇林所作，很多人吟唱，在天下流布。孟顗解釋這首詩説，“十一口”，象徵桓玄的“玄”字。“木亘”，是“桓”字。桓氏將要全部逃向關、洛，所以説“浩浩鄉”。“金刀”，是“劉”字。倡議討逆的諸公多姓劉。“娓娓”，是華美强盛的樣子。

桓玄得志，童謡曰：“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明年斬諸桓。”及玄走而諸桓悉誅焉。郎君，司馬元顯也。

桓玄得意的時候，童謡説：“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明年斬諸桓。”到桓玄逃跑時，衆多姓桓的人全被誅除。郎君，指司馬元顯。

晋安帝義熙初，童謡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盧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已極，而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内伐，遂成仇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盧龍作亂，時人追思童謡，惡其有成積之言。識者曰：“芟夷蘊崇之，又行火焉，是草之窮也。伐斫以成積，又以爲薪，亦蘆荻之終也。其盛既極，亦將芟夷而爲積焉。”龍既窮其兵勢，盛其舟艦，卒以滅亡，僵尸如積焉。

晋安帝義熙初年，童謡説：“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那時候，官家供養盧龍，用高官厚禄賜給他以示恩寵，把大州交給他，供養他已是最爲優厚了，但盧龍不能記住朝廷的恩德，竟然發兵向朝廷進攻，最終竟變成了朝廷的仇敵。盧龍叛亂的時候，當時人追憶童謡中“蘆生不止自成積”這話，厭惡其中有“成積”之語，有見識的人説：“刈割然後堆積，又點火來燒，是草的最終命運。砍伐然後堆積，又把它作爲柴草，也正是蘆荻的最終命運。盧龍勢力達到極盛之後，也要把他芟除而堆積。”盧龍全力調集他的兵力，盡力擴充他的船艦，最終還是被消滅，死人的尸體如草似的堆積。

盧龍據有廣州，民間謡云：“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有上流數州之地，内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盧龍占據廣州，民間歌謡説：“蘆生漫漫竟天半。”後來盧龍擁有大江上游幾個州的地域，向内進逼京城，正應了“天半”這話。

義熙三年中，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鬥嘆，鬥嘆”，末復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内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剋期欲與官鬥，“鬥嘆”之應也。“翁年老”，群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謡言

義熙三年時，孩童們在路上相遇，常常舉起兩手説“盧健健”，接着説“鬥嘆，鬥嘆”，最後又説“翁年老，翁年老”。當時不知道説的是什麽意思。那以後盧龍進逼京城，船艦占滿河川，“健健”就是指這種情况。盧龍進軍到查浦，屢屢約定時間想要和官軍决戰，這就是“鬥嘆”的應驗。“翁年老”，是指朝廷大臣中有百歲之人的喜慶，由此可以知道叛逆的妖徒自會被殄滅。那

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

時又有歌謠説："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然起，那得入石頭。"後來盧龍果然戰敗，不能進入石頭城。

昔温嶠令郭景純卜己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景純每筮，當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

以前温嶠命郭景純爲自己和庾亮占卜吉凶。郭景純説："元吉。"温嶠對庾亮説："郭景純每次卜筮，都是不敢把話全部説出。我們與國家同安危而郭景純却説'元吉'，事情能够成功。"於是他們協力攻討消滅王敦。

苻堅中，童謠曰："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後堅敗於淝水，在僞位凡三十年。

苻堅自稱帝時，童謠説："阿堅延續三十年，以後要敗亡時，將在江湖邊。"後來苻堅在淝水戰敗，他僭登帝位一共三十年。

苻堅中，謠語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爲姚萇所殺，死於新城。

苻堅自稱帝時，民謡説："河水清又清，苻詔死新城。"後來苻堅被姚萇殺死，地點就在新城。

苻堅中，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群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爲慕容冲所攻，亡奔姚萇，身死國滅。

苻堅自稱帝時，歌謠説："魚羊田斗將滅秦。""魚羊"是"鮮"字。"田斗"是"卑"字。苻堅稱自己朝廷爲秦，歌謠説滅亡秦的是鮮卑。苻堅手下群臣諫勸苻堅，要他把鮮卑人殺盡。苻堅不聽從。苻堅從淮南敗退回來時，遭到慕容冲的進攻，苻堅逃奔到姚萇那兒，最終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送兩足虎，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虎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爲。"言非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曰："虎者陰精，而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給朝廷兩足虎，這是毛蟲之孽。有見識的人爲這事著文説："虎形有虧損，金虎儀表失，聖主應天命，爲何當異事。"他的意思是説，這不是預示動亂。京房《易傳》説："足少，下肢不能承擔負載之職。"干寶説："虎是陰精，而居於陽。虎是金獸，南陽是火名。屬金精的入火，而損傷其形體，是預示王室將蒙受動亂而出現的妖異。"六是水數，太康六年出現這種妖異，指水數到極點之後，大的災害得以發生，而金受到火的傷害。到元康九年，竟然殺害太子，距出現兩足虎時十四年。二七一十四，是火始火終之數相乘之積。從武帝承受天命，到愍懷太子被廢黜，中間一共三十五年。

太康九年，荆州獻兩足獾。

太康九年，荆州貢獻兩足獾。

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顒獲以獻。角，兵象也。董仲舒以四角爲四方之象。後

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日，在河間出現四角獸，河間王司馬顒抓獲它并把它貢獻給朝廷。角是戰事的象徵。董仲舒認爲四角是四方有戰事

河間王數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殆其應也。

晉懷帝永嘉五年，偃鼠出延陵，此毛蟲之孽也。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晉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麏見於前，獲之。孫盛曰："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晉自喪亂以後，風教凌夷，秀無策試之才，孝乏四行之實。麏興於前，或斯故乎。"

晉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麏入東海第。百姓讙言曰："主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爲東海王，先送此第。

晉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祠畢，有兔行廟堂上。兔，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甚焉。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雍州送六足獐，刺史武陵王表爲祥瑞。此毛蟲之孽。

宋順帝昇明元年，象三頭度蔡洲，暴稻穀及園野。

犬禍

公孫淵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淵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自立爲燕王，果爲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

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欻見一白狗，問衆人無見者。逾年卒。近犬禍也。

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

的象徵。後來河間王頻頻參與四方舉兵之事，成爲作亂的禍根，這恐怕就是四角獸出現的應驗。

晉懷帝永嘉五年，延陵的偃鼠都跑出來，這是毛蟲之孽。郭景純爲這事進行卜筮說："這個郡東邊的縣，將有妖人想要成爲帝王，不久也就自己死了。"這以後吳興徐馥發動叛亂，殺害太守袁琇，徐馥也在當時就被消滅，這正是偃鼠出洞的應驗。

晉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日，朝廷在樂賢堂會聚各州郡的秀才和孝廉，有麏在堂前出現，當時就把麏抓獲了。孫盛說："秀才、孝廉，是天下的賢才。樂賢堂，是樂賢養賢的地方。晉自從發生動亂之後，風俗教化逐漸衰敗，秀才没有參加策試的才學，孝廉缺乏堅守四種德行的品質。麏在堂前出現，或許就是這緣故吧。"

晉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日，有四不像跑進東海府第。百姓喧嘩起來說："四不像進了東海第。"有見識的人對此感到奇怪。海西公被廢黜爲東海王，先送進這府第。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日，在宗廟舉行春祭之後，有兔子在廟堂上行走。兔是野生的動物，却來到宗廟的廟堂，没有什麽比這更不祥了。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雍州貢送六足獐，刺史武陵王上表稱之爲吉祥的徵兆。這是毛蟲之孽。

宋順帝昇明元年，三頭象穿過蔡洲，糟蹋稻穀，踐踏田野。

公孫淵家有犬頭戴幘身穿絳色衣服爬上屋頂，這是犬禍。屋頂上是極高、陽氣極盛之地。天儆戒說，公孫淵寡恩驕橫，目無君上，妄自尊大，如同狗戴帽子。公孫淵後來自立爲燕王，果然被魏滅亡。京房《易傳》說："君主行爲不正，臣子想要篡位，其妖異是狗到朝門。"

魏國侍中應璩在官舍值宿，突然看見一條白狗，問周圍的衆人，都説没有看見。過了一年，應璩死了。這接近於犬禍。

諸葛恪出征淮南回到京城，將赴朝會，犬叼

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着他的衣服往後拉。諸葛恪說："犬不想要我走嗎?"因此返回坐着。一會兒，諸葛恪又起來準備出發，犬又叼着他的衣服不讓他走。諸葛恪就命人趕走犬。他於是登車入朝，就此被害。

晋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

晋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條犬，用鼻子在地上行走了三百餘步。

晋惠帝元康中，吴郡婁縣民家聞地中有犬聲，掘視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宿昔失所在。元帝太興中，吴郡府舍又得二物頭如此。其後太守張茂爲吴興兵所殺。案《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同實而異名也。

晋惠帝元康年間，吴郡婁縣有個百姓在家中聽到地下有犬吠的聲音，於是掘開地面來看，找到雌犬雄犬各一條。百姓把犬放回窟窿中，用磨盤石覆蓋在洞口上，第二天就不知犬到什麽地方去了。元帝太興年間，吴郡官府房舍中又找到這樣的兩條犬。這以後吴郡太守張茂被吴興軍士殺死。按，《夏鼎志》說："掘地得狗名叫賈。"《尸子》說："地中有犬，名叫地狼。"實際上是同樣的東西，但名稱不同。

晋惠帝永興元年，丹陽内史朱逵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逵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晋惠帝永興元年，丹陽内史朱逵家中一條犬生下三隻小犬，三隻小犬都没有頭。後來朱逵被揚州刺史曹武殺死。

晋孝懷帝永嘉五年，吴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

晋孝懷帝永嘉五年，吴郡嘉興張林家的狗突然像人似的説話。狗說："天下人餓死。"

晋安帝隆安初，吴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出覘之者，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吴會。

晋安帝隆安初年，吴郡地區狗常常夜間聚在高橋上吠叫。百姓家的狗數量有限，而從狗吠聲判斷，狗很多。有人夜晚出來察看，説是一條狗有兩三個頭，頭都向着前方亂吠叫。没有多久，孫恩給吴會帶來戰亂。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群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萬衆咍㑯，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

桓玄將被拜授楚王，已經設置好拜席，群官陪座入位，桓玄還没入席，有狗來在桓玄席位上拉屎撒尿，等候桓玄入席的衆多人士，看到這種情况没有一個不感到驚怪。桓玄性情多疑而殘暴，最終還是没有人把這事説出來，衹是趕走狗、改换坐席而已。

宋武帝永初二年，京邑有狗人言。

宋武帝永初二年，京邑有狗像人似的説話。

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吴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如夫妻彌年。

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吴興東遷孟慧度家名叫蠻的婢女常年與狗通好，形同夫妻。

孝武孝建初，顔竣爲左衛，於省内聞犬子聲在地中，掘焉得烏犬子。養久之，後自死。

孝武帝孝建初年，顔竣任太子左衛率，在宫省聽到地下有犬子聲，掘地尋找，找到一條黑犬子。顔竣養了它很久，後來這黑犬子自己死去。

明帝初，晉安王子勛稱僞號於尋陽，柴桑有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

明帝初年，晉安王劉子勛在尋陽建立僞王朝，柴桑有狗與女人交媾，三天不分離。

明帝泰始中，秣陵張僧護家犬生豕子。

明帝泰始年間，秣陵張僧護家犬生養出小猪。

白眚白祥

晉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宫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爐形，後如傴人，盤薄不可掘。案劉向説，此白眚也。明年，宫車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人爲天下雄。"此近之矣。

晉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宫西邊宜秋里有石頭從地裏長出來，開始長到三尺高，像香爐的形狀，後來變得像個曲背彎腰的人，盤曲延伸，挖掘不出來。據劉向説，這是白眚。第二年，皇上駕崩，王室開始發生騷亂，朝廷最終因爲動亂而敗亡。京房《易傳》説："石頭立起來像人，預示庶人成爲天下的豪雄。"這事和京房所説的相近。

晉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眚也。孫盛以爲民勞之異。是後胡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方鎮屢革，邊戍仍遷，皆擁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擾動，民以疲怨。

晉成帝咸康初年，地上生出毛，這接近於白眚。孫盛認爲是百姓勞苦而出現的妖異。這以後胡人之國被滅，中原歸服，將相都向往中原。於是鎮守一方的軍事長官屢屢變换，戍邊將領頻頻遷調，他們遷動時都帶領自己的私家軍隊，往往都有幾萬人，其間還有征戰討伐，徵發役夫，徵收賦税，勞役不斷，没有哪年能够寧静，天下驚擾騷動，百姓疲憊怨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咸康三年六月，地上生出毛。

晉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賊攻襄陽，圍彭城，向廣陵，征戍仍出，兵連不解。

晉孝武帝太元二年五月，京城地上生出毛。到太元四年，氐賊進攻襄陽，圍攻彭城，直趨廣陵，朝廷頻頻出動軍隊征伐戍守，戰事連年不得停息。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苻堅滅後，經略多事。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城地上長出毛。這時苻堅被滅，邊州多事。

太元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太元十七年四月，地上生出毛。

晉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晉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日，地上生出毛，有的白，有的黑。

晉安帝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襲，交戰者數矣。

晉安帝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上生出毛。這以後江陵被襲擊，屢屢發生戰事。

晉安帝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

晉安帝義熙三年三月，地上生出白毛。

義熙十年三月，地生白毛。明年，王旅西討司馬休之。又明年，北掃關、洛。

義熙十年三月，地上生出白毛。第二年，朝廷軍隊西進征討司馬休之。又後一年，朝廷軍隊北進掃蕩關、洛。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按《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民，惟星隕於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爲石陰類，又白祥，臣將危君。是後司馬氏得政。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温及河陽各二。

太康六年正月，隕石于温三。

晉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咸和九年正月，隕石于凉州。

吴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按京房《易傳》曰："庶士爲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干寶以爲孫晧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晉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晉惠帝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晉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冰入建業。"

晉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是時益州刺史皇甫晏冒暑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因衆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占皆應也。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日，在壽光落下了隕石。據《左氏傳》，隕石就是星。劉歆解釋說："百姓想到星在宋隕落，象徵宋襄公將在諸侯中稱霸却没有好的結果。"秦始皇在位時出現隕石。班固認爲，石是屬陰類的東西，落下隕石正是白祥，預示臣將危害君。這以後司馬氏掌握了魏的大權。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日，在温和河陽各落下兩塊隕石。

太康六年正月，在温落下三塊隕石。

晉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在肥鄉落下一顆隕星。

咸和九年正月，在凉州落下隕石。

吴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一塊大石自己立起來。按，京房《易傳》說："石自立，是平民要成爲天子的徵兆。"他解釋說："石立在山上，預示同姓平民要做天子。石立在平地上，預示異姓平民要做天子。"干寶認爲，孫晧本是承繼衰敗的世家，却得到帝位，正是石立於山的應驗。有人說石自立於山是孫休被立爲帝的徵兆。

晉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宜年里長出塊石頭。

晉惠帝永康元年，襄陽郡上書說得到一塊會鳴叫的石頭，撞擊這石頭，聲音可傳到七八里遠的地方。

晉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塊大石在湖面上漂浮了二百步然後登上岸。百姓驚慌喧鬧，奔走相告說："石來了！"干寶說："不久，石冰侵入建業。"

晉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天降白毛。這是白祥。這時益州刺史皇甫晏冒着暑熱討伐汶山胡，他手下從事何旅堅持勸諫，皇甫晏不聽從。牙門官張弘等人趁着軍衆的怨怒，誣告皇甫晏圖謀叛逆，害死了皇甫晏。京房《易傳》說："前樂後憂，其妖異是天降羽毛。"又說："邪人進用，賢人奔逃，天降羽毛。"京房的《易妖》說："天降毛羽，貴人出走。"三種預測都得到了應驗。

晋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洪範》，則白祥也。

晋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司馬冏組織討逆義軍。軍中有一個從襄城繁昌縣來的小孩，年紀是八歲，頭髮身體都是白色，很會占卜。據《洪範》，這就是白祥。

晋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尺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爲瑞。然論者皆云馬而無齒，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爲汲桑所殺，而晋室遂亡。

晋車騎大將軍東嬴王司馬騰從并州遷調鎮守鄴，途中駐扎在真定。當時積雪很久，而正當門前的幾尺見方的地面積雪却全都溶化，司馬騰感到奇怪，就命人挖掘這塊地，得到一枚高一尺左右的玉馬，牙齒殘缺。司馬騰認爲馬是國姓，於是把玉馬向皇上貢送以作爲祥瑞。但是分析這事的人都説，馬齒殘缺，就不能進食，這是出現災異的凶兆，是預示衰亡的徵兆。根據推測，這是白祥。這以後司馬騰被汲桑殺死，而晋室從此衰亡。

宋文帝元嘉中，徐湛之爲丹陽尹。夜西門内有氣如練，西南指，長數十丈。又白光覆屋，良久而轉駃乃消。此白祥也。

宋文帝元嘉年間，徐湛之任丹陽尹。一天夜晚西門内冒出一股氣，形同白練，直指西南，有數十丈長。又有白光覆罩在屋頂上，過了很久快轉幾圈纔消失。這是白祥。

前廢帝景和元年，鄧琬在尋陽，種紫花皆白，白眚也。

前廢帝景和元年，鄧琬在尋陽的時候，他種下去的紫花全都變白，這是白眚。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榻受符吏石虎項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魏齊王正始末年，河南尹李勝修治廳堂，有根小木料從屋頂上飛速墜落下來，正擊中受符吏石虎的頸項，把頸打斷了。這是木沴金的災異。李勝在這事之後不過十天就遭受敗亡之禍。

晋惠帝元康八年三月，郊禖壇石中破爲二。此木沴金也。郊禖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而自毁，太子將危之妖也。明年，愍懷廢死。

晋惠帝元康八年三月，郊禖壇石從中間裂分爲二。這是木沴金的災異。郊禖壇，是求子的神壇，無緣無故自己毁壞，這是太子將受危害的妖異。第二年，愍懷太子被廢黜後又被害死。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八月，以疾還，是月薨。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剛從石頭出發，銅鉦和鼓無緣無故自己破了。這是木沴金的災異。天儆戒説，謝安空有謀劃國家大事的名聲，最終也没有見到實效，銅鉦和鼓不能使用就是這種情況的象徵。這年八月，謝安因病回京，當月就去世。

宋書卷三十二

志第二十二

五行(三)

《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裸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裸蟲，劉歆傳以爲羽蟲。

《五行傳》說：“廢棄法律，放逐功臣，殺死太子，以妾爲妻，那麽就會出現火不炎上的現象。”這是説火失其本性而造成災害。又說：“眼光不明，這就叫做不哲。它的罪過是知罪而不罰，給它的懲罰是長期乾旱炎熱，給它的懲處是災害。有時出現草木異常的妖孽，有時出現裸蟲之孽，有時出現怪異之羊的災禍，有時出現目痾，有時出現赤眚、赤祥。惟水克火。”裸蟲，劉歆解釋，認爲是羽蟲。

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爲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爲妃。及即位，不以爲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女，是爲悼皇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爲妻之罰也。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發生火災。當初，明帝還是平原王的時候，娶河南虞氏爲妃。到即位爲帝，他不以虞氏爲后，改立所娶的典虞車工隸卒毛嘉之女爲后，這就是悼皇后。悼皇后本來地位卑賤，不應當立爲皇后。火災就是對以妾爲妻的懲罰。

魏明帝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宫鞠室災。

魏明帝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宫鞠室發生火災。

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于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唯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

青龍二年四月，崇華殿發生火災，延燒到南閣。修復之後，到三年七月，這殿又發生火災。明帝問高堂隆：“這是什麽災禍？在禮上有祈禱求福消災的方法嗎？”高堂隆回答説：“災變發生，都是用以表示警戒的方式。衹有遵循禮法，整飭德政，可以制服災變。《易傳》説：‘上不行節儉，下不遵節度，孽火燒其室。’又説：‘君主加高他的樓臺，天火降災。’這是説君王衹知道修飾宫室，不知百姓財力空竭，所以上天用旱災作這種行爲的應驗，火災先從高殿燒起。據以前

臺榭宫室爲誡。今宜罷散民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萐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爲名。多棄法度，疲民逞欲，以妾爲妻之應也。

的事驗證，災火發生，都在臺榭宫室，以示儆戒。現在應當停止徵役，遣散役夫，全力實行節制，厲行儉約，清掃受災的地方，不再在這地方營造宫殿。預示吉祥的神草萐莆和吉祥禾苗，一定會在這地方長出，以酬報陛下虔誠恭敬的德行。”魏明帝不聽從。於是重修崇華殿，改稱九龍殿。郡國先後呈報龍出現一共九次，所以用“九龍”爲殿名。火災正是多次廢棄法度，使百姓疲憊勞苦以逞己私欲、以妾爲妻的應驗。

吴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内殿。案《春秋》魯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以爲天意欲使定公誅季氏，若曰去其高顯而奢僭者也。漢武帝世，遼東高廟災，其説又同。今此與二事頗類也。且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秉政，而矜慢放肆，孫峻總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民，峻授政於綝，綝廢亮也。或曰孫權毁徹武昌，以增太初宫，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宫。”

吴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發生火災。改建端門，火災又在内殿發生。考察《春秋》記載，魯國雉門及兩觀發生火災。董仲舒認爲這是天意要使魯定公誅除季氏，如同説要除去權勢貴盛而又奢費僭越的人。漢武帝時代，遼東高廟發生火災，董仲舒的解説又相同。現在端門火災同這兩件史實十分類似。况且，門是號令發布的地方，殿是聽政治政的地方。當時諸葛恪掌政，但他却驕矜傲慢，放縱妄爲；孫峻總領禁軍，而陰險殘忍最終顯露。武昌是孫氏稱帝的發迹之地，上天儆戒説，應當除去首要的權貴之臣。諸葛恪果然戰敗喪師，殄害百姓，孫峻把政權交給孫綝，孫綝後來廢黜孫亮。有人説孫權毁損武昌，擴建太初宫，諸葛恪有遷都的打算，因此改建門殿，辦事與時令不合，所以遭受火災。京房《易傳》説：“君主不考慮道義，其妖異是火燒宫殿。”

吴孫亮太平元年二月朔，建業火。人火之也。是秋，孫綝始秉政，矯以亮詔殺吕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棄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吴孫亮太平元年二月初一，建業起火。是人放的火。這年秋天，孫綝開始掌政，假稱孫亮詔命殺死吕據、滕胤，第二年，又擅自作主殺死朱異。火災是對廢棄法律、逐除功臣罪行的懲罰。

吴孫休永安五年二月，白虎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韋昭、盛冲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爲使，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吴孫休永安五年二月，白虎門北樓發生火災。永安六年十月，石頭小城起火，延燒西南一百八十丈遠。這時候嬖人張布獨攬國家大權，幹了很多違背禮法的事，而韋昭、盛冲終被排斥，不受任用，又派察戰等官員作使者，驚擾所到各州郡，致使交趾發生叛亂。火災就是這些情况帶來的災禍。

吴孫晧建衡二年三月，大火，

吴孫晧建衡二年三月，起大火，延燒一萬

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案《春秋》，齊火，劉向以爲桓公好内，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晧制令詭暴，蕩棄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宫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者又多矣。故有大火。

餘家，死了七百人。根據《春秋》，齊國曾大火，劉向認爲，這是齊桓公喜歡女色，聽信女人的話、妻妾頻頻更换的罪過。孫晧的法制詭詐而又殘暴，丢棄法度，功臣名士，很多人被他斥退誅殺。後宫有萬餘人，寵姬干求請托，屢屢得以成功，後宫中得到隆厚的恩寵而身佩皇后璽印的嬪妃有很多。所以出現大火。

晋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臨商觀窗。

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月庚辰，含章鞠室、脩成堂前廡、丙坊東屋、煇章殿南閣火。時有上書者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并在大位。天變屢見，竊爲陛下憂之。"楊珧由是乞退。是時帝納馮紞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宫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晋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日，地震造成火災，從西閣、楚王居住的坊，燒到臨商觀窗户。

太康十年四月癸丑日，崇賢殿發生火災。十月庚辰日，含章殿鞠室、脩成堂前廡、丙坊東屋、煇章殿南閣起火。當時有人上書説："漢代王氏五兄弟爲侯，相繼被任用，現在楊氏弟兄三人爲公，都處在高位。天變屢屢出現，我替陛下爲此擔憂。"楊珧因此自己請求讓位。當時皇帝接納馮紞的離間之言，没有充分發揮張華的治國才能；聽信楊駿的讒言，疏遠了衛瓘這樣的忠直之臣。火災是對棄逐功臣的懲罰。第二年，皇上駕崩。這以後楚王憑藉暗中送來的詔書，殺害汝南王司馬亮、衛瓘兩位大臣，自己也難逃一死。地震，所居之坊發生火災，又正是天意吧。

晋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固守，然後救災。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履，漢高斷白蛇劍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閻纂皆曰，武庫火而氐、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矣。

晋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日，武庫起火。張華懷疑有人作亂，先加强守備，然後纔去救火。因此歷代的珍奇寶物，王莽的頭顱，孔子的履，漢高祖斬白蛇的劍以及可供二百萬人使用的軍械，一下子全都燒光了。這以後愍懷太子被殺，火災是對殺太子的罪過的懲罰。天儆戒説，設立關隘，擊柝巡邏，是固守國家的辦法；儲積兵器，是防備意外事故的措施。現在朝廷將要傾覆，國家將要敗亡，禁軍没有使用的兵器，朝廷又將怎樣保衛。皇帝不醒悟，最終丢失了天下，災異就是這罪過的應驗。張華、閻纂都説，武庫起火，氐、羌反叛，太子被廢黜，那天下形勢可想而知了。

元康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謐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絶。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張華又

元康八年十一月，高原陵起火。這時候賈后凶殘恣肆，賈謐獨攬朝政，惡貫滿盈，應當誅滅他們。天儆戒説，臣下、妻妾不守臣道、婦道，即使親貴也不能庇護，就應當下决心誅殺他們，就像我燔燒高原陵一樣。皇帝昏聵懦弱，張華又

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與謐誣殺太子也。干寶云："高原陵火，太子廢，其應也。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不采納裴頠、劉卞的計謀，所以賈后終於和賈謐合謀誣陷殺害太子。干寶說："高原陵起火，太子被廢就是其應驗。漢武帝時代，高園便殿起火，董仲舒的對答與這預測相同。"

晉惠帝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宫，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太安二年，后父玄之以成都之逼，憂死。永興元年，成都遂廢后，處之金墉城，而殺其叔父同之。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末還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

晉惠帝永康元年，惠帝娶皇后羊氏。羊后將入宫的時候，衣服中突然有火，衆人都感到奇怪。太安二年，羊后之父羊玄之因爲受到成都王的威逼，憂懼而死。永興元年，成都王廢黜羊后，把她安置在金墉城，而殺死羊后的叔父羊同之。以後羊后又回來被立爲后，不久被廢黜，這樣反復了四次，又曾被下詔賜死，荀藩上奏表保全了羊后。雖羊后晚年還是在后位，但遭受的脅迫災禍，經歷的折磨屈辱，自古以來未曾有過。這是孽火的應驗。

晉惠帝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延崇禮闥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棄法律之應也。清河王覃入爲晉嗣，不終于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晉惠帝永興二年七月甲午日，尚書各官署起火，火勢延及崇禮闥及閣道。百揆總理國政，是聖王施行教化的根本，百揆官署起火，是王者丢棄法律的應驗。清河王司馬覃入朝成爲晉的嗣君，但在嗣君之位不得善終，尚書各官署起火是殺太子之罪帶來的懲罰。

晉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以爲己邑。都督力屈，嬰城自守，賊遂攻逼襄陽。此下陵上，陽失節，火災出也。

晉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起火，死去的有三千餘人。當時王如自稱大將軍、司雍二州牧，擁有四五萬軍隊，他攻占郡縣，收爲自己的屬邑。都督力量不足，據城自守，叛賊於是進逼襄陽。這是因爲下欺凌上，陽失去節度，所以火災出現。

晉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絶。班固所謂濫炎妄起，雖興師不能救之之謂也。干寶曰："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之災也。"

晉元帝太興年間，王敦鎮守武昌。武昌起火，王敦調動軍隊救火。在這裏撲救而另一個地方又起火，東西南北有數十處火勢相互呼應，好多天都不停息。這就是班固説的，蔓延的火，四處發生，即使動用軍隊也不能撲救。干寶説："這是身爲臣下却有僭越的行爲，是亢陽自大，驕横寡恩，失去節度帶來的災禍。"

晉元帝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都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晉元帝永昌二年正月癸巳日，京城起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起火，燒毁七千餘家，死一萬五千人。

晉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内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故有火

晉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城起火。當時王敦威逼欺侮朝廷，多行不遵禮義之事，朝廷内外、君臣上下，都懷有對王敦的怨恨。極陰生

災。與董仲舒說《春秋》陳火同事也。

晉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災石虎太武殿及兩廟、端門，光爛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是年四月，石虎死矣。其後胡遂滅亡。

晉海西太和中，郗愔爲會稽。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烟蔽天，不可撲滅。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風，火大起。是時桓温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太寧火同事。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正月，立國子學。學生多頑嚚，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有育才之名，無收賢之實。《書》云："知人則哲。"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丙申，螽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庫皆災。于時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云。

晉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

晉安帝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

元興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吴隱之閉城固守。是年十月壬戌夜，大火起。時民人避寇，盈滿城內。隱之懼有應賊，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燒蕩盡，死者萬餘人，因遂散潰，悉爲賊擒。殆與襄陽火同占也。

晉安帝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陽，所以有火災。這和董仲舒解說《春秋》中記載的陳國起火的事情相同。

晉穆帝永和五年六月，地震，石虎太武殿以及兩廟、端門都發生火災，火光映照天空，金石都被燒盡，火燒了一個多月纔熄滅。這年四月，石虎死去。以後胡最終滅亡。

晉海西公太和年間，郗愔任會稽太守。六月，大旱，并出現火災，大火延燒數千家，并延及山陰糧倉，燒去數百萬斛米。火焰遮蔽天空，無法撲滅。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城起大風，又起火，火勢大規模蔓延。當時桓温入朝掌政，存有欺凌主上之心，年幼的皇帝登位，人人擔憂害怕。這和太寧元年的起火原因相同。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正月，建立國子學。學生多頑劣愚惡，藉着風勢玩火，以致燒掉一百餘間房屋。以後國子學考核學生不嚴格，賞罰没有法規，空有育才之名，却没有起到收容賢者的實效。《書》中說："能够鑒察人的品行才能，纔可算是明哲。"國子學起火是不明哲懲罰的先兆。

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日，延賢堂發生火災。丙申日，螽斯、則百堂以及客館、驃騎庫都發生火災。當時朝廷多有弊政，衰敗的徵兆天天出現。不明哲的罪過，都有具體的表現，宰相不省悟，最終導致動亂和衰亡。

晉安帝隆安二年三月，兩艘龍舟發生火災。這是水克火之災。

晉安帝元興元年八月庚子日，尚書私舍衙署起火。

元興三年，盧循攻打廣州，刺史吴隱之閉城固守。這年十月壬戌日夜晚，廣州城内起大火。當時爲躲避賊寇，百姓逃進廣州的很多，充滿全城。起火之後，吴隱之擔心有人作賊寇的內應，衹是部署軍兵，嚴密防守，不先去救火，因此官舍房屋焚燒一空，死一萬餘人，廣州城守軍也就因此潰敗，全部被賊寇擒獲。這大概和襄陽城起火是同樣的應驗。

晉安帝義熙四年七月丁酉日，尚書殿中吏部官署起火。

義熙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吴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絶。王弘時爲吴郡，白日在聽事上，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徑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復大發。弘知天爲之災，不罪火主。

義熙十一年，京城所在的地區火災大規模出現，吴郡境内特别嚴重。防範火災措施很嚴，但火災還是不能禁絶。王弘當時任吴郡太守，白天坐在廳堂上，他見到天上有一赤色的東西下來，形狀如同題表官號的信幡，直落到路南一百姓家的屋上，火立即又再燒起來。王弘知道這是上天降下的火災，不怪罪首先起火的那家人家。

宋文帝元嘉五年正月戊子，京邑大火。

宋文帝元嘉五年正月戊子日，京城起大火。

元嘉七年十二月乙亥，京邑火，延燒太社北墻。

元嘉七年十二月乙亥日，京城起大火，延燒太社北墻。

元嘉二十九年三月壬午，京邑大火，風雷甚壯。

元嘉二十九年三月壬午日，京城起大火，風疾雷猛。

後廢帝元徽三年正月己巳，京邑大火。

後廢帝元徽三年正月己巳日，京城起大火。

元徽三年三月戊辰，京邑大火，燒二岸數千家。

元徽三年三月戊辰日，京城起大火，焚燒江兩岸數千家房屋。

恒燠

庶徵之恒燠，劉向、班固以冬亡冰及霜不殺草應之。京房《易傳》又曰："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

各種徵候中的恒燠，劉向、班固認爲冬天不結冰、降霜却凍不死草是它的應驗。京房《易傳》又説："如出現恒燠，夏天就會因暑熱而死人，冬天植物會開花結果。"

吴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民凋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説桃李寒華爲草妖，或屬華孽。

吴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開花。孫權在世時，政令煩苛，賦税繁重，百姓苦於勞役，民生凋敝。孫亮繼位時諸葛恪纔開始輔佐孫亮處理政事，他除去刺探官事民情的校事官之職，寬宥欠債之人，撤關卡和橋梁的税卡，崇尚寬厚之政。九月桃李開花就正是舒緩之政的應驗。一説桃李在寒冷季節開花是草妖，有人説是屬花孽。

魏元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自高貴弒死之後，晋文王深樹恩德，事崇優緩，此其應也。

魏元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開花。從高貴鄉公被弑之後，晋文王厚樹恩德，事事提倡寬厚。這桃李十月開花就是寬緩之政的應驗。

晋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舒緩之應也。

晋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開花。當時簡文帝輔佐皇上，主持政事，事事寬鬆簡略。桃李十二月開花就是舒緩之政的應驗。

宋順帝昇明元年十月，於潜桃、李、柰結實。

宋順帝昇明元年十月，於潜的桃、李、沙果都結出果實。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

魏武帝在洛陽，將起建始殿，伐濯龍祠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也。是歲，魏文帝黄初元年也。

陽，將要起造建始殿，砍伐濯龍祠的樹，樹身上流出血來；又挖掘梨樹準備移種，樹根受傷後也流出了血。魏武帝忌諱這事，於是生病，當月就駕崩。這是草妖，又是赤祥。這一年，是魏文帝黄初元年。

吴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趾有稗草化爲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吴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趾有稗草變成稻。從前三苗將要滅亡，五穀互變。這是草妖。這以後孫亮被廢黜。

蜀劉禪景耀五年，宫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與之言，乃書柱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蜀劉禪景耀五年，宫中大樹無緣無故自己折斷。譙周爲這事憂慮，但没有人能與其談論這事，於是就在屋柱上寫道："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這話是説，曹魏的曹，意思是衆；曹魏的魏，意思是大；衆而大，天下將會集在曹魏；具而授，全都交出去了，蜀怎麽還能有再立爲帝的人呢？蜀果然被滅亡，正如譙周所言。這是草妖。

吴孫晧天璽元年，吴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吴尋亡，而九服爲一。

吴郡臨平湖從漢末就已堵塞，吴孫晧天璽元年一天夜晚，臨平湖忽然豁開，没有雜草。年長的人相互傳説：這湖堵塞，天下動亂；這湖豁開，天下太平。吴不久就滅亡，全國各地得以統一。

吴孫晧天紀三年八月，建業有鬼目菜生工黄狗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蕒菜生工吴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緑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菜作平慮。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干寶曰："明年晋平吴，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黄狗者，吴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黄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托黄狗之家，黄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吴孫晧天紀三年八月，在建業，有鬼目菜長在工匠黄狗家，依附攀緣在棗樹上，長一丈餘，莖寬四寸，厚三分。又有蕒菜長在工匠吴平家，高四尺，形狀如同枇杷，上圓，徑一尺八寸，下莖寬五寸，兩邊長出緑色的葉。朝廷派人在東觀查考圖籍，鬼目菜稱作芝草，蕒菜稱作平慮。於是命黄狗爲侍芝郎，吴平爲平慮郎，都是銀印青綬。干寶説："第二年晋平定吴，王濬正在平渚停船，姓名地名都和菜名相符，菜的出現是王濬平吴的徵兆。和黄狗發生關係，是因爲吴憑藉土德承繼了漢的天運，所以開國初年有黄龍出現的祥瑞，到了它的末年，而有鬼目菜出現的妖異，寄托在黄狗家中，黄的顔色没有改變，而黄龍與黄狗的貴賤却懸殊很遠。這是天道精微的應驗。"

晋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晋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境内竹開花，花爲紫色，結出的果實似麥，外面皮是青色，中間是赤白色，味甘甜。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爲墟也"。是後孫秀、張林尋用事，遂至大亂。

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丁巳，立皇孫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倫篡位，鴆殺臧。此與愍懷同妖也。

永康元年四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柏。是月，張華遇害。

晉孝懷帝永嘉三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民謂之桑林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逼，司馬越無衛上國之心，四年冬，委而南出，至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庶人，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尸。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尋没。桑哭之應也。

永嘉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偃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其後徐馥作亂。此草妖也，郭以爲木不曲直。

永嘉六年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懷帝不終其祚，元帝由支族興之應也。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日，有桑樹從東宮西廂中長出來，每天長一尺多；甲辰日，桑樹枯死。這和殷帝太戊時的妖異相同。太子不能領悟這妖異的警示，所以被廢黜殺害。班固稱這種現象是"野生的樹却生在朝廷裏猛長，是因爲小人將要突然地居於大臣之位，使國家受危害，這預示朝廷將要變爲丘墟"。這以後不久，孫秀、張林把持朝政，於是招致大亂。

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丁巳，立皇孫司馬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日，司馬臧進東宮。桑樹又從西廂長出來。第二年，趙王司馬倫篡位，用毒酒毒殺司馬臧。這和愍懷太子在東宮時妖異相同。

永康元年四月，壯武國有桑樹變爲柏樹。這個月，張華遇害。

晉孝懷帝永嘉三年冬，項縣有桑樹發出聲音，聲音如同解鋸木材，百姓稱之爲桑林哭。據劉向說，桑的諧音是喪，又發出哭聲，不吉祥到了最厲害的程度。當時京城空虛，胡寇一次又一次進逼，司馬越没有效忠皇上保衛國家之心，永嘉四年冬，他棄城南逃，到永嘉五年春，司馬越死在項縣。石勒攔截司馬越的部衆，包圍起來用箭射，王公以下直到百姓，共有十幾萬人被殺死，胡寇又剖開司馬越的棺木焚燒他的尸骨。這次大敗之後，皇室南遷，中原人士無處請命效忠，洛京不久就失陷。這就是桑哭的應驗。

永嘉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互相糾纏着生長，形狀如同連理樹。這以前，郭景純爲延陵偃鼠的事占卜，得到六十四卦之一的《臨》之《益》卦，説："以後將有妖樹長出，像瑞樹却不是瑞樹，是辛螫之樹。如若有這種妖異出現，東南數百里處一定有造反叛亂的人。"以後徐馥發動叛亂。這是草妖，郭景純認爲是木不曲直的妖異。

豫章郡有樟樹枯死很久，永嘉六年七月，這枯死的樟樹突然又長得繁茂。這和漢代昌邑王國社中的枯樹復活是同樣的徵兆。晉懷帝不能始終守住帝位，而元帝本是皇室支族却能勃然興起，繼承帝業，這正是枯樹復活的應驗。

晋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漢哀、靈之世，并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人面而已，故其變亦輕。

晋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有樹長得如同人面。以後王敦發兵叛亂，但最終失敗。漢代哀帝、靈帝之時，也都有這種妖異出現，而那時妖樹人的形貌全都具備，所以那時出現的禍害也就大。現在妖樹衹長得像人面，所以禍害也較輕。

晋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倒地六載，是月忽復起生。咸和九年五月甲戌，吴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爲吴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吴郡爲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吴地，象見吴邑雄舍，又天意也。

曲阿有棵柳樹倒在地下已經六年，晋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日，這棵柳樹忽然又立起來，復活了。咸和九年五月甲戌日，吴雄家有棵死去的榆樹，忽然因爲一場大風雨而復活。這和漢代上林苑中折斷倒地的柳樹忽然立起復活是同樣的徵兆。起初，康帝被封爲吴王，在這時雖然改封爲琅邪王，而吴郡仍然是他的封邑。死樹復生，正是康帝越過嫡長子而爲帝的徵兆。曲阿以前也是吴地，而徵兆在吴邑吴雄家出現，又是天意。

晋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脩明家有死栗樹，是日忽起生。時孝武年四歲，而簡文居蕃，四海宅心。及得位垂統，則祚隆孝武。識者竊曰西昌脩明之祥，帝諱實應之矣。是與漢宣帝頗同象也。

晋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日，廬陵西昌縣脩明家有棵死栗樹忽然復活。當時孝武帝年僅四歲，而簡文帝居於藩臣之位，天下民心都寄托在他身上。到簡文帝登上帝位，傳下帝業，晋朝基業在孝武帝時很隆盛。孝武帝名曜，字昌明。有見識的人私下説，西昌脩明的祥瑞，孝武帝的名諱實在與之相應。這事和漢宣帝時的徵兆頗爲相同。

晋海西太和元年，凉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此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是後張天錫降氐。

晋海西公太和元年，凉州一棵楊樹上長了松樹。上天儆戒説，松樹枝葉不會凋敗，而楊樹是柔弱的樹。松樹長在楊樹上，這是本應長久的帝業，將要處在危急敗亡的險境中。以後張天錫向氐投降。

晋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同樂縣枯木斷折，忽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專，木仆反立。"是時治道方僻，多失其正。其後張夫人專寵，及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同樂縣一棵斷折的枯樹，忽然自己立起來，折斷的枝莖也連接起來。京房《易傳》説："丢棄正道，行邪僻之事，出現的妖異就是樹木折斷後自己又連接起來。妃后有專房之寵，出現的妖異就是樹木仆倒却又自己立起來。"這時候施政邪僻，多失正道。以後張夫人有專房之寵，皇帝駕崩之後，萬民都歸咎於張氏。

晋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界生竹實如麥。

晋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州境内竹子長出果實，形狀似麥。

晋安帝義熙二年九月，揚州營

晋安帝義熙二年九月，揚州營揚武將軍手

揚武將軍營士陳蓋家有苦蕒菜，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此殆與吴終同象也。

下的士兵陳蓋家中長出苦蕒菜，莖高四尺六寸，寬三尺二寸。這大概與吴國滅亡時吴平家中長出蕒菜是同樣的徵兆。

義熙中，宫城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草妖也。蒺藜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宫墻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拱默不能聽政，雖居宸極，猶若空宫，雖有御道，未嘗馳騁，皆生蒺藜若空廢也。

義熙年間，宫城墻上、專供皇上車駕通行的御道左右都長出蒺藜。這是草妖。蒺藜有刺，不能踩在上面行走，長在宫墻以及御道上，正是上天儆戒説，帝主拱手沉默不能主政，雖然處在帝位，居住宫廷，還是如同帝位虚空，即使有御道，也未曾在道上駕車馳騁，所以都長出蒺藜，如同虚空、棄置。

義熙八年，太社生薰樹于壇側。薰於文尚黑，宋水德將王之符也。

義熙八年，太社壇側長出一棵薰樹。薰這個字的結構中强調黑，薰樹長在太社壇側，是具備水德的宋將要稱帝的徵兆。

羽蟲之孽

魏文帝黄初四年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案劉向説，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者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胡爲而至哉？其博舉天下俊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謂睹妖知懼者也。雖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井。"

魏文帝黄初四年五月，有鵜鶘鳥聚集在靈芝池。查核劉向的説法，這是羽蟲之孽，又屬青祥。文帝下詔説："鵜鶘鳥，就是詩人稱爲污澤的鳥。《曹詩》指責恭公疏遠君子，親近小人。現在莫非有賢能士人，還處在低下的地位吧，否則這鳥爲什麽來這兒呢？希望百官廣泛薦舉天下的俊德茂才之士，節操高尚、不隨俗浮沉的君子，以應曹人的指責。"於是楊彪、管寧之類的賢人，都被薦舉。這就叫做見到妖異而知道畏懼。即使這樣，文帝不能寬容正直誠實之人，而常常沉溺在偏袒私情之中。京房《易傳》説："屏退有德之人，其妖異是水鳥在京城居住區聚集。"

黄初末，宫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與商紂、宋隱同象。

黄初末年，宫中有燕生出鷹，嘴爪都是赤色。這和商紂王、宋隱公時的徵兆相同。

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鷇於衛國涓桃里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案劉向説，此羽蟲之孽，又赤眚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内。"其後晋宣王起，遂有魏室。

景初元年，在衛國涓桃里李蓋家，又有燕生出巨鷇。巨鷇形狀像鷹，鳥嘴像燕。查考劉向之説，這是羽蟲之孽，又屬赤眚。高堂隆説："這是魏室出現的大的妖異，應當防止勇猛的武臣在蕭墻之内作亂。"以後晋宣王崛起，最終掌握了魏室大權。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鶖鳥集鄴宫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鶖鳥在鄴宫文昌殿後池中聚集。第二年，魏武王去世。

魏文帝黄初三年，又集雒陽芳

魏文帝黄初三年，禿鶖鳥又在雒陽芳林園

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前世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年，明帝崩。

池中聚集。黄初七年，秃鶖鳥又聚集。這年夏天，文帝駕崩。景初末年，秃鶖鳥又在芳林園池中聚集。前代皇帝在位時，秃鶖鳥兩次聚集，國家就出現大喪，明帝忌諱這事。這一年，明帝駕崩。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餘。是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楚國烏鬥墮泗水粗類矣。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在江陽到江州之間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但不能到達對岸，有千餘隻鳥墮水而死。當時諸葛亮連年動用軍隊，志在吞并華夏，而最終死在渭南，他的計劃不能成功。他手下衆將互相争權，使軍隊受到很大損失。鳥向北飛而不能到達北岸，墮水而死，都是有所預兆的。諸葛亮最終不能跨過渭水，正是鳥墮水死的應驗。這和漢時楚國白烏與黑烏鬥而墮水死的事大體上相似。

魏明帝青龍三年，戴鵀巢鉅鹿人張臶家。臶博學有高節，不應袁紹、高幹之命，魏太祖辟亦不至，優游嘉遁，門徒數百，太守王肅雅敬焉。時年百餘歲，謂門人曰："戴鵀陽鳥，而巢于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咏，作詩一首，旬日而卒。按占，羽蟲之孽也。

魏明帝青龍三年，戴鵀鳥在鉅鹿人張臶家築巢。張臶博學，又有很高尚的節操，袁紹、高幹命他出仕，他不遵從，魏太祖徵召他爲官，他也不應召，隱居家中，悠然自得，幾百名門徒向他學習，太守王肅很敬重他。當時張臶年紀已有一百餘歲，他對門人説："戴鵀鳥屬陽鳥，而在門陰築巢，這是凶兆。"於是邊彈琴邊歌咏，并寫了一首詩，十天之内就去世了。根據應驗看，這是羽蟲之孽。

魏明帝景初元年，陵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宫室，而鵲來巢，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之象。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將有它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容動色。

魏明帝景初元年，陵霄閣開始建造，就有鵲在它上面築巢。鵲體顔色是白黑相雜。這是羽蟲之孽，又屬白黑祥。明帝向高堂隆問到這事，高堂隆回答説："《詩》中説：'惟鵲有巢，惟鳩居之。'現在開始建造宫室，而鵲却來築巢，這是宫室還没建成，自己就不能再居於其中的徵兆。上天的意思是説，宫室還没建成，將有别姓的人要控制駕馭你了，不能不慎重考慮這事。"於是明帝深受震動，臉色都變了。

吴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案劉歆説，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睹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

吴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隻烏銜着鵲墮落在東館。孫權命領丞相朱據焚鵲而祭。據劉歆的説法，這是羽蟲之孽，又屬黑祥。出現這種妖異，是對眼光不明、聽力不敏罪過的懲罰。當時孫權志得意滿，德行衰敗，聽信讒言，殘忍而喜歡殺人，孫權的兩個兒子，他手下的將相，都處在危險之中。孫權見到這妖異却不能醒悟，并

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鵲墮東館，又天意乎。

吴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宫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其死。

吴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大鳥五見于春申。吴人以爲鳳皇，明年，改元爲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治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案《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爲孽者非一，疑皆是也。

吴孫晧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

晉武帝泰始四年八月，翟雉飛上閶闔門。趙倫既篡，洛陽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匝以問人。積日，宫西有小兒見之，逆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小兒。至，又見之，將入宫，密籠鳥，閉兒户中。明日視，悉不見。此羽蟲之孽，又妖之甚者也。

趙倫篡位，有鶉入太極殿，雉集東堂。按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鶉、雉同日集之者，天意若曰，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其此之謂乎。昔殷宗感雉雊，

且用火來焚燒妖物，真是不明道理到了極點。第二年，太子孫和被廢黜，魯王孫霸被賜死，朱據被貶職，陸議因爲憂懼而死，就是這一妖異的應驗。東館是主管教化的官府，鵲墮死在東館，又是天意吧。

吴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孫和爲南陽王，把他發遣到長沙。有鵲在孫和船隻的帆檣上築巢。孫和任太子時的屬官聽説這情形，都憂愁哀傷，認爲帆檣的頂端容易傾側，處境危險，鵲在帆檣上築巢不是久安的徵兆。此後孫和果然被害死。

吴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五隻大鳥在春申出現。吴人認爲是鳳凰，第二年，就把年號改爲五鳳。漢桓帝時出現五色大鳥。司馬彪説：“政治衰敗，缺少德政，没有理由招致鳳凰，這衹是羽蟲之孽罷了。”孫亮没有德政，孫峻驕横殘暴正厲害，這時大鳥出現和漢桓帝時的五色鳥是同樣的事。查考《瑞應圖》，大鳥形似鳳凰而實際是妖孽的不止一種，恐怕漢桓帝時的大鳥和孫亮時的大鳥都是這種妖孽。

吴孫晧建衡三年，西苑説是鳳凰聚集其上，據此而更改年號爲鳳皇。這事和孫亮時的事相同。

晉武帝泰始四年八月，翟雉飛上閶闔門。趙王司馬倫篡位之後，在洛陽抓獲一種奇怪的鳥，没有人能説出這種鳥的名稱。司馬倫派人拿着鳥出去，在城裏轉着圈向人問鳥名。很多天之後，宫西有個小孩子見着鳥，迎上去自己説道：“服留鳥翳。”拿鳥的人就返回去報告司馬倫。司馬倫派人再去尋找小孩。到宫西，又見到那個小孩，就把他帶入宫中。司馬倫命人用密籠裝着鳥，把小孩關在房中。第二天去看，鳥和小孩都不見了。這是羽蟲之孽，是妖孽中最爲凶惡的。

趙王司馬倫篡位，有鶉飛進太極殿，野鷄棲息在東堂。按，太極殿、東堂，是天子朝享聽政的場所，而鶉、野鷄同一天棲息在這兩個地方，上天的意思是説，司馬倫不應當居天子位。《詩》中説“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這大概就是指的這種情況吧。從前

懼而修德，倫睹二物，曾不知戒，故至滅亡也。

殷高宗因野雞登鼎耳而鳴有所感觸，於是懼而施行德政，司馬倫看到鶉和野雞飛進殿堂，竟然不知道戒懼，所以最終被誅滅。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鵝出，蒼色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淵、石勒相繼擅華，懷、愍二帝淪滅非所。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面沉陷，有鵝從下陷的地裏出來，蒼色的鵝飛起來直衝青天，白色的鵝就停留在那個地方。這是羽蟲之孽，又屬黑白祥。董養說："步廣里就是周時的狄泉，是盟會之地。白，是五行中金的顏色，蒼是胡的象徵，這種徵兆預示的事情豈能說清楚。"以後劉淵、石勒相繼占據華夏，懷帝、愍帝兩個皇帝淪爲囚虜，死非其所。

晉孝懷帝世，周玘家有鵝在籠中，而頭斷籠外。玘亡後家誅。

晉孝懷帝時代，周玘家有隻鵝在籠中，而頭斷在籠外。周玘死後他全家被殺。

晉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閏月戊子，帝崩。後有蘇峻、祖約之亂。

晉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日，有兩隻蒼黑色的鳥，翼展開後寬有一丈四尺。其中一隻栖息在司徒府，人們把它射殺了；另外一隻栖息在集市北一人家的房子上，也被捕獲了。這是羽蟲之孽，又屬黑祥。閏八月戊子日，明帝去世。後來出現蘇峻、祖約之亂。

晉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鷗鳥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時庾亮苟違衆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室焚毀，化爲汙萊，其應也。

晉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隻鷗鳥栖息在殿庭。這又是白祥。當時庾亮隨意違背衆人的謀劃，將要徵召蘇峻入京，有言之不從的罪過，所以白祥事先出現。咸和三年二月，蘇峻果然發動叛亂，宮室被焚毀，化爲荒墟，這就是鷗鳥栖息殿庭的應驗。

晉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即位，此不永之祥也。後涉再期而帝崩。劉向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張瓘在涼州正朝，放隹雀諸鳥，出手便死；左右放者悉飛去。

晉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白鷺栖息在殿屋上。當時康帝剛剛即位，白鷺在殿屋出現是在位時間難以長久的徵兆。後來過了兩年而康帝去世。劉向說："野鳥飛進來栖息，宮室將空。"張瓘在涼州時，正月初一爲各種鳥雀放生，張瓘放的鳥出手就死，而他左右隨從放出手的鳥全都飛走。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正月，鵲巢太極東頭鴟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此殆與魏景初同占。學堂，風教所聚；西門，金行之祥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正月，鵲在太極殿東邊屋頂裝飾上築巢，又在國子學堂西頭屋頂築巢。太元十八年，東宮剛建成。十九年正月，鵲又在東宮西門築巢。這大概和魏景初年間鵲在陵霄閣上築巢的事是同樣的徵兆。學堂，是聚集學生進行教育的地方；西門，是五行中金的象徵。

晉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

晉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守壽陽。

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群烏集竈，競來啄啖，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烏鵲，餘者因共啄狗即死，又啖其肉，唯餘骨存。五年六月，猗死。

朱猗家的婢女煮飯，忽然有一群烏鵲飛集竈上，競相來啄食米飯，婢女趕也趕不走。有條獵狗咬死了烏鵲，剩下的烏鵲就一起飛來啄狗，當場就把獵狗啄死了，又啄食狗肉，吃得衹剩下骨頭。義熙五年六月，朱猗死。

宋武帝永初三年，臨軒拜徐羨之爲司空，百僚陪位，有二野鸛集太極鴟尾鳴呼。

宋武帝永初三年，武帝在前殿授徐羨之爲司空，百官在陪位上，有兩隻野鸛栖息在太極殿屋頂裝飾上鳴叫。

少帝景平二年春，鸛巢太廟西鴟尾，驅去復還。

少帝景平二年春，鸛在太廟西邊屋頂裝飾上築巢，把它趕走後，不久又飛回來。

文帝元嘉二年春，有江鷗鳥數百，集太極殿前小階内。明年，誅徐羨之等。

文帝元嘉二年春，有數百隻江鷗鳥，在太極殿前小臺階裏聚集栖息。第二年，朝廷誅殺徐羨之等人。

羊禍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厩，羊生無後足。此羊禍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入京都，導與成帝俱幽石頭，僅乃免身。是其應也。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家的牲口棚裏，一隻羊出生後没有後足。這是羊禍。京房《易傳》説："足少，是説明臣下不能承擔重任。"第二年，蘇峻叛軍攻入京城，王導和成帝都被幽禁在石頭城，衹是勉强保住了性命。這就是羊禍的應驗。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永平郡獻三角羊。羊禍也。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永平郡貢獻三角羊。這是羊禍。

赤眚赤祥

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摇。此赤眚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淵尋爲魏所誅。

公孫淵自立爲燕王時，襄平北市中長出一塊肉，高和周長都各有數尺，有頭、眼、嘴，没有手和足，自己會摇動。這是赤眚。占卜的結果説："有形却不完整，有體却無聲音，他的國家會滅亡。"公孫淵不久就被魏誅殺。

吴戍將鄧嘉殺猪祠神，治畢縣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嘉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人白嘉謀北叛，闔門被誅。京房《易妖》曰："山見葆，江于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吴戍守邊境的將領鄧嘉殺猪祭神，把猪肉清洗乾净懸挂起來，忽然看見一個人頭過去吃肉，鄧嘉開弓放箭射中了那人頭，人頭發出咋咋的聲音，圍着房子轉了三天。這近於赤祥。後來有人報告鄧嘉陰謀向北叛逃，鄧嘉全家因此被殺。京房《易妖》説："山上雜草叢生，江水嗚咽悲泣，城中有預示兵禍的妖孽，狀如人頭色赤。"

吴諸葛恪將見誅，盥洗水血臭；侍者授衣，衣亦臭。此近赤祥也。

吴諸葛恪將被殺的時候，他盥洗用的水發出血的腥臭味；侍者把衣服交給他，衣服也有腥臭味。這和赤祥相近。

晉武帝太康七年十一月，河陰

晉武帝太康七年十一月，河陰出現二頃地

有赤雪二頃。此赤祥也。後涉四載而帝崩，王宫遂亂。

的赤雪。這是赤祥。後來過了四年武帝去世，王室於是發生内亂。

晉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吕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尸流血之應也。干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

晉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吕縣出現血在東西百餘步範圍内流動。這是赤祥。元康末年，司馬倫窮凶極惡，擾亂朝廷，這就是僵尸流血的應驗。干寶認爲是這以後八年，封雲在徐州叛亂，殺死數萬人，就是僵尸流血的應驗。

晉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宫。天戒若曰，不宜緩恣奸人，將使太子冤死。惠帝愚眊不悟，是月愍懷遂斃。於是王室釁成，禍流天下。淖齒殺齊閔王日，天雨血沾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兹謂追非，厥咎天雨血，兹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無其宗人。"又曰："佞人禄，功臣戮，天雨血。"

晉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尉氏出現天降下血雨的現象。政令刑法寬緩，就會出現恒燠赤祥之類的妖異。這年正月，愍懷太子被送到許宫幽禁。上天儆戒説，不應當寬容奸人，讓他們恣意妄爲，奸人將使愍懷太子冤屈而死。惠帝愚昧昏聵，不能省悟，當月愍懷太子終被害死。於是王室的禍亂形成，災禍遍布天下。淖齒殺害齊閔王那天，天降血雨，沾染人們的衣服。上天把情況告訴天下人，指的就是這種情況吧。京房《易傳》説："把罪過推諉給無罪的平民，這就叫做因循錯誤，它的災禍是天上降下血雨，這就叫做不親睦百姓，百姓有怨恨之心，不過三年，便没有同族之人。"又説："佞人食俸禄，功臣被殺戮，天上降雨血。"

晉愍帝建興四年十二月丙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臧罪，依征軍法戮之。其息訴稱："伯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爲征軍。自四年以來，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此變，司直彈劾衆官，元帝又無所問。於是頻旱三年。干寶以爲冤氣之應也。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爲法家。水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晉愍帝建興四年十二月丙寅日，丞相府處斬督運令史淳于伯，他的血由下往上倒着流，流到屋柱上二丈三尺高的地方。這是赤祥。當時後將軍褚裒鎮守廣陵，丞相揚言説要北伐，淳于伯因爲督運糧草延誤以及收受役夫贓物之罪，依照出征軍法殺了他。淳于伯的兒子上訴説："淳于伯督運事已完成，没有出現延誤，接受役夫的賄賂，不至於犯死罪。兵家用兵的規律，總是先傳播風聲造成聲勢然後再實施具體行動，這次運糧，實際上是爲了屯戍，并不是真的出征。從建興四年以來，運送糧草的人延誤停留，都没有按出征的軍法判罪。"但丞相屬官没有人受理他的訴狀。到發生這妖變之後，司直上疏彈劾處理淳于伯案件的衆官，元帝又不加追究。於是連續三年都發生旱災。干寶認爲旱災是冤氣的應驗。郭景純説："血是水一類，和水同屬於《周易》八卦之一的《坎》，《坎》是法家。水勢平穩而往下流以滋潤萬物，不應當由下往上流。而血逆流是政令有失誤的徵兆。"

宋書卷三十三

志第二十三

五行(四)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謂水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魚孽，劉歆傳以爲介蟲之孽，謂蝗屬也。

《五行傳》説："輕慢宗廟，不禱神求福，廢棄祭祀上天和祖宗的禮儀，不順從天時，那就會出現水不潤下的現象。"這是指水失去其本性而成爲災異。又説："耳聽不靈敏，這就叫做不商量。它帶來的災害是褊急，給它的懲罰是恒寒，給它的憂患是極貧。有時出現不祥的怪聲，有時出現魚孽，有時出現豬怪異而帶來災禍，有時出現耳痾，有時出現黑眚、黑祥。火克水。"魚孽，劉歆解釋，認爲是甲蟲之孽，指蝗一類帶來的災害。

水不潤下

魏文帝黄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流殺人。初，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宫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之禮，終黄初不復還鄴，而圜丘、方澤、南北郊、社、稷等神位，未有定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罰絶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已隕霜，大風天黄。饑而不損，兹謂泰。厥災水殺人。避遏有德，兹謂狂。厥災水，水流殺人也；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兹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兹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兹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魏文帝黄初四年六月，大雨連綿，伊、洛兩條河的水暴漲到津陽城門，冲毁了數千家房屋，淹死了人。原先，文帝剛剛即位的時候，把都城從鄴遷到了洛陽，在洛陽營造宫室，可是却没有建立宗廟，太祖的神主還在鄴。文帝曾經在建始殿擺設祭品祭祀太祖，可是禮儀却如同普通人家祭祖，文帝在整個黄初年間也没有再返回鄴，而圜丘、方澤、南北郊、社、稷等神位，都還没有確定的位置。大霖雨是對文帝輕慢宗廟、廢棄祭祀上天和祖宗的罪過的懲罰。京房《易傳》説："獨斷專行，虚妄失實，誅罰不依常理，它的災害是水患。水患來自大雨，淹死人後天降霜，起大風，天變黄。遭受饑荒而不知謙退，這就叫做驕縱。它帶來的災禍是水患，水要淹死人。遠離有德之人，阻遏賢路，這就叫做傲慢。它帶來的災害是水患，水要淹死人；水退之後地上會出現蟲害。把罪過推諉給無罪的平民，無休

無止，這就叫做堅持錯誤不肯改過。它帶來的災禍是水患又寒冷異常，要凍死人。追溯以前的罪責却不寬鬆，這就叫做不通事理。其水患造成五穀不收。遇上大的禍事不知道禳解，這就叫做皆陰。其水患是水流入國都，同時降霜凍死穀物。”

吴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二百餘家；十三年秋，丹陽故鄣等縣又鴻水溢。案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禋禮闕。嘉禾初，群臣奏宜郊祀，又弗許。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且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吴、楚之望，亦不見秩，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意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示此罰，欲其感悟也。

吴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洪水泛濫，冲毁二百餘家房屋；赤烏十三年秋，丹陽故鄣等縣又有洪水泛濫。據考查，孫權稱帝三十年，竟然不在建業創建七廟，衹設其父孫堅一廟，而且遠在長沙，而祭天的郊禋之禮皆不完備。嘉禾初年，群臣上奏，説是應當舉行祭祀天地的郊祀之禮，孫權又不答應。孫權在位之末年，雖然在南郊進行了一次祭天之禮，而北郊祭祀最終還是没有聽説。况且三江、五湖、衡山、霍山、會稽山，都是吴、楚著名的山川之望，孫權也從不進行祭祀，反而禮祀羅陽妖神，以求降福和保佑。上天的意思像是在説，孫權簡慢宗廟，不禱神求福，廢棄祭祀上天和祖宗的禮儀，所以降下這災害以示懲罰，想要使孫權感悟。

太元元年，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疑是鑒咎徵乎。還而寢疾。明年四月，薨。一曰，權時信納譖訴，雖陸議勛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云。

太元元年，又出現大風、噴泉暴涌的妖異。這年冬天，孫權在南郊祭天。恐怕這是見到災異徵兆知道鑒戒吧。孫權祭天返回後就患病，第二年四月，孫權逝世。另一種説法，當時孫權聽信接納讒言和誣告，即使有功且居於高位的陸議，身爲太子的親子孫和，尚且不能始終保住自己。陸議憤恚而卒，太子孫和被廢黜後害死。這和漢安帝聽信讒言、免去楊震官爵、廢黜太子是同類的事。况且赤烏年間没有一年不出兵打仗，百姓愁苦怨恨。赤烏八年秋，將軍馬茂等人又圖謀叛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過常，冀、兖、徐、豫四州水出，没溺殺人，漂失財産。帝自初即位，便淫奢極欲，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宫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欲，至是彌甚，號令逆時，饑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久雨超過平常年份，冀、兖、徐、豫四州河水泛濫，淹死百姓，冲走財物。明帝從即位之初，就奢侈無度，盡情享受，他占有很多幼女，時或奪取士人之妻，修飾宫室，妨害農耕和作戰。明帝縱情恣欲，到這時更嚴重，發布政令往往違背時令，發生饑荒也不减少勞役。這是水不潤下的應驗。

吴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吴世，不

吴孫亮五鳳元年夏，發生大水災。孫亮即位四年，纔建立孫權廟，而直到吴國滅亡，吴帝

上祖宗之號，不修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闕。亮及休、晧又并廢二郊，不秩群神。此簡宗廟，不祭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始終不給祖宗加封尊號，不行崇敬父輩的禮儀，宗法、敬祖的禮數有欠缺。孫亮以及孫休、孫晧又廢棄在南北郊祭天地的禮儀，不祭祀衆神。大水災是對怠慢宗廟，不行祭祀之懲罰。況且在當時，孫峻專權，發大水恐怕又是陰勝陽的應驗吧。

吴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浦里塘，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冲等，吴人賊之之應也。

吴孫休永安四年五月，下大雨，河水泛濫，泉水噴涌。上一年修造浦里塘，人力財力耗費無數，而造田却不能成功，士卒有的死，有的叛逃，有的自相殘殺，百姓愁苦怨恨，這是陰氣盛的緣故。孫休又寵任張布，讓張布專權，貶退盛冲等人，吴人又殺死張布。這就是河水泛濫、泉水噴涌的應驗。

吴孫休永安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

吴孫休永安五年八月壬午日，下大雨，又有雷電，河水泛濫，泉水噴涌。

晋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帝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坐，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禮。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與漢成帝同事。一曰，昔歲及此年，藥蘭泥、白虎文秦凉殺刺史胡烈、牽弘，遣田璋討泥。又司馬望以大衆次淮北禦孫晧。内外兵役，西州饑亂，百姓愁怨，陰氣盛也。咸寧初，始上祖宗號，太熙初，還復五帝位。

晋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徐、兖、豫四州發生大水災；泰始七年六月，天降大霖雨，河、洛、伊、沁等河水都泛濫，淹死二百餘人。武帝登上帝位，不給三位祖宗加尊號，泰始二年，又除去明堂南郊五帝神位，五帝同稱昊天上帝，衹設一個神位而已。又省去先王配祀地祇之禮。大水災是對簡慢宗廟、廢棄祭祀的懲罰，這和漢成帝之事相同。另一種説法，上一年和這一年，藥蘭泥、白虎文在秦州、凉州攻殺刺史胡烈、牽弘，朝廷派田璋進討藥蘭泥。又司馬望率領大軍駐扎在淮北抵禦孫晧。内外兵役不斷，西州又出現饑荒動亂，百姓愁苦怨恨，這都是陰氣盛的表現。咸寧初年，纔給祖宗司馬懿等人上尊號，太熙初年，纔恢復五帝的神位。

晋武帝咸寧元年九月，徐州水；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八月，荆州郡國五大水。去年采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閲，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晋武帝咸寧元年九月，徐州發生水災；咸寧二年七月癸亥日，河南魏郡突發水災，淹死一百餘人；八月，荆州所屬郡國五處發生大水災。前一年選送良家女子入宫，露出面孔上殿，由武帝親自審看挑選，衹注重姿色，不問德行。有藏匿女兒的人，按不敬朝廷判罪。搢紳愁苦怨恨，天下人都指責這種做法。水災就是陰盛的應驗。

咸寧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七月，荆州大

咸寧三年六月，益、梁二州所屬郡國有八處突發水災，淹死三百餘人；七月，荆州發生大水

水；九月，始平郡大水；十月，青、徐、兖、豫、荆、益、梁七州又水。是時賈充等用事日盛，而正人疏外者多。

災；九月，始平郡發生大水災；十月，青、徐、兖、豫、荆、益、梁七州又發生水災。當時賈充等掌握朝政，權勢日盛，而忠直大臣被疏遠而出京的人很多。

咸寧四年七月，司、冀、兖、豫、荆、揚郡國二十大水。

咸寧四年七月，司、冀、兖、豫、荆、揚等州所屬郡國二十處發生大水災。

晋武帝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千餘人；江夏亦殺人。是時平吴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妄加；荀、賈爲無謀，而并蒙重賞。收吴姬五千，納之後宫。此其應也。

晋武帝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發生大水災。泰山洪水冲毁三百家房屋，淹死六千餘人；江夏也淹死了人。當時平定吴後，王濬是大功臣，但詆毁之辭、彈劾的奏書却隨意加在他身上；荀勖、賈充毫無謀劃之力，却都受到重賞。武帝又收羅吴國女子五千，置於後宫。這就是大水災的應驗。

太康四年七月，司、豫、徐、兖、荆、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四年七月，司、豫、徐、兖、荆、揚等州所屬郡國二十處發生大水災，傷害了秋天的莊稼，房屋崩塌，有人被淹死。

太康六年三月，青、凉、幽、冀郡國十五大水。

太康六年三月，青、凉、幽、冀等州所屬郡國十五處發生大水災。

太康七年九月，西方安定等郡國八大水。

太康七年九月，西方安定等郡國八處發生大水災。

太康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太康八年六月，郡國共有八處發生大水災。

晋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晋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元康五年五月，潁川、淮南大水；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荆、揚、徐、兖、豫五州又大水。是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烝嘗亦多不身親近。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班固曰："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望秩山川。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違逆，則霧水暴至，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水不潤下也。"

元康五年五月，潁川、淮南發生大水災；六月，城陽、東莞發生大水災，淹死了人；荆、揚、徐、兖、豫五州又發生大水災。當時惠帝即位已經五年，還未進行郊祀，祭祀也多不親身近前。水災是對簡慢宗廟、廢棄祭祀禮儀的懲罰。班固說："爲君王的人即位，一定要郊祀天地，望祭山川。假如不敬鬼神，政令違逆天意，那麽就會突然出現泉水噴涌，河水逆流，四處泛濫，冲毁村莊，淹死人民，這是水不潤下的表現。"

元康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按董仲舒說，水者陰氣盛也。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主專政之應也。

元康六年五月，荆、揚二州發生大水災。據董仲舒的説法，發生水災是因爲陰氣盛。當時賈后亂政，培植寵信賈模、郭彰。大水災就是賈后獨攬朝政的應驗。

元康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水溢。漢成帝時有此妖，班固以爲王莽之象。及趙倫篡位，即此應也。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又天意乎。

元康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水外溢。漢成帝時也曾出現這種妖異，班固認爲是王莽篡位的徵兆。趙王司馬倫篡位，就是井水外溢的應驗。司馬倫廢黜惠帝之後，把惠帝囚禁在金墉城，那

元康八年九月，荆、揚、徐、兖、冀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滋甚，韓謐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亦禍滅。

元康九年四月，宫中井水沸溢。

晋惠帝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冏秉政專恣。陰盛之應。

晋惠帝太安元年七月，兖、豫、徐、冀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主心。

晋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是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

晋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内懷不臣，傲佷作威。後終夷滅。

太興四年七月，大水。明年有石頭之敗。

晋元帝永昌二年五月，荆州及丹陽、宣城、吴興、壽春大水。

晋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陽、宣城、吴興、壽陽大水。是時王敦疾害忠良，威權震主。尋亦誅滅。

晋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庾亮以元舅民望，决事禁中。陰勝陽也。

咸和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蘇峻稱兵，都邑塗炭。

咸和四年七月，丹陽、宣城、吴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荆、豫共討之，半歲乃定。

咸和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晋成帝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是年三月，石虎掠騎至歷

正是井水外溢的地方，這恐怕又是天意吧。

元康八年九月，荆、揚、徐、兖、冀五州發生大水災。當時賈后暴戾酷虐變本加厲，韓謐驕横猜疑也更加厲害，最終謀害了太子，不久他二人也遇禍被殺。

元康九年四月，宫中井水翻滚溢出。

晋惠帝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發生大水災。當時齊王司馬冏獨掌朝政，恣意妄爲。水災是陰盛的應驗。

晋惠帝太安元年七月，兖、豫、徐、冀四州發生水災。當時將相憑藉武力施行暴政，全無尊重君王之心。

晋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發生大水災。當時王導等人暗中懷有擁戴元帝之心。水災是陰氣盛的應驗。

晋元帝太興三年六月，發生大水災。當時王敦不甘爲臣，心懷篡逆之心，倨傲狠毒，作威作福。最終被蕩平誅滅。

太興四年七月，發生大水災。第二年，朝廷軍隊在石頭戰敗。

晋元帝永昌二年五月，荆州以及丹陽、宣城、吴興、壽春等處發生大水災。

晋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陽、宣城、吴興、壽陽發生大水災。當時王敦妒嫉陷害忠良大臣，威勢和權力都壓倒皇上。不久他就被誅滅。

晋成帝咸和元年五月，發生大水災。當時繼位君主幼小，母后臨朝聽政，庾亮憑藉大舅的身份和在百姓中的聲望，在宫中决斷朝廷大事。水災是對陰勝陽現象的懲戒。

咸和二年五月戊子日，京城發生大水災。當年冬天，蘇峻舉兵反叛，京城生靈塗炭。

咸和四年七月，丹陽、宣城、吴興、會稽發生大水災。當年冬天，郭默發動叛亂，荆州、豫州合兵攻討他，半年之後纔平定叛亂。

咸和七年五月，發生大水災。當時成帝還没有親自處理政事，朝政由大臣掌握。水災是對陰勝陽現象的懲戒。

晋成帝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發生大水災。當年三月，石虎手下搶掠騎兵前進到歷

陽，四月，圍襄陽。於是加王導大司馬，集徒旅；又使趙胤、路永、劉仕、王允之、陳光五將軍，各帥衆戍衛。百姓愁怨。陰氣盛也。

陽，四月，石虎圍攻襄陽。朝廷於是加封王導爲大司馬，調集軍隊；又派趙胤、路永、劉仕、王允之、陳光五位將軍，各人率領軍隊去戍守要衝，保衛京城。百姓愁苦怨恨。水災是對陰氣熾盛現象的懲戒。

晉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是時幼主冲弱，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争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晉穆帝永和四年五月，發生大水災。當時繼位君主年紀幼小，母后臨朝聽政，將相大臣，各自争權奪利。這和咸和初年的事相同。

永和五年五月，大水。

永和五年五月，發生大水災。

永和六年五月，大水。

永和六年五月，發生大水災。

永和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人。去年，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遐邇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交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陰勝陽之應也。一説濤入石頭，江右以爲兵占。是後殷浩、桓温、謝尚、荀羡連年征伐。

永和七年七月甲辰日晚上，江水涌入石頭城淹死數百人。前一年，殷浩因爲私人恩怨罷免蔡謨官職，遠近的人都指責這件事。又年幼的君王在位，而殷浩、桓温互相憎恨仇視，各自選用黨徒，聚集士兵，擴大自己的權勢。水災是對陰勝陽的懲戒。另一種説法，江水涌入石頭城，江右人認爲是戰争的徵兆。以後殷浩、桓温、謝尚、荀羡連年征伐不斷。

晉穆帝升平二年五月，大水。是時桓温權制朝廷，征伐是專。

晉穆帝升平二年五月，發生大水災。當時桓温把持朝政，擅行征伐。

升平五年四月，大水。

升平五年四月，發生大水災。

晉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都大水，平地數尺，侵及太廟。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陽、晉陵、吴國、吴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没，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温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逾歲乃克。百姓愁怨之應也。

晉海西公太和六年六月，京都發生大水災，平地有數尺深的水，水勢侵及太廟。浮橋朱雀大航的纜繩斷裂，有三艘船漂入大江。丹陽、晉陵、吴國、吴興、臨海等五郡又發生大水災，稻及其他莊稼都被淹没毁壞，百姓遭受饑荒。起初，還在太和四年的時候，桓温北伐大敗，出征軍隊喪失了十分之九；太和五年，又出征淮南，經過一年多的作戰纔將淮南攻克。水災是百姓愁苦怨恨的應驗。

晉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妖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游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

晉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日，江水涌入石頭城。第二年，妖賊盧竦率領他的數百部屬進入朝堂，搶走武庫中三個庫房的鎧甲和武器，游擊將軍毛安之攻討盧竦，把他誅滅。

晉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孝武幼弱，政在將相。

晉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發生大水災。當時孝武帝年紀幼小，朝政由將相掌握。

太元五年，大水。去年氐賊攻没襄陽，又向廣陵。於是逼徙江、淮民悉令南渡，三州失業，道饉相望。謝

太元五年，發生大水災。前一年，氐賊攻陷襄陽，又直趨廣陵。於是朝廷逼令江、淮百姓遷徙，要他們全部南渡，三州百姓丢棄家業，道路

玄雖破句難等，自後征戍不已。百姓愁怨之應也。

上餓死的尸首一個接着一個。謝玄雖然擊敗句難等人，但從此以後，征戍年年不停。大水災是百姓愁苦怨恨的應驗。

太元六年六月，荆、江、揚三州大水。

太元六年六月，荆、江、揚三州發生大水災。

太元十年夏，大水。初八年，破苻堅，自後有事中州，役無已歲。兵民愁怨之應也。

太元十年夏，發生大水災。在此之前，太元八年，朝廷軍隊擊敗苻堅，自此以後年年對中州用兵，征役没有一年停止。水災是兵士、百姓愁苦怨恨的應驗。

太元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明年，丁零、鮮卑寇擾司、兖鎮戍，西、北疲於奔命。

太元十三年十二月，江水涌入石頭城。第二年，丁零、鮮卑進犯侵擾司州、兖州，朝廷派兵戍守，西、北疲於奔命。

太元十五年七月，兖州大水。是時緣河紛争，征戍勤悴。

太元十五年七月，兖州發生大水災。當時沿黄河戰争不斷，征戍士兵十分勞苦。

太元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毁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永嘉郡潮水涌起，近海四縣人民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大衆以禦之。

太元十七年六月甲寅日，江水涌入石頭城，冲毁大航浮橋，冲走搭橋的船，淹死了人；京口西浦，也因潮水涌入而死了人。永嘉郡潮水涌上岸，近海四縣百姓多數被淹死。後四年孝武帝去世，而王恭兩次進攻京城。朝廷也在京城徵發士兵抵禦王恭。

太元十九年七月，荆州、彭城大水傷稼。

太元十九年七月，荆州、彭城發生大水災，損壞了莊稼。

太元二十年，荆州、彭城大水。

太元二十年，荆州、彭城發生大水災。

太元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弊，兆庶非之。

太元二十一年五月癸卯日，發生大水災。當時政事多弊病，百姓都指責當政者。

晋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大水。去年殷仲堪舉兵向京都。是年春，又殺郗恢。陰盛作威之應也。仲堪尋亦敗亡。

晋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發生大水災。前一年殷仲堪發兵進逼京城。這年春天，殷仲堪又殺害郗恢。水災是陰盛欺凌陽的應驗。殷仲堪不久也兵敗而死。

隆安五年五月，大水。是時司馬元顯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之應也。

隆安五年五月，發生大水災。當時司馬元顯作威作福，欺凌君王，又桓玄獨占西夏，孫恩在東部叛亂。水災正是陰勝陽的應驗。

晋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簒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是時貢使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胔相望。江左雖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克京都，玄敗走。遂夷滅。

晋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簒位。第二年二月庚寅日晚上，江水涌入石頭城。當時進貢使者、來往商旅，乘坐的船隻有幾萬艘，全被冲毁，死者的尸骸一具連着一具。晋遷都江左之後雖然潮水也曾帶來災變，但没有一次災害有這樣嚴重。三月，義軍攻克京城，桓玄敗逃，最終被消滅。

元興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没殺人，大航流敗。

元興三年二月己丑日夜晚，這天是初一，江水涌入石頭城，冲走淹死了人，浮橋大航被冲壞。

晋安帝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

晋安帝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日，江水涌入石頭城。

義熙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結桓胤、殷仲文等謀作亂，劉雅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

義熙二年十二月己未日夜晚，江水涌入石頭城。第二年，駱球和他父親駱環暗中勾結桓胤、殷仲文等人圖謀發動叛亂，劉雅也圖謀反叛，爲這事被誅滅的共有數十家。

義熙三年五月丙午，大水。

義熙三年五月丙午日，發生大水災。

義熙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年，王旅北討鮮卑。

義熙四年十二月戊寅日，江水涌入石頭城。第二年，朝廷大軍北討鮮卑。

義熙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盧循至蔡洲。

義熙六年五月丁巳日，發生大水災。乙丑日，盧循叛軍到蔡洲。

義熙八年六月，大水。

義熙八年六月，發生大水災。

義熙九年五月辛巳，大水。

義熙九年五月辛巳日，發生大水災。

義熙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毁門扉及限；七月乙丑，淮北災風大水殺人。

義熙十年五月丁丑日，發生大水災；戊寅日，西明門地面出現孔洞，水從中涌出，毁壞了門扉和門檻；七月乙丑日，淮北發生風災，又發生大水災，死了人。

義熙十一年七月丙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旅北討關、河。

義熙十一年七月丙戌日，發生大水災，太廟被淹，百官趕去搶救。第二年，朝廷大軍北討關、河。

宋文帝元嘉五年六月，京邑大水。七年，右將軍到彦之率師入河。

宋文帝元嘉五年六月，京城發生大水災。元嘉七年，右將軍到彦之率領軍隊挺進黄河。

元嘉十一年五月，京邑大水。十三年，司空檀道濟誅。

元嘉十一年五月，京城發生大水災。元嘉十三年，司空檀道濟被處死。

元嘉十二年六月，丹陽、淮南、吴、吴興、義興五郡大水，京邑乘船。

元嘉十二年六月，丹陽、淮南、吴、吴興、義興五郡發生大水災，京城裏水深得要乘船行走。

元嘉十八年五月，江水泛溢，没居民，害苗稼。明年，右軍將軍裴方明率雍、梁之衆伐仇池。

元嘉十八年五月，江水泛濫，淹没百姓，損害莊稼。第二年，右軍將軍裴方明率領雍、梁二州的軍隊討伐仇池。

元嘉十九年、二十年，東諸郡大水。

元嘉十九年、二十年，東部諸郡發生大水災。

元嘉二十九年五月，京邑大水。

元嘉二十九年五月，京城發生大水災。

孝武帝孝建元年八月，會稽大水，平地八尺。後二年，虜寇青、冀州，遣羽林軍卒討伐。

孝武帝孝建元年八月，會稽發生大水災，平地水深八尺。後二年，索虜進犯青、冀二州，朝廷派羽林軍前往討伐。

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吴興、義興大水。

大明四年八月，雍州大水。

大明四年，南徐、南兖州大水。

後廢帝元徽元年六月，壽陽大水。

順帝昇明元年七月，雍州大水，甚於關羽樊城時。

昇明二年二月，於潛翼異山一夕五十二處水出，流漂居民。七月丙午朔，濤水入石頭，居民皆漂没。

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吴興、義興發生大水災。

大明四年八月，雍州發生大水災。

大明四年，南徐州、南兖州發生大水災。

後廢帝元徽元年六月，壽陽發生大水災。

順帝昇明元年七月，雍州發生大水災，水勢比關羽在樊城時還大。

昇明二年二月，於潛翼異山一個晚上突然有五十二處涌出水來，冲走淹没當地居民。七月丙午日初一，江水涌入石頭城，當地居民都被淹没冲走。

恒寒

庶徵之恒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常寒之罰也”。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兹謂逆命。厥異寒。誅罰過深，當燠而寒，盡六日，亦爲雹。害正不誅，兹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兹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戰不量敵，兹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

吴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按劉向説，“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吕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兹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兹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兹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兹謂虐。其霜反在草下。”

衆多徵候中的恒寒，劉歆認爲是“下大雪、在不該下雪的季節却下雪以及下大冰雹、降霜凍死豆苗和作物，這都是恒寒的懲戒”。京房《易傳》説：“有德之人遭逢凶險，這就叫做逆命。其妖異是寒。誅罰過於嚴苛，應當暖和却寒冷，六天而止，也會下冰雹。危害正道的人不誅除，這就叫做養賊。要寒七十二日，凍死飛禽。有道之人開始離去，這就叫做傷。天寒，萬物無霜却凍死，泉涌而出。作戰却不估量敵手，這就叫做辱命。天寒，即使下雨，但萬物生長却不繁茂。”

吴孫權嘉禾三年九月初一，降霜損傷穀物。據劉向説，降霜傷穀，是“誅罰之令不出自君王而出於臣下，朝政在臣下手中的徵象”。當時校事吕壹竊弄權柄，一味作威作福，這和漢元帝時石顯專權而上天降霜是同樣的徵象。班固記載漢元帝時降霜事寫的是九月二日，陳壽記載孫權時降霜事説是九月初一，都是爲了表明九月初之霜不能够損害穀物。吕壹後來也因罪被誅。京房《易傳》説：“調動軍隊，隨意誅殺，這就叫做目無法度。其災異是降霜，夏天降霜凍死五穀，冬天凍死麥子。隨意誅殺，不根據情事寬宥，這就叫做不仁。出現降霜的妖異，夏天先鳴雷起大風纔降霜，冬天先下雨再降霜，霜有芒角。賢聖遭害，霜附在樹上不下地。佞人把持刑法，這就叫私下殘害百姓。霜降在草根土壤的隙縫間。不教而誅，這就叫做虐。霜反降在草下。”

嘉禾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案劉向説，“雹者陰脅陽”。是時吕壹作威用事，詆毁重臣，排陷無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獲封侯寵異。與《春秋》公子遂專任，雨雹同應也。漢安帝信讒，多殺無辜，亦雨雹。董仲舒曰“凡雹皆爲有所脅，行專壹之政”故也。

嘉禾四年七月，下冰雹，又降霜。據劉向説，“下冰雹，是因爲陰脅陽”。當時吕壹作威作福，竊弄權柄，詆毁朝廷重臣，排擠陷害無辜之人。從太子孫登以下，人人都害怕他、痛恨他，而吕壹反而得到特别的恩寵，獲得封侯的榮耀。這和《春秋》中記載的公子遂受到信用而專權，上天降下冰雹以懲戒是同樣的應驗。漢安帝聽信讒言，殺了很多無辜之人，也出現下冰雹的現象。董仲舒説“大凡下冰雹，都是因爲受到脅迫，有人推行政令獨斷獨行”的緣故。

吴孫權赤烏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太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略淮南、襄陽，戰死者千餘人。其後權以讒邪，數責讓陸議，議憤恚致卒。與漢景、武大雪同事也。

吴孫權赤烏四年正月，下大雪，平地雪深三尺，大半鳥獸被凍死。這年夏天，全琮等四位將軍攻打淮南、襄陽，戰死者有一千餘人。以後孫權因爲聽信讒言邪説，多次責備陸議，陸議憤恚而死。這和漢景帝、漢武帝時下大雪的事情相同。

赤烏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時權聽讒，將危太子。其後朱據、屈晃以迕意黜辱，陳象以忠諫族誅，而太子終廢。此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赤烏十一年四月，下冰雹。當時孫權聽信讒言，將要傷害太子。以後朱據、屈晃因爲觸迕孫權之意遭受屈辱被貶，陳象因爲進諫忠言而全族被誅，而太子最終被廢黜。冰雹是有德之人遭受凶險、誅罰過於嚴苛的懲戒。

晋武帝泰始六年冬，大雪。

晋武帝泰始六年冬，下大雪。

泰始七年十二月，大雪。明年，有步闡、楊肇之敗，死傷甚衆。

泰始七年十二月，下大雪。第二年，步闡、楊肇戰敗，死傷的人很多。

泰始九年四月辛未，隕霜。是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隕霜同應也。

泰始九年四月辛未日，降霜。當時賈充及其親屬徒衆，結黨營私。這和魯定公、漢元帝時降霜是同樣的懲戒。

晋武帝咸寧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秦郡霜害三豆。

晋武帝咸寧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秦郡降霜，損傷三豆。

咸寧三年八月，河間暴風寒冰，郡國五隕霜傷穀。是後大舉征吴，馬隆又帥精勇討凉州。

咸寧三年八月，河間突起大風，天寒冷而結冰，郡國有五處降霜，傷害穀物。此後朝廷大舉征討吴，馬隆又率領精勇部隊進討凉州。

咸寧五年五月丁亥，鉅鹿、魏郡雨雹傷禾、麥；辛卯，雁門雨雹傷秋稼。

咸寧五年五月丁亥日，鉅鹿、魏郡下冰雹，傷害禾、麥；辛卯日，雁門下冰雹傷害秋季的莊稼。

咸寧五年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丙辰，又雨雹，損傷秋麥千三百餘頃，壞屋百三十餘間；癸亥，安定雨雹；七月丙

咸寧五年六月庚戌日，汲郡、廣平、陳留、滎陽下冰雹；丙辰日，又下冰雹，損傷一千三百餘頃秋麥，砸壞一百三十餘間房屋；癸亥日，安定下冰雹；七月丙申日，魏郡又下冰雹；閏月壬

申，魏郡又雨雹；閏月壬子，新興又雨雹；八月庚子，河東、弘農又雨雹，兼傷秋稼三豆。

晋武帝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四月，河南、河内、河東、魏郡、弘農雨雹，傷麥、豆；五月，東平、平陽、上黨、雁門、濟南雨雹，傷禾、麥、三豆。

太康元年四月庚午，畿内縣二及東平范陽縣雨雹；癸酉，畿内縣五又雨雹。是時王濬有大功，而權戚互加陷抑，帝從容不斷。陰脅陽之應也。

太康二年二月辛酉，殞霜于濟南、琅邪，傷麥；壬申，琅邪雨雪傷麥；三月甲午，河東隕霜害桑。

太康二年五月丙戌，城陽、章武、琅邪傷麥；庚寅，河東、樂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國、頓丘、魏郡、河内、汲郡、上黨雨雹，傷禾稼。

太康二年六月，郡國十六雨雹。

太康三年十二月，大雪。

太康五年七月乙卯，中山、東平雨雹，傷秋稼。

太康五年七月甲辰，中山雨雹；九月，南安大雪，折木。

太康六年二月，東海霜傷桑、麥。

太康六年三月戊辰，齊郡臨菑、長廣不其等四縣，樂安梁鄒等八縣，琅邪臨沂等八縣，河間易城等六縣，高陽北新城等四縣，隕霜傷桑、麥。

太康六年六月，滎陽、汲郡、雁門雨雹。

太康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隕霜。十二月，大雪。

太康九年正月，京都大風雨雹，發屋拔木；四月，隴西隕霜。

子日，新興又下冰雹；八月庚子日，河東、弘農又下冰雹，同時傷害秋季的莊稼和三豆。

晋武帝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降霜、下冰雹，損傷桑、麥；四月，河南、河内、河東、魏郡、弘農下冰雹，傷害麥、豆；五月，東平、平陽、上黨、雁門、濟南又下冰雹，傷害禾、麥、三豆。

太康元年四月庚午日，京畿之内兩個縣以及東平范陽縣下冰雹；癸酉日，京畿之内又有五個縣下冰雹。當時王濬立下大功，但權臣外戚一個接一個地對他誣陷貶抑，武帝優柔寡斷。下冰雹就是陰脅陽的應驗。

太康二年二月辛酉日，在濟南、琅邪降霜，損傷麥子；壬申日，琅邪下雪損傷麥子；三月甲午日，河東降霜，凍傷桑樹。

太康二年五月丙戌日，城陽、章武、琅邪等處麥子受到損傷；庚寅日，河東、樂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國、頓丘、魏郡、河内、汲郡、上黨下冰雹，傷害禾稼。

太康二年六月，十六個郡國下冰雹。

太康三年十二月，下大雪。

太康五年七月乙卯日，中山、東平下冰雹，傷害秋季的莊稼。

太康五年七月甲辰日，中山下冰雹；九月，南安下大雪，摧折樹木。

太康六年二月，東海降霜，傷害桑、麥。

太康六年三月戊辰日，齊郡臨菑、長廣不其等四縣，樂安梁鄒等八縣，琅邪臨沂等八縣，河間易城等六縣，高陽北新城等四縣，都降霜，傷害了桑、麥。

太康六年六月，滎陽、汲郡、雁門下冰雹。

太康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降霜。十二月，下大雪。

太康九年正月，京城颳大風，下冰雹，吹塌房屋，樹木被連根拔起；四月，隴西降霜。

太康十年四月，郡國八隕霜。

晋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湯陰雨雹。

元康三年四月，滎陽雨雹；弘農湖、華陰又雨雹，深三尺。是時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元康五年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十二月，丹陽雨雹。

元康五年十二月，丹陽建業大雪。

元康六年三月，東海隕霜殺桑、麥。

元康七年五月，魯國雨雹；七月，秦、雍二州隕霜殺稼。

元康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滎陽、潁川隕霜傷禾；五月，雨雹。是時賈后凶躁滋甚，是冬遂廢愍懷。

晋惠帝永寧元年七月，襄城雨雹。是時齊王冏專政。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陽風雹，折木傷稼。

晋惠帝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爲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也。

晋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

永嘉七年十月庚午，大雪。

晋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雹。己巳夜，赤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案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八月入"。此月雷電者，陽不閉藏也。既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是時劉載僭號平陽，李雄稱制於蜀，九州幅

太康十年四月，八個郡國降霜。

晋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湯陰下冰雹。

元康三年四月，滎陽下冰雹；弘農湖、華陰又下冰雹，冰雹在地上堆積有三尺厚。當時賈后凶殘放蕩、專横且肆意行事，這和《春秋》中記載的魯桓公夫人事情相同。下冰雹是因爲陰氣盛。

元康五年六月，東海下冰雹，冰雹堆積有五寸厚；十二月，丹陽下冰雹。

元康五年十二月，丹陽建業下大雪。

元康六年三月，東海降霜，凍死桑、麥。

元康七年五月，魯國下冰雹；七月，秦、雍二州降霜，凍死莊稼。

元康九年三月中有十八天，河南、滎陽、潁川降霜，凍傷禾；五月，下冰雹。當時賈后凶殘暴躁更加嚴重，這年冬天竟然廢黜愍懷太子。

晋惠帝永寧元年七月，襄城下冰雹。當時齊王司馬冏獨攬朝政。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陽等地颳大風，下冰雹，吹折樹木，凍傷莊稼。

晋惠帝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日，這天是初一，天降霰雪。劉向說："盛陽下雨就像熱水那樣熱，陰氣脅迫它，就轉變爲冰雹。盛陰雨水就凝聚爲雪，陽氣脅迫它，就發散爲霰雪。"現在不是下雪的時令却下雪，這是耳聽不靈敏的應驗。

晋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隆冬時節，下雪，平地積雪三尺深。

永嘉七年十月庚午日，下大雪。

晋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日，會稽下大雨、疾雷、下冰雹。己巳日夜晚，赤氣在西北方閃耀，當晚，下大雨、出現迅雷閃電。庚午日，下大雪。據劉向說，"雷在二月開始出現，八月收斂"。這個月出現迅雷閃電，是因爲陽氣没有閉藏。陽氣發泄之後第二天就下大雪，這都是不合時令的妖異。當時劉載在平陽僭稱帝號，李雄

裂，西京孤微。爲君失時之象。

在蜀自稱爲帝，九州分裂，西京力量孤弱。雷電是身爲君主却失去時運的徵兆。

晋元帝太興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風雹殺人。

晋元帝太興二年三月丁未日，成都颳風、下冰雹，死了人。

太興三年三月，海鹽郡雨雹。是時王敦陵上。

太興三年三月，海鹽郡下冰雹。當時王敦欺凌君主。

晋元帝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雪。

晋元帝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下大雪。

晋明帝太寧元年十二月，幽、冀、并州大雪。

晋明帝太寧元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下大雪。

太寧二年四月庚子，京都大雨雹，燕雀死。

太寧二年四月庚子日，京城下大冰雹，燕雀等小鳥被砸死。

太寧三年三月丁丑，雨雹；癸巳，隕霜；四月，大雨雹。是年帝崩，尋有蘇峻之亂。

太寧三年三月丁丑日，下冰雹；癸巳日，降霜；四月，下大冰雹。當年明帝崩，不久就發生蘇峻叛亂。

晋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雨雹。是時帝幼弱，政在大臣。

晋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日，下冰雹。當時成帝幼小，朝政由大臣掌握。

咸和九年八月，成都雪。其日李雄死。

咸和九年八月，成都下雪。下雪那天李雄死。

晋成帝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其夕雨雹。

晋成帝咸康二年正月丁巳日，皇后在太廟敬神。當晚就下冰雹。

晋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是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與《春秋》魯昭公時季孫宿專政同事。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晋康帝建元元年八月，下大雪。當時朝政由將相掌握，陰氣盛。這和《春秋》所載魯昭公時季孫宿獨攬朝政事情相同。劉向說："凡下雨，是陰氣的作用，下雪，又是雨受到陰氣的作用。在不該下雪的時令却出現雪，這是陰氣脅迫陽氣的徵兆。"

晋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

晋穆帝永和三年八月，中原地區下大雪，凍死的人馬很多。

永和五年六月，臨漳暴風震雷，雨雹大如升。

永和五年六月，臨漳颳暴風，霹靂轟鳴，下冰雹，雹子像升那樣大。

永和十年五月，凉州雪。明年八月，枹罕護軍張瓘帥宋混等攻滅張祚，更立張曜靈弟玄靚。京房《易傳》曰："夏雨雪，戒臣爲亂。"

永和十年五月，凉州下雪。第二年八月，枹罕護軍張瓘率宋混等人攻殺張祚，改立張曜靈之弟張玄靚。京房《易傳》說："夏天下雪，要防備臣下作亂。"

永和十一年四月壬申朔，雪；十二月戊午，雷；己未，雷。是時帝幼，母后稱制，政在大臣。

永和十一年四月壬申日，初一，下雪；十二月戊午日，打雷；己未，又打雷。當時穆帝年幼，母后臨朝聽政，朝政由大臣掌握。

晋穆帝升平二年正月，大雪。

晋穆帝升平二年正月，下大雪。

晉孝武帝太元二年四月己酉，雨雹；十二月，大雪。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

晉孝武帝太元二年四月己酉日，下冰雹；十二月，下大雪。當時孝武帝幼小，朝政由將相掌握。

太元十二年四月己丑，雨雹。是時有事中州，兵役連歲。

太元十二年四月己丑日，下冰雹。當時出兵中州作戰，兵役連年不斷。

太元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雨雹。

太元二十年五月癸卯日，上虞下冰雹。

太元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是時張夫人專幸，及帝暴崩，兆庶尤之。

太元二十一年四月丁亥日，下冰雹。當時張夫人受到專寵，到孝武帝突然駕崩的時候，天下人都指責張夫人。

太元二十一年十二月，連雪二十三日。是時嗣主幼冲，冢宰專政。

太元二十一年十二月，接連二十三天下雪。當時即位君主年幼，宰相獨攬朝政。

晉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雨雹。是秋，王恭、殷仲堪入伐，終皆誅。

晉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日，下冰雹。這年秋天，王恭、殷仲堪欺侮君王，發兵進攻京城，最終二人都被誅滅。

晉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桓玄纂位，政事煩苛，是其應也。晉氏失在舒緩，玄則反之。劉向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此之謂也。

晉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嚴寒異乎尋常。當時桓玄篡位，政令嚴苛繁雜，嚴寒就是這事的應驗。晉氏朝政的失誤在於過於舒緩，桓玄就和晉氏實行相反的措施。劉向說："周朝衰敗時没有寒冷的年份，秦朝覆滅時没有暖和的年份。"講的就是這類情況。

元興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不應同日，失節之應也。二月，義兵起，玄敗。

元興三年正月甲申日，下霰雪，又打雷。打雷下霰雪不應當在同一天，雷霰同日出現，是對違禮行爲的懲戒。二月，義軍起兵，桓玄失敗。

元興三年四月丙午，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

元興三年四月丙午日，江陵下冰雹。當時安帝遭受屈辱，逃離京城。

晉安帝義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是時四方未一，鉦鼓日戒。

晉安帝義熙元年四月壬申日，下冰雹。當時四方尚未統一，戰事天天發生。

義熙五年三月己亥，雪深數寸。

義熙五年三月己亥日，下雪，積雪數寸深。

義熙五年五月癸巳，溧陽雨雹；九月己丑，廣陵雨雹。明年，盧循至蔡洲。

義熙五年五月癸巳日，溧陽下冰雹；九月己丑日，廣陵下冰雹。第二年，盧循叛兵進逼蔡洲。

義熙五年九月己丑，廣陵雨雹。

義熙五年九月己丑日，廣陵下冰雹。

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雪，又雷。

義熙六年正月丙寅日，下雪，又打雷。

義熙六年五月壬申，雨雹。

義熙六年五月壬申日，下冰雹。

義熙八年四月辛未朔，雨雹；六月癸亥，雨雹，大風發屋。是秋，誅劉藩等。

義熙八年四月辛未日，初一，下冰雹；六月癸亥日，下冰雹，大風毁壞房屋。這年秋天，誅殺劉藩等人。

義熙十年四月辛卯，雨雹。

義熙十年四月辛卯日，下冰雹。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京都雨雹，溧陽、盱眙尤甚，傷牛馬，殺禽獸。

元嘉十八年三月，雨雹。二十五虜寇青州。

元嘉二十五年正月，積雪冰寒。

元嘉二十九年五月，盱眙雨雹，大如鷄卵。三十年，國家禍亂，兵革大起。

孝武帝大明元年十二月庚寅，大雪，平地二尺餘。明年，虜侵冀州，遣羽林軍北討。

明帝泰始五年四月壬辰，京邑雨雹。

後廢帝元徽三年五月乙卯，京邑雨雹。

雷震

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洛水浮橋桓楹，同日三處俱震；尋又震西城上候風木飛烏。時勞役大起，帝尋晏駕。

吴孫權赤烏八年夏，震宫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桓楹。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朔，大風震電；是月又雷雨。義同前説。亮終廢。

晋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電。

太康七年十二月己亥，毗陵雷電，南沙司鹽都尉戴亮以聞。

太康十年十二月癸卯，廬江、建安雷電大雨。

晋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破爲七十片。是時賈后陷害鼎輔，寵樹私戚。與漢桓帝時震憲陵寢同事也。后終誅滅。

晋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雷電。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京城下冰雹，溧陽、盱眙冰雹特别大，砸傷牛馬，砸死禽獸。

元嘉十八年三月，下冰雹。二十五虜進犯青州。

元嘉二十五年正月，連連下雪，結冰，天寒。

元嘉二十九年五月，盱眙下冰雹，冰雹像鷄蛋那樣大。元嘉三十年，國家發生禍亂，戰火四起。

孝武帝大明元年十二月庚寅日，下大雪，平地積雪二尺餘深。第二年，北敵侵入冀州，朝廷派羽林軍北進討伐。

明帝泰始五年四月壬辰日，京城下冰雹。

後廢帝元徽三年五月乙卯日，京城下冰雹。

魏明帝景初年間，洛陽城東橋、洛水浮橋上的華表和楹柱，三處同一天遭雷擊；不久西城上候風木上飛烏又遭雷擊。當時大興勞役，明帝不久後駕崩。

吴孫權赤烏八年夏，宫門柱受雷擊；南津大橋華表和楹柱又遭雷擊。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初一，颳大風，迅雷閃電；這月又出現雷雨。原因同前面的事説法相同。孫亮最終被廢黜。

晋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日，初一，淮南郡迅雷閃電。

太康七年十二月己亥日，毗陵出現雷鳴電閃，南沙司鹽都尉戴亮把這事上奏朝廷。

太康十年十二月癸卯日，廬江、建安雷鳴電閃，又下大雨。

晋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日，雷擊崇陽陵墓表西南五百步的地方，墓表破成七十片。當時賈后陷害三公大臣，寵信培植自家戚屬。這和漢桓帝時雷擊憲陵寢屋事情相同。賈后最終被誅滅。

晋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日，雷鳴閃電。

晋懷帝永嘉四年十月，震電。

晋元帝永昌二年七月丙子朔，雷震太極殿柱。

永昌二年十一月，會稽、吴郡雨震電。

晋明帝太寧元年七月丙子朔，震太極殿柱。

晋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會稽郡大雨震電。

咸和三年六月辛卯，臨海大雷，破郡府内小屋柱十枚，殺人。

咸和三年九月二日立冬，會稽震電。

咸和四年十二月，吴郡、會稽震電。

咸和四年十二月，丹陽震電。

晋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雷雨、震電。

晋穆帝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

升平五年十月庚午，雷發東南。

晋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

太元五年十二月，雷聲在南方。

太元十四年七月甲寅，震宣陽門西柱。

晋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雨雷。

晋安帝元興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巴陵。將設儀導入宫，天雷，震人馬各一俱殪。

晋安帝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癸丑，雷。

義熙五年六月丙寅，震太廟，破東鴟尾，徹壁柱。

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

義熙六年十二月壬辰，大雷。

義熙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晋懷帝永嘉四年十月，迅雷閃電。

晋元帝永昌二年七月丙子日，初一，雷擊太極殿柱。

永昌二年十一月，會稽、吴郡下雨又迅雷閃電。

晋明帝太寧元年七月丙子日，初一，雷擊太極殿柱。

晋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日，會稽郡下大雨，并有迅雷閃電。

咸和三年六月辛卯日，臨海出現大雷，雷擊破郡府内十根小屋柱，死了人。

咸和三年九月二日立冬，會稽出現疾雷閃電。

咸和四年十二月，吴郡、會稽出現疾雷閃電。

咸和四年十二月，丹陽疾雷閃電。

晋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日，出現雷雨、疾雷閃電。

晋穆帝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日，打雷；乙丑日，又打雷。

升平五年十月庚午日，雷聲從東南發出。

晋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日，雷擊含章殿四根屋柱。

太元五年十二月，在南方響起雷聲。

太元十四年七月甲寅日，雷擊宣陽門西柱。

晋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日，下雨，打雷。

晋安帝元興三年，永安皇后從巴陵來到京城。將要爲她設儀仗導引入宫，突然打雷，雷擊倒一人一馬，全死了。

晋安帝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日，初一，西北突起疾風；癸丑日，打雷。

義熙五年六月丙寅日，雷擊太廟，擊破東邊的鴟尾，擊穿壁柱。

義熙六年正月丙寅日，打雷又下雪。

義熙六年十二月壬辰日，出現大雷。

義熙九年十一月甲戌日，打雷；乙亥日，又打雷。

宋文帝元嘉四年十一月癸丑，雷。

宋文帝元嘉四年十一月癸丑日，打雷。

元嘉五年六月丙寅，震太廟，破東鴟尾，徹壁柱。

元嘉五年六月丙寅日，雷擊太廟，擊破東邊的屋脊裝飾，擊穿壁柱。

元嘉六年正月丙寅，雷且雪。

元嘉六年正月丙寅日，打雷而又下雪。

元嘉七年十月丙子，雷。

元嘉七年十月丙子日，打雷。

元嘉八年十二月庚辰，雷。

元嘉八年十二月庚辰日，打雷。

元嘉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且雪。

元嘉九年十一月甲戌日，打雷而又下雪。

元嘉十四年，震初寧陵口標，四破至地。十七年，廢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骨肉相害，自此始也。

元嘉十四年，雷擊初寧陵墓道口的墓表，墓表破成四塊倒在地上。元嘉十七年，文帝廢黜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骨肉互相殘害，從此開始。

前廢帝景和元年九月甲午，雷震。

前廢帝景和元年九月甲午日，雷震。

明帝泰始二年九月辛巳，雷震。

明帝泰始二年九月辛巳日，雷震。

泰始四年十月辛卯，雷震。

泰始四年十月辛卯日，雷震。

泰始四年十一月癸卯朔，雷震。

泰始四年十一月癸卯日，初一，雷震。

泰始五年十一月乙巳，雷震。

泰始五年十一月乙巳日，雷震。

泰始六年十一月庚午，雷。

泰始六年十一月庚午日，打雷。

後廢帝元徽三年九月戊戌，雷。

後廢帝元徽三年九月戊戌日，打雷。

元徽三年九月丁未，雷。

元徽三年九月丁未日，打雷。

元徽三年九月戊午，雷震。

元徽三年九月戊午日，雷震。

元徽三年十月辛未，雷；甲戌，又雷。

元徽三年十月辛未日，打雷；甲戌日，又打雷。

從帝昇明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丙申，震建陽門。

順帝昇明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丙申，雷擊建陽門。

鼓妖

晉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聲若牛，出許昌城。十二月，廢太子，幽于許宮。按《春秋》晉文公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爲鼓妖。其説曰："聲如此，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甲之禍。"此其類也。明年，賈后遣黄門孫慮殺太子，擊以藥杵，聲聞于外。

晉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如同牛叫的聲音從許昌城傳出。十二月，惠帝廢黜太子，把他幽禁在許宮。按《春秋》記載晉文公棺柩中傳出像牛叫的聲音，劉向認爲是鼓妖。他解説道："聲音像這樣，是有怒氣的表現。預示將有突然動怒的謀劃，萌生戰争之禍。"這事和《春秋》中的事同屬一類。第二年，賈后派黄門孫慮殺太子，孫慮用藥杵擊殺太子，聲音在外面都能聽到。

蘇峻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峻手自斫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亂夷滅。此聽不聰之罰，鼓妖先作也。

蘇峻在歷陽時，外營將軍鼓自己響起來，像是有人在擊打鼓。蘇峻親手砍碎鼓，説："我在家鄉時有時遇到這種現象，城中就會被擄掠一空。"不久蘇峻叛亂而被誅滅。這是耳聽不靈敏之罪罰，鼓妖先出現以示徵兆。

石虎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鳴唤，聲聞四十里。虎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

洛陽城西北九里處，有條石牛在青石底座上，石虎在位的末年，石牛突然鳴叫起來，聲音傳到四十里遠的地方。石虎派人打落石牛的兩耳和尾巴，用鐵釘釘住石牛的四隻脚。

晋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東北有聲如雷。案劉向説以爲："雷當托於雲，猶君托於臣。"無雲而雷，此君不恤下，下民將叛之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漸亂，孫恩、桓玄交陵京邑。

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日，初一，東北方發出聲音，如同雷鳴。查考劉向的説法，劉向認爲："雷應當依賴雲，如同君依賴臣。"没有雲却有雷鳴，這是君主不體恤臣民，臣民將要反叛的徵兆。到孝武帝駕崩後，天下漸漸陷入混亂，孫恩、桓玄交替欺凌朝廷。

吴興長城縣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所，下有盤石爲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吴有兵。晋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靈秀之亂。

吴興長城縣夏架山有石鼓，石鼓有一丈餘長，鼓面直徑三尺左右，下面有磐石作它的底座，石鼓響起來如同金鼓之聲，就預示三吴有戰事。晋安帝隆安年間，石鼓突然發出很大響聲，後來就出現了孫靈秀的叛亂。

魚孽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干寶又以爲高貴鄉公兵禍之應。二説皆與班固旨同。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兩條魚停留在武庫屋頂上。這是魚孽。王肅説："魚生活在水中，現在却高居在屋頂上，有鱗甲的生物，失去了它本應生活的地方。邊關的將領恐怕將有丢棄盔甲的災變吧。"後來果然出現了東關兵敗之事。干寶又認爲這是高貴鄉公遭受兵禍的應驗。這兩人的説法都和班固的意思相同。

晋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干寶曰："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后，矢交館閣。元康末，賈后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晋武帝太康年間，有兩條鯉魚出現在武庫屋頂上。干寶説："武庫是兵器的倉庫，魚有鱗甲，也屬於兵一類。魚是極陰的生物，屋頂上是最陽的地方，魚在屋上出現，預示極陰的事物用兵革之類的災禍干犯最陽的事物。"到惠帝初年，誅殺楊駿，廢黜太后，屢屢殺害朝廷大臣。元康末年，賈后毁謗殺害太子，不久自己也被廢黜誅殺。十年之間，事關朝廷母后的禍亂兩次出現，就是鯉魚上屋的應驗。從此禍亂的形勢就形成了。京房《易妖》説："魚離開水，飛上道路，戰争禍亂就將要出現。"

蝗蟲

魏文帝黄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民饑。案蔡邕説："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是時孫權歸從，帝因其有西陵之役，舉大衆襲之，權遂

魏文帝黄初三年七月，冀州出現大批蝗蟲，百姓遭受饑荒。據蔡邕説："蝗災，是位居高位的人貪婪苛刻招致的。"當時孫權歸附，文帝因爲孫權發動西陵之戰，於是派大軍襲擊孫權，孫

背叛。

晉武帝泰始十年六月，蝗。是時荀、賈任政，疾害公直。

晉孝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亂，漁獵生民，存亡所繫，唯司馬越、苟晞而已，而競爲暴刻，經略無章。

晉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大蝗。去歲胡寇頻攻北地、馮翊，麴允等悉衆禦之。是時又禦劉曜，爲曜所破，西京遂潰。

晉元帝太興元年六月，蘭陵合鄉蝗，害禾稼。乙未，東莞蝗蟲縱廣三百里，害苗稼。

太興元年七月，東海、彭城、下邳、臨淮四郡蝗蟲害禾、豆。

太興元年八月，冀、青、徐三州蝗食生草盡，至于二年。是時中州淪喪，暴亂滋甚。

太興二年五月，淮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諸郡蝗食秋麥。

太興三年五月癸丑，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蝗，吴民多餓死。去年，王敦并領荆州，苛暴之釁，自此興矣。又是年初，徐州刺史蔡豹帥衆伐周撫。

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兖州蝗。是時丁零寇兖、豫，鮮卑逼河南，征戍不已。

太元十六年五月，飛蝗從南來，集堂邑縣界，害苗稼。是年春，發取江州兵營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人，配護軍及東宫，後尋散亡殆盡；又邊將連有征役。

豕禍

吴孫晧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大

權於是背叛。

晉武帝泰始十年六月，出現蝗蟲。當時荀勖、賈充掌握朝政，嫉恨陷害那些公正忠直的大臣。

晉孝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出現大批蝗蟲，從幽州、并州、司州、冀州直到秦州、雍州，草木牛馬野獸都死盡。當時天下發生戰亂，百姓遭受掠奪，朝廷的安危存亡，衹寄托在司馬越、苟晞身上而已，而他們競相執行殘暴刻毒的政令，管理國家却毫無謀略計劃。

晉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出現大批蝗蟲。前一年，胡寇頻頻進攻北地、馮翊，麴允等人率領全軍抵禦胡寇。這一年又抵禦劉曜入侵的軍隊，被劉曜擊敗，西京於是崩潰。

晉元帝太興元年六月，蘭陵合鄉出現蝗蟲，危害莊稼。乙未日，東莞蝗蟲在縱横三百里的地域裏大肆活動，危害莊稼。

太興元年七月，東海、彭城、下邳、臨淮四郡蝗蟲危害禾、豆。

太興元年八月，冀、青、徐三州蝗蟲把新生之草都吃光，直到太興二年。當時中州淪陷，天下騷動暴亂特别厲害。

太興二年五月，淮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諸郡蝗蟲吃秋麥。

太興三年五月癸丑日，徐州及揚州、江西各郡出現蝗蟲，吴地百姓餓死很多。前一年，王敦以大將軍領荆州刺史，暴虐的禍亂，從此開始。又，這年年初，徐州刺史蔡豹率軍攻伐周撫。

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兖州出現蝗蟲。當時丁零進犯兖州、豫州，鮮卑進逼河南，軍隊戍守，征戰不停。

太元十六年五月，蝗群從南方飛來，聚集在堂邑縣境内，危害莊稼。這年春天，朝廷調發江州兵營二千名甲士及他們的家屬六七千人，配屬護軍及東宫，後來不久，這些人差不多全逃光了，又邊將連年有征戰。

吴孫晧寶鼎元年，野猪跑進右大司馬丁奉

司馬丁奉營。此豕禍也。後奉見遣攻穀陽，無功反，晧怒，斬其導軍。及舉大衆北出，奉及萬彧等相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自還也。"此謀泄，奉時雖已死，晧追討穀陽事，殺其子温，家屬皆遠徙。豕禍之應也。龔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宫室，宫室將空。"又其象也。

的軍營。這是猪禍。後來丁奉被派去攻打穀陽，没有戰果而返回，孫晧發怒，把軍隊嚮導斬首。到孫晧命大軍北進的時候，丁奉和萬彧等人相互説："假如大軍到了華里，我們不得不各自率軍返回。"這暗中的謀劃後來泄露出去，孫晧追究攻打穀陽時的事情，當時丁奉雖然已死，孫晧仍把丁奉之子丁温殺死，丁温的家屬全往邊遠地方遷徙。這是猪禍的應驗。龔遂説："山野中的野獸，進入房屋，房屋將空無一人。"這又是猪禍的徵兆。

晉孝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内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時通數者竊謂曰："夫豕，北方之畜，胡、狄象也。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意若曰，勿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周馥不悟，遂欲迎天子，令諸侯，俄爲元帝所敗。是其應也。石勒亦尋渡淮，百姓死者十八九。

晉孝懷帝永嘉年間，壽春城内有隻猪生下來就有兩個頭，但没活下來。周馥把死去的兩頭猪拿來仔細看。當時懂得術數的人私下説："猪是性屬北方的牲畜，是胡、狄的象徵。兩頭，是指心目中没有君上。出生後就死了，預示事情不能成功。天意像是在説，不要萌生專謀私利之心，萌生這種私心將會導致自己失敗覆滅。"周馥不能領悟這一點，竟然想迎天子遷都，以便號令諸侯，不久就被元帝擊敗。這就是兩個頭的猪出生而死之事的應驗。石勒不久也率軍渡淮，被殺死的百姓占十分之八九。

晉愍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聽不聰之罰也。京房《易傳》曰："凡妖作，各象其類。足多者，所任邪也。"是後有劉隗之變。

晉愍帝建武元年，有隻猪生下來有八隻脚。這是耳聽不靈敏而出現的妖孽。京房《易傳》説："凡是妖孽出現，都象徵它們的同類事物。足多，是預示着任用的人中有奸邪。"這以後出現劉隗的變亂。

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塘民家豭豕生兩子，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邑且亂亡。"此豭豕而產，異之甚者也。

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塘一百姓家有頭公猪生下兩頭小猪，小猪都有張人臉，像胡人的樣子，身子還是猪身。京房《易妖》説："猪假如生出來長着人頭猪身，這座城邑將要遭受戰亂而淪亡。"這是公猪生出人頭猪身的怪物，是妖異中最爲厲害的。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豕，一頭二身八足。十三年，京都民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并與建武同妖也。是後宰相沈酗，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綱，至於大壞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城有隻一頭二身八隻脚的猪。太元十三年，京城有百姓家猪生下小猪，也是一頭二身八隻脚。這都和建武年間的事是同樣的妖異。這以後宰相嗜酒無度，不關心朝政，大權落在寵臣手中，國家法紀逐漸紊亂，最後導致國家衰敗。

黑眚黑祥

晉孝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四塞。近黑祥也。

晉孝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到處彌漫。這接近於黑祥。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三月，幸京口。有黑氣暴起，占有兵。明年，虜南寇至瓜步，飲馬于江。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宋文帝駕幸京口。有黑氣突然升起，這預示着將有戰事。第二年，索虜南侵至瓜步，飲馬於長江。

火沴水

晉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案劉向說，近火沴水也。聽之不聰之罰也。京房《易傳》曰："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水流赤。"

晉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護城河中的水都變得赤紅如血。據劉向的說法，這近於火沴水的妖異。這是耳聽不靈敏的妖孽。京房《易傳》說："沉溺於女色，賢人潛藏，國家危險，其妖異是水變成赤紅。"

晉穆帝升平三年二月，凉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臣也。

晉穆帝升平三年二月，凉州城東護城河中出現火；升平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出現火。這是火沴水的妖異。第二年，張天錫殺死中護軍張邕。張邕是執政大臣。

晉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塘臨平湖水赤。桓玄諷吴郡使言開除，以爲己瑞。俄而玄敗。

晉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塘臨平湖湖水變赤。桓玄暗中向吴郡長官傳送自己的意思，要他們向朝廷上言，報告臨平湖變得開豁清朗，把這事作爲自己的祥瑞。不久桓玄就敗亡了。



宋書卷三十四

志第二十四

五行(五)

《五行傳》曰:“治宫室,飾臺榭,内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思心不睿,是謂不聖。厥咎瞀,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黄眚、黄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班固曰:“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華孽,劉歆傳以爲嬴蟲之孽,謂螟屬也。

《五行傳》説:“修治宫室,修飾臺榭,宫内淫亂,冒犯親戚,欺侮父兄,那麽就會出現莊稼禾苗異常的妖異。”這是指土失其本性而造成災變。《五行傳》又説:“思慮不廣,這就叫做不聖。它帶來的災害是昏亂,給它的懲罰是恒風,給它的懲罰是夭折短命。有時出現脂妖夜妖,有時出現花孽,有時出現牛禍,有時出現心腹之痾,有時出現黄眚、黄祥,有時出現金木水火克土的妖異。”班固説:“不説‘惟’而衹説‘有時出現’,這是因爲不衹是被一種相克的衝氣傷害,這樣説表明出現的妖異大。”花孽,劉歆解釋,認爲是嬴蟲之孽,指螟一類帶來的災害。

稼穡不成

吴孫晧時,嘗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吴人以爲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説》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晧初遷都武昌,尋還建業,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宫,增修苑囿,犯暑妨農,官民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晧皆冒之。此治宫室飾臺榭之罰,與《春秋》魯莊公三築臺同應也。班固曰:“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皆爲稼穡不成。”

吴孫晧爲帝之時,曾經出現過這樣的事:一年之中没有水旱災害,莊稼長得豐美,但果實却不成熟,百姓因而遭受饑荒。全境之内都是這樣,而且連着幾年不停止。吴人認爲是被露傷害,這是不對的。按,劉向《春秋説》中説:“水災旱災應當記載下來。不記載水災旱災,而衹是説麥禾大面積没有收成的原因,是因爲土氣不養育作物,種下去的作物長不成熟。”吴國莊稼不成熟就是劉向説的這個道理。孫晧最初遷都武昌,不久又遷回建業,又重建新造宫室,用珠玉來裝飾點綴,壯麗程度遠遠超過規制,又毁壞衆多宫殿,增修苑囿,冒着暑熱動工,妨害農耕,官民都爲此疲憊。《月令》説:“季夏不能够興土木”。孫晧却觸犯這條規定動工。莊稼不成熟是對修治宫室、營建臺榭的懲罰,這和《春

秋》中記載的魯莊公三次建臺帶來災禍是同樣的應驗。班固説："没有水旱災害，但草木百穀却不長果實，這都屬於稼穡不成的妖異。"

晉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至關西亦然。自去秋至是夏，無水旱，無麥者，如劉向説也。又俗云，"多苗而不實爲傷"，又其義也。

晉穆帝永和十年，三麥都不成熟，直到關西也都是這樣。從前一年秋天到這年夏天，没有水旱災害，而麥子没有收穫的原因，正像劉向所説的那樣。又俗語説："作物長得好但不結果實，就叫做傷。"麥子不成熟也就是這個道理。

恒風

魏齊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樹；十二月戊子晦，尤甚，動太極東閣。

魏齊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颳了數十天，毁壞房屋，摧折樹木；十二月戊子日，月末日，風颳得特别猛，吹得太極殿東閣摇動。

魏齊王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木，昏塵蔽天。按管輅説此爲時刑，大風，執政之憂也。是時曹爽區瞀自專，驕僭過度，天戒數見，終不改革。此思心不睿，恒風之罰也。後逾旬而爽等滅。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潜，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政悖德隱，兹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兹謂眊。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兹謂不順。厥風大飆發屋。賦斂不理，兹謂禍。厥風絶經紀，止即温，温即蟲。侯專封，兹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摇，穀不成。辟不思道利，兹謂無澤。厥風不摇木，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兹謂亂。厥風微而温，生蟲蝗，害五穀。棄正作淫，兹謂惑。厥風温，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兹謂叛。厥風無恒，地變赤，雨殺人。"

魏齊王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日，這天是初一，從西北方向颳來大風，毁壞房屋，摧折樹木，灰塵遮蔽天日，天昏地暗。據管輅的説法，這是時令在施刑，大風，是執政大臣的憂患。當時曹爽昏昧專權，傲慢自大，僭越常禮，上天儆戒屢屢示現，但他始終不改變自己的言行。這是思慮不廣的罪過，受到恒風之災的懲罰。後來過了十天而曹爽等人就被誅殺。京房《易傳》説："當衆違逆與自己志向相同的人，有高尚德行的人就會潜藏起來，這種行爲帶來的妖異是風。這風，颳起來就不止息，萬物不生長，雨小却傷害作物。政令悖亂，有德之人隱匿，這就叫做亂。那風災是先起風不下雨，大風突然間颳起，毁壞房屋，摧折樹木。守住道義却不推行，這就叫做眊。那出現的風災和雲同時發生，摧折五穀的莖。臣下改變君王的政令，這就叫做不順。那風災是出現狂飆，毁壞房屋。賦斂安排不當，這就叫做禍。那風颳起來完全不合常規，風停下來就出現温熱，温熱就生出蟲災。侯在封國自行其政，這就叫做不統。那風迅疾但樹木却不摇動，穀物不能成熟。君王不思遵道，不想有利百姓的事，這就叫做無恩澤。那風不摇動樹木，天旱而無雲，傷害作物。國家公侯常謀私利，這就叫做亂。那風輕微而温熱，蝗蟲萌生，傷害五穀。棄絶正道，崇尚淫邪，這就叫做惑。那風温熱，螟蟲出現，傷害有益於人的生物。侯不朝見，這就叫做叛。那風没有常性，土地寸草不生，下大雨，會淹死

人。”

吴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蹉動，吴城兩門飛落。按華覈對，役繁賦重，區瞀不睿之罰也。明年，權薨。

吴孫權太元元年八月初一，颳大風，江水泛濫，海水騰涌上岸，平地水深八尺，高陵兩千棵樹被連根拔起，墓碑摇動傾倒，吴城的兩門飛落。據華覈的對答，這是對勞役賦税繁重、昏瞶而思慮不廣的懲罰。第二年，孫權去世。

吴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丙申，大風震電。是歲，魏遣大衆三道來攻，諸葛恪破其東興軍，二軍亦退。明年，恪又攻新城，喪衆太半，還伏誅。

吴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丙申日，颳大風，又有雷電。這一年，魏派遣大軍分三路來進攻吴，諸葛恪擊破魏從東興來進攻的一路人馬，其他兩路人馬也撤退了。第二年，諸葛恪又進攻新城，軍隊損失大半，回到京城後被殺。

吴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是時孫綝一門五侯，權傾吴主，風霧之災，與漢五侯、丁、傅同應也。十二月丁卯夜，又大風，發木揚沙。明日，綝誅。

吴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日，風向四面轉，反復五次，接連幾天都是大霧。當時孫綝一家五人封侯，權勢凌駕在吴主之上，這風霧的災異，與漢代五侯、丁、傅時出現的情況是同樣的徵候。十二月丁卯日夜晚，又颳起大風，毁壞樹木，飛沙走石。第二天，孫綝被殺。

晋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

晋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日，初一，廣平颳大風，吹折樹木。

晋武帝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

晋武帝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颳大風，毁壞一千餘家房屋，吹折樹木。

咸寧元年五月甲申，廣陵、司吾、下邳大風折木。

咸寧元年五月甲申日，廣陵、司吾、下邳颳大風，吹折樹木。

咸寧三年八月，河間大風折木。

咸寧三年八月，河間颳大風，吹折樹木。

晋武帝太康二年五月，濟南大風，折木傷麥。

晋武帝太康二年五月，濟南颳大風，吹折樹木，損害麥子。

太康二年六月，高平大風折木，發壞邸閣四十餘區。

太康二年六月，高平颳大風，吹折樹木，毁壞富貴者住宅四十餘棟。

太康八年六月，郡國八大風。

太康八年六月，郡國有八處出現大風。

太康九年正月，京都風雹，發屋拔木。後二年，宫車晏駕。

太康九年正月，京城颳風，又下冰雹，毁壞房屋，樹木被連根拔起。這以後兩年，皇上駕崩。

晋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雨拔樹。

晋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大雨，樹木被連根拔起。

元康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風，城東渠波浪；七月，下邳大風，壞廬舍；九月，雁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明年，氐、羌反叛，大兵西討。

元康五年四月庚寅日夜晚，颳暴風，城東渠中起波浪；七月，下邳颳大風，毁壞房屋；九月，雁門、新興、太原、上黨風災傷害莊稼。第二年，氐、羌反叛，朝廷派大軍西進征討。

元康九年六月，飆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年，謐誅。

元康九年十一月甲子朔，京都連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太子廢。

晉惠帝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己卯，喪柩發許還洛，是日，大風雷電，幃蓋飛裂。

永康元年四月，張華第舍飆風折木，飛繒軸六七。是月，華遇害。

永康元年十一月戊午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石。明年正月，趙王倫纂位。

晉惠帝永興元年正月癸酉，趙王倫祠太廟，災風暴起，塵沙四合。其年四月，倫伏辜。

晉元帝永昌元年七月丙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

永昌元年八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自八方來者。十一月，宫車晏駕。

晉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風，發屋折木。四月，李壽襲殺李期。

晉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晉陵、吴郡災風。

晉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

升平五年正月戊戌朔，疾風。

晉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風迅急。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戊申朔，暴風迅起，從丑上來，須臾轉從子上來，飛沙揚礫。

晉孝武帝太元元年二月乙丑朔，暴風折木。

太元二年閏三月甲子朔，暴風疾雨俱至，發屋折木。

元康九年六月，飆風把賈謐的朝服吹起，飛到數百丈遠的地方。第二年，賈謐被殺。

元康九年十一月甲子日，初一，京城連續颳大風，毁壞房屋，吹折樹木。十二月，太子被廢黜。

晉惠帝永康元年二月，颳大風，樹木被連根拔起。三月，愍懷太子被害。己卯日，太子的棺柩從許昌啓程運回洛陽，當天，颳大風，又電閃雷鳴，車幃被吹飛，車蓋被震裂。

永康元年四月，張華府第中飆風吹折樹木，書卷被吹起六七册。當月，張華被害。

永康元年十一月戊午日，初一，大風從西北方向吹過來，吹折樹木，飛沙走石。第二年正月，趙王司馬倫篡位。

晉惠帝永興元年正月癸酉日，趙王司馬倫去太廟祭祀，災風突然颳起，灰沙從四面飛來。那年四月，司馬倫因篡位罪而死。

晉元帝永昌元年七月丙寅日，颳大風，樹木被連根拔起，屋瓦都被吹飛。

永昌元年八月，颳暴風，毁壞房屋，御道旁一百餘棵柳樹被連根拔起。那風風向變化無常，像是從四面八方吹來。十一月，皇上駕崩。

晉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日，成都颳大風，毁壞房屋，吹折樹木。四月，李壽襲擊并殺死李期。

晉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日，晉陵、吴郡颳災風。

晉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日，策立皇后何氏。當天颳起大風。

升平五年正月戊戌日，初一，颳大風。

晉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颳大風，風勢迅疾。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戊申日，初一，暴風迅猛颳起，先從東北偏北方向颳來，一會兒轉爲從正北方向颳來，飛沙揚石。

晉孝武帝太元元年二月乙丑日，初一，暴風吹折樹木。

太元二年閏三月甲子日，初一，暴風疾雨一同來臨，毁壞房屋，吹折樹木。

太元二年六月，長安大風拔苻堅宮中樹。其後堅再南伐，身戮國亡。

太元二年六月，長安颳大風，把苻堅宮中樹木連根拔起。以後苻堅兩次出兵向南征伐，最終自身被殺，國家滅亡。

太元四年八月乙未，暴風。

太元四年八月乙未日，颳暴風。

太元十二年正月壬子夜，暴風。

太元十二年正月壬子日夜晚，颳暴風。

太元十二年七月甲辰，大風拔木。

太元十二年七月甲辰日，颳大風，樹木被連根拔起。

太元十七年六月乙卯，大風折木。

太元十七年六月乙卯日，颳大風，吹折樹木。

晉安帝元興二年二月甲辰，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年，桓玄纂位，由此門入。

晉安帝元興二年二月甲辰日，大風大雨，大航浮橋入口的門屋瓦全被吹得飛落。第二年，桓玄篡位，正由這道門進入京城。

元興三年正月，桓玄游大航南，飄風飛其輦輗蓋。三月，玄敗。

元興三年正月，桓玄出游大航浮橋南，旋風把他乘坐之車車蓋吹飛。三月，桓玄失敗。

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大風折木。是月，桓玄敗於峥嶸洲，身亦屠裂。

元興三年五月，江陵颳大風，吹折樹木。當月，桓玄在峥嶸洲戰敗，自己被殺，尸體被肢解。

元興三年十一月丁酉，大風，江陵多死者。

元興三年十一月丁酉日，颳大風，江陵死了很多人。

晉安帝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起。

晉安帝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日，初一，大風在西北颳起。

義熙五年閏十月丁亥，大風發屋。明年，盧循至蔡洲。

義熙五年閏十月丁亥日，颳大風，毁壞房屋。第二年，盧循叛軍到蔡洲。

義熙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樹幾百年也。琅邪、揚州二射堂倒壞。是日，盧循大艦漂没。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王師南討。

義熙六年五月壬申日，颳大風，城北郊祀之處樹木被連根拔起，這樹已經生長了近百年。琅邪、揚州兩處射堂倒塌。當天，盧循的大船艦沉没。甲戌日，又颳風，毁壞房屋，吹折樹木。這年冬天，朝廷軍隊向南征討。

義熙十年四月己丑朔，大風拔木。

義熙十年四月己丑日，初一，颳大風，樹木被連根拔起。

義熙十年六月辛亥，大風拔木。明年，西討司馬休之。

義熙十年六月辛亥日，颳大風，樹木被連根拔起。第二年，朝廷軍隊西進征討司馬休之。

宋少帝景平二年正月癸亥朔旦，暴風發殿庭，會席翻揚數十丈。五月，帝廢。

宋少帝景平二年正月癸亥日清晨，正是正月初一，暴風從殿庭颳起，爲朝臣正會準備的座席被吹起，飛升數十丈高。五月，少帝被廢黜。

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二月庚申，壽陽驟雨，有回風雲霧，廣三十許步，從南來，至城西回散滅。當其衝者，室屋樹木摧倒。

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二月庚申日，壽陽下起疾速的陣雨，旋風捲着雲霧，寬大約三十餘步，從南直颳過來，到城西旋風停息，雲霧也消散。旋風颳過的地方，房屋被吹毁，樹木被吹倒。

元嘉二十九年三月，大風，拔木飛瓦。

元嘉三十年正月，大風拔木，雨凍殺牛馬，雷電晦冥。二月，宫車晏駕。

孝武帝大明七年，風吹初寧陵隧口左標折。鍾山通天臺新成，飛倒，散落山澗。明年閏五月，帝崩。

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乙未朔，京邑大風。

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丙申，京邑大風。

泰始二年四月甲子，京邑大風。

泰始二年五月丁未，京邑大風。

泰始二年五月己酉，京邑大風。

泰始二年九月乙巳，京邑大風。

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甲子，京邑大風。

元徽三年三月丁卯，京邑大風。

元徽三年六月甲戌，京邑大風。

元徽四年十一月辛卯，京邑大風。

元徽五年三月庚寅，京邑大風，發屋折木。

元徽五年六月甲寅，京邑大風。

夜妖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閏正月戊戌，大風晦暝，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暝，陰爲陽，臣制君也。"時晉景王討毌丘儉，是日始發。

魏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班固曰："夜妖者，雲風并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劉向《春秋説》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冥晦。明年，魯季友死，果世官而公室卑矣。"魏見此妖，晉有天下之應

元嘉二十九年三月，颳大風，樹木被連根拔起，屋瓦被吹飛。

元嘉三十年正月，颳大風，樹木被連根拔起，下凍雨，凍死牛馬，又打雷閃電，天地昏暗。二月，皇上駕崩。

孝武帝大明七年，風把初寧陵墓道口左邊的墓碑吹折。鍾山通天臺剛剛建成，也被吹倒，石塊飛起，散落山澗。第二年閏五月，孝武帝駕崩。

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乙未日，初一，京城颳大風。

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丙申日，京城颳大風。

泰始二年四月甲子日，京城颳大風。

泰始二年五月丁未日，京城颳大風。

泰始二年五月己酉日，京城颳大風。

泰始二年九月乙巳日，京城颳大風。

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甲子日，京城颳大風。

元徽三年三月丁卯日，京城颳大風。

元徽三年六月甲戌日，京城颳大風。

元徽四年十一月辛卯日，京城颳大風。

元徽五年三月庚寅日，京城颳大風，毁壞房屋，吹折樹木。

元徽五年六月甲寅日，京城颳大風。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閏正月戊戌日，颳大風，天昏地暗，走路的人都停下或是跌倒在地上。這和夜妖相近。劉向説："正值白天却天昏地暗，這是因爲陰勝陽，預示臣控制君。"當時晉景王討伐毌丘儉，這天軍隊剛好出發。

魏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城發生大地震，白天天色晦暗。這是夜妖。班固説："夜妖，是指雲風同時發生、導致天色晦暗的妖異，所以它和恒風是同樣的徵兆。"劉向在《春秋説》中説："上天儆戒説，不要讓大夫世代爲官，擅行政令，不要讓他們獨攬大權，否則會天昏地暗。第二年，魯季友死，魯國大夫果然世代爲一官而魯

也。

公室衰微了。”魏出現這種妖異，正是晉將要占有天下的符應。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風晦暝。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干戈內侮，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是其應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日，颳大風，天色晦暗。以後孝武帝崩，而諸侯違抗朝廷的命令，率軍反叛，欺侮朝廷，大權被司馬元顯篡奪，大禍由桓玄釀成。這就是天昏地暗的應驗。

蠃蟲之孽

晉孝武帝咸寧元年七月，郡國螟；九月，青州又螟。

晉孝武帝咸寧元年七月，郡國出現螟蟲；九月，青州又出現螟蟲。

咸寧元年七月，郡國有青蟲食禾稼。

咸寧元年七月，郡國出現青蟲嚙食莊稼。

咸寧四年，司、冀、兖、豫、荆、揚郡國皆螟。

咸寧四年，司、冀、兖、豫、荆、揚等州所屬郡國都出現螟蟲。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彭蜞及蟹皆化爲鼠，甚衆，覆野，大食稻爲災。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的蟛蜞和蟹都變成鼠，很多，遍布田野，大量嚙食稻，造成災害。

太康九年八月，郡國二十四螟。螟説與蝗同。是時帝聽讒諂。

太康九年八月，各郡國共有二十四處出現螟蟲。關於螟蟲出現原因的説法與蝗蟲相同。當時武帝聽信讒言。

太康九年九月，蟲傷稼。

太康九年九月，蟲傷害莊稼。

晉惠帝元康二年九月，帶方、含資、提奚、南新、長岑、海冥、列口蟲食禾葉蕩盡。

晉惠帝元康二年九月，帶方、含資、提奚、南新、長岑、海冥、列口等處，蟲把禾苗全都吃盡。

晉惠帝永寧元年七月，梁、益、凉三州螟。是時齊王冏秉政。貪苛之應也。

晉惠帝永寧元年七月，梁、益、凉三州出現螟蟲。當時齊王司馬冏掌握朝政。螟蟲出現是貪婪苛刻的應驗。

永寧元年十月，南安、巴西、江陽、太原、新興、北海青蟲食禾葉，甚者十傷五六。

永寧元年十月，南安、巴西、江陽、太原、新興、北海等地青蟲嚙食禾葉，最嚴重的地方禾葉被吃去十分之五六。

永寧元年十二月，郡國八螟。

永寧元年十二月，郡國有八處出現螟蟲。

牛禍

晉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禍也。是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爲念，而托付不以至公，思心瞀亂之應也。師曠曰：“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義也。

晉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説話。這近於牛禍。當時武帝多病，常病重，深深爲自己死後之事憂慮，但又不用至公之心托付朝政，這是思慮昏亂的應驗。師曠説：“怨恨之心、誹謗之言在百姓中産生，就會有不會説話的東西突然説話。”死牛頭説話正是這個原因。

晉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

晉惠帝太安年間，爲江夏張騁駕車的牛説

牛言曰："天下方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蚤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綉，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祆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爲務，又其應也。

道："天下將發生動亂，要我駕車去哪兒！"張騁因害怕而回家，家中犬又說道："回來怎麼這樣早！"不久之後牛又像人似的站起來用兩條腿走路。張騁請善於卜卦的人爲這事占卜。卜卦的人對張騁說："天下將有戰亂，陷於禍害的不止一家。"那一年張昌反叛，先占據江夏，張騁在他手下當將領。於是五州陷入戰亂，百姓被殘害，張騁也全族被誅滅。京房《易妖》說："牛假如能說話，就按牛的話預示吉凶。"《易·萌氣樞》說："君主不喜好士人，良馬披上了文綉之衣，犬狼食用着人的食物，那麽就會出現六畜與人交談的妖異。"當時天子諸侯不把向百姓施惠放在心上，又正是牛犬說話的應驗。

晋愍帝建武元年，曲阿門牛生犢，一體兩頭。

晋愍帝建武元年，曲阿門有牛生下牛犢，一個身體兩個頭。

元帝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生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説，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别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其後皆有此應。

元帝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家的牛生下小牛，兩個頭、八隻脚、兩條尾，共一肚腹。三年後這條小牛死去。又有牛生下一足三尾的小牛，生下來就死了。據司馬彪說，牛有兩個頭，是朝政掌握在大臣手中，上下沒有分别的徵兆。京房《易傳》說："足多，是預示着任用的人中有奸邪。足少，是説明在下之人不能承擔重任。"以後都有應驗。

晋元帝太興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劉向説《春秋》郊牛死曰，宣公區瞀昏亂，故天不饗其祀。元帝中興之業，實王導之謀也。劉隗探會主意，以得親幸，導見疏外。此區瞀不睿之禍也。

晋元帝太興四年十二月，用來郊祀的牛死了。《春秋》中記載用來郊祀的牛死去，據劉向解說，宣公昏昧惑亂，所以上天不享用他的祭祀。元帝中興晋室的事業，實在是王導在全力謀劃。劉隗逢迎阿諛元帝的心意，獲得寵幸，王導被疏遠，出京任職。郊祀用的牛死正是昏聵而思慮不廣帶來的災禍。

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峻作亂。

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之牛生下牛犢，有兩個頭六隻脚。這年冬天，蘇峻發動叛亂。

咸和七年，九德民袁榮家牛産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京房《易傳》："殺無罪，則牛生妖。"

咸和七年，九德百姓袁榮家牛生下牛犢，兩個頭八隻足兩條尾共一個身子。京房《易傳》說："假若殺了無罪的人，那麽牛就會出現妖異。"

桓玄之國，在荆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瑰異。桓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

桓玄棄官回歸自己封國，在荆州去見荆州刺史殷仲堪，走到鶴穴，遇上一個老翁趕着青牛，牛的形態皮色都很突出很奇異。桓玄就用自己駕

至零陵溼溪，駿駛非常，因息駕飲牛。牛徑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

車的牛把老翁的青牛换來。桓玄坐着牛車到零陵溼溪，青牛駕車急駛，與尋常的牛全不相同，桓玄就停下車讓牛飲水，青牛一直走入江水中再也不出來。桓玄派人在那地方察看了一整天，什麽也没有見到。

宋文帝元嘉三年，司徒徐羨之大兒喬之行欲入廣莫門。牛徑將入廷尉寺，左右禁捉不能禁。入方得出。明日被收。

宋文帝元嘉三年，司徒徐羨之的大兒子徐喬之乘牛車想進廣莫門。牛一直把車拉進廷尉官衙，他的隨從想阻止牛却不能擋住。進廷尉官衙後又出來。第二天徐羨之被收捕。

元嘉二十九年，晋陵送牛，角生右脅，長八尺。明年二月，東宫爲禍。

元嘉二十九年，晋陵送來牛，牛角長在右前胸，八尺長。第二年二月，太子製造禍亂。

孝武帝大明三年，廣州刺史費淹獻三角水牛。

孝武帝大明三年，廣州刺史費淹貢獻三隻角的水牛。

黄眚黄祥

蜀劉備章武二年，東伐。二月，自秭歸進屯夷道。六月，秭歸有黄氣見，長十餘里，廣數十丈。後逾旬，備爲陸議所破。近黄祥也。

蜀劉備章武二年，蜀向東進軍征伐。二月，從秭歸進駐夷道。六月，秭歸有黄氣出現，綿延十餘里，寬有數十丈。過了十天以後，劉備被陸議擊敗。這接近於黄祥之妖異。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斯須更出，語如向日。適欲日中，鼠入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絶，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案班固説，此黄祥也。是時曹爽秉政，競爲比周，故鼠作變也。

魏齊王正始年間，中山王周南任襄邑長。有鼠從洞穴中出來，説道："王周南，你在某天會死。"王周南不回答。鼠返回洞穴。後來到了鼠所説的那個日子，鼠又戴着帽子穿着黑色衣服出洞來，説道："王周南，你今天中午將死。"王周南又不回答。鼠又進洞去，一會兒又出來，説和以前一樣的話。將到中午，鼠進洞又出洞，出洞又進洞，翻來覆去説前面那幾句話。時辰正到中午，鼠説："王周南，你不回答我，我還説什麽。"話説完，鼠跌倒在地上死去，衣帽也頓時不見。王周南把鼠拿過來看，都和平常的鼠一樣。據班固的説法，這屬於黄祥。當時曹爽掌握朝政，朝廷大臣競相結黨營私，所以鼠發生妖變。

宋孝武大明七年春，太湖邊忽多鼠。其年夏，水至，悉變成鯉魚。民人一日取，轉得三五十斛。明年，大飢。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春，太湖邊忽然出現很多鼠。那年夏天，水漲到太湖邊，鼠全變成鯉魚。百姓捕取一天，能得到三五十斛。第二年，發生大的饑荒。

晋元帝太興四年八月，黄霧四塞，埃氣蔽天。案楊宣對，近土氣，

晋元帝太興四年八月，黄霧四處瀰漫，灰塵遮蔽天日。據漢代楊宣的奏對，這接近於土

亂之祥也。

晋元帝永昌二年正月癸巳，黄霧四塞。

晋穆帝永和七年三月，凉州大風拔木，黄霧下塵。是時張重華納譖，出謝艾爲酒泉太守，而所任非其人。至九年死，嗣子見弑。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聞善不予，兹謂不知。厥異黄，厥咎聾，厥災不嗣。黄者，有黄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絶道，故災至絶世也。"

晋安帝元興元年十月丙申朔，黄霧昏濁，不雨。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秋七月，天有黄光，洞照于地。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謂之榮光，太平之祥，上表稱慶。

地震

吴孫權黄武四年，江東地連震。是時權受魏爵命，爲大將軍、吴王，改元專制，不修臣迹。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董仲舒、劉向并云"臣下强盛，將動而爲害"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來，隱隱有聲，屋瓦摇。

魏明帝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是秋，吴將朱然圍江夏，荆州刺史胡質擊退之。又公孫淵自立爲燕王，改年，置百官。明年，討平之。

吴孫權嘉禾六年五月，江東地震。

赤烏二年正月，地又再震。是時吕壹專政，步騭上疏曰："伏聞校事，吹毛求瑕，趣欲陷人，成其威福，無

氣，是動亂的徵兆。

晋元帝永昌二年正月癸巳日，黄霧四處瀰漫。

晋穆帝永和七年三月，凉州颳大風，樹木被連根拔起，黄霧隨風飄動。當時張重華聽信譖言，讓謝艾離開凉州任酒泉太守，而張重華任用的都是不恰當的人選。到永和九年，張重華死，繼承他職務的兒子被臣僚殺害。這正是大風黄霧的應驗。京房《易傳》説："聽到好話不贊許，這就叫做不智。因它而出現的妖異是黄，給它的責罰是聾，給它的災禍是没人承嗣。黄，是指有黄色濁氣充塞天下，阻遏賢者，禁絶正道，所以災禍發展到斷絶禄位。"

晋安帝元興元年十月丙申日，初一，黄霧充塞，四處昏濁，却不下雨。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秋七月，天上出現黄光，照亮大地。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稱這爲榮光，認爲是天下太平的徵兆，上表頌揚吉慶。

吴孫權黄武四年，江東接連發生地震。當時孫權接受魏的封爵和官職，爲大將軍、吴王，但又自己改用年號，獨斷專行，不按臣子的身份行事。京房《易傳》説："以臣下身份事奉君王，一定要按準則辦事，獨斷專行就一定會發生地震。"董仲舒、劉向都説，地震是"臣下力量强大，將要采取行動危害君上"的應驗。

魏明帝青龍二年十一月，京城地震，地震從東邊傳過來，伴有隆隆的聲音，屋瓦被震得摇動。

魏明帝景初元年六月戊申日，京城地震。這年秋天，吴將朱然圍攻江夏，荆州刺史胡質擊退了他。又公孫淵自立爲燕王，改换年號，設置百官。第二年，朝廷征討掃平了他。

吴孫權嘉禾六年五月，江東地震。

赤烏二年正月，又發生兩次地震。當時吕壹獨攬朝政，步騭上疏説："我聽説校事官吹毛求疵，急着想要陷害人，實現他作威作福的欲望，

罪無辜，横受重刑，雖有大臣，不見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嘉禾六年、赤烏二年，地連震動，臣下專政之應也。冀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壹後卒敗。

無罪無辜的人，冤枉地遭受重刑，雖有大臣，却不被信任。像這樣，天地怎麽會不發生災變。所以嘉禾六年、赤烏二年，接連發生地震，這是臣下獨攬朝政的應驗。上天希望用這種方式警告君主，使君主醒悟，君主能不深深地考慮上天的用意嗎。”以後吕壹最終還是敗露了。

魏齊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

魏齊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

正始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

正始三年七月甲申日，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

正始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時曹爽專政，遷太后于永寧宫，太后與帝相泣而别。連年地震，是其應也。

正始六年二月丁卯日，南安郡地震。當時曹爽獨攬朝政，把太后遷往永寧宫，太后和皇帝相向哭着分别。連年地震，正是這種專權行爲的應驗。

吴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江東地仍震。是時權聽讒，尋黜朱據，廢太子。

吴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江東頻頻發生地震。當時孫權聽信讒言，不久貶黜朱據，廢黜太子。

蜀劉禪炎興元年，蜀地震。時宦人黄皓專權。按司馬彪説，奄宦無陽施，猶婦人也。此皓見任之應，與漢和帝時同事也。是冬蜀亡。

蜀劉禪炎興元年，蜀地震。當時宦官黄皓專權。按司馬彪説，宦官不能用陽氣行事，如同婦人。地震正是黄皓被任用的應驗，這和漢和帝時的事情相同。這年冬天，蜀滅亡。

晋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氐、羌叛。明年，孫晧大遣衆入渦口。叛虜寇秦、凉，刺史胡烈、蘇愉并爲所害。

晋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日，地震。這年冬天，新平氐、羌反叛。第二年，孫晧派大軍攻入渦口。叛虜進犯秦州、凉州，刺史胡烈、蘇愉都被他們殺害。

泰始七年六月丙申，地震。武帝世，始於賈充，終於楊駿，阿黨昧利，苟專權寵，終喪天下，由是也。末年所任轉敝，故亦一年六震，是其應也。裴叔則曰：“晋德所以不比隆堯、舜者，以有賈充諸人在朝。”

泰始七年六月丙申日，地震。武帝時代，最早有賈充，最後有楊駿，結黨營私，貪求財利，利用恩寵，隨意弄權，晋最終丢失天下，就是由此開始。武帝末年，任用的人更加拙劣，所以也在一年内發生六次地震，這正是弊政的應驗。裴叔則説：“晋朝德政不能和堯、舜時代那樣隆盛的原因，就是因爲有賈充一類的人在朝廷中專權。”

晋武帝咸寧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東、平陽地震。

晋武帝咸寧二年八月庚辰日，河南、河東、平陽地震。

咸寧四年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陰平、廣武地又震。

咸寧四年六月丁未日，陰平、廣武地震；甲子日，陰平、廣武又發生地震。

晋武帝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陽地震。

晋武帝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日，淮南、丹陽地震。

太康五年二月壬辰，地震。

太康六年七月己丑，地震。

太康七年七月，南安、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

太康八年五月壬子，建安地震；七月，陰平地震；八月，丹陽地震。

太康九年正月，會稽、丹陽、吴興地震；四月辛酉，長沙、南海等郡國八地震；七月至于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聲如雷。

太康十年十二月己亥，丹陽地震。

晋武帝太熙元年，地震。

晋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

元康四年二月，蜀郡山崩殺人；上谷、上庸、遼東地震。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墜方三十丈。六月，壽春大雷震，山崩地坼，家人陷死，上庸郡亦如之。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殺百餘人。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饑。上庸四處山崩地陷，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汝陰、梁國、南陽地皆震；十二月，京都又震。是時賈后亂朝，據權專制，終至禍敗之應也。漢鄧太后攝政時，郡國地震。李固以爲："地，陰也，法當安静。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此同事也。京房《易傳》曰："無德專禄，兹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又曰："小人剥廬，厥妖山崩。兹謂陰乘陽，弱勝强。"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父子分離，夷、羌叛去。"

元康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

太康五年二月壬辰日，地震。

太康六年七月己丑日，地震。

太康七年七月，南安、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

太康八年五月壬子日，建安地震；七月，陰平地震；八月，丹陽地震。

太康九年正月，會稽、丹陽、吴興地震；四月辛酉日，長沙、南海等郡國共八處發生地震；七月到八月，又發生四次地震，其中三次伴有打雷似的響聲。

太康十年十二月己亥日，丹陽地震。

晋武帝太熙元年，地震。

晋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日，京城地震。

元康四年二月，蜀郡山崩，壓死了人；上谷、上庸、遼東地震。五月壬子日，壽春山崩，洪水涌出，城墻崩塌，有方圓三十丈的土地下陷。六月，壽春出現大雷、地震，山崩地裂，百姓陷入地下死去，上庸郡也出現同樣的情况。八月，上谷地震，水涌出來，淹死一百餘人。居庸地裂開，裂開的地方寬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涌出，發生大饑荒。上庸有四處山崩地裂，裂處寬三十丈，長一百三十丈，水涌出，淹死了人。十月，京城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汝陰、梁國，南陽都發生地震；十二月，京城又發生地震。這是當時賈后擾亂朝綱、竊奪大權、獨攬朝政、最終導致敗亡的應驗。漢代鄧太后攝政時，各郡國發生地震。李固認爲："地，其性屬陰，按常理應當安静。現在却有人僭越陰的職分，獨攬本屬陽的權力，所以發生地震以作應驗。"賈后攬權而發生地震和漢代的事相同。京房《易傳》説："無德却又想占有福禄，這就叫做不順。它的災異是地震，摇動山陵，大水涌出。"又説："小人居於上位，剥奪百姓廬舍，它帶來的妖異是山崩。這就叫陰凌駕陽，弱戰勝强。"又説："陰拋開陽，就會出現地裂。父子分離，夷、羌叛離。"

元康五年五月丁丑日，地震；六月，金城地

月，金城地震。

元康六年正月丁丑，地震。

元康八年正月丙辰，地震。

晉惠帝太安元年十月，地震。是時齊王冏專政。

太安二年十二月丙辰，地震。是時長沙王專政。

晉孝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荆、湘二州地震。時司馬越專政。

永嘉四年四月，兖州地震。

晉愍帝建興二年四月甲辰，地震。是時幼主在上，權傾於下，四方雲擾，兵亂不息。

建興三年六月丁卯，長安地震。

晉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山崩。干寶曰："王敦陵上之應。"

太興二年五月癸丑，祁山地震，山崩殺人。是時相國南陽王保在祁山稱晉王，不終之象也。

太興三年四月庚寅，丹陽、吴郡、晉陵地震。其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黄數千斤。

晉成帝咸和二年三月，益州地震；四月己未，豫章地震。是年，蘇峻作亂。

咸和九年三月丁酉，會稽地震。是時政在臣下。

晉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政在臣下，所以連年地震。

永和二年十月，地震。

永和三年正月丙辰，地震。

永和四年十月己未，地震。

永和五年正月庚寅，地震。

永和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聲如雷。

永和十年正月丁卯，地震，有聲

震。

元康六年正月丁丑日，地震。

元康八年正月丙辰日，地震。

晉惠帝太安元年十月，地震。當時齊王司馬冏獨攬朝政。

太安二年十二月丙辰日，地震。當時長沙王獨攬朝政。

晉孝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荆州、湘州發生地震。當時司馬越獨攬朝政。

永嘉四年四月，兖州地震。

晉愍帝建興二年四月甲辰日，地震。當時皇帝幼小，大權全被臣下把持，四方動亂不停，如烏雲涌動，戰亂不止息。

建興三年六月丁卯日，長安地震。

晉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水從地下涌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山崩。干寶説："這是王敦欺凌君上的應驗。"

太興二年五月癸丑日，祁山地震，山崩，壓死了人。當時相國南陽王司馬保在祁山自稱爲晉王，地震是預示他不會有好結果的徵兆。

太興三年四月庚寅日，丹陽、吴郡、晉陵地震。那年，南平郡山崩，崩塌的地方出現數千斤雄黄。

晉成帝咸和二年三月，益州地震；四月己未日，豫章地震。這年，蘇峻發動叛亂。

咸和九年三月丁酉日，會稽地震。當時朝政由大臣掌握。

晉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日，地震。當時繼位君主年紀幼小，母后臨朝聽政，朝政由大臣掌握，這就是連年地震的原因。

永和二年十月，地震。

永和三年正月丙辰日，地震。

永和四年十月己未日，地震。

永和五年正月庚寅日，地震。

永和九年八月丁酉日，京城地震，伴有如同雷鳴那樣的響聲。

永和十年正月丁卯日，地震，伴有如同雷鳴

如雷，鷄雉鳴呴。

永和十一年四月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震。

晉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凉州地震。

晉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地震。是時政在將相，人主南面而已。

隆和元年四月丁丑，凉州地震，浩亹山崩。張天錫降亡之象也。

隆和二年二月庚寅，江陵地震。是時桓温專政。

晉海西太和元年二月，凉州地震水涌。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是時嗣主幼冲，政在將相。

寧康二年七月甲午，凉州地震山崩。

晉孝武帝太元二年閏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

太元十一年六月己卯，地震。是後緣河諸將，連歲兵役。

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夜，地震。

太元十七年六月癸卯，地震；十二月己未，地又震。是時群小弄權，天下側目。

太元十八年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地震。

晉安帝隆安四年九月癸酉，地震。是時幼主冲昧，政在臣下。

晉安帝義熙四年正月壬子夜，地震有聲；十月癸亥，地震。

義熙五年正月戊戌夜，尋陽地震，有聲如雷。明年，盧循下。

義熙八年，自正月至四月，南康、廬陵地四震。明年，王旅西討

那樣的響聲，鷄雉都鳴叫。

永和十一月四月乙酉日，地震；五月丁未日，地震。

晉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凉州地震。

晉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日，地震。當時朝政由將相掌握，君主空有爲帝之名而已。

隆和元年四月丁丑日，凉州地震，浩亹山崩。這是張天錫投降滅亡的徵兆。

隆和二年二月庚寅日，江陵地震。當時桓温獨攬朝政。

晉海西公太和元年二月，凉州地震，水從地下涌出。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日，安成地震。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十月辛未日，地震。當時繼位君主年紀幼小，朝政由將相掌握。

寧康二年七月甲午日，凉州地震山崩。

晉孝武帝太元二年閏月壬午日，地震；五月丁丑日，地震。

太元十一年六月己卯日，地震。這以後沿着黄河防守的衆將，戰事連年不斷。

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日，初一，這天夜晚，地震。

太元十七年六月癸卯日，地震；十二月己未日，又發生地震。當時一群小人在朝中濫用職權，天下人十分憤怒，側目而視。

太元十八年正月癸亥日，初一，地震；二月乙未日，地震。

晉安帝隆安四年九月癸酉日，地震。當時君主年紀幼小，還不懂事，朝政由大臣掌握。

晉安帝義熙四年正月壬子日夜晚，地震，而且伴有響聲；十月癸亥日，地震。

義熙五年正月戊戌日夜晚，尋陽地震，伴有如同雷鳴那樣的響聲。第二年，盧循叛軍進逼京城。

義熙八年，從正月到四月，南康、廬陵等地發生四次地震。第二年，朝廷大軍西進征討荆

荆、益。

宋文帝元嘉七年四月丙辰，地震。時遣軍經略司、兖。

元嘉十二年四月丙辰，京邑地震。

元嘉十五年七月辛未，地震。

元嘉十六年，地震。

孝武帝大明二年四月辛丑，地震。

大明六年七月甲申，地震，有聲自河北來，魯郡山摇地動，彭城城女墻四百八十丈墜落，屋室傾倒，兖州地裂泉涌，二年不已。其後虜主死，兖州刺史夏侯祖權卒。

明帝泰始二年四月，地震。

泰始四年七月己酉，東北有聲如雷，地震。

明帝泰豫元年閏七月甲申，東北有聲如雷，地震。

後廢帝元徽二年四月戊申，地震。

元徽五年五月戊申，地震。七月，帝殞。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青州城南地，遠望見地中如水有影，人馬百物皆見影中，積年乃滅。

山崩地陷裂

吴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楊、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按劉向説，“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也”。與《春秋》梁山崩，漢齊、楚衆山發水同事也。“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吴雖帝，其實列國，災發丹楊，其天意矣。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後二年而權薨，薨二十六年而吴亡。

州、益州。

宋文帝元嘉七年四月丙辰日，地震。當時朝廷派遣軍隊謀劃經營司州、兖州之事。

元嘉十二年四月丙辰日，京城地震。

元嘉十五年七月辛未日，地震。

元嘉十六年，地震。

孝武帝大明二年四月辛丑日，地震。

大明六年七月甲申日，地震，有響聲從河北傳過來，魯郡山摇地動，彭城城墻上的矮墻崩塌了四百八十丈長的一段，房屋傾倒，兖州地裂，泉水涌出，兩年都没停。這以後虜主死，兖州刺史夏侯祖權卒。

明帝泰始二年四月，地震。

泰始四年七月己酉日，東北方向發出雷鳴般的響聲，地震。

明帝泰豫元年閏七月甲申日，東北方向發出雷鳴般的響聲，地震。

後廢帝元徽二年四月戊申日，地震。

元徽五年五月戊申日，地震。七月，後廢帝死。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青州城南邊有一塊地，遠遠望去，可以看到地中有好似水映照出圖像，人馬以及各種物體都在圖像中，經過多年這種現象纔消失。

吴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楊、句容以及故鄣、寧國等處山崩，洪水泛濫。據劉向説，“山，其性屬陽，象徵君；水，其性屬陰，象徵民。上天儆戒説，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去依附了”。這和《春秋》記載的梁山崩，漢齊、楚等各山中涌出水來的事情相同。“三代時祭祀山川的常例，祭祀不越過本國的名山大川，吉凶禍福的降臨，不會超過這些地方”。吴雖然稱帝，其實它的地位僅爲列國，災異在丹楊出現，恐怕是天意啊。國家以山川爲祭祀之主，山崩川竭，是國家滅亡的徵兆。這以後二年孫權去世，孫權死

後二十六年吳國滅亡。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此魏亡之徵也。其冬，晉有天下。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這是魏滅亡的徵兆。那年冬天，晉取代魏占有天下。

晉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子，太行山崩。

晉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子日，太行山崩。

泰始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此晉之咎徵也。至帝晏駕，而祿去王室，懷、愍淪胥於北，元帝中興於南，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王受命，人君虜。"

泰始四年七月，泰山崩，崩塌範圍有三里。這是晉室災禍的徵兆。到武帝駕崩之後，福祿離開了晉室，懷帝、愍帝被俘死在北方，元帝在南方創中興之業，這就是泰山崩的應驗。京房《易傳》說："從上往下落叫做崩，它的應驗是泰山石頭墜落，而聖王接受天命，君主被俘虜。"

晉武帝太康五年丙午，宣帝廟地陷。

晉武帝太康五年丙午日，宣帝廟地面下陷。

太康六年三月，南安新興縣山崩，涌水出。

太康六年三月，南安新興縣山崩，水涌出。

太康七年七月，朱提之大瀘山崩，震壞郡舍；陰平之仇池崖隕。

太康七年七月，朱提的大瀘山崩，震塌郡中房屋；陰平的仇池崖隕落。

太康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

太康八年七月，下大雨。宮殿前地面下陷，下陷面積方圓五尺，深數丈。

晉惠帝元康四年五月壬子，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史闕其處。

晉惠帝元康四年五月壬子日，地面下陷，方圓三十丈，死了人。史書漏記下陷的地點。

元康四年八月，居庸地裂，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

元康四年八月，居庸地裂，裂處寬三十丈，長一百三十丈，水涌出，淹死了人。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面下陷。

永嘉二年八月乙亥，鄄城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司馬越惡之，遷于濮陽。此見沴之異也。越卒陵上，終亦受禍。

永嘉二年八月乙亥日，鄄城有七十餘丈長的城墻無緣無故自己崩塌，司馬越忌諱這事，於是遷往濮陽。這是因相克而出現妖異。司馬越以後仍欺凌君上，最終自己也受到禍害。

永嘉三年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所廣三丈，長二百餘步。京房《易傳》曰："地坼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越、苟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

永嘉三年七月戊辰日，當陽三處出現地裂，每處寬三丈，長二百餘步。京房《易傳》說："地裂的原因，是因爲臣下離心離德，互相不肯順從。"以後司馬越、苟晞互相憎恨仇視，四方州郡長官個個心存異志，各懷異心，王室於是衰敗滅亡。

永嘉三年十月，宜都夷道山崩。

永嘉三年十月，宜都夷道山崩。

永嘉四年四月，湘東鄮黑石山崩。

永嘉四年四月，湘東鄮黑石山崩。

晋元帝太興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出，滹沱盈溢，大木傾拔。

晋元帝太興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從山中涌出，滹沱水盈泛濫，大樹被冲得斜倒或是被連根拔起。

晋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廬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劉胤爲郭默所殺。

晋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廬山西北山崖崩塌。十二月，劉胤被郭默殺死。

晋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雨。賈謐齋屋柱陷入地，壓謐床帳。此木沴土，土失其性，不能載也。明年，謐誅。

晋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晚，迅雷暴雨。賈謐房子的屋柱陷入地下，賈謐的床帳被壓壞。這是木克土，土失其本性，不能負載。第二年，賈謐被殺。

晋惠帝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地然，可以爨。此火沴土也。是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晋惠帝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土地自己燃燒，燃起的火可以烹煮食物。這是火克土。當時禮樂制度、征伐之命令由諸侯決定。

晋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陰有聲如雷，地陷深廣各四尺。

晋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寅日，山陰發出像雷鳴似的聲音，地面下陷，面積爲四尺見方，陷下四尺深。

義熙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毁門扇及限。此水沴土也。

義熙十年五月戊寅日，西明門地面出現孔洞，水從洞中涌出，毁壞門扇和門檻。這是水克土的妖異。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五行傳》説："皇上施政没有準則，這就叫做不建。它帶來的災害是昏聵惑亂，給它的懲罰是常陰，它的後果是衰敗。有時出現射妖，有時出現龍蛇之孽，有時出現馬禍，有時出現下人伐上之疾，有時出現日月運行不遵軌道，星辰由西向東而逆行。"

常陰

吴孫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是時將誅孫綝，謀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圍宫，廢亮爲會稽王。此常陰之罰也。

吴孫亮太平三年，從八月開始，四十餘天連續陰天，却不下雨。當時孫亮想要殺掉孫綝，計劃泄露。九月戊午日，孫綝率兵包圍宫殿，廢黜孫亮，以孫亮爲會稽王。這是常陰一類的懲罰。

吴孫晧寶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陰不雨，將有陰謀。晧深驚懼。時陸凱等謀因其謁廟廢之。及出，留平領兵前驅，凱語平，平不許，是以不果。晧既肆虐，群下多懷異圖，終至降亡。

吴孫晧寶鼎元年十二月，太史上奏，天氣久陰却不下雨，或許有人在醖釀什麽陰謀。孫晧非常吃驚，十分害怕。當時陸凱等人暗中商議，乘孫晧謁廟的機會廢黜他。到出宫的時候，留平領兵爲先導，陸凱把計劃告訴留平，留平不答應，因此計劃没有成功。孫晧肆行暴虐，群臣多半各懷異心，最終導致投降晋，國家滅亡。

宋後廢帝元徽三年四月，連陰不雨。

宋後廢帝元徽三年四月，連着天陰却不下雨。

元徽三年八月，多陰。後二年，廢帝殞。

元徽三年八月，很長時間天陰。以後兩年，後廢帝死。

射妖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手射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爲拔箭，取木葉塞創。芝嘆息，投弓水中，自知當死矣。

蜀車騎將軍鄧芝攻打涪陵，見到黑猿在山上攀緣，他親手射猿，射中了。猿從身上拔出鄧芝的箭，用樹葉塞住自己的傷口。鄧芝說："唉！我違逆物的本性，恐怕將要死了。"不久鄧芝去世。這是射妖。另一種說法是，一隻母猿抱着小猿，鄧芝用箭射中了母猿，小猿替母猿拔去箭，取來樹葉爲母猿塞住傷口。鄧芝爲之嘆息，把弓投入河水中，知道自己將要死了。

晉恭帝之爲琅邪王時，好奇戲，嘗閉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而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而今射之，不祥甚矣。"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桓玄篡位。

晉恭帝爲琅邪王的時候，喜歡一些古怪的游戲，他曾經命手下人把一匹馬關在門內，命令手下人射馬，想看看馬中幾箭纔死。左右有人進諫，說："馬是國姓。現在射馬，很不吉利。"琅邪王於是纔停止這游戲，而馬身上已經中了大約十箭。這就是射妖。不久桓玄篡位。

龍蛇之孽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凡瑞興非時，則爲妖孽，况困於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晉武不賀，是也。干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魏土運，青，木色也，而不勝于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剋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案劉向說："龍貴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即此旨也。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日，青龍在郟縣摩陂井中出現。凡是祥瑞出現在不適當的時候，就看作是妖孽，何况龍被困在井中，不是吉兆。魏因爲這而改年號爲青龍，是不對的。晉武帝不上表賀喜，是對的。干寶說："從明帝時代到魏滅亡，青龍黃龍出現，都是當時君主廢興的應驗。魏屬土運，青是五行中木的顏色，而不能勝過金，黃得位，正是青失位的徵兆。青龍多次出現，是君主之德和國家氣數在內部相克相戰的應驗。所以高貴鄉公最終在戰事中失敗。"據劉向說："龍是尊貴者的象徵，却被困在井中，這預示諸侯將有被囚禁的禍害。"魏代龍出現没有一次不在井中，這是在君主之位的人遭受脅迫被控制的應驗。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就是這個意思。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冬十月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冬十月戊戌日，黃龍在鄴井中出現。

魏高貴鄉公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六月乙丑，青龍見

魏高貴鄉公甘露元年正月辛丑日，青龍在軹縣井中出現；六月乙丑日，青龍在元城縣境內

元城縣界井中。

甘露二年二月，青龍見温縣井中。

甘露三年，黄龍青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景元三年二月，青龍見軹縣井中。

吴孫晧天册中，龍乳於長沙民家，啖鷄鶵。京房《易妖》曰："龍乳人家，王者爲庶人。"其後晧降。

晋武帝咸寧二年六月丙申，白龍二見于九原井中。

晋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于武庫井中。帝見龍，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漦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産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膺受嘉祥。"遂不賀也。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産言之當矣。但非其所處，實爲妖災。夫龍以飛翔顯見爲美，則潜伏幽處，非休祥也。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陵井中，本志以爲其後趙王幽死之象也。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室宇邃密，非龍所處。後七年，蕃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器。勒、虎二逆皆字曰龍，此之表異，爲有證矣。"史臣案龍爲休瑞，而屈於井中，前史言之已詳。但兆幽微，非可臆斷，故《五行》、《符瑞》兩存之。

晋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産一龍子，色似錦文，嘗就母乳，遥見神光，少得就視。

晋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聽事平橑上，數年

井中出現。

甘露二年二月，青龍在温縣井中出現。

甘露三年，黄龍青龍頻頻在頓丘、冠軍、陽夏縣境内井中出現。

景元三年二月，青龍在軹縣井中出現。

吴孫晧天册年間，龍在長沙一百姓家中産子，吃小鷄。京房《易妖》説："龍在百姓家中産子，王者將要變爲庶人。"以後孫晧投降。

晋武帝咸寧二年六月丙申日，兩條白龍在九原井中出現。

晋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日，兩條龍在武庫井中出現。武帝見到龍，顯出欣喜的神色，百官將要恭賀嘉祥。劉毅却上表説："從前龍在夏宫廷中吐涎沫，禍害在周代爆發；龍在鄭國城門出現，子産并不祝賀。"武帝回答説："我還没有很好地施行德政，没有理由接受這種嘉祥。"於是百官不行慶賀之儀。孫盛説："龍是水中生物，和人有什麽干係，子産説的話是確當的。萬物衹有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纔成爲妖異。龍在飛翔之中顯示它的美，那麽龍潜伏在深幽的地方，就不是吉兆。漢惠帝二年，蘭陵井中出現兩條龍，記載這事的漢代的《五行志》認爲這是以後趙王被囚禁而死的徵兆。武庫是帝王收藏兵器的地方，房屋深邃而幽静，不是龍置身的地方。這之後七年，藩王互相殺害，後二十八年，果有兩個胡人竊居帝位。石勒、石虎兩個叛逆的字世龍、季龍都有龍字。龍在武庫中出現是一種顯露出來的妖異，算是有驗證了。"史臣案：龍是一種吉祥之物，却屈居井中，這事前面説得已經很詳盡。但各種徵兆很深奥，不能臆斷，所以《五行志》、《符瑞志》中都同時記下了這事。

晋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生下一條小龍，皮色好似錦上的花紋，小龍曾經到它生母身邊去吃奶，遠遠地可以看到小龍身上發散出神光，但很少有人能靠近去看。

晋武帝咸寧年間，司徒府中有兩條大蛇，身長大約十丈，藏身在廳堂的屋椽上，很多年人

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數失小兒及猪犬之屬。後一蛇夜出，傷於刃，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極不建，故蛇孽見之。漢靈帝時，蛇見御座，楊賜以爲帝溺於色之應也。魏氏宫人猥多，晋又過之，宴游是湎，此其孽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們都不知道，衹是府中多次丢失小孩以及猪犬之類，人們對此感到奇怪。後來一條蛇夜晚出來，被刀劍刺傷，不能離去，人們纔發覺。於是調集人衆擊打蛇，過了一陣纔把蛇打死。司徒府是施行五教的場所，這時皇室的準則没有確立，所以蛇孽在司徒府出現。漢靈帝時代，蛇出現在皇上座位上，楊賜認爲這是靈帝沉溺於女色的應驗。魏氏妃嬪宫女很多，晋代妃嬪宫女數量又超過魏，沉湎在宴游之樂中，這就是沉湎女色導致的妖孽。《詩》中説："見到小蛇和大蛇，是女子的徵兆。"

晋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菑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徑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天戒若曰，齊方有劉章定傾之功，若不厲節忠慎，又將蹈章失職奪功之辱也。齊王冏不悟，雖建興復之功，而以驕陵取禍。負二小蛇出朝市，皆有象類也。

晋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日，臨菑有條十餘丈長的大蛇，背着兩條小蛇，從城的北門進來，經過集市一直進入漢城陽景王的神廟中，然後消失了。上天儆戒像是説，齊王正有劉章那樣安定危局的功勞，但假如不砥礪節操、保持忠誠謹慎的態度，就又將重蹈劉章的覆轍，遭受丢失官職、削去封爵的耻辱。齊王司馬冏不醒悟，雖然立下了復興朝廷的功勞，但却因驕横欺凌君主而遭受禍害。大蛇背着兩條小蛇在集市上出現，都有所象徵。

晋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見於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其後討滅王敦及其黨與。

晋明帝太寧初年，武昌有條大蛇，常常藏身在老的神廟的空樹裏，每每伸出頭來從人那裏接受食物。京房《易妖》説："蛇在城邑中出現，不過三年，有大的戰亂。國家將有大的憂患。"以後朝廷出兵討伐消滅王敦及其黨羽。

馬禍

晋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按劉向説，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於兵禍，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又有"天子親伐，馬生角"。《吕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馬有生角。"

晋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匹馬長出角來，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據劉向説，這是戰亂的徵兆。到武帝駕崩之後，王室被戰亂禍害，就正是馬長角的應驗。京房《易傳》説："臣下輕慢主上，政令不順民心，其妖異是馬長角。"又説"天子親行征伐，馬長角"。《吕氏春秋》説："君王無道，馬長角。"

晋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驂乘，至南城門，馬止，力士推之不能動。倫入軺車，乃進。此馬禍也。天戒若曰，倫不知義方，終爲亂逆，非傅導行禮

晋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皇太子將行釋奠之禮，太傅趙王司馬倫陪同皇太子乘車，車走到南城門時，馬停下來不走，力士用力推車馬，車馬都不能推動。司馬倫下車坐上軺車，皇太子的車纔能前進。這是馬禍。天儆戒説，司馬倫不

之人。倫不悟，故亡。

懂禮義，不守爲臣的規範，最終會成叛逆亂臣，不是輔導太子行禮之人。司馬倫不醒悟，所以敗亡。

元康九年十一月戊寅冬，有牝騮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鳴而死。是殆愍懷冤死之象也。見廷尉訊堂，又天意乎。

元康九年十一月戊寅日，有匹母騮馬受驚狂奔到廷尉訊事堂，悲鳴之後死去。這大概是愍懷太子受冤而死的徵兆。馬出現在廷尉的訊事堂，大概又是天意吧。

晉孝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鳴南城門。

晉孝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在南城門嘶鳴。

晉元帝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楊演馬生駒，兩頭自頸前别，生而死。按司馬彪説，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是後王敦陵上。

晉元帝太興二年，丹陽郡郡吏濮陽楊演的馬生下馬駒，馬駒從頸往前分爲兩個頭，生下來就死了。據司馬彪説，出現兩個頭的妖異，正是朝政在權臣手中的象徵。以後王敦欺凌君主。

晉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己卯，帝不豫，六月崩。此馬禍，又赤祥也。張重華在凉州，將誅其西河相張祚，祚厩馬數十匹，同時悉皆無後尾。

晉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日，有匹顔色紅得像血的馬，從宣陽門一直跑到殿前，然後盤旋着跑出來，衆人追着去找這匹馬，没有人知道它在哪裏。己卯日，成帝生病，六月，成帝去世。這是馬禍，又屬赤祥。張重華在凉州時，將要殺害他手下的西河相張祚，張祚馬厩裏數十匹馬，同時全都没有了馬尾。

晉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都督桓玄。案劉向説，馬不當生角。由玄不當舉兵向上也。睹災不悟，故至夷滅。

晉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長出角，梁州刺史郭銓把長角的馬送給都督桓玄看。據劉向説，馬不應當生角。這就如同桓玄不應當派兵向朝廷進攻。桓玄見到災異不醒悟，所以最終被平滅。

人痾

魏文帝黄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鱉，入水。

魏文帝黄初初年，清河宋士宗之母變成鱉，進水中。

魏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兵奚農女死復生。時人有開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民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案京房《易傳》，至陰爲陽，下人爲上，晉宣王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并有此異，占以爲王莽、曹操之徵。

魏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下的士兵奚農之女死而復活。當時有人挖開周代的墓，得到一個殉葬女子，過了幾天，這女子漸有氣息，過了幾個月，這女子漸能説話。郭太后喜歡她，把她放在宫中供養。又，太原百姓挖開墓打破棺，棺中有一個活着的婦人，挖墓的人問她以前的事情，她全不知道。看看那墳墓上的樹木，墳墓的歷史大約有三十年。據京房《易傳》，“最陰的東西變成陽，地位在下的人要居於上”。死去的女人復活，這正是晉宣王興起的徵兆。漢平帝、漢獻帝時都出現過這種妖異，占卜的人都認爲這是王

公孫淵炊，有小兒蒸死甑中，其後夷滅。

吴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衰衣入其閤。詰問，答曰："不自覺入也。"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及還，果見殺。恪已被害，妻在室，使婢沃盥，聞婢血臭。又眼目視瞻非常，妻問其故，婢蹶然躍起，頭至棟，攘臂切齒曰："諸葛公乃爲峻所殺。"

吴孫休永安四年，安吴民陳焦死七日，復穿冢出。干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晧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吴孫晧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黿。兄弟閉户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黿入坎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户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黄氏母事同。吴亡之象也。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迹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黄巾黄單衣，柱杖，呼民王始語曰："今當太平。"尋晋代魏。

晋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案《漢志》説，殆趙王倫篡亂之象也。

晋武帝咸寧二年二月，琅邪人顔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己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申視瞻，不能行語也。二年復死。其後劉淵、石勒遂亡

莽、曹操將要篡權的象徵。

公孫淵家煮飯時，有一個小孩在瓦製煮器甑中被蒸死，以後公孫淵被殺。

吴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將出征淮南，有個正在居喪身穿喪服的孝子走進諸葛恪官府。諸葛恪責問他，那人回答説："我也不知道怎麽進來的。"當時裏裏外外的守衛人員，全都没有看見那人。衆人都對這事感到奇怪。諸葛恪從淮南回來，果然被殺。諸葛恪被害之後，諸葛恪之妻在家裏，叫婢女用水盥洗，她嗅到婢女身上的血腥味，又見到婢女眼睛神態不同往常，於是就向婢女問起發生這些變化的原因。婢女突然跳起來，頭碰上了屋棟，捋起衣袖，伸出胳膊，咬牙切齒地説："諸葛公是被孫峻殺害。"

吴孫休永安四年，安吴百姓陳焦死了七天，又打了個洞從墳墓裏出來。干寶説："這和漢宣帝時候的事情相同。這是烏程侯孫晧以衰敗的舊家子弟身份，却得以繼位爲帝的徵兆。"

吴孫晧寶鼎元年，丹陽宣騫的母親，年已八十歲，在洗澡時變成黿。宣騫兄弟幾個把門關起來守護着，在廳堂上挖一個大坑，把水灌滿大坑。黿進入坑水中戲耍了一兩天，常常伸着頸子向外望，等到門稍微打開，黿便掉轉身子向外直蹦，跳進遠處的深潭中，竟然再没返回。這和漢靈帝時黄氏母變黿的事情相同。這是吴國滅亡的徵兆。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有人説有巨人出現，巨人身長三丈餘，足迹長三尺二寸，白頭髮，頭戴黄巾，身穿黄單衣，柱着杖。巨人把百姓王始叫過來，對他説："天下現在將要太平。"不久晋禪代魏。

晋武帝泰始五年，元城有個七十歲的人長出了角。據《漢志》的説法，這大概是趙王司馬倫篡位亂國的徵兆。

晋武帝咸寧二年二月，琅邪人顔畿病死，已經用棺木裝殮了很久。一天，家裏人都夢見顔畿對自己説："我將要復活，要趕快把棺木打開。"家裏人於是把顔畿從棺木裏抬出來。顔畿漸漸能飲食、屈伸身子、看清周圍的東西，但是

晉室。

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此劉淵、石勒蕩覆晉室之妖也。漢哀帝、獻帝時并有此異，皆有易代之兆。京房《傳》曰："女子化爲丈夫，兹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兹謂陰勝陽，厥咎亡。"

晉惠帝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産。門者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是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爲其惡之。後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馬府，大呼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冏敗，即甲子旬也。

晉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干寶曰："夫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宫室將虚，而下人逾之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西遷長安，盜賊蹈藉宫闕，遂亡天下。

晉惠帝世，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娉，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强，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女所在，其家具説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婿聞之，詣官爭

不能行動、不會説話。過了兩年又死了。以後劉淵、石勒竟然使晉室滅亡。

晉惠帝元康年間，安豐有個女孩名叫周世寧，八歲的時候，她漸漸變成男人，到了十七八歲，完全具備男子的氣性。這是劉淵、石勒將要顛覆晉室而表現出來的妖異。漢哀帝、漢獻帝時也都出現這種妖異，都是預示着將要改朝换代。京房《傳》説："女子變成男人，這就叫做陰氣昌盛，卑賤之人將要稱王。男人變成女人，這就叫做陰勝陽，它帶來的災禍是敗亡。"

晉惠帝永寧初年，齊王司馬冏首先組織義軍討伐叛逆，誅除叛亂奸賊，讓皇上恢復帝位，回到京城。忽然有個婦人到大司馬門前要求暫借地方生小孩。守門的人責問她，婦人説："我截斷臍帶就離開罷了。"當時齊王司馬冏匡復王室，天下人認爲功勞都歸於他。懂得徵兆應驗的人深爲齊王厭惡"截臍（齊）"之語。後來齊王司馬冏果然被斬殺。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日，有白頭老人走進齊王司馬冏大司馬官府，大叫道："有大的戰事將要發生，時間不超過甲子開始後的十天。"司馬冏把白頭老人殺了。第二年十二月戊辰日，司馬冏被害，正是甲子日開始後的那十天内。

晉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日，有個人從雲龍門進宫走到殿前，朝北行再拜禮，説："我將要擔任中書監。"侍衛當時就把他收捕斬首。干寶説："宫廷是重要而隱秘之處，現在卑賤之人可以一直進來，而門衛却不察覺，這是預示宫室將要變得空空蕩蕩、卑賤之人將要在宫廷隨意踐踏的妖異。"這以後惠帝向北遷到鄴，又向西遷到長安，盜賊在宫廷之中隨意踐踏，晉室最終失去天下。

晉惠帝時代，梁國有個女子已經應允一家人家的婚約，并且已經接受聘禮，準備嫁娶，不久她的未婚夫戍守長安，多年没有回家。女子家人把女子另外嫁給别人，女子不樂意嫁，她的父母强迫她，她不得已而離家再嫁，不久得病而死。後來她的未婚夫回家，問這女子在什麽地方，女子家人把事情前後一一向他述説。未婚夫到女子

之，所在不能决。秘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晉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晉惠帝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大頭有鬢，兩蹠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日死。

晉惠、懷之世，京、洛有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案此亂氣之所生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皆相放效，或有至夫婦離絶，怨曠妒忌者。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作也。

元帝太興初，又有女子陰在腹上，在揚州，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吴郡吴縣萬祥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黄色，大如枕。

晉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胡，年二十五，産二女，相向，腹心合同，自胸以上，齊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内史吕會上言："案《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苗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

墓前，不勝哀痛之情，於是挖開墳墓打開棺木，女子竟然復活，未婚夫就帶着女子一同回家。她的丈夫聽到這消息，到官府去告狀争要這女子，當地官府不能决斷。秘書郎王導判定説："這是不尋常的事情，不能按常理來斷决，應當把這女子斷歸未婚夫。"朝廷聽從了王導的判决。

晉惠帝時代，杜錫家埋葬人，却誤把一個婢女留在墳墓中不得出來。後來過了十餘年，杜家開墓合葬，打開墓後，那婢女還活着。開始婢女昏迷未醒，過一會漸漸醒過來。向婢女問詳情，婢女自己説衹是睡了一兩個晚上而已。當初婢女被埋下去的時候，年紀十五六歲，到挖開墳墓婢女復活的時候，看上去還是如同十五六歲的人。杜家把她嫁出去，她還生了孩子。

晉惠帝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孩子，孩子生下來頭特别大，有鬢髮，兩隻脚掌向着上方，與普通人正相反，兼具男女的器官。孩子生下來便發出如同成年男子的聲音，經過幾天就死了。

晉惠帝、晉懷帝時代，京、洛間有個人兼具男女的器官，也能既作男人又作女人與人交媾，生性特别好淫。案：這是淫亂之氣導致産生的。咸寧、太康之後，寵愛男色的風氣十分盛行，甚至超過女色，士大夫個個崇尚這種風氣，天下人都仿效這種風氣，有的還導致夫妻離絶，長期分離，互相妒忌。所以男女之間淫亂之氣盛行，導致妖異之形出現。

元帝太興初年，揚州有個女子，陰户長在肚腹上，生性也好淫。京房《易妖》説："人生下孩子，生殖器長在頭上，天下將會大亂；長在腹部，天下不安寧；長在背部，天下將覆亡。"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吴郡吴縣萬祥之婢生孩子，生下的孩子長着鳥頭，兩脚像馬蹄，一隻手，没有毛，黄色，像枕頭那麼大。

晉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胡氏，二十五歲，生下兩個女孩，兩人腹部相合，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成兩個人。這大概是天下未統一而出現的妖異。當時内史吕會上言説："查核《瑞應圖》，異根同體的樹木叫做連理，異苗同穎的禾苗叫做嘉禾。草木的變異，還把它看作祥

異，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嘉徵顯見，生於陜東之國，斯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踊，謹畫圖以上。”時有識者哂之。

瑞，現在二人同一顆心，《易》中稱‘二人同心，共同的力量可以斷金’。吉祥的徵兆現在顯現，又出現在陜東之國，這正是四海同心的祥瑞，我禁不住内心的喜悦，謹畫好圖呈獻。”當時有見識的人都耻笑他。

晋中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齊下。自中國來江東，性甚淫，而不產。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

晋中興之初，有個女子，陰户長在肚腹上，正在肚臍下。她從中原來到江東，生性特别好淫，但不生孩子。京房《易妖》説：“人生下孩子，生殖器長在頭上，天下將會大亂；長在腹部，天下不安寧；長在背部，天下將覆亡。”

晋元帝太興三年十二月，尚書騶謝平妻生女，墮地濞濞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頂上，面處如項，口有齒，都連爲一，胸如鱉，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句。京房《易妖》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晋元帝太興三年十二月，尚書騶謝平的妻子生下個女兒，墮地時發出濞濞的聲音，一會兒就死了。這個女孩，鼻、眼都長在頭頂上，本該是臉的地方却長得像頸項，口中有牙齒，但牙齒都連成一片，胸部像鱉，手足的指爪像鳥爪，都往下勾。京房《易妖》説：“人生下别的生物，又是人從未見過的，那都預示着天下將有大的戰事。”兩年之後，出現了石頭兵敗。

晋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陽江寧侯紀妻死，三日復生。

晋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陽江寧侯紀之妻死，三天後又復活了。

晋成帝咸康四年十一月辛丑，有何一人詣南止車門自列爲聖人所使。録付光録外部檢問，是東海郯縣吕暢，辭語落漠，髡，鞭三百，遣。

晋成帝咸康四年十一月辛丑日，有一個不明身份的人到南止車門，自述是聖人派來的使者。門衛把他收捕交付光禄外部查問，他是東海郯縣吕暢，言辭誇大失實，於是處以剃去頭髮的髡刑，鞭打三百下，把他遣送走了。

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陽。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晋陵太守以爲妖，收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口，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列姓吕名錫。云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今命可爲天下母。奏聞，即伏誅。并下晋陵誅可。

咸康五年四月，下邳百姓王和僑居暨陽。王和的女兒王可，二十歲，她自己説：“我到天上後回來，得到吉祥物和印綬，我將要作皇后，爲天下人之母。”晋陵太守認爲她是妖人，把她收捕，交付獄吏。到十一月，有個人拿着柘木杖，身穿絳衣，到止車門門口，自述是聖人的使者，求見天子。門候聽取他的自述，這人自稱姓吕名錫。并且説王和之女王可，右足下有七顆星，每顆星上都有毛，毛長七寸，上天現在命王可爲皇后，作天下之母。門候把這事奏報皇上知道，吕錫因罪而被殺。同時派人到晋陵殺死王可。

晋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壹，有文在足，曰“天下之母”。炙之逾明。京

晋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統領的兵士陳瀆之女陳壹，足上有文字，是“天下之母”幾個字。燒灼之後就更加清楚。京城互相

都喧嘩。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

石虎末，大武殿前所圖賢聖人像人頭，忽悉縮入肩中。

晉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人唐氏，漸化爲丈夫。

晉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朱，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

義熙中，東陽人黄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遂活。

義熙末，豫章吴平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晉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劉斌爲吴郡。婁縣有一女，忽夜乘風雨，恍忽至郡城内。自覺去家正炊頃，衣不沾濡。曉在門上求通，言："我天使也。"斌令前，因曰："府君宜起迎我，當大富貴。不爾，必有凶禍。"斌問所以來，亦不自知也。謂是狂人，以付獄，符其家迎之。數日乃得去。後二十日許，斌誅。

孝武帝大明中，張暢爲會稽郡，妾懷孕，兒於腹中啼，聲聞於外。暢尋死。

大明末，荆州武寧縣人楊始歡妻，於腹中生女兒。此兒至今猶存。

明帝泰豫元年正月，巨人見太子西池水上，迹長三尺餘。

後廢帝元徽中，南東莞徐坦妻懷孕，兒在腹中有聲。

元徽中，暨陽縣女人於黄山穴中得二卵，如斗大，剖視有人形。

傳説，百姓喧嘩。有關部門把陳壹收捕關押，并上奏朝廷。不久陳壹從建康縣監獄逃走。

石虎稱帝末年，大武殿前畫的賢人聖人的像，人頭突然全都縮進肩膀裏。

晉孝武帝寧康初年，南郡州陵有個女人唐氏，漸漸變成男人。

晉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朱，年齡僅八歲，一天突然長高八尺，髭鬚也都很濃密，過三天就死了。

義熙年間，東陽人黄氏生下個女兒没成活，就把她埋了。數天之後埋下去的女嬰在土中啼哭，黄氏把她挖出來養，女嬰竟然活下來了。

義熙末年，豫章吴平有個人有兩條陰莖，給生活帶來很大麻煩。

晉恭帝元熙元年，建安有個人陰莖没有頭，前面是平的，根部以下却是女人形體。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劉斌任吴郡太守。婁縣有個女子，忽然在一個風雨之夜駕着風冒着雨疾速地來到吴郡城内。自己覺得離家衹是做一頓飯的功夫，在風雨中衣裳也未沾濕。早晨她在劉斌門前請求通報，説："我是天使。"劉斌命她走上前，她就説："太守應當站起來迎接我，那將有大富貴。不然的話，一定會有災禍。"劉斌問她爲什麽來到郡城，她自己也不知道。劉斌認爲她是狂人，把她交付獄吏，并送出文書命女子家人來把她接走。過了幾天這女子纔離去。大約二十天後，劉斌被殺。

孝武帝大明年間，張暢任會稽郡太守，其妾懷孕，胎兒在母腹中啼哭，聲音傳到母體之外。不久張暢就死了。

大明末年，荆州武寧縣人楊始歡之妻，從肚中生出個女兒。這孩子至今還活着。

明帝泰豫元年正月，巨人在太子西池水上出現，留下的足迹有三尺餘長。

後廢帝元徽年間，南東莞徐坦之妻懷孕，胎兒在母腹中發出聲音。

元徽年間，暨陽縣一個女人從黄山的洞穴中找到兩枚卵，卵像斗那麽大，剖開來看，卵中呈現出人形。

魏文帝黄初四年三月，宛、許大疫，死者萬數。

魏明帝青龍二年四月，大疫。

青龍三年正月，京都大疫。

吴孫權赤烏五年，大疫。

吴孫亮建興二年四月，諸葛恪圍新城。大疫，死者太半。

吴孫晧鳳皇二年，疫。

晋武帝泰始十年，大疫。吴土亦同。

晋武帝咸寧元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萬人。

晋武帝太康三年春，疫。

晋惠帝元康二年十一月，大疫。

元康七年五月，秦、雍二州疾疫。

晋孝懷帝永嘉四年五月，秦、雍州饑疫至秋。

永嘉六年，大疫。

晋元帝永昌元年十一月，大疫，死者十二三。河朔亦同。

晋成帝咸和五年五月，大饑且疫。

晋穆帝永和九年五月，大疫。

晋海西太和四年冬，大疫。

晋孝武帝太元五年五月，自冬大疫，至于此夏。多絶户者。

晋安帝義熙元年十月，大疫，發赤班乃愈。

義熙七年春，大疫。

宋文帝元嘉四年五月，京都疾疫。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京邑疾疫。

大明四年四月，京邑疾疫。

日蝕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蝕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

魏文帝黄初四年三月，宛、許流行瘟疫，死去的有數萬人。

魏明帝青龍二年四月，流行瘟疫。

青龍三年正月，京都流行瘟疫。

吴孫權赤烏五年，流行瘟疫。

吴孫亮建興二年四月，諸葛恪圍攻新城。瘟疫流行，大半人死去。

吴孫晧鳳皇二年，出現瘟疫。

晋武帝泰始十年，流行瘟疫。吴地也同樣流行瘟疫。

晋武帝咸寧元年十一月，流行瘟疫，京城死去的有十萬人。

晋武帝太康三年春，出現瘟疫。

晋惠帝元康二年十一月，流行瘟疫。

元康七年五月，秦、雍二州出現大瘟疫。

晋孝懷帝永嘉四年五月，秦州、雍州發生饑荒、瘟疫，一直延續到秋天。

永嘉六年，流行瘟疫。

晋元帝永昌元年十一月，流行瘟疫，死去的人占十分之二三。河朔也同樣流行瘟疫。

晋成帝咸和五年五月，發生饑荒而且出現瘟疫。

晋穆帝永和九年五月，流行瘟疫。

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冬，流行瘟疫。

晋孝武帝太元五年五月，從前一年冬天開始流行瘟疫，一直延續到這年夏天。全家人都得病而死的很多。

晋安帝義熙元年十月，流行瘟疫，病人身上出現赤斑纔會病愈。

義熙七年春，流行瘟疫。

宋文帝元嘉四年五月，京城出現大瘟疫。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京城地區流行大瘟疫。

大明四年四月，京城地區流行大瘟疫。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戊辰日，這天是月底，日食。有關官員上奏，要免去太尉官職。文帝下

“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眚，勿復劾三公。”

詔説：“災異發生，是爲了譴責元首，而把過失歸於左右大臣，這難道符合禹、湯引咎自責的原則嗎？還是命令百官虔敬地遵奉自己的職守。以後天地出現災異，不要再歸罪於三公。”

黄初三年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十一月庚申晦，又日有蝕之。

黄初三年正月丙寅日，初一，日食；十一月庚申日，這天是月底，又出現日食。

黄初五年十一月戊申晦，日有蝕之。後二年，宫車晏駕。

黄初五年十一月戊申日，這天是月底，日食。這以後兩年，皇上駕崩。

魏明帝太和初，太史令許芝奏日應蝕，與太尉於靈臺祈禳。帝詔曰：“蓋聞人主政有不得，則天懼之以災異，所以譴告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蝕，明治道有不當者。朕即位以來，既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有不合於皇神，故上天有以寤之。宜勵政自修，以報於神明。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有父欲責其子，而可獻盛饌以求免也。今外欲遣上公與太史令具禳祠，於義未聞也。群公卿士，其各勉修厥職。有可以補朕不逮者，各封上之。”

魏明帝太和初年，太史令許芝上奏，説是將會出現日食，要和太尉在靈臺祈禱上天求福消災。明帝下詔説：“我聽説如果君主不施德政，那麼上天就會降下災異使他戒懼，這是警告帝王，譴責他的過錯，使他自己修養德性整飭德政的方式。所以日食月食，日光被陰氣掩蔽，都説明治道還有不恰當的地方。我即位以來，既不能光大發揚先帝聖明之德，而施行的教化又有和上天之道不相符合的地方，所以上天用這種方法使我醒悟。我們應當勵精圖治，修身養性以回報神明。上天對待人，如同父親對待兒子，從來没有父親要責罰兒子、兒子却貢獻豐盛的食物以求免去責罰的事情。現在朝臣希望我派三公中之上公與太史令備禮祈禱消災，這道理我没聽説過。群公卿士，還是各人努力盡職，整飭政務。若有可以彌補我思慮未及的進言，可以用封事上奏。”

魏明帝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魏明帝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日，這一天是月底，日食。

太和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蝕之。見《吴曆》。

太和六年正月戊辰日，初一，日食。見《吴曆》。

魏明帝青龍元年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

魏明帝青龍元年閏月庚寅日，初一，日食。

魏齊王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日有蝕之。《紀》無。

魏齊王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日，初一，日食。《紀》中無記載。

正始三年四月戊戌朔，日有蝕之。《紀》無。

正始三年四月戊戌日，初一，日食。《紀》中無記載。

正始六年四月壬子，日有蝕之；十月戊寅朔，又日有蝕之。

正始六年四月壬子日，日食；十月戊寅日，初一，又出現日食。

正始八年二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轉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群臣問得

正始八年二月庚午日，初一，日食。當時曹爽獨攬朝政，丁謐、鄧颺等人又改變法度。正逢日食災變，齊王下詔向群臣詢問朝政得失。蔣濟

失。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子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塞變應天，乃實人事。"濟旨譬甚切，而君臣不悟，終至敗亡矣。

上疏說："從前大舜輔佐堯施治，警惕營私結黨；周公輔佐成王，警惕朋黨之害。齊侯詢問應付災變的措施，晏子的回答是施惠於民；魯君詢問消除妖異的辦法，臧孫的回答是寬緩徭役。堵絶災變，順應天道，這正是人能辦到的事。"蔣濟的用意十分明白，譬喻很是恰當，而君臣都不領悟，最終導致敗亡。

正始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蝕之。

正始九年正月乙未日，初一，日食。

魏齊王嘉平元年二月己未，日有蝕之。

魏齊王嘉平元年二月己未日，日食。

魏高貴鄉公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日有蝕之。

魏高貴鄉公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日，初一，日食。

甘露五年正月乙酉朔，日有蝕之。按谷永説，正朝，尊者惡之。京房占曰："日蝕乙酉，君弱臣强。司馬將兵，反征其王。"五月，有成濟之變。

甘露五年正月乙酉日，初一，日食。據谷永的説法，正月初一發生日食，是處於尊位的人畏懼的事。京房推度説："乙酉日發生日食，是因爲君弱臣强。司馬領兵，反過來攻伐自己的君主。"這年五月，發生了成濟的變亂。

魏元帝景元二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

魏元帝景元二年五月丁未日，初一，日食。

景元三年三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景元三年三月己亥日，初一，日食。

晋武帝泰始二年七月丙午晦，日有蝕之。

晋武帝泰始二年七月丙午日，這天是月底，日食。

泰始七年五月庚辰，日有蝕之。

泰始七年五月庚辰日，日食。

泰始八年十月辛未朔，日有蝕之。

泰始八年十月辛未日，初一，日食。

泰始九年四月戊辰朔，日有蝕之。

泰始九年四月戊辰日，初一，日食。

泰始十年三月癸亥，日有蝕之。

泰始十年三月癸亥日，日食。

晋武帝咸寧元年七月甲申晦，日有蝕之。

晋武帝咸寧元年七月甲申日，這天是月底，日食。

咸寧三年正月丙子朔，日有蝕之。

咸寧三年正月丙子日，初一，日食。

晋武帝太康四年三月辛丑朔，日有蝕之。

晋武帝太康四年三月辛丑日，初一，日食。

太康六年八月丙戌朔，日有蝕之。

太康六年八月丙戌日，初一，日食。

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

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日，初一，日食。乙亥

之。乙亥，詔曰："比年災異屢發，邦之不臧，實在朕躬。震蝕之異，其咎安在？將何施行，以濟其愆？"太尉亮、司徒舒、司空瓘遜位，弗許。

日，武帝下詔說："近幾年災異屢屢發生，國家不安寧，罪責都在我身上。地震日食這些災異的出現，過失在哪裏？將要采取什麽措施，可以彌補以前的過錯？"太尉司馬亮、司徒魏舒、司空衛瓘請求讓出官職，武帝不准許。

太康八年正月戊申朔，日有蝕之。

太康八年正月戊申日，初一，日食。

太康九年六月庚子朔，日有蝕之。後二年，宫車晏駕。

太康九年六月庚子日，初一，日食。這以後兩年，武帝駕崩。

晉惠帝元康九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

晉惠帝元康九年十一月甲子日，初一，日食。

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辛卯朔，日有蝕之。

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辛卯日，初一，日食。

晉惠帝永寧元年閏三月丙戌朔，日有蝕之。

晉惠帝永寧元年閏三月丙戌日，初一，日食。

晉惠帝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朔，日有蝕之。尊者惡之。七月乙酉朔，又日有蝕之既。占曰："日蝕盡，不出三月，國有凶。"十一月，宫車晏駕。十二月壬午朔，又日有蝕之。

晉惠帝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日，初一，日食。因爲是正月初一日食，地處尊位的人畏懼這事。七月乙酉日，初一，日全食。占卜的結果説："日全食，不出三個月，國家將有大禍事。"十一月，惠帝駕崩。十二月壬午日，初一，又出現日食。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日有蝕之。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日，日食。

永嘉二年正月丙午朔，日有蝕之。

永嘉二年正月丙午日，初一，日食。

永嘉六年二月壬子朔，日有蝕之。明年，帝崩于平陽。

永嘉六年二月壬子日，初一，日食。第二年，孝懷帝在平陽去世。

晉愍帝建興四年六月丁巳朔，日有蝕之。十一月，帝爲劉曜所虜。十二月乙卯朔，又日有蝕之。明年，帝崩于平陽。

晉愍帝建興四年六月丁巳日，初一，日食。十一月，愍帝被劉曜俘虜。十二月乙卯日，初一，又出現日食。第二年，愍帝在平陽去世。

晉元帝太興元年四月丁丑朔，日有蝕之。

晉元帝太興元年四月丁丑日，初一，日食。

晉明帝太寧三年十一月癸巳朔，日有蝕之。

晉明帝太寧三年十一月癸巳日，初一，日食。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甲申朔，日有蝕之。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甲申日，初一，日食。

晉成帝咸康元年十月乙未朔，日有蝕之。

晉成帝咸康元年十月乙未日，初一，日食。

咸康七年二月甲子朔，日有蝕之。

咸康七年二月甲子日，初一，日食。

咸康八年正月己未朔，日有蝕之。正朝，尊者惡之。六月，宫車晏駕。

咸康八年正月己未日，初一，日食。正月初一出現日食，身處尊位的人忌憚這事。六月，成帝駕崩。

晋穆帝永和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蝕之。

晋穆帝永和七年正月丁酉日，初一，日食。

永和十二年十月癸巳朔，日有蝕之。

永和十二年十月癸巳日，初一，日食。

晋穆帝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朔，日有蝕之，不盡如鈎。明年，宫車晏駕。

晋穆帝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日，初一，日食，被蝕的太陽留下像鈎的那麽一塊。第二年，穆帝駕崩。

晋哀帝隆和元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

晋哀帝隆和元年十二月戊午日，初一，日食。

晋海西公太和三年三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晋海西公太和三年三月丁巳日，初一，日食。

太和五年七月癸酉朔，日有蝕之。明年，廢爲海西公。

太和五年七月癸酉日，初一，日食。第二年，司馬奕帝位被廢黜，貶爲海西公。

晋孝武帝寧康三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

晋孝武帝寧康三年十月癸酉日，初一，日食。

晋孝武帝太元四年閏月己酉朔，日有蝕之。

晋孝武帝太元四年閏月己酉日，初一，日食。

太元六年六月庚子朔，日有蝕之。

太元六年六月庚子日，初一，日食。

太元九年十月辛亥朔，日有蝕之。

太元九年十月辛亥日，初一，日食。

太元十七年五月丁卯朔，日有蝕之。

太元十七年五月丁卯日，初一，日食。

太元二十年三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明年，宫車晏駕。海西時有此變。又曰，臣有蔽主明者。

太元二十年三月庚辰日，初一，日食。第二年，孝武帝駕崩。海西公在帝位時曾出現這種災變。又一種説法，這是有大臣蒙蔽主上的聖明。

晋安帝隆安四年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

晋安帝隆安四年六月庚辰日，初一，日食。

晋安帝元興二年四月癸巳朔，日有蝕之。

晋安帝元興二年四月癸巳日，初一，日食。

晋安帝義熙三年七月戊戌朔，日有蝕之。

晋安帝義熙三年七月戊戌日，初一，日食。

義熙十年九月丁巳朔，日有蝕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義熙十年九月丁巳日，初一，日食；七月辛亥日，這一天是月底，日食。

義熙十三年正月甲戌朔，日有蝕之。明年，宫車晏駕。

義熙十三年正月甲戌日，初一，日食。第二年，安帝駕崩。

晋恭帝元熙元年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蝕之。

晋恭帝元熙元年十一月丁亥日，初一，日食。

宋少帝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蝕之。

宋少帝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日，初一，日食。

文帝元嘉四年六月癸卯朔，日有蝕之。

文帝元嘉四年六月癸卯日，初一，日食。

元嘉六年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十一月己丑朔，又日有蝕之，不盡如鈎，蝕時星見，晡方没，河北地暗。

元嘉六年五月壬辰日，初一，日食。十一月己丑日，初一，又出現日食，被蝕的太陽衹剩下鈎形的那麽一塊，太陽被蝕時星星閃現，到晡時纔看不見星星，河北整個地區全都暗下來了。

元嘉十二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蝕之。

元嘉十二年正月乙未日，初一，日食。

元嘉十七年四月戊午朔，日有蝕之。

元嘉十七年四月戊午日，初一，日食。

元嘉十九年七月甲戌晦，日有蝕之。

元嘉十九年七月甲戌日，這天是月底，日食。

元嘉二十三年六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元嘉二十三年六月癸未日，初一，日食。

元嘉三十年七月辛丑朔，日有蝕之，既，星辰畢見。

元嘉三十年七月辛丑日，初一，日食，屬日全食，日食時星辰全都閃現。

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丙戌朔，日有蝕之，既，列宿粲然。

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丙戌日，初一，日食，屬日全食，日食時天上各星宿全都亮晶晶。

孝武帝大明五年九月甲寅朔，日有蝕之。

孝武帝大明五年九月甲寅日，初一，日食。

明帝泰始四年八月丙子朔，日有蝕之；十月癸酉，又日有蝕之。

明帝泰始四年八月丙子日，初一，日食；十月癸酉日，又出現日食。

泰始五年十月丁卯朔，日有蝕之。

泰始五年十月丁卯日，初一，日食。

後廢帝元徽元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蝕之。

後廢帝元徽元年十二月癸卯日，初一，日食。

順帝昇明二年九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順帝昇明二年九月乙巳日，初一，日食。

昇明三年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

昇明三年三月癸卯日，初一，日食。

吴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白虹貫日，時地又頻震。權發詔深戒懼天

吴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白虹貫日，當時地震又頻頻發生。孫權發布詔令，深深爲天災出

眚。

晋武帝泰始五年七月甲寅，日暈再重，白虹貫之。

晋武帝太康元年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自卯至酉。占曰：“君道失明。丑主斗、牛，斗、牛爲吴地。”是時孫晧淫暴，四月降。

晋惠帝元康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飛燕者，數月乃消。王隱以爲愍懷廢死之徵也。

晋惠帝永康元年十月乙未，日暗，黄霧四塞。占曰：“不及三年，下有拔城大戰。”

晋惠帝永寧元年九月甲申，日有黑子。按京房占：“黑者，陰也。臣不揜君惡，令下見百姓惡君則有此變。”又曰，臣有蔽主明者。

晋惠帝永興元年十一月，黑氣分日。

晋惠帝光熙元年五月癸巳，日散，光流如血，所照皆赤。甲午，又如之。占曰：“君道失明。”

晋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黄黑氣掩日，所炤皆黄。案《河圖占》曰：“日薄也。”其説曰：“凡日蝕皆於晦朔，有不於晦朔者，爲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掩薄日光也。占類蝕。”

永嘉二年二月癸卯，白虹貫日，青黄暈五重。占曰：“白虹貫日，近臣不亂，則諸侯有兵，破亡其地。”明年，司馬越殺繆播等，暴蔑人主。五年，胡破京都，帝遂見虜。一説王者有兵圍之象。

永嘉五年三月庚申，日散，光如

現而警戒恐懼。

晋武帝泰始五年七月甲寅日，出現兩重日暈，白虹穿過日暈。

晋武帝太康元年正月己丑日，初一，五色氣罩在太陽上面，從卯時延續到酉時。占辭説：“爲君之道不明。丑在斗、牛之墟，斗、牛正是吴地。”當時孫晧暴虐無度，這年四月投降。

晋惠帝元康九年正月，太陽當中有個形同飛燕的黑影，數月之後纔消失。王隱認爲這是愍懷太子被廢黜、被害死的徵兆。

晋惠帝永康元年十月乙未日，日色昏暗，黄霧四處瀰漫。占辭説：“不滿三年，下面將有攻拔城池的大戰。”

晋惠帝永寧元年九月甲申日，太陽中出現黑子。據京房占卜之辭説：“黑是陰的標志。臣下不掩蔽君上的醜行，讓百姓見到，百姓贈惡君，就會出現這種妖變。”又説：“這是因爲有大臣蒙蔽主上的聖明。”

晋惠帝永興元年十一月，一股黑氣把太陽分割成兩半。

晋惠帝光熙元年五月癸巳日，日光浮散，光散射下來顔色如同血，照到的地方都變成一片赤色。甲午日，又出現了和癸巳日一樣的情景。占辭説：“這是爲君之道不明的結果。”

晋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日，黄黑氣掩蔽日光，日光照到的地方都是一片黄色。據《河圖占》説：“這是日薄。”《河圖占》解説道：“凡是日食都發生在月底這一天或是初一，不在月底或是初一，日光變暗，這就是日薄。雖然不是日月一同聚合，而是因爲當時陰氣盛，掩蔽日光導致的結果。它作爲徵兆和日食相類似。”

永嘉二年二月癸卯日，白虹貫日，出現青黄色五重日暈。占辭説：“白虹貫日，如果朝廷大臣不作亂，那麽諸侯就會挑起戰事，攻破占有國家的土地。”第二年，司馬越殺死繆播等人，欺罔蔑視君主。永嘉五年，胡人攻破京城，孝懷帝竟然被俘虜。一説，白虹貫日是帝王將被軍隊包圍的徵兆。

永嘉五年三月庚申日，日光浮散，光的顔色

血，下流，所照皆赤，日中有若飛燕者。

晋愍帝建武元年正月庚子，白虹彌天，三日并照，日有重暈，左右兩珥。占曰："白虹，兵氣也。三、四、五、六日俱出并争，天下兵作，王立亦如其數。"又曰："三日并出，不過三旬，諸侯争爲帝。日重暈，天下有立王。暈而珥，天下有立侯。"故陳卓曰："當有大慶，天下其參分乎。"三月而江東改元朔，胡亦改元朔，跨曹、劉疆宇。於是兵連積世。

晋元帝太興四年三月癸亥，日有黑子。四月辛亥，帝親録訊囚徒。

晋元帝永昌元年十月辛卯，日有黑子。

晋明帝太寧元年正月己丑朔，日暈無光；癸巳，黄霧四塞。占曰："君道失明，臣有陰謀。"是時王敦陵上，卒伏其辜。

晋成帝咸康元年七月，白虹貫日。

咸康八年正月壬申，日中有黑子。丙子，乃滅。

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四月戊辰，日暈厚密，白虹貫日中。

太和六年三月辛未，白虹貫日，日暈五重。十一月，桓温廢帝。張重華在凉州，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烏，形見分明，數旦乃止。

晋安帝元興元年二月甲子，日暈，白虹貫日。明年，桓玄簒位。

晋安帝義熙元年五月庚午，日有采珥。

義熙十一年，日在東井，有白虹

如同血，往下散射，日光照射到的地方都是一片赤紅色。太陽當中有個黑影，好像飛燕。

晋愍帝建武元年正月庚子日，白虹滿天，三個太陽同時臨照大地，每個太陽都被兩重日暈籠罩着，日暈左右共有兩個珥。占辭説："白虹，是兵氣的象徵。三、四、五、六個太陽同時出來争輝，天下將有戰亂發生，自立爲王的人數和太陽的個數一樣。"又説："三個太陽同時出現不超過三十天，諸侯會争着立爲帝。太陽有兩重日暈，天下有人自立爲王。日暈有環爲飾，天下有人自立爲侯。"所以陳卓説："將有大的喜慶，天下恐怕將要分成三家吧。"這年三月元帝在江東更改年號和正朔，胡人也更改年號和正朔，占有原來曹、劉的疆域。於是連年戰争，延續幾代。

晋元帝太興四年三月癸亥日，太陽中有黑子。四月辛亥日，元帝親自審訊囚徒。

晋元帝永昌元年十月辛卯日，太陽中出現黑子。

晋明帝太寧元年正月己丑日，初一，太陽被日暈籠罩，暗淡無光；癸巳日，黄霧四處瀰漫。占辭説："爲君之道不明，臣下懷有陰謀。"當時王敦欺凌君主，最終他也因自己的罪過而死。

晋成帝咸康元年七月，白虹貫日。

咸康八年正月壬申日，太陽中出現黑子。到丙子日，太陽中的黑子纔消失。

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四月戊辰日，日暈厚而且密，白虹穿過太陽正中。

太和六年三月辛未日，白虹貫日，有五重日暈。十一月，桓温把皇帝廢爲海西公。張重華在凉州時，一天太陽突然間變得像火那樣紅，太陽中有隻三足烏，形象看得十分清楚，過了幾天纔消失。

晋安帝元興元年二月甲子日，出現日暈，白虹貫日。第二年，桓玄簒位。

晋安帝義熙元年五月庚午，太陽出現彩色珥飾。

義熙十一年，太陽正處在東井宿的位置，有

十餘丈，在南干日。依司馬彪説，則災在分野，羌亡之象也。

道十餘丈的白虹，從南邊干犯太陽。依司馬彪的説法，天上的變遷應驗地上的災禍。白虹在東井宿干犯太陽，東井宿的分野在秦，所以這是羌將要滅亡的徵兆。

晉恭帝元熙二年正月壬辰，日暈，東西有直珥各一丈，白氣貫之交匝。

晉恭帝元熙二年正月壬辰日，出現日暈，日暈東西各有一丈長的垂直珥飾，白氣貫穿日暈并緊緊纏繞着日暈。

晉孝懷帝永嘉五年三月丙申夜，月蝕既；丁酉夜，又蝕既。占曰：“月蝕既盡，夫人憂。”又曰：“其國貴人死。”

晉孝懷帝永嘉五年三月丙申日夜晚，月全食；丁酉日夜晚，又出現月全食。占辭説：“月被食盡，夫人心憂。”又説：“那個國家有貴人將死。”

安帝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旦，月猶見東方。按占謂之“側匿”。

安帝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日，初一，清晨還能在東方看見月亮。據占辭稱這種現象爲“側匿”。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十一月己卯朔，日始出，色赤如血，外生牙，塊礨不圓。明年二月，宫車晏駕。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十一月己卯日，初一，太陽剛剛升起，顔色便紅得像血，太陽四周生出了牙，太陽形體也不圓。第二年二月，文帝駕崩。

孝武帝大明七年十一月，日始出四五丈，色赤如血，未没四五丈，亦如之，至于八年春，凡三，謂日死。閏五月，帝崩。

孝武帝大明七年十一月，太陽剛剛從地平綫上升起四五丈高，顔色便紅得像血，偏西離落下的地平綫還距四五丈時，也是這個樣子。到大明八年春，一共出現三次這樣的情况，人們稱這爲“日死”。大明八年閏五月，孝武帝去世。

後廢帝元徽三年三月乙亥，日未没數丈，日色紫赤無光。

後廢帝元徽三年三月乙亥日，太陽落山前，距地平綫還有幾丈的時候，太陽顔色紫赤，暗淡無光。

元徽五年三月庚寅，日暈五重，又重生二直，一抱一背。

元徽五年三月庚寅日，出現五重日暈，又重生出兩道直的雲氣，一道微曲向日稱做抱，一道微曲向外稱做背。

文帝元嘉中，有兩白虹見宣陽門外。

文帝元嘉年間，有兩道白虹在宣陽門外顯現。

後廢帝元徽二年八月壬子夜，白虹見。

後廢帝元徽二年八月壬子日夜晚，白虹顯現。

元徽四年正月己酉，白虹貫日。

元徽四年正月己酉日，白虹貫日。

從帝昇明元年九月乙未夜，白虹見東方。

順帝昇明元年九月乙未日夜晚，白虹在東方顯現。



宋書卷三十五

志第二十五

州郡(一)

揚州　南徐州　徐州　南兗州　兗州

唐堯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更制九州。冀州堯都，土界廣遠，濟、河爲兗州，海、岱爲青州，海、岱及淮爲徐州，淮、海爲揚州，荆及衡陽爲荆州，荆、河爲豫州，華陽、黑水爲梁州，黑水、西河爲雍州。自虞至殷無所改變。周氏既有天下，以徐并青，以梁并雍，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漢初又立徐、梁二州。武帝攘却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爲十三州，而司隸部三輔、三河諸郡。東京無復朔方，改交趾曰交州，凡十二州；司隸所部如故。及三國鼎跱，吴得揚、荆、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猶得九焉。吴又分交爲廣。魏末平蜀，又分益爲梁。晋武帝太康元年，天下一統，凡十有六州。後又分凉、雍爲秦，分荆、揚爲江，分益爲寧，分幽爲平，而爲二十矣。

唐堯之世，在全國設置十二牧，等到大禹平服了水患，又將十二牧改爲九州。冀州是堯的首都所在地，範圍遼闊，濟水、黄河一帶爲兗州，大海、泰山一帶爲青州，大海、泰山及淮河一帶爲徐州，淮河、大海一帶爲揚州，荆地及衡山以南一帶爲荆州，荆地與黄河一帶爲豫州，華山以南及黑水一帶爲梁州，黑水、西河一帶爲雍州。從虞舜時代到殷商時期都没有什麽改變。周氏得到天下之後，將徐州并入青州，將梁州并入雍州，又分出冀州的部分地區設置了幽州與并州。西漢初年又恢復徐、梁二州。漢武帝擊退了胡、越，開拓邊境，在南方設置了交趾，北方設置了朔方，改雍州爲凉州，改梁州爲益州，全國一共有十三州，而由司隸校尉掌管三輔、三河諸郡。東漢没有設朔方，改交趾爲交州，一共十二州；司隸校尉所管轄的地區照舊。等到三國鼎立，吴國占得揚、荆、交三州，蜀國占得益州，魏國仍占九州。吴國又分出交州的部分地區設立廣州。魏國末年平定蜀漢，又分益州的部分地區爲梁州。晋武帝太康元年，天下統一，全國共有十六州。後來又分割凉州、雍州的部分地區設立秦州，分荆州、揚州的部分地區設立江州，分益州的部分地區設置寧州，分幽州的部分地區設平州，全國就共有二十州了。

自夷狄亂華，司、冀、雍、凉、青、并、兗、豫、幽、平諸州一時淪

自從夷狄擾亂中原，司、冀、雍、凉、青、并、兗、豫、幽、平諸州都淪陷了，百姓逃難到

没，遺民南渡，并僑置牧司，非舊土也。江左又分荆爲湘，或離或合，凡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唯得譙城而已。及至宋世，分揚州爲南徐，徐州爲南兖，揚州之江西悉屬豫州，分荆爲雍，分荆、湘爲郢，分荆爲司，分廣爲越，分青爲冀，分梁爲南北秦。太宗初，索虜南侵，青、冀、徐、兖及豫州淮西，并皆不守，自淮以北，化成虜庭。於是於鍾離置徐州，淮陰爲北兖，而青、冀二州治贛榆之縣。今《志》大較以大明八年爲正，其後分派，隨事記列。内史、侯、相，則以昇明末爲定焉。

南方，朝廷仍舊保留淪陷各州的建置，但管理的地區都已經不是舊有的土地了。東晋又分割荆州的部分地區設置湘州，有時分出，有時合并，一共領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諸州，徐州則剩有大半，豫州僅僅剩下譙城了。到了宋朝，又分出揚州的部分地區建立南徐州，分出徐州爲南兖州，揚州所屬長江以西的地區都劃歸豫州，又分出荆州的一些地區爲雍州，分割荆州、湘州的一些地區建郢州，分割荆州的部分地區建司州，分割廣州的一些地區置越州，分割青州的一些地區置冀州，分出梁州的一些地區設置南秦州、北秦州。太宗初年，索虜南侵，青、冀、徐、兖及豫州淮西等地都不能保守，淮河以北，都被索虜占據。於是在鍾離設置徐州，淮陰置北兖州，而青、冀二州的治所都在贛榆縣。現在的這部《地理志》的記載以大明八年時的狀況爲準，以後的分合情況，隨事記載。内史、侯、相，則以昇明末年爲準。

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曆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户、王隱《地道》、晋世《起居》、《永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理雜書，互相考覆。且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縣不書。今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志》，參伍異同，用相徵驗。自漢至宋，郡縣無移改者，則注云“漢舊”。其有回徙，隨源甄别。若唯云“某無”者，則此前皆有也。若不注置立，史闕也。

地理區劃的變化，它的詳情已難於遍舉，實在是由於名稱突然改變，管轄的境土經常分割，常常是一郡或一縣分割成四五郡、四五縣，而分割出的四五郡縣中又常常有分有合，千百次的改動使精於算法的人也算不清楚，尋求推究它的實際情況，是不易考究得精確周到的。現在以班固《漢書》、司馬彪《續漢書》兩部地志、太康與元康年間核定的户口數、王隱的《地道》、晋代的《起居注》、《永初郡國志》、何、徐二人的《州郡志》及地理方面的雜書，互相考證覆核。而且三國時候無《州郡志》，州郡設置變動的情况，記在帝紀中，雖然常有關於立郡的記載，却不記録置縣的情况。現在祇能用《續漢書郡國志》校《太康地志》，錯綜比較它們的同異，用來互相驗證。自漢代至劉宋，郡縣設置没有改變過的，則注曰“漢舊”。那些有遷徙變動的，則根據它的源頭加以甄别。若祇説“某無”的，則是在此時之前都有設置。若不注設立情况和時間的，就是史書上没有記載。

揚州

揚州刺史，前漢刺史未有所治，

揚州刺史，前漢時揚州刺史没有固定的治

它州同。後漢治歷陽，魏、晋治壽春，晋平吴治建業。成帝咸康四年，僑立魏郡，別見。領肥鄉、別見。元城漢舊縣，晋屬陽平。二縣，後省元城。又僑立廣川郡，別見。領廣川一縣，宋初省爲縣，隸魏郡。江左又立高陽、別見。堂邑二郡，別見。高陽領北新城、別見。博陸博陸縣霍光所封，而二漢無，晋屬高陽。二縣，堂邑，領堂邑一縣，後省堂邑并高陽，又省高陽并魏郡，并隸揚州，寄治京邑。文帝元嘉十一年省，以其民并建康。孝建元年，分揚州之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爲東揚州。大明三年罷州，以其地爲王畿，以南臺侍御史部諸郡，如從事之部傳焉，而東揚州直云揚州。八年，罷王畿，復立揚州，揚州還爲東揚州。前廢帝永光元年，省東揚州并揚州。順帝昇明三年，改揚州刺史曰牧。領郡十，領縣八十。户一十四萬三千二百九十六，口一百四十五萬五千六百八十五。

丹陽尹，秦鄣郡，治今吴興之故鄣縣。漢初屬吴國，吴王濞反敗，屬江都國。武帝元封二年，爲丹陽郡，治今宣城之宛陵縣。晋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爲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陽移治建業。元帝太興元年，改爲尹。領縣八。户四萬一千一十，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一。

建康令，本秣陵縣。漢獻帝建安十六年置縣，孫權改秣陵爲建業。晋武帝平吴，還爲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爲建業。愍帝即位，避帝諱，改爲建康。

秣陵令，其地本名金陵，秦始皇改。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邨是也。晋安帝義熙九年，移治京邑，

所，其他各州與揚州同。後漢時治所在歷陽，魏、晋治壽春，晋平東吴以後治建業。成帝咸康四年，暫借地重置魏郡，另見。領肥鄉、另見。元城漢代的舊縣，晋時屬陽平。二縣，後來省并元城。又暫借地重置廣川郡，另見。領廣川一縣，宋初撤郡爲縣，隸屬於魏郡。東晋時又設置高陽、另見。堂邑二郡，另見。高陽領北新城、另見。博陸博陸縣是霍光的封地，東漢、西漢時皆無，晋時屬高陽郡。二縣，堂邑郡，領堂邑一縣，後來撤消堂邑，并入高陽，又撤高陽并入魏郡，都隸屬於揚州，治所寄設在京城。文帝元嘉十一年撤魏郡，魏郡的百姓由建康管轄。孝建元年，又分出揚州的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設東揚州。大明三年撤消揚州，將揚州地區作爲首都直轄區，以南臺侍御史管理原揚州所屬各郡，就像原先州從事史巡察各郡一樣，而將東揚州直接稱爲揚州。大明八年，撤消王畿的建置，恢復揚州，而將原先東揚州改稱的揚州恢復爲東揚州。前廢帝永光元年，撤消東揚州，將它并入揚州。順帝昇明三年，改稱揚州刺史爲揚州牧。管領十郡，八十縣。户十四萬三千二百九十六，人口一百四十五萬五千六百八十五。

丹陽尹，秦代爲鄣郡，治所在今吴興的故鄣縣。漢初屬吴國，吴王劉濞謀反失敗，縣改屬江都國。武帝元封二年，稱爲丹陽郡，治所在現在宣城的宛陵縣。晋武帝太康二年，分割丹陽的一部分爲宣城郡，治所在宛陵，而將丹陽郡的治所移到建業。元帝太興元年，改爲丹陽尹。管領八縣。户四萬一千零一十，人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一。

建康令，本爲秣陵縣。漢獻帝建安十六年設置，孫權當政時將秣陵改爲建業。晋武帝平定吴國後，恢復爲秣陵。太康三年，分割秣陵的水域以北爲建業。愍帝即位後爲了避愍帝的名諱，改稱建康。

秣陵令，該地本名金陵，秦始皇改爲秣陵。治所離京城六十里，就是今天的故治邨。晋安帝義熙九年，將治所移到京城，在鬬場那個地方。

在闕場。恭帝元熙元年，省揚州府禁防參軍，縣移治其處。

丹楊令，漢舊縣。

江寧令，晋武帝太康元年，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更名。

永世令，吴分溧陽爲永平縣，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惠帝世，度屬義興，尋復舊。義興又有平陵縣，董覽《吴地志》云："晋分永世。"《太康》、《永寧地志》并無，疑是江左立。文帝元嘉九年，以并永世、溧陽二縣。

溧陽令，漢舊縣。吴省爲屯田。晋武帝太康元年復立。

湖熟令，漢舊縣。吴省爲典農都尉。晋武帝太康元年復立。

句容令，漢舊縣。

會稽太守，秦立，治吴。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吴郡，會稽移治山陰。領縣十。户五萬二千二百二十八，口三十四萬八千一十四。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五十五，陸同。

山陰令，漢舊縣。

永興令，漢舊餘暨縣，吴更名。

上虞令，漢舊縣。

餘姚令，漢舊縣。

剡令，漢舊縣。

諸暨令，漢舊縣。

始寧令，何承天志，漢末分上虞立。賀《續會稽記》云："順帝永建四年，分上虞南鄉立。"《續漢志》無。《晋太康三年地志》有。

句章令，漢舊縣。

鄮令，漢舊縣。

鄞令，漢舊縣。

吴郡太守，分會稽立。孝武大明七年，度屬南徐，八年，復舊。領縣十二。户五萬四百八十八，口四十

恭帝元熙元年，精簡揚州府禁防參軍，又將秣陵縣的治所移到那裏。

丹楊令，是漢代的舊縣。

江寧令，晋武帝太康元年，分割秣陵設立臨江縣。二年，改稱江寧。

永世令，吴國分割溧陽設置永平縣，晋武帝太康元年改稱永世。惠帝時，一度歸屬義興，不久又復舊。義興又有平陵縣，董覽的《吴地志》説："晋分永世。"《太康志》和《永寧地志》都没有這種記載，可能是東晋時設立的。文帝元嘉九年，將永世、溧陽二縣合并。

溧陽令，漢代的舊縣。吴國撤縣改在那裏屯田。晋武帝太康元年恢復設置溧陽縣。

湖熟令，漢代舊縣。吴國撤縣制改爲典農都尉。晋武帝太康元年恢復湖熟縣。

句容令，漢代舊縣。

會稽太守，秦時設立，管理吴地。漢順帝永建四年，分割會稽爲吴郡，會稽的治所移到山陰。領十縣。户五萬二千二百二十八，人口三十四萬八千零一十四。距離京都按水道算有一千三百五十五里，陸路的距離相同。

山陰令，漢代舊縣。

永興令，漢代舊稱餘暨縣，東吴時改稱永興。

上虞令，漢代舊縣。

餘姚令，漢代舊縣。

剡令，漢代舊縣。

諸暨令，漢代舊縣。

始寧令，何承天《地志》説是漢末分上虞地設立的。賀氏的《續會稽記》云："順帝永建四年，分割上虞的南鄉設立。"《續漢志》上没有這種記載。《晋太康三年地志》上有這種記載。

句章令，漢代舊縣。

鄮令，漢代舊縣。

鄞令，漢代舊縣。

吴郡太守，分割會稽而設置。孝武大明七年，一度屬南徐州，八年，恢復舊建制。領十二縣。户五萬零四百八十八，人口四十二萬四千八

二萬四千八百一十二。去京都水六百七十，陸五百二十。	百一十二。距京都按水路計有六百七十里，陸路有五百二十里。
吴令，漢舊縣。	吴令，漢代舊縣。
婁令，漢舊縣。	婁令，漢代舊縣。
嘉興令，此地本名長水，秦改曰由拳。吴孫權黄龍四年，由拳縣生嘉禾，改曰禾興。孫晧父名和，又改名曰嘉興。	嘉興令，該地本名長水，秦改稱由拳。吴孫權黄龍四年，由拳縣産生嘉禾，改稱禾興。孫晧的父親名和，又改稱嘉興。
海虞令，晋武帝太康四年，分吴縣之虞鄉立。	海虞令，晋武帝太康四年，分吴縣的虞鄉設立。
海鹽令，漢舊縣。《吴記》云："本名武原鄉，秦以爲海鹽縣。"	海鹽令，漢代舊縣。《吴記》上説："本名武原鄉，秦代以該地置海鹽縣。"
鹽官令，漢舊縣。《吴記》云："鹽官本屬嘉興，吴立爲海昌都尉治，此後改爲縣。"非也。	鹽官令，漢代舊縣。《吴記》上説："鹽官本來歸屬於嘉興，東吴立爲海昌都尉的治所，此後改爲縣。"這種説法是錯誤的。
錢唐令，漢舊縣。	錢唐令，漢代舊縣。
富陽令，漢舊縣。本曰富春。孫權黄武四年，以爲東安郡，七年，省。晋簡文鄭太后諱"春"，孝武改曰富陽。	富陽令，漢代舊縣。本名富春。孫權黄武四年，以該地爲東安郡，七年，撤銷。晋簡文帝鄭太后名諱爲"春"，孝武帝時改稱富陽。
新城令，浙江西南名爲桐溪，吴立爲新城縣，後并桐廬。《晋太康地志》無。張勃云："晋末立。"疑是太康末立，尋復省也。晋成帝咸和九年又立。	新城令，浙江的西南名桐溪，東吴立爲新城縣，後來并入桐廬。《晋太康地志》没有記載。張勃説："晋末設立。"疑爲太康末設立，不久又撤銷了。晋成帝咸和九年又設置新城縣。
建德令，吴分富春立。	建德令，東吴分割富春縣而設立。
桐廬令，吴分富春立。	桐廬令，東吴分割富春縣而設立。
壽昌令，吴分富春立新昌縣，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壽昌令，東吴分割富春縣而設置新昌縣，晋武帝太康元年改爲壽昌。
吴興太守，孫晧寶鼎元年，分吴、丹陽立。領縣十。户四萬九千六百九，口三十一萬六千一百七十三。去京都水九百五十，陸五百七十。	吴興太守，孫晧寶鼎元年，分割吴郡、丹陽郡而設置。領十縣。户四萬九千六百零九，人口三十一萬六千一百七十三。距京都按水道計有九百五十里，陸路有五百七十里。
烏程令，漢舊縣，先屬吴。	烏程令，漢舊縣，原先屬吴郡。
東遷令，晋武帝太康三年，分烏程立。後廢帝元徽四年，更名東安。順帝昇明元年復舊。	東遷令，晋武帝太康三年，分割烏程而設置。後廢帝元徽四年，改名東安。順帝昇明元年恢復舊稱。
武康令，吴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武康令，東吴分割烏程、餘杭設置永安縣，晋武帝太康元年改爲武康。

長城令，晉武帝太康三年，分烏程立。

原鄉令，漢靈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

故鄣令，漢舊縣，先屬丹陽。

安吉令，漢靈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

餘杭令，漢舊縣，先屬吴。

臨安令，吴分餘杭爲臨水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於潜令，漢舊縣，先屬丹陽。

淮南太守，秦立爲九江郡，兼得廬江豫章。漢高帝四年，更名淮南國，分立豫章郡，文帝又分爲廬江郡。武帝元狩元年，復爲九江郡，治壽春縣。後漢徙治陰陵縣。魏復曰淮南，徙治壽春。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歷陽、別見。當塗、逡遒諸縣，二年，復立鍾離縣，別見。并二漢舊縣也。三國時，江淮爲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此諸縣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無復民户。吴平，民各還本，故復立焉。其後中原亂，胡寇屢南侵，淮南民多南度。成帝初，蘇峻、祖約爲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度江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晉末遂割丹陽之于湖縣爲淮南境。宋孝武大明六年，以淮南郡并宣城，宣城郡徙治于湖。八年，復立淮南郡，屬南豫州。明帝泰始三年，還屬揚州。領縣六。户五千三百六十二，口二萬五千八百四十。去京都水一百七十，陸一百四十。

于湖令，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楊縣立，本吴督農校尉治。

當塗令，晉成帝世，與逡遒俱立爲僑縣，晉末分于湖爲境。

長城令，晉武帝太康三年，分割烏程而設置。

原鄉令，漢靈帝中平二年，分割故鄣而設置。

故鄣令，漢代舊縣，原先屬丹陽郡。

安吉令，漢靈帝中平二年，分割故鄣而設置。

餘杭令，漢代舊縣，原先屬吴郡。

臨安令，東吴分割餘杭設置臨水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改名臨安。

於潜令，漢代舊縣，原先屬丹陽郡。

淮南太守，秦代設置九江郡，包括廬江、豫章。漢高帝四年，改名淮南國，從中分出豫章郡，文帝又從中分出廬江郡。武帝元狩元年，恢復爲九江郡，治所在壽春縣。後漢將治所移到陰陵縣。魏恢復稱淮南，治所又移到壽春。晉武帝太康元年，又設置歷陽、另見。當塗、逡遒諸縣，二年，又設置鍾離縣，另見。都是兩漢時的舊縣。三國時，江淮是戰爭之地，之間無人居住的地方各有數百里，上述各縣都在江北淮南，那些地方都没有民户居住。東吴被平定後，百姓各自返回原先居住的地方，所以又恢復上述諸縣的建制。後來中原地區大亂，胡寇屢次南侵，淮南的百姓多南渡。成帝初，蘇峻、祖約在江淮作亂，胡寇又大舉南來，百姓南渡長江的更多，於是在江南暫借地重置淮南郡及諸縣，晉末於是割丹陽的于湖縣作爲淮南的轄境。宋孝武帝大明六年，以淮南郡并入宣城，宣城郡的治所遷到于湖。八年，恢復淮南郡，屬於南豫州。明帝泰始三年，又仍舊屬揚州。領六縣。户五千三百六十二，人口二萬五千八百四十。距京都按水路計有一百七十里，陸路有一百四十里。

于湖令，晉武帝太康二年，分割丹楊縣而設置，本來是東吴的督農校尉治所。

當塗令，晉成帝時，與逡遒縣一起作爲借地設置的僑縣設置，晉末分割于湖的一部分作爲轄境。

繁昌令，漢舊名，本屬潁川。魏分潁川爲襄城，又屬焉。晉亂，省襄城郡，以此縣屬淮南，割于湖爲境。

襄垣令，其地本蕪湖，蕪湖縣，漢舊縣。至于晉末，立襄垣縣，屬上黨。上黨民南過江，立僑郡縣，寄治蕪湖，後省上黨郡爲縣，屬淮南。文帝元嘉九年，省上黨縣并襄垣。

定陵令，漢舊名，本屬襄城，後割蕪湖爲境。

逡道令，漢作逡遒，晉作逡道，後分蕪湖爲境。

宣城太守，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户一萬一百二十，口四萬七千九百九十二。去京都水五百八十，陸五百。

宛陵令，漢舊縣。

廣德令，何志云："漢舊縣。"《二漢志》并無，疑是吴所立。

懷安令，吴立。

寧國令，吴立。

宣城令，漢舊縣。

安吴令，吴立。

涇令，漢舊縣。

臨城令，吴立。

廣陽令，漢舊縣曰陵陽，子明得仙於此縣山，故以爲名。晉成帝杜皇后諱"陵"，咸康四年更名。

石城令，漢舊縣。

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吴孫晧寶鼎元年立。領縣九。户一萬六千二十二，口一十萬七千九百六十五。去京都水一千七百，陸同。

長山令，漢獻帝初平二年，分烏傷立。

太末令，漢舊縣。

烏傷令。

永康令，赤烏八年分烏傷上浦立。

繁昌令，漢代舊名，原先屬潁川。魏分割潁川設置襄城，仍屬潁川。晉混亂時撤銷襄城郡，以繁昌縣屬淮南，分割于湖作爲轄境。

襄垣令，該地本爲蕪湖，蕪湖縣，漢代舊縣。到了晉末設置襄垣縣，屬於上黨。上黨百姓南渡過江，借地設置郡縣，以舊蕪湖地作治所，後來將上黨郡改爲縣，屬於淮南。文帝元嘉九年，撤上黨縣，將它并入襄垣。

定陵令，漢代舊名，本來屬於襄城，後來分割蕪湖爲轄境。

逡道令，漢代稱作逡遒，晉代稱作逡道，後來分割蕪湖爲轄境。

宣城太守，晉武帝太康元年，分割丹陽而設置。領十縣。户一萬零一百二十，人口四萬七千九百九十二。距京都按水路計有五百八十里，陸路有五百里。

宛陵令，漢代舊縣。

廣德令，何承天《地志》説："漢代舊縣。"《前後漢志》都未記載，疑是東吴所設置。

懷安令，東吴設置。

寧國令，東吴設置。

宣城令，漢代舊縣。

安吴令，東吴設置。

涇令，漢代舊縣。

臨城令，東吴設置。

廣陽令，漢代舊縣稱陵陽，子明成仙於該縣山中，所以用作縣名。晉成帝杜皇后名諱中有"陵"字，咸康四年改名廣陽縣。

石城令，漢代舊縣。

東陽太守，原先是會稽西部都尉，東吴孫晧寶鼎元年設置。領九縣。户一萬六千零二十二，人口十萬七千九百六十五。距京都按水路計有一千七百里，陸路距離相同。

長山令，漢獻帝初平二年，分割烏傷而設置。

太末令，漢代舊縣。

烏傷令。

永康令，赤烏八年分割烏傷、上浦設置。

信安令，漢獻帝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曰新安。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信安令，漢獻帝初平三年，分割太末設置新安。晉武帝太康元年改稱信安。

吴寧令，漢獻帝興平二年，孫氏分諸暨立。

吴寧令，漢獻帝興平二年，孫氏分割諸暨而設置。

豐安令，漢獻帝興平二年，孫氏分諸暨立。

豐安令，漢獻帝興平二年，孫氏分割諸暨而設置。

定陽令，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孫氏分信安立。

定陽令，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孫氏分割信安而設置。

遂昌令，孫權赤烏二年，分太末立曰平昌。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遂昌令，孫權赤烏二年，分割太末設置平昌。晉武帝太康元年改稱遂昌。

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爲吴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孫亮太平二年立。領縣五。户三千九百六十一，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六。去京都水二千一十九，陸同。

臨海太守，原本是會稽東部都尉。前漢時都尉治所在鄞，後漢時分割會稽設置吴郡，都尉的治所可能移到章安了。孫亮太平二年時設置。領五縣。户三千九百六十一，人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六。距京都水路有二千零一十九里，陸路距離相同。

章安令，《續漢志》："故冶，閩中地，光武更名。"《晉太康記》："本鄞縣南之回浦鄉，漢章帝章和中立。"未詳孰是。

章安令，《續漢志》説："舊冶縣，地處閩中，光武帝時改名章安。"《晉太康記》則説："原本是鄞縣南部的回浦鄉，漢章帝章和年間設置。"不知道誰説的對。

臨海令，吴分章安立。

臨海令，東吴分割章安而設置。

始豐令，吴立曰始平，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始豐令，東吴設置時名始平，晉武帝太康元年改稱始豐。

寧海令，何志，漢舊縣。按《二漢志》、《晉太康地志》無。

寧海令，何承天《地志》説是漢代舊縣。按《前後漢志》、《晉太康地志》都無記載。

樂安令，晉康帝分始豐立。

樂安令，晉康帝分割始豐而設置。

永嘉太守，晉明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立。領縣五。户六千二百五十，口三萬六千六百八十。去京都水二千八百，陸二千六百四十。

永嘉太守，晉明帝太寧元年，分割臨海而設置。領五縣。户六千二百五十，人口三萬六千六百八十。距京都水路有二千八百里，陸路有二千六百四十里。

永寧令，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甌鄉立，或云順帝永和三年立。

永寧令，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的東甌鄉而設置，又有人説是順帝永和三年設置的。

安固令，吴立曰羅陽，孫晧改曰安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安固令，東吴設置時名羅陽，孫晧時改名安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改稱安固。

松陽令，吴立。

松陽令，東吴設置。

樂成令，晉孝武寧康三年，分永寧立。

樂成令，晉孝武帝寧康三年，分割永寧而設置。

橫陽令，晉武帝太康四年，以橫萸船屯爲始陽，仍復更名。

新安太守，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孫權分丹陽立曰新都，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領縣五。户一萬二千五十八，口三萬六千六百五十一。去京都水一千八百六十，陸一千八百。

始新令，孫權分歙立。

遂安令，孫權分歙爲新定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歙令，漢舊縣。

海寧令，孫權分歙爲休陽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分歙置諸縣之始，又分置黎陽縣，大明八年，省并海寧。

黟令，漢舊縣。

南徐州

南徐州刺史，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徐、兗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安帝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爲北徐，淮南猶爲徐州。後又以幽、冀合徐，青、并合兗。武帝永初二年，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爲南兗州，江南爲南徐州，治京口，割揚州之晉陵、兗州之九郡僑在江南者屬焉，故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并、揚七州郡邑。《永初二年郡國志》又有南沛、南下邳、廣平、廣陵、盱眙、鍾離、海陵、山陽八郡。南沛、廣陵、海陵、山陽、盱眙、鍾離割屬南兗，南下邳并南彭城，廣平并南泰山。今領郡十七，縣六十三。户七萬二千四百七十

橫陽令，晉武帝太康四年，以橫萸船屯設置始陽縣，後來又改名橫陽縣。

新安太守，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孫權時分割丹陽而設置新都，晉武帝太康元年改稱新安。領五縣。户一萬二千零五十八，人口三萬六千六百五十一。距京都水路計有一千八百六十里，陸路一千八百里。

始新令，孫權時分割歙地而設置。

遂安令，孫權時分割歙地置新定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改稱遂安。

歙令，漢代舊縣。

海寧令，孫權時分割歙地置休陽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改稱海寧。開始分割歙地設置諸縣時，又曾分置黎陽縣，大明八年，并入海寧。

黟令，漢代舊縣。

南徐州刺史，晉代永嘉大亂的時候，幽州、冀州、青州、并州、兗州以及徐州的淮北流民，都相率渡過淮河，也有渡過長江停留在晉陵郡境内的。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將滯留在淮南的流民遷徙到江南晉陵郡各縣，并替那些遷到江南和留在江北的人暫借地建立僑郡僑縣來加以管理。徐、兗二州本來治理江北，在江北又暫借地置幽、冀、青、并四州。安帝義熙七年，纔開始將徐州在淮北的部分稱爲北徐州，淮南的部分仍然稱徐州。後來又將幽州、冀州合并到徐州，將青州、并州合并到兗州。武帝永初二年，將徐州稱爲南徐州，而將在淮北的北徐州祇稱爲徐州。文帝元嘉八年，又以江北地區稱南兗州，江南地區稱南徐州，治所在京口，分割揚州的晉陵、兗州的九個借地設置的郡中在江南的部分歸屬於南徐州，所以南徐州兼有徐、兗、幽、冀、青、并、揚七州的郡縣。《永初二年郡國志》又載有南沛、南下邳、廣平、廣陵、盱眙、鍾離、海陵、山陽八郡。南沛、廣陵、海陵、山陽、盱眙、鍾離割屬於南兗州，南下邳合并於南彭城，廣平并入南泰山。現在南徐州領有十七郡，六十三縣。户七萬二千四百七十二，人口四十二萬零

二，口四十二萬六百四十。去京都水二百四十，陸二百。

南東海太守，東海郡别見。晉元帝初，割吴郡海虞縣之北境爲東海郡，立郯、朐、利城三縣，而祝其、襄賁等縣寄治曲阿。穆帝永和中，郡移出京口，郯等三縣亦寄治於京。文帝元嘉八年立南徐，以東海爲治下郡，以丹徒屬焉。郯、利城并爲實土。《永初郡國》有襄賁、别見。祝其、厚丘、并漢舊名。西隰何江左立。四縣，文帝元嘉十二年，省厚丘并襄賁。何、徐無厚丘，餘與《永初郡國》同。其襄賁、祝其、西隰，是徐志後所省也。領縣六。户五千三百四十二，口三萬三千六百五十八。

郯令，漢舊名。文帝元嘉八年，分丹徒之峴西爲境。

丹徒令，本屬晉陵，古名朱方，後名谷陽，秦改曰丹徒。孫權嘉禾三年，改曰武進。晉武帝太康三年，復曰丹徒。

武進令，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

毗陵令，宋孝武大明末，度屬此。

朐令，漢舊名。晉江左僑立。宋孝武世，分郯西界爲土。

利城令，漢舊名。晉江左僑立。宋文帝世，與郡俱爲實土。

南琅邪太守，琅邪郡别見。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餘户，太興三年，立懷德縣。丹陽雖有琅邪相而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領郡，鎮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臨沂縣。《永初郡國》有陽都、前漢屬城陽，後漢、《晉太康地志》屬琅邪。費、

六百四十。距京都水路有二百四十里，陸路有二百里。

南東海太守，東海郡另見。晉元帝初年，分割吴郡海虞縣的北部地區設置東海郡，設立郯、朐、利城三縣，而將祝其、襄賁等縣的治所設在曲阿縣。穆帝永和年間，東海郡移出京口，郯、朐、利城三縣的治所也都設在京口。文帝元嘉八年設置南徐州，以東海作爲南徐州管理下的郡，以丹徒作爲東海郡的屬縣。郯縣和利城都有了管轄的實際領土。《永初郡國志》有襄賁、另見。祝其、厚丘、都是漢代舊名。西隰何氏《志》説是東晉所置。四縣，文帝元嘉十二年，撤厚丘將它并入襄賁縣。何氏《志》、徐氏《志》都不載厚丘，其餘都與《永初郡國志》相同。襄賁、祝其、西隰，都是徐氏《志》寫成後所撤銷的。東海郡領有六縣。户五千三百四十二，人口三萬三千六百五十八。

郯令，漢代舊名。文帝元嘉八年，分割丹徒的峴西作爲郯縣的轄境。

丹徒令，原本屬於晉陵，古代名朱方，後來又名谷陽，秦改稱丹徒。孫權嘉禾三年，改名武進。晉武帝太康三年，恢復稱丹徒。

武進令，晉武帝太康二年，分割丹徒、曲阿而設置。

毗陵令，宋孝武帝大明末年，一度屬於東海郡。

朐令，漢代舊名。東晉時借地重置。宋孝武帝時，分割郯縣西界爲它的轄土。

利城令，漢代舊名。東晉時借地重置。宋文帝時，縣與東海郡都有實際屬土。

南琅邪太守，琅邪郡另見。晉混亂時，琅邪國人跟隨晉元帝過江的人有一千多户，太興三年設置懷德縣。丹陽雖然有琅邪國相但并無琅邪實際領有的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領琅邪郡，鎮守在江乘縣的蒲洲金城，請求割丹陽的江乘縣設置琅邪郡，又分割江乘縣的部分土地設立臨沂縣。《永初郡國志》有陽都、前漢屬城陽，後漢、《晉太康地志》屬琅邪。費、即丘都另見。三縣，并

即丘并别見。三縣，并割臨沂及建康爲土。費縣治宫城之北。元嘉八年，省即丘并陽都。十五年，省費并建康、臨沂。孝武大明五年，省陽都并臨沂。今領縣二。户二千七百八十九，口一萬八千六百九十七。去州水二百，陸一百。去京都水一百六十。

且分割臨沂及建康作爲三縣的土地。費縣治理宫城的北部。元嘉八年，撤銷即丘縣，將它并入陽都。十五年，撤費縣，將它并入建康與臨沂。孝武帝大明五年，撤銷陽都，將它并入臨沂。現在領二縣。户二千七百八十九，人口一萬八千六百九十七。距南徐州水路有二百里，陸路一百里。距京都水路有一百六十里。

臨沂令，漢舊名。前漢屬東海，後漢、晋屬琅邪。

臨沂令，漢代舊名。前漢時屬於東海，後漢和晋代屬琅邪。

江乘令，漢舊縣。本屬丹陽，吴省爲典農都尉。晋武帝太康元年復立。

江乘令，漢代舊縣。本來屬於丹陽，東吴時撤縣爲典農都尉。晋武帝太康元年恢復江乘縣。

晋陵太守，吴時分吴郡無錫以西爲毗陵典農校尉。晋武帝太康二年，省校尉，立以爲毗陵郡，治丹徒，後復還毗陵。東海王越世子名毗，而東海國故食毗陵，永嘉五年，元帝改爲晋陵。始自毗陵徙治丹徒。太興初，郡及丹徒縣悉治京口，郗鑒復徙還丹徒，安帝義熙九年，復還晋陵。本屬揚州，文帝元嘉八年，度屬南徐。領縣六。户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二，口八萬一百一十三。去州水一百七十五，陸同。去京都水四百，陸同。

晋陵太守，東吴時分吴郡無錫以西爲毗陵典農校尉。晋武帝太康二年，撤典農校尉，設置毗陵郡，治所在丹徒，後來又將治所遷回毗陵。東海王劉越的世子名毗，而東海國從前的食邑就在毗陵，永嘉五年，元帝將毗陵改爲晋陵。纔將治所從毗陵遷移到丹徒。太興初年，晋陵郡和丹徒縣的治所都在京口，郗鑒又將治所遷回丹徒，安帝義熙九年，又遷回晋陵。原本屬揚州，文帝元嘉八年一度改屬南徐州。領六縣。户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二，人口八萬零一百一十三。距南徐州水路有一百七十五里，陸路同。距京都水路有四百里，陸路同。

晋陵令，本名延陵，漢改曰毗陵，後與郡俱改。

晋陵令，原名延陵，漢代改名毗陵，後來縣與郡都改爲晋陵。

延陵令，晋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鄉立。

延陵令，晋武帝太康二年，分割曲阿的延陵鄉而設置延陵縣。

無錫令，漢舊縣。吴省，晋武帝太康元年復立。

無錫令，漢代舊縣。東吴時撤銷，晋武帝太康元年恢復設置。

南沙令，本吴縣司鹽都尉署。吴時名沙中。吴平後，立暨陽縣割屬之。晋成帝咸康七年，罷鹽署，立以爲南沙縣。

南沙令，原本是吴縣的司鹽都尉公署所在地。東吴時名沙中。東吴被平定後，設置暨陽縣時將沙中割屬暨陽。晋成帝咸康七年，撤銷鹽署，設置南沙縣。

曲阿令，本名雲陽，秦始皇改曰曲阿。吴嘉禾三年，復曰雲陽。晋武帝太康二年，復曰曲阿。

曲阿令，原名雲陽，秦始皇時改爲曲阿。東吴嘉禾三年，恢復稱雲陽。晋武帝太康二年又改稱曲阿。

暨陽令，晋武帝太康二年，分

暨陽令，晋武帝太康二年，分割無錫、毗

無錫、毗陵立。

義興太守，晉惠帝永興元年，分吴興之陽羡、丹陽之永世立。永世尋還丹陽。本揚州，明帝泰始四年，度南徐。領縣五。户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六，口八萬九千五百二十五。去州水四百，陸同。去都水四百九十，陸同。

陽羡令，漢舊縣。

臨津令，故屬陽羡，立郡分立。

義鄉令，故屬長城、陽羡，立郡分立。

國山令，故屬陽羡，立郡分立。

綏安令，武帝永初三年，分宣城之廣德、吴興之故鄣、長城及陽羡、義鄉五縣立。

南蘭陵太守，蘭陵郡别見。領縣二。户一千五百九十三，口一萬六百三十四。

蘭陵令。别見。

承令，别見。文帝元嘉十二年，以合鄉縣并承。《永初郡國》、何、徐并無合鄉縣。

南東莞太守，東莞郡别見。《永初郡國》又有蓋縣。别見。領縣三。户一千四百二十四，口九千八百五十四。

莒令。别見。

東莞令，别見。文帝元嘉十二年，以蓋縣併此。

姑幕令，漢舊名。

臨淮太守，漢武帝元狩六年立。光武以并東海。明帝永平十五年，復分臨淮之故地爲下邳郡。晉武帝太康元年，復分下邳之淮南爲臨淮郡，治盱眙。江左僑立。《永初郡國》又有盱眙縣，何、徐無。領縣七。户

陵而設置。

義興太守，晉惠帝永興元年，分割吴興的陽羡、丹陽的永世而設置。永世不久還又劃歸丹陽。本來屬於揚州，明帝泰始四年，一度屬南徐州。領有五縣。户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六，人口八萬九千五百二十五。距南徐州水路有四百里，陸路相同。距京都水路有四百九十里，陸路相同。

陽羡令，漢代舊縣。

臨津令，從前屬陽羡，設立義興郡時獨立成縣。

義鄉令，從前屬長城、陽羡，設置義興郡時分出獨立成縣。

國山令，從前屬陽羡，設置義興郡時分出獨立成縣。

綏安令，武帝永初三年，劃分宣城的廣德、吴興的故鄣、長城及陽羡、義鄉五縣的部分土地而設置。

南蘭陵太守，蘭陵郡另見。領有二縣。户一千五百九十三，人口一萬零六百三十四。

蘭陵令。另見。

承令，另見。文帝元嘉十二年，以合鄉縣并入承縣。《永初郡國志》、何、徐氏《志》都不載合鄉縣。

南東莞太守，東莞郡另見。《永初郡國志》又有蓋縣。另見。領三縣。户一千四百二十四，人口九千八百五十四。

莒令。另見。

東莞令，另見。文帝元嘉十二年，以蓋縣并入東莞縣。

姑幕令，漢代舊名。

臨淮太守，漢武帝元狩六年設置。光武帝將它并入東海。明帝永平十五年，又分割臨淮的舊地設下邳郡。晉武帝太康元年，又分出下邳的淮南置臨淮郡，治所在盱眙。東晉時借地設僑郡。《永初郡國志》又有盱眙縣，何氏《志》、徐氏《志》無盱眙。領有七縣。户三千七百一十

三千七百一十一，口二萬二千八百八十六。

海西令，前漢屬東海，後漢、晋屬廣陵。

射陽令，前漢屬臨淮，後漢屬廣陵，三國時廢，晋武帝太康元年復立。

淩令，前漢屬泗水，後漢屬廣陵，三國時廢，晋武帝太康二年又立，屬廣陵。

淮浦令，前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晋太康地志》屬廣陵。

淮陰令，前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晋太康地志》屬廣陵。

東陽令，前漢屬臨淮，後漢屬廣陵，《晋太康地志》屬臨淮。

長樂令，本長樂郡，别見。并合爲縣。

淮陵太守，本淮陵縣，前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晋屬臨淮，惠帝永寧元年，以爲淮陵國。《永初郡國》又有下相、前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晋太康地志》屬臨淮。廣陽廣陽，漢高立爲燕國，昭帝更名。光武省并上谷，和帝永元八年復立。魏、晋復爲燕國。前漢廣陽縣，後漢無，晋復有此也。二縣。今領縣三。户一千九百五，口一萬六百三十。

司吾令，前漢屬東海，後漢屬下邳，《晋太康地志》屬臨淮。後廢帝元徽五年五月，改名桐梧，順帝昇明元年復舊。

徐令，前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晋太康地志》屬臨淮。

陽樂令，漢舊名，本屬遼西。文帝元嘉十三年，以下相并陽樂。

南彭城太守，彭城郡别見。江左僑立。晋明帝又立南下邳郡，成帝又立南沛郡。文帝元嘉中，分南沛爲

一，人口二萬二千八百八十六。

海西令，前漢時屬東海，後漢、晋代時屬於廣陵。

射陽令，前漢時屬臨淮，後漢時屬廣陵，三國時廢，晋武帝太康元年恢復建制。

淩令，前漢時屬泗水，後漢時屬廣陵，三國時廢，晋武帝太康二年又恢復設置，仍屬廣陵。

淮浦令，前漢時屬臨淮，後漢時屬下邳，《晋太康地志》記載屬廣陵。

淮陰令，前漢時屬臨淮，後漢時屬下邳，《晋太康地志》記載屬廣陵。

東陽令，前漢屬臨淮，後漢時屬廣陵，《晋太康地志》載屬臨淮。

長樂令，本來是長樂郡，另見。後合并成長樂縣。

淮陵太守，原本是淮陵縣，前漢時屬臨淮，後漢時屬下邳，晋代屬臨淮，惠帝永寧元年，將它改爲淮陵國。《永初郡國志》又有下相、前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晋太康地志》載屬臨淮。廣陽廣陽，漢高帝設立燕國，昭帝改名爲廣陽。光武帝將它撤并入上谷，和帝永元八年恢復廣陽。魏、晋又恢復爲燕國。前漢時是廣陽縣，後漢撤銷，晋代纔恢復它的建制。二縣。現在領有三縣。户一千九百零五，人口一萬零六百三十。

司吾令，前漢屬東海，後漢時屬下邳，《晋太康地志》記載屬臨淮。後廢帝元徽五年五月，改名爲桐梧，順帝昇明元年恢復舊名。

徐令，前漢時屬臨淮，後漢時屬下邳，《晋太康地志》中屬臨淮。

陽樂令，漢代舊名，本來屬遼西。文帝元嘉十三年，將下相并入陽樂。

南彭城太守，彭城郡另見。東晋時借地重置。晋明帝又設置南下邳郡，成帝又設南沛郡。文帝元嘉年間，劃分出南沛郡部分地區置北沛郡，歸

北沛，屬南兗，而南沛猶屬南徐。孝武大明四年，以二郡并并南彭城。領縣十二。户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八，口六萬八千一百六十三。

呂令。别見。

武原令，漢舊名。

傅陽令，漢舊名。

蕃令，别見。義旗初，免軍户立遂誠縣，武帝永初元年，改從舊名。

薛令，别見。義旗初，免軍户爲建熙縣，永初元年，改從舊名。

開陽令，前漢屬東海，章帝建初五年屬琅邪。晋僑立，猶屬琅邪，安帝度屬彭城。

杼秋令，漢舊名。

洨令，前漢屬梁，後漢、晋屬沛。

下邳令，别見。本屬南下邳。

北淩令，本屬南下邳，二漢無，《晋太康地志》屬下邳，本名淩。而廣陵郡舊有淩縣，晋武帝太康二年，以下邳之淩縣非舊土而同名，改爲北淩。

僮令，别見。本屬南下邳。南下邳有良城縣，别見。文帝元嘉十二年并僮。

彭城令，别見。

南清河太守，清河郡别見。領縣四。户一千八百四十九，口七千四百四。

清河令。别見。

東武城令。别見。

繹幕令。别見。

貝丘令。别見。

南高平太守，高平郡别見。《永初郡國》又有鉅野、昌邑二縣。并漢舊名。今領縣三。户一千七百一十八，口九千七百三十一。

金鄉令。别見。

屬於南兗州，而南沛郡仍屬南徐州。孝武帝大明四年，將南沛郡、北沛郡一起合并到南彭城。領有十二縣。户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八，人口六萬八千一百六十三。

呂令。另見。

武原令，漢代舊名。

傅陽令，漢代舊名。

蕃令，另見。劉宋起兵之初，撤銷軍户設置遂誠縣，武帝永初元年，恢復蕃縣舊稱。

薛令，另見。劉宋起兵之初，撤銷軍户而置建熙縣，永初元年，恢復薛縣舊名。

開陽令，前漢時屬東海，章帝建初五年歸屬琅邪。晋代借地重置，仍歸屬琅邪，安帝時一度屬彭城。

杼秋令，漢代舊名。

洨令，前漢時屬於梁，後漢、晋時屬沛。

下邳令，另見。原先屬南下邳。

北淩令，原先屬南下邳，兩漢時無此縣，《晋太康地志》記載屬下邳，原先名淩縣。但廣陵郡舊有淩縣，晋武帝太康二年，因下邳的淩縣并非舊地却與廣陵的淩縣同名，便將下邳的淩縣改爲北淩縣。

僮令，另見。原本屬南下邳。南下邳原有良城縣，另見。文帝元嘉十二年并入僮縣。

彭城令，另見。

南清河太守，清河郡另見。領四縣。户一千八百四十九，人口七千四百零四。

清河令。另見。

東武城令。另見。

繹幕令。另見。

貝丘令。另見。

南高平太守，高平郡另見。《永初郡國志》又載有鉅野、昌邑二縣。都是漢代舊名。現在領有三縣。户一千七百一十八，人口九千七百三十一。

金鄉令。另見。

湖陸令，前漢曰湖陵，漢章帝更名。

高平令。别見。文帝元嘉十八年，以鉅野并高平。

南平昌太守，平昌郡别見。領縣四。户二千一百七十八，口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一。

安丘令。别見。

新樂令，二漢無，魏分平原爲樂陵郡，屬冀州，而新樂縣屬焉。晉江左立樂陵郡及諸縣，後省，以新樂縣屬此。

東武令。别見。

高密令，别見。江左立高密國，後爲南高密郡。文帝元嘉十八年，省爲高密縣，屬此。

南濟陰太守，二漢、晉屬兖州，前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别爲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國，後還曰濟陰。《永初郡國》又有句陽、定陶二縣。并漢舊名。今領縣四。户一千六百五十五，口八千一百九十三。

城武令。别見。

冤句令，漢舊名。

單父令，前漢屬山陽。

城陽令，漢舊名。

南濮陽太守，本東郡，屬兖州，晉武帝咸寧二年，以封子允，以東不可爲國名，東郡有濮陽縣，故曰濮陽國。濮陽，漢舊名也。允改封淮南，還曰東郡。趙王倫篡位，廢太孫臧爲濮陽王，王尋廢，郡名遂不改。《永初郡國》又有鄄城縣。二漢屬濟陰，《晉太康地志》屬濮陽也。今領縣二。户二千二十六，口八千二百三十九。

廪丘令，前漢及《晉太康地志》有廪丘縣，後漢無。文帝元嘉十二

湖陸令，前漢時稱爲湖陵，漢章帝時改爲如今的縣名。

高平令。另見。文帝元嘉十八年，將鉅野縣并入高平。

南平昌太守，平昌郡另見。領四縣。户二千一百七十八，人口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一。

安丘令。另見。

新樂令，兩漢時無此縣，魏國分割平原爲樂陵郡，屬冀州，而新樂縣屬於該郡。東晉時曾設立樂陵郡及諸縣，後來撤銷，將新樂縣劃歸南平昌。

東武令。另見。

高密令，另見。東晉立高密國，後來成爲南高密郡。文帝元嘉十八年，降爲高密縣，屬於南平昌。

南濟陰太守，兩漢和晉代屬兖州，前漢初年屬於梁國，景帝中六年，從中劃出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改名爲定陶國，後來恢復濟陰的名稱。《永初郡國志》又載有句陽、定陶二縣。都是漢代的舊名。現在領四縣。户一千六百五十五，人口八千一百九十三。

城武令。另見。

冤句令，漢代舊名。

單父令，前漢時屬於山陽。

城陽令，漢代舊名。

南濮陽太守，原本是東郡，屬於兖州，晉武帝咸寧二年，將它封給皇子司馬允，因爲“東”不可以用作國名，而東郡有濮陽縣，所以稱濮陽國。濮陽，是漢代的舊名。司馬允改封到淮南後，濮陽國又恢復稱東郡。趙王司馬倫篡位後，廢皇太孫司馬臧爲濮陽王，不久，濮陽王又被廢，而郡名却不再改變。《永初郡國志》又有鄄城縣。兩漢時屬於濟陰，《晉太康地志》中屬於濮陽。現在領有二縣。户二千零二十六，人口八千二百三十九。

廪丘令，前漢及《晉太康地志》有廪丘縣，後漢無。文帝元嘉十二年，將鄄城縣并入廪丘。

年，以鄄城并廩丘。

榆次令，漢舊名，至晉屬太原。

南泰山太守，泰山郡别見。《永初郡國》有廣平，漢武帝征和二年，立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改爲廣平。光武建武十三年，省并鉅鹿。魏分鉅鹿、魏郡復爲廣平。江左僑立郡，晉成帝咸康四年省，後又立。寄治丹徒，領廣平、易陽、易陽，二漢屬趙，《晉太康地志》屬廣平。曲周前漢屬廣平，作曲周。後漢屬鉅鹿。《晉太康地志》屬廣平，作曲梁。三縣。文帝元嘉十八年，省廣平郡爲廣平縣，屬南泰山。今領縣三。户二千四百九十九，口一萬三千六百。

南城令。别見。

武陽令。别見。

廣平令，前漢屬廣平，後漢屬鉅鹿，《晉太康地志》屬廣平。

濟陽太守，晉惠分陳留爲濟陽國。領縣二。户一千二百三十二，口八千一百九十二。

考城令，前漢曰甾，屬梁國，章帝更名，屬陳留。《太康地志》無。

鄄城令。别見。

南魯郡太守，魯郡别見。又有樊縣。前漢屬東平，後漢、《晉太康地志》屬任城也。今領縣二。户一千二百一十一，口六千八百一十八。

魯令。别見。

西安令，漢舊名，本屬齊郡。齊郡過江僑立，後省，以西安配此。文帝元嘉十八年，以樊并西安。《永初郡國》無西安縣。

徐州

徐州刺史，後漢治東海郯縣，魏、晉、宋治彭城。明帝世，淮北没寇，僑立徐州，治鍾離。泰豫元年，移治東海朐。後廢帝元徽元年，分南兖州之鍾離、豫州之馬頭，又分秦

榆次令，漢代舊名，到晉代時屬太原。

南泰山太守，泰山郡另見。《永初郡國志》有廣平，漢武帝征和二年，立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改名爲廣平。光武帝建武十三年，撤銷并入鉅鹿。魏時又分鉅鹿、魏郡恢復爲廣平。東晉借地重立爲僑郡，晉成帝咸康四年撤銷，後來又恢復。治所寄托在丹徒，領有廣平、易陽、易陽，兩漢時屬於趙，《晉太康地志》屬於廣平。曲周前漢時屬於廣平，稱作曲周。後漢時屬鉅鹿。《晉太康地志》記載屬廣平，稱爲曲梁。三縣。文帝元嘉十八年，撤廣平郡爲廣平縣，歸屬於南泰山。現領有三縣。户二千四百九十九，人口一萬三千六百。

南城令。另見。

武陽令。另見。

廣平令，前漢時屬於廣平，後漢時屬於鉅鹿，《晉太康地志》記載屬廣平。

濟陽太守，晉惠帝分割陳留設濟陽國。領有二縣。户一千二百三十二，人口八千一百九十二。

考城令，前漢時稱爲甾，屬於梁國，章帝時改名爲考城，屬於陳留。《晉太康地志》未記載。

鄄城令。另見。

南魯郡太守，魯郡另見。又有樊縣。前漢時屬東平，後漢、《晉太康地志》均屬於任城。現領有二縣。户一千二百一十一，人口六千八百一十八。

魯令。另見。

西安令，漢代舊名，原本屬於齊郡。齊郡在東晉南渡後借地重立爲僑郡，後來撤銷，設立西安縣。文帝元嘉十八年，將樊縣并入西安。《永初郡國志》無西安縣。

徐州刺史，後漢時治所在東海郯縣，魏、晉、宋時期治所在彭城。明帝時，淮北被敵寇占領，於是暫借地重立徐州，治所在鍾離。泰豫元年，治所移到東海朐縣。後廢帝元徽元年，分割南兖州的鍾離、豫州的馬頭，又分割秦郡的頓

郡之頓丘、梁郡之穀熟、歷陽之酇，立新昌郡，置徐州，還治鍾離。今先列徐州舊郡於前，以新割係。舊領郡十二，縣三十四。户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五，口十七萬五千九百六十七。今領郡三，縣九。彭城去京都水一千三百六十，陸一千。

彭城太守，漢高立爲楚國，宣帝地節元年，改爲彭城郡，黄龍元年，又爲楚國，章帝還爲彭城。領縣五。户八千六百二十七，口四萬一千二百三十一。

彭城令，漢舊縣。

吕令，漢舊縣。

蕃令，漢舊縣，屬魯。晉惠帝元康中度。蕃音皮。漢末太傅陳蕃子逸爲魯相，改音。

薛令，漢舊縣，屬魯。晉惠帝元康中度。

留令，漢舊縣。

沛郡太守，秦泗水郡，漢高更名。舊屬豫州，江左改配。領縣三。户五千二百九，口二萬五千一百七十。去州陸六十。去京都一千。

蕭令，漢舊縣。

相令，漢舊縣。

沛令，漢舊縣。

下邳太守，前漢本臨淮郡，武帝立，明帝改爲下邳。晉武帝分下邳之淮南爲臨淮，而下邳如故。領縣三。户三千九十九，口一萬六千八十八。去州水二百，陸一百八十。去京都水一千一百六十，陸八百。

下邳令，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太康地志》屬下邳。

良成令，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太康地志》屬下邳。

僮令，前漢屬臨淮，後漢、《晉太康地志》屬下邳。

丘、梁郡的穀熟、歷陽的酇，設立新昌郡，又設置徐州，治所仍遷回鍾離。現在先列出徐州舊領有的各郡在前，將新分割的各郡附在後面。原先領有十二郡，三十四縣。户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五，人口十七萬五千九百六十七。現在領有三郡，九縣。彭城距京都水路有一千三百六十里，陸路有一千里。

彭城太守，漢高帝時立爲楚國，宣帝地節元年，改爲彭城郡，黄龍元年，又改爲楚國，章帝時又改回爲彭城郡。領有五縣。户八千六百二十七，人口四萬一千二百三十一。

彭城令，漢代的舊縣。

吕令，漢代的舊縣。

蕃令，漢代舊縣，屬於魯。晉惠帝元康時期改隸彭城。蕃讀音爲皮。因漢末太傅陳蕃之子陳逸曾任魯相，故改讀音。

薛令，漢代舊縣，屬於魯。晉惠帝元康時期改屬彭城。

留令，漢代的舊縣。

沛郡太守，秦時爲泗水郡，漢高帝時改名。原屬豫州，東晉時改劃配徐州。領有三縣。户五千二百零九，人口二萬五千一百七十。距徐州陸路有六十里。距京都有一千里。

蕭令，漢代的舊縣。

相令，漢代的舊縣。

沛令，漢代的舊縣。

下邳太守，前漢時本爲臨淮郡，武帝設立，明帝時改爲下邳。晉武帝分割下邳的淮南爲臨淮，而下邳的建制仍同以前一樣。領有三縣。户三千零九十九，人口一萬六千零八十八。距徐州水路有二百里，陸路有一百八十里。距京都水路有一千一百六十里，陸路八百里。

下邳令，前漢時屬於東海郡，後漢及《晉太康地志》記載均屬於下邳郡。

良成令，前漢時屬於東海郡，後漢及《晉太康地志》記載均屬下邳郡。

僮令，前漢時屬於臨淮，後漢及《晉太康地志》記載均屬下邳。

蘭陵太守，晉惠帝元康元年，分東海立。領縣三。户三千一百六十四，口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七。去州陸二百。去京都水一千六百，陸一千三百。

昌慮令，漢舊縣。

承令，漢舊縣。

合鄉令，漢舊縣。

東海太守，秦郯郡，漢高更名。明帝失淮北，僑立青州於贛榆縣。泰始七年，又立東海縣屬東海郡，又割贛榆置鬱縣，立西海郡，并隸僑青州。領縣二。户二千四百一十一，口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一。去州水一千，陸八百。去京都水一千，陸六百七十。

襄賁令，漢舊縣。

贛榆令，前漢屬琅邪，後漢屬東海。魏省，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

東莞太守，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咸寧三年，復以合琅邪，太康十年復立。領縣三。户八百八十七，口七千三百二十。去州陸七百。去京都水二千，陸一千四百。

莒令，前漢屬城陽，後漢屬琅邪。孝武大明五年改爲長。

諸令，前漢屬城陽，後漢屬琅邪，《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東莞令，漢舊縣。

東安太守，東安故縣名，前漢屬城陽，後漢屬琅邪，《晉太康地志》屬東莞，晉惠帝分東莞立。領縣三。户一千二百八十五，口一萬七百五十五。去州陸七百。去京都陸一千三百。

蓋令，前漢屬琅邪，後漢屬泰山，《晉太康地志》屬樂安。孝武大明五年改爲長。

新泰令，魏立，屬泰山。

蘭陵太守，晉惠帝元康元年，分割東海郡的一部分而設置。領有三縣。户三千一百六十四，人口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七。距徐州陸路有二百里。距京都水路有一千六百里，陸路有一千三百里。

昌慮令，爲漢代的舊縣。

承令，漢代的舊縣。

合鄉令，漢代的舊縣。

東海太守，秦代爲郯郡，漢高帝時改爲東海。宋明帝失去淮北後，在贛榆縣借地僑立青州。泰始七年，又設置東海縣，隸屬於東海郡，又分割贛榆縣設置鬱縣，建立了西海郡，讓它們都隸屬於僑立的青州。現領有二縣。户二千四百一十一，人口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一。距州治水路有一千里，陸路八百里。距京都水路有一千里，陸路有六百七十里。

襄賁令，漢代的舊縣。

贛榆令，前漢時屬於琅邪，後漢時隸屬東海。魏時撤銷，晉武帝太康元年恢復設置。

東莞太守，晉武帝泰始元年，分割琅邪而設置。咸寧三年，又合并到琅邪郡，太康十年又恢復設置。領有三縣。户八百八十七，人口七千三百二十。距州治陸路有七百里。距京都水路有二千里，陸路有一千四百里。

莒令，前漢時屬於城陽，後漢時隸屬琅邪。孝武帝大明五年將縣令改爲縣長。

諸令，前漢時隸屬於城陽，後漢時隸屬琅邪，《晉太康地志》載屬城陽。

東莞令，漢代舊縣。

東安太守，東安是舊縣名，前漢時隸屬城陽，後漢時隸屬琅邪，《晉太康地志》記載隸屬東莞，晉惠帝時分割東莞而設立。領有三縣。户一千二百八十五，人口一萬零七百五十五。距州治陸路有七百里。距京都陸路有一千三百里。

蓋令，前漢時隸屬琅邪，後漢時隸屬泰山，《晉太康地志》記載隸屬樂安。孝武帝大明五年改縣令爲縣長。

新泰令，魏國時設立，隸屬於泰山。

發干令，漢舊名，屬東郡，《太康地志》無。江左來配。

琅邪太守，秦立。領縣二。户一千八百一十八，口八千二百四十三。去州陸四百。去京都水一千五百，陸一千一百。

費令，前漢屬東海，後漢屬泰山，《晋太康地志》屬琅邪。

即丘令，前漢屬東海，後漢、《晋太康地志》屬琅邪。

淮陽太守，晋安帝義熙中土斷立。領縣四。户二千八百五十五，口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三。去州水六百，陸五百。去京都水七百，陸五百五十。

角城令，晋安帝義熙中土斷立。

晋寧令，故屬濟岷，流寓來配。

宿預令，晋安帝立。

上黨令，本流寓郡，并省來配。

陽平太守，陽平本縣名，屬東郡。魏分東郡及魏郡爲陽平郡。故屬司州，流寓來配。《永初郡國》又有廩丘縣。别置。今領縣三。户一千七百二十五，口一萬三千三百三十。

館陶令，漢舊名。

陽平令，漢舊名。

濮陽令，本流寓郡，并省來配。

濟陰太守，漢景帝立，屬兖州。流寓徐土，因割地爲境。領縣三。户二千三百五，口一萬一千九百二十八。

睢陵令，前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孝武大明元年度。

定陶令，漢舊名。孝武大明五年改爲長。

發干令，漢代舊名，隸屬東郡，《晋太康地志》上無記載。東晋時配屬東安郡。

琅邪太守，秦代設置。領有二縣。户一千八百一十八，人口八千二百四十三。距州治陸路有四百里。距京都水路有一千五百里，陸路有一千一百里。

費令，前漢時隸屬東海，後漢時隸屬泰山，《晋太康地志》記載隸屬琅邪。

即丘令，前漢時隸屬東海，後漢及《晋太康地志》記載均隸屬琅邪。

淮陽太守，晋安帝義熙年間將流寓僑郡的士民并入當地時設立。領有四縣。户二千八百五十五，人口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三。距州治水路有六百里，陸路五百里。距京都水路有七百里，陸路有五百五十里。

角城令，晋安帝義熙年間將流寓僑郡縣的士民并入當地時設立。

晋寧令，原先隸屬濟岷，渡江流亡僑居百姓聚集而配屬淮陽。

宿預令，晋安帝時設立。

上黨令，原先是爲流亡寄居百姓在當地設立的僑郡，撤銷後配屬淮陽。

陽平太守，陽平原本是縣名，隸屬東郡。魏國分割東郡與魏郡爲陽平郡。原先隸屬司州，爲流寓百姓設郡後配屬徐州。《永初郡國志》又記載有廩丘縣。另置。現在領有三縣。户一千七百二十五，人口一萬三千三百三十。

館陶令，漢代舊名。

陽平令，漢代舊名。

濮陽令，原先是爲流寓百姓設立的僑郡，撤銷後配屬陽平郡。

濟陰太守，漢景帝時設立，隸屬兖州。東晋時該郡百姓流亡寄居徐州，因而分割徐州地僑立濟陰郡。領三縣。户二千三百零五，人口一萬一千九百二十八。

睢陵令，前漢時屬臨淮，後漢時屬下邳。孝武帝大明元年改屬濟陰。

定陶令，漢代舊名。孝武帝大明五年改縣令爲縣長。

頓丘令，屬頓丘，流寓割配。

北濟陰太守，孝武孝建元年升立。領縣三。户九百二十七，口三千八百十。

城武令，前漢屬山陽，後漢、《晋太康地志》屬濟陰。

豐令，漢舊名，屬沛。孝武大明元年復立。

離狐令，前漢屬東郡，後漢、《晋太康地志》屬濟陰。

鍾離太守，本屬南兖州，晋安帝分立。案漢九江郡、晋淮南郡有鍾離縣，即此地也。領縣三。户三千二百七十二，口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去京都陸六百二十，水一千三十。

燕縣令，别見。故屬東燕。流寓因配。

朝歌令，本屬河内，晋武帝分河内爲汲，又屬焉。流寓因配。

樂平令，前漢曰清，屬東郡，章帝更名，《晋太康地志》無。流寓因配。

馬頭太守，屬南豫州，故淮南當塗縣地，晋安帝立，因山形立名。領縣三。户一千三百三十二，口一萬二千三百一十。去京都水一千七百五十，陸六百七十。

虞縣令，漢舊名，屬梁郡。流寓因配。

零縣令，晋安帝立。

濟陽令，故屬濟陽。流寓因配。

新昌太守，後廢帝元徽元年立。

頓丘令，二漢屬東郡，魏屬陽平，晋武帝泰始二年，分淮陽置頓丘郡，頓丘縣又屬焉。江左流寓立，屬秦。先有沛縣，元嘉八年并頓丘，後廢帝元徽元年度屬此。

頓丘令，隸屬頓丘，東晋時割配濟陰。

北濟陰太守，孝武帝孝建元年升立。領有三縣。户九百二十七，人口三千八百一十。

城武令，前漢時隸屬山陽，後漢及《晋太康地志》記載隸屬濟陰。

豐令，漢代舊名，隸屬沛郡。孝武帝大明元年恢復設置。

離狐令，前漢時隸屬東郡，後漢及《晋太康地志》記載隸屬濟陰。

鍾離太守，原本隸屬南兖州，晋安帝時從南兖州分出而設置。案卷記載漢代的九江郡、晋代的淮南郡有鍾離縣，就是該地。領有三縣。户三千二百七十二，人口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二。距京都陸路有六百二十里，水路有一千零三十里。

燕縣令，另見。原先隸屬東燕。東晋設僑縣安置流亡寄居的士民時配屬鍾離。

朝歌令，原本隸屬河内郡，晋武帝分割河内設置汲郡，朝歌又隸屬汲郡。東晋設僑縣時配屬鍾離。

樂平令，前漢時名清縣，隸屬東郡，漢章帝時改稱樂平，《晋太康地志》無記載。東晋設僑縣時配屬鍾離。

馬頭太守，隸屬南豫州，是原先淮南當塗縣的地方，晋安帝時設立，因山體形似馬頭而得名。領三縣。户一千三百三十二，人口一萬二千三百一十。距京都水路有一千七百五十里，陸路有六百七十里。

虞縣令，漢代舊名，隸屬梁郡。東晋安置流亡寄居在此的士民時配屬馬頭。

零縣令，晋安帝時設立。

濟陽令，原先隸屬濟陽。東晋安置流亡寄居在此的士民時配屬馬頭。

新昌太守，後廢帝元徽元年設立。

頓丘令，兩漢時隸屬東郡，魏國時隸屬陽平，晋武帝泰始二年，分割淮陽設置頓丘郡，頓丘縣又隸屬於頓丘郡。東晋時安置流亡寄居於此的士民時又設立，隸屬秦郡。原先有沛縣，元嘉八年時并入頓丘，後廢帝元徽元年改屬新昌。

穀熟令，前漢無，後漢、晋屬梁。《永初郡國》、何、徐志并屬南梁。後廢帝元徽元年度。

酇令，漢屬沛，晋屬譙。文帝元嘉八年，自南譙度屬歷陽，後廢帝元徽元年度屬此。

南兗州

南兗州刺史，中原亂，北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立南兗州，寄治京口。時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武帝永初元年，省并南兗。文帝元嘉八年，始割江淮間爲境，治廣陵。《永初郡國》領十四郡。南高平、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泰山、濟陽、南魯七郡，今并屬徐州。又有東燕郡，江左分濮陽所立也，領燕縣、前漢曰南燕，後漢曰燕，并屬東郡。《太康地志》屬濮陽。白馬、平昌、考城凡四縣。文帝元嘉十八年，省考城并燕。十九年，省東燕郡爲東燕縣，屬南濮陽，後又省東燕縣。南東平郡領范、蛇丘、歷城凡三縣。高密郡領淳于、黔陬、營陵、夷安凡四縣。南齊郡領西安、臨菑凡二縣。南平原郡領平原、高唐、茌平并别見。凡三縣。濟岷郡江左立。領營城、晋寧江左立。凡二縣。雁門郡漢舊郡。領樓煩、别見。陰館、前漢作“觀”，後漢、晋作“館”也。廣武、前漢屬太原，後漢、《晋太康地志》屬雁門也。崞、馬邑并漢舊名。凡五縣。凡七郡，二十三縣，并省屬南徐州。諸僑郡縣何志又有鍾離、雁門、平原、東平、北沛五郡。鍾離今屬徐州。雁門領樓煩、陰館、廣武三縣。平原領茌平、臨菑、營城、平原四縣。東平領范、朝陽、歷城三縣。北沛領符離、蕭、相、沛四縣。符離，漢舊縣。餘并别見。凡十四縣。《起居注》，元嘉十一年，以南兗州

穀熟令，前漢時無此縣，後漢、晋代隸屬於梁。《永初郡國志》及何氏《志》、徐氏《志》都記載隸屬南梁。後廢帝元徽元年改屬新昌。

酇令，漢代隸屬沛郡，晋代隸屬譙郡。文帝元嘉八年，自南譙改屬歷陽，後廢帝元徽元年改屬新昌。

南兗州刺史，中原戰亂時，北方州郡流民多南渡，晋成帝設立南兗州，治所附設在京口。當時又設置南青州和并州，武帝永初元年，省并南兗州。文帝元嘉八年，纔分割江淮間的土地作爲南兗州的轄境，治所在廣陵。《永初郡國志》中記載南兗州領有十四郡。其中南高平、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泰山、濟陽、南魯七郡，如今都隸屬徐州。又有東燕郡，是東晋時分割濮陽而設立的，領有燕縣、前漢時稱南燕，後漢稱燕，都隸屬東郡。《太康地志》載屬濮陽。白馬、平昌、考城共四縣。文帝元嘉十八年，撤銷考城將它并入燕縣。十九年，又撤銷東燕郡將它改爲東燕縣，隸屬南濮陽，後來又撤銷東燕縣。南東平郡領有范、蛇丘、歷城共三縣。高密郡領有淳于、黔陬、營陵、夷安共四縣。南齊郡領有西安、臨菑共二縣。南平原郡領有平原、高唐、茌平都另見。共三縣。濟岷郡東晋設立。領有營城、晋寧東晋設立。共二縣。雁門郡漢代舊郡。領有樓煩、另見。陰館、前漢作“觀”，後漢、晋代作“館”。廣武、前漢隸屬太原，後漢及《晋太康地志》記載隸屬雁門。崞、馬邑都是漢代舊名。共五縣。以上七郡二十三縣，都撤并到南徐州。何氏《志》所記載的各僑郡僑縣又有鍾離、雁門、平原、東平、北沛五郡。鍾離郡現在隸屬徐州。雁門郡領有樓煩、陰館、廣武三縣。平原郡領有茌平、臨菑、營城、平原四縣。東平郡領有范、朝陽、歷城三縣。北沛郡領有符離、蕭、相、沛四縣。符離是漢代舊縣。其餘三縣另見。共十四縣。《起居注》記載，元嘉十一年，將南兗州東平郡的平陸并入范縣，壽張并入朝陽，平原郡的濟岷、晋寧并入營城，在此之前已降濟岷郡爲縣。高唐并入茌平。按以上五縣都是元嘉十一年所撤并，那麼平陸、

東平之平陸并范，壽張并朝陽，平原之濟岷、晋寧并管城，先是省濟岷郡爲縣。高唐并茌平。按此五縣，元嘉十一年所省，則平陸、壽張疑在《永初郡國志》，而無此二縣，未詳。徐志有南東平郡，領范、朝陽、歷城、樓煩、陰觀、廣武、茌平、管城、臨菑、平原十縣，則是雁門、平原并東平也。孝武大明五年，以東平并廣陵。宋又僑立新平、北淮陽、北濟陰、北下邳、東莞五郡。元嘉二十八年，南兗州徙治盱眙。三十年，省南兗州并南徐，其後復立，還治廣陵。徐志領郡九，縣三十九。户三萬一千一百一十五，口十五萬九千三百六十二。宋末領郡十一，縣四十四。去京都水二百五十，陸一百八十。

廣陵太守，漢高六年立，屬荆國，十一年，更屬吴，景帝四年，更名江都國，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舊屬徐州。晋武帝太康三年，治淮陰故城，後又治射陽，射陽别見。江左治廣陵。《永初郡國》又有輿、前漢屬臨淮，後漢省臨淮屬廣陵，文帝元嘉十三年并江都也。肥如、潞、真定、新市五縣。并二漢舊名。肥如屬遼西，潞屬上黨，真定前漢屬真定，後漢省真定屬常山，晋亦屬常山。新市二漢、晋屬中山。《永初郡國》云四縣本屬遼西，則是晋末遼西僑郡省并廣陵也。何有肥如、新市，徐與今同也。今領縣四。户七千七百四十四，口四萬五千六百一十三。

廣陵令，漢舊縣。

海陵令，前漢屬臨淮，後漢、晋屬廣陵，三國時廢，晋武帝太康元年復立。

高郵令，漢舊縣。三國時廢，晋武帝太康元年復立。

江都令，漢舊縣。三國時廢，晋

壽張應在《永初郡國志》上有記載，但《永初郡國志》上却無此二縣，不知什麼緣故。徐氏《志》有南東平郡，領有范、朝陽、歷城、樓煩、陰觀、廣武、茌平、管城、臨菑、平原十縣，那就是雁門郡和平原郡都已經并入東平郡了。孝武帝大明五年，將東平郡并入廣陵。宋代又暫借地重置新平、北淮陽、北濟陰、北下邳、東莞五郡。元嘉二十八年，南兗州治所遷到盱眙。三十年，撤南兗州將它并入南徐州，後來又恢復南兗州建制，治所也遷回廣陵。徐氏《志》記載南兗州領有九郡三十九縣。户三萬一千一百一十五，人口十五萬九千三百六十二。宋末南兗州領有十一郡四十四縣。距京都水路有二百五十里，陸路有一百八十里。

廣陵太守，漢高帝六年設立，隸屬荆國，十一年，改隸吴國，景帝四年，改名江都國，武帝元狩三年，改名爲廣陵。原先隸屬徐州。晋武帝太康三年，治所在淮陰故城，後來設在射陽，射陽另見。東晋時治所在廣陵。《永初郡國志》上又有輿、前漢時隸屬臨淮，後漢撤銷臨淮又改隸廣陵，文帝元嘉十三年并入江都。肥如、潞、真定、新市五縣。都是兩漢時的舊名。肥如縣隸屬遼西，潞縣隸屬上黨，真定縣在前漢時隸屬真定郡，後漢撤銷真定郡將真定縣改隸常山，晋代也隸屬常山。新市縣在兩漢和晋代都隸屬中山。《永初郡國志》上説以上四縣原本隸屬遼西，那就是説晋末時遼西僑郡已撤銷而并入廣陵了。何氏《志》有肥如、新市，徐氏《志》的記載和今天的建制相同。現在領有四縣。户七千七百四十四，人口四萬五千六百一十三。

廣陵令，漢代舊縣。

海陵令，前漢時隸屬臨淮，後漢和晋代隸屬廣陵，三國時廢置，晋武帝太康元年恢復設置。

高郵令，漢代舊縣。三國時廢置，晋武帝太康元年恢復設置。

江都令，漢代舊縣。三國時廢置，晋武帝

武帝太康六年復立。江左又省并輿縣，元嘉十三年復立，以并江都。

海陵太守，晋安帝分廣陵立。《永初郡國》屬徐州。領縣六。户三千六百二十六，口二萬一千六百六十。去州水一百三十，陸同。去京都水三百九十，陸同。

建陵令，晋安帝立。

臨江令，晋安帝立。

如臯令，晋安帝立。

寧海令，晋安帝立。

蒲濤令，晋安帝立。

臨澤令，明帝泰豫元年立。

山陽太守，晋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案漢景帝分梁爲山陽，非此郡也。《永初郡國》屬徐州。領縣四。户二千八百一十四，口二萬二千四百七十。去州水三百，陸同。去京都水五百，陸同。

山陽令，射陽縣境，地名山陽，與郡俱立。

鹽城令，舊曰鹽瀆，前漢屬臨淮，後漢、晋屬廣陵，三國時廢，晋武帝太康二年復立。晋安帝更名。

東城令，晋安帝立。

左鄉令，晋安帝立。

盱眙太守，盱眙本縣名，前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晋屬臨淮，晋安帝分立。領縣五。户一千五百一十八，口六千八百二十五。去州水四百九十，陸二百九。去京都水七百，陸五百。

考城令。别見。

陽城令，晋安帝立。

直瀆令，晋安帝立。

信都令，信都雖漢舊名，其地非也。地在河北。宋末立。

睢陵令，前漢屬臨淮，後漢屬下

太康六年復設。東晋時又撤銷建制并入輿縣，元嘉十三年恢復建制并入江都。

海陵太守，晋安帝時分割廣陵郡而設置。《永初郡國志》記載隸屬徐州。領六縣。户三千六百二十六，人口二萬一千六百六十。距州治水路有一百三十里，陸路相同。距京都水路有三百九十里，陸路相同。

建陵令，晋安帝時設置。

臨江令，晋安帝時設置。

如臯令，晋安帝時設置。

寧海令，晋安帝時設置。

蒲濤令，晋安帝時設置。

臨澤令，明帝泰豫元年設置。

山陽太守，晋安帝義熙年間將流亡寄居在當地的士民改爲合并管理時分割廣陵而設置。案卷記載漢景帝曾分割梁州置山陽，不是這兒所説的山陽郡。《永初郡國志》記載隸屬徐州。領有四縣。户二千八百一十四，人口二萬二千四百七十。距州治水路有三百里，陸路相同。距京都水路有五百里，陸路相同。

山陽令，在射陽縣境内，地名山陽，同山陽郡一起設置。

鹽城令，原先叫鹽瀆，前漢時屬臨淮，後漢、晋代隸屬廣陵，三國時廢置，晋武帝太康二年恢復設立。晋安帝時改稱鹽城。

東城令，晋安帝時設置。

左鄉令，晋安帝時設置。

盱眙太守，盱眙原本是縣名，前漢時隸屬臨淮，後漢時隸屬下邳，晋代隸屬臨淮，晋安帝時分割臨淮而設置盱眙郡。領有五縣。户一千五百一十八，人口六千八百二十五。距州治水路有四百九十里，陸路二百零九里。距京都水路有七百里，陸路有五百里。

考城令。另見。

陽城令，晋安帝時設置。

直瀆令，晋安帝時設置。

信都令，信都雖然是漢代舊名，此地却不是漢信都之地。漢信都縣在河北。此爲宋末設置。

睢陵令，前漢時隸屬臨淮，後漢時隸屬下

邳，《晉太康地志》無。宋末立。

秦郡太守，晉武帝分扶風爲秦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本爲縣，前漢屬臨淮，後漢屬廣陵，晉又屬臨淮，晉惠帝永興元年，分臨淮淮陵立堂邑郡，安帝改堂邑爲秦郡。《永初郡國》屬豫州，元嘉八年度南兗。《永初郡國》又領臨塗、晉、宋立。平丘、漢舊，屬陳留，《晉太康地志》無。外黃、漢舊名，屬陳留。沛、雍丘、浚儀、頓丘别見。凡七縣。何無雍丘、外黃、平丘、沛，徐又無浚儀。元嘉八年，以沛并頓丘。後廢帝元徽元年，割頓丘屬新昌。領縣四。户三千三百三十三，口一萬五千二百九十六。去州水二百四十一，陸一百八十。去京都水一百五十，陸一百四十。

秦令，本屬秦國，流寓立。文帝元嘉八年，以臨塗并秦，以外黃并浚儀。孝武孝建元年，以浚儀并秦。

義成令，江左立。

尉氏令，漢舊名，屬陳留。文帝元嘉八年，以平丘并尉氏。

懷德令，孝武大明五年立。又以歷陽之烏江，并此爲二縣，立臨江郡。前廢帝永光元年，省臨江郡。懷德即住郡治，烏江還本也。

南沛太守，沛郡别見。何志云，北沛新立。徐云南沛。《永初郡國》又有符離、洨、并别見。竹邑、前漢曰竹。李奇曰，今邑也。後漢曰竹邑。至晉并屬沛。杼秋前漢屬梁，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沛。四縣。杼秋治無錫，餘并治廣陵。文帝元嘉十二年，以北沛郡竹邑并杼秋，何、徐并無此二縣，不詳。《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廣陵爲沛郡，治肥如縣。時無

邳，《晉太康地志》無記載。宋末設置。

秦郡太守，晉武帝分割扶風設置秦國，中原大亂，百姓南遷，寄居於堂邑。堂邑原本爲縣，前漢時隸屬臨淮，後漢時隸屬廣陵，晉代又隸屬臨淮，晉惠帝永興元年，分割臨淮的淮陵置堂邑郡，安帝時改堂邑爲秦郡。《永初郡國志》記載隸屬豫州，元嘉八年改隸南兗州。《永初郡國志》又載秦郡領臨塗、晉代、宋代設立。平丘、漢代舊縣，隸屬陳留，《晉太康地志》中未記載。外黃、漢代舊名，隸屬陳留。沛、雍丘、浚儀、頓丘另見。共七縣。何氏《志》無雍丘、外黃、平丘、沛四縣，徐氏《志》又不載浚儀。元嘉八年，將沛縣并入頓丘。後廢帝元徽元年，分割頓丘隸屬於新昌。秦郡領有四縣。户三千三百三十三，人口一萬五千二百九十六。距州治水路有二百四十一里，陸路一百八十里。距京都水路一百五十里，陸路一百四十里。

秦令，本來隸屬秦國，東晉安置流亡寄居的百姓時設立。文帝元嘉八年，將臨塗并入秦，將外黃并入浚儀。孝武帝孝建元年，將浚儀并入秦縣。

義成令，東晉時設立。

尉氏令，漢代舊名，屬於陳留。文帝元嘉八年，將平丘并入尉氏。

懷德令，孝武帝大明五年設立。又將歷陽的烏江和懷德共二縣，設立臨江郡。前廢帝永光元年，撤銷臨江郡。懷德就在原郡治所在地，烏江則歸還歷陽。

南沛太守，沛郡另見。何氏《志》上說，北沛郡新設立。徐氏《志》說是南沛郡。《永初郡國志》上又載符離、洨、都另見。竹邑、前漢時名竹。李奇說，就是今天的竹邑。後漢時名竹邑。到晉代都隸屬於沛郡。杼秋前漢時隸於梁，後漢、《晉太康地志》記載隸屬沛。四縣。杼秋治所在無錫，其餘各縣治所在廣陵。文帝元嘉十二年，將北沛郡的竹邑并入杼秋，何氏《志》、徐氏《志》都未記載此二縣，原因不詳。《起居注》載，孝武帝大明五年，分割廣陵立沛郡，治所在肥如縣。但當

復肥如縣，當是肥如故縣處也。二漢、《晋太康地志》并無肥如縣。沛郡宜是大明五年以前省，其時又立也。今領縣三。户一千一百九，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

蕭縣令。别見。

相縣令。别見。

沛縣令。别見。

新平太守，明帝泰始七年立。

江陽令，郡同立。

海安令，郡同立。

北淮陽太守，宋末僑立。

晋寧令。别見。

宿預令。别見。

角城令。别見。

北濟陰太守，濟陰郡别見。宋失淮北僑立。

廣平令，前漢臨淮有廣平縣，後漢以後無。

定陶令。别見。

陽平令。别見。

上黨令。别見。

冤句令。别見。

館陶令。别見。

北下邳太守，下邳郡别見。宋失淮北僑立。

僮縣令。别見。

下邳令。别見。

寧城令。别見。

東莞太守，東莞郡别見。宋失淮北僑立。

莒縣令。别見。

諸縣令。别見。

東莞令。别見。

栢人令，漢舊名，屬趙國。宋失淮北僑立。

兖州

兖州刺史，後漢治山陽昌邑，魏、晋治廩丘，武帝平河南，治滑

時并無肥如縣，可能是肥如舊縣所在地。兩漢、《晋太康地志》都没有肥如縣。沛郡應當是大明五年以前撤銷的，到大明五年又設立起來。現在領三縣。户一千一百零九，人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

蕭縣令。另見。

相縣令。另見。

沛縣令。另見。

新平太守，明帝泰始七年設立。

江陽令，與新平郡同時設立。

海安令，與新平郡同時設立。

北淮陽太守，宋末設立的僑郡。

晋寧令。另見。

宿預令。另見。

角城令。另見。

北濟陰太守，濟陰郡另見。宋丢失淮北後設立的僑郡。

廣平令，前漢時臨淮郡有廣平縣，後漢以後未設立。

定陶令。另見。

陽平令。另見。

上黨令。另見。

冤句令。另見。

館陶令。另見。

北下邳太守，下邳郡另見。宋丢失淮北後設立的僑郡。

僮縣令。另見。

下邳令。另見。

寧城令。另見。

東莞太守，東莞郡另見。宋丢失淮北後設立的僑縣。

莒縣令。另見。

諸縣令。另見。

東莞令。另見。

栢人令，漢代舊名，隸屬趙國。宋丢失淮北後設立的僑縣。

兖州刺史，後漢時治所在山陽郡昌邑縣，魏、晋時期治所在廩丘，武帝平定河南，治所改

臺，文帝元嘉十三年，治鄒山，又寄治彭城。二十年，省兗州，分郡屬徐、冀州。三十年六月復立，治瑕丘。二漢山陽有瑕丘縣。《永初郡國》有東郡、陳留、濮陽三郡，而無陽平。東郡領白馬、别見。涼城、二漢東郡有聊城縣，《晉太康地志》無，疑此是。東燕别見。三縣。陳留郡領酸棗、漢舊縣。小黄、雍丘、白馬、襄邑、尉氏六縣。郡縣并别見。濮陽郡領濮陽、廪丘并别見。二縣。宋末失淮北，僑立兗州，寄治淮陰。淮陰别見。兗州領郡六，縣三十一。户二萬九千三百四十，口一十四萬五千五百八十一。

在滑臺，文帝元嘉十三年，治所在鄒山，後又借治彭城。二十年，撤銷兗州，將兗州各郡分屬徐州、冀州。三十年六月又恢復兗州，治所在瑕丘。兩漢時山陽郡有瑕丘縣。《永初郡國志》載有東郡、陳留、濮陽三郡，而没有陽平郡。東郡領有白馬、另見。涼城、兩漢時東郡有聊城縣，《晉太康地志》無記載，可能就是涼城。東燕另見。三縣。陳留郡領有酸棗、漢代舊縣。小黄、雍丘、白馬、襄邑、尉氏六縣。郡、縣都另見。濮陽郡領有濮陽、廪丘都另見。二縣。宋末丢失淮北，暫借地重置兗州，治所借設在淮陰。淮陰另見。兗州領有六郡，三十一縣。户二萬九千三百四十，人口十四萬五千五百八十一。

泰山太守，漢高立。《永初郡國》又有山茌、别見。萊蕪、漢舊名。太原本郡，僑立此縣。三縣，而無鉅平縣。今領縣八。户八千一百七十七，口四萬五千五百八十一。去州陸八百。去京都陸一千八百。

奉高令，漢舊縣。

鉅平令，漢舊縣。

嬴令，漢舊縣。

牟令，漢舊縣。

南城令，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屬泰山。

武陽令，漢舊縣。

梁父令，漢舊縣。

博令，漢舊縣。

高平太守，故梁國，漢景帝中六年，分爲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爲郡，晉武帝泰始元年更名。《永初郡國》及徐并又有任城縣，前漢屬東平，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爲任城，又屬焉。晉亦屬任城。江左省郡爲縣也。後省。今領縣六。户六千三百五十八，口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二。去州陸二百二十。去京都陸一千三百三十。宋明帝

泰山太守，漢高帝時設立。《永初郡國志》又有山茌、另見。萊蕪、漢代舊名。太原本爲郡，後立爲僑縣。三縣，而無鉅平縣。現領有八縣。户八千一百七十七，人口四萬五千五百八十一。距州治陸路有八百里。距京都陸路有一千八百里。

奉高令，漢代舊縣。

鉅平令，漢代舊縣。

嬴令，漢代舊縣。

牟令，漢代舊縣。

南城令，前漢時隸屬東海，後漢、晉代隸屬泰山。

武陽令，漢代舊縣。

梁父令，漢代舊縣。

博令，漢代舊縣。

高平太守，原先爲梁國，漢景帝中六年，分割爲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改爲山陽郡，晉武帝泰始元年改名高平郡。《永初郡國志》與徐氏《志》又都有任城縣，前漢時隸屬東平郡，章帝元和元年，分割東平設任城郡，任城縣隸屬任城郡。晉代也屬任城郡。東晉撤任城郡設任城縣。後來撤銷。現在領有六縣。户六千三百五十八，人口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二。距州治陸路有二百二十里。距京都陸路有一千三百三十里。宋明帝泰始五年，在淮

泰始五年，僑立於淮南當塗縣界，領高平、金鄉二縣。其年又立睢陵縣。

高平令，前漢名橐，章帝更名。

方與令，漢舊縣。

金鄉令，前漢無，後漢、晋有。

鉅野令，漢舊縣。

平陽令，漢舊縣曰南平陽。

亢父令，漢舊縣。舊屬任城。

魯郡太守，秦薛郡，漢高后更名。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江左屬兗州。領縣六。户四千六百三十一，口二萬八千三百七。去州陸三百五十。去京都陸一千一百。

鄒令，漢舊縣。

汶陽令，漢舊縣。

魯令，漢舊縣。

陽平令，孝武大明元年立。

新陽令，孝武大明中立。

卞令，明帝泰始二年立。

東平太守，漢景帝分梁爲濟東國，宣帝更名。領縣五。户四千一百五十九，口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五。去州水五百，陸同。去京都水二千，陸一千四百。宋末又僑立於淮陰。

無鹽令，漢舊縣。

平陸令，漢舊縣。

須昌令，前漢屬東郡，後漢、《晋太康地志》屬東平。

壽昌令，春秋時曰良，前漢曰壽良，屬東郡，光武改曰壽張，屬東平。

范令，漢舊縣。四縣并治郡下。

陽平太守，魏分魏郡立。文帝元嘉中，流寓來屬，後省，孝武大明元年復立。領縣五。户二千八百五十七，口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一。

館陶令，漢舊名。寄治無鹽。

樂平令，魏立，屬陽平。後漢

南當塗縣境内設立高平僑郡，領有高平、金鄉二縣。當年又設睢陵縣。

高平令，前漢時名橐縣，章帝時改名。

方與令，漢代舊縣。

金鄉令，前漢時無，後漢、晋有。

鉅野令，漢代舊縣。

平陽令，漢代舊縣稱做南平陽。

亢父令，漢舊縣。原隸屬任城。

魯郡太守，秦代名薛郡，漢高后時改名。原本隸屬徐州，光武帝時改屬豫州，東晋時隸屬兗州。領有六縣。户四千六百三十一，人口二萬八千三百零七。距州治陸路有三百五十里。距京都陸路有一千一百里。

鄒令，漢代舊縣。

汶陽令，漢代舊縣。

魯令，漢代舊縣。

陽平令，孝武大明元年設立。

新陽令，孝武大明年間設立。

卞令，明帝泰始二年設立。

東平太守，漢景帝分割梁國設濟東國，宣帝時改爲東平郡。領有五縣。户四千一百五十九，人口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五。距州治水路有五百里，陸路同。距京都水路有二千里，陸路一千四百里。宋末又在淮陰設東平僑郡。

無鹽令，漢代舊縣。

平陸令，漢代舊縣。

須昌令，前漢時隸屬東郡，後漢、《晋太康地志》隸屬東平。

壽昌令，春秋時稱作良縣，前漢時名壽良縣，隸屬東郡，光武帝時改稱壽張，隸屬東平郡。

范令，漢代舊縣。四縣都治於郡下。

陽平太守，魏時分割魏郡而設立。文帝元嘉年間，流亡的難民來此寓居，後來撤銷，孝武帝大明元年恢復設立。領有五縣。户二千八百五十七，人口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一。

館陶令，漢代舊名。治所寄設在無鹽。

樂平令，魏國時立，隸屬陽平。後漢時東郡

東郡有樂平，非也。寄治下平陸。

元城令，漢舊名。寄治無鹽。

平原令，别見。孝武大明中立。

頓丘令，别見。孝武大明中立。

濟北太守，漢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立。《永初郡國》有臨邑、二漢屬東郡，《晉太康地志》屬濟北。東阿二漢屬東郡，晉無。二縣，孝武大明元年省，應在何志而無，未詳。領縣三。户三千一百五十八，口一萬七千三。去州陸七百。去京都水二千，陸一千五百。宋末又僑立於淮陽。

蛇丘令，前漢屬泰山，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濟北。

盧令，前漢屬泰山，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濟北。

穀城令，前漢無，後漢屬東郡，《晉太康地志》屬濟北。

有樂平縣，不是這個地方。治所寄設在下平陸。

元城令，漢代舊名。治所借設在無鹽。

平原令，另見。孝武帝大明年間設置。

頓丘令，另見。孝武帝大明年間設置。

濟北太守，漢和帝永元二年，分割泰山郡而設置。《永初郡國志》載有臨邑、兩漢時隸屬東郡，《晉太康地志》記載屬濟北。東阿兩漢時隸屬東郡，晉代未設置。二縣，孝武帝大明元年撤銷，應在何氏《志》上有記載而却没有記載，不知是什麽原因。領有三縣。户三千一百五十八，人口一萬七千零三。距州治陸路有七百里。距京都水路有二千里，陸路一千五百里。宋末又在淮陽設立濟北僑郡。

蛇丘令，前漢時隸屬泰山郡，後漢、《晉太康地志》隸屬濟北郡。

盧令，前漢時隸屬泰山郡，後漢、《晉太康地志》隸屬濟北郡。

穀城令，前漢時未設立，後漢時隸屬東郡，《晉太康地志》記載隸屬濟北郡。

宋書卷三十六

志第二十六

州郡(二)

南豫州　豫州　江州　青州　冀州　司州

南豫州

南豫州刺史，晉江左胡寇强盛，豫部殲覆，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約始自譙城退還壽春。成帝咸和四年，僑立豫州，庾亮爲刺史，治蕪湖。咸康四年，毛寶爲刺史，治邾城。六年，荆州刺史庾翼鎮武昌，領豫州。八年，庾懌爲刺史，又鎮蕪湖。穆帝永和元年，刺史趙胤鎮牛渚。二年，刺史謝尚鎮蕪湖；四年，進壽春；九年，尚又鎮歷陽；十一年，進馬頭。升平元年，刺史謝奕戍譙。哀帝隆和元年，刺史袁真自譙退守壽春。簡文咸安元年，刺史桓熙戍歷陽。孝武寧康元年，刺史桓冲戍姑孰。太元十年，刺史朱序戍馬頭。十二年，刺史桓石虔戍歷陽。安帝義熙二年，刺史劉毅戍姑孰。宋武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九年，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豫基址因此而立。十三年，刺史劉義慶鎮壽陽。永初三年，分淮東爲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爲豫州。文帝元嘉七年合二豫州爲一，十六年又分，二十二年又合，孝武大明三年又分。五年，割揚州之淮南、宣城又屬焉。徙治姑孰。明帝

南豫州刺史，晉代自東晋南渡以來胡寇强盛，豫州地區淪陷，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約纔從譙城退還壽春。成帝咸和四年，暫借地重置豫州，庾亮任刺史，州治在蕪湖。咸康四年，毛寶任刺史，州治在邾城。六年，荆州刺史庾翼鎮守武昌，兼領豫州。八年，庾懌任刺史，又駐鎮蕪湖。穆帝永和元年，刺史趙胤駐鎮牛渚。二年，刺史謝尚駐鎮蕪湖；四年，進駐壽春；九年，謝尚又駐鎮歷陽；十一年，進駐馬頭。升平元年，刺史謝奕戍守譙城。哀帝隆和元年，刺史袁真從譙城退守壽春。簡文帝咸安元年，刺史桓熙戍守歷陽。孝武帝寧康元年，刺史桓冲戍守姑孰。太元十年，刺史朱序戍守馬頭。十二年，刺史桓石虔戍守歷陽。安帝義熙二年，刺史劉毅戍守姑孰。宋武帝想開拓河南，平定豫州地區，義熙九年，分割揚州的長江以西、大雷以北地區，都劃屬豫州，豫州轄境的基址就這樣奠定了。十三年，刺史劉義慶駐鎮壽陽。宋武帝永初三年，分割豫州所轄淮河以東地區爲南豫州，治所在歷陽；淮河以西地區便爲豫州。文帝元嘉七年，將豫州與南豫州合并，十六年又分，二十二年又合，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又分。五年，分割揚州所屬的淮南、宣城歸南豫州管轄，將治所遷至姑孰。明帝泰始二年又將豫州與南豫州合并，而將淮南、宣城還歸揚州管轄。當年九月又將二豫州

泰始二年又合，而以淮南、宣城還揚州。九月又分，還治歷陽。三年五月又合。四年，以揚州之淮南、宣城爲南豫州，治宣城，五年罷。時自淮以西，悉没寇矣。七年，復分歷陽、淮陰、南譙、南兗州之臨江立南豫州。泰豫元年，以南汝陰度屬豫州，豫州之廬江度屬南豫州。按淮東自永初至于大明，便爲南豫，雖乍有離合，而分立居多。爰自泰始甫失淮西，復於淮東分立兩豫。今南豫以淮東爲境，不復於此更列二州，覽者按此以淮東爲境，推尋便自得泰始兩豫分域也。徐志領郡十三，縣六十一。户三萬七千六百二，口二十一萬九千五百。今領郡十九，縣九十一。去京都水一百六十。

歷陽太守，晉惠帝永興元年，分淮南立，屬揚州，安帝割屬豫州。《永初郡國》唯有歷陽、烏江、龍亢三縣，何、徐又有酇、雍丘二縣。今領縣五。户三千一百五十六，口一萬九千四百七十。

歷陽令，漢舊縣，屬九江。

烏江令，二漢無，《晉書》有烏江，《太康地志》屬淮南。

龍亢令，漢舊名，屬沛郡，《晉太康地志》屬譙。江左流寓立。

雍丘令，漢舊名，屬陳留。流寓立，先屬秦郡，文帝元嘉八年度。

酇令，漢屬沛，《晉太康地志》屬譙。流寓立，文帝元嘉八年度。

南譙太守，譙郡别見。晉孝武太元中，於淮南僑立郡縣，後割地成實土。《太康地志》、《永初郡國》又有酇縣，何、徐無。今領縣六。户四千四百三十二，口二萬二千三百五十八。去州水五百四十，陸一百七十。去京都水七百，陸五百。

分開，治所仍在歷陽。三年五月又合。四年，以揚州的淮南、宣城爲南豫州，治所在宣城，五年，撤銷南豫州建置。當時淮河以西的地區，都已經被敵寇占領了。七年，又分歷陽、淮陰、南譙和南兗州的臨江建立南豫州。泰豫元年，以南汝陰劃屬豫州，將豫州的廬江劃歸南豫州。按淮東從宋武帝永初年間至孝武帝大明年間，便屬於南豫州，雖然南豫州和豫州常有分合，而分開的時間居多。自從明帝泰始年間喪失淮西之後，便又於淮東分立兩個豫州。現在的南豫州以淮東爲轄境，不再分兩個豫州，讀者按照這個原則推尋淮東地域，便能找到泰始年間兩個豫州的分域了。徐氏的《州郡志》記載南豫州領有十三郡，六十一縣。三萬七千六百零二户，二十一萬九千五百口。現在的南豫州領有十九郡，九十一縣。距離京都水路有一百六十里。

歷陽太守，晉惠帝永興元年，從淮南分出設置，屬揚州管轄，安帝時劃歸豫州。《永初郡國志》衹載歷陽、烏江、龍亢三縣，何氏、徐氏的《州郡志》又有酇、雍丘二縣。現在領五縣。有三千一百五十六户，一萬九千四百七十口。

歷陽令，漢代設置的縣，屬於九江。

烏江令，兩漢無此建置，《晉書》記載有烏江，《太康地志》上烏江屬淮南。

龍亢令，漢代的舊名，屬於沛郡，《晉太康地志》上屬於譙。東晉渡江後設立。

雍丘令，漢代的舊名，屬於陳留。東晉南渡後立，先歸屬秦郡，宋文帝元嘉八年改屬歷陽。

酇令，漢代屬於沛郡，《晉太康地志》上歸屬譙。東晉時設立，宋文帝元嘉八年改屬歷陽。

南譙太守，譙郡另見。晉孝武帝太元年間，於淮南用北方郡縣舊名借地重置郡縣，後來又分割淮南郡縣的部分地區使借地重置的郡縣都有了實際管轄的土地。《太康地志》、《永初郡國志》載南譙太守管轄地又有酇縣，但何氏、徐氏的《州郡志》都没有記載。現在領有六縣。四千四百三十二户，二萬二千三百五十八口。距離州城

水路有五百四十里，陸路有一百七十里。距離京都水路七百里，陸路五百里。

山桑令，前漢屬沛，後漢屬汝南，《晋太康地志》屬譙。

山桑令，西漢時屬沛郡，東漢時屬汝南，《晋太康地志》屬譙郡。

譙令，漢屬沛，《晋太康地志》屬譙。

譙令，漢代屬沛郡，《晋太康地志》上屬譙郡。

銍令，漢屬沛，《晋太康地志》屬譙。

銍令，漢代隸屬沛郡，《晋太康地志》上隸屬譙郡。

扶陽令，前漢屬沛，後漢、《晋太康地志》并無。

扶陽令，前漢時隸屬沛郡，後漢及《晋太康地志》均無此縣。

蘄令。别見。

蘄令。另見。

城父令，前漢屬沛，後漢屬汝南，《晋太康地志》屬譙。

城父令，前漢時屬沛郡，後漢屬汝南郡，《晋太康地志》上屬譙郡。

盧江太守，漢文帝十六年，分淮南國立。光武建武十三年，又省六安國以并焉。領縣三。户一千九百九，口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七。去州水二千七百二十，陸四百七十。去京都水一千一百，陸六百三十一。

盧江太守，漢文帝十六年，分割淮南國而設置。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又撤銷六安國將它并入盧江。領有三縣。户一千九百零九，人口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七。距州治水路有二千七百二十里，陸路有四百七十里。距京都水路有一千一百里，陸路有六百三十一里。

灊令，漢舊縣。

灊令，漢代舊縣。

舒令，漢舊縣。

舒令，漢代舊縣。

始新令，《永初郡國》、何并無，徐有始新左縣，明帝泰始三年立。

始新令，《永初郡國志》及何志都無記載，徐氏的《州郡志》上有始新左縣，明帝泰始三年設置。

南汝陰太守，汝陰郡别見。江左立。領縣五。户二千七百一，口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去州陸三百。去京都水一千，陸五百三十。

南汝陰太守，汝陰郡另見。東晋設立。領有五縣。户二千七百零一，人口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五。距州治陸路有三百里。距京都水路有一千里，陸路五百三十里。

汝陰令，别見。所治即二漢、晋合肥縣，後省。

汝陰令，另見。所治理的地方就是兩漢、晋代的合肥縣，後來撤銷。

慎令，漢屬汝南，《太康地志》屬汝陰。

慎令，漢代隸屬汝南郡，《太康地志》上屬汝陰郡。

宋令。别見。

宋令。另見。

陽夏令，前漢屬淮陽，後漢屬陳。《晋太康地志》陳令屬梁，無復此縣。又晋地志，惠帝永康中復立。《永初郡國》、何并屬南梁，徐志屬此。

陽夏令，前漢時屬淮陽郡，後漢時屬陳郡。《晋太康地志》記載陳縣隸屬梁郡，并無陽夏縣。另外《晋太康地志》上説，惠帝永康年間恢復設置陽夏。《永初郡國志》、何氏《州郡志》都説陽夏隸屬南梁郡，徐志記載陽夏屬南汝陰。

安陽令，别見。《永初郡國》、何

安陽令，另見。《永初郡國志》、何志上都屬

并屬南梁，徐屬此。

南梁太守，梁郡别見。晉孝武太元中，僑立於淮南，安帝始有淮南故地，屬徐州。武帝永初二年，還南豫，孝武大明六年廢屬西豫，改名淮南，八年復舊。《永初郡國》又有虞、陽夏、安豐三縣，并别見。何、徐無安豐，又有義昌而并無寧陵縣。今領縣九。户六千二百一十二，口四萬二千七百五十四。去州水一千八百，陸五百。去京都水一千七百，陸七百。

睢陽令，漢舊名。孝武大明六年，改名壽春，八年復舊。前廢帝永光有義寧、寧昌二縣并睢陽。所治即二漢、晉壽春縣，後省。

蒙令。别見。

虞令，漢舊名。

穀熟令，漢舊名。

陳令，前漢屬淮陽，後漢屬陳，《晉太康地志》屬梁。

義寧長，何無，徐有，宋末又立。

新汲令，漢舊名，屬潁川。

崇義令，《永初郡國》羌人始立。

寧陵，别見。徐志後所立。

晉熙太守，晉安帝分廬江立。領縣五。户一千五百二十一，口七千四百九十七。去州陸八百，無水。去京都水一千二百，無陸。

懷寧令，晉安帝立。

新冶令，晉安帝立。

陰安令，漢舊名，屬魏郡，《晉太康地志》屬頓丘。

南樓煩令，《永初郡國》、何、徐志無。

太湖左縣長，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太湖、吕亭二縣，屬晉熙，後省，明帝泰始二年復立。

南梁，徐志記載屬南汝陰。

南梁太守，梁郡另見。晉孝武帝太元年間，於淮南暫借地重置南梁郡，晉安帝時纔實際領有淮南舊地，隸屬徐州。宋武帝永初二年，仍舊歸屬南豫州，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廢置而改屬西豫州，改名爲淮南，大明八年，恢復隸屬南豫州。《永初郡國志》又有虞、陽夏、安豐三縣，都另見。何氏志、徐氏志無安豐縣，又有義昌縣而都没有寧陵縣。現在領有九縣。户六千二百一十二，人口四萬二千七百五十四。距州治水路有一千八百里，陸路五百里。距京都水路有一千七百里，陸路七百里。

睢陽令，漢代舊名。孝武帝大明六年，改名爲壽春，八年恢復舊名。前廢帝永光年間曾將義寧、寧昌二縣并入睢陽縣。所治理的地區就是兩漢、晉代的壽春縣，後來被撤銷。

蒙令。另見。

虞令，漢代舊名。

穀熟令，漢代舊名。

陳令，前漢時屬淮陽郡，後漢時屬陳郡，《晉太康地志》上屬梁郡。

義寧長，何氏志無，徐氏志有，宋末又設置。

新汲令，漢代舊名，隸屬潁川郡。

崇義令，《永初郡國志》載由羌人開始設置。

寧陵，另見。徐氏志成書後所設立。

晉熙太守，晉安帝時分割廬江郡而設立。領有五縣。户一千五百二十一，人口七千四百九十七。距州治陸路有八百里，無水路可通。距京都水路有一千二百里，無陸路可通。

懷寧令，晉安帝時設立。

新冶令，晉安帝時設立。

陰安令，漢代舊名，隸屬魏郡，《晉太康地志》上屬頓丘。

南樓煩令，《永初郡國志》、何氏志、徐氏志都未記載。

太湖左縣長，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因爲豫部的蠻民設立太湖、吕亭二縣，隸屬晉熙郡，後來撤銷，明帝泰始二年恢復設立。

弋陽太守，本縣名，屬汝南，魏文帝分立。領縣六。户三千二百七十五，口二萬四千二百六十二。去州陸一千一百，去京都水闕。

期思令，漢舊縣。

弋陽令，漢舊縣。

安豐令，舊郡，晋安帝并爲縣。

樂安令，新立。

茹由令，新立。

安豐太守，魏文帝分廬江立。江左僑立，晋安帝省爲縣，屬弋陽，宋末復立。

安豐令，《前漢·地理志》無，後漢屬廬江。

松滋令。别見。

汝南太守。别見。

上蔡侯相。别見。

平輿令。别見。

北新息令。别見。

真陽令。别見。

安城令。别見。

南新息令。别見。

臨汝令，漢舊名。

陽安令。别見。

西平令。别見。

瞿陽令。别見。

安陽令。别見。

新蔡太守。别見。

鮦陽令。别見。

固始令。别見。

新蔡令。别見。

東苞信令。别見。

西苞信令，徐志南豫唯一苞信，疑是後僑立所分。

陳郡太守，别見。《永初郡國》無萇平、谷陽而有扶溝，别見。何無陽夏、扶溝，徐無陽夏。

項城令。别見。

西華令。别見。

弋陽太守，弋陽原本是縣名，隸屬汝南郡，魏文帝時分割出來設置弋陽郡。領有六縣。户三千二百七十五，人口二萬四千二百六十二。距州治陸路有一千一百里，距京都水路闕文。

期思令，漢代舊縣。

弋陽令，漢代舊縣。

安豐令，舊爲郡，晋安帝時合并爲縣。

樂安令，新設置。

茹由令，新設置。

安豐太守，魏文帝時分割廬江郡而設立。東晋立爲借地設置的郡，晋安帝時撤郡并爲縣，隸屬弋陽郡，宋末恢復爲安豐郡。

安豐令，《前漢·地理志》無記載，後漢時屬廬江郡。

松滋令。另見。

汝南太守。另見。

上蔡侯相。另見。

平輿令。另見。

北新息令。另見。

真陽令。另見。

安城令。另見。

南新息令。另見。

臨汝令，漢代舊名。

陽安令。另見。

西平令。另見。

瞿陽令。另見。

安陽令。另見。

新蔡太守。另見。

鮦陽令。另見。

固始令。另見。

新蔡令。另見。

東苞信令。另見。

西苞信令，徐氏志上南豫州衹有一個苞信，可能是後來借地立縣時分成東西。

陳郡太守，另見。《永初郡國志》無萇平縣、谷陽縣而有扶溝縣，另見。何氏志無陽夏縣、扶溝縣，徐氏志無陽夏縣。

項城令。另見。

西華令。另見。

陽夏令。别見。
萇平令。别見。
谷陽令。别見。
南頓太守，别見。帖治陳郡。
南頓令。别見。
和城令。别見。
潁川太守。别見。
邵陵令。别見。
臨潁令。别見。
曲陽令。别見。
西汝陰太守，《永初郡國》、何、徐并無此郡。
汝陰令。别見。
安城令。别見。
樓煩令。别見。
宋令。别見。
汝陽太守。别見。
汝陽令。别見。
武津令。
陳留太守，别見。《永初郡國》無浚儀、封丘而有酸棗，何、徐無封丘、尉氏。
浚儀令。别見。
小黄令。别見。
雍丘令。别見。
白馬令。别見。
襄邑令。别見。
封丘令，漢舊名。
尉氏令。别見。
南陳左郡太守，少帝景平中省此郡，以宋民度屬南梁、汝陰郡，而《永初郡國》無，未詳。孝建二年以蠻户復立。分赤官左縣爲蓼城左縣。領縣二。樂疑大明八年，省郡，即名爲縣，屬南汝陰郡。

邊城左郡太守，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茹由、樂安、光城、雩婁、史水、開化、邊城七縣，

陽夏令。另見。
萇平令。另見。
谷陽令。另見。
南頓太守，另見。兼治理陳郡。
南頓令。另見。
和城令。另見。
潁川太守。另見。
邵陵令。另見。
臨潁令。另見。
曲陽令。另見。
西汝陰太守，《永初郡國志》、何氏志、徐氏志上都没有西汝陰郡。
汝陰令。另見。
安城令。另見。
樓煩令。另見。
宋令。另見。
汝陽太守。另見。
汝陽令。另見。
武津令。
陳留太守，另見。《永初郡國志》無浚儀縣、封丘縣而有酸棗縣，何氏志、徐氏志無封丘縣、尉氏縣。
浚儀令。另見。
小黄令。另見。
雍丘令。另見。
白馬令。另見。
襄邑令。另見。
封丘令，漢代舊名。
尉氏令。另見。
南陳左郡太守，宋少帝景平年間撤銷此郡，將宋朝百姓分别隸屬南梁郡和汝陰郡，而《永初郡國志》無記載，不知是何原因。孝建二年因爲蠻户的原因恢復設置。分割赤官左縣設蓼城左縣。領有二縣。樂疑有誤大明八年，撤銷郡的建制，就將郡名用於縣名，爲南陳左縣，隸屬南汝陰郡。
邊城左郡太守，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因爲要安置豫州部蠻民設置茹由、樂安、光城、雩婁、史水、開化、邊城七縣，隸屬弋陽郡。徐氏志有

屬弋陽郡。徐志有邊城郡，領雩婁、史水、開化、邊城四縣。大明八年復省爲縣，屬弋陽，後復立。領縣四。户四百一十七，口二千四百七十九。

雩婁令，二漢屬廬江，《晋太康地志》云屬安豐。

開化令。

史水令。

邊城令。

光城左郡太守，《永初郡國》、何、徐并無。按《起居注》，大明八年，省光城左郡爲縣屬弋陽，疑是大明中分弋陽所立。八年復省，後復立。

樂安令。

茹由令。

光城令。此三縣，徐志屬弋陽。

豫州

豫州刺史，後漢治譙，魏治汝南安成，晋平吴後治陳國，晋江左所治，已列於前。《永初郡國》、何、徐寄治睢陽，而郡縣在淮西。徐又有邊城，别見南豫州。何又有初安、綏城二郡，初安領新懷、懷德二縣，綏城領安昌、招遠二縣，并云新立。徐無，則是徐志前省也。領郡十，縣四十三。户二萬二千九百一十九，口一十五萬八百三十九。

汝南太守，漢高帝立。領縣十一。户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一，口八萬九千三百四十九。去州水一千，陸七百。去京都水三千，陸一千五百。

上蔡令，漢舊縣。

平樂令，漢舊縣。

北新息令，漢舊縣。

慎陽令，漢舊縣。《永初郡國》及徐并作真陽。

安成令，漢舊縣。

南新息令，漢舊縣。

邊城郡，領有雩婁、史水、開化、邊城四縣。大明八年撤邊城郡爲縣，屬弋陽郡，後來又恢復設邊城郡。領有四縣。户四百一十七，人口二千四百七十九。

雩婁令，兩漢時屬廬江郡，《晋太康地志》説屬安豐。

開化令。

史水令。

邊城令。

光城左郡太守，《永初郡國志》、何氏志、徐氏志都無記載。按《起居注》，大明八年，撤銷光城左郡，將它改爲縣，隸屬弋陽郡，可能是大明年間分割弋陽郡所設置的。大明八年又撤銷，後來又恢復設立。

樂安令。

茹由令。

光城令。這三縣，徐氏志上都屬弋陽郡。

豫州刺史，後漢時治所在譙，魏時治所在汝南安成，晋平定吴國後治所在陳國，東晋時的治所已列於上文。《永初郡國志》、何氏志、徐氏志上都説治所寄設在睢陽，而管轄的郡縣在淮河以西。徐氏志上又有邊城，另見南豫州。何氏志上又有初安、綏城二郡。初安領有新懷、懷德二縣，綏城領有安昌、招遠二縣，都説是新設立的。徐氏志上没有記載，那就是在徐氏志成書前已撤銷了。豫州領有十郡，四十三縣。户二萬二千九百一十九，人口一十五萬零八百三十九。

汝南太守，漢高帝時設立。領有十一縣。户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一，人口八萬九千三百四十九。距州治水路有一千里，陸路七百里。距京都水路有三千里，陸路一千五百里。

上蔡令，漢代舊縣。

平樂令，漢代舊縣。

北新息令，漢代舊縣。

慎陽令，漢代舊縣。《永初郡國志》及徐氏志都作真陽。

安成令，漢代舊縣。

南新息令，漢代舊縣。

朗陵令，漢舊縣。

陽安令，漢舊縣。

西平令，漢舊縣。

瞿陽令，漢舊縣作灈陽。

安陽令，漢舊縣。晋武太康元年，改爲南安陽。

新蔡太守，晋惠帝分汝陰立，今帖治汝南。領縣四。户二千七百七十四，口一萬九千八百八十。去州陸六百。去京都水二千五百，陸一千四百。

鮦陽令，漢舊縣。晋成帝咸康二年，省并新蔡，後又立。

固始令，故名寢丘之地也。漢光武更名。晋成帝咸康二年，并新蔡，後又立。

新蔡令，漢舊縣。

苞信令，前漢無，後漢屬汝南，《晋太康地志》屬汝陰。後漢《郡國》、《晋太康地志》并作"褒"。

譙郡太守，何志故屬沛，魏明帝分立。按王粲詩："既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粲是建安中亡，非明帝時立明矣。《永初郡國》無長垣縣。今領縣六。户一千四百二十四，口七千四百四。去州陸道三百五十。去京都水二千，陸一千二百。

蒙令，漢舊縣，屬梁。

蘄令，漢舊縣，屬沛。

寧陵令，前漢屬陳留，後漢、《晋太康地志》屬梁。

魏令，故魏郡，流寓配屬。

襄邑令。

長垣令，漢舊縣，屬陳留。《永初郡國》無。何故屬陳留，徐新配。

梁郡太守，秦碭郡，漢高更名。

朗陵令，漢代舊縣。

陽安令，漢代舊縣。

西平令，漢代舊縣。

瞿陽令，漢代舊縣作灈陽。

安陽令，漢代舊縣。晋武帝太康元年改爲南安陽。

新蔡太守，晋惠帝時分割汝陰郡而設置，現在兼領汝南郡。領四縣。户二千七百七十四，人口一萬九千八百八十。距州治陸路有六百里。距京都水路二千五百里，陸路一千四百里。

鮦陽令，漢代舊縣。晋成帝咸康二年并入新蔡縣，後來又設立。

固始令，是原名寢丘的地方。漢光武帝時改名。晋成帝咸康二年并入新蔡縣，後來又設立。

新蔡令，漢代舊縣。

苞信令，前漢無此縣，後漢時隸屬汝南郡，《晋太康地志》上屬汝陰。後漢《郡國志》、《晋太康地志》上都作"褒"。

譙郡太守，何氏志記載原屬沛郡，魏明帝時分割沛郡而設立。按王粲詩説："已經進入譙郡的地界，遼闊開朗使人消除了憂愁。"王粲是建安年間死去的，譙郡不是魏明帝時設置的這件事就很清楚了。《永初郡國志》無長垣縣。現在領六縣。户一千四百二十四，人口七千四百零四。距州治陸路有三百五十里。距京都水路有二千里，陸路一千二百里。

蒙令，漢代舊縣，屬梁郡。

蘄令，漢代舊縣，屬沛郡。

寧陵令，前漢時隸屬陳留郡，後漢及《晋太康地志》隸屬梁郡。

魏令，原先的魏郡，安置流落到此居住的人户而設立。

襄邑令。

長垣令，漢代舊縣，隸屬陳留郡。《永初郡國志》無記載。何氏志説原屬陳留，徐志説是新設置的。

梁郡太守，秦代爲碭郡，漢高帝時改名。孝

孝武大明元年度徐州，二年還豫。領縣二。户九百六十八，口五千五百。去州陸一百六十。去京都水九百。

下邑令，漢舊縣。何云魏立，非也。

碭令，漢舊縣。

陳郡太守，漢高立爲淮陽國，章帝元和三年更名，晉初并，梁王肜薨，還爲陳。《永初郡國》有扶溝、前漢屬淮陽，後漢、《晉太康地志》屬陳留。陽夏，別見。而無谷陽、長平。領縣四。户六百九十三，口四千一百一十三。去州陸七百六十。去京都水一千四百五十。

項城令，漢舊縣，屬汝南，《晉太康地志》屬陳郡。

西華令，漢舊縣，屬汝南，晉初省，惠帝永康元年復立，屬潁川。江左度此。

谷陽令，本苦縣，前漢屬淮陽，後漢屬陳，《晉太康地志》屬梁，成帝咸康三年更名。

長平令，前漢屬汝南，後漢屬陳，《晉太康地志》屬潁川。

南頓太守，故屬汝南，晉惠帝分立。領縣二。户五百二十六，口二千三百六十五。去州七百六十。去京都陸一千四百五十。

南頓令，漢舊縣，何故屬汝陽，晉武帝改屬汝南。按《晉太康地志》、王隱《地道》無汝陽郡。

和城令，何江左立。

潁川太守，秦立。魏分潁川爲襄城郡，晉成帝咸康二年，省襄城還并潁川。《永初郡國》又有許昌、本名許，漢舊縣。魏曰許昌。新汲、別見。隅陵、長社、潁陰、陽翟四縣并漢舊縣。陽翟，魏、晉屬河南。六縣，而無曲陽。領縣三。户六百四十九，口二

武帝大明元年割屬徐州，大明二年又還屬豫州。領有二縣。户九百六十八，人口五千五百。距州治陸路有一百六十里。距京都水路有九百里。

下邑令，漢代舊縣。何氏志上説魏國時設立是不對的。

碭令，漢代舊縣。

陳郡太守，漢高帝時立爲淮陽國，章帝元和三年改名陳郡，晉初合并，梁王司馬肜逝世後，仍舊立爲陳郡。《永初郡國志》有扶溝縣、前漢時屬淮陽國，後漢、《晉太康地志》屬陳留郡。陽夏縣，另見。而無谷陽縣和長平縣。領有四縣。户六百九十三，人口四千一百一十三。距州治陸路有七百六十里。距京都水路有一千四百五十里。

項城令，漢代舊縣，隸屬汝南，《晉太康地志》屬陳郡。

西華令，漢代舊縣，隸屬汝南郡，晉初撤銷，惠帝永康元年恢復設置，屬潁川。東晉改屬陳郡。

谷陽令，原本是苦縣，前漢時隸屬淮陽，後漢屬陳郡，《晉太康地志》隸屬梁郡，成帝咸康三年改名谷陽。

長平令，前漢時隸屬汝南郡，後漢時屬陳郡，《晉太康地志》上屬潁川郡。

南頓太守，過去隸屬汝南郡，晉惠帝時從汝南郡中分出設置南頓郡。領有二縣。户五百二十六，人口二千三百六十五。距州治七百六十里。距京都陸路有一千四百五十里。

南頓令，漢代舊縣，何氏志上説過去屬汝陽，晉武帝時改屬汝南。按《晉太康地志》、王隱所著《地道》都無汝陽郡。

和城令，何氏志記載東晉時設立。

潁川太守，秦代設立。魏時分割潁川設立襄城郡，晉成帝咸康二年，撤銷襄城并將它仍然合并到潁川郡。《永初郡國志》又有許昌、本名許，漢代舊縣。魏國時名許昌。新汲、另見。隅陵、長社、潁陰、陽翟四縣都是漢代舊縣。陽翟，魏、晉時隸屬河南。六縣，而没有曲陽縣。領有三縣。户六百四十九，人口二千五百七十九。距州治一千

千五百七十九。去州一千。去京都陸一千八百。

邵陵令，漢舊縣，屬汝南，《晋太康地志》屬潁川。

臨潁令，漢舊縣。

曲陽令，前漢屬東海，後漢屬下邳，《晋太康地志》無。

汝陽太守，《晋太康地志》、王隱《地道》無此郡，應是江左分汝南立。晋成帝咸康三年，省并汝南，後又立。領縣二。户九百四十一，口四千四百九十五。去州二百。去京都陸一千四百，水三千五百。

汝陽令，漢舊縣，屬汝南。何故屬汝陰，晋武改屬汝南。按晋武分汝南爲汝陰，何所言非也。

武津令，何不注置立。

汝陰太守，晋武帝分汝南立，成帝咸康二年，省并新蔡，後復立。領縣四。户二千七百四十九，口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汝陰令，漢舊縣。

宋令，前漢名新郪，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國於此，改曰宋。

宋城令，漢舊縣。

樓煩令，漢舊縣，屬雁門。流寓配屬。

陳留太守，漢武帝元狩元年立，屬兖州，中原亂廢。晋成帝咸康四年復立，《永初郡國》屬兖州，何、徐屬豫州。《永初郡國》無浚儀，有酸棗。别見。今領縣四。户百九十六，口二千四百一十三。寄治譙郡長垣縣界。

浚儀令，漢舊名。

小黄令，漢舊名。

白馬令，漢屬東郡，《晋太康地志》屬濮陽。

雍丘令，漢舊名。

里。距京都陸路有一千八百里。

邵陵令，漢代舊縣，隸屬汝南郡，《晋太康地志》屬潁川。

臨潁令，漢代舊縣。

曲陽令，前漢時屬東海郡，後漢時屬下邳郡，《晋太康地志》無曲陽縣。

汝陽太守，《晋太康地志》、王隱的《地道》都無此郡，應當是東晋時期分割汝南郡而設置的。晋成帝咸康三年撤銷，將它并入汝南，後又從汝南分出而設立。領有二縣。户有九百四十一，人口四千四百九十五。距州治二百里。距京都陸路有一千四百里，水路有三千五百里。

汝陽令，漢代舊縣，隸屬汝南郡。何氏志説從前屬汝陰，晋武帝時改屬汝南。按晋武帝時分割汝南設汝陰郡，何氏志所説是錯誤的。

武津令，何氏志上没有注明置立情況。

汝陰太守，晋武帝時分割汝南郡而設立，成帝咸康二年，將它撤銷并入新蔡，後來又恢復設置。領四縣。户二千七百四十九，人口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汝陰令，漢代舊縣。

宋令，前漢時名新郪，章帝建初四年，將宋公的封國遷徙到這裏，改稱宋。

宋城令，漢代舊縣。

樓煩令，漢代舊縣，屬雁門郡。東晋後爲流亡寓居這裏的人設置，配屬汝陰郡。

陳留太守，漢武帝元狩元年設立，隸屬兖州，中原戰亂時廢置。晋成帝咸康四年恢復設置，《永初郡國志》屬兖州，何氏志、徐氏志上説屬豫州。《永初郡國志》上無浚儀縣，有酸棗縣。另見。現在領有四縣。户一百九十六，人口二千四百一十三。郡治寄設在譙郡的長垣縣境内。

浚儀令，漢代舊名。

小黄令，漢代舊名。

白馬令，漢代屬東郡，《晋太康地志》上説屬濮陽。

雍丘令，漢代舊名。

江州

江州刺史，晋惠帝元康元年，分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十郡爲江州。初治豫章，成帝咸康六年，移治尋陽，庾翼又治豫章，尋還尋陽。領郡九，縣六十五。户五萬二千三十三，口三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去京都水一千四百。

尋陽太守，尋陽本縣名，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二漢屬廬江，吴立蘄春郡，尋陽縣屬焉。晋武帝太康元年，省蘄春郡，以尋陽屬武昌，改蘄春之安豐爲高陵及邾縣，皆屬武昌。二年，以武昌之尋陽復屬廬江郡。惠帝永興元年，分廬江、武昌立尋陽郡。尋陽縣後省。領縣三。户二千七百二十，口一萬六千八。

柴桑男相，二漢屬豫章，晋屬武昌。郡既立，治此。

彭澤子相，漢、《晋太康地志》屬豫章，立尋陽郡後，割度。

松滋伯相，前漢屬廬江，後漢無，《晋太康地志》屬安豐。安豐縣名，前漢無，後漢屬廬江，晋武帝立爲安豐郡。江左流民寓尋陽，僑立安豐、松滋二郡，遥隸揚州，安帝省爲松滋縣。尋陽又有弘農縣流寓。文帝元嘉十八年，省并松滋。

豫章太守，漢高帝立，本屬揚州。《永初郡國》有海昏，漢舊縣。何志無。今領縣十二。户一萬六千一百三十九，口一十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三。去州水六百，陸三百五十。去京都水一千九百，陸二千一百。

南昌侯相，漢舊縣。

新淦侯相，漢舊縣。

豐城侯相，吴立曰富城，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江州刺史，晋惠帝元康元年，劃分出揚州的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的武昌、桂陽、安成十郡設置江州。起初治所在豫章，成帝咸康六年，將治所移到尋陽，庾翼時又遷回豫章，不久又將治所遷回尋陽。現在領有九郡，六十五縣。户五萬二千零三十三，人口三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距京都水路有一千四百里。

尋陽太守，尋陽本來是縣名，根據水名確立了縣名，尋陽水向南流入長江。兩漢時期尋陽縣隸屬廬江，吴國設立蘄春郡，尋陽縣隸屬於它。晋武帝太康元年，撤銷蘄春郡，將尋陽縣隸屬武昌郡，將蘄春的安豐縣改爲高陵縣和邾縣，都隸屬於武昌。二年，將武昌郡的尋陽縣恢復隸屬於廬江郡。惠帝永興元年，分割廬江郡和武昌郡設立尋陽郡。尋陽縣後來撤銷。現在領有三縣。户二千七百二十，人口一萬六千零八。

柴桑男相，兩漢時屬豫章郡，晋代屬武昌郡。尋陽郡設置後，治所設在這裏。

彭澤子相，漢代、《晋太康地志》屬豫章，設立尋陽郡後，分割改屬尋陽郡。

松滋伯相，前漢時屬廬江，後漢未設立，《晋太康地志》屬安豐。安豐是縣名，前漢無，後漢時屬廬江，晋武帝時立爲安豐郡。東晋流民寄寓尋陽，借此地重置安豐、松滋二郡，遠屬揚州管轄，安帝撤銷二郡設置松滋縣。尋陽郡又有借此地重置的弘農縣。文帝元嘉十八年，撤銷并入松滋。

豫章太守，漢高帝時設立，原本隸屬揚州。《永初郡國志》有海昏縣，漢代舊縣。何氏志無。現在領十二縣。户一萬六千一百三十九，人口一十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三。距州治水路六百里，陸路三百五十里。距京都水路一千九百里，陸路二千一百里。

南昌侯相，漢代舊縣。

新淦侯相，漢代舊縣。

豐城侯相，吴國設置時稱富城，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豐城。

建城侯相，漢舊縣。

望蔡子相，漢靈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地，立縣名曰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吴平侯相，漢靈帝中平中立曰漢平，吴更名。

永脩男相，漢靈帝中平中立。

建昌公相，漢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立。

豫寧侯相，漢獻帝建安中立，吴曰西安，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康樂侯相，吴孫權黄武中立曰陽樂，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新吴令，漢靈帝中平中立。

艾侯相，漢舊縣。

鄱陽太守，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孫權分豫章立，治鄱陽縣，赤烏八年，徙治吴芮故城。《永初郡國》有歷陵縣，漢舊縣。何志無。領縣六。户三千二百四十二，口一萬九百五十。去州水四百四十。去京都水一千八百四十，陸二千六十。

廣晋令，吴立曰廣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鄱陽侯相，漢舊縣。

餘干令，漢舊縣。

上饒男相，吴立。《太康地志》有，王隱《地道》無。

葛陽令，吴立。

樂安男相，吴立。

臨川内史，吴孫亮太平二年，分豫章東部都尉立。領縣九。户八千九百八十三，口六萬四千八百五。去州水一千一百，陸一千二十。去京都水二千八百三十，陸三千。

臨汝侯相，漢和帝永元八年立。

西豐侯相，吴立曰西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新建侯相，吴立。

建城侯相，漢代舊縣。

望蔡子相，漢靈帝中平年間，汝南郡上蔡縣百姓徙居此地，設立縣名稱上蔡，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望蔡。

吴平侯相，漢靈帝中平年間設立，縣名漢平，吴國時改名吴平。

永脩男相，漢靈帝中平年間設立。

建昌公相，漢和帝永元十六年，分割海昏縣而設立。

豫寧侯相，漢獻帝建安年間設立，吴國時稱西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

康樂侯相，吴孫權黄武年間設立名陽樂，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

新吴令，漢靈帝中平年間設立。

艾侯相，漢代舊縣。

鄱陽太守，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孫權分割豫章而設立，治所在鄱陽縣，赤烏八年，治所遷至吴芮舊城。《永初郡國志》有歷陵縣，漢代舊縣。何氏志無。領有六縣。户三千二百四十二，人口一萬零九百五十。距州治水路有四百四十里。距京都水路有一千八百四十里，陸路有二千零六十里。

廣晋令，吴國設置時名廣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廣晋。

鄱陽侯相，漢代舊縣。

餘干令，漢代舊縣。

上饒男相，吴國時設立。《太康地志》有記載，王隱著《地道》上無。

葛陽令，吴國設立。

樂安男相，吴國設立。

臨川内史，吴國孫亮太平二年，分出豫章郡的東部都尉轄地而設立。領九縣。户八千九百八十三，人口六萬四千八百零五。距州治水路有一千一百里，陸路有一千零二十里。距京都水路有二千八百三十里，陸路三千里。

臨汝侯相，漢和帝永元八年設置。

西豐侯相，吴國設置時稱西平，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

新建侯相，吴國設置。

永城男相，吴立。

宜黄侯相，吴立。

南城男相，漢舊縣，晋武帝太康元年，更曰新南城，江左復舊。

南豐令，吴立。

東興侯相，吴立。

安浦男相，吴立。

廬陵太守，廬陵本縣名，屬豫章，漢獻帝興平元年，孫策分豫章立。領縣九。户四千四百五十五，口三萬一千二百七十一。去州水二千，陸一千六百。去京都水三千六百。

石陽子相，前漢無，後漢有。

西昌侯相，吴立。

東昌子相，吴立。

吉陽男相，吴立。

巴丘男相，吴立。

興平侯相，吴立。

陽豐男相，吴曰陽城，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高昌男相，吴立。

遂興男相，吴立曰新興，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永初郡國》無此縣，何、徐并有。

安成太守，孫晧寶鼎二年，分豫章、廬陵、長沙立。《晋太康地志》屬荆州。領縣七。户六千一百一十六，口五萬三百二十三。去州水三千三百，陸三千六百。去京都水三千七百，無陸。

平都子相，前漢曰安平，後漢更名，屬豫章。

新喻侯相，吴立。

宜陽子相，漢舊縣，本名宜春，屬豫章，晋孝武改名。

永新男相，吴立。

安復侯相，漢舊縣，本名安成，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屬長沙。

萍鄉侯相，吴立。

永城男相，吴國設置。

宜黄侯相，吴國設置。

南城男相，漢代舊縣，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新南城，東晋時恢復舊名。

南豐令，吴國設置。

東興侯相，吴國設置。

安浦男相，吴國設置。

廬陵太守，廬陵本來是縣名，隸屬豫章，漢獻帝興平元年，孫策分割豫章郡而設置。領九縣。户四千四百五十五，人口三萬一千二百七十一。距州治水路有二千里，陸路一千六百里。距京都水路三千六百里。

石陽子相，前漢時未設置，後漢設立。

西昌侯相，吴國設立。

東昌子相，吴國設立。

吉陽男相，吴國設立。

巴丘男相，吴國設立。

興平侯相，吴國設立。

陽豐男相，吴國時名陽城，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

高昌男相，吴國設立。

遂興男相，吴國設立時稱新興，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永初郡國志》無此縣，何氏志、徐氏志上都有遂興。

安成太守，孫晧寶鼎二年，分割豫章、廬陵、長沙三郡而設立。《晋太康地志》上屬荆州。領七縣。户六千一百一十六，人口五萬零三百二十三。距州治水路有三千三百里，陸路三千六百里。距京都水路三千七百里，陸路不通。

平都子相，前漢時名安平，後漢改平都，屬豫章郡。

新喻侯相，吴國設立。

宜陽子相，漢舊縣，本名宜春，屬豫章郡，晋孝武帝改名。

永新男相，吴國設立。

安復侯相，漢代舊縣，本名安成，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屬長沙郡。

萍鄉侯相，吴國設立。

廣興侯相，《晋太康地志》有此縣，何云江左立，非也。

南康公相，晋武帝太康三年，以廬陵南部都尉立。領縣八。户四千四百九十三，口三萬四千六百八十四。去州水三千七百四十。去京都水三千八十。

贛侯相，漢舊縣，屬豫章。

寧都子相，吴立曰楊都，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雩都侯相，漢舊縣，屬豫章。

平固侯相，吴立曰平陽，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南康公相，吴立曰安南，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陂陽男相，吴立曰揭陽，晋武帝太康五年，以西康揭陽移治故陂陽縣，改曰陂縣，然則陂陽先已爲縣矣。後漢《郡國》無，疑是吴所立而改曰揭陽也。

南野伯相，漢舊縣，屬豫章。

虔化男相，孝武大明五年，以虔化屯立。

南新蔡太守，江左立。領縣四。户一千七百三十，口八千八百四十八。去州水二百。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七十，陸一千八百八十。

苞信令，别見。本作褒信，《永初郡國》作苞信。

慎令，漢舊名，本屬汝南。

宋令，别見。徐志云宋樂，後復舊。

陽唐左縣令，孝武大明八年立。

建安太守，本閩越，秦立爲閩中郡。漢武帝世，閩越反，滅之，徙其民於江、淮間，虚其地。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立爲冶縣，屬會稽。司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也。張勃《吴録》云："閩越王冶鑄

廣興侯相，《晋太康地志》上有此縣，何氏志説是東晋設立，錯了。

南康公相，晋武帝太康三年，以廬陵南部都尉管轄區設置。領八縣。户四千四百九十三，人口三萬四千六百八十四。距州治水路有三千七百四十里。距京都水路三千零八十里。

贛侯相，漢代舊縣，屬豫章郡。

寧都子相，吴國設置時名楊都，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

雩都侯相，漢代舊縣，屬豫章郡。

平固侯相，吴國設置時名平陽，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

南康公相，吴國設置時名安南，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

陂陽男相，吴國設置時名揭陽，晋武帝太康五年，將西康縣和揭陽縣的治所遷到舊陂陽縣，改名陂縣，那就是説陂陽原先已經是縣了。後漢《郡國志》無記載，可能是後來吴國設置時將縣名改爲揭陽了。

南野伯相，漢代舊縣，屬豫章郡。

虔化男相，孝武帝大明五年，將虔化屯改立爲虔化縣。

南新蔡太守，東晋設置。領四縣。户一千七百三十，人口八千八百四十八。距州治水路有二百里。距京都水路有一千三百七十里，陸路一千八百八十里。

苞信令，另見。原本稱作褒信，《永初郡國志》寫作苞信。

慎令，漢代舊名，原本屬汝南郡。

宋令，另見。徐氏志説是宋樂，後來恢復舊名。

陽唐左縣令，孝武帝大明八年設置。

建安太守，原本是閩越地區，秦代設立爲閩中郡。漢武帝時閩越反叛，武帝平定叛亂後將該地區的百姓遷徙到長江、淮河之間，使閩越一帶空曠無人。後來有逃避到山谷中的人紛紛出來，就設置了冶縣，隸屬會稽郡。司馬彪説，章安就是原先的冶縣，那麽臨海也是原先冶縣的地區

地，故曰安閩王冶。此不應偏以受名，蓋句踐冶鑄之所，故謂之冶乎？閩中有山名湛，疑湛山之爐鑄劍爲湛爐也。”後分冶地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吴孫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爲建安郡。領縣七。户三千四十二，口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去州水二千三百八十。去京都水三千四十，并無陸。

了。張勃著的《吴録》説：“閩越王鑄造銅鐵器的地方，所以稱爲安閩王冶。但這不應是普遍的名稱，大蓋是句踐鑄造銅鐵器的地方，所以稱爲冶吧？閩地有座山名湛，可能是湛山之爐鑄造的劍便是‘湛爐’劍了。”後來分割冶地爲會稽郡的東、南二部都尉。東部，就是臨海；南部，就是建安。吴國孫休永安三年，分出會稽南部設置建安郡。領七縣。户三千零四十二，人口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距州治水路有二千三百八十里。距京都水路三千零四十里，無陸路可通。

建安侯相，漢末立，《晋太康地志》有。

建安侯相，漢末時設置，《晋太康地志》有建安。

吴興子相，漢末立曰漢興，吴更名。

吴興子相，漢末設置時名漢興，吴國時改名吴興。

將樂子相，《晋太康地志》有。

將樂子相，《晋太康地志》有將樂。

邵武子相，吴立曰昭武，晋武帝更名。

邵武子相，吴國設置時名昭武，晋武帝時改名邵武。

建陽男相，《晋太康地志》有。

建陽男相，《晋太康地志》有建陽。

綏成男相，《永初郡國》、何、徐并有。何、徐不注置立。

綏成男相，《永初郡國志》、何氏志、徐氏志都有綏成，何氏志、徐氏志未注明設立情況。

沙村長，《永初郡國》、何、徐并有。何、徐不注置立。

沙村長，《永初郡國志》、何氏志、徐氏志都有沙村。何氏志、徐氏志未注設立情況。

晋安太守，晋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領縣五。户二千八百四十三，口一萬九千八百三十八。去州水三千九百九十。去京都水三千五百八十。

晋安太守，晋武帝太康三年，分割建安郡而設立。領五縣。户二千八百四十三，人口一萬九千八百三十八。距州治水路有三千九百九十里。距京都水路三千五百八十里。

侯官□相，前漢無，後漢曰東候官，屬會稽。

侯官□相，前漢時無，後漢稱東候官，屬會稽郡。

原豐令，晋武帝太康三年，省建安典船校尉立。

原豐令，晋武帝太康三年，撤銷建安典船校尉而設置。

晋安男相，吴立曰東安，晋武帝更名。

晋安男相，吴國設置時名東安，晋武帝改名。

羅江男相，吴立，屬臨海。晋武帝立晋安郡，度屬。

羅江男相，吴國設置，隸屬臨海郡。晋武帝設置晋安郡，改屬晋安郡。

温麻令，晋武帝太康四年，以温麻船屯立。《永初郡國》無，何、徐并有。

温麻令，晋武帝太康四年，將温麻船屯立爲縣。《永初郡國志》無，何氏志、徐氏志都有温麻。

青州

青州刺史，治臨淄。江左僑立，治廣陵。安帝義熙五年，平廣固，北青州刺史治東陽城，而僑立南青州如故。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孝武孝建二年，移治歷城，大明八年，還治東陽。明帝失淮北，於鬱洲僑立青州，立齊、北海、西海郡。舊州領郡九，縣四十六。户四萬五百四，口四十萬二千七百二十九。去京都陸二千。

齊郡太守，秦立。領縣七。户七千三百四十六，口萬四千八百八十九。

臨淄令，漢舊縣。

西安令，漢舊縣。

安平令，六國時其地曰安平，二漢、魏、晋曰東安平。前漢屬淄川，後漢屬北海，魏度屬齊。

般陽令，前漢屬濟南，後漢、《晋太康地志》屬齊。

廣饒令，漢舊縣。

昌國令，漢舊縣。

益都令，魏立。

濟南太守，漢文帝十六年，分齊立。晋世濟岷郡，云魏平蜀，徙蜀豪將家於濟、河，故立此郡。安帝義熙中土斷，并濟南。案《晋太康地志》無濟岷郡。《永初郡國》濟南又有祝阿、二漢屬平原，《晋太康地志》無。於陵縣，漢舊縣。而無朝陽、平陵二縣。領縣六。户五千五十六，口三萬八千一百七十五。去州陸四百。去京都二千四百。

歷城令，漢舊縣。

朝陽令，前漢曰朝陽，後漢、晋曰東朝陽。二漢屬濟南，《晋太康地志》屬樂安。

著令，漢舊縣。

青州刺史，治所在臨淄。東晋借地重設青州時，治所在廣陵。晋安帝義熙五年，平定了廣固，北青州刺史的治所在東陽城，而僑立的南青州刺史治所仍舊在廣陵。後來撤銷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接稱爲青州。宋孝武帝孝建二年，將治所遷到歷城，大明八年，治所仍還遷東陽。明帝丢失了淮北，在鬱洲借地設置青州，設立齊郡、北海、西海郡。舊青州領九郡，四十六縣。户四萬零五百零四，人口四十萬二千七百二十九。距京都陸路有二千里。

齊郡太守，秦代設立。領七縣。户七千三百四十六，人口一萬四千八百八十九。

臨淄令，漢代舊縣。

西安令，漢代舊縣。

安平令，六國時那地方名安平，二漢、魏、晋時期名東安平。前漢時屬淄川，後漢時屬北海，魏國改屬齊郡。

般陽令，前漢時屬濟南，後漢、《晋太康地志》屬齊郡。

廣饒令，漢代舊縣。

昌國令，漢代舊縣。

益都令，魏國設置。

濟南太守，漢文帝十六年，分割齊郡而設立。晋代的濟岷郡，説是魏國平定蜀國後，將蜀國的豪族遷徙定居於濟水、黄河之間，所以設立此郡。晋安帝義熙年間廢借地重置的郡縣，將它并入濟南郡。考查《晋太康地志》無濟岷郡。《永初郡國志》上濟南郡又有祝阿、二漢時屬平原，《晋太康地志》無此縣。於陵縣，漢代舊縣。而無朝陽、平陵二縣。現領六縣。户五千零五十六，人口三萬八千一百七十五。距州治陸路四百里。距京都二千四百里。

歷城令，漢代舊縣。

朝陽令，前漢時名朝陽，後漢、晋代名東朝陽。二漢時屬濟南郡，《晋太康地志》屬樂安郡。

著令，漢代舊縣。

土鼓令，漢舊縣，晉無。

逢陵令，二漢、晉無，《永初郡國》、何、徐有。

平陵令，漢舊縣，至晉并曰東平陵。

樂安太守，漢高立，名千乘，和帝永元七年更名。領縣三。户二千二百五十九，口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一。去州陸一百八十。去京都陸一千八百。

千乘令，漢舊縣。

臨濟令，前漢曰狄，安帝永初二年更名。

博昌令，漢舊名。

高密太守，漢文帝分齊爲膠西，宣帝本始元年，更名高密。光武建武十三年，并北海，晉惠帝又分城陽立，城陽郡，前漢有，後漢無，魏復分北海立。宋孝武并北海。領縣六。户二千三百四，口一萬三千八百二。去州陸二百。去京都陸一千六百。

黔陬令，前漢屬琅邪，後漢屬東萊，《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淳于令，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高密令，前漢屬高密，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夷安令，前漢屬高密，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營陵令，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昌安令，漢安帝延光元年立，屬高密，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平昌太守，故屬城陽，魏文帝分城陽立，後省，晉惠帝又立。領縣五。户二千二百七十，口一萬五千五十。去州陸二百。去京都陸一千七百。

土鼓令，漢代舊縣，晉無此縣。

逢陵令，二漢、晉代無此縣，《永初郡國志》、何氏志、徐氏志有此縣。

平陵令，漢代舊縣，到了晉代都稱爲東平陵。

樂安太守，漢高帝設立，原名千乘，和帝永元七年改名。領三縣。户二千二百五十九，人口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一。距州治陸路一百八十里。距京都陸路一千八百里。

千乘令，漢代舊縣。

臨濟令，前漢時名狄縣，後漢安帝永初二年改名。

博昌令，漢代舊名。

高密太守，漢文帝分割齊郡設膠西郡，宣帝本始元年，改名高密。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并入北海郡，晉惠帝又分割城陽郡設立高密郡，城陽郡，前漢時有，後漢時無，魏國時又分割北海郡設立城陽郡。宋孝武帝將它并入北海。領六縣。户二千三百零四，人口一萬三千八百零二。距州治陸路有二百里。距京都陸路有一千六百里。

黔陬令，前漢時屬琅邪，後漢時屬東萊，《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淳于令，二漢時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高密令，前漢時屬高密郡，後漢時屬北海郡，《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夷安令，前漢時屬高密，後漢時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營陵令，二漢時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昌安令，漢安帝延光元年設置，屬高密郡，後漢時屬北海郡，《晉太康地志》屬城陽郡。

平昌太守，原先屬城陽郡，魏文帝分割城陽郡而設置，後來撤銷，晉惠帝時又設立。領五縣。户二千二百七十，人口一萬五千零五十。距州治陸路有二百里。距京都陸路有一千七百里。

安丘令，二漢屬北海，《晋太康地志》屬琅邪。

安丘令，二漢時屬北海郡，《晋太康地志》屬琅邪郡。

平昌令，前漢屬琅邪，後漢屬北海，《晋太康地志》屬城陽。

平昌令，前漢時屬琅邪，後漢時屬北海，《晋太康地志》屬城陽。

東武令，二漢屬琅邪，《晋太康地志》屬東莞。

東武令，二漢時屬琅邪，《晋太康地志》屬東莞。

琅邪令，二漢屬琅邪，《晋太康地志》無。

琅邪令，二漢時屬琅邪郡，《晋太康地志》無。

朱虚令，前漢屬琅邪，安帝永初元年屬北海，《晋太康地志》屬城陽。

朱虚令，前漢時屬琅邪，安帝永初元年屬北海，《晋太康地志》屬城陽。

北海太守，漢景帝中二年立。領縣六。户三千九百六十八，口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五。寄治州下。

北海太守，漢景帝中元二年設立。領六縣。户三千九百六十八，人口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五。郡治寄設在州治。

都昌令，漢舊縣。寄治州下，餘依本治。

都昌令，漢代舊縣。治所寄設在州治，其餘各縣治所都在本縣。

膠東令，本膠東國，後漢、《晋太康地志》屬北海。

膠東令，原本是膠東國，後漢、《晋太康地志》隸屬北海郡。

劇令，二漢屬北海，《晋太康地志》屬琅邪。

劇令，二漢時屬北海郡，《晋太康地志》屬琅邪郡。

即墨令，前漢屬膠東，後漢、《晋太康地志》屬北海。

即墨令，前漢時屬膠東國，後漢、《晋太康地志》屬北海郡。

下密令，前漢屬膠東，後漢、《晋太康地志》屬北海。

下密令，前漢時屬膠東國，後漢、《晋太康地志》屬北海郡。

平壽令，漢舊縣。

平壽令，漢代舊縣。

東萊太守，漢高帝立。領縣七。户一萬一百三十一，口七萬五千一百四十九。去州陸五百。去京都二千一百。

東萊太守，漢高帝設置。領七縣。户一萬零一百三十一，人口七萬五千一百四十九。距州治陸路有五百里。距京都二千一百里。

曲城令，漢舊縣。

曲城令，漢代舊縣。

掖令，漢舊縣。

掖令，漢代舊縣。

㡉令，漢舊縣。

㡉令，漢代舊縣。

盧鄉令，漢舊縣。

盧鄉令，漢代舊縣。

牟平令，漢舊縣。

牟平令，漢代舊縣。

當利令，漢舊縣。

當利令，漢代舊縣。

黄令，漢舊縣。

黄令，漢代舊縣。

太原太守，秦立，屬并州。文帝元嘉十年，割濟南、泰山立。領縣三。户二千七百五十七，口二萬四千六百九十四。去州陸五百。去京都一

太原太守，秦代設置，隸屬并州。文帝元嘉十年，分割濟南郡、泰山郡各一部分設立太原郡。領三縣。户二千七百五十七，人口二萬四千六百九十四。距州治陸路有五百里。距京都一千

千八百。

山茌令，漢舊縣，屬泰山。孝武孝建元年，度濟北。

太原令，晋安帝義熙中土斷立，屬泰山。

祝阿令。别見。

長廣太守，本長廣縣，前漢屬琅邪，後漢屬東萊，《晋太康地志》云故屬東萊。《起居注》，咸寧三年，以齊東部縣爲長廣郡。領縣四。户二千九百六十六，口二萬二十三。去州五百。去京都一千九百五十。

不其令，前漢屬琅邪，後漢屬東萊，《晋太康地志》屬長廣。

長廣令，前漢屬琅邪，後漢屬東萊，《晋太康地志》屬長廣。

昌陽令，晋惠帝元康八年，分長廣縣立。

挺令，前漢屬膠東，後漢屬北海，《晋太康地志》屬長廣。

冀州

冀州刺史，江左立南冀州，後省。義熙中更立，治青州，又省。文帝元嘉九年，又分青州立，治歷城，割土置郡縣。領郡九，縣五十。户三萬八千七十六，口一十八萬一千一。去京都陸二千四百。

廣川太守，本縣名，屬信都，《地理志》不言始立。景帝二年，以爲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復。明帝更名樂安，安帝延光中，改曰安平，晋武帝太康五年，又改爲長樂。廣川縣，前漢屬信都，後漢屬清河，魏屬勃海，晋還清河。何志，廣川江左所立。又有蓨縣前漢屬信都，後漢、晋屬勃海。而無廣川。孝武大明元年，省廣川之棗强、前漢屬清河，後漢、晋江左無。勃海之浮陽、高城并漢舊縣。立廣川縣，非舊廣川縣也。屬廣川郡。

八百里。

山茌令，漢代舊縣，屬泰山郡。孝武帝孝建元年，改屬濟北郡。

太原令，晋安帝義熙年間將原先借地重設的郡縣士民并入當地時設立，屬泰山郡。

祝阿令。另見。

長廣太守，原本是長廣縣，前漢時屬琅邪郡，後漢時屬東萊，《晋太康地志》説舊屬東萊郡。《起居注》記載，咸寧三年，將齊郡的東部縣設置爲長廣郡。領四縣。户二千九百六十六，人口二萬零二十三。距州治五百里。距京都一千九百五十里。

不其令，前漢時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晋太康地志》屬長廣郡。

長廣令，前漢時屬琅邪郡，後漢時屬東萊郡，《晋太康地志》屬長廣郡。

昌陽令，晋惠帝元康八年，分割長廣縣而設立。

挺令，前漢時屬膠東，後漢時屬北海郡，《晋太康地志》屬長廣郡。

冀州刺史，東晋設立南冀州，後來撤銷。義熙年間又設置，治所在青州，又撤銷。文帝元嘉九年，又分割青州的一部分設冀州，治所在歷城，劃分土地置郡縣。領九郡，五十縣。户三萬八千零七十六，人口十八萬一千零一。距京都陸路有二千四百里。

廣川太守，原本是縣名，屬信都郡，《地理志》没有説開始設置的時間。漢景帝二年，立爲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恢復廣川縣。明帝時改縣名樂安，安帝延光年間改名安平，晋武帝太康五年，又改爲長樂縣。廣川縣，前漢時屬信都郡，後漢屬清河郡，魏國時屬勃海郡，晋代還屬清河。何氏志説，廣川郡是東晋所立。又有蓨縣前漢屬信都郡，後漢、晋代屬勃海郡。而無廣川縣。孝武帝大明元年，撤銷廣川郡的棗强、前漢屬清河郡，後漢、晋代和東晋都没有棗强縣。勃海郡的浮陽、高城都是漢代舊縣。用來設立廣川縣，這已不是舊的廣川縣了。隸屬廣川郡。領四縣。户三

領縣四。户三千二百五十，口二萬三千六百一十四。去州陸一百六十。去京都陸一千九百八十。

廣川令。已見前。

中水令，前漢屬涿，後漢、《晋太康地志》屬河間。孝武大明七年，自河間割度。

武强令，何江左立。

索盧令，何江左立。

平原太守，漢高帝立。舊屬青州，魏、晋屬冀州。領縣八。户五千九百一十三，口二萬九千二百六十七。

廣宗令，前漢無，後漢屬鉅鹿，《晋太康地志》屬安平，《永初郡國》、何無，孝武大明元年復立。

平原令，漢舊縣。

鬲令，漢舊縣。

安德令，漢舊縣。

平昌令，漢舊縣。後漢無。《晋太康地志》曰西平昌。

般縣令，漢舊縣。

茌平令，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濟北，《晋太康地志》屬平原。

高唐令，漢舊縣。

清河太守，漢立，桓帝建和二年，改曰甘陵，魏復舊。何有重合縣。别見。領縣七。户三千七百九十四，口二萬九千二百七十四。去州一百一十。去京都陸一千八百。

清河令，二漢無，《晋太康地志》有。

武城令，漢舊縣，并曰東武城。

繹幕令，漢舊縣。

貝丘令，漢舊縣。

零令，漢舊縣作靈。

鄃令，漢舊縣。

安次令，前漢舊縣，屬勃海，後漢屬廣陽，《晋太康地志》屬燕國。

千二百五十，人口二萬三千六百一十四。距州治陸路有一百六十里。距京都陸路有一千九百八十里。

廣川令。已見前。

中水令，前漢時屬涿郡，後漢、《晋太康地志》屬河間郡。孝武帝大明七年，從河間郡劃出改屬廣川郡。

武强令，何氏志説是東晋設置的。

索盧令，何氏志説是東晋設置的。

平原太守，漢高帝設置。原先隸屬青州，魏、晋時屬冀州。領八縣。户五千九百一十三，人口二萬九千二百六十七。

廣宗令，前漢時未設置，後漢屬鉅鹿郡，《晋太康地志》屬安平郡，《永初郡國志》、何氏志無廣宗，孝武帝大明元年恢復設置。

平原令，漢代舊縣。

鬲令，漢代舊縣。

安德令，漢代舊縣。

平昌令，漢代舊縣。後漢無平昌。《晋太康地志》名西平昌。

般縣令，漢代舊縣。

茌平令，前漢時屬東郡，後漢屬濟北郡，《晋太康地志》屬平原郡。

高唐令，漢代舊縣。

清河太守，漢代設置，桓帝建和二年，改稱甘陵，魏國時恢復舊稱。何氏志有重合縣。另見。領七縣。户三千七百九十四，人口二萬九千二百七十四。距州治一百一十里。距京都陸路有一千八百里。

清河令，二漢時無，《晋太康地志》有。

武城令，漢代舊縣，又稱東武城。

繹幕令，漢代舊縣。

貝丘令，漢代舊縣。

零令，漢代舊縣稱作靈縣。

鄃令，漢代舊縣。

安次令，前漢舊縣，隸屬勃海郡，後漢時屬廣陽郡，《晋太康地志》屬燕國。

樂陵太守，晉武帝分平原立。舊屬青州，今來屬。領縣五。户三千一百三，口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一。去州一百四十。去京都陸一千八百。

樂陵令，漢舊縣，故屬平原。

陽信令，二漢屬勃海，《晉太康地志》屬樂陵。

新樂令。別見。

厭次令，前漢曰富平，明帝更名，屬平原，《晉太康地志》屬樂陵。

溼沃令，前漢屬千乘，後漢無。何云魏立，當是魏復立也。《晉太康地志》屬樂陵。

魏郡太守，漢高帝立。二漢屬冀州，魏、晉屬司隸，江左屢省置，宋孝武又僑立，何無。領縣八。户六千四百五，口三萬三千六百八十二。

魏令，漢舊縣。

安陽令，《晉太康地志》有。

聊城令，漢屬東郡，晉屬平原。

博平令，漢屬東郡，晉屬平原。

肥鄉令，《晉太康地志》屬廣平。

蠡吾令，前漢屬涿，後漢屬中山，《晉太康地志》屬高陽。孝武始立，屬高陽，大明七年度此。

頓丘令，別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流民歸順，孝武孝建二年立。

臨邑令，漢屬東郡，晉屬濟北。孝武孝建二年，與頓丘同立。

河間太守，漢文帝二年，分趙立。江左屢省置，宋孝武又僑立，何無。領縣六。户二千七百八十一，口一萬七千七百七。

樂城令，漢舊縣。

城平令，前漢屬勃海，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河間。

武垣令，前漢屬涿，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河間。

章武令，二漢屬勃海，《晉太康

樂陵太守，晉武帝分割平原郡而設置。原先屬青州，現在劃屬冀州。領五縣。户三千一百零三，人口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一。距州治一百四十里。距京都陸路有一千八百里。

樂陵令，漢代舊縣，原先屬平原郡。

陽信令，二漢時屬勃海郡，《晉太康地志》屬樂陵郡。

新樂令。另見。

厭次令，前漢時名富平，明帝時改名，屬平原郡，《晉太康地志》屬樂陵郡。

溼沃令，前漢屬千乘郡，後漢時無此縣。何志說是魏國時設置的，應當是魏時重新設立的。《晉太康地志》屬樂陵郡。

魏郡太守，漢高帝設置。二漢時屬冀州，魏、晉時期屬司隸校尉，東晉時屢次撤銷，宋孝武帝時又僑置魏郡，何氏志無魏郡。領八縣。户六千四百零五，人口三萬三千六百八十二。

魏令，漢代舊縣。

安陽令，《晉太康地志》有。

聊城令，漢代屬東郡，晉屬平原郡。

博平令，漢代屬東郡，晉屬平原郡。

肥鄉令，《晉太康地志》屬廣平郡。

蠡吾令，前漢時屬涿郡，後漢屬中山郡，《晉太康地志》屬高陽郡。孝武帝開始設置時，屬高陽郡，大明七年改屬魏郡。

頓丘令，另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流民歸順朝廷，孝武帝孝建二年設立頓丘縣。

臨邑令，漢代屬東郡，晉代屬濟北郡。孝武帝孝建二年，與頓丘縣同時設置。

河間太守，漢文帝二年，分割趙國而設置。東晉時屢次撤銷，宋孝武帝又借地重置河間郡，何氏志無。領六縣。户有二千七百八十一，人口一萬七千七百零七。

樂城令，漢代舊縣。

城平令，前漢時屬勃海郡，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河間郡。

武垣令，前漢時屬涿郡，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河間郡。

章武令，二漢時屬勃海郡，《晉太康地志》

地志》屬章武。江左立，屬廣川，孝武大明七年度此。

南皮令，漢舊縣，屬勃海。孝武始立，屬勃海，大明七年度此。

阜城令，前漢勃海有阜城縣，《續漢》安平有阜城縣，注云"故昌成"。漢信都有昌成，未詳孰是。

頓丘太守，别見。江左屢省置，孝武又僑立，何無。領縣四。户一千二百三十八，口三千八百五十一。

頓丘令。别見。

衛國令，《晋太康地志》有。

肥陽令，何志以前無。

陰安令，二漢屬魏，魏屬陽平，晋屬頓丘。

高陽太守，高陽，前漢縣名，屬涿，後漢屬河間。晋武帝泰始元年，分涿爲范陽，又屬焉。後又分范陽爲高陽。江左屢省置，孝武又僑立，何無。領縣五。户二千二百九十七，口一萬四千七百二十五。

安平令，前漢屬涿，後漢屬安平，《晋太康地志》屬博陵。

饒陽令，前漢屬涿，《續漢》安平有饒陽縣，注云"故名饒，屬涿"。按《地理》涿唯有饒陽縣，無饒縣。

鄴令，漢舊縣，屬魏郡。江左避愍帝諱，改曰臨漳。孝武始立，屬魏郡，大明七年度此。

高陽令。已見。

新城令，前漢屬中山，後漢屬涿，《晋太康地志》屬高陽，并曰北新城。

勃海太守，漢高帝立，屬幽州，後漢、晋屬冀州。江左省置，孝武又僑立，何無。領縣三。户一千九百五，口萬二千一百六十六。

長樂令，晋之長樂郡也。疑是江左省爲縣，至是又立。

屬章武郡。東晋建國，屬廣川郡，孝武帝大明七年改屬河間郡。

南皮令，漢代舊縣，屬勃海郡。孝武帝開始設置時屬勃海郡，大明七年改屬河間郡。

阜城令，前漢時勃海郡有阜城縣，《續漢書》安平郡有阜城縣，注云"原先的昌成"。漢代信都郡有昌成縣，不知道哪種説法對。

頓丘太守，另見。東晋時屢次撤銷，孝武帝時又借地重置頓丘郡，何氏志無頓丘。領四縣。户一千二百三十八，人口三千八百五十一。

頓丘令。另見。

衛國令，《晋太康地志》有。

肥陽令，何氏志以前無記載。

陰安令，二漢時屬魏郡，魏代屬陽平郡，晋代屬頓丘郡。

高陽太守，高陽，前漢的縣名，屬涿郡，後漢時屬河間郡。晋武帝泰始元年，分割涿郡設范陽郡，高陽縣又屬范陽。後來又分割范陽郡設高陽郡。東晋時屢次撤銷，孝武帝時又借地重置高陽郡，何氏志無高陽。領五縣。户二千二百九十七，人口一萬四千七百二十五。

安平令，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郡，《晋太康地志》屬博陵郡。

饒陽令，前漢時屬涿郡，《續漢書》安平郡有饒陽縣，注云"舊名饒縣，屬涿郡"。按《地理》涿郡祇有饒陽縣，無饒縣。

鄴令，漢代舊縣，隸屬魏郡。東晋避愍帝名諱，改稱臨漳。孝武帝開始設置鄴縣，屬魏郡，大明七年改屬高陽郡。

高陽令。已見前。

新城令，前漢時屬中山郡，後漢屬涿郡，《晋太康地志》屬高陽郡，又稱北新城。

勃海太守，漢高帝設置，隸屬幽州，後漢、晋代屬冀州。東晋未設置，孝武帝時又借地重置勃海郡，何氏志無勃海。領三縣。户一千九百零五，人口一萬二千一百六十六。

長樂令，是晋代的長樂郡。可能是東晋時撤郡爲縣，到此時又恢復設置。

蓨令。别見。何志屬廣川。徐志屬此。

重合令，漢舊縣。

司州

司州刺史，漢之司隸校尉也。晉江左以來，淪没戎寇，雖永和、太元王化暫及，太和、隆安還復湮陷。牧司之任，示舉大綱而已。縣邑户口，不可具知。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漢舊郡。滎陽、晉武帝泰始元年，分河南立。弘農漢舊郡。實土三郡。河南領洛陽、河南、鞏、緱氏、新城、梁、并漢舊縣。河陰、《晉太康地志》有。陸渾、漢舊縣，屬弘農，《晉太康地志》屬河南。東垣、二漢、《晉太康地志》河東有垣縣。新安、二漢屬弘農，《晉太康地志》屬河南。西東垣新立。凡十一縣。滎陽領京、密、滎陽、卷、陽武、苑陵、中牟、開封、成皋并漢舊縣。屬河南。凡九縣。弘農領弘農、陜、宜陽、黽池、盧氏、并漢舊縣。曲陽前漢屬東海，後漢屬下邳，《太康地志》無。凡七縣。三郡合二十七縣，一萬六千三百六户。又有河内、漢舊郡。東京兆京兆别見雍州，東京兆新立。二僑郡。河内寄治河南，領温、野王、軹、河陽、沁水、山陽、懷、平皋、并漢舊名。朝歌二漢屬河内，《晉太康地志》屬汲郡。晉武太康元年始立。凡十縣。東京兆寄治滎陽，領長安、漢舊縣。萬年、别見。新豐、别見。藍田、别見。蒲阪二漢《晉太康地志》屬河東。凡六縣。合十六縣，一千九百九十二户。少帝景平初，司州復没北虜。文帝元嘉末，僑立於汝南，尋亦省廢。明帝復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漸成實土焉。領郡四，縣二十。去京都水二千七百，陸一千七百。

蓨令。另見。何氏志上屬廣川郡。徐氏志上屬勃海郡。

重合令，漢代舊縣。

司州刺史，是漢代的司隸校尉所管轄的地區。自從東晉偏安江東以來，司州就淪陷在胡寇手中，雖然在永和、太元年間曾短暫地收復，晉的政權又及於司州，但分别在太和、隆安年間又相繼陷没。刺史、郡守等官員的責任，也就僅僅具有象徵罷了。縣邑户口的具體數目都不得而知。宋武帝北伐平定了虎牢關、洛陽，河南一帶終於得到安定，設置司州刺史，治所在虎牢關，領有河南、漢代舊郡。滎陽、晉武帝泰始元年，分割河南郡而設立。弘農漢代舊郡。三個掌管有實際土地的郡。河南郡領有洛陽、河南、鞏、緱氏、新城、梁、都是漢代舊縣。河陰、《晉太康地志》有。陸渾、漢代舊縣，屬弘農郡，《晉太康地志》屬河南。東垣、二漢、《晉太康地志》河東有垣縣。新安、二漢屬弘農郡，《晉太康地志》屬河南郡。西東垣新設立。一共十一縣。滎陽郡領有京、密、滎陽、卷、陽武、苑陵、中牟、開封、成皋都是漢代舊縣。屬河南郡。一共九縣。弘農郡領有弘農、陜、宜陽、黽池、盧氏、都是漢代舊縣。曲陽前漢時屬東海郡，後漢時屬下邳郡，《太康地志》無曲陽。一共七縣。三郡合計二十七縣，一萬六千三百零六户。又有河内、漢代舊郡。東京兆京兆另見雍州，東京兆是新設置的。兩個暫借地重置的郡。河内郡的治所寄設在河南，領有温、野王、軹、河陽、沁水、山陽、懷、平皋、都是漢代的舊名。朝歌兩漢時屬河内郡，《晉太康地志》屬汲郡。晉武帝太康元年開始設置。一共十縣。東京兆的治所寄設在滎陽，領有長安、漢代舊縣。萬年、另見。新豐、另見。藍田、另見。蒲阪二漢、《晉太康地志》屬河東郡。一共六縣。合計十六縣，一千九百九十二户。少帝景平初年，司州又陷落在北虜手中。文帝元嘉末年，在汝南暫借地重置司州，不久也撤銷。明帝又在南豫州的義陽郡設置司州，漸漸成爲實際管領土地的州。領四郡，二十縣。距京都水路二千七百里，陸路一千七百里。

義陽太守，魏文帝立，後省，晉武帝又立。《太康地志》、《永初郡國》、何志并屬荆州，徐則南豫也。明帝泰始五年，度郢州，後廢帝元徽四年，屬司州。領縣七。户八千三十一，口四萬一千五百九十七。

平陽侯相，前漢無，後漢屬江夏曰平春，《晉太康地志》屬義陽，晉孝武改。

鄳令，二漢屬江夏，《晉太康地志》屬義陽，并作鄳，音盲。《永初郡國》、何并作鄳。

鍾武令，前漢屬江夏，後漢、《晉太康地志》無，《永初郡國》屬義陽。

寶城令，孝武孝建三年，分鄳立。

義陽令，《晉太康地志》有，後省。孝武孝建三年，分平陽立。

平春令，孝武孝建三年，分平陽立。

環水長，《永初郡國》、何、徐并無，明帝泰始三年，度屬宋安郡，後省宋安，還此。宋安，本縣名，孝武大明八年，省義陽郡所統東隨二左郡立爲宋安縣，屬義陽。明帝立爲郡。

隨陽太守，晉武帝分南陽義陽立義陽國，太康年，又分義陽爲隨國，屬荆州。孝武孝建元年度屬郢，前廢帝永光元年度屬雍，明帝泰始五年還屬郢，改爲隨陽，後廢帝元徽四年，度屬司州。徐志又有革音縣，今無。領縣四。户四千六百。去京都三千四百八十。

隨陽子相，漢隨縣屬南陽，《晉太康地志》屬義陽。後隨國與郡俱改。

永陽男相，徐志有。

闕西令，別見荆州，作厥西。宋末

義陽太守，魏文帝設置，後撤銷，晉武帝又設置。《晉太康地志》、《永初郡國志》、何氏志都説隸屬荆州，徐氏志則説屬南豫州。明帝泰始五年，改屬郢州，後廢帝元徽四年，隸屬司州。領七縣。户八千零三十一，人口四萬一千五百九十七。

平陽侯相，前漢時無，後漢時屬江夏郡，稱作平春，《晉太康地志》屬義陽郡，縣名是晉孝武帝時改。

鄳令，二漢時屬江夏郡，《晉太康地志》屬義陽，都稱作鄳，音盲。《永初郡國志》、何氏志都作鄳。

鍾武令，前漢時屬江夏郡，後漢、《晉太康地志》無，《永初郡國志》屬義陽郡。

寶城令，孝武帝孝建三年，分割鄳縣而設置。

義陽令，《晉太康地志》有，後撤銷。孝武帝孝建三年，分割平陽縣而設置。

平春令，孝武帝孝建三年，分割平陽縣而設置。

環水長，《永初郡國志》、何氏志、徐氏志均無環水，明帝泰始三年，改屬宋安郡，後來撤銷宋安，還屬義陽郡。宋安，本來是縣名，孝武帝大明八年，撤銷義陽郡所統轄的東隨二左郡設置宋安縣，隸屬義陽郡。明帝設置爲郡。

隨陽太守，晉武帝分割南陽郡、義陽郡設置義陽國，太康年間，又分割義陽國設置隨國，屬荆州。孝武帝孝建元年改屬郢州，前廢帝永光元年改屬雍州，明帝泰始五年還歸郢州，改稱隨陽，後廢帝元徽四年，改屬司州。徐志又有革音縣，現已不設置。領四縣。户四千六百。距京都三千四百八十里。

隨陽子相，漢代隨縣屬南陽郡，《晉太康地志》屬義陽郡。後來隨國與隨陽郡都改屬。

永陽男相，徐氏志有。

闕西令，另見荆州，作厥西。宋末新設置。

新立。

西平林令，宋末新立。

安陸太守，孝武孝建元年，分江夏立，屬郢州，後廢帝元徽四年度司州。徐志有安蠻縣，《永初郡國》、何并無，當是何志後所立。尋爲郡，孝武大明八年，省爲縣，屬安陸，明帝泰始初，又立爲左郡，宋末又省。領縣二。户六千四十三，口二萬五千八十四。去京都水二千三百。

安陸公相，漢舊縣，屬江夏。江夏又有曲陵縣，本名石陽，吴立。《晋起居注》，太康元年，改江夏石陽曰曲陵，明帝泰始六年，并安陸。

應城縣。

南汝南太守。汝南郡别見。

平輿令。

北新息令。

真陽令。

安城令。

南新息令。

安陽令。并别見。

臨汝令，新立。

西平林令，宋末新設置。

安陸太守，孝武帝孝建元年，分割江夏郡而設立，隸屬郢州，後廢帝元徽四年改屬司州。徐氏志上有安蠻縣，《永初郡國志》、何氏志上却都没有，應當是何氏志編成以後設置的。不久改安蠻縣爲郡，孝武帝大明八年，又降爲縣，隸屬安陸郡，明帝泰始初年，又設置爲左郡，宋末又撤銷。領二縣。有户六千零四十三，人口二萬五千零八十四。距京都水路有二千三百里。

安陸公相，漢代舊縣，屬江夏郡。江夏郡又有曲陵縣，原本稱石陽，吴國時設立。《晋起居注》記載，太康元年，改江夏郡的石陽縣爲曲陵縣，明帝泰始六年，并入安陸。

應城縣。

南汝南太守。汝南郡另見。

平輿令。

北新息令。

真陽令。

安城令。

南新息令。

安陽令。均另見。

臨汝令，新設置。

宋書卷三十七

志第二十七

州郡(三)

荆州　郢州　湘州　雍州　梁州　秦州

荆州

荆州刺史，漢治武陵漢壽，魏、晋治江陵，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陽，後治武昌，王廙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進襄陽，復還夏口，桓温治江陵，桓冲治上明，王忱還江陵，此後遂治江陵。宋初領郡三十一，後分南陽、順陽、襄陽、新野、竟陵爲雍州，湘川十郡爲湘州，江夏、武陵屬郢州，隨郡、義陽屬司州，北義陽省，凡餘十一郡。文帝世，又立宋安左郡，領拓邊、綏慕、樂寧、慕化、仰澤、革音、歸德七縣，後省改。汶陽郡又度屬。今領郡十二，縣四十八。户六萬五千六百四。去京都水三千三百八十。

荆州刺史，漢朝時治所在武陵的漢壽，魏、晋時治所設在江陵，王敦任職時治所設在武昌，陶侃任職時前期治所設在沔陽，後期設在武昌，王廙任刺史時治所設在江陵，庾亮任刺史時治所設在武昌，庾翼任職時治所先移到襄陽，後又移回到夏口，桓温任刺史時治所設在江陵，桓冲任刺史時治所設在上明，王忱任職時又遷回江陵，自此以後於是治所就設在江陵。宋代初期荆州管轄三十一郡，後來分出南陽、順陽、襄陽、新野、竟陵設立雍州，分出湘川十郡爲湘州，分出江夏、武陵劃歸郢州，隨郡、義陽劃歸司州，撤除北義陽，總共還餘十一郡。文帝時代，又設立宋安左郡，轄管拓邊、綏慕、樂寧、慕化、仰澤、革音、歸德七縣，後撤改。汶陽郡又調歸荆州管轄。現今荆州管轄十二郡，四十八縣。六萬五千六百零四户。距離京都水路三千三百八十里。

南郡太守，秦立。漢高帝元年，爲臨江國，景帝中二年復故。晋武帝太康元年改曰新郡，尋復故。宋初領縣九，後州陵、監利度屬巴陵；旌陽文帝元嘉十八年省并枝江。二漢無旌陽，見《晋太康地志》，疑是吴所立。凡餘六縣。户一萬四千五百四十四，口七萬五千八十七。

南郡太守，秦朝設立。漢高帝元年，改爲臨江國，漢景帝中元二年恢復南郡太守。晋武帝太康元年改稱新郡，不久即恢復舊名。宋代初期管轄九縣，後州陵、監利劃歸巴陵郡；旌陽縣在宋文帝元嘉十八年撤銷，并歸枝江。二漢時没有旌陽縣，事見《晋太康地志》，懷疑是三國吴時設立的。總共仍有六縣。一萬四千五百四十四户。人口爲七萬五千零八十七。

江陵公相，漢舊縣。

華容公相，漢舊縣，晋武太康元年省，後復立。

當陽男相，漢舊縣。

臨沮伯相，漢舊縣。《晋太康》、《永寧地志》屬襄陽，後度。

編縣男相，漢舊縣。

枝江侯相，漢舊縣。

南平内史，吴南郡治江南，領江陵、華容諸縣。晋武帝太康元年，分南郡江南爲南平郡，治作唐，後治江安。領縣四。户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二，口四萬五千四十九。去州水二百五十。去京都水三千五百，無陸。

江安侯相，晋武帝太康元年立。

孱陵侯相，二漢舊縣，屬武陵，《晋太康地志》屬南平。

作唐侯相，前漢無，後漢屬武陵，《晋太康地志》屬南平。

南安令，晋武帝分江安立。

天門太守，吴孫休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充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開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門”，因此名郡。充縣後省。孝武孝建元年，度郢州，明帝泰始三年復舊。領縣四。户三千一百九十五。去州水一千二百，陸六百。去京都水三千五百。

澧陽令，晋武帝太康四年立。

臨澧令，晋武帝太康四年立。

零陽令，漢舊縣，屬武陵。

澧中令，二漢無，《晋太康地志》有，疑是吴立。

宜都太守，《太康地志》、王隱《地道》、何志并云吴分南郡立；張勃《吴録》云劉備立。按《吴志》，吕蒙平南郡，據江陵，陸遜别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縣。初權與劉備分

江陵公相，漢時舊縣。

華容公相，漢時舊縣，晋武帝太康元年撤，後又設立。

當陽男相，漢時舊縣。

臨沮伯相，漢時舊縣。《晋太康》、《永寧地志》歸屬襄陽，後調撥出來。

編縣男相，漢時舊縣。

枝江侯相，漢時舊縣。

南平内史，吴時南郡郡治設在江南，管轄江陵、華容諸縣。晋武帝太康元年，分出南郡江南設立南平郡，郡治設在作唐，後郡治移至江安。管轄四縣。有户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二，人口四萬五千零四十九。距州治水路二百五十里。距離京都水路三千五百里，没有陸路。

江安侯相，晋武帝太康元年設立。

孱陵侯相，二漢時舊縣，屬武陵郡，《晋太康地志》上屬南平郡。

作唐侯相，前漢時没有，後漢時屬武陵郡，《晋太康地志》上屬南平郡。

南安令，晋武帝劃分江安部分地域而設立。

天門太守，吴孫休永安六年，分劃武陵郡而設立。充縣有座松梁山，山上的石頭，裂開數十丈寬，裂開的高度就是用弓箭仰面向上射也達不到它的頂，那上面就取名“天門”，因此用“天門”命作郡名。充縣後來撤銷。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調歸郢州管轄，宋明帝泰始三年復歸荆州管轄。天門郡下轄四縣。有户三千一百九十五。距州治水路一千二百里，陸路六百里。距京都水路三千五百里。

澧陽令，晋武帝太康四年設立。

臨澧令，晋武帝太康四年設立。

零陽令，漢時的舊縣，屬武陵郡管轄。

澧中令，二漢没有，《晋太康地志》上有記載，疑是三國吴時設立的。

宜都太守，《太康地志》、王隱《地道》、何志上都説是吴時分南郡地域而設立的；張勃《吴録》説劉備設立的。查考《吴志》，吕蒙平定南郡，占據江陵，陸遜另取宜都，獲取秭歸、枝江、夷道縣。當初孫權同劉備分治荆州，南郡屬

荆州，而南郡屬備，則是備分南郡立宜都，非吴立也。習鑿齒云，魏武平荆州，分南郡枝江以西爲臨江郡，建安十五年，劉備改爲宜都。領縣四。户一千八百四十三，口三萬四千二百二十。去州水三百五十，無陸。去京都水三千七百三十。

於劉備轄管，那麽是劉備分出南郡地域設立宜都，不是吴設立的。習鑿齒説，魏武帝占據荆州時，分劃南郡的枝江以西地域爲臨江郡，建安十五年，劉備改名爲宜都。下轄四縣。有户一千八百四十三，人口三萬四千二百二十。距州治水路三百五十里，没有陸路。距離京都水路三千七百三十里。

夷道令，漢舊縣。

夷道令，漢時的舊縣。

佷山男相，前漢屬武陵，後漢屬南郡，晋武帝太康元年改爲興山，後復舊。

佷山男相，前漢時屬於武陵郡，後漢時屬南郡，晋武帝太康元年改爲興山，後又恢復原樣。

宜昌令，何志晋武帝立。按《太康》、《永寧地志》并無，疑是此後所立。

宜昌令，何志説是晋武帝設立。查考《太康》、《永寧地志》都没有，疑是兩書以後設立的。

夷陵令，漢舊縣，吴改曰西陵，晋武帝太康元年復舊。

夷陵令，漢時舊有的縣，吴時改名爲西陵，晋武帝太康元年恢復舊稱。

巴東公相，譙周《巴記》云，初平元年，荆州帳下司馬趙韙建議分巴郡諸縣安漢以下爲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改永寧爲巴東郡，以涪陵縣分立丹興、漢葭二縣，立巴東屬國都尉，後爲涪陵郡。《晋太康地志》，巴東屬梁州，惠帝太安二年度益州，穆帝永和初平蜀，度屬荆州。《永初郡國志》無巴渠、黽陽二縣。領縣七。户一萬三千七百九十五，口四萬五千二百三十七。去州水一千三百。去京都水四千六百八十。

巴東公相，譙周《巴記》上説，漢獻帝初平元年，荆州帳下司馬趙韙建議分劃巴郡的安漢以下諸縣爲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改永寧爲巴東郡，把涪陵縣分開，設立作丹興、漢葭二縣，設立巴東屬國都尉，後改作涪陵郡。《晋太康地志》，巴東屬梁州管轄，晋惠帝太安二年調歸益州，東晋穆帝永和初年平定蜀地，將巴東調歸荆州管轄。《永初郡國志》裏無巴渠、黽陽二縣。巴東管轄七縣。有户一萬三千七百九十五，人口四萬五千二百三十七。距州治水路一千三百里。距京都水路四千六百八十里。

魚復侯相，漢舊縣，屬巴郡，劉備章武二年，改爲永安，晋武帝太康元年復舊。

魚復侯相，漢時舊縣，隸屬巴郡，劉備章武二年，改爲永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復舊名。

朐䏰令，漢舊縣，屬巴郡。

朐䏰令，漢時舊縣，隸屬於巴郡。

新浦令，何志新立。

新浦令，何志新設立。

南浦令，劉禪建興八年十月，益州牧閻宇表改羊渠立。羊渠不詳，何志吴立。

南浦令，劉禪建興八年十月，益州牧閻宇上表改羊渠設立南浦。羊渠不清楚，何志説是吴設立的。

漢豐令，何志不注置立。《太康地志》巴東有漢昌縣，疑是。

漢豐令，何志没有注明何時設置。《太康地志》巴東有漢昌縣，疑是漢豐。

巴渠令，何志不注置立。

巴渠令，何志没有注明何時設置。

黽陽令，何志不注置立。晉初平吴時，峽中立武陵郡，有黽陽、黔陽縣，咸寧元年并省。

汶陽太守，何志新立。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一年度。宋初有四縣，後省汶陽縣。今領三縣。户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去州水七百，陸四百。去京都四千一百。

僮陽令，何志新立。

沮陽令，何志新立。

高安令，何志新立。

南義陽太守，義陽郡别見。晉末以義陽流民僑立。宋初有四縣，孝武孝建二年，以平陽縣并厥西。平陽本爲郡，江左僑立。魏世分河東爲平陽郡，晉末省爲縣。今領縣二。户一千六百七，口九千七百四十一。

厥西令，二漢無，《晉太康地志》屬義陽。

平氏令，漢舊名，屬南陽。

新興太守，《魏志》建安二十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郡立一縣，合爲此郡，屬并州。晉江左僑立。宋初六縣，後省雲中，漢舊名，屬雲中。孝武孝建二年，又省九原縣漢舊名，屬五原。并定襄，宕渠流寓立。并廣牧。凡今領縣三。户二千三百一，口九千五百八十四。

定襄令，漢舊名。

廣牧男相，漢舊名，屬朔方。

新豐令，漢舊名，屬京兆。僑流立。

南河東太守，河東郡，秦立。晉成帝咸康三年，征西將軍庾亮以司州僑户立。宋初八縣，孝武孝建二年，以廣戚前漢屬沛，後漢、《晉太康地志》屬彭城。江左流寓立。并聞喜，弘農、江左立僑郡，後并省爲縣。臨汾并

黽陽令，何志没有注明何時設置。晉初平定吴國時，峽中設立武陵郡，有黽陽、黔陽縣，晉武帝咸寧元年一并撤銷。

汶陽太守，何志新設立。起先屬梁州管轄，宋文帝元嘉十一年調歸荆州。宋初時轄治有四縣，後來撤省了汶陽縣。現今管轄三縣。有户九百五十八，人口四千九百一十四。距州治水路七百里，陸路四百里。距京都水路四千一百里。

僮陽令，何志新設立。

沮陽令，何志新設立。

高安令，何志新設立。

南義陽太守，義陽郡見另處。是晉朝末年因爲從義陽流亡來的百姓暫借寄居地僑置的。宋代初年管轄四縣，宋孝武帝孝建二年，把平陽縣并入厥西。平陽原本爲郡，晉室遷移江左後僑置的。三國魏時分劃河東部分爲平陽郡，晉末撤郡改爲縣。現今管轄二縣。有户一千六百零七，人口九千七百四十一。

厥西令，二漢時没有，《晉太康地志》記載隸屬義陽郡。

平氏令，漢時舊名，原屬南陽。

新興太守，《魏志》載建安二十年，撤銷雲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改郡爲縣，合這四縣爲新興郡，歸并州管轄。晉室偏安江左而僑置。宋代初年有六縣，後撤除雲中，漢時的舊名，屬雲中郡。宋孝武帝孝建二年，又撤減九原縣漢時舊名，當時屬五原郡。并入定襄，撤宕渠寄寓他鄉的流民設置的。并入廣牧。現今轄治三縣。有户二千三百零一，人口九千五百八十四。

定襄令，漢代的舊名。

廣牧男相，漢代的舊名，屬朔方。

新豐令，漢代的舊名，原屬京兆。是寄寓的流民僑置的。

南河東太守，河東郡是秦朝設立的。晉成帝咸康二年，征西將軍庾亮按來寄寓的司州僑民而設置的。宋初轄治八縣，宋孝武帝孝建二年，把廣戚前漢屬沛郡，後漢、《晉太康地志》隸屬彭城。是逃來江左的北方流民僑置。并入聞喜，弘農、逃來江左的流民僑置的郡，後又撤并爲縣。臨汾并入松

松滋，安邑并永安。臨汾、安邑漢舊名。臨汾後屬平陽。今領縣四。户二千四百二十三，口一萬四百八十七。去州水一百二十。去京都水三千五百。

聞喜令，故曲沃，秦改爲左邑，漢武帝元鼎六年，行幸至此，聞南越破，改名聞喜。

永安令，前漢彘縣，順帝陽嘉二年更名，後屬平陽。

松滋令，前漢屬廬江，後漢無，晋屬安豐。疑是有流民寓荆土，故立。

譙縣令，别見。譙流民寓立。

建平太守，吴孫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領信陵、興山、秭歸、沙渠四縣。晋又有建平都尉，領巫、北井、泰昌、建始四縣。晋武帝咸寧元年，改都尉爲郡，於是吴、晋各有建平郡。太康元年吴平，并合。五年，省建始縣，後復立。《永初郡國》有南陵、建始、信陵、興山、永新、永寧、平樂七縣，今并無。按《太康地志》無南陵、永新、永寧、平樂、新鄉五縣，疑是江左所立。信陵、興山、沙渠，疑是吴立。建始，晋初所立也。領縣七。户一千三百二十九，口二萬八百一十四。去州水陸一千。去京都水四千三百八十。

巫令，漢舊縣。

秭歸侯相，漢舊縣。

歸鄉公相，何志，故屬秭歸，吴分。按《太康地志》云，秭歸有歸鄉，故夔子國，楚滅之，而無歸鄉縣，何志所言非也。

北井令，《晋太康地志》有。先屬巴東，晋武帝泰始五年度建平。

泰昌令，《晋太康地志》有。

沙渠令，《晋起居注》，太康元年立。按沙渠是吴建平郡所領，吴平

滋，安邑并入永安。臨汾、安邑是漢時的舊縣名。臨汾後來屬平陽。現今管轄四縣。有户二千四百二十三，人口一萬零四百八十七。距州治水路一百二十里。距京都水路三千五百里。

聞喜令，舊名曲沃，秦時改爲左邑，漢武帝元鼎六年，巡視到這裏，聞聽南越被攻破而改名爲聞喜。

永安令，前漢時爲彘縣，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更名爲永安，後屬平陽。

松滋令，前漢時屬廬江，後漢没有，晋代屬安豐。疑是有流民寄寓荆州地域，因而設立的。

譙縣令，見另處。由原譙縣的流民僑立的。

建平太守，吴孫休永安三年，分割宜都部分地域而設立，轄治信陵、興山、秭歸、沙渠四縣。晋初又有建平都尉，轄治巫、北井、泰昌、建始四縣。晋武帝咸寧元年，改都尉爲郡，於是當時吴和晋各有一個建平郡。太康元年滅吴後，兩建平郡合并。太康五年，撤銷建始縣，後又復設。《永初郡國》載有南陵、建始、信陵、興山、永新、永寧、平樂七縣，現今都没有。查考《太康地志》没有南陵、永新、永寧、平樂、新鄉五縣，疑是晋室偏安江左時設立的。信陵、興山、沙渠，疑是三國吴時設立的。建始縣是晋朝初年設立的。管轄七縣。有户一千三百二十九，人口二萬零八百一十四。距州治水路陸路均一千里。距京都水路四千三百八十里。

巫令，漢朝時的老縣。

秭歸侯相，漢代就有的老縣。

歸鄉公相，何志説原先屬秭歸，吴時分出的。查考《太康地志》載，秭歸有歸鄉，是先前的夔子國，被楚滅，却無歸鄉縣，何志所説不對。

北井令，《晋太康地志》上載有。先前屬巴東郡，晋武帝泰始五年調歸建平。

泰昌令，《晋太康地志》載有。

沙渠令，《晋起居注》載，太康元年設立。查考沙渠是吴建平郡轄治，不應在滅吴時纔剛

不應方立，不詳。

新鄉令。

永寧太守，晉安帝僑立爲長寧郡，宋明帝以名與文帝陵同，改爲永寧。宋初五縣，後省綏安。晉安帝立。孝武孝建二年後，以僮陽晉安帝立。并長寧，綏寧晉安帝立。并上黄。今領縣二。户一千一百五十七，口四千二百七十四。去州陸六十。去京都三千四百三十。

長寧侯相，晉安帝立。

上黄男相，宋初屬襄陽，後度。二漢、晉并無此縣。

武寧太守，晉安帝隆安五年，桓玄以沮、漳降蠻立。領縣二。户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

樂鄉令，晉安帝立。

長林男相，晉安帝立。

郢州

郢州刺史，魏文帝黄初三年，以荆州江北諸郡爲郢州，其年罷并荆，非今地。吴又立郢州。孝武孝建元年，分荆州之江夏、竟陵、隨、武陵、天門，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陽，又以南郡之州陵、監利二縣度屬巴陵，立郢州。天門後還荆。領郡六，縣三十九。户二萬九千四百六十九，口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七。去京都水二千一百。

江夏太守，漢高帝立，本屬荆州。《永初郡國》及何志并治安陸，此後治夏口。又有安陸、曲陵，此後别爲郡。領縣七。户五千七十二，口二萬三千八百一十。

汝南侯相，本沙羡土，晉末汝南郡民流寓夏口，因立爲汝南縣。沙羡令，漢舊縣，吴省。晉武太康元年復立，治夏口。孝武太元三年，省并沙陽，後以其地爲汝南實土。

設立，弄不清楚。

新鄉令。

永寧太守，晉安帝僑置做長寧郡，宋明帝因它的名稱與文帝陵名相同，改稱永寧。宋初管轄五縣，後撤綏安。晉安帝設立。宋孝武帝孝建二年後，把僮陽晉安帝設立。并入長寧，綏寧晉安帝設立。并入上黄。現今管轄二縣。有户一千一百五十七，人口四千二百七十四。距州治陸路六十里。距京都三千四百三十里。

長寧侯相，晉安帝設立的。

上黄男相，宋初屬襄陽，後調撥出來。二漢、晉朝并没有這一縣。

武寧太守，晉安帝隆安五年，桓玄爲沮、漳一帶投降的蠻民設立。轄治二縣。有户九百五十八，人口四千九百一十四。

樂鄉令，晉安帝設立。

長林男相，晉安帝設立。

郢州刺史，魏文帝黄初三年，以荆州長江北各郡設置郢州，那年又撤并到荆州，不是現今地域。吴也設立了郢州。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分割荆州的江夏、竟陵、隨、武陵、天門，湘州的巴陵，江州的武昌，豫州的西陽，又把南郡的州陵、監利二縣調歸巴陵，設立郢州。天門後來還歸荆州。郢州管轄六郡，三十九縣。有户二萬九千四百六十九，人口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七。距京都水路二千一百里。

江夏太守，漢高帝設立，原本屬荆州。《永初郡國》及何志均載郡治設在安陸，此後郡治設在夏口。又有安陸、曲陵，後來另歸别郡。江夏管轄七縣。有户五千零七十二，人口二萬三千八百一十。

汝南侯相，本是沙羡地域，晉末汝南民逃來寄寓夏口，因而設置爲汝南縣。沙羡令，漢時的老縣，吴時曾撤銷。晉武帝太康元年重又設置，縣治設在夏口。晉孝武帝太元三年，撤銷設置并入沙陽，後來把這塊土地作爲汝南的實際疆

沌陽子相，江左立。

孝昌侯相，《永初郡國》、何志并無，徐志有，疑是孝武世所立。

惠懷子相，江左立。

沙陽男相，二漢舊縣，本名沙羨，屬武昌，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又立沙羨，而沙陽徙今所治。文帝元嘉十六年度巴陵，孝武孝建元年度江夏。

羨陽子相，晉惠帝世，安陸人朱伺爲陶侃將，求分安陸東界爲此縣。

蒲圻男相，晉武帝太康元年立。本屬長沙，文帝元嘉十六年度巴陵，孝武孝建元年度江夏。

竟陵太守，晉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界立。何志又有宋縣，徐無。領縣六。户八千五百九十一，口四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去州水一千四百。去京都水三千四百。

萇壽令，明帝泰始六年立。

竟陵侯相，漢舊縣，屬江夏。

新市子相，漢舊縣，屬江夏。

霄城侯相，《永初郡國》有，何、徐不注置立。

新陽男相，《永初郡國》有，何、徐不注置立。

雲杜侯相，漢舊縣，屬江夏。

武陵太守，《前漢·地理志》，高帝立。《續漢·郡國志》云，秦昭王立，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本屬荆州。領縣十。户五千九十，口三萬七千五百五十五。去州水一千。去京都水三千。

臨沅男相，漢舊縣。

龍陽侯相，《晉太康地理志》、何志吴立。

漢壽伯相，前漢立，後漢順帝陽嘉三年更名。吴曰吴壽，晉武帝復

土。

沌陽子相，晉室偏安江左設置的。

孝昌侯相，《永初郡國》、何志都没有記載，徐志上有，疑是孝武帝時設置。

惠懷子相，晉室偏安江左設置的。

沙陽男相，二漢時的舊縣，原本名沙羨，屬武昌，晉武帝太康元年更改名稱，又設立沙羨，而將沙陽遷移到現今轄治的地方。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調歸巴陵郡，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調歸江夏。

羨陽子相，晉惠帝時代安陸人朱伺作陶侃部將，求得安陸東部地界設置。

蒲圻男相，晉武帝太康元年設置。本屬長沙，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調歸巴陵，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調歸江夏。

竟陵太守，晉惠帝元康九年，分劃江夏西部地界設立。何志上還有宋縣，徐志上則没有。竟陵管轄六縣。有户八千五百九十一，人口四萬四千三百七十五。距州治水路一千四百里。距京都水路三千四百里。

萇壽令，宋明帝泰始六年設立。

竟陵侯相，漢時舊縣，當時屬江夏。

新市子相，漢時舊縣，當時屬江夏。

霄城侯相，《永初郡國》上有，何、徐志没有注明設置時間。

新陽男相，《永初郡國》上有，何、徐志没有注明設置時間。

雲杜侯相，漢時舊縣，當時屬江夏。

武陵太守，《前漢·地理志》載爲漢高帝設置。《續漢·郡國志》説是秦昭王設置，當時取名黔中郡，漢高帝五年更名爲武陵郡。本屬荆州。武陵管轄十縣，有户五千零九十，人口三萬七千五百五十五。距州治水路一千里。距京都水路三千里。

臨沅男相，漢時舊縣。

龍陽侯相，《晉太康地理志》、何志載是三國吴設立的。

漢壽伯相，前漢時設立，後漢順帝陽嘉三年更名爲漢壽。吴稱爲吴壽，晉武帝時又復稱漢

舊。

沅南令，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立。

遷陵侯相，漢舊縣。

辰陽男相，漢舊縣。

舞陽令，前漢作無陽，後漢無，《晋太康地志》有。

酉陽長，漢舊縣。

黚陽長，二漢無，《晋太康地志》有。

沅陵令，漢舊縣。

巴陵太守，文帝元嘉十六年，分長沙之巴陵、蒲圻、下雋，江夏之沙陽四縣立，屬湘州，孝武孝建元年，割南郡之監利、州陵度江夏，屬郢州。二年，又度長寧之綏安屬巴陵。何志訖元嘉二十年，巴陵郡以十六年立，應在何志而闕。領縣四。户五千一百八十七，口二萬五千三百一十六。去州水五百。去京都水二千五百。

巴陵男相，晋武帝太康元年立，屬長沙。本領度支校尉，立郡省。

下雋侯相，漢舊縣，屬長沙。

監利侯相，按《晋起居注》，太康四年，復立南郡之監利縣，尋復省之。言由先有而被省也，疑是吴所立，又是吴所省。孝武孝建元年度。

州陵侯相，漢舊縣，屬南郡，晋武帝太康元年復立，疑是吴所省也。孝武孝建元年度。明帝泰始四年，以綏安縣并州陵。

武昌太守，《晋起居注》，太康元年，改江夏爲武昌郡。領縣三。户二千五百四十六，口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一。去京都水一千一百。

武昌侯相，魏文帝黄初二年，孫權改鄂爲武昌。

陽新侯相，吴立。

壽。

沅南令，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設立。

遷陵侯相，漢時舊縣。

辰陽男相，漢時舊縣。

舞陽令，前漢稱作無陽，後漢時没有，《晋太康地志》上載有。

酉陽長，漢時舊縣。

黚陽長，二漢時没有，《晋太康地志》載有。

沅陵令，漢時舊縣。

巴陵太守，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分割出長沙的巴陵、蒲圻、下雋，江夏的沙陽四個縣而設立，當時隸屬湘州，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割南郡的監利、州陵調歸江夏，隸屬郢州。二年，又調長寧的綏安歸巴陵管轄。何志下訖元嘉二十年，巴陵郡是十六年設立，應在何志記載範圍可是缺佚了。巴陵郡管轄四縣。有户五千一百八十七，人口二萬五千三百一十六。距州治水路五百里。距京都水路二千五百里。

巴陵男相，晋武帝太康元年設立，隸屬長沙。本轄治度支校尉，設立巴陵郡時被撤除。

下雋侯相，漢時舊縣，當時屬長沙郡。

監利侯相，查考《晋起居注》，太康四年，復設立南郡的監利縣，不久又撤銷。説由先有而被撤，疑是吴時設立的，又是吴時撤的。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調歸巴陵郡。

州陵侯相，漢時舊縣，當時屬南郡，晋武帝太康元年重又設立，疑是吴時所撤。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調歸巴陵郡。宋明帝泰始四年以綏安縣并入州陵。

武昌太守，《晋起居注》載，太康元年，改江夏爲武昌郡。管轄三縣。有户二千五百四十六，人口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一。距京都水路一千一百里。

武昌侯相，魏文帝黄初二年，孫權改鄂爲武昌。

陽新侯相，三國吴設立。

鄂令，漢舊縣，屬江夏。吴改鄂爲武昌，晋武帝太康元年，復立鄂縣，而武昌如故。

鄂令，漢時舊縣，當時屬江夏。吴改鄂爲武昌，晋武帝太康元年，重設鄂縣，而武昌仍如前未變。

西陽太守，本縣名，二漢屬江夏，魏立弋陽郡，又屬焉。晋惠帝又分弋陽爲西陽國，屬豫州，宋孝武孝建元年，度郢州，明帝泰始五年，又度豫，後又還郢。《永初郡國》、何、徐并有弋陽縣。今領縣十。户二千九百八十三，口一萬六千一百二十。去州水二百八十。去京都水一千七百二十。

西陽太守，西陽本是縣名，二漢屬江夏，魏設立弋陽郡，西陽又歸屬弋陽郡。晋惠帝又分割弋陽郡設立西陽國，歸屬豫州管轄，宋孝武孝建元年，調歸郢州，宋明帝泰始五年，又調歸豫州，後又還歸郢州。《永初郡國》、何、徐志上都有弋陽縣。西陽郡今管轄十縣。有户二千九百八十三，人口一萬六千一百二十。距州治水路二百八十里。距京都水路一千七百二十里。

西陽令，漢舊縣，屬江夏，後屬弋陽。

西陽令，漢時舊縣，當時屬江夏，後改屬弋陽郡。

西陵男相，漢舊縣，屬江夏，後屬弋陽。

西陵男相，漢時舊縣，當時屬江夏，後改屬弋陽郡。

孝寧侯相，本軑縣，漢舊縣。孝武自此伐逆，即位改名。

孝寧侯相，本名軑縣，漢時舊縣。宋孝武帝由此討伐劉劭，即皇位後改名孝寧。

蘄陽令，二漢江夏郡有蘄春縣，吴立爲郡，晋武帝太康元年，省蘄春郡，而縣屬弋陽，後屬新蔡，孝武大明八年，還西陽。

蘄陽令，二漢時江夏郡有蘄春縣，吴設作郡，晋武帝太康元年，撤蘄春郡，而縣歸屬弋陽，後又改屬新蔡，宋孝武大明八年還歸西陽。

義安令，明帝泰始二年以來流民立。

義安令，宋明帝泰始二年因外來流民而設立。

蘄水左縣長，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建昌、南川、長風、赤亭、魯亭、陽城、彭波、遷溪、東丘、東安、西安、南安、房田、希水、高坡、直水、蘄水、清石十八縣，屬西陽。孝武大明八年，赤亭、彭波并陽城，其餘不詳何時省。

蘄水左縣長，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因豫部的蠻民而設建昌、南川、長風、赤亭、魯亭、陽城、彭波、遷溪、東丘、東安、西安、南安、房田、希水、高坡、直水、蘄水、清石十八縣，屬西陽管轄。宋孝武大明八年，赤亭、彭波并入陽城，其餘縣不清楚何時撤滅。

東安左縣長，前廢帝永光元年，復以西陽蘄水、直水、希水三屯爲縣。

東安左縣長，宋前廢帝永光元年，又以西陽的蘄水、直水、希水三屯爲縣。

建寧左縣長，孝武大明八年省建寧左郡爲縣，屬西陽。徐志有建寧縣，當是此後爲郡。

建寧左縣長，宋孝武大明八年撤建寧左郡爲縣，歸屬西陽。徐志有建寧縣，應是這以後改作郡的。

希水左縣長。

希水左縣長。

陽城左縣長，本屬建寧左郡，孝武大明八年，省西陽之赤亭、陽城、彭城三縣并建寧之陽城縣，而以縣屬西陽。

陽城左縣長，本屬建寧左郡，宋孝武大明八年，撤西陽的赤亭、陽城、彭城三縣并入建寧的陽城縣，并且把該縣歸屬西陽郡管轄。

湘州

湘州刺史，晉懷帝永嘉元年，分荆州之長沙、衡陽、湘東、邵陵、零陵、營陽、建昌，江州之桂陽八郡立，治臨湘。成帝咸和三年省。安帝義熙八年復立，十二年又省。宋武帝永初三年又立，文帝元嘉八年省。十六年又立，二十九年又省。孝武孝建元年又立。建昌郡，晉惠帝元康九年，分長沙東北下雋諸縣立，成帝咸康元年省。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屬湘州，後度郢。領郡十，縣六十二。户四萬五千八十九，口三十五萬七千五百七十二。去京都水三千三百。

湘州刺史，晉懷帝永嘉元年，分劃荆州的長沙、衡陽、湘東、邵陵、零陵、營陽、建昌，江州的桂陽八郡設立，州治設於臨湘。晉成帝咸和三年撤。晉安帝義熙八年又設立，義熙十二年又撤。宋武帝永初三年又設立，宋文帝元嘉八年撤。元嘉十六年又設立，元嘉二十九年又撤。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又設立。建昌郡，晉惠帝元康九年分割長沙東北下雋諸縣設立的，晉成帝咸康元年撤。元嘉十六年設立巴陵郡隸屬湘州，後調歸郢州管轄。湘州管轄十郡，六十二縣。有户四萬五千零八十九，人口三十五萬七千五百七十二。距京都水路三千三百里。

長沙内史，秦立。宋初十縣，下雋、蒲圻、巴陵屬巴陵。今領縣七。户五千六百八十四，口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三。

長沙内史，秦朝設立。南朝宋初轄治十縣，下雋、蒲圻、巴陵歸屬巴陵郡。長沙現今管轄七縣。有户五千六百八十四，人口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三。

臨湘侯相，漢舊縣。

醴陵侯相，後漢立。

瀏陽侯相，吴立。

吴昌侯相，後漢立曰漢昌，吴更名。

羅縣侯相，漢舊縣。

攸縣子相，漢舊縣。

建寧子相，吴立。

臨湘侯相，漢時舊縣。

醴陵侯相，後漢時設立。

瀏陽侯相，吴時設立。

吴昌侯相，後漢時設立，名叫漢昌，吴時更名爲吴昌。

羅縣侯相，漢時舊縣。

攸縣子相，漢時舊縣。

建寧子相，吴時設立。

衡陽内史，吴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領縣七。户五千七百四十六，口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一。去州水二百二十。去京都水三千七百。

衡陽内史，吴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設立。轄治七縣。有户五千七百四十六，人口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一。距州治水路二百二十。距京都水路三千七百里。

湘西令，吴立。

湘南男相，漢舊縣，屬長沙。

益陽侯相，漢舊縣，屬長沙。

湘西令，吴時設立。

湘南男相，漢時舊縣，當時屬長沙。

益陽侯相，漢時舊縣，當時屬長沙。

湘鄉男相，前漢無，後漢屬零陵。

新康男相，吴曰新陽，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重安侯相，前漢曰鍾武，後漢順帝永建三年更名，屬零陵。

衡山男相，吴立曰衡陽，晋惠帝更名。

桂陽太守，漢高立，屬荆州，晋惠帝元康元年度江州。領縣六。户二千二百一十九，口二萬二千一百九十二。去州水一千四百。去京都水四千九百四十。

郴縣伯相，漢舊縣。

耒陽子相，漢舊縣。

南平令，漢舊縣。

臨武令，漢舊縣。

汝城令，江左立。

晋寧令，漢順帝永和元年立，曰漢寧，吴改曰陽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改曰晋寧。

零陵内史，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領縣七。户三千八百二十八，口六萬四千八百二十八。去州一千四百。去京都水四千八百。

泉陵子相，漢舊縣。

洮陽侯相，漢舊縣。

零陵子相，漢舊縣。

祁陽子相，吴時立。明帝泰始初度湘東，五年復舊。

應陽男相，晋惠帝分觀陽立。

觀陽男相，吴立。

永昌令，吴立。

營陽太守，江左分零陵立。領縣四。户一千六百八，口二萬九百二十七。去州水一千七百一。去京都水五千五百五十。

營浦侯相，漢舊縣，屬零陵。

營道侯相，漢舊縣，屬零陵。

湘鄉男相，前漢時没有，後漢時屬零陵。

新康男相，吳稱新陽，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爲新康。

重安侯相，前漢時稱爲鍾武，後漢順帝永建三年更名爲重安，當時屬零陵。

衡山男相，吳時設立名爲衡陽，晋惠帝更名爲衡山。

桂陽太守，漢高帝設立，當時屬荆州，晋惠帝元康元年調歸江州。桂陽管轄六縣。有户二千二百一十九，人口二萬二千一百九十二。距州治水路一千四百。距京都水路四千九百四十里。

郴縣伯相，漢時舊縣。

耒陽子相，漢時舊縣。

南平令，漢時舊縣。

臨武令，漢時舊縣。

汝城令，晋室偏安江左後設立。

晋寧令，漢順帝永和元年設立，名爲漢寧，吳改名爲陽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爲晋寧。

零陵内史，漢武帝元鼎六年設立。管轄七縣。有户三千八百二十八，人口六萬四千八百二十八。距州治一千四百里。距京都水路四千八百里。

泉陵子相，漢時舊縣。

洮陽侯相，漢時舊縣。

零陵子相，漢時舊縣。

祁陽子相，吳時設立。宋明帝泰始初年調歸湘東管轄，泰始五年復原。

應陽男相，晋惠帝分割觀陽部分設立。

觀陽男相，吳時設立。

永昌令，吳時設立。

營陽太守，晋室遷江左，分割零陵部分地域設立。轄管四縣。有户一千六百零八，人口二萬零九百二十七。距州治水路一千七百零一。距京都水路五千五百五十里。

營浦侯相，漢時舊縣，當時屬零陵。

營道侯相，漢時舊縣，當時屬零陵。

春陵令，前漢舊縣，春陵侯徙國南陽，省。吴復立，屬零陵。

泠道令，漢舊縣，屬零陵。

湘東太守，吴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都尉立。晉世七縣，孝武太元二十年，省酃、漢舊縣。利陽、新平張勃《吴録》有此二縣，利作梨，晉作利音。三縣。今領縣五。户一千三百九十六，口一萬七千四百五十。去州水陸七百。去京都水三千六百。

臨烝伯相，吴屬衡陽，《晉太康地志》屬湘東。

新寧令，吴立。

茶陵子相，漢舊縣，屬長沙。

湘陰男相，後廢帝元徽二年，分益陽、羅、湘西及巴、硤流民立。

陰山令，陰山乃是漢舊縣，而屬桂陽。吴湘東郡有此陰山縣，疑是吴所立。

邵陵太守，吴孫晧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立。領縣七。户一千九百一十六，口二萬五千五百六十五。去州水七百，陸一千三百。去京都水四千五百。

邵陵子相，何志屬長沙。按二漢無，《吴録》屬邵陵。

武剛令，晉武分都梁立。

建興男相，晉武帝分邵陵立。

高平男相，吴立。晉武帝太康元年，改曰南高平，後更曰高平。

都梁令，漢舊縣，屬零陵。

邵陽男相，吴立曰昭陽，晉武改。

扶縣令，漢舊縣，至晉曰夫夷。漢屬零陵，晉屬邵陵。案今云扶者，疑是避桓温諱去“夷”，“夫”不可爲縣名，故爲“扶”云。

廣興公相，吴孫晧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部都尉，立爲始興郡。晉武

春陵令，前漢舊縣，春陵侯國遷徙到南陽即撤。吴時又設立，當時屬零陵。

泠道令，漢時舊縣，當時屬零陵。

湘東太守，吴孫亮太平二年，分劃長沙東部都尉設立。晉代曾轄管七縣，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撤酃、漢時舊縣。利陽、新平張勃《吴録》有這兩縣，利寫作梨，晉作利音。三縣。現轄治五縣。有户一千三百九十六，人口一萬七千四百五十。距州治水路陸路七百里。距京都水路三千六百里。

臨烝伯相，吴時屬衡陽，《晉太康地志》歸屬湘東。

新寧令，吴時設立。

茶陵子相，漢時舊縣，當時屬長沙。

湘陰男相，後廢帝元徽二年，分割益陽、羅、湘西及巴、硤流民設立。

陰山令，陰山本是漢時舊縣，但歸屬桂陽。吴湘東郡有這陰山縣，疑是吴時設立的。

邵陵太守，吴孫晧寶鼎元年，分劃零陵北部都尉設立。轄管七縣。有户一千九百一十六，人口二萬五千五百六十五。距州治水路七百里，陸路一千三百里。距京都水路四千五百里。

邵陵子相，何志歸屬長沙。查考二漢没有此縣，《吴録》歸屬邵陵。

武剛令，晉武帝分劃都梁設立。

建興男相，晉武帝分劃邵陵設立。

高平男相，吴時設立。晉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南高平，後又更名爲高平。

都梁令，漢時舊縣，當時屬零陵。

邵陽男相，吴設立稱昭陽，晉武帝改名邵陽。

扶縣令，漢時舊縣，晉時名爲夫夷。漢時屬零陵，晉時屬邵陵。查考現今稱扶，可能是避桓温諱去掉“夷”，“夫”不可爲縣名，因而稱“扶”。

廣興公相，吴孫晧甘露元年，分劃桂陽南部都尉設立作始興郡。晉武帝平定吴後，把它歸

帝平吴，以屬廣州，成帝度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又度廣州，三十年，復度湘州。明帝泰始六年，立岡溪縣，割始興之封陽、陽山、含洭三縣，立宋安郡，屬湘州。泰豫元年復故，省岡溪縣，改始興曰廣興。領縣七。户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六，口七萬六千三百二十八。去州水二千三百九十。去京都水五千。

屬廣州，晋成帝把該郡調歸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又將其調歸廣州，元嘉三十年，又調歸湘州。宋明帝泰始六年，設立岡溪縣，割始興的封陽、陽山、含洭三縣，設立宋安郡，隸屬湘州。泰豫元年復歸原狀，撤岡溪縣，改始興而稱廣興。轄管七縣。有户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六，人口七萬六千三百二十八。距州治水路二千三百九十里。距京都水路五千里。

曲江侯相，漢舊縣，屬桂陽。

曲江侯相，漢時舊縣，當時屬桂陽。

桂陽令，漢舊縣，屬桂陽。

桂陽令，漢時舊縣，當時屬桂陽。

陽山侯相，漢舊縣，後漢曰陰山，屬桂陽。吴始興郡無此縣，當是晋後立。

陽山侯相，漢時舊縣，後漢時稱陰山，屬桂陽。吴時始興郡没有這縣，應是晋以後設立的。

貞陽侯相，漢舊縣，名湞陽，屬桂陽。宋明帝泰始三年，改"湞"爲"貞"。

貞陽侯相，漢時舊縣，名湞陽，屬桂陽。宋明帝泰始三年，改"湞"爲"貞"。

含洭男相，漢舊縣，屬桂陽。

含洭男相，漢時舊縣，當時屬桂陽。

始興令，吴立。

始興令，吴時設立。

中宿令，漢舊縣，屬南海，吴度。

中宿令，漢時舊縣，當時屬南海，吴時調歸廣興。

臨慶内史，吴分蒼梧立爲臨賀郡，屬廣州，晋成帝度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度廣州，三十年，復度湘州。明帝改名。領縣九。户三千七百一十五，口三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去州水陸二千八百。去京都水陸五千五百七十。

臨慶内史，吴分劃蒼梧設立爲臨賀郡，隸屬廣州，晋成帝時調歸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再調歸廣州，元嘉三十年，再調歸湘州。宋明帝改名爲臨慶。轄管九縣。有户三千七百一十五，人口三萬一千五百八十七。距州治水陸路二千八百里。距京都水、陸路五千五百七十里。

臨賀侯相，漢舊縣。《晋太康地志》、王隱云屬南海，而二漢屬蒼梧，當是吴所度。

臨賀侯相，漢時舊縣。《晋太康地志》、王隱説隸屬南海，但二漢時屬蒼梧，可能是吴改調的。

馮乘侯相，漢舊縣，屬蒼梧。

馮乘侯相，漢時舊縣，當時屬蒼梧。

富川令，漢舊縣，屬蒼梧。

富川令，漢時舊縣，當時屬蒼梧。

封陽侯相，漢舊縣。

封陽侯相，漢時舊縣。

興安侯相，吴立曰建興，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興安侯相，吴時設立，名建興，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爲興安。

謝沐長，漢舊縣，屬蒼梧。

謝沐長，漢時舊縣，當時屬蒼梧。

寧新令，二漢無，當是吴所立，屬蒼梧，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寧新令，二漢時没有，應是吴設立的。當時屬蒼梧，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

開建令，文帝分封陽立宋昌、宋興、開建、武化、徃徃、徃音生。永固、綏南七縣。後又分開建、武化、宋昌三縣立宋建郡，屬廣州。孝武大明元年悉省，唯餘開建縣。

開建令，文帝分劃封陽設立宋昌、宋興、開建、武化、徃徃、徃音生。永固、綏南七縣。後分出開建、武化、宋昌三縣設立宋建郡，隸屬廣州。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全都撤除，衹剩開建縣。

撫寧令，宋末立。

撫寧令，宋末設立。

始建內史，吳孫晧甘露元年，分零陵南部都尉立始安郡，屬廣州，晉成帝度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度廣州，三十年，復度湘州。明帝改名。領縣七。户三千八百三十，口二萬二千四百九十。去州水二千八十，陸二千六百三十。去京都水五千五百九十。

始建內史，吳孫晧甘露元年，分出零陵南部都尉設立始安郡，隸屬廣州，晉成帝調歸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又調歸廣州，元嘉三十年，再調歸湘州。宋明帝改其爲始建。轄管七縣。有户三千八百三十，人口二萬二千四百九十。距州治水路二千零八十里，陸路二千六百三十里。距京都水路五千五百九十里。

始安子相，漢舊縣，屬零陵。

熙平令，吳立爲尚安，晉武改。

始安子相，漢時舊縣，當時屬零陵。

熙平令，吳時設立，稱尚安，晉武帝改名爲熙平。

永豐男相，吳立。

荔浦令，漢舊縣，屬蒼梧。

平樂侯相，吳立。

建陵男相，吳立，屬蒼梧，宋末度。

樂化左令，宋末立。

永豐男相，吳時設立。

荔浦令，漢時舊縣，當時屬蒼梧。

平樂侯相，吳時設立。

建陵男相，吳時設立，當時屬蒼梧，宋末調歸始建。

樂化左令，宋末設立。

雍州

雍州刺史，晉江左立。胡亡氐亂，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晉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并立僑郡縣。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爲雍州，而僑郡縣猶寄寓在諸郡界。孝武大明中，又分實土郡縣以爲僑郡縣境。徐志雍州有北上洛、北京兆、義陽三郡。北上洛，晉孝武立，領上洛、北商、酇陽、陽亭、北拒陽五縣。北京兆領北藍田、霸城、山北三縣。并云景平中立。義陽，云晉安帝立，領平氏、襄鄉二縣。酇陽、陽亭、北拒陽，并云安帝立，餘縣不注置立。今并無此三郡。今領郡十七，

雍州刺史，晉遷江左時設立。西北民族政權更迭，社會動亂，雍州、秦州逃亡民衆大多南逃樊、沔，晉孝武帝纔在襄陽僑設雍州，并設立僑郡僑縣。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出荆州的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爲雍州，但是僑郡僑縣仍然寄寓在各郡地界內。宋孝武帝大明年間，又分割實有疆土的郡縣作僑郡僑縣的地界。徐志記雍州有北上洛、北京兆、義陽三郡。北上洛是晉孝武帝時設立，轄治上洛、北商、酇陽、陽亭、北拒陽五縣。北京兆轄治北藍田、霸城、山北三縣。并説係宋少帝景平年間設立。義陽，説係晉安帝設立，轄治平氏、襄鄉二縣。酇陽、陽亭、北拒陽都説是晉安帝設立，其餘的縣没有注明設置情況。現今并没有這三郡。雍州轄管十七郡，六十縣。有户三萬八千九百七十

縣六十。户三萬八千九百七十五，口十六萬七千四百六十七。去京都水四千四百，陸二千一百。

襄陽公相，魏武帝平荆州，分南郡編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屬荆州。魚豢云，魏文帝立。《永初郡國》、何志并有宜城、漢舊縣，屬南郡。都、上黄縣，并别見。徐志無。領縣三。户四千二十四，口一萬六千四百九十六。

襄陽令，漢舊縣，屬南郡。

中廬令，漢舊縣，屬南郡。

邔縣令，漢舊縣，屬南郡。

南陽太守，秦立，屬荆州。《永初郡國》有比陽、魯陽、赭陽、西鄂、犨、葉、雉、博望八縣。并漢舊縣。何志無犨、雉。徐志無比陽、魯陽、赭陽、西鄂、博望，而有葉，餘并同。孝武大明元年，省葉縣。領縣七。户四千七百二十七，口三萬八千一百三十二。去州三百六十。去京都水四千四百。

宛縣令，漢舊縣。

涅陽令，漢舊縣。

雲陽男相，漢舊縣。故名育陽，晉孝武改。

冠軍令，漢舊縣，武帝分穰立。

酈縣令，漢舊縣。

舞陰令，漢舊縣。

許昌男相，徐志無，此後所立。本屬潁川。

新野太守，何志晉惠帝分南陽立。《永初郡國》、何志有棘陽、别見。蔡陽、鄧縣。并漢舊縣。徐無。孝武大明元年，省蔡陽。今領縣五。户四千二百三十五，口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三。去州一百八十。去京都水四千五百八十。

新野侯相，漢舊縣，屬南陽。文

五，人口十六萬七千四百六十七。距京都水路四千四百，陸路二千一百。

襄陽公相，魏武帝平定荆州時，分劃南郡的編以北及南陽的山都而設立。隸屬荆州。魚豢説是魏文帝時設立的。《永初郡國》、何志上都有宜城、漢時舊縣，屬南郡。都、上黄縣，并見别處。徐志上没有。襄陽轄管三縣。有户四千零二十四，人口一萬六千四百九十六。

襄陽令，漢時舊縣，當時屬南郡。

中廬令，漢時舊縣，當時屬南郡。

邔縣令，漢時舊縣，當時屬南郡。

南陽太守，秦時設立，當時屬荆州。《永初郡國》上載有比陽、魯陽、赭陽、西鄂、犨、葉、雉、博望八縣。都是漢時舊縣。何志上没有犨、雉。徐志上没有比陽、魯陽、赭陽、西鄂、博望，而有葉縣，其餘相同。宋孝武帝大明元年撤減葉縣。南陽轄管七縣。有户四千七百二十七，人口三萬八千一百三十二。距州治三百六十里。距京都水路四千四百里。

宛縣令，漢時舊縣。

涅陽令，漢時舊縣。

雲陽男相，漢時舊縣。早先名育陽，晉孝武帝改稱雲陽。

冠軍令，漢時舊縣，武帝分劃穰時設立。

酈縣令，漢時舊縣。

舞陰令，漢時舊縣。

許昌男相，徐志上没有，後來設立的。原屬潁川。

新野太守，何志載系晉惠帝分劃南陽而設立。《永初郡國》、何志上有棘陽、見别處。蔡陽、鄧縣。均漢時舊有的縣。徐志上没有。宋孝武帝大明元年，撤減蔡陽。新野現今轄管五縣。有户四千二百三十五，人口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三。距州治一百八十里。距京都水路四千五百八十里。

新野侯相，漢時舊縣，當時屬南陽。宋文帝

帝元嘉末省，孝武大明元年復立。

山都男相，漢舊縣，屬南陽，《晋太康地志》屬襄陽，《永初郡國》及何、徐屬新野。

池陽令，漢舊名，屬馮翊，《晋太康地志》屬京兆。僑立亦屬京兆。孝武大明中土斷，又屬此。

穰縣令，漢舊縣，屬南陽。

交木令，孝武大明元年立。

順陽太守，魏分南陽立曰南鄉，晋武帝更名。成帝咸康四年，復立南鄉，後復舊。《永初郡國》及何志有朝陽、武當、酇、陰、汎陽、筑、并别見。析、前漢屬弘農，後漢屬南陽。脩陽唯見《永初郡國》。凡八縣。徐志唯增朝陽。朝陽，孝武大明元年省。領縣七。户四千一百六十三，口二萬三千一百六十三。

南鄉令，前漢無，後漢有，屬南陽。

槐里男相，漢舊名，屬扶風，《晋太康地志》屬始平。僑立亦屬始平。大明土斷屬此。

順陽侯相，前漢曰博山，後漢明帝更名，屬南陽。

清水令，前漢屬天水，後漢爲天水，漢陽無此縣。《晋太康地志》屬略陽。僑立屬始平。大明土斷屬此。

朝陽令，漢舊縣。

丹水令，前漢屬弘農，後漢屬南陽。何志魏立，非也。

鄭縣令，漢舊名，屬京兆。僑立亦屬京兆，後度此。

京兆太守，故秦内史，漢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爲渭南郡，九年罷，復爲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内史，太初元年，更爲京兆尹，魏改爲京兆郡。初僑立，寄治襄陽。朱序没氐。孝武太元十一年復

元嘉末年撤，孝武帝大明元年又設立。

山都男相，漢時舊縣，當時屬南陽，《晋太康地志》上屬襄陽，《永初郡國》及何、徐志都歸屬新野。

池陽令，漢時舊名，當時屬馮翊，《晋太康地志》上歸屬京兆。僑立的也屬京兆。宋孝武帝大明年間實行土斷，又歸屬新野。

穰縣令，漢時舊縣，當時屬南陽。

交木令，宋孝武大明元年設立。

順陽太守，魏分劃南陽時設立，稱作南鄉，晋武帝改名順陽。晋成帝咸康四年，又設立南鄉，以後又恢復順陽舊名。《永初郡國》及何志有朝陽、武當、酇、陰、汎陽、筑、均見别處。析、前漢時屬弘農，後漢時屬南陽。脩陽衹在《永初郡國》上見到。共八縣。徐志衹增加了朝陽。朝陽，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又撤。順陽轄管七縣。有户四千一百六十三，人口二萬三千一百六十三。

南鄉令，前漢時没有，後漢時有，當時屬南陽。

槐里男相，漢時舊縣，當時屬扶風，《晋太康地志》屬始平。僑立的也屬始平。大明年間實行土斷後，歸屬順陽。

順陽侯相，前漢時稱博山，後漢時明帝改名順陽，當時屬南陽。

清水令，前漢時屬天水，後漢時爲天水，漢陽無清水縣。《晋太康地志》屬略陽。僑立的屬始平。大明時實行土斷歸屬順陽。

朝陽令，漢時舊縣。

丹水令，前漢時屬弘農，後漢時屬南陽。何志説是魏時設立的，不對。

鄭縣令，漢時舊名，當時屬京兆。僑立的也屬京兆，後來調歸順陽。

京兆太守，原是秦的内史，漢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再改爲渭南郡，漢高帝九年撤郡，又爲内史。漢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内史，太初元年，改爲京兆尹，魏改爲京兆郡。剛僑立時郡治寄寓襄陽。朱序陷没於氐人，襄陽被前秦占。晋孝武太元十一年再僑立。大明年間實行

立。大明土斷，割襄陽西界爲實土。雍州僑郡先屬府，武帝永初元年屬州。《永初郡國》有藍田、漢舊縣。鄭、池陽、并别見。南霸城、本霸陵，漢舊縣。《太康地志》曰：霸城何志魏□。新康五縣。何志無新康而有新豐。徐無。孝武大明元年，省京兆之盧氏、藍田、霸城縣。盧氏當是何志後所立，二漢屬弘農，《晋太康地志》屬上洛。新康疑是晋末所立。領縣三。户二千三百七，口九千二百二十三。

杜令，二漢曰杜陵，魏改。

鄧縣令，漢舊縣，屬南陽。

新豐令，漢舊縣。

始平太守，晋武帝泰始二年，分京兆、扶風立。後分京兆、扶風僑立，治襄陽。今治武當。《永初郡國》唯有始平、平陽、清水别見。三縣。何志有槐里、别見。宋寧、宋嘉何志新立。三縣，而清水、始平與《永初郡國》同。領縣四。户二千七百九十七，口五千五百十二。

武當侯相，漢舊縣，屬南陽，後屬順陽。

始平令，魏立。

武功令，漢舊名，故屬扶風，《晋太康地志》屬始平。

平陽子相，江左平陽郡民流寓，立此。

扶風太守，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屬雍國，二年，更爲中地郡，九年罷。後爲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内史，太初元年更名爲右扶風。僑立，治襄陽，今治筑口。《永初郡國》及何志唯有郿、魏昌縣，魏昌，魏立，屬中山。孝武大明元年省魏昌。領縣三。户二千一百五十七，口七千二百九十。

筑陽令，漢舊縣，屬南陽，又屬

土斷，割襄陽西界爲實際轄治地域。雍州僑立的郡先屬府，宋武帝永初元年歸屬州。《永初郡國》上有藍田、漢時舊縣。鄭、池陽、均見别處。南霸城、本是霸陵，漢時舊縣。《太康地志》説：霸城，何志魏□。新康五縣。何志没有新康而有新豐。徐志上没有。宋孝武大明元年，撤京兆的盧氏、藍田、霸城縣。盧氏應是何志以後設立的，二漢屬弘農，《晋太康地志》屬上洛。新康疑是晋末設立的。京兆轄管三縣。有户二千三百零七，人口九千二百二十三。

杜令，二漢稱杜陵，魏時改名爲杜。

鄧縣令，漢時舊縣，當時屬南陽。

新豐令，漢時舊縣。

始平太守，晋武帝泰始二年，分京兆、扶風時設立。後分京兆、扶風僑立，治所設在襄陽。現今治所設在武當。《永初郡國》上衹有始平、平陽、清水見别處。三縣。何志上有槐里、見别處。宋寧、宋嘉何志新設立。三縣，但清水、始平與《永初郡國》上相同。始平轄管四縣。有户二千七百九十七，人口五千五百一十二。

武當侯相，漢時舊縣，先屬南陽，後屬順陽。

始平令，魏時設立。

武功令，漢時舊名，早先屬扶風，《晋太康地志》屬始平。

平陽子相，晋遷江左時爲平陽郡流民寄寓而設立。

扶風太守，從前是秦的内史。漢高帝元年，屬雍國，漢高帝二年更改爲中地郡，漢高帝九年撤。後又置爲内史。漢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内史，太初元年改名作右扶風。僑立的扶風治所設在襄陽，現今治所設在筑口。《永初郡國》及何志衹有郿、魏昌縣，魏昌，魏時設立，當時屬中山。宋孝武大明元年撤去魏昌。扶風轄管三縣。有户二千一百五十七，人口七千二百九十。

筑陽令，漢時舊縣，先屬南陽，又屬順陽。

順陽。大明土斷屬此。

鄀縣令，漢舊名，屬扶風，《晉太康地志》屬秦國。

汎陽令，晉武帝太康五年立，屬南鄉，仍屬順陽。大明土斷屬此。

南上洛太守，《永初郡國》、何志雍州并有南上洛郡，寄治魏興，今梁州之上洛是也。此上洛蓋是何志以後僑立耳。今治臼。何、徐志雍州南上洛，晉武帝立，北上洛云晉孝武立，非也。徐有南北陽亭、陽安縣，不注置立。今領縣二。户一百四十四，口四百七十七。

上洛男相。别見。

商縣令。别見。

河南太守，故秦三川郡，漢高帝更名。光武都雒陽，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僑立，始治襄陽，孝武大明中，分沔北爲境。《永初郡國》及何志并又有陽城、緱氏縣，漢舊名，并屬河南。徐無此二縣，而有僑洛陽。漢舊名。陽城縣，孝武大明元年省。洛陽，當是何志後立。領縣五。户三千五百四十一，口一萬三千四百七十。去州陸三十五。

河南令，漢舊名。

新城令，漢舊名。

河陰子相，魏立。

棘陽令，漢縣，故屬南陽，《晉太康地志》屬義陽，後屬新野。大明土斷屬此。

襄鄉令，前漢無，後漢有，屬南陽。徐志屬義陽。當是大明土斷屬此。

廣平太守，别見。江左僑立，治襄陽，今爲實土。《永初郡國》及何志并又有易陽、曲周、邯鄲，并見在。無酇、比陽。徐無復邯鄲縣。易陽、曲周，孝武大明元年省。邯鄲應是

大明年間實行土斷，歸屬扶風。

鄀縣令，漢時舊縣，屬扶風，《晉太康地志》上歸屬秦國。

汎陽令，晉武帝太康五年設立，屬南鄉，仍屬順陽。大明年間實行土斷歸屬扶風。

南上洛太守，《永初郡國》、何志上雍州有南上洛郡，治所寄設魏興，就是現今梁州的上洛。這上洛大約是何志以後僑立的。現今治所設置在臼。何、徐志上的雍州南上洛是晉武帝時設立，北上洛説是晉孝武帝時設立的，不對。徐志有南北陽亭、陽安縣，没有注明設置情況。南上洛現今轄管二縣。有户一百四十四，人口四百七十七。

上洛男相。見另處。

商縣令。見另處。

河南太守，從前秦的三川郡，漢高帝改名河南。光武帝建都雒陽，建武十五年改稱河南尹。僑立的，開始治所設在襄陽，宋孝武大明年間，分割沔北作爲轄治的地界。《永初郡國》及何志上都還有陽城、緱氏縣，漢時舊名，均屬河南。徐志上没有這兩縣，但有僑立的洛陽。漢時舊名。陽城縣，宋孝武大明元年撤。洛陽，應當是何志以後設立的。河南管轄五縣。有户三千五百四十一，人口一萬三千四百七十。距州治所陸路三十五里。

河南令，漢時舊名。

新城令，漢時舊名。

河陰子相，魏時設立。

棘陽令，漢時縣，先前屬南陽，《晉太康地志》上屬義陽，後屬新野。大明實行土斷，歸屬河南。

襄鄉令，前漢時没有，後漢時有，屬南陽。徐志上屬義陽。應是大明土斷後屬河南。

廣平太守，見别處。晉遷江左僑立的，治所設在襄陽，現今實有轄土。《永初郡國》及何志上都又有易陽、曲周、邯鄲，并見在。無酇、比陽。徐志還没有邯鄲縣。易陽、曲周，孝武大明元年撤减。邯鄲應是實行土斷時撤减的。廣平

土斷省。領縣四。户二千六百二十七，口六千二百九十三。

廣平令，漢舊名。徐志，南度以朝陽縣境立。

酇縣令，漢舊縣，屬南陽，後屬順陽。

比陽令，漢舊縣，屬南陽。

陰縣令，漢舊縣，屬南陽。

義成太守，晋孝武立，治襄陽，今治均。《永初郡國》又有下蔡、平阿縣，二縣前漢屬沛，後漢屬九江，《晋太康地志》屬淮南。何同。孝武大明元年省下蔡，始亦流寓立也。平阿當是何志後省。領縣二。户一千五百二十一，口五千一百一。

義成侯相，晋孝武立。

萬年令，漢舊名，屬馮翊。

馮翊太守，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名爲河上郡，九年罷，復爲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左内史，太初元年，更名。三輔流民出襄陽，文帝元嘉六年立，則何志應有而無。治襄陽。今治鄀。領縣三。疑户二千七十八，口五千三百二十一。

鄀縣令，漢舊縣，屬南郡，作"若"字。《晋太康地志》作"鄀"。《永初郡國》及何志屬襄陽，徐屬此。

高陸令，《晋太康地志》屬京兆。《永初郡國》、何志并無，孝武大明元年復立。

南天水太守，天水郡别見。徐志本西戎流寓。今治巖州。《永初郡國》、何志并無，當是何志後所立。又有冀縣，漢舊名。孝武大明元年省。領縣四。户六百八十七，口三千一百二十二。

華陰令，前漢屬京兆，後漢、魏、晋屬弘農。

管轄四縣。有户二千六百二十七，人口六千二百九十三。

廣平令，漢時舊名，徐志説，南渡用朝陽縣境設立的。

酇縣令，漢時舊縣，當時屬南陽，後屬順陽。

比陽令，漢時舊縣，當時屬南陽。

陰縣令，漢時舊縣，當時屬南陽。

義成太守，晋孝武時設立，治所設在襄陽，現今治所設在均。《永初郡國》上又有下蔡、平阿縣，二縣前漢時屬沛，後漢時屬九江，《晋太康地志》上屬淮南。何志相同。孝武大明元年撤去下蔡，開始也是爲流民寄寓而設立的。平阿應是何志以後撤減的。義成轄管二縣。有户一千五百二十一，人口五千一百零一。

義成侯相，晋孝武時設立。

萬年令，漢時舊縣，當時屬馮翊。

馮翊太守，從前是秦内史，漢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改名爲河上郡，九年撤去，復爲内史。漢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左内史，太初元年，改名馮翊。三輔流民來襄陽，宋文帝元嘉六年僑立，那麽何志上應該有可是没有。治所設在襄陽。現今治所設在鄀。馮翊轄管三縣。存疑。有户二千零七十八，人口五千三百二十一。

鄀縣令，漢時舊縣，當時屬南郡，作"若"字。《晋太康地志》作"鄀"。《永初郡國》及何志屬襄陽，徐志上屬馮翊。

高陸令，《晋太康地志》屬京兆。《永初郡國》、何志都没有，宋孝武大明元年再次設立。

南天水太守，天水郡見别處。徐志説本是西戎的流民寄寓的。現今治所設於巖州。《永初郡國》、何志上都没有，應是何志以後設立的。又有冀縣，漢時舊名。宋孝武大明元年撤去。南天水轄管四縣。有户六百八十七，人口三千一百二十二。

華陰令，前漢時屬京兆，後漢、魏、晋時屬弘農。

西縣令，前漢屬隴西，後漢屬漢陽，即天水，魏、晉屬天水。

略陽侯相。别見。

河陽令。别見。

建昌太守，孝建元年，刺史朱脩之免軍户爲永興、安寧二縣，立建昌郡，又立永寧爲昌國郡，并寄治襄陽。昌國後省。徐志，建昌又有永寧縣，今無。領縣二。户七百三十二，口四千二百六十四。

永興令。

安寧男相。

華山太守，胡人流寓，孝武大明元年立。今治大隄。領縣三。户一千三百九十九，口五千三百四十二。

華山令，與郡俱立。

藍田令，漢舊名，本屬京兆。

上黄令，本屬襄陽，立郡割度。

北河南太守，晉孝武太元十年立北河南郡，後省。《永初郡國》、何、徐志并無。明帝泰始末復立。寄治宛中。領縣八。

新蔡令。别見。

汝陰令。别見。

苞信令。别見。

上蔡令。别見。

固始令。别見。

緱氏令。别見。

新安令。别見。

洛陽令。别見。

弘農太守，漢武帝元鼎四年立。宋明帝末立，寄治五壟。領縣三。

邯鄲令，漢舊名，屬趙國。《晉太康地志》無此縣。

圉縣令，前漢屬淮陽，後漢屬陳留。《晉太康地志》無此縣。

盧氏令。别見。

西縣令，前漢時屬隴西，後漢時屬漢陽，即天水，魏、晉時均屬天水。

略陽侯相。見另處。

河陽令。見另處。

建昌太守，孝建元年，刺史朱脩之免除軍户而爲永興、安寧二縣，設立建昌郡，又設立永寧爲昌國郡，并將治所寄寓襄陽。昌國郡後來撤減。徐志上記建昌又有永寧縣，現今没有。建昌轄管二縣。有户七百三十二，人口四千二百六十四。

永興令。

安寧男相。

華山太守，胡人流寓，宋孝武大明元年設立。現今治所設置在大隄。轄管三縣。有户一千三百九十九，人口五千三百四十二。

華山令，與郡一起設立。

藍田令，漢時舊縣，原本屬京兆。

上黄令，原本屬襄陽，設立華山郡時分割出來調歸華山。

北河南太守，晉孝武太元十年設立北河南郡，後來撤減。《永初郡國》、何、徐志上都没有。宋明帝泰始末又設立。治所寄設宛中。轄管八縣。

新蔡令。見另處。

汝陰令。見另處。

苞信令。見另處。

上蔡令。見另處。

固始令。見另處。

緱氏令。見另處。

新安令。見另處。

洛陽令。見另處。

弘農太守，漢武帝元鼎四年設立。宋明帝末年設立，治所寄設在五壟。轄管三縣。

邯鄲令，漢時舊名，屬趙國。《晉太康地志》没有這縣。

圉縣令，前漢時屬淮陽，後漢時屬陳留。《晉太康地志》上没有這縣。

盧氏令。見另處。

梁州

梁州刺史，《禹貢》舊州，周以梁并雍，漢以梁爲益，治廣漢雒縣。魏元帝景元四年平蜀，復立梁州，治漢中南鄭，而益州治成都。李氏據梁、益，江左於襄陽僑立梁州。李氏滅，復舊。譙縱時，又没漢中。刺史治魏興。縱滅，刺史還治漢中之苞中縣，所謂南城也。文帝元嘉十年，刺史甄法護於南城失守，刺史蕭思話還治南鄭。《永初郡國》又有宕渠郡、北宕渠郡。《宋起居注》，元嘉十六年，割梁州宕渠郡度益州。今益部宕渠郡曰南宕渠。何、徐并有北宕渠郡，唯領宕渠一縣。何云，本巴西流民。今無。

梁州刺史，《禹貢》上就有的舊州，周把梁州并入雍州，漢以梁州爲益州，治所設在廣漢的雒縣。魏元帝景元四年平定蜀地，又設立梁州，治所設在漢中的南鄭，而益州治所設在成都。李氏占據梁州、益州時，遷到江左的晋在襄陽僑立梁州。李氏被滅，恢復舊樣。在譙縱時，漢中又淪没。梁州刺史治所設在魏興。譙縱被滅，刺史治所遷回漢中的苞中縣，就是所謂的南城。宋文帝元嘉十年，刺史甄法護在南城失守，刺史蕭思話把治所遷回南鄭。《永初郡國》上又有宕渠郡、北宕渠郡。《宋起居注》載，元嘉十六年，割梁州宕渠郡調歸益州。現今益州部屬的宕渠郡稱爲南宕渠。何志、徐志都有北宕渠郡，衹轄治宕渠一縣。何志説，原本是巴西的流民所立。現今没有。

漢中太守，秦立。漢獻帝建安二十年，魏武平張魯，復漢寧郡爲漢中，疑是此前改漢中曰漢寧也。晋地記云，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表立。又疑是李氏所省，李氏平後復立。《永初郡國》又有苞中、懷安漢、晋、何、徐并無二縣。二縣。領縣四。户一千七百八十六。口一萬三百三十四。

漢中太守，秦朝設立。漢獻帝建安二十年，魏武帝討平張魯，將漢寧郡復名漢中，疑是此前曾改漢中稱漢寧。《晋書·地理記》説，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上表請求設立的。又疑是李氏撤減，平定李氏後又設立的。《永初郡國》又有苞中、懷安漢晋何志徐志都没有這兩個縣。二縣。漢中轄管四縣。有户一千七百八十六。人口一萬零三百三十四。

南鄭令，漢舊縣。

城固令，漢舊縣。

沔陽令，漢舊縣。

西鄉令，蜀立曰南鄉，晋武帝太康二年更名。

南鄭令，漢時舊縣。

城固令，漢時舊縣。

沔陽令，漢時舊縣。

西鄉令，蜀時設立，稱爲南鄉，晋武帝太康二年改名爲西鄉。

魏興太守，魏文帝以漢中遺民在東垂者立，屬荆州。江左還本。領縣十三。疑去州一千二百。去京都水六千七百。

魏興太守，魏文帝按漢中遺民在東部的人而設立的，屬荆州。遷居江左的晋室將它返歸梁州。轄管十三縣。有疑問。距州治所一千二百里。距京都水路六千七百里。

西城令，漢舊縣，屬漢中。

鄖鄉令，本錫縣，二漢舊縣，屬漢中，後屬魏興，魏、晋世爲郡，後省。武帝太康五年，改爲鄖鄉。何志晋惠帝立，非也。

西城令，漢時舊縣，當時屬漢中。

鄖鄉令，原爲錫縣，二漢舊縣，屬漢中，後屬魏興，魏、晋時爲郡，復撤減。晋武帝太康五年改爲鄖鄉。何志説晋惠帝時設立，不對。

錫縣令，前漢長利縣，屬漢中，後漢省。晉武帝太康四年復立，屬魏興。五年，改長利爲錫。

廣城令，《永初郡國》、何、徐并有，不注置立。

興晉令，魏立曰平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旬陽令，前漢有，後漢無，晉武帝太康四年復立。

上廉令，《晉太康地志》、《永初郡國》、徐并屬上庸，何無。

長樂令，《永初郡國》、何、徐并屬晉昌。本蜀郡流民。

廣昌子相，何志屬上庸，晉成帝立。晉地記，武帝太康元年，改上庸之廣昌爲庸昌，二年省。疑是魏所立。

安晉令，《永初郡國》、何、徐屬晉昌。本蜀郡流民。

延壽令，《永初郡國》、何、徐屬晉昌。本蜀郡流民。

宣漢令，《永初郡國》、何、徐屬晉昌。本建平流離民。

新興太守，《永初郡國》、何、徐云新興、吉陽、東關三縣，屬晉昌郡。何云晉元帝立，本巴、漢流民。宋末省晉昌郡，立新興郡，以晉昌之長樂、安晉、延壽、安樂屬魏興郡，宣漢屬巴渠郡，寧都屬安康郡。《永初郡國》有永安縣，何、徐無。今亦無復新興縣。何云巴東夷人。今領縣二。

吉陽令，本益州流民。

東關令，本建平流民。

新城太守，故屬漢中，魏文帝分立，屬荆州。江左還本。領縣六。户一千六百六十八，口七千五百九十四。去州陸一千五百。去京都水五千三百。

錫縣令，前漢的長利縣，屬漢中，後漢時撤減。晉武帝太康四年又設立，屬魏興。太康五年改長利爲錫縣。

廣城令，《永初郡國》、何志、徐志都載有，没有注明設置情况。

興晉令，魏時設立稱平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改名興晉。

旬陽令，前漢時有，後漢時没有，晉武帝太康四年又設立。

上廉令，《晉太康地志》、《永初郡國》、徐志都説屬上庸，何志上没有。

長樂令，《永初郡國》、何志、徐志上都屬晉昌。本由蜀郡流民所立。

廣昌子相，何志上屬上庸，晉成帝設立。《晉書·地理記》，武帝太康元年，改上庸的廣昌爲庸昌，太康二年撤。疑是魏時設立的。

安晉令，《永初郡國》、何志、徐志屬晉昌。本由蜀郡流民所立。

延壽令，《永初郡國》、何志、徐志屬晉昌。本由蜀郡流民所立。

宣漢令，《永初郡國》、何志、徐志屬晉昌，本由建平流離民所立。

新興太守，《永初郡國》、何志、徐志説新興、吉陽、東關三縣，屬晉昌郡。何志説是晉元帝設立、本屬巴、漢流民。宋末撤晉昌郡，設立新興郡，把晉昌的長樂、安晉、延壽、安樂歸屬魏興郡，宣漢歸巴渠郡，寧都歸屬安康郡。《永初郡國》有永安縣，何志、徐志上没有。現也没再有新興縣。何志説是巴東夷人。新興郡今轄管二縣。

吉陽令，本由益州流民所立。

東關令，本由建平流民所立。

新城太守，先前屬漢中，魏文帝分地設立，屬荆州。晉室東遷江左返歸本原。轄管六縣。有户一千六百六十八，人口七千五百九十四。距州治陸路一千五百里。距京都水路五千三百里。

房陵令，漢舊縣，屬漢中，《太康地志》、王隱無。

綏陽令，魏立，後改爲秭歸，晉武帝太康二年，復爲綏陽。

昌魏令，魏立。

祁鄉令，何志魏立。《晉太康地志》作"泒"。音祁。

閬陽令，何志不注置立。

樂平令，何志不注置立。

上庸太守，魏明帝太和二年，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北巫爲上庸郡。景初元年，又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郡。疑是太和後省，景初又立也。魏屬荆州，江左還本。《永初郡國》有上庸、廣昌。何有廣昌。領縣七。户四千五百五十四，口二萬六百五十三。去州陸二千三百。去京都水六千七百。

上庸令，漢舊縣，屬漢中。

安富令，《晉太康地志》、《永初郡國》、何、徐并有。

北巫令，何志晉武帝立。按魏所分新城之北巫，應即是此縣，然則非晉武立明矣。

微陽令，魏立曰建始，晉武帝改。

武陵令，前漢屬漢中，後漢、《晉太康地志》、王隱并無。

新安令，《永初郡國》、何、徐有。何云本建平流民。

吉陽令，《永初郡國》云北吉陽，何、徐無。

晉壽太守，晉地記云，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表立。何志故屬梓潼。而益州南晉壽郡悉有此諸縣。《永初郡國》、徐又有南晉壽、南興、樂南、興安縣。何無南興樂，云南晉壽，惠帝立，餘并不注置立。今領縣四。去州陸一千二百。去京都

房陵令，漢時舊縣，屬漢中，《太康地志》、王隱没有記載。

綏陽令，魏時設立，後改作秭歸，晉武帝太康二年又改爲綏陽。

昌魏令，魏時設立。

祁鄉令，何志説魏時設立。《晉太康地志》作"泒"。音祁。

閬陽令，何志没有注明設置情況。

樂平令，何志没有注明設置情況。

上庸太守，魏明帝太和二年，分新城的上庸、武陵、北巫爲上庸郡。景初元年，又分魏興的魏陽，錫郡的安富、上庸爲郡。可能太和以後撤銷，而在景初年又設立。魏時屬荆州，晉室東遷江左又返歸本原。《永初郡國》上有上庸、廣昌。何志也有廣昌。上庸轄管七縣。有户四千五百五十四，人口二萬六百五十三。距州治所陸路二千三百里。距京都水路六千七百里。

上庸令，漢時舊縣，當時屬漢中。

安富令，《晉太康地志》、《永初郡國》、何、徐志上都載有。

北巫令，何志説晉武帝時設立。查考魏分新城的北巫，應是此縣，然而那就很明顯不是晉武帝時設立的。

微陽令，魏時設立稱建始，晉武帝改名微陽。

武陵令，前漢時屬漢中，後漢、《晉太康地志》、王隱都無記載。

新安令，《永初郡國》、何志、徐志都記有。何説是本由建平流民形成。

吉陽令，《永初郡國》稱北吉陽，何志、徐志上無記載。

晉壽太守，《晉書·地理記》上載，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上表請設立的。何志説先前屬梓潼。而益州南晉壽郡全都有這些縣。《永初郡國》、徐志上又有南晉壽、南興、樂南、興安縣。何志上無南興樂，衹説南晉壽，晉惠帝時設立。其餘都没注設置情況。晉壽現今轄管四縣。距州治所陸路一千二百里。距京都水路一萬

水一萬。

晋壽令，屬梓潼。何志晋惠帝立。按《晋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改梓潼之漢壽曰晋壽。漢壽之名，疑是蜀立，云惠帝立，非也。

白水令，漢舊縣，屬廣漢，《晋太康地志》屬梓潼。

邵歡令，《永初郡國》、何、徐并有，不注置立，疑是蜀立曰昭歡，晋改也。

興安令，《永初郡國》、何、徐并有，不注置立。

華陽太守，徐志新立。《永初郡國》、何并無，寄治州下。領縣四。户二千五百六十一，口萬五千四百九十四。

華陽令。

興宋令。

宕渠令。

嘉昌令，徐不注置立。

新巴太守，晋安帝分巴西立。何、徐又有新歸縣，何云新立，今無。領縣三。户三百九十三，口二千七百四十九。

新巴令，晋安帝立。

晋城令，晋安帝立。

晋安令，晋安帝立。

北巴西太守，何志不注置立。《宋起居注》，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劍南立北巴西郡，屬益州。今益州無此郡。又《永初郡國》、何、徐梁州并有北巴西而益州無，疑是益部僑立，尋省；梁州北巴西是晋末所立也。《永初郡國》領閬中、漢昌二縣。何又有宋昌縣，云新立。徐無宋昌，有宋壽。何、徐并領縣四，今六。疑去州一千四百。去京都水九千九百。

閬中令。别見。

安漢令。别見。

里。

晋壽令，屬梓潼。何志載晋惠帝時設立。查《晋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改梓潼的漢壽稱爲晋壽。漢壽的名稱，可能是蜀時設立的，説晋惠帝時設立，不對。

白水令，漢時舊縣，屬廣漢，《晋太康地志》上屬梓潼。

邵歡令，《永初郡國》、何志、徐志都有，没注明設置情况，可能是蜀時設立的，稱昭歡，晋改爲邵歡。

興安令，《永初郡國》、何志、徐志上都載有，没注明設置情况。

華陽太守，徐志新設立。《永初郡國》、何志上都没記載，治所寄寓州治所在地。轄管四縣。有户二千五百六十一，人口一萬五千四百九十四。

華陽令。

興宋令。

宕渠令。

嘉昌令。徐志没注明設置情况。

新巴太守，晋安帝分劃巴西而設立。何志、徐志又有新歸縣，何説是新設立的，現今没有。新巴轄管三縣。有户三百九十三，人口二千七百四十九。

新巴令，晋安帝時設立。

晋城令，晋安帝時設立。

晋安令，晋安帝時設立。

北巴西太守，何志没注明設置情况。《宋起居注》，文帝元嘉十二年，在劍南時設立北巴西郡，屬益州管轄。今益州没有這郡。又《永初郡國》、何志、徐志上梁州都有北巴西郡却没有益州，可能益州是按益州民僑立的，隨後不久又撤减了；梁州北巴西是晋末設立的。《永初郡國》載轄閬中、漢昌二縣。何志又有宋昌縣，説是新設立的。徐志上没有宋昌，有宋壽。何志、徐志都載轄治四縣，北巴西郡今轄管六縣。有疑問。距州治所一千四百里。距京都水路九千九百里。

閬中令。見另處。

安漢令。見另處。

南國令。即南充國，別見。

西國令。即西充國，別見。

平周令，益州巴西有平州縣。

北陰平太守，《晋太康地志》故廣漢屬國都尉。何志蜀分立。《永初郡國》曰北陰平，領陰平、綿竹、平武、資中、胄旨五縣。何、徐直曰陰平，領二縣與此同。户五百六，口二千一百二十四。寄治州下。

陰平令，前漢、後漢屬廣漢屬國，名甸底。《晋太康地志》陰平郡陰平縣注云，甸底。當是故甸底爲陰平。《永初郡國》胄旨縣，即甸底也。當是後又立此縣，而字誤也。

平武令，蜀立曰廣武，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南陰平太守，《永初郡國》唯領陰平一縣。徐志無南字，云陰平舊民流寓立，唯領懷舊一縣。何無。今領縣二。户四百七。

陰平令。

懷舊令，徐志不注置立。

巴渠太守，何志新立。領縣七。户五百，口二千一百八十三。

宣漢令，別見。與郡新立。

始興令，何志新立。

巴渠令，何志新立。

東關令，何志新立。

始安令，何志新立。

下蒲令，何志無，徐志不注置立。

晋興令，何志晋安帝立。案《永初郡國》，梁部諸郡，唯巴西有此縣，不容是此晋興。若是晋安帝時立，便應在《永初郡國》，疑何謬也。

懷安太守，何志新立。領縣二。户四百七，口二千三百六十六。寄治州下。

懷安令，何志新立。

南國令。即南充國，見另處。

西國令。即西充國，見另處。

平周令，益州巴西有平州縣。

北陰平太守，《晋太康地志》説是早先廣漢屬國都尉。何志載爲蜀分設的。《永初郡國》稱北陰平，轄治陰平、綿竹、平武、資中、胄旨五縣。何志、徐志直説陰平，轄管二縣與這裏相同。有户五百零六，人口二千一百二十四。治所寄設州治所在地。

陰平令，前漢、後漢時歸屬廣漢屬國，名甸底。《晋太康地志》陰平郡陰平縣注稱甸底。應當是先前的甸底爲陰平。《永初郡國》載胄旨縣，也就是甸底。應是後來又設立此縣，而字用錯了。

平武令，蜀時設立，稱爲廣武，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平武。

南陰平太守，《永初郡國》載衹轄治陰平一縣。徐志無南字，説是陰平舊屬百姓流寓而設立的，衹轄治懷舊一縣。何志没載。南陰平現今轄管二縣。有户四百零七。

陰平令。

懷舊令，徐志没注設置情况。

巴渠太守，何志載爲新設立。轄管七縣。有户五百，人口二千一百八十三。

宣漢令，見另處。與郡一起新設立。

始興令，何志載爲新設立。

巴渠令，何志載爲新設立。

東關令，何志載爲新設立。

始安令，何志載爲新設立。

下蒲令，何志没記載，徐志没注設置情况。

晋興令，何志載爲晋安帝時設立。據查《永初郡國》，梁州部屬諸郡，衹有巴西郡有此縣，不容就是這個晋興。若是晋安帝時設立，便應當在《永初郡國》上有記載，可能是何志錯了。

懷安太守，何志載爲新設立。轄治二縣。有户四百零七，人口二千三百六十六。治所寄設州治所在地。

懷安令，何志載爲新設立。

義存令，何志新立。

宋熙太守，何、徐志新立。領縣五。户一千三百八十五，口三千一百二十八。去州七百。去京都九千八百。

興樂令。

歸安令。

宋安令。

元壽令。

嘉昌令，何志五縣并新立。

白水太守，《永初郡國》、何并無，徐志仇池氐流寓立。有漢昌縣。今領縣六。户六百五。

新巴令。

漢德令。

晋壽令。

益昌令。

興安令。

平周令，徐志作"平州"。此五縣，徐并不注置立。

南上洛太守，《晋太康地志》分京兆立上洛郡，屬司隸。《永初郡國》、何志并屬雍州，僑寄魏興，即此郡也。徐志巴民新立。徐志時已屬梁州矣。《永初郡國》無豐陽而有陽亭，何、徐有，何不注陽亭置立。領縣六。

上洛令，前漢屬弘農，後漢屬京兆。何云魏立，非也。

商縣令，上洛同。

流民令，何不注置立。

豐陽長，《永初郡國》無，何作酆陽，新立。徐作豐。

渠陽令，《永初郡國》、何、徐并作拒陽。

義縣令，《永初郡國》、何、徐并無。

北上洛太守，徐志巴民新立。領縣七。户二百五十四。

義存令，何志載爲新設立。

宋熙太守，何、徐志載爲新設立。轄治五縣。有人户一千三百八十五，人口三千一百二十八。距州治所七百里。距京都九千八百里。

興樂令。

歸安令。

宋安令。

元壽令。

嘉昌令，何志載五縣都屬新設立。

白水太守，《永初郡國》、何志上都無記載，徐志載爲仇池氐民流寓而設立。有漢昌縣。白水現今轄治六縣。有户六百零五。

新巴令。

漢德令。

晋壽令。

益昌令。

興安令。

平周令，徐志寫作"平州"。這五縣徐志都没注明設置情況。

南上洛太守，《晋太康地志》載分京兆時設立上洛郡，屬司隸。《永初郡國》、何志上都屬雍州，僑寄魏興的就是這一郡。徐志載爲巴民新設立的。徐志成書時已屬梁州了。《永初郡國》上無豐陽而有陽亭，何志、徐志上都有，何志没有注陽亭設置情況。南上洛轄治六縣。

上洛令，前漢屬弘農，後漢時屬京兆。何志載爲魏時設立，不對。

商縣令，與上洛相同。

流民令，何志没注設置情況。

豐陽長，《永初郡國》上没有，何志寫作酆陽，新設立。徐志作豐。

渠陽令，《永初郡國》、何志、徐志都寫作拒陽。

義縣令，《永初郡國》、何、徐志上都没有記載。

北上洛太守，徐志載爲巴民新設立。轄治七縣。有户二百五十四。

北上洛令。

豐陽令。

流民令。

陽亭令。

拒陽令，“拒”字與南上洛不同。

商縣令，徐志無。

西豐陽令，徐志無。

安康太守，宋末分魏興之安康縣及晋昌之寧都縣立。

安康令，二漢安陽縣，屬漢中，漢末省。魏復立，屬魏興。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何云魏立，非也。

寧都令，蜀郡流民。

南宕渠太守，《永初郡國》有宕渠郡，領宕渠、漢興、宣漢三縣，屬梁州，元嘉十六年，度屬益州，非此南宕渠也。何、徐梁并無此郡，疑是徐志後所立。

宕渠令。

漢安令。

宣漢令。

宋康令。三縣并新置。

懷漢太守，孝武孝建二年立。領縣三。户四百十九。

永豐長。

綏來長。

預德長。

秦州

秦州刺史，晋武帝泰始五年，分隴右五郡及凉州金城、梁州陰平并七郡爲秦州，治天水冀縣。太康三年并雍州，惠帝元康七年復立。何志晋孝武復立，寄治襄陽。安帝世在漢中南鄭。領郡十四，縣四十二。户八千七百三十二，口四萬八百八十八。

武都太守，漢武帝元鼎六年立。《永初郡國》又有河池、故道縣。并漢舊縣。今領縣三。户一千二百七十

北上洛令。

豐陽令。

流民令。

陽亭令。

拒陽令，“拒”字與南上洛不同。

商縣令，徐志上没有。

西豐陽令，徐志上没有。

安康太守，宋末分魏興的安康縣及晋昌的寧都縣時設立。

安康令，二漢安陽縣，屬漢中，漢末撤减。魏時復設立，隸屬魏興。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安康。何志説魏設立的，不對。

寧都令，蜀郡流民。

南宕渠太守，《永初郡國》上宕渠郡，轄治宕渠、漢興、宣漢三縣，屬梁州，元嘉十六年，調歸益州管轄，不是這南宕渠。何志、徐志上梁州并没有此郡，可能是徐志成書後設立的。

宕渠令。

漢安令。

宣漢令。

宋康令。三縣都是新設立的。

懷漢太守，宋孝武孝建二年設立。轄治三縣。有户四百一十九。

永豐長。

綏來長。

預德長。

秦州刺史，晋武帝泰始五年，分隴右五郡及凉州的金城、梁州的陰平共七郡而設爲秦州，州治設天水冀縣。太康三年并入雍州，晋惠帝元康七年又設立。何志載爲晋孝武又設立，治所寄設襄陽。晋安帝時代治所在漢中南鄭。秦州轄十四郡，四十二縣。有户八千七百三十二，人口四萬零八百八十八。

武都太守，漢武帝元鼎六年設立。《永初郡國》記又有河池、故道縣。都爲漢時舊縣。武都現今轄治三縣。有户一千二百七十四，人口六千一

四，口六千一百四十。

下辨令，漢舊縣。

上禄令，漢舊縣，後省，晋武帝太康三年又立。

陳倉令，漢舊縣，屬扶風，《晋太康地志》屬秦國。

略陽太守，《晋太康地志》屬天水。何志故曰漢陽，魏分立曰廣魏，武帝更名。《永初郡國》有清水縣，别見。何、徐無。領縣三。户一千三百五十九，口五千六百五十七。

略陽令，前漢屬天水，後漢漢陽即天水，《晋太康地志》屬略陽。雍州南天水、益州安固郡又有此縣。

臨漢令，何志新立。

上邽令，前漢屬隴西，後漢屬漢陽，《晋太康地志》屬天水。何志流寓割配。

安固太守，《永初郡國志》有安固郡，又有南安固郡，元嘉十六年度益州。今領縣二。户一千五百五，口二千四十四。

桓陵令。别見。

南桓陵令，《永初郡國》及何志安固郡唯領桓陵一縣，徐志又有此縣。

西京兆太守，晋末三輔流民出漢中僑立。領縣三。户六百九十三，口四千五百五十二。

藍田令，别見。《永初郡國志》無。

杜令。别見。

鄠令，二漢屬扶風，《晋太康地志》屬始平。

南太原太守，太原别見。何志云，故屬并州，流寓割配。《永初郡國》又有清河、别見。高堂縣。别見冀州平原郡，作高唐。領縣一。户二百三十三，口一千一百五十六。

百四十。

下辨令，漢時舊縣。

上禄令，漢時舊縣。後撤减，晋武帝太康三年又設立。

陳倉令，漢時舊縣，當時屬扶風，《晋太康地志》屬秦國。

略陽太守，《晋太康地志》屬天水。何志説早先稱漢陽，魏時分而設立名廣魏，晋武帝改其名爲略陽。《永初郡國》上有清水縣，見另處。何志、徐志上没有清水縣。略陽轄管三縣。有户一千三百五十九，人口五千六百五十七。

略陽令，前漢時屬天水，後漢時漢陽就是天水，《晋太康地志》上屬略陽。雍州南天水、益州安固郡又有這一縣。

臨漢令，何志載爲新設立。

上邽令，前漢時屬隴西，後漢時屬漢陽，《晋太康地志》上屬天水。何志載爲流民寓居而割配。

安固太守，《永初郡國志》上有安固郡，又有南安固郡，元嘉十六年調歸益州管轄。安固現今轄管二縣。有户一千五百零五，人口二千零四十四。

桓陵令。見另處。

南桓陵令，《永初郡國》及何志載安固郡衹轄治桓陵一縣，徐志載又有南桓陵縣。

西京兆太守，晋末三輔流民出漢中僑立的。轄治三縣。有户六百九十三，人口四千五百五十二。

藍田令，見另處。《永初郡國志》無記載。

杜令。見另處。

鄠令，二漢屬扶風，《晋太康地志》上屬始平。

南太原太守，太原見另處。何志載，早先屬并州，是流民寓居割配的。《永初郡國》上又有清河、見另處。高堂縣。另見冀州平原郡，寫作高唐。轄治一縣。有户二百三十三，人口一千一百五十六。

平陶令，漢舊名。

南安太守，何志云故屬天水，魏分立。《永初郡國》無。領縣二。户六百二十，口三千八十九。

桓道令，漢舊名，屬天水，後漢屬漢陽，作“獂”。

中陶令，何志魏立。《晋太康地志》有。

馮翊太守，三輔流民出漢中，文帝元嘉二年僑立。領縣五。户一千四百九十，口六千八百五十四。

蓮芍令。别見。

頻陽令，漢舊名。

下辨令，徐志故屬略陽，流寓割配。何無此縣。

高陸令，二漢魏無，《晋太康地志》有，屬京兆。何志流寓割配。

萬年令。别見。

隴西太守，秦立。文帝元嘉初，關中民三千二百三十六户歸化，六年立。今領縣六。户一千五百六十一，口七千五百三十。

襄武令，漢舊名。

臨洮令，漢舊名。

河關令，前漢屬金城，後漢、《晋太康地志》屬隴西。

狄道令，漢舊名。

大夏令，漢舊名，《晋太康地志》無。

首陽令。

始平太守，别見。《永初郡國》無。領縣三。户八百五十九，口五千四百四十一。

始平令，《太康地志》有，何志晋武帝立，而雍州始平郡之始平縣何云魏立。按此縣末雖各立，本是一縣，何爲不同?

槐里令。别見。

宋熙令，何無，徐新立。

平陶令，漢時舊名。

南安太守，何志載，早先屬天水，魏時分出設立。《永初郡國》上没有。轄治二縣，有户六百二十，人口三千零八十九。

桓道令，漢時舊名，屬天水，後漢時屬漢陽，作“獂”。

中陶令，何志載，魏時設立。《晋太康地志》上有。

馮翊太守，三輔流民出漢中，文帝元嘉二年僑立的。轄治五縣。有户一千四百九十，人口六千八百五十四。

蓮芍令。見另處。

頻陽令，漢時舊名。

下辨令，徐志載，早先屬略陽，流民寓居割配。何志無此縣。

高陸令，二漢魏時都没有，《晋太康地志》上有，屬京兆。何志載爲流民寓居而割配。

萬年令。見另處。

隴西太守，秦時設立。宋文帝元嘉初年，關中民三千二百三十六户來歸，元嘉六年設立。隴西今轄治六縣。有户一千五百六十一，人口七千五百三十。

襄武令，漢時舊名。

臨洮令，漢時舊名。

河關令，前漢時屬金城，後漢、《晋太康地志》屬隴西。

狄道令，漢時舊名。

大夏令，漢時舊名，《晋太康地志》没記載。

首陽令。

始平太守，見另處。《永初郡國》上没記載。轄治三縣。有户八百五十九，人口五千四百四十一。

始平令，《太康地志》上有，何志載爲晋武帝時設立，而雍州始平郡的始平縣何志載爲魏時設立。查此縣末雖注有各自設立情況，本是一縣，爲何不同?

槐里令。見另處。

宋熙令，何志無記載，徐志載爲新設立。

金城太守，漢昭帝始元六年立。《永初郡國》無，何、徐領縣二。户三百七十五，口一千。

金城令，漢舊名。

楡中令，漢舊名。

安定太守，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永初郡國志》無。領縣二。户六百四十，口二千五百一十八。

朝那令，漢舊名。

宋興令，何志新立。

天水太守，漢武元鼎三年立，明帝改曰漢陽。雍州已有此郡。《永初郡國》無。領縣二。户八百九十三，口五千二百二十八。

阿陽令，漢舊名，《晋太康地志》無。

新陽令，《晋太康地志》有，何志魏立。

西扶風太守，扶風郡别見。晋末三輔流民出漢中僑立。領縣二。户百四十四。

郿令。别見。

武功令。别見。

北扶風太守，孝武孝建二年，以秦、雍流民立。領縣三。時又有廣長郡，又立成階縣，領氐民，尋省。

武功令。别見。

華陰令。别見。

始平縣。别見。

金城太守，漢昭帝始元六年設立。《永初郡國》上没載，何志、徐志載轄治二縣。有户三百七十五，人口一千。

金城令，漢時舊名。

楡中令，漢時舊名。

安定太守，漢武帝元鼎三年設立。《永初郡國志》上没有記載。轄治二縣。有户六百四十，人口二千五百一十八。

朝那令，漢時舊名。

宋興令，何志載爲新設立。

天水太守，漢武元鼎三年設立，宋明帝改稱漢陽。雍州已有此郡。《永初郡國》上没記載。轄治二縣。有户八百九十三，人口五千二百二十八。

阿陽令，漢時舊名，《晋太康地志》没記載。

新陽令，《晋太康地志》上載有，何志載爲魏時設立。

西扶風太守，扶風郡見另處。晋末三輔流民由漢中出來僑立的。轄二縣。有户一百四十四。

郿令。見另處。

武功令。見另處。

北扶風太守，孝武孝建二年，按秦、雍流民而設立。轄治三縣。當時又有廣長郡，又設立成階縣，治理氐民，不久撤減。

武功令。見另處。

華陰令。見另處。

始平縣。見另處。

宋書卷三十八

志第二十八

州郡(四)

益州　寧州　廣州　交州　越州

益州

益州刺史，漢武帝分梁州立，所治别見梁州，領郡二十九，縣一百二十八。户五萬三千一百四十一，口二十四萬八千二百九十三。去京都水九千九百七十。

蜀郡太守，秦立。晋武帝太康中，改曰成都國，後復舊。領縣五。户一萬一千九百二，口六萬八百七十六。

成都令，漢舊縣。

郫令，漢舊縣。

繁縣令，漢舊縣。

鞞縣令，二漢、《晋太康地志》并曰牛鞞，屬犍爲，何志晋穆帝度此。

永昌令，孝建二年，以僑户立。

廣漢太守，漢高帝六年立。《晋太康地志》屬梁州。領縣六。户四千五百八十六，口二萬七千一百四十九。去州陸六百。去京都水九千九百。

雒縣令，漢舊縣。

什邡令，漢舊縣。

郪縣令，漢舊縣。

新都令，漢舊縣，晋武帝爲王

益州刺史，漢武帝分劃梁州而設立，治所在梁州部分可見，轄管二十九郡，一百二十八縣。有户五萬三千一百四十一，人口二十四萬八千二百九十三。距京都水路九千九百七十里。

蜀郡太守，秦時設立。晋武帝太康年間，改稱成都國，後來又恢復舊名。轄治五縣。有户一萬一千九百零二，人口六萬零八百七十六。

成都令，漢時舊縣。

郫令，漢時舊縣。

繁縣令，漢時舊縣。

鞞縣令，二漢、《晋太康地志》都稱牛鞞，屬犍爲，何志載爲晋穆帝調歸這裏。

永昌令，孝建二年依據僑居户設立。

廣漢太守，漢高帝六年設立。《晋太康地志》上屬梁州。轄管六縣。有户四千五百八十六，人口二萬七千一百四十九。距州治所陸路六百里。距京都水路九千九百里。

雒縣令，漢時舊縣。

什邡令，漢時舊縣。

郪縣令，漢時舊縣。

新都令，漢時舊縣，晋武帝時設爲王國，太

國，太康六年省爲縣，屬廣漢。

陽泉令，蜀分綿竹立。

伍城令，晉武帝咸寧四年立，太康六年省，七年又立。何志劉氏立。

巴西太守，譙周《巴記》，建安六年，劉璋分巴郡墊江以上爲巴西郡。徐志本南陽冠軍流民，寓入蜀漢，晉武帝立。非也。本屬梁州，文帝元嘉十六年度。何志梁、益二州無此郡。領縣九。户四千九百五十四，口三萬三千三百四十六。

閬中令，漢舊縣，屬巴郡。

西充國令，《漢書·地理志》，巴郡有充國縣。《續漢·郡國志》，和帝永元二年，分閬中立充國縣。二志不同。《晉太康地志》有西南二充國，屬巴西。

南充國令，譙周《巴記》，初平四年，分充國爲南充國。

安漢令，舊縣，屬巴郡。

漢昌令，和帝永元中立。

晉興令，徐志不注置立。

平州令，晉武帝太康元年，以野民歸化立。

懷歸令，徐志不注置立。

益昌令，徐志不注置立。

梓潼太守，《晉太康地志》劉氏分廣漢立。本屬梁州，文帝元嘉十六年，度益州。《永初郡國》又有漢德、新興，徐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并無漢德縣，《晉太康地志》、王隱并有，疑是劉氏所立。何益、梁二州無此郡。領縣四。户三千三十四，口二萬一千九百七十六。

涪令，漢舊縣，屬廣漢。

梓潼令，漢舊縣，屬廣漢。

西浦令，徐志義熙九年立。

康六年撤王國復設縣，歸屬廣漢郡轄管。

陽泉令，蜀漢分綿竹設立。

伍城令，晉武帝咸寧四年設立，太康六年撤去，太康七年又設立。何志載爲劉氏設立。

巴西太守，譙周《巴記》載，建安六年，劉璋分巴郡墊江以上設爲巴西郡。徐志載爲本是南陽冠軍的流民，進入蜀漢寓居，晉武帝爲他們設立的。這不對。巴西原本屬梁州，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調歸益州。何志上梁、益二州没有這郡。巴西轄管九縣。有户四千九百五十四，人口三萬三千三百四十六。

閬中令，漢時舊縣，當時屬巴郡。

西充國令，《漢書·地理志》載，巴郡有充國縣。《續漢·郡國志》載，和帝永元二年分閬中設立充國縣。二志説法不同。《晉太康地志》有西、南二充國，屬巴西。

南充國令，譙周《巴記》載，漢獻帝初平四年，分充國設立南充國。

安漢令，舊縣，原屬巴郡。

漢昌令，漢和帝永元年間設立。

晉興令，徐志上没注明設置情況。

平州令，晉武帝太康元年，爲歸順的未開化的人而設立的。

懷歸令，徐志上没注明設置情況。

益昌令，徐志上没注明設置情況。

梓潼太守，《晉太康地志》載爲劉氏分廣漢而設立。原本歸屬梁州，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調歸益州。《永初郡國》上又載有漢德、新興，徐志也是這樣。徐志説新興是晉義熙九年設立的；漢德是早有的舊縣。查考二漢并没有漢德縣，《晉太康地志》、王隱都載有，可能是蜀漢設立的。何志上益、梁二州裏没有梓潼郡。梓潼轄管四縣。有户三千零三十四，人口二萬一千九百七十六。

涪令，漢時舊縣，當時屬廣漢。

梓潼令，漢時舊縣，當時屬廣漢。

西浦令，徐志載爲晉義熙九年設立。

萬安令，徐志舊縣。二漢晋并無。

巴郡太守，秦立。領縣四。户三千七百三十四，口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三。去州内水一千八百，陸五百，外水二千二百。去京都水六千。

江州令，漢舊縣。

臨江令，漢舊縣。

墊江令，漢舊縣，獻帝建安六年度巴西，劉禪建興十五年復舊。

枳令，漢舊縣。

遂寧太守，《永初郡國》有，何無，徐云舊立。領縣四。户三千三百二十。

巴興令，徐志不注置立，疑是李氏所立。

德陽令，前漢無，後漢、《晋太康地志》屬廣漢。

廣漢令，漢舊縣，屬廣漢。寧蜀郡復有此縣，未知孰是。

晋興令，徐志不注置立。

江陽太守，劉璋分犍爲立。中失本土，寄治武陽。領縣四。户一千五百二十五，口八千二十七。

江陽令，漢舊縣，屬犍爲。

綿水令。别見。

漢安令。别見。

常安令，晋孝武立。

懷寧太守，秦、雍流民，晋安帝立。本屬南秦，文帝元嘉十六年度益州。領縣三。户一千三百一十五，口五千九百五十。寄治成都。

始平令。别見。

西平令，《永初郡國》直云西。何志故屬天水，名西縣。

萬年令，漢舊名，屬馮翊。

寧蜀太守，《永初郡國》有而何無，徐云舊立。《永初郡國》及徐并有西墊江縣，今無。領縣四。户一千

萬安令，徐志載爲先前舊縣，但二漢、晋都没有此縣。

巴郡太守，秦設立的。轄管四縣。有户三千七百三十四，人口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三。距州治内水路一千八百里，陸路五百里，外水路二千二百里。距京都水路六千里。

江州令，漢時舊縣。

臨江令，漢時舊縣。

墊江令，漢時舊縣，獻帝建安六年調歸巴西，劉禪建興十五年復歸巴郡。

枳令，漢時舊縣。

遂寧太守，《永初郡國》上有，何志上没有，徐志説是早先設立的。遂寧轄管四縣。有户三千三百二十。

巴興令，徐志没注明設置情况，可能是李氏政權設立的。

德陽令，前漢没有，後漢、《晋太康地志》上歸屬廣漢。

廣漢令，漢時舊縣，原屬廣漢郡。寧蜀郡又有廣漢縣，未知哪處正確。

晋興令，徐志上没注明設置情况。

江陽太守，劉璋分犍爲設立。中間曾失本土，治所寄設武陽。江陽轄管四縣。有户一千五百二十五，人口八千零二十七。

江陽令，漢時舊縣，當時屬犍爲。

綿水令。見另處。

漢安令。見另處。

常安令，晋孝武帝設立。

懷寧太守，晋安帝依據秦州、雍州來的流民設立的。本歸南秦轄管，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調歸益州。懷寧轄管三縣。有户一千三百一十五，人口五千九百五十。治所寄設成都。

始平令。見另處。

西平令，《永初郡國》直接稱西。何志載早先屬天水，名叫西縣。

萬年令，漢時舊名，當時屬馮翊。

寧蜀太守，《永初郡國》上有而何志上没有，徐志説是從前設立的。《永初郡國》及徐志都有西墊江縣，現今没有。寧蜀轄管四縣。有户一千

六百四十三。

廣漢令，别見。遂寧郡復有此縣。

廣都令，漢舊縣，屬蜀郡。

升遷令，《晋太康地志》屬汶山。

西鄉令，本名南鄉，屬漢中，晋武太康三年更名。

越嶲太守，漢武帝元鼎六年立，故邛都國。何志無。領縣八。户一千三百四十九。

邛都令，漢舊縣。

新興令，《永初郡國》有。

臺登長，漢舊縣。

晋興長，《永初郡國》有。

會無長，漢舊縣。

卑水長，漢舊縣。

定莋長，漢舊縣。

蘇利長，漢縣曰蘇示，□曰蘇利。

汶山太守，《晋太康地志》漢武帝立，孝宣地節三年合蜀郡，劉氏又立。領縣二。户一千一百七，口六千一百五。去州陸一百。去京都水一萬。

都安侯相，蜀立。

晏官令，何志魏平蜀立。《晋太康地志》無。

南陰平太守，陰平郡别見。永嘉流寓來屬，寄治萇陽。領縣二。户一千二百四十，口七千五百九十七。

陰平令。别見。

綿竹令，漢舊縣，屬廣漢。

犍爲太守，漢武帝建元六年，開夜郎國立。領縣五。户一千三百九十，口四千五十七。去州陸九十。去京都水一萬。

武陽令，漢舊縣。

南安令，漢舊縣。

資中令，漢舊縣。

六百四十三。

廣漢令，見另處。遂寧郡又有廣漢縣。

廣都令，漢時舊縣，當時屬蜀郡。

升遷令，《晋太康地志》上屬汶山。

西鄉令，本名南鄉，屬漢中，晋武帝太康三年改名爲西鄉。

越嶲太守，漢武帝元鼎六年設立，從前的邛都國。何志上没載。越嶲轄管八縣。有户一千三百四十九。

邛都令，漢時舊縣。

新興令，《永初郡國》上載有。

臺登長，漢時舊縣。

晋興長，《永初郡國》上載有。

會無長，漢時舊縣。

卑水長，漢時舊縣。

定莋長，漢時舊縣。

蘇利長，漢縣稱蘇示，□稱爲蘇利。

汶山太守，《晋太康地志》載爲漢武帝設立，孝宣地節三年并入蜀郡，蜀漢又設立。汶山轄管二縣。有户一千一百零七，人口六千一百零五。距州治所陸路一百里。距京都水路一萬里。

都安侯相，蜀設立。

晏官令，何志載爲魏平定蜀時設立。《晋太康地志》上没載。

南陰平太守，陰平郡見另處。永嘉年間流散來寄寓的，治所寄設在萇陽。轄管二縣。有户一千二百四十，人口七千五百九十七。

陰平令。見另處。

綿竹令，漢時舊縣，當時屬廣漢。

犍爲太守，漢武帝建元六年開夜郎國設立。犍爲轄管五縣。有户一千三百九十，人口四千零五十七。距州治所陸路九十里。距京都水路一萬里。

武陽令，漢時舊縣。

南安令，漢時舊縣。

資中令，漢時舊縣。

僰道令，漢舊縣。

治官令，晋安帝義熙十年立。

始康太守，關隴流民，晋安帝立。領縣四。户一千六十三，口四千二百二十六。寄治成都。

始康令，晋安帝立。

新城子相，晋安帝立。

談令，晋安帝立。

晋豐令，晋安帝立。

晋熙太守，秦州流民，晋安帝立。領縣二。户七百八十五，口三千九百二十五。

晋熙令，晋安帝立。

萇陽令，晋安帝立。

晋原太守，李雄分蜀郡爲漢原，晋穆帝更名。領縣五。户一千二百七十二，口四千九百六十。去州陸一百二十。去京都水一萬。

江原男相，漢舊縣，屬蜀郡。

臨邛令，漢舊縣，屬蜀郡。

晋樂令，何志故屬沈黎。《晋太康地志》無沈黎郡及晋樂縣。

徙陽令，前漢徙縣屬蜀郡，後漢屬蜀郡屬國都尉。《晋太康地志》有徙陽縣，屬漢嘉。

漢嘉令，前漢青衣縣屬蜀郡，順帝陽嘉二年更名。劉氏立爲漢嘉郡，晋江右猶爲郡，江左省爲縣。

宋寧太守，文帝元嘉十年，免吴營僑立。領縣三。户一千三十六，口八千三百四十二。寄治成都。

欣平令，與郡俱立。

宜昌令，與郡俱立。

永安令，與郡俱立。

安固太守，張氏於凉州立。晋哀帝時，民流入蜀，僑立此郡。本屬南秦，文帝元嘉十六年度益州。領縣六。户一千一百二十，口六千五百五十七。去州一百三十。去京都水一

僰道令，漢時舊縣。

治官令，晋安帝義熙十年設立。

始康太守，晋安帝爲關隴流民設立。轄管四縣。有户一千零六十三，人口四千二百二十六。治所寄設成都。

始康令，晋安帝設立。

新城子相，晋安帝設立。

談令，晋安帝設立。

晋豐令，晋安帝設立。

晋熙太守，晋安帝爲秦州來的流民而設立。轄管二縣。有户七百八十五，人口三千九百二十五。

晋熙令，晋安帝設立。

萇陽令，晋安帝設立。

晋原太守，李雄分蜀郡爲漢原，晋穆帝改名爲晋原。轄管五縣。有户一千二百七十二，人口四千九百六十。距州治所陸路一百二十里。去京都水路一萬里。

江原男相，漢時舊縣，當時屬蜀郡。

臨邛令，漢時舊縣，當時屬蜀郡。

晋樂令，何志載從前屬沈黎。《晋太康地志》上没有沈黎郡以及晋樂縣。

徙陽令，前漢時徙縣屬蜀郡，後漢時屬於蜀郡屬國都尉。《晋太康地志》上有徙陽縣，屬漢嘉。

漢嘉令，前漢時的青衣縣，屬蜀郡，順帝二年改名漢嘉。劉氏設立作漢嘉郡，晋江右時還是郡，晋遷江左後撤郡爲縣。

宋寧太守，宋文帝元嘉十年，免吴營而僑立的。轄管三縣。有户一千零三十六，人口八千三百四十二。治所寄設成都。

欣平令，與郡同時設立。

宜昌令，與郡同時設立。

永安令，與郡同時設立。

安固太守，前凉張氏在凉州設立。晋哀帝時，安固流民入蜀而僑立安固郡。本屬南秦，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調歸益州。安固轄管六縣。有户一千一百二十，人口六千五百五十七。距州治所一百三十里。距京都水路一萬里。

萬。

略陽令。別見。

桓陵令，張氏立。

臨渭令，《晋太康地志》屬略陽。

清水令。別見。

下邽令，何志漢舊縣。案二漢、晋并無此縣。

興固令，何志新立。

南漢中太守，晋地記，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表立。徐志，北漢中民流寓，孝武大明三年立。《起居注》，本屬梁州，元嘉十六年度。《永初郡國》屬梁州，領縣與此同。以《永初郡國》及《起居》檢，則是太元所立，而何志無此郡，當是永初以後省，大明三年復立也。領縣五。户一千八十四，口五千二百四十六。

南長樂令，徐志與郡俱立。

南鄭令，徐志與郡俱立。

南苞中令，徐志與郡俱立。

南沔陽令，徐志與郡俱立。

南城固令，徐志與郡俱立。

北陰平太守，徐志本屬秦州，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度。《永初郡國》、何志，秦、梁、益并無。領縣四。户一千五十三，口六千七百六十四。

陰平令。已見。

南陽令，徐志本南陽白民流寓立。

桓陵令，徐志本安固郡民流寓立。

順陽令，徐志本南陽民流寓立。

武都太守，別見。《永初郡國》、何志益州并無此郡。徐志本屬秦州，流寓立。領縣五。户九百八十二，口四千四百一。

武都令，漢舊名。

下辯令。別見。

略陽令。見另處。

桓陵令，張氏設立。

臨渭令，《晋太康地志》屬略陽。

清水令。見另處。

下邽令，何志載爲漢時舊縣。查考二漢、晋并無下邽縣。

興固令，何志載爲新設立。

南漢中太守，晋地記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上表奏請設立的。徐志載爲北漢中民衆流寓來此，宋孝武帝大明三年設立。《起居注》載，本屬梁州，元嘉十六年調歸益州。《永初郡國》上屬梁州，轄管的縣與此處相同。憑《永初郡國》以及《起居注》檢校，那應是晋孝武太元年間設立的，但何志上没有南漢中郡，應是永初以後撤銷了而在大明三年又設立。南漢中轄管五縣。有户一千零八十四，人口五千二百四十六。

南長樂令，徐志載，同郡一起設立。

南鄭令，徐志載，同郡一起設立。

南苞中令，徐志載，同郡一起設立。

南沔陽令，徐志載，同郡一起設立。

南城固令，徐志載，同郡一起設立。

北陰平太守，徐志載，本屬秦州，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調歸益州。《永初郡國》、何志上，秦、梁、益三州都没有北陰平郡。北陰平轄管四縣。有户一千零五十三，人口六千七百六十四。

陰平令。見另處。

南陽令，徐志載，本屬南陽平民流寓而設立。

桓陵令，徐志載，本由安固郡民流寓而設立。

順陽令，徐志載，本由南陽民流寓而設立。

武都太守，見另處。《永初郡國》、何志上益州没有這一郡。徐志説本屬秦州，因流民寓居而設立。武都轄管五縣。有户九百八十二，人口四千四百零一。

武都令，漢時舊縣。

下辯令。見另處。

漢陽令，漢舊名。

略陽令，漢屬略陽郡，流寓配。

安定令，舊安定郡，流寓配。

新城太守，何志新分廣漢立。領縣二。户七百五十三，口五千九百七十一。去州闕。去京都九千五百三十。

北五城令，何志新分五城立。

懷歸令，何志新立。

南新巴太守，新巴郡别見。《起居注》新巴民流寓，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劍南立。何志新立，新巴民先屬梁州，既立割配。領縣六。户一千七十，口二千六百八十三。

新巴令，何志晋安帝立。

晋城令，何志晋安帝立。

晋安令，何志晋安帝立。

漢昌令，何志晋安帝立。

桓陵令，何志晋哀帝立。按《起居注》，南新巴，元嘉十二年立。何云新立，則非先有此郡，而云此諸縣晋哀帝、安帝立，不詳。

綏歸令，何無此。徐有，不注置立。

南晋壽太守，梁州元有晋壽，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劍南以僑流立。領縣五。户一千五十七，口一千九百四十三。去州一百二十。去京都水一萬。

晋壽令。别見。

興安令。别見。

興樂令，二漢、魏無。《晋太康地記》云："元年更名。本曰白馬，屬汶山。"何志，漢舊縣。檢二漢益部無白馬縣。

邵歡令。别見。

白馬令。别見。

宋興太守，文帝元嘉十年，免建平營立。領南陵、建昌二縣。何志

漢陽令，漢時舊名。

略陽令，漢時屬略陽郡，因流民寓居配設。

安定令，舊安定郡，因流民寓居配設。

新城太守，何志載爲新分廣漢而設立。轄管二縣。有户七百五十三，人口五千九百七十一。距州治所下闕文字。距京都九千五百三十里。

北五城令，何志説是新分五城設立的。

懷歸令，何志説是新設立的。

南新巴太守，新巴郡見另處。《起居注》説是新巴百姓流亡寄居地，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在劍南設立。何志説是新設立，新巴百姓先屬梁州，設立後分割部分地域配給。南新巴轄管六縣。有户一千零七十，人口二千六百八十三。

新巴令，何志説是晋安帝設立。

晋城令，何志説是晋安帝設立。

晋安令，何志説是晋安帝設立。

漢昌令，何志説是晋安帝設立。

桓陵令，何志説是晋哀帝設立。查《起居注》，南新巴是元嘉十二年設立。何志説是新設立，那不可能是先有南新巴郡，而説這些縣是晋哀帝、安帝設立的，不明其詳。

綏歸令，何志無這一縣。徐志上有，但没注設置情况。

南晋壽太守，梁州原有晋壽，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在劍南因僑居的流民設立。轄管五縣。有户一千零五十七，人口一千九百四十三。距州治所一百二十里。距京都水路一萬里。

晋壽令。見另處。

興安令。見另處。

興樂令，二漢、魏時没有。《晋太康地記》説："元年改名，本名白馬，屬汶山。"何志説是漢時舊縣。檢校二漢益州部没有白馬縣。

邵歡令。見另處。

白馬令。見另處。

宋興太守，宋文帝元嘉十年，撤建平營設立。轄管南陵、建昌二縣。何志上又没有南陵，

無復南陵，有南漢、建忠。徐無建忠，有永川。何云建忠新立。領縣三。户四百九十六，口一千九百四十三。寄治成都。

南漢令，何志晉穆帝立。故屬漢中，流寓來配。

建昌令，何志新立。

永川令，徐志新立。

南宕渠太守，徐志本南中民，蜀立。《起居注》，本屬梁州，元嘉十六年度。《永初郡國》梁州有宕渠郡，領縣三，與此同，而無"南"字。何同。若此郡元嘉十六年度益，則何志應在益部，不詳。領縣三。户五百四，口三千一百二十七。

宕渠令，二漢、《晉太康地志》屬巴郡。

漢興令，二漢、魏無，晉地志有，屬興古郡。

宣漢令，前漢無，後漢屬巴郡，《晉太康地志》無。

天水太守，別見。《永初郡國》、何志益州無此郡。徐志與今同。領縣三。户四百六十一。

宋興令，徐志不注置立。

上邽令。別見。

西縣長。別見。

東江陽太守，何志晉安帝初，流寓入蜀，今新復舊土爲郡。領縣二。户一百四十二，口七百四十。去州一千五百八十。去京都水八千九十。

漢安令，前漢無，後漢屬犍爲，《晉太康地志》屬江陽。

綿水令，何志晉孝武立。

沈黎太守，《蜀記》云："漢武元鼎十一年，分蜀西部邛莋爲沈黎郡，十四年罷。"案元鼎至六年，云十一年，非也。又二漢、晉并無此

而有南漢、建忠。徐志上没建忠，有永川。何志説建忠是新設立的。宋興轄管三縣。有户四百九十六，人口一千九百四十三。治所寄設在成都。

南漢令，何志説是晉穆帝設立。原先屬漢中，流民來寓居配設。

建昌令，何志説是新設立的。

永川令，徐志説是新設立的。

南宕渠太守，徐志説本是南中民衆，蜀設立南宕渠。《起居注》説本屬梁州，元嘉十六年調歸益州。《永初郡國》梁州部屬有宕渠郡，轄管三縣，與此處相同，但無"南"字。何志上一樣。假若這一郡在元嘉十六年調歸益州，那何志上這一郡應在益州部，弄不清楚是什麼情况。南宕渠轄管三縣。有户五百零四，人口三千一百二十七。

宕渠令，二漢、《晉太康地志》上屬巴郡。

漢興令，二漢、魏時没有，晉地志上有，屬興古郡。

宣漢令，前漢没有，後漢屬巴郡，《晉太康地志》上没有。

天水太守，見另處。《永初郡國》、何志上益州没有這一郡。徐志上與現今相同。管轄三縣。有户四百六十一。

宋興令，徐志上没注明設置情况。

上邽令。見另處。

西縣長。見另處。

東江陽太守，何志説晉安帝初年，流民入蜀寓居，今新恢復舊土設立郡。轄管二縣。有户一百四十二，人口七百四十。距州治所一千五百八十里。距京都水路八千零九十里。

漢安令，前漢没有，後漢屬犍爲，《晉太康地志》上屬江陽。

綿水令，何志説是晉孝武帝設立。

沈黎太守，《蜀記》説："漢武帝元鼎十一年分蜀西部的邛莋設立沈黎郡，十四年撤銷。"考查元鼎最多祇六年，説十一年，不對。再者，二漢、晉時并没有沈黎郡，《永初郡國》上有，

郡，《永初郡國》有，何無，徐云舊郡。領縣四。户六十五。

何志上没有，徐志説是舊郡。沈黎轄管四縣。有户六十五。

城陽令，徐不注置立。

城陽令，徐志没注明設置情況。

蘭令，漢舊縣，屬越巂，作“闌”。《晋太康地志》無。

蘭令，漢時舊縣，當時屬越巂，蘭，寫作“闌”。《晋太康地志》上没有。

旄牛令，前漢屬蜀郡，後漢屬蜀郡屬國都尉，《晋太康地志》屬漢嘉。

旄牛令，前漢時屬於蜀郡，後漢屬於蜀郡的屬國都尉，《晋太康地志》上屬漢嘉。

寧州

寧州刺史，晋武帝泰始七年分益州南中之建寧、興古、雲南、永昌四郡立。太康三年省，立南夷校尉。惠帝太安二年復立，增牂牁、越巂、朱提三郡。成帝咸康四年，分牂牁、夜郎、朱提、越巂四郡爲安州，尋罷并寧州。越巂後還益州。今領郡十五，縣八十一。户一萬二百五十三。去京都一萬三千三百。

寧州刺史，晋武帝泰始七年分益州南中的建寧、興古、雲南、永昌四郡設立。晋武帝太康三年撤銷，設立南夷校尉。晋惠帝太安二年又設立，增加牂牁、越巂、朱提三郡。晋成帝咸康四年，分牂牁、夜郎、朱提、越巂四郡設立爲安州，隨後廢除并入寧州。越巂後來還給益州。寧州現今轄管十五郡，八十一縣。有户一萬零二百五十三。距京都一萬三千三百里。

建寧太守，漢益州郡滇王國，劉氏更名。領縣十三。户二千五百六十二。

建寧太守，漢時益州郡的滇王國，蜀漢劉氏改名建寧，轄管十三縣。有户二千五百六十二。

味縣令，漢舊縣。

味縣令，漢時舊縣。

同樂令，晋武帝立。

同樂令，晋武帝設立。

談稾令，漢舊縣，屬牂牁。晋武帝立。

談稾令，漢時舊縣，屬牂牁。晋武帝設立。

牧麻令，漢舊縣，作牧靡。

牧麻令，漢時舊縣，寫作牧靡。

漏江令，漢舊縣，屬牂牁。晋武帝立。

漏江令，漢時舊縣，屬牂牁。晋武帝設立。

同瀨長，漢舊縣。“同”作“銅”。

同瀨長，漢時舊縣。“同”寫作“銅”。

昆澤長，漢舊縣。

昆澤長，漢時舊縣。

新定長，《晋太康地志》有。

新定長，《晋太康地志》上載有。

存䣭□，《晋太康地志》有。

存䣭□，《晋太康地志》上載有。

同并長，漢舊縣，前漢作同并，屬牂牁。晋武帝咸寧五年省，哀帝復立。

同并長，漢時舊縣，前漢作同并，屬牂牁。晋武帝咸寧五年撤裁，晋哀帝又設立。

萬安長，江左立。

萬安長，晋室遷江左時設立。

毋單長，漢舊縣，屬牂牁，《晋太康地志》屬建寧。

毋單長，漢時舊縣，屬牂牁，《晋太康地志》上屬建寧。

新興長，江左立。

新興長，晋室遷江左時設立。

晋寧太守，晋惠帝太安二年，

晋寧太守，晋惠帝太安二年，分建寧西部

分建寧西七縣爲益州郡，晉懷帝更名。領縣七。户六百三十七。去州七百三十。去京都水一萬三千七百。

建伶令，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建寧。

連然令，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建寧。

滇池令，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建寧。

穀昌長，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建寧。

秦臧長，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建寧。

俞元長，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建寧。

雙柏長，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建寧。

牂牱太守，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領縣六。户一千九百七十。去州一千五百。去京都水一萬二千。

萬壽令，晉武帝立。

故且蘭令，漢舊縣云故且蘭，《晉太康地志》無。

毋斂令，漢舊縣。

晉樂令，江左立。

丹南長，江左立。

新寧長，何、徐不注置立。

平蠻太守，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牂牱、朱提、建寧立平夷郡，後避桓温諱改。領縣二。户二百四十五。去京都水一萬三千。

平蠻令，漢舊縣，屬牂牱。故名平夷。

鱉令，漢舊縣，屬牂牱。

夜郎太守，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牂牱、朱提、建寧立。領縣四。户二百八十八。去州一千。去京都水一萬四千。

夜郎令，漢舊縣，屬牂牱。

七縣設作益州郡，晉懷帝改名爲晉寧。轄管七縣。有户六百三十七。距州治所七百三十里。距京都水路一萬三千七百里。

建伶令，漢時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上屬建寧。

連然令，漢時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上屬建寧。

滇池令，漢時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上屬建寧。

穀昌長，漢時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上屬建寧。

秦臧長，漢時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上屬建寧。

俞元長，漢時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上屬建寧。

雙柏長，漢時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上屬建寧。

牂牱太守，漢武帝元鼎六年設立。轄管六縣。有户一千九百七十。距州一千五百里。距京都水路一萬二千里。

萬壽令，晉武帝設立。

故且蘭令，漢時舊縣，稱故且蘭，《晉太康地志》上没有。

毋斂令，漢時舊縣。

晉樂令，晉室遷江左設立。

丹南長，晉室遷江左設立。

新寧長，何志、徐志没注明設置情況。

平蠻太守，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牂牱、朱提、建寧設立平夷郡，後來避桓温諱改名平蠻。轄管二縣。有户二百四十五。距京都水路一萬三千里。

平蠻令，漢時舊縣，屬牂牱。原先名平夷。

鱉令，漢時舊縣，屬牂牱。

夜郎太守，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牂牱、朱提、建寧設立。轄管四縣。有户二百八十八。距州治所一千里。距京都水路一萬四千里。

夜郎令，漢時舊縣，屬牂牱。

廣談長，《晋太康地志》屬牂牁。

談樂長，江左立。

談柏令，漢舊縣，屬牂牁。

朱提太守，劉氏分犍爲立。領縣五。户一千一十。去州七百二十。去京都水一萬四千六百。

朱提令，前漢屬犍爲，後漢屬犍爲屬國都尉。

堂狼令，前漢屬犍爲，“狼”作“琅”。後漢、《晋太康地志》屬朱提。

臨利長，江左立。

漢陽長，前漢屬犍爲，後漢無，《晋太康地志》屬朱提。

南秦長，本名南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南廣太守，晋懷帝分朱提立。領縣四。户四百四十。去州水二千三百。去京都水一萬四百。

南廣令，漢舊縣，屬犍爲，《晋太康地志》屬朱提。

新興令，何志不注置立。

晋昌令，江左立。

常遷長，江左立。

建都太守，晋成帝分建寧立。領縣六。户一百七。去州二千。去京都水一萬五十。

新安令，晋成帝立。

經雲令，晋成帝立。

永豐令，晋成帝立。

臨江令，晋成帝立。

麻應長，晋成帝立。

遂安長，晋成帝立。

西平太守，晋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興古之東立。何志晋成帝立，非也。《永初郡國》、何志并有西寧縣，何云晋成帝立，今無。領縣五。户一百七十六。去州二千三百。去京都水一萬五千三百。

西平令，何志晋成帝立。

廣談長，《晋太康地志》上屬牂牁。

談樂長，晋室遷江左時設立。

談柏令，漢時舊縣，屬牂牁。

朱提太守，蜀漢劉氏分犍爲設立。轄管五縣。有户一千零一十。距州治所七百二十里。距京都水路一萬四千六百里。

朱提令，前漢屬犍爲，後漢屬犍爲的屬國都尉。

堂狼令，前漢屬犍爲，“狼”寫作“琅”。後漢、《晋太康地志》上屬朱提。

臨利長，晋室遷江左時設立。

漢陽長，前漢屬犍爲，後漢没有，《晋太康地志》上屬朱提。

南秦長，本名南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爲南秦。

南廣太守，晋懷帝分朱提設立，轄管四縣。有户四百四十。距州治水路二千三百里。距京都水路一萬零四百里。

南廣令，漢時舊縣，屬犍爲，《晋太康地志》上屬朱提郡。

新興令，何志上没注設置情况。

晋昌令，晋室東遷江左時設立。

常遷長，晋室東遷江左時設立。

建都太守，晋成帝分建寧設立。轄管六縣。有户一百零七。距州治二千里。距京都水路一萬零五十里。

新安令，晋成帝設立。

經雲令，晋成帝設立。

永豐令，晋成帝設立。

臨江令，晋成帝設立。

麻應長，晋成帝設立。

遂安長，晋成帝設立。

西平太守，晋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興古的東部地域設立。何志説是晋成帝設立，不對。《永初郡國》、何志上都有西寧縣，何志説晋成帝設立，現今没有。西平管轄五縣。有户一百七十六。距州治二千三百里。距京都水路一萬五千三百里。

西平令，何志説是晋成帝設立。

温江令，何志晉成帝立。

都陽令，何志晉成帝立。案《晉起居注》，太康二年置興古之都唐縣。疑是。

晉綏長，何志晉成帝立。

義成長，何志晉成帝立。案此五縣應與郡俱立。

西河陽太守，晉成帝分河陽立。領縣三。户三百六十九。去州二千五百。去京都水一萬五千五百。

芘蘇令，前漢屬益州郡，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永昌。“芘”作“比”。

成昌令，晉成帝立。

建安長，晉成帝立。

東河陽太守，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永昌、雲南立。《永初郡國》又有西阿，領楪榆、遂段、新豐三縣，何、徐無。遂段、新豐二縣，二漢、晉并無。領縣二。户一百五十二。去州二千。去京都水一萬五千。

東河陽令，何不注置立，疑與郡俱立。

楪榆長，前漢屬益州郡，後漢屬永昌，《晉太康地志》屬雲南。前漢“楪”作“葉”。

雲南太守，《晉太康地志》云，故屬永昌。何志劉氏分建寧、永昌立。領縣五。户三百八十一。去州一千五百。去京都水一萬四千五百。

雲南令，前漢屬益州郡，後漢屬永昌，《晉太康地志》屬雲南。

雲平長，晉武帝咸寧五年立。

東古復長，漢屬越巂，《晉太康地志》屬雲南，并云姑復。《永初郡國》、何并云東古復。何不注置立。

西古復長，《永初郡國》有。何不注置立。

邪龍□，漢舊縣，屬益州郡，後

温江令，何志説是晉成帝設立。

都陽令，何志説是晉成帝設立。查《晉起居注》，太康二年設置興古的都唐縣。懷疑就是這一縣。

晉綏長，何志説是晉成帝設立。

義成長，何志説是晉成帝設立。考核起來這五縣應當同西平郡一起設立。

西河陽太守，晉成帝分河陽設立。轄管三縣。有户三百六十九。距州治二千五百里。距京都水路一萬五千五百里。

芘蘇令，前漢屬益州郡，後漢、《晉太康地志》上屬永昌。“芘”寫作“比”。

成昌令，晉成帝設立。

建安長，晉成帝設立。

東河陽太守，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永昌、雲南設立。《永初郡國》又有西阿，轄管楪榆、遂段、新豐三縣，何志、徐志上没載。遂段、新豐二縣，二漢、晉都没有。東河陽轄管二縣。有户一百五十二。距州治所二千里。距京都水路一萬五千里。

東河陽令，何志上没注明設置情況，可能是同郡一起設立的。

楪榆長，前漢屬益州郡，後漢屬永昌，《晉太康地志》屬雲南。前漢時“楪”寫作“葉”。

雲南太守，《晉太康地志》説，早先屬永昌。何志説是蜀漢劉氏分建寧、永昌設立。轄管五縣。有户三百八十一。距州治所一千五百里。距京都水路一萬四千五百里。

雲南令，前漢屬益州郡，後漢屬永昌，《晉太康地志》上屬雲南。

雲平長，晉武帝咸寧五年設立。

東古復長，漢屬越巂，《晉太康地志》屬雲南，并説是姑復。《永初郡國》、何志都説東古復。何志上没注明設置情況。

西古復長，《永初郡國》上有載，何志没注明設置情況。

邪龍□，漢時舊縣，原屬益州郡，後漢屬永

漢屬永昌，《晉太康地志》屬雲南。

興寧太守，晉成帝分雲南立。領縣二。户七百五十三。去州一千五百。去京都水一萬四千五百。

梇棟令，漢舊縣，屬益州，《晉太康地志》屬雲南。

青蛉令，漢舊縣，屬越巂，《晉太康地志》屬雲南。

興古太守，漢舊郡，《晉太康地志》故牂牁。何志劉氏分建寧、牂牁立，則是後漢末省也。領縣六。户三百八十六。去州二千三百。去京都水一萬六千。

漏卧令，漢舊縣，屬牂牁。

宛暖令，漢舊縣，屬牂牁。本名宛温，爲桓温改。

律高令，漢舊縣，屬益州郡，後省。晉武帝咸寧元年，分建寧郡脩雲、俞元二縣間流民復立律高縣。脩雲、俞元二縣，二漢無。

西安令，江左立。

句町令，漢舊縣，屬牂牁。

南興長，江左立。

梁水太守，晉成帝分興古立。領縣七。户四百三十一。去州水三千。去京都水一萬六千。

梁水令，與郡俱立。

騰休長，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興古，何志故屬建寧，晉武帝從興古治之，遂以屬焉。

西隋令，漢舊縣，屬牂牁，《晉太康地志》屬興古。并作“隨”。

毋棳令，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興古。劉氏改曰西豐，晉武帝泰始五年，復爲毋棳。

新豐長，何志不注置立。

建安長，何志不注置立。

鐔封長，漢舊縣，屬牂牁，《晉太康地志》屬興古。

昌，《晉太康地志》上屬雲南郡。

興寧太守，晉成帝分雲南設立。轄管二縣。有户七百五十三。距州治所一千五百里。距京都水路一萬四千五百里。

梇棟令，漢時舊縣，屬益州，《晉太康地志》上屬雲南。

青蛉令，漢時舊縣，屬越巂，《晉太康地志》上屬雲南。

興古太守，漢時舊郡，《晉太康地志》説是原先的牂牁。何志説是劉氏分建寧、牂牁設立，那麼就是後漢末年撤裁了。興古轄管六縣。有户三百八十六。距州治所二千三百里。距京都水路一萬六千里。

漏卧令，漢時舊縣，屬牂牁。

宛暖令，漢時舊縣，屬牂牁。原名宛温，爲避桓温諱改爲宛暖。

律高令，漢時舊縣，屬益州郡，後撤裁。晉武帝咸寧元年，分建寧郡的脩雲、俞元二縣裏的流民再設立律高縣。脩雲、俞元二縣，二漢没有。

西安令，晉室東遷江左時設立。

句町令，漢時舊縣，屬牂牁。

南興長，晉室遷江左設立。

梁水太守，晉成帝分興古設立。轄管七縣。有户四百三十一。距州治水路三千里。距京都水路一萬六千里。

梁水令，同郡一起設立。

騰休長，漢時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上屬興古，何志説從前屬建寧，晉武帝把其轉歸興古治理，於是就歸屬興古。

西隋令，漢時舊縣，屬牂牁，《晉太康地志》上屬興古。“隋”，寫作“隨”。

毋棳令，漢時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上屬興古。蜀漢劉氏改稱西豐，晉武帝泰始五年，又改爲毋棳。

新豐長，何志上没注明設置情況。

建安長，何志上没注明設置情況。

鐔封長，漢時舊縣，屬牂牁，《晉太康地志》上屬興古。

廣州

廣州刺史，吴孫休永安七年，分交州立。領郡十七，縣一百三十六。户四萬九千七百二十六，口二十萬六千六百九十四。去京都水五千二百。

廣州刺史，吴孫休永安七年，分交州設立。轄管十七郡，一百三十六縣。有户四萬九千七百二十六，人口二十萬六千六百九十四。距京都水路五千二百里。

南海太守，秦立。秦敗，尉他王此地，至漢武帝元鼎六年，開屬交州。領縣十。户八千五百七十四，口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七。

南海太守，秦設立。秦朝敗後，尉他在這裏稱王，直到漢武帝元鼎六年，擴展歸屬交州。轄管十縣。有户八千五百七十四，人口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七。

番禺男相，漢舊縣。

番禺男相，漢時舊縣。

熙安子相，文帝立。

熙安子相，文帝設立。

增城令，前漢無，後漢有。

增城令，前漢没有，後漢有。

博羅男相，漢舊縣。二漢皆作“傅”字，《晋太康地志》作“博”。

博羅男相，漢時舊縣。二漢時都寫作“傅”字，《晋太康地志》作“博”。

酉平令，《永初郡國》有。

酉平令，《永初郡國》有。

龍川令，舊縣。

龍川令，舊縣。

懷化令，晋安帝立。

懷化令，晋安帝設立。

綏寧男相，文帝立。

綏寧男相，文帝設立。

高要子相，漢舊縣，屬蒼梧，文帝廢。

高要子相，漢時舊縣，屬蒼梧，文帝廢除。

始昌令，文帝立。

始昌令，文帝設立。

蒼梧太守，漢武帝元鼎六年立。《永初郡國》又有高要、建陵、寧新、都羅、端溪、撫寧六縣。建陵、寧新，吴立。都羅，晋武分建陵立。晋武帝太康元年，改新寧曰寧新。端溪、别見。撫寧始見《永初郡國》。高要何志無，餘與《永初郡國》同。徐志無建陵、寧新、撫寧三縣。何、徐二志并有懷熙一縣。思安、封興、蕩康、僑寧四縣，疑是宋末度此也。今領縣十一。户六千五百九十三，口萬一千七百五十三。去州水八百。去京都水五千五百九十。

蒼梧太守，漢武帝元鼎六年設立。《永初郡國》上又有高要、建陵、寧新、都羅、端溪、撫寧六縣。建陵、寧新，吴設立。都羅是晋武帝分建陵設立的。晋武帝太康元年，改新寧稱寧新。端溪、見另處。撫寧最早在《永初郡國》見到記載。高要何志上没有，其餘與《永初郡國》上相同。徐志上没有建陵、寧新、撫寧三縣。何、徐二志并有懷熙一縣。思安、封興、蕩康、僑寧四縣，可能是宋末調歸這裏的。蒼梧現今轄管十一縣。有户六千五百九十三，人口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三。距州治水路八百里。距京都水路五千五百九十里。

廣信令，漢舊縣。

廣信令，漢時舊縣。

猛陵令，漢舊縣。

猛陵令，漢時舊縣。

懷熙令，文帝立。

懷熙令，文帝設立。

思安令，《永初郡國》有，及何

思安令，《永初郡國》上有，連同何志并屬

志并屬晉康，徐志度此。

封興令，《永初郡國》有，及何志并屬晉康，徐志度此。

蕩康令，《永初郡國》有，及何志并屬晉康，徐志度此。

僑寧令，《永初郡國》有，及何志并屬晉康，徐志度此。

遂成令，《永初郡國》有。

丁留令，晉武帝太康七年，以蒼梧蠻夷賓服立，□作“丁溜”。溜音留。

廣陵令，《永初郡國》有。

武化令，徐志以前無，疑是宋末所立。

晉康太守，晉穆帝永和七年分蒼梧立，治元溪。《永初郡國》治龍鄉。何志無復龍鄉縣，當是晉末立，元嘉二十年前，以龍鄉并端溪也。《永初郡國》又有封興、蕩康、思安、遼安、開平縣。何志無遼安、開平二縣，餘與《永初郡國》同。封興、蕩康、思安、别見。遼安、開平，應是晉末立，元嘉二十年前省。今領縣十四。户四千五百四十七，口一萬七千七百一十。去州水五百。去京都水五千八百。

端溪令，漢舊縣，何志屬蒼梧，徐志屬此。

晉化令，何志不注置立，疑是晉末所立。

都城令，何志晉初分建陵立，今無建陵縣。按《太康地志》唯有都羅、武城縣。

樂城令，何志無，徐志有。

賓江令，何志無，徐志有。

説城令，何志無，徐志有。

元溪令，《晉太康地志》屬蒼梧。

夫阮令，《永初郡國》有。

僑寧令，何志云漢舊縣，檢二漢

晉康，徐志歸屬此處。

封興令，《永初郡國》上有，連同何志并歸屬晉康，徐志歸屬此處。

蕩康令，《永初郡國》有，連同何志并歸屬晉康，徐志歸屬此處。

僑寧令，《永初郡國》上有，連同何志并歸屬晉康，徐志歸屬此處。

遂成令，《永初郡國》上有。

丁留令，晉武帝太康七年，因蒼梧的蠻夷歸服設立，□作“丁溜”。溜字音讀留。

廣陵令，《永初郡國》載有。

武化令，徐志以前没見記載，可能是宋末設立的。

晉康太守，晉穆帝永和七年，分蒼梧設立，治所設在元溪。《永初郡國》載治所設在龍鄉。何志上没有龍鄉縣，應是晉末設立的，元嘉二十年前，將龍鄉并入端溪了。《永初郡國》上又有封興、蕩康、思安、遼安、開平縣。何志上没有遼安、開平二縣，其餘與《永初郡國》相同。封興、蕩康、思安、見另處。遼安、開平，應是晉末設立的，宋元嘉二十年前裁撤了。晉康現今轄管十四縣。有户四千五百四十七，人口一萬七千七百一十。距州治地水路五百里。距京都水路五千八百里。

端溪令，漢時舊縣，何志上屬蒼梧，徐志上歸屬此處。

晉化令，何志没注明設置情況，可能是晉末設立的。

都城令，何志説是晉初分建陵設立，現今没有建陵縣。查《太康地志》衹有都羅、武城縣。

樂城令，何志上没載，徐志上有。

賓江令，何志上没載，徐志上有。

説城令，何志上没載，徐志上有。

元溪令，《晉太康地志》上屬蒼梧。

夫阮令，《永初郡國》上載有。

僑寧令，何志説是漢時舊縣，查檢二漢《地

《地理》《郡國》，無。蒼梧又有僑寧縣。

安遂令，文帝立。

永始令，文帝立。

武定令，文帝立。

文招令，何志無，徐志有二文招，一屬綏建，一屬晉康。

熙寧令，何志無，徐志有。

新寧太守，晉穆帝永和七年，分蒼梧立。《永初郡國》有平興、永城縣，何、徐志有永城，無平興。此二縣當是晉末立。平興當是元嘉二十年以前省，永城當是大明八年以後省。何志又有熙寧縣，云新立，當是文帝所立。徐志無，當是元嘉二十年後省也。今領縣十四。戶二千六百五十三，口一萬五百一十四。去州水六百二十。去京都水五千六百。

南興令，何志漢舊縣。檢二漢《地理》《郡國》、《晉太康地志》并無。《永初郡國》有。

臨允令，漢舊縣，屬合浦，《晉太康地志》屬蒼梧。何志，吴度蒼梧。

新興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博林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甘東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單牒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威平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龍潭令，文帝立。

平鄉令，文帝立。

城陽令，文帝立。

威化令，文帝立。

初興令，文帝立。

理》《郡國》，没有。蒼梧又有僑寧縣。

安遂令，文帝設立。

永始令，文帝設立。

武定令，文帝設立。

文招令，何志上没有，徐志上有二個文招，一屬綏建，一屬晉康。

熙寧令，何志上没有，徐志上有。

新寧太守，晉穆帝永和七年，分蒼梧設立。《永初郡國》上有平興、永城縣，何志、徐志上有永城，没平興。這二縣應是晉末設立的。平興應是元嘉二十年以前裁撤，永城應是宋大明八年以後裁撤的。何志上又有熙寧縣，説是新設立的，應是宋文帝設立的。徐志上没有，可能是元嘉二十年後裁撤了。新寧現今轄管十四縣。有户二千六百五十三，人口一萬零五百一十四。距州治地水路六百二十里。距京都水路五千六百里。

南興令，何志載爲漢時舊縣。查檢二漢《地理》《郡國》、《晉太康地志》上都没有。《永初郡國》上載有。

臨允令，漢時舊縣，屬合浦，《晉太康地志》上屬蒼梧。何志載，吴時調歸蒼梧。

新興令，《永初郡國》載有，何志未注明設置情况。

博林令，《永初郡國》載有，何志未注明設置情况。

甘東令，《永初郡國》載有，何志未注明設置情况。

單牒令，《永初郡國》載有，何志未注明設置情况。

威平令，《永初郡國》載有，何志未注明設置情况。

龍潭令，文帝設立。

平鄉令，文帝設立。

城陽令，文帝設立。

威化令，文帝設立。

初興令，文帝設立。

撫納令，徐志有。

歸順令，徐志有。

永平太守，晉穆帝升平五年，分蒼梧立。《永初郡國》有雷鄉、盧平、員鄉、逋寧、開城五縣，當是與郡俱立。何、徐志無雷鄉、員鄉，又有熙平，云新立，疑是文帝所立。雷鄉、員鄉當是元嘉二十年以前省。盧平、逋寧、開城當是大明八年以後省。今領縣七。疑户一千六百九，口一萬七千二百二。去州水一千二百。去京都水五千四百。

安沂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豐城令，吴立，屬蒼梧。《永初郡國》并安沂，當是宋初并。何志有，當是元嘉中復立。

蘇平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徐曰藉平。

畯安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夫寧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武林令，文帝立。

鬱林太守，秦桂林郡，屬尉他，武帝元鼎六年復，更名。《永初郡國》有安遠、程安、威定、三縣别見。中胄、歸化五縣。中胄疑即桂林之中溜。歸化，二漢、《晉太康地志》無，疑是江左所立。何志無中胄、歸化，餘三縣屬桂林，徐志同。今領縣十七。户一千一百二十一，口五千七百二十七。去州水一千六百。去京都水七千九百。

布山令，漢舊縣。

領方令，漢舊縣，吴改曰臨浦，晉武復舊。

阿林令，漢舊縣。

鬱平令，吴立曰陰平，晉武太

撫納令，徐志載有。

歸順令，徐志載有。

永平太守，晉穆帝升平五年，分蒼梧設立。《永初郡國》上有雷鄉、盧平、員鄉、逋寧、開城五縣，應是與郡同時設立的。何志、徐志上無雷鄉、員鄉，又有熙平，説是新設立的，可能是宋文帝設立的。雷鄉、員鄉應是元嘉二十年以前裁撤的。盧平、逋寧、開城應是大明八年以後裁撤的。永平現轄管七縣。存疑。有户一千六百零九，人口一萬七千二百零二。距州治水路一千二百里。距京都水路五千四百里。

安沂令，《永初郡國》載有，何志未注明設立情況。

豐城令，吴設立，屬蒼梧。《永初郡國》説并入安沂，那應是宋初并的。何志載有，應是元嘉年間又設立了。

蘇平令，《永初郡國》上有，何志未注明設立情況。徐志稱藉平。

畯安令，《永初郡國》載有，何志未注明設置情況。

夫寧令，《永初郡國》載有，何志未注明設置情況。

武林令，文帝設立。

鬱林太守，秦時的桂林郡，屬尉他，漢武帝元鼎六年收復，改名鬱林。《永初郡國》載有安遠、程安、威定、三縣見另處。中胄、歸化五縣。中胄懷疑就是桂林的中溜。歸化，二漢、《晉太康地志》上没有。可能是晉室東遷江左設立。何志上没有中胄、歸化，其餘三縣屬桂林，徐志與此相同。鬱林現轄管十七縣。有户一千一百二十一，人口五千七百二十七。距州治水路一千六百里。距京都水路七千九百里。

布山令，漢時舊縣。

領方令，漢時舊縣，吴改名臨浦，晉武帝恢復舊名。

阿林令，漢時舊縣。

鬱平令，吴設立，名陰平，晉武帝太康元

康元年更名。

新邑令，吴立。

建初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徐同。

賓平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威化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新林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龍平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安始令，吴立曰建始，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懷安令，何志吴改，未知先何名。《吴録》地理無懷安縣名，《太康地志》無，《永初郡國》有。

晋平令，吴立曰長平，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綏寧令，《永初郡國》并領方，何無徐有。

歸代令，徐志有。

中胄令，徐志有。

建安令，《永初郡國》有，何無，徐有。

桂林太守，本縣名，屬鬱林。吴孫皓鳳凰三年，分鬱林立，治武熙縣，不知何時徙。《永初郡國》有常安、夾陽二縣。夾陽，晋武帝太康元年分龍岡立。常安，《太康地志》有而王隱無。何、徐并無此二縣。今領縣七。户五百五十八，口二千二百五。去州水一千五百七十五。去京都水六千八百。

中溜令，漢舊縣，屬鬱林，《晋太康地志》無。

龍定令，晋武帝太康元年立桂林之龍岡，疑是。《永初郡國》、何、徐并云龍定。

年改名鬱平。

新邑令，吴設立。

建初令，《永初郡國》載有，何志未注明設置情況，徐志相同。

賓平令，《永初郡國》載有，何志未注明設置情況。

威化令，《永初郡國》載有，何志未注明設置情況。

新林令，《永初郡國》載有，何志未注明設置情況。

龍平令，《永初郡國》載有，何志未注明設置情況。

安始令，吴設立，名建始，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安始。

懷安令，何志載爲吴改的名，不知以前是何名。《吴録》地理無懷安縣名，《太康地志》上没有，《永初郡國》上有。

晋平令，吴設立，名長平，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晋平。

綏寧令，《永初郡國》載并入領方，何志上没有而徐志上有。

歸代令，徐志載有。

中胄令，徐志上載有。

建安令，《永初郡國》載有，何志上無，徐志上載有。

桂林太守，桂林原本是縣名，屬鬱林郡。吴孫晧鳳凰三年，分鬱林設立，治所設在武熙縣，不知何時遷移。《永初郡國》上有常安、夾陽二縣。夾陽，晋武帝太康元年分龍岡設立。常安，《太康地志》載有而王隱無。何志、徐志都没有這二縣。桂林現轄管七縣。有户五百五十八，人口二千二百零五。距州治水路一千五百七十五里。距京都水路六千八百里。

中溜令，漢時舊縣，屬鬱林，《晋太康地志》上没有。

龍定令，晋武帝太康元年設立桂林的龍岡，疑就是此縣。《永初郡國》、何志、徐志都説是龍定。

武熙令，本曰武安，應是吴立，晋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故屬鬱林。

陽平令，《永初郡國》、何、徐并有。何云新置。按晋武帝太康元年，立桂林之洋平縣，疑是。

安遠令，晋武帝太康六年立，屬鬱林。《永初郡國》猶屬鬱林，何、徐屬此。

程安令，《永初郡國》屬鬱林，何、徐屬此。疑是江左立。

威定令，《永初郡國》屬鬱林，何、徐屬此。疑是江左立。

高凉太守，二漢有高凉縣，屬合浦，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吴分立，治思平縣，不知何時徙。吴又立高熙郡，太康中省并高凉，宋世又經立，尋省。《永初郡國》高凉又有石門、廣化、長度、宋康四縣。何、徐并無宋康，當是宋初所立，元嘉二十年以前省，其餘當是江左所立。領縣七。户一千四百二十九，口八千一百二十三。去州水一千一百，去京都水六千六百。

思平令，《晋太康地志》有。

莫陽令，《晋太康地志》有，屬高興。

平定令，何志有，不注置立。

安寧令，吴立。

羅州令，何志新立。

西鞏令，何志新立。

禽鄉令，何志新立。

新會太守，晋恭帝元熙二年，分南海立。《廣州記》云："永初元年，分新寧立，治盆允。"未詳孰是。領縣十二，户一千七百三十九，口萬五百九。去州三百五十。

宋元令，《永初郡國》無，文帝元嘉九年，割南海、新會、新寧三郡界上新民立宋安、新熙、永昌、始

武熙令，本稱武安，應是吴設立的，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武熙。原先屬鬱林。

陽平令，《永初郡國》、何志、徐志上都有。何説是新設置的。查考晋武帝太康元年，設立桂林的洋平縣，可能就是這縣。

安遠令，晋武帝太康六年設立，屬鬱林。《永初郡國》上還是屬鬱林，何志、徐志歸屬桂林。

程安令，《永初郡國》上屬鬱林，何志、徐志屬這裏。懷疑是晋室東遷江左後設立的。

威定令，《永初郡國》上屬鬱林，何志、徐志屬這裏。懷疑是晋室東遷江左後設立的。

高凉太守，二漢有高凉縣，屬合浦，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吴分而設立，郡治設思平縣，不知何時遷移。吴又設立高熙郡，太康年間裁撤并入高凉，宋代亦曾設立，不久裁撤。《永初郡國》高凉又載有石門、廣化、長度、宋康四縣。何志、徐志上并没有宋康，當是宋初設立的，元嘉二十年以前裁撤，其餘當是晋東遷江左時設立的。高凉轄管七縣。有户一千四百二十九，人口八千一百二十三。距州治水路一千一百里，距京都水路六千六百里。

思平令，《晋太康地志》載有。

莫陽令，《晋太康地志》載有，屬高興。

平定令，何志上載有，未注明設置情况。

安寧令，吴設立。

羅州令，何志説是新設立的。

西鞏令，何志説是新設立的。

禽鄉令，何志説是新設立的。

新會太守，晋恭帝元熙二年，分南海設立。《廣州記》記："永初元年，分新寧設立，治所設在盆允。"不清楚哪一説法正確。新會轄管十二縣，有户一千七百三十九，人口一萬零五百零九。距州治三百五十里。

宋元令，《永初郡國》上没有，宋文帝元嘉九年，割南海、新會、新寧三郡邊界的新遷民衆設立宋安、新熙、永昌、始成、招集五縣。元嘉

成、招集五縣。二十七年，改宋安爲宋元。

新熙令。

永昌令。

始成令。

招集令。

盆允令，《永初郡國》故屬南海，何、徐同。

新夷令，吴立曰平夷，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故屬南海。

封平令，《永初郡國》云故屬新寧，何云故屬南海，徐同。

封樂令，文帝元嘉十二年，以盆允、新夷二縣界歸化民立。

初賓令，何志新立。

義寧令，何志新立。

始康令，何志新立。

東官太守，何志故司鹽都尉，晉成帝立爲郡。《廣州記》，晉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立。領縣六。户一千三百三十二，口一萬五千六百九十六。去州水三百七十。去京都水五千六百七十。

寶安男相，《永初郡國》、何、徐并不注置立。

安懷令，《永初郡國》、何、徐并不注置立。

興寧令，江左立。

海豐男相，《永初郡國》、何、徐并不注置立。

海安男相，吴曰海寧，晉武改名。《太康地志》屬高興。

欣樂男相，本屬南海，宋末度。

義安太守，晉安帝義熙九年，分東官立。領縣五。户一千一百一十九，口五千五百二十二。去州三千五百。去京都水八千九百。

海陽令，何志晉初立。《晉太康地志》無。晉地記故屬東官。

二十七年改宋安爲宋元。

新熙令。

永昌令。

始成令。

招集令。

盆允令，《永初郡國》説原先屬南海，何志、徐志相同。

新夷令，吴設立，稱爲平夷，晉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新夷，原先屬南海。

封平令，《永初郡國》説原先屬新寧，何志説原先屬南海，徐志相同。

封樂令，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將盆允、新夷二縣邊界歸順的民衆設立。

初賓令，何志説是新設立的。

義寧令，何志説是新設立的。

始康令，何志説是新設立的。

東官太守，何志説原爲司鹽都尉，晉成帝設立作郡。《廣州記》，晉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設立。轄管六縣。有户一千三百三十二，人口一萬五千六百九十六。距州治水路三百七十里。距京都水路五千六百七十里。

寶安男相，《永初郡國》、何志、徐志都没注明設置情況。

安懷令，《永初郡國》、何志、徐志都没注明設置情況。

興寧令，晉室東遷江左設立。

海豐男相，《永初郡國》、何志、徐志都没注明設置情況。

海安男相，吴稱海寧，晉武帝改名海安。《太康地志》上屬高興。

欣樂男相，原本屬南海，宋末調歸東官郡。

義安太守，晉安帝義熙九年，分東官設立。轄管五縣。有户一千一百一十九，人口五千五百二十二。距州治三千五百里。距京都水路八千九百里。

海陽令，何志説晉初設立。《晉太康地志》上没有。晉地記載，原先屬東官。

綏安令，何志與郡俱立。晉地記故屬東官。

海寧令，何志與郡俱立。晉地記故屬東官。

潮陽令，何志與郡俱立。晉地記故屬東官。

義招令，晉安帝義熙九年，以東官五營立。

宋康太守，本高凉西營，文帝元嘉九年立。領縣九。户一千五百一十三，口九千一百三十一。去州水九百五十。去京都水五千九百七十。

廣化令，《晉太康地志》有，屬高興，《永初郡國》屬高凉。

單城令，何志新立。

逐度令，何志新立。

海鄰令，何志新立。

化隆令，何志新立。

開寧令，何志新立。

綏定令，何志新立。

石門長，何志故屬高凉。

威覃長，徐志有。

綏建太守，文帝元嘉十三年立。孝武孝建元年，有司奏化注、永固、綏南、宋昌、宋泰五縣，舊屬綏建，中割度臨賀，相去既遠，疑還綏建。今唯有綏南，餘并無。何、徐又有新招縣，云本屬蒼梧，元嘉十九年改配。徐志晉康復有此縣，疑誤。今領縣七。户三千七百六十四，口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一。去州闕。

新招令，本四會之官細鄉，元嘉十三年分爲縣。

化蒙令，本四會古蒙鄉，元嘉十三年分爲縣。

懷集令，本四會之銀屯鄉，元嘉十三年分爲縣。

四會男相，漢舊縣，屬南海。

化穆令，何志新立。

綏安令，何志説與郡一起設立的。晉地記載，原先屬東官。

海寧令，何志説與郡一起設立的。晉地記載，原先屬東官。

潮陽令，何志説與郡一起設立的。晉地記載，原先屬東官。

義招令，晉安帝義熙九年以東官五營設立。

宋康太守，本是高凉西營，宋文帝元嘉九年設立。轄管九縣。有户一千五百一十三，人口九千一百三十一。距州治水路九百五十里。距京都水路五千九百七十里。

廣化令，《晉太康地志》載有，屬高興，《永初郡國》上屬高凉。

單城令，何志説新設立。

逐度令，何志説新設立。

海鄰令，何志説新設立。

化隆令，何志説新設立。

開寧令，何志説新設立。

綏定令，何志説新設立。

石門長，何志説原先屬高凉。

威覃長，徐志載有。

綏建太守，宋文帝元嘉十三年設立。宋孝武帝孝建元年，有關官員奏請，化注、永固、綏南、宋昌、宋泰五縣，先前屬綏建管轄，中間調歸臨賀，這五縣與臨賀相隔遠了，擬還綏建。現綏建郡中衹有綏南，其餘四縣都没有。何志、徐志又有新招縣，説是本屬蒼梧，元嘉十九年改歸綏建。徐志晉康郡中又有這一縣，可能是訛誤。綏建現轄管七縣。有户三千七百六十四，人口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一。距州治下缺。

新招令，原是四會的官細鄉，元嘉十三年分出爲縣。

化蒙令，原是四會的古蒙鄉，元嘉十三年分出設作縣。

懷集令，原是四會的銀屯鄉，元嘉十三年分出設作縣。

四會男相，漢時舊縣，屬南海。

化穆令，何志説是新設立的。

綏南令,《永初郡國》、徐并無。

化注□。

海昌太守,文帝元嘉十六年立。何有覃化縣,徐無。領縣五。户一千七百二十四,口四千七十四。去州水六百五十。去京都水五千四百九十四。

寧化令,徐志新立。

威寧令,徐志新立。

永建令,徐志新立。

招懷令,徐志新立。

興定令,文帝元嘉九年立,屬新會,後度此。

宋熙太守,文帝元嘉十八年,以交州流寓立昌國、義懷、綏寧、新建四縣爲宋熙郡,今無此四縣。二十七年,更名宋隆。孝武孝建中,復改爲宋熙。領縣七。户二千八十四,口六千四百五十。去州水三百四十五,去京都水五千二百。

平興令,徐志新立。

初寧令,徐志新立。

建寧令,徐志新立。

招興令,徐志新立。

崇化令,徐志新立。

熙穆令,徐志新立。

崇德令,徐志新立。

寧浦太守,《晋太康地志》,武帝太康七年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廣州記》,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吴分鬱林立,治平山縣。《吴録》,孫休永安三年,分合浦立爲合浦北部尉,領平山、興道、寧浦三縣。又云晋分平山爲始定,寧浦爲澗陽,未詳孰是。《永初郡國》有安廣縣,無始定縣。何、徐并無此郡。領縣六。

澗陽令,晋武帝太康七年立。《永初郡國》作"簡陽"。

興道令,晋武帝太康元年,以

綏南令,《永初郡國》、徐志都没載。

化注□。

海昌太守,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設立。何志上有覃化縣,徐志没載。轄管五縣。有户一千七百二十四,人口四千零七十四。距州治水路六百五十里。距京都水路五千四百九十四里。

寧化令,徐志載爲新設立。

威寧令,徐志載爲新設立。

永建令,徐志載爲新設立。

招懷令,徐志載爲新設立。

興定令,宋文帝元嘉九年設立,原屬新會,後調歸海昌。

宋熙太守,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在交州流民寓居地設立昌國、義懷、綏寧、新建四縣而設置宋熙郡,現轄管地没有這四縣。元嘉二十七年,改名宋隆。宋孝武帝孝建年間,又改名宋熙。轄管七縣。有户二千零八十四,人口六千四百五十。距州治地水路三百四十五里,距京都水路五千二百里。

平興令,徐志載爲新設立。

初寧令,徐志載爲新設立。

建寧令,徐志載爲新設立。

招興令,徐志載爲新設立。

崇化令,徐志載爲新設立。

熙穆令,徐志載爲新設立。

崇德令,徐志載爲新設立。

寧浦太守,《晋太康地志》載,武帝太康七年改合浦屬國都尉設立。《廣州記》載,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吴分鬱林設立,治所設在平山縣。《吴録》上説孫休永安三年分合浦設立作合浦北部尉,轄管平山、興道、寧浦三縣。又説晋分平山設立始定,分寧浦爲澗陽,未知哪一説法正確。《永初郡國》上有安廣縣,没有始定縣。何志、徐志都没有這一郡。寧浦轄管六縣。

澗陽令,晋武帝太康七年設立。《永初郡國》上寫作"簡陽"。

興道令,晋武帝太康元年,以合浦北部營

合浦北部誉之連道立。《吴録》有此縣，未詳。

寧浦令，《晋太康地記》本名昌平，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吴録》有此縣，未詳。

吴安令，《吴録》無。

平山令，《晋太康地記》有。

始定令，《晋太康地記》有，《永初郡國》無。

晋興太守，晋元帝太興元年，分鬱林立。

晋興。

熙注。

桂林。

增翊。

安廣。

廣鬱。

晋城。

鬱陽。

樂昌郡。

樂昌令。

始昌令。

宋元令。

樂山令。

義立令。

安樂令。

交州

交州刺史，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交趾刺史治龍編。漢獻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及分爲廣州，治番禺，交州還治龍編。領郡八，縣五十三。户一萬四百五十三。去京都水一萬。

交趾太守，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領縣十二。户四千二百三十三。

龍編令，漢舊縣。

句漏令，漢舊縣。

朱鳶令，漢舊縣。

的連道設立。《吴録》有這一縣，情况不詳。

寧浦令，《晋太康地記》載，本名昌平，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寧浦。《吴録》有這一縣，情况不詳。

吴安令，《吴録》上没有。

平山令，《晋太康地記》載有。

始定令，《晋太康地記》載有，《永初郡國》上没有。

晋興太守，晋元帝太興元年分鬱林設立。

晋興。

熙注。

桂林。

增翊。

安廣。

廣鬱。

晋城。

鬱陽。

樂昌郡。

樂昌令。

始昌令。

宋元令。

樂山令。

義立令。

安樂令。

交州刺史，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拓百越，交趾刺史治所設於龍編。漢獻帝建安八年，改稱交州，治所設在蒼梧的廣信縣。建安十六年，治所遷移到南海的番禺縣。待到分出地域設立廣州，廣州治所設在番禺縣，交州的治所遷回龍編。交州轄管八郡，五十三縣。有户一萬零四百五十三。距京都水路一萬里。

交趾太守，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拓。轄管十二縣。有户四千二百三十三。

龍編令，漢時舊縣。

句漏令，漢時舊縣。

朱鳶令，漢時舊縣。

吴興令，吴立。

西于令，漢舊縣。

定安令，漢舊縣。

望海令，漢光武建武十九年立。

海平令，吴立曰軍平，晋武改名。

武寧令，吴立。

羸力知反婁令，漢舊縣。

曲易音陽令，漢舊縣。

南定令，吴立曰武安，晋武改。何志無。

武平太守，吴孫晧建衡三年討扶嚴夷，以其地立。領縣六。户一千四百九十。去州水二百一十，陸下闕。

武定。

封溪。

平道。

武興。

根寧。

南移。

上闕。《吴録》無，《晋太康地志》有。

新昌太守，吴孫晧建衡三年分交趾立新興郡，并立嘉寧縣。晋武帝太康三年更郡曰新昌。領八縣。

范信。

嘉寧。

封山。

西道。

臨西。

吴定長，吴立。

新道長，江左立。

晋化長，江左立。

九真太守，漢武元鼎六年立。領縣十二。疑户二千三百二十八。去州水八百。去京都水一萬一百八十。

移風令，漢舊縣。故名居風，吴更名。

吴興令，吴設立。

西于令，漢時舊縣。

定安令，漢時舊縣。

望海令，漢光武建武十九年設立。

海平令，吴設立，稱軍平，晋武帝改名爲海平。

武寧令，吴設立。

羸力知反婁令，漢時舊縣。

曲易音陽令，漢時舊縣。

南定令，吴設立，稱武安，晋武帝改名爲南定。何志上没有。

武平太守，吴孫晧建衡三年討平扶嚴夷，據其地設立。轄管六縣。有户一千四百九十。距州治水路二百一十里，陸路下闕。

武定。

封溪。

平道。

武興。

根寧。

南移。

上闕。《吴録》上無，《晋太康地志》載有。

新昌太守，吴孫晧建衡三年分交趾設立新興郡，同時設嘉寧縣。晋武帝太康三年改新興郡爲新昌郡。轄管八縣。

范信。

嘉寧。

封山。

西道。

臨西。

吴定長，吴設立。

新道長，晋室東遷江左設立。

晋化長，晋室東遷江左設立。

九真太守，漢武帝元鼎六年設立。轄管十二縣。有疑問。有户二千三百二十八。距州治水路八百里。距京都水路一萬零一百八十里。

移風令，漢時舊縣。原先名居風，吴改名爲移風。

胥浦令，漢舊縣。

松原令，晋武帝分建初立。

高安令，何志晋武帝立。《太康地志》無。《吴録》晋分常樂立。

建初令，吴立。

常樂令，吴立。

軍安長，何志晋武帝立。《太康地志》無此縣，而交趾有軍平縣。

武寧令，吴立，何志武帝立。《太康地志》無此縣而交趾有。

都龐音龍長，漢舊縣。《吴録》有，《晋太康地志》無。

寧夷長，何志晋武帝立，《太康地志》無。

津梧長，晋武帝分移風立。

九德太守，故屬九真，吴分立。何志領縣七，今領縣十一。户八百九。去州水九百。去京都水一萬九百。

浦陽令，晋武帝分陽遠立。

陽遠，吴立曰陽成，太康二年更名，後省。

九德令，何志吴立。

咸驩令，漢舊縣。

都龐長，何志晋武帝分九德立。

西安長，何志晋武帝立。《太康地志》無，《吴録》亦無。

南陵長，何志晋武帝立。《太康地志》無，王隱有。

越常長，何志吴立，《太康地志》無。

宋泰令，宋末立。

宋昌令，宋末立。

希平令，宋末立。

日南太守，秦象郡，漢武元鼎六年更名，吴省，晋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領縣七。户四百二。去州水二千四百。去京都水一萬六百九十。

西卷令，漢舊縣作“捲”。

胥浦令，漢時舊縣。

松原令，晋武帝分建初而設立。

高安令，何志載爲晋武帝設立。《太康地志》上没有。《吴録》載爲晋分常樂設立。

建初令，吴設立。

常樂令，吴設立。

軍安長，何志説晋武帝設立。《太康地志》上無此縣，但交趾有軍平縣。

武寧令，吴設立。何志説武帝設立。《太康地志》上無此縣，但交趾郡有。

都龐音龍長，漢時舊縣。《吴録》上載有，《晋太康地志》上没有。

寧夷長，何志説晋武帝設立，《太康地志》上没有。

津梧長，晋武帝分移風設立。

九德太守，原先屬九真，吴分而設立。何志載轄管七縣，現轄管十一縣。有户八百零九。距州治水路九百里。距京都水路一萬零九百里。

浦陽令，晋武帝分陽遠設立。

陽遠，吴設立，稱陽成，太康二年改名，後裁撤。

九德令，何志説吴設立。

咸驩令，漢時舊縣。

都龐長，何志載，晋武帝分九德設立。

西安長，何志載，晋武帝設立。《太康地志》上没有，《吴録》上也没有。

南陵長，何志載晋武帝設立。《太康地志》上没有，王隱有。

越常長，何志載吴設立。《太康地志》上没有。

宋泰令，宋末設立。

宋昌令，宋末設立。

希平令，宋末設立。

日南太守，秦朝的象郡，漢武帝元鼎六年改名日南，吴裁撤，晋武帝太康三年又設立。轄管七縣。有户四百零二。距州治水路二千四百里。距京都水路一萬零六百九十里。

西卷令，漢時舊縣，當時“卷”作“捲”。

盧容令，漢舊縣。

象林令，漢舊縣。

壽泠令，晋武太康十年，分西卷立。

朱吾令，漢舊縣。

無勞長，晋武分北景立。

北景長，漢舊縣。

義昌郡，宋末立。

宋平郡，孝武世，分日南立宋平縣，後爲郡。

越州

越州刺史，明帝泰始七年立。

百梁太守，新立。

隴蘇太守，新立。

永寧太守，新立。

安昌太守，新立。

富昌太守，新立。

南流太守，新立。

臨漳太守，先屬廣州。

合浦太守，漢武帝立，孫權黄武七年，更名珠官，孫亮復舊。先屬交州。領縣七。户九百三十八。去京都水一萬八百。

合浦令，漢舊縣。

徐聞令，故屬朱崖。晋平吴，省朱崖，屬合浦。

朱官長，吴立，“朱”作“珠”。

蕩昌長，晋武分合浦立。

朱盧長，吴立。

晋始長，晋武帝立。

新安長，江左立。

宋壽太守，先屬交州。

盧容令，漢時舊縣。

象林令，漢時舊縣。

壽泠令，晋武帝太康十年分西卷設立。

朱吾令，漢時舊縣。

無勞長，晋武帝分北景設立。

北景長，漢時舊縣。

義昌郡，宋末設立。

宋平郡，宋孝武帝時，分日南郡設立宋平縣，後宋平縣爲宋平郡。

越州刺史，宋明帝泰始七年設立。

百梁太守，新設立。

隴蘇太守，新設立。

永寧太守，新設立。

安昌太守，新設立。

富昌太守，新設立。

南流太守，新設立。

臨漳太守，原先屬廣州。

合浦太守，漢武帝設立，吴孫權黄武七年，改名爲珠官，孫亮恢復舊名。先屬交州。轄管七縣。有户九百三十八。距京都水路一萬零八百里。

合浦令，漢時舊縣。

徐聞令，原先屬朱崖。晋討平吴後，裁撤朱崖，歸屬合浦郡。

朱官長，吴設立，“朱”寫作“珠”。

蕩昌長，晋武帝分合浦設立。

朱盧長，吴設立。

晋始長，晋武帝設立。

新安長，晋室東遷江左時設立。

宋壽太守，原先屬交州。

宋書卷三十九

志第二十九

百官(上)

太宰，一人。周武王時，周公旦始居之，掌邦治，爲六卿之首。秦、漢、魏不常置。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太宰，蓋古之太師也。殷紂之時，箕子爲太師。周武王時，太公爲太師。周成王時，周公爲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漢西京初不置，平帝始復置太師官，而孔光居焉。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卓爲太師，卓誅又廢。魏世不置。晉既因太師而置太宰，以安平王孚居焉。

太傅，一人。周成王時，畢公爲太傅。漢高后元年，初用王陵。

太保，一人。殷太甲時，伊尹爲太保。周武王時，召公爲太保。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舜。後漢至魏不置，晉初復置焉。自太師至太保，是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

相國，一人。漢高帝十一年始置，以蕭何居之，罷丞相；何薨，曹參代之；參薨，罷。魏齊王以晉景帝爲相國。晉惠帝時趙王倫，愍帝時南陽王保，安帝時宋高祖，順帝時齊王，并爲相國。自魏、晉以來，非

太宰，設一人。周武王時，周公旦開始任這個職位，執掌治理邦國，爲六卿中的首要職位。秦、漢和魏時都不經常設置。晉初依照《周禮》的説法，將三公的職位都設置齊全。三公的職位中太師居第一，晉景帝名師，爲避諱所以設置太宰來代替太師。太宰，也就是古代的太師。殷紂王時，箕子任太師。周武王時太公望任太師。周成王時，周公任太師。周公逝世後，畢公代替他任太師。西漢起初不設太師，平帝纔又設置太師官，而孔光任這個職位。東漢時又廢除太師官。獻帝初年，董卓任太師，董卓被誅殺後又廢除太師的設置。魏代不設太師。晉代因爲要設太師而改設太宰，以安平王司馬孚擔任。

太傅，設一人。周成王時畢公任太傅。漢高后元年，開始用王陵爲太傅。

太保，設一人。殷太甲時，伊尹任太保。周武王時，召公任太保。漢平帝元始元年，纔用王舜爲太保。後漢至魏不設太保，晉初又恢復設置。自太師至太保，這就是三公。講論大道，協調陰陽，没有合適的人就空缺，用來訓導護持帝王，用道德仁義來引導他們。

相國，設一人。漢高帝十一年開始設置，讓蕭何擔任這個職位，廢除丞相；蕭何逝世後，曹參代替他；曹參逝世後，廢除相國的職位。魏齊王用晉景帝任相國。晉惠帝時的趙王司馬倫，愍帝時的南陽王司馬保，安帝時的宋高祖，順帝時的齊王，都曾任相國。自魏、晉以後，不再

復人臣之位矣。

丞相，一人。殷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丞，奉。相，助也。悼武王子昭襄王始以樗里疾爲丞相，後又置左右丞相。漢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漢東京不復置。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相，魏世及晉初又廢。惠帝世，趙王倫篡位，以梁王彤爲丞相。永興元年，以成都王穎爲丞相。愍帝建興元年，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三年，以保爲相國，睿爲丞相。元帝永昌元年，以王敦爲丞相，轉司徒荀組爲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爲留府，敦不受。成帝世，以王導爲丞相，罷司徒府以爲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爲司徒府。宋世祖初，以南郡王義宣爲丞相，而司徒府如故。

太尉，一人。自上安下曰尉。掌兵事，郊祀掌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堯時舜爲太尉官，漢因之。武帝建元二年省。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罷大司馬，置太尉以代之。靈帝末，以劉虞爲大司馬，而太尉如故。

司徒，一人。掌民事，郊祀掌省牲視濯，大喪安梓宮。少昊氏以鳥名官，而祝鳩氏爲司徒。堯時舜爲司徒。舜攝帝位，命契爲司徒。契玄孫之孫曰微，亦爲夏司徒。周時司徒爲地官，掌邦教。漢西京初不置。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是大臣能擔任的職位了。

丞相，設一人。殷湯用伊尹任右丞相，仲虺任左丞相。秦悼武王二年，開始設置丞相官。丞，奉命的意思。相，輔助的意思。悼武王之子昭襄王起初用樗里疾爲丞相，後來又設置左右丞相。漢高帝初年，設置一位丞相，十一年，改名相國。孝惠帝、高后時設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又恢復設一位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改名大司徒。東漢時不再設丞相。到了獻帝建安十三年，恢復設丞相，魏世及晉初又廢丞相。晉惠帝時，趙王司馬倫篡位，用梁王司馬彤任丞相。永興元年，用成都王司馬穎任丞相。愍帝建興元年，用琅邪王司馬睿任左丞相，南陽王司馬保任右丞相；三年，用司馬保任相國，司馬睿任丞相。元帝永昌元年，用王敦任丞相，轉司徒荀組任太尉，將司徒的屬官并入丞相官署設置留守府，王敦不接受。成帝時，用王導任丞相，撤銷司徒府用來作爲丞相府，王導逝世後，廢除丞相，恢復司徒府。宋世祖初年，任用南郡王劉義宣爲丞相，而司徒府仍舊保留。

太尉，設一人。自上安定下稱作尉。掌管軍事，在郊外祭祀天地時任亞獻，舉行皇帝及皇后的喪葬典禮時則在南郊宣告謚號。堯時舜任太尉官，漢代仍保留太尉官職。武帝建元二年撤銷。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撤銷大司馬一職，設太尉來代替它。靈帝末年，用劉虞任大司馬，而太尉官職仍保留。

司徒，設一人。掌管民政事務，在郊外祭祀天地時掌管審察祭祀用的牛羊等牲畜和洗濯等事，舉行皇帝和皇后的喪葬典禮時負責安放帝后的棺椁。少昊氏以鳥名稱呼官職，而任命祝鳩氏爲司徒。堯時舜任司徒。舜登上帝位後，任命契爲司徒。契的玄孫的孫子名微，也曾任夏的司徒。周代司徒是地官，負責邦國的教化。西漢起初不設司徒。哀帝元壽二年，廢除丞相，設大司徒。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取消大字，稱司徒。

司空，一人。掌水土事，郊祀掌掃除陳樂器，大喪掌將校復土。舜攝帝位，以禹爲司空。契玄孫之子曰冥，亦爲夏司空。殷湯以咎單爲司空。周時司空爲冬官，掌邦事。漢西京初不置。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字。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復補。魏初又置司空。

司空，設一人。掌管水土建設事務，在郊外祭祀天地時負責清潔掃除、陳設樂器，舉行皇帝及皇后的喪葬典禮時負責指揮將校掩埋墓穴。舜登帝位後，任命禹爲司空。契的玄孫的兒子名冥，也曾任夏的司空。商湯任用咎單爲司空。周代司空爲冬官，掌管邦國事務。西漢起初不設置。成帝綏和元年，將御史大夫改稱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又恢復稱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恢復稱大司空；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取消大字。獻帝建安十三年，又廢除司空，設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被免職後，不再補授別人。魏初又設司空。

大司馬，一人。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堯時棄爲后稷，兼掌司馬。周時司馬爲夏官，掌邦政。項籍以曹無咎、周殷并爲大司馬。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始直云司馬，議者以漢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故加大。及置司空，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又加大。王莽居攝，以漢無小司徒，而定司馬、司徒、司空之號并加大。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魏文帝黄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

大司馬，設一人。掌管軍事。司，主持的意思。馬，爭戰的意思。堯時棄任農官，兼任司馬。周代司馬爲夏官，掌管邦國政務。項籍讓曹無咎、周殷并列爲大司馬。漢初不設置。武帝元狩四年，開始設大司馬。起初直接稱司馬，有人認爲漢已經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所以加大字相區別。等到設司空，又因爲縣道官中有獄司空，又加大字相區別。王莽攝政，因爲漢代無小司徒，因而確定在司馬、司徒、司空的名號上都加大字。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廢除大司馬一職，用太尉來代替它。魏文帝黄初二年，又設大司馬，用曹仁擔任，而太尉的官職仍保留。

大將軍，一人。凡將軍皆掌征伐。周制，王立六軍。晋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將軍之名，起於此也。楚懷王遣三將入關，宋義爲上將。漢高帝以韓信爲大將軍。漢西京以大司馬冠之。漢東京大將軍自爲官，位在三司上。魏明帝青龍三年，晋宣帝自大將軍爲太尉，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晋景帝爲大將軍，而景帝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後還復舊。

大將軍，設一人。凡是將軍都掌管征伐之事。周代的制度，王設有六軍。晋獻公設二軍，獻公自己統率上軍。將軍的名號，由此而來。楚懷王派遣三將入函谷關，宋義任上將。漢高帝任用韓信爲大將軍。西漢時在大將軍名號上還加上大司馬的名號。東漢時大將軍是獨立的官職，地位在司馬、司徒、司空三司之上。魏明帝青龍三年，晋宣帝從大將軍的職位上晋升爲太尉，那麽大將軍的地位就在三司之下了。後來又在三司之上。晋景帝任大將軍，而景帝的叔父司馬孚任太尉，景帝上奏要求將大將軍的職位改在太尉之下，後來又恢復大將軍位在三司之上的舊制。

晋武帝踐阼，安平王孚爲太宰，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義陽王

晋武帝登上帝位，安平王司馬孚任太宰，鄭冲任太傅，王祥任太保，義陽王司馬望任太

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凡八公同時并置，唯無丞相焉。

尉，何曾任司徒，荀顗任司空，石苞任大司馬，陳騫任大將軍，八公的職位同時設置，惟獨未設丞相。

有蒼頭字宜禄。至漢，丞相府每有所關白，到閤輒傳呼"宜禄"，以此爲常。

有一位僕隸字宜禄。在漢代，丞相府每當有事通告，到各官署就傳呼"宜禄"，從此成爲常例。

丞相置三長史。丞相有疾，御史大夫率百僚三旦問起居，及瘳，詔遣尚書令若光禄大夫賜養牛，上尊酒。漢景帝三公病，遣中黄門問病。魏、晋則黄門郎，尤重者或侍中也。魏武爲丞相以來，置左右二長史而已。漢東京太傅府置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令史十二人，不知皆何曹也。自太尉至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皆有長史一人，將軍又各置司馬一人，太傅不置長史也。

丞相府設有三位長史。丞相有病，御史大夫率領百官連續三天問候丞相的日常生活，等到丞相疾病痊愈，皇帝下詔書派遣尚書令或光禄大夫賜丞相御厩所養的牛，奉上杯酒。漢景帝時三公有病，皇上就派遣中黄門去問候三公的疾病。魏、晋時期則派遣黄門郎，疾病尤重者就派遣侍中問病。魏武帝任丞相以後，祇設左右二長史而已。東漢時太傅府設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令史十二人，不清楚他們分别主管哪一曹。從太尉到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都有長史一人，將軍又各設司馬一人，太傅則不設長史。

太尉府置掾、屬二十四人，西曹主府吏署用事，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事，户曹主民户祠祀農桑事，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盗賊事，决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黄閤主簿省録衆事。御屬一人，令史二十二人。御屬主爲公御，令史則有閤下、記室、門下令史，其餘史闕。案掾、屬二十四人，自東西曹凡十二曹，然則曹各置掾、屬一人，合二十四人也。

太尉府設掾、屬二十四人，其中西曹主管太尉府官吏任用事務，東曹主管俸禄爲二千石的官員的長吏任免升降事務，户曹主管百姓祭祀農桑事務，奏曹主管百官奏議事務，辭曹主管訴訟事務，法曹主管郵傳驛站規程等事務，尉曹主管兵卒囚徒轉運事務，賊曹主管捕捉管治盗賊事務，决曹主管執法治罪事務，兵曹主管軍事，金曹主管貨幣鑄造鹽鐵專賣事務，倉曹主管倉庫糧穀事務，黄閤主簿則視察登記各曹事務。御屬一人，令史二十二人。御屬掌管爲太尉駕馭車馬，令史則有閤下、記室、門下令史，其餘各令史的稱號史書失載。案掾、屬二十四人，從東西曹算起一共十二曹，那麽就是每曹各設掾、屬一人，共二十四人。

司徒置掾、屬三十一人，御屬一人，令史三十五人。司空置掾二十九人，御屬一人，令史三十一人。司空别有道橋掾。其餘張减之號，史闕不可得知也。

司徒設掾、屬三十一人，御屬一人，令史三十五人。司空設掾二十九人，御屬一人，令史三十一人。司空另設有道橋掾。其餘增减的名號，史書失載就不得而知了。

漢東京大將軍、驃騎將軍從事中郎二人，掾、屬二十九人，御屬一

東漢時大將軍、驃騎將軍設從事中郎二人，掾、屬二十九人，御屬一人，令史三十人。騎將

人，令史三十人。騎、衛將軍從事中郎二人，掾、屬二十人，御屬一人，令史二十四人。兵曹掾史主兵事，稟假掾史主稟假，又置外刺奸主罪法。其領兵外討，則營有五部，部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有屯長一人。若不置校尉，則部但有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軍假候，其別營者則爲別部司馬。其餘將軍置以征伐者，府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焉。案大將軍以下掾屬與三府張減，史闕不可得知。置令史、御屬者，則是同三府也。其云掾史者，則是有掾而無屬，又無令史、御屬，不同三府也。

軍、衛將軍設從事中郎二人，掾、屬二十人，御屬一人，令史二十四人。兵曹掾史主管軍事，稟假掾史主管軍中俸給及借貸事，又設外刺奸主管定罪執法。將軍領兵出外討伐，則軍營設五個部，每部設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設有曲，每曲設軍候一人；曲下設有屯，每屯設屯長一人。部若不設校尉，則部衹設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軍假候，那些另設軍營的則有別部司馬。其他用以征伐而設置的將軍，軍府不設僚屬，但也有部曲的司馬、軍候等設置，用來領兵。案大將軍以下軍府所設的掾、屬與司徒、司馬、司空三府僚屬的增減，史書失載而無從知道。設置令史、御屬的將軍，那是和三司府相同的。那些稱爲掾史的，則是衹有掾而不設屬，也沒有令史、御屬，是和三司府不同的地方。

魏初公府職僚，史不備書。及晉景帝爲大將軍，置掾十人，西曹、東曹、户曹、倉曹、賊曹、金曹、水曹、兵曹、騎兵各一人，則無屬矣。魏元帝咸熙中，晉文帝爲相國，相國府置中衛將軍、驍騎將軍、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主簿四人，舍人十九人，參軍二十二人，參戰十一人，掾、屬三十三人。東曹掾、屬各一人，西曹屬一人，户曹掾一人，屬二人，賊曹掾一人，屬二人，金曹掾、屬各一人，兵曹掾、屬各一人，騎兵掾二人，屬一人，車曹掾、屬各一人，鎧曹掾、屬各一人，水曹掾、屬各一人，集曹掾、屬各一人，法曹掾、屬各一人，奏曹掾、屬各一人，倉曹屬二人，戎曹屬一人，馬曹屬一人，媒曹屬一人，合爲三十三人。散屬九人，凡四十二人。

魏初公府的僚屬，史書的記載不完備。等到晉景帝任大將軍的時候，將軍府設掾十人，西曹、東曹、户曹、倉曹、賊曹、金曹、水曹、兵曹、騎兵各一人，那就是衹設掾不設屬了。魏元帝咸熙年間，晉文帝任相國，相國府設中衛將軍、驍騎將軍、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主簿四人，舍人十九人，參軍二十二人，參戰十一人，掾、屬三十三人。東曹掾、屬各一人，西曹屬一人，户曹掾一人，屬二人，賊曹掾一人，屬二人，金曹掾、屬各一人，兵曹掾、屬各一人，騎兵掾二人，屬一人，車曹掾、屬各一人，鎧曹掾、屬各一人，水曹掾、屬各一人，集曹掾、屬各一人，法曹掾、屬各一人，奏曹掾、屬各一人，倉曹屬二人，戎曹屬一人，馬曹屬一人，媒曹屬一人，合爲三十三人。散屬九人，一共四十二人。

晉初凡位從公以上，置長史、西閤、東閤祭酒、西曹、東曹掾、户曹、倉曹、賊曹屬各一人；加兵者又置司馬、從事中郎、主簿、記室督各

晉初凡是職位在從公以上的，府中設長史、西閤、東閤祭酒、西曹、東曹掾、户曹、倉曹、賊曹屬各一人；領兵者又設司馬、從事中郎、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任持節都督的

一人，舍人四人；爲持節都督者，置參軍六人。安平獻王孚爲太宰，增掾、屬爲十人，兵、鎧、士、營軍、刺奸五曹皆置屬，并前爲十人也。楊駿爲太傅，增祭酒爲四人，掾、屬爲二十人，兵曹分爲左、右、法、金、田、集、水、戎、車、馬十曹，皆置屬，則爲二十人。趙王倫爲相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二十人，主簿、記室督、祭酒各四人，掾、屬四十人。東西曹又置屬，其餘十八曹皆置掾，則四十人矣。凡諸曹皆置御屬、令史、學幹，御屬職録事也。

江左以來，諸公置長史、倉曹掾、户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屬二人，令史無定員。領兵者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參軍無定員；加崇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四人，則倉曹增置屬，户曹置掾，江左加崇，極於此也。

長史、司馬、舍人，秦官。從事中郎、掾、屬、主簿、令史，前漢官，陳湯爲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是也。御屬、參軍，後漢官，孫堅爲車騎參軍事是也。本於府主無敬，晋世太原孫楚爲大司馬石苞參軍，輕慢苞，始制施敬。祭酒，晋官也，漢吴王濞爲劉氏祭酒。夫祭祀以酒爲本，長者主之，故以祭酒爲稱。漢之侍中、魏之散騎常侍高功者，并爲祭酒焉。公府祭酒，蓋因其名也。長史、從事中郎主吏，司馬主將，主簿、祭酒、舍人主閤内事，參軍、掾、屬、令史主諸曹事。司徒若無公，唯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職僚異於餘府。有左右長史、左西曹掾、屬各一人，餘則同矣。餘府有公則置，

人，設參軍六人。安平獻王司馬孚任太宰時，掾、屬增加到十人，兵、鎧、士、營軍、刺奸五曹都設置屬，加上前面所説的東、西曹掾和户、倉、賊三曹的屬一共有十人。楊駿任太傅時，祭酒增加到四人，掾、屬爲二十人，兵曹分出左、右、法、金、田、集、水、戎、車、馬十曹，每曹都設屬，那就是二十人了。趙王司馬倫任相國時，設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二十人，主簿、記室督、祭酒各四人，掾、屬四十人。東西曹又設置屬，其餘十八曹都設掾，二十曹都有掾、屬，那麽一共就有四十人了。大凡各曹都設御屬、令史、學幹，御屬的職責就是録事。

東晋以來，各公府設長史、倉曹掾、户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屬二人，令史無固定員額。領兵者又加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參軍無固定員額；地位更加尊崇的設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四人，那就是倉曹增設屬，户曹增設掾，東晋對三公的尊崇就算是到了極點了。

長史、司馬、舍人，秦代設置的官職。從事中郎、掾、屬、主簿、令史，前漢設置的官職，陳湯任大將軍王鳳的從事中郎就是這樣。御屬、參軍，後漢設置的官職，孫堅任車騎參軍事也是一例。這些僚屬本來對於府主并無特別的敬意，晋代太原人孫楚任大司馬石苞的參軍，他却輕視怠慢石苞，從此纔設立規矩要僚屬敬重府主。祭酒，是晋代設置的官職，漢代吴王劉濞任劉氏的祭酒。祭祀以酒爲根本，由年長者主持這件事，所以用祭酒作爲稱呼。漢代的侍中、魏世的散騎常侍功勞高的都任祭酒。公府中的祭酒，就是用的這種名稱。長史、從事中郎主管吏，司馬主管將，主簿、祭酒、舍人主管公府官署内的事務，參軍、掾、屬、令史主管各曹的事務。司徒若不擔任公的職務，衹是不設舍人一職，司徒府還是設置，府中僚屬的設置則和其他公府不同。有左右長史、左西曹掾、屬各一人，其餘的僚屬

無則省。晉元帝爲鎮東大將軍及丞相，置從事中郎，無定員，分掌諸曹，有録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其參軍則有諮議參軍二人，主諷議事，晉江左初置，因軍諮祭酒也，宋高祖爲相，止置諮議參軍，無定員。今諸曹則有録事、記室、户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刑獄賊曹、城局賊曹、法曹、田曹、水曹、鎧曹、車曹、士曹、右户、墨曹，凡十八曹參軍。參軍不署曹者，無定員。江左初，晉元帝鎮東丞相府有録事、記室、東曹、西曹、度支、户曹、法曹、金曹、倉曹、理曹、中兵、外兵、騎兵、典兵、兵曹、賊曹、運曹、禁防、典賓、鎧曹、田曹、士曹、騎士、車曹參軍。其東曹、西曹、度支、金曹、理曹、典兵、兵曹、賊曹、運曹、禁防、典賓、騎士、車曹凡十三曹，今闕所餘十二曹也。其後又有直兵、長流、刑獄、城局、水曹、右户、墨曹七曹。高祖爲相，合中兵、直兵置一參軍，曹則猶二也。今小府不置長流參軍者，置禁防參軍。蜀丞相諸葛亮府有行參軍，晉太傅司馬越府又有行參軍、兼行參軍，後漸加長兼字。除拜則爲參軍事，府板則爲行參軍。晉末以來，參軍事、行參軍又各有除板。板行參軍下則長兼行參軍。參軍督護，江左置，本皆領營，有部曲，今則無矣。公府長史、司馬，秩千石；從事中郎，六百石；東西曹掾，四百石；他掾三百石；屬二百石。

特進，前漢世所置，前後二漢及魏、晉以爲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晉惠帝元康中定位令在諸公下，驃騎將軍上。

驃騎將軍，一人。漢武帝元狩

則和公府相同。其他各府有公的職位的就設置，没有的就不設。晉元帝任鎮東大將軍及丞相，府中設從事中郎，無固定員額，分管各曹事務，有録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參軍則有諮議參軍二人，主管諷諫議論，東晉開始設置，向祭酒諮議軍事，宋高祖任丞相，衹設諮議參軍，没有固定員額。現在的各曹則有録事、記室、户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刑獄賊曹、城局賊曹、法曹、田曹、水曹、鎧曹、車曹、士曹、右户、墨曹，一共十八曹參軍。參軍的名號上不署曹名的，則無固定員額。東晉初，晉元帝的鎮東丞相府有録事、記室、東曹、西曹、度支、户曹、法曹、金曹、倉曹、理曹、中兵、外兵、騎兵、典兵、兵曹、賊曹、運曹、禁防、典賓、鎧曹、田曹、士曹、騎士、車曹參軍。其中東曹、西曹、度支、金曹、理曹、典兵、兵曹、賊曹、運曹、禁防、典賓、騎士、車曹共十三曹，現在缺置其餘的十二曹。後來又有直兵、長流、刑獄、城局、水曹、右户、墨曹七曹。宋高祖任丞相時，將中兵、直兵合在一起設一位參軍，作爲機構的曹則仍然是兩個。現在小一點的府不設長流參軍的，便設置禁防參軍。蜀國丞相諸葛亮府設有行參軍，晉太傅司馬越府又設有行參軍、兼行參軍，後來漸漸加上長兼的字樣。朝廷任命的則稱爲參軍事，公府授予的則稱爲行參軍。晉末以來，參軍事、行參軍又各有除拜和板授的。板授的行參軍下面則是長兼行參軍。參軍督護，東晉時設置，原本都統率營，下有部曲，現在已不率領營和部曲了。公府長史、司馬，俸禄是千石；從事中郎，六百石；東西曹掾，四百石；其餘各曹掾三百石；屬二百石。

特進，前漢時所設置的，前後兩漢以及魏、晉時期都用作加官，車馬服飾都根據實際擔任的官職確定，不另增加隨從的吏卒。晉惠帝元康年間規定地位在諸公之下，驃騎將軍之上。

驃騎將軍，設一人。漢武帝元狩二年，開

二年，始用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漢西京制，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

車騎將軍，一人。漢文帝元年，始用薄昭爲車騎將軍。魚豢曰："魏世車騎爲都督，儀與四征同。若不爲都督，雖持節屬四征者，與前後左右雜號將軍同。其或散還從文官之例，則位次三司。"晉、宋車騎、衛不復爲四征所督也。

衛將軍，一人。漢文帝元年，始用宋昌爲衛將軍。三號位亞三司。漢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班同三司自此始也。漢末奮威將軍，晉江右伏波、輔國將軍，并加大而儀同三司。江左以來，將軍則中、鎮、撫、四鎮以上或加大，餘官則左右光禄大夫以上并得儀同三司，自此以下不得也。

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帝爲相，始遣大將軍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則總統外内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晉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公正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晉世則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晉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居之。宋氏人臣則無也。江夏王義恭假黄鉞。假黄

始任用霍去病爲驃騎將軍。西漢的制度，大將軍、驃騎將軍地位次於丞相。

車騎將軍，設一人。漢文帝元年，開始任用薄昭爲車騎將軍。魚豢説："魏代車騎將軍任都督，儀制與四征將軍相同。假若不任都督，雖持符節等同於四征將軍的，儀制與前後左右雜號將軍相同。假若照文散官之例，則地位次於三司。"晉、宋時期車騎將軍、衛將軍不再爲四征將軍所督導。

衛將軍，設一人。漢文帝元年，開始任用宋昌爲衛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地位次於三司。漢章帝建初三年，開始讓車騎將軍馬防的班次等同於三司。位次同於三司就是從那時開始的。漢末的奮威將軍，西晉的伏波、輔國將軍，都在名號上加大字而儀制與三司相同。東晉以來，將軍中則中軍將軍、鎮軍將軍、撫軍將軍、四鎮將軍以上有的人加大字，其餘官職中則是左右光禄大夫以上都可以儀制同三司，光禄大夫以下不得同三司。

持節都督，無固定員額。前漢時派遣使臣，纔讓他們持符節。光武帝建武初年，征伐四方，纔臨時設置督軍御史，戰事結束後就撤銷。建安年間，魏武帝任丞相，開始派遣大將軍督軍。建安二十一年，征孫權後回軍時，夏侯惇督二十六軍就是這種情況。魏文帝黄初二年，開始設置都督諸州軍事，有的還加刺史官職。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藉天子儀仗黄鉞，那就是總統内外諸軍了。魏明帝太和四年，晉宣帝征蜀國，加號大都督。高貴公正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不久加號大都督。晉代則是都督諸軍爲上等，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等。使持節爲上等，持節次之，假節爲下等。使持節可以殺二千石以下的官員；持節可以殺無官位的人，假若事涉戰事則權限與使持節相同；假節則祇有在軍事行動中纔可以殺那些觸犯軍令的人。東晉以來，都督中外的職權尤其重要，祇有王導曾擔任過。劉宋時期的大臣中無人任過這樣的職務。江夏王義恭曾假藉黄鉞。能假藉黄鉞，

鉞，則專戮節將，非人臣常器矣。

則可殺戮持節的將官，這就不是大臣常規的名位了。

征東將軍，一人。漢獻帝初平三年，馬騰居之。征南將軍，一人。漢光武建武中，岑彭居之。征西將軍，一人。漢光武建武中，馮異居之。征北將軍，一人。魚豢曰："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漢舊諸征與偏裨雜號同。"

征東將軍，設一人。漢獻帝初平三年，馬騰任這個職位。征南將軍，設一人。漢光武帝建武年間，岑彭任這個職位。征西將軍，設一人。漢光武帝建武年間，馮異任這個職位。征北將軍，設一人。魚豢說："四征將軍，魏武帝設置，禄位二千石。黄初年間，地位次於三公。漢代舊有的諸征將軍與偏裨雜號將軍相同。"

鎮東將軍，一人。後漢末，魏武帝居之。鎮南將軍，一人。後漢末，劉表居之。鎮西將軍，一人。後漢初平三年，韓遂居之。鎮北將軍，一人。

鎮東將軍，設一人。後漢末年，魏武帝任這個職位。鎮南將軍，設一人。後漢末年，劉表任這個職位。鎮西將軍，設一人。後漢初平三年，韓遂任這個職位。鎮北將軍，設一人。

中軍將軍，一人。漢武帝以公孫敖爲之，時爲雜號。鎮軍將軍，一人。魏以陳群爲之。撫軍將軍，一人。魏以司馬宣王爲之。中、鎮、撫三號比四鎮。

中軍將軍，設一人。漢武帝讓公孫敖任此職，當時是雜號將軍。鎮軍將軍，設一人。魏代用陳群任此職。撫軍將軍，設一人。魏國用司馬宣王任此職。中軍、鎮軍、撫軍三號將軍，職位可比四鎮將軍。

安東將軍，一人。後漢末，陶謙爲之。安南將軍，一人。安西將軍，一人。後漢末，段煨爲之。安北將軍，一人。魚豢曰："鎮北、四安，魏黄初、太和中置。"

安東將軍，設一人。後漢末年，陶謙任此職。安南將軍，設一人。安西將軍，設一人。後漢末年，段煨任此職。安北將軍，設一人。魚豢說："鎮北將軍、四安將軍是魏世黄初、太和年間設置的。"

平東將軍，一人。平南將軍，一人。平西將軍，一人。平北將軍，一人。四平，魏世置。

平東將軍，設一人。平南將軍，設一人。平西將軍，設一人。平北將軍，設一人。四平，魏代設置。

左將軍。右將軍。前將軍。後將軍。左將軍以下，周末官，秦、漢并因之，光武建武七年省，魏以來復置。

左將軍。右將軍。前將軍。後將軍。左將軍以下，是周末的官職，秦、漢都沿襲設置，光武帝建武七年撤銷，魏世以來恢復設置。

征虜將軍，漢光武建武中，始以祭遵居之。冠軍將軍，楚懷王以宋義爲卿子冠軍。冠軍之名，自此始也。魏正始中，以文欽爲冠軍將軍、揚州刺史。輔國將軍，漢獻帝以伏完居之。宋太宗泰始四年，改爲輔師，後廢帝元徽二年復故。龍驤將軍，晉武帝始以王濬居之。

征虜將軍，漢光武帝建武年間，開始用祭遵任此職。冠軍將軍，楚懷王任用宋義爲卿子冠軍。冠軍的名號從那時開始。魏代正始年間，任用文欽爲冠軍將軍、揚州刺史。輔國將軍，漢獻帝用伏完任此職。宋太宗泰始四年，改號爲輔師，後廢帝元徽二年恢復舊號。龍驤將軍，晉武帝起初用王濬任此職。

東中郎將，漢靈帝以董卓居之。南中郎將，漢獻帝建安中，以臨淄侯曹植居之。西中郎將。北中郎將，漢建安中，以陽陵侯曹彰居之。凡四中郎將，何承天云，并後漢置。

建威將軍，漢光武建武中，以耿弇爲建威大將軍。振威將軍，後漢初，宋登爲之。奮威將軍，前漢世，任千秋爲之。揚威將軍，魏置。廣威將軍，魏置。建武將軍，魏置。振武將軍，前漢末，王況爲之。奮武將軍，後漢末，吕布爲之。揚武將軍，光武建武中，以馬成爲之。廣武將軍，晋江左置。

鷹揚將軍，漢建安中，魏武以曹洪居之。折衝將軍，漢建安中，魏武以樂進居之。輕車將軍，漢武帝以公孫賀爲之。揚烈將軍，建安中，以假公孫淵。寧遠將軍，晋江左置。材官將軍，漢武帝以李息爲之。伏波將軍，漢武帝征南越，始置此號，以路博德爲之。

凌江將軍，魏置。自凌江以下，則有宣威、明威、驤威、厲威、威厲、威寇、威虜、威戎、威武、武烈、武毅、武奮、綏遠、綏邊、綏戎、討寇、討虜、討難、討夷、蕩寇、蕩虜、蕩難、蕩逆、殄寇、殄虜、殄難、掃夷、掃寇、掃虜、掃難、掃逆、厲武、厲鋒、虎威、虎牙、廣野、横野、偏將軍、裨將軍，凡四十號。其威虜，漢光武以馮俊居之。虎牙，以蓋延居之，爲虎牙大將軍。横野，以耿純居之。蕩寇，漢建安中，滿寵居之。虎威，于禁居之。其餘或是後漢及魏所置，今則或置或不。自左右前後將軍以下至此四十號，唯四中郎將各一人，餘皆無定員。自車騎以下爲刺史又都督及儀同

東中郎將，漢靈帝用董卓任此職。南中郎將，漢獻帝建安年間，用臨淄侯曹植任此職。西中郎將。北中郎將，漢建安年間，用陽陵侯曹彰任此職。一共四位中郎將，何承天説，都是後漢時設置的。

建威將軍，漢光武帝建武年間，任用耿弇爲建威大將軍。振威將軍，後漢初年，宋登任此職。奮威將軍，前漢時任千秋任此職。揚威將軍，魏世設置。廣威將軍，魏世設置。建武將軍，魏世設置。振武將軍，前漢末年，王況任此職。奮武將軍，後漢末年，吕布任此職。揚武將軍，光武帝建武年間，用馬成任此職。廣武將軍，東晋設置。

鷹揚將軍，漢建安年間，魏武帝用曹洪任此職。折衝將軍，漢建安年間，魏武帝用樂進任此職。輕車將軍，漢武帝用公孫賀任此職。揚烈將軍，建安年間，任用公孫淵暫時代理。寧遠將軍，東晋設置。材官將軍，漢武帝用李息任此職。伏波將軍，漢武帝征南越時，開始設這一官號，用路博德任此職。

凌江將軍，魏代設置。自凌江將軍以下，還有宣威、明威、驤威、厲威、威厲、威寇、威虜、威戎、威武、武烈、武毅、武奮、綏遠、綏邊、綏戎、討寇、討虜、討難、討夷、蕩寇、蕩虜、蕩難、蕩逆、殄寇、殄虜、殄難、掃夷、掃寇、掃虜、掃難、掃逆、厲武、厲鋒、虎威、虎牙、廣野、横野、偏將軍、裨將軍，一共四十種官號。其中威虜將軍，漢光武帝用馮俊任此職。虎牙將軍，用蓋延任此職，爲虎牙大將軍。横野將軍，用耿純任此職。蕩寇將軍，漢建安年間，滿寵任此職。虎威將軍，于禁任此職。其餘各號將軍有的是後漢及魏代所設置的，現在則有的設有的不設。從左右前後將軍以下到這裏共四十號，祇有四中郎將各設一人，其餘的都没有固定的員額。從車騎將軍以下任刺史還有都督及儀同三司的官員，設置僚屬同領兵時一樣，祇有都督的名號而没有儀同三司的待遇的，不設從事中

三司者，置官如領兵，但云都督不儀同三司者，不置從事中郎，置功曹一人，主吏，在主簿上，漢末官也。漢東京司隸有功曹從事史，如諸州治中，因其名也。功曹參軍一人，主佐□□記室下，户曹上。監以下不置諮議、記室，餘則同矣。宋太宗已來，皇子、皇弟雖非都督，亦置記室參軍。小號將軍爲大郡邊守置佐吏者，又置長史，餘則同也。

郎，衹設功曹一人，管理吏員，職位在主簿之上，是漢末設置的官。東漢的司隸校尉屬下有功曹從事史，職位如同各州的治中，沿用它的官名罷了。功曹參軍一人，主要輔佐□□，位在記室之下，户曹之上。監以下不設諮議、記室，其餘的僚屬相同。宋太宗以來，皇子、皇弟雖然不是都督，也設記室參軍。小號將軍任大郡邊境太守設置輔佐官吏的，又可設長史，其餘的僚屬相同。

太常，一人。舜攝帝位，命伯夷作秩宗，掌三禮，即其任也。周時曰宗伯，是爲春官，掌邦禮。秦改曰奉常，漢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名曰太常。應劭曰："欲令國家盛大常存，故稱太常。"前漢常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後漢不必列侯也。

博士，班固云，秦官。史臣案，六國時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至東京凡十四人。《易》，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顔。各一博士。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魏及晋西朝置十九人，江左初減爲九人，皆不知掌何經。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也。秩六百石。

國子祭酒一人，國子博士二人，國子助教十人。《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爲一經，《論語》、《孝經》爲一經，合十經。助教分掌。國子，周舊名，

太常，設一人。舜代理帝位，任命伯夷爲秩宗，掌管三禮，就是任這種職務。周代稱宗伯，就是春官，掌管國家禮儀。秦代改官名爲奉常，漢代沿用這種稱呼。景帝中六年，改名爲太常。應劭説："希望讓國家盛大常存，所以稱太常。"前漢時常用列侯中忠孝敬慎的人任此職，後漢時則不一定要列侯纔能任此職。

博士，班固説是秦代的官。史臣案，六國時就常常設博士，掌管瞭解古今的變化。漢武帝建元五年，開始設置《五經》博士。宣帝、成帝之世，《五經》解説形成了各家的説法，每經設一位博士。到東漢時一共十四位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尚書》有歐陽、大夏侯、小夏侯三家；《詩》有齊、魯、韓三家；《禮》有大戴、小戴二家；《春秋》有嚴、顔二家。每家設一位博士。而讓聰明有威望的一位博士任祭酒。魏和西晋設十九位博士，東晋初年減爲九人，都不知道主持哪些經典。元帝末年，增加《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總共十一人。後來又增加到十六人，不再分治《五經》，而統稱爲太學博士。俸禄六百石。

國子祭酒一人，國子博士二人，國子助教十人。《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爲一經，《論語》、《孝經》合爲一經，總共十經。由十位國子助教分管。國子，是周代的舊名，周代有師氏這種職位，就是現在的國子祭

周有師氏之職，即今國子祭酒也。晉初復置國子學，以教生徒，而隸屬太學焉。晉初助教十五人，江左以來，損其員。自宋世若不置學，則助教唯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也。

酒。晉初再設國子學，用來教育生徒，而隸屬於太學。晉初有助教十五人，東晉以來，減少了它的員額。自宋代以來假如不設國子學，那麽助教就祇設一人，而祭酒和國子博士則常設。

太廟令，一人。丞一人。并前漢置。西京曰長，東京曰令。領齋郎二十四人。

太廟令，設一人。太廟丞一人。都是前漢時就設置的。西漢時稱太廟長，東漢時稱太廟令。率領齋郎二十四人。

明堂令，一人。丞一人。丞，漢東京初置，令，宋世祖大明中置。

明堂令，設一人。丞一人。明堂丞是東漢時開始設置的，明堂令是宋世祖大明年間設置的。

太祝令，一人。丞一人。掌祭祀讀祝迎送神。太祝，周舊官也。漢西京置太祝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曰廟祀。漢東京改曰太祝。

太祝令，設一人。丞一人。掌管祭祀時朗讀祝辭、迎送神靈。太祝，是周代舊有的官。西漢設太祝令、丞，漢武帝太初元年，改名稱廟祀。東漢改稱太祝。

太史令，一人。丞一人。掌三辰時日祥瑞妖災，歲終則奏新曆。太史，三代舊官，周世掌建邦之六典，正歲年，以序事頒朔于邦國。又有馮相氏，掌天文次序；保章氏，掌天文。今之太史，則并周之太史、馮相、保章三職也。漢西京曰太史令。漢東京有二丞，其一在靈臺。

太史令，設一人。丞一人。掌管日月星時序的祥瑞災異，歲末則奏上新年曆。太史是夏、商、周三代舊有的官職，周代時掌管建立國家的六典，考定一年的時序，排列一年的大事并頒布次年的曆書給諸侯。又有馮相氏，掌管天文時序；保章氏，掌管日月星辰等天象。現今的太史，則已經合并了周代的太史、馮相、保章三種職務的執掌範圍了。西漢時稱太史令。東漢時令下有二丞，其一在靈臺。

太樂令，一人。丞一人。掌凡諸樂事。周時爲大司樂。漢西京曰太樂令。漢東京曰大予樂令。魏復爲太樂令。

太樂令，設一人。丞一人。掌管一切有關音樂的事務。周代稱爲大司樂。西漢時稱太樂令。東漢時稱大予樂令。魏代恢復稱太樂令。

陵令，每陵各一人。漢舊官也。

陵令，每個皇陵各設一人。是漢代舊有的官職。

乘黄令，一人。掌乘輿車及安車諸馬。魏世置。自博士至乘黄令，并屬太常。

乘黄令，設一人。掌管皇帝的專車及坐乘的小車的馬匹。魏世開始設置。自博士官至乘黄令，都隸屬於太常。

光禄勛，一人。丞一人。光，明也。禄，爵也。勛，功也。秦曰郎中令，漢因之。漢武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勛。掌三署郎，郎執戟衛宫殿門户。光禄勛居禁中如御史，有獄在殿門外，謂之光禄外部。光禄勛郊祀掌三獻。魏、晉以來，光禄勛不復居禁

光禄勛，設一人。丞一人。光是顯明，禄是爵禄，勛是功績。秦時稱郎中令，漢代因襲舊名。漢武帝太初元年，改名光禄勛。統率三署郎，郎則持戟守衛宫殿的門户。光禄勛在宫禁内如同御史，有監獄在殿門外，稱爲光禄外部。光禄勛郊祀時負責三獻。魏、晉以來，光禄勛不再居於宫禁内，也不再設三署郎，祇在外宫朝會時

中，又無復三署郎，唯外宫朝會，則以名到焉。二臺奏劾，則符光禄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身不得入殿省，光禄主殿門故也。宫殿門户，至今猶屬。晋哀帝興寧二年，省光禄勛，并司徒。孝武寧康元年，復置。漢東京三署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及三署郎罷省，光禄勛猶依舊舉四行，衣冠子弟充之。三署者，五官署、左署、右署也，各置中郎將以司之。郡舉孝廉以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四等，無員，多至萬人。

報個名而已。二臺有奏劾，就由光禄出告示禁止出入宫門，解禁也由光禄執行。禁止，就是身不得進入殿省，這是由於光禄負責殿門守衛的緣故。宫殿門户的守衛，至今仍屬光禄勛掌管。晋哀帝興寧二年，撤銷光禄勛，職掌合并到司徒。孝武帝寧康元年，恢復設置。東漢時三署郎中品行優良而應四科考試者，每年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等到三署郎撤銷後，光禄勛仍然每年舉四行，由官員子弟應舉。三署就是五官署、左署、右署，各署都設中郎將來掌管。各郡舉薦孝廉來補充三署郎，年紀在五十以上的屬五官署，其餘的分在左、右署。共分中郎、議郎、侍郎、郎中四等，没有員額的限制，多的時候有萬人。

左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二大夫，晋初置。光禄大夫，秦時爲中大夫，漢武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大夫。晋初又置左右光禄大夫，而光禄大夫如故。光禄大夫銀章青綬，其重者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禄大夫。舊秩比二千石。

左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二大夫都是晋初設置的。光禄大夫，秦時爲中大夫，漢武帝太初元年，改名光禄大夫。晋初又設置左右光禄大夫，而光禄大夫仍如舊設置。光禄大夫銀印青綬，他們當中地位高的加金印紫綬，就稱爲金紫光禄大夫。原先的俸禄比二千石。

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漢因之。前漢大夫皆無員，掌論議。後漢光禄大夫三人，中大夫二十人，中散大夫三十人。魏以來復無員。自左光禄大夫以下，養老疾，無職事。中散，六百石。

中散大夫，王莽時設置，東漢沿置。西漢時大夫無定員，掌管議論。東漢光禄大夫有三人，中大夫二十人，中散大夫三十人。魏以來又無定員。自左光禄大夫以下，養老病，没有固定職事。中散大夫，俸禄是六百石。

衛尉，一人。丞二人。掌宫門屯兵，秦官也。漢景初，改爲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爲衛尉。晋江右掌冶鑄，領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唯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屬揚州，不屬衛尉。衛尉，江左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復置。舊一丞，世祖增置一丞。

衛尉，設一人。丞二人。掌管宫門屯兵，是秦朝設置的官職。漢景帝初年，改爲中大夫令。景帝後元年，復稱衛尉。西晋時掌管冶鑄事，率領冶令三十九人，冶工有五千三百五十户。冶都設在長江北，而江南衹有梅根及冶塘二冶，都屬揚州管轄，不屬衛尉。衛尉，東晋時不設，宋世祖孝建元年恢復設置。過去設一丞，世祖時又增設一丞。

廷尉，一人。丞一人。掌刑辟。凡獄必質之朝廷，與衆共之之義。兵獄同制，故曰廷尉。舜攝帝位，咎繇

廷尉，設一人。丞一人。掌刑法。大凡刑獄一定要在朝廷質詢，與相關官員共議。兵獄同一制度，故稱廷尉。舜代理帝位時，咎繇任士官，

作士，即其任也。周時大司寇爲秋官，掌邦刑。秦爲廷尉。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哀帝元壽二年，復爲大理。漢東京初，復爲廷尉。

廷尉正，一人。廷尉監，一人。正、監并秦官。本有左、右監，漢光武省右，猶云左監；魏、晋以來，直云監。廷尉評，一人。漢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評。漢光武省右，猶云左評。魏、晋以來，直云評。正、監、評并以下官禮敬廷尉卿。正、監秩千石，評六百石。廷尉律博士，一人。魏武初建魏國置。

大司農，一人。丞一人。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舜攝帝位，命棄爲后稷，即其任也。周則爲太府，秦治粟内史，漢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曰大司農。晋哀帝末，省并都水，孝武世復置。漢世丞二人，魏以來一人。

太倉令，一人。丞一人。秦官也。晋江左以來，又有東倉、石頭倉丞各一人。

導官令，一人。丞一人。掌舂御米。漢東京置。導，擇也。擇米令精也。司馬相如《封禪書》云，導一莖六穗於庖。

籍田令，一人。丞一人。掌耕宗廟社稷之田，於周爲甸師。漢文帝初立籍田，置令、丞各一人。漢東京及魏并不置。晋武泰始十年復置。江左省。宋太祖元嘉中又置。自太倉至籍田令，并屬司農。

少府，一人。丞一人。掌中服御之物。秦官也，漢因之。掌禁錢以給私養，故曰少府。晋哀帝末，省并丹陽尹。孝武世復置。

左尚方令、丞各一人。右尚方

就是廷尉這種職責。周時大司寇是秋官，掌管邦國的刑法。秦時稱廷尉。漢景帝中元六年，改稱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又稱廷尉。哀帝元壽二年，又稱大理。東漢初，恢復廷尉的稱呼。

廷尉正，設一人。廷尉監，設一人。正、監都是秦官。原本有左、右監，東漢光武帝時撤銷右監，仍稱左監的名號；魏、晋以來，直接稱爲監。廷尉評，設一人。漢宣帝地節三年，開始設左、右評。東漢光武帝省去右評，仍稱左評。魏、晋以來，直接稱爲評。正、監、評和以下官員都對廷尉卿禮敬有加。正、監的俸禄千石，評的俸禄六百石。廷尉律博士，設一人。魏武帝初建魏國時設置。

大司農，設一人。丞一人。掌管九穀六畜等供飲膳的事務。舜在帝位，任用棄爲后稷，就是這種官職。周代稱爲太府，秦時稱治粟内史，漢景帝後元元年，改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改稱大司農。晋哀帝末年，合并到都水，晋孝武帝時恢復設置。漢時設丞二人，魏以來設一人。

太倉令，設一人。丞一人。秦代就有的官職。東晋以來，又有東倉、石頭倉丞各一人。

導官令，設一人。丞一人。掌管舂御米事務。東漢時設置。導，是選擇的意思。擇米使其精細。司馬相如《封禪書》説，擇一莖有六穗的送到厨房。

籍田令，設一人。丞一人。掌管耕種宗廟社稷的田地，在周代就是甸師。漢文帝時開始設立籍田，設令和丞各一人。東漢和魏都不設。晋武帝泰始十年恢復設置。東晋時撤銷。宋太祖元嘉年間又設置。自太倉到籍田令，都隸屬司農。

少府，設一人。丞一人。掌管皇帝及宫中所用之物。秦代設置此官，漢代依舊設置。掌管宫禁錢物以供給皇帝費用，故名少府。晋哀帝末年，撤并歸丹陽尹掌管。孝武帝時恢復設置。

左尚方令、丞各設一人。右尚方令、丞各設

令、丞各一人。并掌造軍器。秦官也，漢因之。於周則爲玉府。晉江右有中尚方、左尚方、右尚方，江左以來，唯一尚方。宋高祖踐阼，以相府作部配臺，謂之左尚方，而本署謂之右尚方焉。又以相府細作配臺，即其名置令一人，丞二人，隸門下。世祖大明中，改曰御府，置令一人，丞一人。御府，二漢世典官婢作褻衣服補浣之事，魏、晉猶置其職，江左乃省焉。後廢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隸右尚方。漢東京太僕屬官有考工令，主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綬諸雜工。尚方令唯主作御刀綬劍諸玩好器物而已。然則考工令如今尚方，尚方令如今中署矣。

一人。都掌管打造軍器。秦代設置此官，漢代沿置。在周代稱爲玉府。西晉有中尚方、左尚方、右尚方，東晉以來，衹有一尚方。宋高祖登基，以相府作部配臺，稱它爲左尚方，而原先的尚方則稱右尚方。又以相府細作配臺，就用它的官署名設令一人，丞二人，隸屬門下省。世祖大明年間，改稱御府，設令一人，丞一人。御府在兩漢時期主管官奴婢作内衣及縫補洗濯等事，魏、晉仍設此職，東晉纔撤銷。後廢帝初年，撤銷御府，設置中署，隸屬於右尚方。東漢時太僕下屬的官員有考工令，主管兵器弓弩刀劍鎧甲等，製成後便傳喚執金吾入武庫取用，并主管織綬等雜工。尚方令衹主管製作御刀綬劍等玩賞的器物而已。這樣看來考工令相當於今天的尚方，尚方令如同今天的中署了。

東冶令，一人。丞一人。南冶令，一人。丞一人。漢有鐵官，晉置令，掌工徒鼓鑄，隸衛尉。江左以來，省衛尉，度隸少府。宋世雖置衛尉，冶隸少府如故。江南諸郡縣有鐵者或署冶令，或署丞，多是吴所置。

東冶令，設一人。丞一人。南冶令一人，丞一人。漢代有鐵官，晉代設令，掌管工徒冶金鑄造事務，隸屬於衛尉。東晉以來，撤衛尉，改歸少府主管。宋代雖然置衛尉，冶金等事務仍舊由少府主管。江南各郡縣産鐵的地方或者設冶令，或者設丞，多爲吴所設置。

平准令，一人。丞一人。掌染。秦官也，漢因之。漢隸司農，不知何世隸少府。宋順帝即位，避帝諱，改曰染署。

平准令，設一人。丞一人。掌管染事。秦代設官，漢代沿置。漢代隸屬司農，不知何代改屬少府。宋順帝即位，避順帝名諱，改稱染署。

將作大匠，一人。丞一人。掌土木之役。秦世置將作少府，漢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光武建武中元二年省，以謁者領之。章帝建初元年復置。晉氏以來，有事則置，無則省。

將作大匠，設一人。丞一人。掌管土木建造工役。秦代設將作少府，漢代沿置。景帝中元六年，改稱將作大匠。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撤銷，以謁者管領土木之事。漢章帝建初元年恢復設置。晉代以來，有事則設此官，無事則撤銷。

大鴻臚，掌贊導拜授諸王。秦世爲典客，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鴻，大也。臚，陳也。晉江左初省。有事則權置，事畢即省。

大鴻臚，掌管拜授諸王時贊宣導引之事。秦代名典客，漢景帝中元六年，改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稱大鴻臚。鴻，大的意思。臚，陳述的意思。東晉初年撤銷。有事時則臨時設置，事畢即撤銷。

太僕，掌輿馬。周穆王所置，秦

太僕，掌管皇帝的車馬。周穆王時設置，秦

因之。《周官》則校人掌馬，巾車掌車，及置太僕，兼其任也。晉江左或置或省，宋以來不置。郊祀則權置太僕執轡，事畢即省。

代沿置。《周禮》上説校人掌管馬，巾車掌管車，等到設置太僕，則兼掌車馬。東晋時有時設置，有時撤銷，宋以來不再設置。在郊外祭祀天地時則臨時置太僕執馬轡頭，事畢即撤銷。

太后三卿，各一人。應氏《漢官》曰："衛尉、少府，秦官；太僕，漢成帝置。皆隨太后宫爲號，在正卿上，無太后乃闕。"魏改漢制，在九卿下。晋復舊，在同號卿上。

太后三卿，各一人。應劭《漢官儀》上説："衛尉、少府，秦代官職；太僕，漢成帝設置。都隨太后所居宫室爲名號，位在正卿之上，無太后時則不設。"魏代改變漢代制度，太后三卿位在九卿之下。晋代恢復舊制，太后三卿地位在同名號的卿之上。

大長秋，皇后卿也。有后則置，無則省。秦時爲將行，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韋曜曰："長秋者，以皇后陰官，秋者陰之始，取其終而長，欲其久也。"自太常至長秋，皆置功曹、主簿、五官。漢東京諸郡有五官掾，因其名也。漢制卿尹秩皆中二千石，丞一千石。

大長秋，皇后卿。有皇后時設置，無則不設。秦時爲將行，漢景帝中元六年，改稱大長秋。韋曜説："所以稱長秋，因爲皇后爲陰官，秋天是陰的開始，用它終結而長久的意思，希望它久長。"自太常至長秋，都設功曹、主簿、五官。東漢各郡設有五官掾，就是沿用這種名號。漢代制度，卿尹禄秩都是中二千石，丞一千石。

尚書，古官也。舜攝帝位，命龍作納言，即其任也。《周官》司會，鄭玄云，若今尚書矣。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戰國時已有尚冠、尚衣之屬矣。秦時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至漢初并隸少府，漢東京猶文屬焉。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曰僕射。僕射者，僕役於射事也。秦世有左右曹諸吏，官無職事，將軍大夫以下皆得加此官。漢武帝世，使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昭帝即位，霍光領尚書事；成帝初，王鳳録尚書事。漢東京每帝即位，輒置太傅，録尚書事，薨輒省。晋康帝世，何充讓録表曰："咸康中，分置三録，王導録其一，荀崧、陸曄各録六條事。"然則似有二十四條，若止有十二條，則荀、陸

尚書，古代的官名。舜代理帝位，任命龍作納言，就是這種官職。《周禮》司會，鄭玄説，相當於今天的尚書。秦代少府分派吏員四人在殿中主管發布文書，所以稱爲尚書。尚就是主管的意思。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稱爲六尚。戰國時已有尚冠、尚衣之類的官職了。秦時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到漢初都隸屬於少府，東漢時仍屬少府。古代重視武官，用善射者掌管事務，故稱僕射。僕射就是爲射箭的事務作僕役的意思。秦代有左右曹諸吏，没有固定的職事，將軍大夫以下的官員都可以加上此種官號。漢武帝時，讓左右曹諸吏分擔尚書奏事的工作。昭帝即位，霍光領尚書事；成帝初年，王鳳録尚書事。東漢每代皇帝即位，就設太傅，録尚書事，皇帝逝世就不設太傅，録尚書事。晋康帝時，何充辭讓録尚書事的表奏中説："咸康年間，分别設置過三録，王導録其中之一，荀崧、陸曄各録六條政務。"那麽似乎有二十四條，倘若衹有十二條，那麽荀、陸各録六條，王導又主管什麽政務呢？倘若是王導總録尚

各録六條，導又何所司乎？若導總録，荀、陸分掌，則不得復云導録其一也。其後每置二録，輒云各掌六條事，又是止有十二條也。十二條者，不知悉何條。晋江右有四録，則四人參録也。江右張華、江左庾亮并經關尚書七條，則亦不知皆何事也。後何充解録，又參關尚書。録尚書職無不總，王肅注《尚書》“納于大麓”曰：“堯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録萬機之政也。”凡重號將軍刺史，皆得命曹授用，唯不得施除及加節。宋世祖孝建中，不欲威權外假，省録。大明末復置。此後或置或省。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郃爲尚書左僕射，衛臻爲右僕射。二僕射分置，自此始也。漢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四人，增丞亦爲四人。曹尚書其一曰常侍曹，主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光武分二千石曹爲二，又分客曹爲南主客曹、北主客曹，改常侍曹爲吏曹，凡六尚書。減二丞，唯置左右二丞而已。應劭《漢官》云：“尚書令、左丞，總領綱紀，無所不統。僕射、右丞，掌稟假錢穀。三公尚書二人，掌天下歲盡集課；吏曹掌選舉、齋祠；二千石曹掌水、火、盗賊、詞訟、罪法；客曹掌羌、胡朝會，法駕出，護駕；民曹掌繕治、功作、鹽池、苑囿。吏曹任要，多得超遷。”則漢末曹名及職司又與光武時異也。魏世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曹尚書。晋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尚書。武帝咸寧二年，省駕部尚書，四年又置。太康中，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

書事，荀崧、陸曄分別掌管一半政務，就不能又説王導録其中之一了。後來每當設置二録，就説每録各自主管六條事，那就又是衹有十二條了。十二條也不知究竟都是哪十二條。西晋時期有四録，則是四人參與掌管録尚書事。西晋張華、東晋庾亮都曾參與掌管尚書七條事，也不知都是哪七條事。後來何充解除録尚書事，又參與尚書事務。録尚書事的職責是無所不統，王肅注《尚書》“納於大麓”説：“堯讓舜任尊顯的官職，使他總録天下紛繁的政務。”凡是帶將軍名號的州刺史，都可以設曹任用官員，衹是不能正式授以官職和加以符節。宋世祖孝建年間，不想讓威權旁落，撤銷録尚書事。大明末年恢復設置。此後或設或撤。漢獻帝建安四年，任用執金吾榮郃爲尚書左僕射，衛臻爲右僕射。左右僕射分開設置，是從那時開始的。漢成帝建始四年，開始設尚書，定員四人，又增設尚書丞，也是四人。四曹尚書中其一稱常侍曹，主管公卿事務；其二稱二千石曹，主管地方上的郡和諸侯國二千石的事務；其三稱民曹，主管吏民上書事務；其四稱客曹，主管外國和少數民族事務。東漢光武帝分二千石曹爲二曹，又分客曹爲南主客曹、北主客曹，改稱常侍曹爲吏曹，一共六尚書。減設二丞，衹設左右二丞而已。應劭《漢官》説：“尚書令、尚書左丞，總領綱紀，没有什麽事務是他們不能管的。尚書僕射、尚書右丞掌管俸給借貸錢糧事務。三公尚書二人，掌管天下年終時對官員的考核；吏曹掌管官員的選拔、齋戒祠祭事務；二千石曹掌管防治水火災害、緝捕盗賊、訴訟、罪法等事務；客曹掌管羌、胡等少數民族使臣朝會，皇帝車駕出行，則護駕；民曹掌管整治修繕、土木營造、鹽池、苑囿等事務。吏曹的職責重要，常得以越級升遷。”則漢末的曹名及所掌管的事務又和光武帝時不同了。魏世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曹尚書。晋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尚書。武帝咸寧二年，撤銷駕部尚書，咸寧四年又設駕部。太康年間，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書。惠帝時，又有右民尚

書。惠帝世，又有右民尚書。尚書止於六曹，不知此時省何曹也。江左則有祠部、吏部、左民、度支、五兵，合爲五曹尚書。宋高祖初，又增都官尚書。若有右僕射，則不置祠部尚書。世祖大明二年，置二吏部尚書，而省五兵尚書，後還置一吏部尚書。順帝昇明元年，又置五兵尚書。

書。尚書祇有六曹，不知那時撤銷的是何曹。東晉則有祠部、吏部、左民、度支、五兵，合共五曹尚書。宋高祖初年，又增設都官尚書。如有右僕射，則不設祠部尚書。宋世祖大明二年，設兩位吏部尚書，而不設五兵尚書，後來仍舊設一位吏部尚書。順帝昇明元年，又設五兵尚書。

尚書令，任總機衡；僕射、尚書，分領諸曹。左僕射領殿中、主客二曹；吏部尚書領吏部、删定、三公、比部四曹；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二曹；度支尚書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四曹；左民尚書領左民、駕部二曹；都官尚書領都官、水部、庫部、功論四曹；五兵尚書領中兵、外兵二曹。昔有騎兵、别兵、都兵，故謂之五兵也。五尚書、二僕射、一令，謂之八坐。若營宗廟宫室，則置起部尚書，事畢省。

尚書令，職任爲總領機要的職位；僕射、尚書，分領各曹。左僕射領殿中、主客二曹；吏部尚書領吏部、删定、三公、比部四曹；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二曹；度支尚書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四曹；左民尚書領左民、駕部二曹；都官尚書領都官、水部、庫部、功論四曹；五兵尚書領中兵、外兵二曹。從前有騎兵、别兵、都兵，所以稱做五兵。五尚書、二僕射、一令，稱爲八坐。若營造宗廟宫室，就設置起部尚書，事畢就撤銷。

漢成帝之置四尚書也，無置郎之文。《漢儀》，尚書郎四人，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户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匈奴單于，宣帝之世，保塞内附，成帝世，單于還北庭矣。一郎主匈奴單于營部，則置郎疑是光武時，所主匈奴，是南單于也。《漢官》云，置郎三十六人，不知是何帝增員。然則一尚書則領六郎也。主作文書，起立事草。初爲郎中，滿歲則爲侍郎。尚書寺居建禮門内。尚書郎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縑爲之。給帷帳、氈褥、通中枕，太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及五孰果實之屬，給尚書伯使一人，女侍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服，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士。以丹朱色地，謂之丹墀。尚書郎口含鷄舌香，以其奏

漢成帝設置四尚書時，無設尚書郎的記載。《漢儀》説，尚書郎四人，一人主管匈奴單于營部事，一人主管羌夷吏民事，一人主管户口墾田事，一人主管財帛輸送事。匈奴單于在宣帝時，堡塞都内附朝廷，成帝時，單于已經返回北庭了。説一位尚書郎主管匈奴單于營部，那麽設尚書郎這件事大約是在漢光武帝時，所主管的匈奴，應是南單于了。《漢官》説，設尚書郎三十六人，不知是何帝增設的員額。那就是一尚書領六尚書郎了。主管起草文書。起初任郎中，滿一年後則爲侍郎。尚書寺設在建禮門内。尚書郎入宫值班，公家供給青縑白綾被，或者以錦縑爲被。公家還供給帷帳、氈褥、通中枕，太官供給食物，湯官供給餅餌及烹調好的各味食物，又派尚書伯使一人，女侍二人侍候，都選派端正妖麗的女子，手捧香爐，護持衣服，在明光殿奏事。殿用胡粉塗飾墻壁，上畫古代的賢人烈士。地面塗成朱紅色，稱做丹墀。尚書郎口含鷄舌香，因爲他們要奏事答問應對，想使奏對時氣息芬芳。

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也。奏事則與黄門侍郎對揖。黄門侍郎稱已聞，乃出。天子所服五時衣以賜尚書令僕，而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丸。魏世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别兵、都兵、考功、定科，凡二十三郎。青龍二年有軍事，尚書令陳矯奏置都官、騎兵二曹郎，合爲二十五曹。晋西朝則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主客、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别兵、都兵、騎兵、左士、右士、北主客、南主客爲三十四曹郎；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晋江左初，無直事、右民、屯田、車部、别兵、都兵、騎兵、左士、右士、運曹十曹郎，而主客、中外兵各置一郎而已，所餘十七曹也。康、穆以來，又無虞曹、二千石二郎，猶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後又省主客、起部、水部，餘十五曹。宋高祖初，加置騎兵、主客、起部、水部四曹郎，合爲十九曹。太祖元嘉十年，又省儀曹、主客、比部、騎兵四曹郎。十一年，又并置。十八年，增删定曹郎，次在左民曹上，蓋魏世之定科郎也。三十年，又置功論郎，次都官之下，在删定之上。太宗世，省騎兵。今凡二十曹郎。以三公、比部主法制。度支主算。支，派也。度，景也。都官主軍

奏事時則與黄門侍郎互相作揖。黄門侍郎説已聽清了，尚書郎纔離殿。天子分别在春、夏、季夏、秋、冬五個時節穿的衣服常用來賞賜給尚書令、尚書僕射，而每月賞給尚書丞、尚書郎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丸。魏時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别兵、都兵、考功、定科，共二十三郎。青龍二年有戰事，尚書令陳矯上奏增設都官、騎兵二曹的尚書郎，共爲二十五曹。西晋則有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主客、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别兵、都兵、騎兵、左士、右士、北主客、南主客爲三十四曹郎；後來又設運曹，共三十五曹。東晋初，無直事、右民、屯田、車部、别兵、都兵、騎兵、左士、右士、運曹十曹的尚書郎，而主客曹、中兵、外兵曹都各設一位尚書郎而已，剩下的共十七曹。康帝、穆帝以來，又不設虞曹、二千石曹二郎，仍設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後來又撤銷主客、起部、水部，僅餘十五曹。宋高祖初，增設騎兵、主客、起部、水部四曹郎，共十九曹。太祖元嘉十年，又撤儀曹、主客、比部、騎兵四曹郎。十一年，又全都恢復設置。十八年，增設删定曹郎，位置在左民曹之上，大約相當於魏世的定科郎。三十年，又設功論曹郎，位置在都官曹之下，在删定曹之上。宋太宗時，撤銷騎兵曹。現在一共有二十曹郎。以三公曹、比部曹主管法制事務。度支曹主管計算。支，支派的意思。度，估量的意思。都官曹主管軍事刑獄。其餘各曹所掌管的事務，都各如它們的名稱。

事刑獄。其餘曹所掌，各如其名。

漢制，公卿御史中丞以下，遇尚書令、僕、丞、郎，皆辟車豫相回避，臺官過，乃得去。今尚書官上朝及下，禁斷行人，猶其制也。漢又制，丞、郎見尚書，呼曰明時。郎見二丞，呼曰左君、右君。

漢代的制度，公卿御史中丞以下官員，遇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尚書郎，都要將自己的車避於路旁，等尚書臺官員過去之後，再繼續前行。今天尚書的官員上朝及下朝，都禁止行人行走，仍然實行漢代的制度。漢制又規定，尚書丞、尚書郎見尚書，尊稱他爲明時。尚書郎見尚書左右丞，尊稱他們爲左君、右君。

郎以下則有都令史、令史、書令史、書吏幹。漢東京尚書令史十八人，晉初正令史百二十人，書令史百三十人。自晉至今，或減或益，難以定言。《漢儀》有丞相令史。令史蓋前漢官也。晉西朝有尚書都令史朱誕，則都令史其來久矣。分曹所掌如尚書也。

尚書郎以下則有都令史、令史、書令史、書吏幹。東漢有尚書令史十八人，晉初正令史有一百二十人，書令史一百三十人。自晉代至當今，有時減少有時增加，難以説出一定的數目。《漢儀》中有丞相令史。令史是前漢時的職官。西晉有尚書都令史朱誕，那麽都令史這種官職的來源也就很久遠了。令史分曹設官所掌管的事務和尚書一樣。

晉西朝八坐丞郎，朝晡詣都坐朝，江左唯旦朝而已。八坐丞郎初拜，并集都坐，交禮。遷，又解交。漢舊制也。今唯八坐解交，丞郎不復解交也。尚書令千石，僕射尚書六百石，丞郎四百石。

西晉時八坐尚書丞郎，早晨和傍晚都赴都坐朝見，東晉時祇有早朝而已。八坐丞郎初任時，都集合在都坐，交相禮拜。調職或升遷，則對拜而去。這是漢代的舊制。現在祇有八坐尚書調職時對拜而去，丞郎不再行解交禮。尚書令的俸禄千石，僕射尚書六百石，丞郎四百石。

武庫令，一人。掌軍器。秦官。至二漢，屬執金吾。晉初罷執金吾，至今隸尚書庫部。

武庫令，設一人。掌管軍器。是秦代的官職。到兩漢時，隸屬於執金吾。晉初撤銷執金吾，至今隸屬於尚書庫部。

車府令，一人。丞一人。秦官也。二漢、魏、晉并隸太僕。太僕既省，隸尚書駕部。

車府令，設一人。丞一人。是秦代的官職。兩漢、魏、晉時都隸屬於太僕。太僕撤銷後，隸屬於尚書駕部。

上林令，一人。丞一人。漢西京上林中有八丞、十二尉、十池監。丞、尉屬水衡都尉。池監隸少府。漢東京曰上林苑令及丞各一人，隸少府。晉江左闕。宋世祖大明三年復置，隸尚書殿中曹及少府。

上林令，設一人。丞一人。西漢上林中有八丞、十二尉、十池監。丞、尉隸屬於水衡都尉。池監隸屬於少府。東漢時稱上林苑令及丞各一人，隸屬於少府。東晉時不設。宋世祖大明三年恢復設置，隸屬於尚書殿中曹及少府。

材官將軍，一人。司馬一人。主工匠土木之事。漢左右校令，其任也。魏右校又置材官校尉，主天下材木事。晉江左改材官校尉曰材官將軍，又罷左校令。今材官隸尚書起部

材官將軍，設一人。司馬一人。主管工匠土木營造之事。漢代的左右校令，就是這種職務。魏世右校又設材官校尉，主管天下材木事務。東晉改材官校尉爲材官將軍，又撤銷左校令。現在材官隸屬於尚書起部及領軍。

及領軍。

侍中，四人。掌奏事，直侍左右，應對獻替。法駕出，則正直一人負璽陪乘。殿内門下衆事皆掌之。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即其任也。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内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久次者爲僕射。漢東京又屬少府，猶無員。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答。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斬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光武世，改僕射爲祭酒焉。漢世，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莽何羅挾刃謀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宫通，拔佩刀驚御，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魏、晋以來，置四人，別加官不主數。秩比二千石。

侍中，設四人。掌管進奏事務，在皇帝左右侍奉值班，進諫規勸。皇帝的車駕出行，則由輪值的侍中一人身帶皇帝的玉璽陪伴皇帝乘車。殿内省門下省的諸多事務都可掌管。周公告誡成王的《立政篇》所說的“常伯”，就是這樣的職務。侍中原本是秦代的丞相史，讓他們五人往來殿内東廂上奏政事，所以稱爲侍中。西漢時無固定員額，多至數十人，進入宫禁，分管皇帝的車馬衣服器物，下至便壺等溲便之器。武帝時，孔安國任侍中，因爲他是大儒，特地讓他掌管皇帝的唾壺，朝廷引以爲榮。在侍中的職位上時間長久的則任僕射。東漢時又隸屬少府，仍然没有固定員額。責掌是侍奉在皇帝左右，指導各種政務，備顧問咨詢。皇帝車駕出行，則由知識廣博的侍中一人身帶傳國玉璽，手持斬白蛇劍，陪伴皇帝乘車；其餘的侍中都騎馬，跟隨在皇帝的車後。光武帝時，已將僕射改爲祭酒了。漢代，侍中與宦官都在宫中止宿。漢武帝時，侍中莽何羅持刀謀反，爲此侍中都在宫禁外任職，有事則入宫中，事畢就出宫。王莽執政時，侍中又入宫禁辦公，與宦官一起止宿。章帝元和年間，侍中郭舉與宫女私通，拔佩刀驚嚇了皇帝，郭舉被誅殺，侍中因此又出宫外辦公。魏、晋以來，設侍中四人，此外以侍中名號爲加官的不在數中。俸禄比二千石。

宋書卷四十

志第三十

百官(下)

給事黄門侍郎，四人。與侍中俱掌門下衆事。郊廟臨軒，則一人執麾。《漢百官表》，秦曰給事黄門，無員，掌侍從左右，漢因之。漢東京曰給事黄門侍郎，亦無員，掌侍從左右，關通中外，諸王朝見，則引王就坐。應劭曰："每日莫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史臣按劉向與子歆書曰："黄門郎，顯處也。"然則前漢世已爲黄門侍郎矣。董巴《漢書》曰："禁門曰黄闥，中人主之，故號曰黄門令。"然則黄門郎給事黄闥之内，故曰黄門郎也。魏、晋以來員四人，秩六百石。

給事黄門侍郎，設四人。與侍中都掌管門下省的事務。皇帝祭祀天地祖先或至殿前時，則由黄門侍郎一人執大旗。《漢百官表》記載，秦代稱給事黄門，無固定員數，掌管在皇帝左右侍奉事務，漢代沿襲這一官職。東漢稱爲給事黄門侍郎，也没有固定員額，掌管在皇帝左右侍奉，溝通朝廷内外，諸王來朝見時，則引導他們就座。應劭説："每天傍晚時向青瑣門拜，稱爲夕郎。"史臣考查劉向在給他的兒子劉歆的信中説："黄門郎，是尊顯的職位啊。"那就是説西漢時已稱爲黄門侍郎了。董巴《漢書》説："宫禁的大門稱黄闥，宦官主持門禁事務，所以稱爲黄門令。"那就是説黄門郎供職於黄闥之内，所以稱爲黄門郎。魏、晋以來員額爲四人，禄秩六百石。

公車令，一人。掌受章奏。秦有公車司馬令，屬衛尉，漢因之，掌宫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皆掌之。晋江左以來，直云公車令。

公車令，設一人。掌管接受百官吏民的章奏。秦代有公車司馬令，隸屬於衛尉，漢代沿置，掌管宫禁的南闕門。凡吏民上書，四方給朝廷的貢獻之物，以及召往公車官署的人等事務都由公車司馬令掌管。東晋以來，直稱公車令。

太醫令，一人。丞一人。《周官》爲醫師，秦爲太醫令，至二漢屬少府。

太醫令，設一人。丞一人。《周官》稱爲醫師，秦爲太醫令，至兩漢時隸屬少府。

太官令，一人。丞一人。《周官》爲膳夫，秦爲太官令，至漢屬少府。

太官令，設一人。丞一人。《周官》稱爲膳夫，秦爲太官令，至漢代隸屬少府。

驊騮厩丞，一人。漢西京爲龍馬長，漢東京爲未央厩令，魏爲驊騮令。自公車令至此，隸侍中。

驊騮厩丞，設一人。西漢時爲龍馬長，東漢爲未央厩令，魏爲驊騮令。自公車令至驊騮厩丞，都隸屬於侍中。

散騎常侍，四人。掌侍左右。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并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并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因用宦者。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騎，合於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始以孟達補之。久次者爲祭酒散騎常侍，秩比二千石。

散騎常侍，設四人。掌管侍奉皇帝左右。秦代置散騎，又設中常侍，散騎都跟隨在皇帝車駕之後。中常侍可以進入宫禁之内。散騎和中常侍都没有固定員額，都是加官。東漢初撤散騎，而中常侍都用宦官充任。魏文帝黄初初年，置散騎，合并於中常侍，稱爲散騎常侍，開始時以孟達補任此職。在此職位上年數久遠者爲祭酒散騎常侍，禄秩比二千石。

通直散騎常侍，四人。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者，晋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晋江左置五人。

通直散騎常侍，設四人。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額之外者，晋武帝讓員額之外的散騎常侍二人與散騎常侍共同值班，故稱爲通直散騎常侍。東晋時設五人。

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無員。

員外散騎常侍，魏末設置，無固定員額。

散騎侍郎，四人。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魏、晋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黄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

散騎侍郎，設四人。魏初年與散騎常侍一起設置。魏、晋時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黄門侍郎一起向平尚書奏事，東晋時撤銷。

通直散騎侍郎，四人。初晋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四人，元帝使二人與散騎侍郎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後增爲四人。

通直散騎侍郎，設四人。起初晋武帝設員外散騎侍郎四人，元帝讓其中二人與散騎侍郎共同值班，故稱爲通直散騎侍郎，後增爲四人。

員外散騎侍郎，晋武帝置，無員。

員外散騎侍郎，晋武帝時設，無固定員額。

給事中，無員。漢西京置。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漢東京省，魏世復置。

給事中，無固定員額。西漢時設。掌管顧問應答之事，職位次於中常侍。東漢撤銷，魏恢復設置。

奉朝請，無員，亦不爲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晋武帝亦以宗室外戚爲奉車、駙馬、騎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爲晋王，以參軍爲奉車都尉，掾、屬爲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爲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省奉車、騎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永初已來，以奉朝請選雜，其尚主者唯拜駙馬都尉。三都尉并漢武帝置。孝建初，奉朝請省。駙馬都尉、三都尉秩比二千石。

奉朝請，無固定員額，也不是有實際職守的官職。東漢時罷免的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給予奉朝請的官號。奉朝請衹是朝會時奉召參加而已。晋武帝也用宗室外戚爲奉車、駙馬、騎都尉，而帶奉朝請。元帝爲晋王時，以參軍爲奉車都尉，掾、屬爲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爲騎都尉，都爲奉朝請。後來撤銷奉車都尉、騎都尉，衹留駙馬都尉、奉朝請。永初以後，因爲得到奉朝請的人很雜，那些和公主結婚的人衹授予駙馬都尉的官職。三都尉都是漢武帝時設置的。孝建初年，撤銷奉朝請。駙馬都尉、三都尉俸禄比二千石。

中書令，一人。中書監，一人。中書侍郎，四人。中書通事舍人，四人。漢武帝游宴後廷，始使宦者典尚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元帝時，令弘恭，僕射石顯，秉勢用事，權傾内外。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僕射。漢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官謁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爲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又其任也。文帝黄初初，改爲中書令，又置監，及通事郎，次黄門郎。黄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奉以入，爲帝省讀書可。晋改曰中書侍郎，員四人。晋江左初，改中書侍郎曰通事郎，尋復爲中書侍郎。晋初置舍人一人，通事一人。江左初，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後省通事，中書差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命。宋初又置通事舍人，而侍郎之任輕矣。舍人直閣内，隸中書。其下有主事，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吏。

中書令，設一人。中書監，一人。中書侍郎，四人。中書通事舍人，四人。漢武帝在後宫游宴，開始讓宦官主持尚書事務，稱爲中書謁者，設置中書謁者令、中書謁者僕射。元帝時，中書謁者令弘恭，僕射石顯，挾勢用事，權傾内外。成帝改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撤銷僕射。東漢裁撤中謁者令，而另有中官謁者令，并非中謁者令的職務。魏武帝爲王，設秘書令，主持尚書奏事，又是原先中謁者令的責任了。魏文帝黄初初年，改爲中書令，又設中書監，以及通事郎，其次黄門郎。黄門郎已將公文簽署處理過，通事郎則持入宫，替皇帝閲讀批答、簽字認可。晋代改稱中書侍郎，員額四人。東晋初年，改中書侍郎稱通事郎，不久又恢復稱中書侍郎。晋代初年設舍人一人，通事一人。東晋初年，合并舍人通事稱爲通事舍人，掌管呈奏百官奏書。後來撤通事，中書差侍郎一人在西省值班，又掌管皇帝詔令。宋初又設通事舍人，而侍郎的職權輕了。舍人在閣内值班，隸屬於中書省。舍人之下有主事，本來用武官，宋代改用文官。

秘書監，一人。秘書丞，一人。秘書郎，四人。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皇甫規與張奂書云“從兄秘書它何動静”是也。應劭《漢官》曰：“秘書監一人，六百石。”後省。魏武帝爲魏王，置秘書令、秘書丞。秘書典尚書奏事。文帝黄初初，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秘書改令爲監。後欲以何楨爲秘書丞，而秘書先自有丞，乃以楨爲秘書右丞。後省。掌藝文圖籍。《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即其任也。漢西京圖籍所藏，有天禄、石渠、蘭臺、石室、延閣、廣内之府是也。東京圖書在東觀。晋武帝以秘書并中書，省監，謂丞爲中書秘書丞。惠帝

秘書監，設一人。秘書丞，一人。秘書郎，四人。漢桓帝延熹二年，設置秘書監。皇甫規寫給張奂的書信中説“從兄秘書有何動静”就是指秘書監。應劭《漢官》中説：“秘書監一人，六百石。”後來裁撤了。魏武帝爲魏王時，設秘書令、秘書丞。秘書主管尚書奏事。文帝黄初初年，設中書令，主管尚書奏事，而將秘書令改爲秘書監。後來想讓何楨任秘書丞，而秘書省已先有丞，於是任命何楨爲秘書右丞。後來又裁撤。掌管文章圖書。《周官》中的外史掌管四方的記載、三皇五帝時候的圖書，就是這樣的職務。西漢圖書所藏之處，有天禄、石渠、蘭臺、石室、延閣、廣内等府庫。東漢時圖書藏在東觀。晋武帝將秘書并入中書，撤秘書監，稱秘書丞爲中書秘書丞。惠帝又設著作郎一人，著作佐郎八人，掌管國史。周代左史記事，右史記言，

復置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國史。周世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即其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著作東觀，撰述國史。著作之名，自此始也。魏世隸中書。晉武世，繆徵爲中書著作郎。元康中，改隸秘書，後別自爲省，而猶隸秘書。著作郎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宋氏初，國朝始建，未有合撰者，此制遂替矣。

就是這樣的任務。東漢時圖書在東觀，所以讓名儒大學者在東觀寫作，撰述國史。著作郎的名稱是從此開始的。魏世隸屬於中書省。晉武帝時，繆徵任中書著作郎。元康年間，改屬秘書省，後來又單獨設著作省，而仍然隸屬於秘書省。著作郎稱爲大著作，專門掌管撰述國史的任務。晉代的制度，著作佐郎剛到職，必定要撰寫一篇名臣傳。宋代初年，國家剛創建，沒有適合立傳的名臣，這個制度就廢棄了。

領軍將軍，一人。掌内軍。漢有南北軍，衛京師。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營。光武省中壘校尉，置北軍中候，監五校營。魏武爲丞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文帝即魏王位，魏始置領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晉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七軍營兵，即領軍之任也。祜遷罷，復置北軍中候。北軍中候置丞一人。懷帝永嘉中，改曰中領軍。元帝永昌元年，復改曰北軍中候。尋復爲領軍。成帝世，復以爲中候，而陶回居之。尋復爲領軍。領軍今猶有南軍都督。

領軍將軍，設一人。掌管内軍。漢代有南北軍，保衛京師。武帝設中壘校尉，掌管北軍營。光武帝裁撤中壘校尉，設北軍中候，監管五校營。魏武帝任漢丞相時，相府自設領軍，非漢朝廷設的官職。文帝即魏王位，魏開始設領軍將軍，主管五校、中壘、武衛三營。晉武帝初年裁撤，讓中軍將軍羊祜統領二衛前後左右驍騎七軍營兵，實際就是領軍將軍的職位了。羊祜遷官而免去統軍的職位，又恢復設北軍中候。北軍中候設丞一人。懷帝永嘉年間，改稱中領軍。元帝永昌元年，又改稱北軍中候。不久又恢復稱領軍。成帝年間，又稱爲中候，而陶回任此職。不久恢復稱領軍。領軍現在還有南軍都督。

護軍將軍，一人。掌外軍。秦時護軍都尉，漢因之。陳平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然則復以都尉爲中尉矣。武帝元狩四年，以護軍都尉屬大司馬，于時復爲都尉矣。《漢書·李廣傳》，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蓋護軍護諸將軍。哀帝元壽元年，更名護軍都尉曰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都尉。東京省，班固爲大將軍中護軍，隸將軍莫府，非漢朝列職。魏武爲相，以韓浩爲護軍，史奂爲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爲中護軍，領軍爲中領軍，置

護軍將軍，設一人。掌管外軍。秦時有護軍都尉，漢代沿置。陳平任護軍中尉，總領諸將。那就是又將都尉改爲中尉了。武帝元狩四年，以護軍都尉隸屬於大司馬，那時已經又稱都尉了。《漢書·李廣傳》，李廣爲驍騎將軍，隸屬於護軍將軍。因爲護軍將軍總領諸將軍。哀帝元壽元年，護軍都尉改稱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改稱護軍都尉。東漢裁撤，班固任大將軍中護軍，隸屬於大將軍幕府，不是漢代朝廷班序上的官職。魏武帝爲漢丞相時，任命韓浩爲護軍，史奂爲領軍，都不是漢朝廷任命的官職。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爲中護軍，領軍爲中領軍，各設長史、司馬。魏國初年設護軍，主持武官的選任，

長史、司馬。魏初因置護軍，主武官選，隸領軍，晋世則不隸也。晋元帝永昌元年，省護軍并領軍。明帝太寧二年，復置。魏、晋江右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置營，總統二衛驍騎材官諸營；護軍猶別有營也。領、護資重者爲領軍、護軍將軍，資輕者爲中領軍、中護軍。官屬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則置參軍。

隸屬於領軍，晋代則不再隸屬於領軍了。晋元帝永昌元年，裁撤護軍和領軍。明帝太寧二年，恢復設置。魏、西晋的領軍、護軍都各自統領營兵；東晋以來，領軍不再另設營，而總領二衛驍騎材官諸營；護軍則仍然另設營。領軍、護軍資歷深的爲領軍將軍、護軍將軍，資歷淺的爲中領軍、中護軍。官屬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時，則設參軍。

左衛將軍，一人。右衛將軍，一人。二衛將軍掌宿衛營兵。二漢、魏不置。晋文帝爲相國，相國府置中衛將軍。武帝初，分中衛置左右衛將軍，以羊琇爲左衛，趙序爲右衛。二衛江右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江左無長史。

左衛將軍，設一人。右衛將軍，設一人。二衛將軍掌管宿衛營兵。兩漢、魏世不設。晋文帝爲相國時，相國府設中衛將軍。晋武帝初年，分中衛設左右衛將軍，任命羊琇爲左衛將軍，趙序爲右衛將軍。二衛將軍的部屬在西晋時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東晋時無長史。

驍騎將軍，漢武帝元光六年，李廣爲驍騎將軍。魏世置爲内軍，有營兵，高功者主之。先有司馬、功曹、主簿，後省。

驍騎將軍，漢武帝元光六年，李廣爲驍騎將軍。魏代設爲内軍，有營兵，由功高者主持。起先屬官有司馬、功曹、主簿，後來裁撤。

游擊將軍，漢武時，韓説爲游擊。是爲六軍。

游擊將軍，漢武帝時，韓説曾任游擊將軍。這就是六軍。

左軍將軍。右軍將軍。前軍將軍。後軍將軍。魏明帝時，有左軍將軍，然則左軍魏官也。晋武帝初，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爲四軍。

左軍將軍。右軍將軍。前軍將軍。後軍將軍。魏明帝時，有左軍將軍，那麼左軍將軍是魏世的職官了。晋武帝初年，設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設後軍。這就是左右前後四軍。

左中郎將。右中郎將。秦官，漢因之。與五官中郎將領三署郎，魏無三署郎，猶置其職。晋武帝省。宋世祖大明中又置。

左中郎將。右中郎將。秦代的職官，漢代沿設。與五官中郎將統領三署郎，魏世無三署郎，但仍設此職位。晋武帝時裁撤。宋世祖大明年間又設。

屯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校尉。長水校尉。射聲校尉。五校并漢武帝置。屯騎、步兵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掌越人來降，因以爲騎也；一説取其材力超越也。長水掌長水宣曲胡騎。長水，胡部落名也。胡騎屯宣曲觀下。韋曜曰："長水校尉，

屯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校尉。長水校尉。射聲校尉。五校都是漢武帝時設置的。屯騎、步兵掌管上林苑門的駐軍；越騎掌管越人來投降的士兵，就將他們編爲越騎；另一種説法是取名於士兵們材力超越。長水掌管長水宣曲胡人組成的騎兵。長水是胡人部落的名稱。胡騎駐屯於宣曲觀下。韋曜説："長水校尉，統領胡騎，

典胡騎，厩近長水，故以爲名。長水，蓋關中小水名也。”射聲掌射聲士，聞聲則射之，故以爲名。漢光武初改屯騎爲驍騎，越騎爲青巾。建武十五年，復舊。漢東京五校，典宿衛士。自游擊至五校，魏、晉逮于江左，初猶領營兵，并置司馬、功曹、主簿，後省。二中郎將本不領營也。五營校尉，秩二千石。

虎賁中郎將，《周官》有虎賁氏。漢武帝建元三年，始微行出游，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曰虎賁郎，置中郎將領之。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輔政，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爲賁。比二千石。

宂從僕射，漢東京有中黄門宂從僕射，非其職也。魏世因其名而置宂從僕射。

羽林監，漢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亦掌從送次期門，後更名羽林騎，置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謂之羽林中郎將。漢東京又置羽林左監、羽林右監，至魏世不改。晉罷羽林中郎將，又省一監，置一監而已。自虎賁至羽林，是爲三將。哀帝省。宋高祖永初初，復置。江右領營兵，江左無復營兵。羽林監六百石。

積射將軍、强弩將軍。漢武帝以路博德爲强弩校尉，李沮爲强弩將軍。宣帝以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强弩將軍至東漢爲雜號。前漢至魏無積射。晉太康十年，立射營、弩營，置積射、强弩將軍主之。自驍騎至强弩將軍，先并各置一人；宋太宗泰始以來，多以軍功得此官，今并無復員。

因馬厩近長水，故以地爲名。長水是關中一條小河的名稱。”射聲掌管射聲士，聽到聲音就向發聲處射箭，故以爲名。漢光武帝初年改屯騎爲驍騎，越騎爲青巾。建武十五年，恢復舊名。東漢五校，統領皇帝的警衛部隊。自游擊將軍至五校尉，魏、晉以至東晉時，起初還領營兵，并設司馬、功曹、主簿，後來裁撤。左右二中郎將原本不領營兵。五營校尉，俸禄二千石。

虎賁中郎將，《周官》有虎賁氏。漢武帝建元三年，開始微服出游私訪，選有勇力的人拿着兵器跟從護送，約定於某門集合，所以名期門。無固定員額，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改名爲虎賁郎，設中郎將統領他們。虎賁舊作虎奔，形容如虎之奔走。王莽輔政時，因爲古代有勇士孟賁，所以以奔爲賁。俸禄比二千石。

宂從僕射，東漢有中黄門宂從僕射，僕射非其職務。魏世就沿用這一名字而設宂從僕射。

羽林監，漢武帝太初元年，開始設建章營騎，也掌管跟從護送期門集合事務，後來改稱羽林騎，設羽林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管羽林，稱爲羽林中郎將。東漢時又設羽林左監、羽林右監，到魏代不改。晉代撤羽林中郎將，又裁撤一監，衹設一監而已。自虎賁至羽林，這是三將。哀帝時裁撤。宋高祖永初初年，恢復設置。西晉時羽林監領營兵，東晉時不領營兵。羽林監俸禄六百石。

積射將軍、强弩將軍。漢武帝時任路博德爲强弩校尉，李沮爲强弩將軍。宣帝時任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强弩將軍的封號到了東漢時期成爲雜號。西漢到魏時没有積射這個將軍封號。晉太康十年，建立射營、弩營，設置積射將軍、强弩將軍主管。自驍騎將軍到强弩將軍，起先都各置一名；宋太宗泰始以來，大多因爲軍功得此官號，現在都没有恢復原樣。

殿中將軍、殿中司馬督。晉武帝時，殿內宿衛，號曰三部司馬，置此二官，分隸左右二衛。江右初，員十人。朝會宴饗，則將軍戎服，直侍左右，夜開城諸門，則執白虎幡監之。晉孝武太元中，改選，以門閥居之。宋高祖永初初，增爲二十人。其後過員者，謂之殿中員外將軍、員外司馬督。其後并無復員。

武衛將軍，無員。初魏王始置武衛中郎將，文帝踐阼，改爲衛將軍，主禁旅，如今二衛，非其任也。晉氏不常置。宋世祖大明中，復置，代殿中將軍之任，比員外散騎侍郎。

武騎常侍，無員。漢西京官。車駕游獵，常從射猛獸。後漢、魏、晉不置。宋世祖大明中，復置。比奉朝請。

御史中丞，一人。掌奏劾不法。秦時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曰御史丞，其二曰御史中丞。殿中蘭臺秘書圖籍在焉，而中丞居之。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時中丞亦受奏事，然則分有所掌也。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爲御史臺主，名御史長史。光武還曰中丞，又屬少府。獻帝時，更置御史大夫，自置長史一人，不復領中丞也。漢東京御史中丞遇尚書丞郎，則中丞止車執版揖，而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而已。不知此制何時省。中丞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宮垣白壁。史臣按《漢志》執金吾每月三繞行宮城，疑是省金吾，以此事并中丞。中丞秩千

殿中將軍、殿中司馬督。晉武帝時，殿內宿衛，號稱三部司馬，設置這様二官，分別隸屬左、右二衛。江右初年，人員十名。每逢朝中朝會、宴會、禮祭等大事，則穿將軍的軍服，值班侍候在左右，夜晚開各城門，則執白虎幡監督。晉孝武太元年中，重新選授官職，讓大姓達官的子弟擔任。劉宋高祖永初初年，增設派員二十人。後來擔任此官員的，被稱爲殿中員外將軍、員外司馬督。這以後都没有恢復原様。

武衛將軍，無固定名額。原先魏王開始設置武衛中郎將，文帝即位，改爲衛將軍，主管禁衛軍，像現在的二衛，都不是其職任。晉朝時，武衛將軍不是常設的職位。劉宋世祖大明年間，又恢復常設，代理殿中將軍的職任，相當於員外散騎侍郎。

武騎常侍，無固定名額。漢西京的官員。皇帝游獵，常跟隨侍候射獵猛獸。東漢、魏、晉時期没有設置。劉宋世祖大明年間，重新設置、相當於奉朝請的待遇。

御史中丞，設一人。掌管參劾不法官員。秦代御史大夫的副手有二丞，其一稱御史丞，其二稱御史中丞。宫中蘭臺收藏秘書圖籍，而御史中丞在那裏辦公。督察朝廷外的各部州刺史，朝廷內則率領侍御史，受理公卿的奏章，按法律舉報參劾官吏。當時的御史中丞也受理奏章，但是與侍御史各有分工主管的事務。成帝綏和元年，御史大夫改稱大司空，設長史，而御史中丞官職如舊。哀帝建平二年，恢復御史大夫的稱號。元壽二年，又恢復大司空的官名。而御史中丞出宫外爲御史臺的長官，稱御史長史。光武帝時，又稱御史中丞，仍舊隸屬於少府。獻帝時，改設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自設長史一人，不再領導中丞。東漢時御史中丞路遇尚書丞郎，則中丞停車執手板向尚書丞郎作揖行禮，而尚書丞郎衹是坐在車上舉手行禮而已。這種禮儀不知是何時撤銷的。中丞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宫城白壁。史臣按《漢志》記載，執金吾每月三次繞行宫城，疑此時已裁撤了執金吾，將執金吾掌管的這件事歸并

石。

治書侍御史，掌舉劾官品第六已上。漢宣帝齋居决事，令御史二人治書，因謂之治書御史。漢東京使明法律者爲之，天下讞疑事，則以法律當其是非。魏、晋以來，則分掌侍御史所掌諸曹，若尚書二丞也。

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周官》有御史，掌治令，亦其任也。秦置侍御史，漢因之。二漢員并十五人。掌察舉非法，受公卿奏事，有違失者舉劾之。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祠；四曰尉馬曹，掌官廐馬；五曰乘曹，掌護駕。魏置御史八人，有治書曹，掌度支運，課第曹，掌考課，不知其餘曹也。晋西朝凡有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曹、營軍曹、算曹、法曹，凡十三曹，而置御史九人。晋江左初，省課第曹，置庫曹，掌廐牧牛馬市租。後復分庫曹，置外左庫、内左庫二曹。宋太祖元嘉中，省外左庫，而内左庫直云左庫。世祖大明中，復置。廢帝景和元年又省。順帝初，省營軍并水曹，省算曹并法曹，吏曹不置御史，凡十御史焉。魏又有殿中侍御史二人，蓋是蘭臺遣二御史居殿内察非法也。晋西朝四人，江左二人。秦、漢有符節令，隸少府，領符璽郎、符節令史，蓋《周禮》典瑞、掌節之任也。漢至魏别爲一臺，位次御史中丞，掌授節、銅虎符、竹使符。晋武帝泰始九年，省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焉。

給御史中丞。中丞俸禄千石。

治書侍御史，掌管舉報參劾官品中第六品以上的官員。漢宣帝齋居時决斷政務，令御史二人管理圖書，所以稱爲治書御史。東漢時用熟悉法律者任此職，天下刑獄案件中有可疑之事，則按法律來判斷其是非。魏、晋以來，則分别管理侍御史所主管的各曹，就像尚書的左右丞。

侍御史，相當於周代的柱下史。《周官》有御史，掌管法治律令，也是柱下史的職任。秦設侍御史，漢代沿置。兩漢時員額都是十五人。掌管察舉不法官員，接受公卿的奏章，有違法或失職者就舉報彈劾他們。侍御史共有五曹，一爲令曹，掌管法令；二爲印曹，掌管刻印；三爲供曹，掌管齋戒祠祭；四爲尉馬曹，掌管官馬；五爲乘曹，掌管護駕事。魏世設御史八人，有治書曹，掌計劃運輸，課第曹，掌管官員考核，不知其餘各曹情况。西晋共有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曹、營軍曹、算曹、法曹，共十三曹，而設御史九人。東晋初，撤課第曹，設庫曹，掌管放牧牛馬租税事。後來又分割庫曹，設外左庫、内左庫二曹。宋太祖元嘉年間，撤外左庫，而内左庫直接稱左庫。世祖大明年間恢復設外左庫。廢帝景和元年又裁撤。順帝初年，撤營軍曹并入水曹，撤算曹并入法曹，吏曹則不設御史，共十位御史。魏世又有殿中侍御史二人，大約是由蘭臺派出二御史居殿内察舉不法。西晋四人，東晋二人。秦、漢有符節令，隸屬於少府，領符璽郎、符節令史，大約是《周禮》上説的典瑞、掌節的職位。漢至魏代都是單設一臺，位置在御史中丞之下，掌管授節、銅虎符、竹使符等事。晋武帝泰始九年裁撤而并入蘭臺，設符節御史掌管它的事務。

謁者僕射，一人。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領謁者十人。謁者掌小拜授

謁者僕射，設一人。掌管重大任命及百官排列次序。率領謁者十人。謁者掌管低級官員任命

及報章。蓋秦官也。謁，請也。應氏《漢官》曰，堯以試舜，賓于四門，是其職也。秦世謁者七十人，漢因之。後漢《百官志》，謁者僕射掌奉引。和帝世，陳郡何熙爲謁者僕射，贊拜殿中，音動左右。然則又掌唱贊。有常侍謁者五人，謁者則置三十五人，半減西京也。二漢并隸光禄勳。魏世置謁者十人。晋武帝省僕射，以謁者隸蘭臺。江左復置僕射，後又省。宋世祖大明中，復置。秩比千石。

都水使者，一人。掌舟航及運部。秦、漢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屬太常。漢東京省都水，置河堤謁者，魏因之。漢世水衡都尉主上林苑，魏世主天下水軍舟船器械。晋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而河堤爲都水官屬。有參軍二人，謁者一人，令史減置無常員。晋西朝有參軍而無謁者，謁者則江左置也。懷帝永嘉六年，胡入洛陽，都水使者爰濬先出督運得免。然則武帝置職，便掌運矣。江左省河堤。

太子太傅，一人。丞一人。太子少傅，一人。丞一人。傅，古官也。《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并以輔導爲職。"漢高帝九年，以叔孫通爲太子太傅，位次太常。二漢并無丞。魏世無東宫，然則晋氏置丞也。晋武帝泰始五年，詔太子拜太傅、少傅，如弟子事師之禮；二傅不得上疏曲敬。二傅并有功曹、主簿、五官。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

太子詹事，一人。丞一人。職比臺尚書令、領軍將軍。詹，省也。漢西京則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

及奏報章疏。是秦代的官職。謁，請的意思。應劭《漢官》說，堯試驗舜的才能，讓他在四門迎導賓客，就是這種職務。秦代謁者有七十人，漢代沿設。後漢的《百官志》說，謁者僕射掌管奉迎引導。和帝時，陳郡何熙任謁者僕射，在殿中朝拜皇帝時唱導行禮，聲音洪亮震動左右。則謁者僕射又主持朝拜時的贊禮唱名事。下屬有常侍謁者五人，謁者則設三十五人，員額是西漢的一半。兩漢時候都隸屬於光禄勳。魏代設謁者十人。晋武帝裁撤謁者僕射，將謁者隸屬於蘭臺。東晋恢復設僕射，後來又裁撤。宋世祖大明年間又設置。俸禄比千石。

都水使者，設一人。掌管船舶運輸事務。秦、漢有都水長、丞，主管水利灌溉，保護河流渠道，隸屬於太常。東漢裁撤都水長、丞，設河堤謁者，魏代沿設。漢代水衡都尉主管上林苑，魏代則主管天下水軍舟船及器械。晋武帝裁水衡都尉，設都水使者，而河堤謁者是都水使者的下屬。有參軍二人，謁者一人，令史等屬官則減設而無固定員額。西晋時有參軍而無謁者，謁者是東晋設置的。懷帝永嘉六年，胡人進入洛陽，都水使者爰濬事先出洛陽監督船運而幸免於難。那麽晋武帝設都水使者一職時，這個職務就已主管運輸了。東晋時撤河堤謁者。

太子太傅，設一人。丞一人。太子少傅，設一人。丞一人。傅，是古代官名。《文王世子》中說："三王教導太子時，太傅在前，少傅在後，都以輔導太子爲職任。"漢高帝九年，以叔孫通任太子太傅，職位在太常之下。兩漢時都不設丞。魏世不立東宫，那麽就是晋代纔設丞的。晋武帝泰始五年，詔命太子拜見太傅、少傅時，禮儀與弟子拜見老師一樣；太傅、少傅不能上疏向太子表示敬意。太傅、少傅的官屬都有功曹、主簿、五官。太傅的俸禄爲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

太子詹事，設一人。丞一人。職位相當於尚書臺的尚書令、領軍將軍。詹，供給的意思。西漢時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隸屬太子太

人屬二傅，率更令、家令、僕、衛率屬詹事。皆秦官也。後漢省詹事，太子官屬悉屬少傅，而太傅不復領官屬。晉初太子官屬通屬二傅。咸寧元年，復置詹事，二傅不復領官屬。詹事二千石。

家令，一人。丞一人。晉世置。漢世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又主刑獄飲食，職比廷尉、司農、少府。漢東京主食官令。食官令，晉世自爲官，不復屬家令。

率更令，一人。主宫殿門户及賞罰事，職如光禄勳、衛尉。漢東京掌庶子、舍人，晉世則不也。自漢至晉，家令在率更下；宋則居上。

僕，一人。漢世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遣僕及中允旦入請問起居，主車馬、親族，職如太僕、宗正。自家令至僕，爲太子三卿。三卿秩千石。

門大夫，二人。漢東京置，職如中郎將，分掌遠近表箋。秩六百石。

中庶子，四人。職如侍中。漢東京員五人，晉減爲四人。秩六百石。

中舍人，四人。漢東京太子官屬有中允之職，在中庶子下，洗馬上，疑若今中書舍人矣。中舍人，晉初置，職如黄門侍郎。

食官令，一人。職如太官令。漢東京官也。今屬中庶子。

庶子，四人，職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晉制也。漢西京員五人，漢東京無員，職如三署中郎。古者諸侯世禄，卿大夫之子即爲副倅，謂之國子，天子諸侯子有庶子之官，以

傅、少傅，率更令、家令、僕、衛率則隸屬太子詹事。這些官職都是秦代就有的。東漢時裁撤詹事，太子的東宫官屬都隸屬少傅，而太傅不再領有官屬。晉初太子官屬都隸屬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咸寧元年，恢復設詹事，太子太傅、少傅不再領有官屬。詹事俸禄爲二千石。

家令，設一人。丞一人。晉代設。漢代太子可以直接徵收租税的縣有十個，由太子家令主持十縣的事務。又主持刑獄飲食，職務相當於朝廷中的廷尉、司農、少府。東漢時領導食官令。食官令在晉代有自己掌管的事務，不再隸屬於太子家令。

率更令，設一人。主管太子宫殿門户及賞罰事務，職務相當於朝廷的光禄勳、衛尉。東漢時掌管庶子、舍人，晉代則不如此。自漢至晉，太子家令職位在太子率更令之下；宋代則家令在率更令之上。

僕，設一人。漢代太子五天朝見皇帝一次，不是朝見日，就派遣僕及中允清晨入宫向皇帝請安，主管太子的車馬、親族，職務相當於朝廷的太僕、宗正。自太子家令至太子僕，這是太子三卿。三卿俸禄爲千石。

門大夫，設二人。東漢時設，職務相當於中郎將，分别掌管遠近各地的表箋。俸禄爲六百石。

中庶子，設四人。職務相當於朝廷的侍中。東漢時員額爲五人，晉代減爲四人。俸禄六百石。

中舍人，設四人。東漢時太子官屬中有中允一職，職位在中庶子之下，洗馬之上，可能相當於今天的中書舍人。中舍人是晉初設的，職務相當於朝廷的黄門侍郎。

食官令，設一人。職務相當於朝廷的太官令。是東漢時的官職。現在隸屬於中庶子。

庶子，設四人，職務相當於朝廷的散騎常侍、中書監令。這是晉代的制度。西漢時員額爲五人，東漢時無固定員額，職務相當於朝廷的三署中郎。古代諸侯世世代代享有俸禄，卿大夫之子就任副職，稱他們爲國子，天子諸侯之子有庶

掌教之。秦因其名也。秩四百石。

子這種官職，掌管對天子諸侯之子的教導。秦代沿用這種官名。俸禄四百石。

舍人，十六人。職如散騎、中書侍郎。晉制也。二漢無員，掌宿衛如三署中郎。

舍人，設十六人。職務相當於朝廷的散騎、中書侍郎。是晉代的制度。兩漢時無固定員額，掌管輪值保衛，如同三署中郎。

洗馬，八人。職如謁者、秘書郎也。二漢員十六人。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導威儀。秩比六百石。

洗馬，設八人。職務相當於朝廷的謁者、秘書郎。兩漢時員額十六人。太子出外時，則輪到值班的洗馬就在太子馬前爲前驅導引儀仗。俸禄比六百石。

太子左衛率，七人。太子右衛率，二人。二率職如二衛。秦時直云衛率，漢因之，主門衛。晉初曰中衛率，泰始分爲左右，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宫，加置前後二率。成都王穎爲太弟，又置中衛，是爲五率。江左初，省前後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皆有丞，晉初置。宋世止置左右二率。秩舊四百石。

太子左衛率，設七人。太子右衛率，設二人。左右二衛率職務相當於朝廷的左右二衛將軍。秦代直接稱衛率，漢代沿稱，主管太子宫門守衛。晉初名中衛率，泰始年間分爲左右，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宫，增設前後二衛率。成都王司馬穎爲太弟，又設中衛率，這樣就是五衛率。東晉初，撤前後二率。孝武帝太元年間又恢復設置。五率都有丞，是晉初設置的。宋代僅設左右二率。俸禄原先爲四百石。

太子屯騎校尉。太子步兵校尉。太子翊軍校尉。三校尉各七人，并宋初置。屯騎、步兵，因臺校尉；翊軍，晉武帝太康初置，始爲臺校尉，而以唐彬居之，江左省。

太子屯騎校尉。太子步兵校尉。太子翊軍校尉。三校尉各有七人，都是宋初設的。屯騎、步兵二校尉，因襲臺校尉；翊軍校尉，晉武帝太康初年設置，纔成爲臺校尉，而用唐彬任此職，東晉時裁撤。

太子冗從僕射，七人。宋初置。

太子冗從僕射，設七人。宋初設。

太子旅賁中郎將，十人。職如虎賁中郎將。宋初置。《周官》有旅賁氏。漢制，天子有虎賁，王侯有旅賁。旅，衆也。

太子旅賁中郎將，設十人。職務相當於朝廷的虎賁中郎將。宋初設。《周官》有旅賁氏。漢代制度，天子有虎賁，王侯有旅賁。旅，衆多的意思。

太子左積弩將軍，十人。太子右積弩將軍，二人。漢東京積弩將軍，雜號也，無左右之積弩。魏世至晉江左，左右積弩爲臺職，領營兵。宋世度東宫，無復營矣。

太子左積弩將軍，設十人。太子右積弩將軍，設二人。東漢的積弩將軍是雜號將軍，無左右積弩之分。魏代至東晉，左右積弩將軍是臺職，領有營兵。宋代改隸東宫，不再領營兵。

殿中將軍，十人。殿中員外將軍，二十人。宋初置。

殿中將軍，設十人。殿中員外將軍，設二十人。宋初設。

平越中郎將，晉武帝置，治廣州，主護南越。

平越中郎將，晉武帝時設，治所在廣州，主要職責是守護南越。

南蠻校尉，晉武帝置，治襄陽。

南蠻校尉，晉武帝設，治所在襄陽。東晉初

江左初省。尋又置，治江陵。宋世祖孝建中省。

西戎校尉，晉初置，治長安。安帝義熙中又置，治漢中。

寧蠻校尉，晉安帝置，治襄陽，以授魯宗之。

南夷校尉，晉武帝置，治寧州。江左改曰鎮蠻校尉。四夷中郎校尉，皆有長史、司馬、參軍。魏、晉有雜號護軍，如將軍，今猶有鎮蠻、安遠等護軍。鎮蠻以加廬江、晉熙、西陽太守。安遠以加武陵内史。

刺史，每州各一人。黄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虞世十二牧，是其職也。周改曰典，秦曰監御史，而更遣丞相史分刺諸州，謂之刺史。刺之爲言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尚書事是也。刺史班行六條詔書，其一條曰，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衆暴寡；其二條曰，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奸；其三條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加罰，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剥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其四條曰，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條曰，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托所監；其六條曰，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損正令。歲終則乘傳詣京師奏事。成帝綏和元年，改爲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前漢世，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後漢世，所治始有定處，止八月行部，不復奏事京師。晉江左猶行郡縣詔，棗據《追遠詩》曰“先君爲鉅鹿太守，迄今三紀。忝私爲冀州刺史，班詔次于郡傳”是也。靈帝世，天下漸亂，豪桀各據有州

裁撤。不久又設，治所在江陵。宋世祖孝建年間撤。

西戎校尉，晉初設，治所在長安。安帝義熙年間又設，治所在漢中。

寧蠻校尉，晉安帝設，治所在襄陽，將此職授予魯宗之。

南夷校尉，晉武帝設，治所在寧州。東晉改稱鎮蠻校尉。四夷中郎校尉都有長史、司馬、參軍。魏、晉有雜號護軍，職位如同將軍，現在仍有鎮蠻、安遠等護軍。鎮蠻護軍的名號加予廬江、晉熙、西陽太守。安遠護軍的名號加予武陵内史。

刺史，每州各設一人。黄帝設立四監來治理萬國，唐堯、虞舜時期的十二牧，就是這種職務。周代改稱典，秦代名監御史，而另派丞相史分别監察各州，稱爲刺史。“刺”就是觀察偵伺的意思。書寫報告也稱做“刺”。漢代制度規定不得窺察尚書臺事務就是這樣。刺史奉行詔書中的六條監察職責，第一條是，豪强大族占有的田地房屋超過了制度規定的限制，以强横欺侮弱小，以多欺少；第二條是，俸禄爲二千石的郡守等地方長官不奉行朝廷的政令，不遵守國家制度，背公向私，妄釋詔令保守私利，侵奪百姓財物，聚斂財富爲非作歹；第三條是，郡守等不慎重對待疑案，暴虐殺人，怒則加倍懲罰，喜則任意獎賞，頻煩地騷擾百姓，苛刻而殘暴，殺戮黎民，被百姓深惡痛絶，以致山崩石裂，妖異謡言經常出現；第四條是，郡守等選擇任用官員不公，庇護所愛之人，阻塞賢人，寵信奸頑；第五條是，郡守子弟倚仗榮華權勢，向監察者請托；第六條是，郡守違背公利庇護壞人，討好豪强，公行賄賂，損害政令。歲末刺史則乘坐驛車赴京師奏報公事。成帝綏和元年，改刺史爲州牧。哀帝建平二年，又改稱刺史。前漢時候，刺史乘坐驛車巡行視察所轄各郡和侯國，没有固定的治所。後漢時，治所纔固定下來，一年中有八個月巡察所部，不再赴京師奏報工作。東晉時仍然實行刺史巡察郡縣頒行六條詔書的制度，棗據的《追遠詩》説“先父任鉅鹿太守，迄今已有三十

郡，而劉焉、劉虞并自九卿出爲益州、幽州牧，其任漸重矣。官屬有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治中從事史一人，主財穀簿書；兵曹從事史一人，主兵事；部從事史每郡各一人，主察非法；主簿一人，録閣下衆事，省署文書；門亭長一人，主州正門；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孝經》師一人，主試經；月令師一人，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一人，平律；簿曹書佐一人，主簿書；典郡書佐每郡各一人，主一郡文書。漢制也。今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主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史、議曹從事史、部郡從事史，自主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隨州，舊無定制也。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別駕祭酒，居僚職之上，而別駕從事史如故，今則無也。別駕、西曹主吏及選舉事，治中主衆曹文書事。西曹，即漢之功曹書佐也。祭酒分掌諸曹兵、賊、倉、户、水、鎧之屬。揚州無祭酒，而主簿治事。荆州有從事史，在議曹從事史下，大較應是魏、晋以來置也。今廣州、徐州有月令從事，若諸州之曹史，漢舊名也。漢武元封四年，令諸州歲各舉秀才一人。後漢避光武諱，改茂才。魏復曰秀才。晋江左揚州歲舉二人，諸州舉一人，或三歲一人，隨州大小，并對策問。晋東海王越爲豫州牧，牧置長史、參軍，庾敳爲長史，謝鯤爲參軍，此爲牧者則無也。牧二千石，刺史六百石。

郡守，秦官。秦滅諸侯，隨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晋江左皆謂之丞。尉典兵，備盗賊。漢景帝中二年，更名守曰太

六年。現任冀州刺史，在郡驛停留頒行詔書”説的就是這種制度。漢靈帝時，天下漸亂，豪傑各自占據州郡，而劉焉、劉虞都以九卿的身份出朝任益州、幽州牧，牧的權柄漸漸重了。屬官有別駕從事史一人，跟隨刺史巡察所部；治中從事史一人，主管錢糧文書；兵曹從事史一人，主管軍事；部從事史每郡各設一人，主管偵察官員不法行爲；主簿一人，記載各種事務，保管朝廷文書；門亭長一人，主管州城正門；功曹書佐一人，主管選用官吏；《孝經》師一人，主持經書考試；月令師一人，主持年節祭祀；律令師一人，主管衡量律令；簿曹書佐一人，主管文書；典郡書佐每郡各一人，主管一郡文書。這些都是漢代的制度。現在則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主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史、議曹從事史、部郡從事史，自主簿以下，設官的員額多少，各隨州刺史決定，原先没有一定的制度。晋成帝咸康年間，江州又有別駕祭酒，地位在刺史所屬各官之上，而別駕從事史仍舊設置，現在則不設了。別駕、西曹主管吏員及人才察舉事務，治中主管各曹文書。西曹就是漢代的功曹書佐。祭酒分管各曹兵事、盗賊、倉庫、户籍、水運、鎧甲等事務。揚州不設祭酒，而由主簿掌管這些事務。荆州有從事史，地位在議曹從事史之下，大概應是魏、晋以來設置的。現在廣州、徐州有月令從事，相當於各州的曹史，是漢代的舊名。漢武帝元封四年，令各州每年向朝廷察舉秀才一人。後漢時因避光武帝的名諱，改秀才爲茂才。魏世又稱秀才。東晋時揚州每年舉二人，其餘各州每年舉一人，或三年舉一人，根據州的大小而定，秀才都要回答皇帝的策問。晋東海王司馬越任豫州牧，自己設長史、參軍，庾敳任長史，謝鯤爲參軍，其餘的州牧都無長史、參軍。牧的俸禄二千石，刺史的俸禄六百石。

郡守，秦代設的官職。秦滅諸侯之後，隨即將諸侯國所在地改爲郡，每郡設郡守、郡丞、郡尉各一人。郡守治理百姓，郡丞輔佐他。郡若在邊疆戍守地帶，則郡丞名長史。東晋時都稱郡丞。郡尉統領兵卒，防備盗賊。漢景帝中元二

守，尉爲都尉。光武省都尉，後又往往置東部、西部都尉。有蠻夷者，又有屬國都尉。漢末及三國，多以諸部都尉爲郡。晋成帝咸康七年，又省諸郡丞。宋太祖元嘉四年，復置。郡官屬略如公府，無東西曹，有功曹史，主選舉。五官掾，主諸曹事。部縣有都郵、門亭長，又有主記史，催督期會，漢制也，今略如之。諸郡各有舊俗，諸曹名號，往往不同。漢武帝納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制郡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斷，材任三輔縣令。魏初，更制口十萬以上，歲一人，有秀異，不拘户口。江左以丹陽、吴、會稽、吴興并大郡，歲各舉二人。漢制歲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内衆事，謂之階簿，至今行之。太守二千石，丞六百石。

年，郡守改名爲太守，郡尉改稱都尉。光武帝裁撤都尉，後來又往往設東部都尉、西部都尉。郡有少數民族聚居的，又設屬國都尉。漢末及三國時，郡大多設諸部都尉。晋成帝咸康七年，又裁撤各郡郡丞。宋太祖元嘉四年，恢復設置。郡守的官屬大略和公府相同，無東、西曹，有功曹史，主管選舉人才。五官掾，主管各曹事務。郡屬各縣有都郵、門亭長，又有主記史，催促監督按期完成，是漢代的制度，今天也大略相同。諸郡各有舊習俗，各曹的名號，往往各郡不相同。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元光元年，開始讓各郡國察舉孝廉，規定一郡人口在二十萬以上的，每年察舉一人；人口在四十萬以上的，每年察舉二人；六十萬以上的，每年舉三人；八十萬以上的，每年舉四人；一百萬人口的，每年舉五人；一百二十萬以上的，每年舉六人；人口不滿二十萬的郡，每兩年舉一人；不滿十萬的，每三年舉一人。限以四科取人，一爲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爲學問道德優良，試經能中博士；三爲熟習法令，足以决斷疑惑，能按照律令審决，文才足以充任御史；四爲剛毅而多謀略，遇疑難事務而不迷惑，聰明有識見，足以决斷疑難，才幹能以充任三輔縣令。魏初，更改制度，規定人口在十萬以上，每年察舉一人，有特别優異的，則不受人口規定的限制。東晋時因爲丹陽、吴郡、會稽、吴興都是大郡，每年各舉二人。漢代制度，每年各郡要派遣上計掾、史各一人，將境内户口賦税獄訟等事編造計簿上報朝廷，稱爲階簿，至今仍奉行這項規定。太守俸禄二千石，郡丞六百石。

縣令、長，秦官也。大者爲令，小者爲長，侯國爲相。漢制，置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五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税，三老主教化，嗇夫主争訟，游徼主奸非。其餘

縣令、縣長，秦代設的官職。大縣設令，小縣設長，諸侯國則設相。漢代制度，縣設縣丞一人，縣尉則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五家編爲一伍，由伍長主管；二伍爲什，什長主管；十什爲里，由里長主管；十里爲亭，亭長主管；十亭爲鄉，每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鄉佐、有秩主管賦税，三老主管政教風化，嗇夫主管鄉民争訟，游徼主管不法奸民之懲治。其餘各曹，職責大略與郡相同。郡的五官掾在縣

諸曹，略同郡職。以五官爲廷掾，後則無復丞，唯建康有獄丞，其餘衆職，或此縣有而彼縣無，各有舊俗，無定制也。晋江右洛陽縣置六部都尉，餘大縣置二人，次縣、小縣各一人。宋太祖元嘉十五年，縣小者又省之。

裏稱廷掾，後來又不設縣丞，衹有建康有獄丞，其餘各種職位，有時此縣有而彼縣無，各隨舊有的習俗，没有一定的制度。西晋時洛陽縣設六部都尉，其餘大縣設二名縣尉，次縣、小縣各設一縣尉。宋太祖元嘉十五年，又裁撤小縣的縣尉。

諸官府至郡，各置五百者，舊説古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五百人也。今縣令以上，古之諸侯，故立四五百以象師從旅從，依古義也。韋曜曰，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周制五百爲旅，帥皆大夫，不得卑之如此説也。又《周禮》秋官有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近之矣，名之異爾。又《漢官》中有伯使，主爲諸官驅使辟路於道伯中，故言伯使，此其比也。縣令千石至六百石，長五百石。

各官府至郡，各設五百隨從的原因是，舊説古代君王出行則有一師跟從，卿出行則有一旅跟從。旅，五百人。現今縣令以上各官，相當於古代的諸侯，所以設四五百人跟隨來象徵古代的師從、旅從，是依仿古義的做法。韋曜説，五百二字本應爲伍伯。伍，對着的意思。伯，導引的意思。是讓他們在道路中導引以驅除閑人。周代的制度，五百人爲一旅，旅長都是大夫，不會讓他們從事這樣卑瑣的事情如同韋曜的説法。又《周禮》秋官有條狼氏，掌管執鞭來使行人走避，王出入時則用八人夾道，公則用六人，侯伯則用四人，子男用二人，條狼氏的職責和韋曜説的伍伯相近，名稱不同罷了。又《漢官》中有伯使，主管替諸官在道陌中驅趕行人使他們避開，所以稱伯使，此種職務也和條狼氏相似。縣令俸禄六百石至一千石，縣長俸禄五百石。

漢初王國置太傅，掌輔導；内史主治民；丞相統衆官；中尉掌武職。分官置職，略同京師。至景帝懲七國之亂，更制諸王不得治國，漢爲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其大夫、謁者、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數。後改漢内史爲京兆尹，中尉爲執金吾，郎中令爲光禄勳，而王國如故，又太僕爲僕，司農爲大農。成帝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省内史。其中尉如郡尉，太傅但曰傅。漢東京亦置傅一人，王師事之；相一人，主治民；中尉一人，主盗賊；郎中令一人，掌郎中宿衛；僕一人；治書一人，治書本曰尚書，後更名治書；中大夫，無員，掌

漢初諸王封國中設太傅，掌管輔導諸王；内史主管治理百姓；丞相統領各官；中尉掌管武職。分官設職，大略與京師相同。至景帝時鑒於吴、楚七國之亂，改變制度規定諸王不得自己治理封國，而由漢朝廷爲諸王設置官吏，改丞相爲相，裁撤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而大夫、謁者、諸官長丞都減少員額。後來改漢朝廷的内史爲京兆尹，中尉爲執金吾，郎中令爲光禄勳，而王的封國内上述三種官職不改，而太僕改稱僕，司農改稱大農。成帝又令王國的相治民政如同郡守的職責，而裁撤内史。王國的中尉如同郡尉，太傅衹稱爲傅。東漢也設傅一人，王對待他像對待老師一樣；又設相一人，主管民政；中尉一人，主管緝捕盗賊；郎中令一人，掌管值宿護衛；僕一人；治書一人，治書本名尚書，後來改稱治書；中大夫，無固定員額，

奉使京師及諸國；謁者及禮樂、衛士、醫工、永巷、祀禮長各一人；郎中，無員。魏氏謁者官屬，史闕不知次第。晉武帝初置師、友、文學各一人。師即傅也，景帝諱師，改爲傅。宋世復改曰師。其文學，前漢已置也。友者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也。改太守爲內史，省相及僕。有郎中令、中尉、大農爲三卿。大國置左右常侍各三人，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大國又置上軍、中軍、下軍三將軍；次國上軍將軍、下軍將軍各一人；小國上軍而已。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典書令丞各一人，治書四人，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各一人，謁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醫丞、典府丞各一人。宋氏以來，一用晉制，雖大小國，皆有三軍。晉制，典書令在常侍下，侍郎上；江左則侍郎次常侍，而典書令居三軍下矣。江左以來，公國則無中尉、常侍、三軍，侯國又無大農、侍郎，伯子男唯典書以下，又無學官令矣。吏職皆以次損省焉。晉江右公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小大，無定制也。晉江左諸國，并三分食一。元帝太興元年，始制九分食一。

掌管出使朝廷及其餘諸王國；謁者及禮樂、衛士、醫工、永巷、祀禮長各一人；郎中，無固定員額。魏代謁者的下屬官員，史書缺少記載因而不知它們的序列。晉武帝開始爲王國設師、友、文學各一人。師就是傅，因爲景帝名師，改師爲傅。宋世又改爲師。文學一職，前漢時已經設過。友這種官職是因爲文王、孔丘都提到過四友而用這種名稱。又改太守爲內史，裁撤王國的相和僕。王國有郎中令、中尉、大農，是爲三卿。大的封國設左右常侍各三人，裁撤郎中，設侍郎二人。大國又設上軍、中軍、下軍三將軍；次一等的封國設上軍將軍、下軍將軍各一人；小國衹設上軍而已。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典書令丞各一人，治書四人，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各一人，謁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醫丞、典府丞各一人。宋世以來，沿用晉代制度，但不管大國小國，都設三軍。晉代制度，典書令職位在常侍之下，侍郎之上；東晉則侍郎僅次於常侍，而典書令位在三軍將軍之下了。東晉以來，公的封國無中尉、常侍、三軍，侯的封國無大農、侍郎，伯子男則衹設典書以下各官，也不設學官令了。官吏的職位都依次減少或裁撤了。西晉時公侯以下設置官屬，都隨封國的大小而定，没有一定的制度。東晉諸封國，都可將賦税收入的三分之一留給自己用。元帝太興元年，纔規定封國所入的九分之一可以自己享用。

太傅。太保。太宰。
太尉。司徒。司空。
大司馬。大將軍。
諸位從公。
右第一品
特進。
驃騎，車騎，衛將軍。
諸大將軍。
諸持節都督。
右第二品
侍中，散騎常侍。

太傅。太保。太宰。
太尉。司徒。司空。
大司馬。大將軍。
諸位從公。
以上第一品
特進。
驃騎，車騎，衛將軍。
諸大將軍。
諸持節都督。
以上第二品
侍中，散騎常侍。

尚書令，僕射，尚書。
中書監、令。秘書監。
諸征、鎮至龍驤將軍。
光禄大夫。
諸卿，尹。
太子二傅。
大長秋。
太子詹事。
領、護軍。
縣侯。
右第三品
二衛至五校尉。
寧朔至五威、五武將軍。
四中郎將。
刺史領兵者。
戎蠻校尉。
御史中丞。都水使者。
鄉侯。
右第四品
給事中。黄門、散騎、中書侍郎。
謁者僕射。
三將，積射、强弩將軍。
太子中庶子，庶子，三卿，率。
鷹揚至陵江將軍。
刺史不領兵者。
郡國太守，内史，相。
亭侯。
右第五品
尚書丞，郎。
治書侍御史，侍御史。
三都尉。
博士。
撫軍以上及持節都督領護長史，司馬。
公府從事中郎將。
廷尉正，監，評。
秘書著作丞，郎。
王國公三卿，師，友，文學。

尚書令，僕射，尚書。
中書監、令。秘書監。
諸征、鎮至龍驤將軍。
光禄大夫。
諸卿，尹。
太子二傅。
大長秋。
太子詹事。
領、護軍。
縣侯。
以上第三品
二衛至五校尉。
寧朔至五威、五武將軍。
四中郎將。
刺史領兵者。
戎蠻校尉。
御史中丞。都水使者。
鄉侯。
以上第四品
給事中。黄門、散騎、中書侍郎。
謁者僕射。
三將，積射、强弩將軍。
太子中庶子，庶子，三卿，率。
鷹揚至陵江將軍。
刺史不領兵者。
郡國太守，内史，相。
亭侯。
以上第五品
尚書丞，郎。
治書侍御史，侍御史。
三都尉。
博士。
撫軍以上及持節都督領護長史，司馬。
公府從事中郎將。
廷尉正，監，評。
秘書著作丞，郎。
王國公三卿，師，友，文學。

諸縣署令千石者。
太子門大夫。
殿中將軍，司馬督。
雜號護軍。
關内侯。
右第六品
謁者。
殿中監。
諸卿尹丞。
太子傅詹事率丞。
諸軍長史、司馬六百石者。
諸府參軍。
戎蠻府長史，司馬。
公府掾，屬。
太子洗馬，舍人，食官令。
諸縣令六百石者。
右第七品
内臺正令史。
郡丞。
諸縣署長。
雜號宣威將軍以下。
右第八品
内臺書令史。
外臺正令史。
諸縣署丞，尉。
右第九品
凡新置不見此諸條者，隨秩位所視，蓋□□右所定也。

諸縣署令千石者。
太子門大夫。
殿中將軍，司馬督。
雜號護軍。
關内侯。
以上第六品
謁者。
殿中監。
諸卿尹丞。
太子傅詹事率丞。
諸軍長史、司馬六百石者。
諸府參軍。
戎蠻府長史，司馬。
公府掾，屬。
太子洗馬，舍人，食官令。
諸縣令六百石者。
以上第七品
内臺正令史。
郡丞。
諸縣署長。
雜號宣威將軍以下。
以上第八品
内臺書令史。
外臺正令史。
諸縣署丞，尉。
以上第九品
凡新設官職而不見以上諸條者，隨品級高下可參見各條，以上是西晋所規定的。

宋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

帝祖母號太皇太后，母號皇太后，妃號皇后，漢舊制也。

晉武帝采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爲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好、容華、充華，是爲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其餘仍用晉制。貴嬪，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帝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修華，晉武帝所制。修容，魏文帝所制。修儀，魏明帝所制。婕好、容華，前漢舊號。充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世祖孝建三年，省夫人、修華、修容，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位比丞相，貴人位比三司，以爲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修華、修儀、修容。又置中才人、充衣，以爲散位。昭儀，漢元帝所制。昭容，世祖所制。昭華，魏明帝所制。中才人，晉武帝所制。充衣，前漢舊制。太宗泰始元年，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充衣，復置修華、修儀、修容、才人、良人。三年，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之數。又置昭

凡是皇帝的祖母都稱太皇太后，母親稱皇太后，妃子稱皇后，這是漢朝舊有的制度。

晉武帝采用漢、魏的體制，設置貴嬪、夫人、貴人，這就是三夫人，地位比照太尉、司徒、司空。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好、容華、充華，這就是九嬪，地位比照太常、光祿勛、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九卿。其餘還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位比照享受千石以下的高官。宋高祖登上帝位後，减省兩個才人，其餘的仍然采用晉朝的制度。貴嬪是魏文帝設置的。夫人是魏武帝最初建立魏國時設置的。貴人是漢光武帝設置的。淑妃是魏明帝設置的。淑媛是魏文帝設置的。淑儀、修華是晉武帝所設置的。修容是魏文帝設置的。修儀是魏明帝設置的。婕好、容華是前漢舊有的稱號。充華是晉武帝設置的。美人是漢光武帝設置的。宋世祖孝建三年，减省了夫人、修華、修容，設置貴妃，地位跟相國相等，晋升貴嬪，地位跟丞相相等，貴人的地位跟三司相等，稱爲三夫人。又設置昭儀、昭容、昭華，用來代替修華、修儀、修容。又設置中才人、充衣，作爲閑散的官位。昭儀是漢元帝設置的。昭容是宋世祖設置的。昭華是魏明帝設置的。中才人是晋武帝設置的。充衣是前漢舊有的制度。宋太宗泰始元年，减省了淑妃、昭華、中才人、充衣，又增設修華、修儀、修容、才人、良人。三年，又减省貴人，設置貴姬，用來配齊三夫人的數目。又設置昭華，增加淑容、承徽、列榮。把淑

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爲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凡五職，班亞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三職爲散役。其後太宗留心後房，擬外百官，備位置内職。列其名品于後。

後宫通尹，準録尚書。
紫極户主。
光興户主。
官品第一各置一人，并銓六宫。
後宫列叙，準尚書令，銓六宫。
紫極中監尹，銓六宫。
光興中監尹，銓六宫。
宣融户主，銓六宫。
紫極房帥，置一人。
光興房帥，置一人。
官品第二各置一人。
後宫司儀，準左僕射，銓人士。
後宫司政，準右僕射，銓人士。
參議女林，準銀青光禄，銓人士。
中臺侍御尹，銓六宫。
宣融便殿中監尹，銓六宫。
采菽房主，銓六宫。
南房主，銓六宫。
中藏女典，銓六宫。
典坊，銓六宫。
樂正，銓六宫。
内保，銓人士。
學林祭酒，銓人士。
昭陽房帥，置一人。
徽音房帥，置一人。
宣融房帥，置一人。
官品第三各置一人。
後宫都掌治職，置二人。準左右丞，位比尚書，銓人士。

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算作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共五個職位，職位等級次於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三個職位是没有固定職事的差役。這以後宋太宗留意姬妾的事，仿照宫廷外的各級官吏，配備職位，設置宫禁内的官職。羅列這些名位品級於後。

後宫通尹，相當録尚書。
紫極户主。
光興户主。
官品第一各設置一人，并銓選六宫。
後宫列叙，相當尚書令，銓選六宫。
紫極中監尹，銓選六宫。
光興中監尹，銓選六宫。
宣融户主，銓選六宫。
紫極房帥，設置一人。
光興房帥，設置一人。
官品第二各設置一人。
後宫司儀，相當左僕射，銓選人士。
後宫司政，相當右僕射，銓選人士。
參議女林，相當銀青光禄，銓選人士。
中臺侍御尹，銓選六宫。
宣融便殿中監尹，銓選六宫。
采菽房主，銓選六宫。
南房主，銓選六宫。
中藏女典，銓選六宫。
典坊，銓選六宫。
樂正，銓選六宫。
内保，銓選人士。
學林祭酒，銓選人士。
昭陽房帥，設置一人。
徽音房帥，設置一人。
宣融房帥，設置一人。
官品第三各設置一人。
後宫都掌治職，設置二人。相當左右丞，地位與尚書相當，銓選人士。

後宫殿中治職，置一人。準左民尚書，銓人士。

後宫源典治職，置一人。準祠部尚書，銓人士。

後宫穀帛治職，置一人。準度支尚書。

中傅，置一人。銓人士。

後宫校事女史，置一人。銓人士。

紫極中監女史，置一人。銓人士。

光興中監女史，置一人。銓人士。

紫極房參事，置人無定數。銓人士。有限外。

宣融房參事，置人無定數。銓人士。有限外。

中臺侍御奏案女史，置一人。銓人士。

贊樂女史，置一人。銓人士。

中訓女史，置一人。銓人士。

女祝史，置一人。

紫極中監典，置一人。

光興中監典，置一人。

典樂帥，置人無定數。有限外。

紫極房廉帥祭酒，置一人。

光興房廉帥祭酒，置一人。

宣融房廉帥祭酒，置一人。

官品第四

後宫通關參事，置一人。

景德房參事，置人無定數。銓人士。

采蓺房參事，置人無定數。銓人士。

南房參事，置人無定數。銓人士。

内房參事，置一人。銓人士。

校學女史，置一人。銓人士。

後宫中房帥，置二人。

後宫源典帥，置二人。

後宫穀帛帥，置二人。

後宫殿中治職，設置一人。相當左民尚書，銓選人士。

後宫源典治職，設置一人。相當祠部尚書，銓選人士。

後宫穀帛治職，設置一人。相當度支尚書。

中傅，設置一人。銓選人士。

後宫校事女史，設置一人。銓選人士。

紫極中監女史，設置一人。銓選人士。

光興中監女史，設置一人。銓選人士。

紫極房參事，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銓選人士。有限額以外。

宣融房參事，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銓選人士。有限額以外。

中臺侍御奏案女史，設置一人。銓選人士。

贊樂女史，設置一人。銓選人士。

中訓女史，設置一人。銓選人士。

女祝史，設置一人。

紫極中監典，設置一人。

光興中監典，設置一人。

典樂帥，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的數量。有限額以外。

紫極房廉帥祭酒，設置一人。

光興房廉帥祭酒，設置一人。

宣融房廉帥祭酒，設置一人。

官品第四

後宫通關參事，設置一人。

景德房參事，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銓選人士。

采蓺房參事，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銓選人士。

南房參事，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銓選人士。

内房參事，設置一人。銓選人士。

校學女史，設置一人。銓選人士。

後宫中房帥，設置二人。

後宫源典帥，設置二人。

後宫穀帛帥，設置二人。

中臺帥，置一人。
中臺侍御起居帥，置二人。
中臺侍御詔誥帥，置二人。
斯男房帥，置一人。
宣豫房帥，置一人。
景德房帥，置一人。
采蘋房帥，置一人。
中藏帥，置一人。
内坊帥，置一人。
南房帥，置一人。
外華房帥，置一人。
招慶房帥，置一人。
紫極諸房廉帥，置人無定數。有限外。
紫極中監省帥，置一人。
紫極殿帥，置六人。
光興殿帥，置四人。
徽音監帥，置一人。
徽章監帥，置一人。
宣融便殿中監典，置一人。
清商帥，置人無定數。
總章帥，置人無定數。
左西章帥，置人無定數。
右西章帥，置人無定數。
中厨帥，置一人。

官品第五

中臺侍御執衛，置人無定數。
中臺侍御監閨帥，置二人。
中臺侍御監司帥，置二人。
宣融便殿帥，置一人。
永巷帥，置一人。
後宫都掌内史，置二人。
後宫殿中内史，置一人。
後宫源典内史，置一人。
後宫縠帛内史，置二人。
後宫監臨内史，置二人。
中臺侍御執法内史，置一人。
中臺侍御典内史，置二人。
中臺侍御節度内史，置二人。

中臺帥，設置一人。
中臺侍御起居帥，設置二人。
中臺侍御詔誥帥，設置二人。
斯男房帥，設置一人。
宣豫房帥，設置一人。
景德房帥，設置一人。
采蘋房帥，設置一人。
中藏帥，設置一人。
内坊帥，設置一人。
南房帥，設置一人。
外華房帥，設置一人。
招慶房帥，設置一人。
紫極諸房廉帥，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有限額以外。
紫極中監省帥，設置一人。
紫極殿帥，設置六人。
光興殿帥，設置四人。
徽音監帥，設置一人。
徽章監帥，設置一人。
宣融便殿中監典，設置一人。
清商帥，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
總章帥，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
左西章帥，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
右西章帥，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
中厨帥，設置一人。

官品第五

中臺侍御執衛，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
中臺侍御監閨帥，設置二人。
中臺侍御監司帥，設置二人。
宣融便殿帥，設置一人。
永巷帥，設置一人。
後宫都掌内史，設置二人。
後宫殿中内史，設置一人。
後宫源典内史，設置一人。
後宫縠帛内史，設置二人。
後宫監臨内史，設置二人。
中臺侍御執法内史，設置一人。
中臺侍御典内史，設置二人。
中臺侍御節度内史，設置二人。

中臺侍御應內史，置六人。
紫極房內史，置一人。
光興房內史，置一人。
助教，置一人。
綵製帥，置人無定數。
裝飾帥，置人無定數。
綉帥，置人無定數。
織帥，置人無定數。
學林館帥，置一人。
宫閨帥，置一人。
教堂帥，置人無定數。有限外。
監解帥，置人無定數。
累室帥，置人無定數。
行病帥，置人無定數。

官品第六

合堂帥，置二人。
御清帥，置一人。
監夜帥，置一人。
諸房禁防，置人無定數。
三厢禁防，置三人。
諸房厨帥，各置一人。
中厨廉，置三人。
應閨，置六人。
諸應閤，置人無定數。
宫閨史，置一人。

官品第七

諸房中掾，各置一人。
中藏掾，各置二人。

比五品敕吏

紫極供殿直倀。
光興供殿直倀。
總章伎倀。
侍御扶侍。
主衣。

準二衛五品，敕吏比六品。

供殿左右。紫極置二十人。光興置十人。
左右守藏，置四人。

中臺侍御應內史，設置六人。
紫極房內史，設置一人。
光興房內史，設置一人。
助教，設置一人。
綵製帥，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
裝飾帥，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
綉帥，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
織帥，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
學林館帥，設置一人。
宫閨帥，設置一人。
教堂帥，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有限額以外。
監解帥，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
累室帥，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
行病帥，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

官品第六

合堂帥，設置二人。
御清帥，設置一人。
監夜帥，設置一人。
諸房禁防，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
三厢禁防，設置三人。
諸房厨帥，各設置一人。
中厨廉，設置三人。
應閨，設置六人。
諸應閤，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
宫閨史，設置一人。

官品第七

諸房中掾，各設置一人。
中藏掾，各設置二人。

比照五品敕吏

紫極供殿直倀。
光興供殿直倀。
總章伎倀。
侍御扶侍。
主衣。

相當二衛五品，敕吏等同六品。

供殿左右。紫極設置二十人。光興設置十人。
左右守藏，設置四人。

典樂人。

比諸房禁防

作倀。

比王官

供殿給使。紫極置二十人。光興置十人。

典殿，置人無定數。

比官人

紫極三厢給事，置十人。

全堂給使，置五人。

宫閨給使，置六人。

比房闕

典樂人。

比照諸房禁防

作倀。

比照王官

供殿給使。紫極設置二十人。光興設置十人。

典殿，設置的人員没有一定數量。

比照官人

紫極三厢給事，設置十人。

全堂給使，設置五人。

宫闈給使，設置六人。

比照房闕文

孝穆趙皇后

孝穆趙皇后諱安宗，下邳僮人也。祖彪字世範，治書侍御史。父裔字彦胄，平原太守。

后以晋穆帝升平四年嬪孝皇，晋哀帝興寧元年四月二日生高祖。其日，后以産疾殂于丹徒官舍，時年二十一。葬晋陵丹徒縣東鄉練壁里雩山。宋初追崇號謚，陵曰興寧。

永初二年，有司奏曰："大孝之德，盛於榮親。一人有慶，光被萬國。是以靈文寵於西京，壽張顯於隆漢。故平原太守趙裔、故洮陽令蕭卓，并外屬尊戚，不逮休寵。臣等仰述聖思，遠稽舊章，并可追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裔命婦孫可豫章郡建昌縣君，卓命婦趙可吴郡壽昌縣君。"孫氏，東莞人也。其年，又詔曰："推恩之禮，在情所同。故内樹宗子，外崇后屬，爰自漢、魏，咸遵斯典。外祖趙光禄、蕭光禄，名器雖隆，茅土未建，并宜追封開國縣侯，食邑五百户。"於是追封裔臨賀縣侯。裔長子宣之，仕至江乘令。蚤卒，無子，以弟孫襲之繼宣之紹封。襲之卒，子祖憐嗣。齊受禪，國除。宣之

孝穆趙皇后名安宗，是下邳僮人。祖父趙彪，字世範，任東晋治書侍御史。父親趙裔，字彦胄，是平原太守。

皇后於晋穆帝升平四年嫁給孝皇，晋哀帝興寧元年四月二日生下宋高祖劉裕。這天，皇后因分娩得病，死於丹徒官舍，死時年僅二十一歲。埋葬在晋陵丹徒縣東鄉練壁里雩山。宋初追封號謚，陵墓叫做興寧。

永初二年，有司奏陳説："大孝的德行，充分表現在使父母榮顯。一人有福慶，延及天下。因此靈文侯得寵於西漢，壽張侯榮顯於東漢。已故平原太守趙裔、已故洮陽令蕭卓，都是尊顯的外戚，不曾得到榮耀與恩寵。臣等追述聖王的思慮，查考往昔舊有的典章，他二人都可以追贈光禄大夫，加賜金章紫綬。趙裔受封號的妻子孫氏可追封豫章郡建昌縣君，蕭卓受封號之妻趙氏可追封吴郡壽昌縣君。"孫氏是東莞人。這年，高祖又降下詔書説："由近及遠地把恩惠推廣開去的禮遇，在情理上是相同的。所以對内立宗子，對外尊崇皇后的親屬，自漢、魏以來，都遵循這個典制。皇上外祖父趙光禄、蕭光禄，名號與車服儀制的等級雖然很高，但未曾接受天子分封的爵禄，都應該追封開國縣侯，食邑五百户。"於是追封趙裔爲臨賀縣侯。趙裔長子趙宣之，官至江乘令。趙宣之死得早，没有兒子，以其弟之

弟倫之，自有傳。

孫趙襲之繼承趙宣之的封爵。趙襲之死後，其子趙祖憐繼承他的爵位。齊取代宋以後，其封國廢除。趙宣之弟趙倫之，獨自有傳。

孝懿蕭皇后

孝懿蕭皇后諱文壽，蘭陵蘭陵人也。祖亮字保祚，侍御史。父卓字子略，洮陽令。

孝懿蕭皇后名文壽，是蘭陵郡蘭陵縣人。其祖父蕭亮，字保祚，任侍御史。父親蕭卓，字子略，洮陽令。

孝穆后殂，孝皇帝娉后爲繼室，生長沙景王道憐、臨川烈武王道規。義熙七年，拜豫章公太夫人。高祖爲宋王，又加太妃之號。高祖以十二年北伐，仍停彭城、壽陽，至元熙二年入朝，因受晉禪，在外凡五年，后常留東府。高祖踐阼，有司奏曰："臣聞道積者慶流，德洽者禮備。故祗敬表於崇高，嘉號彰於盛典。伏惟太妃母儀之德，化穆不言，保翼之訓，光被洪業。雖幽明同慶，而稱謂未窮。稽之前代，禮有恒準，宜式遵舊章，允副群望。臣等請上宋王太后號皇太后。"故有司奏猶稱太妃也。

孝穆后死後，孝皇帝娶蕭后做繼室，生下長沙景王劉道憐、臨川烈武王劉道規。義熙七年，拜豫章公太夫人。高祖被晉封爲宋王時，又加封太妃的稱號。高祖於義熙十二年北伐，仍停駐彭城、壽陽，到元熙二年進入朝中，於是接受禪讓登上帝位，在外地共五年，皇后常留住東府。高祖登基後，有司奏陳說："臣下聽説，道義深積的人福澤就流傳得遠，惠及子孫；恩德浸潤而普施的人禮儀就周備，惠及萬民。所以恭敬顯示地位崇高，美名於盛大的典禮時表彰。念及太妃作爲母后儀範的品德，教化和順不依靠語言，撫養護佑的典範，光照大業。雖然陰間與人世慶賞相同，然而對太后的稱號尚未完全反映她的美德。考核以前的朝代，禮儀有固定的標準，應當效法遵循舊時的規章，以符合衆人的願望。臣等請求進上宋王太后的稱號爲皇太后。"原有司上奏時仍舊稱呼她爲太妃。

上以恭孝爲行，奉太后素謹，及即大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

高祖以恭敬孝順作爲自己行爲的準則，侍奉太后一向很恭敬，等到做了皇帝，年事已高，但每天一大早就進宮朝見太后，從來不曾誤了時刻。

少帝即位，加崇曰太皇太后。景平元年，崩于顯陽殿，時年八十一。遺令曰："孝皇背世五十餘年，古不祔葬。且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域之内別爲一壙。孝皇陵墳本用素門之禮，與王者制度奢儉不同，婦人禮有所從，可一遵往式。"乃開別壙，與興寧陵合墳。初，高祖微時，貧約過甚，孝皇之殂，葬禮多闕，高祖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至是故稱后遺旨施行。

少帝登基後，加尊號爲太皇太后。景平元年，太后死在顯陽殿，死時八十一歲。臨終時頒發詔令說："孝皇帝離開人世已五十多年，按照古代的制度，後死者不與先死者合葬。而且漢代皇帝、皇后的陵墓都不同在一處，現在可以在墓地以内另修一墓穴。孝皇帝陵墓原來用的是寒素門第的禮儀，跟帝王的墓葬制度有奢侈節儉的分別，婦人的葬禮有所依從，可完全遵照以往的規格。"於是另開墓穴，跟興寧陵合爲一個墳墓。當初，高祖微賤的時候，貧窮得很，孝皇帝死時，喪葬的禮儀潦草簡單，高祖臨終時頒發詔

書，太后歸天後不必與先人合葬在一起。到這時所以聲稱按太后臨終的詔令施行。

卓初與趙裔俱贈金紫光禄大夫，又追封封陽縣侯，妻下邳趙氏封吴郡壽昌縣君。卓子源之襲爵，源之見子《思話傳》。

蕭卓和趙裔最初都封贈金紫光禄大夫，又追封封陽縣侯，蕭卓的妻子是下邳的趙氏，封吴郡壽昌縣君。蕭卓之子蕭源之承襲其爵位，蕭源之的事迹見其子《思話傳》。

武敬臧皇后

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祖汪字山甫，尚書郎。父僬字宣乂，郡功曹。

武敬臧皇后名愛親，是東莞人。祖父臧汪字山甫，任尚書郎。父臧僬，字宣乂，任郡功曹。

后適高祖，生會稽宣長公主興弟。高祖以儉正率下，后恭謹不違。及高祖興復晋室，居上相之重，而后器服粗素，不爲親屬請謁。義熙四年正月甲午，殂於東城，時年四十八，追贈豫章公夫人，還葬丹徒。高祖臨崩，遺詔留葬京師，於是備法駕，迎梓宫祔葬初寧陵。

臧后嫁給高祖，生下會稽宣長公主劉興弟。高祖以儉約公正作爲臣下表率，臧后恭敬謹慎，從不違背。等到高祖復興東晋王朝後，身居宰相的重要職位，可是皇后的器用服飾粗劣樸素，也不爲自己的親屬有所請求。義熙四年正月甲午日，死在東城，死時四十八歲，追贈豫章公夫人，送回丹徒埋葬。高祖臨死時，頒下詔書留在京都埋葬，於是用天子車駕，去迎接皇后棺木，與高祖合葬在初寧陵。

宋初追贈僬金紫光禄大夫，妻高密叔孫氏封遷陵永平鄉君。僬子燾，燾弟熹，熹子質，自有傳。

宋初，追贈臧僬爲金紫光禄大夫，其妻是高密人叔孫氏，封爲遷陵永平鄉君。臧僬之子臧燾，臧燾之弟臧熹，臧熹之子臧質，各自有傳。

武帝張夫人

武帝張夫人諱闕，不知何郡縣人也。義熙初，得幸高祖，生少帝，又生義興恭長公主惠媛。永初元年，拜爲夫人。少帝即位，有司奏曰："臣聞嚴親敬始，所因者本，克孝之道，由中被外。伏惟夫人德并坤元，徽音光劭，發祥兆慶，誕啓聖明。宜崇極徽號，允備盛則。從《春秋》母以子貴之義，遵漢、晋推愛之典，謹上尊號爲皇太后，宫曰永樂。"少帝既廢，太后還璽紱，隨居吴縣。太祖元嘉元年，拜營陽王太妃。三年，薨。

武帝張夫人不知其名，也不知是哪個郡縣人。義熙初年，高祖與她同房，生下少帝，又生了義興恭長公主劉惠媛。永初元年，拜爲夫人。少帝繼承帝位後，有司上奏説："臣下聽説，對待父母雙親一開始就要敬慎行事，所依據的是根本，克盡孝道的道理，應由内部遍及到外部。念及夫人的德行，可以與大地滋生萬物之德相比，德音十分光輝美好，開啓吉祥，預兆福澤，生育聖明之君。應該使夫人的稱號上升到最高，使美好的法則更加完備。依從《春秋》母以子貴的道理，遵循漢、晋愛一人而兼及與之有關的人的準則，請尊崇夫人稱號爲皇太后，宫名爲永樂宫。"少帝被廢後，太后歸還印璽，跟隨少帝移居吴縣。太祖元嘉元年，拜爲營陽王太妃。元嘉三年，去世。

少帝司馬皇后

少帝司馬皇后諱茂英，河内温人，晋恭帝女也。初封海鹽公主，少帝以公子尚焉。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即位，立爲皇后。元嘉元年，降爲營陽王妃，又爲南豐王太妃。十六年薨，時年四十七。

少帝司馬皇后名茂英，是河内温人，晋恭帝之女。起初封爲海鹽公主，少帝以公子的身份娶了她。宋初，拜爲皇太子妃。少帝登基後，立她爲皇后。元嘉元年，降爲營陽王妃，又爲南豐王太妃。十六年去世，時年四十七歲。

武帝胡婕妤

武帝胡婕妤諱道安，淮南人。義熙初，爲高祖所納，生文帝。五年，被譴賜死，時年四十二。葬丹徒。高祖踐阼，追贈婕妤。

武帝胡婕妤名道安，是淮南人。義熙初年，被高祖所娶，生下文帝。五年，被貶降賜死，死時四十二歲。埋葬在丹徒。高祖登基後，追贈婕妤。

太祖即位，有司奏曰："臣聞德厚者禮尊，慶深者位極。故閟宫既構，咏歌先妣；園陵崇衛，聿追來孝。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淵，光備六列，德昭坤範，訓洽母儀。用能啓祚聖明，奄宅四海。嚴親莫逮，天禄永違。臣等遠準《春秋》，近稽漢、晋。謹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立廟於京師。

太祖即位後，有司上奏説："臣下聽説，德高的人對他的禮節就要尊崇，福大的人地位就最高顯。所以閟宫之宇廟已經構建，吟咏歌頌去世的母后；先帝陵墓高崇華美，以追繼前世尊親敬老之善德。念及已故婕妤柔順聰明，誠實而見識深遠，其光彩榮耀可以使《古列女傳》的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儀、辨通等六傳更加完備，其德行可以顯示母后的風範，其作爲榜樣完全符合母后的儀範。因而能够生育聖明君主，統治天下。如果不能孝順父母，天賜福禄將永遠違離。我們以久遠的《春秋》爲準繩，考核近代的漢、晋。謹奉上尊號爲章皇太后，陵稱作熙寧陵。"於是在京都建立陵廟。

太后兄子元慶，位至奉朝請。

太后兄之子胡元慶，官至奉朝請。

文元袁皇后

文帝袁皇后諱齊媯，陳郡陽夏人，左光禄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賤，后年五六歲，方見舉。後適太祖，初拜宜都王妃。生子劭、東陽獻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與之，上性節儉，所得不過三五萬、三五十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宫，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欲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信宿便得。因此恚恨甚深，稱疾不復見上。上每入，必他處回避。上數掩伺

文帝袁皇后名齊媯，是陳郡陽夏人，左光禄大夫敬公袁湛的庶女。其母出身卑賤，皇后五六歲時，方纔被收養。後來嫁給太祖，最初拜爲宜都王妃。生下兒子劉劭、東陽獻公主劉英娥。太祖對待皇后恩寵禮待很深厚，袁家很貧窮，缺少資財，皇后常常向太祖求取錢財布帛來周濟她家，太祖生性節儉，皇后所得到的錢不超過三五萬，布三五十匹。後來潘淑妃得寵，寵愛壓倒後宫佳麗，都説她衹要有所要求便没有什麽得不到的，皇后聽説後，想要知道是否真實，於是通過潘淑妃向皇上求取三十萬錢給家裏，以此觀察皇上的心意，兩三日就得到了。因此怨恨很

之，不能得。始興王濬諸庶子問訊，后未嘗視也。后遂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顯陽殿，時年三十六。上甚相悼痛，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其辭曰：

深，稱病不再見皇上。皇上每次入宫，她必定跑到别處迴避。皇上多次突然探望，始終不能見到。始興王劉濬等庶子前往問候，皇后也不曾接見。皇后終因怨恨而得病。元嘉十七年，病情嚴重，皇上拉着她的手流着眼淚問她想要説點什麽，皇后看着皇上很久，便拉上被子蓋住臉。病死在顯陽殿，死時三十六歲。皇上很哀痛悼念她，下詔命原永嘉太守顏延之撰寫哀悼的策文，文辭十分華麗。其文辭説：

龍輁纚綍，容翟結驂。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想徂音乎珩珮。悲黼筵之移御，痛翬褕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誄德述懷。其辭曰：

用龍繪飾的靈車繫挽着牽引棺木的繩索，飾有車維的喪車連接着三匹馬。帝王所經之路光明，亡靈所經之路幽深静肅。皇帝親臨出殯前夕行祖祭之禮，親身瞻仰夜晚將辭别祖廟的靈車。按前代的儀仗規制將懸垂的飾物縫綴在旒旗之上，於佩玉之中回想以往消逝了的聲音。悲傷帝后離開了繪飾花紋的坐席，哀痛繪有雉形的皇后祭服的昏暗。將載在車上行祖祭禮的靈柩從車上降下到客位，從殯殮時放靈柩的兩階撤除祭奠。於是命令史臣，累述并表彰皇后生時的德行，陳述思念的情懷。誄辭説：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圓精初鑠，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秘儀景胄，圖光玉繩。昌輝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

天地未分之前，已明匹偶之理，又上升伉儷之道，都有物像，有所依憑。天地始分，天道圓，精氣初始光明；地道方，地祇方始凝滯。光明啊世家大族！顯現吉祥的徵兆，承受天賜福澤。皇后在閨室時秘藏美好的儀態於大族之家，焕發容光於玉繩殿之内。國家昌盛光明在於皇后的美德，柔順聰明大爲增進。遵循禮法，遵循謙和之道，稱舉詩句，崇尚順從的美德。自從待嫁於深閨，美好的名聲已昭著遠揚。遠離父母兄弟出嫁以後，更仿佛是在白色的底子上繪上花紋增加了文彩。

象服是加，言觀惟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蕙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再謡南國。伊昔不造，洪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宫，登耀紫闈。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

披上華麗的皇后衣服，温和善良爲其道德行爲的準則。使我王者的教化，根基從婦德開始。美好的稱譽如河川之流水長流不息。德行美好，心地誠實而見識深遠。皇后的德行流傳到江水、漢水，直抵南國，爲那裏的人們所傳唱。從前不幸，少帝之時中途

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咏，動容成紀。壼政穆宣，房樂昭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朓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

衰微。因此降下天命，文帝敬登皇位。皇后從君王宮殿離去本職，參與王朝的政事，給皇宮增加光彩。敬順自己的婆母，認真履踐前人美好的德行。歸省父母以盡孝道，尊敬祭祀祖宗。思考引進有才能賢良的人，幫助整理圖書史籍。歌咏合乎節拍，行爲容貌符合法度。宮内事務誠信公明，后妃諷誦房中樂歌以彰明人倫之理。婦女柔順的規範準則能成其綱紀，皇后則潤飾綱紀。德之所至，即使再深必能探測。川水振蕩翻騰預兆皇后將死，月亮運行快慢適度猶如皇后行爲符合規範。皇后行止雍雍和諧，没有不合乎中正的準則的。天道可以培養仁德，坤道崇尚謙和；死生交錯而不齊，即使掌管造化的司命之神也不明白這個道理。

象物方臻，視祲告沴。太和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

麟、鳳、龜、龍四種靈物將至，掌管觀察雲氣預言吉祥的視祲官吏，報告天地四時之氣不和而產生的災害。天下太平既已大明，皇后之死就像花蕊凋零而拋棄塵世。帝王的宮殿長久陰暗冷清，皇后的宮室光華消盡。唉！真哀傷啊！

戒凉在肂，杪秋即穸。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迹。噭噭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

告誡人們霜降過後要備寒，在這個時候暫時把靈柩寄埋路旁，到了晚秋即挖墓穴埋葬。寒冷的夜晚唱起挽歌，殘月當空的拂曉將埋葬之際，舉柩升車進行祖祭，祈求死者魂魄升天。八方神靈警戒而引導哀車，皇后乘坐的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等五輅車搬遷移位。嗣位太子噭噭號哭，衆多公卿哀哀悲泣。揮淚殿階，流淚宮殿。撫慰活着的，哀悼去世的，爲今天而感嘆，懷念往昔的歲月。唉！可悲傷啊！

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案節，服馬顧轅。遥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嚾。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南面背靠着國都的城門，北面朝着帝王的陵園。御僕官停止揮動馬鞭，駕車的馬也回過頭去看着車轅停止不前。遠望紫色的車蓋而爲之心酸，看着遠去的白色靈車而爲之哭泣。帝都除去了五彩之衣，帝王健在而泯滅了玉體。京都朝野暗淡而失去了明盛的色彩，戎狄、華夏一齊悲哀號哭。將來的美譽，可資記述，靈駕既往，不可牽引。唉！

實在很悲痛啊！

策既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其意焉。有司奏謚宣皇后，上特詔曰元。

哀策上奏後，太祖親自在上面增加“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個字，用來表達他的哀思。有司奏請謚號爲宣皇后，太祖特别頒發詔書，謚號定爲元。

初，后生劭，自詳視之，馳白太祖：“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太祖狼狽至后殿户外，手撥幔禁之，乃止。

起初，皇后生下劉劭，自己仔細觀察他，派人跑去告訴太祖説：“這小孩形體相貌不同一般，一定會使國破家亡，不可撫養。”便想要殺死他。太祖急忙跑到皇后殿門外，用手撩開帳幔禁止她，這纔罷手。

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沈美人者，太祖所幸也。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諸窗户應聲豁然開。職掌遽白太祖，太祖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

皇后死後，常有小小的靈驗。有一個沈美人，是太祖所寵幸的人。曾經由於没有罪過被責罰，應當賜死。沈美人從皇后生前所住的徽音殿前經過。這個宫殿有五間，自從皇后去世之後便常常關閉着。美人走到殿前，流着眼淚大聲説：“今天我没有罪過便要去受死，先皇后如果有靈的話，就應當知道我的冤情！”宫殿所有的窗户隨着她的哭訴聲便頓然大開。主管事務的官員急忙告訴太祖，太祖驚慌前往觀看，美人這纔得以被寬釋。

大明五年，世祖詔曰：“昔漢道既靈，博平輝絶，魏國方安，嘉憲啓策，皆因心所弘，酌典沿誥。亡外祖親王夫人柔德淑範，光啓坤載。屬内位闕正，攝饋閨庭，儀被芳闈，聞宣戚里。永言感遠，思追榮秩，宜式傍鴻則，敬登徽序。”乃追贈豫章郡新淦縣平樂鄉君。后之所生母也。又詔：“趙、蕭、臧光禄、袁敬公、平樂鄉君墓，先未給塋户。加世數已遠，胤嗣衰陵。外戚尊屬，不宜使墳塋蕪穢。可各給蠻户三，以供灑掃。”

大明五年，世祖下詔書説：“往昔漢代道統既已美善，可是後漢度尚的光輝息滅，因而曹氏魏國方纔安定，郭嘉得以爲魏武帝出謀獻策，都因爲内心所寬容，酌取典籍，遵循誥謨。亡故的外祖母王夫人德行柔順，是良好的楷模，功德如大地之載育萬物那樣博大寬厚。適逢皇后空缺正位，王夫人乃統轄閨中宫中食物，儀表遍及后妃所居之處，名聲顯揚於帝王外戚所聚的地方。吟咏感嘆往昔之事，思念追憶榮耀與官秩，應當效法依循美好的法則，恭敬地使她登上美好的位次。”於是就追贈外祖母王夫人爲豫章郡新淦縣平樂鄉君。平樂鄉君乃是袁皇后的生母。又下詔書：“趙光禄、蕭光禄、臧光禄、袁敬公、平樂鄉君的陵墓，先前没有派給專事看守墳塋的民户。加上年代久遠，他們的後代又衰敗破落。外戚乃是尊貴的親屬，不應該讓他們的墳塋荒蕪。可各派蠻人三户，以供灑掃之用。”

后父湛，自有傳。

皇后的父親袁湛另外有傳。

文帝路淑媛

文帝路淑媛諱惠男，丹陽建康人也。以色貌選入後宫，生孝武帝，拜爲淑媛。年既長，無寵，常隨世祖出蕃。世祖入討元凶，淑媛留尋陽。上即位，遣建平王宏奉迎。有司奏曰："臣聞曆集周邦，徽音克嗣，氣淳漢國，沙麓發祥。昔在上代，業隆祚遠，未有不敷陰教以闡洪基，膺淑慶以載聖哲者也。伏惟淑媛柔明内昭，徽儀外範，合靈初迪，則庶姬仰耀；引訓蕃闈，則家邦被德。民應惟和，神屬惟祉，故能誕鍾睿躬，用集大命，固靈根於既殞，融盛烈乎中興。載厚化深，聲咏允緝，宜式諧舊典，恭享極號。謹奉尊號曰皇太后，宫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

文帝路淑媛名惠男，是丹陽建康人。憑姿色容貌選進後宫，生孝武帝，拜爲淑媛。年長後，失去了文帝的寵幸，常常跟隨世祖出任地方長官。世祖入京討伐劉劭，淑媛留在尋陽。世祖即帝位後，派遣建平王劉宏恭迎淑媛。有司上奏説："臣下聽説，曆運匯集於周邦，美好的聲譽纔得以連續，氣數沃灌漢國，沙麓顯現當有貴女興天下的吉利徵象。往昔在上代，基業隆盛，福運長遠，從没有不對帝王後宫女子施行教化以發揚洪大基業，承受吉祥福澤以尊奉聖明君主的。考慮到淑媛柔順聰明顯揚於内宫，美好的儀態爲外宫的典範，初始引導與神靈相合，衆姬妾則仰慕其光耀；將其光輝典範延續於封疆大吏的藩鎮，那國家就會蒙受其恩德。百姓應思考和睦團結，神靈專注思考福祉，所以能够使聰慧集聚自身，以集天命於一身，鞏固已經殞没的祖先之靈位，於偏安中使盛大的功業昌盛。承擔重任，化解隱思，歌咏之聲和諧，應該效法比照舊時的典章制度，恭請享受最崇高的封號。敬奉尊號爲皇太后，宫殿叫崇憲。"太后居住在顯陽殿。

上於閨房之内，禮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内，故民間喧然，咸有醜聲。宫掖事秘，莫能辨也。

孝武帝在閨房之内，很少有合於禮儀的舉止行爲和對人的尊崇，皇上與其他后妃交合，有時就留住在太后房内，所以民間爲此議論紛紛，普遍有壞名聲。皇宫内的事情隱秘，没有誰能搞得清楚。

孝建二年，追贈太后父興之散騎常侍，興之妻徐氏餘杭縣廣昌鄉君。大明四年，太后弟子撫軍參軍瓊之上表曰："先臣故懷安令道慶賦命乖辰，自違明世。敢緣衛戌請名之典，特乞雲雨，微垂灑潤。"詔付門下。有司承旨奏贈給事中。瓊之及弟休之、茂之并超顯職。太后頗豫政事，賜與瓊之等財物，家累千金，居處服器，與帝子相侔。

孝建二年，追贈太后之父路興之爲散騎常侍，路興之之妻徐氏爲餘杭縣廣昌鄉君。大明四年，太后弟弟之子撫軍參軍路瓊之上表説："先代之臣已故懷安令路道慶命運生辰不吉利，自己背離政治清明的時代。請依照帝王武職侍從請求命名的制度，特祈求皇上恩澤，小小垂降雨露加以滋潤。"皇上詔書交付門下省辦理。有司奉旨奏贈給事中。路瓊之及其弟路休之、路茂之都擢升顯要職務。太后多干預朝中政事，賜給路瓊之等人財物，家財累計千金，居住的府第服飾和器物，跟帝王之子相當。

瓊之宅與太常王僧達并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爲之禮。瓊

路瓊之的住宅跟太常王僧達家相鄰，常常乘坐着華麗的車子，穿着華麗的衣服，帶着衛從人

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罪僧達。上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詣。王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事加罪。"

員走訪王僧達，僧達不以禮相待。路瓊之把這件事告訴了太后，太后十分生氣，向孝武帝告了王僧達一狀說："我還健在，然而別人都欺凌我家，我死後家人就都要乞討要飯了。"想要加罪於王僧達。孝武帝說："瓊之年紀小，本來不應該隨便去造訪。王僧達是貴公子，怎麽可以拿這件事情加罪於他？"

大明五年，太后隨上巡南豫州，妃主以下并從。廢帝即位，號太皇太后。

大明五年，太后跟隨孝武帝巡視南豫州，妃子公主以下全都隨從。廢帝登基後，尊號太皇太后。

太宗踐阼，號崇憲太后。初太宗少失所生，爲太后所攝養，太宗盡心祇事，而太后撫愛亦篤。及上即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有司奏曰："夫德敷於内，典章必遠；化覃于外，徽號宜宣。伏惟皇太后懿聖自天，母儀允著，義明八遠，道變九圍。聖明登御，景胙攸改，皇太后宜即前號，别居外宫。"詔曰："朕備丁艱罰，蚤嬰孤苦，特蒙崇憲太后聖訓撫育。昔在蕃閫，常奉藥膳，中迫凶威，抱懷莫遂。今泰運初啓，情典獲申，方欲親奉晨昏，盡歡闈禁。不得如所奏。"尋崩，時年五十五。遷殯東宫，門題曰崇憲宫。上又詔曰："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龕虣定業，實資仁範，恩著屯夷，有兼常慕。夫禮沿情施，義循事立，可特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謚曰昭皇太后，葬世祖陵東南，號曰修寧陵。

太宗即帝位，號爲崇憲太后。最初太宗年幼時就失去了生母，爲太后所撫養，太宗盡心恭敬事奉，太后撫養愛護的情感亦很深厚。等到太宗登基，對太后供養侍奉的禮儀，跟往日完全一樣。有司上奏説："仁德施行於皇宫之内，法令制度就會廣爲傳揚；教化廣施於皇宫之外，褒美的稱號就應當宣播。考慮到皇太后的美善聖明來自上天，母后的儀範顯著，仁義明達八方邊遠地區，道德能使九州發生變化。皇上登上帝位，帝業乃得到改變。皇太后應當依照原來的稱號，另居外宫。"皇上的詔書説："我尚未成年便遭母喪，早在嬰兒時期就孤苦零丁，特别承蒙崇憲太后聖明的教導撫養。往昔我在藩鎮的時候，常常侍奉藥膳，中間迫於凶惡的威勢，抱有的這種心懷未能堅持到終了。現在天運剛剛開始，情懷儀節可以獲得表達，正想親自早晚事奉，盡情在内室宫禁中歡娱。不能按有司所奏陳的讓太后按原來稱號另居外宫辦理。"不多久皇太后就去世了，死時五十五歲。將靈柩遷移到東宫，門題爲崇憲宫。皇上又頒下詔書説："我幼年時艱難困苦集於一身，早年依靠仁愛教導，平定暴虐，奠定基業，實在是靠了皇太后的仁德風範，恩德施加在困厄之中，又兼永久的仰慕。禮沿着人情而施行，義循着事情而樹立，可特地爲皇太后穿熟麻衣守喪三個月，以表達追思敬仰的心情。"謚號爲昭皇太后，埋葬在世祖陵墓的東南邊，稱爲修寧陵。

先是晉安王子勛未平，巫者謂宜開昭太后陵以爲厭勝。修復倉卒，

這以前，晉安王劉子勛未曾平定，從事求神占卜的人認爲應當打開昭太后陵墓，用念咒語

不得如禮。上性忌，慮將來致災。泰始四年夏，詔有司曰："崇憲昭太后修寧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前歲遭諸蕃之難，禮從權宜。奉營倉卒，未暇營改。而塋隧之所，山原卑陋。頃年頹壞，日有滋甚，恒費修整，終無永固。且詳考地形，殊乖相勢。朕蚤蒙慈遇，情禮兼常，思使終始之義，載彰幽顯。史官可就巖山左右，更宅吉地。明審龜筮，須選令辰，式遵舊典，以禮創制。今中宇雖寧，邊虜未息，營就之功，務在從簡。舉言尋悲，情如切割。"有司奏："北疆未緝，戎役是務，禮之詳略，各沿時宜。臣等參議，修寧陵玄宮補治毀壞，權施油殿，暫出梓宮，事畢即窆，於事爲允。"詔可。

來鎮服可能出現的災禍。當時由於修復倉猝，未曾遵照禮儀進行。太宗生性忌諱，擔心將來導致災禍。泰始四年夏天，明帝頒發詔書給有司說："崇憲昭太后修寧陵的墓地，在大明時代，久已有所占卜。前年遭逢各藩國的禍亂，禮儀采取權宜的措施。營造倉猝，無暇營謀改建。可是墓道所在之處，山陵與原野低矮狹小。不多年就崩塌毀壞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嚴重，常常費工費時修整，始終不能長久堅固。況且仔細考察地理形勢，相貌形勢很乖異。我早年承蒙皇太后慈愛相待，按情禮都應長久侍奉，便考慮把道德規範貫徹到終了，以昭示陰間與陽世。史官可以在巖山左右，另擇吉地建造陰宅。通過占卜審察明白，必須選擇美好的時辰，效法遵循舊有的典章，按照禮儀創建制度。現在中原地區雖然平靜，但邊界虜寇尚未寧息，營造墓地的事情，務必從簡。提起這些話立即就感到悲痛，悲痛之情猶如刀割。"有司上奏："北面疆域未曾治理好，應把打仗作爲當前的首要任務，禮儀的周詳與簡略，各自根據時事的不同來處理。臣等參與議論，修寧陵太后的墳墓修補治理毀壞了的地方，權且設立用油布帳幕張設的殿堂，暫時移出太后的棺木，等事情一完結立即就將棺木移入壙穴下葬，這樣對於事情更加妥當。"頒下詔書許可照辦。

瓊之爲衡陽内史，先后卒。廢帝景和中，以休之爲黄門侍郎，茂之左軍將軍，并封開國縣侯，邑千户。又追贈興之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孝侯；道慶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侯。立道慶女爲皇后，以休之爲侍中，茂之黄門郎。太宗廢幼主，欲説太后之心，乃下令書曰："太皇太后蚤垂愛遇，沿情即事，同於天屬。前車騎諮議參軍路休之、前丹陽丞路茂之，崇憲密戚，蚤延榮貫，并懷所勛，宜殊恒飾。休之可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茂之可中書侍郎。"太宗未即位，故稱令書。

路瓊之任衡陽内史時，先於太后死。廢帝景和年間，任路休之爲黄門侍郎，路茂之爲左軍將軍，都封開國縣侯，食邑千户。又追贈路興之爲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謚號爲孝侯；路道慶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爲敬侯。立路道慶之女爲皇后，任路休之爲侍中，路茂之爲黄門郎。太宗廢除幼主，想要讓太后心中高興，就頒下令書説："太皇太后早年對我愛撫有加，就情論事，同於天性相連。前車騎諮議參軍路休之、前丹陽丞路茂之，是崇憲太后親近的貴戚，早已達到榮寵備至的地步，并立有功勛，應當與一般的表彰不同。休之可任爲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茂之可任爲中書侍郎。"太宗尚未登基，所以稱爲令書。路茂之又遷任司徒從事中

茂之又遷司徒從事中郎，休之桂陽王、休範鎮北諮議參軍。太宗殺世祖諸子，因此陷休之等，宥其諸子。

郎，路休之爲桂陽王，路休範爲鎮北諮議參軍。太宗殺了世祖所有的兒子，因此陷害路休之等人，而寬赦了他們的兒子。

孝武文穆王皇后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嫄，琅邪臨沂人。元嘉二十年，拜武陵王妃。生廢帝、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楚玉、臨淮康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樂公主脩明。世祖在蕃，后甚有寵。上入伐凶逆，后留尋陽，與太后同還京都，立爲皇后。

孝武文穆王皇后名憲嫄，是琅邪臨沂人。元嘉二十年，拜武陵王妃。生廢帝、豫章王劉子尚、山陰公主劉楚玉、臨淮康哀公主劉楚佩、皇女劉楚琇、康樂公主劉脩明。世祖在藩國時，皇后很得寵幸。世祖入京討伐凶逆，皇后留在尋陽，後來跟太后一同回到京都，立爲皇后。

大明四年，后率六宫躬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上下詔曰："朕卜祥大昕，測辰拂羽，爰詔六宫，親蠶川室。皇太后降鑾從御，伫蹕觀禮。綠蘧既具，玄紞方修，庶儀發椒，闈化動中。縣妃主以下，可量加班錫。"

大明四年，皇后率領内宫嬪妃在西郊親自種桑養蠶，皇太后前往觀看禮儀。世祖頒下詔書説："我在黎明占卜吉凶的預兆，測定時辰揮動雉羽舉行舞祭儀式，乃詔告内宫嬪妃，親身前往養蠶之處養蠶。皇太后走下鑾輿隨從皇上臨幸，禁止行人，清除道路，以觀看養蠶典禮儀式。綠色的蘧麥已經具備，宫女們的禮帽前後佩戴着剛織好的絲帶，衆多宫娥美女散發椒木香氣，這裏成了后妃們居住的宫闈了。京畿内嬪妃公主以下，可酌量頒發賞賜。"

廢帝即位，尊曰皇太后，宫曰永訓。其年，崩于含章殿，時年三十八。祔葬景寧陵。

廢帝登基後，尊稱王皇后爲皇太后，宫叫永訓。這年，死在含章殿，死時三十八歲。合葬於景寧陵。

后父偃，字子游，晉丞相導玄孫，尚書嘏之子也。母晉孝武帝妹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高祖第二女吴興長公主諱榮男。少歷顯官，黄門侍郎，秘書監，侍中。元嘉末，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世祖即位，以后父，授金紫光禄大夫，領義陽王師，常侍如故。遷右光禄大夫，常侍、王師如故。偃謙虚恭謹，不以世事關懷。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四。追贈開府儀同三司，本官如故，謚曰恭公。

皇后之父王偃，字子游，是東晉丞相王導的玄孫，尚書王嘏之子。母親是晉孝武帝妹鄱陽公主，宋接受晉禪讓，封爲永成君。王偃娶高祖第二女吴興長公主，名榮男。王偃年少時就歷任顯要官職，做過黄門侍郎，秘書監，侍中。元嘉末年，任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世祖登基後，由於他是皇后的父親，授予金紫光禄大夫，領義陽王師，常侍之職照舊。後又遷任右光禄大夫，常侍、王師之職不變。王偃謙虚恭敬謹慎，不把世事放在心上。孝建二年去世，死時五十四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原來的官職照舊，謚號叫恭公。

長子藻，位至東陽太守。尚太祖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性妒，而藻别愛左右人吴崇祖，前廢帝

王偃長子王藻，官至東陽太守。娶太祖第六女臨川長公主爲妻，公主名英媛。公主生性嫉妒，而王藻另愛身邊侍女吴崇祖。前廢帝景和

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坐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泰始初，以主適豫章太守庾冲遠，未及成禮而冲遠卒。

年間，公主在廢帝面前讒毁他，王藻因此獲罪入獄而死，公主與王氏離婚。泰始初年，將公主嫁豫章太守庾冲遠，没有來得及舉行婚禮庾冲遠就死了。

宋世諸主，莫不嚴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左光禄大夫江湛孫斅當尚世祖女，上乃使人爲斅作表讓婚，曰：

宋代的公主，没有哪個不是嫉妒心極强的，太宗常常厭惡這件事。湖熟縣令袁慆的妻子由於妒忌被太宗賜死，讓親近的臣子虞通之撰寫了《妒婦記》。左光禄大夫江湛之孫江斅將要娶世祖之女，太宗却使人替江斅寫奏表辭去婚事，表中説：

伏承詔旨，當以臨汝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輶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室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兹，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屬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徽命所當，果膺兹舉。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幸，仰緣聖貸，冒陳愚實。

敬受詔書，將以臨汝公主下嫁於臣，榮耀出於望外，恩澤已超出典章的範圍。回過頭來看看，明白自己輕微卑賤，因而憂愁惶恐。臣門第寒微，家族困苦，人品平凡淺陋，衹能匹配民間女子，本與皇姻隔絶。像臣這樣低微的人，家業貧窮，年紀將近二十歲，大都已有妻室，衹要有荆枝作釵，粗布做裙的貧寒女子，就足以完婚。但臣常常不能自解，以致到現在還没有配偶，媒人探訪没處尋求，布衣之族不來問詢。自思因家門福澤，當與公主婚配，聖上恩澤所施，惠及臣下。臣心中懷有憂慮，擔心不能推脱，而聖上命婚理當承受。臣果然要承受這一婚事，雖然對家門宗族來説，確是一番榮耀，可是對於臣則是不幸的事，所望得聖上的寬恕，冒死陳述自己的衷情。

自晋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温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叟，殷冲幾不免於强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從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窺門之

自從晋世以來，凡是娶帝王或諸侯之女爲妻的人，雖然有過許多貴族子弟，而且很有名氣和才華，然而像王敦娶晋武帝之女襄城公主，由於怕她而大氣都不敢出；桓温娶了晋元帝之女南康長公主，因此收斂威勢；劉真長裝傻，而求得寬恕；王獻之以艾炷灼脚稱托脚疾，來違逆詔旨；王偃因没有東漢仲都那樣的資質，而常被宋武帝二女吴興長公主赤身露體綁在庭前樹上；何瑀因缺少龍工的容貌，而跳進深井自殺；謝莊乃以眼盲爲由，停止了與公主的婚配；殷冲幾乎不能逃脱春秋時强鉏那樣被刖足的酷刑。那幾個人并不是没有才思，而是屈於高貴的權勢，

期；廢筵抽席，絶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疏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奶争媚，相勸以嚴；妮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奶敢恃耆舊，唯贊妒忌，尼媪自倡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則有列媵，象則有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况今義絶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言輕易我。又竊聞諸主集聚，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言野敗去，或言人笑我，雖家曰私理，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强很，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冤魂。褚曖憂憤，用致夭絶。傷理害義，難以具聞。

夫妻間的事情又不便讓别人知道，祇好忍氣吞聲，没有地方可以逃避，没有人可以傾訴。公主對丈夫的控制約束甚於奴僕，防備和禁阻勝過婢妾。往來出入，本來是人理之常情；接待賓客，是朋輩應有的情義。可是公主却讓他們停止駕車，簡直没有出門的日子；撤除坐席，斷絶他們接待應對。不僅使交往的朋友分離，而且也使親兄弟疏遠。夫婿即使對府中差役賞賜酒肉，一動一静都要受到公主的制約；宦官接受夫婿的私惠，夫婿的言談笑語公主也要加以管束。奶母争相獻媚，勸公主對待夫婿要嚴；婢僕競相趨前，奉承公主對夫婿要嚴加威逼。府中差役肯定是平庸的下才，宦官都是遠方之民或愚笨的人，他們議論舉止，就不能明辨是非，察聽言語，就不能判别虛實。奶母依仗自己年高望重，敢於助長公主妒忌，婢僕宣揚自己很聰明，專門向公主饒舌。這中間又有應答問訊，以占卜爲業的人和師母這類人，乃至殘餘的飲食，都要刨根問底，衣服和被褥破舊，必定要責備主要負責的人。再有進房出房這類事情，是多還是少很難恰如其分，有時進房公主不准靠前，有時出房公主又不讓出去。不進房則猜疑想要疏遠她，要求出房就懷疑夫婿别有二心，被召見必定不得超過申時就要前去，被派遣出必定要在日出之時，以致夫婿晚上看不到月亮，早上看不到晨星。至於夜晚在月下散步彈琴，在白天兩手抄在袖子裏坐着讀書，一生之中，跟這一切長久隔絶了。還有剛剛聽到公主的聲音或看到影子，年輕的婢女就逃散；公主的衣袖剛剛到坐席跟前，老醜類就成群而來。如果左右侍女整理刷洗，由於懷疑曾經受到寵幸也會被嫌惡；賓客不曾戴帽子，就被認爲缺少儀容而遭致斥責。公主行婚嫁之禮，就有衆多陪嫁的婢女，祭祀則要有序不亂，本來夫婿就没有輕侮嫡妻的嫌疑，怎麽會招致輕慢妻子的責備。况且而今確守道義而斷絶了身邊寵愛的媵妾，虔誠恭敬地對待正妻，可

是每做一件事必定會被説成没有禮節，一開口説話就立即會説“輕視我”。又私下聽説，諸公主聚在一起時，衹是議論她們的丈夫。在她們中間，那些對丈夫寬厚的人不值得對丈夫嚴厲的人效法；那些對丈夫嚴厲的人反而被那些對丈夫寬厚的人學習。相互煽惑誘導，是她們的永恒話題，“不可以寬恕”是她們口中常説的言辭。她們有時説“野敗去”，有時説“人笑我”。雖然是在家庭之中的理法、規矩，却甚於王法，她們開口説的話，就永遠是金科玉律。王藻雖然强横凶狠，而且很有經歷，廣學博覽，由於開玩笑的細小事情，終於成了冤死的鬼魂。褚暖由於憂傷憤恨，因而導致夭折。這類傷天理害仁義的事情實在太多，難以一一奏聞。

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絶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毁族淪門，豈伊身眚。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己，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群，得保叢蔚，蠢物含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

大抵后妃妻妾之間不妒忌的婦德，能够使得子孫昌盛；專横妒忌的德行，有礙子孫的繁衍。因此娶公主爲妻的人家，往往斷絶子孫後代；身爲駙馬，全都遭致罪過。憑臣這樣平凡軟弱的人，如何能够承受得了。勢必要毁滅宗族，敗喪家門，難道衹是臣自身的過失？前後多人都遭到這樣的下場，那些人雖然很多，然而都害怕張揚出去使遠近都知道，而且事情跟朝廷相隔絶，所以把話語和道理都吞咽到肚裏，不敢辯論申訴。臣幸逢聖明君主，能遵循道義，憐憫體察下情，按照典法弘揚萬物，按照公正的原則處理親屬的事情，臣私下的心意，可以完全得到申訴。像臣下的家門名分，世代蒙受特殊的榮譽，足以守住前代基業，便於參預提携，清廉顯貴的官職，或許可憑藉才能遷升，一旦結爲婚姻，成爲皇親國戚，這一來都成了聖上所賜的恩澤。因此冒犯聖上本不相宜，衹是表白我心中的真情。不僅僅衹限於陳述一己之私情，謀求保全自身；實際上亦是廣泛申述衆門第憂患的深切心情。希望聖上仁慈明察，特别賜予免除這樁婚姻，使得臣能像燕雀這樣一些微小的群類，得以保全茂密栖息之所，愚蠢的生物尚且懷戀生命，臣對自

己的生命就更加誠篤看重。如果聖上恩詔難降，臣的陳請得不到申許，臣就要刺刻皮膚，剪去頭髮，投入深山、逃向海上了。

太宗以此表遍示諸主。於是臨川長公主上表曰："妾遭隨奇薄，絶於王氏，私庭釁戾，致此分異。今孤疾煢然，假息朝夕，情寄所鍾，唯在一子。契闊荼炭，持兼憐愍，否泰枯榮，繫以爲命。實願申其門釁，還爲母子。推遷僶俛，未及自聞。先朝慈愛，鑒妾丹衷。若賜使息徽歸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尋。今事迫誠切，不顧典憲，敢緣恩燾，觸冒披聞。特乞還身王族，守養弱嗣。雖死之日，實甘於生。"許之。

太宗把這個奏表給所有的公主看。於是臨川長公主上表説："妾遭遇不好的命運，跟王家斷絶婚姻關係，這是由於在自己家裏强悍暴戾，招致這一分離。而今臣妾孤孤單單，疾病纏身，早晚衹是苟延殘喘，我情感所寄托的，衹在一個兒子身上。懷念他處在困苦的境地，倍加憐憫，妾命運的順逆生死，都和他相聯係在一起。確實願意申許王氏家門所遭的不幸，恢復我們的母子關係。時間變化很快，來不及親自奏聞。先帝慈愛，明察我赤誠之心。如果聖上能賜令我的兒子王徽回府早晚問候，仰望揣度聖上旨意，或許可遂心願。現在事情急迫，心意急切，顧不了法典，膽敢憑藉聖上的蔭庇，抵觸冒犯聖上，披陳上聞。特地請求將我還歸王藻家，遵守婦節，養育幼弱的兒子。雖死之日，也比活着更甜美。"太宗准許她的奏請。

藻弟懋，昇明末貴達。懋弟攸，太宰從事中郎。蚤卒，追贈黄門侍郎。弟臻，昇明末顯宦。

王藻之弟王懋，順帝昇明末年貴顯。王懋之弟王攸，任太宰從事中郎。死得早，追贈黄門侍郎。弟弟王臻，是昇明末年的顯貴官員。

前廢帝何皇后

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灊人也。孝建三年，納爲皇太子妃，大明五年，薨于東宫徽光殿，時年十七。葬□□，謚曰獻妃。上更爲太子置内職二等，曰保林，曰良娣。納南中郎長史太山羊瞻女爲良娣，宜都太守袁僧惠女爲保林。廢帝即位，追崇獻妃曰獻皇后。太宗踐阼，還后與廢帝合葬龍山北。

前廢帝何皇后名令婉，是廬江灊人。孝建三年，娶爲皇太子妃，大明五年，死在東宫徽光殿中，死時年方十七歲。葬□□，謚號叫獻妃。孝武帝另外爲太子設置宫内官職二等，一叫做保林，一叫做良娣。娶南中郎長史太山羊瞻之女爲良娣，宜都太守袁僧惠之女爲保林。廢帝登基後，追封獻妃爲獻皇后。太宗即位後，把皇后跟廢帝合葬於龍山北面。

后父瑀，字稚玉，晋尚書左僕射澄曾孫也。祖融，大司農。瑀尚高祖少女豫章康長公主諱欣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智數，太祖世，禮待特隆。瑀豪競於時，與平昌孟靈休、東海何勗等，并以輿馬驕奢相尚。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外姻

皇后之父何瑀，字稚玉，是東晋尚書左僕射何澄的曾孫。祖父何融，任大司農。何瑀娶高祖小女豫章康長公主，公主名欣男。公主原先嫁給徐喬，容貌俊美，聰明而有謀術。太祖時代，對何瑀禮待特别隆厚。何瑀在當時争相競賽豪華，跟平昌的孟靈休、東海的何勗等，都以車馬恣肆奢華相誇耀。公主和何瑀的感情很深厚，何氏的

疏戚，莫不沾被恩紀。瑀歷位清顯，至衛將軍。大明八年，公主薨，瑀墓開，世祖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

子邁，尚太祖第十女新蔡公主諱英媚。邁少以貴戚居顯宦，好犬馬馳逐，多聚才力之士。有墅在江乘縣界，去京師三十里。邁每游履，輒結駟連騎，武士成群。大明末，爲豫章王子尚撫軍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廢帝納公主於後宫，僞言薨殞，殺一婢送出邁第殯葬行喪禮。常疑邁有異圖，邁亦招聚同志，欲因行幸廢立。事覺，廢帝自出討邁，誅之。太宗即位，追封建寧縣侯，食邑五百户。子曼倩嗣，齊受禪，國除。

瑀兄子亮，孝建初，爲桂陽太守。丞相南郡王義宣爲逆，遣參軍王師壽斷桂陽道，以防廣州刺史宗慤，亮收斬之。官至新安内史。亮弟恢，廢帝元徽初，爲廣州刺史，未之鎮，坐國哀期晦不到，免官。復起爲都官尚書，未拜，卒。恢弟誕，司徒右長史。誕弟衍，最知名。性躁動。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從事中郎，仍除黄門郎。未拜竟，求轉司徒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右率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間，求進無已。不得侍中，以怨詈賜死。

女系親屬和疏遠的親戚，没有不因皇后的關係而蒙受朝廷的恩情的。何瑀歷任清要顯達的官位，官至衛將軍。大明八年公主去世，何瑀的墳墓開啓，世祖追贈他爲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

何瑀之子何邁，娶太祖第十女新蔡公主爲妻，公主名英媚。何邁年少時就憑藉貴戚的身份任顯要的官職，喜好馳逐犬馬，聚集許多有武力的人士。有一座别墅在江乘縣境内，離京都三十里遠。何邁每次前去游覽，便車騎成隊，武士成群。大明末年，任豫章王劉子尚撫軍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廢帝把公主藏於後宫，謊稱公主死去，殺了一個婢女送到何邁府中殯殮埋葬，舉行喪禮。廢帝常懷疑何邁有野心，何邁亦招聚志向相同的人，想要趁廢帝出巡時廢除他而另立新君。事情被發覺，廢帝親自討伐何邁，并誅殺了他。太宗即帝位後，追封何邁爲建寧縣侯，食邑五百户。何邁之子何曼倩繼承爵位，齊接受禪讓後，封國廢除。

何瑀兄之子何亮，孝建初期，任桂陽太守。丞相南郡王劉義宣叛逆，派遣參軍王師壽截斷桂陽的通道，用以防備廣州刺史宗慤，何亮將他收捕，并且殺了他。何亮官至新安内史。何亮之弟何恢，在廢帝元徽初年，任廣州刺史，還没有到鎮任職，因爲國哀一周年喪服晦日那天不曾到達被罷免官職。後又起用何恢爲都官尚書，還没有來得及接受任命，他就死了。何恢之弟何誕，任司徒右長史。何誕之弟何衍，最有名聲。但他性情浮躁好動。太宗初年，爲建安王劉休仁司徒從事中郎，接連除授黄門郎。接受任命尚未完畢，請求轉授司徒司馬。得到了司馬，又請求太子右率。任右率一二天，又請求侍中。十天之間，要求進升不止。由於没有得到侍中，因怨恨咒罵被賜死。

文帝沈婕妤

文帝沈婕妤諱容姬，不知何許人也。納於後宫，爲美人。生明帝，拜爲婕妤。元嘉三十年卒，時四十。葬建康之莫府山。世祖即位，追贈湘東國太妃。太宗即位，有司奏曰：

文帝沈婕妤名容姬，不知道是什麽地方人。收入後宫，爲美人。生下明帝，拜爲婕妤。元嘉三十年死去，死時四十歲。埋葬在建康的莫府山。世祖即帝位後，追贈湘東國太妃。太宗即帝位後，有司上奏説："往昔豳國都城祭祀追念先

“昔繇都追遠，正邑纏哀，緬慕德義，敬奉園陵。先太妃德履端華，徽景明峻，風光宸掖，訓流國闈，鞠聖誕靈，蚤捐鴻祚。臣等遠模漢册，近儀晋典，謹上尊號爲皇太后。”下禮官議謚，謚曰宣太后，陵號曰崇寧。

人，城邑中爲哀傷所縈繞，思念向往先人的道德仁義，恭敬供奉帝王陵墓。先太妃德行端正美好，和善的氣質明慧獨特，風範光顯於帝王内宫，教導流播后妃所居之處，生養了聖靈的君主，可是過早地離開人世。臣等遠以漢代的文獻作爲準則，近以晋世的典籍作爲表率，謹奉上尊號爲皇太后。”於是交掌禮儀教化的官員議定謚號，謚爲宣太后，陵號爲崇寧。

以太后弟道慶爲給事中。泰始三年卒，追贈通直散騎常侍，賜爵縣侯。又追贈太后父散騎常侍，母王氏成樂鄉君。

授任太后之弟沈道慶爲給事中。泰始三年去世，追贈他爲通直散騎常侍，賜爵縣侯。又追贈太后之父爲散騎常侍，太后之母王氏爲成樂鄉君。

明恭王皇后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臨沂人也。元嘉二十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改封，又爲湘東王妃。生晋陵長公主伯姒、建安長公主伯媛。太宗即位，立爲皇后。

明恭王皇后名貞風，是琅邪臨沂人。元嘉二十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改封，又爲湘東王妃。生下晋陵長公主伯姒、建安長公主伯媛。太宗即位後，立爲皇后。

上嘗宫内大集，而臝婦人觀之，以爲歡笑。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臝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之爲歡適，實與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緯曰：“后在家爲儜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太宗曾在宫中舉行盛大集會，却讓婦人赤身露體加以觀賞，以此來取笑作樂。皇后用扇子遮住面孔，獨自不發一言。太宗惱怒地説：“你娘家寒酸，現在共同歡笑作樂，爲什麽惟獨你不看？”皇后説：“説到取樂的事情，它的方法自有許多。哪有姑姐妹聚會，却讓婦人裸露形體的？用這種方式取樂，我娘家尋歡取樂實在跟這種作法不同。”太宗大爲惱怒，叫皇后站起來出去。皇后之兄揚州刺史王景文把這件事告訴堂舅陳郡謝緯説：“皇后在家時是一個懦弱的女子，不知道這時竟然能够這樣剛正。”

廢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宫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勗譬，始者猶見順從，後狂慝轉甚，漸不悦。元徽五年五月五日，太后賜帝玉柄毛扇，帝嫌其毛柄不華，因此欲加鴆害，已令太醫煮藥，左右人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廢帝即帝位後，尊崇她爲皇太后，所住宫殿叫弘訓。廢帝喪失君德，太后常常加以勸導，廢帝開始還順從她，後來變得越來越狂放邪惡，漸漸不高興。元徽五年五月五日，太后賜給廢帝有玉柄的羽毛扇子，廢帝嫌扇子的羽毛和柄不華麗，因此想要毒殺她，并已命令太醫熬好了毒藥，左右侍從勸止他説：“如果做這種事情，官家就要做孝子喪服，怎能再出去游戲呢？”廢帝説：“你們的話很有道理。”這纔停止。

順帝即位，齊王秉權，宗室劉

順帝即帝位後，齊王蕭道成掌握大權，皇

晃、劉綽、卜伯興等有異志，太后頗與相關。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遜于東邸，因遷居丹陽宫，拜汝陰王太妃。順帝殂於丹陽，更立第京邑。建元元年，薨于第，時年四十四。追加號謚，葬以宋后禮。父僧朗，事别見《景文傳》。

族劉晃、劉綽、卜伯興等人有謀誅齊王的意圖，太后同他們常有來往。順帝禪讓帝位給齊後，太后與順帝退居到東府，於是遷居丹陽宫，拜爲汝陰王太妃。順帝死在丹陽宫中，在京都爲太后另立府第。齊建元元年，太后死在府第，死時四十四歲。追加謚號，按照宋皇后的禮節安葬。太后之父王僧朗，他的事迹另見《王景文傳》。

明帝陳貴妃

明帝陳貴妃諱妙登，丹陽建康人，屠家女也。世祖常使尉司采訪民間子女有姿色者。太妃家在建康縣界，家貧，有草屋兩三間。上出行，問尉曰："御道邊那得此草屋，當由家貧。"賜錢三萬，令起瓦屋。尉自送錢與之，家人并不在，唯太妃在家，時年十二三。尉見其容質甚美，即以白世祖，於是迎入宫。在路太后房内，經二三年，再呼，不見幸。太后因言於上，以賜太宗。始有寵，一年許衰歇，以乞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故民中皆呼廢帝爲李氏子。廢帝後每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

明帝陳貴妃名妙登，是丹陽建康人，屠夫家的女兒。世祖常常派尉負責到民間搜集尋訪漂亮的女子。太妃的家在建康縣境内，家中很貧窮，有草房兩三間。世祖外出巡游，問尉道："供帝王車駕通行的道路旁邊哪能有這種草房，必定是由於家中貧窮。"於是賜給三萬貫錢，讓這户人家蓋瓦房。尉親自把錢送到這家，家中人都不在，衹有太妃在家，太妃當時十二三歲。尉見她容貌姿質很俊美，當即禀告世祖，於是把她迎進宫中。太妃入宫後，留在路太后房裏，經過二三年，第二次被召唤，不被寵幸。路太后於是對世祖説到這件事，便把她賜給了太宗。開始還得到寵幸，大約一年左右又不得寵了，把她給了侍臣李道兒。不久又迎回宫中，生下廢帝，所以百姓中都稱呼廢帝爲李氏的兒子。廢帝後來也常稱呼自己爲李將軍，或自稱爲李統。

太宗即位，拜貴妃，禮秩同皇太子妃。廢帝踐阼，有司奏曰："臣聞河龍啓聖，理浹民神；郊電基皇，慶爍天地。故資敬之道，粹古銘風；沿貴之誼，眇代凝則。伏惟貴妃含和日晷，表淑星樞，徽音峻古，柔光照世，聲華帝掖，軌秀天嬪，景發皇明，祚昌睿命。而備物之章，未焕彝策。遠酌前王，允陟鴻典。臣等參議，謹上尊號曰皇太妃。輿服一如晋孝武帝太后故事。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姬。宫曰弘化。"追贈太妃父金寶散騎常侍，金寶妻王氏永世縣成樂鄉君。昇明初，降爲蒼梧王太妃。

太宗即帝位後，拜爲貴妃，禮儀等第及爵禄品級跟皇太子妃相同。廢帝即帝位後，有司上奏説："臣等聽説，黄河龍馬負圖而啓迪聖人智慧，道理能使人和神通達；郊祭光耀基趾堂室，福澤照亮天地。所以用尊敬父親的態度尊敬君王，乃是銘記純古之遺風；遵循貴顯之人的道德規範，乃是遠代固定的法則。念及貴妃仁德祥和如測定時刻的儀表那樣規範，儀容賢淑如北斗之天樞星那樣明亮，她德音高出古人，温順光照後世，名聲光耀皇宫内禁，道德風範比皇帝的嬪妃秀美，她的光輝可啓發皇帝的聖明，福祚能使君位昌盛。可是祭祀所用器物的典章制度，未曾使舊的簡策焕發光彩。酌取遠代先王之善者，以之升登大典。臣等建議，敬上貴妃尊號爲皇太妃。車輿冠服及各種儀仗，完全按照晋孝武帝太后的舊制

度。設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的稱號爲太姬。宫殿爲弘化。”追贈太妃之父陳金寶爲散騎常侍，金寶之妻王氏爲永世縣成樂鄉君。昇明初年，降貴妃爲蒼梧王太妃。

伯父照宗，中書通事舍人。叔佛念，步兵校尉。兄敬元，通直郎，南魯郡太守。佛念大通貨賄，侵亂朝政。昇明初，賜死。

太妃的伯父陳照宗，爲中書通事舍人。叔父陳佛念，任步兵校尉。兄陳敬元，爲通直郎，南魯郡太守。陳佛念大量收受賄賂，干擾朝中政事。昇明初年，順帝下令讓佛念自盡。

後廢帝江皇后

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北中郎長史智淵孫女。泰始五年，太宗訪求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門無强蔭，以卜筮最吉，故爲太子納之。諷朝士州郡令獻物，多者將直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其外無餘物。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太子即帝位，立爲皇后。帝既廢，降爲蒼梧王妃。智淵自有傳。

後廢帝江皇后名簡珪，是濟陽考城人，北中郎長史江智淵的孫女。泰始五年，太宗訪尋太子妃，可是太宗平時相信陰陽占卜，名門大户的女子又多不合要求。江后體弱幼小，家族中没有因祖先的勛勞或官職高而受封的貴顯之人，由於占卜的結果她最爲吉利，所以納爲太子妃。暗示朝臣以及州郡官吏讓他們進獻財物，多的差不多值百兩金子。始興太守孫奉伯衹進獻琴和書，此外再没有其他的東西。太宗十分惱怒，封了毒藥命令他服毒自盡，隨即又寬赦了他。太子即帝位後，立她爲皇后。後廢帝劉昱被除後，把她降爲蒼梧王妃。江智淵自有傳記。

明帝陳昭華

明帝陳昭華諱法容，丹陽建康人也。太宗晚年，痿疾不能内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宫，及生男，皆殺其母，而以與六宫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以昭華爲母焉。明帝崩，昭華拜安成王太妃。順帝即位，進爲皇太妃。順帝禪位，去皇太妃之號。

明帝陳昭華名法容，是丹陽建康人。太宗晚年，由於陽痿不能與婦人同房，諸弟的姬妾中有懷了孕的人，就迎接入宫，等到生下男孩後，把他們的母親通通殺掉，而把男孩交給六宫中皇上最喜歡的人去撫養。順帝，是桂陽王劉休範之子，把陳昭華作爲母親。明帝死後，昭華拜安成王太妃。順帝即帝位後，進號爲皇太妃。順帝讓位後，又去掉了皇太妃的稱號。

順帝謝皇后

順帝謝皇后諱梵境，陳郡陽夏人，右光禄大夫莊孫女也。昇明二年，立爲皇后。順帝禪位，降爲汝陰王妃。莊自有傳。

順帝謝皇后名梵境，是陳郡陽夏人，右光禄大夫謝莊的孫女。昇明二年，立爲皇后。順帝讓位後，降爲汝陰王妃。謝莊自有傳記。

史臣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而爲之度，王官六列，士室二等，皆司事設防，典文曲

史臣曰：飲食與男女之間的情愛性欲，這是人普遍存在的最大的欲望。所以聖人順乎民情制定國家的法規制度，王宫中有六列，士人的内室

立。若夫義篤閨闈，化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治者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并御，進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愛罔偏流，專貞內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在四，簪珥成行；同列者三，環珮倸響，乃可以燮理陰教，輔佐君德。宋氏藉晋世令典，娉納有章，俔天作儷，必四岳之後。雖正位天闈，禮亢尊極，而衰厭易兆，恩宴難留，一謝屬車之塵，永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憤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椒庭綺觀，千門萬户，而淫妝怪飾，變炫無窮。自漢氏昭陽之輪奐，魏室九華之照曜，曾不能概其萬一。徒以所選止於軍署之內，徵引極乎廝皂之間，非若晋氏采擇濫及冠冕也。且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餽賚，歲時不過肴漿，斯爲美矣。及太祖之傾惑潘嫗，謀及婦人；大明之淪溺殷姬，并后匹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并命行於同産，又况進於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漢之亡於淫嬖，非不幸也。

有二等，都是主管的官吏根據習俗而設置的，爲記録典章制度的文獻所詳備記載。至於恩義純篤於后妃内宫，教化得以普施於國内，古代有用以治理好國家的先世賢王。講到后妃專夜受到君王寵幸，是由於德行堪與匹配而得以升進；君王與姬妾同房，并非由於有姿色而受到寵幸。目的是想要使情感普遍施及，愛情没有偏私，專一忠貞，顯揚於宫内，淫邪迷亂，息滅於宫外。講到等級降在四位，佩戴髮簪和耳飾的女子就成行；等同地位的有三人，女子所佩的玉飾就會連續發出聲響，方纔可以協和治理後宫之事，輔佐君主行仁政。宋代依據晋朝好的典章法度，娶妻有舊的章程可依，公主成婚，一定是卿士之官的後代。后妃雖然就位内宫，以十分尊寵的禮節相待，可是年紀衰老討人嫌，皇上便改變了原來的態度，皇上的恩賜宴享也難再保留；一旦撤去帝王出行時的侍從車子，就永遠與天子内宫隔絶。因此元后對太祖怨憤而死，實在是有原因的。自從元嘉以來，宫禁中的官職越來越多，宫内華麗的景象，千門萬户，而奢華怪異的妝飾，變化炫耀不盡。即使是漢代昭陽宫的屋宇高大衆多，魏朝九華殿的輝煌照耀，竟不及它們的萬分之一。衹是由於所選擇的内職僅限於軍隊府署之内，徵召任用多到衙門的差役之間，不像晋朝選擇泛濫到官宦之家。而且愛欲僅限於閨房，權柄不交給外姓，親屬親戚的饋贈賞賜，每年一定的時節不外是餽賞些魚肉之類的菜肴和酒漿，這就算是很好的了。等到太祖被潘嫗所迷惑，凡事都向婦人咨詢；世祖沉溺於殷姬，妾媵擬同王后，庶子的地位跟嫡子相同，以致使得許多患難發生在最親密的人中間，兄弟相互殘殺，何况還有比這種情形更嚴重的呢？按照這個説來，夏、商、周三代以及兩漢敗亡在受帝王寵愛的女人手中，并不算不幸呢。

宋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

劉穆之　王弘

劉穆之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爲濟陽江敳所知。敳爲建武將軍、琅邪内史，以爲府主簿。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是東莞莒人，漢代齊悼惠王劉肥的後代。世世代代居住在京口。年少時喜愛《書經》、《傳書》等典籍，廣泛地閱讀，多所貫通，被濟陽的江敳所賞識。江敳任建武將軍、琅邪内史時，任用他做府主簿。

初，穆之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夾舫。既而至一山，峰崿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悦之。及高祖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高祖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噪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既而反室，壞布裳爲絝，往見高祖。高祖謂之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當略無見逾者。"高祖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

最初，劉穆之曾經做夢與宋高祖一同泛舟海上，突然遇上了大風暴，十分驚恐。低頭看船下，發現兩條白龍夾着大船。過了不久，來到一座山上，山崖高聳秀麗，樹木繁茂濃密，心情很是喜悦。到後來高祖攻克京城，問何無忌道："急着要一名府主簿，從哪兒纔能得到?"無忌説道："没有誰能比劉道民更合適的。"高祖説："我也知道他。"當即派遣使者召喚他。當時劉穆之聽到京城中有叫喊吵嚷的聲音，一大早便起來走到街市中，恰好與使者相會。劉穆之一直望着使者許久不説話。過了一會兒便返回室内，剪掉粗布下裙做成褲子，前往見高祖。高祖對他説："我初始舉義起事，正遇到困難，迫切需要一名軍吏，您認爲誰堪當此任?"穆之説："貴府初始建立，實在需要一個有才能的軍吏，倉猝之間，一定没有能超過我的人。"高祖笑着説："您如果能够屈尊幫助我，我的事業一定能成功。"當即在座席上接受了任命。

從平京邑，高祖始至，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并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晋綱寬弛，威

劉穆之跟隨宋高祖平定京都，由於高祖初次到京都，許多大事的處理，都是匆忙間決定的，這也是穆之的建樹。於是高祖便將重要的任務委任他，行動舉止都要徵求他的意見。穆之亦竭盡

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録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

節操與忠心，没有任何遺漏隱瞞的事情。當時晉朝的綱紀鬆弛，威嚴禁令行不通，大族富豪，仗勢放縱，欺凌百姓，小百姓窮苦困窘，無以謀生。加以司馬元顯制定的政令違異錯亂，桓玄制定的法令規條過於繁瑣細密。穆之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斟酌損益，逐條法令加以矯正，不滿十天，風俗立即就得到改變。遷任穆之爲尚書祠部郎，後又任府主簿，記室録事參軍，領堂邑太守。由於平定桓玄的叛逆有功勞，被封爲西華縣五等子。

義熙三年，揚州刺史王謐薨，高祖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令高祖於丹徒領州，以内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高祖。沈先見穆之，具説朝議。穆之僞起如厠，即密疏白高祖曰："皮沈始至，其言不可從。"高祖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曰："卿云沈言不可從，其意何也？"穆之曰："昔晉朝失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勛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勛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遂爲守藩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本欲匡主成勛，以取富貴耳。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豈是始終大計必宜若此而已哉。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而公功高勛重，不可直置，疑畏交加，異端互起，將來之危難，可不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厝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興喪所階，宜加詳擇。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彼必

東晉義熙三年，揚州刺史王謐去世，高祖按位次應當入朝輔佐政事，劉毅等人不想要高祖入朝，謀議任中領軍謝混做揚州刺史。有人又提議讓高祖到丹徒充任州牧，把宫中的大事交給尚書僕射孟昶處理。便派遣尚書右丞皮沈拿上述兩項擬議的事情去問詢高祖。皮沈先去見劉穆之，將朝中擬議的事全對他説了。穆之便假裝起身上厠所，當即暗中告訴高祖説："要是皮沈前來向您説什麽，他的話千萬别聽從。"高祖見到皮沈，暫且讓他到外面，把穆之叫來問道："您説皮沈的話不可聽從，這是什麽意思呢？"穆之説："昔日晉朝政令錯亂，已不是一天，加上桓玄篡奪帝位，上天授命已經轉移。您興復晉朝帝統，功高萬古。已經有了大功，便應該有高位。爵位高，功勞大，不可以保持長久。您在今天這種形勢下，怎能自己謙讓處於軟弱的地位，終了做一個守衛屏藩的將領呢？劉毅、孟昶諸公，與您都是從平民興起，共同舉大事，都本想救助主上建立功業，以取得富貴。衹是事情有前有後，因此一時推讓功勞，并不是五體投地那樣心服，預先確定臣下君主的名分。彼此勢均力敵，最終要相互吞并掉。揚州是賴以維係的根本所在，不可以授予他人。先前把它授予王謐，事情出於權宜變通的辦法，哪能是根本大計必定要這樣呢。如今要是再把揚州授予他人，就要受到他人的控制。一旦失去了權柄，就再也無從得到。然而您功勞高勛績重，不可以輕易放棄，而他人懷疑畏懼交加，反對您的人一齊來，將來的危難，豈可以不深思熟慮。如今朝中這樣議定，該當有所答覆，

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高祖從其言，由是入輔。

一定要説由我來輔佐朝政，措辭又很難。衹有應答説：‘神州治理的根本，宰相崇高重要，是國家興盛衰亡所仰仗的，應該審慎地加以選擇。這件事情既然如此重大，不可以抽象議論，我當暫且入朝，共同詳盡地討論各種相同和不同的意見。’您到了京都，他們必定不敢越過您另授予其他的人，那是再明白不過的了。”高祖按照劉穆之的話去做了，因此入朝輔佐政事。

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决斷衆事。劉毅等疾穆之見親，每從容言其權重，高祖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必白，雖復閭里言謔，塗陌細事，皆一二以聞。高祖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也。又愛好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復親暱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高祖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便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勢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凡所薦達，不進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并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轉中軍太尉司馬。八年，加丹陽尹。

劉穆之隨從高祖徵討廣固，回師抗擊盧循，常常居住幕帳中出謀劃策，決斷各種事情。劉毅等人嫉妒劉穆之被親近信用，每每在高祖面前從容地説穆之權柄太重大，而高祖却更加信任依靠他。穆之在外面所聽到見到的，大事小事一定向高祖禀告，即使是民間鄉里戲謔的言語，道路街市細小的事情，都告訴高祖知曉一二。高祖也每每得到民間瑣細隱秘的消息拿它來顯示自己的聰明，其實都是由穆之提供的。穆之又愛好與賓客交游，座上客人常滿，他便四處安插親信作爲自己的耳目，所以朝中民間有反對他的意見，穆之没有什麽不知道的。即使是親近的人有短處，也全都向高祖陳奏没有隱瞞。有人譏誚他，穆之説：“憑劉公的聖明，將來一定會自己聽聞得到這些情況。我受到劉公的恩惠，在道義上應該没什麽隱瞞諱避的，這就是張文遠爲什麽在曹操面前告發關雲長想要反叛的原因。”高祖的舉止行爲，穆之都加以約束。比如高祖的字一向寫得笨拙，穆之就説：“這雖然是小事，然而它要宣示傳達四方，希望您稍微留點意。”高祖既不能留意，又限於天分所在。穆之就説：“儘管放開筆揮寫大字，一個字直徑一尺，也不妨。字大既可以有所包容，而且它的氣勢也很美。”高祖聽從他的話，一張紙不過六七個字便寫滿了。大凡穆之所推舉的人，不被接納他便不罷休，他常説：“我雖然趕不上荀彧那樣善於推薦賢人，但是我不會推薦不賢的人。”穆之与朱齡石都擅長書信，曾經在高祖座席上跟齡石一起答覆書信公函。从早上到中午，穆之寫得一百封信函，齡石衹寫得八十封，可是穆之答覆没有停止。後來劉穆之轉任中軍太尉司馬。義熙八年，又加丹陽尹。

高祖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高祖疑長民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乃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乃小安。高祖還，長民伏誅。十年，進穆之前將軍，給前軍府年布萬匹，錢三百萬。十一年，高祖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决穆之。遷尚書右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十二年，高祖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

高祖西面討伐劉毅，讓諸葛長民主持留守軍府的工作，總管後方的事情。高祖擔心長民難於單獨任用，便留下穆之輔助他。加穆之爲建威將軍，設置輔佐的官吏，給他配備實力。長民果然有謀叛的異圖，然而猶豫不定，不敢發作。便屏退左右的人私下對穆之説："有衆多閑言，都説太尉劉公與我不齊心，爲什麼會弄到這個地步？"穆之回答説："劉公泝流而上，遠出征伐，而把老母和幼兒委托給您，如果對您有絲毫不滿意，怎能够容許這樣呢？"長民心裏纔稍稍安定。高祖回來後，諸葛長民便被處死。義熙十年，升任穆之爲前將軍，供給前軍府每年布一萬匹，錢幣三百萬。十一年，高祖西面討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劉道憐主持留任，然而無論大小事情，全由穆之决斷。遷任穆之尚書右僕射，領選，將軍、尹仍舊不變。十二年，高祖往北面討伐，留世子任中軍將軍，掌管太尉留府；轉遷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領選照舊不變。給他執兵器的甲士五十人，可直入宫殿。穆之遷入東城居住。

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决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内外咨禀，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并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數客暱賓，言談賞笑，引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自手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

劉穆之在内總管朝中政事，在外供給軍隊糧餉，决定問題果斷像流水那樣順當，事情没有堆積阻滯。賓客歸聚他門下就像車輪的輻條内端聚向於轂，有所請求和訴説各種事情，内部外部詢問禀告，擠滿臺階和堂屋，他眼看訴訟案卷，親筆答覆書信，耳朵聽受，嘴上同時酬答應對，互相不摻雜牽涉，全都處理得很圓滿。他親近賓客，言談玩笑，整日終時，不曾感到疲倦勞苦。稍微有點空閑時間，便親手抄寫書籍，尋求閲覽文章，校正審定典籍。他生性奢侈豪爽，吃的菜肴一定要滿桌，每天往往做十人的飲食。穆之極好賓客，從來没有單獨一個人進餐，每到吃飯時候，賓客僅十人以下的，帳下照樣安排十人飲食，把這當作常例。穆之曾向高祖説："我家本來很貧窮，生活所需的物品多有虧缺。自從叨光忝列高位以來，雖然每每存心想要儉省，可是早晚所需要的，還是要稍爲豐盛一點。除此之外，一絲一毫不曾有所辜負於您。"

十三年，疾篤，詔遣正直黄門郎

義熙十三年，劉穆之病重，安帝下詔書派遣

問疾。十一月卒，時年五十八。

高祖在長安，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事常决穆之者，并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高祖又表天子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書；德之休明，没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内端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翼新王化，敷贊百揆。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寄之勛，實洽朝野。方宣贊盛猷，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兼備，寵靈已厚。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内難彌結，時屯世故，靡歲暫寧。豈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益。豈唯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遠畫，潛慮密謨，造膝詭辭，莫見其際。功隱於視聽，事隔於皇朝者，不可稱記。所以陳力一紀，克遂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賞，輒深自抑絶。所以勛高當年，而未沾茅社，撫事永傷，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忠正之烈，不泯於身後。臣契闊屯泰，旋觀始終，金蘭之分，義深情密。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

正直黄門郎問候他的疾病。十一月病故，死時五十八歲。

高祖在長安，聞知劉穆之噩耗，驚愕痛哭，哀傷惋惜了好些時日，本想停駐關中，經營治理趙國、魏國。可是穆之去世後，京都穆之所任職位空虚，便驅趕車馬回到彭城，委任司馬徐羨之代管留任，而朝廷過去常由穆之决定的大事，徐羨之全都要向高祖問詢。穆之的前軍府文武人員二萬人，把三千人分配給羨之建威府，其餘人員全都分配給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爲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高祖又上表天子説："臣聞知，尊崇賢者表彰善人，乃是聖王教化擺在首位的事情；念念不忘功臣的功勛，用簡策記載他們的勞績，意義重大要追思到遠代祖先。所以司勛執掌功賞簡策，有功必定寫在上面；品德美善而光明，死後應該更加彰顯。已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穆之，乃出自平民，從協助義舉開始，在内審定正確的謀策，對外勤於各種政務，努力軍事國事，心思精力全都耗盡。及到升任朝中相輔，主管治理京都，輔佐革新教化，輔助各種政務。不久，大晋兵車遠行征伐，穆之居於朝中作爲保衛，治理所委托的勛業，實在是深入朝廷内外的人心。正當他弘揚贊助教化，使聖明之世光明興旺，然而志氣功績不曾達到終極，遠近的人内心都爲他而哀傷。皇上恩寵褒揚記述，列同三公卿相職位，生榮死哀都兼齊備，恩寵光耀已經很優厚。臣私下尋思，自從義熙初始創義以來，艱難禍患未曾消除，外憂既已衆多，内難更是連續不斷，時勢充滿艱難變故，没有一年的暫時安寧。豈是憑着臣下我微小的才能，負擔國家重任，其實是得益於穆之的匡正輔助。豈衹是美善的言詞良好的計謀，充滿百姓的耳中；至於講到忠心的謀度，長遠的計劃，深入的思考，周密的謀議，到君主膝前進行密談，更没有誰能看到他的深淺邊際。然而他的功勞不爲人們所聽見和看到，由於阻隔未能聞達於朝廷的，是不可以稱説記述的。所以我貢獻自己的才力十二年，能够終於獲得成功，外出征伐，入朝輔佐，幸而不辱君命，如果没有此

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食邑千五百户。

人的輔助，是不可能完成這些大事的。穆之躬行謙讓，守持寡欲的品德，并越來越牢固地堅持它，朝廷每次議論到封贈爵禄土地和賞賜財物時，他總是堅决辭讓謝絶。所以昔年功勛雖然很高，然而不曾沾到天子封贈的爵禄。接觸到眼前的事物我便感到長久的憂傷，何乃可以公道不明？臣下以爲應該給他加贈正職長官，追賜食邑和屋宇，使重大的賞賜所及，永遠給善人以福禄，忠貞正直的節烈之士，在死後不致於埋没。臣與穆之相交於困厄之中，回顧走過的道路，我們交誼的情分，恩義深厚情感親密。因此表露我的這些心思，讓朝廷知聞。"於是天子重新贈穆之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户。

高祖受禪，思佐命元勛，詔曰："故侍中、司徒南昌侯劉穆之，深謀遠猷，肇基王迹，勛造大業，誠實匪躬。今理運惟新，蕃屏并肇，感事懷人，實深凄悼。可進南康郡公，邑三千户。故左將軍、青州刺史王鎮惡，荆、郢之捷，剋翦放命，北伐之勛，參迹方叔。念勤惟績，無忘厥心。可進龍陽縣侯，增邑千五百户。"謚穆之曰文宣公。太祖元嘉九年，配食高祖廟庭。二十五年四月，車駕行幸江寧，經穆之墓，詔曰："故侍中、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秉德佐命，翼亮景業，謀猷經遠，元勛克茂，功銘鼎彝，義彰典策，故已嗣徽前哲，宣風後代者矣。近因游踐，瞻其塋域，九原之想，情深悼嘆。可致祭墓所，以申永懷。"

高祖接受禪讓登上帝位，思念輔佐自己創業有大功的人，便頒下詔書説："已故侍中、司徒南昌侯劉穆之，深謀遠圖，開始經營王事，創建了偉大功勛和業績，確實是捨己盡忠。現在天運更新，捍衛開始的基業，感慨往昔的事而懷念故人，實在很感凄凉悲傷。應進封穆之爲南康郡公，食邑采地三千户。已故左將軍、青州刺史王鎮惡，在荆州、郢州的勝利，平定違抗命令的叛逆，北伐的功勛，可以步周宣王賢臣方叔的後塵。追憶他的勤勞，思念他的功績，不應忘記他的忠誠之心。可以進爵龍陽縣侯，增加采邑一千五百户。"謚劉穆之爲文宣公。太祖元嘉九年，穆之的靈位附在高祖神廟中享受祭祀。二十五年四月，太祖出行到江寧，從穆之墓前經過，頒下詔書説："已故侍中、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能保持美德，輔佐王命，翼助大業，謀劃深遠，首功盛美，其功勞應該銘刻在鐘鼎彝器上，義舉應該著明於典策上，特用來繼承前代賢哲的美德，宣揚其風範於後代。最近因爲巡行，瞻仰他的墓地，想念九泉之下的穆之，情深意切，不勝哀傷嘆息之至。可將祭祀禮品送到墓地，用以表達對他永久的懷念。"

劉邕

穆之三子，長子慮之嗣，仕至員外散騎常侍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爲封國者，内史、相并於國主稱臣，去

劉穆之有三個兒子，長子劉慮之繼承其爵位，官做到員外散騎常侍而死。慮之子劉邕繼承其爵位。先時凡是郡縣爲封土立國的，内史、相

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并坐。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嘗見臣，今不能見勸一杯酒乎？"歆之因斅孫晧歌答之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所至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床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啖，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卒，子彤嗣。大明四年，坐刀斫妻，奪爵土，以弟彪紹封。齊受禪，降爲南康縣侯，食邑千户。

都對封國主稱臣，離職後便終止稱臣。到世祖孝建年間，纔革除這種制度，改爲下官對封國主表達敬意。河東王歆之曾經做南康相，平素看不起劉邕。後來王歆之與劉邕一同參與天子元旦朝會群臣，同坐在一起。劉邕生性喜好喝酒，對王歆之説："您往日曾經對我稱臣，而今不能敬我一杯酒嗎？"王歆之於是模仿孫晧的歌兒回答道："昔日作你的臣子，今日與你并肩平等。既不敬你的酒，亦不祝願你延年益壽。"劉邕每到一處喜好吃人身上的瘡痂，覺得它的味道像鮑魚。他曾經到孟靈休家，靈休先時因艾灸灼傷落下瘡痂，瘡痂掉在床上，劉邕便把它拾起來吃。孟靈休大爲驚訝。劉邕回答説："這是我的生性所喜好。"孟靈休瘡痂還没有脱落的，全都剥取拿來送給劉邕吃。劉邕離去以後，靈休寫信給何勗説："劉邕前些時來看望我，剥我身上的瘡痂吃，導致全身流血。"南康封國有官吏二百多人，不問有罪没有罪，讓他們遞相鞭打，鞭打後的瘡痂常常用來供給膳食。劉邕死後，其子劉彤繼承爵位。大明四年，劉彤因用刀砍殺妻子，被剥奪了爵位與封地，讓劉彤之弟劉彪繼承封爵。齊受宋禪時，劉彪被降爲南康縣侯，食邑一千户。

劉式之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通易好士。累遷相國中兵參軍，太子中舍人，黄門侍郎，寧朔將軍、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在任贓貨狼藉，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從事呼攝吏民，欲加辯覆。式之召從事謂曰："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家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邪！吏民及文書不可得。"從事還具白弘，弘曰："劉式之辯如此奔！"亦由此得停。還爲太子右率，左衛將軍，吴郡太守。卒，追贈征虜將軍。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謚曰恭侯。長子敳，世祖初，黄門侍郎。敳弟衍，大明末，以爲黄門郎，出爲豫章内史。晉安王子勛稱僞號，以爲中護

穆之次子式之，字延叔，通達平易，喜歡讀書人。歷任相國中兵參軍，太子中舍人，黄門侍郎，寧朔將軍、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在他任職期間，貪受財物，聲名狼藉，揚州刺史王弘派遣從事檢察核查。從事大聲喊叫并整飭官吏與百姓，想替他加以辯解遮掩。劉式之召見從事并對他説："請您回去告訴刺史大人，我劉式之在國家中也略有微小的名分，偷幾百萬錢又有什麽了不起的，更何況不曾偷呢！你們從官吏、庶民以及公文上是無從查獲的。"從事回去把情況都告訴了王弘，王弘説："劉式之爲自己辯解竟這樣竭盡全力！"查察這件事亦因此得以停止。隨即任太子右率，左衛將軍，吴郡太守。劉式之死後，追贈征虜將軍。由於他隨從軍隊征討潼關、洛邑有功勞，封德陽縣五等侯，謚號爲恭侯。式之大兒子劉敳，世祖初年，官拜黄門侍郎。劉敳

軍。事敗伏誅。

之弟劉衍，大明末年，拜爲黄門郎，出任豫章内史。晋安王劉子勛僞稱尊號，任劉衍爲中護軍。事情敗露後被處死。

劉瑀

衍弟瑀字茂琳，少有才氣，爲太祖所知。始興王濬爲南徐州，以瑀補别駕從事史，爲濬所遇。瑀性陵物護前，不欲人居己上。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吴郡顧邁輕薄而有才能，濬待之甚厚，深言密事，皆與參之。瑀乃折節事邁，深布情款，家内婦女閒事，言語所不得至者，莫不倒寫備說。邁以瑀與之款盡，深相感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瑀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所以，瑀曰："公以家人待卿，相與言無所隱，而卿於外宣泄，致使人無不知。我是公吏，何得不啓。"因而白之。濬大怒，啓太祖徙邁廣州。邁在廣州，值蕭簡爲亂，爲之盡力，與簡俱死。

劉衍之弟劉瑀，字茂琳，年少時就很有才氣，被太祖所賞識。始興王劉濬出任南徐州刺史，以劉瑀補别駕從事史，受到劉濬的厚待。劉瑀生性欺凌他人而回護自己先前的錯誤，不願他人居自己之上。當時劉濬征北府行參軍吴郡顧邁爲人輕佻浮薄却很有才能，劉濬待他很優厚，討論很秘密的事情，都讓他參與。劉瑀便屈節事奉顧邁，深深向他表露自己的真實情況，連家裏婦女之間隱秘的事情，難以説出口的，無不像竹筒倒豆子一樣完全詳細地告訴他。顧邁認爲劉瑀跟自己融洽至極，很是感動，十分信賴。劉濬所談的機密事情，顧邁全都把它告訴劉瑀。劉瑀跟顧邁共同進入練習射箭的場地，劉瑀忽然回過頭向左右隨從索要禮服頭巾，顧邁問他要衣巾的原因，劉瑀回答説："劉公把你當作家裏人看待，跟你説話没有什麽隱瞞的，可是你却對外泄露，致使没有人不知道。我是政府官吏，怎能不向上禀告。"因此便把這件事向劉濬報告。劉濬大爲不高興，奏陳太祖把顧邁調往廣州。顧邁在廣州期間，正值蕭簡作亂，顧邁爲他盡力，與蕭簡一同被殺死。

瑀遷從事中郎，領淮南太守。元嘉二十九年，出爲寧遠將軍、益州刺史。元凶弒立，以爲青州刺史。瑀聞問，即起義遣軍，并送資實於荆州。世祖即位，召爲御史中丞。還至江陵，值南郡王義宣爲逆，瑀陳其不可，言甚切至。義宣以爲丞相左司馬，俱至梁山。瑀猶乘其蜀中船舫，又有義宣故部曲潛於梁山洲外下投官軍。除司徒左長史。明年，遷御史中丞。瑀使氣尚人，爲憲司甚得志。彈王僧達云："蔭籍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尋轉右衛將軍。瑀願爲侍中，不得，謂所親曰："人

劉瑀遷任從事中郎，領淮南太守。元嘉二十九年，出任寧遠將軍、益州刺史。元凶劉劭弒君自立爲帝，遷任劉瑀爲青州刺史。劉瑀聞訊後，立即起義派遣軍隊，并且運送軍需物資到荆州。世祖劉駿即帝位，召劉瑀爲御史中丞。劉瑀回到江陵時，正值南郡王劉義宣造反，劉瑀勸説他不可以這樣做，言辭十分懇切盡理。劉義宣任命他爲丞相左司馬，一同來到梁山。劉瑀還是乘坐他蜀中的舟船，又與劉義宣舊部隊隱秘在梁山洲外投入政府軍。朝廷授劉瑀爲司徒左長史。第二年，遷任御史中丞。劉瑀好意氣用事，凌駕於人，做御史時很是得意。他彈劾王僧達説："王僧達憑藉先輩功勞而蔭封的官籍尊貴顯要，而其人的品格却十分庸劣。"朝中没有人不

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户限上。”因求益州。世祖知其此意，許之。孝建三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顔竣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其年，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大明元年，起爲東陽太守。明年，遷吴興太守。侍中何偃嘗案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絶。及爲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爲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歡躍叫呼，於是亦卒。謚曰剛子。子卷，南徐州别駕。卷弟藏，尚書左丞。

害怕他筆下無情。隨即又轉任右衛將軍。劉瑀想任侍中，未能實現，便對他親近的人説：“一個人做官，不退就應當進，不進就應當退，怎麽能像進出門户長時間呆在門檻上不進不退呢?”於是要求任益州刺史。世祖知道了他這個意思，便許可他。孝建三年，授輔國將軍，益州刺史。已經赴任，内心很不愉快。到了江陵，他在寫給顔竣的信中説：“朱脩之三代舉兵反叛，一旦占據荆州，在用柏子油油漆的幕帳下，委派謝宣明面向我，使齋帥用長刀引領我下坐席。這對於我能有什麽呢，衹是怕匈奴輕視漢朝罷了。”那一年，因爲霸占别人的妻子做妾，被免去了官職。大明元年，劉瑀被重新起用做東陽太守。第二年，遷任吴興太守。侍中何偃曾經檢舉彈劾他説：“劉瑀錯綜以求得當時的聲望。”劉瑀非常氣憤地説：“我何曾錯綜以求取當時的聲望！”於是跟何偃斷絶交往。等到何偃做了吏部尚書，劉瑀心裏更加憤懣不平。他同宗叔父劉秀之任丹陽尹，劉瑀又在寫給他的親戚故舊的信中説：“我家的黑面阿秀，竟占據劉湛的安衆縣處所，朝廷不把他列爲衆賢士。”那年劉瑀背上生了膿瘡，何偃亦長了背瘡。劉瑀的疾病已經很重，聽到何偃病死，歡呼跳躍，於是隨即也死了。謚號叫剛子。劉瑀子劉卷，爲南徐州别駕。劉卷之弟劉藏，任尚書左丞。

穆之少子貞之，中書黄門侍郎，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江夏内史。卒官。子裒，始興相，以贓貨繫東冶内。

劉穆之的小兒子劉貞之，爲中書黄門侍郎，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江夏内史。死在官任上。貞之的兒子劉裒，爲始興王相，因爲接受賄賂被囚拘在東冶獄中。

穆之女適濟陽蔡祐，年老貧窮。世祖以祐子平南參軍孫爲始安太守。

穆之的女兒嫁給濟陽的蔡祐，年老時貧窮。世祖任命蔡祐之子平南參軍蔡孫做始安的太守。

王弘　王錫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晋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

王弘字休元，是琅邪臨沂人。曾祖父王導，是東晋時的丞相。祖父王洽，爲中領軍。父親王珣，爲司徒。

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爲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以爲宜建屯田，陳之曰：

王弘年少時愛好學習，由於清静恬淡而聞名，跟尚書僕射謝混友好。年滿二十，就做了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參軍主簿。那時農業生産停頓，工商業繁榮興盛，王弘認爲應該設立屯田的

“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畯，以要歲功。而府資役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充積，而無救於事實也。伏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乏，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冶募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弛廢，田蕪廩虛，實亦由此。弘過蒙飾擢，志輸短效，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邪！至於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道子欲以爲黄門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辭。

機構和官員，便奏陳説：“最近聖上當面向我詢問建立屯田制度的事，已經寫了奏章給聖上。農田正是春耕時節，不可以失去時機，應當早早督促主管農田的官吏，以求得一年中的好收成。可是軍府役力不足，沒有辦法控制引導，雖然又用重大的獎賞來勉勵，用威嚴來整肅，祇足以讓牢獄裏囚犯暴滿，而對事情的實質毫無幫助。我看見南局冶煉的一些鐵廠，招募的役吏有數百人，雖然官府供給他們糧餉給養，而收入很少。我私下認爲，如果遣回他們從事耕種，功效利益一定可以達到百倍。然而軍隊用的武器是所必要的，不可以全都廢除，而今想要保留銅官掌管的大冶煉廠以及城市的小冶煉廠各一所，重在考核其工作成績，完全以揚州爲準則，州府如有所求取，也應當不致虧乏，其餘的冶煉廠可以廢除，用以備農事的需要。又打算在二局田曹，各自設立典軍募吏，按照冶煉募吏的比例，并招收山鄉湖泊的人，這些都是對私人没有損害，對於公家却有益處的事情。這當間亦應該酌量，分别决定輪流休假，以及官府供糧食多少，自然可以完全把它委托給本曹。親近的局所統轄，一定要熟悉，而且新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統領這個職務，這人很有才能，自然足以完成這些事情。近年以來，這些事務放鬆荒廢，田地荒蕪，糧倉空虛，實際上亦因爲這個缘故。我承蒙聖上過分獎許而提拔任用，立志報效，豈能共同沉默，心裏有想法而不讓聖上聽到呢！至於我的意見是否妥當，您自己定能深遠地鑒察而裁斷。如果我啓奏的能得准許的話，希望立即按時去辦理，或許年年有人辛勤從事農業生産，糧倉有滿倉的糧食，那麽禮節的興盛，便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司馬道子想要讓王弘做黄門侍郎，王珣認爲他年紀小而堅决辭謝。

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未免喪，後將軍司馬元顯以爲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知記室事，固辭不就。道子復以爲諮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

王珣很喜好積累聚集財物，他的財物散布在民衆當中。王珣死後，王弘將全部契約文書都焚燒掉，一概不收債務，其餘舊的家業全都把它交付給衆弟弟。王弘還没有免除喪服，後將軍司馬元顯便讓他做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主管記室事務，他堅决辭謝不赴任。司馬道子又讓他做諮

辭。時内外多難，在喪者皆不終其哀，唯弘固執得免。桓玄剋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時尚在喪，獨於道側拜，攀車涕泣，論者稱焉。

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他又堅决辭謝。當時朝廷内外多難，在服喪期間的人都不能終了，祇有王弘堅持纔得以免除。逆賊桓玄攻克京城，收捕司馬道子交付廷尉審理，大臣官吏畏懼，没有誰敢去看望和送行。當時王弘還在服喪，獨自在道路旁邊叩拜，攀着車子哭泣，議論的人都稱頌他。

高祖爲鎮軍，召補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遷琅邪王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内史，尚書吏部郎中，豫章相。盧循寇南康諸郡，弘奔尋陽。高祖復命爲中軍諮議參軍，遷大司馬右長史，轉吴國内史。義熙十一年，徵爲太尉長史，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旨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而高祖還彭城，弘領彭城太守。

高祖任鎮軍時，召王弘補任諮議參軍。根據他的功勞封他爲華容縣五等侯。遷任琅邪王大司馬從事中郎。出任寧遠將軍、琅邪内史，尚書吏部郎中，豫章相。盧循侵犯南康各郡，王弘出奔尋陽。高祖又任命他做中軍諮議參軍，遷大司馬右長史，轉吴國内史。義熙十一年，徵召王弘做太尉長史，轉任左長史。隨從高祖北征，前鋒已平定洛陽，而朝廷未曾派遣使臣賜與車馬服飾等九種器物，王弘銜使命回到京師，用含蓄的話暗示朝廷旨意。當時劉穆之掌管留任，可是聖旨反而從北方來，穆之慚愧恐懼，病發作就死了。而後高祖回到彭城，王弘領彭城太守。

宋國初建，遷尚書僕射領選，太守如故。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誡《周書》。斯典或違，刑兹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興江涘，棄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奬，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闈閫，致兹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喈，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侯還散輩中。内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曝之朝野，執憲蔑

宋國建立初期，王弘遷任尚書僕射領選，太守照舊不變。王弘上奏章彈劾謝靈運説："我聽説防禦其家室，《周易》中有垂示教訓；利用權威專事殺戮，《周書》致以訓誡。違背這些典訓，就要施以刑罰而不能寬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大力士桂興跟他的寵妾淫亂，他便把桂興殺死在江邊，將尸體抛入洪水中。這件事情發生在京都，遠近都已傳聞。應該加重判决，嚴肅端正朝中風氣。據查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分蒙受皇恩奬勵，頻繁承受皇上光榮的封贈，懂得禮義，知道禁忌，時日已有很久。然而却不能防止其内室妻妾發生淫亂，以致産生這種紛亂污穢的事，不顧法規，隨自己的意志忿怒殺戮。這種事情如果不懲治，正常的刑法就將要被廢棄。請按照現在發生的事情罷免謝靈運所任官職，朝廷削去他的爵位與封土，收捕交付大理判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身居顯要的職位，是國家主管糾正人們的過失的官吏，消息傳播，議論紛紛，竟然不彈劾檢舉他。如果知道却不舉發，那麽法律就要被削弱；如果他不知道，則是

聞，群司循舊，國典既頹，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正。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違舊之愆，伏須准裁。”高祖令曰：“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爲永制。”

尸位素餐而昏昧到了極點。豈能再預列清貴的官位，做奉行國家法制的表率！請求免除他所任的官職，以侯爵的身份回到散官之輩中去。雖然內臺的舊制不能用傳播的消息彈劾檢舉，但這件事真相大白，暴露於朝廷內外，執法者不上達，各官署遵循舊的準則，國家的典章制度已經遭到破壞，所損失的特別大。臣下我忝承別人的空缺，位居首席的朝臣，如果再謹慎固守通常的條規，那就始終沒有辦法糾正他。所以我不敢拱手緘默，把自己跟固執常規的人等同起來。違背舊的準則的罪過，希望允准裁決。”高祖下令說：“謝靈運免去其官職就行了，其餘的都按照所奏陳的辦理。尚書僕射嚴肅端正風氣法規，實在是符合我的期望，怎能拘泥於通常儀式。從今以後要把它作爲一種永久的制度。”

十四年，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至州，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騎常侍。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食邑二千户。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義熙十四年，王弘遷監江州、豫州的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到州府後，便削減賦税，減少勞役，百姓得到安定。永初元年，加散騎常侍。由於輔佐高祖創立大業的功勞，封他爲華容縣公，采地二千户。永初三年，進入朝中，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高祖因宴集，謂群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并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其簡舉。

高祖由於飲宴會集，對衆公卿說：“我本是個平民，開始并未指望到這個地步。”傅亮一幫人都打算撰寫文辭大力稱頌高祖的功德。王弘卻立即對答說：“這就是所說的天命，求它不能得到，推卻它也推卻不了。”當時的人稱他簡明扼要而又全面。

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太祖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户。上表固辭曰：“臣聞趙武稱隨會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臣千載幸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績蔑聞，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令天啓其心，預定大策，而名編司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當稽違成命，苟修小節。但無功勤，暴之四海，進闕

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人密謀廢黜少帝另立新君，召王弘進朝。太祖即帝位後，由於王弘能決定策略，使國家安定，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采地千户。王弘上表章堅決辭謝說：“我聽說春秋時晉國趙孟稱贊隨會夫子家族內部的事務治理得很好，對晉國進言沒有隱瞞私情。我千載幸運際會，承蒙錯愛，榮獲君主知遇，雖然由於我智慧才能空疏淺薄，政績默默無聞，然而有啥說啥，從來沒有隱瞞真情，這是我私下所希望的。假如上天開啓我的心竅，參與制定重大計謀，而名字編排進司勛，可是功勞不見記載，我

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人勞力之效，而聖朝僭賞於上，愚臣苟忝於下，則爲厚誣當時，永貽口實。竊財之誚，比此爲輕，惟塵盛猷，虧玷爲大。微躬所惜，一朝亦盡，非唯仰塵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疹，胡顔靡托。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況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乃見許。加使持節、侍中，改監爲都督，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

一定要爲請求賞賜大功而請罪，像介之推那樣在宮門外懸挂不得志的龍蛇之書，怎能延誤已頒布的命令，苟且修養小的節操。衹是没有功勞而顯露於天下，進則缺少君子勞心的謀略，退則没有小人勞動筋力的功效，可是皇上在上給無功之人賞賜，臣子在下愧辱地接受賞賜，那是大大地欺騙了當時的人們，永遠留傳給人口實。偷竊財物的指責，比這事情要輕，衹是玷污了盛大的功績，虧損玷污事情就大了。我所惋惜的，滿朝亦全都這樣，不衹是上面污損國家的禮制法紀，實際亦是下面懼怕朋友。憂慮的心更加憂慮，有何面目奢靡請托。況且平凡人的交往，尚且告誡知己，何況在於聖明的君主，可以用道理干預。所以膽敢使自己耿直的心願得遂，堅守它到死。"於是纔准許他的請求。加使持節、侍中，改監爲都督，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照舊。

徐羡之等以廢弑之罪將見誅，弘既非首謀，弟曇首又爲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羡之等誅，徵弘爲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録尚書。給班劍三十人。上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

徐羡之等人因爲廢黜弑殺少帝的罪行將被誅殺，王弘既不是主謀，其弟王曇首又被皇上所親信依重，誅殺羡之等人的事情將要施行，曇首便秘密派遣人報知王弘。羡之等人被誅殺後，便徵召王弘做侍中、司徒、揚州刺史，總領尚書之事。賞給他帶劍的儀仗三十人。皇上往西面征討謝晦，王弘和驃騎彭城王劉義康留守京都，進住中書下省，帶領隊伍儀仗進出。司徒府權且設置參軍。

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曰："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贊契，上佐人主，燮理陰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穆；寇竊非據，則譴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邴吉停駕，大懼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陛下聖哲御世，光隆中興，宜休徵表祥，醴泉歘涌。而頃陰陽隔并，亢旱成災，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厲之氣，彌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輩凡流，謬逢嘉運，叨

元嘉五年春天，天大旱，王弘引咎讓位，説道："我聽説天地人三才雖然不同，而它的事理則是完全一樣的。所以世上道德風尚美好清明，五福長久順應；爲政如果失德，災禍的報應必定顯驗。我又聽説，三公宰輔的職責，在於謀議考慮治理國家的政令，解釋各種法律條文，在上輔助君主，調和陰陽之氣。根據其德授予職位，則陰陽和合之氣平和純正；盜竊非法據有，那就要受到天的責罰。因此漢代陳平有言辭，不亂攬主管人的權限；邴吉在道路上停止車馬，詢問趕牛的人，是由於十分擔心牛因暑天而喘息的緣故。這些本是擁有國家的君主所相同的，是天與人的深遠意旨。陛下您聖明賢哲統治天下，光輝隆盛，中途復興，善美應當得到吉祥的先兆，像

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衣衮，總録朝端，内外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猶或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撓聖聽。所以僶俛從事，循墻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既鯨鯢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訴其本懷，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荏苒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災，患纏氓庶。上缺皇朝緝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災。伏念惶赧，五情飛散，雖曰厚顔，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攸稱，小懲大戒，細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觖，懲戒之幸，竊懷庶幾。今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微塞天譴，少弭謗讟。伏願鑒其所守，即而許之。臨啓愧塞，不自宣盡。”

甜美的泉水汩汩流淌。然而近來陰陽失去調節，大旱成災，秋天没有嚴霜，冬天没有積雪，瘟疫的瘴厲之氣，更是四時不絶。這難道不是任人不當，力不勝任而敗事的過失嗎？我由於平庸淺陋，自己本是平凡之輩，陰差陽錯遇上了好的運道，在往昔荷蒙聖恩。陛下您忘了我的不善，又加給我今天的重任。主居三公之位，統轄治理中原大地，頭插貂尾，身穿衮服，總領朝廷政事，裏裏外外重要的職位，一時匯集到我身上，極盡榮寵貴幸，人臣中没有誰能跟我相比。有高尚品德的人居此要位，尚且還難稱職，何況我淺陋愚昧，又如何能够勝任。這個道理很容易明瞭，不用等待有高明見識的人。但在皇上登位之初，正值艱難時期，西方的僥夷、戎夷、老白、耆羌、鼻息、天剛等六戎要親自戒備，憂慮國家安危，實在是臣下盡節忘身的時候，還有什麽心思來污染擾亂聖明君主的聽覺？所以我衹好努力辦理事情，避開路中心靠着墻驅馬奔馳，志願在於效力，考慮不到很遠。既然壞人已經被斬首，西夏已經平定，就應當訴説我本來的心懷，讓位給賢者，像我這樣愚拙的人，就應辭去職務，然而作爲平常的人却苟且偷安，日安一日，實際上是仰承君上的恩寵，不能自止。時間推移變遷，倏忽過了三年時間。使不稱職的人占據不應有的地位，以致招來禍患，使賢能的人和愚拙的人更加彰顯；氣候失常造成的災害，禍患纏繞着庶民百姓。對上缺乏皇朝奮發前進的美德，對下增加因居官不稱職招致責難和非議而傾覆摧折的災難。我想起來就惶恐羞愧，五内飛散，雖説臉皮厚，如何能安然居處。失誤不遠而能復回善道，這是《周易·復卦》上所説的，小的懲罰是大的鑒戒，那是見識短淺的人的福氣。失誤近而復回善道的美善，不是我所敢指望的。懲罰鑒戒的幸運，這是我所懷有的願望。而今是正月初一歲首，朝賀儀禮一完畢，我就回歸私人門第，在鄉里閉門思過，但願能略微抵償上天的責罰，稍稍止息百姓的指責怨恨。希望聖上明察我的操守，即刻就准許我這樣做。臨將啓奏時内心充滿慚愧，自己不能詳盡表述。”

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荆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曰："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虚，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謨，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録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入秉朝政，翊贊皇猷。竟陵、衡陽春秋已長，又宜出據列蕃，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弘本有退志，挾粲言，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在此之前，彭城王劉義康任荆州刺史，鎮守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寫給王弘的書信説："我聽説規範事物，設立教化，一定要因時制宜；世代盛衰，也應隨着它消長、變化。大抵權力地位所處，不是宗親便不能居其位。因此周朝規定首先任用同宗爲官，姬姓以外的人都排在後頭。卿相這樣的要職，委任歸屬周公、召公，這是先前朝代明白的謨訓，當今世界明顯的法規。明公您的地位已達到了三公的極頂，天下都敬仰您，日夜勞苦，如同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禮賢下士那樣的勤勞。而您統領各級官吏，兼管京城地區，功勛實在很大，没有誰能够和您相比。天意使謙虚的人得福，您應當存有謙虚之心。驃騎彭城王道德品行顯著完備，是當今皇上的弟弟，追溯其根本，歸還其本源，理所應當先推舉他，他應該入朝掌管政事，輔佐皇上謀劃。竟陵王、衡陽王年紀已大，又應該出守諸藩鎮，整齊光大魯國、衛國。明公可安閑談論治國之道，和調陰陽之氣，那就天下和睦安定，災害不會發生，幸福和大宋一同高升，而您享有年壽可跟古代仙人赤松子、王喬那樣長久，名聲流傳萬代，豈不美好嗎！"王弘本來就有退讓的意思，加上成粲説那番話，因此更加堅决向上陳述請求讓位。於是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六年，弘又上表曰："臣聞異姓爲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誡。矧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侯甸，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陋浮華之臣，超逾先典，居中贊契，豈所以憲章古式，緝熙治道？驃騎將軍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德彌劭，敷政江漢，化被荆南，搢紳屬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不謀同詞，分陜雖重，比此爲輕。臣實空暗，階恩逾越，俯積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未進，優孟見弦；展季在下，臧文貽譏。況道隆地昵，義兼前

元嘉六年，王弘又上奏表説："臣下聽説異姓的人排列在後面，這是周王朝明白規定的法規；同宗親貴不在外地任職，這又是有國者所應優先考慮的。所以魯國使滕君先於薛侯行朝見之禮，爲《春秋經》所褒美；楚國使公子棄疾外出做了蔡公，這是前代史書流傳下來的鑒戒。况且是皇室宗親才德兼備的人，道德發揚傳頌於一時，却在距京城千里以外之地供職，顧及不到朝廷政事，而讓異姓平庸淺陋華而不實的臣子，超越古代的典史，居官朝中輔佐天子决策，這哪裏是效法古代的典範儀式，光輝治國的辦法？驃騎將軍臣劉義康，美善之道深邃，光明之德更美好，施行政教於江水、漢水一帶，使荆楚南面感受教化，官宦寄情於他，想以辦理當前之急務爲樂事，像周公旦一樣可以以重任相寄托，事前

禮。臣於古人，無能爲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曰厚顔，胡寧以處。斯亡之懼，實疚其心。乞解州録，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鑒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唯下臣，獲免大戾，凡厥衆隸，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脱復遲回，請出臣表，逮聞外内，朝議輿誦，或有可擇。"詔曰："省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復冲旨，良用憮然。公體道淵虚，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勛猷光茂，俾朕獲辰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總録，固辭神州，使成務有虧，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體國，所望賚亮。驃騎親賢之寄，地均旦、奭，還入内輔，參贊機務，輒敬從所執。"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録。

不曾與他商量而意見相同，讓他出任地方官雖然職位重要，但跟這比較起來却是輕了。臣下我實在是空疏愚昧，憑藉聖上恩寵而超升，俯首積久吃白飯，對上玷辱昌明的教化，公事私事二三件，没有一件事做得合適。從前楚國宰相孫叔敖死後，其子貧困無爵禄，樂人優孟便化裝成孫叔敖談笑以諷諫楚王；在下位的柳下惠有操行，而魯國大夫臧文仲不稱舉他而遭到譏責。况且驃騎將軍道德高尚，地位與皇上親昵，理應遵照前人的禮制。我對於古人，不能爲他們服役，而才德不稱職却又竊居要位，衆人將爲之奈何！雖説臉皮厚，又怎能安寧居處？這種狀况不憂懼，實在使我内心愧疚。我請求解除州府的統領職務，以符合民衆的企望。但願陛下您從遠處考慮，體現至公之心，從近處着想，體察我的赤誠，對下則順應朝廷及民衆要求，改任至親賢人。豈止下臣我得以免除大的罪過，大凡衆官吏，誰能不慶幸。如果聖上的恩寵不停止，或許又猶豫難决，請求發布我的表章，讓朝廷内外都知曉，朝廷和民衆的議論，或許有可供選擇的。"詔書説："看了您的表奏，您遠的效仿周朝治理國家的準則，近的闡發《易經·謙卦》謙謙君子而能够謙卑以修養自己品德的含義，多次回覆我的旨意，良苦用心，令人驚愕。您履行道統深邃，見識高明，謀劃長遠，輔佐艱難國事，功勛光輝卓著，使我能在帝王居住之所，垂衣拱手而治，掌管法規委任而責成。怎能允許您極力遜讓統領朝政的職務，堅决辭别京都，使得成就的事業有所損失，而加重我的不賢德呢？深切體察國家狀况，希望遵照奉行。驃騎將軍親戚與賢人的委任，像周公旦、召公奭那樣分地而治，回歸朝中輔佐君王，參與輔佐機要事務，那就遵照您所堅持的意見。"劉義康因此代替王弘任司徒，與王弘分擔統領朝中事務。

弘又表曰："近冒表聞，披陳愚管，實冀天鑒，體其至誠。而奉被還詔，未蒙酬察，徒塵聖覽，仰延優旨，顧影慚惶，罔識攸厝。臣忝荷要重，四載于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誠，

王弘又上表説："近來冒死上表奏聞聖上，陳述我狹隘的見解，實在希望聖上明察，體諒我至誠之心。然而我接到聖上的詔令，不曾得到您的明察答覆，徒然給聖上的眼睛蒙上灰塵，恭受優待的旨意，回顧身影感到羞愧惶恐，不知所

又微古人進賢之美，尸位固寵，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興愧已厚。况在親賢，朝野歸德，甫思引身，曷云能補，惟塵大典，虧喪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奬，名器弗改，蒙寵如舊，愚惑自揆，茫若無涯。臣義康既總録百揆，毗贊盛化，忝厠下風，諮憑有所。内朝細務，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寇竊不已。爲尒推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之患。伏念惟憂，疢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旨已决，涣汗難反，加臣懦劣，少無此志，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自固，退不能重繭置冰，鮮食爲瘠，衹畏天威，遂復俯仰。至於攝督所部，料綜文案，曹局吏役，所須不多，其餘文武，皆爲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請留職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預，義無虚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許順，不令誠訴，見其抑奪。”上又詔曰：“衛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

措。我愧受重要職務，至今已有四年，既違背前代史書量力行事的規誡，又没有古人推舉賢人的美德，尸位素餐，而受寵的地位牢固，一天天積累因居官不稱職而招致的責難和非議，回頭看看周圍行輩，慚愧已極。況且處在親戚與賢人，朝廷與民間都歸向聖上的德政之時，我方纔考慮到引退，豈能補救？衹是想到塵污國家重要的典法，損傷太多。不曾料想到聖上如此隆寵，又施予恩澤和奬賞，名號和車服儀制不曾改變，照舊承受恩寵，我惶恐不安而暗自揣度，茫然像是無邊無際。臣劉義康既已統領百官，輔佐昌明的教化，我有幸得以居於他的下位，咨詢依憑已有了處所。朝内細小事務，大約可以免除，國都職務重要，希望他能實實在在統管起來。我是怎樣的人啊，竊據重要職位無休止。如此推故遷延，傾覆敗亡就要到來，即使没有人事方面的過失，必定會有陰陽水旱的災禍。想到這些就衹有憂慮，憂傷就像得了頭痛病，我不知道有什麽理由，可以安慰自己。但是聖上的旨意已經決定，聖旨是不能收回的，加上我懦弱庸劣，自小没有這種志向，做官不能高聲陳述自己的言辭，用來堅定自己信念；退隱不能像春秋楚國薳子馮那樣穿兩層綿袍，床下放置冰塊，減少食物，使自己形體瘦弱，裝病辭官。出於敬畏皇上威嚴，終於又勉强任職。至於統領部屬，整理公文案卷，官署中的吏胥差役，所需要的不多，其餘文武官員，都是多餘無用的。丞相治事的官邸剛剛建成，或許有官吏未滿員，請留下職官僚屬共事就可以了，除此以外，連同所有軍需物資全都送給司徒。我受到的恩寵深且重，喜樂憂傷與共，理應没有虚假不實，苟且貶降自己。但願聖上明察，格外准許，不要讓誠實的陳訴被剥奪。”太祖又下詔書説：“衛將軍奏表這樣誠懇，司徒應該用力去辦，可以按照弘公的好意，分割二千人配給丞相府。儲備的物資就不麻煩職事送交了。”

弘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垂恩宥，則法

王弘很熟悉治理國家的綱要，留心各種事務，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加以考慮，常常保持寬和公允。他給八座丞郎的疏中説：“同伍的人犯法，没有士人不判罪這個法規，可是每到了詰問

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怨。宜更爲其制，使得優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既得小寬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

治罪的時候，就有人請托説情。如果降恩寬宥，那法律就會被廢除不能行使；按照事實督察懲治，那人們就會認爲很苛刻而怨恨。應當另行立法，使得寬大和嚴厲適中。又負責守護的人偷布帛五匹，一般的人偷四十匹，都施加死刑，議論的人都認爲重了，應當增加到負責守護的人偷十匹、一般的人偷五十匹死刑，四十匹降罪而補充兵役。既能稍微寬宥民衆的生命，亦足够用來有所懲戒。希望各自談談你們的看法。”

左丞江奥議：“士人犯盗贓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贓污淫盗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誡。若復雷同群小，謫以兵役，愚謂爲苦。符伍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

左丞江奥奏議：“士人犯了盗竊貪污罪達不到死刑的，受刑完畢，除了列在贓污淫盗之名單外，終身遭受社會輿論指責，雖經赦罪也不能原諒。被判處的人足以抵償其罪，聽到它的人也足以爲鑒誡。如果又隨聲附和社會地位卑下的人們，以當兵服役來罰其罪，我以爲太苛刻。五家連保的符伍雖然屋舍相鄰而居住在一起，至於士人和庶民之間，實在是天地之隔，窩藏之罪，無由相關。家奴跟符伍的相互往來，如果有什麽隱藏庇護，便可以得知，因此罪要連及家奴。本是家奴自身犯罪，不是代替主人受罪。如果他没有家奴，那就不應該坐罪。”

右丞孔默之議：“君子小人，既雜爲符伍，不得不以相檢爲義。士庶雖殊，而理有聞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相關。今罪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宴安。但既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盗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補兵。雖大存寬惠，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律。”

右丞孔默之奏議：“君子與小人，既然混雜爲符伍，不能不以相互檢察爲宜。士人和庶民雖然不同，而按道理應有聽聞察知，譬如百官居上位，所以在下位的不必親身與犯罪的上位一同坐罪。因此觸犯罪刑之日，理應相互關涉。如今給他的養子和主管家計財物的人判罪，是因爲道理上存在殺戮僕役這一條。這樣的話，那没有奴僕之家，豈能安樂無事？但是既然説寬宥士人，應該讓他交錢贖罪。常盗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罪爲補充兵役。雖然極大地保存寬厚仁惠，以此寬舒民衆的生命，然而官職達到二千石以及喪失節操的士大夫，常常有犯罪的，方纔可以判處殺戮的罪，恐怕不可以補充兵役。是説這個法制可以施加於小人，士人自是恢復用舊的律令。”

尚書王准之議：“昔爲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實使即刑當罪耳。夫束脩

尚書王准之奏議：“從前我做山陰縣令，士人在伍中叫做押符。同伍之人犯罪，能够不至於坐罪，士人犯罪，符伍督查他。這不是士大夫庶人法制不同，實際上是使處罰該當其罪罷了。領

之胄，與小人隔絶，防檢無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群細，既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即事而求，有乖實理。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一。奴客坐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旨。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雖欲弘士，懼無以懲邪。乘理則君子，違之則小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以其宥科，犯者或衆。使畏法革心，乃所以大宥也。且士庶異制，意所不同。"

取薪俸之士的後裔，跟小人隔絶，没有辦法防止檢察，應該牽涉違法犯罪的士人，事情連接衆多庶民，既然同一符伍，所以使符伍督查。於其時按此行事，不衹一個地方。左丞所議家奴和鄰伍相關連，可得以檢察，符伍中有人犯了罪，使家奴涉及連坐。就事而論，有背離於實際道理。有家奴的人，大率使役居多，東西分散，住家的人少。其中有停止的，各方驅馳，擧止所須，出門很少，主管家計財物的人，十人無一人在家。家奴由於伍中人犯罪而連坐，濫用刑法必定很多，恐怕不是制定法律罰當其罪的本意。右丞所議士人犯了偷盗罪而達不到死刑的，寬宥其罪降爲補充兵役。雖然是想要寬大士人，怕的是没有什麽辦法用來懲罰奸邪。順理那就是君子，違理那就是小人。朝廷嚴格制定法規，尚且有人冒犯它，如果放寬刑律，犯罪的人恐怕就要多起來。使犯罪的人畏懼法律，革面洗心，這纔是最大的寬宥。況且士人庶民法制不同，意旨也有所不同。"

殿中郎謝元議謂："事必先正其本，然後其末可理。本所以押士大夫於符伍者，所以檢小人邪？爲使受檢於小人邪？案左丞稱士庶天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責其聞察，則意有未因。何者？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民乏貲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爲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前科，區别士庶，於義爲美。盗制，按左丞議，士人既終不爲兵革，

殿中郎謝元奏議認爲："事物必須先使其根基端正，然後它的末尾纔可以治理。用以讓士大夫於符伍簽押的本意，是用來督查小人呢？還是接受小人的督查呢？根據左丞所説，士人和庶民有天淵之隔，那麽士人就没有寬恕庶民的理由，由於不知道這個道理而簽押於符伍，那是受小人的督查。然而小人有罪，士人却没有事，奴僕有什麽罪，却讓他連坐。如果以真實情況相交往，要求他們知察，那麽私意認爲没有緣由。爲什麽呢？那是因爲名稱與實質標志不同，公與私的法令不同，奴隸不簽押符伍，這是没有名分，庶民缺乏錢財，這是私人貧賤。讓私賤無名的人，參預公家有實質的任務，公與私相混淆，名稱與實質内容不符合。因此而言，我認爲不應該坐罪。回到跟從他的主人，對於事情更爲合適。没有奴僕的士人，不在此例。如果士人本來督查小人，那麽小人有過失，自己應該獲得罪名，而他的奴僕按道理應歸於受過刑罰的僕人這一條，然而没有奴僕的士人，不合於安樂，讓他交錢贖罪，對於事情本不錯誤。兩條法規所增益的，衹是法制的根本。這本是分辨明白兩個根本，想要使各自

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舊律，於議咸允。”

按照分開來實行。至於徵求我個人的意見，就應該增益前條法規，區別士人與庶民，對於道理更好。偷盜的法規，按照左丞所議，士人既然終了不參與服兵役，幸而可以同享寬赦的好處，不必依照舊有的法律實行，於奏議完全符合。”

吏部郎何尚之議：“按孔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爲罪，有奴罪奴，無奴輸贖。既許士庶緬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必不賢。今多僮者傲然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時網，是爲恩之所沾，恒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顏、原，求之鄙懷，竊所未愜。謝殷中謂奴不隨主，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議。”

吏部郎何尚之奏議：“按照孔右丞所奏議，士人因符伍判罪，有奴僕判奴僕的罪，没有奴僕就交錢贖罪。既然允許士人與庶民遠隔，那麽聽聞察知自然很難，不應該用難於察知的事情，來制定必須明白知曉的法律。那些有奴僕的人可以不賢，没有奴僕的人不一定就不賢。如今僮僕衆多的人傲視國家的法令，没有奴僕的人爲當時的法令所迫，這是恩澤所披加，常在於像漢代的程鄭、卓王孫那樣奴僕成群的富户，刑法所施加，一定加在像春秋時的顏淵、原憲那樣的大儒身上。如果徵求我的意見，我私心并不滿意。謝殷中所説奴僕不能跟從主人，在於名分不明確，實在是有道理。然而奴僕確實跟閭里相關涉，如今全都不追究，恐怕有所缺損。我的意見與左丞所議相同。”

弘議曰：“尋律令既不分别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謫者，無處無之，多爲時恩所宥，故不盡親謫耳。吴及義興適有許、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千石論啓丹書。己未間，會稽士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此被責，以時恩獲停。而王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莅任之日，偶不值此事故邪。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要須臨事論通，上干天聽爲紛擾，不如近爲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符耳，令史復除，亦得如之。共相押領，有違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人閭里之外也。諸議云士庶緬絶，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許不知，何許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絶塵秕者，比門接棟，小以爲意，終自聞知，不必須日夕來往

王弘奏議説：“查考法令既然不分别士人和庶民，又士人因同伍犯罪而坐罪的，没有地方没有這種情况，多數被當時開恩所寬赦，所以不全都是親自判罪。吴以及義興正好有許氏、陸氏之輩，由於與上述情况完全相同，二千石判決開啓用朱筆書寫罪狀的文書。元熙己未年間，會稽士人説十數年前，也有四族犯罪被責罰，由於當時聖上開恩得以停止。可是王尚書説士人舊時没有同伍判罪的，這是我所不理解的。恐怕就任縣令之日，偶然不曾遇到這種事情的緣故吧。聖明君主治理天下，士人實在不必憂慮最苦，然而必須遇事道理通達，上面干犯帝王的聽聞叫做紛亂騷擾，不如親近制定法規，使得輕罪重罪有個法度。又考查甲符制度，明示士人不傳符信，令史免除處罰，也得像這樣。共同管領，有礙於檢舉揭發，完全没有等級差别，不是允許士人於民間之外。各個奏議説，士人庶民遠離，不相互參與知曉，那麽士人犯法，庶民可以不知道。如果庶民不允許不知道，爲什麽允許士人不知道。地位

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况。如衰陵士人，實與里巷關接，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人之坐；署爲小民，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爲輕，則小人令使徵預其罰，便事至相糾，閭伍之防，亦爲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謫耳，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又主偷五匹，常偷四十匹，謂應見優量者，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匹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禄榮，付以局任，當正己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爲弘矣。士人無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并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謫，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精。既衆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奏聞，决之聖旨。”太祖詔：“衛軍議爲允。”

卑下的小人本不是超然單獨，永久與塵灰污垢穀秕米糠隔絶的，門挨着門，棟梁接着棟梁，稍微留點意，終於自然聽見知曉，不必要日夜往來。右丞所説百官的話，粗略肯定這種狀況。譬如衰敗頹廢的士人，實際上跟里巷相連接，相互知道情況，乃是跟戴帽子束腰帶的小民相當。現在所説的士人，便没有小人那樣坐罪；書寫成小民，就要受到士人那樣的刑罰。無論以情理或從法律上講，不是太偏頗了嗎？再説都令不如士大夫，士大夫要輕，那麽小人使令他參與士大夫的懲罰，事情就會導致相互舉發，閭里之間的防範，亦是不同。説士人可以不受到同伍的罰罪，那就判他家奴的罪，又有什麽傷害呢？没有家奴，便可讓他交錢贖罪，又或者没有奴僕而被衆人所明瞭的，官長二千石就應當親臨位次上，按照事情的責任送交審判。又主偷五匹，常偷四十匹，説是應該被酌量從寬的，實在是由於小官吏無知，面對着錢財容易糊塗，或者由於疏忽怠慢，事情導致犯了重罪，於心裏想想，常常感到值得憐憫，所以想要稍微增進匹的數目，寬赦他的性命。至於官長以上，承蒙聖上賜給的俸禄和富貴，把職責交給他，應當端正自身，明瞭法令，約束下屬，防止非法行爲，可是親身違犯法令，擾亂法令貪冒私利，五匹就已經是寬容的了。士人没有私自相偷四十匹的道理，即使到這個地步，導致用明令懲罰，原本就應該這樣，又如何容許再加哀憐？况且這些士人，可以殺而不可以判罪，如果按照各個的議論，本意自然不在這裏。新近在道路上有所聽聞，姑且想共同議論，不料竟然如此難於議論精密。既然衆人議論如此紛亂，還不如停止這種議論。如果不應該停息，認爲應當把衆人的議論集中起來奏聞聖上，那就由聖上的旨意來决定。”太祖下詔：“衛將軍的奏議最爲得當。”

弘又上言：“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强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

王弘又向上陳言：“按照舊的法制，百姓年滿十三歲就要服半個勞役，年滿十六歲服全勞役。應當在十三歲以上，能够自己經營私事和公事，所以用來充當力役。可是從實際事情上考察，還有不盡妥之處。一個人的身體有强有弱，

之公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劇，况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敝尤深。至令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求免，家人遠討，胎孕不育，巧避羅憲，實亦由之。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宜，應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爲半丁，十七爲全丁。”從之。

不全能都與年齡相稱。况且在家裏幹活隨便自己，力量能勝任的就幹，不讓過分勞苦。送到公家服役，行動有一定的法規，守法講理的官吏會可憐體恤，能够没有禍害，平庸的官吏死守常規，難免有勤勞辛苦，何况遇上苛刻的政令，豈可以用言語表達。如遇到要擴大力役，就把不够年齡的人加大歲數，對於孤獨貧困體弱的人，這種弊病就更大。以致讓他們没有什麼依靠和寄托，生死都無處可告訴，一人的悲切，逃竄尋求幸免，家中人遠出尋找，不能懷胎生育，想方設法逃避遭罹法網，實在亦由於這個緣故。如今皇上的德政教化更新，天下没有事情，力役的徵召要適度，應該跟着時代而變化。十五歲至十六歲，適合爲半丁，十七歲爲全丁。”太祖依從了他的意見。

其後弘寢疾，弘表屢乞骸骨，上輒優詔不許。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時年五十四。即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侍中、録尚書、刺史如故。謚曰文昭公。配食高祖廟廷。其年，詔曰：“乃者三逆煽禍，實繁有徒，爰初遵養，暨于明罰，外虞内慮，實惟艱難。故太保華容縣公弘、故衛將軍華、故左光禄大夫曇首，抱義懷忠，乃情同至，籌謀廟堂，竭盡智力，經綸夷險，簡自朕心。國耻既雪，允膺茅土，而并執謙挹，志不命逾，故用佇朝典，將有後命。盛業不究，相係殞落，永懷傷嘆，痛恨無已。弘可增封千户，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邑各千户。護軍將軍建昌公彦之，深誠密謨，比蹤齊望，其復先食邑，以酬忠勛。”又詔：“聞王太保家便已匱乏，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增凄嘆。可賜錢百萬，米千斛。”

這以後，王弘卧病，他上表屢次請求退職還鄉，太祖總是下詔安撫慰問而不允許。元嘉九年，晋升爲太保，領中書監，其餘職務照舊。這年，王弘病故。當時五十四歲。當下追贈太保、中書監，賜給符節，加羽葆儀仗、鼓吹，增賜持班劍儀衛六十人，侍中、録尚書、刺史照舊。謚號叫文昭公。附祀於高祖廟庭。這年，太祖下詔説：“往日三逆煽動禍亂，確實有不少這樣的人，開始順應時勢積蓄力量，至於嚴明法度，對外患的防備，對内難的憂慮，實在是艱苦困難。原太保華容縣公王弘、原衛將軍王華、原左光禄大夫王曇首，心懷忠義，竭誠一致，在朝廷出謀劃策，用盡心力，治理國家大事，化險爲夷，銘刻在我心中。國家的耻辱既已洗雪，本應承當封爵，而又一同堅持謙卑退讓，立志不憑天命遷升，所以企盼朝廷的法典，將要有續發的命令。盛大的功業不曾終極，便相繼亡故，長久懷念，哀傷嘆息，沉痛遺憾不已。王弘可以增封千户，王華、王曇首可以封開國縣侯，食邑各千户。護軍將軍建昌公到彦之，深沉忠誠，精密謀劃，可以跟周初太公望吕尚并駕齊驅，恢復他先人的食邑，以此酬答忠誠的功臣。”又下詔書説：“聽説王太保的家中已經没有錢財了，他清廉節儉的美德，與古人相媲美。思念從始至終相處的情景，

徒然增加悲嘆之情。准予賞賜錢百萬，米一千斛。”

世祖大明五年，車駕游幸，經弘墓。下詔曰：“故侍中、中書監、太保、録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鑒識明遠。故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太子詹事豫寧文侯曇首，夙尚恬素，理心貞正。并綢繆先眷，契闊屯夷，内亮王道，外流徽譽。以國圖令勳，民思茂惠。朕薄巡都外，瞻覽墳塋，永言想慨，良深于懷。便可遣使致祭墓所。”

世祖大明五年，孝武帝外出巡游，打從王弘的墳墓前經過。頒下詔書説：“原侍中、中書監、太保、録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文昭公王弘，道德功績光輝美好，見識明白深遠。原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太子詹事豫寧文侯王曇首，平素崇尚恬淡樸素，修心養性，堅貞端正。并對先世恩遇情意殷切，懷念困厄，在内輔佐朝廷政事，在外流傳美好的聲譽。於國家圖謀美盛的功績，百姓思念他們盛大的恩惠。我巡視都城郊外，觀看了他們的墳地，長久思念，慨然嘆息，實在深入心懷。即可派遣人到墓地祭祀。”

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仿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輔，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輒面加責辱。少時嘗摴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禄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

王弘明達聰慧而有才思，既以百姓的願望爲其依據的根本，倉猝辦事也必定遵照禮儀和法度，凡是行動作爲，以及文書禮儀的程序法式，後人都依據仿效他，把它叫做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衛國重臣，不謀取錢財私利，亡故以後，家中没有多餘的産業。然而言行隨便，缺少威嚴，性情又狹隘，人們有違逆他的意旨的，便當面加以斥責羞辱。年輕時曾經在公城子野館舍博戲，到後來王弘當了權，有個人前去向王弘謀求縣官的職位，言辭訴説很懇切。這個人曾經在博戲時得罪過王弘，王弘責問他説：“您得錢善於博戲，何必要爵禄呢?”這個人回答説：“不知道公城子野在哪裏?”王弘沉默半天不説話。

子錫嗣。少以宰相子，起家爲員外散騎，歷清職，中書郎，太子左衛率，江夏内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官。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爲侯，食邑五百户。弘少子僧達，别有傳。

王弘的兒子王錫繼承他的職位。年少時由於是宰相之子，從家中徵召出來做員外散騎，歷任清要職位，中書郎，太子左衛率，江夏内史。抬高自己的官位和待遇。太尉江夏王劉義恭在朝中執掌大權，王錫張开兩條腿像簸箕一樣大模大樣地坐着，幾乎没有推崇尊敬他的意思。後死在任官期間。王錫之子王僧亮繼承他的職位。齊接受宋禪讓，降僧亮爵爲侯，食邑五百户。王弘少子王僧達，另外有傳記。

弘弟虞，廷尉卿。虞子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守。虞弟抑，光禄大夫。抑弟孺，侍中。孺弟曇首，别有傳。

王弘之弟王虞，爲廷尉卿。王虞之子王深有美好的名聲，官做到了新安太守。王虞之弟王抑爲光禄大夫。王抑之弟王孺爲侍中。王孺之弟王曇首另有傳記。

王練 王劍

弘從父弟練，晋中書令珉子也。元嘉中，歷顯官，侍中，度支尚書。練子劍，世祖大明中，亦經清職，黄門郎，臨海王子頊、晋安王子勛征虜、前軍長史，左民尚書。太宗初，爲司徒左長史。隨司徒建安王休仁出赭圻，時居母憂，加冠軍將軍。忤犯休仁，出爲始興相。休仁恚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賜死。

王弘叔父之弟王練是晋時中書令王珉之子。元嘉年間，歷任顯要官職，侍中，度支尚書。王練之子王劍，世祖大明年間，亦經歷清高職位，黄門郎，臨海王劉子頊、晋安王劉子勛征虜、前軍長史，左民尚書。太宗初期，王劍任司徒左長史。隨從司徒建安王劉休仁出任赭圻，當時處在母親喪事期間，加冠軍將軍。觸犯了劉休仁，出任始興王相。休仁一直對王劍憤恨得要死，太宗纔拘捕他，把他交付給廷尉，賜令自盡。

史臣曰：晋綱弛紊，其漸有由，孝武守文於上，化不下及，道子昏德居宗，憲章墜矣。重之以國寶啓亂，加之以元顯嗣虐，而祖宗之遺典，群公之舊章，莫不葉散冰離，掃地盡矣。主威不樹，臣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編户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蓄，變爲私藏。由是禍基東妖，難結天下，蕩蕩然王道不絶者若綖。高祖一朝創義，事屬横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棰之間。威令一施，内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宣公之爲也。爲一代宗臣，配饗清廟，豈徒然哉！

史臣曰：晋朝法紀鬆弛紊亂，它逐漸演變是有原由的，孝武皇帝於上遵循先王的法度，而教化不能下達於民衆，司馬道子昏亂無德，却居統領地位，典章制度因此敗壞了。加上王國寶開啓禍亂之端，再加上司馬元顯接着繼續暴虐，因而祖宗遺留下來的法規，衆公卿舊的規章，没有哪一樣不像樹葉那樣散落，像冰塊那樣崩離，完全遭到破壞。主上的威嚴樹立不起來，臣下的主張專斷獨行，國家的法典因人而殊，朝廷的綱紀因家而異，編在户籍的平民的生命，毁滅在豪門的手裏，國庫中的積蓄，變成了私家寶藏。從此禍根産生於東面的妖邪，災難遍布天下，廣大的王道延續不斷絶的就像是細小的絲綫。高祖一朝創建義旗，滄海横流，改變紊亂的規章，施行平正之道，使主尊臣卑的道理，決定在馬鞭子下面。威嚴的號令一下，裏裏外外都聽從禁令，以東漢建武、永平的風氣，改變晋朝太元、隆安的習俗，這本是文宣公劉穆之所做的事情。使劉穆之成爲一代世人所敬仰的名臣，附祀於帝王的宗廟，這難道是偶然的嗎！

宋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

徐羡之　傅亮　檀道濟

徐羡之　徐佩之

徐羡之字宗文，東海郯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江州刺史，未拜卒。父祚之，上虞令。

羡之少爲王雅太子少傅主簿，劉牢之鎮北功曹，尚書祠部郎，不拜，桓脩撫軍中兵曹參軍。與高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爲鎮軍參軍，尚書庫部郎，領軍司馬。與謝混共事，混甚知之。補琅邪王大司馬參軍，司徒左西屬，徐州別駕從事史，太尉諮議參軍。義熙十一年，除鷹揚將軍、琅邪内史，仍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將軍如故。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

初，高祖議欲北伐，朝士多諫，唯羡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羡之曰："吾位至二品，官爲二千石，志願久充。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而公寢食不忘。意量乖殊，何可輕豫。"劉穆之卒，高祖命以羡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將軍、尹如故。

十四年，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爲道扶姑女所

徐羡之字宗文，是東海郯人。祖父徐寧，是尚書吏部郎，江州刺史，未及任職就去世了。父親徐祚之，是上虞縣令。

徐羡之年少時爲王雅太子少傅主簿，劉牢之鎮北功曹，尚書祠部郎，不任職，還做過桓脩撫軍中兵曹參軍。跟宋高祖同在一個官府，相互的交情很深。高祖樹起擁晋平亂的義旗，版授羡之爲鎮軍參軍，尚書庫部郎，領軍司馬。跟謝混共過事，謝混很瞭解他。後又補授琅邪王大司馬參軍，司徒左西屬，徐州別駕從事史，太尉諮議參軍。義熙十一年，除授鷹揚將軍、琅邪内史，仍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將軍之任照舊不變。宋高祖率軍北伐，轉授羡之爲太尉左司馬，掌管職官任滿留任之事，以輔佐劉穆之。

最初，高祖提議北伐後秦，朝中有不少官吏諫阻，祇有羡之沉默不語。有人問他爲什麽獨自不説話，羡之説："我的官位已到了二品，官爵爲二千石，心願早已滿足。而今羌、戎已經平定，開拓疆土萬里，祇有小羌未曾安定，可是劉公吃飯睡覺都忘不掉。他的氣量變得乖異了，怎能够隨便干預。"劉穆之去世後，高祖命徐羡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總管留任，進出有披甲執仗的兵衛二十人隨從。後又轉任尚書僕射，將軍、尹照舊不變。

義熙十四年，大司馬府軍人朱興的妻子周氏因親生兒子朱道扶年齡僅有三歲，早先得了癲癇病，周氏趁他發病之際，挖坑活埋了他，被道扶

告，正周棄市刑。羡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罪，而在宥者靡容。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

的姑姑所告發，周氏被判處棄市極刑。羡之奏議説："親子之間有天然的愛，虎狼還有仁慈之心。周氏這般的殘忍，的確應該明正刑法。但臣下認爲，法律以外，本應崇尚弘揚事物的情理。母親就刑，是由於兒子使得法律彰明，可作爲兒子，他哪有容身的地方。雖然伏法的人罪有應得，可是即使講寬免的君子也不能容忍。我私下認爲，可以專爲這件事申告遠方。"晉安帝采納了他的意見。

高祖踐阼，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上初即位，思佐命之功，詔曰："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鎮軍將軍、丹陽尹徐羡之，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華容侯王弘，散騎常侍、護軍將軍作唐男檀道濟，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領軍謝晦，前左將軍、江州刺史宜陽侯檀韶，使持節、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河北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關中侯趙倫之，使持節、督北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劉懷慎，散騎常侍、領太子左衛率新淦侯王仲德，前冠軍將軍、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彌，左衛將軍灄陽男劉粹，使持節、南蠻校尉佷山子到彦之，西中郎司馬南郡相宜陽侯張邵，參西中郎將軍事、建威將軍、河東太守資中侯沈林子等，或忠規遠謀，扶贊洪業；或肆勤樹績，弘濟艱難。經始圖終，勛烈惟茂，并宜與國同休，饗兹大賚。羡之可封南昌縣公，弘可華容縣公，道濟可改封永脩縣公，亮可建城縣公，晦可武昌縣公，食邑各二千户；韶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户，仲德可增邑二千二百户；懷慎、彦之各進爵爲侯，粹改封建安縣侯，并增邑爲千户；倫之可封霄城縣侯，食邑千户；邵可封臨沮縣伯，林

宋高祖登基，進號徐羡之爲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皇上初即帝位，思念輔佐創業的功臣，便頒下詔書説："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鎮軍將軍、丹陽尹徐羡之，監督江州豫州的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華容侯王弘，散騎常侍、護軍將軍作唐男檀道濟，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領軍謝晦，前左將軍、江州刺史宜陽侯檀韶，使持節、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的河北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關中侯趙倫之，使持節、督北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劉懷慎，散騎常侍、領太子左衛率新淦侯王仲德，前冠軍將軍、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彌，左衛將軍灄陽男劉粹，使持節、南蠻校尉佷山子到彦之，西中郎司馬南郡相宜陽侯張邵，參西中郎將軍事、建威將軍、河東太守資中侯沈林子等人，有的竭誠規劃，長遠謀議，扶佐國家大業；有的極盡勞苦，樹立功績，廣泛地救助艱難。籌劃開創基業，圖謀好的結局，功勛偉大，全都應該和國家同喜慶，享受這種大的賞賜。徐羡之可以封南昌縣公，王弘可以封華容縣公，檀道濟可以改封永脩縣公，傅亮可以封建城縣公，謝晦可以封武昌縣公，食邑各二千户；檀韶可以再增食邑二千五百户，王仲德可以增加食邑二千二百户；劉懷慎、到彦之各進爵爲侯，劉粹改封建安縣侯，并增食邑爲千户；趙倫之可以封霄城縣侯，食邑千户；張邵可以封臨沮縣伯，沈林子可以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户。開國的法規，一切遵循舊的典章制度。"

子可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户。開國之制，率遵舊章。”

羡之還尚書令、揚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位司空、録尚書事，常侍、刺史如故。羡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

徐羡之遷升爲尚書令、揚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後又進位司空、録尚書事，常侍、刺史照常不變。羡之出身平民，又没有技藝學問，衹憑藉自己的意志魄力和器量，一旦身居高位，朝中民間都推崇佩服，都説他有宰相的威望。他爲人深沉細密，很少言語，不因爲憂傷或喜悦而在臉上表現出來。他很善於下棋，而觀看下棋的游戲却從不插嘴，當時的人因此倍加推重他。傅亮、蔡廓常説：“徐公通曉無數事情，能安撫持反對意見的人。”

高祖不豫，加班劍三十人。宫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曰：“平理獄訟，政道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親覽。司空、尚書令可率衆官月一決獄。”

高祖生病，加徐羡之帶班劍的儀仗三十人。高祖將死時，徐羡之和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一同接受高祖臨終遺命。少帝劉義符下詔書説：“治理訴訟案件，是管理政事的首要工作。我在喪事期間，由於哀傷而久病，不能親自閲覽案卷。司空、尚書令可以率領衆官吏每月判處一次刑事案件。”

帝後失德，羡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輕動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内屋敗應治，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内。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使入朝，告之以謀。事將發，道濟入宿領軍府。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内應，其日守關。道濟領兵居前，羡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龍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像破崗，率左右唱呼引船爲樂。是夕，寢於龍舟，在天淵池。兵士進殺二人，又傷帝指。扶帝出東閤，收璽綬。群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宫，遷於吴郡。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羡之不許。遣使殺義真於新安，殺帝於吴縣。時爲帝築宫未成，權居金昌亭，帝突走出昌

少帝後來喪失了皇帝應有的德行，徐羡之等人策劃廢除少帝另立新君，可是廬陵王劉義真行動輕率，過失很多，不能擔當天下重任，便先行廢黜劉義真，然後再廢黜少帝。當時謝晦任領軍將軍，以府舍内屋破舊爲理由，把家人全部移出内宅，暗中把將士聚集到府内。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是前朝的舊將，他的威望使宫廷和臺省都敬服，而且擁有軍隊，便召唤他進朝，將密謀廢除少帝的事情告訴他。廢除少帝的事將要開始，檀道濟進入領軍府住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做内應，那天把守關門。檀道濟率領軍隊走在前頭，徐羡之等人緊隨在後，由東掖門雲龍門入宫，住守在禁宫内的警衛首先被解決，没有一個敢動的。這以前，少帝在華林園做開列商鋪的游戲，親自賣酒；又開溝堆土，築成像破崗埭的攔水土壩，率領左右隨從唱喊着拉船過堰取樂。這天晚上，少帝睡在天淵池龍舟上。士兵進入殺死兩人，又刺傷少帝的手指。徐羡之等扶着少帝出東門側的小門，收没皇帝的寶印。衆臣拜别少帝，派人護衛着送到原來的太子宫中，後

門，追者以門關擊之倒地，然後加害。

來又把他遷移到吳郡。侍中程道惠勸説立第五皇弟劉義恭爲帝，徐羡之不同意。羡之派遣使者到新安縣殺掉劉義真，又到吳縣殺死少帝。當時爲少帝建築的宫室尚未完工，少帝權且住在金昌亭，他突圍跑出昌門，追趕的人用門城門的横木把他擊倒在地上，然後加以殺害。

太祖即阼，進羡之司徒，餘如故，改封南平郡公，食邑四千户，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二公推訊。"

宋太祖劉義隆即帝位，晋升徐羡之爲司徒，其他官爵照舊，改封南平郡公，食邑四千户，羡之堅决辭謝加封的爵禄。有司奏請皇上跟過去一樣親臨華林園處理訴訟案件，皇上下詔説："朝廷政事刑獄我有許多還不熟悉，可以像先前一樣讓徐、傅二公審理查究。"

元嘉二年，羡之與左光禄大夫傅亮上表歸政，曰："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代終，事盡宣翼。冕旒之道，理絶於上皇；拱己之事，不行於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齡爲斷；冢宰聽政，以再期爲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紹興，負荷洪業，億兆顒顒，思陶盛化。而聖旨謙挹，委成群司。自大禮告終，鑽燧三改，大明佇照，遠邇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敢藉品物之情，謹因蒼生之志。伏願陛下遠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皇室締構之艱，時攬萬機，躬親朝政，廣闢四聽，博詢庶業，則雍熙可臻，有生幸甚。"上未許。羡之等重奏曰："近陳寫下情，言爲心聲，奉被還詔，鑒許未回。豈惟愚臣，秉心有在，詢之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風四方，實繫王德，一國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殊風異，至於主運臣贊，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明可期，此之非宜，布自遐邇。臣等荷遇二世，休戚以均，情爲國至，豈容順默。重披丹心，冒昧以請。"上猶辭。羡之等又固陳曰："比表披陳，辭誠俱盡，詔旨冲遠，未垂聽納，三復屏營，伏

元嘉二年，徐羡之和左光禄大夫傅亮上奏表要將政事歸還給皇上，奏表説："臣下聞知，國君掌管法規，使國家政權能够運轉而使國家事務得以完成；爲臣之道，在於代君貫徹執行，事情衹限於傳達君命，竭力輔佐。爲君之道，按理至上古伏羲爲止；拱手而治的事，在中古殷、周之世已行不通。所以殷高宗不説話，衹以三年爲斷限；宰相治理政事，也以兩年爲限期。歷代王朝以來，没有誰不是這樣的。陛下您德行聖明，國家興盛，肩負着宏大的基業，億萬民众仰望，思慕沐浴盛美的教化。可是您的詔令都謙恭退讓，政事完全委任朝廷各部門去完成。自從您行登基大禮以來，鑽木取火的燧木已經改换了三個輪回。聖上的光輝普照，遠近百姓欽服歸附。我們下臣雖然坦誠向您報告多次，但未能仰望到您的應允。臣羡之、傅亮等冒昧表述衆人的心情，謹慎依循百姓的意願。希望陛下您能遠存周文王禮賢下士太陽過午西斜而無暇吃飯的風範，近思現今國家締造的艱難，及時總攬萬機，親身治理朝廷政事，廣開四方言路，廣泛咨詢各行各業，那麽，和樂升平就會到來，百姓就會很幸福。"太祖不准許。徐羡之等再次上奏説："臣等新近向您陳述下情，用言語來表達臣等内心的聲音，接到聖上頒下的詔書，不曾得到審察允許。豈衹是愚臣等抱有這種心情，詢問朝中大臣和庶民百姓，人人都無異議。這是爲什麽呢？教化風氣形成於四方，實質上與君主的德行繫在一起，一個

增憂嘆。臣聞克隆先構，幹蠱之盛業；昧旦丕顯，帝王之高義。自皇宋創運，英聖有造，殷憂未闕，艱患仍纏。賴天命有底，聖明承業，時屯國故，猶在民心。泰山之安，未易可保，昏明隆替，繫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之辰，殷王待旦之日，豈得無爲拱己，復玄古之風，逡巡虛挹，徇匹夫之事。伏願以宗廟爲重，百姓爲心，弘大業以嗣先軌，隆聖道以增前烈。愚瞽所獻，情盡於此。"上乃許之。羨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侍中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之等并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

國家的大事，本爲君主一人所主持。雖然世代不同，時代不同，風俗各異，至於君主主持朝政，臣下輔助，自古至今都是一個道理。從未有內心糊裏糊塗將政事委任別人，而可以期待美好清明的，這樣做不合適，遠近都已傳遍。臣等承蒙高祖、太祖兩代的厚遇，喜憂都要加以分擔，我們的心情完全是爲了國家，怎容許順從沉默。故再次表明赤誠之心。冒昧地向您請求。"太祖還是不接受他們的意見。徐羨之等人又堅決奏陳說："接連上表陳述我們的意見，言辭誠心都已經盡了，而詔書旨意虛遠，未曾得到您的垂聽采納，多次往復徬徨，暗增憂傷嘆息。臣等聽說：要能使國家興盛，就必須先行謀劃，纔能發揚先輩餘烈，幹練有才地成就盛業；天尚未明即起務政，可以大顯揚，這是帝王高尚的義氣。自從大宋創立基業，英明聖主很有成就，然而深切的憂患未除，艱苦患難仍然纏着宋國。仰仗上天授命宋國有定數，聖明君主承續基業，雖然國家不時遭遇凶喪、戰爭等變故，民心仍然歸向宋國。泰山般的安穩，未必容易保得住，光明與黑暗興盛與衰落的變化，完全繫在聖明君主身上。這的確是周代詩歌中所說的早起勤勞公事的時辰，殷商王等待天亮上朝議事的時日，怎能高高拱起雙手無所作爲，恢復遠古的作風，退避謙讓，依從匹夫所做之事。希望皇上以國家爲重，把百姓放在心上，弘揚大業以繼承先王的法度，使先聖之道興隆而增進前輩的功業。這是愚鈍昏昧於事理的人所獻上的表章，我們的心情全在這上頭。"太宗這纔准許他們所奏的事情。徐羨之便讓位并退還私人府第，其兄之子徐佩之以及侍中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人都說他這樣做不合適，苦苦勸阻，他這纔又奉受詔書代行政事。

三年正月，詔曰：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愛敬同極，豈惟名教，况乃施侔造物，義在加隆者乎。徐羨之、傅亮、謝晦，階因緣之才，荷恩在昔，擢自無聞，超居要重，卵翼而長，未足以譬。永初之季，天

元嘉三年正月，太祖下詔書說：

人得以生存就因爲有了君、親、師這三樣根本，故事奉他們要始終不變，愛敬都要同樣盡心盡力，這豈衹是爲君臣父子正名定分的禮教，何况人們施予與侔取於造物主，按道理應該更加尊崇的呢？徐羨之、傅亮、謝晦，憑藉攀附的才能，在昔日蒙受皇上恩

禍横流，大明傾曜，四海遏密，實受顧托，任同負圖。而不能竭其股肱，盡其心力，送往無復言之節，事居闕忠貞之效，將順靡記，匡救蔑聞，懷寵取容，順成失德。雖末因懼禍，以建大策，而逞其悖心，不畏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鴆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窮凶極虐，荼酷備加，顛沛皂隸之手，告盡逆旅之館，都鄙哀愕，行路飲涕。故廬陵王英秀明遠，徽風夙播，魯、衛之寄，朝野屬情。羨之等暴蔑求專，忌賢畏逼，造構貝錦，成此無端，罔主蒙上，横加流屏，矯誣朝旨，致兹禍害。寄以國命，而翦爲仇讎，旬月之間，再肆鴆毒，痛感三靈，怨結人鬼。自書契以來，棄常安忍，反易天明，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昔子家從弑，鄭人致討；宋肥無辜，蕩澤爲戮。況逆亂倍於往釁，情痛深於國家，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即宜誅殛，告謝存亡。而于時大事甫爾，異同紛結，匡國之勛實著，莫大之罪未彰。是以遠酌民心，近聽輿訟，雖欲討亂，慮或難圖，故忍戚含哀，懷耻累載。每念人生實難，情事未展，何嘗不顧影慟心，伏枕泣血。今逆臣之釁，彰暴遐邇，君子悲情，義徒思奮，家仇國耻，可得而雪，便命司寇，肅明典刑。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當親率六師，爲其遏防。可遣中領軍到彦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絡驛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翦。已命征虜將軍劉粹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感惟永往，心情

德，從默默無聞的地位被提拔上來，超越占據重要的職位，在庇蔭下長成了豐滿的羽翼，便不足以用道理曉諭。永初末年，天禍横流，高祖駕崩，天下哀傷，他們接受高祖臨終前的囑托，重任如同顧命大臣。然而他們却不能盡到左右輔佐之臣的責任，盡到他們的心思和力量，送葬死者没有實踐諾言的操節，事奉生者缺乏忠誠堅貞的功效，順勢助成好事却没有記載，匡正補救過失不曾使之上聞，貪戀恩寵苟合取容，順着少帝以致使他失去了國君的德行。雖然終因懼怕禍害，而采取了重大謀策，却用來實現他們叛逆的野心，無所畏懼，不行忠義。少帝流離遷徙之初，他們圖謀施加毒害，但至終都未曾危及，便明顯進行怨毒殺戮，窮凶極惡，加倍荼毒殘酷，致使少帝落在了衙門賤役手中，在客舍之中宣告死去，京都和邊遠地區的人都爲之哀傷驚愕，路上的行人爲之哭泣。已故廬陵王德才優秀，明察深遠，美善之風早已揚播，然而使他寄居魯、衛，朝中大臣和百姓都歸心於他。徐羨之等人欺罔蔑視，求得獨專，妒忌賢能，畏懼賢能，羅織罪名，製造讒言，成此無端之釁，欺騙蒙蔽主上，横加流放摒棄，還詐稱是朝廷的旨意，招致這種禍害。將國家命運委托他們，却全都反目而成爲仇人相對，一月之間兩次肆行毒害，哀痛感動天地人三靈，人和鬼都懷怨恨於心中。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抛棄國家法典而安心做殘忍的事情，違反輕視上天的明德，從來未有過如此厲害的。從前，春秋時鄭國的子家協從子公弑殺鄭靈公，鄭國史官直書“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對他表示聲討；宋國公子肥無辜被宋國司馬蕩澤所殺，導致蕩澤被右師華元派人攻殺。何況徐羨之等人叛逆作亂的罪行比以上這些更加嚴重，由他們導致的情感哀痛深入國都之中。這種事情如果可以容忍，那還有什麼事情不可以容忍？本來應該立即誅殺，以告慰活着的和亡故的人。可是在當時國家大事剛開

崩絶。氛霧既袪，庶幾治道。

始，贊同的反對的糾結在一起，而他們匡救國家的功勛實在顯著，極大的罪惡還不曾公開揭露。因此在遠處酌納好的民意，近處聽取衆人的言論。雖然想要討伐逆亂，又恐怕難於設法對付。所以忍含哀戚，内心埋藏着的耻辱多年。每每想到人生在世實在艱難，事情無法開展，何嘗不顧影傷心，伏在枕上哭泣，致使眼淚流成了血。現在逆臣們的罪惡，暴露於遠近，君子之人心情悲憤，忠義之徒想要奮起，國耻家仇，可以得到洗雪，便命令司寇，嚴明刑法。謝晦占據着長江上游，也許不能立即判處他的罪，但我一定要親自統率六軍，對他實行遏制防禦。可派遣中領軍到彦之即日火速出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連續跟在後頭，發出符信給衛軍府州按規定的時間收捕剪除。我已命令征虜將軍劉粹切斷他逃匿的道路。罪行所及，祇限首惡分子，其餘的人可以不加追究。我感慨思念良久，心情傷痛已極。妖氛毒霧既已除去，國事差不多可以得到治理了。

爾日詔召羡之。行至西明門外，時謝晦弟皭爲黄門郎，正直，報亮云："殿内有異處分。"亮馳報羡之。羡之回還西州，乘内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剄死，時年六十三。羡之初不應召，上遣中領軍到彦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羡之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子喬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陽公主，官至竟陵王文學。喬之及弟乞奴從誅。

這天下詔書召見徐羡之。徐羡之走到西明門外面，當時謝晦之弟謝皭爲黄門郎，正在當班，報告傅亮説："宫殿裏有異常的行動。"傅亮快馬告訴徐羡之。徐羡之便返回西州，乘宫中女官問訊車出了城郭，徒步走到新林，進入燒陶瓷的竈中自殺而死，當時年紀六十三歲。徐羡之最初不受召，太祖派遣中領軍到彦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徐羡之死後，百姓報告了這件事，用車子裝載着他的尸體交付給廷尉。其子徐喬之，與高祖第六女富陽公主相婚配，官做到竟陵王文學。徐喬之及其弟徐乞奴隨從徐羡之一起被誅殺。

初，羡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羡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可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羡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内，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内人無免者，鷄犬亦盡，唯羡之在外獲全。隨從兄履之爲臨海

最初，徐羡之年紀很小的時候，曾經有一個人來到他跟前，對他説："我是你的祖父。"羡之於是起身叩拜他。這個人説："你有一副富貴的相貌，然而有大的災難，可以用二十八文錢埋在房屋的四個角落裏，便可以免去災難。過了這一關，便可以做到丞相的高位。"後來徐羡之父親到縣裏任職，他也跟着去了，住在縣城内，曾短時間外出，盜賊從後面攻破縣城，縣城内的人没

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東鴟尾鳴唤。

有誰幸免，連鷄犬亦被殺盡，衹有徐羨之一個人在外得以保全性命。後來又跟隨堂兄徐履之做臨海樂安縣令赴任，曾在山中行走，看見一條黑色的龍一丈餘長，頭上長角，前面兩隻脚都具全，没有後腿，拖着尾巴行走。等到徐羨之拜爲司空，鎮守關中將要入朝，彗星早晨出現在危宿星座的南面。又正當他拜受司空時，兩隻鶴鳥落在太極殿東面屋脊的飾物鴟尾上鳴叫。

兄子佩之，輕薄好利，高祖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爲丹陽尹，吴郡太守。景平初，以羨之秉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相結黨與。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托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令亮作詔誅之。亮答以爲："己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相殘戮。若諸君果行此事，便當角巾步出掖門耳。"佩之等乃止。羨之既誅，太祖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年冬，佩之又結殿中監茅亨謀反，并告前寧州刺史應襲，以亨爲兗州，襲爲豫州。亨密以聞，襲亦告司徒王弘。佩之聚黨百餘人，殺牛犒賜，條牒時人，并相署置，期明年正會，於殿中作亂。未及數日，收斬之。

徐羨之兄長之子徐佩之，爲人輕薄貪好財利，高祖因爲和他有親戚關係，多次加以寵愛提拔，歷任丹陽尹，吴郡太守。景平初年，因爲徐羨之掌握大權，經常干預政事。跟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相互結成黨羽。當時謝晦病了很久，接連用艾草灸灼，不能會見客人。佩之等人懷疑他假托生病而有不軌的圖謀，跟王韶之、程道惠同乘一輛車子到傅亮處，聲稱是徐羨之的意思，想要讓傅亮作詔書誅殺謝晦。傅亮回答説："我和徐羨之、謝晦三個人一同接受高祖臨終遺命，怎能相互殘殺？假如諸位果真要幹這種事情，我就應當頭戴有角的方巾徒步走出宫中側門去做隱士。"徐佩之等人這纔作罷。徐羨之被誅殺後，太祖特地寬赦徐佩之，衹是免去了他的官職罷了。這年冬天，徐佩之又勾結殿中監茅亨密謀造反，并告訴前寧州刺史應襲，以茅亨任兗州刺史，應襲任豫州刺史。茅亨秘密地將此事上達太祖知曉，應襲也告訴了司徒王弘。徐佩之聚集黨羽一百多人，殺牛犒賞他們，將這些人分條列於簿册上，并互相選派官吏，等待第二年正月朝會時，於宫殿中作亂。可是没過幾天，便被收捕斬殺了。

傅亮　傅瑗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咸，司隸校尉。父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嘗造瑗，瑗見其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亮衣，使左右持去，初無吝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逾於兄。然保家傳祚，終在大者。"迪字長猷，亦儒學，官至

傅亮，字季友，是北地靈州人。他的高祖父傅咸，是晋司隸校尉。父親傅瑗，由於學問高深而知名，官至安成太守。傅瑗跟郗超非常友好，郗超曾經造訪傅瑗，傅瑗讓他兩個兒子傅迪和傅亮出來拜見郗超。傅亮年齡大約四五歲，郗超叫人脱下傅亮的衣服，使身邊的人拿走，他絲毫没有表現出吝嗇的臉色。郗超對傅瑗説："您的小兒子才氣名望和官爵，將要遠遠超出於其兄

五兵尚書。永初二年卒，追贈太常。

長。然而要保持家業并傳福，最終還要靠老大。"傅迪字長猷，也是儒家學士，官做到五兵尚書。永初二年去世，追贈太常。

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詞。初爲建威參軍，桓謙中軍行參軍。桓玄篡位，聞其博學有文采，選爲秘書郎，欲令整正秘閣，未及拜而玄敗。義旗初，丹陽尹孟昶以爲建威參軍。義熙元年，除員外散騎侍郎，直西省，典掌詔命。轉領軍長史，以中書郎滕演代之。亮未拜，遭母憂，服闋，爲劉毅撫軍記室參軍，又補領軍司馬。七年，遷散騎侍郎，復代演直西省。仍轉中書黄門侍郎，直西省如故。高祖以其久直勤勞，欲以爲東陽郡，先以語迪，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馳見高祖曰："伏聞恩旨，賜擬東陽，家貧忝禄，私計爲幸。但憑蔭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宇，不樂外出。"高祖笑曰："謂卿之須禄耳，若能如此，甚協所望。"會西討司馬休之，以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以太尉參軍羊徽爲中書郎，代直西省。

傅亮廣泛地涉獵經書和史書，尤其善於文詞。最初爲建威參軍，桓謙的中軍行參軍。桓玄篡奪晋室帝位，得知傅亮學問廣博而又有文采，便選他做秘書郎，想要讓他整理抄正宫中秘閣的圖書，還没來得及任職，桓玄便失敗了。高祖樹起義旗之初，丹陽尹孟昶任命他爲建威參軍。晋義熙元年，授傅亮爲員外散騎侍郎，直西省，主管詔書命令。後又改任領軍長史，由中書郎滕演代替他爲秘書郎。傅亮未及任職，便遇到母親病故守喪，守喪期滿除去喪服後，爲劉毅撫軍記室參軍，又補領軍司馬。七年，遷任散騎侍郎，又代滕演直西省。又轉中書黄門侍郎，直西省的職位照舊不變。高祖因傅亮長時間當值勤勞，想要任他爲東陽郡太守，先把這個打算對傅迪説了，傅迪十分歡喜并告訴了傅亮。傅亮没有答話，當即騎馬跑去見高祖説："得知加恩的諭旨，打算賜給我東陽郡，我家貧窮，愧受爵禄，我内心想這是很榮幸的。衹是憑藉聖上保護的願望，牢固地繫結於心中，我請求回歸京都，不樂意外出做官。"高祖笑着説："我以爲你需要俸禄呢，如果能這樣，很合我的心意。"這時適值高祖往西征討司馬休之，以傅亮爲太尉從事中郎，執掌記室。以太尉參軍羊徽爲中書郎，代直西省。

亮從征關、洛，還至彭城。宋國初建，令書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徙中書令，領中庶子如故。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復興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戒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群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宫門已閉，亮於是叩扉請見，高祖即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還

傅亮隨從高祖征討關、洛，回到彭城。宋國建立之初，頒下書面命令授傅亮爲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後又徙中書令，領中庶子依舊不變。後隨高祖回到壽陽。高祖有接受禪讓帝位之意，可是難於啓齒，於是就召集朝中大臣宴會飲酒，從容開言道："桓玄暴虐篡權，帝位已經轉移，我領頭舉起義旗，復興大晋王室，南征北伐，平定了天下，功業成就卓著，終於領受賞賜的車馬、服飾、弓矢等九種禮品。而今年歲將近衰老，這樣的尊崇已到了極頂，大凡事物都戒忌過盛過滿，否則便不能長久安寧。現在我打算奉還我的爵位，歸京都終老天年。"衆大臣衹是極力頌揚高祖的功德，没有誰明白當中的深意。天色已

都。"高祖達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便足。"於是即便奉辭。亮既出，已夜，見長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至都，即徵高祖入輔。

晚，全座的人都已散去，傅亮走出宫門外，這纔領悟到高祖的意思，可是宫門已經關閉，傅亮於是叩門請求進見，高祖當即開門與他相見。傅亮進入宫内便説："我暫且應當回到京都。"高祖明白他這句話的意思，便不再説别的，衹説："需要幾個人親自護送?"傅亮説："要幾十個人就够了。"於是立即就恭敬地辭别。傅亮出宫後，夜色已晚，看見彗星在天空中飛行。傅亮拍打着大腿説："我平常不相信觀察日、月、星辰等天象的變化能預知政治人事的更替，而今纔得到應驗。"傅亮到了京城後，晋恭帝便立即徵召高祖入京輔佐。

永初元年，遷太子詹事，中書令如故。以佐命功，封建城縣公，食邑二千户。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字彦將，南陽西鄂人，官至黄門郎，秘書監。義熙八年卒。二年，亮轉尚書僕射，中書令、詹事如故。明年，高祖不豫，與徐羨之、謝晦并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

宋高祖永初元年，遷任傅亮爲太子詹事，中書令的官爵仍舊不變。由於他輔佐高祖登上帝位的功勞，封他爲建城縣公，食邑二千户。被召入主持中書省，專門主管詔書、命令。又令傅亮掌管國家大權，在中書省聽事并會見賓客。神虎門外面，每天一大早常有車馬數百輛。高祖被重用之初，文辭都是記室參軍滕演主管；北面征討廣固時，這些事全都委任長史王誕；從此以後直到高祖承受天命登上帝位，表策文誥都是傅亮的文筆。滕演字彦將，南陽西鄂人，官至黄門郎，秘書監。死於義熙八年。永初二年，傅亮轉任尚書僕射，中書令、詹事之職照舊不變。第二年，高祖生病，傅亮與徐羨之、謝晦一同接受高祖臨終遺命，賜給他帶班劍的儀仗二十人。

少帝即位，進爲中書監，尚書令。景平二年，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率行臺至江陵奉迎太祖。既至，立行門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禮容甚盛。太祖將下，引見亮，哭慟甚，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彦之、王華等，深自結納。太祖登阼，加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本官悉如故。司空府文武即爲左光禄府。又進爵始興郡

少帝劉義符繼承帝位後，升任傅亮爲中書監，尚書令。景平二年，領護軍將軍。少帝被廢後，傅亮率領行臺省到江陵恭迎太祖。到了江陵後，在江陵城南設立行門，上面題字叫"大司馬門"。傅亮率領行臺省中文武百官到行門奉上表章，聲威禮儀極其盛大。太祖將要東下，引見傅亮，放聲痛哭，哀痛使得左右的人都爲之動容。過了一會兒，太祖問到義真的死亡以及少帝被廢除的始末，悲痛號哭以致泣不成聲，侍立在旁邊的人没有誰能抬起頭來看。傅亮汗流浹背，不敢回一句話。於是他將自己的心腹分派到到彦之、王華等人身邊，暗中跟他們交結。太祖登基即位後，加傅亮爲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

公，食邑四千户，固讓進封。

三司，原來的官職全照舊不變。司空府文武就作爲左光禄府。又進爵始興郡公，食邑四千户，傅亮堅決辭謝進封的官爵。

元嘉三年，太祖欲誅亮，先呼入見，省内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篤，求暫還家。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付廷尉，伏誅。時年五十三。初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

元嘉三年，太祖想要誅殺傅亮，事前召唤他入朝相見，宫禁中有人暗中報信給他，傅亮便以嫂嫂病重爲由，請求暫時回家看望。派遣使者給徐羨之報信，於是乘車出了外城門，騎馬跑到其兄傅迪的墓地。屯騎校尉郭泓收捕傅亮并交廷尉治罪，終於伏法處决。死時五十三歲。處决之初，被押到廣莫門，太祖派遣中書舍人拿詔書給傅亮看，并且對他説："憑您在江陵迎接的忠誠，將會使您的幾個兒子免除禍殃。"

初，亮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曰：

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咏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慎身之譽，周廟銘陛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

當初，傅亮看到世上道路艱險，寫了一篇名叫《演慎》的文章，説道：

大道理有這樣説的，要像開始時那樣謹慎地去對待事情的終結，那就不會有失敗的事情了。《周易·坤卦》的爻辭説："收束口袋的口子，便不會有過失。"是説衹要謹慎，就不會受害。《周易·繫辭上》爻辭又説："薦獻神靈的禮品放置在地上用柔軟的白茅鋪墊，是没有什麽災禍的。"那是謹慎之極呢。周文王小心謹慎地建立周王朝，所以《詩經·大雅·文王》歌頌他多福；孔子的學生子路好勇武，不用船隻徒手去渡河，衹給後人遺留下逆耳的勸誡。《尚書·虞書》著述謹慎其身的贊譽，周代廟堂將謹慎的話銘刻在階座旁側。之所以這樣談論，是來保全自身使德行完美，怎能不以謹慎爲上嗎？

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虚室，鬼瞰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鑾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而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夭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

至於講到君子恭、敬、惠、義的四種品德，就要愛好謙讓；講到天、地、人三才，就要切忌滿足。吉祥匯聚空虚之室，鬼蜮窺視高大之屋，其屋豐大完美，必有覆家之災，列鼎而食的諸侯卿大夫之家不可能有長久的貴顯。可是謀求私欲和重視養生以保長壽的人，却忽視了這些而不知警戒；衹知道升官上進而忘記隱退的人，對此竟不警惕。前面的車子已經折毁，後面的車鈴聲却仍不停息；登高而希冀安全，在險峻的道路上行走却求幸免於危難；於是有翻墜滅亡的禍

害，有夭殘生命的災難。其中的原因是什麽呢？這是因爲流連沉溺於利禄之中不知醒悟，而把自身看得比物輕的緣故。

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鑒醴酒而投紱。夫豈敝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

所以從前的君子，對待名利官爵跟魚兒對待香餌一樣遠離，因此危險滅亡便落不到他頭上來；想到防憂患於未然，那麽治病的針石也就派不上用場。大水是涓涓的細流壅堵而成的，摧折合抱的樹木要在其未長大時進行；發現細微的徵兆，就要敬順地對待；登堂入室去拜訪主人，就要像鳥一樣，感覺有危險就高高地飛起，從高鳥乘風遠去受到啓示，從品賞濃香的美酒中得到鑒戒而抛棄當官的印綬。難道要等到蔽塞明顯然後纔圖謀疏通，禍患構成以後再設法消除嗎？所以《詩經·大雅·抑》中説："謹慎地對待你君王的法度，以防備意料不到的禍亂。"説的就是凡事要預防在萌芽之時。

夫單以營内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胸心，岩墻絶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内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

古時魯國的單豹善於修養心性而遇餓虎吞食了他的身軀，張毅善於跟他人交往而自身得到熱病死亡，齊國、秦國曾堅守一端而導致失敗，偏獨依恃就不可能獲得全部的成功，矛盾充滿心中如冰炭互不相容，將要倒塌的危墻壓斷肢體。這樣，所以形體與精神都齊全，内外能如一，魂魄澄清於内心，軀骸鞏固於外體，則邪惡之氣不能侵襲，疾病禍患不能找到頭上來，如此方可説盡善盡美了。

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絶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豪端，逸翮鎩於垂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甘鴆，□□□□□□□□其懼患也，若無轡而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或振褐高栖，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遁，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

晉朝嵇康高尚其志而仰慕古人之道，他掙脱羈絆，獨自放逸，有礙養生之道的喜、怒、哀、樂、怨五種情欲已經連根拔除，養生的道路上已没有什麽拖累，人爲的禍患幾乎没有了。衹是由於對鍾會的構害疏於防範，摯友呂安爲其兄所枉訴，致使嵇康受到牽連，他又毫無顧忌地非議夏禹王、商湯王以及孔子等聖人，隱伏的禍患是從細微的事物開始，翅膀在剛要舉飛時就受到了摧折。看他那贈給好友的信件，則是把美味佳肴跟甘甜的毒藥相比匹，□□□□□□□□他對於災禍的懼怕，就

於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覽兹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

像懼怕没有轡繩而騎奔馬；他對禍害的謹慎，就像是踩在薄冰上而面臨深谷。有的人振衣高卧，拿起竹竿獨往垂釣；有的人保持節儉而過着不豐裕的生活，安於低下的地位。所以做過漆園吏的莊周就曾拒絶楚國的高薪聘請，懼怕被當作祭祀用的犧牛那樣挨宰殺；商洛隱遁，怕的是做乘坐駟馬車的高官。晏嬰辭去齊國所賜的食邑，是以崔杼與慶封殺死齊莊公立景公自己爲相而後皆遭誅殺爲鑒戒；張臨抑退自己的高官厚禄，是以桑弘羊、霍禹驕奢致禍的故事爲明戒。如果君子之人看清這兩條道路，那麽賢人與鄙夫既是區分得清清楚楚，保全與喪生的真實情況又自是明顯得很。并不是明白這個道理有什麽困難，要做到謹慎纔是最艱難的事情。謹慎，這是言論行動的樞紐和關鍵吧。

夫據圖揮刃，愚夫弗爲，臨淵登峭，莫不惴栗。何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爲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况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内充外斥，陵九折於邛僰，泛衝波於吕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慎而已矣。

貪圖未得的利益而斷送自己的生命，是最愚蠢的人也不會去幹的；面臨深淵，攀登懸崖，没有誰不恐懼顫栗的。這是爲什麽呢？這是因爲害怕用生命去交换未得利益故而憂慮誠篤，擔心切近懸崖因而畏懼深沉。所以《詩經·小雅·小旻》説："不敢徒手搏擊猛虎，不敢無船隻涉水渡河。"説的是要小心謹慎。所以厨師解剖牛遇到筋骨交錯聚結的地方，便小心警惕起來，祇一根毫毛的差誤，産生的弊病尚且這樣重視。何况觸犯國家的權柄，自投於死地？禍福的機關，裏裏外外都充斥着，横渡九曲的邛僰河，泛舟於波浪洶涌的吕梁水，立刻就會傾覆，性命就會可哀而無法相救。咳！咳！所以常言有這樣説的，如果能謹慎行事，乃是福的根源。這會傷害什麽呢，傷害的祇是災禍的門罷了。説的是謹慎罷了。

亮布衣儒生，僥幸際會，既居宰輔，兼總重權，少帝失德，内懷憂懼，作《感物賦》以寄意焉。其辭曰：

傅亮本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僥幸逢遇機緣，既居宰相高位，兼總重要權柄，而少帝失去國君應有的德行，傅亮内心充滿憂慮與恐懼，因而寫了《感物賦》以寄托自己的心意。賦辭説：

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内禁，

晚秋九月，我在宫内任機要職務，夜晚

夜清務隙，游目藝苑。于時風霜初戒，蟄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翾滿室，赴軒幌，集明燭者，必以燋滅爲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莊生異鵲之事，與彼同迷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目論也。悵然有懷，感物興思，遂賦之云爾。

清静，公務空閑，便游覽了圖書典籍彙集的藝苑。在這個時候，風霜初至，蟲類還很多，飛蛾展翅，滿室飛舞，它飛向窗幔，聚集在明亮的蠟燭上，定要到燒焦爲止。飛蛾雖然是小小的蟲兒，我還是憐憫了好一陣子。回到原處聯想到莊周游覽見一隻奇異的喜鵲并被它撞了自己的頭，他跟喜鵲一樣迷失了自身，忘記了以之作爲反思鑒戒的道理，這就是先師所以鄙薄智慧，以及齊國使者面對越王眼見其毫毛却看不見自己的睫毛的原因。不禁心中悵然，爲事物所感而產生了思緒，於是寫了這首賦。

在西成之暮晷，肅皇命於禁中。聆蜻蛚於前廡，鑒朗月於房櫳。風蕭瑟以陵幌，霜皚皚而被墉。憐鳴蜩之應節，惜落景之懷東。嗟勞人之萃感，何夕永而慮充。眇今古以遐念，若循環之無終。咏倚相之遺矩，希董生之方融。鑽光燈而散帙，温聖哲之遺踪。墳素杳以難暨，九流紛其異封。領三百於無邪，貫五千於有宗。考舊聞於前史，訪心迹於污隆。豈夷阻之在運，將全喪之由躬。游翰林之彪炳，嘉美手於良工。辭存麗而去穢，旨既雅而能通。雖源流之深浩，且揚榷而發蒙。

在萬物成熟的秋天，在黄昏的日影裏，於宮禁中執行處理聖旨。在前面的大廳聆聽蟋蟀的鳴叫，從窗中觀賞明朗的月光。寒風蕭瑟侵襲帳幔，嚴霜皚皚落滿高墻。憐憫蟬兒的鳴叫而感慨時節的變化，惋惜西下的日影而懷戀日出的東方。嗟嘆憂傷的人而無限感慨，嘆息夜長而充滿憂慮。詳觀古今而遐想，歷史竟如此循環往復而無極無終。歌頌春秋楚國史官倚相遺留下來的好法度，仰慕春秋晋國良史董狐的光明正直。聚燈光打開書籍的封函，漫尋聖賢先哲的遺迹。古代典籍幽深而難以達到，儒、道、陰陽家等九流學説紛紜而界域不同。“無邪”一句話可以統括《詩經》三百篇，“有宗”二字貫串着李耳的五千字《道德經》。從前代的史書中考察舊聞逸事，於歷史的興衰中訪求思想的軌迹。安危豈在於氣數，生與死將由自己來定。游覽文采煥發的文章經學之林，嘉許縑帛書籍中的文章聖手。文章要保留佳麗的辭藻而去掉蕪雜的言辭，意旨要高雅而能文理通達。雖然源流深廣，暫且舉其大概以啓發蒙昧。

習習飛蚋，飄飄纖蠅，緣幌求隙，望燗思陵。糜蘭膏而無悔，赴朗燭而未懲。瞻前軌之既覆，忘改轍於後乘。匪微物之足悼，悵永念而捬膺。彼人道之爲

飛呀飛的蚊蚋，飄呀飄的小蒼蠅，沿着帷幔尋找縫隙，望見火焰就想飛越。即使焚毁在蘭香煉成的膏油上也不後悔，投撲明亮的燭焰上燒焦也不以爲苦。眼看前面的車子已經傾覆，却忘記後面的車子應該改變車

貴，參二儀而比靈。稟清曠以授氣，修緣督而爲經。照安危於心術，鏡纖兆於未形。有徇末而捨本，或耽欲而忘生。碎隨侯於微爵，捐所重而要輕。矧昆蟲之所昧，在智士其猶嬰。悟雕陵於莊氏，幾鑒濁而迷清。仰前修之懿軌，知吾迹之未并。雖宋元之外占，曷在予之克明。豈知反之徒爾，喟投翰以增情。

輸。不是説微小的生物值得憂傷，愁悵的是永久的思念和悲憤。那人道最爲珍貴，可與天道、地道之靈氣相并齊。人要稟受清淡曠達的氣度，以無過無不及的中庸之道爲法則自我修練，則可以保身終老。運用心術弄明白安危的處境，察見細微的徵兆就要趕在尚未形成的前頭。有人追逐末節而捨棄根本，有人沉溺於貪欲而忘掉生命。在小酒盅裏搗碎隨侯的夜明珠，損失貴重的東西而求取輕賤的碎末。這些道理亦是小小的蟲兒所不明白的，而那些明智的人在這些道理面前竟像嬰兒一樣。領悟到莊周在雕陵游覽時，看見濁水幾乎忘記有清流。仰慕前世賢人美好的風範，深知我的行爲不能跟他們相比。雖然春秋宋元君夜夢神龜使人占卜而獲得明示，而我從哪兒纔能够明白？豈知迷途思返祇是徒勞罷了，喟然投棄筆墨而增加愁情。

初，奉迎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曰："夙棹發皇邑，有人祖我舟。餞離不以幣，贈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貴，懷禄義所尤。四牡倦長路，君轡可以收。張、邴結晨軌，疎、董頓夕輈。東隅誠已謝，西景逝不留。性命安可圖，懷此作前修。'敷衽銘篤誨，引帶佩嘉謀。迷寵非予志，厚德良未酬。撫躬愧疲朽，三省慚爵浮。重明照蓬艾，萬品同率由。忠誥豈假知，式微發直謳。"亮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

當初，傅亮恭迎太祖大駕時，在道路上賦詩三首，其中一篇有懺悔恐懼的辭語，説道："早上乘船從京都出發，有人在船上爲我餞行。餞行送別不用錢幣，贈言相送勝過美玉琳與球：'知道停止，這是道義所貴重的；懷戀俸禄，這是道義所不容許的。駕車的四匹公馬長途奔跑已經很疲倦，您的繮繩也應該趕快收住。漢代的張良及邴漢早晨終結了車軌棄官退隱，疎廣與董仲舒傍晚停下了車輮以老歸田。東方日出的地方已經遠去，西邊的日影也逝去而不停留。一個人的生命豈能預先安排？記住這點努力去效法前代賢人。'我衷心地銘記您誠懇的教誨，拉整衣帶佩以良好的計謀。迷戀寵幸不是我的志向，祇是深厚的恩德還没有好好地報答。捫心自問，爲自己的老朽而愧疚；多次反省，對自己享受的爵禄過分感到慚愧。日月照耀飛蓬和艾草，萬衆共同遵循舊有的規章辦事。竭誠的規勸豈能假裝知道，祇能賦詩發出内心的歌唱。"傅亮自己知道要敗亡，想要尋求退身已經没有辦法了。又寫了漢代辛有、穆生、董仲道三人的贊文，稱贊他們能看見微小的徵兆就隱退的美德。

長子演，秘書郎，先亮卒。演弟

傅亮的長子傅演，任秘書郎，先於傅亮而

惺、湛逃亡，湛弟都，徙建安郡；世祖孝建之中，并還京師。

死。傅演之弟傅惺、傅湛皆逃亡。傅湛之弟傅都，貶謫建安郡；宋世祖孝建中期，全都回到了京都。

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左將軍韶少弟也。少孤，居喪備禮。奉姊事兄，以和謹致稱。

檀道濟是高平金鄉人，東晋左將軍檀韶的小弟。年幼時失去了父親，處在喪事期間能守孝盡禮。奉養姐姐，服事兄長，由於他和睦恭敬而獲得好的稱譽。

高祖創義，道濟從入京城，參高祖建武軍事，轉征西。討平魯山，禽桓振，除輔國參軍、南陽太守。以建義勳，封吴興縣五等侯。盧循寇逆，群盗互起，郭寄生等聚作唐，以道濟爲揚武將軍、天門太守討平之。又從劉道規討桓謙、荀林等，率厲文武，身先士卒，所向摧破。及徐道覆來逼，道規親出拒戰，道濟戰功居多。遷安遠護軍、武陵内史。復爲太尉參軍，拜中書侍郎，轉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以前後功封作唐縣男，食邑四百户。補太尉主簿、諮議參軍。豫章公世子爲征虜將軍鎮京口，道濟爲司馬、臨淮太守。又爲世子西中郎司馬、梁國内史。復爲世子征虜將軍司馬，加冠軍將軍。

宋高祖舉義時，檀道濟隨從他進入京城，參與高祖建武軍事，轉任征西將軍。討平了魯山，俘獲了桓振，授輔國參軍和南陽太守。因參加起義有功，被封爲吴興縣五等侯。盧循叛亂時，衆賊寇紛紛興起，郭寄生等聚集在作唐縣作亂，任命道濟爲揚武將軍、天門太守，率兵討平了他們。後又隨從東晋大將劉道規討平桓謙、荀林等人，他處處以身作則，以此激勵文武官員，衝鋒陷陣必定走在戰士前頭，故大軍所指向之處，無不被攻破。及至徐道覆進逼京城，徐道規親自出兵迎戰，而道濟的戰功最多。升道濟爲安遠護軍、武陵内史。又任太尉參軍，拜中書侍郎，轉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由於道濟前前後後的戰功，被封爲作唐縣男，封地四百户。補太尉主簿、諮議參軍。豫章公劉裕世子劉義符任征虜將軍鎮守京口時，道濟任司馬、臨淮太守。又任世子西中郎司馬、梁國内史。後又爲世子征虜將軍司馬，加冠軍將軍。

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以道濟爲前鋒出淮、肥，所至諸城戍望風降服。進剋許昌，獲僞寧朔將軍、潁川太守姚坦，及大將楊業。至成皋，僞兖州刺史韋華降。徑進洛陽，僞平南將軍陳留公姚洸歸順。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悦，相率歸之者甚衆。進據潼關，與諸軍共破姚紹。長安既平，以爲征虜將軍、琅邪内史。世子當鎮江陵，復以道濟爲西中郎司馬、持節、南蠻校

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後秦，任命檀道濟爲前鋒，出兵淮水、淝水，軍隊所到之處，守城之敵紛紛投降歸順。進兵攻克許昌，俘獲後秦寧朔將軍、潁川太守姚坦，以及大將軍楊業。軍隊到達成皋，後秦兖州刺史韋華降順。徑直進攻洛陽，後秦平南將軍陳留公姚洸歸服。一路奪取城池，攻破軍壘，共俘獲四千多人。當時有人提議説，應該把這些人通通殺掉，將其尸體運至京城堆成土臺向人們展示以壯軍威。道濟却説："討伐罪人而安撫百姓，正在今天。"便將全部俘虜釋放并打發他們回家。因此戎、夷等外族都很感激喜悦，相互率領其部族來歸順的很多。大軍繼而進占潼關，并與東晋各路軍隊一起共同打敗

尉。又加征虜將軍。遷宋國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兖州大中正。

姚紹。長安平定後，任命道濟爲征虜將軍、琅邪內史。世子將鎮守江陵，又任道濟爲西中郎司馬、持節、南蠻校尉。又加征虜將軍。遷升宋國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兖州大中正。

高祖受命，轉護軍，加散騎常侍，領石頭戍事。聽直入殿省。以佐命功，改封永脩縣公，食邑二千户。徙爲丹陽尹，護軍如故。高祖不豫，給班劍二十人。

高祖接受天命，由晋恭帝禪讓做了大宋皇帝，便轉遷檀道濟爲護軍，加散騎常侍，領石頭戍事。可不經傳呼任憑他直接進入宫廷與臺省。因輔佐高祖登上帝位有功，改封永脩縣公，食邑二千户。又徙爲丹陽尹，護軍一職照常不變。高祖生病時，賜給道濟帶班劍的儀仗二十人。

出監南徐兖之江北淮南諸郡軍事、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景平元年，虜圍青州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夔告急。加道濟使持節、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救東陽。未及至，虜燒營，焚攻具遁走。將追之，城内無食，乃開窖取久穀，窖深數丈，出穀作米，已經再宿，虜去已遠，不復可追，乃止。還鎮廣陵。

檀道濟出監南徐州兖州的江北淮南各郡軍事、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宋少帝景平元年，北魏在東陽城圍攻青州刺史竺夔，竺夔向朝廷告急。皇上加道濟使持節、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一起救援東陽。還未等大軍到達，魏軍就燒掉軍營，焚毁攻城器械逃遁。道濟正要率領軍隊追擊敵寇，但城内没有糧食供給，於是便打開窖倉，取出陳年老穀，窖有幾丈深，等到取出稻穀碾成米，就已經過了兩個夜晚，敵寇已逃離很遠，宋軍已追不上了，這纔停止追擊。道濟回師鎮守廣陵。

徐羡之將廢廬陵王義真，以告道濟，道濟意不同，屢陳不可，不見納。羡之等謀欲廢立，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晦其夕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太祖未至，道濟入守朝堂。上即位，進號征北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食邑四千户。固辭進封。又增督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五郡諸軍事。

徐羡之打算廢黜廬陵王劉義真，就把這件事告訴了檀道濟，道濟有不同意見，多次向羡之陳説這樣做不行，但均不被采納。羡之等人又密謀要廢除少帝劉義符而另立劉義隆爲新君，用委婉的言詞奉勸道濟入朝，道濟來到以後，羡之便把他們策劃之事告訴他。在要廢除少帝的這天晚上，道濟進入領軍府跟謝晦一同住宿。謝晦那天晚上恐懼不安，難以入睡，而道濟一倒在床上就睡熟了，謝晦因此佩服他。太祖劉義隆還未進入京都時，道濟進入朝堂守衛。太祖登位後，進號道濟爲征北將軍，加散騎常侍，賞給他樂隊一部。又進封他爲武陵郡公，食邑四千户。道濟堅決辭却進封。又增督青州、徐州的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五郡全部軍事。

及討謝晦，道濟率軍繼到彦之。彦之戰敗，退保隱圻，會道濟至。晦本謂道濟與羡之等同誅，忽聞來上，人情凶懼，遂不戰自潰。事平，遷都

等到朝廷起兵征討謝晦，檀道濟率領軍隊增援到彦之。彦之被打敗，退守隱圻，正好遇上道濟率援軍到來。謝晦原以爲道濟跟徐羡之等人參與廢立之事而會一同被誅殺，突然聽説道濟率領

督江州荆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晋熙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增封千户。

軍隊來到了長江上游，謝晦軍隊情緒極端恐懼，於是未經戰鬥即自行潰敗。平定謝晦後，遷任道濟總督江州荆州的江夏及豫州的西陽、新蔡、晋熙四郡全部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持節、常侍等職仍舊不變。增封千户。

元嘉八年，到彦之伐索虜，已平河南，尋復失之，金墉、虎牢并没，虜逼滑臺。加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率衆北討。軍至東平壽張縣，值虜安平公乙旃眷。道濟率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虜寧南將軍、濟州刺史壽昌公悉頰庫結前後邀戰，道濟分遣段宏及臺隊主沈虔之等奇兵擊之，即斬悉頰庫結。道濟進至濟上，連戰二十餘日，前後數十交，虜衆盛，遂陷滑臺。道濟於歷城全軍而反。進位司空，持節、常侍、都督、刺史并如故。還鎮尋陽。

元嘉八年，到彦之討伐北魏，已經平定河南，隨即又失去了它，金墉、虎牢二地也一同失陷，北魏進逼滑臺。朝廷命檀道濟總督征討諸軍事，率領大軍北伐。軍隊到達東平郡壽張縣，正遇上北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率領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力反擊，大敗乙旃眷。宋軍轉戰到高梁亭，北魏寧南將軍、濟州刺史壽昌公悉頰庫結先後挑戰，道濟分别派遣段宏以及臺隊主沈虔之等出奇兵襲擊，当即斬殺了悉頰庫結。道濟率軍進到濟水上，接連作戰二十多天，先後交鋒幾十次，由於北魏人多勢衆，終於失陷了滑臺。道濟從歷城撤回全部軍隊。晋爲司空，而持節、常侍、都督、刺史等職照常不變。回師鎮守尋陽。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太祖寢疾累年，屢經危殆，彭城王義康慮宫車晏駕，道濟不可復制。十二年，上疾篤，會索虜爲邊寇，召道濟入朝。既至，上間。十三年春，將遣道濟還鎮，已下船矣，會上疾動，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詔曰："檀道濟階緣時幸，荷恩在昔，寵靈優渥，莫與爲比。曾不感佩殊遇，思答萬分，乃空懷疑貳，履霜日久。元嘉以來，猜阻滋結，不義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聽，彰於遐邇。謝靈運志凶辭醜，不臣顯著，納受邪説，每相容隱。又潜散金貨，招誘剽猾，逋逃必至，實繁彌廣，日夜伺隙，希冀非望。鎮軍將軍仲德往年入朝，屢陳此迹。朕以其位居台鉉，豫班河岳，彌縫容養，

檀道濟在前朝立有顯赫的功勞，威望很高，手下心腹將領，都曾身經百戰，幾個兒子又都有才氣，朝廷漸漸猜疑畏懼他。太祖重病多年，幾經病危，彭城王劉義康擔心皇上一旦駕崩，道濟就難以再控制。元嘉十二年，皇上病得很厲害，正值北魏侵犯邊境，便召檀道濟入朝。道濟入朝後，皇上病情又有所好轉。十三年春，皇上打算派遣道濟回尋陽鎮守，道濟已動身下了船，恰好皇上的病又發作，於是又把他召回，并以祭祀路神爲他設宴送行之名，趁機將他逮捕，把他交給廷尉治罪。皇上的詔書説："檀道濟憑藉時運而貴幸，往昔承蒙皇恩，寵禄優厚，没有誰可以跟他相比。可是他竟然不感激皇上特殊恩遇，思念報答萬分之一，却對朝廷妄加猜疑，心懷二志，逐步發展的時日已久。元嘉以來，猜疑之心更加嚴重，對朝廷不忠不義不親近之心思，收買下屬欺騙皇上的事情，本來早就暴露於民衆的視聽，遠近都已知曉。謝靈運這人心志歹毒，言辭惡劣，不守臣道十分明顯，可是檀道濟却接受他

庶或能革。而長惡不悛，凶慝遂遘，因朕寢疾，規肆禍心。前南蠻行參軍龐延祖具悉奸狀，密以啓聞。夫君親無將，刑兹罔赦。況罪釁深重，若斯之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事止元惡，餘無所問。”於是收道濟及其子給事黄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隰、征北主簿承伯、秘書郎遵等八人，并於廷尉伏誅。又收司空參軍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書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亨至尋陽，收道濟子夷、邕、演及司空參軍高進之誅之。薛彤、進之并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以比張飛、關羽。初，道濟見收，脱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邕子孺乃被宥，世祖世，爲奉朝請。

的邪説，常常爲他包藏掩蓋。檀道濟還暗中散發錢財，招募引誘無賴好鬥之徒，犯罪逃亡的人必投其所，爪牙越來越多，勢力越來越大，白天黑夜窺探時機，妄圖篡位奪權。鎮軍將軍王仲德往年入朝，曾多次陳述他的這些劣迹。我總以爲他身居相輔之位，參列朝班要職，因而遷就寬容，希望他能洗心革面。可是他却滋長其惡不知停止，凶邪之圖終於形成，趁我重病之機，陰謀放縱其禍心。先前南蠻行參軍龐延祖也早已洞察其全部奸邪情況，秘密地將這些告訴了我。再説對君王雙親不做叛逆篡弑之事，否則刑罰不能給予寬赦。更何況他的罪惡深重，有如此的嚴重。便可將他收捕并交給廷尉治罪，以便嚴肅刑法。此事祇限於首惡分子，其餘從犯，概不追究。”於是收捕檀道濟及其子給事黄門侍郎檀植、司徒從事中郎檀粲、太子舍人檀隰、征北主簿檀承伯、秘書郎檀遵等八人，一起交給廷尉，伏罪誅殺。又收捕司空參軍薛彤，交付建康刑吏，伏罪正法。又派遣尚書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亨到尋陽，收捕道濟之子檀夷、檀邕、檀演以及司空參軍高進之，一并誅殺。薛彤、高進之都是道濟的心腹幹將，有膽量和勇力，當時人們把他們比作張飛和關羽。起初，道濟被捕時，氣得脱下頭巾擲在地上説：“竟然又破壞你萬里長城！”檀邕之子檀孺終於被寬赦，世祖登位後，被恩准做了奉朝請。

史臣曰：夫彈冠出里，結組登朝，道申於夷路，運艱於險轍，是以古人裴回於出處，交戰乎臨岐。若其任重於身，恩結自主，雖復據鼎承劍，悠然不以存歿爲懷。當二公受言西殿，跪承顧托，若使死而可再，固以赴蹈爲期也。及逢權定之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御蔽身災，使桐宫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則義異於此。但彭城無燕刺之釁，而有楚英之戮。若使一昆延曆，亦未知定終所在也。

史臣曰：彈去冠上灰塵而從閭里出來做官，佩繫印綬而登朝爲相，道術申向平坦的大路，命運却在險隘的車轍中艱難地掙扎，因此古人在出仕或隱居的問題上徘徊不定，面臨着岐路的選擇而内心反覆鬥争。如果他重任在身，從君主那裏承受恩澤，即使身軀遭到鼎鑊烹煮之刑，或承受刀劍的斬殺，也會泰然處之，不把生死放在心上。當徐羡之、傅亮二公在西殿接受高祖的遺詔，跪着承受主上臨終的囑托時，如果可以死兩次，高祖也本可以對他們寄以赴湯蹈火的期望。等到他們遇到權柄穩定的時候，處在足以震撼君主的地位，方纔想到排除抑止未來的禍殃，防禦

謝晦言不以賊遺君父，豈徒言哉。

擋住自身的災難，致使少帝劉義符像商時太甲被放逐於桐宮那樣，遭受倉促緊迫被廢除的痛苦，廬陵王劉義真像漢代淮南王劉安父子那樣被放逐。如果他們是爲了國家的存亡，那意義又與此不同。但是彭城王劉義康并没有像漢代燕剌王劉旦那樣的叛逆罪，却遭到漢代楚王劉英那樣的殺戮。假如少帝壽命得以延長，亦不知最終結局又將會怎樣呢。謝晦説不把賊人留給君王，難道衹是説空話嗎？

宋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四

謝　晦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也。祖朗，東陽太守。父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兄絢，高祖鎮軍長史，蚤卒。

謝晦字宣明，是陳郡陽夏人。祖父謝朗，是東陽太守。父親謝重，是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長史。兄謝絢，是高祖鎮軍長史，死得早。

晦初爲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高祖問劉穆之："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穆之舉晦，即命爲太尉參軍。高祖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札晦代之，於車中一覽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辯，曾無違謬。高祖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轉豫州治中從事。義熙八年，土斷僑流郡縣，使晦分判揚、豫民户，以平允見稱。入爲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戰敗見殺，高祖怒，將自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已得登岸，賊退走，乃止。

謝晦最初做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孟昶死後，高祖問劉穆之："孟昶僚屬，誰可以到我府中來?"劉穆之推舉謝晦，當即任命他爲太尉參軍。高祖曾經審訊囚犯，那天刑獄參軍有病，下公文讓謝晦代替他，謝晦在車内閲覽審訊的筆録，催促辦案的文書便下達了。相府中事情多，拘禁在監獄中的犯人大量聚積，謝晦在審訊囚犯時對答辯駁，從來没有謬誤。高祖很是驚奇，當天就任用他爲刑獄賊曹，轉任豫州治中從事。義熙八年，廢除僑置郡縣，把僑寓的士族户口編入所在的郡縣與土著在一起，使謝晦評斷揚州、豫州民衆的户口，由於平正公允爲當時所稱許。入朝任太尉主簿。隨從高祖征討司馬休之。當時徐逵之打了敗仗被殺，高祖很憤怒，打算親自披挂盔甲上岸，衆將領都來勸諫，他不但不聽，而且更加憤怒。謝晦上前抱住高祖，高祖説："我殺掉你!"謝晦説："國家可以没有我謝晦，不可以没有您，我謝晦死了有什麽關係!"正趕上胡藩已經登上河岸，賊兵已敗退，這纔停止。

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點漆。涉獵文義，朗贍多通。高祖深加愛賞，群僚莫及。從征關、洛，内外要任悉委之。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措異同，穆之怒曰："公

謝晦風姿俊美，善於言談説笑，眉清目秀，滿頭秀髮黑油油的像染了漆。涉獵文章義理，領悟贍詳，多所貫通。高祖對他很是愛惜贊賞，衆同僚没有誰能趕得上他。隨從高祖征討關中、洛陽，裏裏外外的重要任務全都交給他。劉穆之派

復有還時不?”高祖欲以爲從事中郎，以訪穆之，堅執不與。終穆之世不遷。穆之喪問至，高祖哭之甚慟。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閤内參審穆之死問。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

遣使者陳述事務，謝晦常常提出不同意見，劉穆之憤怒地説：“謝公還有返回的時候嗎?”高祖想要任用謝晦爲從事中郎，將這件事徵求劉穆之的意見，劉穆之堅持不給。因此劉穆之在世期間，謝晦始終没有遷升。劉穆之亡故的音訊傳來，高祖哭得很悲痛。謝晦當時正在值勤，高興得很，親自入閤内參與審核劉穆之的死訊。那天公文出來，轉升謝晦爲從事中郎。

宋臺初建，爲右衛將軍，尋加侍中。高祖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宫。晦領游軍爲警備，遷中領軍，侍中如故。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食邑二千户。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大封，而誤封北海太守球，版免晦侍中。

宋臺府剛剛建立時，謝晦任右衛將軍，隨即又加侍中。高祖受天之命，在石頭城即帝位，準備天子車駕入宫。謝晦率領游動作戰的軍隊做警戒防備，遷任中領軍，侍中照舊不變。由於輔佐高祖創業的功勞，封謝晦爲武昌縣公，食邑二千户。永初二年，謝晦因用天子印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衆多的土地、田宅，却誤封了北海太守王球，下公文免去謝晦侍中之職。

尋轉領軍將軍、散騎常侍，依晋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三月，高祖不豫，給班劍二十人，與徐羡之、傅亮、檀道濟并侍醫藥。少帝即位，加領中書令，與羡之、亮共輔朝政。少帝既廢，司空徐羡之録詔命，以晦行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欲令居外爲援，慮太祖至或别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器仗軍資甚盛。太祖即位，加使持節，依本位除授。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脱矣。”尋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進封建平郡公，食邑四千户，固讓進封。又給鼓吹一部。

不久謝晦又轉領軍將軍、散騎常侍，按照東晋中軍羊祜的先例，入皇宫值勤，總領禁軍。三月，高祖生病，賜給謝晦帶班劍的儀仗二十人，與徐羡之、傅亮、檀道濟一起侍奉醫藥。少帝即帝位，謝晦加領中書令，與徐羡之、傅亮共同輔佐朝中政事。少帝被廢除後，司空徐羡之掌管詔命，任命謝晦行都督荆、湘、雍、益、寧、南秦、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想讓他居住在荆州作爲外援，由於擔心太祖到了京都時或許會另用别人爲荆州刺史，所以倉猝之間作出這一任命。精良的兵丁，舊時的將領，都配備給他，還有作戰用的武器以及軍隊所需的物資很多，也都交給他。太祖即帝位後，加謝晦使持節，按照他原來的職位授予官爵。謝晦擔心不能離開京城，很是憂慮惶恐，等到從新亭出發，回過頭望着石頭城，高興地説：“現在得以逃脱了。”隨即又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進封建平郡公，食邑四千户，他堅决辭讓進封的爵禄。又賜給他器樂隊一部。

初爲荆州，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禄大夫澹别。澹問晦年，晦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

謝晦初次出任荆州，很覺得驕傲得意，將赴鎮所，到堂叔光禄大夫謝澹處告别。謝澹問謝晦的年齡，謝晦回答説：“三十五歲。”謝澹笑笑説：“往昔荀中郎二十七歲做北府都督，你跟他

比之，已爲老矣。”晦有愧色。

相比，已經算是老了啊。”謝晦面有愧色。

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曹及長子世休送女還京邑。先是景平中，索虜爲寇，覆没河南。至是上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伐，又言拜京陵，治裝舟艦。傅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黄門侍郎㬭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虚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内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冏封以示晦。晦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復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答曰：“詔使本無來理，如程所説，其事已判，豈容復疑。”

謝晦到了江陵，着意交結侍中王華，希望以此免除禍殃。兩個女兒將分别嫁給彭城王劉義康、新野侯劉義賓，元嘉二年，他派遣妻子曹氏和長子謝世休護送女兒回京城。先是景平年間，北魏進犯，致使河南覆没。到這個時候，太祖打算誅殺徐羨之等人，并且討伐謝晦。聲稱北伐北魏，又説要拜謁京陵，整治裝備船艦。傅亮寫給謝晦的信説：“近來準備征伐河朔，這件事情還没有停止，朝野人士都在思考這件事，擔憂恐懼的人多。”又説：“朝廷人士大都諫阻北伐，聖上將要派遣外監萬幼宗前往徵求您的意見。”當時，朝廷調度跟往常不同，誅殺徐羨之等人的密謀已有所泄露。元嘉三年正月，謝晦之弟黄門侍郎謝㬭派使者馳馬報告謝晦，謝晦仍然認爲不可能，把諮議參軍何承天叫了過來，將傅亮的書信拿給他看，説：“估計萬幼宗一兩天一定會到達，傅公擔心我喜歡多事，所以先送來這封信。”何承天説：“據外面的傳聞，都説朝廷西討之事已經決定，萬幼宗哪有到荆州來的道理。”謝晦仍以爲這是荒誕無稽的事，命何承天預先擬定答覆詔令的書函草稿，陳説征伐北魏要等到明年方纔適宜。江夏内史程道惠得到尋陽人的書信，説“朝廷將有大的調度，這件事情已經很清楚”，派遣他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冏緘封這封信送給謝晦看。謝晦又對何承天説：“萬幼宗還没有到，如果再過二三天没有消息，就是不再來了吧?”何承天答道：“奉詔的使者本就没有到這裏來的道理，像程道惠所説，這件事已經很清楚，怎容許再有疑惑。”

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决戰。士人多勸發兵，乃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旅，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佐：“戰士三千，足守城不?”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勳。”登之乃曰：“超必能辦，下官請

謝晦想要焚燒南蠻士兵的名册，率領現有的兵力决戰。士人都勸説他出兵，他這纔樹起旗幡嚴加戒備，對司馬庾登之説：“現在我要親自東下，打算委屈您用三千人守城，防禦劉粹。”庾登之説：“下官父母年老，住在京都，又一向没有軍隊，私心反復計慮，不敢接受這個指示。”謝晦仍問衆部下：“戰士三千，够不够守城?”南蠻司馬周超答道：“不衹守住城而已，如果遇有外寇，還可以立功。”庾登之於是説：“周超一定

解司馬、南郡以授。”即於坐命超爲司馬、建威將軍、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

能辦得到，下官請求解除我的司馬、南郡太守之職授予他。”當即在座席上任命周超爲司馬、建威將軍、南義陽太守，轉庾登之爲長史，南郡太守照舊不變。

太祖誅羨之等及晦子新除秘書郎世休，收皭、皭子世平、兄子著作佐郎紹等。樂冏又遣使告晦："徐、傅二公及皭等并已誅。"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配衣軍旅。數從高祖征討，備睹經略，至是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二三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曰：

太祖誅殺徐羨之等人以及謝晦長子新授任的秘書郎謝世休，收捕其弟謝皭、謝皭子世平、兄子著作佐郎謝紹等。樂冏又派遣使者報告謝晦："徐羨之、傅亮二公和謝皭等都已被殺。"謝晦先給徐羨之、傅亮舉哀，接着再發出子弟的凶訊。不久親自到射箭的場所，招集禁衛軍隊。謝晦由於多次隨從高祖征討，完全瞭解如何經營治理，到這時發令調度，沒有什麽不得心應手。兩三天之内，四方邊遠的人投奔會集，得到精鋭的軍隊三萬人。於是奉上奏表説：

臣階緣幸會，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聞政事，内謀帷幄，經綸夷險，毗贊王業，預佐命之勳，膺河山之賞。及先帝不豫，導揚末命，臣與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禄大夫臣亮、征北將軍臣道濟等，并升御床，跪受遺詔，載貽話言，托以後事。臣雖凡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居，誠貫幽顯。逮營陽失德，自絶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協契，徇國忘己，援登聖朝，惟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曾不惟疑，臨朝殷勤，增崇封爵。此則臣等赤心已亮於天鑒，遠近萬邦咸達於聖旨。若臣等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復虚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德，屬當昌運，不有所廢，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義，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况釁結閨墻，禍成

臣下憑藉幸運機遇，承蒙武皇帝不同於一般人的垂愛，在外參預政事，在内謀劃於帷帳，經營治理艱險之事，輔佐國家大業，參預佐助天命的功勳，接受崇高的獎賞。到先帝生病，爲導達顯揚先帝臨終時的遺命，臣與前司徒臣徐羨之、左光禄大夫臣傅亮、征北將軍臣檀道濟等，同登御床，跪着接受先帝的遺詔，領受遺留的美善之言，把身後的事情托付給我們。臣雖然平庸淺陋，感激先帝的恩德，勉勵自己，送祭死者，事奉生人，忠誠的心意貫通陰間與陽世。到少帝營陽王喪失君主應有的德行，自絶於祖廟，朝廷與民間危急不安，擔憂遭到災難，臣忠誠謀劃，同心協力，爲國殉難而忘却自身，爲聖朝所薦舉進用，思慮更新皇位。聖上您水陸兼程前來江陵接受臣的恭迎，從没有對臣産生過懷疑，莅臨朝政後又對臣殷勤關切，增高臣的封爵。這時我們的赤誠之心已明白地爲上天所鑒察，遠近萬國也都明白聖上的旨意。如果我們有專權的意思，不顧國家的法典，就會擁戴一位幼主，而辜負聖上您，怎麽又空着館舍七十天，盼望聖上的旗幟呢？原廬陵王劉義真在少帝的時代，常常受到猜忌，積聚怨憤而違犯長上，致使自己死於非命。上天賜福給具有光明美德之

畏逼，天下耳目，豈伊可誣。

君，正該國運興隆，如果不有所廢除，那將憑什麽興盛？成就别人的好事，這是《春秋經》所主張的高尚義氣，迎立新君而清掃館舍，這是臣子禮節操行所應有的職守。漢代耿弇不把賊人張步遺留給光武帝，臣下又有什麽辜負宋王朝的呢？何况仇怨的糾結在於兄弟内部之間，災禍的形成，在於彼此懼怕威迫，天下人的視聽，豈是可以欺罔的？

臣忝居蕃任，乃誠匪懈，爲政小大，必先啓聞。糾剔群蠻，清夷境内，分留弟侄，并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稚之目，猥荷齒召，薦女遷子，合門相送。事君之道，義盡於斯。臣羡之總録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屢抗表疏，優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讒人傾覆，妄生國釁，天威震怒，加以極刑，并及臣門，同被孥戮。雖未知臣道濟問，推理即事，不容獨存。先帝顧托元臣翼命之佐，剿於佞邪之手，忠貞匪躬之輔，不免夷滅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僞，未能鑒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規弄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知，孰不爲之痛心憤怨者哉！

臣下愧居藩屏職位，忠心耿耿不敢懈怠，辦理政事無論大小，一定要預先奏聞聖上。懲治衆蠻，使轄境之内清平，分别留任兄弟侄子，共同在宫中臺省任官職。陛下尊照先人的遺志，以婚姻相維係，孩童之輩，辱蒙重視相召，臣進薦女兒，遷任兒子，全家相送。事奉君王之道，理應竭盡於此。臣徐羡之統率百官，輔佐三代君主，年邁請求引退，屢次奉上奏章，聖上便頒發厚待的詔書，情意殷切，但未能得到依允。臣傅亮主管朝廷政要部門，白天黑夜恭敬虔誠，敬肅謹慎，專心致志，守節至死而不離正道。這些人都是皇宋的重要名臣，國家的鎮守保衛者，可是遭到奸讒之人的傾軋陷害，横生國家的災難，皇上威嚴震怒，對我們施以極刑，并且連及我家門，兄弟子侄一同被誅殺。雖然還不知道臣檀道濟的音訊，就事理推斷，不會容許他單獨生存。先帝眷念囑托的元老重臣，輔助天命的佐助官員，被滅絶於奸邪之人的手中，忠誠堅貞不顧自身的輔弼之臣，不能避免滅絶的誅殺。陛下正當壯盛之年，初始處理紛繁的政務，對於百姓的真誠與詐僞，没能鑒察洞悉。王弘兄弟，輕率浮躁，貪冒升進，王華猜疑妒忌殘忍殺害，謀取濫用威勢和權力，預先除掉執掌國家大權的人，以實現他們的欲望。天下的人，無論聰明與不聰明的人，誰人不爲這事而痛心怨憤呢！

臣等見任先帝，垂二十載，小心謹慎，無纖介之愆，伏事

我們這些人被先帝所任用，將近二十年了，小心謹慎，没有細小的過失，初始侍奉

甫爾，而嬰若斯之罪。若非先帝謬於知人，則爲陛下未察愚款。臣去歲末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并言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期，罔有二心，不圖奸回潛遘，理順難恃，忠賢隕朝，愚臣見襲。到彦之、蕭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稱亂，諸梁嬰胄，惡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戚，任居分陝，豈可顛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士，繕治舟甲，須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卜世靈長，義師克振，中流清蕩，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申理冤耻，謝罪闕庭，雖伏鑕赴鑊，無恨於心。伏願陛下遠尋永初托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微臣丹款，猶有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

聖上，却遭罹像這樣的大罪。如果不是先帝錯於瞭解人，那就是陛下您不曾明察我們的真誠。臣在去年年末使者返回，收到朝廷之士以及宫廷臺省衆將書信，都説仇怨已經結成，一定有今天的事情發生。我以誠心相待而敬仰期望，没有二心，不料奸惡邪僻之人暗中陷害，情理正當亦難於依恃，忠貞賢能的人在朝中殞殁，臣下遭到未料到的襲擊。朝廷派出的到彦之、蕭欣等人的軍隊就已在我們近處路舍。從前白公舉兵作亂，諸梁穿戴甲胄征討，惡人在朝中，趙鞅入朝誅伐。臣下義不容辭應該分擔朝廷禍福，擔負着地方長官的重任，怎麽可以看着國家覆亡而不救助，而辜負先帝的遺囑。臣擅自率領將士，整治船艦甲胄，等待到、蕭等人自己送上，奮起討伐。如果上天賜福運給大宋，使國運廣遠，正義之師克敵振奮，於長江中游清除掃蕩乾净，就將乘船東下，殺死這三個小子，申冤雪耻，赴殿廷謝罪，即使承受腰斬烹煮之刑，也於心没有怨恨。希望陛下從遠處尋思永初高祖托付的旨意，從近處顧念元嘉擁戴陛下的忠誠，那麽小臣赤誠之心，還有可諒察之處。面對着表章哽咽慨嘆，有許多話表達不盡。

太祖時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尚書符荆州曰：

禍福無門，逆順有數，天道微於影響，人事鑒於前圖，未有蹈義而福不延，從惡而禍不至也。故智計之士，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羡之、傅亮、謝晦，安忍鴆殺，獲罪於天，名教所極，政刑所取，已遠暴四海，宣於聖詔。羡之父子、亮及晦息，電斷之初，并即大憲。復王室之仇，攄義夫之憤，國典澄明，人神感悦。三姓同罪，既擒其二，晦之室屬，縲仆獄户，苟幽明所怨，孤根易

太祖此時已經采取嚴密的戒備措施，各路軍隊依次進發。尚書發給荆州的命令説：

禍與福相鄰，不知道它是怎樣發生的，而順與逆却有定數，天道隱匿在形影聲響之中，人事鑒戒於前人的法度，没有遵循仁義而幸福不延長，作惡多端却災禍不降臨的。所以憑智慧計謀之士，審察失敗以建立功勛，恪守正道的臣子，面對着危難而保持節操。徐羡之、傅亮、謝晦安於做殘忍之事而殺死少帝，得罪了上天，爲禮教所誅，政令刑罰所治，已遠暴露於天下，在聖詔上已宣示。徐羡之父子、傅亮及謝晦之子，英明判决之初，就已全都伏大法。報了王室的仇，抒發了堅守大義的人的憤恨，國家的典章制度得以清明，人和神靈

拔，以順討逆，雖厚必崩。然歸死難圖，獸困則噬，是以爰整其旅，用爲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士練兵精，大號響震。

都感動喜悦。三人同樣的罪刑，徐、傅兩人已被擒獲，謝晦的家屬，也被囚禁在牢獄中，衹要是人與鬼神所怨恨的，就像孤獨的根苗易於拔除，朝廷的正義之師去攻打叛逆，即使逆賊根基深厚，也一定會崩潰。然而要逆賊接受死刑是難於對付的，被圍困急了的野獸就要咬人，因此便整治軍隊，用作嚴密的防範。京都的軍衆，天下人像雲那樣匯集，將士幹練，兵卒精良，帝王的號令聲音震響。

使持節、中領軍佷山縣開國侯到彦之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旍首路，組甲曜川。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兖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七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脩縣開國公檀道濟統勁鋭武卒三萬，戈船蔽江，星言繼發，千帆俱舉，萬棹遄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鐵馬二千，風驅電擊，步自竟陵，直至鄢郢。又命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衝其巢窟。湘州刺史張邵提湘川之衆，直據要害。巴、蜀杜荆門之險，秦、梁絶丹圻之徑，雲網四合，走伏路盡。然後鑾輿效駕，六軍鵬翔，警蹕前臨，五牛整旆。雖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陴無名，授兵誰御？加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澤，東吴將士，懷本首丘，必不自陷罪人之黨，横爲亂亡之役。置軍則魚潰，嬰城則鳥散，其勢然矣。聖上殷勤哀愍，其罪由晦，士民何辜。是用一分前麾，宣示朝旨。符到，其即共收擒晦身，輕舟護送。若已猖蹶，先事阻衛，宜翻然背亂，相率歸朝。頃大刑所

使持節、中領軍佷山縣開國侯到彦之率領羽林軍精選出來的果敢强勁的二萬士兵，旌旗開路，衣甲照耀平川。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兖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七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脩縣開國公檀道濟統率强勁精鋭的三萬軍隊，干戈船隻遮蔽了江面，急速相繼進發，無數風帆一齊升起，千萬支船槳急速划行。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率領强悍的二千騎兵，像風那樣驅馳，像雷電那樣出擊，從竟陵出發，直到鄢、郢。又命令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劉粹控制河陰的軍隊，衝擊他的巢穴。又命令湘州刺史張邵率領湘川的士衆，直接占據重要的地方。巴、蜀被荆門的險要所封閉，丹圻阻斷了通往秦、梁的道路，像密雲那樣的網四面圍合，逃跑退匿的道路都已斷絶。然後天子車駕出發，六軍像鵬鳥一樣飛行，衛隊在前頭警戒清道，天子乘坐的五色牛車旌旗舒展。雖然謝晦等憑着像漢代淮南王英布那樣的豪氣，彭寵那樣的資質，可是他升登城上女墻没有什麽名義，授與軍隊兵器抵禦誰人？再加上西土的人，都曾沐浴皇上恩澤，東吴的將士，懷戀故土，思念家鄉，一定不至於自己陷入罪人的黨羽，背離正道做亂亡的事情。擺開軍隊就會像魚那樣潰逃，環城而守就會像鳥那樣飛散，那是勢所必然的了。現在聖上情意懇切，憐惜同情，這個罪過是由謝晦造成的，士人、百姓有什麽罪。

加，洪恩曠洽，傅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産以下，羨之諸侄，咸無所染。况彼府州文武，并列王職，荷國榮任，身雖在外，乃心辰極。夫轉禍貴速，後機則凶，遂使王師臨郊，雷電皆至，噬臍之恨，亦將何及。

這裏用一部分前頭指揮的軍隊，宣布朝廷聖旨。命令到達之時，望立即共同拘捕擒獲謝晦正身，用輕快的船隻護送。如果已經叛亂，事前對朝廷軍隊阻止設防，就應該翻然悔悟，與叛亂决裂，相繼歸降朝廷。近來重刑所施及，聖上大恩寬宏通達，傅亮的三個兒子，特别蒙受皇恩，全都寬赦，謝晦同母所生以下，徐羨之的衆侄子，都没有牽連進去。更何况那些各府各州的文武官員，一同列爲天子的職官，擔負着國家光榮顯要的職務，身體雖在外地，心却向着朝廷。大凡要轉禍爲福就應該以迅速爲上，錯過了機會那就很危險，最後使得天子的軍隊來到城郊，像雷電般轟來，即使後悔怨恨，亦將如何來得及。

時益州刺史蕭摹之、巴西太守劉道産被徵還，始至江陵，晦并繫縶，没其財貨，以充軍資。竟陵内史殷道鸞未之郡，以爲諮議參軍。以弟遯爲冠軍、竟陵内史，總留任，兄子世猷爲建威將軍、南平太守。劉粹若至，周超能破之者，即以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旍旆相照，蔽奪日光。晦乃嘆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自領湘州刺史，以張邵爲輔國將軍，邵不受命。

當時益州刺史蕭摹之、巴西太守劉道産被徵召回京，纔到江陵，謝晦把他們全都拘禁起來，没收他們的錢財，用來充作軍中的財用。竟陵内史殷道鸞不曾來郡，任他做諮議參軍。任命其弟謝遯爲冠軍、竟陵内史，總管留任，其兄之子謝世猷爲建威將軍、南平太守。劉粹如果率軍前來，而周超能够打敗他，便任命他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謝晦率領二萬軍隊，從江陵出發，從江津到破冢，船艦排列，旌旗相互映照，遮蔽了太陽的光輝。謝晦於是嘆息道："恨不能把這些軍隊用作勤於國事！"謝晦自己領任湘州刺史，任張邵爲輔國將軍，張邵不接受任命。

晦檄京邑曰：

謝晦傳送檄文到京師説：

王室多故，禍難荐臻。營陽失德，自絶宗廟。廬陵王構闓有本，屢被猜嫌，且居喪失禮，遐邇所具，積怨犯上，自貽非道。群后釋位，爰登聖明，亂之未乂，職有所係。按車騎大將軍王弘、侍中王曇首，謬蒙時私，叨竊權要。弘於永初之始，實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讓，自謂任遇浮淺，進誣先皇委誠之寄，退長嫌隙異同之端。曇首往因使下，訪

王室多遭變故，災難不斷到來。營陽王喪失君德，自絶於宗廟。廬陵王構成禍害是有根源的，屢次被猜忌嫌怨，而且守孝違犯禮節，爲遠近所詳細知曉，積聚怨恨違犯尊長，自己招致不守道義的罪名。衆公卿離去了原來的職位，選拔到朝廷任職，禍亂不停止，乃與職責有關。據查車騎大將軍王弘、侍中王曇首，錯蒙當時私愛，竊取了重要的權柄。王弘在永初初年，實在是享受罕有的恩寵，元嘉禪讓，自己認爲待遇低下，進則誣衊先帝委托信任的遺願，退則助長因猜嫌

以今上起居，不能光揚令德，彰於朝聽，其言多誣，故不具説。王華賊亡之餘，賞擢之次，先帝常見訪逮，庶有一分可取，而華稟性凶猜，多所忍害，曩者縱人入城，托疾辭事，此都士庶，咸所聞知。以其所啓及上手答示宗叔獻，又令宣告徐、傅二公。及周糾使下，又令見咨，云："欲自攬政事，求離任還都，并令曇首具述此意。"又惠觀道人説，外人告華及到彦之謀反，不謂無之。城内東將，數日之内，操戈相待。華説數爲秋當所譖，常不自安。凡此諸事，豈有忠誠冥契若此者邪。自以父亡道側，情事異人，外絶酒醴，而宵飲是恣。靦貌□□□□□□凡厥士庶，誰不側目。又常嘆宰相頓有數人，是何憒憒，規總威權，不顧國典。保祐皇家者，罹屠戮之誅，效勤社稷者，致殲夷之禍。搢紳之徒，孰不慷慨。遂矯違詔旨，遣到彦之、蕭欣之輕舟見襲。即日監利左尉露檄衆軍已至揚子。

產生的仇怨和反對意見。王曇首以往由於派遣使者東下入京，探望當今皇上的生活起居，而不能使其美德發揚光大，顯示於朝廷聽聞，他的言辭多數是虛妄不實的，所以不一一詳述。王華則是狡詐亡匿的殘餘，朝廷曾經提升他的位次等級，先帝常常咨詢於他，期望有一點兒可取之處，然而王華天性凶狠猜忌，多所殺害，先前縱使人進都城，托病推脱公事，這是都城中的士人和百姓都聽到知道的。拿他所奏啓的表章以及聖上親筆所答示知同宗叔父王獻，又讓人向徐羨之、傅亮二公宣示。等到周糾遣使者東下，王華又命使者前來詢問，并且説："打算親自總攬朝中政事，要求離開所任職位回到京都，并讓王曇首詳細陳説這個意思。"又惠觀道人述説，别人告發王華和到彦之圖謀反叛，不認爲没有這件事情。京城之内東面守將，數天之内，手持兵器相對待。王華説屢次都被秋當所誣陷，常常内心不安定。所有這些事情，哪有忠誠默契像這樣的呢？自己由於父親亡故在路旁，事情因人而不同，對外斷絶酒醴，然而到了晚上却縱情飲酒。面目慚愧□□□□□□凡是士人和庶民哪個不畏懼。王華又常常嘆息宰相同時安置有好幾個人，這是何等氣憤，圖謀總攬威勢和權力，不顧念國家法典。保護輔助皇室的人遭受屠殺的懲罰，對國家效忠勤勞的人，招致殲滅的禍害。官宦之輩誰不情緒激昂。王華乃違逆詔旨，派遣到彦之、蕭欣乘輕便快船前來襲擊。即日監利左尉便向衆軍發播公告，已經到達揚子江。

雖以不武，忝荷蕃任，國家艱難，悲憤兼集。若使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凡百有殄瘁之哀，蒼生深横流之懼。輒糾勒義徒，繕治舟甲，舳艫亘川，駟介蔽野，武夫鷙勇，人百其誠。今遣南蠻司馬寧遠將軍庾登之統參軍事建武將軍建平太守安泰、宣

我雖然由於無將帥之才，愧於擔任刺史的職務，而國家處於艱難境地，悲憤交加。如果讓小人得志，君子之道泯滅，衆人就會有困窮的哀傷，百姓將深懷動亂的恐懼。於是我便統率義兵，修整船艦和兵甲，首尾相連接的戰船滿江，披甲的四馬戰車遮蔽田野，戰將像鷙鳥那樣勇猛，百人心志專一。現派遣南蠻司馬寧遠將軍庾登之統率參軍事

威將軍昭弘宗、參軍事宣威將軍王紹之等，精鋭一萬，前鋒致討。南蠻參軍、振武將軍魏像統參軍事、宣威將軍陳珍虎旅二千，參軍事、建威將軍、新興太守賀愔甲卒三千，相係取道。南蠻參軍、振威將軍郭卓鐵騎二千，水步齊舉。大軍三萬，駱驛電邁。行冠軍將軍竟陵内史河東太守謝遯、建威將軍南平太守謝世猷驍勇一萬，留守江陵。分命參軍、長寧太守竇應期步騎五千，直出義陽。司馬、建威將軍、行南義陽太守周超之統軍司馬、振武將軍胡崇之精悍一萬，北出高陽，長兼行參軍、寧遠將軍朱澹之步騎五千，西出雁塞，同討劉粹，并趨襄陽。奇兵尚速，指景齊奮。諸賢并同國恩，情兼義烈，今誠志士忘身之日，義夫著績之秋，見機而動，望風而不待勖。

建武將軍建平太守安泰、宣威將軍昭弘宗、參軍事宣威將軍王紹之等，精鋭部隊一萬，作爲前鋒前往討伐。南蠻參軍、振武將軍魏像統率參軍事、宣威將軍陳珍衛士二千，參軍事、建威將軍、新興太守賀愔帶甲士卒三千，相繼上路。南蠻參軍、振威將軍郭卓鐵騎二千，水陸一齊進發。大軍三萬人馬，絡繹不斷，閃電般地行進。行冠軍將軍竟陵内史河東太守謝遯、建威將軍南平太守謝世猷驍勇一萬，留守江陵。分别命令參軍、長寧太守竇應期步兵騎兵五千，直出義陽。司馬、建威將軍、行南義陽太守周超之統軍司馬、振武將軍胡崇之精良悍勇軍隊一萬，從北面出高陽，長兼行參軍、寧遠將軍朱澹之步騎五千，從西面出雁塞，共同征討劉粹，一并向襄陽進軍。奇兵貴在迅速，指日一齊奮勇前進。諸位賢者共同受國家深恩，兼有忠義節烈之情，現在實在是有志之士捨生忘死的時日，義勇之人建立功績的歲月，看到機會就行動，望見風向就不要等待勉勵。

晦至江口，到彦之已到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强，唯宜速戰。"登之恇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數千斛，縣於颿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遂停軍十五日。乃攻蕭欣於彭城洲，中兵參軍孔延秀率三千人進戰，甚力。欣於陳後擁楯自衛，又委軍還船，於是大敗。延秀又攻洲口栅陷之，彦之退保隱圻。

謝晦到達江口時，到彦之已經到了彭城洲。庾登之占據巴陵，畏懼怯懦而不敢前進。正遇上接連幾天下雨，參軍劉和之説："彼此的天時都一樣，檀征北很快就要到來，東邊的軍隊正在增强，衹宜速戰速决。"庾登之怯戰，便指派小將陳祐製作大布袋，貯備茅草數千斛，懸挂在船帆桅竿上，説可以用來焚燒船艦，用火攻要等到天晴，以延緩作戰期限。謝晦認爲庾登之的意見正確，於是停止軍事行動十五天。這纔攻打蕭欣於彭城洲，中兵參軍孔延秀率領三千人進入戰鬥，很是用力。蕭欣在戰陣後面拿着盾牌自衛，又丢棄軍隊回轉船艦，於是大敗。孔延秀又進攻彭城洲口的營寨并攻占了它，到彦之退守隱圻。

晦又上表曰：

臣聞凶邪敗國，先代成患；讒竪亂朝，異世齊禍。故趙高矯逼，秦氏用傾；董卓階亂，

謝晦又上表章説：

臣聽説凶邪之人可以使國家敗亡，前代曾構成禍患；讒陷小人足以使朝廷大亂，世代雖不同而禍害相同。所以趙高假托詔令逼

漢祚伊覆。雖哲王宰世，大明照臨，未能使其漸弗興，兹害不作。奸臣王弘等竊弄威權，興造禍亂，遂與弟華内外影響，同惡相成，忌害忠賢，圖希非望。故司徒臣羡之、左光禄大夫臣亮横被酷害，并及臣門。雖未知征北將軍臣道濟存亡，不容獨免。遂遣蕭欣、到彦之等輕舟見襲，奸僞之甚，一至於斯。羡之及亮，或宿德元臣，姻婭皇極，或任總文武，位班三事，道濟職惟上將，捍城是司，皆受遇先朝，棟梁一代。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内聞政事，外經戎旅，與羡之、亮等同被齒盼。既經啓王基，協濟大業，爰自權輿，暨于揖讓，誠積雖微，仍見紀録，并蒙丹書之誓，各受山河之賞，欲使與宋升降，傳之無窮。及聖體不預，穆卜無吉，召臣等四人，同升御床，顧命領遺，委以家國。仰奉成旨，俯竭股肱，忠貞不效，期之以死。但營陽悖德，自絶於天，社稷之危，憂在托付，不有所廢，將焉以興。乃遠稽殷、漢，用升聖德。陛下順流乘傳，不聽張武之疑，入邸龍飛，非俟宋昌之議，斯乃主臣相信，天人合契，九五當陽，化形四海。羡之及亮，内贊皇猷，臣與道濟，分翰于外，普天之下，孰曰不宜。遂蒙寵授，來鎮此方，分留弟侄，以侍臺省。到任以來，首尾三載，雖形在遠外，心係本朝，事無大小，動皆咨啓，八州之政，罔一專輒，尊上之心，足貫幽

迫扶蘇自殺，秦氏王朝因而傾敗；董卓致亂，漢代纔覆亡。即使賢明的君主治理天下，清明如日月普照也不能使那些欺詐不興起，使那些禍患不發生。奸臣王弘等人竊取威勢權力，製造禍亂，與其弟王華内外呼應，惡人相互幫助以成其事，妒忌陷害忠良，企圖非分之想。已故司徒臣徐羡之、左光禄大夫臣傅亮横遭殘酷迫害，并且牽涉到我的家門。雖然還不清楚征北將軍臣檀道濟的生死，估計不會容許單獨幸免於禍。終於派遣蕭欣、到彦之等率領輕快船隻前來襲擊，王華等人奸詐之極，竟然到了這個地步。徐羡之和傅亮，有的是年高德劭的元老重臣，與皇室有婚姻關係的皇親貴戚，有的則是擔負總管文武大臣之職責，位列三公卿相，檀道濟職務爲上將，負責保衛疆土，他們都受到先朝的禮遇，是一代棟梁之臣。我往昔由於憑藉時機幸運，受到先世特别恩遇，在内參預政事，在外治理軍隊，跟徐羡之、傅亮等人一同被重用。既已開創帝王的基業，同心協力完成偉大的業績，自從開始，至於禪讓之時，臣等忠誠的功績雖然微小，但仍然被記録在案，并且一齊領受賞賜世襲免罪的朱紅書契誓言，各人受到國土的賞賜，想要讓臣等與宋國同興衰，使永久流傳下去。等到聖上龍體患了重病，恭敬占卜而没有吉兆，便召集我們四人，共登龍床，領受遺詔，把國家大事委托給我們。上奉既定的旨意，下盡輔佐之臣的職責，如果不竭盡忠貞，便可以期望以死相報。但是營陽王違背聖德，自絶於上天，國家的危難，憂慮在於受托付的人，如果没有所廢除的，那將何以興起。於是考查遠古殷商、漢代，用以宣揚古代聖人的高尚道德。陛下您沿長江水流乘坐驛車東下，像漢代孝文皇帝被迎立時那樣，没有聽信郎中令張武的懷疑，而進駐國舍登上帝位，也并没有像他那樣等待中尉宋昌正確分析形勢的議論，這是我們君臣之間的相互信賴，天理與人心相一致，陛下

顯。陛下遠述先旨，申以婚姻，大息世休，復蒙引召，是以去年送女遣兒，闔家俱下，血誠如此，未知所愧。而凶狡無端，妄生釁禍，羨之內誅，臣受外伐，顧省諸懷，不識何罪？天聽遐邈，陳訴靡由。弘等既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狐鼠，理隔熏掘。又以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政事，欲凴陵恩幸，窺望國權，親從磐跱，規自封殖。不除臣等，罔得專權，所以交結讒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所構，當以營陽爲言，廬陵爲罪。又以臣等位高功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左道，三至下機，能不暫惑。

帝王之位正處陽盛之際，教化顯示於天下。徐羨之和傅亮，在內輔佐聖上出謀劃策，我和檀道濟，分別在外負責保衛，全天下的人誰能説這不合適。終蒙聖上授予官職，前來鎮守這片地方，又分別留任兄弟和侄兒，讓他們在宮中臺省任職。到任以來，前後三年，雖然形體在邊遠外地，内心常牽挂着朝中，事情無論大的小的，常常都稟報，八個州的政事，没有一件事情專斷獨行，尊敬聖上的心，足以貫通陰間與陽世。陛下遵循上世先人遺旨，以婚姻相維係，大兒世休，又蒙恩徵召，因此去年遣送兒女，全家都東下京城，對陛下的赤誠之心這樣，不知道有什麽慚愧的地方。然而凶頑狡詐的人毫無原由，妄生禍亂，羨之在朝内被誅殺，臣在外地受到討伐，在内心反省，不知道有什麽罪過？陛下聽聞遼遠，無從陳訴。王弘等人已受到寵愛重用，能够在陛下左右侍奉，自認爲專擅權勢可以像城墻洞裏的狐狸和社壇裏的老鼠那樣有所依恃，不怕火熏鋤掘。又因爲陛下年歲壯盛，剛剛處理政事，他們想依仗恩寵親幸，覬覦國家權柄，親屬及其同宗族的人盤踞要害部門，謀劃培植自己的勢力。如果不清除我們這些人，便不能專權弄國，所以他們勾結奸讒邪惡的人，製造這種禍端。又考慮到王弘等人所誣陷的，當是以營陽王事件爲口實，以廬陵王事件作罪責。又認爲我們職位高，功勞相同，内外結合很緊，於朝廷不利。陛下相信他們表面上敦厚老實的樣子，忘了他們的邪門歪道，多次聽到他們誣陷的言辭，怎能不一時産生疑惑？

伏自尋省，廢昏立明，事非爲己。廬陵之事，不由傍人，內積蕭墻之釁，外行叔段之罰，既制之有主，臣何預焉。然廬陵爲性輕險，悌順不足，武皇臨崩，亦有口詔，比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至於羨之、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政欲戮力皇家，

我私自尋思反省，廢除昏君而立明君，事情并不是爲自己。廬陵王的事情，不是由於别人，而是由於兄弟之間積聚的禍釁，在外部像鄭莊公對共叔段那樣施行的懲罰，既然制裁他有君主，與我有什麽關涉呢？然而廬陵王生性輕浮奸險，不能友愛和順，武皇臨終之時，亦有口頭遺詔，先時雖然是由營陽王發動，其實并不是國家的災難。

盡忠報主。若令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溯流三千，虚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血心若斯，易爲可鑒。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并居顯要，世稱恭謹，不圖一旦致兹釁罰。夫周公大賢，尚有流言之謗，伯奇至孝，不免譖訴之禍。慈父非無情於仁子，明君豈有志於貞臣？奸邁所移，勢回山岳，况乃精誠微淺，而望求信者哉。《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躬覽篇籍，研核是非，釁兆之萌，宜應深察。臣竊懼王室小有皇甫之患，大有閻樂之禍，夙夜殷憂，若無首領。夫周道浸微，桓、文稱伐，君側亂國，趙鞅入誅。况今凶禍滔天，辰極危逼，台輔孥戮，岳牧傾陷。臣才非絳侯，安漢是職，人愧博陸，厠奉遺旨。國難既深，家痛亦切。輒簡徒繕甲，軍次巴陵，蕭欣窘懾，望風奔迸。臣誠短劣，在國忘身，仰憑社稷之靈，俯厲義勇之氣，將長驅電掃，直入石頭，梟翦元凶，誅夷首惡，吊二公之冤魂，寫私門之禍痛。然後分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至於徐羡之、傅亮等人，進退揖讓像是同一個人，彼此如同心與腹，表與裏相一致，正當要勉力爲皇室效勞，竭盡忠心以報謝君主。假使我們很想執掌大權，不是專心爲了國家，即使廢除營陽王的初時，陛下還在遠方，武皇的兒子當中，還有幼小的孩童，我們擁戴他立爲君主而號令天下，哪個人敢對這件事情表示非議！然而我們却逆水而行三千里，空出館舍三個月，恭迎聖駕，而遵奉有聖德能繼先王功業者，像這樣的赤誠之心，是很容易鑒察的。况且我們事奉前朝已有十七年，都居顯要職位，世人都稱贊我們恭敬謹慎，不料一旦遭致這樣的禍患和懲罰。西周的周公旦是一個大賢人，尚且有流言的誹謗，周宣王重臣尹吉甫長子伯奇十分孝順，仍然不免遭到後母誣陷的禍害。慈愛的父親不會對仁德的兒子無情，賢明的君主難道對忠貞的臣子會有惡意？奸人編造的謊言所移易的，其勢可使山岳反轉，何况真誠微小淺薄，却希望求得别人的信任呢！《詩經·小雅·青蠅》不是説嗎："讒人作惡没有終極，攪得四方亂糟糟。和樂平易的君子，千萬别聽信讒言。"陛下親身閱覽典籍，審核考查事情的是與非，對於動亂發生前的徵兆，應該深入審察。我私心懼怕王室從小的方面講會有像周幽王時佞臣皇甫那樣作惡的禍患，從大的方面講會有秦朝咸陽令閻樂逼殺二世那樣造成的災禍。早晚憂傷，好像没有了頭頸。從前周王朝政治漸漸衰微，齊桓公、晋文公舉兵討伐；春秋晋大夫范氏、中行氏搞亂國家，趙鞅對他們進行誅討。何况現在災禍大得很，帝位又處在危急之時，卿相被殺戮，封疆大吏遭陷害。我的才能不如絳侯周勃，能把安定漢朝作爲自己的職責；人品也趕不上漢代博陸侯霍光，却參與承受遺命。國家患難既已深重，家門創痛亦很深切。因此臣便檢閲部隊，修繕兵甲，令軍隊進駐巴陵，那蕭欣

困窘恐懼，望風逃散。臣實在是淺陋庸劣，可是爲國不計死生，上則依靠社稷之神的靈佑，下則激勵義勇之士的正氣，將要長途奔馳，像閃電般地横掃，直入石頭城，消滅元凶，誅殺首惡分子，祭吊徐、傅二公的冤魂，傾吐私門的禍患痛苦。然後情願向司寇自首，甘心承受鼎鑊之刑，即使死了，也猶如活着一樣。

伏惟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極，鑒凶禍之無端，察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霜電之威，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申二台之匪辜，明兩蕃之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之書，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須次近路，尋復表聞。

想到陛下的德配帝王，道與天頂等齊，望陛下明鑒凶禍的産生毫無緣由，詳察臣等忠貞誠信的有根有源，回轉日月的光照，發出風霜雷電的威嚴，斬掉像堯、舜時四凶頑的王弘等人的頭於朝廷示衆，懸如周朝的武庚、管叔、蔡叔等壞人的首級於殿堂，表白徐、傅二位宰輔的無辜，申明兩藩鎮重臣没有罪過，上向祖宗謝罪，下告知百姓，然後衹需派遣一位使者賜給臣一封詔書，臣就整勒部衆，返轉軍旗，退回去駐守我任職原地。臣等停駐近處路舍，隨即又上表奏聞聖上。

初，晦與徐羡之、傅亮謀爲自全之計，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强兵，以制持朝廷；羡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及太祖將行誅，王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信。”太祖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事主。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召而問之，必異。”於是詔道濟入朝，授之以衆，委之西討。晦聞羡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率衆來上，惶懼無計。

當初，謝晦和徐羡之、傅亮策劃了保全自身的計謀，謝晦占據長江上游，而檀道濟鎮守廣陵，各自擁有强大的兵力，用它來牽制朝廷；徐羡之、傅亮在朝中掌握大權，這樣便可以得到持久的安全。等到太祖將要誅殺他們時，王華等人都説：“檀道濟不可信。”太祖説：“檀道濟衹是被迫跟從他們的，本來就不是主謀。殺害少帝的事，又與他無關。我召他來問一問，他一定會轉變的。”於是下詔召檀道濟入朝，把軍隊交給他，委任他西討謝晦。謝晦聽到徐羡之等人已死，認爲檀道濟肯定不能獨自保全，等到聽説他率領軍隊前來上游，恐懼得没有對策。

道濟既至，與彦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阻，無復鬥心。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大軍一時潰散。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

檀道濟到達後，便跟到彦之的軍隊會合，沿江岸牽繫着船艦。謝晦開頭看見船艦不多，便輕視敵人，不馬上出戰。可是到了晚上，檀道濟的船順風挂上船帆開向上游，前後相連，謝晦的軍隊被分散阻隔，再也没有鬥志了。臺軍到達忌置洲尾，擺開船艦過長江，謝晦大軍立刻就潰散了。謝晦連夜出逃，投奔巴陵，找到一隻小船回

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率萬餘人與戰，大破之。俄而晦敗問至。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舍軍單舸詣到彥之降。衆散略盡，乃携其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騎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順之，晦故吏也。檻送京師，於路作《悲人道》，其詞曰：

悲人道兮，悲人道之實難。哀人道之多險，傷人道之寡安。懿華宗之冠冑，固清流而遠源。樹文德於庭户，立操學於衡門。應積善之餘祐，當履福之所延。何小子之凶放，實招禍而作愆。

值革變之大運，遭一顧於聖皇。參謀猷於創物，贊帝制於宏綱。出治戎於禁衛，入關言於帷房。分河山之珪組，繼文武之龜章。稟顧命於西殿，受遺寄於御床。伊懦劣其無節，實懷此而不忘。荷隆遇於先主，欲報之於後王。憂托付之無效，懼愧言於存亡。謂繼體其嗣業，能增輝於前光。居遏密之未幾，越禮度而湎荒。普天壤而殞氣，必社稷之淪喪。矧吾儕之體國，實啓處而匪遑。藉億兆之一志，固昏極而明彰。諒主尊而民晏，信卜祚之無疆。國既危而重構，家已衰而載昌。獲扶顛而休否，冀世道之方康。

到江陵。早先，雍州刺史劉粹派遣其弟竟陵太守劉道濟跟官軍主帥沈敞之襲擊江陵，到了沙橋，周超率領一萬多人跟官軍作戰，把他們打得大敗。不久謝晦失敗的消息傳到。謝晦到了江陵，没有别的行動，衹是慚愧地感謝周超罷了。周超這天夜晚丢下軍隊，乘一條小船前往到彥之軍中投降。謝晦看到軍隊離散差不多快完了，於是帶領其弟謝遯、其兄之子謝世基等騎着七匹馬北逃。謝遯肥胖騎不了馬，謝晦常常等待他，所以走得不快。到了安陸延頭，被駐守的主將光順之捉住。光順之本是謝晦的老部屬。謝晦被囚禁在木籠車内解送京城，在路上作了《悲人道》歌，歌詞說：

悲嘆人生啊，悲嘆人生實在很艱難。哀痛人生多艱險，悲傷人生少平安。贊嘆我們這些貴族的官宦子孫，堅守清廉的德操而追溯久遠的淵源。樹禮樂教化於門庭，立操行學問於簡陋之門。應多做善事而使子孫得到保佑，當多施福澤而使它延及後人安享。怎麽小子這樣放縱妄爲，實際上是自己招惹禍患而産生過失。

我適值變革的大時代，遭逢聖明君王的提拔。參與謀劃創建事業，輔助制定朝廷法制大綱。外出治理軍隊以保衛帝王京城，内入閨房稟告言語。被授予最高的官爵，繼承文武官員的龜紐印章。在西殿領受先王臨終前的詔命，在皇帝床前接受遺留下的委托。我駑劣而没有先驗之明，實在懷念這些而不能忘。承蒙先主的厚待，而想要回報給後王。憂慮托付的事情没有成效，懼怕慚愧談論國家的存亡。我曾認爲長子繼承帝位可以延續基業，能够給祖先的功德增光。誰知他居先主之喪期間不久，便超越禮儀法度而放縱淫樂。舉國上下社會風氣敗壞，國家必將淪没喪亡。况且我們治理國家，實在無暇安居。假如庶民百姓一條心，因而世道本十分昏暗也會清明。誠然君主尊貴百姓就會安寧，相信占卜福運没有窮盡。國家既已危亡而後重新建立，私家已經衰敗而後再昌盛。

得以扶持危局而停止厄運，希望世間正直康樂。

朝褒功以疏爵，祗命服於西蕃。奏簫管之嘈囋，擁朱旄之赫煌。臨八方以作鎮，響文武之桓桓。厲薄弱以爲政，實忘食於日旰。豈申、甫之敢慕，庶惟宋之屏翰。甫逾歷其三稔，實周回其未再。豈有慮於内□□□□其云裁。痛夾輔之二宰，并加辟而靡貸。哀弱息之從禍，悲發中而心痗。

朝廷稱頌我的功績而分封爵位，敬受王命之服鎮守西藩。演奏排簫笙管聲音嘈雜，簇擁紅色旄牛尾裝飾的旗幟威儀雄壯。親臨八方進行鎮守，文武官員勇武震響。我激勵意志薄弱的人去治理國政，實在是到了天晚忘記吃飯。我豈敢仿效周代名臣申伯和仲山甫的爲人，祇是希望保衛宋國。初始經歷三年，實際上未曾再次循環。豈有慮於内□□□□其云裁。哀痛輔佐朝政的二位宰相，一同加以誅殺而不寬赦。哀傷幼子跟從得禍，悲痛發自内心而憂傷成病。

伊荆、漢之良彦，逮文、武之子民。見忠貞而弗亮，睹理屈而莫申。皆義概而同憤，咸荷戈而競臻。浮舳艫之弈弈，陳車騎之轔轔。觀人和與師整，謂玆兵其誰陳。庶亡魂之雪怨，反涇、渭於彝倫。齊輕舟於江曲，殄鋭敵其皆湮。勒陸徒於白水，寇無反於隻輪。氣有捷而益壯，威既肅而彌振。嗟時哉之不與，迕風雨以逾旬。我謀戰而不克，彼繼奔其躡塵。乏智勇之奇正，忽孟明而是遵。苟成敗其有數，豈怨天而尤人。恨矢石之未竭，遂摧師而覆陳。誠得喪之所遭，固當之其無吝。痛同懷之弱子，横遭罹之殃釁。智未窮而事傾，力未極而莫振。誓同盡於鋒鏑，我怯劣而愆信。愍弟侄之何辜，實吾咎之所嬰。謂九夷其可處，思致免以全生。嗟性命之難遂，乃窘絏於邊亭。亦何忤於天地，備艱危而是丁。

這些人是楚、漢的賢士良才，趕得上周文王、周武王治理下的百姓。眼見他們忠誠堅貞而不受信任，目睹他們情理有屈却不能申辯。他們全都氣節嚴正而共同憤慨，全都肩負干戈争相到來。浮起首尾相連接的戰船，浩浩蕩蕩，排開車馬前行，車聲轔轔。觀看衆人團結軍隊整齊，説這個軍隊是誰布的陣勢。希望亡故的靈魂怨恨得到申雪，使涇水、渭河清濁相反乃違反常理。在長江彎曲處將輕快小船整齊排列，消滅精鋭的敵軍使它全都淹没。於白水部署陸地上的軍隊，使侵略者一隻船都没有返回。人的精氣要保養而更加旺盛，人的威儀嚴肅而更加振作。嗟嘆時光呀不等待我，逆風雨而超過十天。我謀劃作戰而不能取勝，那敵人繼續奔走於旅程。缺少設伏掩襲對陣交鋒的智謀和勇氣，忽視了對春秋秦將屢戰屢敗而後勝的孟明視的尊重。假如成功失敗有定數，豈能怨天尤人。遺憾的是箭和壘石還没有用盡，便折兵而敗陣。如果真的該遭受敗亡，本當之也没有悔恨。祇是哀痛同心同德的幼子，横遭這種禍患。聰明智慧不曾窮盡而事業却已失敗，力量没有用到極頂却不能振作。立誓與刀箭同歸於盡，但我害怕庸劣而喪失信用。哀憐兄弟及侄兒有何罪過，實在是爲我的過失所牽連。如果説東方九夷之民族可以

共處，我考慮得到寬赦而保全生命。然而嗟嘆性命難以延續，竟然困窘羈絆在邊亭。又有什麼地方冒犯了天地，嘗遍了艱難危險這樣的遭遇。

我聞之於昔誥，功彌高而身蹙。霍芒刺而幸免，卒傾宗而滅族。周嘆貴於獄吏，終下蕃而靡鞠。雖明德之大賢，亦不免於殘戮。懷今憚而忍人，忘向惠而莫復。績無賞而震主，將何方以自牧。非砏石之圜照，孰違禍以取福。著殷鑒於自古，豈獨嘆於季叔。能安親而揚名，諒見稱於先哲。保歸全而終孝，傷在余而皆缺。辱歷世之平素，忽盛滿而傾滅。惟烝嘗與灑掃，痛一朝而永絶。問其誰而爲之，實孤人之險戾。罪有逾於丘山，雖百死其何雪。

我聽到從前的文誥説，功勞越高自身更困窘。漢朝大將霍光成爲宣帝心腹之患而幸免於被誅殺，然而終於在他死後宗族皆被殺戮。絳侯周勃嘆息雖然自己曾將兵百萬而比獄吏顯貴，可是竟終老於所封爵邑而無養。即使是德才兼備的大賢人，亦免不了被殘殺。懷着現在的驚懼而對别人狠心，忘記先前的恩惠而不報償。功績沒有獎賞就會威脅到君主，將要用什麽辦法來自養。不是砏石的環繞照射，如何避開禍患而求取幸福。自古以來前人失敗的教訓顯明昭著，難道僅僅嘆息末世嗎？能够孝養父母雙親而使名聲顯揚，相信會受到先世賢人稱贊。保持善終而盡到孝道，哀傷我這兩樁都做不到。辱沒歷史上各代以往的事情，突然興盛至極而覆滅。思念祭祀與灑掃，哀痛一個早上就成了永别。要問這是誰幹的，實際上是孤陋無知的人陰險暴戾。他們罪惡超過丘陵大山，即使死無數次又如何能申雪。

羈角偃兮衡閭，親朋交兮平義。雖履尚兮不一，隆分好兮情寄。俱憚耕兮從禄，睹世道兮艱詖。規志局兮功名，每謂之兮爲易。今定謚兮闔棺，慚明智兮昔議。雖待盡兮爲耻，嗟厚顔兮靡置。長揖兮數子，謝爾兮明智。百齡兮浮促，終焉兮斟克。卧盡兮斧斤，理命兮同得。世安彼兮非此，豈曉分兮辨惑。御莊生之達言，請承風以爲則。

童年生活啊於里巷，親戚朋友交往啊公平義氣。雖然尊奉崇尚啊不相同，情誼深厚啊互相信任。都畏懼耕種啊就禄位，觀看世道啊艱難不正。修養志氣器量啊成就功名，常常認爲此事啊容易做到。而今加賜惡謚啊蓋棺定論，慚愧明白事理啊往昔的議論。雖然等待死亡啊是耻辱，嗟嘆厚臉皮啊無放處。深深地向你們幾位啊敬禮，感謝你們啊明白事理。人生百歲啊很短暫，要年壽終了啊就要克制疾病。伏卧盡了啊各種斧斤之刑，敬事天命啊共同獲得。世人安於那種現狀啊而不是這種，豈能明白區分啊辨析疑惑。運用莊周超脱豁達的言談，請繼承其風範把它作爲仿效的準則。

周超既降，到彦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參軍沈敞之告彦之沙橋之敗，

周超投降後，到彦之讓他參預府事，劉粹派遣參軍沈敞之告訴到彦之沙橋的失敗，事情是由

事由周超，彥之乃執之。先繫曜等，猶未即戮，於是與晦、遯、兄子世基、世猷及同黨孔延秀、周超、賀愔、竇應期、蔣虔、嚴千斯等并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横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并皆原免。

於周超的緣故，到彥之於是把他抓了起來。原先拘禁起來的謝曜等人，還不曾立即殺戮，於是跟謝晦、謝遯、兄子謝世基、謝世猷以及同黨孔延秀、周超、賀愔、竇應期、蔣虔、嚴千斯等人一同伏法被殺。謝世基是謝絢之子，很有才氣。臨死之時作了連句詩說："偉大呀，横越大海的鯤魚；壯觀呀，鵬鳥的翅膀像是從天際垂挂下來的彩雲。可是一旦失去了風和水，反倒成爲螻蛄和螞蟻的食物。"謝晦接着他的詩句說："功名成就與古人相并齊，保全自己隱退的道路却没有智慧和力量。既已登上太行山的險峻，這道路確實難以攀登。"謝晦死的時候，年紀祇有三十七歲。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全都被赦免。

初，河東人商玄石爲晦參軍，晦爲逆，玄石密欲推西人庾田夫及到彥之從弟爲主，田夫等不敢許。玄石知獨謀不立，遂爲晦領幢。事既平，恨本心之不遂，投水死。太祖嘉之，以其子懷福爲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督護。晦走，左右皆棄之，唯有延陵蓋追隨不舍。太祖嘉之，後以蓋爲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督護。

早先，河東人商玄石任謝晦的參軍，謝晦作亂，商玄石暗中想要推舉西人庾田夫和到彥之堂弟做主將，庾田夫等不敢答應。商玄石知道單獨策劃不可能成功，於是做了謝晦領幢。謝晦叛亂平定後，痛恨自己的主意未能實現，便投江水而死。宋太祖嘉許他的爲人，任用他的兒子商懷福做衡陽王劉義季右軍參軍督護。謝晦敗逃時，左右的屬將都離開了他，祇有延陵蓋追隨不捨棄他。太祖嘉勉他，後來任用延陵蓋做長沙王劉義欣鎮軍功曹督護。

史臣曰：謝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識治，宰臣之稱職也。夫拏戮所施，事行重釁，左黜或用，義止輕愆。輕愆，物之所輕，重釁，人之所重。故斧鉞希行於世，徽簡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乎下肅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臨務，兹典稍違，網以疏行，法爲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詖愈甚，自非訐竊深私，陵犯密諱，則左降之科，不行於權戚。若有身觸盛旨，釁非國刑，免書裁至，吊客固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綱維不舉，而網目隨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慎大由

史臣曰：謝晦因加蓋天子璽印而封錯了人的疏失，終於被免去了侍中的職務，這件事足以顯示高祖的治理才能，宰相必須勝任他的職務。拘捕殺戮所施加的事情應該行之於重大的罪惡，貶官另用，理當限於輕微的過失。輕微的過失是人們所不看重的，重大的罪惡是人們所重視的。所以殺戮要少在世上施行，簡策要每天在朝中使用，即使是顯貴的大臣有了細小的過失，也不因爲職位尊崇而破壞法制。至於下面嚴肅上面尊重，應當用這種辦法。自從太祖親理政務，這個制度逐漸背離，法網對於不親的人纔執行，法律被恩赦所止息。妨礙皇上的高尚品德和美好的聲譽的，或許是由於這個緣故。下至孝武帝大明年間，偏頗不正越來越厲害，除非窺探別人的隱私，或侵犯忌諱的事情，那麽貶官的刑罰，就不

小，蓋爲此云。

會施行於權臣貴戚。如果有人親身觸犯上級重要的指示，罪惡不曾够得上國家刑律，赦免的文書剛剛到達，慰問的客人就久已守望在他家的門口了。因此法律没有慣常的條規，上面大多執行鬆懈，總綱四維不能舉起，而其他法網也就跟着不能維係。所以善良的人要防止事情的明顯化，就要在細微的時候加以注意，憂慮事情釀大，就要在細小的時候加以防範，大概説的就是這種情形吧。

宋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五

王鎮惡　檀韶　向靖　劉懷慎　劉粹

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字景略，苻堅僭號關中，猛爲將相，有文武才，北土重之。父休，僞河東太守。

王鎮惡，是北海劇縣人。祖父王猛，字景略，苻堅在關中冒用帝王的稱號，王猛做將相，有文才武略，北方很看重他。父親王休，是前秦河東太守。

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疏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爲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亡，關中擾亂，流寓崤、澠之間。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户侯，當厚相報。"方答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晋，客居荆州。頗讀諸子兵書，論軍國大事，騎乘非所長，關弓亦甚弱，而意略縱横，果决能斷。

王鎮惡因爲五月五日出生，家裏人由於風俗忌諱，想要把他過繼給遠房族人。王猛看見後感到很奇異，説："這不是一個尋常的小孩，從前孟嘗君五月出生，後來做了齊國的宰相，這孩子也將會使我王家興盛。"所以給他取名叫鎮惡。王鎮惡年方十三歲苻氏就失敗滅亡了，關中一帶動亂不安，他一家流落寄居在崤山、澠池之間。他曾寄食於澠池人李方家裏，李方待他非常好。他對李方説："如果遇到英雄明主，我求取到萬户侯，將要加倍報答您。"李方答道："您是丞相的孫子，如此人才，還怕什麽不富貴顯達。到時候但願任用我做本縣的縣官就心滿意足了。"後來他隨同叔父王曜歸順東晋，客居在荆州。王鎮惡頗讀了些諸子的兵書，議論統軍治國的大事，騎馬不是他所擅長的，彎弓射箭亦很差勁，可是他的謀略深遠，果敢堅决，能够明斷事理。

廣固之役，或薦鎮惡於高祖，時鎮惡爲天門臨澧令，即遣召之。既至與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即以爲青州治中從事史，行參中軍太尉軍事，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於查浦，屢戰有功，封博陸縣五

廣固大敗南燕慕容超的戰役之後，有人推薦王鎮惡給高祖，當時王鎮惡是天門郡臨澧縣縣令，當即派遣人前往召他來。王鎮惡來到後，高祖跟他談論問題，高祖覺得他很奇特。於是就留下他住宿。第二天早上，高祖便對衆僚屬説："王鎮惡乃是王猛的孫子，可説是將門有將才。"當下任命他做青州治中從事史，行參中軍太尉軍

等子。

事，署前部賊曹。王鎮惡於查浦迎擊叛將盧循，多次作戰都建立了戰功，被朝廷封爲博陸縣五等子。

高祖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賜給百舸爲前驅。"義熙八年，劉毅有疾，求遣從弟兖州刺史藩爲副貳，高祖僞許之。九月，大軍西討，轉鎮惡參軍事，加振武將軍。高祖至姑孰，遣鎮惡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其月二十九日也。戒之曰："若賊知吾上，比軍至，亦當少日耳。政當岸上作軍，未辦便下船也。卿至彼，深加籌量，可擊，便燒其船艦，且浮舸水側，以待吾至。慰勞百姓，宣揚詔旨并赦文、及吾與衛軍府文武書。罪止一人，其餘一無所問。若賊都不知消息，未有備防，可襲便襲。今去，但云劉兖州上。"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於鵲洲、尋陽、河口、巴陵守風凡四日，十月二十二日，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

高祖謀議討伐叛將劉毅，王鎮惡便説："明公如果想要對西楚劉毅用兵，請您賜給我百艘戰船，我願意充當前鋒。"晋安帝義熙八年，劉毅有病，請求派遣他的堂弟兖州刺史劉藩做他的副手，高祖假裝答應他。這年九月，東晋大軍往西征討劉毅，轉任王鎮惡爲參軍事，加振武將軍。高祖率領軍隊到了姑孰，派遣王鎮惡率領龍驤將軍蒯恩百艘船艦進發，時間是這個月的二十九日。高祖告誡他説："如果逆賊知道我軍前往，等到我軍到達，他們得到這些消息也衹有幾天罷了。料想他們正在岸上調遣軍隊，來不及把部隊調遣到船上。您到那裏後，仔細加以籌劃，如果可以攻擊，就燒毁他的船艦，并且把大船停靠在水邊，以便等待我的到來。您要慰勞百姓，宣布皇上的詔旨和赦免的文書，以及我給衛軍府中文武官員的書信。衹問劉毅一個人的罪，其餘的人全都不追究。假如逆賊完全不知道消息，没有防備，可以襲擊就襲擊。現在您去，衹謊稱劉兖州前來。"王鎮惡接受了命令，就白天黑夜加速趕路，在鵲洲、尋陽、河口、巴陵等待適合行船的風向共耽擱了四天，十月二十二日，到達豫章口，距離江陵城二十里路程。

自鎮惡進路，揚聲劉兖州上，毅謂爲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六七旗，下輒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如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兖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

王鎮惡從上路起，就一路揚言劉兖州西上，劉毅認爲是真的如此，不知道要被人家偷襲。王鎮惡從豫章口捨棄船艦徒步西行，蒯恩率軍在前，王鎮惡隨後。大船上僅留一兩個人，對着船的岸上豎起六七面旗幟，下面則安置一面戰鼓。王鎮惡交待留下的人："估計我軍將到城邊時，就大肆擂鼓，使得後面像是有大部隊的樣子。"又分出一支隊伍在後面，讓他們燒毁江津的船艦。王鎮惡率領軍隊一直前往襲擊城池，并對先頭部隊説："如果遇到有盤問的人，衹要説劉兖州到了就行。"江邊守兵以及百姓都説是劉藩真的西上，安然而不懷疑。

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與十許騎，步從者數十，欲出江

大軍還没有行到城邊五六里，正遇上劉毅手下的主將朱顯之，有十幾個人騎馬隨從，步行跟

津。問是何人，答云："劉兗州至。"顯之馳前問藩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既見軍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望見江津船艦已被燒，烟焰張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城東門。大城内，毅凡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回擊射堂，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南門。毅金城内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鬥，至中晡，西人退散及歸降略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内亦未信高祖自來。有王桓者，家在江陵，昔手斬桓謙，爲高祖所賞拔，常在左右。求還西迎家，至是率十餘人助鎮惡戰。下晡間，於金城東門北三十步鑿城作一穴，桓便先衆入穴，鎮惡自後繼之，隨者稍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東來將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者，鎮惡令且鬥且共語，衆并知高祖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暗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爲退路。毅慮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毅便就子肅民取馬，肅民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不與，汝今自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初出，政值鎮惡軍，衝之不得去；回

隨的有幾十個，想要往江津城。朱顯之問王鎮惡軍是什麽人，軍士回答說："劉兗州到。"朱顯之跑馬上前詢問劉藩在何處，軍士回答說："在後面。"朱顯之衹見軍隊没有看到劉藩，而且看見軍人擔着盾牌和作戰的武器，又望見江津江邊的船艦已經被燒着，濃烟火光衝天，而鼓點的聲音又非常緊密，知道并不是劉藩西上，便躍馬跑去報告劉毅："城外有大部隊，好像是從下游上來的，將要到達城邊，江津岸邊的船隻全部被火燒着了。"於是傳令關閉各個城門。王鎮惡亦策馬前進，軍隊攀緣城墻得以進入城中，城門還没有來得及下門閂，於是能够打開大城的東門。大城之中，劉毅總共有八隊人馬，披戴鎧甲的將士一千多人，已經嚴加防備。蒯恩進入東門，就折向北面攻擊練習射箭的場所，從前面攻擊城内牙城的東門。王鎮惡進入城東門，就直接攻擊城内牙城西門。軍隊又分出一部分攻打牙城南門。劉毅牙城之内從東部地區帶來的舊將士，還有六隊人馬一千多人，西部地區的將士以及能幹細心的值勤吏卒和善於射箭的士兵，又有二千多人。從吃早飯時就進入戰鬥，一直打到下午申時，西部將士潰散的潰散，歸降的歸降，已所剩無幾。王鎮惡進城後，便順風放火，燒掉了大城南門以及東門。又派人拿着朝廷詔書以及寬赦的文書和高祖親筆信共三封信函交給劉毅看，劉毅把它們全都燒掉了，連看都不看一眼。牙城之中的人亦不相信高祖已經前來。有一個名叫王桓的人，家住在江陵，先前曾親手砍掉叛將桓謙的頭，爲高祖所賞識提拔，經常跟在高祖身邊。他請求回西邊江陵迎家眷，到這個時候率領十多人幫助王鎮惡戰鬥。傍晚，在牙城東門偏北方向三十步遠處鑿城墻打個洞，王桓便先於衆人入洞，王鎮惡從後面跟隨着他，跟隨的人逐漸增多，於是用短兵器交戰。王鎮惡將士與劉毅從東邊帶來的將士不少有親屬或親戚關係，有的是他們的父兄、子弟或中表親戚，王鎮惡叫他們一邊戰鬥一邊喊話，劉毅的將士都知道高祖親自前來，人心離散鬆懈。夜裏一更天左右，公堂前沿部隊潰敗逃散，殺死了劉毅勇猛的將領趙蔡。劉毅身邊的軍隊仍然緊閉

衝蒯恩軍，軍人鬥已一日，疲倦，毅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死。鎮惡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矟，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

東面和西面的小門抵抗，王鎮惡擔心夜間自相傷害，就帶着軍隊退了出來，圍繞着牙城，開放牙城南門，作爲劉毅敗退的路。劉毅擔心牙城南門有埋伏的軍隊，三更時分，率領身邊三百來人打開北門衝出。最初，劉毅經常騎的馬在城外不能進來，倉猝之間没有馬，劉毅便到兒子劉肅民那兒要馬，劉肅民不肯給他。朱顯之便對他説："别人捉拿你父親，你却吝惜一匹馬不肯給，你現在如果自己要逃走，又要逃往何處呢?"説完奪過馬匹給了劉毅。初突圍時，正遇上王鎮惡的軍隊，奮力衝殺都不能脱身，轉過身來衝擊蒯恩的軍隊，戰士們已經戰鬥了一天，疲勞困倦，劉毅纔得從大城東門衝出，奔至牛牧佛寺，自己上吊身亡。王鎮惡身上受了五處箭傷，箭射中王鎮惡手拿着的長矛，并在手中折斷了。江陵平定二十天後，東晋大軍纔到。

署中兵，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内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食邑五百户。蠻帥向博抵根據阮頭，屢爲凶暴，鎮惡討平之。初行，告刺史司馬休之，求遣軍以爲聲援，休之遣其將朱襄領衆助鎮惡。會高祖西討休之，鎮惡乃告諸將曰："百姓皆知官軍已上，朱襄等復是一賊，表裏受敵，吾事敗矣。"乃率軍夜下，江水迅急，倏忽行數百里，直據都尉治。既至，乃以竹籠盛石，堙塞水道，襄軍下，夾岸擊之，斬襄首，殺千餘人。鎮惡性貪，既破襄，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反。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我一見公，無憂矣。"高祖尋登城唤鎮惡，鎮惡爲人强辯，有口機，隨宜酬應，高祖乃釋。休之及魯宗之奔襄陽，鎮惡統蒯恩諸軍水路追之，休之等奔羌，鎮惡追躡，盡境而還。除游擊將軍。

不久，王鎮惡被任用爲中兵曹，出任安遠護軍、武陵内史。因爲討平劉毅有功，被封爲漢壽縣子，食禄采邑五百户。當時蠻人首領向博抵根占據阮頭，常常逞凶爲虐，王鎮惡討平了他。初始動身時，告訴刺史司馬休之，請求派遣軍隊作爲後援，司馬休之派遣他的將領朱襄率領軍隊協助王鎮惡。正好遇到高祖往西面討伐司馬休之，王鎮惡於是告訴衆將領説："百姓都已知道官府軍隊已經西上，朱襄等又是一叛賊，如果内外受敵，我們的大事要壞了。"於是率領軍隊連夜順江東下，江水迅速湍急，頃刻間船行幾百里，直到都尉治所。到達以後，就用竹籠裝着石頭，堵塞水路，朱襄的部隊下來時，兩岸夾攻，斬下了朱襄的頭顱，殺死了一千多人。王鎮惡生性貪婪，打敗朱襄後，於是停駐軍隊，劫掠諸蠻人，不及時返回。等到王鎮惡到了江陵，司馬休之已經被打敗，高祖非常惱怒，没有及時接見他。王鎮惡笑着説："祇要讓我見到豫章公，就没有憂患了。"高祖不久登上城頭召唤王鎮惡，王鎮惡這個人能説會道，有口才，隨機應答，高祖纔消除了對他的不滿。司馬休之和魯宗之逃奔襄陽，王鎮惡統率蒯恩各路軍隊從水路追擊，司馬休之等奔逃羌地，王鎮惡跟踪追擊，一直追到邊境纔

十二年，高祖將北伐，轉鎮惡爲諮議參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見鎮惡於積弩堂，謂之曰："公愍此遺黎，志蕩逋逆。昔晋文王委伐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想勉建大功，勿孤此授。"鎮惡曰："不剋咸陽，誓不復濟江而還也！"

返回。不久，王鎮惡被任命爲游擊將軍。

義熙十二年，高祖將要北伐後秦，轉任王鎮惡爲諮議參軍，任龍驤將軍，兼領前鋒。將要出發時，前將軍劉穆之在積弩堂接見王鎮惡，并對他説："豫章公哀憐這些亡國的百姓，立志掃蕩這些逃竄的叛逆。從前晋文王司馬昭委任鄧艾討伐西蜀，而今亦要任您討伐關中，想要勉勵您建立大功，不要辜負這次任命。"王鎮惡説："不攻下咸陽，發誓不再渡長江回來！"

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邵陵、許昌，望風奔散，破虎牢及栢谷塢，斬賊帥趙玄。軍次洛陽，僞陳留公姚洸歸順。進次澠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版授方爲澠池令。遣司馬毛德祖攻僞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城，生擒之。仍行弘農太守。方軌長驅，徑據潼關。僞大將軍姚紹率大衆拒嶮，深溝高壘以自固。鎮惡懸軍遠入，轉輸不充，與賊相持久，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上民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高祖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大軍至，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徑向潼關，爲紹所拒不得進，而軍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糧援。時高祖沿河，索虜屯據河岸，軍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開舫北户，指河上虜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僞撫軍姚讚代紹守險，衆力猶盛。高祖至湖城，讚引退。

王鎮惡率軍進入後秦境内，作戰没有不勝的，邵陵、許昌等地守軍望風逃散，攻破虎牢以及栢谷塢，斬殺後秦將帥趙玄。晋軍駐扎洛陽，後秦陳留公姚洸投降歸順。大軍進駐澠池，王鎮惡拜訪當年寄食的友人李方家，登堂拜見李母，給予優厚的酬贈，當即書寫白版授予李方爲澠池縣令。派遣司馬毛德祖攻打後秦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城，活捉了他。仍然讓他任弘農太守之職。然後車輛并行長驅直入，迅速占據了潼關。後秦大將軍姚紹率領大軍憑藉險要抵抗，挖深溝築高墻來加固自己陣地。王鎮惡孤軍深入，糧餉轉運不充足，與後秦軍相持許久，將士們缺少食物，於是王鎮惡就親自到弘農督促上繳百姓租税，百姓争相輸送義粟，軍隊得到糧食士氣又再次振作起來。最初，高祖與王鎮惡等約定，如果攻下洛陽，一定要等待大部隊到達，不可以輕率前進。不久王鎮惡等直接向潼關進軍，被姚紹所阻擋不能前進，而部隊又缺少糧食，衹得派人奔告高祖，請求調遣糧食援助。當時高祖正沿着黄河而上，後秦駐軍占據着黄河沿岸，晋軍不能前進。高祖呼唤王鎮惡所派遣的人打開船的北面窗户，指着黄河岸上的虜寇駐軍給他看，并且説："我曾告誡他不要繼續進軍，他却輕率深入。岸上這個樣子，有什麽辦法能够派遣軍隊去支援？"王鎮惡得到百姓的義租後，姚紹又病故，後秦撫軍姚讚代替姚紹，繼續據險固守，軍力仍然很强。高祖到達湖城，姚讚率領軍隊撤退。

大軍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僞鎮北將軍姚强屯兵涇上，鎮惡遣毛德祖擊破之，直

東晋大軍駐扎在潼關，商議進攻的策略，王鎮惡請命率領水軍從黄河進入渭水。後秦鎮北將軍姚强駐軍涇水上游，王鎮惡派遣毛德祖攻破

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内，羌見艦溯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惋，咸謂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并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并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邪！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踊争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泓挺身逃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内夷、晉六萬餘户，鎮惡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

他，一直打到渭橋。王鎮惡所乘的都是快而長的小戰艦，划船的人全都在船倉裏面，羌人看見戰艦溯渭河而上，船艦外面看不到有乘船和划船的人，北方向來没有船隻，没有誰不驚嘆，都説是天神來了。王鎮惡到達之後，命令將士吃完飯，就丢掉船隻上岸。渭水水流湍急，傾刻之間，所有的艦船全都隨着水流漂走了。這時姚泓駐軍長安城下面，仍然還有幾萬人。王鎮惡撫慰士兵們説："各位的兄弟及家人都在江南，這裏是長安城北門外面，離家萬里路遠，可是船隻衣服糧食都已隨水流漂走，哪兒還有活命的辦法呢？祇有拼死决戰，還可以建立大功，不這樣的話，那就没有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了。"於是自己身先士卒，衆人也知道再也没有退路，没有一個不奮勇争先的，姚泓的部隊一下子就潰敗逃散了，當下就攻陷了長安城。姚泓脱身逃出，第二天，帶領妻子兒女前來歸降。長安城内夷人、晉人共有六萬多户人家，王鎮惡宣揚東晉朝廷的恩德，安撫慰問剛剛歸附的軍民，號令嚴明莊肅，百姓安居樂業。

高祖將至，鎮惡於灞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是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進號征虜將軍。時有白高祖以鎮惡既克長安，藏姚泓僞輦，爲有異志。高祖密遣人覘輦所在，泓輦飾以金銀，鎮惡悉剔取，而棄輦於垣側。高祖聞之，乃安。

高祖將要來到長安，王鎮惡親自到灞上迎接，高祖慰勞他説："成就我的霸業的人，真是你啊。"王鎮惡連連叩拜辭謝説："這是明公您的威望，各位將領出力的結果，我王鎮惡有什麽功勞呢！"高祖笑着説道："愛卿想要學東漢'大樹將軍'馮異讓功避禄吧。"這個時候關中地區物産豐盛，官府倉庫充實，王鎮惡肆意搜刮積聚，男女奴婢以及珍寶錦帛不計其數。高祖因他功勞大，不加追究。并加封他爲征虜將軍。當時有人報告高祖，説王鎮惡攻克長安後，私藏後秦姚泓的皇車，懷有不可告人的野心。高祖暗中派遣人去察看皇車之所在。姚泓皇車是用金銀裝飾起來的，王鎮惡把金銀全都剥取下來，却把車子扔在斷墻旁邊。高祖聽了這件事以後，心纔放了下來。

高祖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爲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本號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捍禦之任。時西虜佛佛强盛，姚

高祖留下第二個兒子桂陽公劉義真做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守長安。王鎮惡憑藉征虜將軍封號兼任安西司馬、馮翊太守，把長安的防禦任務委托給了他。這時西邊的夏帝國佛

興世侵擾北邊，破軍殺將非一。高祖既至長安，佛佛畏憚不敢動。及大軍東還，便寇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距之。虜甚盛，田子屯劉回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各思竭力，而擁兵不進，寇虜何由得平。"使還，具説鎮惡言，田子素與鎮惡不協，至是益激怒。二人常有相圖志，彼此每相防疑。鎮惡率軍出北地，爲田子所殺，事在《序傳》。時年四十六。田子又於鎮惡營内，殺鎮惡兄基、弟鴻、遵、淵及從弟昭、朗、弘，凡七人。是歲，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

佛非常强盛，姚興在世時他們常常侵擾北方邊境，打敗守軍殺死守衛將士已不是一次。高祖到了長安以後，佛佛畏懼不敢輕舉妄動。等到東晋大軍回到東部都城，就又進犯北地。劉義真派遣中兵參軍沈田子抵擋他們。西夏軍很强盛，沈田子駐軍劉回堡，派遣使者回去報告王鎮惡。王鎮惡當着沈田子使者的面，對長史王脩說："豫章公把十歲的小孩托付給我們，應當各自考慮竭盡全力，沈參軍却聚集大軍不敢前進，何時纔能削平寇虜。"使者返回沈田子軍營，把王鎮惡説的話全都告訴了沈田子，沈田子一向跟王鎮惡不和，到此時更加激憤。兩個人常常打對方的主意，彼此往往相互提防相互猜疑。王鎮惡率領軍隊到北地，被沈田子所殺，這件事在《序傳》中有記載。被害時僅有四十六歲。沈田子又在王鎮惡軍營内，殺掉了王鎮惡之兄王基、弟王鴻、王遵、王淵以及堂弟王昭、王朗、王弘，總共七人。這年是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

高祖表曰："故安西司馬、征虜將軍王鎮惡，志節亮直，機略明舉。自策名州府，屢著誠績。荆南遘釁，勢據上流，難興强蕃，憂兼内侮。鎮惡輕舟先邁，神兵電臨，旰食之虞，一朝霧散。及王師西伐，有事中原，長驅洛陽，肅清湖、陜。入渭之捷，指麾無前，遂廓定咸陽，俘執僞后，克成之效，莫與爲疇，實捍城所寄，國之方、邵也。近北虜游魂，寇掠渭北，統率衆軍，曜威撲討。賊既還奔，還次涇上，故龍驤將軍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加刃害，忠勛未究，受禍不圖，痛惜兼至，惋悼無已，伏惟聖懷，爲之傷惻。田子狂悖，即已備憲。鎮惡誠著艱難，勛參前烈，殊績未酬，宜蒙追寵，願敕有司，議其褒贈。"於是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高祖受命，追封龍陽縣侯，食邑千五百户，謚曰壯侯。配食高祖廟廷。

高祖上表説："原安西司馬、征虜將軍王鎮惡，志向節操誠實正直，謀略聖明周全。自從他任職以來，多次建立忠誠的豐功偉績。荆州南面劉毅等人犯上作亂，憑藉優越地勢占據長江上游，我大晋一方面遭到强大有力的藩鎮興起的災難，一方面又擔心朝廷内的禍患。王鎮惡率領輕便的戰船先行，神速的軍隊像閃電般地降臨，寢食不安的憂患，一時之間就雲消霧散了。後來王師西征，用兵中原，長驅直入洛陽，肅清湖、陜一帶蠻夷。進入渭水地區打的勝仗，王鎮惡指揮作戰的英明可説是前所未有，於是掃蕩咸陽之敵，俘獲後秦國君，克敵致勝的功效，没有誰能跟他相等，實在是捍衛國土所能寄以厚望的，就像協助周宣王中興的方叔與邵虎那樣，是國家的棟梁之臣。近來北方西夏的游魂，侵擾劫掠渭水北部，王鎮惡統率大軍，炫示國威進行征討。寇虜往回逃竄之後，王鎮惡回師駐扎在涇水上游，可是原龍驤將軍沈田子忽然發起癲狂，驟然對他加以殺害，忠貞的功業還没有全部完成，不料遭此禍患，令人哀痛，令人惋惜，值得永久悼念。聖上仁慈之懷，也爲此悲傷同情。沈田子如此狂

妄悖逆，當下已經伏法。王鎮惡之忠誠著於艱難，他的功績可以與前人并列，可是他卓越的功績還没有得到報償，理應蒙受皇恩追加榮耀，願皇上詔令有司，議定對他的褒獎和封賞。”於是追贈他爲左將軍、青州刺史。高祖接受天命登上帝位後，追封他爲龍陽縣侯，食禄采邑一千五百户，謚號壯侯。其靈位將來可以放在神廟與高祖一同享受祭祀。

子靈福嗣，位至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靈福卒，子述祖嗣。述祖卒，子叡嗣。齊受禪，國除。

王鎮惡的兒子王靈福繼承他的爵位，官職做到了南平穆王劉鑠右軍諮議參軍。王靈福死後，其子王述祖繼承他的職位。王述祖死後，其子王叡繼承他的職位。齊受宋禪讓，其封國被廢除。

王康

鎮惡弟康，留關中，及高祖北伐，鎮惡爲前鋒，康逃匿田舍。鎮惡次潼關，康將家奔之，高祖板爲彭城公前將軍行參軍。鎮惡被害，康逃藏得免，携家出洛陽，到彭城，歸高祖。即以康爲相國行參軍。求還洛陽視母，尋值關、陝不守，康與長安徙民張旰醜、劉雲等唱集義徒，得百許人，驅率邑郭僑户七百餘家，共保金墉城，爲守戰之備。時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餘户屯城南，迎亡命司馬文榮爲主。又有亡命司馬道恭自東垣率三千人屯城西，亡命司馬順明五千人屯陵雲臺。順明遣刺殺文榮，平復推順明爲主。又有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索虜野坂戍主黑矟公游騎在芒上，攻逼交至，康堅守六旬。宋臺建，除康寧朔將軍、河東太守。遣龍驤將軍姜□率軍救之，諸亡命并各奔散。高祖嘉康節，封西平縣男，食邑三百户，進號龍驤將軍。迎康家還京邑。勸課農桑，百姓甚親賴之。永初元年卒金墉，時年四十九，葬於偃師城西。追贈輔國將軍。無子，以兄河西太守基子天祐嗣。當太祖元嘉二十七年，隨劉康祖伐索虜敗没，

王鎮惡之弟王康，留守關中，等到高祖北伐，王鎮惡做前鋒，王康逃走藏匿在農家。王鎮惡駐軍潼關，王康帶領家眷投奔他，高祖發文授王康爲彭城公前將軍行參軍。王鎮惡被殺害後，王康逃走隱藏得以免遭殺害，携家帶口從洛陽出走，到達彭城，歸附高祖。高祖當即任王康爲相國行參軍。他請求返回洛陽探視母親，不久遭逢關中、陝西失守，王康與長安移民張旰醜、劉雲等發起召集義兵，得到一百多人，驅使率領城郭的僑民七百餘家，共同保衛金墉城，做好防守作戰的準備。當時有一個人叫邵平，率領私人的部隊以及并州逃亡乞食飢民一千餘户屯駐城的南面，迎接亡命之徒司馬文榮做主帥。又有亡命之徒司馬道恭從東垣率領三千人屯駐城西面，亡命之徒司馬順明五千人屯駐陵雲臺。司馬順明派人刺殺了司馬文榮，邵平又推司馬順明做主帥。還有司馬楚之屯駐柏谷塢，北魏野坂駐守長官黑矟公率領游動突襲的騎兵在芒上，攻擊威逼一齊來，王康堅守了六十天。宋國初始建立，除授王康爲寧朔將軍、河東太守。派遣龍驤將軍姜□率領軍隊援救他，衆亡命徒都各自逃散。高祖嘉獎王康的節操，封他爲西平縣男，食邑三百户，進號龍驤將軍。迎接王康家眷回到京城。王康鼓勵并督促百姓務農養蠶，百姓十分親近信賴他。宋武帝永初元年，死於金墉，死時四十九歲，埋葬在偃師城西面。追贈他輔國將軍。王康没有兒

子懷祖嗣。

子，讓其兄河西太守王基之子王天祐繼承他的爵位。在太祖元嘉二十七年，王天祐跟隨劉康祖討伐北魏，戰敗而死，其子王懷祖繼承其爵位。

檀韶

檀韶字令孫，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初辟本州從事，西曹主簿，輔國司馬。高祖建義，韶及弟祗、道濟等從平京城，行參高祖建武將軍事。都邑既平，爲鎮軍參軍，加寧遠將軍、東海太守，進號建武將軍，遷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以平桓玄功，封巴丘縣侯，食邑五百户。復參車騎將軍事，加龍驤將軍，遷驍騎將軍，中軍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

檀韶字令孫，是高平金鄉人。祖祖輩輩居住在京口。最初徵召爲本州從事，西曹主簿，輔國司馬。高祖舉起平叛的義旗，檀韶及其弟檀祗、檀道濟等隨從高祖平定京城，行參高祖建武將軍事。都城平定後，檀韶轉爲鎮軍參軍，加授寧遠將軍、東海太守，進號建武將軍，升任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由於平定桓玄叛亂有功，封巴丘縣侯，食邑五百户。又參車騎將軍事，加授龍驤將軍，升任驍騎將軍，中軍諮議參軍，加授寧朔將軍。

從征廣固，率向彌、胡藩等五十人攻臨朐城，克之。及圍廣固，慕容超夜燒樓當韶圍分，降號横野將軍。城陷之日，韶率所領先登，領北琅邪太守，進號寧朔將軍、琅邪内史。從討盧循於左里，又有戰功，并論廣固功，更封宜陽縣侯，食邑七百户，降先封一等爲伯，減户之半二百五十户，賜祗子臻。坐六門内乘輿，白衣領職。義熙七年，號輔國將軍。八年，丁母憂，起爲冠軍將軍。明年，復爲琅邪内史，淮南太守，將軍如故。鎮姑孰。尋進號左將軍，領本州大中正。十二年，遷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有罪，免官。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增八百户，并前千五百户。韶嗜酒貪横，所莅無績，上嘉其合門從義，弟道濟又有大功，故特見寵授。永初二年，卒於京邑，時年五十六。追贈安南將軍，加散騎常侍。

檀韶隨從高祖征討廣固，率領向彌、胡藩等五十人攻打臨朐城，并攻克了它。等到圍攻廣固時，南燕君主慕容超當檀韶圍城的時分夜裏放火燒掉城樓，降號横野將軍。城被攻陷的那天，檀韶率領他的人馬首先進城，兼北琅邪太守，進號寧朔將軍、琅邪内史。檀韶隨從高祖討伐叛將盧循於左里，又立有戰功，與征討廣固的功勞一并考慮，改封宜陽縣侯，食邑七百户，降先封一等爲伯，減户之半二百五十户，賜給其弟檀祗之子檀臻。檀韶因乘坐六門内天子及諸侯所乘坐的車子犯罪，降爲没有職位的平民領任官職。義熙七年，進號輔國將軍。八年，遭逢母親的喪事而去職，後又起任冠軍將軍。第二年，又任琅邪内史，淮南太守，將軍照舊不變。檀韶鎮守姑孰。隨後進號左將軍，兼任本州大中正。十二年，遷任督江州、豫州的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照舊不變。後因爲有罪，免去所有官職。高祖受天命登上帝位，因爲檀韶有輔助高祖登上帝位的功勞，增賜采邑八百户，并前所賜共一千五百户。檀韶喜好飲酒，且貪婪横暴，所莅任的官職没有絲毫政績，聖上嘉許他滿門爲正義而獻身，其弟檀道濟又立有大功，所以特别授予官爵。宋武帝永初二年，死在京城，死時五十六歲。追贈安南將軍，加授散騎常侍。

子緒嗣。緒卒，無子，國除。祗子臻。臻卒，子遐嗣，齊受禪，國除。祗、弟道濟并別有傳。

檀韶之子檀緒繼承他的爵位。檀緒死後，沒有子嗣，封國廢除。檀祗之子檀臻。檀臻死後，其子檀遐繼承其爵位，南齊蕭道成接受宋禪讓登上帝位，封國被廢除。檀韶之弟檀祗及檀道濟都另有傳記述其事迹。

向靖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内山陽人也。名與高祖祖諱同，改稱小字。世居京口，與高祖少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平京邑，板參鎮軍軍事，加寧遠將軍。京邑雖平，而群寇互起，彌與劉藩、孟龍符征破桓歆、桓石康、石綏於白茅，攻壽陽剋之。義熙三年，遷建武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内史，戍堂邑。以平京城功，封山陽縣五等侯。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是河内山陽人。由於與高祖祖父劉靖同名，所以改稱小字。祖輩居住在京口，與高祖少年時有交情。隨從高祖平定京城，參建武軍事。進而平定京都，發文參鎮軍軍事，加授寧遠將軍。京都雖然平定，可是許多賊寇紛紛興起，向彌與劉藩、孟龍符一起征討，并於白茅打敗了桓歆、桓石康、石綏，攻克壽陽。義熙三年，升任建武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内史，守衛堂邑。由於平定京城有功，封山陽縣五等侯。

從征鮮卑，大戰於臨朐，累月不决。彌與檀韶等分軍自間道攻臨朐城。彌擐甲先登，即時潰陷，斬其牙旗，賊遂奔走。攻拔廣固，彌又先登。盧循屯據蔡洲，以親黨阮賜爲豫州刺史，攻逼姑孰。彌率譙國内史趙恢討之。時輔國將軍毛脩之戍姑孰，告急續至，彌兼行進討，破賜，收其輜重。除中軍諮議參軍，將軍如故。盧循退走，高祖南征，彌爲前鋒，於南陵、雷池、左里三戰，并大捷。軍還，除太尉諮議參軍、下邳太守，將軍如故。八年，轉游擊將軍，尋督馬頭淮西諸郡軍事、龍驤將軍、鎮蠻護軍、安豐汝陰二郡太守、梁國内史，戍壽陽。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安南縣男，食邑五百户。十年，還冠軍將軍、高陽内史，臨淮太守，領石頭戍事。高祖西伐司馬休之，以彌爲吴興太守，將軍如故。明年，高祖北伐，彌以本號侍從，留戍碻磝，進屯石門、栢谷。還督北青州諸軍事、北青州刺史，將軍如故。高祖受命，以

向彌隨從高祖征討鮮卑，在臨朐進行大戰，接連幾個月不能解決戰鬥。向彌與檀韶等人分出一部分軍隊從偏僻小道攻打臨朐城。向彌身穿鎧甲，率先登上臨朐城頭，城立時被攻陷，砍斷旗竿上裝飾有象牙的大旗，賊寇於是逃走了。攻下廣固時，向彌又是領先登城。叛賊盧循屯駐占據蔡洲，任命親近黨羽阮賜做豫州刺史，攻打威逼姑孰。向彌率領譙國内史趙恢討伐他。當時輔國將軍毛脩之戍守姑孰，報告緊急軍情請求援救的公文連續不斷地到來，向彌兼程進軍討伐，打敗了阮賜，收繳了他的軍械糧草。向彌被除授中軍諮議參軍，將軍之職不變。盧循退走時，高祖率軍南征，向彌充當先鋒，在南陵、雷池、左里打了三次戰役，都取得了重大勝利。大軍凱旋而歸，除授太尉諮議參軍、下邳太守，將軍照舊。義熙八年，轉任游擊將軍，隨後統領馬頭淮西諸郡軍事、龍驤將軍、鎮蠻護軍、安豐汝陰二郡太守、梁國内史，戍守壽陽。因爲平定廣固、盧循有功，封向彌安南縣男，食邑五百户。十年，升任冠軍將軍、高陽内史，臨淮太守，兼領石頭戍事。高祖往西討伐司馬休之，任向彌爲吴興太守，將軍之職照舊。第二年，高祖往北征討，向彌以原來的官號隨從，留守碻磝，進軍駐

佐命功，封曲江縣侯，食邑千户。遷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二年，卒官，時年五十九。追贈前將軍。彌治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

扎石門、栢谷。又遷督北青州諸軍事、北青州刺史，將軍之職照舊。高祖接受天命登上帝位，由於輔佐高祖登上帝位有功，封向彌曲江縣侯，食邑千户。升任太子左衛率，加授散騎常侍。永初二年，死於其所任官位上，死時五十九歲。追贈他爲前將軍。向彌嚴格要求自身，生活十分節儉，不建造豪華府第，没有田園商貨的産業，當時的人稱許贊揚他。

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楨紹封，又坐殺人，國除。

向彌之子向植繼承他的爵位，由於過失很多又不接受母親的訓誡，被削去其爵位。改由向植第二個弟弟向楨繼承封爵，又因殺了人，其封國被廢除。

向柳

植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無所推先，諸盛流并容之。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顔竣皆與友善。歷始興王濬征北中兵參軍，始興内史，南康相。臧質爲逆，召柳至尋陽，與之俱下。質敗歸降，下獄死。

向植之弟向柳，字玄季，有學識才能，爲人正直儒雅，没有人被他所推許尊崇，衆多名流都能容納他。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顔竣都跟他友好。歷任始興王劉濬征北中兵參軍，始興内史，南康相。臧質叛亂，把向柳召到尋陽，跟他一起東下，臧質失敗後，向柳歸降，下到牢獄而死。

向劭

彌弟劭，永初中，爲宣城太守。劭弟子亮，以私忿殺彌妻施氏，托云奴客所殺，劭輒於墓所殺亮及彌妾并奴婢七八人，匿不聞官，爲有司所奏，詔無所問。元嘉初，卒於義興太守。

向彌之弟向劭，永初年間，任宣城太守。向劭弟之子向亮，由於泄私忿殺死向彌之妻施氏，推托説是家奴殺死的，向劭就在墓地把向亮以及向彌之妾連同奴婢七八人全都殺死，隱瞞不報告官府，被有司奏聞聖上，詔書并没有追究向劭之事。元嘉初年，向劭死在義興太守任上。

劉懷慎　劉德願

劉懷慎，彭城人，左將軍懷肅弟也。少謹慎質直。始參高祖鎮軍將軍事，振威將軍、彭城内史。從征鮮卑，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克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從高祖距盧循於石頭，屢戰克捷，加輔國將軍。義熙八年，以本號監北徐州諸軍事，鎮彭城。尋加徐州刺史。爲政嚴猛，境内震肅。九年，亡命王靈秀爲寇，討平之。十一年，進北中郎將。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食邑五百

劉懷慎是彭城人，左將軍劉懷肅之弟。年少時爲人恭謹慎重，質樸正直。初時參高祖鎮軍將軍事，振威將軍、彭城内史。跟隨高祖征討鮮卑，每次作戰都身先士卒，等到攻打廣固時，劉懷慎率領部隊首先登城。又隨高祖在石頭城抗擊盧循叛賊，屢戰屢勝，加授輔國將軍。義熙八年，以原來的封爵監督北徐州諸軍事，鎮守彭城。隨即加授徐州刺史。管理政事嚴厲，所管轄的範圍之内均因懾於他的威嚴而恭整嚴肅。九年，亡命徒王靈秀叛亂，劉懷慎領兵討平他。十一年，升任北中郎將。由於平定廣固、盧循有

户。十三年，高祖北伐，以爲中領軍、征虜將軍，衛輦轂。坐府中相殺，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逾己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宋臺立，召爲五兵尚書，仍督江北淮南諸軍、前將軍、南青州刺史。復徵爲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高祖還都壽春，留懷慎督北徐、兗、青、淮北諸軍事、中軍將軍、徐州刺史。以亡命入廣陵城，降號征虜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爲侯，增邑千户。進號平北將軍。徵爲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禄大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常侍如故。禄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追贈撫軍，謚曰肅侯。

功，封南城縣男，食邑五百户。十三年，高祖北伐北魏，任劉懷慎爲中領軍、征虜將軍，護衛京城。因府中相殘殺，被免去官職。劉懷慎雖然名望地位變得越高，而恭敬謹慎更加周到，每次前往拜訪官職不比自己高的人，都要整理好衣服在門外就下車，他恭敬謙退大都像這樣。宋國初始建立，召劉懷慎任五兵尚書，仍舊統領江北淮南諸軍、前將軍、南青州刺史。後又徵召他爲度支尚書，加授散騎常侍。高祖把京都遷到壽春，留下劉懷慎監督北徐、兗、青、淮北諸軍事、中軍將軍、徐州刺史。後因被削除户籍逃亡的人進入廣陵城，降號爲征虜將軍。永初元年，由於輔佐高祖登上帝位有功，進升劉懷慎爵號爲侯，增加采邑一千户。進號平北將軍。被徵召爲五兵尚書，加授散騎常侍，光禄大夫。景平元年，升任護軍將軍，常侍之職不變。朝廷賞賜給他的粟米財物都分賞給同姓族人，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物。景平二年去世，死時六十一歲。追贈爲撫軍，謚號肅侯。

子德願嗣。世祖大明初，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下獄，奪爵土。後復爲秦郡太守。德願性粗率，爲世祖所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群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踴，涕泗交流。上甚悦，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爲諧謔，上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世祖聞其能，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永光中，爲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獄誅。

劉懷慎之子劉德願繼承他的爵位。宋世祖大明初年，任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因收受商人韓佛智的錢財，進了監獄，削去了他的爵位和封地。後又恢復爲秦郡太守。劉德願生性粗疏直率，被世祖劉駿所輕慢侮弄。皇上寵愛的姬妾殷貴妃去世，埋葬完畢後，世祖多次跟群臣到殷貴妃墓地去。世祖對劉德願説："你如果哭貴妃哭得很悲痛，將給你重賞。"劉德願聽世祖説完後就放聲痛哭，并用手捶拍胸口，用脚頓地，眼淚和鼻涕一齊流下。世祖十分高興，任命他做豫州刺史。又讓懂醫療技術的人羊志哭殷氏，羊志亦嗚嗚咽咽哭泣得很悲傷。過了些日子，有人問羊志："你哪兒來得這麽快的一副哭樣子?"羊志那時剛剛死了心愛的姬妾，回答説："我那天祇是哭我自己死去的愛妾罷了。"羊志這人言辭流利，很詼諧，善於開玩笑。世祖亦喜歡跟他戲謔。劉德願善於駕車，曾經竪立兩根柱子，使兩柱間剛剛能通過車軸，便在一百多步遠的地方抖動繮繩奔馳，不到幾尺遠，便用力鞭打拉着車的牛從柱子間直馳而過，他駕車的技術就是這樣的

精湛。世祖知道德願的本領，要德願給他駕御輪轂上繪有彩色的車子，親臨太宰江夏王劉義恭府第。劉德願常將武官戴的名爲“籠冠”的帽子高高戴着，身穿紅色短上衣，手執繮繩趕着大車，或進或退，很有風度。宋前廢帝永光年間，被任爲廷尉，跟柳元景很友好。柳元景失敗，德願下獄被誅。

劉榮祖

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高祖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高祖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焉。以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内史徐逵之敗没，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高祖乃解所著鎧以授之。榮祖率所領陷陣，身被數創，會賊破走。加振威將軍，尋參世子征虜軍事，領遂成令。高祖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寧遠將軍。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索虜於半城，又攻劉度壘克之。高祖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克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轉爲太尉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既破長安，姚泓女婿徐衆率其餘衆連營叛走，榮祖與檀道濟等攻營破之，斬首擒馘，不可稱計。十四年，除彭城内史，又補相國參軍。其年，遣榮祖還都，爲世子中兵參軍。永初元年，除越騎校尉，尋轉右軍將軍。索虜南寇，司州刺史毛德祖陷没，榮祖時居父艱，起爲輔國將軍。追論半城之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爲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偏險褊隘，頗失士君子之心。領軍將軍謝晦深接待之，廢立之際，要榮祖，固辭獲免。及晦出鎮荆楚，欲請爲南蠻校尉，榮祖又固止之。其年冬卒。德願弟興祖，青州刺史。

劉懷慎之妾所生的長子劉榮祖，年少時喜歡騎馬射箭，爲高祖所賞識。後來盧循前來攻襲，當時賊軍乘坐小艦，入淮水拔除營寨。高祖向軍隊傳達皇上的命令，不接到指示便不得擅自向賊軍射箭，劉榮祖抑制不住憤怒，冒着禁令向敵人放箭，被射中的敵人應弦而倒，高祖越發認爲劉榮祖是個奇才。由於他作戰有功參太尉軍事。隨從高祖征討司馬休之，彭城内史徐逵之戰敗而死，諸將領意志沮喪，劉榮祖請求作戰的意志更加堅決，高祖便解下自己所穿的鎧甲送給他。劉榮祖率領部隊衝鋒陷陣，身上遭受多處創傷，適逢賊軍敗逃。加授劉榮祖振威將軍稱號，隨即參與世子征虜軍事，領遂成縣令。高祖北伐時，改任鎮西中兵參軍，寧遠將軍。東晉水軍進入黃河，他跟朱超石一起在半城大敗後秦，又進攻劉度壘并打敗了他。高祖設盛宴招待戰士們，對劉榮祖說：“愛卿以少數的軍隊打敗數量衆多的敵人，衹要攻打，便没有堅固的城池，即使是古代著名的將領，又如何能超過你。”於是改任爲太尉中兵參軍，加授建威將軍。破長安以後，後秦主姚泓女婿徐衆率領他的殘餘部隊連營叛逃，劉榮祖與檀道濟等攻破徐衆營壘，斬下敵人首級，割取左耳，不計其數。義熙十四年，授任彭城内史，又補授相國參軍。這年，派遣劉榮祖回都城，任世子中兵參軍。永初元年，授任越騎校尉，隨即改任右軍將軍。後秦向南侵犯，司州刺史毛德祖潰敗而死，劉榮祖當時因爲父親守喪，起用爲輔國將軍。追議半城的戰功，賜爵爲都鄉侯。劉榮祖爲人不看重錢財而重義氣，善於安撫將士，然而生性偏頗邪僻，心胸又很狹隘，很是喪失有學問品德高尚之人的心。領軍將軍謝晦特

别接待他，廢除少帝擁立太祖之時，約請劉粲祖參加，劉粲祖堅決推辭，以致免於遭禍。到後來謝晦外出鎮守荆州及楚州，想向朝廷請求任劉粲祖爲南蠻校尉，劉粲祖又堅决勸阻他。這年的冬天去世。劉德願之弟劉興祖是青州刺史。

懷慎弟懷默，冠軍將軍、江夏内史，太中大夫。懷默子道球，巴東、建平二郡太守。

劉懷慎之弟劉懷默，任冠軍將軍、江夏内史，太中大夫。劉懷默之子劉道球，任巴東、建平二郡太守。

劉亮

道球弟孫登，武陵内史。孫登子亮，世祖大明中，爲武康令。時境内多盗鑄錢，亮掩討無不禽，所殺以千數。太宗泰始初，爲巴陵王休若鎮東中兵參軍，北伐南討，功冠諸將，封順陽縣侯，食邑六百户。歷黄門郎，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不營財貨，所餘公禄，悉以還官。太宗嘉之，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至益州，泰豫元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鼓後，心動如刺，中間便絶。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追贈冠軍將軍，謚曰剛侯。

劉道球之弟劉孫登，任武陵内史。劉孫登之子劉亮，世祖大明年間任武康縣令。當時他管轄的境内有許多人偷偷地鑄造錢幣，劉亮發起突然襲擊搜捕，没有誰能漏網，被殺掉的人以千計數。太宗泰始初年，劉亮爲巴陵王劉休若鎮東中兵參軍，南征北討，功勞爲諸將之首，封爲順陽縣侯，食邑六百户。歷任黄門郎，梁、益二州刺史。在任職期間清廉節儉，不謀求財物，所剩餘的公家俸禄，全數交還官府。太宗嘉勉他，頒發詔書表彰贊美。劉亮在梁州時，忽然服用丹藥修煉道術，想要長生不老。迎接武當山道士孫道胤，讓他調製神仙所用的不死之藥。到達益州後，泰豫元年藥纔煉成功，但還没有清除藥的劇烈毒性。孫道胤不讓劉亮服用，而劉亮很想服用，清晨打開城門汲取井華水服用，一直服用到肚子鼓脹起來，胸腹蠕動像是針扎，在劇烈的疼痛中死去了。後來有人遇見他，他乘坐白馬，率領幾十個人出關向西去，跟他談話清清楚楚，這就是道家所説的身死遺下形骸而仙去。追贈劉亮冠軍將軍，謚號爲剛侯。

劉道隆

孫登弟道隆，元嘉二十二年，爲盧江太守。世祖舉義，棄郡來奔，以補南中郎參軍事，加龍驤將軍。時世祖分麾下以爲三幢，道隆與中兵參軍王謙之、馬文恭各領其一。大明中，歷黄門侍郎，徐、青、冀三州刺史。前廢帝景和中，以爲右衛將軍，永昌縣侯，食邑五百户，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爲太宗盡力，遷左衛將

劉孫登之弟劉道隆，元嘉二十二年，任盧江太守。世祖舉起義旗，劉道隆拋棄盧江郡前來投奔，把他補爲南中郎參軍事，加授龍驤將軍。當時世祖將其指揮下的軍隊分做三隊，劉道隆與中兵參軍王謙之、馬文恭各人帶領其中的一隊。大明年間，歷任黄門侍郎，徐、青、冀三州刺史。前廢帝景和年間，封爲右衛將軍，永昌縣侯，食邑五百户，委托給他重要的任務。泰始初年，由於替太宗盡了力，遷任左衛將軍，中護軍，不

軍，中護軍，尋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

久世祖下令讓他自盡，此事在《建安王劉休仁傳》中有記載。

王謙之　王應之

王謙之字休光，琅邪臨沂人。晋司州刺史胡之曾孫也。世祖初，歷驍騎將軍，御史中丞，吴興太守。以南下之功，封石陽縣子，食邑五百户。大明三年卒，贈前將軍，謚曰肅。子應之嗣。大明末，爲衡陽内史。晋安王子勛反，應之起義拒湘州行事何慧文，爲慧文所殺，事在《鄧琬傳》，追贈侍中。應之弟雲之，順帝昇明中貴達。

王謙之字休光，是琅邪臨沂人。晋司州刺史王胡之的曾孫。世祖初年，歷任驍騎將軍，御史中丞，吴興太守。因爲南征有功，封石陽縣子，食邑五百户。大明三年死去，贈前將軍，謚號叫肅。其子王應之繼承他的封爵。大明末年，任衡陽内史。晋安王劉子勛反叛，王應之起義抵抗湘州行事何慧文，被何慧文所殺，此事在《鄧琬傳》中有記載，追贈侍中。王應之之弟王雲之，是順帝昇明年間貴顯的人物。

馬文恭

馬文恭，扶風人也。亦以功封泉陵縣子，食邑五百户。世祖即位，爲游擊將軍。頃之卒。

馬文恭，是扶風人。亦因爲有功勞封泉陵縣子，食邑五百户。世祖登上帝位，任游擊將軍。不久就死了。

劉粹

劉粹字道冲，沛郡蕭人也。祖恢，持節、監河中軍事，征虜將軍。粹家在京口。少有志幹，初爲州從事，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從平京邑，轉參鎮軍事，尋加建武將軍、沛郡太守，又領下邳太守。復爲車騎中軍參軍。從征廣固，戰功居多。以建義功，封西安縣五等侯。軍還，轉中軍諮議參軍。盧循逼京邑，京口任重，太祖時年四歲，高祖使粹奉太祖鎮京城。轉游擊將軍。

劉粹字道冲，是沛郡蕭縣人。祖父劉恢，持節、監河中軍事，征虜將軍。劉粹的家住在京口。年少時就有志氣和才幹。最初爲州從事，高祖攻克京城時，參與建武軍事。隨從高祖平定京都，後改任參鎮軍事，隨即加授建武將軍、沛郡太守，又領下邳太守。後又任車騎中軍參軍。跟隨高祖征討廣固，戰功很多。由於建立大功，封西安縣五等侯。軍隊回到京都，改任中軍諮議參軍。盧循威脅京都，京口擔負着重大的責任，太祖當時衹有四歲，高祖使劉粹擁戴太祖鎮守京城。改任游擊將軍。

遷建威將軍、江夏相。衛將軍毅，粹族兄也，粹盡心高祖，不與毅同。高祖欲謀毅，衆并疑粹在夏口，高祖愈信之。及大軍至，粹竭其誠力。事平，封灄陽縣男，食邑五百户。母憂去職。俄而高祖討司馬休之，起粹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統水軍入河。明年，進號輔國將軍，遷相國右司馬、侍中、中軍司馬、冠軍將軍，遷左衛將軍。永初元年，以佐

後來，劉粹升任建威將軍、江夏相。衛將軍劉毅，是劉粹同族的兄長，劉粹對高祖竭盡心力，不跟劉毅同心。高祖想要誅殺劉毅，衆人疑慮劉粹在夏口，高祖却更加信任他。等到高祖率領軍隊到達，劉粹竭盡他的忠誠和能力來助高祖。劉毅的事情平定後，封劉粹灄陽縣男，食邑五百户。由於居母親喪事離開了職位。不久，高祖征討司馬休之，起用劉粹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統率水軍進入黄河。第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升任相國右司馬、侍中、中軍司馬、冠軍將

命功，改封建安縣侯，食邑千户。二年，以役使監吏，免官。尋督江北淮南郡事、征虜將軍、廣陵太守。三年，以本號督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陽馬頭三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梁郡太守，鎮壽陽，治有政績。

少帝景平二年，譙郡流離六十餘家叛没虜，趙昃、秦剛等六家悔倍還投陳留襄邑縣，頓謀等村，粹遣將苑縱夫討叛户不及，因誅殺謀等三十家，男丁一百三十七人，女弱一百六十二口，收付作部。粹坐貶號爲寧朔將軍。時索虜南寇，粹遣將軍李元德襲許昌，殺僞潁川太守庾龍，於是陳留人董遨自稱小黄盟主，斬僞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司馬世賢，傳首京都。

太祖即位，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簡役愛民，罷諸沙門二千餘人，以補府史。元嘉三年討謝晦，遣粹弟車騎從事中郎道濟、龍驤將軍沈敞之就粹，自陸道向江陵。粹以道濟行竟陵内史，與敞之及南陽太守沈道興步騎至沙橋，爲晦司馬周超所敗，士衆傷死者過半，降號寧朔將軍。初，晦與粹厚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粹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太祖以此嘉之。晦遣送曠之還粹，亦不害也。明年，粹卒，時年五十三。追贈安北將軍，持節、本官如故。

曠之嗣，官至晋熙太守。曠之卒，子琛嗣。琛卒，無子，國除。琛弟亮，順帝昇明末，尚書駕部郎。

軍，遷任左衛將軍。永初元年，由於輔助高祖創業立了大功，改封建安縣侯，食邑千户。永初二年，因爲役使負監督責任的官吏，免去了他的官職。隨後又總督江北、淮南郡事、征虜將軍、廣陵太守。三年，以原來的封號總督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的梁郡弋陽馬頭三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兼領梁郡太守，鎮守壽陽，管理政事有成績。

少帝景平二年，譙郡六十餘家由於災荒戰亂流亡離散并叛投魏虜，趙昃、秦剛等六家後悔而背離初衷，返回投奔陳留襄邑縣，止宿在謀等村，劉粹派遣將領苑縱夫討伐反叛人家未曾追趕上，於是就誅殺謀等村三十户人家，男丁一百三十七人，而婦女及小女孩一百六十二口，則逮捕交付製作兵器的部門。劉粹因此貶降封號爲寧朔將軍。這時北魏向南侵犯，劉粹派遣將軍李元德襲擊許昌，誅殺僞潁川太守庾龍，在這時，陳留人董遨自稱小黄盟主，斬僞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司馬世賢，并將他的首級傳送到京都。

太祖繼承帝位，升任劉粹使持節，督率雍、梁、南秦、北秦四州和荆州的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兼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在職期間減免勞役撫愛百姓，遣散衆佛教僧侣二千多人，用他們來補充管理財貨文書出納的小史。元嘉三年，太祖征討謝晦，派遣劉粹之弟車騎從事中郎劉道濟、龍驤將軍沈敞之歸屬劉粹指揮，從陸路開赴江陵。劉粹使劉道濟兼攝竟陵内史，與沈敞之及南陽太守沈道興率領步兵與騎兵到沙橋，被謝晦司馬周超所打敗，士兵的傷亡超過了半數，劉粹降貶封號爲寧朔將軍。當初，謝晦跟劉粹交情深厚，謝晦任用劉粹之子劉曠之做參軍，劉粹接受太祖的命令向南征討謝晦，全不顧及這些，太祖因此嘉許他。謝晦把劉曠之遣送回劉粹，亦不加害他。第二年，劉粹去世，死時五十三歲。追贈安北將軍，持節、本來官職照舊。

劉曠之繼承其父劉粹爵位，官做到了晋熙太守。劉曠之死後，其子劉琛繼承其爵位。劉琛死後，因爲他没有兒子，封爵被廢除。劉琛之弟劉

粹庶長子懷之，爲臨川内史，與臧質同逆，伏誅。

亮，於順帝昇明末年，任尚書駕部郎。劉粹妾所生長子劉懷之，任臨川内史，與臧質共同叛逆，伏法被誅殺。

劉道濟

粹弟道濟，尚書起部郎，王弘車騎從事中郎，江夏王義恭撫軍司馬，河東太守，仍遷振武將軍、益州刺史。長史費謙、别駕張熙、參軍楊德年等，并聚斂興利，而道濟委任之，傷政害民，民皆怨毒。太祖聞之，與道濟詔，戒之曰："聞卿在任，未盡清省，又頗爲殖貨，若萬一有此，必宜改之。比傳人情不甚緝諧，當以法御下，深思自警，以副本望。"道濟雖奉此旨，政化如初。

劉粹之弟劉道濟，任尚書起部郎，王弘車騎從事中郎，江夏王劉義恭撫軍司馬，河東太守，又升任振武將軍、益州刺史。長史費謙、别駕張熙、參軍楊德年等人，急於斂取賦税而撈取錢財，而劉道濟却任用了他們，結果損害了政事，傷害了百姓，百姓全都怨恨他們。太祖知道這件事以後，給劉道濟詔書，告誡他説："聽説愛卿在任上，不曾做到清平省約，又十分注重增殖財貨，如果萬一有這樣的事情，一定要改正它。近傳人心不很和諧，應當用法制來治理下級官吏和百姓，務必要很好地反省警惕自己，以符合本來對您任命的願望。"劉道濟雖然接受了這個詔書，政事教化仍然照老樣子。

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晋之宗室，晋末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綏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崩動群小，得千餘人，破巴興縣，殺令王貞之。進攻陰平，陰平太守沈法興焚城遁走。道濟遣軍擊飛龍斬之。初，道濟以五城人帛氐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多至蜀土資貨，或有直數百萬者，謙等限布絲綿各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蜀錢二萬。府又立冶，一斷民私鼓鑄，而貴賣鐵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爲亂。氐奴既懷恚忿，因聚黨爲盗賊。其年七月，道濟遣羅習爲五城令，氐奴等謀曰："羅令是使君腹心，而卿猶有作賊盗不止者，一旦發露，則爲禍不測。宜結要誓，共相禁檢。"乃殺牛盟誓。俄而氐奴及趙廣等唱曰："官禁殺牛，而村中公違法禁，脱使羅令白使君，疑吾徒更欲作賊，則無餘類矣。"因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若能共建大事，則功名可立；

有一個叫司馬飛龍的人，自己説是東晋同宗族的人，東晋末年逃到仇池。元嘉九年，聽説劉道濟不得人心，於是就從仇池進入綿竹，煽動地位卑下的庶民，收羅了一千多人，攻破巴興縣，殺了縣令王貞之。繼而進攻陰平，陰平太守沈法興放火燒毁縣城後逃走。劉道濟派遣軍隊攻打司馬飛龍并斬殺了他。最初，劉道濟任命五城人帛氐奴、梁顯做參軍督護，費謙堅決不同意。遠方有許多商人到蜀地販賣貨物，有的價值幾百萬，費謙等人限定布匹絲綿各不得超過五十斤，馬匹無論好壞，限定蜀錢兩萬。官署又設立冶煉金屬的作坊，完全壟斷鑄造銅鐵，禁止民間私自鑄冶，却高價出賣鐵器，商客嘆息，百姓都想作亂。帛氐奴既然心中懷藏忿恨，於是聚集同黨做盗賊。這年七月，劉道濟派羅習做五城的縣令，帛氐奴等謀議説："羅令乃是使君劉道濟的心腹，可是卿等還有作盗賊不停止的，一旦揭露，那造成的禍害便無法預測。應該訂立盟誓，共同約束。"於是殺牛結盟起誓。不久，帛氐奴以及趙廣等人倡議説："官府禁止宰殺耕牛，可是村中公然違犯法禁，假如羅令報告使君，懷疑我們這些人還是要做賊，那就没有一個人能幸存的了。"

不然，立滅不久。衆既樂亂，因相率從之，得數千人，復向廣漢。道濟遣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五百人擊之，并爲所殺。賊於是徑向涪城，巴西人唐頻聚衆應之，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王懷業再遣軍拒之，戰敗失利。懷業及司馬、南漢中太守韋處伯并棄城走。涪陵太守阮惠、江陽太守杜玄起、遂寧太守馮遷聞涪城不守，并委郡出奔。蜀土僑舊，翕然并反。道濟惶懼，乃免吴兵三十六營以爲平民，分立宋興、宋寧二郡，又招集商賈及免道俗奴僮，東西勝兵可有四千人。賊衆數萬屯城西及城北，道濟嬰城自守。

於是詐稱司馬殿下還在陽泉山中，如果能够共同起義，那麼就可以建立功名，不這樣的話，立即就要滅亡，不可能長久。衆人既然高興作亂，於是一個接一個相跟從他們，聚集了幾千人，再往廣漢。劉道濟派遣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率領五百人攻打他們，都被他們殺掉了。盗賊們於是直往涪城，巴西人唐頻聚集民衆響應他們，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王懷業再次派遣軍隊抗擊，結果被打敗失利。王懷業以及司馬、南漢中太守韋處伯都棄城逃跑。涪陵太守阮惠、江陽太守杜玄起、遂寧太守馮遷聽説涪城失守，也都放棄郡城奔逃。蜀地的僑民及當地人，一致起來造反。劉道濟很是惶恐，於是免去吴地籍士兵三十六營，使他們成爲平民，分别設立宋興、宋寧二郡，又招集商人以及釋放的出家人、世俗之人和奴僕，東西兩地方能充當士兵參加作戰的人士約有四千人。賊軍幾萬人屯駐在城的西面及城的北面，劉道濟則環城而守。

趙廣本以譎詐聚兵，頓兵城下，不見飛龍，各欲分散。廣懼，乃將三千人及羽儀，詐其衆云迎飛龍。至陽泉寺中，謂道人程道養曰："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若不從，即日便斬頭。"道養惶怖許諾。道養，枹罕人也。廣改名爲龍興，號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帛氐奴征虜將軍，梁顯鎮北將軍，同黨大帥張寧秦州刺史，嚴遐前將軍。奉道養還成都，衆十餘萬，四面圍城。就道濟索費謙、張熙，曰："但送此人來，我等自不復作賊。"

趙廣等本來是用欺詐手段聚集兵馬，軍隊停駐在城下，没有看見司馬飛龍，各自想分散。趙廣懼怕軍隊散掉，便率領三千士兵以及帝王衛隊，欺騙他的士兵説是迎接司馬飛龍。到陽泉寺中，對道人程道養説："衹要説自己是司馬飛龍，那就坐享榮華富貴；如果你不依從，當天就把你的頭砍掉。"程道養非常恐怖，便答應了。程道養是枹罕人。趙廣給他改名爲龍興，號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立年號爲泰始元年，備設百官。任用程道養之弟程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鎮守涪城。趙廣自封爲鎮軍，封帛氐奴爲征虜將軍，梁顯爲鎮北將軍，同黨大帥張寧爲秦州刺史，嚴遐爲前將軍。迎接程道養回成都，軍隊十多萬，四面包圍成都城。向劉道濟索要費謙、張熙，并且説："衹要把這兩個人送來，我們這些人自然就不再做賊。"

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之各將千餘人出西門戰，皆失利。十一月，方明等復出戰，破賊營，焚其積聚。賊黨江陽人楊孟子領千餘人屯城南，道濟參軍梁儁之統南樓，屢與孟

劉道濟派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之每人率領一千多人出成都西門作戰，都打了敗仗。十一月，裴方明等再次出兵作戰，攻破了賊軍營壘，燒掉了敵人聚積起來的全部物資。賊人同黨江陽人楊孟子領一千多人駐扎在城的南面，劉道濟的

子交言，因投書曉以禍福，要使入城。孟子許諾，入見道濟，道濟大喜，即板爲主簿，遣子爲任，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晋原。晋原太守文仲興拾合得二千餘人，與孟子并力自固。廣遣同黨袁玄子攻晋原，爲仲興所殺。廣又遣帛氐奴攻之，連戰，仲興軍敗，及孟子并死。

參軍梁儁之統領南面城樓，常跟楊孟子對話，因而投送書信給他，説明利害關係，約請他進城。楊孟子答應了，進城見劉道濟，劉道濟十分高興，當即用手板書寫文書任命楊孟子做主簿，派遣自己的兒子做人質，約定日期攻打賊軍。趙廣發覺了他們的計謀，楊孟子害怕了，率領他的部屬投奔晋原。晋原太守文仲興收攏二千多人，與楊孟子合力固守。趙廣派遣同黨袁玄子攻打晋原，被文仲興殺死了。趙廣又派帛氐奴去攻打，連續戰鬥，文仲興的軍隊被打敗了，與楊孟子一道戰死。

方明復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百級。賊雖敗，已復還合。方明復僞出北門，仍回軍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斬僞僕射蔡滔。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奔散。道養收合得七千人還廣漢，趙廣以别卒五千餘人還涪城。

裴方明再次從東門出擊，攻破賊軍三座營寨，斬殺賊軍首級好幾百。賊軍雖然戰敗，但不久又再次回來聚合。裴方明又假裝出北門，却依舊掉轉軍隊攻打城東賊軍大營，殺死賊軍一千多人，斬殺僞僕射蔡滔。這時天降大霧，裴方明等又揚言出東門，却暗中從北門出城攻打城北和城西衆營寨，賊軍大敗，於是逃散。程道養收攏餘部七千人退回廣漢，趙廣率領偏師五千多人回涪城。

初，别駕張熙説道濟令糶太倉穀，賊以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末，廩糧便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爲賊所敗，匹馬獨還。賊因追之，衆復大集。方明夜於城西縋上，道濟爲設食，餼不能飡，唯泣涕而已。道濟時有疾已篤，自力慰勉之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既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減左右數十人配之。賊城外云："方明已死，可來取喪。"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方明自出，衆見之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亡，莫有至者。梁儁之説道濟曰："將軍氣息綿綿，而外論互有同異。今軍師屢敗，妖寇未殄，若一旦不虞，則危禍立至。宜稱小損，聽左右給使暫出，不然敗矣。"道濟從之，即唤左右三十

最初，别駕張熙勸説劉道濟下令賣掉官倉裏存積的穀子，賊軍於九月末圍城，到十二月末，倉庫裏的糧食就用光了。裴方明率領二千人出城尋找糧食，被賊軍所打敗，衹剩下單人獨馬返回。賊寇於是追擊，賊軍又大量集結。裴方明夜裏從城西用繩子吊了上來，劉道濟爲他擺設飲食，他哽咽不能進餐，衹是哭泣流淚。劉道濟這時已有很重的病，竭盡自己的力氣安慰勸勉他説："卿難道不是大丈夫，小小的失敗有什麽值得愁苦的？賊軍的氣勢已經衰落，行臺派出的軍隊很快就要到來，衹要你能回來就好，還愁什麽賊寇。"當即減少身邊幾十人配備給裴方明。賊寇在城外喊道："裴方明已經被殺死，可以來領取尸體。"城内的人十分恐慌。劉道濟在夜裏擺列火炬，裴方明親自出現在城樓上，衆人看見後這纔安心。劉道濟拿出全部財物放在北面的射堂，命裴方明招募士卒。這時城中有人傳説劉道濟已經亡故，没有前來應募的人。梁儁之勸説劉道濟道："將軍氣息微弱，而外面議論紛紛各有

餘人告之曰："吾疾久，汝等扶侍疲勞。今既小損，各聽歸家休息，唤復還。"給使既出，其父兄皆問："使君亡來幾日？"子弟皆言："君漸差，誰言亡者！"傳相告語，城内乃安，由是應募者一日千餘人。十年正月，賊衆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梁儁之與方明等，及其故舊門生數人，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爲教命，酬答籤疏，不異常日，故雖母妻，不知也。

不同。現在軍隊屢次打敗仗，妖賊没有被消滅，如果一旦有意料不到的事情發生，那麽危難災禍就會立即到來。您應該聲稱病疾稍愈，任憑左右供差遣的人暫時離開身邊外出，不這樣的話，事情就要敗壞了。"劉道濟聽從了梁儁之的意見，立即招呼身邊三十多個人，告訴他們説："我病了很久，你們服侍也很疲勞。現在已經稍微好了點，各人任憑回家去休息幾天，召唤你們的時候再回來。"供差役的人出去之後，他們的父兄都問："使君死了幾天啦？"子弟都説："使君的病逐漸好了，是誰説他死了的！"人們互相傳説，城内人心這纔安定，從此前來應募的一天有一千多人。元嘉十年正月，賊軍蜂擁而來，攻打威逼成都。劉道濟病死，梁儁之與裴方明等人，以及他的舊友門生幾個人，共同將他的尸體埋在後面的書齋内。讓筆迹跟劉道濟相近似的人書寫教令，應答籤呈和疏奏，與往常没有兩樣，所以即使他的母親妻子，也不知道他已經死了。

二月，道養於毁金橋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賊列陣營前死戰，日夕乃大敗。臨陣斬僞征虜將軍趙石之等八百餘級，道養等退保廣漢。是月，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以揚武將軍、巴東太守周籍之即本號督巴西梓潼宕渠遂寧巴郡五郡諸軍事、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率平西參軍費淡、龍驤將軍羅猛二千人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郫川，連營百數，處處屯結。籍之與方明及費淡等攻郫，剋之。廣等退據郡城，傍竹自固。羅猛率隊主王旴等并力追討。張尋自涪城率衆二萬來助廣等，方明、淡斬竹開徑邀之，戰敗，退還郫縣。廣等又移營屯箭竿橋，方明等破其六營，乘勝追奔，徑至廣漢。廣等走還涪及五城。四月十日，發道濟喪。五月，方明進軍向涪城。張尋、唐頻渡水拒戰，方明擊破之，生擒僞驃騎將軍、雍秦二州刺史司馬龍伸

二月，程道養在毁金橋登上壇臺祭祀上天，剛走出去燒柴祭天，裴方明率領三千人出城襲擊他們。賊軍在營寨前排開陣勢殊死决戰，一直戰鬥到天黑這纔大敗。在陣上斬殺僞征虜將軍趙石之等八百多首級，程道養等退回保守廣漢。這一月，平西將軍臨川王劉義慶，任命揚武將軍、巴東太守周籍之就原來的爵號督領巴西、梓潼、宕渠、遂寧、巴郡五郡諸軍事，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率領平西參軍費淡、龍驤將軍羅猛二千人援救成都。趙廣等屯兵占據廣漢，分兵把守郫川，連接營寨可以百計數，處處屯兵聚結。周籍之與裴方明以及費淡等人攻打郫川，并攻克了它。趙廣等退占郡城，依傍着竹林固守。羅猛率領隊主王旴等合力追擊。張尋從涪城率領二萬兵衆前來協助趙廣等人，裴方明、費淡砍倒竹林開路阻截他們，被張尋打敗，退回到郫縣。趙廣等又將營寨移駐箭竿橋，裴方明等攻破了他們六個營寨，乘着勝利的形勢追擊奔逃的賊寇，一直追到廣漢。趙廣等跑回涪城和五城。四月十日，發劉道濟喪事。五月，裴方明向涪城進軍。張尋、唐頻渡水抵抗，裴方明攻破了他們，活捉僞驃騎

斬之。龍伸，道助也。州吏嚴道度斬嚴遐首，廣等并奔散，涪、蜀皆平。俄而張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帛氏奴攻廣漢，費淡督將軍种松等與戰，斬其梁州刺史杜承等百餘級。

將軍、雍秦二州刺史司馬龍伸并斬殺了他。司馬龍伸，就是司馬道助。州吏嚴道度斬下嚴遐首級，趙廣等全都逃散，於是涪城、蜀地全都平定了。不久，張尋攻破陰平，又與程道養會合。帛氏奴攻打廣漢，費淡督領將軍种松等跟他們作戰，斬他們梁州刺史杜承等一百多首級。

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誅費謙之，道濟喪及方明等并東反。道養等領二千餘家逃于郪山，其餘群賊，亦各擁户藏竄，出爲寇盜不絶。

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到成都，誅殺費謙之，劉道濟尸體以及裴方明等一起向東返回。程道養等率領二千多家逃到郪山，其餘衆賊寇，亦各自保護着家口藏匿逃竄，出没做盜賊不止。

十三年六月，太祖遣寧朔將軍蕭汪之統軍討之。軍次郪口，帛氏奴斬僞衛將軍司馬飛燕歸降。汪之擊破道養，道養還入郪山。十四年四月，趙廣、張尋、梁顯各率部曲歸降，僞輔國將軍王道恩斬道養，送首，餘黨悉平。遷趙廣、張尋等於京師。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

元嘉十三年六月，太祖派遣寧朔將軍蕭汪之統率軍隊征討他們。大軍駐扎在郪口，帛氏奴斬殺僞衛將軍司馬飛燕歸降。蕭汪之攻破程道養，程道養退回到郪山。十四年四月，趙廣、張尋、梁顯各自率領部隊歸降，僞輔國將軍王道恩斬殺程道養，把他的首級送到蕭汪之處，其餘賊黨全都被平定。把趙廣、張尋等遷移到京師。十六年，趙廣、張尋又與國山令司馬敬琳圖謀反叛，伏法被殺。

先是，道濟振武司馬、蜀郡太守任耆之雖不任軍事，事寧，以爲正員郎。裴方明虎賁中郎將，仍爲義慶平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河東太守。費淡，太子屯騎校尉。周籍之後爲益州刺史。

這以前，劉道濟振武司馬、蜀郡太守任耆之雖然不曾擔任軍事職務，盜賊平定後，任他爲正員郎。裴方明爲虎賁中郎將，仍舊任劉義慶平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河東太守。費淡爲太子屯騎校慰。周籍之後任益州刺史。

劉損

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歷顯位，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憚之，每還京，未嘗敢以羽儀人從入鎮之門。左光禄大夫徵，不就。元嘉二年，年九十餘，卒於家。損，元嘉中歷職義興太守。東土殘饑，太祖遣揚州治中沈演之東入賑恤，以損綏撫有方，稱爲良守。官至吳郡太守，追贈太常。

劉粹族弟劉損，字子騫，是衛將軍劉毅的堂弟。劉損父親劉鎮之，字仲德，憑藉着劉毅得以顯貴，歷任顯要職位，後賦閑居住在京口，不曾應召。常對劉毅説："你一定會敗壞我的家門。"劉毅很懼怕他，每次回京口，從來不敢用羽毛裝飾旗幟的儀仗和隨從進劉鎮之的門。以左光禄大夫徵召他，他不往應徵。元嘉二年，已九十多歲，死在家中。劉損，元嘉年間擔任過義興太守職務。陝地以東地區遭受嚴重的饑荒，太祖派遣揚州治中沈演之到陝東地區發放錢糧進行救濟，由於劉損安撫災民有方，被稱頌爲好太守。劉損官做到了吳郡太守，死後追贈太常。

史臣曰：帝王受命，自非以功靜亂，以德濟民，則其道莫由也。自三代以來，醇風稍薄，成功濟務，尊出權道，雖復負扆南面，比號軒、犧，莫不自謝王風，率由霸德。高祖崛起布衣，非藉民譽，義無曹公英傑之響，又闕晉氏輔魏之基，一旦驅烏合，不崇朝而制國命，功雖有餘，而德未足也。是故王謐以内懼流奔，王綏以外侮成釁，若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承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義熙以後，大功仍建，自桓温旂旆所臨，莫不獻珍受朔。及金墉請吏，元勛將舉，九命之禮既行，代終之符已及，方復觀兵函、渭，用師天險，獨克之舉，振古難稱。若使閉門反政，置兵散地，後敗責其前功，一眚虧其盛業，豈復得以黄屋朱户，爲衰晉之貞臣乎。及其靈威薄震，重關莫守，故知英算所苞，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强陣，爲宋方叔，壯矣哉！

史臣曰：帝王承受上天之命，除非用功勛平定禍亂，用德政救助百姓，那是没有别的途徑可以達到的。自從夏、商、周三代以來，淳樸寬厚的風氣漸漸淡薄，成就功業，完成事務，尊貴出自變通之道，雖然做了皇帝，跟軒轅、伏羲并稱，但没有誰不自己辭絶王者的教化，遵循霸者的道德。宋高祖從平民崛起，不是憑藉民衆的稱譽，按道理没有曹操那樣才智傑出的名聲，又没有司馬懿父子那樣輔佐曹魏的根基，一時之間驅趕着烏合之衆，不要一個早晨便掌握了國家政權，功勞雖然有餘，可是德行却不足。因此王謐由於對國内的憂懼而逃亡，王綏由於外來的侵犯侮辱而釀成禍亂，如果不是在患難已形成的情況下建立奇功，揚雄威於四海，便不能承擔受天命而爲天子的事業，統一天下不同的人心。義熙以後，高祖接連建立大功，自從桓温軍隊所到之處，没有誰不貢獻珍寶接受頒布的曆政。等到金墉告急請求官吏援救，建立大功的人將被薦舉，權臣篡奪政權建立新王朝之典禮已經舉行，取代舊王朝的符信已經頒至，方纔在函谷關、渭水一帶顯示兵力，在天然險要之地用兵作戰，獨立戰勝的舉動，遠古也難以相比。如果高祖引退把政權交還給晉氏，把軍隊放置閑散之地，因後來的失敗却指責先前的功勞，一時的過失而損傷其盛大的業績，怎能得到天子賜予的黄屋車和紅色油漆的大門，成爲衰微的東晉的忠貞臣子呢？等到他的神威逼迫震撼，重深的關塞不能守衛，所以纔知道英明的謀劃所包容的，必定預先要有取勝的把握然後纔進行戰鬥。王鎮惡進兵筆直指向，在他面前没有强大的敵軍，成爲宋代像周宣王時的方叔那樣的功臣，可説是勇猛豪壯啊！

宋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六

趙倫之　到彥之(闕)　王懿　張邵

趙倫之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也。孝穆皇后之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嶢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安北將軍，鎮襄陽。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鎮軍將軍，尋遷左光祿大夫，領軍將軍。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是孝穆皇后的弟弟。年幼時父亡家貧，事奉母親以孝順爲人稱道。武帝起兵，因軍功被封爲閬中縣五等侯，多次升任後至雍州刺史。武帝北伐時，趙倫之派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從嶢柳出擊，在藍田大敗姚泓。等到武帝稱帝，因輔佐有功，封霄城縣侯，安北將軍，鎮守襄陽。少帝即位，召入拜授爲護軍。元嘉三年，拜鎮軍將軍，不久升任左光祿大夫，領軍將軍。

倫之雖外戚貴盛，而以儉素自處。性野拙，人情世務，多所不解。久居方伯，頗覺富盛，入爲護軍，資力不稱，以爲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子伯符嗣。

趙倫之雖因外戚而富貴顯赫，但自身勤儉樸素。他的性格粗野質樸，對於人情世故，很多不大瞭解。他久居襄陽，爲一方之長，甚感富盛，而入朝任護軍時，與他資歷才力不大相稱，認爲受到貶斥。光祿大夫范泰喜歡開玩笑，對他說："司徒公的位置空缺，定用你這老奴。我不說你門資地望應任何職，大體上是以外戚中的高官品級按順序輪到這一步罷了。"倫之大喜，經常携帶酒肴去看望范泰。元嘉五年，倫之死去。其子趙伯符繼承封爵。

趙伯符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倫之在襄陽，伯符爲竟陵太守。時竟陵蠻屢爲寇，伯符征討，悉破之，由是有將帥之稱。後爲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有火起及賊盜，輒身貫甲胄，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

趙伯符字潤遠，年少時愛好射箭騎馬。趙倫之鎮守襄陽時，伯符任竟陵太守。當時竟陵蠻多次侵擾，伯符帶兵征討，把他們全打敗了，因此獲得有將帥之才的稱譽。後任寧遠將軍，統領依附豪門貴族的徒衆，因爲居住在宮城北面，每當有火災或盜賊騷擾，他就身披甲胄，幫助郡縣救

文帝即位，累遷徐、兗二州刺史，爲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盜遠竄，無敢犯境。元嘉十八年，徵爲領軍將軍。先是，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别詔，至此始統領焉。二十一年，轉豫州刺史。明年，爲護軍將軍，復爲丹陽尹。在郡嚴酷，吏人苦之，或至委叛被録赴水而死。典筆吏取筆不如意，鞭五十。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初，始興王濬以潘妃之寵，故得出入後宫，遂與公主私通。及適倩，倩入宫而怒，肆詈搏擊，引絶帳帶。事上聞，有詔離婚，殺主所生蔣美人，伯符慚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孫勗，齊受禪，國除。

災或討伐，武帝對他很是嘉許。文帝即位，多次升任後爲徐、兗二州刺史，爲政苛細暴虐，吏人十分怕他，就像遇到虎狼一樣，然而寇盜遠遠逃竄，不敢入境侵犯。元嘉十八年，徵召爲領軍將軍。先前，外監不隸屬領軍，該由誰來統攝，自有皇上另行下詔，從趙伯符開始，外監屬於領軍將軍統領。元嘉二十一年，改任豫州刺史。次年，爲護軍將軍，又任丹陽尹。他在任職期間嚴厲殘暴，吏人十分痛苦，有人甚至因棄職被捕，逼得跳水自殺。典筆吏行文不如其意，就責打五十鞭。他的兒子趙倩，娶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爲妻。先前，始興王劉濬由於潘妃的寵愛，所以能在後宫出入，於是與公主私通。等到公主下嫁趙倩，趙倩進宫就大發脾氣，對公主肆意辱駡捶打，扯斷了帳帶。這事爲皇上聽知，下詔讓他們離婚，殺死公主生母蔣美人，伯符慚愧害怕，發病而死。謚號爲肅。封國傳到他的孫子趙勗，齊受宋禪，封國廢除。

王懿　王元德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事石季龍，父苗，事苻堅，皆爲二千石。

仲德少沈審，有意略，通陰陽，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困卧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飢。兒去，頃之復來，携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與叡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爲翟遼所留，使爲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奔泰山，遼遣騎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導，仲德隨之，行百許里，乃免。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己説是漢朝司徒王允之弟幽州刺史王懋的第七代孫子。祖父王宏，事奉石季龍，父親王苗，事奉苻堅，都任二千石之職。

王仲德年少時深沉慎重，有謀略，通曉陰陽之術，懂得音律。苻氏敗亡時，仲德年方十七，與他的兄長王叡一同組織義兵，與慕容垂作戰，戰敗時，仲德受重傷逃走，與家人失散。途中經過一片大沼澤，不能前行，被迫躺在樹林裏。忽然有一個身穿青衣的小孩騎牛走來，看見仲德，問道："你吃過飯嗎?"仲德告訴他没有東西吃。小孩走後，過一會兒又返回，帶來食物給他。仲德吃完後正要動身，恰巧積水暴漲，他不知道到哪裏去纔好。這時，有一頭白狼來到他面前，仰頭對天號叫，叫罷，就銜着仲德的衣服，帶他渡過積水，王仲德跟隨它，得以走出沼澤，與王叡相逢。他渡過黄河來到滑臺，又被翟遼挽留下來，讓他當將領。過了幾年，仲德想回到南方去，於是逃向泰山，翟遼派騎兵急追，他連夜行走，忽然有火炬在前面引導，仲德跟隨它，走了

一百多里路，於是得以逃脱。

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并以字稱。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不至者，以爲不義，不爲鄉里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因至姑孰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

晉太元末年，王仲德遷往彭城居住。兄弟倆的名分别犯了晉宣帝和晉元帝的名諱，於是都用字來稱呼。王叡，字元德。北方人很重視同姓關係，認爲同姓有骨肉之親，凡是從遠方來投靠的同姓人，沒有誰不竭盡全力供養幫助，如果有人做得不盡心，就被認爲不講情義，爲鄉里所不容。仲德聽説王愉在江南做官，是太原人，就前往投靠他，但王愉對他的招待很冷淡，於是仲德便到姑孰去投奔桓玄。正值桓玄篡位，仲德去謁見輔國將軍張暢，談到國家大事，仲德説："自古以來更换天命的人，的確不限於一姓，然而如今起來更换天命的人，恐怕還不足以成就大事。"

元德果敢有智略，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玄每冒夜出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爲玄所誅，仲德奔竄。會義軍剋建業，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泣，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中兵參軍。

王元德果斷勇敢，有才智謀略，武帝很賞識他，告訴他將要起義舉事，要他在都城襲擊桓玄。王仲德得知他們的圖謀，對元德説："這種關係天下的大事，不可以不保密，行動應當隨機應變，務求迅速，不在待機取巧。桓玄經常夜裏出去，如果今天要算計他，衹要一個勇士的力量就够了。"事情泄露後，元德被桓玄處死，仲德逃跑了。適逢義軍攻下建業，仲德抱着元德的兒子王方回出來迎接武帝，武帝在馬上抱着方回與仲德相對大哭，追贈元德爲給事中，封爲安復縣侯，任仲德爲中兵參軍。

武帝伐廣固，仲德爲前鋒，大小二十餘戰，每戰輒剋。及盧循寇逼，敗劉毅於桑落，帝北伐始還，士卒創痍，堪戰者可數千人。賊衆十萬，舳艫百里，奔敗而歸者，咸稱其雄。衆議并欲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而治，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豕突，乘我遠征，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自投草間，則同之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義士英豪，當自求其主爾。此謀若行，請自此辭矣。"帝悦之，以仲德屯越城。及賊自蔡洲南走，遣仲德追之。賊留親黨范崇民五千人，高艦百餘，城南陵。仲德攻之，大破崇

武帝征討廣固時，王仲德爲先鋒，大小戰役二十餘次，每戰必勝。等到盧循作亂進攻，在桑落打敗劉毅時，武帝北伐纔回師，士兵受傷的很多，能作戰的大約衹有幾千人。可是盧循的部衆有十萬之多，戰船前後相接，綿延百里，潰敗逃回來的人都稱説叛賊力量强大。群臣商量都想遷都。仲德正顔厲色地説："如今天子南面而坐，治理國家，明公名雄當世，爲輔佐大臣，近來建立北伐大功，威震天下。至於妖賊像野猪那樣亂竄，那是乘我軍遠征之機，一聽到我軍北伐勝利歸來，他們將會自行逃散。如今我們自己遷都，投向草野之間，那就等同爲平民，平民發號施令，憑什麽使人們服從呢？對於義烈之士和英雄豪傑來説，他們將自行尋求新主罷了。這種遷都計劃如果施行，那我請求從此告辭了。"皇上聽

民，焚其舟艦，收其散卒，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

了大喜，命令仲德駐兵越城。等到賊寇從蔡洲向南方逃跑，又派仲德追擊。賊寇留下親黨范崇民五千人，大型戰艦百餘艘，在南陵營建城防。仲德率兵進攻，大敗范崇民，燒毁他的船艦，收捕他的散兵，立功爲諸將之首，被封爲新淦縣侯。

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爲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

義熙十二年北伐時，升任王仲德爲征虜將軍，加授冀州刺史，爲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進軍，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擊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挺進半城，都由仲德統一指揮。仲德率領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通鉅野澤，直入黄河，於是率領全部人馬進據潼關。長安平定後，封仲德爲太尉諮議參軍。

武帝欲遷都洛陽，衆議咸以爲宜。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駭。今暴師日久，士有歸心，固當以建業爲王基，俟文軌大同，然後議之可也。"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

武帝打算遷都洛陽，群臣意見都認爲可行，仲德説："遷都是一件極爲重大的事情，一般人都會感到震驚。如今部隊出征，日子已經很久，士兵都有回家的心願，本應當以建業作爲帝王基地。等到全國統一，然後纔可以商議遷都之事。"武帝非常贊同并采納了他的意見，便派他護送姚泓先返回彭城。武帝登基後，王仲德多次升遷，任徐州刺史，加都督。

元嘉三年，進號安北將軍，與到彦之北伐，大破虜軍。諸軍進屯靈昌津。司、兖既定，三軍咸喜，仲德獨有憂色，曰："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戈北歸，并力完聚，若河冰冬合，豈不能爲三軍之憂。"十月，虜於委粟津渡河，進逼金墉，虎牢、洛陽諸軍，相繼奔走。彦之聞二城不守，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陷，則虎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今賊去我千里，滑臺猶有强兵，若便舍舟奔走，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與彦之并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儘而歸。

元嘉三年，王仲德進號爲安北將軍，與到彦之一同北伐，大敗虜軍，各部進駐靈昌津。司、兖兩地平定後，全軍都非常高興，衹有仲德面有憂色，他説："胡虜雖然仁義不足，但凶狠狡詐却有餘。如今收兵北歸，并且悉力練兵積糧，如果在黄河冬天冰凍時，捲土重來，難道能不爲全軍擔憂嗎？"十月，胡虜在委粟津渡過黄河，進逼金墉，虎牢、洛陽的駐軍相繼棄城而逃。彦之聽説這兩城失守，準備燒毁船隻，從陸路撤退，仲德説："洛陽既已淪陷，那麽虎牢也不能獨得保全，這是形勢所造成的。如今虜賊離我們尚有千里之遠，滑臺還駐有强兵，如果立即棄船逃跑，士兵必定散去。我們應當進入濟水南到馬耳谷口，再考慮該怎麽辦。"於是部隊回軍沿濟南歷城步行而上，燒毁船隻，抛棄盔甲，回到彭城。仲德與彦之都被罷免官職。不久，王仲德又與檀道濟救援滑臺，因軍糧用盡而撤回。

九年，又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明年，加領兖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十三年，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子正脩嗣，爲家僮所殺。

元嘉九年，又授王仲德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第二年，加領兖州刺史。仲德三次任職徐州，在彭城有很高的威望。他營建佛寺，將白狼、童子的像塑在寺塔裏，紀念他在河北時的遭遇。元嘉十三年，進號鎮北大將軍。元嘉十五年死去，謚號爲桓侯。他也在家廟中建立白狼、童子祭壇，每次祭祖時必定同時祭祀。他的兒子王正脩繼承爵位，被家僮殺死。

張邵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爲晋琅邪内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惟邵情意彌謹，流涕追送。時變亂饑饉，又饋送其妻子。

張邵字茂宗，是會稽太守張裕的弟弟。起初任晋琅邪内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將王誕流放到廣州，親戚朋友都離棄他，衹有張邵情意更爲謹厚，流着眼淚趕去送别。當時動亂災荒，他又饋贈財物給王誕的妻子。

桓玄篡位，父敞先爲尚書，以答事微謬，降爲廷尉卿。及武帝討玄，邵白敞表獻誠款，帝大説，命署其門曰："有犯張廷尉者，以軍法論。"後以敞爲吴郡太守。王謐爲揚州，召邵爲主簿。劉毅爲亞相，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輻凑，獨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聞以白，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寇迫京師，使邵守南城，時百姓臨水望賊，帝怪而問邵，邵曰："若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尋補州主簿。

桓玄篡奪皇位後，張邵的父親張敞先前任尚書，因爲回答桓玄問話稍有錯誤，降爲廷尉卿。等到武帝討伐桓玄時，張邵稟告張敞，要張敞上表表明歸誠的心意。武帝收到張敞的表章後大喜，命令在他家門上題字："有冒犯張廷尉的人，以軍法論處。"後來任張敞爲吴郡太守。王謐任職揚州時，徵召張邵爲主簿。劉毅身爲亞相，喜愛有才之士，當時的才士没有不到他那裏去的，惟有張邵没有前往。有人問張邵爲什麽，他説："衹有主公纔是著名當世的人傑，何必還要多問。"劉穆之聽到這話後告訴武帝，武帝對張邵更加親厚。張邵改任太尉參軍，代理長流賊曹。盧循侵近京都，武帝派張邵鎮守南城，當時百姓隔着護城河觀看賊寇，武帝感到驚奇，就問張邵，張邵説："如果您率軍没有回來，百姓逃跑都還來不及，哪裏還能在這裏觀望。現在該是不再有恐懼罷了。"不久，補州主簿。

邵悉心政事，精力絶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修舟船倉庫，及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署，應時即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我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補邵録事參軍，轉號中軍，遷諮

張邵對政事盡心處理，精力超過别人。等到誅殺劉藩時，張邵正在西州官舍當值，當天夜裏告誡衆吏曹説："大軍將有大討伐，你們應當準備好舟船倉庫，到天亮時辦好。"第二天早晨，武帝召唤衆吏，所需各物立即準時送到，武帝驚異，問他們爲什麽這麽快，吏曹們回答説："昨天晚上張主簿已經作了安排。"武帝説："張邵這個人可以説與我共憂慮了。"義熙九年，太子開

議參軍，領記室。

設征虜軍府，補張邵爲録事參軍，改號中軍，升任諮議參軍，領記室。

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必當遠慮。穆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苟有不諱，事將如何？"帝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時滁中結聚亡命，祗率衆掩之，劉穆之恐以爲變，將發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疑狀發露，恐生大變。宜且遣慰勞，以觀其意。"既而祗果不動。及穆之卒，朝廷恇懼，便欲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之，邵對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且世子無專命，宜須北咨。"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咨徐司馬，其餘啓還。"武帝重其臨事不撓，有大臣體。十四年，以世子鎮荆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敢以死請。"從之。

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張邵請求進見，説："人的生命脆弱危險，一定要對未來有個安排。劉穆之如果遇到不幸，誰可以代替他任職？您也是一樣，如果也有不幸，後事將怎麼安排？"武帝説："這自然委托劉穆之和你了。"青州刺史檀祗鎮守廣陵，當時滁中聚集一批亡命之徒，檀祗帶兵搜捕，劉穆之擔心檀祗乘機作亂，將要發兵防備。張邵説："檀韶占據中流，檀道濟爲軍中之首，如果我們懷疑他們的情狀顯露出來，恐怕會發生大變。應該暫且派人去慰勞，藉此觀察他們的意圖。"不久，檀祗果然没有動兵。等到劉穆之死去，朝廷恐慌，就要下詔讓司馬徐羨之接替劉穆之的職位。張邵回答説："現在情況確實危急，司馬之職最終由徐羨之擔任，但世子不可自行决定，應當先向在北方的武帝請示。"請示的使者返回，纔使世子發布命令説："朝廷和大府的事情，都要向徐司馬請示，其他的啓禀世子。"武帝看重張邵遇緊急情况不改法度，具備大臣的風度。義熙十四年，武帝要以世子出鎮荆州，張邵進諫説："太子的地位極爲重要，與全國的利害相關，不應當離朝在外，臣以生命來請求收回成命。"武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文帝爲中郎將、荆州刺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决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荆州立湘州，以邵爲刺史。將署府，邵以爲長沙内地，非用武之國，置署妨人，乖爲政要。帝從之。謝晦反，遺書要邵，邵不發函，馳使呈帝。

文帝任中郎將、荆州刺史時，任張邵爲司馬，領南郡相，一切事情都由張邵裁决。武帝登基時，張邵因輔佐有功，封爲臨沮伯。從荆州中分立湘州，任張邵爲刺史。準備設置府署時，張邵認爲長沙是内地，不是用武的地方，設置府署將妨礙百姓，違背治政的要領。武帝聽從了他的意見。謝晦反叛時，送書信約張邵同反，張邵没有打開信函，派人將書信馳送武帝。

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有隙，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必不以私仇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陽，築長圍，修立堤堰，開田數千頃，郡人賴之富贍。丹、淅二川

元嘉五年，張邵改任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授都督。原先，王華與張邵有嫌隙，等到王華擔任重要職位，張邵的親戚朋友爲他擔心。張邵説："王子陵方正大度秉公辦事，一定不會因個人的私怨有害正義。"張邵所任的新職，實際上就是王華舉薦的。張邵到襄陽後，大規模從事圍墾，建造堤壩水塘，開闢田畝數千

蠻屢爲寇，邵誘其帥，因大會誅之，悉掩其徒黨。既失信群蠻，所在并起，水陸斷絶。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群蠻伺欲取之。會蠕蠕國遣使朝貢，賊以爲敷，遂執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

頃，襄陽的人民靠此富裕起來。丹、淅二川蠻屢次侵犯，張邵誘騙他們的主帥，乘邀約聚會的時機將他殺死，并將他的徒黨全部逮捕。張邵既然對群蠻失去信用，在他任官之處的各地蠻人都起來造反，斷絶了水陸交通。張邵的兒子張敷到襄陽來看望父親，將要返回京都，群蠻打算在途中伺機將他捕獲。正逢蠕蠕國派使臣入朝進貢，蠻賊誤把使臣當作張敷，於是把他捉住。張邵因此得罪，降號揚烈將軍。

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坐在雍州營私蓄聚，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爲吴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爲轜車，諸子從焉。子敷、演、敬，有名於世。

江夏王劉義恭鎮守江陵時，任張邵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因在雍州營私積聚，貪污受賄二百四十五萬錢得罪，被交付廷尉審訊，罷免官職，削去封爵封地。後來任吴興太守，在任時死去，死後恢復封爵封地，謚號爲簡伯。張邵臨終前，遺囑命用蔬菜水果爲祭，以葦席作轜車，兒子們聽從了。他的兒子張敷、張演、張敬，在當時都有名氣。

張敷

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録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悲感嗚咽。性整貴，風韵端雅，好玄言，善屬文。初，父邵使與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嘆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上甚不說。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爲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張敷字景胤。生下來母親就死了。五、六歲時，詢問他人，知道了這件事，雖然還是個孩子，就有感傷思念的樣子。到了十幾歲時，尋求母親的遺物，都已施送散失，衹得到一把扇子，於是將扇子封藏。每到感傷思念時，就打開盒子對着扇子流淚。看到姨母，就悲傷抽泣。生性嚴整高貴，風度氣韵端正文雅，愛好玄理，善於撰寫文章。起初，父親張邵命他同南陽宗少文辯論《周易》中《繫》《象》的問題，雙方來回好幾次，少文每當將要被他難倒的時候，總是握着拂麈感嘆地説："我們的玄學理論到了東方了。"於是張敷的名氣一天天增高。武帝聽到他的美名，召見他後感到驚奇，説："這真是千里駒啊！"任命他爲世子中軍參軍，多次受到接見提拔。他屢次升遷任江夏王劉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向文帝求取一位懂得佛理的僧徒，正逢張敷滿假前往江陵，入宫辭别，文帝命他用副車帶僧徒一同前往，對他説："路上可以有個人談談話。"張敷不接受詔令，皇上很不高興。降授正員中書郎。張敷小名叫做查，其父張邵小名叫做梨，文帝和他開玩笑，説："查比起梨來怎麽樣?"張敷説：

中書舍人秋當、周赳并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并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絶。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

“梨是所有水果的宗祖，查怎能和它相比。”

中書舍人秋當、周赳一同掌管機要事務，因爲張敷是同在中書省任職的名門世族，兩人商量去拜訪他。周赳説：“恐怕他不會接待我們，不如不去。”秋當説：“我們已經都是員外郎了，何必擔心不能同坐。”張敷先設兩張坐榻，離開墻壁三四尺，當秋當、周赳兩位客人就座時，張敷唤僕人説：“移開我的坐席，遠離來客！”周赳等人變了臉色離去。他就是這樣地自我標榜。他善於掌握發聲音響的法度，極盡安詳和緩的意趣，與人道别時，握手説：“盼你常來信。”餘響久久不斷。張家的後人都羡慕仿效，其源就是出自張敷。

還黄門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吴興亡，成服凡十餘日，方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毁瘠成疾。伯父茂度每譬止之，敷益更感慟，絶而復續。茂度曰：“我比止汝，而乃益甚。”自是不復往，未期年而卒。孝武即位，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爲孝張里。

張敷升任黄門侍郎、始興王劉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及拜授，父親在吴興亡故，服喪後共有十多天，他纔喝一些水，喪葬事辦完，他仍然不吃有鹽的菜，於是傷損瘦瘠而得病。伯父張茂度每次曉諭勸止，張敷就更爲悲痛，哭得死去活來。茂度説：“我本想勸你節哀，可是你更加悲痛。”從此不再去勸他。不到一年，張敷就死了。孝武帝即位，旌表他的孝道，追贈侍中，將他的居地改名爲孝張里。

敷弟柬，襲父封，位通直郎。柬有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爲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柬出奔，墜淮死。子式嗣。

張敷的弟弟張柬，承襲父親的封爵，位居通直郎。張柬勇武有力，能徒手與猛獸格鬥，元凶任他爲輔國將軍。孝武帝兵至新亭時，張柬出逃，墜入淮水淹死。其子張式繼承封爵。

張暢　張悦

暢字少微，邵兄偉之子也。偉少有操行，爲晋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武帝封藥酒一罌付偉，令密加鴆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

張暢字少微，張邵兄長張偉的兒子。張偉年少時有操守品行，任晋琅邪王國郎中令，隨從琅邪王到洛陽。他們回京都時，武帝封了一罌藥酒交給張偉，要他秘密地毒殺琅邪王。張偉接受了武帝的命令，但在返回洛陽途中，自己飲藥酒而死。

暢少與從兄敷、演、敬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時論美之。弟枚嘗爲猘犬所傷，醫者云食蝦蟆可療，枚難之。暢含笑先嘗，枚因此乃食，由是遂愈。累遷太

張暢年少時，與堂兄張敷、張演、張敬齊名，都是後輩中的佼佼者。出仕任太守徐佩之的主簿。徐佩之受誅時，張暢馳馬而出，奔赴喪事，穿上了喪服，極盡哀悼之情，受到當時輿論的稱美。張暢的弟弟張枚，曾經被瘋狗咬傷，醫生説是吃蝦蟆可以療治，張枚十分爲難。張暢含

子中庶子。

笑先吃，張枚因此纔吃下去，由於這樣，張枚的傷就痊愈了。張暢多次升遷，任太子中庶子。

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燾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虜衆近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陣，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决，更集群僚議之。暢曰："若歷城、鬱洲可至，下官敢不高贊。今城内乏食，人無固心，但以關扃嚴密，不獲走耳。若一摇動，則潰然奔散，雖欲至所在，其可得乎！今食雖寡，然朝夕未至窘乏，豈可捨萬全之術，而即危亡之道。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污君馬迹！"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違也。"義恭乃止。

孝武帝鎮守彭城時，張暢任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燾南侵，太尉江夏王劉義恭統率諸軍，出鎮彭城。其時虜寇兵衆距離彭城衹有數十里，彭城軍隊的人數雖多，但軍糧不够。義恭想放棄彭城南歸，商議了一整天，還不能作出决定。當時歷城兵少糧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建議用戰車爲營壘，擺成函箱陣形，再用精鋭部隊作爲外翼防護，奉侍二王及王妃宫女直向歷城，另外分出一部分城中士兵配屬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不贊成這一意見，想要席捲全城，奔向鬱洲，再從海路回到京都。兩種建議决定不下，義恭再召集全體僚屬討論。張暢説："如果歷城、鬱洲兩地都能到得了，下官怎敢不高聲贊同。无奈如今城内缺乏糧食，軍心動摇，衹是因爲關卡嚴緊，没有辦法逃跑罷了。如果一旦鬆動開放，那就全軍崩潰，四處逃散，縱然想到歷城、鬱洲，能辦得到嗎？目前軍糧雖少，但短時間内還不至於窘迫困乏。怎麽能捨棄萬無一失的策略，而選擇危險滅亡的道路呢？如果撤退之計一定要實行，那麽下官請求用頸上的血來濺污明公的馬迹！"孝武帝得知張暢的意見，對義恭説："張長史的話是不能違背的。"義恭纔放棄了逃跑的打算。

魏主既至，登城南亞父塜，於戲馬臺立氈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時，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魏主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曰："姓張。"孝伯曰："張長史乎？"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城内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使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餉物。魏主又求酒及甘橘，孝武又致螺杯雜

魏主托跋燾到彭城後，登上彭城南面亞父塜，在戲馬臺搭起氈屋。先前，晋軍隊主蒯應被俘虜，這一天下午，魏主派人把他送到小市門，要他表達討取甘蔗和酒的意願。孝武帝派人送去兩缸酒和一百根甘蔗，同時向魏主討取駱駝。第二天，魏主又親自登上戲馬臺，再派使者到小市門，要求同孝武帝相見，并派人送來駱駝以及其他各種物品。孝武帝派人開南門接受禮物。張暢在城上同魏尚書李孝伯交談，孝伯問："你姓什麽？"回答説："姓張。"孝伯説："是張長史嗎？"張暢説："你怎麽會認識我？"孝伯説："你名聲遠揚，當然會使我知道。"城内有一個名叫具思的人，曾經在魏國待過，義恭命他去察看，知道他是李孝伯，於是打開城門，接收來物。魏主又

物，南土所珍。魏主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之言，正可施於彼國，何得施之於此？"孝伯曰："以鄰國之臣耳。"孝伯又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遣信，當爲護送。"暢曰："此中間道甚多，亦不須煩魏。"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號白賊也。"孝伯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黄巾、赤眉，但不在江南耳。"又求博具，俄送與。魏主又遣送氈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并不中食。胡豉亦中啖。"又求黄甘，并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問，觀我儀貌，察我爲人。"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送之，脱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騳，送在彼意，此非所求。"義恭又送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匹。又曰："知更須黄甘，若給彼軍，即不能足；若供魏主，未當乏絶，故不復致。"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屩？君且如此，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以爲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軍間，不容緩服。"魏主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等器及棋子。孝伯足詞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甚爲敏捷，音韵詳雅，魏人美之。

討取酒和柑橘，孝武帝又送他螺杯等各種物品，都是南方珍貴的東西。魏主又派孝伯傳話説："魏主有詔令，向你們借博戲用具。"張暢説："借博具的事情將給你們轉達，送給你們，但'有詔令'的説法，衹能在你們國内使用，怎麽能在這裏使用呢？"孝伯説："那是因爲你們是鄰國國君的臣子。"孝伯又説："太尉、鎮軍好久没有見到南方的信使，心中一定挂念，如果你們派出信使，我們將負責護送。"張暢説："這裏隱秘的小路很多，也不必煩勞魏主了。"孝伯説："我也聽説有水路可通，但這水路好像被白賊隔斷了。"張暢説："你身穿白色衣服，所以稱爲白賊。"孝伯笑着説："如今的白賊，也和漢代黄巾、赤眉一様，衹是不在江南罷了。"他又一次討取博具，不久就送過去。魏主又派人送來氈席和九種鹽，還有胡豉，説："這裏各種鹽，各有用途。白鹽是魏主自己食用的，黑鹽可以醫治腹脹氣悶的病症，從鹽塊上刮取六銖，用酒冲服。胡鹽可以醫治眼痛。柔鹽不可食用，用來治療馬背創傷。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都不宜食用。胡豉的味道也中吃。"又討取黄柑，并且説："魏主向太尉、安北將軍致意，爲什麽不派人來通問，觀望我的容貌，察看我的爲人。"張暢又宣示孝武帝之旨回答説："魏主的形貌才具，早就爲來往的使者見到。李尚書親自奉命交接，用不着擔心彼此情意不能表達，所以就不再另派使者。"孝伯又説："魏主對先前送給你們的馬很不稱心，引以爲憾，安北將軍如果需要大馬，將再送去，倘若需要蜀地産的馬，這裏也有佳品。"張暢説："安北將軍并不缺乏良馬，送馬是魏主的好意，但安北將軍不想求討。"義恭又送去十枝蠟燭，孝武帝也送去一匹錦，并且説："知道你們還需要黄柑。如果供應你們全軍，先前所送是不够的；要是僅僅供應魏主，那是吃不完的，所以不再送了。"孝伯又説："你是南方的富家子弟，爲什麽要穿草鞋？你尚且這樣，叫將士怎麽辦呢？"張暢説："富家子弟的説法，實在使我感到慚愧，衹是以我一介文士而受命統率軍隊，既在戰陣之間，就不能穿寬綽的官服。"魏主又派

人向二王借箜篌、琵琶等樂器和棋子。孝伯能言善辯，也是北國的傑出人才，而張暢應其所問，回答得宜，很是靈活迅速，而且音調安詳和雅，魏人都贊美他。

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元凶弑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爲元佐，舉哀畢，改服著黄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儀容止，衆皆矚目，見者皆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

當時魏主揚言將進攻襄陽，所以任張暢爲南譙王劉義宣的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元凶弑君時，義宣在發喪的當天，就立即起兵。張暢是義宣的僚佐之首，喪禮舉行完畢，就换去喪服，改穿黄色軍服，到射堂簡閲士兵。他的聲音容貌，儀態動作，使人人注目，凡是見到他的人，都願意爲他效死。亂事平定後，徵召他爲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

及義宣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因顔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止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絶，遂不得前。義宣將爲逆，使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還白義宣，云暢必不可回，請殺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民得免。進號撫軍，别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飲酒常醉，不省其事。及義宣敗於梁山，暢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遂排玄謨上輿，玄謨甚不悦。諸將請殺之，隊主張世救之得免。執送都下，付廷尉，見原。

待到劉義宣懷有異心，蔡超等人認爲張暢有聲望，勸義宣留下他，義宣就把自己的南蠻校尉之職轉授張暢，加授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張暢派門生荀僧寶到京城，通過顔竣呈報義宣叛亂的罪狀。僧寶有私貨待運，船停巴陵而未能及時下行。正逢義宣發兵，水路交通斷絶，於是不能進京。義宣準備叛亂的時候，派親信翟靈寶轉告張暢，張暢陳説義宣一定不可反叛的道理，願以一死來保證。靈寶回來稟告義宣，説張暢決不可能回頭，請求殺了他來示衆，幸虧有丞相司馬竺超民保護，得免一死。義宣又進號張暢爲撫軍，另外設立軍部，用以取得聲望。張暢雖在軍中署理文書事務，但常常飲酒而醉，不過問他的職事。待到義宣在梁山戰敗，張暢被軍人搶劫，身上衣服都搶光了。遇到右將軍王玄謨乘車出營，張暢這時已穿上破衣，就推開王玄謨上車，玄謨很不高興。諸將請求殺了他，隊主張世救了他纔得免死。玄謨把張暢押送到京城，交付廷尉治罪，被朝廷宥免。

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太初之時，誰黄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尚之爲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黄閤，故暢以此譏之。

張暢又被起用爲都官尚書，改任侍中。孝武帝召宴朝中賢臣，張暢也在座。何偃乘醉説："張暢確實是奇才，同劉義宣一起做賊，却終於没有過錯，如果不是奇才，怎能辦得到！"張暢説："太初的時候，誰住在三公官署?"孝武帝説："何必相互挖苦。"起初，尚之任元凶司空，待到起義部隊到了新林，他的門人都逃走了，何尚之父子同在官署盥洗，所以張暢拿這件事譏笑

他。

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謚曰宣。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時議非之。

孝建二年，張暢出朝任會稽太守，死去，謚號爲宣。張暢喜愛侄兒張輯，死時留下遺囑，要與張輯葬在一起，當時的輿論認爲這種做法不對。

弟悦，亦有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項前將軍長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子勛建僞號，召拜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及事敗，悦殺琬歸降，復爲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悦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

張暢的弟弟張悦，也有美好的稱譽，歷任侍中、臨海王劉子項前將軍長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劉子勛建立僞王朝，徵召張悦任吏部尚書，同鄧琬一起輔佐僞政權。等到叛亂失敗，張悦殺了鄧琬投降，又被任爲太子中庶子。後來拜授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在巴郡設置三巴校尉，命張悦補任此職，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及拜授而死。

張淹

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黄門郎，封廣晋縣子，太子左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爲光禄勛，與晋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殺焉。

張暢的兒子張浩，官至義陽王劉昶征北諮議參軍。張浩弟張淹，任黄門郎，封廣晋縣子，太子左衛率，東陽太守。他强迫郡吏燃燒手臂來照射佛像，百姓如果有罪，命他們禮拜佛像來折贖刑罰，常常要跪拜到幾千次。因此他被免除官職，永不叙用。但後來又起用爲光禄勛，與晋安王劉子勛同爲叛逆，兵敗被殺。

宋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七

劉懷肅　孟懷玉（弟）龍符　劉敬宣　檀祗

劉懷肅

劉懷肅，彭城人，高祖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

初爲劉敬宣寧朔府司馬，東征孫恩，有戰功，又爲龍驤司馬、費令。聞高祖起義，棄縣來奔。京邑平定，振武將軍道規追桓玄，以懷肅爲司馬。玄留何澹之、郭銓等戍桑落洲，進擊破之。潁川太守劉統平，除高平太守。玄既死，從子振大破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懷肅與江夏相張暢之攻澹之於西塞，破之。僞鎮東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孟山圖據魯山城，桓仙客守偃月壘，皆連壁相望。懷肅與道規攻之，躬擐甲胄，陷二城，馮該走石城，生擒仙客。義熙元年正月，振敗走，道規遣懷肅平石城，斬馮該及其子山靖。三月，桓振復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出奔，懷肅自雲杜馳赴，日夜兼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躬自突陣。流矢傷懷肅額，衆懼欲奔，懷肅瞋目奮戰，士氣益壯，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既平，休之反鎮，執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僞輔國將軍符嗣、馬孫、僞龍驤將軍金符青、樂志等屯結江夏，懷肅又討之，梟樂志等。道規加

劉懷肅，彭城人，是高祖的表兄。其家世代貧賤，懷肅以耕種爲生却愛好學習。

劉懷肅最初任劉敬宣寧朔府司馬，在東征孫恩時立下戰功，又任龍驤司馬、費縣縣令。他得到高祖起義的消息，就棄去縣令之職投奔高祖。京都平定後，振武將軍劉道規追討桓玄，以懷肅爲司馬。桓玄留下何澹之、郭銓等人守桑落洲，懷肅率軍進擊，打敗桓軍。平定潁川太守劉統後，懷肅被任爲高平太守。桓玄死後，桓玄的侄子桓振在楊林大敗義軍，義軍退守尋陽。懷肅與江夏相張暢之在西塞進攻何澹之，打敗了他。僞鎮東將軍馮該守夏口東岸，孟山圖據魯山城，桓仙客守偃月壘，三處壁壘相望，彼此策應。懷肅與劉道規發動進攻，他們都親自作戰，攻陷二城，馮該敗逃石城，仙客被活捉。義熙元年正月，桓振敗逃，道規派懷肅平定石城，殺死馮該和他的兒子馮山靖。三月，桓振又襲擊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出逃，懷肅從雲杜馳往救援，日夜兼程，七天時間就趕到了。桓振統率三萬人馬，軍旗遍布田野，懷肅策馬馳騁，手橫長矛，親自帶頭衝鋒。當時流箭射傷了懷肅額頭，軍士害怕，想要逃跑，但懷肅怒目圓睁奮力作戰，士兵的鬥志更加旺盛，於是人人争先恐後，將桓振斬首。江陵平定後，司馬休之回到荆州，他握着懷肅的手說："如果没有你，我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僞輔國將軍符嗣、馬孫和僞龍驤將軍金符青、樂志等人聚集江夏，懷肅又率兵進討，將樂

懷肅督江夏九郡，權鎮夏口。

志等人斬首示衆。道規加懷肅督江夏九郡，暫且鎮守夏口。

除通直郎，仍爲輔國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軍、郡如故。以義功封東興縣侯，食邑千户。其冬，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衆爲寇，懷肅率步騎討破之。江淮間群蠻及桓氏餘黨爲亂，自請出討，既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封，官至江夏内史。

劉懷肅被除授通直郎，并任輔國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義熙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輔國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如故。因起義有功，封爲東興縣侯，食邑千户。這年冬天，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在胡桃山聚衆爲寇，懷肅率領步兵騎兵討伐，打敗了他們。江淮地區的各蠻族部落以及桓氏餘黨作亂，懷肅請求出兵討伐。出兵後與皇上意見不和，劉毅上表彈劾，罷免了懷肅官職。義熙三年，懷肅死去，死時四十一歲，朝廷追贈爲左將軍。他没兒子，以其弟劉懷慎之子劉蔚祖爲嗣襲爵。蔚祖官至江夏内史。

劉道存

蔚祖卒，子道存嗣。太祖元嘉末，爲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世祖伐元凶，義軍至新亭，道存出奔，元凶殺其母以徇。前廢帝景和中，爲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

劉蔚祖死後，其子劉道存繼承封爵。太祖元嘉末年，道存任太尉江夏王劉義恭的諮議參軍。世祖討伐劉劭，義軍到達新亭時，道存從京都出逃投奔義軍，劉劭殺了他的母親示衆。前廢帝景和年間，道存任劉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叛亂失敗後，他因是義恭黨羽而被下獄處死。

劉懷敬

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高祖産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高祖。高祖從母生懷敬，未期，乃斷懷敬乳，而自養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尚書，金紫光禄大夫。

劉懷肅的二弟劉懷敬遲鈍無能。當初，高祖剛出生，母親就死了，孝皇帝貧窮而没法雇奶媽，打算不養高祖。这時，高祖的姨母生下懷敬還不滿一年，於是給懷敬斷奶來撫養高祖。高祖因懷念舊恩，使懷敬多次升遷，官至會稽太守，尚書，金紫光禄大夫。

劉真道　裴方明

懷敬子真道，爲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土饑，上遣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上表曰："宰邑敷政，必以簡惠成能，莅職闡治，務以利民著績。故王奂見紀於前，叔卿流稱於後。竊見錢唐令劉真道、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恤民，恪勤匪懈，百姓稱咏，訟訴希簡。又翦蕩凶非，屢能擒獲。災水之初，餘杭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既還立，縣邑

劉懷敬的兒子劉真道任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部地區發生饑荒，皇上派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視災區。演之上奏表説："治理一邑而施行政令，一定以簡約仁愛成其治能，在職視事而開創教化，務必以造福百姓顯其政績。所以先前有王奂見於記載，後來又有叔卿廣傳美譽。臣看到錢唐令劉真道、餘杭令劉道錫都以公事爲重，體恤百姓，恭謹勤懇，毫不懈怠，民間稱頌咏美，訴訟案件稀少。他們又剪除凶徒，掃蕩匪類，多次能捉拿歸案。在水災剛發生的時候，餘杭縣高堤崩潰，大水流速迅急，其勢不可量度，道錫身

獲全。經歷諸縣，訪核名實，并爲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真道爲步兵校尉。

先吏民，親自動手築堤，堤防重新修成，全縣得以保全。臣經過各縣，調查核實，這兩位縣令在二郡中最爲突出，是治理百姓的好縣令。"皇上十分贊賞，每人賜穀一千斛，并且任真道爲步兵校尉。

十四年，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氐賊楊難當侵寇漢中，真道率軍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後軍參軍梁坦、陳彌、裴肅之、安西參軍段叔文、魯尚期、始興王國常侍劉僧秀、綏遠將軍馬洗、振武將軍王奐之等，進次潭谷，去蘭皋數里。難當遣其建節將軍苻弘祖、啖元等固守蘭皋，鎮北將軍苻德義於外爲游軍，難當子撫軍大將軍和重兵繼其後。方明進擊，大破之於濁水，斬弘祖并三千餘級。遣康祖追之，過蘭皋二千餘里。和又遣德義助戰，康祖又大破之，和退保脩城。難當遣建忠將軍楊林、振威將軍姚憲領二千騎就和，方明又率諸將攻之，和敗走，追至赤亭，難當席卷奔叛。方明遣康祖直趣百頃，僞丞相楊萬壽等一時歸降。難當第三息虎先戍陰平，難當既走，虎逃竄民間，生禽之，送京都，斬于建康市。

元嘉十四年，劉真道出任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嘉十八年，氐賊楊難當侵擾漢中，真道率軍討伐，打敗了他。但難當的侵擾仍然沒有停止，太祖派龍驤將軍裴方明率領五千名禁兵，歸真道指揮。元嘉十九年，方明來到武興，率領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後軍參軍梁坦、陳彌、裴肅之、安西參軍段叔文、魯尚期、始興王國常侍劉僧秀、綏遠將軍馬洗、振武將軍王奐之等，進駐潭谷，離蘭皋衹有幾里路。難當派遣他的建節將軍苻弘祖、啖元等固守蘭皋，鎮北將軍苻德義在蘭皋外圍作爲流動部隊，難當的兒子撫軍大將軍楊和率大軍跟在他們後面。方明發動進攻，在濁水大敗敵兵，斬弘祖，并且殺死三千多人。派康祖追擊，越過蘭皋，深入二千餘里。楊和又派德義助戰，康祖又大破德義，楊和退守脩城。難當派建忠將軍楊林、振威將軍姚憲率領兩千騎兵救援楊和，方明又率領諸將進攻，楊和敗逃，追到赤亭時，楊難當席捲所有物資叛逃。方明派康祖直趨百頃，僞丞相楊萬壽等人同時歸降。楊難當的第三個兒子楊虎先前戍守陰平，難當逃跑後，楊虎逃奔民間躲藏，被方明活捉送往京都，在建康街市斬首。

秦州刺史胡崇之西鎮百頃，行至濁水，爲索虜所邀擊，敗没。以真道爲建威將軍、雍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詔曰："往年氐豎楊難當造爲叛亂，俯首者衆。其長史楊萬壽、建節將軍姚憲，情不違順，屢進矢言。及凶醜宵遁，闔境崩擾，建忠將軍吕訓衛倉儲以候王師。寧朔將軍姜檀果烈懇到，志在宣力，濁水之捷，厥庸顯

秦州刺史胡崇之西行鎮守百頃，走到濁水，被索虜中途攔擊，戰敗而死。朝廷任劉真道爲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任裴方明爲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推辭不受職，皇上下詔書說："去年氐族小寇楊難當發動叛亂，順從的人很多。他的長史楊萬壽、建節將軍姚憲，不願背叛朝廷，多次向他進忠言。等到難當連夜逃遁，全境潰亂紛擾，建忠將軍吕訓保護糧倉，等候王師到來。寧朔將軍姜檀果敢剛烈、忠心耿耿，志在爲朝廷效力，濁水戰役勝利，他的功勞非常顯著，

然，近者協贊義奮，乃心無替。略陽苻昭，誠係本朝，亦同斯舉，俘擒僞將，獨克武興，推鋒致效，隕命寇手。并事著屯險，感于予懷，宜蒙旌叙，榮慰存亡。可贈萬壽龍驤將軍，昭武都太守，憲補員外散騎侍郎，訓駙馬都尉、奉朝請，檀征西大將軍司馬、仇池太守，宜并内徙。可符雍、梁二州，厚加贍恤。"吕訓，略陽氐人吕先子也。又詔曰："故晋壽太守姜道盛，前討仇池，志輸誠力，即戎著效，臨財能清。近先登濁水，殞身鋒鏑，誠節俱亮，矜悼于懷。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盛注《古文尚書》，行於世。

近來協助義軍，他的心意没有改變。略陽苻昭一心報效朝廷，也參加了平叛的戰鬥，俘獲叛軍將領，率孤軍克復武興，奮力進軍來報效朝廷，以致命喪賊手。上述諸人都在艱難時立功，使我内心深受感動，他們應當受到表彰并授予官職，榮顯存者而撫慰亡者。當贈萬壽龍驤將軍，苻昭武都太守，姚憲補員外散騎侍郎，吕訓駙馬都尉、奉朝請，姜檀征西大將軍司馬、仇池太守，應該一并遷居内地。當行文雍、梁二州，對他們從優贍養撫恤。"吕訓，略陽氐族人吕先的兒子。又下詔書説："已故晋壽太守姜道盛，在前次討伐仇池時，盡心竭力，用兵能勝，理財能廉。近來在濁水一役中率先衝鋒，以致喪身刀箭之下，他的忠心義節都很顯著，使我深感哀悼。當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盛曾注《古文尚書》，流傳於世。

真道、方明并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又藏難當善馬，下獄死。劉康祖等繫免各有差。方明，河東人，爲劉道濟振武中兵參軍，立功蜀土，歷潁川、南平昌太守，皆坐贓私免官。

劉真道、裴方明都因攻破仇池時私分金銀珍寶和隱藏難當好馬，下獄而死。劉康祖等人或拘禁或免官，都有不同的處罰。裴方明，河東人，任劉道濟振武中兵參軍，在蜀地立下戰功，歷任潁川、南平昌太守，都因貪贓罷官。

孟懷玉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高祖珩，晋河南尹。祖淵，右光禄大夫。父綽，義旗後爲給事中、光禄勳，追贈金紫光禄大夫。世居京口。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高祖孟珩，晋時任河南尹。祖父孟淵，任右光禄大夫。父親孟綽，高祖起義後任給事中、光禄勛，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孟家世代住在京口。

高祖東伐孫恩，以懷玉爲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户。高祖鎮京口，以懷玉爲鎮軍參軍、下邳太守。義熙三年，出爲寧朔將軍、西陽太守、新蔡内史，除中書侍郎，轉輔國將軍，領丹陽府兵，戍石頭。

高祖東伐孫恩時，任孟懷玉爲建武司馬。他參加高祖起義，隨同平定京城，接着又平定京都。因有功封爲鄱陽縣侯，食邑千户。高祖鎮守京口時，任懷玉爲鎮軍參軍、下邳太守。義熙三年，出京爲寧朔將軍、西陽太守、新蔡内史，授中書侍郎，改任輔國將軍，領丹陽府兵，守石頭。

盧循逼京邑，懷玉於石頭岸連戰有功，爲中軍諮議參軍。賊帥徐道覆屢欲以精鋭登岸，畏懷玉不敢上。及循南走，懷玉與衆軍追躡，直至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懷玉攻圍之，

盧循進逼京都時，孟懷玉在石頭城下多次作戰有功，任中軍諮議參軍。賊寇主帥徐道覆多次想用精鋭部隊登上江岸，因爲畏懼懷玉而不敢上岸。等到盧循向南逃跑，懷玉與其他各軍隨後追擊，一直追到嶺外。徐道覆駐始興，懷玉圍攻，

身當矢石，旬月乃陷。仍南追循，循平，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户。復爲太尉諮議參軍，征虜將軍。八年，遷江州刺史，尋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恒農揚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南中郎將，刺史如故。時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有異志，故授懷玉此任以防之。十一年，加持節。丁父艱，懷玉有孝性，因抱篤疾，上表陳解，不許。又自陳弟仙客出繼，喪主唯己，乃見聽。未去任，其年卒官。時年三十一。追贈平南將軍。子元卒，無子，國除。懷玉别封陽豐男，子慧熙嗣，坐廢祭祀奪爵。慧熙子宗嗣，竟陵太守，中大夫。

他親臨前綫，打了一個月纔攻克始興。又繼續向南追擊盧循，盧循平定後，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户。再任太尉諮議參軍，征虜將軍。義熙八年，升任江州刺史，不久爲督江州豫州的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的恒農、揚州的松滋六郡諸軍事、南中郎將，刺史照舊。當時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地居長江上流，有叛變的意圖，所以朝廷任懷玉這一職務來防備他。義熙十一年，加持節。懷玉的父親去世，他生性孝順，守喪期間因哀痛過度得了重病，上表申請解職，朝廷没有允許。他又自陳親弟孟仙客已過繼給人家，主持喪事的衹有自己，朝廷纔同意他解職。他還没有離任，當年就在任所死了，死時三十一歲。朝廷追贈他爲平南將軍。他的兒子孟元死後，没有繼承人，封國廢除。懷玉另封陽豐男，另一個兒子孟慧熙繼承封爵，因荒廢祭祀獲罪，被削去封爵。慧熙的兒子孟宗嗣，任竟陵太守，中大夫。

孟龍符

龍符，懷玉弟也。驍果有膽氣，幹力絶人。少好游俠，結客於閭里。早爲高祖所知，既克京城，以龍符爲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并有功。參鎮軍軍事，封平昌縣五等子，加寧遠將軍、淮陵太守。與劉藩、向彌征桓歆、桓石康，破斬之。除建威將軍、東海太守。索虜斛蘭、索度真侵邊，彭、沛騷擾，高祖遣龍符、建威將軍道憐北討，一戰破之。追斛蘭至光水溝邊，被創奔走。

孟龍符，是孟懷玉的弟弟。驍勇果敢，很有膽量，力氣超過常人。年輕時愛好游俠，在鄉里結交朋友。他早就受到高祖的賞識，高祖攻克京城後，任龍符爲建武參軍。在江乘、羅落、覆舟三次戰役中都立有戰功，因而任參鎮軍軍事，封平昌縣五等子爵，加授寧遠將軍、淮陵太守。他與劉藩、向彌一同征討桓歆、桓石康，打敗了他們，將他們斬首。被除授建威將軍、東海太守。索虜斛蘭、索度真侵犯邊境，彭、沛地區騷動擾亂，高祖派龍符、建威將軍劉道憐北伐，一次接戰就打敗敵軍，追擊斛蘭一直追到光水溝附近，斛蘭受傷逃走。

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爲車騎參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統步騎爲前鋒。軍達臨朐，與賊争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即據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矟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衆寡不敵，遂見害，時年三十三。高祖深加痛悼，追贈青州刺史。又表曰："故龍驤將軍、

高祖討伐廣固時，以孟龍符爲車騎參軍，加授龍驤將軍、廣川太守，統領步兵騎兵作爲前鋒。軍隊到達臨朐，與敵寇争奪飲水，龍符單騎衝入敵陣，迅速打敗敵寇，占據水源，虜寇就向後撤退。龍符乘勝奔馳追逐，由於後面騎兵没有及時跟上，敵寇以數千名騎兵圍攻龍符。他奮起長矛應戰，每一回合總要殺幾個人，但因衆寡懸殊，終於被害，當時三十三歲。高祖對他陣亡深表哀悼，追贈爲青州刺史。又上奏表説："已故

廣川太守孟龍符，忠勇果毅，隕身王事，宜蒙甄表，以顯貞節，聖恩嘉悼，寵贈方州。龍符投袂義初，前驅效命，推鋒三捷，每爲衆先。及西剿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今北伐，復統前旅，臨朐之戰，氣冠三軍。于時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摧靡，奮戈深入，知死弗吝。賊超奔遁，依險鳥聚，大軍因勢，方軌長驅。考其庸績，豫參濟不，竊謂宜班爵土，以褒勛烈。”乃追封臨沅縣男，食邑五百户。無子，弟仙客以子微生嗣封。太祖元嘉中，有罪奪爵，徙廣州。以微生弟彦祖子佛護襲爵。齊受禪，國除。

龍驤將軍、廣川太守孟龍符，忠勇果敢，爲王事喪身，應該受到表彰，以示其忠貞。聖上對他嘉許悼念，追贈青州刺史。龍符自從軍之始，即身前驅，三戰三捷，常在衆人之先。等到他西剿桓歆，北滅索虜，朝廷商議要賞以爵禄，衹是没有來得及施行。正逢當今北伐，他又統率前鋒部隊，在臨朐一戰中，勇冠三軍。其時賊寇確實衆多，敵兵遮掩了水澤，龍符單人匹馬，奔躍如電、所向披靡。他奮戈深入，早將生死置之度外。賊寇慕容超在他的追擊下逃跑，隨之又憑險固守，大軍乘勝向前，戰車并行，長驅直入。查核他的功績，有豫參濟否之效，臣以爲應當頒賜爵位封土，來褒揚他的功勛。”於是追封龍符臨沅縣男，食邑五百户。龍符没有兒子，其弟孟仙客將他兒子孟微生繼承爵位。太祖元嘉年間，微生因得罪被剥奪爵位，流放廣州。又以微生弟弟孟彦祖的兒子孟佛護承襲封爵。宋亡後，封國廢除。

孟係祖

孝武大明初，諸流徒者悉聽還本。微生已死，子係祖歸京都，有筋幹異力，能儋負數人。入隸羽林，爲殿中將軍。二年，索虜寇青、冀，世祖遣軍援之，係祖自占求行。戰於杜梁，挺身入陣，所殺狼籍，遂見殺。詔書追贈潁川郡太守。

孝武大明初年，所有流放的人都准許回歸本鄉。孟微生已經死了，其子孟係祖回到京都。係祖筋骨强壯，力氣特大，能背起好幾個人。入宫隸屬羽林軍，任殿中將軍。大明二年，索虜侵犯青州、冀州，世祖派遣軍隊去支援守軍。係祖估計自己的勇力，申請前往。他在杜梁作戰，勇敢地衝入戰陣，殺得敵人横尸遍地，最終被敵人殺害。詔書追贈他爲潁川郡太守。

劉敬宣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漢楚元王交後也。祖建，征虜將軍。父牢之，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因悲泣不自勝。序嘆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既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起家爲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是漢朝楚元王劉交的後裔。祖父劉建，爲征虜將軍。父親劉牢之，爲鎮北將軍。敬宣八歲時，母親就死去了。他日夜哭泣，親戚們很是驚異。輔國將軍桓序鎮守蕪湖時，劉牢之參與桓序軍事。四月八日爲釋迦誕生日，劉敬宣見衆人舉行浴佛儀式，就除下頭上金鏡作爲爲母親浴佛的獻禮，哭泣不止。桓序感嘆地對牢之説：“你這個兒子既然是家中的孝子，將來一定會成爲國家忠臣。”敬宣初次出仕爲王恭前軍參軍，又參與會稽王世子司馬元顯征虜軍事。

隆安二年，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兄弟爲名。牢之時爲恭前軍司馬、輔國將軍、晉陵太守，置佐領兵。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爲前鋒。太傅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禍福，使以兵反恭。牢之呼敬宣謂曰："王恭昔蒙先帝殊恩，今居伯舅之重，義心未彰，唯兵是縱。吾不能審恭事捷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緝穆宰相與不。今欲奉國威靈，以明逆順，汝以爲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隆，未有桓、靈之亂，而恭怙亂阻兵，志陵京邑。大人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顔延，遣敬宣率高雅之等還京襲恭，恭方出城耀軍，馳騎横擊之，一時散潰。元顯進號後將軍，以敬宣爲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

隆安二年，王恭以討伐司馬尚之兄弟作爲藉口在京口起兵。劉牢之當時任王恭前軍司馬、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設置佐吏，統率兵馬。可是王恭自以爲是豪門貴戚，對牢之很瞧不起，牢之心中不平。等到王恭這次起兵，他派牢之擔任前鋒。太傅會稽王司馬道子給牢之寫了一封信，詳細剖析利害關係，叫他率兵反王恭。劉牢之對敬宣說："王恭從前受到先帝特殊的恩寵，如今又處於皇上伯舅的重要地位，他的忠義之心還不曾有所表現，衹是擁兵自重。我不能確定王恭在事成之後，是不是一定能擁戴皇上，和宰相和睦共事。如今我打算憑藉國家的威靈，來聲討王恭的叛逆，你認爲怎麼樣?"敬宣說："朝廷雖然没有周代成王、康王時期那樣的隆盛，但也没有漢代桓帝、靈帝時期那樣的亂政，而王恭却依仗兵力，乘亂取利，志在謀篡帝位。父親同王恭既没有骨肉的親情，也没有君臣的名分，雖然共過事，但意趣好惡并不相投。今天討伐他，在情分上没有什麼關係。"牢之到了竹里，斬殺王恭大將顔延，派敬宣率高雅之等還京攻打王恭。王恭正出城炫耀軍威，敬宣等馳馬突擊，王恭的軍隊一下子都奔散逃潰。司馬元顯進號後將軍，任敬宣爲諮議參軍，加授寧朔將軍。

三年，孫恩爲亂，東土騷擾，牢之自表東討，軍次虎疁。賊皆死戰，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吴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進平會稽。尋加臨淮太守，遷後軍從事中郎。五年，孫恩又入浹口，高祖戍句章，賊頻攻不能拔，敬宣請往爲援，賊恩於是退遠入海。

隆安三年，孫恩作亂，東部騷動，牢之上表請求東征，軍隊在虎疁停留。賊寇都拼死作戰，劉敬宣請求以騎兵沿南山直趨敵後，賊寇是吴人，害怕騎兵，又怕首尾受攻，於是大敗。劉牢之進兵平定會稽。不久，加授臨淮太守，升任後軍從事中郎。隆安五年，孫恩又攻入浹口，高祖守句章，賊寇多次進攻不能得逞，敬宣請求前往支援，孫恩於是遠退入海。

是時四方雲擾，朝廷微弱，敬宣每慮艱難未已。高祖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宣深相憑結，情好甚隆。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軍、郡如故。元顯驕淫縱肆，群下化之，敬宣每預燕會，未嘗飲酒，調戲之來，無所酬答，元顯甚不説。尋進號輔國將軍，餘如故。

這時，全國各地擾亂，朝廷衰弱，劉敬宣每每爲國難不止而擔憂。高祖已經多次打敗妖賊，功績名望一天天隆盛，所以劉敬宣對他很信賴，和他深交，因而兩人感情非常好。司馬元顯進號驃騎將軍，劉敬宣隨同軍府轉徙，軍職、郡職照舊。司馬元顯驕奢放縱，下屬都受到影響，但劉敬宣每次參加宴會，從來不喝酒，别人跟他調笑戲謔，他不爲所動，司馬元顯對此很不高興。不

久，劉敬宣進號輔國將軍，其他官職照舊。

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驟詣門，不得相見，帝出餞行，方遇公坐而已。桓玄既至溧洲，遣信說牢之，牢之以道子昏暗，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假手於玄，誅除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於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曰："方今國家亂擾，四海鼎沸，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先父之基，據荆南之勢，雖無姬文之德，實爲參分之形。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威望既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將生於今。"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後，令我那驃騎何？"遣敬宣爲任，玄板爲其府諮議參軍。

元興元年，劉牢之往南方討伐桓玄，司馬元顯任征討大都督，日夜飲酒，劉牢之屢次到門，不能與他相見，皇帝出來設宴送行，纔在宴席上相遇罷了。桓玄到了溧洲後，派使者游說牢之，牢之認爲司馬道子糊塗，元顯凶惡，擔心平定桓玄的那一天，正是國家敗亂的開始，打算藉桓玄的手來誅滅執政大臣，然後乘機再除去桓玄，自己就可以在天下得償志願，因而將要同意向桓玄歸降。劉敬宣進諫說："如今國家紛亂驚擾，全國都沸騰了，天下的重望在於父親與桓玄。桓玄憑藉亡父的基業，據有荆南的地勢，他雖然没有周文王的德行，但確實成爲天下三分的形勢。一旦放縱了他，使他侵凌朝廷，樹立了威望，那麽再圖謀他就很困難。東漢的董卓之亂將要在今天發生。"劉牢之發怒說："我難道不知今天攻取桓玄易如反掌，祇是平定桓玄後，使我怎麽對付驃騎將軍司馬元顯呢？"便派敬宣去聯係桓玄，桓玄任敬宣爲其軍府諮議參軍。

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共襲玄，期以明旦。值爾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所謀已泄，率部曲向白洲，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尋求不得，謂已爲玄所擒，乃自縊死。敬宣奔喪，哭畢，即渡江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各以子弟爲質，求救於姚興。興與之符信，令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至彭城間，收聚義故。玄遣孫無終討冀州刺史劉軌，軌要敬宣、雅之等共據山陽破之，不剋。又進昌平澗，戰不利，衆各離散，乃俱奔鮮卑慕容德。

桓玄得志後，就殺害司馬元顯，廢黜司馬道子，以劉牢之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劉牢之與劉敬宣商議，一同襲擊桓玄，約定時間在次日早晨。正逢當天大霧，桓玄府門開得很遲，天色已晚，敬宣還不來會合，劉牢之認爲謀劃的事情已經泄露，便率領自己的部隊開往白洲，準備逃到廣陵。可是敬宣其時回到京口去迎取家眷，牢之找不到他，就認爲他已經被桓玄捉住，於是自縊而死。敬宣奔回辦理喪事，哭靈完畢，立即渡江找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人一起逃到洛陽，來往於長安，各人將自己子弟作爲人質，向姚興求救。姚興給他們符信，叫他們到關東招募士兵，得到數千人，又回到彭城地區收集故舊。桓玄派孫無終討伐冀州刺史劉軌，劉軌邀敬宣、雅之等共同守山陽，迎擊孫無終，結果未能取勝。他們又進軍昌平澗，作戰不利，軍衆分散而去，於是一起投奔鮮卑慕容德。

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

劉敬宣一向精通天文，知道一定會出現復興晉朝的人。不久，夢中吃了一粒土丸，醒後，高興地說："'丸'是'桓'的諧音，'桓'既然被

乎。”乃結青州大姓諸崔、封，并要鮮卑大帥免逵，謀滅德，推休之爲主，剋日垂發。時劉軌爲德司空，大被委任，雅之又欲要軌，敬宣曰：“此公年老，吾觀其有安齊志，必不動，不可告也。”雅之以爲不然，遂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泄，相與殺軌而去。至淮、泗間，會高祖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左右疑其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下邳不誘我也。”即便馳還。既至京師，以敬宣爲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襲封武岡縣男。是歲，安帝元興三年也。

我吞了，我將要回到家鄉吧！”於是結交青州大姓崔、封各族，并且邀約鮮卑大帥免逵，圖謀消滅慕容德，推舉司馬休之爲謀主，約定日期，將要發動。這時劉軌任慕容德司空，很受重用，高雅之又打算邀劉軌，敬宣說：“這位老先生年歲大了，我看他有安齊之志，一定不會參加，不能告訴他。”雅之認爲不至如此，於是把起義的事告訴劉軌，劉軌果然不同意。由於密謀泄露，他們就一起殺死劉軌逃走。到了淮、泗地區，正逢高祖平定京口，親自寫信召回敬宣，敬宣手下懷疑其中有詐，敬宣說：“我本來就知道他會這樣做，劉下邳不會欺騙我。”即刻就馳馬而回。到了京都後，朝廷以敬宣爲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襲封武岡縣男。這一年，是安帝元興三年。

桓歆率氐賊楊秋寇歷陽，敬宣與建威將軍諸葛長民大破之，歆單騎走渡淮，斬楊秋於練固而還。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敬宣固辭，言於高祖曰：“仇耻既雪，四海清蕩，所願反身草澤，以終餘年。恩遇不遺，遂復僶俛，即目所忝，已爲優渥。且盤龍、無忌猶未遇寵，賢二弟位任尚卑，一朝先之，必貽朝野之責。”不許。敬宣既至江州，課集軍糧，搜召舟乘，軍戎要用，常有儲擬。故西征諸軍雖失利退據，因之每即振復。其年，桓玄兄子亮自號江州刺史，寇豫章，亮又遣苻宏寇廬陵，敬宣并討破之。

桓歆率領氐族賊寇楊秋侵擾歷陽，劉敬宣同建威將軍諸葛長民大敗桓軍，桓歆單人匹馬渡淮水逃跑，敬宣在練固將楊秋斬首後回軍。朝廷遷任敬宣爲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敬宣堅決拒絶，對高祖說：“我已經報仇雪耻，全國太平，衹望歸隱林下，以度晚年。衹是因爲皇上對我屢施恩寵，於是再加奮勉，就眼下所任官職來說，已經十分優厚。而且盤龍、無忌還没有受到恩寵，二位賢能的弟弟職位還低，一旦我在他們上面，一定受到朝野輿論的指責。”朝廷不同意。敬宣到江州上任後，屯聚軍糧，集結舟車等，軍需物資，經常有儲備。所以西征各軍雖然失利退守，但依靠敬宣的支援，每每能即時恢復振興。這一年，桓玄兄子桓亮自號江州刺史，侵犯豫章，桓亮又派苻宏侵犯廬陵，劉敬宣都率軍討伐，打敗了他們。

初，劉毅之少也，爲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當别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其性外寬而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之，深以爲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乃使人言於高祖曰：“劉敬宣父子，忠國既昧，今又不豫義始。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

劉毅在年輕時曾任劉敬宣寧朔參軍。當時有人稱許他爲英傑。劉敬宣說：“大凡非常之才，應當另有氣度，怎能就説這位仁兄是人中豪傑呢？他生性外表寬厚而内心忌刻，自我誇耀而好居人上，如果有一天時機來到，也將因凌駕長上而自取災禍罷了。”劉毅聽到了，對他的批評深爲憤恨。等到他在江陵，得知敬宣回朝，就派人對高祖說：“劉敬宣父子兩人，既不知爲國效忠，又未參與其始。對起義中勇猛的武將，辛勞的文

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欲相申起者，論資語事，正可爲員外常侍耳。聞已授其郡，實爲過優；尋知復爲江州，尤所駭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解職。於是散徹，賜給宅宇，月給錢三十萬。高祖數引與游宴，恩款周洽，所賜錢帛車馬及器服玩好，莫與比焉。

臣，纔應該論功甄叙，像敬宣這一類人，應該把他們放在後面。如果您不忘舊交，想提拔他一下，那麽論資歷，叙業績，敬宣正當任員外常侍一類官職罷了。聽説已經授任他郡守之職，實在是過於優待；不久又聽説他再任江州刺史，我更感到驚駭嘆惋。”劉敬宣得知，内心更加不安。晋安帝復位後，他上表請求解除官職。於是朝廷罷免了他，賜給他一所住宅，每月給三十萬錢。高祖多次邀他游樂宴飲，情意歡洽，賜給他的錢帛車馬以及器服玩好，没有誰能比得上。

尋除冠軍將軍、宣城内史、襄城太守。宣城多山縣，郡舊立屯以供府郡費用，前人多發調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罷私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亡叛多首出，遂得三千餘户。

不久，敬宣又被任爲冠軍將軍、宣城内史、襄城太守。宣城的一些轄縣多山，往常郡守在山縣設立屯區，徵收山貨來供應郡府費用，以前的官長大都去抽調能工巧匠，製造器具用物。敬宣上任後，將這些私自設立的屯區全部廢除，衹砍伐一些竹木來修理府中房屋。那些不堪徵調而逃亡的百姓都出來自首，於是得到三千餘户。

高祖方大相寵任，欲先令立功，義熙三年，表遣敬宣率衆五千伐蜀。國子博士周祇書諫高祖曰：“自義旗之建，所征無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頃五穀轉豐，民無饑苦，劫盗之患，亦爲弭息，此誠漸足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爲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泝流天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徑禽譙氏者，復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之内，殆無孑遺。計得彼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州三吴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土，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决力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忽使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况今泝險萬里，所在無

高祖對劉敬宣很爲寵信，想要讓他有機會立功。義熙三年，派敬宣率兵五千去討伐蜀地譙縱。國子博士周祇上書勸諫高祖説：“自從您起義以來，攻無不克，這可以説是天意人心交相爲助而上信下順的徵驗啊。如今大難已經平定，君臣都已安泰。近來五穀豐收，百姓無飢餓之苦，盗賊也已消滅，這確是日漸平定，應當鞏固國家的根本，以求長治久安。蜀地賊寇應當平定，全國應該統一，不是不應如此。但古人曾經説過，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今去討伐蜀，有一萬多里，泝流而上，經歷天險，一旦行動就要經年累月。如果敬宣這一支部隊直向成都，一下子擒獲譙縱，衹不過是將帥們再一次奮其軍威，一快其心的舉動罷了。然而益州荒蕪殘敗，田野上連青草也不長，成都城内幾乎没有人家。計算一下討伐所取得的好處與行軍作戰的費用，是得不償失的。如今向艱險之地進軍，正是雨雪的季節，驅趕南方三吴的人，把他們投向西南三巴三蜀的土地，其中因疾病而死的人難道可以估量嗎？這是第一個問題。賊寇一定不會坐守孤城，而將决一死戰。如今我軍勞累，敵軍則以逸待勞，倘若作戰失利，就會使人心驚駭，大局受

儲，若連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皆云：‘彼親離衆叛。’愚謂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何以至此。官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矣。爲治者固先定其内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脩之家仇不雪，不應以得死爲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闕門之外，非所宜豫，苟其有心，不覺披盡。”不從。

到損傷。這是第二個問題。而且千里運送軍糧，士兵還難免面有飢色，何况如今涉險萬里之遥，軍隊没有儲糧。如果長期作戰，漕糧運送跟不上，即使有韓信、白起那樣的大將又怎能成功？這是第三個問題。如今主張可以伐蜀的人都説：‘譙縱衆叛親離。’愚見并不如此。他憑一個人却能使朝廷有征討之事，如果他的部衆背叛離去又怎能到這一地步。而官府的士兵都是招募而來的烏合之衆，也就必然不會團結一致一心向前。治理國家的人本來是先治理内務，再治理外務，先安定近地，再招撫遠地。近來叛亂不止，討伐相繼，不能説得人和，像蜀地那樣險要，不能説得地利。毛脩之由於家仇没報，即使戰死也不覺遺憾；劉敬宣由於蒙受您活命之恩，也應當拿性命來報答您，如今您想驅使兩位甘心效命的人，而忘却國家安危的根本大計，我感到這種做法不妥。愚身在朝廷之外，本來不應當干預政事，但如果確有一些看法，也就很自然地盡情披露了。”高祖未采納周祗的意見。

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郡如故。既入峽，分遣振武將軍、巴東太守温祚以二千人揚聲外水，自率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而進。敬宣率先士卒，轉戰而前，達遂寧郡之黄虎，去成都五百里。僞輔國將軍譙道福等悉衆距險，相持六十餘日，大小十餘戰，賊固守不敢出。敬宣不得進，食糧盡，軍中多疾疫，死者太半，引軍還。譙縱送毛璩一門諸喪，其妻女、文處茂母何，并諸士人喪柩，浮之中流，敬宣皆拯接致歸。爲有司所奏，免官，削封三分之一。

朝廷給與劉敬宣符節，監督征蜀軍務，郡職照舊。敬宣軍進三峽後，分遣振武將軍、巴東太守温祚率領兩千人到外水虚張聲勢，自己率領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從墊江進軍。敬宣身先士卒，一路向前，到達遂寧郡的黄虎，距離成都五百里。僞輔國將軍譙道福等率所部，憑險據守，雙方相持六十多天，大小十多仗，賊寇堅守，不敢出戰。敬宣無法攻入而軍糧將盡，同時軍中很多人生病，死了一大半，他衹好引軍退回。譙縱運送毛璩一家的死者，毛璩的妻女、文處茂的母親何氏，以及各個士人的棺材，將它漂流在江中，敬宣都一一帶回。由於征蜀失利，敬宣受到主管官員的彈劾，被罷免官職，封地削去三分之一。

五年，高祖伐鮮卑，除中軍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從至臨朐，慕容超出軍距戰，敬宣與兖州刺史劉藩等奮擊，大破之。龍驤將軍孟龍符戰没，敬宣并領其衆，圍廣固，屢獻規略。

義熙五年，高祖伐鮮卑，除授劉敬宣爲中軍諮議參軍，加授冠軍將軍。他隨從高祖到了臨朐，慕容超出動軍隊抗戰，敬宣與兖州刺史劉藩等奮力進攻，大敗慕容超。龍驤將軍孟龍符陣亡，敬宣兼領他的部隊，包圍廣固，多次向高祖獻計。

盧循逼京師，敬宣分領鮮卑虎班突騎，置陣甚整，循等望而畏之。遷使持節、督馬頭淮西諸軍郡事、鎮蠻護軍、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内史，將軍如故。循既走，仍從高祖南討，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

盧循進逼京都，劉敬宣分領鮮卑人的虎班騎兵，陣勢很是嚴整，盧循等望而生畏。敬宣又升任爲使持節、督馬頭淮西諸軍郡事、鎮蠻護軍、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内史，冠軍將軍照舊。盧循逃跑後，他繼續隨從高祖南征，改任左衛將軍，加授散騎常侍。

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禮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邪!"

劉敬宣寬厚善待士人，多才多藝，射箭騎馬，音樂聲律，没有一件事不精通。當時尚書僕射謝混以才華德望自負，很少與人交結，但一與敬宣相遇，就以禮相待，談笑甚歡。有人問謝混："你不輕易與人交結却對劉萬壽一見如故，這是什麽原因呢?"謝混説："人們的交往，怎麽能一律對待呢，當年孔文舉禮待太史子義，難道會有人非議他嗎?"

初，敬宣回師於蜀，劉毅欲以重法繩之，高祖既相任待，又何無忌明言於毅，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若必文致爲戮，己當入朝以廷議决之。毅雖止，猶謂高祖曰："夫生平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公宜深慮之。"毅出爲荆州，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及，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出爲使持節、督北青州軍郡事、征虜將軍、北青州刺史，領清河太守，尋領冀州刺史。

當初，劉敬宣率軍從蜀地回朝，劉毅要嚴加法辦，高祖既對他信任，同時何無忌又明確地告訴劉毅不應該以私怨來影響秉公辦事，如果一定要舞文弄法而殺敬宣，那麽自己將入朝以朝廷公議來裁定。劉毅的迫害雖然中止，仍然對高祖説："雖説劉敬宣是您舊友，怎麽可以偏聽偏信。從前光武帝因龐萌而悔恨，曹操因孟卓而失誤，這些歷史教訓您應當好好考慮。"劉毅出任荆州刺史時，對敬宣説："我任職荆州，打算委屈你任我的南蠻長史，你有没有輔佐我的意願呢?"敬宣怕在他屬下遭禍，把這件事告訴高祖。高祖笑着説："一定讓老兄平平安安，不必太擔心。"於是任敬宣爲使持節、督北青州軍郡事、征虜將軍、北青州刺史，領清河太守，不久，又領冀州刺史。

時高祖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禍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遣使呈長民書，高祖謂王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十一年正月，進號右將軍。

當時高祖赴荆州討伐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給敬宣送信説："盤龍凶狠專横，他將自取滅亡。異端即將除盡，世事將見太平，讓我們共享榮華富貴吧！"敬宣回信説："下官從義熙年間到現在，首尾不過十年，就忝任三州、七郡之職。如今爲使持節，常怕福去禍來，確實打算急流勇退，你所説的共富貴的意思，不是我所能承當的。"他派人將長民的信呈送高祖，高祖對王誕説："阿壽本來是不會對不起我的。"義熙十一年正月，敬宣進號右將軍。

司馬道賜者，晋宗室之賤屬也，爲敬宣參軍。至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及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以道秀爲青州刺史，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敬宣召道秀有所論，因屏人，左右悉出户，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時年四十五。文武佐吏即討道賜、猛子等，皆斬之。先是敬宣未死，嘗夜與僚佐宴集，空中有放一隻芒屩於坐中，墜敬宣食槃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并欲壞。頃之而敗。喪至，高祖臨哭甚哀。子祖嗣。宋受禪，國除。

司馬道賜是晋朝皇族中的賤屬，任敬宣之參軍。到了高祖西征司馬休之，司馬道賜就暗地裏勾結同府的辟閭道秀以及敬宣手下小將王猛子等人，陰謀造反。道賜自號齊王，任道秀爲青州刺史，準備占領廣固，舉兵響應休之。敬宣召見道秀議事，命人迴避，手下人都走出門去。猛子鬼鬼祟祟地跟在敬宣身後，抽出敬宣的防身刀殺死敬宣，當時他四十五歲。敬宣的文武佐吏立即討伐道賜、猛子等人，把他們全都斬首。敬宣没有死的時候，曾經在夜晚與僚佐舉行宴會，半空中有一隻草鞋落在敬宣的食盤上，草鞋長三尺五寸，已經被人穿過，鞋耳鞋鼻都快損壞。不久，敬宣就被殺害。發喪時，高祖前往哭泣很是哀痛。其子劉祖繼承封爵，宋受晋禪讓後，封國廢除。

檀祗

檀祗字恭叔，高平金鄉人，左將軍韶第二弟也。少爲孫無終輔國參軍，隨無終東征孫恩，屢有戰功。復爲王誕龍驤參軍。從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至羅落，檀憑之戰没之後，仍以憑之所領兵配祗。京邑既平，參鎮軍事，加振武將軍，隸振武大將軍道規追討桓玄，每戰克捷。江陵平定，道規遣祗征涓、沔亡命桓道兒、張靖、苻嗣等，皆悉平之。除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内史，又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不拜。破桓亮於長沙，苻宏於湘東。武陵内史庾悦疾病，道規以祗代悦，加寧朔將軍，封西昌縣侯，食邑千户。五年，入爲中書侍郎。

檀祗字恭叔，高平金鄉人，左將軍檀韶的第二個弟弟。年輕時任孫無終輔國參軍，隨從無終東征孫恩，多次立下戰功。再任王誕龍驤參軍。隨從高祖攻克京城，參建武軍事。到了羅落，檀憑之陣亡，仍將憑之所率領的士兵劃歸檀祗。京都平定後參鎮軍事，加授振武將軍，隸屬於振武大將軍劉道規，追討桓玄時每次作戰皆勝。江陵平定後，道規派遣檀祗征討涓水、沔水間的亡命之徒桓道兒、張靖、苻嗣等人，把他們全部平定。朝廷授予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内史，又任他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他不接受。他在長沙打敗桓亮，在湘東打敗苻宏。武陵内史庾悦得病，道規以檀祗替代庾悦，加授寧朔將軍，封西昌縣侯，食邑千户。義熙五年，入朝爲中書侍郎。

盧循逼京邑，加輔國將軍，領兵屯西明門外。循退走，祗率所領，步道援江陵，未發，遇疾停。八年，遷右衛將軍，出爲輔國將軍、宣城内史，即本號督江北淮南軍郡事、青州刺史、廣陵相。進號征虜將軍，加節。

盧循進逼京邑，朝廷加授檀祗爲輔國將軍，領兵屯駐西明門外。盧循退兵後，檀祗率領本部人馬從陸路前往支援江陵，還没有出發，因生病而作罷。義熙八年，遷任右衛將軍，出京任輔國將軍、宣城内史，即本號督江北淮南軍郡事、青州刺史、廣陵相。進號征虜將軍，加授符節。

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得過淮，因天夜陰暗，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聽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股，乃入。祗語左右："賊乘暗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必走矣。"賊聞鼓鳴，謂爲曉，於是奔散，追討殺百餘人。祗降號建武將軍。十一年，進號右將軍。十二年，高祖北伐，而亡命司馬□寇涂中，秦郡太守劉基求救，分軍掩討，即破斬之。

義熙十年，逃亡在外的司馬國璠兄弟從北徐州地界聚集數百人暗中渡過淮水，在一個昏黑之夜率領一百多人攀城進入廣陵城，他們大聲吶喊，一直攻上官廳。檀祗驚慌之間出門調度人馬，被賊人射傷了大腿，於是重又入内。他對手下人説："賊人利用黑夜纔能進來，想要乘我不備來突襲，衹要打五更鼓，賊人怕天亮就一定逃跑了。"賊人聽到鼓聲，果然誤以爲天亮，四散奔逃。檀祗隨後追討，殺了一百多人。由於這次事故，檀祗降爲建武將軍。義熙十一年，又進號右將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而逃亡在外的司馬□侵擾涂中，秦郡太守劉基向檀祗求救，檀祗分兵追擊，立即打敗并將他斬首。

十四年，宋國初建，天子詔曰："宋國始立，内外草創，禁旅王要，總司須才。右將軍祗可爲宋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内遷，甚不得志。發疾不自治，其年卒廣陵，時年五十一。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謚曰威侯。

子獻嗣，元熙中卒，無子，祗次子朗紹封。朗卒，子宣明嗣。宣明卒，子逸嗣。齊受禪，國除。

義熙十四年，宋國建立，天子下詔書説："宋國剛剛建立，内外諸事均屬草創，禁軍是王國的要職，總管禁軍須有人才，右將軍檀祗可任宋領軍將軍，加授散騎常侍。"檀祗生性矜誇豪放，樂於外任放縱而不願内調，對新任很不稱心，得了病也不治。當年死在廣陵，時年五十一歲。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謚號爲威侯。

檀祗的兒子檀獻繼承其父封爵。元熙年間檀獻死去，没有兒子，檀祗的次子檀朗繼承封爵。檀朗死後，其子檀宣明繼承。宣明死後，其子檀逸繼承。宋亡後封國廢除。

史臣曰：劉敬宣與高祖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義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者，將有以乎。

史臣曰：劉敬宣在高祖未登基前與他結爲朋友，情投義合。雖然在高祖起義之初敬宣未能參與其事，但兩人關係密切，從來没有隔閡。然而高祖的情義衹是在敬宣在世的時候，給他顯赫的官職，而在敬宣死後，却没有給死者以尊榮的封贈。這種有所厚薄的現象，恐怕是有原因的吧。

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八

朱齡石 (弟)超石　毛脩之　傅弘之

朱齡石　朱綽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家世將帥。祖騰，建威將軍、吴國内史。伯父憲及斌，并爲西中郎袁真將佐，憲爲梁國内史，斌爲汝南内史。大司馬桓温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與温潛通，并殺之。齡石父綽逃走歸温，攻戰常居先，不避矢石。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温怒，將斬之，温弟沖苦請得免。綽爲人忠烈，受沖更生之恩，事沖如父。參沖車騎軍事、西陽廣平太守。及沖薨，綽歐血死。沖諸子遇齡石如兄弟。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其家世代任將帥。祖父朱騰，任建威將軍、吴國内史。伯父朱憲及朱斌，都是西中郎將袁真的將佐。朱憲任梁國内史，朱斌任汝南内史。大司馬桓温在壽陽討伐袁真時，袁真認爲朱憲兄弟倆暗地裏勾結桓温，把他們處死。齡石的父親朱綽逃走，歸降桓温，作戰時經常帶頭衝鋒，不怕犧牲。壽陽平定後，袁真已經死了，朱綽擅自打開袁真的棺材，斬戮死尸，桓温發怒，將要把他斬首，桓温的弟弟桓沖苦苦求情，朱綽纔得以免死。朱綽爲人忠義剛烈，因爲受了桓沖的再生之恩，事奉桓沖就和事奉父親一樣。參桓沖車騎軍事、西陽廣平太守。等到桓沖死去，他哭泣嘔血而死。桓沖的幾個兒子對待齡石和兄弟一樣。

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人才伫劣，齡石使舅卧於聽事一頭，剪紙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懼戰栗，爲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即死。

朱齡石年輕時愛好習武，很不穩重，行爲不檢點。舅父淮南蔣某，爲人怯懦軟弱，朱齡石叫舅舅躺在廳堂的一頭，剪一寸方紙，貼在舅舅枕頭上，自己用小刀懸空投擲方紙，相隔有八九尺遠，百擲百中。舅舅雖然嚇得發抖，衹因畏懼齡石，終於不敢動彈。舅舅頭上有一個大瘤，齡石乘舅舅睡覺，偷偷地去割掉它，舅舅立即死去。

初爲殿中將軍，常追隨桓脩兄弟，爲脩撫軍參軍，在京口。高祖克京城，以爲建武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言於高祖曰："世受桓氏厚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

朱齡石最初任殿中將軍，經常跟隨桓脩兄弟，任桓脩撫軍參軍，駐扎京口。高祖攻克京城，任他爲建武參軍。隨從高祖到了江乘，將要開戰，齡石向高祖稟告説："我家世代受了桓家的大恩，不能跟他動刀相殺，希望作戰時能把我

高祖義而許之。事定，以爲鎮軍參軍，遷武康令，加寧遠將軍。

安排在軍隊後面。”高祖贊許他的義氣，同意這一請求。戰事平定後，任他爲鎮軍參軍，升任武康令，加授寧遠將軍。

喪亂之後，武康人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爲劫盜，所居險阻，郡縣畏憚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兄弟徒黨强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己，乃出應召。齡石潛結腹心，知其居處塗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乃率吏人馳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殺數十人，自是一郡得清。

在國家喪亂之後，武康人姚係祖招集亡命之徒，專門幹搶劫勾當，這些人所居之地艱險阻塞，郡縣都害怕他們，不敢討伐。齡石到武康上任後，假意與係祖親近，召他任參軍之職。係祖仗恃他的兄弟和徒黨勢力强盛，認爲齡石一定不敢算計自己，於是出來任職。齡石暗地裏聚集一些親信，探知他住處的道路，就邀請係祖參加宴會，在宴會上喝令手下人將他斬首。隨即率領縣吏快馬趕到係祖的家，乘其不備，突然襲擊，係祖家的人没有一個能抬手反抗。係祖兄弟全被斬首，還殺了數十人，從此全郡得以清寧。

高祖又召爲參軍，補徐州主簿，遷尚書都官郎，尋復爲參軍。從征鮮卑，坐事免官。廣固平，復爲參軍。盧循至石頭，領中軍。循選敢死之士數千人上南岸，高祖遣齡石領鮮卑步矟，過淮擊之。率厲將士，皆殊死戰，殺數百人，賊乃退。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高祖甚親委之。盧循平，以爲寧遠將軍、寧蠻護軍、西陽太守。義熙八年，高祖西伐劉毅，齡石從至江陵。

高祖又召朱齡石任參軍，補徐州主簿，升任尚書都官郎，不久再任參軍。隨從高祖征討鮮卑，因事得罪而被罷免官職。廣固平定後，再任參軍。盧循攻至石頭時，他領中軍。盧循選派幾千名敢死之士攻上長江南岸，高祖派齡石率領用長矛的鮮卑步兵，渡過淮水攻擊盧循。他率領并鼓勵將領士兵，都拼死作戰，殺死好幾百人，賊寇於是退走。齡石既有軍事才能，又熟諳官吏職務，高祖對他很是親近信任。盧循平定後，任他爲寧遠將軍、寧蠻護軍、西陽太守。義熙八年，高祖西伐劉毅，齡石隨同他到達江陵。

九年，遣諸軍伐蜀，令齡石爲元帥，以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龍驤將軍朱林等，凡二萬人，發自江陵。尋加節益州諸軍事。初，高祖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黄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内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内道。若向黄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虚實，别有函書，全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

義熙九年，高祖派遣各軍討伐蜀地譙縱，命朱齡石擔任元帥，任他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領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龍驤將軍朱林等，一共兩萬人馬，從江陵出發。不久，加節益州諸軍事。起初，高祖同朱齡石暗中商量，如何進取蜀地，説：“劉敬宣往年兵出黄虎，没有成功而退兵。賊寇認爲我們這次本應從外水進軍，而料想我方將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仍然從内水進軍。這樣，他們一定用重兵守衛涪城，用以防備内路。如果我們向黄虎進軍，正中敵寇之計。現在以大部隊從外水進取成都，虚設部隊出内水來迷惑他們，這是制勝敵人的奇計。”可是又擔心出兵外水的風聲先透露出去，被賊寇審知真實情况，就另外寫了一封書信，密

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内水向黄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内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前將軍秦州刺史侯輝、尚書僕射蜀郡太守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

封後交給齡石，在書信邊上寫道："到了白帝城纔能拆開。"各軍雖然開拔，但不知道上級安排到什麽地方。到了白帝城，打開書信，信中說："衆軍都從外水進取成都，臧熹、朱林在中水進取廣漢，派老弱士兵乘十餘艘大船，從内水駛向黄虎。"衆軍於是日夜兼程，倍道前進，譙縱果然在内水做好防備，派他的大將譙道福以重兵守衛涪城，派他的前將軍秦州刺史侯輝、尚書僕射蜀郡太守譙詵等率領一萬多人駐扎彭模，沿水兩岸構築了城壘。

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阻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鋭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攻城，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櫓，四面并登，斬侯輝、譙詵，仍回軍以麾，南城即時散潰。凡斬大將十五級，諸營守以次土崩，衆軍乃舍船步進。

義熙十年六月，朱齡石到了彭模，諸將認爲賊寇北岸城壘險阻，軍隊衆多，都要先攻他南岸的城壘，齡石說："不應該進攻南城。雖然賊寇在北城，可是如今屠滅南城，并不能攻破北城，如果以我們全部精鋭來攻破北壘，那麽南城就將不攻自破。"七月，齡石率領劉鍾、蒯恩等進攻北城，第二天早晨開始作戰，一直戰至中午，燒掉敵寇瞭望臺，四面一起登上北城，斬殺侯輝、譙詵，再轉回軍隊來攻打南城，南城賊軍即刻奔散潰逃。一共斬殺賊軍大將十五人，各地營壘守衛逐個土崩瓦解，衆軍就棄船登岸，步行前進。

龍驤將軍臧熹至廣漢，病卒。朱林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别軍乘船陷牛脾城，斬其大將譙撫。譙縱聞諸處盡敗，奔于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僞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彭模不守，率精鋭五千兼行來赴，聞縱已走，道福衆亦散，乃逃于獠中，巴西民杜瑶縛送之，斬于軍門。桓謙弟恬隨謙入蜀，爲寧蜀太守，至是亦斬焉。

龍驤將軍臧熹行至廣漢，得病而死。朱林到了廣漢，又打敗了譙道福，另一支軍隊乘船攻陷牛脾城，斬殺賊寇的大將譙撫。譙縱聽到各地都已敗亡的消息，逃向涪城，巴西人王志殺了譙縱，送來首級。僞尚書令馬耽封存府庫，等候朝廷的軍隊。道福得知彭模失守，率領精鋭部隊五千人，日夜兼程來救援，聽到譙縱逃走的消息後，道福的部衆也就逃散。道福於是逃到僚族住地，巴西百姓杜瑶把他綁送至軍中，在軍營門口將他斬首。桓謙的弟弟桓恬隨同桓謙入蜀，任寧蜀太守，到這時也被斬首。

高祖之伐蜀也，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舉齡石。衆咸謂自古平蜀，皆雄傑重將，齡石資名尚輕，慮不克辦，諫者甚衆，高祖不從。乃分大軍之半，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資位在齡石之右，亦令受其節度。是行亦不淹時，一戰克

在高祖準備伐蜀的時候，想謀求一位元帥而難於確定恰當的人選，最終提出朱齡石。大家都認爲自古以來平定蜀地的人，都是雄才傑出的大將，齡石的資歷名望都還不够份量，擔心事情不能成功，勸諫高祖的人很多，但高祖不聽從，竟分出大軍中的半數，將勇猛的戰將和勁悍的士卒，都配屬齡石。臧熹是敬皇后的弟弟，資歷地

捷，衆咸服高祖之知人，又美齡石之善於其事。

位在齡石之上，高祖也令他受齡石的調度。這一次出征也没有耽擱時間，一戰就獲得全勝，衆人都欽佩高祖知人善任，又贊美齡石善於他的職事。

齡石遣司馬沈叔任戍涪，蜀人侯産德作亂，攻涪城，叔任擊破之，斬産德。初，齡石平蜀，所戮止縱一祖之後，産德事起，多所連結，乃窮加誅剪，死者甚衆。進號輔國將軍，尋進監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以平蜀功，封豐城縣侯，食邑千户。

朱齡石派司馬沈叔任守涪城，蜀人侯産德叛亂，進攻涪城，叔任擊潰叛軍，將侯産德斬首。起初，齡石平定蜀地時，所誅殺的人衹限於譙縱一族後裔，侯産德事件發生後，許多人牽連進去，於是齡石徹底追究，加以誅殺剪除，被殺死的人很多。齡石進號輔國將軍，不久，進監梁州的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的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因平蜀有功，封豐城縣侯，食邑千户。

十一年，徵爲太尉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十二年北伐，遷左將軍，本號如故，配以兵力，守衛殿省。劉穆之甚加信仗，内外諸事，皆與謀焉。

義熙十一年，朱齡石被徵爲太尉諮議參軍，加授冠軍將軍。義熙十二年北伐時，升任左將軍，本號如故，配置部隊，負守衛殿省之責。劉穆之對他很是信賴依仗，朝廷内外各事，都和他商量。

高祖還彭城，以齡石爲相國右司馬。十四年，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敕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齡石亦舉城奔走。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自潼關率餘衆就敬先，虜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陷，虜執齡石及敬先還長安，見殺，時年四十。

高祖回到彭城後，任朱齡石爲相國右司馬。義熙十四年，安西將軍桂陽公劉義真被召回京都時，任齡石爲持節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高祖曾敕令齡石，如果關右一定不能守住，可以同劉義真一同回來。因此齡石也率領全城人逃奔。龍驤將軍王敬先戍守曹公壘，齡石從潼關率領剩下的部衆向王敬先靠攏，由於虜寇切斷了水源，兵衆口渴不能作戰，曹公壘被攻陷，虜寇俘獲齡石和敬先回長安，都被殺害，齡石死時四十歲。

子景符嗣。景符卒，子祖宣嗣，坐輒之封，八年不反，及不分姑國秩，奪爵。更以祖宣弟隆紹封。齊受禪，國除。

朱齡石的兒子朱景符繼承他的封爵。景符死後，兒子朱祖宣繼承，因擅自前往封國而又八年不返，以及不把俸禄分送其姑得罪，被剥奪封爵，另外以祖宣的弟弟朱隆承襲封爵。宋亡後，封國廢除。

朱超石

齡石弟超石，亦果鋭善騎乘，雖出自將家，兄弟并閑尺牘。桓謙爲衛將軍，以補行參軍。又參何無忌輔國右軍軍事。徐道覆破無忌，得超石，以爲參軍。至石頭，超石説其同舟人乘單舸走歸高祖，高祖甚喜之，以爲

朱齡石的弟弟朱超石，也果敢勇鋭，善於騎術，雖然出身武將家庭，兄弟倆都擅長書信。桓謙任衛將軍時，以超石補行參軍，又參何無忌輔國右軍軍事。徐道覆打敗何無忌時，俘獲了超石，任用他做自己的參軍。道覆軍至石頭時，超石説動同船的人，駕着一條船逃歸高祖，高祖非

徐州主簿。超石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還車騎參軍事，尚書都官郎，尋復補中兵參軍、寧朔將軍、沛郡太守。

西伐劉毅，使超石率步騎出江陵，未至而毅平。及討司馬休之，遣冠軍將軍檀道濟及超石步軍出大薄，魯宗之聞超石且至，自率軍逆之，未戰而江陵平。從至襄陽，領新野太守，追宗之至南陽而還。

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爲前鋒入河，索虜托跋嗣，姚興之婿也，遣弟黄門郎鵝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虜所殺略。遣軍裁過岸，虜便退走，軍還，即復東來。高祖乃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虜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并未動。高祖先命超石戒嚴二千人。白毦既舉，超石馳往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虜見營陣既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虜，虜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嗣又遣南平公托跋嵩三萬騎至，遂肉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叢箭射之，虜衆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别齎大錘并千餘張矟，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錘錘之，一矟輒洞貫三四虜。虜衆不能當，一時奔潰，臨陣斬阿薄干首，虜退還半城。超石率胡藩、劉榮祖等追之，復爲虜所圍，奮擊盡日，殺虜千計，虜乃退走。高祖又遣振武將軍徐猗之五千人向越騎

常高興，任他爲徐州主簿。朱超石收取并迎回桓謙的尸體，親自營辦殯葬之事。後升任超石車騎參軍事，尚書都官郎，不久，又補中兵參軍、寧朔將軍、沛郡太守。

西征劉毅時，朝廷派朱超石率領步兵騎兵到江陵，還未到江陵，劉毅叛亂已被平定。等到討伐司馬休之，又派冠軍將軍檀道濟和超石率步兵到大薄，魯宗之聽到超石將到，親自率領軍隊抵抗，未及交戰而江陵已經平定。他隨從檀道濟到襄陽，領新野太守，追擊宗之到南陽後返回。

義熙十二年北伐時，朱超石擔任前鋒進入黄河。索虜托跋嗣，是姚興的女婿，派他的弟弟黄門郎托跋鵝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率領步兵騎兵十萬人，駐扎在黄河北面，經常有數千名騎兵沿着河岸跟着晋朝大軍進止。當時晋軍沿着黄河南岸，拉着百丈長的縴索，黄河水流快速猛急，有漂渡北岸的人，就被索虜殺害。朱超石所派部隊剛剛過北岸，索虜就退走，部隊退回，索虜立即又攻向東來。高祖於是派隨軍衛隊的隊主丁旿率領七百人和一百輛戰車，在距水一百多步遠的黄河北岸上，布成却月陣，兩頭抱着黄河，每輛戰車配置七名仗士，布陣完畢，命人豎起一面白旗。索虜見數百人步行拉車而上，弄不清要幹什麽，都没有行動。高祖在布陣之先，命令朱超石率兩千人嚴密戒備，白旗一舉起，朱超石就馳馬奔往，來到陣前，并且帶着一百張大型弩弓，每一戰車增加二十人，在車轅上設置盾牌。索虜見晋軍營壘陣勢已經設立，於是進兵圍攻營壘，超石先用軟弓小箭射擊索虜，索虜認爲晋軍人少兵弱，就四面八方一起到來。托跋嗣又派遣南平公托跋嵩率領三萬騎兵來到戰場，肉搏進攻晋營。於是晋軍所有的强弓利箭同時發射，又挑選射箭的能手，集中射向敵人。索虜人數很多，弩弓不能制止他們的進攻。超石剛出發的時候，另外帶了大錘和一千多根長矛，於是把長矛折斷成三四尺長，用大錘錘擊斷矛，發射出去。一記斷矛，總要洞穿三四名虜寇。虜寇兵衆不能抵擋，一下子奔逃潰散，在交戰中將阿薄干斬首，索虜退回

城，虜圍猗之，以長戟結陣，超石赴之，未至悉奔走。大軍進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戍守之。賊以超石衆少，復還攻城，超石戰敗退走，數日乃及大軍。

半城。超石率領胡藩、劉榮祖等隨後追擊，又被虜寇包圍，奮力戰了一整天，殺死的虜寇數以千計，索虜於是敗退逃走。高祖又派遣振武將軍徐猗之率五千人向越騎城進軍，虜寇包圍了猗之，用長戟結成陣勢。超石往援還没有到達，虜寇已四散奔逃。大軍前進，攻克蒲坂，任超石爲河東太守，戍守其地。虜賊因朱超石守兵不多，又回轉來進攻蒲坂城，超石戰敗退兵，好幾天纔趕上大軍。

高祖自長安東還，超石常令人水道至彭城，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擾亂，高祖遣超石慰勞河、洛。始至蒲坂，值齡石自長安東走至曹公壘，超石濟河就之，與齡石俱没，爲佛佛所殺，時年三十七。

高祖從長安返回江東時，朱超石經常命人從水路到彭城和高祖聯係，除授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動亂時，高祖派遣超石慰勞河、洛將士。他剛到蒲坂，碰上齡石從長安向東退兵到曹公壘，超石渡過黄河向他靠攏，同朱齡石一同陷没，被佛佛殺害，時年三十七歲。

毛脩之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祖虎生，伯父璩，并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祖父毛虎生，伯父毛璩，都曾任益州刺史。父親毛瑾，曾任梁、秦二州刺史。

脩之有大志，頗讀史籍。荆州刺史殷仲堪以爲寧遠參軍。桓玄克荆州，仍爲玄佐，歷後軍、太尉、相國參軍。解音律，能騎射，玄甚遇之。及篡位，以爲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敗於峥嶸洲，復還江陵，人情離散，議欲西奔漢川，脩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回洲，脩之力也。

毛脩之志向遠大，讀了很多史書。荆州刺史殷仲堪任他爲寧遠參軍。桓玄攻克荆州後，繼續任桓玄佐史，歷任後軍、太尉、相國參軍。他通曉音律，善於騎射，桓玄很是賞識。等到桓玄篡位，任他爲屯騎校尉。他隨同桓玄西逃，桓玄在峥嶸洲戰敗後，又回到江陵。當時人心涣散，桓玄和部下商議，打算西逃漢川。脩之欺騙桓玄，使他進入蜀地。馮遷能在枚回洲斬殺桓玄，那是靠脩之的力量。

晉安帝反正於江陵，除驍騎將軍。下至京師，高祖以爲鎮軍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旬月，遷右衛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伯、父并在蜀土，高祖欲引爲外助，故頻加榮爵。及父瑾爲譙縱所殺，高祖表爲龍驤將軍，配給兵力，遣令奔赴。又遣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及文處茂、時延祖等西討。脩之至宕渠，榮期爲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鎮軍將軍、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承祖自下攻之，

晉安帝在江陵復位，除授脩之爲驍騎將軍。他從江陵來到京都，高祖任他爲鎮軍諮議參軍，加授寧朔將軍。一月後，升任右衛將軍。他既有斬殺桓玄的定計，同時他的伯父和父親又都在蜀地任職，高祖想引用他作爲外助，所以多次加授榮顯的爵位。等到他父親毛瑾被譙縱殺害，高祖上表，舉薦他任龍驤將軍，配給部隊，命他迅速趕往蜀地。又派遣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和文處茂、時延祖等西進，討伐譙縱。脩之兵至宕渠，榮期已被參軍楊承祖殺害，承祖自稱鎮軍將軍、巴州刺史。毛脩之退兵返回白帝城，承祖從山下仰攻

不拔。脩之使參軍嚴綱等收合兵衆，漢嘉太守馮遷率兵來會，討承祖斬之。時文處茂猶在巴郡，脩之遣振武將軍張季仁五百兵係處茂等。荆州刺史道規又遣奮武將軍原導之領千人，受脩之節度。脩之遣原導之與季仁俱進。

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下都上表曰："臣聞在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所以未淪於泉壤，借命於朝露者，以日月貞照，有兼映之輝，庶憑天威，誅夷仇逆。自提戈西赴，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竪假息。誠由經路有豐，亦緣制不自己。撫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以俟廟略。可乘之機宜踐，投袂之會屢愆。臣雖效死寇庭，而理絶救援，是以束骸載馳，訴冤象魏。昔宋害申丹，楚莊有遺履之憤，況忘家殉國，鮮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矜悼。伍員不虧君義，而申包不忘國艱，俟會伫鋒，因時乃發。今臣庸逾在昔，未蒙宵邁之旗，是以仰辰極以希照，眷西土以灑淚也。公私懷耻，仰望洪恩，豈宜遂享名器，比肩人伍。求情既所不容，即實又非所繼，但以方仗威靈，要須綜攝，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揚折衝之號。臣之於國，理無虚請。自臣涉道，情慮荒越，疹毒交纏，常慮性命隕越，要當躬先士卒，身馳賊庭，手斬凶醜，以攄莫大之釁。然後就死之日，即化如歸，闔門靈爽，豈不謝先帝於玄宫。"

脩之，未能攻克。脩之派參軍嚴綱等收集散逃的兵衆，漢嘉太守馮遷率兵來會師，一起討伐承祖，將他斬首。這時，文處茂還在巴郡，脩之派遣振武將軍張季仁率五百名士兵隸屬處茂等人。荆州刺史劉道規又派遣奮武將軍原導之率領一千人，受脩之指揮調度。脩之派原導之與季仁一同向蜀地進軍。

當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軍討伐譙縱。脩之到京都上奏表説："臣素知生存的人之所以重視生命，實在因爲有值得保全生命的理由。從臣所處的境地來看，生命的道路已經走到頭了，而臣没有淪没於泉壤之下，有如朝露一様而暫時活下去的緣故，祇是因爲皇上如日月臨天，有普照的輝光，希望能憑藉皇上的威力，來誅滅譙縱這個逆徒，報仇雪恨。自從率軍西征，嘗盡了時世的艱難困苦，竟然使討伐之師暫時停頓，狡猾的敵人得以偷生。這一情況的發生，確實由於有不得已之處，也因爲節制之權不在臣身。臣捶胸頓足，號啕大哭，淚眼遥望西進之路。益州刺史鮑陋起初在四月二十九日到達巴東，頓兵白帝，等候皇上的旨意。雖有可乘之機，可是奮起進討的時機多次喪失。臣雖然願與敵寇死戰，但没有救援的軍隊，因此自己奔回投案，向朝廷傾訴冤屈。從前宋國殺害申丹，楚莊王憤怒而起，鞋子都忘了穿，何况忘家殉國的忠臣，如臣家者甚少，而這種冠絶一時的忠貞節操，國人都哀憐悼念的呢。伍員不虧負事君的道義，而申包不忘記國家的艱難，他們都積蓄鋒鋭，等待機會，依據有利的時勢，發奮而起。如今難道臣和前人不同，未能蒙受連夜出行、遠征譙縱的專任。這就是臣不禁仰望北極辰星而希求皇恩照臨，眷顧西土而揮灑涕淚的原因啊。於公於私，臣都心懷憤耻，仰望皇上降施大恩，怎麽能就這樣安享高官厚禄，在朝臣班列中與他人并肩而立。請求照顧既然不被允許，按臣實際情況又不能繼續如此，祇是因爲正仰仗皇上的聲威，一定要全面考慮問題，因此臣請求解除金印紫綬、罷免恩寵私惠的顯職，賜給臣鷹揚折衝這些兵將的稱號。就臣一心爲國來説，按理不會徒然陳請。自從臣啓程赴

京，心情迷亂，精神恍惚，病害疾苦，交相糾纏，經常擔心性命不保。臣定將身先士卒，奔向西蜀，親手斬殺譙縱，以報此血海深仇。然後在命終之時，毫無遺憾，視死如歸，全家魂靈，怎能不在九泉之下向先帝致謝呢。”

高祖哀其情事，乃命冠軍將軍劉敬宣率文處茂、時延祖諸軍伐蜀。軍次黄虎，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脩之父、伯及中表喪，口累并得俱還。

高祖哀憐脩之的不幸遭遇，於是命冠軍將軍劉敬宣統率文處茂、時延祖各軍征討西蜀。軍隊在黄虎停留，未能建功而退回。譙縱因此而送還脩之的父親、伯父以及親戚的喪柩，其他家屬也一同得以返回。

盧循逼京邑，脩之服未除，起爲輔國將軍，尋加宣城内史，戍姑孰。爲循黨阮賜所攻，擊破之。循走，劉毅還姑孰，脩之領毅後軍司馬，坐長置吏僮，免將軍、内史官。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脩之雖爲毅將佐，而深自結高祖。高祖討毅，先遣王鎮惡襲江陵，脩之與諮議參軍任集之等并力戰，高祖宥之。

盧循進逼京邑時，脩之還没有除去喪服，便出任輔國將軍，不久又加授宣城内史，守姑孰。受到盧循徒黨阮賜的攻打，脩之打敗了他。盧循退走後，劉毅返回姑孰，脩之領劉毅後軍司馬，因長期設置吏僮得罪，罷免將軍、内史官職。劉毅西鎮江陵時，任脩之爲衛軍司馬、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脩之雖然身爲劉毅的將佐，却和高祖深交。高祖西討劉毅時，先派遣王鎮惡襲擊江陵，脩之與諮議參軍任集之等一起奮力抵抗，但高祖寬宥了他。

時遣朱齡石伐蜀，脩之固求行，高祖慮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殘，士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故不許。還都，除黄門侍郎，復爲右衛將軍。

當時朝廷派遣朱齡石征討西蜀，脩之堅決要求同行，高祖擔心脩之到了蜀地，一定會因報仇而大肆屠殺，而當地人既然和毛家有仇怨，也將拼死固守，所以不同意他的請求。脩之返回京都，除授黄門侍郎，又任右衛將軍。

脩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時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脩之并奪取之。高祖討司馬休之，以爲諮議參軍、冠軍將軍、領南郡相。

脩之不相信鬼神，所到之處，一定把神廟燒毁。當時蔣山神廟中養有肥牛壯馬，脩之都奪爲己有。高祖討伐司馬休之時，任脩之爲諮議參軍、冠軍將軍、領南郡相。

高祖將伐羌，先遣脩之復芍陂，起田數千頃。及至彭城，又使營立府舍，轉相國右司馬，將軍如故。時洛陽已平，即本號爲河南、河内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洛陽，修治城壘。高祖既至，案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計直二千萬。先是，劉敬宣女嫁，高祖賜錢三百萬，雜綵千匹，時人并以爲厚賜。王鎮惡死，脩之代爲安西司馬，將軍如故。值桂陽公義

高祖準備討伐羌寇，先派遣脩之修復芍陂，開墾田地數千頃。等到到了彭城，又派他營建府舍，改任相國右司馬，將軍之職照舊。這時已經平定洛陽，就他原有封號任他爲河南、河内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守洛陽，修理城防工事。高祖到洛陽後，巡行視察，很是滿意，賜給他大量衣服玩物，按時價計算，值錢二千萬。先前，劉敬宣的女兒出嫁，高祖賜錢三百萬，各色彩綢一千匹，當時人們認爲兩者都是最隆厚的賞賜。王鎮惡死後，脩之代替他任安西司馬，將軍之職照

真已發長安，爲佛佛虜所邀，軍敗。脩之與義真相失，走將免矣。始登一坂，坂甚高峻，右衛軍人叛走，已上坂，嘗爲脩之所罰者，以戟擲之，傷額，因墜坂，遂爲佛佛所擒。佛佛死，其子赫連昌爲索虜托跋燾所獲，脩之并没。

舊。其時正逢桂陽公劉義真已離開長安，被佛佛中途截擊，晋軍戰敗。脩之與義真在亂軍中失散，快要逃脱了。他剛爬上一個山坡，山坡又高又陡。他屬下的右衛軍士兵叛逃，已經先上了山坡，其中曾經受過脩之處罰的士兵，用戟投擲脩之，打傷額頭，因而他從山坡上跌下，就被佛佛擒獲。佛佛死了，佛佛的兒子赫連昌被索虜托跋燾擒獲，脩之也一同被俘。

初，脩之在洛，敬事嵩高山寇道士，道士爲燾所信敬，營護之，故得不死，遷于平城。脩之嘗爲羊羹，以薦虜尚書，尚書以爲絶味，獻之於燾，燾大喜，以脩之爲太官令。稍被親寵，遂爲尚書、光禄大夫、南郡公，太官令、尚書如故。其後朱脩之没虜，亦爲燾所寵。脩之相得甚歡。脩之問南國當權者爲誰？朱脩之答云："殷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得歸罪之日，便應巾韝到門邪！"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訊訪，脩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爲時人所稱。"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嘆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荒人去來，言脩之勸誘燾侵邊，并教燾以中國禮制，太祖甚疑責之。脩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脩之在虜中，多畜妻妾，男女甚多。元嘉二十三年，死於虜中，時年七十二。元矯歷宛陵、江乘、溧陽令。

先前，脩之在洛陽的時候，敬奉嵩高山寇道士。道士受到托跋燾的信仰和敬重，這時便來營救他，因此脩之得免一死，被遣送到平城。脩之曾經做羊肉羹，送給索虜的尚書品嘗，尚書認爲味道好極了，又呈獻給托跋燾，托跋燾十分高興，便任脩之爲太官令。漸漸地受到托跋燾的親近和寵愛，於是被任爲尚書、光禄大夫、南郡公，太官令、尚書如故。這以後，朱脩之淪没虜邦，也受到托跋燾的寵信。脩之同他相會很高興。脩之問他，現在南方國家裏掌權的人是誰？朱脩之回答説："是殷景仁。"脩之笑着説："我當年在南方的時候，殷景仁還是個小孩子。我能回去認罪的那一天，就應該盛服登門去謁見他嗎！"他整年不忍心向朱脩之探問家中情況，過了很久纔問他。朱脩之一一回答，并且説："令郎元矯很能自立，受到時人的稱許。"脩之悲痛得説不出話，久久注視朱脩之，長嘆一聲説："唉！"從此以後，就不再提及了。起初，邊地的人來來往往，有人説脩之勸誘托跋燾侵犯邊境，并且教導托跋燾行漢人禮制，太祖對他很是猜疑責怪。朱脩之後來得以回朝，爲他申理冤屈，皇上的疑責之意纔消散。脩之在索虜任官的時候，妻妾成群，生了很多兒女。元嘉二十三年，死在虜中，當時七十二歲。他的兒子毛元矯歷任宛陵、江乘、溧陽縣的縣令。

傅弘之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傅氏舊屬靈州，漢末郡境爲虜所侵，失土寄寓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靈州廢不立，故傅氏悉屬泥陽。晋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還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傅氏一族本是靈州人，漢朝末年，靈州郡境受虜寇侵擾，傅氏失去鄉土，寄寓馮翊，馮翊設置泥陽、富平二縣，靈州廢除後不再設立，所以傅氏都算是泥陽人。晋武帝太康三年，又設立靈州縣，傅氏又

屬靈州。弘之高祖晉司徒祗，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祗一門還復泥陽。曾祖暢，秘書丞，没胡，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胡亂得還。洪生韶，梁州刺史，散騎常侍。韶生弘之。

回屬靈州。傅弘之的高祖晉司徒傅祗，後來封爲靈州公，不願以靈州縣爲封地，所以傅祗這一支又歸屬泥陽。曾祖傅暢，任秘書丞，淪没於胡地，生子名傅洪，晉穆帝永和年間，傅洪因胡人内亂而得以回朝。傅洪生傅韶，任梁州刺史，散騎常侍。傅韶生傅弘之。

少倜儻有大志，爲本州主簿，舉秀才，不行。桓玄將篡，新野人庾仄起兵於南陽，襲雍州刺史馮該，該走。弘之時在江陵，與仄兄子彬謀殺荆州刺史桓石康，以荆州刺史應仄。彬從弟宏知其謀，以告石康，石康收彬殺之，繫弘之於獄。桓玄以弘之非造謀，又白衣無兵衆，原不罪。

傅弘之年輕時倜儻不群，胸懷大志，任本州主簿，舉爲秀才，未成行。桓玄將要篡位時，新野人庾仄在南陽起兵，襲擊雍州刺史馮該，馮該逃跑。弘之當時在江陵，同庾仄的侄子庾彬打算殺死荆州刺史桓石康，以荆州刺史名義響應庾仄。庾彬的堂弟庾宏知道了他們的計謀，向石康告密，石康拘捕了兩人，殺了庾彬，將弘之關在牢中。桓玄認爲弘之不是主謀，而且没有官職和兵衆，就寬宥了他，没有處罪。

義旗建，輔國將軍道規以爲參軍、寧遠將軍、魏興太守。盧循作亂，桓石綏自上洛甲口自號荆州刺史，徵陽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襲西城。時韶爲梁州，遣弘之討石綏等，并斬之。除太尉行參軍。從征司馬休之，署後部賊曹，仍爲建威將軍、順陽太守。

高祖起義時，輔國將軍劉道規任他爲參軍、寧遠將軍、魏興太守。盧循作亂時，桓石綏在上洛甲口起兵，自稱荆州刺史，徵陽令王天恩自稱梁州刺史，襲擊西城。當時傅韶正任梁州刺史，派遣傅弘之討伐石綏等人，把他們一起斬首。弘之被除授爲太尉行參軍。隨同出征司馬休之，署後部賊曹，仍爲建威將軍、順陽太守。

高祖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入，僞上洛太守脱身奔走，進據藍田，招懷戎、晉。晉人龐斌之、戴養、胡人康横等各率部落歸化。弘之素善騎乘，高祖至長安，弘之於姚泓馳道内，緩服戲馬，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聚觀者數千人，并驚惋嘆息。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内，及下馬，柄孔猶存。

高祖北伐時，傅弘之同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路軍隊從武關攻入，僞上洛太守脱身逃跑。晉軍進據藍田，招安戎人和晉人，晉人龐斌之、戴養、胡人康横等各自率領部落歸順。弘之一向精於騎術，高祖到長安時，弘之在姚泓修建的馳道上，穿着寬綽的官服以馳馬爲戲，有時快跑，有時慢跑，在來回二十里的路上，很有姿態。羌族、胡族圍攏觀看的有數千人，都驚詫悵嘆。他剛上馬的時候，將馬鞭挽在鞭柄上，放在兩腿裏，等到下馬，鞭柄的痕迹仍然存在。

進爲桂陽公義真雍州治中從事史，除西戎司馬、寧朔將軍。略陽太守徐師高反叛，弘之討平之。高祖歸後，佛佛僞太子赫連瓌率衆三萬襲長安，弘之又領步騎五千，於池陽大破之，殺傷甚衆。瓌又抄掠渭南，弘之

傅弘之升任桂陽公劉義真雍州治中從事史，除授西戎司馬、寧朔將軍。略陽太守徐師高反叛，弘之率兵討伐，平定了叛亂。高祖東歸後，佛佛僞太子赫連瓌率三萬人襲擊長安，弘之又率領步兵騎兵五千人在池陽迎戰，大敗赫連瓌，殺死殺傷很多敵兵。赫連瓌又在渭南搜劫財物，弘

又於寡婦人渡破壞，獲賊三百，掠七千餘口。及義真東歸，佛佛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身貫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没，佛佛逼令降，弘之不爲屈，時天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時年四十二。

之又在寡婦人渡打敗他，俘獲賊寇三百人，奪取七千多人。等到劉義真東歸，佛佛盡全國之兵隨後追擊，在青泥大戰，弘之身穿盔甲，勇氣冠於全軍。晋軍戰敗，弘之被俘，佛佛强迫弘之投降，弘之不向他屈服。當時天氣寒冷，佛佛脱光弘之的衣服，弘之大聲叫駡，被佛佛殺害。其時四十二歲。

史臣曰：三代之隆，畿服有品，東漸西被，無遺遐荒。及漢氏闢土，通譯四方，風教淺深，優劣已遠。晋室播遷，來宅揚、越，關、朔遥阻，隴、汧遐荒，區甸分其内外，山河判其表裏，而羌、戎雜合，久絶聲教，固宜待以荒服，羈縻而已也。若其懷道畏威，奉王受職，則通以書軌，班以王規。若負其岨遠，屈强邊垂，則距險閉關，禦其寇暴。桓温一世英人，志移晋鼎，自非兵屈霸上，戰衄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高祖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實須外積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地未闢於東晋，威獨振於江南，然後可以變國情，愜民志，撫歸運而膺寶策。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百二難以傳後哉！至舉咸陽而棄之，非失算也。此四將藉歸衆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爲不幸矣。

史臣曰：在夏、商、周三代興盛的時候，天子的領地是有等級次第的，它向四方擴展，邊遠的地方都包括在内。等到漢代劉氏開闢疆土，通過翻譯和各族來往，在風俗教化上與三代相比，其深淺優劣已經相差很多了。晋朝王室流離遷徙，來到南方，居住在揚、越地區，而關、朔、隴、汧等處，則都成爲邊遠的地方，於是疆土區域有内外之分，表裏之别，而羌、戎各族雜居之地長期斷絶朝廷的教化，本來應該作爲五服中最遠的荒服來看待，祇是有所聯絡就罷了。如果他們心懷正道，畏懼天威，而尊奉王室、接受官職，那就同文同軌，跟他們交往，向他們頒布帝王的法規。如果他們憑據地勢險要遥遠，在邊境作亂，那就依險據守，閉塞關門，來防禦他們的侵擾凌暴。桓温是一代英傑，有篡奪晋朝帝位的心意，如果他不是軍事上在霸上、枋頭遭到挫敗，那麼在他中年時期，就能據有天下。高祖没有姬周那樣歷代仁德的根基，想以武力征伐來求得君臨四海，確實需要以對外北伐來積累武功，用以取得全國人們的敬仰。他衹圖兵渡黄河龍門，在冀、趙地區擊退敵軍，顯示自己武功超過桓温，比前人高明，即使没有比東晋開闢更多疆土，而聲威却已在江南震起，然後他可以改變國家形勢，滿足民衆願望，以天命所歸而登帝位。難道他不知道秦川乃是山河險固之地，既不足以供養，也難以傳至後代嗎？至於他攻克咸陽又棄之而去，這并不是他謀劃不當啊！朱齡石、朱超石、毛脩之、傅弘之這四位將領憑藉衆心思歸、難以堅持的部隊作戰，以至於一起陷没，這可以説是他們的不幸了。

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九

孫處　蒯恩　劉鍾　虞丘進

孫處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季高，故字行於世。少任氣。高祖東征孫恩，季高義樂隨，高祖平定京邑，以爲振武將軍，封新夷縣五等侯。廣固之役，先登有功。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户籍上登記爲季高，所以在社會上用字而不用名。年輕時任俠負氣。高祖東征孫恩時，季高仗義，高興地隨從作戰，高祖平定京都後，任他爲振武將軍，封新夷縣五等侯。在攻打廣固的戰役中，他因首先登城而立下戰功。

盧循之難，於石頭捍柵，戍越城、查浦，破賊於新亭。高祖謂季高曰："此賊行破。應先傾其巢窟，令奔走之日，無所歸投，非卿莫能濟事。"遣季高率衆三千，泛海襲番禺。初，賊不以海道爲防，季高至東衝，去城十餘里，城内猶未知。循守戰士猶有數千人，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艦，悉力登岸，會天大霧，四面陵城，即日克拔。循父嘏、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尫夫等，輕舟奔始興。即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始興、南康、臨賀、始安嶺表諸郡。循於左里奔走，而衆力猶盛，自嶺道還襲廣州。季高距戰二十餘日，循乃破走，所殺萬餘人，追奔至鬱林，會病，不得窮討，循遂得走向交州。

在盧循作亂的禍難中，孫季高在石頭護衛營柵，守越城、查浦，在新亭打敗賊寇。高祖對季高説："賊寇將敗，應當先去摧毁他的老巢，使他在戰敗逃跑的時候，没有地方投奔，除了你没人辦得成這事。"他派遣季高率領三千人，渡海襲擊番禺。起初，賊寇没有在海路設防，當季高兵至東衝，離番禺十多里時，城裏人還不知道，盧循留守的戰士尚有數千人，城池甚是堅固。季高先燒毁船艦，盡力登上海岸，正逢天降大霧，晋軍從四面攻城，當天就拿下番禺。盧循的父親盧嘏、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尫夫等人，乘小船逃往始興。高祖立即分派振武將軍沈田子等人討伐并平定始興、南康、臨賀、始安等嶺外各郡。盧循在左里逃跑，但兵力還很强大，從嶺南道路返回，襲擊廣州。季高抗戰二十多天，盧循纔戰敗而逃，被殺死的賊寇有一萬多人。季高追擊盧循直至鬱林，適逢生病而不能窮追，盧循纔能逃向交州。

義熙七年四月，季高卒於晋康，時年五十三。追贈龍驤將軍、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食邑千户。九年，

義熙七年四月，孫季高死於晋康，享年五十三歲。朝廷追贈他爲龍驤將軍、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食邑一千户。義熙九年，高祖念及季高

高祖念季高之功，乃表曰："孫季高嶺南之勳，已蒙褒贈。臣更思惟盧循稔惡一紀，據有全越。若令根本未拔，投奔有所，招合餘燼，猶能爲虞，縣師遠討，方勤廟算。而季高泛海萬里，投命洪流，波激電邁，指日遄至，遂奄定南海，覆其巢窟，使循進退靡依，輕舟遠遁。曾不旬月，妖凶殲殄。蕩滌之功，實庸爲大。往年所贈，猶爲未優。愚謂宜更贈一州，即其本號，庶令忠勛不湮，勞臣增厲。"重贈交州刺史，將軍如故。子宗世卒，子欽公嗣。欽公卒，子彥祖嗣。齊受禪，國除。

的功勞，於是上奏表說："孫季高在嶺南所立的功勞，已經蒙受朝廷的褒揚封贈。臣更考慮到盧循積惡十二年，占領了全越之地。如果他的根據地沒有拔除，戰敗後有投奔的地方，再招集剩餘的黨羽，仍然能成爲禍患，如何能孤軍遠征而深入敵境，正讓皇上操心。可是季高航海萬里，不惜喪身洪流，像波激電閃一樣，即日迅速到達，就一下子平定南海，摧毀賊寇的巢穴，使盧循進無可依，退無可據，衹得乘小船遠竄。用不上一個月時間，就殲滅了妖人凶徒。要論掃平賊寇的功勞，實在以季高的功勞最大。往年對他的封贈，還不能算是優厚。以臣愚見，應當再將一州封贈，就用他的本號，也許可以使季高的忠誠与功勛不致湮没無聞，而辛勞的下臣更加奮勉。"於是朝廷再贈交州刺史，仍保留過去已追贈的龍驤將軍稱號。孫季高兒子宗世死後，孫子欽公繼承。欽公死後，其子彥祖繼承。齊受宋禪讓，封國廢除。

蒯恩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高祖征孫恩，縣差爲征民，充乙士，使伐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嘆曰："大丈夫彎弓三石，柰何充馬士！"高祖聞之，即給器仗，恩大喜。自征妖賊，常爲先登，多斬首級。既習戰陣，膽力過人，誠心忠謹，未嘗有過失，甚見愛信。於婁縣戰，箭中左目。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縣人。高祖征討孫恩時，縣裏將他作爲伕子差遣到軍中，充當擔任雜役的士兵，派他去砍馬草。蒯恩經常背回大捆馬草，比其他人多出一倍，他每每把馬草丢在地上，嘆氣說："我是堂堂男子漢，能拉三石强弓，怎麼當一名馬夫！"高祖知道了，立即發給他兵器盔甲，蒯恩大喜。自從和妖賊作戰，他常常先於衆人而衝鋒陷陣，殺死很多敵人。他既熟悉作戰，比別人膽大力强，而且生性樸實，忠誠謹慎，從來没有犯過錯誤，因而很受高祖的喜愛和信任。在婁縣作戰時，他的左眼中了箭。

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寧遠將軍領幢。隨振武將軍道規西討，虜桓仙客，克偃月壘，遂平江陵。義熙二年，賊張堅據應城反，恩擊破之，封都鄉侯。從伐廣固，又有戰功。盧循逼京邑，恩戰于查浦，賊退走。與王仲德等追破循別將范崇民於南陵。循既走還廣州，恩又領千餘人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還龍驤將軍、

蒯恩隨從高祖攻克京城，進而平定京都，以寧遠將軍武職擔任禁軍的主將。隨從振武將軍劉道規西征，俘獲桓仙客，攻克偃月壘，於是平定了江陵。義熙二年，賊寇張堅占領應城造反，蒯恩打敗了他，以功封都鄉侯。隨從征討廣固時，又立下戰功。盧循進逼京都時，蒯恩在查浦拒戰，賊兵敗逃。又同王仲德等人一起追擊盧循的別將范崇民，在南陵打敗了他。盧循逃回廣州後，蒯恩又率領一千多人隨同劉藩追擊徐道覆，

蘭陵太守。

在始興將他斬首。朝廷升任他爲龍驤將軍、蘭陵太守。

高祖西征劉毅，恩與王鎮惡輕軍襲江陵，事在《鎮惡傳》。以本官爲太尉長兼行參軍，領衆二千，隨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至彭模，恩所領居前，大戰，自朝至日昃，勇氣益奮，賊破走。進平成都，擢爲行參軍，改封北至縣五等男。高祖伐司馬休之及魯宗之，恩與建威將軍徐逵之前進。逵之敗没，恩陳于堤下，宗之子軌乘勝擊恩，矢下如雨，呼聲震地，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軌屢衝之不動，知不可攻，乃退。高祖善其能將軍持重。江陵平定，復追魯軌於石城。軌棄城走，恩追至襄陽，宗之奔羌，恩與諸將追討至魯陽關乃還。

高祖西征劉毅時，蒯恩同王鎮惡以輕裝部隊襲擊江陵，這事見《王鎮惡傳》。他以原有官職任太尉長兼行參軍，率領兩千人，隨從益州刺史朱齡石討伐西蜀。兵至彭模時，蒯恩所率領的部隊在第一綫，與蜀兵大戰，從早晨一直戰至中午，蒯恩愈戰愈勇，賊寇敗逃。進軍平定成都後，他被升任爲行參軍，改封北至縣五等男。高祖討伐司馬休之及魯宗之，命蒯恩與建威將軍徐逵之一起前進。逵之戰敗陣亡後，蒯恩在河堤下列陣以待，魯宗之的兒子魯軌乘勝進攻蒯恩，攻勢猛烈，箭射如雨，呼聲震地。蒯恩整肅、激勵將士，所布的兵陣堅固嚴密，魯軌多次衝鋒，而蒯恩巍然不動。魯軌知道無法攻進，於是退兵而去。高祖非常欣賞他善於領兵和謹慎穩重。江陵平定後，他又追擊魯軌，追到石城。魯軌棄城而逃，蒯恩一直追到襄陽。宗之逃向羌族地域，蒯恩與諸將隨後追討，追到魯陽關纔返回。

恩自從征討，每有危急，輒率先諸將，常陷堅破陣，不避艱嶮。凡百餘戰，身被重創。高祖録其前後功勞，封新寧縣男，食邑五百户。高祖世子爲征虜將軍，恩以大府佐領中兵參軍，隨府轉中兵參軍。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官位，而自稱爲鄙人。撫待士卒，甚有紀綱，衆咸親附之。遷諮議參軍，轉輔國將軍、淮陵太守。世子開府，又爲從事中郎，轉司馬，將軍、太守如故。

蒯恩自從隨高祖征討以來，每次遇有危急，總是身先諸將，經常攻堅破陣，不避艱險。總共參加一百多次戰役，身上受了重傷。高祖叙録他前後所立的功勞，封他爲新寧縣男，食邑五百户。高祖世子任征虜將軍，蒯恩以大府佐領中兵參軍，隨府改任中兵參軍。高祖北伐時，留下蒯恩來侍衛世子，并且命朝廷中的士族同他交往。蒯恩更加謙遜，同别人交談時常以官位相稱，而自稱爲鄙人。他安撫、管理士兵，很有法度，衆人對他都很親近。升任諮議參軍，改任輔國將軍、淮陵太守。世子開建府署，又爲從事中郎，改任司馬，將軍、太守照舊。

入關迎桂陽公義真。義真還至青埿，爲佛佛虜所追，恩斷後，力戰連日。義真前軍奔散，恩軍人亦盡，爲虜所執，死於虜中。子國才嗣。國才卒，子慧度嗣。慧度卒，無子，國除。

蒯恩奉命入關，迎接桂陽公劉義真。劉義真回到青埿，被佛佛虜追趕，蒯恩斷後，奮力作戰好幾天。義真前軍戰敗潰逃，蒯恩的部隊也死傷殆盡，被虜寇俘獲，死在虜中。其子蒯國才繼承封爵。蒯國才死後，子蒯慧度繼承。蒯慧度死後，無子，封國廢除。

劉鍾

劉鍾字世之，彭城彭城人也。

劉鍾字世之，彭城彭城縣人。小時是一個

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回共居。幼有志力，常慷慨於貧賤。隆安四年，高祖伐孫恩，鍾願從餘姚、浹口攻句章、海鹽、婁縣，皆摧堅陷陣，每有戰功。爲劉牢之鎮北參軍督護。高祖每有戎事，鍾不辭艱劇，專心盡力，甚見愛信。

孤兒，依靠同鄉中山太守劉回，住在他家中。劉鍾自幼就有志氣，常因地位貧賤而感慨奮發。隆安四年，高祖討伐孫恩時，劉鍾請求從餘姚、浹口進攻句章、海鹽、婁縣，都能摧堅陷陣，常有戰功。任劉牢之鎮北參軍督護。高祖每次有軍務，劉鍾總是不怕艱苦繁劇，一心一意地盡力操辦，很受高祖的喜愛和信任。

義旗將建，高祖版鍾爲郡主簿。明日，從入京城。將向京邑，高祖命曰："預是彭沛鄉人赴義者，并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爲義隊，恒在左右，連戰皆捷。明日，桓謙屯于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高祖疑賊有伏兵，顧視左右，正見鍾，謂之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稍往撲之。"鍾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桓玄西奔，其夕，高祖止桓謙故營，遣鍾宿據東府，轉鎮軍參軍督護。桓歆寇歷陽，遣鍾助豫州刺史魏詠之討之，歆即奔迸。除南齊國内史，封安丘縣五等侯。自陳情事，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高祖厚加資給。轉車騎長史，兼行參軍。司馬叔璠與彭城劉謐、劉懷玉等自蕃城攻鄒山，魯郡太守徐邕失守，鍾率軍討平之。

高祖將要起義，下文書任劉鍾爲彭城郡主簿。第二天，他隨從高祖進入京城，準備向京都進軍。高祖下命令説："倘若是彭城沛縣同鄉參加起義的人，都可歸劉主簿率領。"於是把他們編爲義隊，經常放在身邊，連續作戰都取得勝利。第二天，桓謙屯扎在東陵，卞範之屯扎在覆舟山西面。高祖估計賊寇會有伏兵，回顧身邊將士時，正看到劉鍾，對他説："這山下必定有伏兵，你可率領部下去略加攻擊。"高祖剛説完，劉鍾立刻馳往山下，果然發現數百名伏兵，在劉鍾攻擊下全都逃走。桓玄潰敗向西逃奔，當天夜晚，高祖住在桓謙原先的營房，派劉鍾住在東府據守，改任他爲鎮軍參軍督護。桓歆侵犯歷陽，高祖派遣劉鍾佐助豫州刺史魏詠之討伐他，桓歆即時奔逃。朝廷除授劉鍾爲南齊國内史，封安丘縣五等侯。劉鍾向高祖陳述自己家中情況，改葬祖父、父親及親屬等十人的棺柩，高祖以財物相贈，很是豐厚。改任車騎長史，兼行參軍。司馬叔璠與彭城劉謐、劉懷玉等人從蕃城進攻鄒山，魯郡太守徐邕失守城邑，劉鍾率領軍隊討伐，平定了這一叛亂。

從征廣固。孟龍符陷没，鍾率左右直入，取其尸而反。除振武將軍、中兵參軍，代龍符領廣川太守。盧循逼京邑，徐赤特軍違處分，敗于南岸，鍾率麾下距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循南走，鍾與輔國將軍王仲德追之。循先留别帥范崇民以精兵高艦據南陵，夾屯兩岸。鍾自行覘賊，天霧，賊鈎得其舸，鍾因率左右攻艦户，賊遽閉户距之，鍾乃徐還。與仲德攻崇民，崇民敗走，鍾追討百里，燒其

劉鍾隨從征討廣固。孟龍符陣亡時，劉鍾率領親兵直入敵陣，將孟龍符的尸體奪回，然後返回。除授振武將軍、中兵參軍，代龍符領廣川太守。盧循進逼京都時，徐赤特的部隊不遵調度，在長江南岸戰敗。劉鍾率領部下據營柵拒戰，身受重傷，但賊寇不能攻入。盧循南逃，劉鍾與輔國將軍王仲德隨後追擊。盧循先前留下另一支部隊的將領范崇民，以精鋭部隊和大型戰船據守南陵，在長江兩岸都屯駐賊兵。劉鍾親自前往偵察時，正逢下霧，賊兵用鐵鈎鈎住劉鍾所乘的小船，於是他率領手下反攻賊船艙門，賊寇趕快關

船乘。又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補太尉行參軍、寧朔將軍、下邳太守。代孟懷玉領石頭戍事。

門拒守，劉鍾就從容不迫地返回。同王仲德進攻崇民時，崇民敗逃，劉鍾追擊一百里，燒毁他的船隻車馬。又隨同劉藩追擊徐道覆，在始興將道覆斬首。補太尉行參軍、寧朔將軍、下邳太守。代孟懷玉領石頭戍事。

高祖討劉毅，鍾率軍繼王鎮惡。江陵平定，仍隨朱齡石伐蜀，爲前鋒，由外水，至于彭模，去成都二百里。僞冠軍征討督護譙亢等兩岸連營，層樓重柵，衆號三萬。鍾于時脚疾不能行，齡石乃詣鍾謀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計其人情恇撓，必不久安，且欲養鋭息兵，以伺其隙。隙而乘之，乃可捷事。然决機兩陳，公本有所委，卿意謂何?"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内水，譙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堅守也。因其凶懼，盡鋭攻之，其勢必克。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今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虚實，涪軍忽并來力距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當爲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進攻，陷其二城，斬其大將侯輝、譙詵，徑平成都。

高祖討伐劉毅時，劉鍾率領部隊爲王鎮惡後繼。江陵平定後，又隨同朱齡石討伐西蜀，擔任前鋒，途經外水，一直到彭模，離成都二百里。僞冠軍征討督護譙亢等人在兩岸建立相連的營寨，望樓高聳，栅欄重重，號稱有三萬軍隊。劉鍾這時脚病不能行走，朱齡石就到劉鍾處商議説："目前天氣炎熱，可是賊寇整肅軍隊，憑險固守，進攻不一定能取勝，祇是增加我軍的疲困。料他們人心恐慌，一定不會長期穩定，我想養精蓄鋭，暫停進兵，窺伺可乘之機。祇有等敵兵有隙可乘，事情纔能成功。然而關於兩軍交戰時如何決策，劉公本來對你就有所付托，你的意見認爲怎麽辦?"劉鍾説："不是這樣。先前故意對外宣揚，説是大部隊向内水前進，因此譙道福不敢捨棄涪城。如今我們重兵突然來到，出於敵寇意料之外，蜀地的人已經嚇破膽了。賊兵如今守住險要來阻擋我軍，這是他們心懷畏懼而不敢出戰，并不意味着他們能持久堅守。我軍乘他們恐懼騷動，盡出精兵鋭卒進攻，這種形勢一定能攻克，再擊鼓前進，成都就一定守不住了。現在如果延緩進兵來相互對峙，那麽他們將得知真實情況，涪城賊兵一下子來到，與譙亢合力對抗我軍。那時，他們人心既能安定，良將又已聚集，而我軍求戰不得，軍糧無處取用，就要成爲西蜀小子的俘虜了。"齡石聽從了劉鍾的意見，第二天就發動進攻，攻陷賊寇的兩座城，斬殺大將侯輝、譙詵，一直順利地平定成都。

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食邑五百户。遷給事中、太尉參軍事、龍驤將軍、高陽内史，領石頭戍事。高祖討司馬休之，前軍將軍道憐留鎮東府，領屯兵。冶亭群盗數百夜襲鍾壘，距擊破之。時大軍外討，京邑擾懼，鍾以不能鎮遏，降號建威將軍。

劉鍾因從征廣固有功，被封爲永新縣男，食邑五百户。升任給事中、太尉參軍事、龍驤將軍、高陽内史，領石頭戍事。高祖討伐司馬休之時，前軍將軍劉道憐留下劉鍾來鎮守東府，管領駐兵。冶亭一群盗匪有數百人，乘夜襲擊劉鍾營壘，他率兵抵禦，打敗了盗匪。當時大軍在外征討，京城地區擾亂驚慌，劉鍾因不能鎮撫遏止，

平蜀功，應封四百户男，以先有封爵，減户以賜次子敬順高昌縣男，食邑百户。尋復本號龍驤將軍。十二年，高祖北伐，復留鎮居守，增其兵力，又命府置佐史。荆州刺史道憐獻名馬三匹，并精麗乘具，高祖悉以賜鍾三子。十四年，遷右衛將軍，龍驤將軍如故。元熙元年卒，時年四十三。

降號爲建威將軍。他因平蜀有功，應當封四百户男爵，由於他先前已有封爵，於是減少封户來賜給他的次子劉敬順爲高昌縣男，食邑一百户。不久，又恢復本號龍驤將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又留下劉鍾鎮守京都，增加了他的兵力，并且命他在軍府設置佐史。荆州刺史劉道憐向高祖進獻名馬三匹，配有精美華麗的鞍轡，高祖都把它賜給劉鍾的三個兒子。義熙十四年，劉鍾升任右衛將軍，龍驤將軍如故。元熙元年死去，享年四十三歲。

子敬義嗣。敬義官至馬頭太守，卒。子國重嗣，齊受禪，國除。鍾次子高昌男敬順，卒，子國須嗣。須卒，無子，國除。

劉鍾的長子劉敬義繼承封爵。敬義官位至馬頭太守。敬義死後，其子劉國重繼承。宋亡後，封國廢除。劉鍾的次子高昌男劉敬順死後，其子劉國須繼承。國須死後無子，封國廢除。

虞丘進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人也。少時隨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内侯。隆安中，從高祖征孫恩，戍句章城，被圍數十日，無日不戰，身被數創。至餘姚呵浦，破賊張驃，追至海鹽故治及婁縣。於蒲濤口與孫恩水戰，又被重創。追恩至鬱洲，又至石鹿頭，還海鹽大柱，頻戰有功。元興元年，又從高祖東征臨海，於石步固與盧循相守二十餘日。二年，又從高祖至東陽，破徐道覆。其年，又至臨松穴破賊，追至永嘉千江，又至安固，累戰皆有功。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人。年輕時跟隨謝玄討伐苻堅有功，封關内侯。隆安年間，隨從高祖征討孫恩，戍守句章城，被敵軍圍困幾十天，没有一天不作戰，全身受了好多傷。到了餘姚呵浦，打敗賊寇張驃，一直追到海鹽郡原先治所和婁縣。在蒲濤口與孫恩水戰，又受了重傷。他追擊孫恩追到鬱洲，又追到石鹿頭，返回海鹽大柱，連續作戰，立下戰功。元興元年，又隨從高祖東征臨海，在石步固與盧循對峙二十多天。元興二年，又隨從高祖到東陽，打敗徐道覆。這一年，他又到臨松穴打敗賊寇，追到永嘉千江，又到安固，屢次作戰都立了功。

三年，從平京城，定京邑，除燕國内史。義熙二年，除龍驤將軍，封龍川縣五等侯。從高祖伐廣固，於臨朐破賊。盧循逼京邑，孟昶、諸葛長民等建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折昶等，高祖甚嘉之。獻計伐樹，樹柵石頭。除鄱陽太守，將軍如故。統馬步十八隊，於東道出鄱陽，至五畝嶠。循遣將英糾爲上饒令，千餘人守故城，進攻破之。循又遣童敏之爲鄱陽太守，據郡，進從餘干步道趣鄱

元興三年，虞丘進隨從高祖平定京城和京都，除授燕國内史。義熙二年，除授龍驤將軍，封龍川縣五等侯。他隨從高祖征伐廣固，在臨朐打敗賊兵。盧循進逼京都時，孟昶、諸葛長民等人建議侍奉天子渡過長江，虞丘進在朝廷討論時表示反對，當面駁斥折服孟昶等人，高祖對他甚是嘉許。他獻計砍伐樹木，在石頭營建柵欄。除授鄱陽太守，將軍如故。他統率騎兵步兵十八隊，從東路出鄱陽，到五畝嶠。盧循派遣部將英糾任上饒令，以一千多兵守衛舊城，虞丘進率兵進攻，打敗了他。盧循又派遣童敏之任鄱陽太

陽，敏之退走，追破之，斬首數百。復隨劉藩至始興，討斬徐道覆。

守，占領了鄱陽郡，虞丘進從餘干步行進趨鄱陽，童敏之退兵逃跑，他隨後追擊，打敗了他們，斬殺數百人。又隨劉藩到始興，討伐徐道覆，將他斬首。

八年，除寧蠻護軍、尋陽太守，領文武二千從征劉毅。事平，補太尉行參軍，尋加振威將軍。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食邑五百户，加龍驤將軍。討司馬休之，又有戰功。軍還，除輔國將軍、山陽太守。宋臺令書除秦郡太守，督陳留郡事，將軍如故。元熙二年，宋王令書以爲高祖第四子義康右將軍司馬。永初二年，遷太子右衛率。明年，卒官，時年六十。追論討司馬休之功，進爵爲子，增邑三百户。

義熙八年，虞丘進被除授爲寧蠻護軍、尋陽太守，率領文武二千人隨從高祖征討劉毅。事情平定後，補太尉行參軍，不久，又加授振威將軍。義熙九年，以前後所立戰功封望蔡縣男，食邑五百户，加授龍驤將軍。討伐司馬休之時，他又立下戰功。回軍後，任爲輔國將軍、山陽太守。宋臺令書除授他爲秦郡太守，督陳留郡事，將軍如故。元熙二年，宋王令書任他爲高祖第四子劉義康的右將軍司馬。永初二年，升任太子右衛率。第二年，在任職期間死去。享年六十歲。朝廷追論他討伐司馬休之的功勞，由男爵進爲子爵，增加食邑三百户。

子耕嗣。耕卒，子襲祖嗣。襲祖卒，世寶嗣。齊受禪，國除。

虞丘進死後，其子虞耕繼承封爵。虞耕死後，其子虞襲祖繼承。虞襲祖死後，虞世寶繼承。齊受宋禪，封國廢除。

史臣曰：《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諸將并起自竪夫，出於皂隸芻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奮其鱗翼。至於推鋒轉戰，百死而不顧一生，蓋由其心一也。遂饗封侯之報，詩人之言信矣。

史臣曰：《詩》中説，“凡有美言，必有酬謝，凡有美德，必有報答”。這幾位將領都出身僕夫，地位在差役馬夫之下，衹是因爲對主上忠誠，用心專一，所以能如魚鳥一樣振鱗奮翼而有所作爲。至於他們衝鋒陷陣，輾轉作戰，寧願百死而不顧一生，那是由於他們忠心不二啊。於是他們受到封侯的酬報，詩人所説的話是可信的了。

宋書卷五十

列傳第十

胡藩　劉康祖　垣護之　張興世

胡藩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祖隨，散騎常侍。父仲任，治書侍御史。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祖父胡隨，曾任散騎常侍。父親胡仲任，曾任治書侍御史。

藩少孤，居喪以毁稱。太守韓伯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侄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召，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爲荆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爲仲堪參軍，藩請假還，過江陵省企生。仲堪要藩相見，接待甚厚。藩因説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之計也。"仲堪色不悦。藩退而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之禍。若不早規去就，後悔無及。"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企生果以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

胡藩年幼時，父親去世，在喪期中因悲哀過度而瘦損，受到稱譽。太守韓伯見到他，對胡藩的叔父尚書胡少廣説："你這位侄兒將會因忠義剛烈而成名。"州府徵召他出仕，他不應命，等兩個弟弟完了婚，纔參郗恢征虜軍事。當時殷仲堪任荆州刺史，胡藩的表兄羅企生任仲堪的參軍。胡藩請假回來，途經江陵，探望企生。仲堪邀請胡藩相見，對他的接待很是親厚。胡藩於是勸説仲堪説："桓玄的志向和旨趣不同尋常，經常因未得其職而怏怏不樂。您對他的推崇款待太過分了，這不是爲未來的打算啊！"仲堪聽了，神色很不高興。胡藩出來對企生説："殷仲堪將戈柄交在别人手裏，定要遭到災禍。你如果不早一些考慮自己的去向，後悔就來不及了。"桓玄從夏口襲擊仲堪，胡藩參桓玄後軍軍事。仲堪失敗後，企生果然因附從仲堪而遭禍。胡藩轉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

義旗起，玄戰敗將出奔，藩於南掖門捉玄馬控，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故爲多士，今乃復見王叔治。"桑落之戰，

高祖組織義軍討伐桓玄，桓玄戰敗將要出逃，胡藩在南掖門抓住桓玄馬勒説："如今羽林射手尚有八百人，都是您荆州受有舊恩的老部下，一旦捨棄他們，您想回去又哪能行呢？"桓玄不答，僅是拿馬鞭指天罷了，於是他們在逃跑中相互失散。胡藩在蕪湖追上桓玄，桓玄見到他高興地對張須無説："你們州裏本來就是人才濟

藩艦被燒，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方得登岸。義軍既迫，不復得西，乃還家。高祖素聞藩直言於殷氏，又爲玄盡節，召爲員外散騎侍郎，參鎮軍軍事。

濟，如今就又見到了像王叔治那様的人才。”在桑落的戰役中，胡藩的戰船被燒毁，他全身穿着鎧甲，跳進水中潛行三十多步，纔得上岸。義軍既已迫近，他無法再向西逃，於是回到家中。高祖一向聽説胡藩曾經對殷仲堪説直話，又爲桓玄盡忠，就徵召他任員外散騎侍郎，參鎮軍軍事。

從征鮮卑，賊屯聚臨朐，藩言於高祖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克趙也。”高祖乃遣檀韶與藩等潛往，既至，即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累月。將拔之夜，佐史并集，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高祖帳裏，衆皆駭愕，以爲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吴平縣五等子，除正員郎。尋轉寧遠將軍、鄱陽太守。

胡藩隨從高祖征伐鮮卑，賊寇在臨朐駐兵。胡藩向高祖獻計説：“賊寇將部隊駐守在城外，城裏留守的人一定很少，如今我軍去拿下他們的城池，砍倒他們的軍旗，换上我軍軍旗，這就是當年韓信攻克趙兵的計謀啊！”高祖就派遣檀韶同胡藩等人暗地裏前往，一到就立即攻下城池。賊寇見城池陷落，同時奔逃，退守廣固有好幾個月。在將要攻克廣固的那天夜裏，高祖正召集全部佐史，忽然有一隻像鵝一様大、羽毛青黑色的鳥飛進帳篷裏，大家都驚懼詫異，認爲這是不祥之兆。胡藩起身祝賀説：“這隻鳥是青黑色，而青黑色正是胡虜的顔色，它飛到帳中，正象徵着胡虜向我歸降，這是大吉大利的好兆頭。”第二天攻城，果然攻陷了。他又隨從高祖在左里討伐盧循，屢次作戰都有功勞，封吴平縣五等子，除授正員郎。不久，改任寧遠將軍、鄱陽太守。

從伐劉毅。毅初當之荆州，表求東道還京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高祖出倪塘會之。藩勸於坐殺毅，高祖不從。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爲參軍，加建武將軍，領游軍於江津。徐逵之敗没，高祖怒甚，即日於馬頭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奮怒，命左右録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藩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於是徑上，隨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戰，賊不能當，引退。因而乘之，一時奔散。

胡藩隨從高祖討伐劉毅。劉毅起初將到荆州上任時，上表請求走東路回到京城，向祖墓祭别。墓地距離京都衹有幾十里，他却不進城朝拜皇上。高祖到倪塘去與劉毅會晤時，胡藩勸説高祖，就在會晤的座中殺了他，高祖没有聽從。到了此時，高祖對胡藩説：“從前如果在倪塘聽從你的計謀，就没有今天的事情了。”他又隨從高祖討伐司馬休之，再任參軍，加授建武將軍，在江津統率流動作戰的部隊。徐逵之戰敗陣亡，高祖大怒，當天就要在馬頭岸渡過江去，可是江津的江岸非常陡峭，像墻壁一様直立，有好幾丈高，司馬休之在岸邊布置兵陣，没有辦法攀登。高祖唤過胡藩，命他立刻攻上去，胡藩面有疑難之色。高祖憤激，大發雷霆，命手下人把胡藩抓起來，要把他斬首。胡藩不肯接受命令，對高祖説：“我胡藩要死，寧可向前而死！”於是他用刀頭在江岸上鑿洞，洞狹小得衹能踏上一根脚趾

頭，就這樣一直爬上去，跟着他的士兵也漸漸地多起來。他們登上江岸後，拼死戰鬥，賊寇難以抵擋而往後敗退，於是他們乘機進攻，賊寇一下子都逃奔散去。

高祖伐羌，假藩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藩重艦渡北岸，索虜牽得此艦，取其器物。藩氣厲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藩來，并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索虜於半城，虜騎數重，藩及超石所領皆割配新軍，不盈五千，率厲力戰，大破之。又與超石等擊姚業於蒲坂，超石失利退還，藩收超石所捨資實，徐行而反，業不敢追。

高祖討伐羌寇時，命胡藩代理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統率支隊。到了河東，暴風把胡藩的一艘大型戰船吹斷纜索，漂向黄河北岸。索虜拉住這艘船，拿走了船上的東西。胡藩内心激憤，率領手下十二人，乘小船一直駛向黄河北岸。賊寇騎兵有五六百人，看見胡藩等人來到，都覺得可笑。胡藩一向善於射箭，他一上岸就引弓發射，賊寇有十幾個人應弦而倒，於是都嚇得跑走，胡藩就把所有失去的東西奪回來纔返回南岸。高祖又派遣胡藩以及朱超石等人率兵追擊索虜，追到半城，索虜的騎兵很多，圍了他們好幾層，胡藩和朱超石所率領的都是一些剛分給他們的新兵，不足五千人。但他們都在主將率領激勵下盡力作戰，大敗敵軍。胡藩又同超石等人在蒲坂襲擊姚業，超石戰敗退回，胡藩收取超石所拋棄的軍用物資，從容不迫地率軍返回，姚業不敢追擊。

高祖還彭城，參相國軍事。時盧循餘黨與蘇溪賊大相聚結，以爲始興相。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食邑五百户。少帝景平元年，坐守東府，開掖門，免官，尋復其職。元嘉四年，遷建武將軍、江夏内史。七年，徵爲游擊將軍。到彦之北伐，南兗州刺史長沙王義欣進據彭城，藩出戍廣陵，行府州事。轉太子左衛率。十年，卒，時年六十二，謚曰壯侯。

高祖回到彭城，胡藩參相國軍事。當時盧循殘餘的徒衆與蘇溪的賊寇大相勾結，聚衆作亂，胡藩被任爲始興相。朝廷論列他平定司馬休之及廣固的功勞，封爲陽山縣男，食邑五百户。少帝景平元年，因守衛東府時私開邊門得罪，被罷免官職，不久，又恢复官職。元嘉四年，胡藩遷任建武將軍、江夏内史。元嘉七年，徵入任游擊將軍。到彦之北伐時，南兗州刺史長沙王劉義欣進據彭城，胡藩出京守廣陵，行府州事。改任太子左衛率。元嘉十年，胡藩死去，死時六十二歲，謚號爲壯侯。

子隆世嗣，官至西陽太守。隆世卒，子乾秀嗣。藩庶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藩第十四子遵世，爲臧質寧遠參軍，去職還家，與孔熙先同逆謀，高祖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收殺之。二十四年，藩第十六子誕世、第十七子茂世率群從二

胡藩子胡隆世繼承封爵，官至西陽太守。隆世死後，其子胡乾秀繼承。胡藩姬妾所生的兒子共有六十人，大都不遵守法度，爲非作歹。他的第十四個兒子胡遵世，任臧質寧遠參軍，離職回家，與孔熙先同謀叛逆，高祖因爲胡藩是功臣，不想將這事公之於衆，命江州刺史用另外的罪名把他逮捕處死。元嘉二十四年，胡藩第十六個兒

百餘人攻破郡縣，殺太守桓隆之、令諸葛和之，欲奉庶人義康。值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誕世兄車騎參軍新興太守景世、景世弟寶世，詣廷尉歸罪，并徙遠州。乾秀奪國。世祖初，徙者并得還。

子胡誕世、第十七個兒子胡茂世率領徒黨二百多人攻破豫章郡南昌縣，殺死太守桓隆之、縣令諸葛和之，打算尊奉已廢爲庶人的劉義康爲帝。正逢交州刺史檀和之來到豫章，討伐二胡，平定了這場叛亂。誕世的兄長車騎參軍新興太守胡景世、景世的弟弟胡寶世，到廷尉自首認罪，都流放到遠方州郡。胡乾秀被奪去封國。世祖初年，被流放的人都被赦免回來。

劉康祖 劉簡之 劉謙之 劉虔之

劉康祖，彭城呂人。世居京口。伯父簡之，有志幹，爲高祖所知。高祖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值有賓客。簡之悟其意，謂弟虔之曰："劉下邳頻再來，必當有意。既不得共語，汝可試往見之。"既至，高祖已克京城，虔之即便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聚徒衆，率以赴高祖。簡之歷官至通直常侍，少府，太尉諮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義熙末，爲始興相。東海人徐道期流寓廣州，無士行，爲僑舊所陵侮。因刺史謝欣死，合率群不逞之徒作亂，攻没州城，殺士庶素憾者百餘，傾府庫，招集亡命，出攻始興。謙之破走之，進平廣州，誅其黨與，仍行州事。即以爲振威將軍、廣州刺史。後爲太中大夫。虔之誕節，不營産業，輕財好施。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魯宗之等，遣參軍檀道濟、朱超石步騎出襄陽，虔之時爲江夏相，率府郡兵力出湞城，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爲宗之子軌所襲，衆寡不敵。參軍孫長庸流涕勸退軍，虔之厲色曰："我仗順伐罪，理無不克。如其不幸，命也。"戰敗見殺，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食邑五百户。

劉康祖，彭城呂人。世代住在京口。伯父劉簡之，有志氣才幹，受到高祖的賞識。高祖謀求復興晉室，招納有才能有勇力的人士，曾經兩次造訪簡之，都碰上他家中正有客人，不便深談。簡之領會到高祖的意圖，對弟弟劉虔之説："劉下邳連續來兩次，一定有什麽意圖。既然未能交談，你可以去會會他。"虔之來到時，高祖已經攻克京城，他便立即參加起義。簡之得到消息，就殺了耕牛，聚集了一群人，率領他們投向高祖。簡之歷任官職到通直常侍，少府，太尉諮議參軍。簡之的弟弟劉謙之，愛好治學，撰寫《晉紀》二十卷，義熙末年，任始興相。東海人徐道期在廣州寄居，没有士大夫的操行，受到僑居與本地的士族欺侮。他乘廣州刺史謝欣死去的機會，糾集了一群爲非作歹的人，率領他們造反，攻下了州城，殺死過去與他有仇的士族、平民一百多人。他把州府庫藏的錢全拿出來招集亡命之徒，出發進攻始興。謙之打敗道期，并且進兵平定廣州，誅滅他的黨羽，繼續兼管州中事務。朝廷就任他爲振威將軍、廣州刺史。後來又任太中大夫。虔之生性放縱曠達，不經營産業，輕視錢財而愛好施捨。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魯宗之等人，派遣參軍檀道濟、朱超石率步兵騎兵向襄陽進發，虔之當時任江夏相，他率領府郡兵來到湞城，在三連駐扎，架好橋梁，儲備軍糧，等候大軍到來。但道濟等人好多天還不到達，而虔之却受到宗之之子魯軌的襲擊，虔之兵少，難以抵擋，參軍孫長庸淌着眼淚勸説他撤退，虔之嚴肅地説："我憑持正義來討伐叛逆，按道理説是不會不能取勝的，如果萬一有什麽不幸，祇能認

康祖，虔之子也，襲封，爲長沙王義欣鎮軍參軍，轉員外散騎侍郎。便弓馬，膂力絶人，在閭里不治士業，以浮蕩蒱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録，輒越屋逾墙，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守，康祖突圍而去，并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録之，府州執事者并證康祖其夕在京口，遂見無恙。前後屢被糾劾，太祖以勛臣子，每原貸之。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摴蒱戲免。

轉太子左積弩將軍，隨射聲校尉裴方明西征仇池，與方明同下廷尉，康祖免官。頃之，世祖爲豫州刺史，鎮歷陽，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既被委任，折節自修。轉太子翊軍校尉。久之，遷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

元嘉二十七年春，索虜托拔燾親率大衆攻圍汝南，太祖遣諸軍救援，康祖總統爲前驅。軍次新蔡，與虜戰，俱前百餘里，濟融水。虜衆大至，奮擊破之，斬僞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去縣瓠四十里，燾燒營退走。轉左軍將軍。太祖欲大舉北伐，康祖以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以河北義徒并起，若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志，不許。其年秋，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虜引大衆南度。南平王鑠在壽陽，上慮爲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回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虜永昌王庫仁真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凡有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附山依險，

命了。”他終於戰敗被殺。朝廷追贈他爲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食邑五百户。

劉康祖是劉虔之的兒子，承襲他父親的封爵，任長沙王劉義欣鎮軍參軍，改任員外散騎侍郎。他熟習騎馬射箭，體力超過常人。在家鄉不讀書學習，一味游游蕩蕩，賭錢酗酒。每當犯法被郡縣收捕時，往往跳墻越屋逃跑，没有人能捉住他。有一次他夜裏闖入别人家裏，被收捕的衙役包圍，他突破包圍圈逃走，大家都不敢追趕。他乘夜返回京口，半夜時間就到了。第二天早晨，到府州等在門口要求分派職事。不久，建康下公文來拘捕他，府州一些主要辦事人員都證明康祖當夜在京口，就没有被捕。他前後屢次受到舉發彈劾，太祖因爲他是功臣的兒子，每每寬宥赦免。他任員外郎有十年之久，兩次因賭博得罪而罷免官職。

康祖改任太子左積弩將軍，隨從射聲校尉裴方明西征仇池，與方明一同獲罪，交給廷尉審處，康祖被罷免官職。不久，世祖任豫州刺史，鎮守歷陽，任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他既受到委任，也就改過自新。改任太子翊軍校尉。過了好久，遷任南平王劉鑠安蠻府司馬。

元嘉二十七年春季，索虜托拔燾親自率領大部隊圍攻汝南，太祖派遣各路軍隊前往援救，劉康祖統領本軍爲先頭部隊。開到新蔡，與索虜部隊交戰，一同向前一百多里，渡過融水。索虜部隊大批開到，康祖奮力進擊，戰敗敵軍，將僞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斬首，前進到距縣瓠衹有四十里的地方，托拔燾燒毁自己軍營逃跑。康祖改任左軍將軍。太祖準備大舉北伐，康祖認爲接近歲末，請求等到明年，皇上認爲河北人民紛紛起義，如果在一年時間内停止進兵，將挫傷他們歸向朝廷的願望，没有允許。這一年秋天，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將領進入黄河，康祖率領豫州部隊開往許州、洛陽。玄謨等戰敗歸來後，索虜帶領大部隊南渡黄河。當時南平王劉鑠在壽陽，皇上擔心他被索虜圍困，詔令康祖火速返回。康祖回軍途中，到壽陽還差幾十里路，正逢索虜永昌王庫仁真率領長安部衆八萬騎兵追來，

間行取至。康祖怒曰："吾受命本朝，清蕩河、洛。寇今自送，不復遠勞王師，犬羊雖多，實易摧滅。吾兵精器練，去壽陽裁數十里，援軍尋至，亦何患乎。"乃結車營而進。虜四面來攻，大戰一日一夜，殺虜填積。虜分衆爲三，且休且戰，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率厲將士，無不一當百，虜死者太半。會矢中頸死，於是大敗，舉營淪覆，爲虜所殺盡，自免者裁數十人。虜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

在尉武與康祖相遇。康祖總共祇有八千人，軍中副將胡盛之想要憑依山險，走小路到壽陽。康祖發怒說："我承受本朝的任命，掃蕩河、洛地區。虜寇如今自己送上門，正好不再使我軍遠征勞苦。這些犬羊一類的東西雖然來得很多，其實很容易消滅。我們士兵久經訓練，武器精良，而且距壽陽祇有幾十里路，援軍不久就到，還擔心什麼呢！"於是把戰車結成營壘，繼續前進。索虜從四面八方一起來進攻，大戰一天一夜，殺得索虜尸橫遍地，到處堆積。索虜將兵衆分爲三部分，輪班休息和作戰，用騎兵運草燒毁康祖車營。康祖率領并激勵將士戰鬥，人人以一當百，虜寇被殺死的人有一大半。但康祖被流箭射中頸部而亡，於是大敗，全軍覆没，都被虜寇殺死，自己能够逃走的祇有幾十個人。虜寇將康祖的頭送往彭城示衆，面容還和生前一樣。

胡盛之爲虜生禽，托跋燾寵之，常在左右。盛之有勇力，初爲長沙王義欣鎮軍參軍督護，討劫譙郡，縣西劫有馬步七十，逃隱深榛，盛之挺身獨進，手斬五十八級。

胡盛之被索虜活捉，托跋燾很寵愛他，經常讓他在身邊伺候。盛之很有勇力，起初任長沙王劉義欣鎮軍參軍督護，曾在譙郡討伐劫匪，譙縣西部劫匪有騎兵步兵共七十人，躲在密林深處，盛之一個人挺身而進，親手將五十八人斬首。

二十八年，詔曰："康祖班師尉武，戎律靡忒。對衆以寡，殲殄太半。猛氣雲騰，志申力屈，没世徇節，良可嘉悼。宜加甄寵，以旌忠烈。可贈益州刺史，謚曰壯男。"傳國至齊受禪，國除。

元嘉二十八年，皇上下詔書說："劉康祖出征回到尉武，軍政没有差錯，而且以少數兵力對抗多數敵兵，竟能殲敵半數以上。他的勇猛之氣有如雲騰霧涌，雖然報國之志已申，但可惜殺敵之力已盡，以致爲節義而殉身，確實令人嘉許和哀悼。應當予以表彰，賜以榮耀，用以旌表忠烈之心。可贈益州刺史，謚號爲壯男。"劉康祖的封國傳到齊受宋禪時廢除。

垣護之　垣遵　垣苗　垣詢之

垣護之字彦宗，略陽桓道人也。祖敞，仕苻氏，爲長樂國郎中令。慕容德入青州，以敞爲車騎長史。德兄子超襲僞位，伯父遵、父苗復見委任。遵爲尚書，苗京兆太守。高祖圍廣固，遵、苗逾城歸降，并以爲太尉行參軍。太祖元嘉中，遵爲員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

垣護之字彦宗，略陽桓道人。祖父垣敞，在前秦出仕，任長樂國郎中令。慕容德進入青州，任垣敞爲車騎長史。慕容德兄長之子慕容超承襲叔父的僞位後，垣護之的伯父垣遵、父親垣苗又受到委任。垣遵任尚書，垣苗任京兆太守。高祖兵圍廣固時，垣遵和垣苗翻越城墻向高祖投降，都被任爲太尉行參軍。太祖元嘉年間，垣遵任員外散騎常侍，垣苗任屯騎校尉。

護之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

垣護之年少時，卓越豪邁，不拘小節。雖然

陋，而氣幹强果。從高祖征司馬休之，爲世子中軍府長史，兼行參軍。永初中，補奉朝請。元嘉初，爲殿中將軍。隨到彦之北伐，彦之將回師，護之爲書諫曰："外聞節下欲回師反旆，竊所不同。何者？殘虜畏威，望風奔迸，八載侵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朔漠，窮掃遺醜，况乃自送，無假遠勞。宜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脩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牢、洛游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張膽争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彦之不納，散敗而歸。太祖聞而善之，以補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北高平太守。以載禁物繫尚方，久之蒙宥。又補衡陽王義季征北長流參軍，遷宣威將軍、鍾離太守。

身材矮小，面貌醜陋，但氣概非凡，處事果斷。隨從高祖征討司馬休之，任世子中軍府長史，兼行參軍。永初年間，補授奉朝請。元嘉初年，任殿中將軍。隨從到彦之北伐時，彦之準備撤退，護之上書進諫説："外面傳聞將軍要退兵回朝，私意有所不同。爲什麽呢？目前殘餘的虜寇畏懼我軍的威勢，望風而逃，被侵占八年之久的國土，用不着交戰就已克復。大軍正應該向北方大漠長驅直入，徹底掃蕩殘餘的醜類，又何况乃是他們自己送死，可使我軍免去遠征的辛勞。將軍最好能派遣竺靈秀迅速向滑臺進兵，協助朱脩之加强防守，而將軍則率領大軍，擺出向河北進攻的勢態，那麽牢、洛地區游魂似的虜寇，自然會奔散而去。而且從前有人在連續數年攻戰，喪失士兵、缺乏軍糧的情况下，仍然鼓足勇氣，争相前進，没有誰願意輕易撤退。何况如今青州糧食豐收，濟水漕運暢通，士兵飽食安閑，軍威兵力没有受到損傷。如果白白地放棄滑臺，無故喪失已著功效的業績，難道是朝廷授命於將軍的意圖嗎？"彦之没有接納他的意見，戰敗潰散而回。太祖得知護之的諫言，認爲他的意見很正確，補授他爲江夏王劉義恭征北行參軍、北高平太守。因私運違禁物品獲罪而拘囚在尚方省，過了好久纔受到寬宥。又補授衡陽王劉義季征北長流參軍，升任宣威將軍、鍾離太守。

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及虜救至，又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没者亦衆。况事殊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爲急。"不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護之聞知，而虜悉已牵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鏁三重斷河，欲以絶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鏁，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并全。留戍靡溝城。

垣護之隨從王玄謨北伐，進入黄河。玄謨進攻滑臺時，護之率一百艘戰船作前鋒，占領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相距一百二十里。等到虜寇援兵來到，他又以快信勸王玄謨加緊進攻，信中説："以往武皇攻打廣固，戰死的人也很多。况且目前情况和往日不一樣，怎麽能光是考慮士兵的傷亡疲勞，希望將軍把攻克滑臺作爲最迫切的任務。"玄謨没有聽從。後來玄謨戰敗撤退，來不及通報護之。等到護之得到消息，虜寇已經拉走玄謨水軍大船，用三層鐵鎖連接起來，阻斷黄河，打算隔絶護之的歸路。黄河水流迅急，護之的船沿黄河中流順水而下，每當遇到鐵鎖，就用長柄斧頭砍斷它，虜寇無法阻擋。他衹損失一條船，其餘的船都保存了下來。護之奉命留守靡

溝城。

還爲江夏王義恭驃騎户曹參軍，戍淮陰。加建武將軍，領濟北太守。率二千人復隨張永攻碻磝，先據委粟津。虜杜道儁與僞尚書伏連來援碻磝，護之拒之，賊因引軍東去。蕭思話遣護之迎軍至梁山，僞尚書韓元興率精騎卒至，護之依險拒戰，斬其都軍長史，甲首數十，賊乃退。思話將引還，詭護之云："沈慶之救軍垂至，可急於濟口立橋。"護之揣知其意，即分遣白丁。思話復令度河戍乞活堡以防追軍。三十年春，太祖崩，還屯歷下。聞世祖入討，率所領馳赴，上嘉之，以爲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寧遠將軍、冀州刺史。

垣護之歸來後任江夏王劉義恭驃騎户曹參軍，戍守淮陰。加授建武將軍，領濟北太守。他率領二千人又隨同張永進攻碻磝，先占據委粟津。虜寇杜道儁同僞尚書伏連來援救碻磝，由於護之抵抗，虜賊於是退兵向東而去。蕭思話派遣護之到梁山迎接大軍，僞尚書韓元興率領精鋭騎兵突然到來，護之憑藉險要之地抵抗，殺死虜賊的都軍長史以及戰車上士兵數十人，虜賊纔退去。蕭思話打算率兵退回，欺騙護之説："沈慶之援軍將要開到，你可趕緊在濟口架橋。"護之忖度一下，知道他的真正意圖，就分派一些壯丁去應付。蕭思話又命令他渡過黄河去戍守乞活堡來防止虜軍追擊。元嘉三十年春季，太祖崩，護之回軍屯駐歷下。他得知世祖進京討伐劉劭，便率領本部人馬，迅速前往，皇上對他很是贊賞，任他爲督冀州、青州的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寧遠將軍、冀州刺史。

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反，兖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遠相連結，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遺寶時戍湖陸，護之留子恭祖守歷城，自率步騎襲遺寶。道經鄒山，破其别戍。未至湖陸六十里，遺寶焚城西走。

孝建元年，南郡王劉義宣反叛，兖州刺史徐遺寶是垣護之的内弟，早就跟劉義宣勾結，他寫信給護之，勸説他一同反叛。護之立即派人將此事火速上報。遺寶當時守湖陸，護之留下兒子恭祖守歷城，親自率領步兵騎兵襲擊遺寶。途中經過鄒山，攻破徐遺寶的分支哨所。垣護之大軍距離湖陸還有六十里路，遺寶就燒毁縣城，向西逃跑。

兖土既定，徵爲游擊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加輔國將軍。義宣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諸軍，出鎮新亭。玄謨見賊强盛，遣司馬管法濟求救甚急。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賊遣將龐法起率衆襲姑孰，適值護之、鄭琨等至，奮擊，大破之，斬獲及投水死略盡。玄謨馳信告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衆寡相懸，請退還姑孰，更議進取。"元景不許，將悉衆赴救，護之勸分軍援之。元景然其計，乃以

兖州地區平定後，朝廷徵召垣護之任游擊將軍。隨同沈慶之等進擊魯爽，加授輔國將軍。劉義宣率領大部隊開到梁山，同王玄謨對峙。柳元景率領護之及其弟垣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各路軍隊，到新亭鎮守。玄謨見賊寇兵力强大，派司馬管法濟向朝廷請求援兵，很是急迫。皇上派遣柳元景等人進兵占領南州，護之的水軍先行開拔。賊寇派遣將領龐法起率領部衆襲擊姑孰時，正碰上護之、鄭琨等軍開到，奮力攻擊，大敗敵軍，龐法起部衆被殺、被俘以及投水而死，差不多全消滅了。玄謨派使者快馬告訴元景説："我處西城已經失守，祇剩下東城，敵衆我寡，力量懸殊，請允許我退回姑孰，再商量進取之計。"

精兵配護之赴梁山。及戰，護之見賊舟艦累沓，謂玄謨曰："今當以火平之。"即使隊主張談等燒賊艦，風猛水急，賊軍以此奔散。梁山平，護之率軍追討，會朱脩之已平江陵，至尋陽而還。遷督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食邑千户。

元景不允許，準備全軍出動前往救援，護之勸他留守，分出一部分部隊去支援。元景贊同他的計謀，就將精鋭部隊配屬護之，開赴梁山。在將要開戰時，護之看到叛軍船艦連接不斷，聚在一起，對玄謨説："如今當用火來燒平它。"立即命隊主張談等人放火燒毁賊船，風助火勢，水流湍急，賊軍因此而奔走逃散。梁山平定後，護之率兵追討，正逢朱脩之已經平定江陵，他追到尋陽返回。升任督徐、兖二州豫州的梁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食邑千户。

弟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夙聞其名，以副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首行大逆，亦領軍隸柬。詢之規殺之，慮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柬色動，詢之覺之，即共定謀，遣信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其移，徑斫之，殺其僕於床，因與柬南奔。柬溺淮死，詢之得至。時世祖已即位，以爲積弩將軍。梁山之役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追贈冀州刺史。

垣護之的弟弟垣詢之，驍勇果敢而且有氣力，元凶一向知道他的名聲，命他當輔國將軍張柬的副將。當時張超最先行弑逆之事，也率領本部軍隸屬張柬。詢之謀劃殺掉張超，但擔心張柬不贊同，而張柬早就有同樣打算，又未測知詢之心意如何，兩人互相察言觀色。正逢張超來談論公務，張柬面色有異，被詢之察覺，就一同定下謀殺張超的計謀，於是派使者去召張超。張超産生懷疑，没有應召，而且换了地方住宿。詢之不知道他换了地方，徑直去砍殺張超，却在床上殺死了他的僕人，於是同張柬向南逃走。張柬在渡淮時落水淹死，詢之得以到世祖軍營中。當時世祖已經登基，任他爲積弩將軍。在梁山一役中，他奮力作戰，被流箭射中而死，追贈冀州刺史。

二年，護之坐論功挾私，免官。復爲游擊將軍。俄遷大司馬，輔國將軍，領南東海太守。未拜，復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鎮歷城。明年，進號寧朔將軍，進督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軍事。世祖以歷下要害，欲移青州并鎮歷城，議者多異。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息民患，遠申王威，安邊之上計也。"由是遂定。

孝建二年，垣護之因論列軍功時懷有私情而獲罪，被罷免官職，後又任游擊將軍。不久，升任爲大司馬，輔國將軍，領南東海太守。未及拜授，又被任爲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鎮守歷城。第二年，進號寧朔將軍，進督徐州的東莞、東安二郡軍事。世祖因爲歷下是軍事要地，打算將青州移并歷城一同鎮守，討論的人大都持反對意見。護之説："青州北面有黄河、濟水，又有很多池沼，不是虜寇所要進攻的地方。每次虜寇來擄掠，一定要通過歷城，將二州合并鎮守，這是治理邊境的謀略啊！歷城北面靠近黄河，便於北人前來歸順，對近處可以止息民患，對遠方可以宣揚王威，因此遷鎮是安定邊境的上計。"青州移并歷城的措施因此就决定了。

大明三年，徵爲右衛將軍。還，於道聞司空竟陵王誕於廣陵反叛，護之即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臨淮太守。明年，出爲使持節、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淮南太守。復隸沈慶之伐西陽蠻。護之所莅多聚斂，賄貨充積。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復起爲太中大夫，未拜，其年卒，時年七十，謚曰壯侯。前廢帝永光元年，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大明三年，垣護之被徵召爲右衛將軍。在他歸來途中，得知司空竟陵王劉誕在廣陵反叛，他立即率領本部軍接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的調度指揮。亂事平定後，改任西陽王劉子尚撫軍司馬、臨淮太守。第二年，出任使持節、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淮南太守。又隸屬沈慶之去征伐西陽蠻。護之所到之處，大肆搜括，積聚很多財物。大明七年，因此而獲罪下獄，罷免官職。第二年，又起用爲太中大夫，未及拜授，就在當年死去，死時七十歲，謚號壯侯。前廢帝永光元年，追贈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子承祖嗣。承祖卒，子顯宗嗣。齊受禪，國除。護之次子恭祖，勇果有父風。太宗泰始初，以軍功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垣護之子垣承祖繼承封爵。垣承祖死後，其子垣顯宗繼承。宋亡後，封國廢除。護之的次子垣恭祖，勇敢果决，有父親的作風。太宗泰始初年，因軍功任梁、南秦二州刺史。

垣閎

遵子閎，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母墓爲東阿寺道人曇洛等所發，閎與弟殿中將軍閎共殺曇洛等五人，詣官歸罪，見原。閎，大明三年，自義興太守爲寧朔將軍、兗州刺史，爲竟陵王誕所殺。追贈征虜將軍，刺史如故。

垣遵子垣閎，元嘉年間，任員外散騎侍郎。他母親的墳墓被東阿寺僧人曇洛等發掘，垣閎同弟弟殿中將軍垣閎共同殺死曇洛等五人，到官府自首認罪，受到寬宥。大明三年，垣閎從義興太守升任寧朔將軍、兗州刺史，被竟陵王劉誕殺害。追贈征虜將軍，刺史如故。

閎，順帝昇明末，右衛將軍。

桓閎在順帝昇明末年時，任右衛將軍。

張興世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太宗益爲興世。少時家貧，南郡宗珍之爲竟陵郡，興世依之爲客。竟陵舊置軍府，以補參軍督護，不就。白衣隨王玄謨伐蠻，每戰，輒有禽獲，玄謨舊部曲諸將不及也，甚奇之。還都，白太祖，稱其膽力。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郡竟陵縣人。本來單名世，太宗加一個字，改爲雙名興世。年少時家中貧窮，南郡宗珍之任竟陵郡太守時，興世投靠他當門客。竟陵以往設置軍府，宗珍之以他補軍府的參軍督護，不就職。以平民身份隨從王玄謨征討蠻寇，每次作戰，總是有所俘獲，玄謨老部下各將領都不及他，很是驚異。返回京都時，玄謨向太祖稟告，太祖稱贊張興世的膽氣勇力。

後隨世祖鎮尋陽，以補南中郎參軍督護。入討元凶，隸柳元景爲前鋒，事定，轉員外將軍，領從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謨出梁山，有戰功。除建平王宏中軍行參軍，領

後來張興世隨從世祖鎮守尋陽，世祖以他補南中郎參軍督護。在進京討伐元凶時，他在柳元景部下擔任前鋒，亂事平定後，改任員外將軍，領從隊。南郡王劉義宣反叛，他又隨從王玄謨出梁山，立下戰功。除授建平王劉宏中軍行參

長刀。又隸西平王子尚爲直衛。坐從子尚入臺，棄仗游走，下獄免官。復以白衣充直衛。

軍，領長刀。又隸屬西平王劉子尚任直衛。因隨從劉子尚入臺時丟下甲仗游蕩獲罪，下獄罷官，又以平民身份充當直衛。

大明末，除員外散騎侍郎，仍除宣威將軍、隨郡太守。未行，太宗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號龍驤將軍，領水軍，距南賊於赭圻。築二城於湖口，僞龍驤將軍陳慶領舸於前爲游軍。興世率龍驤將軍佼長生、董凱之攻克二城，因擊慶，慶戰大敗，投水死者數千人。時臺軍據赭圻，南賊屯鵲尾，相持久不决。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强地勝。我今雖相持有餘，而制敵不足。今若以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沮，中流一梗，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此。"沈攸之、吴喜并贊其計。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同逆，爲劉勔所攻，南賊遣龐孟虬率軍助琰，劉勔遣信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問沈攸之。攸之曰："孟虬蟻寇，必無能爲。遣别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若有意外，且以江西餌之。上流若捷，不憂不殄。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等援勔。

大明末年，張興世爲員外散騎侍郎，仍除宣威將軍、隨郡太守。未及赴任，正逢太宗登基，各地發生叛亂。朝廷進張興世號龍驤將軍，率領水軍，在赭圻抵禦南方賊晉安王劉子勛。叛賊在湖口營建兩座城寨，僞龍驤將軍陳慶率領戰船在城前作爲流動作戰的部隊。張興世率領龍驤將軍佼長生、董凱之攻克了兩座城，於是進擊陳慶，陳慶接戰大敗，投水而死的有數千人。當時臺軍占據赭圻，叛賊僞豫州刺史劉胡屯駐鵲尾，雙方久久相持，互不相下。張興世建議説："叛賊占據長江上游，兵力强盛，地勢優越。我軍如今與敵兵相持力有餘，但克敵制勝則力不足。現在如果派出數千名士兵，暗地裏開往敵軍的上游，憑藉險要之地堅守，見機截斷敵軍，將使他們頭尾難以照應，進退猶疑受阻。同時中游一旦受到梗阻，敵軍的糧運自然困難。克敵制勝的奇計，没有超過這一計的了。"沈攸之、吴喜都贊同他的計謀。當時豫州刺史殷琰占據壽陽，同爲叛逆，受到劉勔的攻討，南賊派遣龐孟虬率領軍隊援助殷琰，劉勔派使者求援，很是急迫。建安王劉休仁想派興世去救援，徵求沈攸之的意見。攸之説："龐孟虬是不足一提的小股匪徒，一定起不了什麼作用，衹要派一名别將帶馬步兵幾千人前去，就足以對付他。如果發生意外，暫且將江西之地給他。上游如果獲勝，不愁不能消滅他。興世出兵上游，是全局安危的關鍵，一定不能中止。"於是派遣段佛榮等人去援救劉勔。

興世欲率所領直取大雷，而軍旅未集，不足分張。會薛索兒平定，太宗使張永以步騎五千留戍盱眙，餘衆二萬人悉遣南討。山陽又尋平，徵阮佃夫所領諸軍，悉還南伐，衆軍大集。乃分戰士七千配興世，興世乃令輕舸溯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備。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

張興世想率領本部軍徑往攻取大雷，可是朝廷各路大軍没有完全集結，而本部軍人少，不够分布。正逢薛索兒已被平定，太宗命張永率步騎兵五千人留守盱眙，餘下二萬人馬全部派去南征。不久，又平定了山陽，徵召阮佃夫所統率的各路軍，都回來參加討伐南賊，所有各路軍隊大量集結。於是分出七千名戰士配屬興世，興世就命令所部乘小船沿長江逆水而上，不久又轉頭回來，在一兩天中，總是一再如此，使賊人輕視而

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谿可據，地既險要，江又甚狹，去大衆不遠，應赴無難。江有洄洑，船下必來泊，岸有横浦，可以藏船舸，二三爲宜。”乃夜渡湖口，至鵲頭，因復回下疑之。其夜四更，值風，仍舉帆直前。賊亦遣胡靈秀諸軍，於東岸相翼而上。興世夕住景江浦宿，賊亦不進。夜潛遣黄道標領七十舸，徑據錢谿，營立城柴。明旦，興世與軍齊集。停一宿，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俄而賊來轉近，舫入洄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進，胡於是敗走。斬級數百，投水者甚衆，胡收軍而下。

不加防備。劉胡得知張興世想占據上游，嘲笑他説：“我尚且不敢越過他們往下游攻取揚州，張興世這人是什麼東西，想要輕易地占據我的上游！”興世對攸之等人説：“上游衹有錢谿可以據守，地勢既很險要，江面又很狹窄，距離大部隊也不遠，策應赴援没有困難。同時此處江水有旋渦暗流，上水船下一定要停泊，岸邊有横浦港，可以隱藏大小船隻，占據錢谿，非常有利。”於是乘夜渡過湖口，來到鵲頭，又再回船往下游來迷惑敵人。當夜四更天，正逢有風，依舊舉帆直向上游。劉胡也派遣胡靈秀各軍，在長江東岸與張興世的船平行而上。興世夜晚時在景江浦住宿，岸上賊人也停止前進。他在當夜暗地裏派黄道標帶領七十條小船，徑往占領錢谿，營建城寨防守。次日早晨，興世同他的部隊都在錢谿聚集。過了一夜，清晨時劉胡親自率領水兵、步兵二十六營來進攻。將士們將要迎擊敵人，張興世禁止他們説：“賊兵雖然來了，但距離我軍還很遠，他們士氣旺盛，射箭很急，箭射得急就容易把箭用完，士氣旺盛也容易衰竭，這就是從前曹劌能打敗齊軍的緣故啊！”他命令將士不得妄自行動，照舊營建城寨。不久，賊軍漸漸逼近，賊船進入江中渦流，張興世就命令壽寂之、任農夫率領數百名勇士攻擊他們，各軍相繼跟上，劉胡部隊於是戰敗而逃，有數百人被斬首，投水而死的很多，劉胡收回部隊，向下游撤退。

時興世城壘未固，司徒建安王休仁慮賊并力更攻錢谿，欲分其形勢，命沈攸之、吴喜、佼長生、劉靈遺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湖，苦戰連日，斬獲千數。是日，劉胡果率衆軍，欲更攻興世。未至錢谿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柴由此得立。賊連戰轉敗，興世又遏其糧道，尋陽遣運至南陵，不敢下，賊衆漸饑。劉胡乃遣顗安北府司馬、僞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糧運。仲玉至南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行

當時張興世所築的營壘還不够堅固，司徒建安王劉休仁擔心叛賊集合兵力再次攻打錢谿，打算分散敵軍的力量，命令沈攸之、吴喜、佼長生、劉靈遺等人用二十條蒙上皮革的戰船，在濃湖進攻賊軍，苦戰了整整一天，斬殺俘獲賊兵上千人。這一天，劉胡果然率領衆軍，想要再攻張興世。還差幾十里路就要到達錢谿，袁顗因濃湖危急趕緊把他追回來，錢溪的城寨由此而能建成。賊軍連續作戰而連連失敗，張興世又阻止了他們運糧的通道，尋陽派人運糧到南陵，不敢再往下游走，賊衆逐漸乏糧。劉胡就派遣袁顗的安北府司馬、僞右軍沈仲玉率領一千多人，從陸路步行往南陵，迎接糧運。仲玉到達南陵，領取米

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興世、壽寂之、任農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貴口擊之，與仲玉相值。交戰盡日，仲玉走還顗營，悉虜其資實，賊衆大敗，胡棄軍遁走，顗仍亦奔散。興世率軍追討，與吴喜共平江陵。遷左軍將軍，尋爲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封作唐縣侯，食邑千户。

三十萬斛以及幾十艘木筏裝載的錢、布等物，在木筏上竪起木板作爲營壘，想要强行通過。他走到貴口，不敢再向前進，派密使報告劉胡，要他派遣重兵來援救接應。興世、壽寂之、任農夫、李安民等三千人到貴口襲擊敵軍，與仲玉碰上了。雙方打了整整一天，仲玉逃回袁顗大營，興世等截獲了他們的全部物資，賊衆大敗，劉胡丢下部隊逃走，袁顗部跟着也散了。興世率軍追討，同吴喜一道平定了江陵。升任左軍將軍，不久，爲督豫、司二州南豫州的梁郡諸軍事，封爲作唐縣侯，食邑千户。

徵爲游擊將軍。海道北伐，假輔國將軍，加節置佐，無功而還。四年，遷太子右衛率，又以本官領驍騎將軍，與左衛將軍沈攸之參員置。五年，轉左衛將軍。六年，中領軍劉勔當鎮廣陵，興世權兼領軍。泰豫元年，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尋加寧蠻校尉。桂陽王休範反，興世遣軍赴朝廷，未發而事平，進號征虜將軍。廢帝元徽三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五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五十九。追贈本官。

張興世被徵入任游擊將軍。朝廷命他從海道北伐，任輔國將軍，加授持節置佐史，没有立功而回軍。泰始四年，升任太子右衛率，又以本官領驍騎將軍，與左衛將軍沈攸之參員置。泰始五年改任左衛將軍。泰始六年，中領軍劉勔將出鎮廣陵，興世暫兼領軍。泰豫元年，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和郢州的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不久，加授寧蠻校尉。桂陽王劉休範反叛，興世派本部軍奔赴朝廷，還未出發，叛亂已經平定，進號征虜將軍。廢帝元徽三年，徵召興世入京任通直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元徽五年，因病重徙任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順帝昇明二年死去，死時五十九歲，追贈本官。

興世居臨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憲，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衛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後行。

張興世家住沔水之濱，沔水從襄陽向下，一直到九江，在長達兩千里的水道中，原先没有沙洲島嶼。興世剛出生的時候，對着他家門的水中，有一天忽然出現沙洲，一年年逐漸擴大，等到興世任地方長官，沙洲已有十多頃的面積。他的父親名仲子，由於兒子的緣故而得到給事中的職位。興世想要帶父親到襄陽去住，但他愛戀家鄉，不肯離去。他曾經對興世說："我雖然是鄉下種田的老頭，却喜歡聽鼓角之聲，可以送一部鼓吹樂給我，種田時聽聽。"興世一向恭敬謹慎，害怕違法，就開導父親說："這是天子所用的禮樂，是不能爲鄉下老翁吹奏的。"興世要拜掃祖墓，仲子對他說："你的侍從太多，祖先一定會

害怕。”興世於是減少侍從，然後再去掃墓。

興世子欣業，當嗣封，會齊受禪，國除。

張興世之子張欣業，本當繼承興世封爵，正遇上宋亡，封國被廢除。

史臣曰：兵固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争雄，天人之分未决，南北連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趙壁拔幟之機，官渡熠師之日，至於鵲浦投戈，實興世用奇之力也。建旆垂組，豈徒然哉！

史臣曰：用兵本來就是詭譎之道，取勝在於運用奇兵。當兩個皇帝競争天下，君臣名分未定的時候，南北兩地連兵相持，互不得進，已有半年之久了。這正是施用趙壁拔幟易幟計謀的時機，如同前人在官渡消滅敵人的時刻啊！至於在鵲浦能一舉取勝，實在是張興世使用奇兵克敵制勝的功勞啊！他獲得封爵，建立封國，難道是偶然的嗎？

宋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一

宗　室

長沙景王道憐　臨川烈武王道規　營浦侯遵考

長沙景王劉道憐

長沙景王道憐，高祖中弟也。初爲國子學生。謝琰爲徐州，命爲從事史。高祖克京城，進平京邑，道憐常留家侍慰太后。桓玄走，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除員外散騎侍郎。

長沙景王劉道憐，是高祖劉裕的二弟。起初爲國子學生。謝琰執掌徐州時，任命劉道憐爲從事史。高祖攻下京城，進軍平定京邑，道憐常留在家中陪伴侍候太后。桓玄敗走後，大將軍武陵王司馬遵總理政務，劉道憐官拜員外散騎侍郎。

尋遷建威將軍、南彭城内史。時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引索虜爲援，清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聚衆應之。義熙元年，索虜托跋開遣僞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將軍斛斯蘭寇徐州，攻相縣，執鉅鹿太守賀申，進圍寧朔將軍羊穆之於彭城，穆之告急，道憐率衆救之。軍次陵栅，斬全。進至彭城，真、蘭退走。道憐率寧遠將軍孟龍符、龍驤將軍孔隆及穆之等追，真、蘭走奔相城，又追躡至光水溝，斬劉該，虜衆見殺及赴水死略盡。

不久升任建威將軍、南彭城内史。當時北青州刺史劉該謀反，勾結索虜爲後援，清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聚衆響應。義熙元年，索虜托跋開派遣僞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將軍斛斯蘭入侵徐州，攻打相縣，抓住了鉅鹿太守賀申，并進兵把寧朔將軍羊穆之圍困在彭城，羊穆之告急，劉道憐率軍救援。軍隊進駐陵栅，斬了孫全。又進至彭城，索度真、斛斯蘭退走。劉道憐率寧遠將軍孟龍符、龍驤將軍孔隆和羊穆之等追擊，索度真、斛斯蘭逃奔相城，劉道憐又跟踪追到光水溝，斬了劉該，索虜兵衆或被殺或投水淹死，幾乎全部被殲滅。

高祖鎮京口，進道憐號龍驤將軍，又領堂邑太守，戍石頭。明年，加使持節、監征蜀諸軍事，率冠軍將軍劉敬宣等伐譙縱，而文處茂、温祚據險不得進，故不果行。以義勛封新興縣五等侯。四年，代諸葛長民爲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將軍、内史如

高祖鎮守京口，劉道憐進號龍驤將軍，又領堂邑太守，駐守石頭。第二年，加授道憐使持節、監征蜀諸軍事，命他率領冠軍將軍劉敬宣等討伐譙縱，由於文處茂、温祚憑險據守而無法進兵，所以未能成行。以誅伐叛逆之功封爲新興縣五等侯。義熙四年，取代諸葛長民任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將軍、内史等職依舊，仍然駐守石

故，猶戍石頭。

時鮮卑侵逼，自彭城以南，民皆保聚，山陽、淮陰諸戍，并不復立。道憐請據彭城，以漸修創，朝議以彭城縣遠，使鎮山陽。進號征虜將軍、督淮北軍郡事、北東海太守，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以破索度真功，封新渝縣男，食邑五百户。從高祖征廣固，常爲軍鋒。及城陷，慕容超將親兵突圍走，道憐所部獲之。加使持節，進號左將軍。七年，解并州，加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

八年，高祖伐劉毅，徵爲都督兖青二州晋陵京口淮南諸郡軍事、兖青州刺史，持節、將軍、太守如故，還鎮京口。九年，甲仗五十人入殿。以廣固功，改封竟陵縣公，食邑千户。減先封户邑之半，以賜次子義宗。十年，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明年討司馬休之，道憐監留府事，甲仗百人入殿。江陵平，以爲都督荆湘益秦寧梁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北府文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高祖雖遣將軍佐輔之，而貪縱過甚，畜聚財貨，常若不足，去鎮之日，府庫爲之空虚。

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略，徵道憐還爲侍中、都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晋陵諸軍事、守尚書令、徐兖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元熙元年，解尚書令，進位司空，出鎮京口。高祖受命，進位太尉，封長沙王，食邑五千户，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故。永初二年朝正，入住殿省。先是，廬陵王義真爲揚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

頭。

當時鮮卑人入侵，從彭城往南，百姓都聚衆自保，山陽、淮陰的多處戍壘都不再設置。道憐請求據守彭城，以逐步加以整頓修復，朝廷認爲彭城縣治遥遠，讓道憐鎮守山陽。提升道憐爲征虜將軍、督淮北軍郡事、北東海太守，仍任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因擊敗索度真有功，封爲新渝縣男，食邑五百户。道憐跟隨高祖征伐廣固，常常充當軍隊的前鋒。待到廣固城被攻陷，慕容超率領親兵突圍逃跑，被道憐部下擒獲。加授使持節，進號左將軍。義熙七年，免并州刺史，任北徐州刺史，移守彭城。

義熙八年，高祖討伐劉毅，徵召劉道憐爲都督兖、青二州晋陵、京口、淮南諸郡軍事、兖州、青州刺史，原任持節、將軍、太守等職不變，返回鎮守京口。義熙九年，享受帶甲仗五十人入殿的待遇。因廣固戰役之功，改封竟陵縣公，食邑一千户。減除劉道憐先前所封的一半户邑，用來賜給他的次子劉義宗。義熙十年，提升爲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賜給鼓吹一部。第二年征討司馬休之，道憐監留府事，享受帶甲仗百人入殿的待遇。江陵平定以後，任命他爲都督荆、湘、益、秦、寧、梁、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持節、常侍照舊。北府文武官員全都配屬於他。劉道憐一向没有什麼才能，説話聲音粗俗，舉止行爲大都鄙野拙劣。儘管高祖派了將軍輔佐他，但他貪婪放縱得很，積累財物，似乎總是得不到滿足，離任之時，府庫被他洗劫一空。

高祖平定三秦以後，開始思考治外的方略。徵召劉道憐爲侍中、都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晋陵諸軍事、守尚書令、徐兖二州刺史，持節、將軍照舊。元熙元年，解尚書令職，晋升司空，出守京口。高祖登基，劉道憐升爲太尉，封長沙王，食邑五千户，持節、侍中、都督、刺史照舊。永初二年正月入朝觀見，在宫廷住宿。在此之前，廬陵王劉義真任揚州刺史，太后對皇上説："道憐是你貧賤時的兄弟，本當執掌揚州。"皇上説："寄奴對於道憐還會有所吝惜嗎？揚州

故宜爲揚州。”上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后曰：“道憐年出五十，豈當不如汝十歲兒邪?”上曰：“車士雖爲刺史，事無大小，悉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車士，義真小字也。

三年春，高祖不豫，加班劍三十人。時道憐入朝，留司馬陸仲元居守，刁逵子彌爲亡命，率數十人入京城，仲元擊斬之。先是，府史陳獍告彌有異謀，至是賜錢二十萬，除縣令。五月，宫車晏駕，道憐疾患不堪臨喪。六月，薨，年五十五。追贈太傅，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故。祭禮依晋太宰安平王故事，鸞輅九旒，黄屋左纛，轀輬，挽歌二部，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

太祖元嘉九年，詔曰：“古者明王經國，司勛有典，平章以馭德刑，班瑞以疇功烈，銘徽庸於鼎彝，配祫祀於清廟。是以從饗先王，義存商誥，祭於大蒸，禮著周典。自漢迄晋，世崇其文，王猷既昭，幽顯咸秩。先皇經緯天地，撥亂受終，駿命爰集，光宅區宇，雖聖明淵運，三靈允協，抑亦股肱翼亮之勤，祈父宣力之效。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兖二州揚州之晋陵京口諸軍事、太傅、南徐兖二州刺史長沙景王，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縣開國公弘，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陽新蔡晋熙四郡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永脩縣開國公道濟，故左將軍、青州刺史龍陽縣開國侯鎮惡，或

是國家的根本重地，事務極其繁多，不是道憐所能處理的。”太后説：“道憐年過五十，怎麼就不如你十歲大的兒子呢?”皇上説：“車士雖然是刺史，但事情無論大小，全由寄奴作主。道憐年紀大，如不親自處理事務，恐有損於聲望。”太后這纔没有話説。車士，即義真的小名。

永初三年春，高祖患病不適，加賜劉道憐持班劍的武士三十人。當時道憐入朝，留司馬陸仲元居守京口，刁逵之子刁彌是亡命之徒，領幾十人突入京城，陸仲元斬殺了他。在此之前，府史陳獍曾報告刁彌有反叛的圖謀，到這時就賞賜陳獍錢二十萬，任用他爲縣令。五月，高祖去世，道憐患病不能親臨喪事。六月，道憐去世，時年五十五歲。朝廷追贈他爲太傅，持節、侍中、都督、刺史依舊。祭禮按照晋太宰安平王的先例，使用鸞輅車、九旒旗，黄屋左纛，轀輬，挽歌兩部，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一百人。

太祖元嘉九年，下詔説：“古代聖明的君王治理國家，主管功賞的官員有一定的準則，經過評定政績來施行恩德，通過頒賜瑞玉來酬謝功業，在鐘鼎禮器上銘功記德，在太廟中給予祔祀合祭。所以讓功臣配享先王，這一儀制留存在《尚書》中，冬祭中以功臣合祀，這一禮法記載在《周禮》上。從漢到晋，世代崇尚這一禮法，王道既得以顯揚，陰陽存殁也都有倫序。先皇經營規劃天下，治理亂世而承接帝位，受命於上天而廣有疆域，這雖然是因爲先皇聖明深廣，天、地、人三靈和洽，然而也是棟梁大臣輔佐的功效、武將盡力的勞績。已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兖二州揚州之晋陵京口諸軍事、太傅、南徐兖二州刺史長沙景王，已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已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縣開國公王弘，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陽新蔡晋熙四郡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永脩縣開國公檀道濟，已故左將軍、青州刺史龍陽縣開國侯王鎮惡，有

履道廣流，秉德冲邈，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唯知正，才略開邁，咸文德以熙帝載，武功以隆景業，固以侔踪姬旦，方軌伊、邵者矣。朕以寡德，纂戎鴻緒，每惟道勛，思遵令典，而大常未銘，從祀尚闕，鑒寐欽屬，永言深懷。便宜敬是前式，憲兹嘉禮，勒功天府，配祭廟庭，俾示徽章，垂美長世，茂績遠猷，永傳不朽。”

道憐六子：義欣、義慶、義融、義宗、義賓、義綦。

劉義欣　劉瑾

義欣嗣，爲員外散騎侍郎，不拜。歷中領軍，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魏郡太守，將軍如故，戍石頭。元嘉元年，進號後將軍，加散騎常侍。三年，以本號爲南兖州刺史。七年，到彦之率大衆入河，義欣進彭城，爲衆軍聲援。彦之退敗，青、齊搔擾，將佐慮寇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堅志不動。遷使持節、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鎮壽陽。

于時土境荒毁，人民凋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綱維補緝，隨宜經理，劫盜所經，立討誅之制。境内畏服，道不拾遺，城府庫藏，并皆完實，遂爲盛藩强鎮。時淮西、江北長吏，悉叙勞人武夫，多無政術。義欣陳之曰：“江、淮左右，土瘠民疏，頃年以來，薦饑相襲，百城凋弊，於今爲甚。綏牧之宜，必俟良吏。勞人武夫，不經政術，統内官長，多非才授。東南殷實，猶或簡能，况實接荒垂，而可輯柔頓闕。願敕選部，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勞而治。”芍陂良田萬餘頃，堤堨久壞，秋夏常苦旱。

的踐履正道而寬廣宏大，秉持德行而冲和深遠，有的氣度高雅美好，見解高明卓越，有的思慮純正，才略超群，都能用文德光大帝王的事業，以武功振興國家的大業，已經能與周公旦齊肩，與伊尹、邵公奭相比了。朕德行微寡，繼承祖先的基業，常常思念他們的功勛，考慮遵循古代的盛典，然而太常没有銘記他們的功績，配享的儀式尚有欠缺，朕寤寐欽慕，念念難忘。就應當遵奉前代的規範，效法美好的禮制，給他們記功於朝廷，配享於宗廟，昭示褒獎的策命，使其美名長遠流傳，使其豐功偉績永垂不朽。”

道憐有六個兒子：義欣、義慶、義融、義宗、義賓、義綦。

劉義欣承嗣，任命爲員外散騎侍郎，没有就職。歷任中領軍，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魏郡太守，將軍依舊，駐守石頭。元嘉元年，升爲後將軍，加散騎常侍。三年，以本號任南兖州刺史。七年，到彦之率大批人馬渡過黄河，義欣進駐彭城，爲大軍作後援。到彦之敗退，青州、齊州動亂不安，將領們擔心敵寇將大批來到，勸義欣棄守回都，義欣堅定不移。升爲使持節、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賜給鼓吹一部。鎮守壽陽。

此時壽陽境内土地荒蕪毁壞，百姓凋敝離散，城池倒塌衰敗，盜賊公然偷搶。義欣修整法令，根據情况進行治理，在盜賊流竄的地方，建立討伐誅殺的制度。所轄境内民衆懼法順服，路不拾遺，城區府庫所藏，全都完整充實，於是成爲强盛的藩鎮。當時淮西、江北的官長都是憑戰功受任的軍人武夫，大多缺乏施政的方略。義欣向皇上陳奏説：“長江、淮河一帶，土地貧瘠而民風鄙俗，近年以來，由於饑荒接連不斷，百城凋敝，至今更爲嚴重。要安撫管理得好，必須有優良的官吏。軍人武夫不懂施政的方法，境内官吏長史，大多不是量才任用。東南地區殷盛富庶，尚且選拔能員加以治理，何况壽陽鄰接邊疆，怎能使安静懷柔頓然欠缺。希望敕令吏部一

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修理。有舊溝引淠水入陂，不治積久，樹木榛塞。肅伐木開榛，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除。十年，進號鎮軍將軍，進監爲都督。十一年夏，入朝，太祖厚加恩禮。十六年，薨，時年三十六。追贈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謚曰成王。

子悼王瑾字彦瑜，官至太子屯騎校尉，三十年，爲元凶所殺。世祖即位，追贈散騎常侍。子粲早夭，粲弟纂字元續嗣，官至步兵校尉。順帝昇明三年薨，會齊受禪，國除。

劉祇

瑾弟祇字彦期，大明中爲中書郎。太宰江夏王義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求解職。世祖詔曰："昔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悉同此例。"太宗初，爲南兗州刺史、都官尚書，謀應晋安王子勛爲逆，伏誅。

祇弟楷秘書郎，爲元凶所殺，追贈通直郎。

楷弟瞻，晋安太守，與子勛同逆，伏誅。

劉韞

瞻弟韞字彦文，步兵校尉，宣城太守。子勛爲亂，大衆屯據鵲尾，攻逼宣城。于時四方牧守，莫不同逆，唯韞棄郡赴朝廷，太宗嘉其誠，以爲黄門郎，太子中庶子，侍中，加荆、湘州，南兗州刺史，吴興太守。侍中，領左軍將軍。又改領驍騎將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衛將軍。改領左衛將軍、散騎常侍、中領軍。昇明元年，謀反伏誅。韞人才

定要使各級有合適的人選，這樣或許能不須過於煩勞而取得太平安定。"芍陂有萬畝良田，因堤壩水堰廢壞已久，夏秋之時常常爲乾旱所苦，義欣派遣諮議參軍殷肅巡視修理。原來有一水溝引淠水流入芍陂，但這條水溝年久失修，被樹木阻塞。殷肅砍伐雜樹清理水溝，水能够流通貫注，旱災因此得以解除。元嘉十年，義欣進號鎮軍將軍，進監爲都督。十一年夏天，入朝謁見，太祖給以隆重的禮遇和賞賜。十六年，去世，當時年紀三十六歲。追贈他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刺史不變。賜謚成王。

其子悼王劉瑾字彦瑜，官至太子屯騎校尉，元嘉三十年，被元凶殺害。世祖登位，追贈劉瑾散騎常侍。劉瑾之子劉粲早年去世，劉粲的弟弟劉纂字元續，繼承父位，官至步兵校尉。順帝昇明三年薨，遇上南齊取代劉宋，封國被取消。

劉瑾之弟劉祇字彦期，大明年間任中書郎。太宰江夏王義恭領中書監，由於五服之内的親屬不得在同一部門任職，就上表請求解除職務。世祖下詔説："過去二王兩謝都任職於崇禮，從今以後三臺五省，全都照此例處理，不必迴避。"太宗初年，任南兗州刺史、都官尚書，因策劃響應晋安王劉子勛叛逆，伏法被處死。

劉祇之弟劉楷，任秘書郎，爲元凶所殺害，追贈爲通直郎。

劉楷之弟劉瞻，任晋安太守，與劉子勛一起謀反，伏法被處死。

劉瞻之弟劉韞字彦文，任步兵校尉，宣城太守。劉子勛作亂，叛兵屯據鵲尾，進逼宣城。當時四方州郡的長官，没有一個不共同叛逆，衹有劉韞離郡奔赴朝廷，太宗對他的忠誠加以嘉獎，任命他爲黄門郎，太子中庶子，侍中，加授荆、湘州，南兗州刺史，吴興太守。任侍中，領左軍將軍。又改領驍騎將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又任侍中，領右衛將軍。又改領左衛將軍、散騎常侍、中領軍。昇明元年，因謀反伏法被處死。劉韞人品才智平庸鄙陋，因有宣城之功，很爲太

凡鄙，以有宣城之勛，特爲太宗所寵。在湘州及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此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像問曰："此何人而在輿上?"韞曰："此正是我。"其庸鄙如此。

韞弟弼，武昌太守，亦與子勛同逆，伏誅。

弟鑒，員外散騎侍郎，蚤卒。

鑒弟緦字彥龢，侍中，吳興太守，後廢帝元徽元年卒。

緦弟顥字彥明，侍中、左衛將軍，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未拜，元徽四年卒，追贈右將軍。

顥弟述，東陽太守，黄門郎，與從弟秉同逆，事敗走白山，追禽伏誅。

義欣弟義慶，出繼臨川烈武王道規。

劉義融　劉覬

義慶弟義融，永初元年，封桂陽縣侯，食邑千户。凡王子爲侯者，食邑皆千户。義融歷侍中，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於用短楯。元嘉十八年，卒，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

子孝侯覬嗣，官至太子翊軍校尉，爲元凶所殺。世祖即位，追贈散騎常侍。無子，弟襲以子晃繼封。昇明二年，與員外散騎侍郎安成戢仁祖、荒人王武連、羽林副彭元儁等謀反，國除。

劉襲

襲字茂德，太子舍人，安成太守。晉安王子勛爲逆，襲據郡距之，子勛遣軍攻圍不能下。太宗嘉之，以爲郢州刺史，封建陵縣侯，食邑五百户。建陵縣屬蒼梧郡，以道遠，改封

宗所寵幸。在湘州和雍州時，他讓擅長繪畫的人描繪他外出巡行的旌旗儀仗等，常常自己翻閱賞玩。他曾經拿這幅圖給征西將軍蔡興宗看，興宗戲弄他，假裝不理解畫意，指着劉韞的畫像問道："這是什麼人，居然坐在輦車上?"劉韞說："此人就是我。"庸俗淺薄到了這種程度。

劉韞之弟劉弼，任武昌太守，也和劉子勛一起叛亂，後處死。

其弟劉鑒，任員外散騎侍郎，早年去世。

劉鑒之弟劉緦字彥龢，任侍中，吳興太守，於後廢帝元徽元年逝世。

劉緦之弟劉顥字彥明，任侍中、左衛將軍，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没有上任，於元徽四年去世，追贈爲右將軍。

劉顥之弟劉述，任東陽太守，黄門郎，跟堂弟劉秉一起謀反，事情敗露後逃奔白山，被追獲後處死。

劉義欣之弟劉義慶，過繼給了臨川烈武王劉道規。

劉義慶之弟劉義融，於永初元年封爲桂陽縣侯，食邑一千户。凡是王子封侯的，其食邑都是一千户。劉義融歷任侍中，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五兵尚書，領軍。劉義融有才幹善於使用短盾牌。元嘉十八年去世，追贈車騎將軍，謚號爲恭侯。

劉義融之子孝侯劉覬繼嗣，官至太子翊軍校尉，被元凶劉劭殺害。世祖即位後，追贈他爲散騎常侍。劉覬没有兒子，其弟劉襲以兒子劉晃繼承他的封號。昇明二年，劉晃與員外散騎侍郎安成人戢仁祖、鄉野之人王武連、羽林副彭元儁等謀反，封國被取消。

劉襲字茂德，任太子舍人，安成太守。晉安王劉子勛叛亂，劉襲守郡抵抗，劉子勛派軍隊包圍攻打，没有攻下。太宗嘉奬他，任命他爲郢州刺史，封建陵縣侯，食邑五百户。建陵縣屬於蒼梧郡，由於道路遥遠，改封爲臨澧縣侯。泰始

臨澧縣侯。泰始六年，卒於中護軍。追贈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忠侯。襲亦庸鄙，在郢州，暑月露㡓上聽事，綱紀正伏閤，怪之，訪問，乃知是襲。子旻嗣，昇明二年，改封東昌縣侯，與兄晃俱伏誅。

襲弟彪，秘書郎，弟寔，太子舍人，并蚤卒。寔弟爽，海陵太守。

六年，逝於中護軍任上。朝廷追贈他爲護軍將軍，加官散騎常侍，謚號爲忠侯。劉襲人品也平庸鄙陋，在郢州時，夏季暑天穿着内褲上堂，州郡主簿正在奏事，感到非常奇怪，經詢問纔知是劉襲。劉襲之子劉旻繼嗣，昇明二年，改封東昌縣侯，與其兄劉晃一起伏法被處死。

劉襲之弟劉彪，任秘書郎，其弟劉寔，任太子舍人，都早年去世。劉寔之弟劉爽，任海陵太守。

劉義宗

義融弟義宗，幼爲高祖所愛，字曰伯奴，賜爵新淦縣男。永初元年，進爵爲侯，歷黄門侍郎，太子左衛率。元嘉八年，坐門生杜德靈放横打人，還第内藏，義宗隱蔽之，免官。德靈雅有姿色，爲義宗所愛寵，本會稽郡吏。謝方明爲郡，方明子惠連愛幸之，爲之賦詩十餘首，《乘流遵歸渚》篇是也。又爲侍中、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二十一年，卒，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謚曰惠侯。愛士樂施，兼好文籍，世以此稱之。

子懷侯玠嗣，琅邪、秦郡太守。爲元凶所殺，追贈散騎常侍。無子，弟秉以子承繼封。

劉義融的弟弟劉義宗，幼年得到高祖的喜愛，字伯奴，賜與爵號新淦縣男。永初元年，晋升爲侯爵，歷任黄門侍郎，太子左衛率。元嘉八年，因劉義宗門客杜德靈發横打人，回到府内躲藏起來，劉義宗把他隱藏不報，獲罪免官。杜德靈長得非常漂亮，受到劉義宗寵愛，本來是會稽郡的小吏，謝方明執掌會稽郡，謝方明的兒子謝惠連寵幸杜德靈，爲他賦詩十幾首，《乘流遵歸渚》篇即爲此而作。劉義宗又任侍中、太子詹事，加官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元嘉二十一年，去世，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謚號爲惠侯。劉義宗喜歡讀書人，樂於施捨，同時愛好文章典籍，因此爲世人稱道。

劉義宗之子懷侯劉玠繼嗣，任琅邪、秦郡太守。他被元凶劉劭所殺害，追贈爲散騎常侍。劉玠没有兒子，其弟劉秉以兒子劉承繼承他的封號。

劉秉

秉字彦節，初爲著作郎，歷羽林監，越騎校尉，中書、黄門侍郎。太宗泰始初，爲侍中，頻徙左衛將軍，丹陽尹，太子詹事，吏部尚書。時宗室雖多，材能甚寡。秉少自砥束，甚得朝野之譽，故爲太宗所委。五年，出爲前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不拜，還復本任。復爲侍中，守秘書監，領太子詹事。未拜，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徐兗豫青冀六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

劉秉字彦節，起初爲著作郎，歷任羽林監，越騎校尉，中書、黄門侍郎。太宗泰始初年，任侍中，屢次調職，任左衛將軍，丹陽尹，太子詹事，吏部尚書。當時皇族子弟雖然很多，但是有才能者却甚少。劉秉從小就磨煉約束自己，很得朝野人士的稱贊，所以被太宗委任。泰始五年，出任前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没有到任，仍舊擔任原職。又任爲侍中，守秘書監，領太子詹事。没有上任，升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徐、兗、豫、青、冀六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後廢帝登位，改任都督郢

後廢帝即位，改都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未拜，留爲尚書左僕射，參選。元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尋領衛尉，辭不拜。桂陽王休範爲逆，中領軍劉勔出守石頭，秉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二年，加散騎常侍、丹陽尹，解吏部。封當陽縣侯，食邑千户。與齊王、袁粲、褚淵分日入直决機事。四年，遷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常侍、尹如故。順帝即位，轉尚書令、中領軍，將軍如故。

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常侍依舊。没有上任，又留京任尚書左僕射，參選。元徽元年，劉秉兼掌吏部，加授衛士五百人。不久又兼任衛尉，劉秉辭謝未受命。桂陽王劉休範叛逆，中領軍劉勔出兵駐守石頭，劉秉暫兼領軍將軍，所賜加衛士可以隨從進入宫殿。元徽二年，加授劉秉散騎常侍、丹陽尹，同時免除其吏部職務。封爲當陽縣侯，食邑一千户。劉秉與齊王、袁粲、褚淵輪流入宫值班决定國家樞密機要大事。元徽四年，升任中書令，加授撫軍將軍，常侍、尹等職位如故。順帝即位，轉任尚書令、中領軍，將軍稱號仍舊。

時齊王輔政，四海屬心，秉知鼎命有在，密懷異圖。袁粲鎮石頭，不識天命，沈攸之舉兵反，齊王入屯朝堂，粲潜與秉及諸大將黄回等謀欲作亂。本期夜會石頭，旦乃舉兵。秉素恇怯騷動，擾不自安，再餔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秉曰："今得見公，萬死亦何恨。"從弟中領軍韞，直在省内，與直閤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王。會秉去事覺，齊王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韞。韞已戒嚴，敬則率壯士直前，韞左右皆披靡，因殺之，伯興亦伏誅。粲敗，秉逾城出走，於額檐湖見擒，與二子承、俣并死。秉時年四十五。秉妻蕭氏，思話女也。元徽中，朝廷危殆，妻常懼禍敗，每謂秉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爲兒子作計。年垂五十，殘生何足吝邪。"秉不能從。

當時齊王輔佐朝政，四海歸心，劉秉知道帝位已有歸屬，暗地裏懷有反叛的圖謀。袁粲鎮守石頭，不懂得君權神授的天命，沈攸之起兵反叛，齊王入駐朝堂，袁粲秘密地與劉秉及大將黄回等人謀劃，準備作亂。本來約定當晚在石頭會集，天亮後舉兵。劉秉一向怯弱多疑，此時惶慮不安，晚飯後，就從丹陽郡用車子裝載妻女，全家奔向石頭，帶領部下幾百人浩浩蕩蕩地擠滿道路。見到袁粲以後，袁粲驚訝地説："你怎麼一下子就來了，如今大事壞了。"劉秉説："現在能够見到您，即使死去一萬次也無所遺憾。"劉秉堂弟中領軍劉韞，正在王宫禁署值班，與直閤將軍卜伯興商量，當夜一起攻打齊王。碰上劉秉離開丹陽事情被發覺，齊王晚上就派驍騎將軍王敬則拘捕劉韞。劉韞此時已采取嚴密的防備措施，王敬則率領壯士一直往前衝，劉韞手下將士都退避潰敗，於是就殺了劉韞，卜伯興也被處死。袁粲失敗，劉秉翻越城墻出逃，在額檐湖被抓住，和他的兩個兒子劉承、劉俣一起被處死了。劉秉當時四十五歲。劉秉的妻子蕭氏是思話的女兒。元徽年間，朝廷危急，劉秉的妻子常常擔心禍臨家敗，總是對劉秉説："您已經够富貴的了，所以應多替兒子們着想。年齡將近五十歲，殘年餘生哪裏值得如此捨不得呢？"劉秉没能聽從她的意見。

秉弟諠，奉朝請。

劉秉之弟劉諠，任奉朝請。

劉遐

謨弟遐字彥道，亦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與嫡母殷養女雲敷私通，殷每禁之。殷暴病卒，未大殮，口鼻流血，疑遐潛加毒害，爲有司所糾。世祖徙之始安郡。永光中得還。太宗世，歷黄門侍郎，都官尚書，吴郡太守。兄秉既死，齊王遣誅之。遐人才甚凡，自諱名，常對賓客曰："孝武無道，枉我殺母。"其頑呆若此。秉當權，遐累求方伯，秉曰："我在，用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遐曰："富貴時則云不可相關，從坐之日，爲得免不?"至是果死焉。

劉謨之弟劉遐字彥道，也任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劉遐與嫡母殷氏的養女雲敷私通，殷氏常常禁阻他。殷氏突然發病去世，尚未裝入棺材，嘴巴鼻孔都流出血來，人們懷疑是劉遐偷偷下毒所害，劉遐被有關部門檢舉彈劾。世祖把他調到始安郡。永光年間纔回來。太宗時歷任黄門侍郎，都官尚書，吴郡太守。其兄劉秉死後，齊王派人殺了他。劉遐人品平庸，忌諱擔心自己名聲不好，常常對賓客説："孝武帝無道，冤枉我殺了母親。"劉遐愚呆到了這樣的地步。劉秉當權時，劉遐多次要求任州郡長官，劉秉説："我當政時用你做州官，有損於聲譽威望。"劉遐説："富貴時則説不能關照，連累坐牢之時，能免得了嗎?"到此時果然因連累坐罪而死。

劉義賓

義宗弟義賓，元嘉二年，封新野縣侯。六年，以新野荒敝，改封興安縣侯。黄門郎，秘書監，左衛將軍，位至輔國將軍、徐州刺史。二十五年，卒，追贈後將軍，謚曰肅侯。

子惠侯綜嗣。卒，子憲嗣。昇明三年，齊受禪，國除。綜弟琨，晋平太守。

劉義宗的弟弟劉義賓，於元嘉二年封爲新野縣侯。元嘉六年，因新野荒凉，改封爲興安縣侯。曾任黄門郎，秘書監，左衛將軍，官至輔國將軍、徐州刺史。元嘉二十五年去世，追贈後將軍，謚號爲肅侯。

其子惠侯劉綜繼嗣。劉綜去世，劉綜之子劉憲承嗣。昇明三年，南齊接受帝位，封國被取消。劉綜之弟劉琨，任晋平太守。

劉義綦

義賓弟義綦，元嘉六年，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知，每爲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弄。濬嘗謂義綦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何忽見苦。"其庸塞可笑類若此。歷右衛將軍，湘州刺史。孝建二年，卒，贈平南將軍，謚曰僖侯。

子長猷嗣，官至步兵校尉。昇平三年，卒，齊受禪，國除。

劉義賓的弟弟劉義綦，元嘉六年，封爲營道縣侯。劉義綦平庸淺薄没有什麽見識，常常被始興王劉濬兄弟戲弄。劉濬曾對劉義綦説："陸士衡有詩説：'營道無烈心。'他爲什麽這樣困辱伯父?"義綦説："下官本來并不認識他，怎麽料到突然困辱起我來了。"他的糊塗可笑的事大都類此。歷任右衛將軍，湘州刺史。孝建二年，去世，追贈平南將軍，謚號僖侯。

劉義綦之子劉長猷承嗣，官至步兵校尉。昇平三年去世，南齊接受帝位，封國被取消。

臨川烈武王劉道規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高祖少弟也。少倜儻有大志，高祖奇之，與謀誅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

臨川烈武王劉道規，字道則，是高祖的小弟弟。道規年輕時就風流瀟灑不凡，有遠大的志向，高祖認爲他是奇才，跟他一起謀劃誅滅桓

爲征虜中兵參軍。高祖克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收衆濟江。進平京邑，玄敗走，晋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以道規爲振武將軍、義昌太守。

玄。當時桓弘鎮守廣陵，以劉道規爲征虜中兵參軍。高祖攻下京城，道規也在同一天與劉毅、孟昶一起斬殺了桓弘，聚集衆人渡過長江。進軍平定京邑後，桓玄敗逃，晋大將軍武陵王司馬遵總理政務，任命道規爲振武將軍、義昌太守。

與劉毅、何無忌追玄。玄西走江陵，留郭銓、何澹之等固守盆口，義軍既至，賊列艦距之。澹之空設羽儀旗幟於一舫，而別在它船，無忌欲攻羽儀所在，衆悉不同，曰："澹之必不在此舫，雖得無益也。"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須言也。既不在此，則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可禽也。禽之之日，彼必以爲失其軍主，我徒咸謂已得賊帥，我勇而彼懼，懼而薄之，破之必矣。"道規喜曰："此名計也。"因往彼攻之，即禽此舫。因鼓噪倡曰："已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并以爲然。因縱兵，賊衆奔敗，即克盆口，進平尋陽。因復馳進，遇玄於峥嶸洲。道規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并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强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内實恇怯，加已經奔敗，衆無固心。决機兩陳，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師，皆以少制多，共所聞也。今雖才謝古人，豈可先爲之弱。"因麾衆而進，毅等從之，大破玄軍。郭銓與玄單舸走，江陵不復能守，欲入蜀，爲馮遷所斬。

道規與劉毅、何無忌追擊桓玄。桓玄向西逃奔江陵，留下郭銓、何澹之等固守盆口，義軍到達以後，賊軍擺開戰艦抵擋。何澹之把羽儀旌旗虛設在一條船上，本人却在另一條船上。何無忌打算進攻設有羽儀的戰船，衆將都不同意，説："何澹之必定不在這艘船上，即使得手也没有什麽用處。"何無忌説："何澹之不在此船，本來不消説得，既然他不在此船，那麽此船兵力必定薄弱，我軍以精兵攻打它，一定可以奪取它。奪取之時，敵軍必定認爲喪失了主將，我軍將士則都會認爲已經擒得賊軍主帥，這樣我軍勇氣倍增而敵軍膽戰心驚，乘其恐慌時向他們進攻，就一定能打敗敵人了。"道規高興地説："這是妙計啊！"於是向那艘戰船發起進攻，很快奪取了此船。義軍趁機擊鼓呼叫："已經斬了何澹之！"賊軍士卒和義軍都認爲是真的。於是大舉進軍，賊兵奔逃潰敗，就攻下了盆口，進而平定尋陽。義軍又馳驅前進，在峥嶸洲碰上了桓玄。道規等士兵當時不滿一萬人，而桓玄士卒有幾萬人，衆人都畏懼他，想退回尋陽。道規説："不行。敵衆我寡，兵勢强弱不同，現在如果畏縮不前，一定會被敵人趁機打垮。即使撤回尋陽，難道又能穩固防守？桓玄雖然欺世盗名爲英雄豪傑，其實内心懦弱膽怯，加上他已經奔逃失敗，軍衆鬥志并不堅定。兩軍對壘决戰，將帥勇者勝。往昔漢光武帝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戰，都是以少勝多，這是人所共知的。現在我雖然才能遜於古人，難道就可以先示弱嗎？"於是揮軍前進，劉毅等也跟着，大敗桓玄的軍隊。郭銓與桓玄乘單船逃走，由於江陵不再能守，打算進入四川，被馮遷斬殺。

義軍遇風不進，桓謙、桓振復據江陵，毅留巴陵，道規與無忌俱進攻桓謐於馬頭，桓蔚於寵洲，皆破之。

義軍遇上大風不得前行，桓謙、桓振重又占據江陵，劉毅留駐巴陵，道規與何無忌一起向盤據馬頭的桓謐、盤據寵洲的桓蔚進攻，打敗了他

無忌欲乘勝直造江陵，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群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勝。且可頓兵養鋭，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也。"無忌不從，果爲振所敗。乃退還尋陽，繕治舟甲，復進軍夏口。僞鎮軍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山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於是毅攻魯山城，道規、無忌攻偃月，并克之，生禽仙客、山圖。其夕，該遁走，進平巴陵。謙、振遣使求割荆、江二州，奉歸晋帝，不許。會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攻襄陽，僞雍州刺史桓蔚走江陵。宗之進至紀南，振自往距之，使桓謙留守。時毅、道規已次馬頭，馳往襲，謙奔走，即日克江陵城。振大破宗之而歸，聞城已陷，亦走。無忌翼衛天子還京師，道規留夏口。江陵之平也，道規推毅爲元功，無忌爲次功，自居其末。進號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

時荆州、湘、江、豫猶多桓氏餘燼，往往屯結。復以本官進督江州之武昌、荆州之江夏隨郡義陽綏安、豫州之西陽汝南潁川新蔡九郡諸軍事，隨宜剪撲，皆悉平之。以義勛封華容縣公，食邑三千户。遷使持節、都督荆寧秦梁雍六州司州之河南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將軍如故。辭南蠻以授殷叔文。叔文被誅，乃復還領。善於爲治，刑政明理，士民莫不畏而愛之。劉敬宣征蜀不克，道規以督統降爲建威將軍。

盧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彦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爲賊黨荀林

們。何無忌打算乘勝直向江陵，道規説："依照兵法，前進後退是有時機的，不可隨便進軍。桓氏世代盤據西楚，那一群小人都爲他們賣命效勞，桓振勇蓋三軍，難以跟他們硬拼。我們暫時停止前進，養精蓄鋭，慢慢地用計策來牽制他們，不必擔心不能打垮他們。"何無忌没有聽從，果然被桓振打敗。衹好退回尋陽，修繕舟船鎧甲，再進軍夏口。僞鎮軍將軍馮該駐守夏口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屯據魯山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衛偃月壘。於是劉毅攻打魯山城，道規、無忌攻打偃月壘，都攻下了，活捉了桓仙客、孟山圖。當晚，馮該逃走，義軍進軍平定巴陵。桓謙、桓振派遣使者請求割讓荆州、江州，奉還晋帝，朝廷没有同意。適逢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攻打襄陽，僞雍州刺史桓蔚逃奔江陵。魯宗之進抵紀南，桓振親自前往抵禦，讓桓謙留守江陵。當時劉毅、道規已進駐馬頭，迅速前往襲擊，桓謙奔逃，當日攻下了江陵城。桓振大敗魯宗之後回軍，聽説江陵城已陷落，也逃走了。何無忌護衛天子回到京師，道規留守夏口。在平定江陵的戰役中，道規推劉毅爲頭功，何無忌爲次功，自居末功。提升爲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仍任義昌太守。

當時荆州、湘、江、豫仍然有很多桓氏餘黨到處集結。道規又以原任官職晋升督江州之武昌，荆州之江夏、隨郡、義陽、綏安，豫州之西陽、汝南、潁川、新蔡九郡諸軍事，他相機處理，剪除撲滅，全都平定。以平叛的功勞封爲華容縣公，食邑三千户。遷任使持節，都督荆、寧、秦、梁、雍六州司州之河南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將軍稱號不變。道規辭謝了南蠻校尉一職，轉授殷叔文。殷叔文被誅殺後，纔又兼任此職。道規善於施政，刑法政令嚴明適當，士子庶民無不畏服而又愛戴他。劉敬宣伐蜀没有成功，道規因監督統率有責，降爲建威將軍。

盧循入寇進逼京都，道規派遣司馬王鎮之和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彦之等奔赴支援朝廷，到了尋陽，被賊黨荀林擊敗。盧循就以荀林

所破。循即以林爲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已克京邑。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爲荆州刺史，厚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林屯江津，謙軍枝江，二寇交逼，分絶都邑之問。荆、楚既桓氏義舊，并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

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馬迎之，宗之感悦。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彦之與宗之共擊，道規曰："盧循擁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荀林更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决。"乃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諸軍攻謙。諸將佐皆固諫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静。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脱有差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荀林愚竪，無它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解南蠻校尉印以授諮議參軍劉遵。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大敗，單舸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涌口，林又奔散。劉遵率軍追林，至巴陵，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内虚實，咸欲謀爲内應。至是參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進號征西將軍。先是，桓歆子道兒逃于江西，出擊義陽郡，與盧循相連結，循使蔡猛助之。道規遣

爲南蠻校尉，分兵配給他，讓他乘勝攻打江陵，并揚言説徐道覆已攻下京都。而桓謙從長安入蜀以後，譙縱任命桓謙爲荆州刺史，大加資助，讓桓謙與其大將譙道福一同入侵江陵，正好與荀林會合。荀林屯集於江津，桓謙駐扎在枝江，兩股敵人一齊進逼，隔斷了與京城的音訊。荆、楚一帶是桓氏的故交舊部，都懷有異心。道規於是召集將士，告訴他們説："桓謙現在在京城附近，得知此事的人很有離城投奔之意。我們從東邊來的文武官員足以成事。有人如果打算離開的話，我本來就不阻止。"於是晚上打開城門，到天亮都不關閉，衆人都畏服，没有離開的。

雍州刺史魯宗之帶領數千人從襄陽趕來，有人認爲魯宗之真心難以預測，道規却單騎前去迎接，宗之感動誠服。衆人的意見是想派檀道濟、到彦之和魯宗之一起去攻打敵軍，道規説："盧循阻塞長江中游，煽動鼓吹叛亂，桓謙、荀林更和他沆瀣一氣。人人懷有危懼之意，没有誰具有堅定的信念，成敗的關鍵，就在此一舉。我若不親自前去，大事難以了結。"於是讓魯宗之留守，把他當作心腹來委托，然後率衆軍攻打桓謙。衆將領都堅持進諫説："現在遠離江陵去討伐桓謙，難保必勝。荀林近在江津，窺伺我方的舉動。如果攻城，宗之不一定能够守住，倘若出現差失，大事就完了。"道規説："各位不懂用兵的機謀。荀林是愚蠢小子，没有别的什麽巧計，他以爲我離去不遠，肯定不敢來攻城。我此番攻取桓謙，一定能戰勝，在荀林遲疑不定的時候，我已收兵返回。桓謙潰敗後荀林將嚇破了膽，哪裏能顧得上進攻。且宗之一人守城，怎麽就會支持不了幾天。"道規解下南蠻校尉大印授給諮議參軍劉遵。驅軍前往進攻桓謙，水陸兩路大軍齊頭并進，桓謙大敗，乘一條船逃走，企圖順流而下投奔荀林，被追獲斬殺。道規回軍至涌口，荀林又奔逃潰敗。劉遵率軍追趕，追到巴陵，斬了荀林。當初，桓謙到達枝江時，江陵官民都給桓謙去信，報告城内情況，都打算給桓謙當内應。到此時被參軍曹仲宗查獲，道規把這些信全都燒了，一概不看，衆人於是大爲安心。道規晋升爲征西將

參軍劉基破道兒於大薄，臨陳斬猛。

軍。在此之前，桓歆的兒子桓道兒逃到長江以北地區，出擊義陽郡，與盧循聯係勾結，盧循讓蔡猛幫助他。道規派參軍劉基在大薄打敗了桓道兒，陣前斬殺了蔡猛。

徐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師，遣道覆上爲刺史，江、漢士庶感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爲游軍，自距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横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盆口。初使遵爲游軍，衆咸云："今强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割削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衆乃服焉。

徐道覆帶兵三萬突然來到破冢，此時魯宗之已返回襄陽，追召他回來已來不及，人心大爲震動。有人又傳言盧循已攻下了京師，派遣徐道覆上江陵任刺史，但江、漢一帶士民都感激道規燒信的恩德，不再有二心。道規派劉遵帶兵游動作戰，自己在豫章口抵擋徐道覆。儘管先頭部隊失利，道規豪邁的氣概却更加高昂，激勵三軍戰士，劉遵從外面攔腰衝殺，大敗徐道覆。斬敵一萬多，加上投水死的，幾乎全部殲滅，徐道覆乘一條船逃回盆口。起先派劉遵流動作戰時，衆人都説："如今强敵當前，祇擔心兵少，不應當減少現有的兵力，安排到没用的地方。"等到打敗了徐道覆，果然得到了流動部隊的助力，衆人這纔服了道規。

遵字慧明，臨淮海西人，道規從母兄蕭氏舅也。官至右將軍、宣城内史、淮南太守。義熙十年，卒，追贈撫軍將軍。追封監利縣侯，食邑七百户。

劉遵字慧明，臨淮海西人，是道規姨表兄蕭氏的舅舅。官至右將軍、宣城内史、淮南太守。義熙十年去世，追贈撫軍將軍。追封監利縣侯，食邑七百户。

道規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固辭。俄而寢疾，改授都督豫江二州揚州之宣城淮南廬江歷陽安豐堂邑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故。以疾不拜。八年閏月，薨于京師，時年四十三。追贈侍中、司徒。加班劍二十人。謚曰烈武公。平桓謙功，進封南郡公，邑五千户。高祖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王，食邑如先。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爲嗣。

道規升號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道規堅決辭謝。不久卧病，改授都督豫江二州揚州之宣城淮南廬江歷陽安豐堂邑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故。因爲疾病而没有上任。義熙八年閏月，薨於京師，時年四十三歲。追贈侍中、司徒，加班劍武士二十人。謚爲烈武公。又因平定桓謙的功勞，進封南郡公，食邑五千户。高祖受命登基以後，追贈道規大司馬，追封臨川王，食邑户數與先前一樣。道規没有兒子，以長沙景王的次子劉義慶爲繼承人。

劉義慶　鮑照

初，太祖少爲道規所養，高祖命紹焉，咸以禮無二繼，太祖還本，而定義慶爲後。義慶爲荆州，廟主當隨

起初，太祖從小就爲道規所撫養，高祖命太祖繼承道規，大家都認爲依據禮法没有一人爲二人的繼嗣，太祖因而回歸高祖，而確定劉義慶爲

往江陵，太祖詔曰："褒崇道勛，經國之盛典；尊親追遠，因心之所隆。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體道欽明，至德淵邈，睿哲自天，孝友光備。爰始協規，則翼贊景業；陵威致討，則克剪梟鯨。逮妖逆交侵，方難孔棘，勢逾累棊，人無固志。王神謨獨運，靈武宏發，輯寧内外，誅覆群凶，固已化被江漢，勛高微管，遠猷侔於二南，英雄邁於兩獻者矣。朕幼蒙殊愛，德蔭特隆，豐恩慈訓，義深情戚，永惟仁範，感慕纏懷。今當擁移寢祏，初祀西夏，思崇嘉禮，式備徽章，庶以昭宣風度，允副幽顯。其追崇丞相，加殊禮，鸞輅九旒，黄屋左纛，給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侍中如故。"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薨，祭皆給鸞輅九旒，黄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一部，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

道規的後代。義慶執掌荆州，宗廟牌位應當隨他遷往江陵，太祖下詔書説："嘉奬推崇道德功業，是治理國家的典章制度；尊崇父母追念先人，是親善仁愛之心所崇尚的。已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體行聖道明察，高尚品德深遠，天賦神聖明智，具備孝友的美德。開始參與謀略，就輔佐成就大業；奉命興師問罪，則剪除消滅强敵。在惡黨逆賊交相侵犯時，國道艱危，勢如累棋子，人們都喪失了堅定的信念。而臨川烈武王獨自運用神謀，奮發神威聖武，安撫内外，蕩除群凶，本已仁化遍及江漢，功業高比管仲，雄圖大略直追周公、召公，英明勇武超越河間王和沛獻王了。朕幼年承蒙他特異的愛護，蔭庇特别隆厚，大恩教誨，義深情親，令我永遠思念他仁義的楷模，感念仰慕之情纏繞心間。此次扶其神主遷移，初次到荆州祭祀，打算尊崇嘉禮，施以奬勵，希望以此明宣其風采氣度，符合存者亡者的願望。追崇其爲丞相，予以特殊的禮遇，賜鸞輅九旒，黄屋左纛，配給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侍中官號如故。"到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來去世時，祭祀中都配給鸞輅九旒，黄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一部，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武士一百人。

義慶幼爲高祖所知，常曰："此我家豐城也。"年十三，襲封南郡公。除給事，不拜。義熙十二年，從伐長安，還拜輔國將軍、北青州刺史，未之任，徙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復督淮北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并如故。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徵爲侍中。元嘉元年，轉散騎常侍，秘書監，徙度支尚書，遷丹陽尹，加輔國將軍、常侍并如故。

劉義慶幼時就爲高祖賞識，高祖常説："這孩子是我家豐城啊！"十三歲時，襲封南郡公。任命爲給事，没有上任。義熙十二年，跟隨征伐長安，返回後拜官輔國將軍、北青州刺史，還没有到職，調任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又督淮北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等職均不變。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徵爲侍中。元嘉元年，轉散騎常侍，秘書監，調任度支尚書，遷丹陽尹，加輔國將軍和常侍的官職依舊保留。

時有民黄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徙送避孫仇，義慶曰："案《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雖遇市朝，鬥不反兵。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含戚枕戈，義許必報。至於親戚爲戮，骨肉相殘，故道乖常憲，記無定

當時有百姓黄初的妻子趙氏殺了兒媳婦，遇上赦免，應轉送他處避開孫子報仇，義慶説："查考《周禮》，對殺父母的仇人，與之不共戴天，即使是躲避到極遠的地方在街上遇到，也要以隨身所帶的武器跟他拼鬥。因爲這是極大的冤仇，依理不可改變其志向，懷着憂傷爲父母復仇

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仇祖之文。况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仇。臣謂此孫忍愧衔悲，不違子義，共天同域，無虧孝道。”

情殷志切，依義也允許一定要報仇。至於親戚之間相鬥，骨肉之間相殘，本來在道理上就背離了通常的法則，在典籍中没有確定的依據，應在法令之外探求，根據人之常情來加以裁定。而且禮制中還有寬宥過失的做法，而法律中却無報復父母輩的條文。况且趙氏行凶，根源在於喝醉了酒，從其動機與行爲來看，事故發生都因其年老昏亂。難道能够把昏亂的祖母，等同於一般路人的深仇大恨？臣以爲這位孫子忍受愧辱隱含悲仇，并不違背作兒子的道義，與祖母共地同天，并不損害孝道。”

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星犯右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求外鎮。太祖詔譬之曰：“玄象茫昧，既難可了。且史家諸占，各有異同，兵星王時，有所干犯，乃主當誅。以此言之，益無懼也。鄭僕射亡後，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禄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晋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天道輔仁福善，謂不足横生憂懼。兄與後軍，各受内外之任，本以維城，表裏經之，盛衰此懷，實有由來之事。設若天必降災，寧可千里逃避邪？既非遠者之事，又不知吉凶定所，若在都則有不測，去此必保利貞者，豈敢苟違天邪。”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加中書令，進號前將軍，常侍、尹如故。

元嘉六年，加封爲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星運行侵入右執法星，義慶擔心有災禍發生，乞求外放任地方長官。太祖下詔開導他説：“天象幽暗不明，本已難以明察。况且史官的多種預測，各有不同，兵星旺盛之時，有所衝犯，就預示會有誅殺。由此説來，更没有什麽可恐懼的。鄭僕射死後，左執法星曾經出現變異情况，而王光禄至今仍然平安無事。日食三天，是天下最大的忌諱，晋孝武帝初年有過這種異變，那孝武帝不過是個庸主罷了，最終也没有什麽情况發生。天意總是輔佐仁人而降福於善士，對此不值得無謂地産生憂慮恐懼。兄與後軍分别承擔朝廷和地方之任，根本上都是保衛國家，治理内外，盛衰禍福的到來，實在有它産生的原因。假如上天真的要降下災禍，難道在千里之外就能逃避嗎？既然不知道吉凶究竟降在什麽地方，假若認爲在都城會有不測，離開都城就能保有吉祥順利，但怎敢這樣做去違背天意呢。”義慶一再請求解除尚書左僕射的官職，於是允許了他的請求，但給他加上了中書令的官職，并進號前將軍，他原先的散騎常侍和丹陽尹的官職仍然保留。

在京尹九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强，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諸子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虚，始至及去鎮，迎送物并不受。

義慶在京尹任職九年後，出朝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荆州位居長江上游重地，地廣兵强，物資軍隊，占了全國的一半，所以高祖派自己的兒子們坐鎮。義慶因是宗族中的優異人才，因此纔格外有這一任命。義慶性格謙虚，從上任到離職，對迎來送往的禮品一概不接受。

十二年，普使内外群官舉士，義慶上表曰："詔書疇咨群司，延及連牧，旌賢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階藻曜，風猷日升，而猶詢衢室之令典，遵明臺之睿訓，降淵慮於管庫，紆聖思乎版築，故以道邈往載，德高前王。臣敢竭虚暗，祗承明旨。伏見前臨沮令新野庾寔，秉真履約，愛敬淳深。昔在母憂，毀瘠過禮，今罹父疾，泣血有聞。行成閨庭，孝著鄉黨，足以敦化率民，齊教軌俗。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恬和平簡，貞潔純素，潛居研志，耽情墳籍，亦足鎮息頹競，奬勖浮動。處士南郡師覺，才學明敏，操介清修，業均井渫，志固冰霜。臣往年辟爲州祭酒，未污其慮。若朝命遠暨，玉帛遐臻，異人間出，何遠之有。"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内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年聽遣五吏餉家。先是，王弘爲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爲《典叙》，以述皇代之美。十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晋熙新蔡三郡諸軍事、衛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如故。十七年，即本號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

元嘉十二年，朝廷廣泛號召内外群臣推舉賢士，義慶上表説："詔書訪詢百官，擴展到地方長官，要表彰嘉獎有才而位卑之人，從隱居未仕者中選拔良才。臣考慮陛下聰慧照人，規劃聖明深遠，朝廷仕途光彩明亮，風俗教化蒸蒸日上，儘管如此，皇上仍然取法唐堯徵詢民意的美好典章，遵循黄帝立明臺以聽善納諫的聖明準則，對管庫之吏予以深切的關懷，對工匠小民給以聖慈的牽念，因而聖上治道超過古代，德行高於前王。臣豈敢不竭盡愚昧之見，敬奉聖旨。臣竊見前任臨沮令新野人庾寔，持心公正、躬行簡約，親愛恭敬之心深厚。過去在母親喪事時極度哀痛損傷了身體，超過了常禮，如今又遇父親患病，憂傷泣血也爲人所傳聞。此人德行修成於門庭，孝道顯明於鄉里，足以敦厚教化、爲民表率，整肅治教，規範風俗。先前徵召的奉朝請武陵人龔祈，恬静沖和，平正簡約，忠貞高潔，純正質樸，此人隱居山野，砥節礪行，專心致志於古代典籍，也足以制止平息頹靡争競之風，輔助安定浮華躁動之習。隱士南郡人師覺，才能學問聰慧機敏，操行潔美，潔身自守，堅貞清白。臣往年徵召他爲州祭酒，其志慮不改。如果朝廷的策命遠播四方，徵聘的玉帛送達邊鄙，英才俊傑將會迭相出現，還有什麽山高地遠呢?"義慶注意體恤部屬，州郡管轄範圍之内官長的父母長輩，如果没有跟隨在官署居住，每年允准派遣五吏饋贈家室。在此之前，王弘執掌江州，也有這種制度。義慶在州任八年，受到西部當地人民的信賴。撰寫《徐州先賢傳》十卷，上奏書獻給了皇上。又仿照班固《典引》作《典叙》，來記述當朝的盛美。十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晋熙新蔡三郡諸軍事、衛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如故。十七年，以本號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不久加授開府儀同三司。

爲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才詞雖不多，然足爲宗室之表。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養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以世

義慶生性簡約樸素，嗜好很少，喜歡文義，辭章雖然不太多，但足以作爲宗族中的表率。出任各處藩鎮要職，没有發生輕浮淫逸的過失，祇是晚年尊奉贍養僧侣，導致耗費不少。年少時善

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吴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并爲辭章之美，引爲佐史國臣。太祖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

於騎馬，年長後認爲人世間的道路艱難，不再乘騎。招集會聚文學之士，不論遠近都一定到來。太尉袁淑，文采冠絶一時，義慶在江州任上，聘請袁淑爲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如吴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都是詩文高手，義慶皆引用爲僚佐屬官。太祖給義慶去信，常常特别注意斟酌文句。

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文甚遒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其辭曰：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犧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岳，雕篆素，昭德垂勛，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大蚓，爰定祥曆，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眦，而美溢金石，詩人於是不作，頌聲爲之而寢，庸非惑歟。

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符應龍之精，俯協河龜之靈，君圖帝寶，粲爛瑰英，固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兹二十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上下含熙；文同軌通，表裏禔福。耀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表，夷貉懷惠。恤勤秩禮，罷露臺之金；紓國振民，傾鉅橋之粟。約違迫脅，奢去泰甚。燕無留飲，畋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據正。顯不失心，幽無怨氣。精照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杖斧之臣，號令不嚴而自肅，無辱鳳舉之使，靈怪

鮑照字明遠，文辭富贍俊逸，曾經創作古樂府，辭句很是剛健優美。元嘉年間，黄河、濟水都變得清澈純净，當時視爲吉祥的徵兆，鮑照作《河清頌》，序文十分精巧。文章説：

我聽説善於談論天道的人，必定要驗證人事；擅長評議古代的人，首先會考核當今政績。黄帝、伏羲以來，悠悠歲月中，人們在山岳上刻石記功，在素帛上繪飾篆書，宣揚美德、垂示偉勛，這種事情可以説是很多了。而史官編寫唐堯的功勞，記有"格於上下"，樂官記載文王的操行，稱道"於昭於天"。天賜白狐黑玉，昭示帝王受命的徵兆，出現大牛神蚓，奠定吉祥的曆象，白魚赤烏使君臣眉飛色動，嘉禾白雉使群臣互相禮讓，那時物品不豐足，而鐘鼎碑石上布滿了贊美之辭，詩人於是不創作，歌功頌德的贊美之聲因此而止息，這豈不是糊塗嗎？

自從我皇宋承受天命以來，上與應龍之精靈契合，下與黄河神龜的神明一致，河圖、符璽，燦爛絢麗，事業本來就比過去的年代更光輝，比前人的功績更華美了。皇上即位登基，迄今已二十四年。教化普施，聖恩深廣。萬事妥貼，上下洋溢着祥和的氣氛；書同文、車同軌，朝野安寧幸福。華夏中原德化明揚，百姓懂得禮儀謙讓；光輝普照邊遠蠻荒，夷貉百族懷念恩惠。撫慰辛勤、分辨貴賤，減省建造露臺的資金；寬舒國政、救濟百姓、盡散鉅橋庫藏的糧食。提倡儉約，去除奢華。不興盛大宴會，不行田獵游樂。訪求傑出人才，寬待正直人士。當朝者無異心，在野者無怨氣。精神光耀日月，而事功明洞天意。因此，不必煩勞持斧

不召而自彰。萬里神行，飆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柝。冀馬南金，填委内府；馴象西爵，充羅外囿。阿紈綦組之饒，衣覆宗國；漁鹽杞梓之利，傍贍荒遐。士民殷富，五陵既有慚德；宫宇宏麗，三川莫之能比。閭閈有盈，歌吹無絶。朱輪叠轍，華冕重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游禁園。金芝九莖，木禾六刃，秀銅池，發膏畝。宜以協調律吕，謁薦郊廟，烟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昧旦夙興，若有望而未至，閎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藴舞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内，三靈佇眷，九壤注心，既有日矣。

樹威的臣屬，號令不必嚴峻而上下自然整肅，無須遣動奉命巡行的使者，靈怪不用徵召就會自動現身。如神行萬里却輕塵不起一樣功效迅捷。農夫商販可以在野外安居，邊疆太平無須巡夜打更。冀北名馬和南國金玉，堆滿皇家倉庫；馴象西爵，紛集帝王園囿。齊地所産細帛絲綢，豐富得可以裝扮全國人民；漁鹽杞梓一類産品，利潤可以向外供給荒遠之地。士民富庶，令漢代五帝也感到慚愧；房屋恢宏綺麗，連河、洛、伊三川之地也不能與之相比。家家户户有盈餘，歌舞音樂無休止。精美彩車前後相繼，華貴冠冕比肩接踵。這種盛况何止是世無窮人、與民生息、外族來朝、制止私營鹽鐵就能概括得了的呢。因此祥瑞頻現，吉兆尤盛，青丘之九尾狐、丹穴之鳳凰鳥，來阿閣栖息，在禁苑游戲。九莖金芝，六仞木禾，在銅池中開花，在沃野裏生長。人們將這些瑞景譜寫成歌曲，進奏於郊廟，有如雲烟瀰漫，記不勝記。然而聖上仍然黎明即起，仿佛還有夙願没有實現，規劃宏圖遠景，似乎有所追求而恐不及，認爲一切均靠神明的恩賜，推辭而不居功。因此，玉碑金函在盛大的慶典上棄置不用；祭謁天神，巡視四方，并不自許教化深廣。作歌譜曲的人士，歌頌之意溢於言表，入朝陪侍之群臣，内心充滿稱揚之意，天、地、人三靈關切，四海九州上下傾心，這種狀况已有多日了。

歲宫乾維，月躔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也。然則古人所不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大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

歲在西北，時至陽春，滔滔黄河、浩浩濟水，本非同源而一時俱清，清波萬里，碧瀾無邊。這的確是絶代奇觀、昭示皇帝聖明的景象啊！俗話説："影子緊隨標竿，瑞象依從德行。"這就是它的驗證啊！孔子説"鳳凰不飛來了，黄河也没有圖畫出來了"。《左傳》上説："等待黄河澄清，人的壽命能有幾何！"都是哀傷此種壯觀的景象不可能見到。然而古人所未能見到的，如今全都見到了。孟子説："千年出一聖人，如旦暮一般稍縱即逝。"難道這不是巍巍大觀嗎？四

群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惇風遷俗，文教也。誅棰逋羯，束顙絳闕，武功也。鳴鳥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協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爲讓。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韙命，潤色縢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施金羈於後。絶景揚光，清埃繼路，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乃臣子舊職，國家通義，不可輟也。臣雖不敏，寧不勉乎。

皇六帝，樹立名聲長久傳世，是奠定帝王之業。恩惠普施衆生，國家富强政簡刑清，是建立盛大的恩德。制禮作樂，移風易俗，是施行禮樂教化。誅罰叛逆蠻夷，使之歸順朝廷，是成就戰績武功。鳥鳴於樹、魚躍入舟，滌清江河污穢，則是至高無上的祥瑞。帝業盛德，文教武功，既有這樣的崇高；人鬼輔佐，民神薦賢，就該有那樣的瑞應。衹有天是最偉大的，衹有堯這樣的君主纔能效法它，偉大輝煌啊！功德不讓於任何人。然而臣又聽説，力量用得不徹底，那麽美名衹能在附近流傳，道義深入人心，那麽福澤纔會廣泛流布。所以豐功偉績，使金繩函封的玉册增添光彩，盛德外現，使歌功頌德的文章得以華麗。考察上古時代則有奚斯、吉甫之流，在前駕車鳴鈴；回顧中古時期，則有相如、王褒之流，執轡緊隨其後，有如駿馬馳騁，不絶於路。班固説漢成帝的時候，上奏帝王的賦有一千多篇，文章之盛况，與三代風貌相同。由此説來，此乃臣子原有的職責，國家通行的準則，是不可輟止的。臣下儘管不聰敏，但怎能不爲此努力呢？

世祖以照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爲荆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爲亂兵所殺。

世祖任命鮑照爲中書舍人。皇上喜歡寫文章，自以爲衆人没有誰能比得上，鮑照明白他的心思，作文大多夾雜鄙俗的言句和病句，當時都説鮑照才盡，其實并不是這樣。臨海王劉子頊執掌荆州，鮑照任前軍參軍，負責公文書信等工作。子頊敗亡，鮑照被亂兵所殺。

義慶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麕入府，心甚惡之，固陳求還。太祖許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於京邑，時年四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謚曰康王。

劉義慶在廣陵，生了病，當時有白虹貫耀城頭，野鹿竄入官府的事情發生，心中甚爲忌諱，堅決陳請還京。太祖同意他解任，以本號回朝。二十一年，義慶薨於京城，時年四十二歲。追贈侍中、司空，謚號爲康王。

子哀王燁字景舒嗣，官至通直郎，爲元凶所殺。追贈散騎常侍。子綽字子流嗣，官至步兵校尉。昇明三年反，伏誅，國除。綽弟綰，早卒。

其子哀王劉燁字景舒承嗣，官至通直郎，爲元凶劉劭所殺。追贈散騎常侍。劉燁子劉綽字子流承嗣，官至步兵校尉。昇明三年謀反，被誅，封國被取消。劉綽之弟劉綰，早亡。

燁弟衍，太子舍人。衍弟鏡，宣城太守。鏡弟穎，前將軍。穎弟倩，

劉燁的弟弟劉衍，任太子舍人。劉衍之弟劉鏡，任宣城太守。劉鏡之弟劉穎，任前將軍。劉

南新蔡太守。

穎之弟劉倩，任南新蔡太守。

營浦侯劉遵考

遵考，高祖族弟也。曾祖淳，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官至正員郎。祖巖，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内史。

劉遵考，是高祖的同族弟弟。他的曾祖父劉淳，是劉裕曾祖父武原令劉混的弟弟，官至正員郎。他的祖父劉巖，任海西令。父親劉涓子，任彭城内史。

遵考始爲將軍振武參軍，預討盧循，封鄉侯。自建威將軍、彭城内史隨高祖北伐。時高祖諸子并弱，宗室唯有遵考。長安平定，以督并州司州之北河東北平陽北雍州之新平安定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關中失守，南還，除游擊將軍，遷冠軍將軍。晋帝遜位居秣陵宫，遵考領兵防衛。高祖初即大位，下推恩之詔，曰："遵考服屬之親，國戚未遠，宗室無多，宜蒙寵爵，可封營浦縣侯，食邑五百户。"以本號爲彭城、沛二郡太守。

劉遵考起初任將軍振武參軍，參與征討盧循，封爲鄉侯。自任建威將軍、彭城内史起跟隨高祖北伐。當時高祖的兒子們都幼弱，宗室中衹有遵考一人。長安平定後，任督并州司州之北河東北平陽北雍州之新平安定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守蒲坂。關中失守後，回到南方，任命爲游擊將軍，升爲冠軍將軍。晋帝退位居住秣陵宫，遵考帶兵防衛。高祖剛登帝位，下推恩詔書，説："遵考是五服之内的親屬，皇親不遠，皇族不多，應當蒙受尊榮的爵位，可封爲營浦縣侯，食邑五百户。"以本號任彭城、沛二郡太守。

景平元年，遷右衛將軍。元嘉二年，出爲征虜將軍、淮南太守。明年，轉使持節，領護軍，入直殿省。出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遵考爲政嚴暴，聚斂無節。五年，爲有司所糾，上不問，赦還都。七年，除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明年，督南徐兖州之江北淮南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兖州刺史，領廣陵太守。又徵爲侍中，領後軍將軍，徙太常。九年，還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坐屬疾不待對，免常侍，以侯領右衛。明年，復本官。十五年，又領徐州大中正、太子中庶子，本官如故。其年，監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前將軍、徐兖二州刺史。未之鎮，

景平元年，升任右衛將軍。元嘉二年，出任征虜將軍、淮南太守。第二年，轉任使持節，領護軍，入宫值班供職。又出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遵考施政嚴酷暴虐，聚斂財物毫無節制。五年，被有關官員檢舉，皇上没有問罪，被赦免返京都。七年，任命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第二年，任督南徐兖州之江北淮南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兖州刺史，領廣陵太守。又召爲侍中，領後軍將軍，轉爲太常。九年，升任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因患重病不能上朝應對，免除常侍，以侯爵任右衛將軍。第二年，恢復原職。十五年，又領徐州大中正、太子中庶子，本官如故。那年，監徐兖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前將軍、徐兖二州刺史。還未赴任，又留下任侍中，領左衛將軍。第二年，出任使持節、監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陽馬頭荆州之義陽四郡諸軍事、前將軍、

留爲侍中，領左衛將軍。明年，出爲使持節、監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陽馬頭荆州之義陽四郡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二十一年，坐統内旱，百姓饑，詔加賑給，而遵考不奉符旨，免官。起爲散騎常侍、五兵尚書，遷吴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二十五年，徵爲領軍。二十七年，索虜南至瓜步，率軍出江上，假節蓋。

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二十一年，治内乾旱百姓饑荒，皇上詔令加以賑救而遵考不遵奉詔旨，因此坐罪，免去官職。又起用爲散騎常侍、五兵尚書，升爲吴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二十五年，徵爲領軍。二十七年，索虜南侵至瓜步，遵考率軍出於長江上，假節蓋。

三十年，復出爲使持節、監豫州刺史。元凶弑立，進號安西將軍，遣外監徐安期、仰捷祖防守之。遵考斬安期等，起義兵應南譙王義宣，義宣加遵考鎮西將軍。夏侯獻率衆至瓜步承候世祖，又坐免官。孝建元年，魯爽、臧質反，起爲征虜將軍，率衆屯臨沂縣，仍除吴興太守。明年，徵爲湘州刺史，未行，遷尚書左僕射。三年，轉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復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右衛率。明年，又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五年，復還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禄大夫，常侍如故。明年，轉左僕射，常侍如故。又領徐州刺史、大中正、崇憲太僕。前廢帝即位，還特進、右光禄大夫，常侍、太僕如故。景和元年，出督南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宗即位，以爲侍中、特進、右光禄大夫，領崇憲太僕。給親侍三十人。崇憲太后崩，太僕解，餘如故。泰始五年，賜几杖，太官四時賜珍味，疾病太醫給藥，固辭几杖。後廢帝即位，進左光禄大夫，餘如故。元徽元年卒，時年八十二。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謚曰元公。遵考無才能，直以宗室不遠，故歷朝顯遇。年老有疾失明。

三十年，又出任使持節、監豫州刺史。元凶弑君自立，提升遵考爲安西將軍，派外監徐安期、仰捷祖防守他。遵考斬徐安期等，發動義兵響應南譙王劉義宣，義宣加遵考爲鎮西將軍。夏侯獻率衆兵到瓜步侍奉問候世祖，遵考又獲罪免去官職。孝建元年，魯爽、臧質反叛，朝廷起用遵考爲征虜將軍，帶兵駐守臨沂縣，仍任職爲吴興太守。第二年，徵爲湘州刺史，没有前行，升爲尚書左僕射。三年，轉任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又任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右衛率。第二年，又任命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五年，又升爲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禄大夫，常侍如故。第二年，轉任左僕射，常侍如故。又領徐州刺史、大中正、崇憲太僕。前廢帝即位，升爲特進、右光禄大夫，常侍、太僕如故。景和元年，出任督南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宗即位，以遵考爲侍中、特進、右光禄大夫，領崇憲太僕。配給親侍三十人。崇憲太后崩，解除太僕職，其餘官職如故。泰始五年，賜給遵考几杖，由太官一年四季賜與他珍饈，生病由太醫配給藥物，遵考堅决辭謝几杖。後廢帝即位，提升爲左光禄大夫，其餘官職如故。元徽元年去世，時年八十二歲。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謚爲元公。遵考没有什麽才能，衹是因爲是皇族中的近親，所以歷朝都顯赫得志。年老時眼睛有病失明。

子澄之，順帝昇明末貴達。

遵考之子澄之，順帝昇明末年尊貴顯達。

劉琨之

澄之弟琨之，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作亂，以爲中兵參軍，不就，縶繫數十日，終不受，乃殺之。追贈黄門郎。詔吏部尚書謝莊爲之誄。

澄之的弟弟琨之，任竟陵王劉誕司空主簿，劉誕作亂，任命他爲中兵參軍，没有就任，就關押幾十天，始終不肯受命，就把他殺了。朝廷追贈爲黄門郎。下詔讓吏部尚書謝莊給他作誄文。

劉思考

遵考從弟思考，亦被遇，歷朝官，極清顯，爲豫章、會稽太守，益、徐州刺史，凡經十郡三州。泰始元年，卒於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時年七十五。追贈特進，常侍、光禄如故。

遵考的堂弟思考，也受到恩遇，歷任朝官，極爲清要顯達，任豫章、會稽太守，益州、徐州刺史，共任職十郡三州。泰始元年，逝於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任上，時年七十五歲。追贈特進，常侍、光禄如故。

史臣曰：餘妖内侮，偏衆西臨，荀、桓交逼，荆楚之勢危矣。必使上略未盡，一算或遺，則城壞壓境，上流之難方結。敵資三分有二之形，北向而争天下，則我全勝之道，未可或知。烈武王覽群才，揚盛策，一舉磔勍寇，非曰天時，抑亦人謀也。降年不永，遂不得與大業始終，惜矣哉！

史臣曰：逆賊寇逼京邑，流匪由西入侵，荀林、桓謙交相進逼，荆楚的形勢非常危急了。如果計策方略有所遺漏，一次謀劃失誤，則城池失陷，敵兵壓境，長江上流將兵連禍結。敵人憑藉三分之地有其二的形勢，北向與我争奪天下，那麽我方是否能大獲全勝，不可預料。烈武王攬取群才，施展良策，一舉斬殺强敵，不僅靠了天時，然而也是得力於人謀。享年不長，不能與大業共始終，可惜啊！

宋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二

庾悦　王誕　謝景仁（弟）述　袁湛（弟）豹　褚叔度

庾悦

庾悦字仲豫，潁川鄢陵人也。曾祖亮，晋太尉。祖羲，吴國内史。父准，西中郎將、豫州刺史。

悦少爲衛將軍琅邪王行參軍、司馬，徙主簿，轉右長史。桓玄輔政，領豫州，以悦爲别駕從事史。遷驍騎將軍。玄篡位，徙中書侍郎。高祖定京邑，武陵王遵承制，以悦爲寧遠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内史。以病去職。

鎮軍府版諮議參軍，轉車騎從事中郎。劉毅請爲撫軍司馬，不就。遷車騎中軍司馬。從征廣固，竭其誠力。盧循逼京都，以爲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恒農揚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從東道出鄱陽。循遣將英糾千餘人斷五畝嶠，悦破之，進據豫章，絶循糧援。

初，毅家在京口，貧約過常，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悦爲司徒右長史，暫至京，要府州僚佐共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悦相聞，曰："身久躓頓，嘗一游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能以此堂見讓。"悦素豪，徑前，不答毅語。衆人并避之，唯毅留射如故。悦厨饌甚

庾悦字仲豫，潁川鄢陵人。他的曾祖父庾亮，是晋朝太尉。祖父庾羲，是吴國内史。父親庾准，任西中郎將、豫州刺史。

庾悦年少時擔任衛將軍琅邪王行參軍、司馬，調任主簿，轉任右長史。桓玄輔佐朝政，兼理豫州，任命庾悦爲别駕從事史。又升爲驍騎將軍。桓玄篡位後，庾悦調任中書侍郎。高祖平定京邑，武陵王司馬遵奉命總理政務，任命庾悦爲寧遠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内史。因病而離職。

鎮軍府版授庾悦諮議參軍，又轉任車騎從事中郎。劉毅召請他爲撫軍司馬，没有上任。升爲車騎中軍司馬。跟隨征討廣固，竭誠效力。盧循進逼京都時，庾悦被任命爲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恒農揚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率軍從東道出抵鄱陽。盧循派遣將領英糾帶一千餘人攔截於五畝嶠，庾悦擊敗了他們，進駐豫章，斷絶了盧循的糧草後援。

起初，劉毅家在京口，非常貧困，劉毅曾與鄉里士大夫到東堂一起練習射箭。當時庾悦爲司徒右長史，曾短時來到京口，邀軍政屬官一起去東堂。劉毅已經先到，遣人通報庾悦，説："本人長期困頓，謀劃一次聚集學習很不容易。您是走運順心的人，到哪兒都可以舒暢如意，希望把此堂讓給我使用。"庾悦素來强横，徑自往前走，没有回答劉毅的話。衆人都避讓離去，衹有劉毅

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悦甚不歡，俄頃亦退。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悦又不答。盧循平後，毅求都督江州，以江州内地，治民爲職，不宜置軍府，上表陳之曰："臣聞天以盈虚爲道，治以損益爲義。時否而政不革，民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絶。自頃戎車屢駕，干戈溢境，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力弱民慢，而器運所繼。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毁，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對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單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改移，則靡遺之嘆，奄焉必及。臣謬荷增統，傷慨兼懷。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民以息務爲大，武略以濟事爲先。今兼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藉既久，遂爲常則。江州在腹心之中，憑接揚、豫，藩屏所倚，實爲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出權計。以温嶠明達，事由一己，猶覺其弊，論之備悉。今江右區區，户不盈數十萬，地不逾數千里，而統司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爲國耻。况乃地在無軍，而軍府猶置，文武將佐，資費非一，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其州郡邊江，民户遼落，加以郵亭嶮闊，畏阻風波，轉輸往還，常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治豫章，處十郡之中，厲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凋散，亦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休止，亦謂應隨宜并減，以簡衆費。刺史庾悦，自臨州部，甚有恤民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有防遏，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

仍留下來照常習射。庾悦備下的飯菜頗豐盛，但没有給劉毅。劉毅既不離開，庾悦也很不高興，過了不久也就離去。劉毅又告訴他説："本人今年没有得到嫩鵝，希望能賜給我剩餘的酒肉。"庾悦又不答理他。平定盧循後，劉毅請求統領江州，認爲江州屬内地，以治理民政爲職責，不宜設置軍府，上表陳述説："臣聽説上天以盈虚變化爲規律，治理以增減興革爲原則。時代不同而政治不改革，百姓凋困而不減少任事，則無法把急症病人從危險中搶救過來，把黎民百姓從絶境裏拯救出來。近來戰馬馳騁、兵車滚滚，戰火遍及全國，江州以一隅之地却位處逆順之要衝，雖是力量疲弱、百姓怠惰，却是運送軍用物資的必經之路。自從桓玄之亂以來，遭驅趕促迫摧殘破壞，竟至男兒無力撫養，女子没有匹偶，人們逃亡離去，不怕偏僻遥遠，倘若不是財盡力竭，是不會到這種境地的。如再不悉心安撫調理，有所改變，那麽感嘆城鄉靡有孑遺的日子，定將驟然到來。臣承蒙擴大管轄範圍，對此充滿了傷心和感慨。設置官位劃分職守，統軍與治國所用不同，管理民衆以減省勞務爲大事，軍事謀略以行動成功爲首要。如今由一人兼掌軍政事務，源於臨時措施，沿襲已久，就成了常規。江州位居國家腹心内地，憑依連接揚州、豫州，作爲倚恃的藩鎮，實在是重複。過去胡寇猖狂，北方戰馬奔至長江，爲抵禦敵寇而須有適當措施，乃是出自權宜之計。以温嶠那樣明惠通達的人，事務全由一人决定，尚且察覺有弊病，對此已論述得很詳盡了。現今長江右岸區區之地，户數不滿幾十萬，土地不過數千里，然而管理機構鱗次櫛比，并没有加以裁減，大而言之，這種情况足以視爲國家的耻辱。况且處於没有軍務的地方，却仍然設置軍府，文武將佐齊備，費用非同一般。難道所謂治國的常理能够是這樣揚湯去火嗎？江州的州郡鄰近長江，民家稀疏，加上由於驛館路險遥遠，爲風雨波濤阻隔，運輸往返，常常被耽擱廢止，這又不是所謂因利乘便，以救助弊端的做法。愚以爲應當撤銷江州軍府，遷到豫章，使之處於十郡之中。厲行簡允仁惠之政，等到過了幾

悦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數相挫辱。悦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征虜將軍。以廣固之功，追封新陽縣五等男。

年以後，就可以使之恢復生氣。而且江州所屬縣鄉凋敝零散，也應當有所存問，而勞役賦稅送往迎來，不得休止，臣以爲也應當根據情況合并減省，以節省諸項費用。江州刺史庾悦，自從到州府上任，頗有體恤民衆的誠心，但綱紀不更革，自然不是細目所能疏理的。尋陽鄰接蠻地，應當有所防務，可以以州府所屬千人，幫助郡府守衛。”於是免除庾悦都督、將軍等軍職，以刺史的職位轉鎮豫章。劉毅以親信將領趙恢率一千士兵駐守尋陽，建威將軍府文武三千人全部歸屬劉毅軍府，劉毅對他們命令嚴峻，屢次加以凌辱。庾悦不得志，背上生瘡，到豫章不久就去世，當時年齡三十八歲。追贈征虜將軍。因爲廣固戰役的功勞，追封新陽縣五等男。

王誕

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兄也。祖恬，中軍將軍。父混，太常。

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少序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誕。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嗟嘆清拔，因而用之。襲爵雉鄉侯，拜秘書郎，琅邪王文學，中軍功曹。

隆安四年，會稽王世子元顯開後軍府，又以誕補功曹。尋除尚書吏部郎，仍爲後軍長史，領廬江太守，加鎮蠻護軍。轉龍驤將軍、琅邪内史，長史如故。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爲元顯所寵。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將軍、内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桓氏，誕固陳脩等與玄志趣不同，由此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誕將見誅，脩爲之陳請，又言脩等得免之由，乃徙誕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

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是太保王弘的堂兄，他的祖父王恬，任中軍將軍。父親王混，曾任太常。

王誕年少時就有才華文采，晉孝武帝去世，王誕的堂叔尚書令王珣作哀册文，寫了很久都没有完稿，對王誕説：“還差一個敘述時節景物的句子。”隨即拿出稿本給王誕看。王誕抓起筆來就添上，接着文稿中“秋冬代變”的句子之後道：“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王珣贊嘆文辭清秀挺拔，因而加以采用。王誕承襲爵號雉鄉侯，官拜秘書郎、琅邪王文學、中軍功曹。

隆安四年，會稽王世子司馬元顯開後軍府，又將王誕補爲功曹。不久任尚書吏部郎，仍爲後軍長史，領廬江太守，加鎮蠻護軍。轉任龍驤將軍、琅邪内史，長史之職如故。王誕結交侍奉元顯的嬖人張法順，因而也爲元顯所寵幸。元顯納妾，王誕爲他親往迎接。隨軍府轉任驃騎長史，將軍、内史如故。元顯討伐桓玄，打算把桓氏全部誅滅，王誕一再述説桓脩等與桓玄志趣不同，桓脩因此得以免罪。桓脩是王誕的外甥。等到桓玄得志時，王誕將被處死，桓脩替他陳言請求，又陳言桓脩等得以免害的原由，桓玄纔把王誕調到廣州。盧循割據廣州以後，讓王誕擔任他的平南府長史，頗以賓客之禮相待。王誕久居在外想

歸，乃説循曰："下官流遠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己，實思報答。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爲劉鎮軍所識，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公私際會，思報厚恩，愈於停此，空移歲月。"循甚然之。時廣州刺史吴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吴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并得還。

回家鄉，就説服盧循道："下官流放在此，得到您特別的關照，士人感附知己者，的確想報答您。衹是我原本不是軍人，在這兒没有什麽用處。我一向與劉鎮軍結識，情誼不淺，如能回到北方，必定會得到重用，公私兩便之際，再圖報答您的厚恩，這遠遠勝過留居在此，白白地浪費了時間。"盧循認爲他的話很有道理。當時廣州刺史吴隱之也被盧循扣留，王誕又説："將軍現在留住吴公，於公於私都有所失策。當年孫伯符難道不想留下華子魚，衹是因爲一個地方容不下兩位統治者罷了。"於是王誕和吴隱之一起得以回還。

除員外散騎常侍，未拜，高祖請爲太尉諮議參軍，轉長史。盡心歸奉，日夜不懈，高祖甚委仗之。北伐廣固，領齊郡太守。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高祖持疑未决，誕密白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勛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已喪敗，不宜復使立功。"高祖從其説。七年，以誕爲吴國内史。母憂去職。高祖征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軍號，墨絰從行。時諸葛長民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高祖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高祖曰："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

任命爲員外散騎常侍，没有就職，高祖向皇上請求任命他爲太尉諮議參軍，轉任長史。王誕盡心侍奉，白天黑夜不懈怠，高祖很倚重他。北伐廣固時，領齊郡太守。盧循從蔡洲往南逃，劉毅堅决要求追擊，高祖猶豫而未作决斷，王誕秘密禀告説："明公現已平定廣固，如果再剪滅盧循，您的功勛將超過三皇五帝，舉世無雙，像這樣大的威德，怎麽能讓别人分享。劉毅與您同是平民出身，他衹是暫時推重您罷了。既然他現在已經失敗受損，不應再讓他立下大功。"高祖聽從了他的意見。義熙七年，任命王誕爲吴國内史。因母親的喪事而離職。高祖討伐劉毅，徵聘王誕爲輔國將軍，王誕堅决辭去將軍稱號，穿黑色喪服隨軍前行。當時諸葛長民代行太尉留府事，心中很不安，高祖對此甚爲憂慮。平定劉毅以後，王誕請求先下京都，高祖説："長民好像有自疑之心，您怎麽能就去呢?"王誕説："長民知道我得到您的器重，如今我單身獨往，他一定認爲太平無事，這樣纔可以稍微穩定他的心意。"高祖笑着説道："你真是比戰國時的孟賁、夏育還要勇敢。"於是王誕一人先回京都。

九年，卒，時年三十九。以南北從征，追封作唐縣五等侯。子詡，宋世子舍人，早卒。

義熙九年去世，當時三十九歲。因跟隨高祖南北征戰之功，追封爲作唐縣五等侯。其子王詡，爲宋代世子舍人，早年去世。

謝景仁

謝景仁，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從叔父也。名與高祖同諱，故稱

謝景仁，陳郡陽夏人，是衛將軍謝晦的堂叔。他的名字與高祖相同，所以稱他的字。他的

字。祖據，太傅安第二弟。父允，宣城内史。

景仁幼時與安相及，爲安所知。始爲前軍行參軍、輔國參軍事。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内外無不造門者，唯景仁不至。年三十，方爲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甚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方作著作佐郎。”玄爲太尉，以補行參軍，府轉大將軍，仍參軍事。玄建楚臺，以補黄門侍郎。及簒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强識，善叙前言往行，玄每與之言，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

高祖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悦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高祖甚感之，常謂景仁是太傅安孫。及平京邑，入鎮石頭，景仁與百僚同見高祖，高祖目之曰：“此名公孫也。”謂景仁曰：“承制府須記室參軍，今當相屈。”以爲大將軍武陵王遵記室參軍，仍爲從事中郎，遷司徒左長史。出爲高祖鎮軍司馬，領晋陵太守，復爲車騎司馬。

義熙五年，高祖以内難既寧，思弘外略，將伐鮮卑。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孰，固止高祖，以爲：“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匡復皇祚，芟夷奸逆，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孚，宜推亡固存，廣樹威略。鮮卑

祖父謝據，是太傅謝安的二弟。父親謝允，曾任宣城内史。

謝景仁年幼時謝安還在世，謝安對他有所瞭解。起初擔任前軍行參軍、輔國參軍事。會稽王世子司馬元顯的嬖人張法順，當時權勢極大，朝廷内外没有誰不登門拜謁，衹有謝景仁不到。到了三十歲，纔任著作佐郎。桓玄誅殺元顯後，見到了謝景仁，很賞識他，對四座賓客説：“司馬道子父子怎麽會不敗，竟然使得謝景仁三十歲纔當著作佐郎。”桓玄任太尉，以謝景仁補行參軍，桓玄府轉爲大將軍府，仍參軍事。桓玄建立楚臺省，又以謝景仁補黄門侍郎。等到桓玄篡位後，謝景仁領驍騎將軍。謝景仁博聞强記，擅長叙述前人的言論和行爲，桓玄常常和他交談，不覺疲倦。桓玄外出，殷仲文、卞範之一班人都騎着馬相隨，却讓謝景仁陪伴乘車。

高祖任桓脩撫軍中兵參軍時，曾經到謝景仁處商議事情，謝景仁和他談得很高興，於是留高祖一起吃飯。酒食尚未辦好，景仁受到桓玄宣召。桓玄性子急躁，片刻之間，騎馬携詔書的使者相繼而至。高祖多次請求離去，景仁不答應，説：“主上對待我們臣下，應當有一定的法則。我將要和客人一起吃飯，他怎麽就不能等待。”竟陪高祖安穩地吃飽了，然後纔應召前去。高祖對此很感激，常常説景仁是太傅謝安的孫子。等到平定京邑後，高祖進駐石頭，景仁與百官同去拜見高祖，高祖注視着他説：“這是名公的孫兒。”又對景仁説：“承制府需要記室參軍，如今要請你屈就。”任命他爲大將軍武陵王司馬遵記室參軍，仍爲從事中郎，升任司徒左長史。出任高祖鎮軍司馬，領晋陵太守，又任車騎司馬。

義熙五年，高祖認爲國内禍亂已經平息，打算向外開拓，將要攻打鮮卑。朝廷議論都認爲不可。劉毅當時鎮守姑孰，堅决勸阻高祖，認爲：“苻堅侵犯邊境時，謝太傅尚且不親自帶兵出征。宰相遠征，會動摇國家基礎。”衹有景仁一人説：“明公建立齊桓、晋文的功業，順應了上天的意志和人民的心願，挽救復興王位，鏟除蕩平奸逆，雖然功勞偉大直追遠古，然而恩澤刑罰還未

密邇疆甸，屢犯邊垂，伐罪吊民，於是乎在。平定之後，養鋭息徒，然後觀兵洛汭，修復園寢，豈有坐長寇虜，縱敵貽患者哉！”高祖納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高祖深以根本爲憂，轉景仁爲大司馬左司馬，專總府任，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爲左僕射，依制不得相臨，高祖啓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職。

使天下信服，應當推翻行亡道之國，鞏固行存道之邦，廣泛樹立聲威大略。鮮卑緊鄰我國疆土，屢次侵犯邊陲，討伐罪人而撫慰百姓，就在此一舉。平定鮮卑之後，養精蓄鋭，休整步卒，然後再進軍到洛陽一帶，修復先帝園陵寢廟，哪裏有坐視敵寇擴張，放縱敵人以至貽留禍患的呢？”高祖采納了他的意見。等到北伐時，大司馬琅邪王，是天子的同母弟弟，適逢立爲儲君，高祖對京都很不放心，讓景仁轉任大司馬左司馬，專門執掌留府事務，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又升爲吏部尚書。當時景仁的堂兄謝混任左僕射，按照制度兩人不可以同在一個部門任職，高祖啓奏，依照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先前的成例，不必解除職務。

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八年，遷領軍將軍。十一年，轉右僕射，仍轉左僕射。

因選拔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史、平原太守而犯錯，兩官一同任命，邢安泰以令史的職位拜謁陵廟，被御史中丞鄭鮮之所檢舉，景仁以平民身份領職。義熙八年，謝景仁升爲領軍將軍。十一年，轉任右僕射，仍轉左僕射。

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净麗，每唾，轉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浣濯。每欲唾，左右争來受。高祖雅相重，申以婚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葬日，高祖親臨，哭之甚慟。與驃騎將軍道憐書曰：“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汝聞問惋愕，亦不可堪。其器體淹中，情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時務，一旦至此，痛惜兼深。往矣奈何！當復奈何！”

謝景仁生性謹嚴整潔，居室乾净素雅，每逢咳唾，總是轉過頭來吐在左右侍者身上，咳吐以後，即允許侍者盥洗一天。每當他要吐痰，左右侍者都争着來承受。高祖一向對他很器重，用結爲婚姻關係來表明，廬陵王劉義真的妃子，就是謝景仁的女兒。十二年，景仁去世，當時四十七歲。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下葬之日，高祖親自吊唁，哭得很悲痛。高祖給驃騎將軍劉道憐信中說：“謝景仁不幸去世，我悲痛欲絕，難以承受。你聞訊也不勝悵嘆驚愕。他才具氣質深廣中正，我對他實爲信任倚重，正想與他共同使時事康寧，不料突然如此，真是哀傷惋惜至深。斯人已去，無可奈何！又能如何呢！”

子恂，鄱陽太守。恂子稚，善吹笙，官至西陽太守。

景仁之子謝恂，任鄱陽太守。謝恂之子謝稚，善於吹笙，官至西陽太守。

謝純

景仁弟純字景懋，初爲劉毅豫州别駕。毅鎮江陵，以爲衛軍長史、南平相。王鎮惡率軍襲毅，已至城下，時毅疾病，佐吏皆入參承。純參

謝景仁的弟弟謝純字景懋，起初任劉毅豫州别駕。劉毅鎮守江陵，以謝純爲衛軍長史、南平相。王鎮惡率軍進襲劉毅，已到江陵城下，當時劉毅生了病，將佐府吏都入府參見侍候。謝純

承畢，已出，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何之！"乃入。及毅兵敗衆散，時已暗夜，司馬毛脩之謂純曰："君但隨僕。"純不從，扶兩人出，火光中爲人所殺。純孫沈，太宗泰始初，爲巴陵王休若衛軍録事參軍、山陰令，坐事誅。

參見完畢，已經出府，聽説敵兵已到，馳車返府。手下人拉着車想回外面的官舍，謝純喝道："我是人家的下屬，逃到何處去！"就進入府中。等到劉毅兵敗人散，已是黑夜。司馬毛脩之對謝純説："你衹管跟着我。"謝純没有聽從，兩個手下人扶持他出來，火光中被人殺死。謝純的孫子謝沈，太宗泰始初年，任巴陵王劉休若衛軍録事參軍、山陰令，犯事被誅。

謝述

述字景先，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行至西塞，值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之。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述曰："喪舫存没，已應有在，風波如此，豈可小船所冒？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當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没，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也。高祖聞而嘉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述爲主簿，甚被知器。景仁愛其第三弟甝而憎述，嘗設饌請高祖，希命甝豫坐，而高祖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高祖命之，請急不從。高祖馳遣呼述，須至乃歡。及景仁有疾，述盡心營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懷感愧。

謝述字景先，從小就有志向操行，跟隨兄長謝純在江陵。謝純遇害後，謝述護送謝純靈柩回京都。走到西塞，遇上暴風，載有謝純靈柩的船漂流開了，不知道流落在什麽地方，謝述乘小船尋找。從謝純妻子庾氏的船邊經過時，庾氏派人對謝述説："喪船不論是存在還是已沉没，總在某個地方，風浪這樣大，怎能乘小船冒險？小叔前去必定不會有什麽結果，難道能够存亡俱盡嗎？"謝述哭着回答説："喪船如安全靠岸了，我當然要妥加料理。如果已經發生意外，我也無意獨自活下去了。"於是頂着風浪前進，發現謝純的船幾乎要沉没了，謝述號叫呼天，幸好後來船隻無事，人們都認爲這是他精誠所致。高祖聽説後對此甚爲稱許，駕臨豫州時，婉轉地暗示中正任命謝述爲主簿，頗受賞識器重。謝景仁喜歡他的三弟謝甝而討厭謝述，曾經設宴請高祖，希望能命謝甝陪座，而高祖却召命謝述。謝述知道這不是謝景仁的原意，又擔心高祖下命，謊稱有急事請求不去。高祖派人馳馬唤謝述，等到謝述到了纔歡宴。等到謝景仁患病，謝述盡心照料護理，湯藥茶飯，一定要自己嘗過後纔送上去，幾十天不解衣帶、不梳洗整容，謝景仁深感愧疚。

轉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世子征虜參軍，轉主簿，宋臺尚書祠部郎，世子中軍主簿，轉太子中舍人，出補長沙内史，有惠政。

謝述轉任太尉參軍，跟隨高祖征討司馬休之，封爲吉陽縣五等侯。任世子征虜參軍，轉任主簿、宋臺尚書祠部郎、世子中軍主簿，轉任太子中舍人，出補長沙内史，有德政。

元嘉二年，徵拜中書侍郎。明年，出爲武陵太守，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先是，述從兄

元嘉二年，徵召爲中書侍郎。第二年，出任武陵太守、彭城王劉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在此之前，謝述堂兄謝曜任義康長史，死在

曜爲義康長史，喪官，述代之。太祖與義康書曰："今以謝述代曜。其才應詳練，著於歷職，故以佐汝。汝始親庶務，而任重事殷，宜寄懷群賢，以盡弼諧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莅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并與述爲異常之交。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道兒，述小字也。

任所，謝述代替他任義康長史。太祖給義康信說："現以謝述代替謝曜。他辦事詳熟練達，表現在歷來所擔任的工作上，所以用他來幫助你。你剛剛親理各種政務，任務重而事情多，應對賢士們真誠相待，使之成就輔佐協調之美事，想來你自己也明白這些，不需我提醒。"義康入朝爲宰相，謝述又任司徒左長史，轉任左衛將軍。居官清廉節儉，個人没有私宅。義康待他很是優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都跟謝述有非同一般的交情。謝述風采俊美，舉止優雅，劉湛常常對人說："我與謝道兒相見，總是覺得見不够。"道兒，是謝述的小名。

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下廷尉，將致大辟，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勛，宜蒙優貸，太祖手詔酬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將加曲恕，吾所啓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疏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太祖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

雍州刺史張邵因貪污納賄被交付廷尉審治，將處以死刑，謝述上表陳述張邵在先朝所立的功勞，認爲應該得到寬恕，太祖親筆下詔書答覆，采納他的意見。謝述對其子謝綜說："皇上憐惜張邵平素忠誠，將對他加以寬容，我所啓奏的碰巧相符，所以特加采納罷了。如果此奏章公布於衆，則爲侵奪了皇上的恩德，這是萬萬不可的。"讓謝綜當面燒毁。太祖後來對張邵說："你能獲得赦免，謝述出了力。"

述有心虚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吴郡太守，以疾不之官。病差，補吴興太守，在郡清省，爲吏民所懷。十二年，卒，時年四十六。喪還京師，未至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十七年，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嘆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今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太祖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謝述患有神經衰弱的毛病，性情理智有時荒謬反常。任命爲吴郡太守，因病没有赴任。病愈後，任吴興太守，在郡守任上爲政清明簡省，得到吏民的愛戴。十二年，謝述去世，當時四十六歲。靈柩運回京師，離城幾十里處，殷景仁、劉湛一同乘車迎接，望見喪船都默默流淚。十七年，劉湛被誅，劉義康外調鎮守地方，將出發時，嘆道："謝述總是勸我謙退，劉湛總是勸我進取，如今謝述已去世而劉湛還活着，這就是我獲罪的原因。"太祖也說："謝述如還在，義康必定不會到這種地步。"

三子：綜、約、緯。綜有才藝，善隸書，爲太子中舍人，與舅范曄謀反，伏誅。約亦坐死。緯尚太祖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爲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京師。方雅有父風。太宗泰始中，至正員郎中。

謝述有三個兒子：謝綜、謝約、謝緯。謝綜有才能，擅長隸書，任太子中舍人，同他的舅舅范曄謀反，被處死。謝約也坐罪死。謝緯娶了太祖的第五個女兒長城公主爲妻，一向被謝約所憎惡，免死流放到廣州。孝建年間，回到京師。謝緯品行方正清雅，有父親的風範。太宗泰始年間，官至正員郎中。

袁湛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晋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内史，并知名。

湛少爲從外祖謝安所知，以其兄子玄之女妻之。初爲衛軍行參軍，員外散騎，通直正員郎，中軍功曹，桓玄太尉參軍事。入爲中書黄門侍郎，出補桓脩撫軍長史。

義旗建，高祖以爲鎮軍諮議參軍。明年，轉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以從征功，封晋寧縣五等男。出爲高祖太尉長史，遷左民尚書，徙掌吏部。出爲吴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莅政和理，爲吏民所稱。入補中書令，又出爲吴國内史，秩中二千石。義熙十二年，轉尚書右僕射、本州大中正。時高祖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高祖。高祖冲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柏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晋帝陵，湛獨至五陵致敬，時人美之。

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於諸舅禮敬多闕。重子絢，湛之甥也，嘗於公座陵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之情。"絢有愧色。

十四年，卒官，時年四十。追贈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太祖即位，以后父，追贈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公。世祖大明三年，幸籍田，行經湛墓。下詔曰："故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晋寧敬公，外氏尊戚，素風簡正，歲紀稍積，墳塋浸遠。朕近巡覽千畝，遥瞻松隧，緬惟徽塵，感慕增結。可遣使祭，少申永懷。"又增守墓五户。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其祖父袁耽，晋時任歷陽太守，父親袁質，任琅邪内史，都很有名。

袁湛年輕時受到外祖父的堂兄弟謝安的賞識，謝安把他侄兒謝玄的女兒嫁給他。起初擔任衛軍行參軍、員外散騎、通直正員郎、中軍功曹、桓玄太尉參軍事等職。後入朝任中書黄門侍郎，又出補桓脩撫軍長史。

討伐桓玄時，高祖任命袁湛爲鎮軍諮議參軍。第二年，調任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由於隨軍征戰的功勞，被封爲晋寧縣五等男。又出任高祖太尉長史，升任左民尚書，又轉而執掌吏部。後又出任吴興太守，俸禄中二千石。袁湛處理政事和洽得當，受到官吏庶民的稱頌。入朝補爲中書令，又出任吴國内史，俸禄中二千石。義熙十二年，袁湛轉任尚書右僕射、本州大中正。當時高祖北伐，袁湛兼任太尉，同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范泰一起奉旨，以九命禮物拜授高祖，高祖謙讓不受。袁湛等跟隨軍隊到了洛陽，住在柏谷塢。范泰認爲使命没有完成，不朝拜晋帝陵，袁湛單獨到五帝陵表示敬意，當時的人都稱贊他這種行爲。

先前，王胡之的外孫陳郡人謝重，對他的舅舅們常常缺少禮敬。謝重的兒子謝絢是袁湛的外甥，曾經在官府座席上欺凌袁湛，袁湛嚴肅地對他説："你家兩代人都没有甥舅之情。"謝絢臉有愧色。

義熙十四年，袁湛逝於任上，終年四十歲。朝廷追贈他左光禄大夫，加授散騎常侍。太祖即位，因袁湛是皇后的父親，追贈他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爲敬公。世祖於大明三年親臨躬耕之田，出行途經袁湛墓。下詔書道："已故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晋寧敬公，是外戚尊親，一生作風簡樸純正，歲月流逝，墳塋漸漸荒蕪。朕於近日巡視農田，遥瞻其陵墓，緬懷其美好事迹，感懷追慕之情倍增。可以派遣專人前往祭奠，略微表達朕長久的思念。"又下令增加五户人守墓。

子淳，淳子桓卒。

袁湛的兒子叫袁淳，袁淳的兒子袁桓，已去世。

袁豹 袁洵

湛弟豹字士蔚，亦爲謝安所知，好學博聞，多覽典籍。初爲著作佐郎，衛軍桓謙記室參軍。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復爲記室參軍。其年，丹陽尹孟昶以爲建威司馬。歲餘，轉司徒左西屬，遷劉毅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毅時建議大田，豹上議曰：

袁湛的弟弟袁豹字士蔚，也爲謝安所賞識，他好學博聞，飽讀典籍。起初擔任著作佐郎、衛軍桓謙記室參軍。大將軍武陵王司馬遵奉朝廷之命總理政務，袁豹復任記室參軍。同年，丹陽尹孟昶任命他爲建威司馬。一年多以後，轉任司徒左西屬，又調任劉毅撫軍諮議參軍，兼任記室參軍。劉毅當時提議大興屯田，袁豹上表建議說：

國因民以爲本，民資食以爲天，修其業則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實爲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階也。不敦其本，則末業滋章；飢寒交湊，則廉耻不立。當今接篡僞之末，值凶荒之餘，爭源既開，凋薄彌啓，榮利蕩其正性，賦斂罄其所資，良疇無側趾之耦，比屋有困餒之患，中間多故，日不暇給。自卷甲郤馬，甫一二年，積弊之黎，難用克振，實仁懷之所矜恤，明教之所爰發也。

國家依靠百姓爲基礎，百姓全賴糧食以生存，整修農事則教化興盛，崇尚本業則末業自理，這實在是治理天下的必由之途，實現太平的惟一階梯。不重視農業，工商末業將愈發顯赫；飢寒交迫，廉耻之心就無法樹立。當今正處於桓玄篡位之後，又值凶年荒歲之餘，紛爭的源頭既經開啓，衰敗的狀況更爲嚴重，名利動摇了人們端正的品性，賦斂括盡了人們的財産家當，肥美的農田無人耕種，家家有困苦飢餓的憂患，加之其間變故迭起，事務繁雜而難以顧及。自從捲甲卸馬以來，剛剛一二年，弊病累累，積重難返，實在是懷有仁心之人應該關切憐惜，明達的教令開始推行的時候了。

然斯業不修，有自來矣。司牧之官，莫或爲務，俗吏庸近，猶秉常科，依勸督之故典，迷民情之屢變。譬猶修堤以防川，忘淵丘之改易，膠柱於昔弦，忽宫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豪分之益。不悟清流在於澄源，止輪由乎高閎，患生於本，治之於末故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比周道息，游者言歸，游子既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

然而農業没有得到修整，是有其原由的。主管官員没有誰致力於此事，庸才小吏目光短淺，仍然秉承慣常的準則，衹知依據勸勉督責的成例，而不知民情已經變化發展。這就有如修築堤壩以防洪水，却忘記了河道地勢常常移易，膠住從前固定的弦柱，却忽略了音聲不合樂調，空有考核督促的條律，而没有一絲一毫的效益。這都是由於不懂得澄清河流必須净化水源，制止車行應當從巷門開始，禍害産生於根本却在枝葉上進行修補的緣故。設立職位是爲了重用賢者，分封官爵是爲了任命志士，上級做到量才授官，不以虚名取人，結黨營私的行爲就會止息，游手好閑的人們就會歸返，游食之民回

廢，則萊荒墾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剿靡麗之巧，棄難得之貨，則凋僞者賤，穀稼重矣。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税，薄疇畝之賦，則末技抑而田畯喜矣。居位無義從之徒，在野靡并兼之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入私門，則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勸，游食省而肆勤衆，則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懶惰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懼，則穡人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端趣也。莅之以清心，鎮之以無欲，勗之以弗倦，翼之以廉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莫歲，則澆薄自淳，心化有漸矣。

到家鄉，那麽農田就得到開闢了。劃分職守是爲了承擔職責，安排官員是爲了完成任務，不去設置没有事務的虚職，堅决裁减毫無效用的官員，多餘閑散者遣散還鄉，那麽荒地就會被開墾了。製造器具是爲了方便使用，買賣交易是爲了貨物流通，取締奢侈不實的巧技，摒棄難以尋覓的財物，那麽浮華虚飾之物低賤，而糧食作物就會貴重了。農事辛勤勞苦，出力多而收穫少，工商安逸快樂，出力少而盈利多。加重對商賈的税收，减輕對農民的田賦，那麽工商業受到抑制而農夫就歡喜了。官府剪除私誼親附之徒，民間肅清侵吞兼并之黨，賞賜無法憑藉個人恩惠而獲得，勞役禁止流入私家豪門，那麽游食者祇有返回本業，努力生産奮發自勉，游手好閑者减少而辛勤勞動者增多，這樣農業生産就會興旺起來。對勤勉努力者加以表彰提拔，對懈怠懶惰者給予批評懲罰，明確獎勵耕作的條令，厲行督查糾謬的措施，懶惰疲沓就無處藏身，種田有了指望，力耕者歡欣而懶惰者恐懼，那麽農夫就受到了激勵。以上幾件事情，是振興農業的綱要。公正無私地處理它，從容不迫地對待它，堅持不懈地加以勸勉，一絲不苟地予以扶持，不汲汲於取得一時片刻的成功，而着眼於最終實現遠大的目標，那麽，浮薄的社會風氣自然會淳厚起來，民心就能逐步轉變了。

豹善言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咏，聽者忘疲。

袁豹善於談論雅俗之事，常常品評古今人物，同時還伴以吟誦咏嘆，聽者爲之不倦。

尋轉撫軍司馬，遷御史中丞。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氏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爲婦人從夫之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左丞徐羡之、郎何邵之官，詔并贖論。孟昶卒，豹代爲丹陽尹。義熙七年，坐使徙上錢，降爲太尉諮議參軍，仍轉長史。

不久以後，袁豹轉任撫軍司馬，升爲御史中丞。鄱陽縣侯孟懷玉呈報封拜其母檀氏爲國太夫人，有關官員奏請批准。袁豹認爲婦女應當依隨丈夫的爵位，孟懷玉的父親大司農孟綽現居九卿之列，其妻不宜依從兒子，并上奏免除尚書右僕射劉柳、左丞徐羡之、郎何邵之的官職，皇帝下詔令他們以金贖罪。孟昶去世，袁豹代爲丹陽尹。義熙七年，袁豹因犯挪用公款罪，降爲太尉諮議參軍，又轉任長史。

從討劉毅。高祖遣益州刺史朱齡

跟隨征討劉毅。高祖派遣益州刺史朱齡石攻

石伐蜀，使豹爲檄文，曰：

夫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與義，難以求安，馮阻負釁，鮮克有成。詳觀自古，隆替有數，故成都不世祀，華陽無興國。

日者王室多故，夷羿遘紛，波振塵駭，覃及遐裔。蕞爾譙縱，編户黔首，同惡相求，是崇是長，肆反噬於州相，播毒害於民黎，俾我西服，隔閡皇澤。自義風電靡，天光反輝，昭晢舊物，烟熅區宇。以庶務草創，未遑九伐，自爾以來，奄延十載。而野心不革，伺隙乘間，招聚逋叛，共相封殖，侵擾我蠻獠，搖蕩我疆垂。我是以有治洲之役，醜類盡殪，匹馬無遺，桓謙折首，譙福鳥逝，奔伏窠穴，引頸待戮。

當今北狄露晞，南寇埃掃，朝風載韙，庶績其凝，康哉之歌日熙，比屋之隆可咏。孤職是經略，思一九有，眷彼禹迹，顧言載懷，奉命西行，途戾荆、郢，瞻望巴、漢，憤慨交深。清江源於濫觴，澄氛祲於井絡，誅叛柔遠，今也其時。即命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精勇二萬，直指成都。龍驤將軍臧熹，戎卒二萬，進自墊江。益州刺史朱齡石，舟師三萬，電曜外水。分遣輔國將軍索懇，總漢中之衆，濟自劍道。振威將軍朱客子，提寧州之鋭，渡瀘而入。神兵四臨，天網宏掩，衡翼千里，金鼓萬張，組甲貝冑，景焕波屬，華夷百濮，雲會霧臻，以此攻戰，誰與爲敵！況又奉義而行，以順而

打四川，命袁豹撰寫檄文，檄文説：

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喪失仁義，難求苟安，仗恃天險而發動叛亂，極少能够稱心如願。仔細考察自古以來的史事，盛衰總是有定數的，因而成都立國不能代代相傳，華陽一帶從無長盛的政權。

近來國家多禍患，奸臣釀成了紛亂，驚擾震動，波及邊遠。那小小的譙縱，原是陋巷平民，夥同作惡的人，朋比爲奸，勢力就擴張起來，竟然瘋狂地犯上作亂，荼毒百姓，致使我西部地區，被割據一方而脱離朝廷。自從仁義之風横掃陰霾，天光重耀，燭照萬物，寰海宇内，雲蒸霞蔚。由於國家百業初興，來不及大張撻伐、懲治不軌，從那時以來，遷延了十載。然而逆賊野心未改，窺隙乘機，招降納叛，互相封殖，侵擾我邊邑民族，摇撼我邊陲江山。我們爲此發動了治洲戰役，惡徒全部被殲，片甲不留，桓謙斷首，譙福鼠竄，奔逃躲伏於巢穴，伸着脖子等待刀斬。

如今北狄似夜露蕩然無存，南寇似塵埃一掃而空，晨風和熙，衆功將成，稱頌升平康樂的歌聲與日俱增，家家欣欣向榮的景象大可咏贊。我的職責是定國安邦，念念不忘統一全國，想到那大禹的業績，時刻放在心上，奉命向西行進，途抵荆、郢二州，眺望巴、漢兩地，不由得怒火中燒、義憤填膺。在濫觴之處澄清江源，在川蜀之地蕩滌妖霧，誅滅叛逆，安撫遠方，今天正是時候。着令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率精兵二萬，直指成都。龍驤將軍臧熹，帶士卒二萬，自墊江出擊。益州刺史朱齡石，率水軍三萬，奔襲外水。另遣輔國將軍索懇，領漢中軍隊，從劍道夾攻。振威將軍朱客子，提寧州勁旅，渡瀘入川。神兵天將四面降臨，天網恢恢，籠罩千里，金鼓萬張，堅甲利兵，似日光閃爍，似波濤洶涌，華夷各族，雲會霧集，以此攻戰，誰能抵敵？何況我們又是奉義而行，順理而動呢？

動者哉！

今三峽之隘，在我境內，非有岑彭荊門之險。彌入其阻，平衢四達，實無鄧艾綿竹之艱。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難易，居然百倍。當全蜀之强，士民之富，子陽不能自安於庸、僰，劉禪不敢竄命於南中，荊邯折謀，伯約挫鋭。故知成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益土前事，當今元龜也。盛如盧循，强如容超，陵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蓋汜，鐵馬千群，充原塞隰。然廣固之攻，陸無完雉，左里之戰，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首萬里。故知逆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鑒，深切著明者也。

現在三峽險要之地，全在我疆域之內，再也没有當年岑彭攻打荊門的艱險。深入其地，平坦的道路四通八達，往日鄧艾奪取綿竹的困難也不復存在。山川地勢，今非昔比，攻守難易，相差百倍。處在蜀地强盛、士民富裕之時，公孫述無法在庸、僰偷安，劉禪不敢向南中逃竄，荊邯的謀略被擊破，姜維的鋭氣遭挫敗。由此可知，成敗有天數，并不是可以靠才智來挽救的，這都是益州的往事，當今的借鑒。氣盛如盧循，威凌南海，戰船萬艘，充江塞流；强悍如慕容超，雄踞北岱，鐵騎千群，漫山遍野。然而我軍在廣固發起進攻，陸上之敵折戟沉沙，插翅難逃；我軍在左里發起進攻，水上之敵檣傾楫摧，全軍覆没。賊酋有的在京城處決示衆，有的被萬里傳遞首級。由此可知，逆順有定勢，難以憑人力相抗衡，這又是眼前的鑒戒，是極其深刻明白的。

梁、益人士，咸明王化，雖驅迫一時，本非奥主。縱之淫虐，日月增播，刑殺非罪，死以澤量。而待命寇仇之戮，[illegible]軀豺狼之吻，豈不溯誠南凱，延首東雲，普天有來蘇之幸，而一方懷後予之怨。王者之師，以仁爲本，舍逆取順，爰自三驅，齊斧所加，縱身而已。其有衿甲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所問。士子百姓，列肆安堵，審擇吉凶，自求多祐。大信之明，皦若朝日，如其迷復奸邪，守愚不改，火燎孟諸，芝艾同爛，河決金隄，淵丘同體，雖欲悔之，亦將何及！

梁、益人士都懂得王者的教化，雖然一時被驅趕逼迫，但本來就不是主謀。譙縱之凶殘暴虐，日增月益，他屠殺無辜，慘死者多得可以湖澤來估量。川民聽命於仇敵的殺戮，忍受着豺狼的吞噬，豈能不延頸舉踵，急切盼望王師降臨？在普天之下獲得重生之際，怎能讓一方之民懷有惟我獨後的悲憤？帝王的軍隊，以仁義爲宗旨，改邪歸正者，網開一面，嚴懲不貸的，衹是譙縱一人而已。如有束甲縛手投向軍門自首者，一律既往不咎。至於士民百姓，還望照常安居樂業，審擇何吉何凶，自求神靈保佑。言而有信，明如朝日，如果有人沉溺於奸邪，仍然執迷不悟，那麽，就如烈火燒孟諸，玉石俱焚，黄河決金隄，淵丘齊淹，到那時即使追悔，也將來不及了！

九年，卒官，時年四十一。次年，以參伐蜀之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

義熙九年，袁豹逝世於任上，終年四十一歲。第二年，因參與伐蜀之謀，追封爲南昌縣五等子爵。

子洵，元嘉中，歷顯官，廬陵王

袁豹之子袁洵，元嘉年間，歷任清顯官職，

紹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年少未親政，洵爲長史、尋陽太守，行府州事。元嘉末，爲吴郡太守。元凶弑立，加洵建威將軍，置佐史。會安東將軍隨王誕起義，檄洵爲前鋒，加輔國將軍。事平，頃之卒，追贈征虜將軍，謚曰貞子。長子顗，别有傳。少子覬，好學善屬文，有清譽於世。官至司徒從事中郎、武陵内史，蚤卒。

洵弟濯，揚州秀才，蚤卒。濯弟淑，濯子粲，并有别傳。

廬陵王劉紹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年幼未能親理政務，袁洵爲長史、尋陽太守，代理州府之事。元嘉末年，袁洵擔任吴郡太守。元凶劉劭弑君篡位，加封袁洵建威將軍，安設佐史。適逢安東將軍隨王劉誕起義，發文任命袁洵爲前鋒，加授輔國將軍。事件平息後，不久就去世了。追贈征虜將軍，謚號爲貞子。袁洵長子袁顗，另外有傳。少子袁覬，喜好學習、擅長作文，有清名於世。袁覬官至司徒從事中郎、武陵内史，去世較早。

袁洵的弟弟袁濯，揚州秀才，早年離世。袁濯的弟弟袁淑，袁濯之子袁粲，都另外有傳。

褚叔度　褚秀之　褚淡之

褚叔度，河南陽翟人也。曾祖裒，晋太傅。祖歆，秘書監。父爽，金紫光禄大夫。

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黄門侍郎、高祖鎮西長史。秀之妹，恭帝后也，雖晋氏姻戚，而盡心於高祖。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恭帝即位，爲祠部尚書、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徙爲太常。元嘉元年卒官，時年四十七。

秀之弟淡之，字仲源，亦歷顯官，爲高祖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高祖受命，爲侍中。淡之兄弟并盡忠事高祖，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内人，或密加毒害，前後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宫，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鴆毒，自煮食於床前。高祖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内，令淡之兄弟視褚后，褚后出别室相見，兵人乃逾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佛。"佛，淡之小字也。乃以淡之爲會稽太守。

褚叔度，河南陽翟人。他的曾祖褚裒，是晋朝太傅。祖父褚歆，任秘書監。父親褚爽，金紫光禄大夫。

褚叔度的大哥褚秀之，字長倩，歷任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黄門侍郎、高祖鎮西長史。秀之的妹妹，是恭帝的皇后，他雖然是晋氏的姻親，但對高祖盡心竭力。升任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恭帝即位，任祠部尚書、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登基，調任太常。元嘉元年逝於任上，當時四十七歲。

秀之的弟弟淡之，字仲源，也歷任清顯官職，爲高祖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高祖登位後，任侍中。淡之兄弟都竭盡忠誠事奉高祖，每逢恭帝生有男兒，高祖總是命淡之兄弟隨機乘便殺掉，或收買宫女下手，或密加毒害，前後不止一次。恭帝退位後，居住秣陵宫，常常懼怕被害，與褚后同住一室，擔心有人下毒，自己在床前煮食。高祖將要殺恭帝，不想讓人進去，命淡之兄弟去看望褚后，褚后到别的房間跟他們相見，士兵纔翻墻而入，進藥給恭帝。恭帝不肯喝，説："佛教説自殺的人來世不能够恢復人身。"士兵就用被子悶殺了他。後來會稽郡太守位缺，朝廷議論要任命蔡廓，高祖説："他自然是蔡家的好兒子，與仕途升遷有何相干，可以任用佛。"佛是淡之的小名。於是任命淡之爲會稽太守。

景平二年，富陽縣孫氏聚合門宗，謀爲逆亂，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奸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亮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没縣邑，即用富陽令顧粲爲令，加輔國將軍。遣僞建威將軍孫道仲、孫公喜、法殺攻永興。永興民灊恭期初與賊同，後反善就羊恂，率吏民拒戰，力少退敗。賊用縣人許祖爲令，恂逃伏江唐山中，尋復爲賊所得，使還行縣事。賊遂磐據，更相樹立，遥以鄮令司馬文寅爲征西大將軍，孫道仲爲征西長史，孫道覆爲左司馬，與公喜、法殺等建旗鳴鼓，直攻山陰。

淡之自假凌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爲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侍謝苓之并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鎮西諮議參軍孔甯子、左光禄大夫孔季恭子山士在艱中，皆起爲將軍。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遂摧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督帶戟公石綝、廣武將軍陸允以水軍拒之，又别遣行參軍灊恭期率步軍與邵合力。淡之率所領出次近郊。恭期等與賊戰於柯亭，大破之，賊走還永興。遣僞寧朔將軍孫倫領五百人攻錢唐，與縣戍軍建武將軍戰於琦，倫敗走還富陽。倫因反善，殺法步帥等十餘人，送首京都。詔遣殿中員外將軍徐卓領千人，右將軍彭城王義康遣龍驤將軍丘顯率衆五百東討，司空徐羡之版揚州主簿沈嗣之爲富陽令領五百人，於吴興道東出，并未至而賊平。吴郡太守江夷輕行之職，停吴一宿，進至富陽，分别

景平二年，富陽縣孫氏聚集門人宗族，謀劃發動叛亂，其黨羽在永興縣，暗相呼應。永興縣令羊恂察覺了他們的陰謀，將此事向淡之報告，淡之不相信，以誣告之罪，收押了永興縣的主管人員。於是孫法亮號稱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克縣邑，就用富陽縣令顧粲爲令，加輔國將軍。派遣僞建威將軍孫道仲、孫公喜、法殺攻打永興。永興縣民灊恭期開始與叛賊同夥，後來回心向善投奔羊恂，帶領吏民拒敵作戰，因力量薄弱而敗退。叛賊以縣人許祖爲令，羊恂逃亡躲藏在江唐山中，不久又被叛賊抓獲，讓他回到永興縣管事。叛賊於是盤踞在那兒，相繼獨立，遥以鄮縣縣令司馬文寅爲征西大將軍，孫道仲爲征西長史，孫道覆爲左司馬，跟公喜、法殺等樹旗鳴鼓，直攻山陰。

淡之自己暫代凌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以前任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爲長史，以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侍謝苓之一起參軍事，招聘了行參軍七十多人。前鎮西諮議參軍孔甯子、左光禄大夫孔季恭之子山士當時在親人喪事期間，都起用爲將軍。派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帶兩支部隊渡過浦陽江。陳願等戰敗，賊軍於是乘勝而進，離城二十多里。淡之派遣陸邵統率帶戟公石綝、廣武將軍陸允用水軍抵禦，又另派行參軍灊恭期帶步兵與陸邵合力作戰。淡之率領所屬出城進駐近郊。恭期等人與叛賊在柯亭交戰，打得他們大敗。叛賊逃回永興，又派遣僞寧朔將軍孫倫帶領五百人攻打錢唐，跟縣戍軍建武將軍在琦交戰，孫倫敗退回到富陽。孫倫於是回心歸善，殺了法步帥等十多人，將首級送到京都。皇上下詔派殿中員外將軍徐卓帶一千人，右將軍彭城王劉義康派龍驤將軍丘顯率領五百名士兵東進征討，司空徐羡之版授揚州主簿沈嗣之爲富陽令，率領五百人，取道吴興向東出兵，都還没有抵達，叛賊已經被平定。吴郡太守江夷輕裝疾行赴任，在吴縣停留一晚，來到富陽，分别善惡，押送願意遷徙的叛賊餘黨幾百家到彭城、壽陽、青州各地。二年，淡之去

善惡，執送顧徙賊餘黨數百家於彭城、壽陽、青州諸處。二年，淡之卒，時年四十五。謚曰質子。

世，時年四十五歲。謚爲質子。

叔度名與高祖同，故以字行。初爲太宰琅邪王參軍，高祖車騎參軍事，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伐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高祖版行廣州刺史，仍除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桓玄族人開山聚衆，謀掩廣州，事覺，叔度悉平之。義熙八年，盧循餘黨劉敬道窘迫，詣交州歸降。交州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統府，叔度以敬道等路窮請命，事非款誠，報使誅之。慧度不加防録，敬道招集亡命，攻破九真，殺太守杜章民，慧度討平之。叔度輒貶慧度號爲奮揚將軍，恶不先上，爲有司所糾，詔原之。

褚叔度與高祖同名，所以以字稱行。起初任太宰琅邪王參軍、高祖車騎參軍事、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跟隨討伐鮮卑，竭誠效力。盧循攻打查浦時，叔度奮戰立功。盧循南逃後，高祖版授叔度行廣州刺史，仍任命爲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桓玄族人盤據山區聚集兵衆，企圖突然襲擊廣州，事情被察知，叔度把他們全部平定。義熙八年，盧循餘黨劉敬道處境困急，到交州歸降。交州刺史杜慧度把此事報告統帥府，叔度認爲劉敬道等人是走投無路纔來祈求保全生命，歸降之事并非出自真誠，批示讓杜慧度把他們殺掉。慧度對劉敬道未加防備、收捕，劉敬道招集亡命之徒，攻破九真，殺了太守杜章民，慧度征討平定了他們。叔度擅自貶慧度稱號爲奮揚將軍，由於没有先行將此事上奏，被有關官員檢舉揭發，皇上下詔予以原諒。

高祖征劉毅，叔度遣三千人過嶠，荆州平乃還。在任四年，廣營賄貨，家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舊及有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司馬。高祖受命，爲右衛將軍。高祖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乃下詔曰："夫賞不遺勤，則勞臣增勸；爵必疇庸，故在功咸達。叔度南北征討，常管戎要，西夏不虞，誠著嶺表，可封番禺縣男，食邑四百户。"尋加散騎常侍。永初三年，出爲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陽竟陵順陽義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襄陽義成太守。在任每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時年四十四。

高祖征討劉毅時，叔度派三千人過嶠，荆州平定後纔撤回。在任四年，大肆營求財物，家財豐裕富厚，因而得罪，免除刺史之職，永不叙用。回到都城後，褚叔度對所有舊友以及有一面之交者，無不贈送重禮。不久任命爲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司馬。高祖登基，任爲右衛將軍。高祖因他出自名門，却能盡心竭力，對他甚爲嘉許，下詔道："賞賜不遺漏勤勉的人，那麽辛苦的臣子便受到鼓勵；爵禄必須酬報功勛，所以有功之臣都能顯達。叔度南征北戰，常常執掌軍事要務，劉毅不忠而發動叛亂時，他派兵出南嶺助朝廷作戰，可以封爲番禺縣男，食邑四百户。"不久加散騎常侍。永初三年，出任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陽竟陵順陽義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襄陽義成太守。在任常常以清静簡約而得到稱贊。景平二年去世，時年四十四歲。

子恬之嗣，官至南琅邪太守。恬

其子褚恬之承嗣，官至南琅邪太守。恬之去

之卒，子昭嗣。昭卒，子瑄嗣。齊受禪，國除。叔度第二子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子曖，尚太祖第六女琅邪貞長公主，太宰參軍，亦早卒。

世，其子褚昭繼嗣。褚昭去世，其子褚瑄繼嗣。齊受禪代宋，國號被削除。叔度第二子褚寂之，任著作佐郎，早年去世。其子褚曖，娶太祖第六女琅邪貞長公主爲妻，任太宰參軍，也較早去世。

褚湛之

秀之弟湛之字休玄，尚高祖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郎。哀公主薨，復尚高祖第五女吴郡宣公主。諸尚公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爲太祖所知。歷顯位，揚武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民尚書，丹陽尹。元凶弑逆，以爲吏部尚書，復出爲輔國將軍、丹陽尹，統石頭戍事。世祖入伐，劭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携二息淵、澄輕船南奔。淵有一男始生，爲劭所殺。世祖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爲中書令，丹陽尹。坐南郡王義宣諸子逃藏郡堺，建康令王興之、江寧令沈道源下獄，湛之免官禁錮。其年，復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遷侍中，左衛如故。以久疾，拜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頃之，復爲丹陽尹，光禄如故。尋爲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時年五十。追贈侍中、特進、驃騎將軍，給鼓吹一部，左僕射如故。謚曰敬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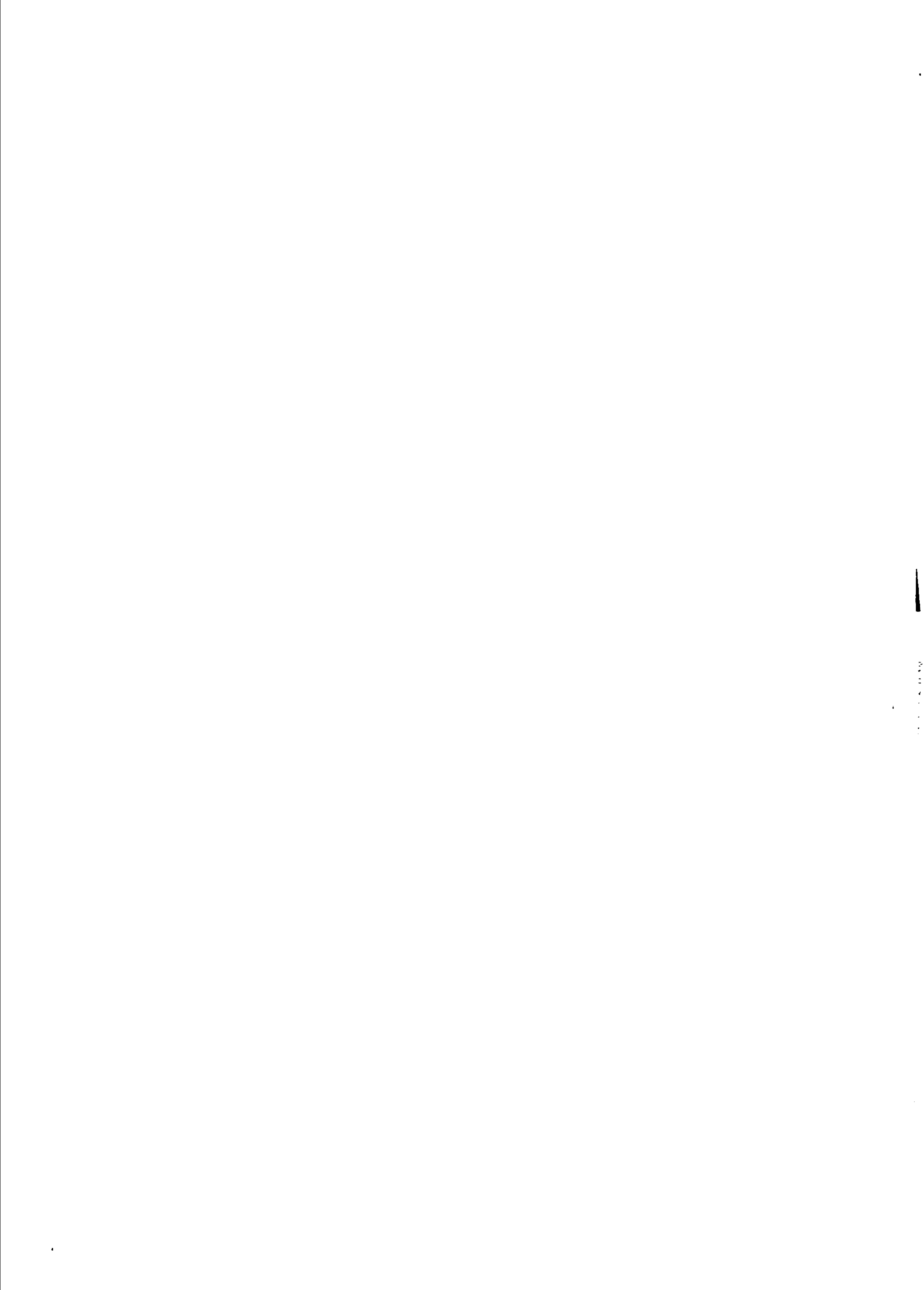
褚秀之的弟弟湛之字休玄，娶高祖第七女始安哀公主爲妻，官拜駙馬都尉、著作郎。哀公主去世，又娶高祖第五女吴郡宣公主爲妻。娶公主爲妻者，都是世家子弟，不一定都有才能。褚湛之謹慎誠實有才幹，因而爲太祖所賞識。歷任顯官，揚武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民尚書，丹陽尹。元凶劉劭弑君作亂，以湛之爲吏部尚書，又出任輔國將軍、丹陽尹，統領石頭戍軍務。世祖進軍討伐，劉劭親自攻打新亭壘，派湛之率水軍一起進兵。湛之趁機帶了兩個兒子褚淵、褚澄乘輕舟投奔世祖。褚淵有一個兒子剛剛出生，被劉劭殺害。世祖即位，任命湛之爲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擔任中書令，丹陽尹。因南郡王劉義宣諸子逃藏於其郡治範圍之内而獲罪，建康令王興之、江寧令沈道源下獄，湛之被免官禁用。那一年，又起用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不久升爲侍中，左衛之職不變。由於久病，拜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不久，又任丹陽尹，光禄之職不變。不久，又任尚書左僕射。由於當年投奔世祖有功，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湛之去世，時年五十歲。追贈侍中、特進、驃騎將軍，配給鼓吹樂隊一部，左僕射之職不變。謚爲敬侯。

子淵庶生，宣公主以淵有才，表爲嫡嗣。淵，昇明末爲司空。

其子褚淵本爲妾所生，宣公主因褚淵有才能，上表呈報他爲嫡子。褚淵，昇明末年任司空。

史臣曰：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凡此諸子，并前代名家，莫不望塵請職，負羈先路，將由庇民之道邪。

史臣曰：高祖雖然歷代都在江南，但没有改變楚語的鄙俗，説到儒雅風流，没聽説有什麽傳聞。然而上述這些人物，都是出身前代名門，却無不對他望塵而拜，奔走門下，追隨左右甘爲先鋒，大概高祖奉行的是保護人民的正道吧。



宋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三

張茂度（子）永　庾登之（弟）炳之　謝方明　江夷

張茂度

張茂度，吴郡吴人，張良後也。名與高祖諱同，故稱字。良七世孫爲長沙太守，始遷於吴。高祖嘉，曾祖澄，晋光禄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中、尚書、吴國内史。

張茂度，吴郡吴人，是張良的後代。他的名與高祖相同，所以稱他的字。張良七世孫任長沙太守，開始遷到吴地。張茂度的高祖父張嘉，曾祖父張澄是晋朝光禄大夫。他的祖父張彭祖，任廣州刺史。父親張敞，曾任侍中、尚書、吴國内史。

茂度郡上計吏，主簿，功曹，州命從事史，并不就。除琅邪王衛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尚書度支郎，父憂不拜。服闋，爲何無忌鎮南參軍。頃之，出補晋安太守。盧循爲寇，覆没江州，茂度及建安太守孫蚪之并受其符書，供其調役。循走，俱坐免官。復以爲始興相，郡經賊寇，廨宇焚燒，民物凋散，百不存一。茂度創立城寺，吊死撫傷，收集離散，民户漸復。在郡一周，徵爲太尉參軍，尋轉主簿、揚州治中從事史。高祖西伐劉毅，茂度居守，留州事悉委之。軍還，遷中書侍郎。出爲司馬休之平西司馬、河南太守。高祖將討休之，茂度聞知，乘輕船逃下，逢高祖於中路，以爲録事參軍，太守如故。江陵平，驃騎將軍道憐爲荆州，茂度仍爲諮議參軍，太守如故。還爲揚州別駕從事史。高祖北伐關洛，復任留州事。出爲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

張茂度曾被郡府任命爲上計吏、主簿、功曹，州府任命爲從事史，都没有就職。朝廷授職琅邪王衛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尚書度支郎，也因父親去世而没有就任。守喪期滿後，任何無忌鎮南參軍。不久，出補晋安太守。盧循入寇，江州淪陷，茂度和建安太守孫蚪之都接受了他的符書公文，供給户調和徭役。盧循敗走，張茂度和孫蚪之倆人都因此免官。茂度又被任爲始興相，始興郡經叛賊入侵後，官舍被焚燒，民衆財物零落流散，所剩無幾。茂度建造官舍，哀悼死者，撫恤傷殘，收集離散人員，民衆人口漸漸恢復。在始興郡任職一年後，徵召爲太尉參軍，不久轉任主簿、揚州署衙中從事史。高祖西征劉毅，張茂度留城守護，留守之州府事全部托付給他。回師後，升任中書侍郎。又出任司馬休之平西司馬、河南太守。高祖將討伐司馬休之，茂度聞訊，乘輕舟順流而逃，中途遇上高祖，高祖任命茂度爲録事參軍，太守之職仍舊。江陵平定以後，驃騎將軍劉道憐執掌荆州，張茂度仍任諮議參軍，河南太守之職不變。回來後任揚州別駕從事史。高祖北伐關洛，張茂度又任留州事。後

事、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綏靜百越，嶺外安之。以疾求還，復爲道憐司馬。丁繼母憂，服闋，除廷尉，轉尚書吏部郎。

太祖元嘉元年，出爲使持節、督益、寧二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懷寧、安固六郡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三年，太祖討荆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已平而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時茂度弟邵爲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邵誠節，故不加罪，被代還京師。七年，起爲廷尉，加奉車都尉，領本州中正。入爲五兵尚書，徙太常。以脚疾出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上從容謂茂度曰："勿復以西蜀介懷。"對曰："臣若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

頃之，解職還家。徵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固辭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内足於財，自絶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爲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在郡縣，職事甚理。明年，卒官。時年六十七。謚曰恭子。

陸仲元　陸子真

茂度同郡陸仲元者，晋太尉玩曾孫也。以事用見知，歷清資，吏部郎，右衛將軍，侍中，吴郡太守。自玩洎仲元，四世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弟子真，元嘉十年，爲海陵太守。中書舍人秋當爲太祖所信委，家在海陵，父死還葬，橋路毁壞，不通喪車，縣求發民修治，子真不許。司徒彭城王義康聞而善之，召爲國子博士，司徒左西掾，州治

出任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在任期間，安撫平服百越，嶺南地區太平無事。因患病請求還歸，又任劉道憐司馬。正逢繼母去世，服喪期滿後，官拜廷尉，又轉任尚書吏部郎。

太祖元嘉元年，張茂度外放任使持節、督益、寧二州以及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和秦州之懷寧、安固六郡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元嘉三年，太祖討伐荆州刺史謝晦，詔令益州派軍隊襲擊江陵，謝晦被打敗後益州軍隊纔抵達白帝。茂度與謝晦平素關係很好，議論者懷疑他是有意出兵遲緩，當時茂度的弟弟張邵任湘州刺史，發兵響應皇上，皇上認爲張邵忠誠，因而没有加罪於張茂度，衹是被替换下來回到京城。元嘉七年，起用爲廷尉，加奉車都尉，領本州中正。入朝任五兵尚書，調任太常。由於脚病出任義興太守，俸禄增至中二千石。皇上神態平和地對茂度説："不要再對西蜀之事耿耿於懷。"茂度回答説："如果不是幸逢陛下聖明，臣子早已不在人世了。"

不久，解職回家鄉。朝廷又徵召他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茂度以疾病爲由堅决辭謝。就任爲光禄大夫，加授金章紫綬。張茂度家中財産富足，主動中斷仕途，開始營建本縣的華山作爲居所，悠閑自得於山野湖澤之間，這樣過了七年。元嘉十八年，任命爲會稽太守。茂度一向有爲政的才能，在郡縣任上，政務治理得很好。第二年，逝於任上，時年六十七歲。謚爲恭子。

張茂度同郡人陸仲元，是晋朝太尉陸玩的曾孫。陸仲元以幹練聞名，歷任高貴顯要的職務，任吏部郎、右衛將軍、侍中、吴郡太守。從陸玩到陸仲元，四代都任侍中，當時人把他們比作西漢的金、張二族。陸仲元的弟弟陸子真，元嘉十年任海陵太守。中書舍人秋當得到太祖的信任和重用，他的老家在海陵縣，他的父親去世送回安葬，當地橋梁、道路毁壞，喪車不能通行，海陵縣請求徵發百姓加以修治，陸子真不同意。司徒彭城王劉義康聽説此事頗爲贊許，召陸子真爲

中，臨海東陽太守。

茂度子演，太子中舍人，演弟鏡，新安太守，皆有盛名，并早卒。鏡弟永。

張永

永字景雲，初爲郡主簿，州從事，轉司徒士曹參軍，出補餘姚令，入爲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治撰，徙永爲删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録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曉音律，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太祖所知。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并使永監統。凡諸制置，皆受則於永。徙爲江夏王義恭太尉中兵參軍、越騎校尉、振武將軍、廣陵南沛二郡太守。二十八年，又除江夏王義恭驃騎中兵參軍，沛郡如故。

永既有才能，所在每盡心力，太祖謂堪爲將。二十九年，以永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威將軍、冀州刺史，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攻碻磝城，累旬不能拔。其年八月七日夜，虜開門燒樓及攻車，士卒燒死及爲虜所殺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虜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并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太祖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責永等與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脱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増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

國子博士、司徒左西掾、州治中、臨海東陽太守。

茂度之子張演，任太子中舍人，張演的弟弟張鏡，任新安太守，都很有名氣，倆人皆早年去世。張鏡的弟弟名張永。

張永字景雲，起初任郡主簿，州從事，轉爲司徒士曹參軍，出補餘姚令，入朝任尚書中兵郎。在此之前，尚書省中條例制度繁多雜亂，元嘉十八年，打算加以整理編制，調張永爲删定郎，主管這項事務。二十二年，任命爲建康令，所擔負的工作都取得了可稱頌的政績。又被命爲廣陵王劉誕北中郎録事參軍。張永廣泛閲覽經典史籍，能寫文章，擅長隸書，通曉音律，騎馬射箭等各種技藝，樣樣在行，加上思維靈活，更爲太祖賞識。張永所用的紙墨都是他自己製作的，皇上每逢收到張永呈交的奏章報告，總是拿在手中欣賞贊嘆，感慨御用品全都比不上。元嘉二十三年，建造華林園、玄武湖，都派遣張永監督統領。舉凡各種規劃設置，都由張永制定準則。又調任江夏王劉義恭太尉中兵參軍、越騎校尉、振武將軍、廣陵南沛二郡太守。元嘉二十八年，又授爲江夏王劉義恭驃騎中兵參軍，仍任南沛郡太守。

張永既具有才能，在職又總是盡心竭力，太祖認爲他完全可以擔任將軍職務。元嘉二十九年，任命張永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威將軍、冀州刺史，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謀劃攻取河南。張永率軍攻打碻磝城，幾十天都没有攻下。那年八月七日夜，敵軍打開城門火燒攻城的樓車和攻車，士卒被燒死以及被敵殺害的很多，張永當晚撤軍後退，又不向諸將通報，衆軍驚恐震動，被敵人趁機攻殺，一敗塗地。張永和申坦一起被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逮捕，囚禁於歷城監獄。太祖由於屢次征討均無戰功，諸將不堪任用，下詔譴責張永等人與蕭思話説："敵人既然乘勝而進，但時令正進入隆冬季節，如果他們膽敢送死，我父子兄弟，自當共同抵擋罷了。談到此事就使我平添憤恨，可以將

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

此詔給張永、申坦看。"又寫信給江夏王劉義恭説："早知這些將領像這樣，真後悔没有拿着利刃去驅趕他們，現在後悔也没有用了。"

三十年，元凶弑立，起永督青州徐州之東安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板永爲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曰："近有都信，具汝刑綱之原，可謂雖在縲紲，而腹心無愧矣。蕭公平厚，先無嫌隙，見汝翰迹，言不相傷，何其滔滔稱人意邪。當今世故艱迫，義旗雲起，方藉群賢，共康時難。當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之美，忽此蒂芥，剋申舊情。公亦命蕭示以疏達，兼令相報，共遵此旨。"事平，召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

元嘉三十年，元凶弑君篡位，起用張永爲督青州、徐州之東安、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司空南譙王劉義宣起義，又下文任命張永爲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冀州刺史。張永派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則兩軍疾馳前往挽救國家的危難。當時蕭思話在彭城，劉義宣擔心蕭思話與張永二人不和睦，致信蕭思話，勸他與張永開誠相見。又讓張永的堂兄長史張暢寫信給張永説："最近有都城的使者到來，詳細地講了你遭受刑罰的原因，可以説雖受拘禁，而内心無愧了。蕭公平和忠厚，先前與你没有嫌隙，看到你的來函，文辭中没有傷害他的話，這是多麼令人高興啊。當今世事艱難，義旗雲起，正要藉助衆位賢才，一起來解救時世的危難。你們應當遠慕廉頗、藺相如以公事爲重的德操，近學陳平、周勃不計私怨的美行，忘記這一點不快之事，重申原有的交情。主公也命蕭公表現出豁達的精神，并且令我告知你，一起遵奉此意。"亂事平定後，徵召張永爲江夏王劉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

時使百僚獻讜言，永以爲宜立諫官，開不諱之路，講師旅，示安不忘危。世祖孝建元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其年，出爲揚州别駕從事史。明年，召入爲尚書左丞。時將士休假，年開三番，紛紜道路。永建議曰："臣聞開兵從稼，前王以之兼隙，耕戰遞勞，先代以之經遠。當今化寧萬里，文同九服，捐金走驥，於焉自始。伏見將士休假，多蒙三番，程會既促，裝赴在早。故一歲之間，四馳遥路，或失遽春耜，或違要秋登，致使公替常儲，家闕舊粟，考定利害，宜加詳改。愚謂交代之限，以一年爲制，使征士之念，勞

當時朝廷讓百官進獻善言，張永認爲應當設置諫官，廣開忠言直諫之路，訓練軍隊，表示居安而不忘危。世祖孝建元年，臧質反叛，朝廷派遣張永輔助武昌王劉渾鎮守京口。同年，出任揚州别駕從事史。第二年，徵召入朝爲尚書左丞。當時將士休假，每年輪流三次，以至紛紛奔走於道路。張永建議説："臣聽説將士放假從事農業，前代君王以此兼顧空閑時間，耕種和作戰輪换，先代以此作長遠謀劃。如今萬里教化安寧，遠區邊地禮樂偕同，捐棄金玉奉獻良馬的局面，從此就開始了。臣看見將士們休假，大多一年交接三次，期限既然短促，就要早早地就打點行裝。所以一年之間，將士們四處奔馳在道路上，有的錯失了春種，有的耽誤了秋收，致使公假常常積累下來，家中又缺乏存糧，考核利害得

未及積，游農之望，收功歲成。斯則王度無騫，民業斯植矣。”從之。

失，對這種制度應當加以審定修改。臣以爲交接替代的期限，以一年爲制度，使戰士心中不感覺過於勞苦，務農的心願，也能够在每年的收穫時得以實現。這樣既不違背君王的制度，又使百姓的家業得到發展。”朝廷采納了他的意見。

大明元年，遷黄門侍郎，尋領虎賁中郎將、本郡中正。三年，遷廷尉。上謂之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須無冤民。”加寧朔將軍、尚書吏部郎、司徒右長史、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四年，立明堂，永以本官兼將作大匠。事畢，遷太子右衛率。七年，爲宣貴妃殷氏立廟，復兼將作大匠。轉右衛將軍。其年，世祖南巡，自宣城候道東入，使永循行水路。是歲旱，塗徑不通，上大怒，免。時上寵子新安王子鸞爲南徐州刺史，割吴郡度屬徐州，八年，起永爲别駕從事史。其年，召爲御史中丞。前廢帝永光元年，出爲吴興太守，遷度支尚書。

大明元年，升爲黄門侍郎，不久領虎賁中郎將、本郡中正。大明三年，升任廷尉。皇上對他説：“您既與漢代張釋之同姓，那就該像他那樣使天下没有受冤的百姓。”加寧朔將軍、尚書吏部郎、司徒右長史、尋陽王劉子房冠軍長史。四年，建立明堂，張永以本官兼將作大匠。事情完成後升爲太子右衛率。七年，替宣貴妃殷氏建廟，又兼將作大匠。轉任右衛將軍。那一年，世祖南巡，從宣城沿處理緊急軍務修築的道路向東行，派張永巡行水路。這一年天旱，水路不通，皇上大怒，罷免了張永。當時皇上的寵子新安王子鸞任南徐州刺史，割吴郡改屬南徐州，八年，起用張永爲别駕從事史。那年，朝廷又召張永爲御史中丞。前廢帝永光元年，又出任吴興太守。調任度支尚書。

太宗即位，除吏部尚書。未拜，會四方反叛，復以爲吴興太守，加冠軍將軍，假節。未拜，以將軍假節，徙爲吴郡太守，率軍東討。又爲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未拜，遷使持節，監青、冀、幽、并四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剋捷，破薛索兒等，事在《安都傳》。又遷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太子詹事，權領徐州刺史。又都督徐、兖、青、冀四州諸軍事，又爲使持節、都督南兖徐二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太宗遣永與沈攸之以重兵迎之，加督前鋒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索虜之兵既至，士卒離散，永狼狽引軍還，爲虜所追，大敗。復值寒雪，

太宗即位後，任命張永爲吏部尚書。還未就任，遇上各地反叛，又任命張永爲吴興太守，加冠軍將軍，假節。没有到任，以將軍假節，調爲吴郡太守，率軍東征。又任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未上任，升爲使持節，監青、冀、幽、并四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帶領諸將討伐徐州刺史薛安都，連戰皆捷，擊破了薛索兒等人，事迹記載在《安都傳》中。又升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太子詹事，權領徐州刺史。又都督徐、兖、青、冀四州諸軍事，又任使持節，都督南兖、徐二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常侍、將軍職不變。當時薛安都盤據彭城請求投降，然而内心并不誠懇，太宗派遣張永和沈攸之以重兵迎接他，加督前鋒軍事，進軍彭城。薛安都招引索虜軍隊到了以後，張永部下士卒離散，張永帶軍隊倉促撤回，被敵軍追擊，大敗。又遇上天寒下雪，士卒離散，張永脚趾斷落，僅僅隻身逃脱，失去了第四個兒子。

士卒離散，永脚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

三年，徙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以北討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座，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别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事輒語左右報郎君。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食邑千户。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等，坐贓下獄死，永又降號冠軍將軍。四年，還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未拜，停爲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六年，又加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給鼓吹一部。七年，遷金紫光禄大夫，尋復領護軍。後廢帝即位，進右光禄大夫，加侍中，領安成王師，加親信二十人。又領本州中正，出爲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侍中、右光禄如故。

泰始三年，調任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將軍職不變。因爲北伐戰事失利，張永堅决要求貶職，降爲左將軍。張永非常悼念失去的第四個兒子，超過了一般的哀悼，服喪期滿後，仍立靈位，供給食品衣服等，待他就像他在世時一樣。每次外出，常另外準備名車好馬，號稱侍從，有事就吩咐手下報告公子。因擊破薛索兒有功，封爲孝昌縣侯，食邑一千户。在會稽任上時，賓客中謝方童等人，因犯貪污罪關進牢獄處死，張永又降號爲冠軍將軍。四年，升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没有到任，留下任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六年，又加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配給鼓吹樂隊一部。七年，升爲金紫光禄大夫，不久又領護軍。後廢帝即位，進號右光禄大夫，加侍中，領安成王師，加親信二十人。又領本州中正，出任吴郡太守，俸禄中二千石，侍中、右光禄之職不變。

元徽二年，還使持節、都督南兖徐青冀益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侍中如故。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悦非常，即日命駕還都。未之鎮，值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出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大桁不守，前鋒遂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返，唱云“臺城陷矣”。永衆於此潰散，永亦棄軍奔走，還先所住南苑。以永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永亦愧嘆發病。三年，卒，時年六十六。順帝昇明二年，追贈侍中、右光禄大夫。子瓌，昇明末，達官。

元徽二年，升任使持節、都督南兖徐青冀益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侍中之職不變。張永年輕起就奔走馳驅，有志於爲國效力，雖已年老，志氣不减，對於無所事事擔任閑職，心中很不快樂，等到有了這一任命，高興得很，當天就命人駕車回都城。没有到任，恰逢桂陽王劉休範作亂，張永率所部出駐白下。休範到了新亭，大桁失守，其前鋒就攻打南掖門。張永派人偵察賊軍，察看者回來後，高呼説：“臺城已經陷落了。”張永軍衆因此潰散，張永也棄軍奔逃，回到原先所住的南苑。由於張永是舊臣，朝廷没有加罪，衹是罷免了他的官職，削除了他的爵位，張永也愧疚發病。元徽三年去世，時年六十六歲。順帝昇明二年，追贈爲侍中、右光禄大夫。其子張瓌，昇明末年，任高官。

永弟辯，太宗亦見任遇，歷尚書吏部郎，廣州刺史，大司農。辯弟

張永的弟弟張辯，也得到太宗的信任重用，歷任尚書吏部郎、廣州刺史、大司農。張辯的弟

岱，昇明末，吏部尚書。

弟張岱，昇明末年，任吏部尚書。

庾登之

庾登之字元龍，潁川鄢陵人也。曾祖冰，晋司空。祖藴，廣州刺史。父廓，東陽太守。

庾登之字元龍，潁川鄢陵人。他的曾祖父庾冰，晋代任司空。祖父庾藴，任廣州刺史。父親庾廓，任東陽太守。

登之少以强濟自立。初爲晋會稽王道子太傅參軍。義旗初，又爲高祖鎮軍參軍。以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參大司馬琅邪王軍事，豫州别駕從事史，大司馬主簿，司徒左西曹屬。登之雖不涉學，善於世事，王弘、謝晦、江夷之徒，皆相知友。轉太尉主簿。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登之擊節驅馳，退告劉穆之，以母老求郡。于時士庶咸憚遠役，而登之二三其心，高祖大怒，除吏名。大軍發後，乃以補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入爲太子庶子，尚書左丞。出爲新安太守。

庾登之年少時以勤勉努力自立。起初任晋朝會稽王道子太傅參軍。義旗樹起時，又任高祖鎮軍參軍，由於參加討伐桓玄的功勞，封爲曲江縣五等男。又任參大司馬琅邪王軍事、豫州别駕從事史、大司馬主簿、司徒左西曹屬。登之雖然没有學過多少知識，但却善於社交應酬，王弘、謝晦、江夷一班人，都與他是知心朋友。轉任太尉主簿。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登之出使奔走，得閑時禀告劉穆之，因母親年老求任郡守。當時士族庶族都害怕遠征，庾登之心志反復不定，高祖非常生氣，除去他的官名。大軍出發後，纔讓他補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入朝任太子庶子、尚書左丞。又出任新安太守。

謝晦爲撫軍將軍、荆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衛軍長史，太守如故。登之與晦俱曹氏婿，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箋，唯云"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不坐。晦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使登之留守，登之不許，語在《晦傳》。晦敗，登之以無任免罪，禁錮還家。

謝晦擔任撫軍將軍、荆州刺史，向朝廷請求任命登之爲長史、南陽太守，仍任衛軍長史，太守之職不變。登之與謝晦都是曹氏女婿，名聲地位原本一樣，一下子作了謝晦的助手，心中很不舒服。到職後上書，衹是説"即日奉命報到"，毫無感謝的話語。每次入府覲見，要備辦好箱子袋子几案坐席之類，一樣没有備好就不入座。謝晦常常寬容他。謝晦抵禦朝廷軍隊，打算讓登之留守，登之不同意，話語記載在《謝晦傳》中。謝晦失敗後，登之以没有職任免罪，永不叙用，遣返回家。

元嘉五年，起爲衡陽王義季征虜長史。義季年少，未親政，衆事一以委之。尋加南東海太守。入爲司徒右長史，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懷，而登之性剛，每陳己意，義康甚不悦，出爲吴郡太守。州郡相臨，執意無改，因其莅任贓貨，以事免官。弟炳之時爲臨川内

元嘉五年，起用爲衡陽王劉義季征虜長史。義季年紀小，未能親理政務，各種事務全部委托給庾登之。不久加南東海太守。入朝任司徒右長史、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劉義康獨攬政事，不希望其屬下插手，而登之性情剛烈，常常陳述自己的意見，義康很不高興，讓他出任吴郡太守。在州郡上下關係中，庾登之仍是堅持己意脾氣不改，由於他到任後貪污，事發而被免職。登之的弟弟炳之當時任

史，登之隨弟之郡，優游自適。俄而除豫章太守，便道之官。登之初至臨川，吏民咸相輕侮，豫章與臨川接境，郡又華大，儀迓光赫，士人并驚嘆焉。十八年，還江州刺史。疾篤，徵爲中護軍，未拜。二十年，卒，時年六十二。即以爲贈。

子冲遠，太宗鎮姑孰，爲衛軍長史，卒於豫章太守，追贈侍中。

庾炳之

炳之字仲文，初爲秘書、太子舍人，劉粹征北長史、廣平太守。兄登之爲謝晦長史，炳之往省之。晦時位高權重，朝士莫不加敬，炳之獨與抗禮，時論健之。爲尚書度支郎，不拜。出補錢唐令，治民有績。轉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爲丹陽丞。炳之既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炳之爲吏之道，定於受命之日矣，其辭已成，在官無外，名器既正，則禮亦從之。且今宰牧之官，拜不之職，未接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既受王命，則成君民之義故也。吏之被敕，猶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見闕其被禮，吏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愚懷所見，宜執吏禮。"從之。還司徒左西屬。左將軍竟陵王義宣未親府板炳之爲諮議參軍，衆務悉委焉。後將軍長沙王義欣鎮壽陽，炳之爲長史、南梁郡太守，轉鎮軍長史，太守如故。出爲臨川内史。後將軍始興王濬鎮湘州，以炳之爲司馬，領長沙内史。濬不之任，除南泰山太守，司馬如故。

臨川内史，登之跟隨弟弟前往臨川郡，悠閑自得。不久任命爲豫章太守，順路直接赴任。登之剛到臨川，吏民全都輕視侮慢他，豫章和臨川接壤，郡治又更繁華宏大，迎接登之的儀仗排場顯赫，當地人全都驚嘆不已。十八年，升任江州刺史。病重，徵召爲中護軍，没有上任。二十年，登之去世，時年六十二歲。朝廷就以中護軍追贈給他。

登之之子冲遠，在太宗鎮守姑孰時，任衛軍長史，逝於豫章太守任上，追贈侍中。

炳之字仲文，起初擔任秘書、太子舍人，劉粹征北長史、廣平太守。他的哥哥登之任謝晦長史時，炳之前去探望。謝晦當時位高權重，朝廷人士無不對他敬畏有加，惟獨炳之與他行對等之禮，輿論都認爲他剛强。任命爲尚書度支郎，没有就職。出補錢唐令，管理百姓有政績。調任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没有到任，調爲丹陽丞。炳之既未到驃騎將軍府，對府公應持什麼禮敬成爲問題，於是交禮官詳細評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評議説："查考《春秋》桓公八年，祭公到紀地迎王后。《公羊傳》説：'女子在國内稱女，這裏爲什麼稱王后呢？王者不分内外，其名分已經定了。'由此推論，則炳之作爲吏屬的道義，在受命之時就已經定了。名分既定，在官没有例外，名號儀制既定，則禮儀也應跟上。況且如今各級治民的官員，任命後没到職，尚未與民接觸，也必定有對他禮敬之處，這是因爲已經接受了朝廷任命，就已形成了君民之義的緣故。吏屬接受敕封，猶如封官者受任，百姓不因爲没有見到而缺少禮敬，吏屬難道可以没上任就廢除禮節嗎？愚見以爲應當實行屬官的禮制。"采納了裴松之的意見。調任庾炳之爲司徒左西屬。左將軍竟陵王劉義宣没有親理政務，下令授炳之爲諮議參軍，各種事務都委托給他。後將軍長沙王劉義欣鎮守壽陽，炳之任長史、南梁郡太守，轉任鎮軍長史，太守職不變。出任臨川内史。後將軍始興王劉濬鎮湘州，以炳之爲司馬，領長沙内史，劉濬没有上任，任命炳之爲南泰山太守，司馬職不

變。

于時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游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炳之游二人之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太祖常令炳之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湛伏誅，以炳之爲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頃之，轉侍中，本州大中正。遷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内外歸附，勢傾朝野。

那時領軍將軍劉湛依附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嫌隙，朝臣中凡是與殷氏來往的，不得入劉氏之門，衹有炳之來往於二人之間，秘密盡忠於朝廷。殷景仁多年稱病不上朝，太祖常常讓炳之奉命來去，劉湛并無疑心。劉義康出任地方長官後，劉湛被處死，朝廷任命炳之爲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一起參預樞機大事。不久，轉任侍中，本州大中正。升任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朝廷内外全部投靠他，權勢傾倒朝野。

炳之爲人强急而不耐煩，賓客干訴非理者，忿詈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爲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户，輒令人拭席洗床。時陳郡殷冲亦好净，小史非净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炳之好潔反是，冲每以此譏焉。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炳之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爲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又密奏曰："夫爲國爲家，何嘗不謹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慮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炳之所行，非曖昧而已，臣所聞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見，事如丘山，彰彰若此，遂縱而不糾，不知復何以爲治。晉武不曰明主，斷鬲令事，遂能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止作城門校尉耳。若言炳之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疏。且景仁當時事意，豈復可蔑，朝士兩邊相推，亦復何限，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賈充勳烈，

炳之爲人性情急躁而不耐煩，賓客請求報告事情一有不當，他就發怒斥罵，聲色俱厲。平素没有什麽學識，不得衆人推重。生性喜歡乾净，士大夫拜訪他，告辭後尚未出門，就讓人擦拭坐席清洗床几。當時陳郡人殷冲也愛清潔，侍從没有洗浴更衣，不能靠近他身邊。但士大夫略有不整潔却能容納接待。炳之喜愛清潔却與他相反，殷冲常常用此事來諷刺他。炳之兼管選才授官之事，既不會集衆人意見，又常收受賄賂。炳之因急事請假回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到炳之住宅商議事情。錢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於歌唱，炳之因而留他們住宿。尚書省原有制度，令史外出咨詢事情，不能在外留宿，即使有尚書、僕射等八種高級官員的命令也不行。炳之因此被有關官員舉奏。皇上一向厚待炳之，打算寬恕他，召見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徵求他的意見。尚之報告了炳之的全部過失。又秘密地上奏説："治國治家，哪裏能不嚴格地采用前代典制，現在若放過他一人，恐怕不是聖明的君主統治天下的好方法。炳之的所作所爲，不僅是不光彩的，爲臣也不是這一兩天纔聽説，又往往親眼見到，鐵證如山，如此清楚明白，竟然放縱而不加懲治，不知道以後再怎樣施政。晉武帝説不上是明主，但他决斷鬲令的事，就能奮發有爲。華廙雖然受到厚待，也多年被廢除官職，儘管後來被起用了，也衹是作城門校尉而已。如果説炳之對國家有忠心，不知究竟是什麽事？衹能説他與殷景仁不失舊情，與劉湛也不疏遠。況且景仁當時的

晉之重臣，雖事業不勝，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説，便遠出之。陛下聖睿，反更遲遲於此。炳之身上之釁，既自藉藉，交結朋黨，構扇是非，實足亂俗傷風。諸惡紛紜，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群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相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臣惷，既有所啓，要欲盡其心，如無可納，伏願宥其觸忤之罪。"

情況，難道又可以輕忽，朝臣兩邊互相推讓，又有多少，即使他有些微小的忠誠，又怎麽能掩蓋得了他的罪過。賈充功勛不小，是晉朝的重臣，縱使事業與名聲不符，却没聽説有大的罪過，諸臣進言，便讓他遠遠地離開朝廷。陛下聖明，反倒還在此事上遲疑不定。炳之身上的過失，比比皆是，交結朋黨，搬弄是非，實足以擾亂民心，敗壞風氣。各種錯誤不可悉數，超過了范曄，所缺少的是叛逆作亂一事罷了。乞望皇上深思熟慮，試將各種傳聞之事，廣泛地向可以問訊者打聽。群臣已見陛下向來對他深加眷遇，恐怕不敢多侵犯傷害他，詢問之時，應當宣布若不講實情將予以責罰的旨意。如果不這樣，也會弄不清是非得失。臣子愚笨，既然有所上奏，就要盡心，倘若没有可以采納的意見，懇請寬宥爲臣冒犯之罪。"

時炳之自理："不諳臺制，令史并言停外非嫌。"太祖以炳之信受失所，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諮都令史駱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説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聽納。此非爲不解，直是苟相留耳。由外悉知此，而誣於信受，群情豈了，陛下不假爲之辭。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小失，桓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制者邪？不審可有同王、桓白衣例不？於任使無損，兼可得以爲肅戒。孔萬祀居左丞之局，不念相當，語駱宰云：'炳之貴要，異他尚書身，政可得無言耳。'又云：'不痴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爲異也。"

當時炳之爲自己申訴："不熟悉尚書省的規章制度，令史都説在外留居没有妨礙。"太祖認爲炳之是聽信人言而行爲失當，不必因小事而折損大臣。尚之又上奏説："炳之唤兩位令史外出留宿，令史向都令史駱宰徵求意見，駱宰説不行，吏部曹官員也都知道不可，兩位令史都向炳之説明了不得停宿的意思，炳之一點都不聽取采納兩位令史的意見。這不是不瞭解情况，祇是隨意留人罷了。朝廷内外都知道此事，而今却謊稱是誤信他人，群情怎麽能够平息，陛下用不着爲他尋找托詞。即使是令史，出外留宿就遠離了朝廷典制，也不能够叫做小事。謝晦的聲望實績，不是現在的人可以相比的，一件事錯誤，就免去侍中官職。王珣一時賢才，而小有過失，桓胤春獵犯下錯誤，都被罰以停官領職。又何况他是公然觸犯法制呢？不知是否能够照王珣、桓胤罷職的成例處理？這樣炳之既可繼續使用，同時又可以拿他爲例來整肅朝紀。孔萬祀位居左丞的機構，不考慮説話與職務相宜，對駱宰説：'炳之顯貴，和其他尚書官身份不一樣，祇能够不説什麽。'又説：'不痴不聾，就做不成婆婆公公。'敢於説這樣的話，也可以説是怪事了。"

太祖猶優游之，使尚之更陳其

太祖仍然猶豫不决，讓何尚之再陳述他的意

意。尚之乃備言炳之愆過，曰："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幹之假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詢處幹闕，不得時補。近得王師，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復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爲人好率懷行事，有諸紜紜，不悉可曉。臣思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憂國實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争競之迹，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説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凡短人辦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累味珍肴，未嘗有乏，其外别貢，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問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轉無以堪命。炳之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虚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庶，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黄門，太尉不正答和，故得停。太尉近與炳之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炳之乃啓用爲主簿，即語德願，德願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之，非直項羽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

見。尚之於是全面陳述炳之的過錯，説："尚書原有增設的府吏二十人，由於元、凱丞郎府吏假托疾病，炳之曾經取十人私自支使，以致樂詢之處府吏缺少，不能够及時補充。近日炳之得領義陽王師，還不將十人送還，臣下讓人告訴他，'先前取人支使，我心中對此常感不安，如今已經有了差役小吏，不應當再留用'。見到我派去的人，纔把府吏役遣還。炳之爲人常常喜歡任性行事，各種紛争麻煩事，不盡可知。臣記得當年張遼有這樣的話，關羽和自己雖然如同兄弟一樣，但曹公和自己是君父和臣子關係，怎麽能够不向君父稟告實情。臣觀察如今的人憂國者實在很少，如果臣再不敢講實話，聖上日月之明，將會有所蒙蔽。然而不瞭解我的人，豈不會認爲我有争逐名利的嫌疑？考慮到這一點，不禁悵然不樂。臣與炳之交往，都是承蒙皇上恩遇，不應當産生親疏厚薄。太尉昨日與臣言談，説炳之有多種不當之處，不止一條，遠臣近侍都忌憚害怕他，權震四海，小人達到這種地位，怎麽能再予以贊許。虞秀之以門生身份侍奉他，供奉各種山珍海味，從未有缺，此外還有别的貢品，哪裏能够弄得清楚。炳之家中不論大小物品，都要求張幼緒提供，幼緒漸漸無法承受。炳之先前與劉德願關係很壞，德願自用的琵琶很精緻美麗，送給了炳之，於是炳之又對他親熱。市令盛馥進獻幾百根木材幫助炳之建造住宅，怕人知道，就僞造買契。劉道錫多次向他獻納，用盡其俸禄之半數。劉雍自認爲得到他的幫助，像對父親一樣事奉他，夏天送甘蔗，新鮮得如同剛剛從州郡發送。炳之要公家僕役運送柴薪，在路上往返不停。祇要看見别人有好東西，很少不向人索要，聽説劉遵考有木材，就乞求木材，見到好燭臺，就又乞求。選擇任用官吏不公正之事，不能一一説得完。太尉又説，炳之毫無共事的體統，凡選拔舉用的，都是他的意思，祇是事後讓太尉知道罷了。評定虞秀之作黄門郎，太尉没有回答附和，纔得以停止。太尉最近給炳之書信，想起用德願之子作州西曹，炳之就啓用爲主簿，馬上告訴德願，德願因此向太尉道謝。前後多次泄露機

可閑卧紫闥，無復一事也。”

密收買人心，又不知有多少，即使不加懲治，也應將他調出朝廷。士人平民都憤恨他，比起項羽處於四面楚歌的境地還有過之。自從裴方明、劉真道判處刑罰以來，諸將百倍努力，到今天其效果事實好壞可以問知。如果皇上奮發振作，顯明法制，陛下就可以在帝宮高卧，不會起任何事端了。”

太祖欲出炳之爲丹陽，又以問尚之。尚之答曰：“臣既乏賈生應對之才，又謝汲公犯顏之直，至於侍坐仰酬，每不能盡。昨出伏復深思，祇有愚滯，今之事迹，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之數耳。可爲蹈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此比。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爲弘之大，莫復過此。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者，歲月滋甚。非但虧點王化，乃治亂所由。如臣所聞天下論議，炳之常塵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曲阿在水南，恩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老王雅也。古人云：‘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治也。’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不敢苟陳穴管。今之枉直，明白灼然，而睿王令王，反更不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啓范曄，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能不舒達，所謂雖九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外出，若能修改，在職著稱，還亦不難，則可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今愆釁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復敢以聞述。且自非殊勳異績，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禄如今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痛心疾首。設

太祖打算把炳之調出任丹陽尹，又拿此事詢問尚之，尚之回答說：“臣下既缺少賈誼應對的才能，又遜於汲黯敢於犯顔諫争的忠直，到了陪侍酬對時，常常不能盡言。昨天出宫後臣重新深入思考，我祇是愚笨遲鈍，想不通，如今的情况，衆口同辭，可見非常清楚，祇是没有測得炳之貪贓的數字罷了。可以算得上是犯下罪過辜負皇恩，情節不會比這更輕。况且擔任官職却與人不和，没有此種先例。陛下因舊恩而遲疑不决，不忍心徹底查辦，没有比陛下更寬容的了。這樣纔又授與炳之丹陽尹這一顯赫的職位，臣擔心盡心報國者，從此就會消失；貪婪凶暴恣意妄爲的人，將日漸囂張。這不僅損害玷污帝王的教化，而且是動亂産生的根源。像臣所聽聞的天下人的議論，炳之祇可説是常常污染遮蔽聖上日月光明，而不曾爲聖上增添絲毫光輝。如今曲阿地處水南，受到的恩寵没有什麽區别，而挾有執掌首郡的榮耀，這就更造成了他的氣勢，以後就像老王雅那樣了。古人説：‘没有奬賞懲罰，即使堯舜也不能進行治理。’陛下豈可白白地損失皇家威望，迷戀一個凡人。此事如果還在可解决或可不解决之間，臣下不敢勉强陳述一孔之見。現在是非曲直，極其明白，然而神聖賢明的君主，反而不明白，假如賈誼、劉向再生，豈不要在這聖明之世爲之慷慨陳辭痛哭流涕嗎？臣下昔日啓奏范曄之事，當時也害怕有觸犯皇上的過失，但祇要是自己心中所想的，自然就不能不暢所欲言，這就是所謂即使萬死也不後悔。愚以爲炳之暫且外調，如能修正改過，在職取得好名聲，將來回朝也不難，而這樣可以稍微申明國家的典法，略微回答天下人的譏誚。如今炳之罪愆如山，依然榮任要職不加貶謫，炳之如果又有明顯

令臣等數人縱橫狼藉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啓賈充遠鎮，今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采臣言，故是臣不能盡己之愚至耳。今蒙恩榮者不少，臣何爲獨懇懇於斯，實是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

的大罪，誰還敢向上報告？況且倘若不是有特別的功勛、優異的業績，怎麽能够抵償他今天的罪過。縱觀古今，没有各種過失多不勝數，收受賄賂達幾百萬，還能够像現在這樣得到高官厚禄的。臣下每當想到聖代王化中還有這種事情，就不能不痛心疾首。假如臣等幾個人也如此肆意橫行聲名狼藉，不知又當怎樣處置。臣近日啓奏當年賈充被外調遠鎮，現在對炳之的處置也不必與之不同，把他調離京都大概是良策。臣知道陛下不能采納臣的意見，這是臣不能竭盡自己的愚見的結果。如今蒙受恩澤榮耀者不少，臣爲何偏偏對此誠懇激切呢？實在是出自尊奉主上希望安定的意思。乞望聖上再賜予審察。”

又曰：“臣見劉伯寵大慷慨炳之所行，云有人送張幼緒，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三十萬錢，庾冲遠乃當送至新林，見縛束，猶示得解手。荀萬秋嘗詣炳之，值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云：‘無。’問：‘有好馬不?’又云：‘無。政有佳驢耳。’炳之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劉道錫云是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説，亦嘆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具，銅爐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酃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恐仰傷日月之明，臣竊爲之嘆息。”

又説：“臣見劉伯寵對炳之所行所爲大爲感嘆，説有人送張幼緒赴任，幼緒告訴别人説：‘我雖然得一縣，但欠了三十萬錢。庾冲遠還要送到新林，我受到約束，事情還没有解决。’荀萬秋曾經拜訪炳之，遇上一個姓夏侯的客人，主人問道：‘有好牛没有?’説：‘没有。’，又問：‘有好馬没有?’又説：‘没有。祇有一頭好驢。’炳之便答道：‘正是我所需要的。’客出門，就向他索求。劉道錫據説是炳之所舉薦的，炳之向道錫索要嫁女的器具和祭祀器皿，竟然達到百萬之數，還説不行。選令史章龍對臣談及此事，也感嘆他納賄太過分了，説：‘的確得了嫁女具，銅爐四個人纔能舉起來，細葛小帳等物品，數不勝數。’炳之在尚書臺，令奴僕賣酃酒，盈利可觀，這也是建立臺閣以來所没有的，不知道皇上是否聽到一些？這恐怕會損害陛下日月般的聖明，臣私下爲之嘆息。”

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是歲，元嘉二十五年也。二十七年，卒於家。時年六十三。太祖録其宿誠，追復本官。二子季遠、弘遠。

太祖這纔批准有關官員的奏章，免除炳之的官職。這一年，是元嘉二十五年。元嘉二十七年，炳之在家中去世。當時六十三歲。太祖念他早年忠誠，追復其原任官職。炳之有兩個兒子，季遠、弘遠。

謝方明　謝惠連

謝方明，陳郡陽夏人，尚書僕射景仁從祖弟也。祖鐵，永嘉太守。父冲，中書侍郎。家在會稽，謝病

謝方明，陳郡陽夏人，是尚書僕射謝景仁同曾祖的弟弟。謝方明的祖父謝鐵，是永嘉太守，父親謝冲，是中書侍郎。謝冲家在會稽，因

歸，除黄門侍郎，不就。爲孫恩所殺，追贈散騎常侍。

病引退回鄉，又被任命爲黄門侍郎，没有就職。後被孫恩殺害，追贈爲散騎常侍。

方明隨伯父吴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皆響應，吴興民胡桀、郜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竄遂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達，俱往吴興投邈，并舍之郡學，禮待甚簡。二人并忿愠，遂與恩通謀。恩嘗爲嗣之等從者，夜入郡，見邈衆，遁，不悟。本欲於吴興起兵，事趣不果，乃遷於會稽。及郜等攻郡，嗣之、玄達并豫其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入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結邈門生義故得百餘人，掩討嗣之等，悉禽而手刃之。

謝方明跟隨伯父吴興太守謝邈在吴興，孫恩入侵會稽後，東部諸郡都起來響應，吴興人胡桀、郜驃攻破東遷縣，謝方明勸謝邈退避，謝邈不聽，叛賊到後，謝邈被害，謝方明潜逃得以免禍。當初，謝邈舅舅的兒子長樂人馮嗣之和北方學士馮翊人仇玄達，一起到吴興郡投靠謝邈，謝邈讓他們都在郡學住宿，招待簡慢。兩人都忿怒怨恨，就與孫恩串通合謀。孫恩曾經假扮馮嗣之等的隨從，深夜入吴興郡，看見謝邈人多，就逃走了，但謝邈并没有發覺。孫恩本來打算在吴興起兵，事情急迫没有實現，就轉移到會稽發難。等到郜驃等攻打吴興郡時，馮嗣之、仇玄達都參預了謀劃。劉牢之、謝琰等討伐孫恩，孫恩逃奔到海上，馮嗣之等人没有能够一同離去，正準備重新聚合。謝方明集結謝邈門生舊部一百多人，襲擊攻打馮嗣之等人，把他們全部抓獲而親手處死。

于時荒亂之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産無遺，而營舉凶事，盡其力用，數月之間，葬送并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没會稽，謝琰見害。恩購求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黄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立之操，在約無改。元興元年，桓玄剋京邑，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使尚書吏部郎王騰譬説備至，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即除著作佐郎，補司徒王謐主簿。

此時正處荒年戰亂之後，無論吉事還是喪事，禮儀都已荒廢。謝方明全家遇難，資産一空，然而他操辦喪事，竭盡能力財用，幾個月之間，安葬出殯全部完畢，就是太平之世的喪禮也不能比它更周備。不久，孫恩重又占領會稽，謝琰被害。孫恩懸賞捉拿謝方明很緊急。方明從上虞用車子帶上母親、妹妹奔向東陽，由黄蘗嶠到鄱陽，搭船回到京都，在國子學寄宿。一路顛沛流離，屢經風險，飽經艱難困苦，然而謝方明恪守堅貞的德操，毫不改變。元興元年，桓玄克定京邑，丹陽尹卞範之權傾朝野，打算把女兒嫁給謝方明，讓尚書吏部郎王騰百般勸導，謝方明始終不改變心意。桓玄聽説後很是賞識，立即任命謝方明爲著作佐郎，補司徒王謐主簿。

從兄景仁舉爲高祖中兵主簿。方明事思忠益，知無不爲。高祖謂之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禄。"屢加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處暗室，未嘗有惰容。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韵。從兄混有重

謝方明的堂兄謝景仁推薦方明爲高祖中兵主簿。謝方明遇事總是想盡忠效力，衹要是能做到的，他都竭力地做。高祖對他説："慚愧我不能像當年晋侯賞給士伯瓜衍之縣那樣給你以重賞，衹好暫且與你共享豫章國的俸禄。"多次予以賞賜。謝方明爲人莊嚴恭敬，家居外出都是一絲不

名，唯歲節朝宗而已。丹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輳，不與穆之相識者，唯有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爲恨。方明、廓後往造之，大悦，白高祖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直置便自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

荀，即使一人獨處，也没有怠惰之色。雖然没有其他技能，但自然而然地有高雅的風度。方明的堂兄謝混名聲顯赫，方明也衹是年節時去晋見罷了。丹陽尹劉穆之權重一時，朝野人士争相攀附，不與劉穆之相交的，衹有謝混、謝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劉穆之對此深以爲憾。謝方明、蔡廓後來前往拜訪劉穆之，劉穆之非常高興，告訴高祖説："謝方明可以稱得上是千里駒，衹如此就自然是任三公的人選，更不用説他還有才幹。"

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爲左將軍道憐長史，高祖命府内衆事，皆諮决之。隨府轉中軍長史。尋更加晋陵太守，復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散聽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應入重者有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晋陵郡送故主簿弘季盛、徐壽之并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民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皆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不還，方明不聽討捕。其一人醉不能歸，逮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欲白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之，率領將送，遂竟無逃亡者。遠近咸嘆服焉。遭母憂，去職。服闋，爲宋臺尚書吏部郎。

不久，轉任從事中郎，仍爲左將軍劉道憐長史，高祖下命，府内各項事務，都由方明謀議决定。隨府轉任中軍長史。不久再加晋陵太守，重任驃騎長史、南郡相，像原先一樣信任重用。有一次在年終時，方明下令將江陵縣在押人犯，無論情節輕重，一律遣散聽憑回家，讓他們過了正月後第三日回來報到。犯人中應定重罪的有二十多人，主簿以下官員，無不對這種作法感到疑慮擔心。當時晋陵郡送故主簿弘季盛、徐壽之都隨同在西部任職，他們堅决勸阻，以爲："古人雖然有這種事情，但或許是記載時過甚其辭。况且如今民情詐僞澆薄，不可以拿古代道義來期望這些囚犯。"謝方明没有采納他們的意見，把囚犯全部打發了。囚犯和他們的父兄都驚喜涕泣，認爲死而無憾。到了限定時間，有兩個重罪犯人没有回來，方明不讓人去捕拿。其中一人因醉不能按時回來，過了兩天纔返回，另一囚犯過了十天都没到，五官朱千期請求召見，打算禀告此事，追討該犯。方明知道他是爲囚犯之事而來，讓手下人謝絶五官，要他不必進來，囚犯自己會回來。這名囚犯在村落間徘徊不進，不敢自己回去，鄉村中人責備了他，帶領他把他遣送了回去，於是囚犯中最終没有一個逃走。遠近之人全都對此嘆服。遇上母親去世而離職。服喪期滿，任宋王府尚書吏部郎。

高祖受命，遷侍中。永初三年，出爲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民户殷盛，風俗峻刻，强弱相陵，奸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

高祖受命登基，謝方明升任侍中。永初三年，出任丹陽尹，有幹練的名聲。轉任會稽太守。江東一帶民户衆多，風俗嚴峻刻薄，强者欺凌弱小，貪官污吏蜂起，官府文書一下達，各種

續。又罪及比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邑里驚擾，狗吠達旦。方明深達治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存綱領。州臺符攝，即時宣下，緩民期會，展其辦舉；郡縣監司，不得妄出，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發倩士庶，事既寧息，皆使還本。而屬所刻害，或即以補吏。守宰不明，與奪乖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慎所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理，東土至今稱咏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有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元嘉三年，卒官，年四十七。

舞文弄法、隨意捕人的現象就連續不斷。治罪又連及鄉里，動不動就牽連坐罪，一人觸怒官吏，則一村人都荒廢農事，鄉里驚恐騷動，狗叫聲通宵達旦。謝方明深明治政的體要，不拘泥於法規，減省煩瑣苛刻的條文，力求把握精神要領。州臺官府有文書詔令，立刻向下面宣布，放鬆百姓一定的期限，讓他們慢慢實行；規定郡縣的監督官員，不得胡亂外出，貴族豪强，没有誰敢觸犯禁令，廢除鄉里連坐的做法，判定久審未决的官司。前後征戰，每逢軍隊運輸不足，全部向士子庶民徵發人力。戰事平息後，使他們都回歸本業。如果有所傷害，就讓他們補爲吏役。而地方官不賢明，裁决失誤，百姓若不能打通關節，則必定會受到壓制。謝方明裁減精確恰當，各種措施都順其所宜，即使服役十年，也如一旦順理行事，東部人民至今仍稱贊他。方明秉性非常愛護珍惜人才，從不對人有所褒貶評論，繼承替代前任，不輕易改變政策，如有一定要改變的，則逐漸地變動，使得没有什麽踪迹可以尋求。元嘉三年，方明逝於任上，時年四十七歲。

子惠連，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相知賞，事在《靈運傳》。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被徙廢塞，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小兒時，便見世中有此文，而論者云是謝惠連，其實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是時義康治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亦以高麗見奇。文章并傳於世。十年，卒，時年二十七。既早亡，且輕薄多尤累，故官位不顯。無子。

方明之子惠連，自幼就很聰明，年方十歲，就能作文，他的族兄謝靈運非常賞識他，這事記載在《靈運傳》。本州徵召爲主簿，没有上任。惠連起先喜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到爲父親服喪時，贈給他五言詩十餘首，流傳於世。因此坐罪被流放廢棄，不得任職。尚書僕射殷景仁愛惜他的才能，趁言談之時告訴太祖："爲臣還是孩童之時，就看見世上有這些詩文，而談論者說是謝惠連所作，其實并不是。"太祖說："倘若這樣，就應當讓他出來任職。"元嘉七年，纔擔任司徒彭城王劉義康法曹參軍。這時義康修治東府城，在護城河中發現一古墓，把它改葬他處，使惠連作祭文，留下使者等待他寫成，文章辭句非常華美。又曾作《雪賦》，也以高雅華麗見奇。文章都流傳於世。十年，去世，時年二十七歲。惠連去世早，又爲人輕薄，過失不少，所以官位不高。没有兒子。

弟惠宣，竟陵王誕司徒從事中郎，臨川内史。

其弟惠宣，任竟陵王劉誕司徒從事中郎，臨川内史。

江夷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彪，晉護軍將軍。父敳，驃騎諮議參軍。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他的祖父江彪，晉時任護軍將軍。父親江敳，任驃騎諮議參軍。

夷少自藻厲，爲後進之美。州辟主簿，不就。桓玄簒位，以爲豫章王文學。義旗建，高祖板爲鎮軍行參軍，尋參大司馬琅邪王軍事，轉以公事免。頃之，復補主簿。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孟昶建威府司馬，中書侍郎，中軍太尉從事中郎，征西大將軍道規長史、南郡太守，尋轉太尉諮議參軍，領録事，遷長史，入爲侍中，大司馬，從府公北伐，拜洛陽園陵，進至潼關。還領寧遠將軍、琅邪内史、本州大中正。高祖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

江夷年少時即磨煉自己，是後輩中的傑出人物。州徵召他爲主簿，没有就任。桓玄簒位後，任命他爲豫章王文學。義旗舉起後，高祖下文任命他爲鎮軍行參軍，不久任參大司馬琅邪王軍事，因公事而解職。不久，重新補爲主簿。以參預討伐桓玄的功勞，封爲南郡州陵縣五等侯。先後任孟昶建威府司馬，中書侍郎，中軍太尉從事中郎，征西大將軍道規長史、南郡太守等職，不久轉任太尉諮議參軍，領録事，升爲長史，入朝爲侍中，大司馬，跟隨府公北伐，拜祭洛陽園陵，一直到了潼關。回來後又領寧遠將軍、琅邪内史、本州大中正。高祖下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務全都托付給他。

宋臺初建，爲五兵尚書。高祖受命，轉掌度支。出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以疾去職。尋拜吏部尚書，爲吴郡太守。營陽王於吴縣見害，夷臨哭盡禮。又以兄疾去官。復爲丹陽尹，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病卒，時年四十八。遺命薄斂蔬奠，務存儉約。追贈前將軍，本官如故。子湛，别有傳。

宋王府剛建立時，任五兵尚書。高祖受命登基時，江夷轉掌度支。又出任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因病離職。不久拜吏部尚書，任吴郡太守。營陽王在吴縣被害，江夷臨喪哭吊，盡臣下之禮。又因哥哥生病離職。復任丹陽尹，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升爲右僕射。江夷風姿俊美，舉止優雅，歷任官職都以寬和簡約著稱。出任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到任，病故，時年四十八歲。遺囑喪事祭祀從簡，一定要保持儉省節約。追贈前將軍，原有官職不變。其子江湛，另外有傳。

史臣曰：爲國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質後文。士君子當以體正爲基，蹈義爲本，然後飾以藝能，文以禮樂，苟或難備，不若文不足而質有餘也。是以小心翼翼，可祇事於上帝，嗇夫喋喋，終不離於虎圈。江夷、謝方明、謝弘微、王惠、王球，學義之美，未足以成名，而貞心雅體，廷臣所罕及。《詩》云“温温恭

史臣曰：治國的方法，以食養民不如講究信用，做人的根本，質樸在先而後纔是文采。仁人君子應當以實行正道爲基礎，以遵循仁義爲根本，然後再以技藝才能、以禮樂加以修飾，如果難以完備，不如文采不足而質樸有餘。所以小心翼翼，可以恭敬事奉上帝，鄉官嘮嘮叨叨，最終不能脱離養虎之所。江夷、謝方明、謝弘微、王惠、王球，論學問見識的優異，不足以成名，然而他們堅貞不移的忠心、高尚的風格，朝臣中很

人，惟德之基"，信矣。

少有人能比得上。《詩經》上説"爲人温順又恭敬，是仁德的基礎"，確實如此啊。

宋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四

孔季恭　羊玄保　沈曇慶

孔季恭　孔山士　孔靈符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高祖祖諱同，故稱字。祖愉，晋車騎將軍。父誾，散騎常侍。

季恭始察郡孝廉，功曹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鎮軍司馬，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於喪中被起建威將軍、山陰令，不就。高祖東征孫恩，屢至會稽，季恭曲意禮接，贍給甚厚。高祖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欲於山陰建義討之。季恭以爲山陰去京邑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釁成惡稔，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剋。高祖亦謂爲然。虞嘯父爲征東將軍、會稽内史，季恭初求爲府司馬，不得。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爲内史，使齎封板拜授，正與季恭相值，季恭便回舟夜還。至即叩扉告嘯父，并令掃拂别齋，即便入郡。嘯父本爲桓玄所授，聞玄敗，震懼，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旦乃移。季恭到任，務存治實，敕止浮華，翦罰游惰，由是寇盗衰止，境内肅清。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他與高祖的祖父名相同，所以稱他的字。他的祖父孔愉，晋時爲車騎將軍。父親孔誾，任散騎常侍。

孔季恭起初被選拔爲郡孝廉，功曹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鎮軍司馬，司徒左西掾。還未及拜授，便遭逢母親去世。隆安五年，在服喪期間被任用爲建威將軍、山陰令，不曾就任。高祖東征孫恩，多次到會稽，季恭盡心盡力地隆重款待，供給很是豐厚。高祖後來征討孫恩，當時桓玄篡位形迹已經顯露，高祖打算在山陰發起義兵，討伐桓玄。季恭認爲山陰距京邑路程遥遠，而且桓玄還未篡居帝位，不如等到他篡逆之事明顯，罪惡已經鑄成，再慢慢在京口對付他，不必擔心不能制服他。高祖也認爲正確。虞嘯父任征東將軍、會稽内史，季恭起初謀求任府司馬，没有辦成。等到高祖平定桓玄，任命季恭爲内史，使者持文書拜授季恭，正好與季恭相遇，季恭就調轉船頭當夜返回，到了會稽叩門告知虞嘯父，并且讓他打掃别的房舍，立即入郡。嘯父的官職本是桓玄授予的，聞知桓玄敗走，非常震驚，開門請罪。季恭對他加以安慰，讓他暫且安居原處，第二天天亮後再搬遷。孔季恭到任，致力管理，講求實效，整飭禁止浮華的行爲，剪除懲罰游蕩懶惰的人，由此盗匪減少，境内清平。

徵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不拜。尋除侍中，領本國中正，徙琅邪王大司馬司馬。尋出爲吴興太守，加

徵召季恭爲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没有赴任。不久任命爲侍中，領本國中正，又轉任琅邪王大司馬司馬。不久出任吴興太守，加冠軍。在

冠軍。先是，吴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右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督五郡諸軍、征虜、會稽内史。修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爲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又讓不拜。頃之，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禄大夫，常侍如故。是歲，高祖北伐，季恭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酒、後將軍。從平關、洛。高祖爲相國，又隨府遷。宋臺初建，令書以爲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又讓不受，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辭讓累年，終以不受。永初三年，薨，時年七十六。追贈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子山士，歷顯位，侍中，會稽太守，坐小弟駕部郎道穰逼略良家子女，白衣領郡。元嘉二十七年，卒官。

弟靈符，元嘉末，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尚書吏部郎。世祖大明初，自侍中爲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入爲丹陽尹。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修本，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玩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歉。又緣湖居民，魚鴨爲業，及有居肆，理無樂徙。"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王瓚之、顧凱之、顔師伯、嗣湘東王彧

此之前，吴興郡太守頻頻喪亡，説是項羽之神主是卞山王，居留在郡府廳堂，俸禄二千石的官員到了，常常迴避，但孔季恭處在廳堂，始終没有什麽禍害。朝廷提升他爲尚書右僕射，他堅决辭讓。義熙八年，又任督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會稽内史。季恭修繕學校，督察考核誦習經典。義熙十年，又任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又謙讓没有受任。不久，任命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辭去官職，拜金紫光禄大夫，常侍之位不變。這一年，高祖北伐，季恭請求跟隨出征，任命爲太尉軍諮祭酒、後將軍。跟隨高祖平定關、洛。高祖任相國，季恭又隨府升遷。宋王府開始設立，高祖書面命令季恭爲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又謙讓不受，於是拜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季恭辭去官職歸故鄉時，高祖在戲馬臺爲他餞行，群臣百官都賦詩稱述他的美好事迹。等到高祖受命登基，加授季恭開府儀同三司，季恭辭謝多年，最終還是没有接受。永初三年，季恭去世，時年七十六歲。追贈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季恭之子孔山士，歷任清顯官職，官至侍中，會稽太守，因小弟駕部郎道穰强搶良家子女而牽連坐罪，以平民身份兼任郡守之職。元嘉二十七年，卒於任上。

山士之弟靈符，元嘉末年任南譙王劉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尚書吏部郎。世祖大明初年，從侍中轉任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入朝任丹陽尹。山陰縣地域狹窄，民多田少，靈符上表要求把没有資財的家庭遷到餘姚、鄞、鄮三縣交界處，開墾湖田。皇上讓公卿廣泛討論，太宰江夏王劉義恭建議説："教誨農民整治本業，治國者都是這樣，世代定居的百姓，習慣本地生活很久了，如果京師一帶没有田地，没有聽説遷居别的縣鄉。考察山陰豪門富族，田地不少，貧困者若盡力耕作，并非没有地方，開墾耕種荒地，無助於災荒。再説沿湖一帶的居民，以打魚放鴨爲業，又有住宅店鋪，依理没有誰樂意遷移。"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王瓚之、顧凱之、顔師伯、嗣湘東王劉彧提議説："富裕人

議曰："富户温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宇疏皋，産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既完，畬功自息，宜募亡叛通恤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修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黄門侍郎劉敳、郄顒議曰："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違奪。且鄮等三縣，去治并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毁，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從其所樂，開宥逋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太常王玄謨議曰："小民貧匱，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闕，習之既難，勸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罰。"光禄勛王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翦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晚。"上違議，從其徙民，并成良業。

家，不須遷徙；貧寒人家，定應移居。既要忙於修築房屋，又要忙於疏通沼澤，收成將没有什麽指望，依靠公家則公家不易補助，收税於私人則倉促難以完成。衹有賴以度生的基本條件完備以後，努力耕種的工作纔能開始，應當招募逃亡來并懂得疏通溝渠者以及樂於農業者，讓他們前去籌劃創業，等到大致修建好，然後再遷居。"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黄門侍郎劉敳、郄顒建議説："百姓即使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産，并非没有其他的謀生之路，如果驅趕他們到農田去，則顯然違背了他們的意願。況且鄮等三個縣，離郡所都很遠，已經安居了的百姓，突然遷到别的地方，新墻還未建立，舊屋已遭毁壞，不論離去還是留居都困難，無以自養。臣等以爲應當順應民情，依從他們所樂意的。赦免寬恕逃亡者，讓他們就業，如果確實建成肥沃的農田，然後再討論遷移。"太常王玄謨建議説："小民貧窮匱乏，遠遷到荒凉地區，離開故土走向新居，糧食種子都缺乏，使他們習慣很難，鼓勵他們也不容易。愚以爲應當略加補助，使之能盡力，明確對於努力耕作者的奬賞，重申對於怠惰懶散者的懲罰。"光禄勛王昇之提議説："長久廢棄的田地，剛剛斬除荆棘，向貧乏者徵收賦税，事情更加困難，幫助遷徙草創之事，慢慢實行不遲。"皇上没有聽從衆臣的提議，允許靈符移民，後來都形成了優良的田産。

靈符自丹陽出爲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産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以免官。後復舊官，又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太守如故。愍實有材幹，不存華飾，每所莅官，政績修理。前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讒構，遣鞭殺之。二子湛之、淵之，於都賜死。太宗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禄大夫。

靈符從丹陽出任會稽太守，不久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中本來就富裕，産業很多，又在永興建造别墅，别墅周長三十三里，水陸占地二百六十五頃，含有兩座山，又有果園九處。受到有關部門彈劾，皇上下詔審究，而靈符不如實答對，因此免官。後來恢復原職，又任尋陽王劉子房右軍長史，太守之職不變。靈符辦事踏實有才幹，不追求浮華，所擔任的每一個官職，政務都治理得好。前廢帝景和年間，觸犯了皇上身邊的近臣，被讒言陷害，前廢帝使人鞭殺了他。靈符的兩個兒子湛之、淵之，在都城賜死。太宗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禄大夫。

孔淵之

淵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民張江陵與妻吴共駡母黄令死，黄忿恨自經死，值赦。律文，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駡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值赦，免刑補冶。江陵駡母，母以之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毆傷及駡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駡母致死值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况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值赦恩，故令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黄之所恨，情不在吴，原死補冶，有允正法。"詔如淵之議，吴免棄市。

孔淵之大明年間任尚書比部郎。當時安陸應城縣民張江陵和妻子吴氏一起辱駡母親黄氏，要她去死，黄氏忿恨自殺身亡，而這時正遇上大赦。按照法律條文，子女殺害打傷父母，判處斬首，辱駡父母，判處棄市，謀殺丈夫的父母，也判棄市。如果遇上大赦，則免除死刑，罰作礦山冶煉的刑徒。張江陵辱駡母親，母親因此而自殺，情節比打傷父母嚴重。如果用殺父母條文定罪，則恐怕重了些，而用打傷和辱駡的條文，則可能輕了。法令條文中衹有毆打母親，遇上大赦仍殺頭的規定，却没有辱駡母親致死遇上大赦的規定。淵之建議説："邑里的名稱不合自己心意，仁者就不進入，對於名聲尚且如此，何况人情事理呢。因此，毆傷咒駡父母，是法律不能寬恕的，辱駡母親而導致自盡，則依理不能宥免。刑罰從輕定罪，是恐怕量刑不當，探求遇上大赦免死罰作冶煉的本意，并不適用於江陵這件事。江陵雖然碰上皇恩大赦，仍然應當斬首。媳婦和婆婆的關係本是憑道義結合，没有血緣的情愛，而黄氏所恨的，主要不在吴氏，因此，可免吴氏死罪，罰她到礦山冶煉，這符合法令準則。"皇上下詔按照淵之的意見處理，吴氏免除棄市之刑。

羊玄保　褚胤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郎。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祖父羊楷，任尚書都官郎。父親羊綏，任中書侍郎。

玄保起家楚臺太常博士，遭母憂，服闋，右將軍何無忌、前將軍諸葛長民俱板爲參軍，并不就。除臨安令。劉穆之舉爲高祖鎮軍參軍，庫部郎，永世令。復爲高祖太尉參軍，轉主簿，丹陽丞。少帝景平二年，入爲尚書右丞，轉左丞，司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准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識，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爲黄門侍郎。

羊玄保首次出仕即任楚王府太常博士，遭逢母親去世，守喪期滿後，右將軍何無忌、前將軍諸葛長民均上奏書授他爲參軍，都没有就任。又授職臨安令。劉穆之舉薦他爲高祖鎮軍參軍，庫部郎，永世令。又任高祖太尉參軍，轉爲主簿、丹陽丞。少帝景平二年，入朝任尚書右丞，轉爲左丞，司徒右長史。府公王弘很賞識器重他，對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准之説："您二位賢才聰慧明敏，觸類皆通，然而弘大美善的聲望，當以羊玄保爲上。"不久，入朝任黄門侍郎。

善弈棋，棋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

羊玄保擅長下圍棋，棋品第三，太祖跟他下棋賭郡，玄保獲勝，太祖讓他補宣城太守。在此

之爲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爲此者也。今立殊制，於事爲苦。臣聞苦節不可貞，懼致流弊。昔龔遂譬民於亂繩，緩之然後可理，黄霸以寬和爲用，不以嚴刻爲先。臣愚以謂單身逃役，便爲盡户。今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既憚重負，各爲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惜，既無堪能，坐陵勞吏，名器虚假，所妨實多，將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民離憂患，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懼難遵用，致率管穴，冒以陳聞。"由此此制得停。

之前，劉式之執掌宣城，定下吏民叛逃的處罰制度，叛逃一人没有抓獲，連坐的五户及鄉里胥吏均押送州里打造兵器的部門，如抓獲了則獎賞職位二級。玄保認爲這個制度不當，向皇上陳奏此事説："臣探究百姓叛逃的原因，都是由於爲窮困所迫，没有誰會在可以過活的情况下，却樂於叛逃的。現在立下這一特殊的制度，對於制止叛逃一事太過分了。臣聽説儉約過分，難以堅貞，擔心由此導致相沿成習的弊病。過去龔遂把百姓比作一團亂繩，使之舒緩然後纔可以理順，黄霸采取寬厚和順的措施，不把嚴厲峻刻放在首位。臣以爲隻身一人逃避官役，就造成全家無人。如今一人惹禍，連帶坐罪的很多，人們既然害怕重罪，各爲自身考慮，牽拉結伴逃竄的情况必然越來越多。再説能够抓獲叛逃者，大都并不是辦事謹慎小心，既然不是有什麽才能，就輕易地越過平時積日累勞的官吏，造成朝廷的等級名號虚假，害處實在太多。將使官職品位不足以獎賞，持事勤勞者得不到勉勵。臣又思考這種制度，僅僅在一地施行，如果正確，就應當與天下共同實行，如果不對，也不應當單獨在一郡執行。百姓遭到憂患，其弊病將更加厲害。臣愧居郡守之職，恐怕難以遵行這種制度，奉出自己淺陋的見解，冒昧地向皇上報告。"由此這一制度得以停止施行。

玄保在郡一年，爲廷尉。數月，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南東海太守，加輔國將軍。入爲都官尚書、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丹陽尹，會稽太守。又徙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幹績，而去後常見思。不營財利，處家儉薄。太祖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羊玄保在宣城任上一年，又任廷尉。幾個月後，升爲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衡陽王劉義季右軍長史、南東海太守，加輔國將軍。入朝任都官尚書、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又任丹陽尹，會稽太守。又調任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祖認爲羊玄保清廉寡欲，所以多次授予名郡太守之職。羊玄保施政雖然没有優異的業績，但離任後常常被人們懷念。他不謀求錢財私利，持家儉省節約。太祖曾説："一個人做官不衹是需要才幹，而且須有運氣，每逢有好的職位空缺，我從不會不先想到羊玄保。"

元凶弑立，爲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尋加光禄大夫。及世祖入討，朝野多南奔，劭集群僚，横刀怒曰：

元凶劉劭弑君篡位，羊玄保任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不久加光禄大夫。等到世祖入京討伐元凶時，朝野人士大多投奔世祖，劉劭召集群

"卿等便可去矣!"衆戰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以死奉朝。"劭乃解。世祖即位,以爲散騎常侍,領崇憲衛尉。尋遷金紫光禄大夫。又以謹敬見知,賜賚甚厚。大明初,進位光禄大夫。五年,遷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八年,卒,時年九十四。謚曰定子。

子戎,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玄保嘗云:"此兒必亡我家。"官至通直郎。與王僧達謗議時政,賜死。死後世祖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磾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太祖并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

玄保既善棋,而何尚之亦雅好棋。吴郡褚胤,年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絶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弈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絶。"不許。時人痛惜之。

羊希

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大明初,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强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托,至漁采之地,亦又如兹。斯實害治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絶,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撿壬辰詔書:"占山護澤,强盜律論,贓一丈以上,

臣,橫刀怒目説:"各位想走,這就可以走了!"衆人恐懼得都不敢説話,玄保神色不改,緩緩道:"臣以死奉戴朝廷。"劉劭怒氣纔消。世祖即位,任命羊玄保爲散騎常侍,領崇憲衛尉。不久升爲金紫光禄大夫。又因勤謹恭敬被世祖賞識,賞賜豐厚。大明初年,進位光禄大夫。五年,遷散騎常侍,特進。玄保從年輕到老,對祭奠之事恭敬慎重,一年四季的美味時鮮,没有祭祀神靈祖先的,從不隨便嘗一口。大明八年去世,時年九十四。謚爲定子。

羊玄保之子羊戎,有才氣,但爲人輕薄,品行不佳,玄保曾説:"這小子必定會敗我家。"羊戎官至通直郎。因與王僧達攻擊非議朝廷時政,被賜死。死後世祖召見玄保,玄保謝罪道:"臣下没有金日磾之明見,因此辜負了皇上。"皇上很贊賞他的話。羊戎有兩個弟弟,太祖都給他們取了名,一個叫羊咸,一個叫羊粲。太祖對玄保説:"我想讓您兩個兒子有林下正始七子的餘風流韵。"

羊玄保既然善於下棋,而何尚之也很愛好下棋。吴郡人褚胤,年方七歲,棋藝已入高品。長大成人後,棋藝冠絶一時。褚胤的父親褚榮期與臧質一起叛亂,褚胤應當一同被誅戮,何尚之向皇上請求説:"褚胤棋藝高妙,超古冠今。從前魏犨觸犯法令,憑其才能獲得赦免。而且父親被誅而寬宥兒子,這種事例也很多,故特乞饒他一條小命,使他特異的棋術不至斷絶。"皇上没有同意。當時人爲此而深感惋惜。

羊玄保哥哥的兒子羊希字泰聞,從小就有才氣。大明初年,任尚書左丞。當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劉子尚上疏道:"關於禁止開山圍湖一事,雖然原有法令規定,但民間舊俗沿襲,棄置而不遵守,燒山堵水,占據地盤而謀取私家利益。近一時期,這種法令鬆弛的情況日益嚴重,富貴豪强者霸占連片的山嶺,而貧窮羸弱者則連柴草都無處尋覓,至於漁獵樵采的地區,也像這樣。這實在是有損治政的深重弊病,是施政所應當消除根絶之事,應當增删修改舊有的法令條例,重新申

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熂爐種養竹木雜果爲林芿，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場，常加功修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并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

明不變的法則。"有關部門查核壬辰年詔書，詔書說："侵占山澤者，以强盜律論處，侵占土地一丈以上，都判處棄市。"羊希認爲"壬辰年的制度，有關禁令嚴酷苛刻，事情既然難於遵守，法令就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鬆弛。而占山封水的行爲逐漸發展，又興盛起來，一代傳給一代，所占之地便成爲先人的産業，官府一旦全部没收，容易招致百姓的怨恨。現在可以對原有禁令再加改革，制定五條規定。凡是山澤，原先曾經焚燒野草種植竹木雜果而成林木，以及圍塞江海湖泊形成魚場，并且常常加以維修勞作的，可以允許繼續經營不予收繳。官品第一、第二者，允許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者，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和平民百姓，一頃。一律依照固定的標準，逐一登録賬簿。如果原先已經占山，不得再占；如果原先所占尚缺少，依照限額占足。如果不是上述各條或原有家業，一律不得侵占。如有違者，侵占水土一尺以上，全部算爲贜物，依照通常懲辦盜賊的律令論處。建議停止實行并廢除咸康二年壬辰的法令。"朝廷采納了他的意見。

益州刺史劉瑀，先爲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爲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毁瑀於宏。會瑀出爲益州，奪士人妻爲妾，宏使羊希彈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瑀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宏門奉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

益州刺史劉瑀，起初任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和。季穆得到尚書令建平王劉宏的親近優待，多次在劉宏面前詆毁劉瑀。碰上劉瑀出任益州刺史，强奪士人之妻爲妾，劉宏指使羊希彈劾他，劉瑀因此而坐罪罷官，對羊希切齒痛恨。劉瑀有一個門生謝元伯在羊希處來往，劉瑀就令他刺探自己被免職的原由。羊希說："上這個奏章并不是我的意思。"劉瑀當天就到劉宏府第上書謝罪，并説從羊希處得知内情。羊希因泄露機密罪被免官。

大明末，爲始安王子真征虜司馬，黄門郎，御史中丞。泰始三年，出爲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希初請女夫鎮北中兵參軍蕭惠徽爲長史，帶南海太守，太宗不許。又請爲東莞太守。希既到鎮，長史、南海太守陸法真喪官，希又請惠徽補任。詔曰："希卑門寒士，累世無聞，輕薄多釁，

大明末年，羊希任始安王劉子真征虜司馬，黄門郎，御史中丞。泰始三年，出任寧朔將軍、廣州刺史。羊希起初請求讓他的女婿鎮北中兵參軍蕭惠徽任長史，兼任南海太守，太宗不允許。又請求讓蕭惠徽任東莞太守。羊希到任後，長史、南海太守陸法真逝於任上，羊希又呈請由惠徽補任。皇上下詔説："羊希出身卑門寒士，歷代默默無聞，而爲人輕薄，過失甚多，在他歷任

備彰歷職。徒以清刻一介，擢授嶺南，干上逞欲，求訴不已，可降號横野將軍。”

官職中已完全顯露出來，衹是以一個尚稱清嚴的微末士人，提拔授予他領職嶺南，如今却干犯朝廷以逞私欲，不斷地提出要求，可將他封號降爲横野將軍。”

初，李萬周、劉嗣祖籍略廣州，事在《鄧琬傳》。太宗以萬周爲步兵校尉，加寧朔將軍，權行廣州事。希既至，而萬周等并有異圖，希誅之。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晋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度，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攻州，希遣平越長史鄒琰於朝亭拒戰，軍敗見殺。思道進攻州城，司馬鄒嗣之拒之西門，戰敗又死。希逾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府參軍鄒曼率數十人襲思道，已得入城，力不敵，又敗。東莞太守蕭惠徽率郡文武千餘人攻思道，戰敗，又見殺。時龍驤將軍陳伯紹率軍伐俚，還擊思道，定之。贈希輔國將軍，惠徽中書郎，嗣之越騎校尉。

起初，李萬周、劉嗣祖在廣州籍没强取財産，這事記載在《鄧琬傳》中。太宗讓萬周任步兵校尉，加寧朔將軍，暫代廣州事務。羊希到任以後，李萬周等人都有異謀，羊希把他們都殺了。羊希以沛郡劉思道代理晋康太守，率軍隊攻打俚族。思道違抗調度，軍隊失利，羊希派人去收捕他。劉思道不聽命令，率領所部攻打州府，羊希派平越長史鄒琰到朝亭抵抗，鄒琰軍敗被殺。思道進攻州城，司馬鄒嗣之在西門抵禦，又戰敗而死。羊希翻越城墻逃跑，劉思道把他抓獲殺死。府參軍鄒曼率領幾十人襲擊思道，已經攻入城内，但兵力不敵，又打敗了。東莞太守蕭惠徽率本部文武一千多人攻打劉思道，戰敗，又被殺。當時龍驤將軍陳伯紹率領軍隊攻打俚，回軍進擊思道，平定了叛亂。追贈羊希輔國將軍，蕭惠徽中書郎，鄒嗣之越騎校尉。

羊崇

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毁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於是進路。父葬畢，不勝哀，卒。

羊希的兒子羊崇字伯遠，任尚書主客郎。遭逢母親去世，哀傷損身超過了常禮。得知廣州叛亂，當天就赤脚步行到新亭，不能徒步過河，在長江岸邊頓首跪拜，門生義從用小船送他過江，於是上路出發。父親喪事完後，羊崇不勝哀痛，去世。

沈曇慶

沈曇慶，吴興武康人，侍中懷文從父兄也。父發，員外散騎侍郎，早卒，吴興太守王韶之爲之誄焉。

沈曇慶，吴興武康人，侍中沈懷文的堂兄。他的父親沈發，曾任員外散騎侍郎，早年去世，吴興太守王韶之爲他作誄文。

曇慶初辟主簿，州從事，西曹主簿，長沙王義欣後軍鎮軍主簿。遭母憂，哀毁致稱，本縣令諸葛闡之公解言上。服釋，復爲主簿。義欣又請爲鎮軍記室參軍。出爲餘杭令，遷司徒主簿，江夏王義恭太尉録事參軍，尚書右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不

沈曇慶初次出仕任主簿，州從事，西曹主簿，長沙王劉義欣後軍鎮軍主簿。遭逢母親去世，居喪盡禮獲得人們稱贊，本縣縣令諸葛闡之向上行文報告。守喪服滿後，復任主簿。義欣又召請他任鎮軍記室參軍。出任餘杭令，遷司徒主簿，江夏王劉義恭太尉録事參軍，尚書右丞。當時年年發生水旱災，曇慶建議設立調節米價的常平倉來救助百姓之急，太祖采納了他的意見，

行。領本邑中正，少府，揚州治中從事史，始興王濬衛軍長史。元凶弒立，世祖入討，劭遣曇慶還東募人，安東將軍隨王誕收付永興縣獄，久之，被原。

但此事没有實行。兼理本邑中正，少府，揚州治中從事史，始興王劉濬衛軍長史。元凶弒君篡位後，世祖入京討伐。元凶劉劭派遣沈曇慶回到故鄉去招募人員，安東將軍隨王劉誕拘捕了沈曇慶并押付永興縣監獄，過了很久，被寬恕。

世祖踐阼，除東海王禕撫軍長史，入爲尚書吏部郎，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長史，南東海太守，左衛將軍。大明元年，督徐兗二州及梁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徐州刺史。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本傖人，多悉戎荒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敘苻氏僭僞本末，其書傳於世。明年，復徵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領本州大中正。三年，遷祠部尚書。其年，卒。時年五十七。追贈本官。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才能，政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

世祖登基，任命沈曇慶爲東海王劉禕撫軍長史，入朝任尚書吏部郎，江夏王劉義恭大司馬長史，南東海太守，左衛將軍。大明元年，督徐兗二州及梁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徐州刺史。當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協助防守彭城，裴景仁本是北方人，很瞭解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事情。曇慶讓他撰寫《秦記》十卷，敘述苻氏僭立僞國之事首尾始末，該書流傳於世。第二年，又徵召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領本州大中正。三年，遷祠部尚書。那一年，沈曇慶去世。時年五十七歲。追贈本官。沈曇慶恭謹平實清廉公正，所任職務都有政績。他常常對子弟説："我待人處事没有什麽才能，衹是希望做個忠厚老人罷了。"世人稱他爲長者。

史臣曰：江南之爲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内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户凋耗，荆、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亡，萬不餘一也。自義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户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自晋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内，晏如也。及孫恩寇亂，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紀，民户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

史臣曰：江南作爲一個國家是非常昌盛的了，南面包括象浦，西邊直達邛山，但向上能奉納貢賦，對内能充實府庫財物的，衹有荆、揚二州。自從漢代以來，民户凋敝耗損，荆、楚是四面受敵的地方，通達五方的要衝，城鎮殘敗破亡，所剩無幾。自從義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逃，到元嘉末年，共有三十九年，這一時期中，没有戰争，百姓不須外出服役，勞役寬鬆公務簡便，百姓繁盛生息，以致餘糧存積田畝，夜不閉户，是從東到西最昌盛的。揚州一部分分出後，轄境全在江南，考核它在漢代的地域，衹相當於丹陽、會稽二郡罷了。自從晋朝南遷，直到太元之世，揚州在一百來年中，没有發生戰亂，區域之内，過着太平的日子。等到孫恩作亂，受到極大的破壞，但從這時到大明末年，時間超過六十多年，民衆繁殖生育，差不多達到與以前一樣昌盛了。這裏的土地廣闊出産豐盛，百姓勤勉於農業，如果有一年豐收，就可以讓數郡之内都不會挨餓。會稽地區毗連大海依傍湖泊，良田也有幾

富，揚部有全吴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亘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税横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穰歲糶賤，糶賤則稼苦；饑年糴貴，糴貴則商倍。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浸，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廪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苦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十萬頃，肥沃的上等田地，每畝值金一斤，即使是鄠、杜之間，也不能同它相比。荆城跨有南楚之富裕，揚州擁有全吴之豐饒，魚鹽杞梓的收益，可以滋養四面八方，絲綿布帛之豐茂，可以供天下百姓穿戴。然而田家勞作辛苦，役事艱難，獲利微薄，終年從事勞務，没有一天不須耕作，然而應付正常以及額外賦税的資用，養生送死的開銷，没有一件不是靠田地收成。豐年穀物賣出便宜，穀賤則農家遭殃受苦；饑年穀物買入昂貴，穀貴則商人成倍獲利。所以設立調節米價糧倉的建議，在漢代就已開始實行。元嘉十三年，東部水澇成災，百姓生計危急。太祖減省開支，打開糧倉接濟民衆，儘管情勢嚴重却不至於發生災禍，靠的都是常平倉的力量。大明末年，連年乾旱成災，雖然受損情況與從前一樣，但由於拯救者不再是過去的君主，因此雖然情況嚴重程度不及前代一半，餓死的人已經超過前代的一倍，罄室連户，人口減半。如果設立常平倉的計劃，在大明中期籌辦，用以救急扶困，或許不至於到這種地步。若采用平價對糧食進行控制，自然是官家吃虧而百姓受益，設立常平倉的提議在當時之所以不能實行，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

宋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十五

臧燾　徐廣　傅隆

臧燾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孝武帝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兖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爲助教。

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宫'。若配食惠廟，則宫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并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并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吕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夫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准《陽秋》考宫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别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是武敬皇后的哥哥。臧燾年少時愛好學習，精通《三禮》。貧乏窮困却能自立，操守品行爲家鄉鄰里稱道。晉孝武帝太元年間，衛將軍謝安開始建立國學，徐、兖二州刺史謝玄舉薦臧燾爲助教。

孝武帝追尊他的庶祖母宣太后，有的議者認爲宣太后當附祭配享中宗。臧燾建議説："《春秋》的義理，母親靠兒子而尊貴，所以仲子、成風，都稱爲夫人。《春秋經》上説'爲仲子的寢廟落成舉行祭禮'。如果仲子附祭於惠公之廟，那麽她就不須另外建立寢廟了。前漢孝文、孝昭太后，都是依照兒子取得尊號，在陵寢祭祀，不在高祖、孝武的廟中附祭。後漢和帝的母親叫恭懷皇后，安帝的祖母叫敬隱皇后，順帝的母親叫恭愍皇后，她們雖然并不依靠兒子取得尊號，但也是在陵寢中祭祀，不附祭於章、安二帝。這説明兩漢雖然有太后、皇后的區别，但在都不附祭配享這一點上，與《春秋》之義相同。衹有光武帝追廢吕后，所以以薄后附祭於高祖廟。又有衛后被廢後，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讓她附祭於孝武廟，這些不屬母以子貴的例子，衹是因爲高、武二帝之廟没有附祭配食者的緣故罷了。當然漢朝在陵墓中設立寢宫，這是與晉朝的制度不同的。臣以爲追尊宣太后一事，應當遠依《春秋》考宫的古義，近學兩漢不配祀的典制，尊號立好了，則對於父母的無盡哀思得到伸揚，另建寢廟，則尊奉崇敬的禮義得以顯明，依附兒子來

給予稱號，同時表明了母親尊貴的原由，一舉而符合三義，本來就是聖明君主纔能達到的最高境界。”議者采納了他的意見。

頃之，去官。以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己養親者十餘載。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服闋，除臨沂令。

不久，辭去官職。由於母親年老，家中貧窮，跟弟弟臧熹一起放棄仕途，以耕種謀生，自己節約而供養雙親十多年。父母去世後，臧燾守喪六年，以居喪過哀而出名。守喪期滿後，被任命爲臨沂縣令。

義旗建，爲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參軍。高祖鎮京口，與燾書曰：“頃學尚廢弛，後進頹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恣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侄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荆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想復弘之。”參高祖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亭侯。

義旗樹起後，任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又隨府轉任鎮南參軍。高祖鎮守京口時，寫信給臧燾說：“近來求學的風尚衰微，後輩學人學業荒廢，民間户内，不聞朗朗讀書聲。這的確是由於戰事頻仍，禮樂教化爲之中斷，輕浮淺薄者任性而不喜務正，求學的情趣受到事功的影響干擾。怎麼能不廣泛傳播古代的典籍，大力鼓勵學習的風氣呢？此處人士，晚輩衆多，四處尋訪，仰慕美好的法度。然而正如荆山之石雖然内含寶玉，還須開掘使之晶瑩，幽蘭鮮花儘管内懷馨香，還要播揚使之散發，獨自學習則難以明悟，這道理明確地記載在《禮記》上。現今能傳授經書的并不難尋，然而投師求學的却没有聽説，這不衹是有志於學習的人少，也許是勸勉誘導還做得不够吧。希望您對此事再有所光大。”臧燾又參高祖中軍軍事，入朝補尚書度支郎，改而執掌祠部。承襲封爵爲高陵亭侯。

時太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毁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

當時太廟發生火災，臧燾對著作郎徐廣説：“過去孔子在齊國，聽説魯國太廟發生火災，説一定是由於桓公、僖公之事。如今征西將軍至京兆尹四位府君本當撤除神主，却仍列於太廟受供享，這火災大概就是徵兆吧？”於是上奏議説：

>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宫室，宗廟爲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

> 臣聽説國家大事，在於祭祀和戰争，如果準備營建宫室，應將宗廟放在首位。古代聖明的君主，無不奉上恭敬之心，對祖先竭誠崇敬，然後纔能在四海流布敦厚的教化，與神明溝通微妙的感應，自當詳考古代典籍中廢除和興建的制度，遵循人情與禮法來求得恰當的做法。根據《禮記》，天子有七所廟，三所昭廟三所穆廟，加上太祖之廟共七廟。其中從父廟到太祖廟共五廟，都是每月

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爲非禮典之旨。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絶也。"豈如

祭祀一次，遠祖之廟叫做祧，有二所祧廟，衹有四季的祭祀。對比祧廟高一輩的先祖封土設壇，再高一輩的先祖掃地爲墠，有祈禱活動時纔舉行壇祭和墠祭。這是宗廟的位次，祖先遠近親疏的次序。鄭玄認爲"祧"是指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是指五世祖和六世祖。考查"比祧廟高一輩"之類的話，則祧不是文王、武王之廟。因爲文王、武王，就是周代的祖宗，怎麼還能説"比祧廟更高一輩的設壇"呢？可見遠祖之廟叫做祧的，是没有服喪關係的祖先。再説遠祖之廟有四時祭祀的禮儀，更遠的祖先則有壇祭和墠祭的分别，表明世代越遠的，對他們的祭禮越從簡。如果祧是文王、武王之廟，應當同樣在太祖廟每月祭祀，周代人雖然祭天時以后稷來配祭，是由於他是周代功德的開始，并非尊崇之義有什麼依等級遞減。而且禮制中有因功多而尊貴的，所以《穀梁傳》中説德澤深厚的流傳深遠，德澤微薄的流傳淺近。《左傳》又説從上而下，禮數以二的數目遞降，這是規定。這就是尊卑等級的典制，上下區别的條文。然而又説天子諸侯都祭五廟，這是爲什麼呢？又有君王祭正宗殤亡者，向下直到來孫，而對上輩祭祀的禮儀，不超過高祖。對子孫後代廣施隆重的恩德，對輩分高的親屬却降低禮敬，這也不符合聖人創制禮儀的本意。所以西晋泰始年間建立宗廟時，采用王肅的意見，根據禮法父親是士，兒子爲天子諸侯的，以天子諸侯的規格祭祀，其代受祭者穿士服。因此往上祭祀到征西將軍，以凑足六世之數，宣皇雖然是太祖，還是放在子孫的位置上，到了三、五年一次大合祭祖先的日子，其神主未居坐西朝東之尊位，這是因爲所謂兒子雖然智慮敏達，也不在父輩之前享受祭禮。如今京兆尹以上四位府君已經遷廟，太祖纔得以居正位，議者認爲昭穆輩數不足，想要讓太祖屈居低位，臣以爲這不符合禮法的宗旨。《禮記》所謂"加上太祖共七廟"，原是説昭

四府君在太祖之前乎。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并以淵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秉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群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晋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逾爾。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群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

穆够數之後，太祖在六世之外，不是說必須滿了七廟，纔能使太祖居正位。議者又認爲四位府君的神主應當永遠在禘祭祫祭中受供享，臣又以爲不對。《公羊傳》上所說的“拆除了廟的神主，陳列在太祖廟中”，指的是太祖以下的已故君主的神主。因此《白虎通》說：“禘祭祫祭中祭祀遷廟之神主，因爲他們繼承了先君的法式，保持帝統而不斷絶。”哪裏像這四位府君是在太祖之前呢。不是繼承帝統的先祖，没有承受天命的祥瑞，也不是建立帝業的基礎，過去由於世代相近而連帶祭祀，如今則情禮已經淡遠，却長久享受合祭，永遠讓太祖之位虚空，核查禮法典籍，看不出這種作法有何允當。從前永和初年曾經熱烈討論過此事，那時虞喜、范宣都是學識淵博的儒學大師，都認爲四位府君的神主，没有理由世世代代永遠存放，有的計劃埋葬在墓室兩邊的石階下，有的主張收藏在石室中，有的提議爲他們另外築室，雖然所持的意見略有區别，但是大的方向基本相同。如果宣皇居於群廟之上以後，四位府君仍然參與禘祭祫祭不止，那麽在大晋盛大合祭中，將永遠没有太祖的位置了。道理貴在中肯準確，不必過於繁多，禮法隨着世代而改變，不能一味沿襲而不變革。因此臣下、兒子對君主、父親的情意雖然深厚，但靈、厲一類貶謚仍須明確；對前人追念的情懷雖然懇切，而遷主毁廟的禮制却應采用。并非不想對先祖禮遇隆重，衹是禮制不可逾越罷了。石室可以藏於太廟的北壁，另外築室却不知該建在什麽地方，虞祭後所立的神主是用來依附神靈的，神靈遷移則有埋祭的禮法。四位府君的神主如果應當停止饗祀，也就是神靈不再依附，依準有關事例，對四府君神主的處理應當同於虞祭後所立的神主，采用埋祭的辦法。然而經典難以詳解，衆人議論紛雜，這不是微臣卑陋的見識所能够説準的。

時學者多從燾議，竟未施行。

當時學者大多贊成臧燾的意見，但最終還是

遷通直郎，高祖鎮軍、車騎、中軍、太尉諮議參軍。高祖北伐關、洛，大司馬琅邪王同行，除大司馬從事中郎，總留府事。義熙十四年，除侍中。元熙元年，以脚疾去職。高祖受命，徵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冲約，茅屋蔬飡，不改其舊，所得奉禄，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仕，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其年卒，時年七十。少帝追贈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

長子邃，護軍司馬，宜都太守。少子綽，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邃長子諶之，尚書都官郎，烏程令。

臧凝之　傅僧祐

諶之弟凝之，學涉有當世才具，與司空徐湛之爲異常之交。年少時與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爲太祖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上因回與論之。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謂僧祐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正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詞韵銓序，兼有理證，上甚賞焉。歷隨王誕後軍記室録事，欲以爲青州，其事不果。遷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子夤，尚書主客郎，沈攸之征西功曹，爲攸之盡節，事在《攸之傳》。凝之弟潭之，亦有美譽。太宗世，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後廢帝元徽中，爲左民尚書，卒官。潭之弟澄之，太子左積弩將軍。元嘉二十七年，領軍於盱眙，爲索虜所破，見殺，追贈通直郎。綽子煥，順帝昇明中，爲武昌太守。沈攸之攻郢城，煥棄郡赴之，攸之敗，伏誅。

傅僧祐，祖父弘仁，高祖外弟也。以中表歷顯官，征虜將軍，南譙

沒有實行。

升爲通直郎，任高祖鎮軍、車騎、中軍、太尉諮議參軍。高祖北伐關、洛，大司馬琅邪王一同出征，任命臧燾爲大司馬從事中郎，總攬留府之事。義熙十四年，任命爲侍中。元熙元年，因脚病離職。高祖受命登基，召拜臧燾爲太常，雖然身爲外戚顯貴，然而更加自我約束，住茅屋吃蔬菜，不改變原有的習慣，所得俸禄，與親戚共享。永初三年，退職，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同年去世，時年七十歲。少帝追贈他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

臧燾長子臧邃，任護軍司馬，宜都太守。少子臧綽，任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臧邃長子臧諶之，任尚書都官郎，烏程令。

諶之的弟弟凝之，學問廣博有治世的才幹，與司空徐湛之有非同一般的交情。年少時凝之跟北地人傅僧祐一起以姻親子弟的身份第一次被太祖召見，當時皇上與何尚之討論鑄錢的事，凝之便參預他們的談話，皇上於是轉而與他談論，僧祐拉凝之的衣服，示意他停口，凝之大聲對僧祐説："聖明的君主很難再逢，此時正應全部説出自己的想法。"皇上跟他對答十多次，凝之言詞條理清楚，同時又有論據，皇上頗爲欣賞。歷任隨王劉誕後軍記室録事，朝廷準備讓他執掌青州，沒有實行。升爲尚書右丞，因爲是徐湛之的同黨，被元凶劉劭殺害。凝之的兒子臧夤，任尚書主客郎，沈攸之征西功曹，爲攸之而赴義捐生，此事記載在《攸之傳》中。凝之的弟弟潭之，也有美名。太宗時期，歷任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後廢帝元徽年間，任左民尚書，逝於任上。潭之的弟弟澄之，任太子左積弩將軍。元嘉二十七年，在盱眙帶兵，爲索虜所敗，被殺，追贈通直郎。臧綽的兒子臧煥，順帝昇明年間，任武昌太守。沈攸之攻打郢城時，臧煥放棄武昌郡投奔沈攸之，攸之兵敗，臧煥被處死。

傅僧祐，他的祖父傅弘仁是高祖的表弟。因爲是皇上的表親，歷任高官，任征虜將軍，南譙

太守，太常卿。子卲，員外散騎侍郎，妻熹女也，生僧祐，有吏才，再爲山陰令，甚有能名，末世令長莫及。亦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

太守，太常卿。傅弘仁的兒子傅卲，任員外散騎侍郎，他的妻子是臧熹的女兒，生下傅僧祐，有爲政的才能，兩次擔任山陰令，頗有幹練的名聲，末代的縣令縣長没有誰能够比得上他。傅僧祐也因是徐湛之的同黨，被元凶劉劭殺害。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衛率。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他的父親徐藻，任都水使者。哥哥徐邈，任太子前衛率。

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爲州，辟廣從事西曹。又譙王司馬恬鎮北參軍。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爲秘書郎，校書秘閣，增置職僚。轉員外散騎侍郎，領校書如故。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爲祠部郎。

徐廣家風世代喜愛學習，到徐廣更加精深，各種學派方術，無不鑽研閱讀。謝玄任兖州刺史時，徵召徐廣爲從事西曹。又任譙王司馬恬鎮北參軍。晉孝武帝因徐廣博學，任命他爲秘書郎，在秘閣校書，并增設職官僚屬。又轉任員外散騎侍郎，領校書如故。隆安年間，尚書令王珣舉薦徐廣爲祠部郎。

李太后薨，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文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年。"時從其議。

李太后薨，徐廣就服喪事提出建議説："太皇太后名分地位允當平正，喪事規矩應當與皇帝一樣，喪制完備，纔更能申明感情禮儀。依據《春秋》的義理，母以子貴，既然稱爲夫人，儀式服喪就要依從正體，因此《春秋》上稱成風爲夫人，當年魯文公爲她服喪三年。兒子對於父親的生母，於體尊，於義重。况且尊重祖母并不會壓抑孫兒，自應依禮服喪至期滿而不要有所虧待。至於順乎人情設立制度，如果擔心這方面没有明確的文字依據，那麽寧可隆重些更好。愚以爲應當與她爲祖母之後禮儀相同，服齊衰三年。"當時采納了他的提議。

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録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内使廣立議，由是内外并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焉。元顯引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爲大將軍文學祭酒。

那時會稽王世子司馬元顯總領尚書事，想讓百官向他表示敬意，尚書臺内讓徐廣發出倡議，從此朝廷内外全都對元顯執下屬禮，徐廣常常爲此而感到慚愧悔恨。元顯將徐廣提升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佐朝政時，任命徐廣爲大將軍文學祭酒。

義熙初，高祖使撰《車服儀注》，乃除鎮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曰："臣聞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

義熙初年，高祖讓徐廣撰寫《車服儀注》，於是任命他爲鎮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封爲樂成縣五等侯。轉任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上奏説："臣聽説左史記述言論，右官記載史事，《乘》、《志》兩部史書分别宣傳晉國

鄭，《陽秋》著乎魯史。自皇代有造，中興晉祀，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倏爲疇古。臣等參詳，宜敕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詔曰：“先朝至德光被，未著方策，宜流風緬代，永貽將來者也。便敕撰集。”

和鄭國的事迹，《春秋》則明確顯揚魯國的歷史。自從國朝創建，晉代中興以來，道德風操、帝王法則，在青史上煥發光彩。可是自太和以來，經過了三朝，淳厚的風氣聖哲的事迹，一瞬間就成爲古昔。臣子等考慮，應當敕令著作郎徐廣編撰國史。”皇上下詔說：“先朝崇高的仁德光照四方，還没有記載在簡策上，應當使美好的風氣流傳後世，長久地留給後代。就敕令徐廣撰集。”

六年，遷散騎常侍，又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時有風雹爲災，廣獻書高祖曰：“風雹變未必爲災，古之聖賢輒懼而修己，所以興政化而隆德教也。嘗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塵露，率誠于習。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虚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既多，刑德并用，戰功殷積，報叙難盡，萬機繁凑，固應難速，且小細煩密，群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不勸，禁司互設，而劫盗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義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免。要當俯順群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康矣。言無可采，願矜其愚款之志。”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皆如故。十二年，《晋紀》成，凡四十六卷，表上之。遷秘書監。

六年，遷散騎常侍，又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當時風雹成災，徐廣上書高祖道：“風雹變化不一定就會成爲災害，但古代的聖賢總是以此爲戒加强修身，這是爲了使政治道德的教化興旺發達。我曾勉强承擔公職，從未忘記得到多年的恩遇，總想竭盡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忠誠地報告自己所瞭解的情况。明公剛樹起義旗時，挽救復興了國家，英明威武順應時勢，兩三日即蕩平叛逆。而且恭謙儉約，虚心不懈，拯救百姓化育天下，功效如神。近來國家變故屢起，明公賞罰并施，戰功累累，舉不勝舉，日常政務紛至沓來，原本就難以迅速處理，况且瑣細繁多，群臣爲之憂懼。加之糧食織品量多價廉，民心却并不受到鼓勵，禁防機構處處設立，而搶劫偷盗的情况常常發生，這的確是由於流俗弊病甚多而不容易整治，人們期望深厚而功績難以顯著。回想義熙初年，似乎有所不同，這是爲什麼呢？喜好安定願意舒適，是世間萬物主要的旨趣，習慣舊有事物害怕新生事物，平常人的見識都難以避免。關鍵應俯順民情，進退從俗，那麽全國上下都將歡樂太平，得到人民的瞻仰和敬重。我的意見也許没有什麽可取之處，祇希望憐惜爲臣誠懇的心意。”又轉任大司農，領著作郎等都不變。十二年，《晋紀》完稿，共四十六卷，上奏給皇上。升任秘書監。

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宫，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高祖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之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晋德，實眷

當初，桓玄篡奪帝位，安帝遷出皇宫，徐廣陪侍在行列中，非常悲慟，一片哀情使身旁的人深爲感動。等到高祖接受禪讓，恭帝退位，徐廣又很悲傷，淚水横流。謝晦看見了，對他説：“徐公恐怕稍稍過分了些吧？”徐廣收淚答道：“我與您不同。您輔佐新君創立王業，遇上了千

戀故主。"因更歔欷。

永初元年，詔曰："秘書監徐廣，學優行謹，歷位恭肅，可中散大夫。"廣上表曰："臣年時衰耄，朝敬永闕，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京口，戀舊懷遠，每感暮心。息道玄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申，殞没無恨。"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元嘉二年，卒，時年七十四。《答禮問》百餘條，用於今世。廣兄子豁，在《良吏傳》。

年好運；我世代承受晉朝恩德，實在是眷戀舊主。"於是更加歔欷嘆息。

永初元年，皇上下詔書説："秘書監徐廣，學問優異，舉止謹慎，任職以來恭謹端肅，可任爲中散大夫。"徐廣上表説："臣年齡老邁，不能朝覲，閑居京都，祇是給朝廷增加麻煩。臣祖墳在晉陵，臣又生長於京口，眷戀舊土懷念親人，常常有遲暮之感。臣的兒子道玄謬承皇恩，將任職於晉陵，臣請求隨他一起赴任，終老於故鄉，如能實現這一微小的心願，臣死而無憾。"皇上批准了他的請求，贈賜十分豐厚。徐廣生性愛好讀書，年老仍然不倦。元嘉二年，去世，時年七十四歲。著有《答禮問》一百多條，一直用到今天。徐廣哥哥的兒子徐豁，記載在《良吏傳》中。

傅隆

傅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咸，晉司隸校尉。曾祖晞，司徒屬。父祖早亡。

隆少孤，又無近屬，單貧有學行，不好交游。義熙初，年四十，始爲孟昶建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坐辭兼，免。復爲會稽征虜參軍。家在上虞，及東歸，便有終焉之志。歷佐三軍，首尾八年。除給事中。尚書僕射、丹陽尹徐羡之置建威府，以爲録事參軍，尋轉尚書祠部郎、丹陽丞，入爲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緦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出補山陰令。太祖元嘉初，除司徒右長史，遷御史中丞，當官而行，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

時會稽剡縣民黄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之曰："原夫禮律之興，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也。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

傅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他的高祖傅咸，是晉朝司隸校尉。曾祖傅晞，任司徒屬。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早年去世。

傅隆從小是孤兒，又没有近親，孤單貧窮却有學問品行，不喜交游。義熙初年，年至四十，纔任孟昶建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由於辭讓兼職，被免官。又任會稽征虜參軍。家住上虞，等到回到故鄉之後，便有終老於故土的心意。歷任三軍輔佐之職，前後一共八年。又任給事中。尚書僕射、丹陽尹徐羡之設置建威府，任命他爲録事參軍，不久轉任尚書祠部郎、丹陽丞，入朝任尚書左丞。因爲族弟傅亮是僕射，族親不得互爲上下級，調任太子率更令，廬陵王劉義真車騎諮議參軍，出補山陰令。太祖元嘉初年，任命爲司徒右長史，升爲御史中丞，依照職權行事，很能把握主持正直的體統。又轉任司徒左長史。

當時會稽剡縣百姓黄初的妻子趙氏毆打兒子黄載的妻子王氏，王氏因此而死。遇上大赦，王氏有父母和兒子黄稱、女兒黄葉，依照法律規定，應對趙氏處以發配二千里外的徒刑。傅隆對此案評議説："推究禮制法律的制定，都是本之自然，求之情理，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

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世，爲體猶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仇祖之義。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以處載？將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咎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以爲美談者哉。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當沈痛没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永絶，事理固然也。”從之。

是從地下冒出來的。父親與兒子是骨肉至親，形體各別息息相通。黃稱與黃載的關係，就是黃載對於趙氏的關係，雖然説是三代，却是三位一體，没有什麼能把他們分開。黃稱儘管創巨痛深，但本無仇恨祖父母的道理。如果黃稱可以殺趙氏，趙氏當如何處置黃載？必定會父親、兒子、孫子、祖母，互相殘殺，這恐怕不是先王嚴明刑罰，咎繇制定法律的本意。假使從前石厚的兒子、金日磾的孫子，磨刀拔劍，與兩位祖父不共戴天，那麼石碏、秺侯又怎麼能够流芳百世，成爲後代美談呢？由此可見，舊令上説的‘殺人父母者，流放到二千里外’不宜在父子孫祖中實行是非常清楚的了。趙氏衹應避開王氏宗親一千里之外罷了。法令上也説，‘凡屬流放者，家人親近者如要跟隨，可以允許’。這又非常通情達理，是順應親情來教育愛人的做法。趙氏既被流放，黃載作爲她的兒子，怎麼能不跟隨；黃載隨行而黃稱不隨行，難道是禮教所贊許的嗎？這樣説來，黃稱、趙氏終究不可分開。趙氏雖然將愧悔終生，黃稱也將深切悲痛一輩子，孫兒與祖母的情義自是不能斷絶，事理本來就是這樣的。”朝廷采納了傅隆的意見。

又出爲義興太守，在郡有能名。徵拜左民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

又出任義興太守，在郡守任上有幹練的名聲。召拜爲左民尚書，值班逢節假日，接班者未到就外出，被罰以平民身份領職。不久轉任太常。

十四年，太祖以新撰《禮論》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

> 臣以下愚，不涉師訓，孤陋閭閻，面墻靡識，謬蒙詢逮，愧懼流汗。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尊，父子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播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也。其樂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

十四年，太祖拿新著的《禮論》給傅隆，讓他發表看法，傅隆上表説：

> 臣以下愚之才，又没有受過老師的教誨，長於鄉野而孤陋寡聞，不學無識，錯蒙皇上詢及，慚愧恐懼得汗流浹背。推考所謂禮制，是古代所有刑罰的根本，人際關係的最高原則。所以禮貫徹到家庭國家中，君臣因之互相尊重，父子因之互相親敬。貫徹到婚姻少年中，長幼因之仁愛，夫妻因之和順。貫徹到鄰人鄉里中，朋友因之正直、誠實而博識，賓客因之互敬互讓。所謂上達於天，下布於地，窮究高遠，探測深厚，没有什麼能够超過禮的了。樂之五聲，《易》之

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其流廣，其體大，其義精，非夫睿哲大賢，孰能明乎此哉。况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老，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脱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爲章句之説，既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别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后蒼，俄已分異；盧植、鄭玄，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充斥兼兩，摛文列錦，焕爛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縉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也。伏惟陛下欽明玄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興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惡者，無忘夙夜矣。而復猥充博采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實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默，謹率管穴所見五十二事上呈。蚩鄙茫浪，伏用竦赧。

八卦，《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言婉義鼓勵懲戒，無不植根於禮纔能樹立。禮儀源遠流廣，體大義精，不是聖哲大賢，誰能徹底弄明白呢。何况遭遇暴秦焚書，所存無幾。漢朝建立後，纔徵召年高而多識者，搜集殘存的文卷，但體例錯亂，頭尾脱落，難以詳細論述。幸好高堂生頗懂古義，儒生們分别辨析章句，既然不是一人所明，因而所見各有不同，或師生相傳，雖是同源而又分流。所以聞人、二戴，都事奉后蒼，不久就分爲兩派；盧植、鄭玄，一道求學於馬融，各人又自成名家。比他們更晚的學者，不及古時，然而詰問辯駁似天星般繁多，著作充棟盈車，鋪陳文采如羅列錦綉，光輝燦爛令人可觀。然而五服的禮儀有參差，哀敬的制度駁雜不一，國家的典章制度没有做到天下統一，家法在士大夫中也錯雜不齊，的確應當查考周詳，深謀遠慮，用以確定皇朝的盛大禮制。臣私下思考陛下明察聖遠，與唐堯、虞舜并駕齊驅，廣泛訪求四海人才，親自研究講解《三禮》，然而伯夷那樣的賢才未曾登用，却讓微臣竊居官位，所以臣深恐才不稱職而誤事，爲此臣形神俱瘁、心力并竭，夙夜不忘。臣這次又在皇上廣采博問的對象中濫竽充數，被要求參與發表一些淺陋的見解，實在没有什麽用來回報聖旨的萬分之一。臣不敢懈怠不言，謹將管窺之見五十二事上呈。臣痴愚拙劣、孟浪疏略，對此極爲恐懼慚愧。

明年，致仕，拜光禄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三。

第二年，告老退休，拜光禄大夫。歸老還鄉後，仍手不釋卷，博學多通，尤精《三禮》。謹於奉公，常常親手抄寫書籍。二十八年，去世，時年八十三歲。

史臣曰：選賢於野，則治身業弘；求士於朝，則飾智風起。《六經》奥遠，方軌之正路；百家淺末，捷至之偏道。漢世登士，閭黨爲先，崇本務學，不尚浮詭，然後可以俯拾青

史臣曰：由民間推舉賢才，那麽修身之學業得到發揚；由朝廷選拔士子，那麽弄巧設詐的風氣就會泛起。《六經》深奥，乃是學者效法的光明正道；百家膚淺，却是企圖捷足先登的歧途。漢代擢升士子，由鄉黨提名，以經書爲本講究實

組，顧蔑籯金。於是人厲從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藝重當時，所居一旦成市，黌舍暫啓，著録或至萬人。是故仕以學成，身由義立。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異術。又選賢進士，不本鄉閭，銓衡之寄，任歸臺閣。以一人之耳目，究山川之險情，賢否臆斷，萬不值一。由是仕憑借譽，學非爲己，崇詭遇之巧速，鄙税駕之遲難，士自此委笥植《經》，各從所務，早往晏退，以取世資。庠序黌校之士，傳經聚徒之業，自黄初至于晋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宫車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未及曩時，而濟濟焉，頗有前王之遺典。天子鸞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黄髮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臧燾、徐廣、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并服膺聖哲，不爲雅俗推移，立名於世，宜矣。潁川庾蔚之、雁門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會稽賀道養，皆托志經書，見稱於後學。蔚之略解《禮記》，并注賀循《喪服》行於世云。

學，不提倡浮華詭辯，這樣學子們就能順利地獲官晋爵，冷眼鄙視路上的遺金。於是人人振奮從師求學的志向，家家争相精通專門之術，經藝衹要被時人看重，其居處很快就門庭若市；學校剛剛招生，著録弟子就成千上萬。因此那時是憑學問成就仕途，靠仁義樹立身名。自從魏氏承命以後，君上喜愛雕蟲小技，家家抛棄經義章句，人人看重奇門異術。加上推舉賢才士子，不由鄉黨决定，選擇録用官員的任務，聽任臺省執行。這好比憑藉一個人的見聞，審定天下山川的險情，主觀地判斷賢否，難免挂一漏萬。從此做官依靠虚名，求學不是爲了完善自己，崇尚用不正當手段獵取名利之機巧迅捷，而鄙薄刻苦攻讀談薄名利之遲緩艱難，士人從此丢棄書箱擱置經書，各自追隨所致力的異術，早出晚歸，以謀取名聲地位。興教辦學的學者，傳經收徒的事業，從黄初以至晋代末年，一百多年間，儒教幾乎消失了。高祖受命登基，倡議創建國學，由於不幸早逝，主張没有來得及實行。直到元嘉年間，此事纔得以完成，美好的風尚、盛大的功業，雖然趕不上古時，却可謂盛極一時，很有些先王遺留下來的風範。天子鸞車鳴鑼開道，趨散閑人駕臨學校，太子整冠戴冕，行弟子之禮敬拜先師，這種情況是後生不曾聽説，老人從未見過的，也可以説是一代之盛况。臧燾、徐廣、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全都衷心信奉聖哲，不受時俗影響，在世上樹立了名聲，這是應當的。潁川庾蔚之、雁門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會稽賀道養，都寄托志向於經書，得到後代學者的稱贊。庾蔚之大致注解了《禮記》，并且注解了賀循的《喪服》，流傳於世。



宋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十六

謝瞻　孔琳之

謝瞻　謝晦

謝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第三兄也。年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讚》、《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嘆異。初爲桓偉安西參軍，楚臺秘書郎。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吴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爲柳建威長史。

謝瞻字宣遠，一名謝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是衛將軍謝晦的三哥。六歲的時候，就能够寫文章。他寫的《紫石英讚》、《果然詩》，當時的才士讀了，没有誰不驚異嘆賞。謝瞻最初任桓偉安西參軍，楚臺秘書郎。他從小失去父母，嬸娘劉氏撫養他很有恩情，謝瞻兄弟侍奉嬸娘，如同對待親生母親。劉氏的弟弟劉柳調任吴郡太守，帶着姐姐一同赴任，謝瞻不能違背他們的意願，便辭去職務隨同前往，在劉柳手下任建威長史。

尋爲高祖鎮軍、琅邪王大司馬參軍，轉主簿，安成相，中書侍郎，宋國中書、黄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以素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游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户之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高祖以瞻爲吴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説，

不久，謝瞻任高祖鎮軍、琅邪王大司馬參軍，又轉任主簿，安成相，中書侍郎，宋國中書、黄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他弟弟謝晦當時任宋臺右衛，恩遇寵厚，權勢顯赫。謝晦從彭城回到京城接取家眷，一時賓客車馬輻輳，填咽門巷。此時謝瞻正在家中，見到這種情景，很是驚駭，他對謝晦説："你的名位還不高，而士人歸趨竟到了這種地步。我們家一向以清淡謙退爲家風，不願干預政事，交游的人不過是親戚朋友，而你竟然勢傾朝野，這難道是家門之福嗎?"謝瞻於是用竹籬隔開門院，并且説："我不願意見到這種場面。"等他回到彭城，就向高祖説："我本來是寒素之士，父親、祖父的官位也都没有超過二千石之職。弟弟年紀剛剛三十歲，德行淺薄，能力平庸，但在臺府榮顯居於首位，職任清顯重要，祇怕福過災生，不久就會應驗。我特地請求你把他降職貶官，以求保住我們這衰微的家

以爲笑戲，以絶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

門。”謝瞻屢次向高祖陳請。高祖命謝瞻任吴興郡太守，謝瞻又親自陳述請求謙退，於是改任豫章太守。謝晦有時把朝廷的機密之事告訴謝瞻，謝瞻往往拿這些事向親戚和朋友陳説，當作笑談，用這種辦法使謝晦不再敢泄密。謝晦最終輔佐高祖登基立了功，因此職位高，權勢重，謝瞻却因此更加憂慮擔心。

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晋南郡公主婿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爲國爲家。”遂卒，時年三十五。

永初二年，謝瞻在豫章郡患病，不肯醫治，希望就此死去。謝晦聽到消息急忙趕去，謝瞻見到他，對他説：“你是國家大臣，又掌管軍機大事，老遠地到我這裏來，一定會招致懷疑，産生流言。”當時果然有人禀告謝晦反叛。謝瞻病重，回到京城。高祖因爲謝晦掌管禁軍，不可出宫住宿，就叫謝瞻住在晋南郡公主夫婿羊賁的舊宅，地點在領軍府東門。謝瞻説：“我有祖先留下的舊房子，爲什麽住在這裏！”臨終的時候，留下遺書給謝晦説：“我僥幸能够四體保全，死於正寢，歸埋家鄉，葬於山麓，哪裏還有什麽更多的遺憾呢？弟弟你要勉勵自己，既爲國，也爲家。”於是死去，死時三十五歲。

瞻善於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混、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瑍，無才能，爲秘書郎，早年而亡。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謝瞻善於寫文章，辭藻華美，可與族叔謝混、族弟謝靈運相抗衡。謝靈運的父親謝瑍，没有什麽才能，曾任秘書郎，早年就死了。謝靈運喜歡品評人物，謝混爲此而擔心，想壓制他的傲氣，貶抑他，但没有想到合適的方法，就對謝瞻説：“除了你，没有誰能折服他。”於是謝混就和謝晦、謝曜、謝弘微以及謝瞻等一同和謝靈運出外游玩，叫謝瞻和謝靈運同乘一輛車，謝靈運一登車，便開始品評人物，謝瞻對他説：“秘書早就亡故，議論他的人也各有不同的看法。”謝靈運聽了默不作聲，從此他品評人物的言論逐漸減少，以至不再出現了。

弟皭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温凊，嘗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顔，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爲病畏驚，微踐過甚，一家尊卑，感皭至性，咸納屨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初爲州主

謝瞻的弟弟謝皭字宣鏡，幼年就有突出的德行。還在他祇有幾歲的時候，親生母親郭氏患病，積久難治，纏綿病榻。謝皭晨昏侍奉，毫不懈怠；冬温夏凉，照顧備至；服藥時先嘗藥之温凉，進膳時親自捧具進食，没有片刻疏忽。勤謹的態度、傷心關切的表情，未曾稍有改變。他擔心僕人服侍病人厭倦懈怠，事事親自料理。母親

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遷秘書丞。自以兄居權貴，已蒙超擢，固辭不就。徐羨之請爲司空長史、黄門郎。元嘉三年，從坐伏誅，時年三十一。有詔宥其子世平，又早卒，無後。

因爲病怕受驚嚇，他小心邁步，異乎尋常。全家上下，都被謝嚼的孝心感動，全脱下鞋子走路，屏住聲氣説話，像這樣堅持了十餘年。謝嚼最初任州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不久遷任秘書丞。但他認爲是因兄長身居權貴，自己纔受到越級提拔，就堅決辭却不肯就職。徐羨之奏請，讓他擔任司空長史、黄門郎。元嘉三年，因連坐伏法，死時三十一歲。皇上有詔令，寬宥他的兒子謝世平，謝世平又早死，没有後嗣。

孔琳之　孔道存

孔琳之字彦琳，會稽山陰人。祖沈，晋丞相掾。父廞，光禄大夫。

孔琳之字彦琳，會稽山陰人。祖父孔沈，晋時爲丞相掾。父親孔廞，任光禄大夫。

琳之强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棋，妙善草隸。郡命主簿，不就，後辟本國常侍。桓玄輔政爲太尉，以爲西閤祭酒。桓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

孔琳之剛正不阿，有志向，有能力，寫文章喜歡講究文辭，懂得音律，又能彈棋，善於書法，精通草隸。郡府任命他爲主簿，他不到任，後來徵召爲本國常侍。桓玄任太尉輔政時，任命他爲西閤祭酒。桓玄當政時，主張廢止錢幣，用穀帛代替，孔琳之評議説：

> 《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其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肄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毁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毁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敝，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

> 《洪範》所説的八政，把貨放在食的後面，難道不是因爲交易憑藉的銅幣，是日用中最爲重要的東西嗎？假如銅錢不是用於交易，而百姓却在造錢上用力，那麽這就是妨礙了他們賴以爲生的職業，禁絶它是可以的。現在農夫自己種植穀物，工匠自己製造器械，士農工商各爲自己的職業奔忙，何曾在製錢上付出努力。所以聖王創製無用的銅錢，以便交流有用的財物。這樣，既没有破損毁壞這類損耗，又免除了運輸存放的辛勞。這就是銅錢繼承龜貝的功用，歷代使用而不廢止的原因。穀帛是可貴的東西，本用來滿足人們衣食的需求，現在分出部分來充任銅錢的職責，那麽造成的損失很多。又在商販手中耗費損壞，在割截使用之時損耗丢棄，這樣做的弊病，在以前就明白地顯示出來。所以鍾繇説："奸巧詐僞的百姓，争着積聚濕穀來牟取暴利，製作薄絹來擴充錢財。"魏代針對這種現象，制定了嚴刑，但還是不能禁絶。因此司馬芝認爲使用銅錢不衹是使國家富裕，也是减省刑法的一種方

亡其財。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治之士，莫不以爲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游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

式。銅錢停止使用，是因爲戰亂導致銅錢長期滯積，自然地停用，出現這種情况是有其根源的，漢代末年就屬於這種情况。現在已經使用，却廢止不用，那麽百姓就會陡然間失去他們的錢財。現在搜羅天下的穀物，用以調節天下人的食用，有些地方倉庫充盈，有些地方無斗儲之糧，這樣互相支援流通，那麽缺糧的地方就可以仰仗富餘的地方。使糧食互相流通的關鍵，實在是藉助於銅錢。突然間停止使用，這些銅錢便成了廢棄無用之物，就使有銅錢而無糧食的百姓，都因此而挨餓受窘，這就是廢止銅錢立即就會出現的弊病。况且根據現在情况來看，使用銅錢的地方并不貧困，使用穀物交易的地方却并不富裕。又加上百姓習用銅錢由來已久，更改這一制度一定會造成疑惑。俗話説：“獲利不到百倍，不改變自己的職業。”更何况使用銅錢比使用穀物便利呢？魏明帝時，曾經廢止銅錢，使用穀帛交易，推行了三十年。因爲百姓感到不方便，於是滿朝文武進行議論。那些有識有才的英彦，通曉治道的臣僚，没有誰不認爲應當恢復銅錢的使用，百姓没有反對的情緒，朝廷没有不同的觀點。他們尚且抛棄使用穀帛的辦法而改用銅錢交易，足以證明以穀帛代銅錢使用的弊病，在已經試用的朝代就已經明白地顯示出來。世上有人説魏朝很久不使用銅錢，朝廷積累的銅錢有億萬之數，所以想使用它，使朝廷獲利、國家富裕。這種説法恐怕不對。從前晉文公城濮之戰後論功行賞，把主張詐謀取勝的舅犯放在後，而把主張誠信待人的成季放在先，認爲舅犯之謀雖可建立一時的功勛，却不如成季之言有萬世之利。在魏明帝朝中議論穀之用的時候，名賢在顯位，君子滿朝廷，仔細謀劃用錢用穀孰利孰害，將要確定治理國家的重要方略。假若用穀帛實在是比用銅錢方便，按道理不會迷惑於當時的眼前利益，而廢止可以永久通用的共同交易工具，這是可以清楚知道確定無疑的。

這實在是處在困境中而想變換局面，改弦更張罷了。我朝孝武帝末年，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五穀豐登，百姓安居樂業，因而穀帛豐富，差不多家給人足，用這事實來驗證，銅錢不會對百姓有所妨害。近來戰爭屢屢發生，災荒饑饉頻頻降臨。百姓飢寒得不到賑濟，真實的原因就在災荒和戰亂。明公已經扶助拯救百姓，而改變視聽，恢弘注重本業的教化，明確重農勸農的條令，教導百姓不誤農時，各自安於本業，游蕩在外的人知道回鄉務農，從事末業的人也自行停業，人人在田地上争着出力，野外没有荒蕪的土地了。照這樣下去，升平治世一定會來臨，哪裏還用擔心衣食不足呢。我認爲關於拯救時弊的辦法，不要從廢止銅錢上去尋找。

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

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既異，致化實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恨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群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盂有銘，韋弦作佩，況在小人，尤其所惑，

桓玄又主張恢復肉刑。孔琳之認爲：

唐堯、虞舜創設象刑，夏禹建立刑法，因爲民風有着淳厚與澆薄的區别，但實施教化的目標却相同，寬厚和嚴厲相互補充，根據條件的變化采取相應的措施。《尚書》裏説“刑罰有的年代輕，有的年代重”，指的是刑罰輕重要適應時代。三代之時，民風淳厚、世事單純，所以很少有人觸犯刑律；三代末年民俗虚浮，世事繁雜，所以動輒陷於法網。假如《吕刑》中的三千刑律在三代末年實行，那一定會留下刑罰過重、踴貴屨賤的過失。這就是五帝執法不相沿襲，肉刑不可以全部恢復的緣由。漢文帝出於仁厚惻隱之心，痛心罪人没有自新之路可走，改革古刑，創立新刑，號稱置刑法而不用，但是外有減輕刑罰之名而實際受罰却重，反而更加傷害百姓。所以孝景帝繼承皇位，施政寬緩以減輕刑罰，施政寬緩則百姓怠惰，刑罰又不足以禁絶邪惡。因此人們都希望刑罰適中得當，這就是文、景之治過去爲人稱美，而歷代詳細研討，却没有使刑罰適中的原因。兵災之後，犯法的人更多。但判爲棄市的罪，却據舊例斬去右趾來代替。由於當初漢文

或目所不睹，則忽而不戒，日陳于前，則驚心駭矚。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絶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制。豈曰允中，貴獻管穴。

帝作了這一錯誤決定，以致後世相承不變。這就是前代有識之士雖然不滿，反復議論此事而未能辯明的原因。鍾繇、陳群的意見雖然小有不同，但在想用斬右趾代替棄市這一點却是一致的。假若順從他們的意見，那存活的人就很多了。把死罪降爲受刑，還可以活下來，確實是減輕了刑罰，但人情往往重視那些明顯可見的事情，輕忽那些看不真切的事情，忽視遠處的事情，警惕身旁的事情。因此，盤盂中有銘文教誡守法，韋弦被當作佩飾以促人自省，更何况對於小人來説，最是他們糊塗的地方，有的事情眼睛没有看見，就忽略它而不加警惕；有的事情天天在面前，就注意它而膽戰心驚。由此説來，從重處刑人們不一定不會觸犯法律，從輕處刑人們不一定不怕犯法，而從輕處刑可以保全犯法者的性命，蕃育他們的子孫，仁心既是救助犯人，功德也應有益百姓。同時當前應該憂慮的事情首先是百姓逃亡問題，他們屢屢叛逃，不肯改變，應當使他們無處逃身，也藉此以提醒警告那些還未逃跑的人，永遠禁絶這種壞事的根源。至於其他科條，應當依照原先的規定。我豈敢説這是允中之論，貴在呈獻管穴之見。

玄好人附悦，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遷楚臺員外散騎侍郎。遭母憂，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爲會稽内史、後將軍，仍以琳之爲長史。父憂，去官。服闋，補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所居著績。

桓玄喜歡别人阿附討好，而孔琳之不能承順他的旨意，因此不受賞識。孔琳之遷楚臺員外散騎侍郎。因母親去世而離職服喪，服喪期滿，授任司徒左西掾，因父親致仕，自行解職。當時司馬休之爲會稽内史、後將軍，因而任命孔琳之爲長史。孔琳之又因父親去世而離職服喪，服喪期滿，補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他在任職的地方，都留下了顯著的政績。

時責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恤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别建言曰：

當時朝廷責令衆官呈獻有利國家、順應時局的建議，進言的人認爲應當整修學校，慎用典刑，審察爲臣之道，明確黜陟標準，舉薦隱逸，擢拔賢才，致力農事，減少徵調。孔琳之在衆人的建議之外，另外提出建議説：

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

璽印是用來辨明職位封爵、確立符信的

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内外群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説，推例自乖其准。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依據。論職位，没有誰比皇帝再大；論封爵，没有誰比公侯尊貴。而傳國玉璽，歷代沿用，襲封印章，代代相傳，都以保持原印爲貴，不必改製新印。現在衹有尉這個官職，獨用一舊印，至於内外衆官，每有遷調都改製新印，考究這樣做的用意，我始終還未弄通。假如認爲官員各有自己的姓氏，與傳國、襲封不同，那還不如不同朝代相差懸殊。假如説到名聲地位，即使有公卿的貴重，也還不如帝王的尊顯。假使認爲其中有被誅殺的大臣，忌諱凶邪污穢，那麽漢代沿用秦代的玉璽，帝位延續四百年，没有聽説因爲子嬰被殺、國家滅亡，就丢棄玉璽而不佩用。帝王公侯這麽尊貴，沿用玉璽却毫無疑忌；而人臣百官地位卑下，爲什麽厭惡用舊印呢？查找典籍，没見到换印的説法；推求舊例，違背了自己的準則。而整年爲了鑄刻官印，浪費人工，消耗實物，金銀銅炭的耗費，不能一一列舉，這不是因循舊例、崇尚易簡之道的辦法，我主張衆官始終使用一枚官印，不用費心改製。如果有新設置的官職，或者官多印少，印文脱落模糊，然後纔鑄刻新印，那麽上對皇上府庫的裨補，不衹是小小的好處。

又曰：

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況復兼以游費，實爲民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産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

又進言説：

辦喪事設置凶門柏歷之制，不出自禮書，起源於末世，積久變成常例，相沿成爲舊俗。於是上自天子，下到庶人，奉行確實是有緣由的，突然進行變革，一定會引起震動。但如果無關於人情，而又違背禮法，保存它并没有明確的意義，除去它也不會有違禮的過失，本來就應當遵奉先代的禮書，革除後世的謬誤，更何況耗費那些不必要的費用，實在成爲百姓的災患呢。凡是人士的喪葬禮儀，大都在閭里操辦，每逢有這一需求，動不動耗費十幾萬錢，既損耗民間的財力，而意義却并無所取。至於貧寒之家，人人想要竭盡財力把喪事辦得像樣，即使室如懸磬，也没有誰

不傾家蕩產。先賢所說的按禮法葬埋，難道就是像這樣嗎？我認爲應當恭謹地遵照先代典籍，一概廢止設置凶門的規矩，就在門上作出白色標記，已足以表示家有喪事。

又曰：

昔事故飢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綿絹既貴，蠶業者滋，雖勤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裲襠，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或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寢卧，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綿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爲之艱匱，官庫爲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

又進言說：

過去發生變故和饑荒，米穀綿絹價格都上漲，以後米價立即恢復，而絹價到現在還是貴上一倍。綿絹既然漲價，養蠶織絹的人增多，雖然加倍努力增產，可是價錢還是不停地上漲。我認爲導致這種狀況，實在有其根源。發生變故以前，軍隊裝備衹用鎧甲而已；至於袍襖裲襠之類的軍服，一定要等到正式作戰時纔發下使用，平常收藏在倉庫裏，長久不會損壞。現在儀從、直衛以及邀羅使命，有時有防衛迎送的差使，全部服用袍襖之類的軍服，不衹是一府士兵，諸軍都是這樣做。綿帛容易損壞，不能使用很久。再加上白天穿來禦寒，夜晚鋪來睡覺，還不到一年，就自然損壞破裂。每年絲綿剛剛生產出來，很容易就折成田租而出賣，又加上各府爭着收購，動不動就有千萬之多，綿絹的價格長期上漲不得停止，實在是出於這一點。私人服用因此而艱難匱乏，官府倉庫因此而庫藏盡空。我認爲如果是侍衛需要，當然不能廢止，其他人就依然穿用鎧甲。小的使命送迎之類的差事，衹應當賜給器仗，不必動用鎧襖。使用既然簡省，那麼價格自然會降低。

又曰：

夫不恥惡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爲日久矣。今雖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爲悦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爲之殫產，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爲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

又進言說：

凡不以粗劣食物爲恥，衹有君子纔能够做到。飯菜講究奢侈，此風由來已久。現在雖然改弦更張，大力弘揚節儉，但奢靡之風并未改變。進用的美味不過一兩樣，而各種肴饌却要擺放一大片，除了充腹適口之外，都是爲了好看而花費，富貴之人憑藉此以顯示排場，窮苦百姓却因此而耗盡家產。大家都一致鄙視這種不良現象，但却沒有人能擺脱習俗而獨自例外。我認爲應當大致規定飲

而流。

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六年，高祖領平西將軍，以爲長史，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又除高祖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出爲吴興太守，公事免。

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橈。奏劾尚書令徐羨之曰：

臣聞事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爲整。然後朝典惟明，莅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頽。臣以今月七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猥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録。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録。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唤，有兩威儀走來，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録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敕下人一不得鬥，凶勢輈張，有頃乃散。又有群人就臣車側，録收捕樊馬子，互行築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自録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尚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羨之内居

食標準，使他們做到花費、儉約適當，假如有人不改變作風，就將他貶官降職，那麽崇尚節儉的教化，用不了多久就可流布天下了。

孔琳之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六年，高祖領平西將軍，以孔琳之爲長史，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又授任高祖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時，孔琳之又被授任宋國侍中。後出京任吴興太守，因公事免職。

永初二年，孔琳之爲御史中丞，執法公正嚴明，從不退縮屈服。他上書彈劾尚書令徐羨之，奏疏説：

我聽説侍奉皇上要遵紀守法纔稱做恭，統馭下屬要嚴肅端莊纔稱做整。這樣，朝廷典章必能昭明，治理百姓必能嚴肅。這一原則如果衰替，那麽法紀將會敗壞。臣在本月七日，參加皇太子正會儀式。正會儀式完畢，大家乘車離去，我停車在門旁伺察有無失禮行爲。有個身份不明的人騎着馬擋在我的車前，收捕驅趕他，叫他離開。這個人居然敢辱駡收捕，諮審便要將他逮捕。每逢有朝廷公事，我常常擔心會出現糾紛，就命令諮審不要過問，可是那個人却在那兒怒駡不止，這纔命人逮捕他。那個人不肯下馬，連聲大叫，有兩名威儀走來，毆打我手下的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帶領威儀和手力毆打我手下的人。倪宗還説："中丞怎麽能行凶，竟敢逮捕尚書令手下的公人。凡是中丞手下的收捕，威儀把他們全綁起來。"臣命令手下人一律不准争鬥，倪宗等人氣勢洶洶，更加囂張，過了一會兒纔散去。又有一群人來到我的車旁，抓住收捕樊馬子，輪流毆打，使他僵仆倒地，不能回轉御史臺。臣逮捕那些違禮的人，本來没有過錯，倪宗竟敢倚仗權勢，恣行凶暴，搶奪罪犯。當時尚書令徐羨之坐在車上，他的車和我的車同在一列，手下人像這樣争鬥，有人説徐羨之未加禁止，有人説徐羨之禁而不止。放縱手下人不加禁止，違背國法；禁而不止，又不合常

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凌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己有短垣，而自逾之"。又宗爲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

理。欺凌冒犯監司，凶暴的聲名傳揚，寬容放縱倪宗等人，竟不加追究，損害國家的威望，有失大臣的身份，不用法紀來制裁，國家的風化法度置於何地？徐羨之內居朝廷高位，對外主管京城事務，地位尊貴，責任重大，百官瞻仰崇敬。而他却毫不顧惜朝廷的法紀，整飭朝廷的風範。以致使京城之內有人放縱恣肆，凌辱欺侮執法官員，凶惡暴怒之聲，竟從京城中發生，這正是人們所說的"自己築短墻，而自己爬越它"。另外，倪宗是搶奪罪犯的主使，即使不加追究，但他一而再地違反法紀，應當對這種人貶官撤職。臣恭請皇上，罷免徐羨之現任官職，以三公的名義回家閑居，倪宗等搶奪犯人的罪行，已經命令掌故御史根據事實依法判罪。

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

皇上下詔說："小人很難約束駕御，不要追究司空的責任，其他都按你的奏疏辦。"

羨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治中，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爾，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書。不治產業，家尤貧素。

徐羨之在朝廷中官居首位，不想讓觸犯法紀的事被大家知道。當時徐羨之領揚州刺史，孔琳之的弟弟孔璩之爲治中，徐羨之叫孔璩之勸孔琳之消除怨氣，平息這場官司。孔琳之不答應。孔璩之反復陳說，孔琳之對他說："我觸怒了宰相，縱使判罪，也衹在我一人身上罷了，你是一定不會跟着受罰的，哪用得着這樣嘮嘮叨叨呢！"從此百官震驚，風氣整肅，没有誰敢違犯禁令。高祖對他很是嘉許，車駕行經蘭臺還親自去看望他，以示寵幸。孔琳之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書。孔琳之從不置辦家產，家中特别貧困。

景平元年，卒，時年五十五。追贈太常。

景平元年，孔琳之去世，死時五十五歲。朝廷追贈他爲太常。

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治中從事史。邈子覬，别有傳。覬弟道存，世祖大明中，歷黄門吏部郎，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爲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自殺。

孔琳之的兒子孔邈，有父親的風範，官職曾到揚州治中從事史。孔邈的兒子孔覬，另外有傳。孔覬的弟弟孔道存，世祖大明年間，歷任黄門吏部郎，臨海王劉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劉子勛建立僞王朝，孔道存任侍中，行雍州事。晉安王失敗後，孔道存自殺。

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民天。是以九棘播於

史臣曰：百姓生活最重要的東西，是食物和錢幣。錢幣使貨物流通，食物是百姓生存的根

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疏寡，奉生贍己，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訛變，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棄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稌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饑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渴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璧幽峰，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既而蕩滌圜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睹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本。因此，作物從農皇時代開始播種，用龜貝作錢幣從上古時期就已盛行。從前民風淳厚，民俗尚未澆薄，欲望嗜好都比較少，供養自己的生活，要求容易滿足。家裏有一個男子親身耕種，那就有餘糧存放在家中；一個婦人從事紡織，那就有許多件衣服抗寒保暖。雖然貿易的方法，可以交流物産，補足人們所缺乏的東西，但龜貝的使用，爲人們帶來的好處并不很多。可是社會上的事情有發展變化，衰敗的時代接替了隆盛的時代，農民勤勉勞作，十分辛苦，所以農民離開農田去經商。商人從事安逸悠閑的工作，因此被稱做末業的商業流布而且漸漸擴大，錢幣通行的結果不再符合當初創造它們的本意。於是人們争着收購很難得到的珍物，多多儲存無名的齎貨，明珠翠羽之類，没有脚却到處流布；絲罽文犀之類，没有翼却飛向四方。天下法紀敗壞，百姓却丢棄農田，從事商業。商人不事耕作，豐收之年他們却和農夫一同享受糧食充盈的好處；饑荒災年他們却耗損農家的儲糧。錢幣即使超過一尺，也不能在堯遇上九年水災的年景用於充飢；龜貝即使大如車輪，也實在不能在湯遇上七年旱災的時代幫助解渴，可見錢幣帶來的弊病也很深了。本來應當一律廢止錢幣，單用穀帛，使百姓知道養生之路，除去農業就没有别的選擇。以千匹帛作錢幣，比懷藏玉璧行走更困難；以萬斛穀作交易，并不比遠離家鄉更容易。這樣就可以使從事商業的人自己停止經商，使在外游食的人知道返回家鄉務農。而隨着年代推移，百姓已經習用錢幣，有的倉庫堆滿錢幣，錢索朽爛，而糧食倉庫却并不充滿，有的家中藏有成串的錢幣，但良田却很少開墾種植。假如制度突然改變，廢止錢幣不用，那麽用來作交易憑藉的東西，一時間就没有什麽可以替代，雖然把廢止錢幣當作治國的重要方略，但不能够倉促推行。首先應當革除浮華之習，制止奸詐之風，恢復古代民風淳厚的局面，把玉璧抛向高山，把明珠丢進深壑。然後驅使天下百姓，回歸耕種、蠶桑的本業，使縑粟有餘，就像水火一樣地處處可見。然後清除錢幣之制度，把錢幣銷毁鑄物，不許遺留，建立不用錢

幣的制度，世世代代永傳後世，那種比屋稱仁的局面也可再現，哪裏衹是在唐堯之時纔有呢！桓玄瞭解事情之始而未見到事情之終，孔琳之看到事物的表面而未考慮事物的根本，是不是考慮問題有取捨，哪裏是一概之論就可以定局呢。

宋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十七

蔡廓（子）興宗

蔡廓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也。曾祖謨，晉司徒。祖系，撫軍長史。父綝，司徒左西屬。

廓博涉群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時桓玄輔晉，議復肉刑，廓上議曰：

夫建封立法，弘治稽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膏潤，厲嚴霜以肅威，晞風者陶和而安恬，長戾者聞憲而警慮。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民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冥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爲。季末澆僞，法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耻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奸，况乎黥劓，豈能反其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治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雖閉否之運甫開，而遐遺之難未已。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弘育，申哀矜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曾祖父蔡謨，晉時任司徒。祖父蔡系，任撫軍長史。父親蔡綝，任司徒左西屬。

蔡廓博覽群書，言行遵從禮法。初出仕爲著作佐郎。當時桓玄輔佐晉政，主張恢復肉刑。蔡廓上呈奏議説：

建立邦國，制定法規，弘揚治道，推行教化，一定要根據時代變化設立制度，恩德和刑法同時施行。用貞正專一來防範邪念，用教化禁令來約束惰習，灑恩澤以滋潤百姓，施嚴威以整飭國法，因而沐浴教化的人喜樂和融而生活安適，凶惡暴戾的人聽到法紀就擔驚害怕。雖然後代也是質文互相迭用，但恩德刑法并用之道并没有改變。肉刑的設立，起自先代聖哲之君。由於古代風俗淳厚，百姓大都敦厚誠信，見到受刑的人走在路上，活生生的形象擺在面前，那機巧奸詐之心就會隱伏收斂，爲非作歹之徒就會改變品行，所以制定肉刑可以遏制殘暴，不用刑殺，教化隆盛，而成無爲之治。到了末世，民風浮薄虚假，法網更加嚴密，貪婪詭詐之心一天天滋長，羞耻畏法之心一天天減少。即便終身服苦役，也不足以制止奸邪之心，况且單用黥劓之刑，哪能使凶徒改過從善，衹聽到受刑者悲慘的叫聲，却收不到濟民治國的效益。至於棄市的刑律，有些實在不是不赦之罪，即使案情不是親手殺人，按

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使將斷之骨，荷更榮於三陽，干時之華，監商飆而知懼。威惠俱宣，感畏偕設，全生拯暴，於是乎在。

法律却一律處死，輕罪重罪在條款中不加區分，減刑降罪的道路就一概堵塞，鍾繇、陳群曾以此而高聲直言，晋代元皇也曾以肉刑代死而留下哀愍之情。現在英明的輔相翼贊聖朝，仁德遠遠超過伊尹、周公，雖然困厄的氣運剛剛扭轉，但早先留下的禍難尚未平息，實在應當明察案情，審慎用刑，寬宥罪人，表明哀矜之情而革除濫刑，更改大辟之刑爲砍去肢體，保全至爲貴重的性命，擴大將來子孫的繁衍，使那些將被斬首的囚犯，在秋冬之際蒙受再生的機會，使那些違背時勢的顯貴，明白秋風起將要行刑從而知道畏懼刑法，朝廷的嚴威、恩惠同時顯示，使百姓感恩、畏刑的措施一同施行，保全百姓拯救暴徒的德政，就體現在這種措施之中。

遷司徒主簿，尚書度支殿中郎，通直郎，高祖太尉參軍，司徒屬，中書、黄門郎。以方鯁閑素，爲高祖所知。及高祖領兖州，廓爲别駕從事史，委以州任。尋除中軍諮議參軍，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服闋，相國府復板爲從事中郎，領記室。宋臺建，爲侍中，建議以爲："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之。

蔡廓調任司徒主簿，尚書度支殿中郎，通直郎，高祖太尉參軍，司徒屬，中書、黄門郎。因爲他方正耿直、廉潔質樸，受到高祖賞識。等到高祖領兖州刺史，蔡廓擔任别駕從事史，高祖便把兖州事務全交給他。不久，他被授任中軍諮議參軍，太尉從事中郎。蔡廓還未接受官職，遇上母親去世而回家服喪。蔡廓生性孝敬，服喪期間，三年不洗頭洗澡，幾乎承受不了哀痛。服喪期滿，相國府下文板授他爲從事中郎，領記室。宋臺建立後，他擔任侍中，上疏提出建議認爲："審判犯人時，不應當叫犯人子孫寫供辭，明確説出父、祖的罪狀。虧損教化，傷害親情，没有什麽比這種做法更爲嚴酷。從現在開始，祇要叫家屬與囚徒相見，家屬假如没有請求復審的訴狀，就足以表明他們認罪，不必要求家屬寫供辭。"朝廷評議都認爲蔡廓的意見允當可行，采納了他的建議。

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高祖以廓剛直，不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每諮廓然後施行。亮意若有不

世子左衛率謝靈運擅自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因不舉報而免去官職。高祖認爲蔡廓剛烈正直，不容許奸邪枉曲，命蔡廓補御史中丞。蔡廓在任，屢屢糾彈官員違法的行爲，百官爲之震動而敬畏。當時中書令傅亮職位高、權力大，學識在當代首屈一指，朝廷的禮儀典式，全都取决於

同，廓終不爲屈。時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廓書曰：

傅亮，傅亮每每咨詢蔡廓，然後纔施行。傅亮的意思若有不同，蔡廓始終堅持己見，不隨意屈從。當時對揚州刺史廬陵王劉義真的朝堂位列次序有疑惑，傅亮給蔡廓寫信説：

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别。又海西即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蔡公爲司徒，簡文爲撫軍開府，對録朝政。蔡爲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之下，而于時位次，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邪。

揚州刺史廬陵王劉義真上朝自然應當穿刺史官服。然而説到在朝堂行禮的位次，應當排列在朝堂衆官之上，不應當按官位次序坐在衆官之下。足下試行再探究考慮這個問題。《詩序》説："天子之女下嫁諸侯，衣服、禮儀、秩禄的規定，和他的丈夫無關，比王后低一等。"天子之女位次比天子之后低一等，由此推之，那很明顯，皇子位次應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記載，式乾殿會集群臣，諸皇子的位次全在三公之上，現在把這次序分條抄録在另外的紙上。又如，晋海西公即位時大赦天下的詔令，太宰武陵王放在第一位，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位，大司馬第三位。大司馬職位既然最高，又都督中外諸軍事，而位次在二王之下，這難道不是理應在皇子之下嗎？這一詔令文字現在還保存着。永和年間，蔡謨任司徒，簡文當時是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兩人共掌朝政。蔡公是正職長官，地位不應當在儀同之下，而在那時排列位次，簡文排在前，蔡公次於他。各種例證很多，不能再一條條抄録。揚州刺史廬陵王劉義真的位次反而處在朝廷九卿之下，恐怕這違反了禮儀，應該改變這種情況。

廓答曰：

蔡廓寫信回答説：

揚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齊獻王爲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爲驃騎，轉齊王爲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爲次也。又齊王爲司空，賈充爲太尉，俱録尚書署

揚州的位次處在朝廷九卿之下，我也曾經想到其中的疑問。但是朝廷按職位排列位次，而不是按照原有的封贈，又没有明確的文字規定，説對皇子應有特殊的禮遇。齊獻王任驃騎時，孫秀未歸降，晋武帝想要表示對孫秀的特别優待，任命孫秀爲驃騎，改任齊王爲鎮軍，地位在驃騎之上。假如像足下所言，皇子地位在三公之上，那麽齊王的地位本來就已比孫秀尊貴，哪裏要改任鎮軍，纔使他地位在驃騎之上，可以明確知道那時

事，常在充後。潘正叔奏《公羊》事，于時三録，梁王肜爲衛將軍，署在太尉隴西王泰、司徒王玄冲下。近太元初，賀新宫成，司馬太傅爲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爲賀首。立安帝爲太子，上禮，徐邈爲郎，位次亦以太傅在諸王下。又謁李太后，宗正尚書符令以高密王爲首，時王東亭爲僕射。王、徐皆是近世識古今者。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謂未可爲據。其云上出式乾，召侍中彭城王植、荀組、潘岳、嵇紹、杜斌，然後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反在黄門郎下，有何義？且四王之下則云大將軍梁王肜、車騎趙王倫，然後云司徒王戎耳。梁、趙二王亦是皇子，屬尊位齊，在豫章王常侍之下，又復不通。蓋書家指疏時事，不必存其班次；式乾亦是私宴，異於朝堂。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僕射下，侍中在尚書下耳。來示又云曾祖與簡文對録，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别。王姬身無爵位，故可得不從夫而以王女爲尊。皇子出任則有位，有位則依朝，復示之班序。唯引泰和赦文，差可爲言。然赦文前後，亦參差不同。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文雖撫軍，時已授丞相殊禮，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爲班，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今護軍總方伯，而位次故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

仍然是依據現任職位排列位次。又，齊王是司空，賈充是太尉，兩人一同録尚書署事，齊王的位次常常排列在賈充之後。潘正叔上奏《公羊》之事，當時有三人録尚書事，梁王司馬肜爲衛將軍，署名在太尉隴西王司馬泰、司徒王玄冲之後。近世晋太元初年，祝賀新宫殿落成，當時太傅司馬道子任中軍，雖是王子，而把齊王司馬柔之放在賀辭首位。册立安帝爲太子，群臣朝賀的時候，徐邈任祠部郎，安排位次也是把司馬道子排在衆王之後。又謁見李太后的時候，宗正、尚書符令把高密王排在首位，當時王東亭爲僕射。王、徐二人都是近代瞭解古今禮儀的人物。足下引用式乾殿三公諸王位次爲證，我認爲不可作爲依據。陸士衡《起居注》中説，皇上駕臨式乾殿，召侍中彭城王司馬植、荀組、潘岳、嵇紹、杜斌，然後纔説到足下列舉的四王，位次在三公之上，却反在黄門郎之下，有什麽準則？况且四王之後纔提到大將軍梁王司馬肜、車騎趙王司馬倫，然後纔提到司徒王戎。梁王、趙王也都是皇子，和豫章王常侍相比，論宗族地位更尊貴，論官職地位齊等，却反而排在豫章王常侍之後，又更講不通。大概是記録官員衹是記録當時發生的事情，并不一定保留當時的排列位置；式乾殿的集會也屬於私宴一類，和朝堂的禮儀有區别。就像現在在含章殿西堂，足下位於僕射之後，侍中又在尚書之下而已。來信又説到曾祖蔡公與簡文共録尚書事，蔡公位在簡文之下，我們家的舊日記載却不是這樣，現在抄録在另外的紙上附上。天子之女自己没有爵位，所以能够不隨用丈夫的禮儀，而以天子之女的禮儀表示尊貴，皇子出仕就有職位，有職位就要按照朝廷禮儀，再公布他在朝堂的排列位次。衹有足下所引的泰和年間的大赦詔書，勉强可以作爲該説的依據，但大赦詔書前後也有互不一致的情况。太宰是上公，位次自然應當在大司馬之前。簡文雖是撫軍，當時已授予丞

相的殊禮，又兼有中外都督之任，所以按他本身的官職排列位次，不是因爲都督中外之任而排在蔡公之上。目前護軍總領方伯，而位次反而在持節都督之後，望足下再斟酌這件事。

遷司徒左長史，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録尚書徐羡之，羡之曰："黄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也。"遂不拜。干木，羡之小字也。選案黄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羡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

蔡廓調任司徒左長史，出京擔任豫章太守，後調進京擔任吏部尚書。蔡廓通過北地傅隆問傅亮："選任官員之事如果全部交給我，我就不再推托；不然的話，我不接受這一職務。"傅亮把這話告訴録尚書徐羡之，徐羡之説："選任黄門郎以下官員，全部交給蔡廓辦理，我們不再過問；黄門郎以上的官員，仍然應該共同磋商，統一意見。"蔡廓説："我不能替徐干木在紙末署名。"竟不接受吏部尚書之職。干木是徐羡之的小字。選任官員的文書用黄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共同署名，所以蔡廓説"在紙末署名"。徐羡之也感到蔡廓生性正直，不想讓他在掌握實權的要害部門任職，把蔡廓調任祠部尚書。

太祖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僚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廓别，廓謂曰："營陽在吴，宜厚加供奉。營陽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亮已與羡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羡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太祖即位，謝晦將之荆州，與廓别，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

太祖入京繼承帝位，尚書令傅亮率領百官恭敬迎接，蔡廓也和傅亮一起出發。到了尋陽，蔡廓患病，不能繼續前行。傅亮將要上路，到蔡廓那兒告别，蔡廓對傅亮説："營陽王在吴，應當供奉優厚。營陽王如果遇上不幸，你們這些人都有弑主的罪名，想要立身當代，還能做到嗎?"傅亮已與徐羡之商議殺害少帝，聽了這話，就派出使者急馳趕去，前往制止，可是使者趕到，已經來不及了。徐羡之大怒説："與人一同商量主意，爲什麽剛剛轉身，就把壞名聲賣給别人。"等到太祖登上帝位，謝晦將去荆州任職，與蔡廓道别，謝晦屏去從人問蔡廓説："我能够免除災禍嗎?"蔡廓説："你接受先帝臨終之命，先帝把社稷重擔交給你，你廢黜昏君，輔立明主，按道義没有什麽不可以。但是殺死别人兩個兄長，而向這個人稱臣，擁有震主的威望，據有荆州重地，用古代的事推斷現在的事，要免除災禍是難以做到的。"

廓年位并輕，而爲時流所推重，每至歲時，皆束帶到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禄賞

蔡廓年紀尚輕，職位不高，但受當時名流推重，每到年節的時候，名流都衣冠整齊地到蔡廓家拜望。蔡廓侍奉兄長蔡軌，如同侍奉父親，家

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爲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時年四十七。高祖嘗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事無論大小，都問過蔡軌然後施行。任官俸禄，朝廷賞賜，全部交給蔡軌，有什麽開銷花費，都到主管家事的那兒領取。他隨從高祖在彭城的時候，妻子郗氏來信，要錢置辦夏服，蔡廓寫信回答説："知道你需要夏服，估計給事自會供給你，用不着另外寄錢。"當時蔡軌任給事中，所以信中稱爲"給事"。元嘉二年，蔡廓去世，死時四十七歲。高祖曾經説過："羊徽、蔡廓可以在太平之世擔任三公。"蔡廓的小兒子叫蔡興宗。

蔡興宗

興宗年十歲失父，哀毁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軌，廓亡而館宇未立，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興宗年十歲，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也。"母悦而從焉。軌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喪母。

蔡興宗十歲時失去父親，守喪期間極盡禮儀，和一般孩童有所不同。蔡廓從豫章郡罷官回家，修建兩座宅院。東宅先建成，蔡廓把它給了蔡軌。到蔡廓死去，西宅還未建成。蔡軌從長沙郡罷官回家，送五十萬錢給蔡興宗家作爲補償建宅的費用。蔡興宗那年十歲，知道這事後，對母親説："我們一家向來貧富必定共享，今天這建宅的錢不應當接受。"蔡母高興地聽從了他的話。蔡軌知道這事面有愧色，對自己的兒子蔡淡説："我年紀已經六十，辦事比不上十歲的小孩。"蔡興宗不久又喪母。

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初爲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太子舍人，南平穆王冠軍參軍，武昌太守。又爲太子洗馬，義陽王友，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并與興宗厚善。元凶弑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出爲司空何尚之長史，又遷太子中庶子。

蔡興宗從小愛好學習，因學業和品德早有所成而爲人們稱道。最初擔任彭城王劉義康司徒行參軍，太子舍人，南平穆王冠軍參軍，武昌太守。又擔任太子洗馬，義陽王友，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劉宏、侍中王僧綽都和蔡興宗交情深厚。元凶弑君自立，王僧綽被殺，當時元凶凶焰正盛，親戚故友没有人敢去吊喪，祇有蔡興宗前往哭吊，極盡哀悼之情。蔡興宗出任司空何尚之長史，又調任太子中庶子。

世祖踐阼，還先職，遷臨海太守，徵爲黄門郎，太子中庶子，轉游擊將軍，俄遷尚書吏部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轉司徒左長史，復爲中庶子，領前軍將軍，遷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城爲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

世祖登上帝位，蔡興宗回到原來的官職，又調任臨海太守，徵召爲黄門郎，太子中庶子，轉任游擊將軍，不久又調任尚書吏部郎。其時尚書何偃患病，皇上對蔡興宗説："你詳細瞭解人才的優劣情况，現在把選任官吏的事情托付給你，你就開啓府門處理這事，不必有所謙讓。"轉任司徒左長史，再擔任中庶子，領前軍將軍，調任侍中。蔡興宗每每直言朝政失誤，無所顧忌，因此不合皇上心意。竟陵王劉誕占據廣陵城反叛，

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内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之，甚不悦。廬陵内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鎖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在直，請急，詣朗别。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尋左遷司空沈慶之長史，行兖州事，還爲廷尉卿。

事情平息之後，蔡興宗奉旨撫慰。州別駕范義與蔡興宗一向交情很好，在城内與劉誕一同被殺。蔡興宗到廣陵後，親自收殮入棺，并把棺柩送回豫章祖墳安葬，皇上聽説這件事很不高興。廬陵内史周朗因直言而獲罪，被套上枷鎖發配寧州，親戚朋友，没有人敢送行。蔡興宗正在宫中宿值，聽説這事，立即請假，到周朗那兒和他告别。皇上知道，特别生氣。蔡興宗因生病多日得罪，以白衣領職。不久降職任司空沈慶之長史，行兖州事，後又回京城任廷尉卿。

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時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爲隱。况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關。若士先審知逆謀，當時即應聞啓，苞藏積年，發因私怨，况稱風聲路傳，實無定主，而干黷欺罔，罪合極法。"又有訟民嚴道恩等二十二人，事未洗正，敕以當訊，權繫尚方。興宗以訟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即若繫尚方，於事爲苦。又司徒前劾送武康令謝沈及郡縣尉還職司十一人，坐仲良鑄錢不禽，久已判結。又送郡主簿丘元敬等九人，或下疾假，或去職已久，又加執啓。事悉見從。

有個叫解士先的人，告發申坦從前曾與丞相劉義宣同謀叛逆。當時申坦已死，其子申令孫任山陽郡長官，自縛前往廷尉待罪。蔡興宗評判説："如果申坦從前真是罪人，現在還活着，屢屢經過寬赦，也應已經蒙受寬宥。申令孫與申坦天性相連，按理應爲父親隱諱。何况人已死亡，事情久遠，追溯前事，毁謗攻擊，以禮法、刑律判斷，都不合義理。如果解士先確實知道叛逆陰謀，當時就應該舉報，可是包藏多年，因私怨纔告發。何况自己説是路上聽來的傳聞，實在没有確定的主訴人，而冒犯欺罔官府，罪行應判極刑。"又有告狀的百姓嚴道恩等二十二人，案情還未了結，敕令認爲這些人將要被審訊，權且把他們拘押在尚方之中。蔡興宗認爲告狀百姓本意在於求理，所以拘押不加械具，即使拘押在尚方，對於告狀人也是苦事。又司徒以前送來舉報武康令謝沈及郡縣尉等十一人案件到廷尉，他們犯有知道仲良私自鑄錢、不行擒拿的罪行，久已判刑結案。又送來郡主簿丘元敬等九人案情，有的因病請假，有的離職已久，現在又加以拘執舉報。蔡興宗的這些主張全被聽從。

出爲東陽太守，還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徵還，未拜，留爲左民尚書。頃之，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媟。尚書僕射顔師伯謂議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

蔡興宗出京任東陽太守，調任安陸王劉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召回京城，未正式赴任，留任左民尚書。不久，轉掌吏部。當時皇上正大肆舉辦越禮逾節的宴會，惡意戲侮群臣，對江夏王劉義恭以下百官，都加以各種侮辱，衹有蔡興宗因爲廉正剛直而使皇上有所顧忌，没有受到侵侮。尚書僕射顔師伯對議曹郎王耽之説："蔡尚書常常可以避免狎侮戲弄，他實

"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睹，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興宗時親奉璽綬，嗣主容色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容，終之以釁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時義恭録尚書事，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録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恇橈，阿順法興，常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顔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宫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

在比别人了不起。"王耽之説："蔡豫章從前在相府時，也因爲嚴正莊重、不苟言笑，武帝在游宴玩樂的時候，未曾召唤他，每次進行博戲，常在勝者之列。蔡尚書可説是能承擔父親的遺德。"

大明末年，前廢帝即位，蔡興宗禀告太宰江夏王劉義恭，即位應當有策文。劉義恭説："册立儲君，本來就是爲現在登基作準備，又哪裏要用册文。"蔡興宗説："這是歷朝先例，没有哪個朝代不是這樣做。近代永初末年，營陽王即位，也有册文，現今收藏在尚書省，可以查看。"劉義恭不聽從他的話。蔡興宗在即位大典時親手進獻玉璽綬帶，繼位的皇帝表情和平常一樣，没有一點哀戚之容。蔡興宗在登基儀式完畢之後出宫對親友説："魯昭公服喪而面有喜色，最終死於大臣中萌生的災禍，昭子看到這種局面，衹是求死。國家的禍亂，恐怕就在這裏吧。"當時劉義恭録尚書事，接受遺命輔佐朝政，輔導幼主，但却引身退避，不過問政務，以致權柄歸於皇上親近狎玩之人。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一手把持朝廷大權，威勢行於全國。蔡興宗職掌選拔九品人物的事務，身負銓選官員的重任，每次到上朝的時候，往往與令、録以下衆官，陳説要登舉賢才、選用士人的意願，又規誡朝廷過失，多方面評論朝政。劉義恭素來性情怯懦軟弱，阿諛順從戴法興，常常擔心不合皇上旨意，聽到蔡興宗的諫諍之言，往往怕得渾身顫抖，没有主意。先前大明年間，朝廷奢侈而没有節制，營建宫室很多，以致税收苛煩急迫，徵調勞役過於辛苦。到這時便發布詔令，把這一切全都削除，因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類，都被毀壞，從孝建年以來到大明末年，各種制度，没有保存下來的。蔡興宗在朝堂感慨地對顔師伯説："先帝雖不是具有盛德的君主，但大體上以道始，以道終。三年不改父之道，這是古書上推崇的原則。現在先皇殯宫剛剛撤除，埋葬的時間并不很久，却將所有各種制度、興造，不管是對是錯，一概削除，即使是異姓禪代，也不至於到這種地步。天下有見識者，將會憑這點觀察評議掌政的人。"顔師伯不能采納蔡興宗的話。

興宗每陳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换，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删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爲美選。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左率，殷恒爲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恒爲黄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唯阿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頓爲降貶。若謂安都晚達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貫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宫官宜加超授者，殷恒便應侍中，那得爲黄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爲少也。"使選令史顔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

蔡興宗每次呈報選任授官之事，戴法興、巢尚之等人往往隨意竄改更定、駁回改换，原來準備選授的人保留很少。蔡興宗在朝堂對劉義恭和顔師伯説："皇上在服喪期間，不親自處理國政，而選授這一類機密大事，呈文多被删改，又不是二公的手筆，也不知道是哪位天子的旨意。"王景文、謝莊等調職授官時排列次序違背常規，蔡興宗又想爲他們選授美官。當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殷恒爲中庶子。蔡興宗先選授薛安都爲左衛將軍，保留常侍之職；殷恒爲黄門，領校。太宰對薛安都官職太重而不滿意，想要他單任左衛將軍。蔡興宗説："左率之職和左衛之職，相距甚小，衹在唯阿之間。況且已經免去了薛安都的征虜將軍，不算是超越常序，再奪去他常侍之職，頓時就成爲降官貶職。假如認爲薛安都出身卑微，晚年纔通達，那本來就應當裁汰抑損，現在他名聲地位都不低，應當按一貫的班序授官。這是我嚴格地按照選授官員的體例行事，并不是偏愛薛安都。"劉義恭説："假如太子屬官應當加以特别拔擢，那殷恒就應當任侍中，哪裏衹能授任黄門而已。"蔡興宗又説："中庶子、侍中，職位相差很遠，而且薛安都擔任太子左衛率十年，殷恒任中庶子纔一百天，現在又兼任領校之職，官職不算低啊。"命選令史顔禕之、薛慶先選令史爲蔡興宗屬官等前往反復議論，劉義恭然後纔在授任文書上簽字。

既中旨以安都爲右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吴郡太守。固辭郡，執政愈怒，又轉爲新安王子鸞撫軍司馬、輔國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曰：

不久，皇上詔諭以薛安都任右衛將軍，加給事中。蔡興宗因此大大觸忤劉義恭及戴法興等人，被外放爲吴郡太守。蔡興宗堅決辭却郡職，執政者更加憤怒，又轉任他爲新安王劉子鸞撫軍司馬、輔國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蔡興宗不肯接受官職，苦苦請求授益州之職。劉義恭於是大怒，上表説：

> 臣聞慎節言語，《大易》有規，銓序九流，無取裁□。若乃結黨連群，譏訴互起，街談巷議，罔顧聽聞，乃撤實憲制所宜禁經之巨蠹。侍中秘書監臣彧自表父疾，必求侍養，聖旨矜體，

> 我聽説，慎言少語，是《大易》的規勸，銓選人才，授予官職，不要采取控制□。至於結黨成派，互相譏諷誹謗，甚而街談巷議，不顧醜言四處傳聞，乃撤實憲制所宜禁經之巨蠹。侍中秘書監王彧自己上表，説是父親患病，一定要求侍養。聖

特順所陳，改授臣府元僚，兼帶軍郡。雖臣駑劣，府任非輕，准之前人，不爲屈後。京郡本以爲禄，不計户之少多，遇缺便用，無關高下。撫軍長史莊滯府累朝，每陳危苦，内職外守，稱未堪依。唯王球昔比，賜以優養，恩慈之厚，不近於薄。前新除吴郡太守興宗，前居選曹，多不平允，鴻渥含宥，恕其不閑，改任大都，寵均阿輔，仍苦請益州，雅違成命。伏尋揚州刺史子尚、吴興太守休若，并國之茂戚，魯、衛攸在，猶牧守東山，竭誠撫莅，而辭擇適情，起自庶族，逮佐北藩，尤無欣荷。御史中丞永，昔歲餘愆，從恩今授。光禄勛臣淹，雖曰代臣，累經降黜，後效未申，以何取進。司徒左長史孔覬，前除右衛，尋徙今職，回换之宜，不爲乃少。竊外談謂彧等咸爲失分，又聞興宗躬自怨懟，與尚書右僕射師伯疏，辭旨甚苦，臣雖不見，所聞不虚。臣以凡才，不應機務，謬自幸會，受任三朝，進無古人舉賢之美，退無在下獻替之績，致兹紛紜，伏增慚悚。然此源不塞，此風弗變，將虧正道，塵穢盛猷。伏願聖德，賜垂覽察。

旨哀憐體恤，特地順應他的請求，改授王彧擔任我府中的重臣，兼任軍職郡職。雖則我能力低下，但府中的職責不輕，和擔任此職的前人相比較，王彧後任此職不算是屈就。京官郡官本是根據職位給予俸禄，不考慮所轄户口的多少，遇上空缺就補授，這也不關涉職位的高低。撫軍長史謝莊在京城官府中滯留數朝，每每陳説自己的苦情，授以京内京外之職，都説是不能依從。希望讓他和昔日王球同等對待，賜給他寬容養護的厚待，皇上恩惠優厚，不算薄待。前不久剛剛授任的吴郡太守蔡興宗，以前擔任銓選官吏之職，選授多不公正允當，皇上鴻恩寬宥，寬恕他不熟悉職務的過失，改授他爲大邑的長官，這一恩寵和對待輔臣一樣，但他却仍然苦苦請求授任益州，大大違背了朝廷的成命。我考求揚州刺史劉子尚、吴興太守劉休若，都是國家的貴戚，好比周朝時的魯、衛，但他們仍然牧守在外，竭誠安撫那裏的臣民。而蔡興宗却任意地辭官擇官，自己本是出身庶族，等到要他去輔佐北藩，更無欣然感荷之情。御史中丞張永，去年犯有過失，今年施恩授官。光禄勛張淹，雖説是代國舊臣，但屢次受到降黜處分，降黜後并没作出成績，憑什麽獲得晋升。司徒左長史孔覬，以前授任右衛將軍，不久調任現職，改换授任的時間，想不到竟這麽短。興宗又私下在朝外談論，認爲王彧等人的選授均錯亂了名位，我又聽説蔡興宗自己怨恨不滿，在他呈給尚書右僕射顔師伯的信疏中，辭意就很過分，我雖没有親眼見到，但聽到的話并不虚假。以我平庸的能力，本不適合機要之事，衹是僥幸的機遇，使我歷任三朝，并都承擔重任，但居朝廷之位没有古人舉拔賢才的美德，做皇上的輔臣又没有獻可替否的業績，導致這種紛亂的局面，更增添我的慚愧和悚懼。但這種紛亂的來源假若不堵塞，這種選任官員的風氣不改變，

詔曰：

太宰表如此，省以憮然。朕恭承洪緒，思弘盛烈，而在朝倰競，驅扇成風，將何以式揚先德，克隆至化。公體國情深，保厘攸托，便可付外詳議。

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曰：

臣義恭表、詔書如右。攝曹辨核尚書袁愍孫牒："此月十七日，詣僕射顏師伯，語次，因及尚書蔡興宗有書固辭今授，仍出疏見示，乃者數紙，不意悉何所道，緣此因及朝士。當今聖世，不可使人以爲少。今牒。"數之，朝廷處之實得所，臣等亦自謂得分，常多在門，袁愍孫無或措多，而愚意欲啓更量出内之宜，芻蕘管見，願在聞徹。選令史宣傳密事，故因附上聞，亦外人言此。今薛慶先列："今月十八日，往尚書袁愍孫論選事。愍孫云，昨詣顏僕射，出蔡尚書疏見示，言辭甚苦。又云所得亦少。主上踐阼始爾，朝士有此人不多，物議謂應美用，乃更恨少，使咨事便啓録公。又謝莊□時未老，其疾以轉差，今居此任，復爲非宜，謂宜中書令才望爲允。又孔覬南士之美，所歷已多，近頻授即復回改，於理爲屈，門下無人，此是名選。又張永人地可論，其去歲愆戾，非爲深罪，依其望復門下一人。張淹昔忝南下，預同休戚，雖屢經愆黜，事亦已久，謂應秘書監。"帶授興

那將虧損正道，使皇上盛業蒙受塵穢。懇請皇上開張聖聽，覽察下情。

皇上下詔說：

太宰表文說到的這種情況，我省視以後，悵然自失。我恭敬地承受帝位，希望能够弘大祖先的盛業，但朝廷官員却凌越爭競，煽動唆使成風，這樣將憑什麽弘揚祖先的美德，實現教化的隆盛。公體察國情，感情深厚，治國安民的責任全都托付給你，即時可以把這事交付外廷詳細評議。

劉義恭就命尚書令柳元景上奏說：

臣劉義恭的表文、皇上詔書如上文所說。攝曹辨核尚書袁愍孫的牒文說："這個月十七日，拜謁僕射顏師伯，談話之間。順便談及尚書蔡興宗有書信，堅決辭却現在授任的官職，於是拿出書信給我看，這樣的話寫了幾張紙。我不去猜測全部信裏説什麽，因爲這事連及朝廷官員，所以向上報告。當今是聖明之世，不能使人認爲朝廷虧負朝士。現在專門呈訴。"考察權衡，朝廷授任蔡興宗之職實得其所，我們也自認爲得到了應有的職分，常常認爲對家門恩遇豐厚，而袁愍孫却不措意豐厚的恩遇。愚意上啓，希望重新衡量職司出納王言的尚書官員合適人選，即便芻蕘之管見，也希望皇上能够接納。選令史播揚機密大事，所以把這事啓奏讓皇上知道，這也是朝外之人言及的。現有薛慶先的供狀說："本月十八日，我到尚書袁愍孫處議論選授之事。袁愍孫說，昨天拜謁顏僕射，顏僕射拿出蔡尚書的信件給我看，言辭十分過分。又說，蔡興宗得到的官位也太輕。皇上剛剛登上帝位，朝士中有這樣的人不厚加封賜，衆人議論說應當授以美官，於是就更加怨恨朝廷封賜太輕，使咨事立即啓呈録公。又謝莊□時未老，他的病已漸漸轉好，現在處在這一職位，也是不合適的，認爲憑他的才氣和名望，應該擔任中書令纔算允當。又孔覬是南士中的美彦者，

宗手迹數紙，文翰炳然，事證明白，不假核辨。慜孫任居官人，職掌銓裁，若有未允，則宜顯言，而私加許與，自相選署，托云物論，終成虛詭，隱末出端，還爲矛楯。臣聞九官成讓，虞風垂則，誹主怨時，漢罪夙斷。況義爲身發，言謗朝序，亂辟害政，混穢大猷，紛紜彰謬，上延詔旨，不有霜准，軌憲斯淪。請解興宗新附官，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免慜孫所居官。

歷任官職很多，近來頻頻選授即被駁回改授，虧負了選授之理，門下省缺少人才，這是負有盛名的人選。又張永人才地望均可稱道，他去年所犯的過失，不算是什麼大罪，根據他的名望又可任門下一職。張淹以前曾厠身南下群臣之中，曾與朝廷同甘共苦，雖然屢經處分降職，但事情已經過去很久，我認爲應當授任秘書監。”同時交給我幾張蔡興宗手寫書信，文筆清清楚楚，事實明明白白，用不着分辨核實。袁慜孫擔任選人任官之職，執掌量才授官之權，假如朝廷授任有不允當之處，那就應該在朝廷公開進言，而却在私下許願授官，自作主張分任授職，假托説是衆人的議論，最終必成爲虛幻的泡影，想掩蓋鋒芒所向却又露出了自己的意圖，這必然造成自相矛盾的局面。我聽説，九官和睦互相禮讓，是虞舜留下的風範；非議君主，怨恨時世，在漢代早已定爲有罪。何况這種議論爲自身萌發，言談指責朝廷用人之序，觸犯法紀，危害政令，擾亂皇上治國方略，造成糾紛和混亂，延誤詔令的頒布執行，如果不用嚴厲的法紀整治，那國家的法規就要淪喪。請求皇上免去蔡興宗新增的官職，等事情平息，把蔡興宗收付廷尉依法審訊治罪，免去袁慜孫現任官職。

詔曰：

興宗首亂朝典，允當明憲，以其昔經近侍，未忍盡法，可令思愆遠封。慜孫竊評自己，委咎物議，可以子領職。

皇上下詔説：

蔡興宗首先擾亂朝廷典章，應當按法治罪，但因他以前曾任朝廷近臣，不忍心全按法治罪，可以授任遠方的官職，讓他反省自己的過失。袁慜孫私下評論，却把罪責推給衆人，可以所封爵興平縣子領職。

除興宗新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爲妾，姿貌甚美，有名京師，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覺。及興宗被徙，論者并云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爲名，師伯又欲止

授任蔡興宗新昌太守，新昌郡屬交州管轄。朝廷中没有誰不嗟嘆驚駭。在這事之前，蔡興宗娶何后寺尼姑智妃爲妾，智妃身姿容貌都很美，在京城很有名，迎娶的車已經出發，而顏師伯却派人秘密誘騙智妃，暗中用車去把她接走，蔡興宗派去迎娶的人没有察覺。等到蔡興宗被遠徙，衆人談論這事都説蔡興宗被貶一事，源出顏師

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誅，復起興宗爲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荆州事，不行。

伯，顏師伯把這事當作心病。戴法興等人既不想以貶黜大臣得惡名，顏師伯又想平息衆人的非議，因此蔡興宗遠徙之事停止執行。不久，戴法興被殺，巢尚之被拘囚，劉義恭、顏師伯伏誅，朝廷又起用蔡興宗爲臨海王劉子項前軍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荆州事，蔡興宗没有赴任。

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顗爲雍州刺史，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内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今不去虎口，而守此危逼，後求復出，豈得哉。"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宫省内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内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内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

當時前廢帝凶虐殘暴，蔡興宗外甥袁顗爲雍州刺史，勸蔡興宗赴任，説："朝廷形勢，人人都看得清楚，任朝内的大臣，自身朝夕難保。舅父如果現在遷居陝西擔任八州行事，我在襄、沔地區地勢險要，兵馬强壯，離江陵又祇有咫尺之遥，水陸交通極爲方便。假如朝廷發生變故，我們可一同建立齊桓、晋文的功業，與受制於凶狂的暴君，禍難難以預測的處境相比，哪裏可以同年而語呢！如今你不逃離虎口，困守在這危急緊迫的環境裏，以後再想出京，哪能做到呢?"蔡興宗説："我出身素族，按班序獲得進用，與皇上很疏遠，不應當有災患。如今皇宫朝廷内外，人人自覺難保安全，這將要發生變故。假如京城内的災難能够平息，京城外的禍亂就難以估量。你想在外尋求安全，我想居内避免禍亂，各人按自己的見解行事，不也很好嗎。"當時京城内憂慮恐懼，官紳之家都希望到遠處遷徙，以後都因爲京城外的禍亂而顛沛流離，存活的不到百分之一。

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閉門絶客，以避悠悠請托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還造慶之，慶之遣羨報命，要興宗令往。興宗因説之曰："先帝雖無功於天下，要能定平凶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四海清謐，即位正是舉止違衷，小小得失耳，亦謂春秋尚富，進德可期。而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無復假息之望，所冀正在公一人而已。若復坐視

朝廷重新授任蔡興宗爲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深擔心危險禍亂，關起門來，不接納賓客。他曾派遣手下人范羨到蔡興宗府上囑托事務。蔡興宗對范羨説："沈公閉門謝客，用意在於避開衆人的請托罷了。我并無所求，爲什麽要拒絶接見我呢?"范羨回去見沈慶之報告此事。沈慶之即派他約請蔡興宗來自己家裏。蔡興宗乘機勸告沈慶之説："先帝治理天下雖然没有功勞，但重在能平定叛凶，在位十一年，能遵從道義，以至晏駕。今主上繼承帝位，君臨天下，海内安定，皇上即位的時候舉止違禮，祇不過是小小的過失罷了，同時我們也認爲皇上年紀還輕，正身修德還是有期望的，可是近來皇上做的事情，全都喪

成敗者，非唯身禍不測，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人危怖，指麾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思爲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要富貴，求功賞，各欲免死朝夕耳。殿内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宫省，宗越、譚金之徒，出公宇下，并受生成，攸之、恩仁，公家口子弟耳，誰敢不從。且公門徒義附，并三吴勇士，宅内奴僮，人有數百。陸攸之今入東討賊，又大送鎧仗，在青溪未發。攸之公之鄉人，驍勇有膽力，取其器仗，以配衣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驅，天下之事定矣。僕在尚書中，自當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昔太甲罪不加民，昌邑虐不及下，伊尹、霍光猶成大事，況今蒼生窘急，禍百往代乎。又朝廷諸所行造，民間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車駕屢幸貴第，醉酣彌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閤内，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深感君無已。意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故當抱忠以没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

失了人倫之道。現在皇上忌憚的人，衹有你沈公而已，百姓再没有苟延殘喘的指望，仰望期待，也衹在你沈公一人罷了。假如再坐觀成敗的話，那不衹是自身災禍難以預料，天下士民的嚴厲指責，將要指向你沈公了。你一向很有威望，爲天下人所信服，如今滿朝文武惶惶不安，人人恐懼驚慌，您若出面指揮，那時候，還有誰不遵從響應。如果您不當機立斷，那災禍早晚就要臨頭。我以前曾任您府上的佐吏，承蒙特殊眷顧，所以敢盡吐肺腑之言，望你仔細考慮，有個切實可行的打算。”沈慶之説：“我在前些日子，擔心不再能保全自身，衹是竭盡忠心，報效國家，始終懷着這片誠心，衹希望委順天意，聽從命運安排罷了。加上我年老罷官居住私家，兵力馬上缺少，即便有調度安排朝政的心意，舉事也無人跟從。”蔡興宗説：“當今胸懷扶正朝廷的謀略、想要奮發有爲的人，并不是追求富貴、邀功請賞，而是都想逃脱早晚間要被暴君害死的命運罷了。宫廷裏的將帥，正注意探聽外面的消息，假如有一個人首倡舉事，那天下的局勢俯仰之間就可以平定，何況沈公聲勢氣度早就風聞海内，連續幾朝都統率部隊，許多原有部屬，分布在宫中及各個官署，宗越、譚金這幫人，出身於您的管轄之下，并受再生之恩；沈攸之、沈恩仁，是您的家人子弟，誰敢不服從沈公的號令呢！況且還有您的門徒，慕義歸附的人，加上三吴勇士，宅内的奴僕，人數共有數百。陸攸之現在被朝廷派去東方討賊，朝廷又給他送去很多鎧甲兵器，他正在青溪，尚未出發。陸攸之是沈公的同鄉，驍勇善戰而又很有膽略魄力，如果取用他的兵器甲仗，供給你手下人穿戴使用，派陸攸之率領他們作爲先鋒，那天下大事就可以决定了。我在尚書省中，自然會率領百官，依據前代典故，另外挑選賢明的君主，來承奉社稷。從前商朝太甲有罪，但不曾危害百姓，漢昌邑王暴虐，但不曾肆虐下民，伊尹、霍光尚且成就廢立大事，何況當今蒼生窘迫，災禍百倍於前代呢。又，朝廷的種種政令、措施，民間都認爲有您參預，您現在如果猶豫不决，假若有人在您之前起事，您也免不了

阿附順從暴君的罪責，皇上車駕屢次來到您的府第，飲酒酣醉時更是久留，又聽説皇上有時屏退近侍，單獨進入閣内，這時機萬載難逢，不可錯失。我承蒙深重的眷顧，所以傾吐這番旁人不能聽到的去梯之言，希望您應該詳細審察其中的禍福。”沈慶之説：“我對閣下的深情感激不盡，但考慮到廢立之事十分重大，不是我的力量所能辦成的，禍事臨頭，衹能是懷抱忠心去死罷了。”不久，沈慶之果然因爲受到前廢帝忌恨而招致災禍。

時領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云已見誅，市道喧擾。玄謨典籤包法榮者，家在東陽，興宗故郡民也，爲玄謨所信，見使至，興宗因謂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爲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初，玄謨舊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徹配監者。玄謨太息深怨，啓留五百人巖山營墓，事猶未畢，少帝欲獵，又悉喚還城。巖兵在中堂，興宗勸以此衆舉事，曰：“當今以領軍威名，率此爲朝廷唱始，事便立剋。領軍雖復失脚，自可乘輿處分。禍殆不測，勿失事機。君還，可白領軍如此。”玄謨遣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太宗踐祚，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婿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扣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爾，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慚色。

當時領軍王玄謨大將頗有威名，鄉里流傳謡言，説他已被殺害，街、市、道路的人都喧閙驚擾。王玄謨手下典籤包法榮，家住東陽，是蔡興宗以前任太守時的郡民，受到王玄謨的信任，王玄謨派他到蔡興宗那裏，蔡興宗便對包法榮説：“王領軍應當特别擔心害怕。”包法榮説：“領軍近幾天幾乎不再進食，夜晚也不睡覺，常常説收捕自己的人已經在門口，一下子就什麽也保不住了。”蔡興宗説：“領軍擔心害怕，應該謀劃方略，哪能坐等禍事臨頭。”以前，王玄謨原來的部下還有三千人，廢帝很疑忌他，撤下配給監者。王玄謨慨然長嘆，深爲怨恨，上表請求留五百人在巖山營建墓地，工程還未完畢，少帝想打獵，又把他們全部召唤回京城。巖山營墓的兵駐扎在中堂，蔡興宗勸王玄謨依靠這支軍隊起事，蔡興宗説：“當今憑藉領軍的威名，率領這支軍隊首倡扶正朝廷的義舉，大事就立即可以成功。領軍雖然脚有病，也可以乘車指揮。不這樣，恐有意外之禍，不要失去起事的時機。你回去後，可把這些事向領軍稟報。”王玄謨聽了這些話，又派包法榮回覆説：“這事也不容易辦成，但我約定不會泄漏你的話。”太宗即位之後，王玄謨責備親近的故史郭季產、女婿韋希真等説：“在最艱難的時候，親近人中没有一句話來提醒啓發我。”郭季產説：“蔡尚書叫包法榮轉達的話，并非不逢時機，衹是大事不容易辦罷了，我説了也没有什麽用處。”王玄謨露出了慚愧的神色。

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斆

右衛將軍劉道隆受到前廢帝寵信，專門擔任統領禁兵之職，皇上曾經夜晚駕臨著作佐郎江斆

宅，興宗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寫。"道隆深達此旨，掐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帝每因朝宴，捶毆群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

宅第，蔡興宗的馬車從劉道隆乘坐的從車後面經過，蔡興宗對劉道隆說："劉公！近幾日想一同傾訴閑情。"劉道隆深深瞭解這話的意思，掐住蔡興宗的手說："蔡公！不要多說。"皇上每每乘着朝宴的時候，毆打群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劉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都被皇上凌辱毆打，惟有蔡興宗得以免受凌辱。

頃之，太宗定大事。是夜，廢帝横尸在大醫閤口，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

不久，太宗登上帝位，安定了國家大事。當天夜晚，廢帝的尸首横陳在太醫閤口，蔡興宗對尚書右僕射王景文說："這人雖然暴虐違理，但終歸是天下的君主，應當使喪禮粗具帝王的規格。假如就衹是這樣，海内一定會有人乘機作亂。"

時諸方并舉兵反，國家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懼，上集群臣以謀成敗。興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静，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宫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從之。

當時各地同時舉兵反叛朝廷，國家保留的地盤，衹有丹陽、淮南等幾個郡，其中有的屬縣，也已響應叛賊。東邊叛軍已到達永世，宫省恐懼不安，皇上會集群臣謀劃救亡圖存的辦法。蔡興宗說："如今普天下都在圖謀反叛，人人懷有不臣之心，應當以鎮静來安定這種局面，用誠信對待百姓。近來這些叛逆者的親戚，都分布在皇宫及各個官署任職，假如對他們繩之以法，那麽朝廷的土崩瓦解就會立即出現，應當對他們宣示罪不相及的道理。人情既已穩定，便有作戰的决心，軍隊精良，兵器犀利，用以對待那些未加訓練的軍隊，雙方力量對比相差萬倍。希望皇上不要擔憂。"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

加游擊將軍，未拜，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又領兖州大中正。太宗謂興宗曰："諸處未定，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絶，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赭圻平，函送袁顗首，敕從登南掖門樓觀之，興宗潸然流涕，上不悦。事平，封興宗始昌

朝廷給蔡興宗加授游擊將軍，未受任，遷尚書右僕射，不久領衛尉，又領兖州大中正。太宗對蔡興宗說："各地尚未平定，殷琰已經又順同叛逆。近日來人們心情怎麽樣？事情將能成功嗎？"蔡興宗說："人心反叛還是順從，我無從分辨。現在行商來往斷絶，可是米多價賤，四方叛軍雲合，但民心却更爲安定，憑這一點來預測，清除叛逆，掃蕩邪穢，一定能够辦到。但是我所憂慮的事情，更在平叛之後，猶如羊公所說，國家平定之後，纔更要皇上日夜憂慮操勞啊。"尚書褚淵用手板捅蔡興宗，蔡興宗仍然說個不休。皇上說："正如卿所說。"赭圻叛亂平定後，平叛軍用木函裝着袁顗首級送到京城，皇上命蔡興宗

縣伯，食邑五百户，固讓不許，封樂安縣伯，邑三百户，國秩吏力，終以不受。

等隨從自己登上南掖門樓觀看，蔡興宗見到首級潸然淚下，皇上很不高興。叛亂平息，朝廷封蔡興宗爲始昌縣伯，食邑五百户，蔡興宗堅決辭謝，朝廷不肯答應他，改封樂安縣伯，食邑三百户，封邑的租賦、胥吏和僕從，他最終還是未接受。

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輔國將軍劉勔攻圍。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弘慰。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真，未是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久乃歸順。

當時殷琰占據壽陽反叛，朝廷派輔國將軍劉勔圍攻壽陽。四方平定之後，殷琰據城固守。皇上命中書起草詔書曉諭殷琰，蔡興宗建議説："天下已經平定，這正是殷琰反省自己過失的時候，陛下應當賜給他幾行手詔寬慰他。如今衹不過是中書所寫的詔書，他一定懷疑，認爲不是真的詔書。這不是迅速安定天下，止息遠方禍亂的好辦法。"皇上没有聽從。殷琰得到詔書，認爲是劉勔假造，果然不敢投降。攻戰經過幾個季節，很久以後，殷琰纔歸順。

先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順。泰始二年冬，遣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虚。今宜撫之以和，即安所莅，不過須單使及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叛臣釁重，必宜翦戮，則比者所宥，亦已弘矣。况安都外據强地，密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旰食之憂。彭城嶮固，兵强將勇，圍之既難，攻不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慮，臣爲朝廷憂之。"時張永已行，不見從。安都聞大軍過淮，嬰城自守，要取索虜。永戰大敗，又值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慚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

原先徐州刺史薛安都占據彭城反叛，後又派遣使者來表示歸順。泰始二年冬，朝廷派張永率軍迎降。蔡興宗説："薛安都派遣使者來表示歸順朝廷，這實在并不虚假。如今應當用融洽的感情安撫他，如果要使他安於自己所處的地位，衹不過需要一個使臣及咫尺詔書罷了。倘若用重兵迎降，勢必使他疑慮和驚懼，或許會招致北方敵寇，那帶來的禍患就很難預料了。叛臣罪行嚴重，本來一定要剪除，而近來赦宥的人，也已經很多了。何况薛安都在外占據險要之地，緊靠邊關，從國家安危考慮，尤其應當采取馴養的態度，如果他真的反叛，將使皇上有宵衣旰食的憂慮。彭城地險城固，兵强將勇，圍困它既是難辦，攻打它又無法攻克，事關邊疆要塞的安危，應當再三慎重考慮，臣很爲朝廷擔憂。"當時張永已經出發，蔡興宗的建議未被聽從。薛安都聽説大軍渡過淮河，就據城自守，并要求索虜出兵援助。張永與索虜作戰大敗，又遇上天寒下雪，軍隊死亡十之八九，於是丢失了淮北四州。他的先見之明竟是這樣。起初，張永的敗訊傳來，皇上正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劉休仁，又召蔡興宗，皇上對劉休仁説："我羞對蔡僕射。"又拿戰敗文書給蔡興宗看，并且説："我愧對你。"

三年春，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坐詣尚書切論以何始真爲諮議參軍，初不被許，後又重陳，上怒，貶號平西將軍，尋又復號。初，吴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值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吴喜所殺。母老女稚，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令得東還。在任三年，遷鎮東將軍、會稽太守，加散騎常侍，尋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給鼓吹一部。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宫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興宗皆以法繩之。會土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橈亂在所，大爲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啓罷省。又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并見從。三吴舊有鄉射禮，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先是元嘉中，羊玄保爲郡，亦行鄉射。

泰始三年春，蔡興宗出朝爲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因到尚書省激切議論以何始真爲諮議參軍，起初未被允許，後來又重新陳請，皇上發怒，貶號爲平西將軍，不久又恢復原先封號。當初，吴興丘珍孫在言論之中常常侵害蔡興宗。丘珍孫的兒子丘景先，人品才學俱佳，蔡興宗和他友好交往。等到丘景先爲鄱陽郡内史，適逢晉安王劉子勛反叛朝廷，丘景先調任竟陵，被吴喜殺死。丘景先的母親年老女兒幼小，流落在夏口。蔡興宗到了郢州，親自去吊唁盡哀，致使丘景先的靈柩和家人東歸吴興。蔡興宗在任三年，遷鎮東將軍、會稽太守，加散騎常侍，不久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賜給鼓吹一部。會稽豪强大户衆多，不守王法。又，皇上的寵臣近侍，在朝廷官員中占半數，他們霸占山湖，侵害百姓，危害治安。蔡興宗都繩之以法。會稽是富饒之地，百姓殷盛，物産豐富，王公后妃公主的邸舍，一座連着一座，這些人擾亂地方，成爲百姓的大禍害，他們放債的子錢利息增長，催督債務無窮。蔡興宗上表請求全部撤銷這些邸舍，又陳説要寬宥那些拖欠賦税的人，解除并遣散雜役，這一切都被皇上聽從。三吴過去有鄉射禮，但很久没有再舉行，蔡興宗舉行了鄉射禮，儀式十分齊整。在這以前，元嘉年間，羊玄保爲郡太守，也曾舉行過鄉射禮。

太宗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勔、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加班劍二十人，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内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并雜，無所

太宗去世，蔡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勔、鎮軍將軍沈攸之一同爲顧命大臣。以蔡興宗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加班劍二十人，常侍如故。被徵回京城。當時右軍將軍王道隆參與政事，權重一時，但他拜訪蔡興宗時服飾整齊，輕手輕脚地走到蔡興宗面前，還不敢入席就坐，過了很久纔離去。而蔡興宗居然也不叫他就坐。元嘉初年，中書舍人秋當拜訪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後來中書舍人王弘受到太祖的寵幸厚待，太祖對他説："卿想做士人，要能到王球那兒就坐，纔能判别。殷、劉兩家都已經士庶混雜，到他們那兒去是無

知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道隆等以興宗强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固辭不拜。

法判别的。你如果去拜見王球，可以聲稱是我的旨意，入席就坐。”王弘去拜見王球，并照皇上意思述説。王球舉起扇子對王弘説：“你不能够這樣。”王弘回宫，把此事經過啓奏皇上。皇上説：“即使我也對此毫無辦法。”五十年中，有這様的事三件。王道隆等因爲蔡興宗剛烈正直，不想讓他在荆州擁有兵權，改任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蔡興宗堅决辭却，不接受這些官職。

興宗幼立風概，家行尤謹，奉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藻學見，與錫弟僧達書，詰讓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覬始生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覬母也，一孫一侄，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顗又禍敗，彖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并不許，以女適彖。北地傅隆與廓相善，興宗修父友敬。

蔡興宗從小就立有風範氣概，居家的行事尤爲恭敬有禮，奉養歸宗的姑母，侍奉寡居的嫂嫂，養育兄長的遺孤，聞名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氏，是位聰慧的女人，才氣、品行、學問、見識俱佳，她寫信給王錫之弟王僧達，責備王僧達説：“從前謝太傅侍奉嫂嫂王夫人如同慈母，當今蔡興宗對待寡嫂也有恭敬謙和的稱譽。”他就是這樣被世人看重。蔡興宗的妻子劉氏早死，一女年紀很小，恰巧外甥袁覬剛剛生子袁彖而妻子劉氏也亡故了。蔡興宗的姐姐，就是袁覬的母親，她親自撫養孫兒和侄女。兩個孩子年齡相近，她想讓他倆締結婚姻，每次見到蔡興宗，就談及這個意願。大明初年，皇上下詔命蔡興宗女與南平王劉敬猷結婚，蔡興宗因爲姐姐生平有聯姻的願望，屢屢上表啓奏，皇上下詔回答説：“如果卿等都想要各行己意，那麽皇族哪能成婚？何况姐姐的話哪裏是不可違背的决定呢。”以前的意願既已違背，袁彖也另外娶妻。這以後袁彖与妻子不和離婚，袁顗又因禍事敗家，袁彖等在當時淪落廢棄，家門孤微，家運衰敗。後來劉敬猷遇害，蔡興宗女無子寡居，高官名門，很多想和蔡家結親，明帝也命蔡興宗將女嫁給謝家，但蔡興宗一概不答應，却把女兒嫁給袁彖。北地傅隆與蔡廓友善，蔡興宗以對父輩朋友的態度恭敬地對待他。

泰豫元年，薨，時年五十八。遺令薄葬，奏還封爵。追贈後授，子景玄固辭不受，又奏還封，表疏十餘上，見許。詔曰：“景玄表如此。故散騎常侍、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

泰豫元年，蔡興宗去世，死時五十八歲。遺命家人薄葬，上奏歸還封爵。追贈後授官爵，蔡興宗的兒子蔡景玄堅决辭却，不肯接受，又表奏歸還封爵，表疏上奏十幾次，纔爲朝廷所許。詔令説：“蔡景玄上表這樣懇切。故散騎常侍、中

府儀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興宗，忠恪立朝，謀猷宣著，往屬時難，勳亮帷幄，錫珪分壤，實允通誥。而懇誠慊訴，備彰存没，廉概素情，有潔聲軌。景玄固陳先志，良以惻然。雖彝典宜全，而哀款難奪，可特申不瞑之請，永矜克讓之風。”初，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禄大夫之號焉。文集傳於世。

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蔡興宗，以忠誠謹慎立身朝廷，謀略超群，往日正碰上國家有難，立下運籌帷幄的功勛，賜爵分封，實在够得上載入史册。而表奏懇切的忠心、慊慊的陳述，顯示了存者没者的高風亮節；正直的節操，留下了廉正的名聲，真誠的情懷，作出了良好的表率。蔡景玄一再陳述先父的意願，很使我内心傷感，雖然彝典應當維護，但真誠的心意難以違背，應當特准臨終的請求，永遠敬重能够禮讓的風概。”當初，蔡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用星盤爲他卜算説：“亥年將作公，官名有大字，不可接受。”等到授予開府官職的時候，正是太歲在亥之年，果然去世於光禄大夫的官職。蔡興宗有文集流傳於世。

景玄雅有父風，爲中書郎，晋陵太守，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

蔡景玄很有父親的風範，爲中書郎，晋陵太守，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年去世。

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耻爲志屈，豈不知選録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暗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史臣曰：世風看重清談，而士人推重務實之論，蔡廓才能弘博，爲人正直，雖然年位不高，但一代名臣，風度氣韵全在他之下。到他堅决辭却吏部尚書之任，以屈志曲從爲耻的時候，哪裏會不知道吏部尚書和録尚書事用的是同一準則，按道理不能由任何一方獨斷呢。實在是因爲主上昏庸，時世艱難，不想處在要害的官位罷了。他的謀慮實在深遠啊！

宋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十八

王惠　謝弘微　王球

王惠

王惠字令明，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禄大夫。

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静不交游，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慚而退。高祖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爲行太尉參軍事，府主簿，從事中郎。世子建府，以爲征虜長史，仍轉中軍長史。時會稽内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京師，惠亦造别，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曰："惟覺即時逢人耳。"常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惠徐起，姿制不異常日。世子爲荆州，惠長史如故，領南郡太守，不拜。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遷世子詹事，轉尚書，吴興太守。

王惠字令明，琅邪臨沂人，是太保王弘的堂弟。祖父王劭，任車騎將軍。父親王默，任左光禄大夫。

王惠從小平易質樸，爲叔父司徒王謐所器重。他性喜恬静，不事交游，未曾有不該做的雜事。陳郡謝瞻有才智，善機辯，有風度，氣質好。他曾經與衆兄弟及子侄輩拜訪王惠，大家高談闊論，忽而談文，忽而論史，王惠隨時酬答，言辭簡約而含意深遠，謝瞻等慚愧地告别而去。高祖聽到王惠的名聲，因此向王惠的從兄王誕問起他。王誕説："王惠是後起之秀，是鄙人宗族中的美彦。"高祖即以他爲行太尉參軍事，府主簿，從事中郎。世子設置官府，又以王惠爲征虜長史，由此轉任中軍長史。當時會稽内史劉懷敬離開京城去州郡任職，幾乎全京城的人都去送他，王惠也去送别，回來時拜訪從弟王球。王球問他："剛纔見到了什麽?"王惠説："衹覺得隨時隨地都遇見人罷了。"王惠曾經臨眺曲水，風雨驟然而至，在座的人都驚慌跑散，王惠却慢慢地起身，動作姿態和平常没有什麽不同。世子擔任荆州長官，王惠任長史如故，領南郡太守，未到任。宋國剛建立的時候，將要選任郎中令，高祖爲合適的人選犯難，對傅亮説："現在任用的郎中令，不能讓他遜色於袁曜卿。"不久又説："我找到了合適的人了。"於是就以王惠居郎中令之職。遷世子詹事，轉尚書，吴興太守。

少帝即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

少帝即位，命蔡廓爲吏部尚書，蔡廓不肯接

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雖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元嘉三年，卒，時年四十二。追贈太常。無子。

受，於是就以王惠代替蔡廓。王惠受召見就立即接受官職，但在任期間，不曾接見訪客，有人給他寫信謀求官職，他得到信就放在閣上，到他離職時，這些信件的印封和收到時一樣，未曾開啓。談論這事的人認爲蔡廓的拒絶接受與王惠的立即接受，雖然表現不同但心意却相同。王惠的哥哥王鑒很喜歡聚斂錢財，大規模地置辦田産，王惠的看法和王鑒很不相同。他對王鑒説："爲什麽要置辦田産?"王鑒惱怒地説："没有田地靠什麽吃飯!"王惠又説："又爲什麽要吃飯呢。"王惠就像這樣情懷超脱，不問俗務。元嘉三年，王惠去世，時年四十二歲。追贈太常。他没有兒子。

謝弘微

謝弘微，陳郡陽夏人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從叔峻，司空琰第二子也，無後，以弘微爲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繼内諱，故以字行。

謝弘微，陳郡陽夏人。祖父謝韶，任車騎司馬。父親謝思，任武昌太守。從叔謝峻是司空謝琰的第二個兒子。謝峻自己無子，就以謝弘微爲嗣子，謝弘微本名密，因爲觸犯了嗣母的名諱，所以就用字代名。

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年十歲出繼。所繼父於弘微本緦麻，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禄秩，一不關豫。混聞而驚嘆，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禄，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

謝弘微孩童時期，風采充溢，但却端莊謹慎，遇上適當的時機纔説話，他嗣父的弟弟謝混有知人之名，見到謝弘微，認爲他不同於尋常之人，謝混對謝思説："這個孩子深沉早慧，將成爲才行出衆之人，有這樣的兒子，滿足了。"十歲時過繼給謝峻，謝峻和謝弘微本來衹有緦麻之親，内外親戚，本素不相識，但謝弘微盡心悉意交接，一舉一動都合乎禮儀。義熙初年，承襲謝峻的爵位建昌縣侯。謝弘微自己家裏一向貧寒，而嗣父産業却很豐盈，他却衹承繼接受了嗣父的幾千卷書，幾名國吏而已，遺産俸禄，一概不加過問。謝混聽説此事，不禁爲之驚嘆，對侯國郎中令漆凱之説："建昌縣侯的俸禄，本來應當和北舍共有，既然國侯謝弘微不把此事放在心上，現在可以按照往常分送。"謝弘微難於違背謝混的吩咐，纔稍微接受了一些錢財。

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并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五言詩所云"昔爲烏衣

謝混的風格高尚峻潔，很少同人交往。衹同他的族子謝靈運、謝瞻、謝曜、謝弘微等人因賞析文義而聚會，曾經一同游宴歇息，所居在烏衣巷，所以稱之爲烏衣之游。這正是謝混的五言詩

游，戚戚皆親侄"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云："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恃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迨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宴之餘，爲韵語以奬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韵，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俊，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誡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并有誡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也。遠即瞻字。靈運小名客兒。

中所說的："昔爲烏衣游，戚戚皆親侄。"此外，即便是高雅名士之流，也没有誰敢登門造訪。謝瞻等人才氣横溢，機智善辯，文辭流暢，謝弘微每每以簡約的言語使衆人信服，謝混特别敬重他這一點，稱他爲微子，他對謝瞻等人說："你們這班人雖然富於才辯，但未必能使衆人滿意，至於領會品評，言辭簡約，說理精當，仍應該和我一起推重微子。"他還經常說："阿遠剛烈浮躁，意氣用事；阿客知識廣博，但不加檢束；謝曜恃才自傲，但操守不堅定；謝晦有自知之明，但不能廣泛接納善言，假如他的功勛能濟助天地，有益百姓，最終還是會留下終身遺憾；至於微子，我没有非議之辭。"又說："微子持不同見解却不傷害别人，持相同觀點却不危害正道，他假如到了六十歲，一定會登上公輔之位。"謝混曾在宴樂酣暢之後，作詩以奬勵謝靈運、謝瞻等人說："康樂有大的氣度，實有名家之風韵，假如用法度加以熏染，剖開瑩石就會現出瓊瑾。宣明有遠見卓識，聰穎豁達而又深沉俊逸，假如能够除去固執的性氣，足能使三才穆穆和順。阿多風範獨具一格，年方弱冠就成了華族的胄胤，雖是質樸渾厚，但要力戒文采不足，那將能做到品質高尚而又操守高峻。通遠胸懷清遠明悟，生性明慧，采采英名體現於書信，直轡騎馬很少不顛躓，藉助這句話以除去偏執和鄙吝。微子事事謹慎小心，他没有倦怠是因爲仰慕廉藺，不要看輕傾倒的一筐土很少，堅持不懈就可以堆高千仞。你們幾個要努力啊，當代風流要由你們弘振，如果不犯我已經知道的毛病，除此之外不必過於謹慎。"詩中對謝靈運等人都有勸誡鼓勵的言語，衹對謝弘微全是褒美之辭。謝曜是謝弘微的兄長，多是他的小字。遠即謝瞻的字。謝靈運小名客兒。

晋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

晋代名門出身，而又享有朝廷封爵的人，初次出仕大都授員外散騎侍郎，謝弘微也被授爲員外散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晋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其與謝氏離絶，公主以

義熙八年，謝混因爲是劉毅的同黨被誅，要謝混妻晋陵公主改嫁琅邪王練，公主雖然執意不嫁，但皇上下詔命她與謝氏斷絶關係，公主便

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爲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嘆息，或爲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

把謝混家事托付給謝弘微。謝混累世做宰相，一家中兩人有封爵，田產十餘處，僮僕千人，衹有兩個女兒，年僅幾歲。謝弘微爲謝混家經營生計，管理產業，辦事如同在官府辦公一般，一枚錢一尺帛收入支出，都有賬册記載。謝弘微調任通直郎。高祖登上帝位之後，晉陵公主降爲東鄉君，因爲謝混在前一朝代獲罪，東鄉君節義可嘉，高祖允許她回歸謝氏。從謝混死，到這時已有九年，但謝混家屋宇整齊，倉廩充盈，僕人聽從使喚，各有所業，和平常沒有什麽不同，田地的開墾種植，比原來更有增加。東鄉君感嘆地說："僕射平生最看重這個孩子，真算得上知人。僕射算是不死了。"本族外姓的親戚，朋友故舊，凡是來看東鄉君回歸的人，進門見到這麽齊整的家境，没有誰不感慨嘆息，甚至有人爲之流淚，深爲謝弘微的德義所感動。謝弘微生性謹嚴端方，舉止必定遵循禮度，事奉嗣父的親族，恭敬小心，超過常人。自己的嗣母和嬸母，歸宗的兩個姑姑，都早晚請安問候，竭盡誠敬之心。內室有時傳出話來，有所詢問或吩咐，他就整肅衣冠傾聽，在婢僕面前，不苟言笑。因此全家上下，無論尊卑大小，像對神似地尊敬他。

太祖鎮江陵，宋初封宜都王，以琅邪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逾年，菜蔬不改。除鎮西諮議參軍。太祖即位，爲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預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并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

太祖鎮守江陵，宋初被封爲宜都王，以琅邪王球爲宜都王友，而以謝弘微爲宜都王文學。謝弘微因爲母親去世離職，居喪期間以孝道著稱，除服後超過一年，仍舊素食不變。授任鎮西諮議參軍。太祖即位，謝弘微任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人號稱"五臣"。謝弘微遷尚書吏部郎，參預朝廷機密大事。不久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太祖全都委托謝弘微選拔擬定官職。謝弘微居身清廉節儉，器用衣物并不華麗，但講究飲食滋味，務求豐美。

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元嘉四年卒。弘微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蔬素。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即吉之後，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

謝弘微的兄長謝曜歷任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元嘉四年去世。謝弘微爲他多時吃素食，哀戚超過常禮，雖然服喪期滿，還是不吃魚肉。沙門釋慧琳造訪謝弘微，謝弘微與他一起用膳，還是獨自吃素。慧琳說："檀越一向多病，近來臉色又不如從前，服喪期滿之後，還沒有恢復原來的飲食，假如因爲無益的哀痛損害健

理。”弘微答曰：“衣冠之變，禮不可逾。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咽，歔欷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穆之至，舉世莫及也。弘微口不言人短長，而曜好臧否人物，曜每言論，弘微常以它語亂之。

康，難道這就是你所盼望的養生之道嗎？”謝弘微回答説：“喪服雖已除去，那是吉禮的規定不得逾越，而我内心的哀痛，實在不能自己解脱。”説完就停止進食，感傷哽咽，情不自禁地抽泣。謝弘微從小失去父母，事奉兄長如同事奉父親，兄弟之間非常友愛和睦，當代没有人能够趕得上。謝弘微口中從不説别人壞話，而謝曜則喜歡評議人物，每當謝曜在言談中涉及别人時，謝弘微就常用别的話題岔開。

六年，東宫始建，領中庶子，又尋加侍中。弘微志在素宦，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膋膳羞，嘗就求食。弘微與親故經營，既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别以餘語酬之，時人比漢世孔光。八年秋，有疾，解右衛，領太子右衛率，還家。議欲解弘微侍中，以率加吏部尚書，固陳疾篤，得免。

元嘉六年，太子東宫剛剛建立，謝弘微領中庶子，不久又加侍中。謝弘微做官志在清素，畏忌掌權受寵，堅决辭謝不受，於是准許他解除中庶子之職。每當有獻替之言以及論及時事的奏章，謝弘微一定自己親自抄寫，焚去草稿，没有人能知道其中内容。皇上因爲謝弘微善於烹調佳肴美味，曾經向他求取。謝弘微與親戚朋友一同操辦，進獻以後，親人詢問謝弘微，皇上愛吃哪一樣，謝弘微不作回答，另外用閑話應對他們。當時人們把他比作漢代的孔光。元嘉八年秋天，謝弘微得病，解除右衛將軍之職，領太子右衛率，歸家養病。朝議要解除謝弘微侍中之職，以太子右衛率加吏部尚書，謝弘微堅持陳説病重，纔得以免除這一任命。

九年，東鄉君薨，資財巨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吴興、琅邪諸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内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禄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内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争。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産，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内不足，亦吾所不取

元嘉九年，東鄉君薨，留下資財巨萬，園宅十餘所，另外在會稽、吴興、琅邪各地有太傅謝安、司空謝琰時留下的産業，奴僕尚有數百人，官府和私家都認爲，室内的浮財，應當分給謝混的兩個女兒，田産、宅第、僮僕應當屬於謝弘微，而謝弘微一無所取，自己以私人官俸營辦東鄉君喪事。謝混女婿殷叡一向喜歡賭博，聽説謝弘微不分財物，於是就隨意奪取他妻妹及伯母、兩個姑姑分内的財産償還賭債，家中婦女們都被謝弘微的謙讓之德所感動，全然不和他争鬥。謝弘微舅舅的兒子領軍將軍劉湛性情剛烈，不能忍受殷叡這種惡行，對謝弘微説：“天下的事情應當有合理裁斷，你不處置這種事，那還憑什麽去管理政事。”謝弘微笑笑，并不回答。有人勸諫謝弘微説：“謝家幾代的財産，充當他殷某一朝的賭債，這是於理不當的事。這樣不合道理的

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内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十年，卒，時年四十二。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云受遣殺弘微，弘微疾增劇，輒豫告文宣。弘微既死，與文宣分别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皆是太祖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常。子莊，别有傳。

事，没有比它更大的了。你見到這種事却不作聲，就如同把東西丢棄在江海之中，却認爲這是自己的廉潔罷了。假如樹立了清高的名聲，而讓家中日用不足，也是我不能贊同的。"謝弘微説："親戚之間争奪財産，可算是最爲鄙賤之事，如今我家中的婦女們尚且不開口争財，哪能引導她們去爲財産而争鬥呢？現在財産多則分用，少則共用，不至於困乏就行了，身死之後，哪裏還去管它。"東鄉君入葬的時候，打開謝混的墳墓，謝弘微帶病前往哭祭，病勢於是加重。元嘉十年去世，死時四十二歲。謝弘微病重時有一長鬼依附在司馬文宣家中，説是自己受派遣殺謝弘微，當謝弘微病情加重，就預先告訴司馬文宣。謝弘微死後，長鬼纔與司馬文宣告别離去。謝弘微臨終，對身旁的人説："有兩封信，等到劉領軍來了，可以當他的面燒了，千萬不要開啓。"兩封信都是太祖手敕，謝弘微死，皇上十分痛惜，派二衛千人營辦喪事，一直到葬事完畢。朝廷追贈謝弘微爲太常。兒子謝莊，另外有傳。

王球

王球字倩玉，琅邪臨沂人，太常惠從父弟也。父謐，司徒。

球少與惠齊名。美容止。除著作佐郎，不拜。尋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功曹。宋國建，初拜世子中舍人。高祖受命，仍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以疾去職。元嘉四年，起爲義興太守。從兄弘爲揚州，服親不得相臨，加宣威將軍，在郡有寬惠之美，徙太子右衛率。入爲侍中，領冠軍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徙中書令，侍中如故。

遷吏部尚書。球公子簡貴，素不交游，筵席虚静，門無異客。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并執重權，傾動内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頗好文義，唯與琅邪顔延之相善。居選職，接客甚希，不視求官書疏，而

王球字倩玉，琅邪臨沂人，是太常王惠從父弟。父親王謐，任司徒。

王球年輕時與王惠齊名，儀容俊美，舉止端雅。除授著作佐郎，他不接受官職。不久除授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功曹。宋國建，開始任世子中舍人。高祖登上帝位，王球仍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因病離職。元嘉四年，王球又被起用爲義興太守。王球從兄王弘爲揚州刺史，因爲五服内的親屬不能相近做地方長官，故加宣威將軍，在郡有寬厚仁惠的美名，徙任太子右衛率。入朝任侍中，領冠軍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徙中書令，侍中如故。

又遷吏部尚書。王球是名門公子，簡嚴貴重，一向不與人交游，筵席不設，門無異客。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都執掌大權，威勢傾動朝廷内外，王球雖和他們有通家之好，又是姻戚，但未嘗與他們來往。王球很愛好文義，衹與琅邪顔延之相友善。他身居吏部尚書之職，却

銓衡有序，朝野稱之。本多羸疾，屢自陳解。遷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廬陵王師。

很少接納客人，也不看求官的書信，但選材任官很有次序，朝野人士都稱贊他。王球本來體弱多病，屢屢上書陳訴乞請免官。王球遷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廬陵王師。

兄子履進利爲行，深結劉湛，委誠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與劉斌、孔胤秀等并有異志，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以此復爲從事中郎。太祖甚銜之。及湛誅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爲取履，先温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何如?"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命左右："扶郎還齋。"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

王球兄子王履品行不端，貪慕名利，與劉湛有很深的交往，阿附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與劉斌、孔胤秀等人都懷有異心，王球每每訓誡他，但他不聽。王履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他痛哭流涕地向劉義康陳訴，不願離開，因此又爲從事中郎。太祖對這事很是不滿。劉湛被誅的那天，王履慌得赤脚去求告王球。王球命人爲他取來鞋子，先温酒給他，對他說："平常對你説的話，怎麽樣?"王履驚懼得不能回話，王球又慢慢地說："阿父在，你擔心什麽。"命手下人："把公子扶回房去。"皇上因爲王球的緣故，王履得免於一死，廢黜居家。

十七年，球復爲太子詹事，大夫、王師如故。未拜，會殷景仁卒，因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録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群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恐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猶坐白衣領職。時群臣詔見，多不即前，卑疏者或至數十日，大臣亦有十餘日不被見者。唯球輒去，未嘗肯停。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追贈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無子，從孫奂爲後。大明末，吴興太守。

元嘉十七年，王球又擔任太子詹事，大夫、王師職務不變。未接受官職，正遇上殷景仁去世，因此授任尚書僕射，王師職務不變。王球一向有脚病。録尚書江夏王劉義恭對尚書何尚之説："當今缺少有才之士，下臣們應當更加勉力，而王球竟這樣放縱隨便，恐怕應依法糾彈他。"何尚之説："王球一向有自己的操守，又加上多病，應當從淡泊退讓衡量他，不能以文案之事責令他。"還是因此而受罰爲白衣領職。當時群臣奉詔進見，多半不能立即上朝，位卑或疏遠的人有的等到幾十天，大臣也有十幾天不被召見的。祇有王球遇上這種情况往往離去，從來不肯停下來等待召見。元嘉十八年，王球去世，死時四十九歲。追贈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王球没有兒子，以從孫王奂爲後嗣。大明末年，王奂任吴興太守。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答之曰："令明簡。"又問："王球何如?"答曰："倩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有人問史臣："王惠怎麽樣?"回答説："令明簡約。"又問："王球怎麽樣?"回答説："倩玉淡泊。"又問："謝弘微怎麽樣?"説："簡約而没有疏失，淡泊而不致放縱，古代有所謂名臣，謝弘微可以當之無愧了。"



宋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十九

殷淳 (子)孚 (弟)冲 淡 張暢 何偃 江智淵

殷淳 殷穆 殷孚

殷淳字粹遠，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祖允，并晋太常。父穆，以和謹致稱，歷顯官，自五兵尚書爲高祖相國左長史。及受禪，轉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復爲五兵尚書，吴郡太守。太祖即位，爲金紫光禄大夫，領竟陵王師，遷護軍，又遷特進、右光禄大夫，領始興王師。元嘉十五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元子。

殷淳字粹遠，陳郡長平人。曾祖父殷融，祖父殷允，都在晋朝任太常。父親殷穆，以謙和恭謹獲得人們稱道，歷任顯要官職，由五兵尚書而任高祖相國左長史。到高祖受禪，殷穆轉任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再任五兵尚書，吴郡太守。太祖即位，殷穆任金紫光禄大夫，領竟陵王師，遷任護軍，又遷特進、右光禄大夫，領始興王師。元嘉十五年在官任上去世，死時六十歲，贈謚爲元子。

淳少好學，有美名。少帝景平初，爲秘書郎，衡陽王文學，秘書丞，中書黄門侍郎。淳居黄門爲清切，下直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欲，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秘書閣撰《四部書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時年三十二，朝廷痛惜之。

殷淳從小好學，有很好的名聲。少帝景平初年，殷淳任秘書郎，衡陽王文學，秘書丞，中書黄門侍郎。殷淳居黄門之位，地位清貴而又接近皇上，在宫中當值，按規定下值之後應當留在官署，因爲殷淳父親年老，特許他回家。殷淳高雅簡樸，清心寡欲，早有高尚的節操，愛好文章義理，雖居官而未曾捨棄這種愛好。在秘書閣撰寫《四部書目》，一共四十卷，流傳於世。殷淳在元嘉十一年去世，死時三十二歲，朝廷爲之深感痛惜。

子孚，有父風。世祖大明末，爲始興相。官至尚書吏部郎，順帝撫軍長史。

殷淳之子殷孚，具有他父親的那種風度。世祖大明末年，爲始興相。官職升至尚書吏部郎，順帝撫軍長史。

殷冲

淳弟冲字希遠，歷中書黄門郎，坐議事不當免。復爲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出爲吴興太守，入爲度支尚書。元凶

殷淳之弟殷冲，字希遠，歷任中書黄門郎，因議事不當罪而免職。又任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獲得“邦之司直”的美稱。出京任吴興太守，又入朝爲度支尚書。元凶劉劭

妃即淳女，而冲在東宮爲劭所知遇。劭弒立，以爲侍中、護軍，遷司隸校尉。冲有學義文辭，劭使爲尚書符，罪狀世祖，亦爲劭盡力。世祖剋京邑，賜死。

之妃就是殷淳之女，而殷冲在東宮任太子官時就深受劉劭賞識。劉劭弒君自立，以殷冲爲侍中、護軍，遷司隸校尉。殷冲有學識，文筆很好，劉劭命他撰寫尚書省的符令，數世祖的罪狀，殷冲也爲劉劭盡心效力。世祖攻克京城，殷冲被賜死。

殷淡

冲弟淡字夷遠，亦歷黄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大明世，以文章見知，爲當時才士。

殷冲之弟殷淡，字夷遠，也歷任黄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大明年間，他因爲文章寫得好而出名，是當時的才士。

張暢

張暢字少微，吴郡吴人，吴興太守邵兄子也。父禕，少有孝行，歷宦州府，爲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琅邪王至洛。還京都，高祖封藥酒一罌付禕，使密加鴆毒。禕受命，既還，於道自飲而卒。

張暢字少微，吴郡吴人，是吴興太守張邵兄長的兒子。張暢的父親張禕，從小就有孝行，歷任州府官職，任琅邪王國郎中令，隨從琅邪王到洛陽。回歸京都時，高祖封好一罌藥酒交給張禕，命他秘密毒殺琅邪王。張禕接受了高祖的命令，但是在返回途中，他自己喝下藥酒而死。

暢少與從兄敷、演、敬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蟆膾，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州辟從事，衡陽王義季征虜行參軍，彭城王義康平北主簿，司徒祭酒，尚書主客郎。未拜，又除度支左民郎，江夏王義恭征北記室參軍、晋安太守。又爲義季安西記室參軍、南義陽太守，臨川王義慶衛軍從事中郎，揚州治中别駕從事史，太子中庶子。

張暢年輕時和堂兄張敷、張演、張敬等齊名，都是後起之秀。他最初出仕任太守徐佩之主簿，徐佩之被誅，張暢馳馬奔喪，穿上喪服，極盡哀痛之情，受到談論者的贊美。張暢之弟張牧，曾被瘋狗咬傷，醫病的人説應當吃蝦蟆膾，張牧吃不下去，十分爲難，張暢笑着先吃給他看，張牧因此纔服食，被咬傷的地方也就痊愈。州府徵辟張暢爲從事，衡陽王劉義季征虜行參軍，彭城王劉義康平北主簿，司徒祭酒，尚書主客郎。還未授任，又除授爲度支左民郎，江夏王劉義恭征北記室參軍、晋安太守。又任劉義季安西記室參軍、南義陽太守，臨川王劉義慶衛軍從事中郎，揚州治中别駕從事史，太子中庶子。

世祖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索虜托跋燾南侵，太尉江夏王義恭總統諸軍，出鎮彭、泗。時燾親率大衆，已至蕭城，去彭城十數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建議，欲以車營爲函

世祖鎮守彭城，張暢任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索虜托跋燾南侵，太尉江夏王劉義恭總統各路人馬，出鎮彭城、泗水。當時托跋燾親率大軍南進，已到蕭城，距彭城僅十餘里。彭城守軍人數雖多，但軍糧不足，劉義恭想放棄彭城南歸，連日商議，還不能作出決定。當時歷城兵少糧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建議，想連車爲營，組成函箱陣，用精兵在外翼護，保

箱陣，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都。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未决，更集群僚謀之。衆咸遑擾，莫有異議。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致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内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量其欲盡，臨時更爲諸宜，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污公馬蹄！"世祖既聞暢議，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損威延寇，其爲愧恧，亦已深矣。委鎮奔逃，實無顔復奉朝廷，期與此城共其存没，張長史言不可異也。"暢言既堅，世祖又贊成其議，義恭乃止。

護二王及王妃女眷直奔歷城；分撥一部分兵馬配屬護軍蕭思話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見解與沈慶之不同，他想要席捲全城軍民逃奔鬱洲，然後從海道回到京城。劉義恭離開彭城的主意已經確定，衹是對兩種撤退方案的取用尚未作出最後决策，又召集群僚一起商量這件事。大家都驚惶不安，没有誰提出不同的意見。張暢進言説："假如前往歷城、鬱洲一定能達到目的，那我怎敢不高聲贊同。現在城内缺少糧食，百姓都有逃跑的情緒，衹是因爲關卡守得嚴緊，想要離開却没有辦法辦到罷了。如果我們一旦動脚離開，那就會各自四散逃跑，想要到達預定的目的地，憑什麽能做到呢？現在軍糧雖少，但短時間内還不至於窘迫罄盡，到估計軍糧將要用盡的時候，臨時再制定各種適當的應變措施，哪有放棄萬全的辦法，却去選擇危亡的道路呢？假若一定要采用棄城逃走的計劃，那麽請讓我用頸血來濺污明公的馬蹄！"世祖聽到張暢的建議後，對劉義恭説："既然是阿父總統諸軍，棄城還是留守，不是我敢於干預的事。我忝居彭城城主之位，却喪失威嚴，招致敵寇，我内心的愧怍，已經很深了。丢棄鎮守的城池逃跑，實在無顔再事奉朝廷，我希望與這座城共存亡。張長史的話不能再反對了。"張暢的話語既很堅决，世祖又贊同他的意見，劉義恭纔放棄了棄城逃跑的主意。

時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乘驛至彭城取米穀定最，爰既去，城内遣騎送之。燾聞知，即遣數百騎急追，爰已過淮，僅得免。初爰去，城内聞虜遣追，慮爰見禽，失米最，虜知城内食少，義恭憂懼無計，猶欲奔走。爰既免，其日虜大衆亦至彭城。

當時太祖派員外散騎侍郎徐爰乘驛車到彭城收取應當貢納的米穀。徐爰帶米穀離開彭城時，城内派騎兵護送他。托跋燾探知這一消息，立即派幾百騎兵飛速追趕。徐爰已經渡過淮河，勉强得以逃脱。徐爰剛剛離開彭城的時候，城内聽到索虜派兵追趕的消息，擔心徐爰被擒。丢失貢納的米穀，以致讓索虜得知城内存糧已少。劉義恭擔心害怕，没有主意，還是想逃跑。就在徐爰逃脱的那一天，索虜大軍也到達彭城。

燾始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氈屋。先是，燾未至，世祖遣將馬文恭向蕭城，爲虜所破，文恭走得免，隊主蒯應見執。至小市門曰："魏主致意安北，遠來疲乏，若有甘

托跋燾剛到彭城，就登上城南亞父冢，在戲馬臺搭好氈屋。在這以前，托跋燾還没到達彭城的時候，世祖派將領馬文恭去蕭城，被索虜擊敗，馬文恭得以逃脱，但隊主蒯應被擒。索虜大軍到達彭城之後，把蒯應帶到彭城小市門對城

蔗及酒，可見分。”時防城隊主梁法念答曰：“當爲啓聞。”應乃自陳蕭城之敗。又問應：“虜主自來不?”曰：“來。”問：“今何在?”應舉手指西南。又曰：“士馬多少?”答云：“四十餘萬。”法念以燾語白世祖，世祖遣人答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二器，甘蔗百挺。聞彼有駱駝，可遣送。”

内守軍説：“魏主致意安北將軍，大軍從遠處趕來，人馬疲乏，假如有甘蔗和酒，應當分贈一些。”當時守城隊主梁法念回答説：“我將把這事禀告上司知道。”蒯應於是自己陳説在蕭城戰敗的情况。梁法念又問蒯應：“索虜君主親自來了嗎?”蒯應回答説：“來了。”又問：“現在在哪裏?”蒯應舉手指着西南方。又問道：“兵馬有多少?”蒯應答道：“四十餘萬。”梁法念把托跋燾索要甘蔗和酒的話向世祖報告，世祖派人答覆説：“知道你們走遠路很疲乏，現在給你們二器酒，一百挺甘蔗。聽説你們那兒有駱駝，可以派人送些來。”

明旦，燾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曰：“魏主致意安北，安北可暫出門，欲與安北相見。我亦不攻此城，安北何勞苦將士在城上。又騾、驢、駱駝，是北國所出，今遣送，并致雜物。”又語小市門隊主曰：“既有餉物，君可移度南門受之。”燾送駱駝、騾、馬及貂裘、雜飲食，既至南門，門先閉，請籥未出。暢於城上視之，虜使問：“是張長史邪?”暢曰：“君何得見識?”虜使答云：“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暢因問虜使姓，答云：“我是鮮卑，無姓。且道亦不可。”暢又問：“君居何任?”答云：“鮮卑官位不同，不可輒道，然亦足與君相敵耳。”虜使復問：“何爲匆匆杜門絶橋?”暢答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彼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剋日交戲。”虜使曰：“君當以法令裁物，何用發橋，復何足以十萬誇人。我亦有良馬逸足，若雲騎四集，亦可以相拒。”暢曰：“侯王設嶮，何但法令而已邪。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政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内有數州士庶，二徒

第二天早上，托跋燾又親自登上戲馬臺，再派遣使者到小市門説：“魏主致意安北將軍，安北將軍可以短時間出城門，魏主想與安北將軍見面。我們也不攻打這座城，安北將軍何必要使將士勞苦地在城上守衛？另外，騾、驢、駱駝，是我們北方之國的特産，現在派人送去，并送上一些其他物器。”使者又對防守小市門的隊主説：“既然有饋贈的物品，你可以改在南門接受這些東西。”托跋燾贈送的駱駝、騾、馬及貂裘、其他飲食物品，送到彭城南門後，城門原來已經關閉，守門軍士正尋求鑰匙，還未開門出來。張暢在城上遠遠看着那些送東西的索虜。索虜使臣問：“城上是張長史嗎?”張暢説：“您怎麼認識我?”索虜使者回答説：“您聲名遠揚，當然會讓我知道。”張暢就問索虜使者姓什麽，索虜使者回答説：“我是鮮卑人，没有姓。况且也不能隨便把名字告訴别人。”張暢又問：“你擔任什麽官職?”索虜使者回答説：“鮮卑官職與你們不同，不能擅自告訴别人，不過我的官職也足以與您相匹敵罷了。”索虜使者又問：“爲什麽匆匆忙忙地關上城門，扯起吊橋?”張暢回答説：“我們城裏有十萬精兵，人人想着爲國獻身，和你們拼命，我們的兩位王爺因爲魏主營壘尚未建立，將士疲勞，而深恐手下精兵出城隨便欺凌你們，所以暫且關閉城門而已。等你們將士人馬都得到休息，然後再一起選擇戰場，確定日子交戰。”索虜使者説：“您應當用法令治理部屬，哪裏用得着扯

詧伍，猶所未論。我本鬥智，不鬥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邪。”虜使曰：“不爾。城守，君之所長；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内有具思者，嘗在北國，義恭遣視之，思識是虜尚書李孝伯。思因問：“李尚書，若行塗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緣共知，所以有勞。”孝伯曰：“感君至意。”

起吊橋，又怎麼可以用十萬精兵向人誇口。我們也有日行千里的駿馬，假若衆多騎兵從四方雲集，也可以同你們相抗衡。”張暢回答説：“侯王設防險要守國保疆，哪裏衹是依靠法令就够了呢？我假若要向您誇口，就會説百萬大軍。説是有十萬大軍，指的正是兩位王爺左右一向蓄養的精兵罷了。這座城裏還有幾個州的士人百姓、工匠軍人組成的隊伍，還没有計算在内。我們本來是和你們鬥智，不是比鬥馬的脚力。而且冀州是北方地域，正是出産馬的地方，您又何必用千里良馬向我誇耀呢?”索虜使者説：“不是這麼回事。依城固守，是你們的長處；野外作戰，是我們的長處。我們憑恃馬，正如同你們憑恃城池啊。”彭城城内有個名叫具思的人，曾在北方地域生活，劉義恭派他上城去認認那索虜使者，具思認得他是索虜尚書李孝伯。具思於是問候李孝伯：“李尚書，你行程勞苦啊。”李孝伯説：“這事應當彼此都瞭解。”具思回答：“正因爲都瞭解，所以纔問候你。”李孝伯説：“感謝您的誠意。”

既開門，暢屏却人仗，出對孝伯，并進餉物。虜使云：“貂裘與太尉，駱駝、騾與安北，蒲陶酒雜飲，叔侄共嘗。”燾又乞酒并甘橘。暢宣世祖問：“致意魏主，知欲相見，常遲面寫。但受命本朝，過蒙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悉。且城守備防，邊鎮之常，但悦以使之，故勞而無怨耳。太尉、鎮軍得所送物，魏主意，知復須甘橘，今并付如别。太尉以北土寒鄉，皮綺褶脱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雜粽，南土所珍，鎮軍今以相致。”此信未去，燾復遣使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語太尉、安北，近以騎至，車兩在後，今端坐無爲，有博具可見借。”暢曰：“博具當爲申啓。但向語二王，已非遜辭，且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詔之與語，朕之與

打開城門後，張暢屏退從人衛隊，單獨出來會見李孝伯，并且接收索虜的禮物。索虜使者説：“貂裘給太尉，駱駝、騾給安北將軍，葡萄酒及其他飲食物品，讓他們叔侄倆共嘗。”托跋燾又討取酒和甘橘。張暢傳達世祖的問候，并轉致世祖的饋贈，説：“安北將軍致意魏主：知道魏主想和我見面，我也希望當面傾訴仰慕之情。但是我受本朝任命，承擔藩守的重任，作爲人臣，不該與境外人交往，因此不能見上短暫的一面，深感遺憾。況且守城設防，是邊關重鎮的常事，大家高高興興地接受使命，所以就勞而無怨罷了。太尉、鎮軍都已收到魏主送來的禮物，知道了魏主的心意，也知道還需要甘橘，現在一并送上。太尉認爲北國是寒冷的地方，皮衣皮褲或許是必需的物件，現在送一套給魏主。螺杯、雜粽，是南方珍視的物品，鎮軍現在把它送給你們。”這個使者還未離去，托跋燾又派使者命令李孝伯傳達自己的意思説：“魏主有詔令告訴太尉、安北將軍，我們是率領騎兵到達這裏，車輛

我，并有何異。”暢曰：“若辭以通，可如來談；既言有所施，則貴賤有等。向所稱詔，非所敢聞。”孝伯又曰：“太尉、安北是人臣與非？”暢曰：“是也。”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猶曰鄰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并皆年少，分闊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脱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來，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黄巾、赤眉。”暢曰：“黄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在青、徐也。”暢曰：“今者青、徐，實爲有賊，但非白賊耳。”虜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暢曰：“二王貴遠，啓聞難徹。”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飡，本施中國耳。”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俄頃送博具出，因以與之。

輜重還在後邊，現在安坐營帳，無事可幹，如果有博戲用具，希望能借給我們。”張暢説：“借博戲用具的事將爲你們向上啓奏。但你們先前談及我們兩位王爺，稱呼言辭已不够謙遜，何況現在‘有詔令’的用語，衹能够在你們自己國家使用，怎麽能在這裏使用這樣的語氣呢？”李孝伯説：“用‘詔令’和用‘告訴’，稱‘朕’和稱‘我’，有什麽不同？”張暢説：“假如衹是講辭意相通，可以照你剛纔説的話辦；既然説話有具體的對象，那麽就有貴賤的差别，剛纔你稱説‘有詔令’之類的話，是我們不能接受的。”李孝伯又説：“太尉、安北將軍是不是君主的臣下？”張暢説：“是。”李孝伯説：“鄰國國君，爲什麽不能向鄰國之臣用‘詔令’這一類的話呢？”張暢説：“你將魏主稱爲國君，中華的一般人尚且不能接受，更何況面對我們尊貴的兩位王爺，還怎能自稱什麽鄰國之君呢？”李孝伯説：“魏主説太尉、鎮軍都還年輕，南邊的信使很久没來，必定愁悶憂鬱。假如想要派出信使，我們將替你們護送；倘若需要坐騎，我們也將會送馬過來。”張暢説：“這地方隱秘的小路很多，使者白天黑夜往來不絶，不再爲這事煩勞魏主了。”李孝伯説：“我也知道有水路，但似乎已被白賊阻斷。”張暢説：“您穿白色衣服，所以自稱白賊嗎？”李孝伯大笑着説：“現在説的白賊，和當年的黄巾、赤眉也没有什麽不同。”張暢説：“黄巾、赤眉，好像并不在江南。”李孝伯説：“雖然黄巾、赤眉不在江南，但也不在青州、徐州。”張暢説：“現在青州、徐州，實在也算是有强賊，但不是白賊罷了。”索虜使者又説：“剛纔向你們借博戲用具，爲什麽不拿出來？”張暢説：“兩位王爺地位尊嚴，啓奏難以上達。”李孝伯説：“周公謙恭下士，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爲什麽兩位王爺却這麽尊貴難見？”張暢説：“握髮吐哺，謙恭下士，本來是對待中原士人的態度。”李孝伯説：“如果賓客有禮貌，主人就應當區别對待。”張暢説：“昨天見到許多賓客到我們城門，不能算是有禮貌。”不一會兒，城裏把博戲用具送出來，張暢於是就把東西交給了李孝伯等。

燾又遣人云："魏主致意安北，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宋朝之美，近於汝陽身被九創，落在溵水，我手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并思集聚，輒已語之，但其弟苦辭。今令與來使相見。"程天福謂使人曰："兄受命汝陽，不能死節，各在一國，何煩相見。"燾又送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自所食。黑鹽治腹脹氣懣，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治目痛。柔鹽不食，治馬脊創。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并不中食。胡豉亦中啖。黄甘幸彼所豐，可更見分。"又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脱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餉燾炬燭十挺，世祖亦致錦一匹，曰："知更須黄甘，誠非所吝。但送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付。"燾復求甘蔗、安石留，暢曰："石留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屩。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又曰："長史，我是中州人，久處北國，自隔華風，相去步武，不得致盡，邊皆是北人聽我語者，長史當深得我。"孝伯又曰："永昌王，魏主從弟，自頃常鎮長安，今

托跋燾又派人説："魏主致意安北將軍，程天祚是一個普通平庸之人，我們實在也知道他并非宋朝的美才，近日他在汝陽作戰，身上九處負傷，跌落在溵水中，我親手把他從水中拉出來，救了他。人們凡是骨肉分離，總想重新聚首，我們已經多次把這事告訴你們，希望讓兄弟相見，但他的弟弟程天福堅決拒絶。現在請命程天福和我們派來的使者會面。"程天福對使者説："我兄長受命在汝陽作戰，不能爲國盡節，現在兩人各在一國，哪裏用得着相見?"托跋燾又送給太尉、安北將軍每人一領氈席，九種鹽，以及胡豉，并帶來口信説："這裏各種鹽，每種都各有用途。白鹽是魏主自己食用的。黑鹽可以治療腹脹氣悶的病症，輕輕地從鹽塊上刮取六銖，用酒冲服。胡鹽治療目痛。柔鹽不可食用，用來治療馬脊的創傷。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都不適宜食用。胡豉吃起來很有味。黄甘是你們所富有的，希望再分些給我們。"又説："魏主向太尉、安北將軍致意，爲什麽不派人到我們軍營，雖然不能盡情交流彼此之間的情意，但大致上可以見見我身材大小，知道我年齡老少，觀察我的爲人。假如將佐不能派出，也可派低級官吏、幹練隨從來。"張暢又傳達太尉等的旨意答覆説："魏主的形貌才具，早就爲來往的使者一一描述。李尚書親自奉命和我們交往，用不着擔心彼此情意不能盡情交流，所以我們不再派出使者。"索虜使者又説："魏主因爲先前送給你們的馬匹很不稱心而遺憾。安北將軍假若需要大馬，將再送去，倘若需要蜀地出産的馬匹，這裏也有很好的。"張暢説："安北將軍并不缺少良馬，送馬出自你們的心意，不是我們索求。"劉義恭送給托跋燾十挺炬燭，世祖也送去一匹錦，并且説："知道你們又需要黄甘，實在不是我們吝嗇黄甘。但送去的黄甘不够讓你們全軍嘗遍，先前送給魏主的黄甘，不至於就吃完了，所以不再給了。"托跋燾又索要甘蔗、安石榴，張暢説："石榴是鄴下所出産，也應當不是你們缺少的東西。"李孝伯又説："你是南方的富家子弟，爲什麽穿草鞋。您穿上這種東西，將士們又該怎麽辦?"張

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久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頭，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藏入穴，我間諸將倒曳脚而出之，魏主賜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脱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邪。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其北人，故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機，但因夜回師，致戎馬小亂耳。我家懸瓠斗城，陳憲小將，魏主傾國，累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一旅，始濟融水，魏國君臣奔迸，僅得免脱，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聖化，奸盗未息，亦使崔邪利撫之而已，今没虜手，何損於國。魏主自以十萬師而制一崔邪利，方復足言邪。聞蕭、相百姓，并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示之耳。文恭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後，大營嵇玄敬以百騎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衄。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魏師入境，肆行殘虐，事生意外，由彼無道。官不負民，民何怨人。知入境七百，無復相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鎮軍聖略。經國之要，雖不豫聞，然用兵有機，間亦不容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攻圍；若不捷，彭城亦

暢説："富家子弟一類的話，使我深感慚愧。衹是憑藉我微薄的才力，受命統率軍隊，在戎馬戰陣之中，不容許穿上平日的服裝。"李孝伯又説："長史，我是中州人，久居北國，和中華風俗隔絶，我和你相距咫尺，但不能把我内心情意和盤托出，四周都是北國人在聽我説話，長史應當深深瞭解我。"李孝伯又説："永昌王，是魏主的堂弟，近來常常坐鎮長安，現在他率領八萬精兵，直趨淮南，壽春守將長時間關閉城門自保，不敢出兵抵禦。前不久送去的劉康祖的首級，你們已經看到。王玄謨是我們很熟悉的人，他也不過是個平庸之才而已。你們南方國家爲什麽對他作這樣的重用，而導致軍隊潰敗。我們進入你們國境七百餘里，你們守境之人竟然不能抵禦迎戰。鄒山險隘，是你們憑險可守的地方，我軍的前鋒剛剛同守軍交戰，守將崔邪利就躲入洞穴，是我們的衆將領拉着他的脚把他從洞中倒曳出來，魏主饒他一命，現在他已歸順我們隨同在軍中。又爲什麽輕率地派馬文恭到蕭縣，致使他望風而逃呢？你們的百姓對朝廷很是怨恨，説是在清平時日，徵收百姓的租賦，一到遇上危難，就不能拯救百姓。"張暢説："知道永昌王已經越過淮南，至於劉康祖被他擊敗一事，頻頻有信使到來，没有這一消息。王玄謨是南國一員偏將，不能算是將才，衹因爲他是北方人，所以讓他充任先鋒、引導大軍而已。大軍來到而黄河冰封，王玄謨權衡時宜決定回歸，不算是失利，衹是因爲他夜間回師，導致兵馬稍有紛亂罷了。我國小小的懸瓠城，由一名小將陳憲防守，魏主傾國而出，率軍圍攻，幾十天也攻不下來。胡盛之不過是一員偏裨小將，部屬不足一旅，他率軍剛剛渡過融水，魏國君臣就四散奔逃，僅能勉强脱身。滑臺之敗與此相比，也没有太多的愧疚。鄒山是個小小的防地，雖有些微險要的地勢，但黄河邊的百姓，多半新近歸附，剛剛接受我聖朝的教化，但奸盗尚未平息，朝廷也就是派崔邪利去安撫他們而已，現在他落入索虜手中，對我國哪算什麽損失？魏主親自率領十萬軍隊對付區區一個崔邪利，哪又值得一提呢。聽説蕭、相二地的百姓，

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各應反命，遲復更悉。”暢便回還，孝伯追曰：“長史深自愛敬，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因復謂曰：“善將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待此未期。”燾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筝、笛等器及棋子，義恭答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在此燕會，政使鎮府命妓，有弦百條，是江南之美，今以相致。”世祖曰：“任居方岳，初不此經慮，且樂人常器，又覩前來諸王贈别，有此琵琶，今以相與。棋子亦付。”孝伯言辭辯贍，亦北土之美也。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韵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并相視嘆息。

都依據山險自保，我們姑且派馬文恭率十隊軍士迎還他們罷了。馬文恭説，他率領三隊軍士在前面出營，遇上索虜，就返回自己的大營，嵇玄敬率領百名騎兵到留城，魏軍因而敗逃。由於輕敵而招致小敗，也不值得憂慮。我國境内的百姓，分散居住在黄河岸邊，兩國交戰，應當互相安撫恤養百姓，但魏軍入境，就對百姓大肆殘害，意外事情的發生，是你們慘無人道所致。官員不曾虧待百姓，百姓又有什麽怨恨？我們知道你們進入我國境七百里，又没有抵抗，這首先出自太尉的神妙安排，其次是鎮軍的英明謀略。治國的關鍵，我雖然不曾預先得知，但用兵的機密，私下也不容許對你説。”李孝伯説：“魏主將不圍攻這座城，他親自率領大軍，直往瓜步。南邊事情假若辦成，彭城就不需等到圍攻自會瓦解；假若南攻不能取勝，彭城也就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了。我們現在將要南飲江湖用以解渴罷了。”張暢説：“去留的事情，自然全憑你們心意决定。假如索虜能實現飲馬長江的心願，可以説是天理都没有了。我們倆人都應當各自回營去復命，待以後再詳談。”張暢説完便轉身回城，李孝伯追上他説：“我對長史深深敬愛，相離咫尺，可惜不能握手言歡。”張暢就又對他説：“你自己多多保重，希望平定北國的時日即將來臨，我們再相見的日子不會很遠。你假若能返回宋朝，今天就是我們相識的開端。”李孝伯説：“要等這一天，恐怕遥遥無期。”托跋燾又派人向二王借箜篌、琵琶、筝、笛等樂器及棋子，劉義恭答覆説：“我接受統率軍隊的職任，隨軍不携帶樂器。在這裏舉行宴會，衹是使用鎮軍府中官妓，還有二十五張琵琶，是江南的珍品，現在都送給你。”世祖説：“我擔任一方的長官，本來不經意樂器之事，但樂器樂人是禮儀中的常用之物，又見到你們到這兒來後，諸王相互贈别時也使用這樣的琵琶，所以現在把琵琶給你們。棋子也一起送去。”李孝伯能言善辯，也算是北國的傑出人才。張暢針對對方的言辭，作出得體的相應回答，言辭流暢，聲音沉着温雅，儀表豐潤，風度高雅，李孝伯及其左右隨從都互相對視，贊嘆不已。

虜尋攻彭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士卒。及燾自瓜步北走，經彭城下過，遣人語城內："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義恭大懼，閉門不敢追。虜期又至，議欲芟麥剪苗，移民堡聚，衆論并不同，復更會議。鎮軍録事參軍王孝孫獨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采自資，一入堡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世祖側，進曰："王録事議不可奪，實如來論。"別駕王子夏因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世祖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世祖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爲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歡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大慚，元嗣亦有慚色。義恭之議遂寢。太祖聞暢屢有正議，甚嘉之。世祖猶停彭城，召暢先反，并使履行盱眙城，欲立大鎮。

不久，索虜攻打彭城南門，并且在城外放火。張暢親自上前作戰，身先士卒。托跋燾從瓜步向北撤退的時候，從彭城城下經過，派人對城中人説："我們軍糧用盡，暫且離去，待麥熟之後再來。"劉義恭十分害怕，緊閉城門，不敢追擊。當索虜約定的麥熟之期又將來臨的時候，劉義恭主張割去麥子，除去地中的苗，把百姓移居堡寨之中。衆官的主張并不一致。於是又會集衆官議論。鎮軍録事參軍王孝孫獨持異議説："如果索虜不來進犯，彭城自然可以保全；如果他們再來，把百姓移居堡寨之中的主張也不能采納。百姓被囚閉在城内，缺少食物爲時已久，現在正值春天，百姓可到野外采食維持生計，養活自己，一旦進入堡寨聚居，餓死人的事情就會立即發生。百姓若是知道自己一定會死，還怎麽能够管理他們呢？假若知道索虜一定來進犯的話，到那時再割麥也不晚。"在座的人都默不作聲，没有一個敢答腔。張暢説："王孝孫的主張，實在有可取之處。"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立在世祖身旁，進言説："王録事的主張不能更改，確實是剛剛張長史講的那樣。"別駕王子夏也就跟着説："這主張確實很好。"張暢端持手板稟白世祖説："我想叫王孝孫彈劾王子夏。"世祖説："王別駕有什麽罪過必須彈劾呢？"張暢説："割麥移民，可以説是大的决策，一方安危，都和這事密切相關。王子夏身爲州別駕，位居群僚之首，竟然對這事没有異議，等到聽了董元嗣的話，就高興地隨聲附和，阿附主人的心意，這種人憑什麽事奉君主。"當時王子夏十分慚愧，董元嗣也露出羞愧的表情，劉義恭的主張也就擱置下來了。太祖聽説張暢屢屢發表正直允當的意見，十分贊賞他。世祖還留在彭城，太祖把張暢先召回京城，并且派他巡視盱眙城，想要在那兒建立派重兵駐守的大鎮。

時虜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又欲暢代劉興祖爲青州及彭城都督，并不果。

當時索虜揚言説將向襄陽出兵，所以朝廷委派張暢爲南譙王劉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又想要張暢代替劉興祖擔任青州及彭城都督，都没有付諸實行。

三十年，元凶弒逆，義宣發哀之

元嘉三十年，元凶弒君篡逆，劉義宣在發喪

日，即便舉兵。暢爲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黄韋絝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夷道縣侯，食邑千户。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民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因顔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徑斷絶，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爲逆，遣嬖人翟靈寶謂暢："朝廷簡練舟甲，意在西討，今欲發兵自衛。"暢曰："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徇衆。即遣召暢，止于東齋，彌日不與相見，賴司馬竺超民保持，故獲全免。既而進號撫軍，别立軍部，以收民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義宣奔走，暢於兵亂自歸，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值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排玄謨上輿，玄謨意甚不悦，諸將欲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送京師，下廷尉，削爵土，配左右尚方。尋見原。

的那一天，就立即舉兵討伐元凶。張暢是司空長史，位居群僚之首，他哀戚之容，威儀舉止，映照一時。喪禮舉行完畢，張暢换去喪服，改穿黄牛皮褲褂，到射堂簡閲士兵，他的聲音容貌，姿態動作，在場衆人没有誰不矚目注視，見到他的人都願意爲他效死。元凶事平定以後，張暢被徵爲吏部尚書，夷道縣侯，食邑千户。劉義宣已經懷有異心，蔡超等人因爲張暢在百姓中素有聲望，勸劉義宣留下張暢，於是以南蠻校尉授予張暢，并加授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張暢派自己的門生荀僧寶乘船下行到都城，通過顔竣呈奏劉義宣圖謀叛亂的罪狀。荀僧寶因爲要載運自己的私貨，船停在巴陵，未及時下行，正遇上劉義宣發兵叛亂，水路斷絶，荀僧寶因此就未能及時趕到京城。將要發動叛亂的時候，劉義宣派自己寵愛的嬖人翟靈寶對張暢説："朝廷正在選拔甲士，演練水軍，用意在於西征，現在南譙王想起兵自衛。"張暢説："一定没有這樣的事，請讓我用我的性命來保南譙王。"翟靈寶知道張暢不會改變主意，勸劉義宣殺掉張暢徇示全軍。劉義宣立即派人宣召張暢，把他留在東齋，整天不和他見面，全虧司馬竺超民從中保護，所以能够全身免禍。不久，張暢進號撫軍，另外設置軍隊統領，以獲取民心。張暢雖然簽署文檄，但常常喝醉酒，不省閲文書。他隨劉義宣叛軍東下，在梁山戰敗，劉義宣逃走，張暢乘兵亂自己逃歸，途中被軍人搶掠，衣服都被搶光。正碰上右將軍王玄謨乘車出營，張暢找到了破衣服穿上，他推開王玄謨自己登上車。王玄謨心裏很不高興，他手下的將領想要殺掉張暢，幸虧隊主張世搭救，纔免去一死。王玄謨把張暢押送到京城，朝廷把他交給廷尉審訊定罪，削去他的爵位和封地，配給左右尚方役作。不久就被原宥。

復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大明元年，卒官，時年五十。顔竣表世祖："張暢遂不救疾。東南之秀，蚤樹風範，聞問凄愴，深切常懷。"謚曰宣子。暢愛弟子輯，

張暢又被起用爲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其子張淹領太子右衛率。孝建二年，出京任會稽太守。大明元年，死在任所，死時五十歲。顔竣上表世祖："張暢竟然一病不起。他是東南的傑出人才，很早就成爲士人的風範，聽到他的死訊很是悲愴，我們常常真摯地懷念他。"朝廷贈給張

臨終遺命與輯合墳。

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

暢謚號爲宣子。張暢十分喜歡他弟弟的兒子張輯，臨終留下遺言，命家人讓自己與張輯合墳。

張暢之子張浩，官當到義陽王劉昶征北諮議參軍。

張淹

浩弟淹，世祖南中郎主簿。世祖即位，爲黄門郎，封廣晋縣子，食邑五百户。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民有罪使禮佛，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爲光禄勳，臨川内史。太宗泰始初，與晋安王子勛同逆，率衆至鄱陽，軍敗見殺。

張浩之弟張淹，任世祖南中郎主簿。世祖即位，任黄門郎，封廣晋縣子，食邑五百户。又任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在任時，他逼迫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就命令他們向佛像禮拜，動不動就要拜幾千次。因此被免官，不准録用。後來又起用他爲光禄勳，臨川内史。太宗泰始初年，張淹與晋安王劉子勛一同反叛朝廷，他率領叛軍到鄱陽，軍敗被殺。

張悦

暢弟悦，亦有美稱。歷中書吏部郎，侍中，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子勛建僞號於尋陽，召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事敗，殺琬歸降，事在《琬傳》。復爲太子庶子，仍除巴陵王休若衛軍長史、襄陽太守。四年，即代休若爲雍州刺史、寧遠將軍。復爲休若征西長史、南郡太守。六年，太宗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悦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

張暢之弟張悦，也有很好的聲譽。歷任中書吏部郎，侍中，臨海王劉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劉子勛在尋陽建立僞王朝，召張悦爲吏部尚書，與鄧琬一同在僞朝輔政。劉子勛叛亂失敗，張悦殺死鄧琬歸降朝廷，事情記載在《鄧琬傳》中。張悦又任太子庶子，接着授任巴陵王劉休若衛軍長史、襄陽太守。泰始四年，張悦就替代劉休若爲雍州刺史、寧遠將軍。又任劉休若征西長史、南郡太守。泰始六年，太宗在巴郡設置三巴校尉，命張悦補任三巴校尉之職，加授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還未拜授，張悦就死了。

何偃

何偃字仲弘，廬江灊人，司空尚之中子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除中軍參軍，臨川王義慶平西府主簿。召爲太子洗馬，不拜。元嘉十九年，爲丹陽丞，除廬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中書郎，太子中庶子。時義陽王昶任東官，使偃行義陽國事。

二十九年，太祖欲更北伐，訪之群臣，偃議曰：

内幹胡法宗宣詔，逮問北伐。伏計賊審有殘禍，犬羊易亂，殲殄非難，誠如天旨。今

何偃字仲弘，廬江灊人，是司空何尚之的中子。本州辟爲議曹從事，舉秀才，除授中軍參軍，臨川王劉義慶平西府主簿。朝廷徵召他爲太子洗馬，他不接受官職。元嘉十九年，何偃任丹陽丞，又授廬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中書郎，太子中庶子。當時義陽王劉昶任東官，就命何偃行義陽國事。

元嘉二十九年，太祖想再次北伐，向群臣咨詢意見，何偃呈獻奏議説：

内幹胡法宗宣諭皇上詔令，問及北伐之事。我考慮賊寇確實有殘毁之禍，犬羊之類的戎狄容易出現内亂，要殲滅他們并不難，

雖廟算無遺，而士未精習。緣邊鎮戍，充實者寡，邊民流散，多未附業。控引所資，取給根本。虧根本以殉邊患，宜動必不剋。無慮往歲挫傷，續以内釁，侮亡取亂，誠爲沛然。然淮、泗數州，實亦凋耗，流傭未歸，創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薄之則勢艱，圍之則曠日，進退之間，奸虞互起。竊謂當今之弊易衄，方來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

正像皇上所説的那樣。現在雖然朝廷的謀劃十分周全，但士兵未曾精選操練。邊境的軍鎮、戍所，兵員裝備充實的很少，邊境的百姓四處流散，多半没有回歸本業。朝廷治國所需的資財，都是從農業中獲取。虧損本業來消除邊境禍亂，這種舉動當然不能成功。賊寇往年遭到挫敗，接着又發生内亂，打擊有亡國徵兆的國家，攻取内部有禍亂的國家，確實是國朝盛事。但是淮、泗數州，實在也是民生凋敝衰殘，出外傭作的百姓尚未回歸本土，戰爭留下的創傷尚未恢復。況且攻守的形勢不一樣，客主的地位有區别，急攻則兵力不足，勢難做到，緩攻則曠日持久，難以爲繼，在進退難决的時候，奸賊内亂就會迭更而起。我認爲現在的弊端易於造成災禍和動亂，將要進犯的敵寇不會帶來太大的危害，我們應當含垢忍耻，寬容大度，以順應天道。

遷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

何偃遷任始興王劉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

元凶弑立，以偃爲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爲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并處權要，時爲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世祖即位，任遇無改，除大司馬長史，遷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責百官讜言，偃以爲："宜重農恤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奸。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别其任。"

元凶弑君自立，命何偃任侍中，掌管詔誥之事。當時何尚之任司空、尚書令，何偃在門下省任職，父子倆都處在權要之位，當時人都爲他們擔心；但何尚之與何偃都善於根據時宜相機行事，因此廣受當時人的稱贊。到世祖即位，他們的職任和寵遇都没有變化，何偃被授任大司馬長史，遷侍中，領太子中庶子。當時朝廷責求百官進獻直言，何偃認爲："朝廷應當重視農事，關心本業，裁汰冗員，減省雜務，考核官吏業績以便瞭解他們的能力高下，增加官吏俸禄藉以消除官吏的貪贓奸詐。要求賢良的地方長官建立治績，要讓他們職務固定，長時間不調動。都督和刺史，應當分别委任，區分職責。"

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顔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自謂任遇隆密，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

何偃改領驍騎將軍，皇上對他親寵信任，恩遇隆厚，超過朝廷舊臣。何偃又轉任吏部尚書。何尚之離開選任官員之職不滿五年，何偃又承襲了他曾經擔負的職事，當時人都認爲這是一種殊榮。侍中顔竣的地位到這時纔開始逐漸尊貴，他和何偃同在門下省任職，兩人常因賞文析義而聚

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愈憤懣，與偃遂有隙。竣時勢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心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醫不仕。世祖遇偃既深，備加治療，名醫上藥，隨所宜須，乃得瘥。

時上長女山陰公主愛傾一時，配偃子戢。素好談玄，注《莊子·消搖篇》傳於世。

大明二年，卒官，時年四十六。世祖與顏竣詔曰："何偃遂成異世，美志長往。與之周旋，重以姻媾，臨哭傷怨，良不能已。往矣如何！宜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本官如故。"謚曰靖子。

子戢，昇明末，爲相國左長史。

江智淵

江智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弟子。父僧安，太子中庶子。

智淵初爲著作郎，江夏王義恭太尉行參軍，太子太傅主簿，隨王誕後軍參軍。世父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并貴達，智淵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淵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誕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府主簿沈懷文并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淵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說，固辭不肯拜。竟陵王誕復版爲驃騎參軍，轉主簿，隨府轉

會，彼此相處得很愉快。但是顏竣自認爲皇上對他恩寵隆厚，應當身居顯貴之職，而官爵高下與何偃等同，没有區别，心裏漸漸不樂意。到何偃任吏部尚書，代替顏竣主管銓選官員的事務，顏竣就更加抑鬱不滿，從此與何偃之間有了隔閡。顏竣當時權勢凌駕朝廷百官之上，何偃自己也感到惶恐不安，於是心悸病發作，心情思慮不正常，他上表請求解除職務，求醫治病，不再出仕。世祖對何偃寵遇深厚，盡力設法爲何偃治病，名醫好藥，衹要是需要的立即備辦，何偃的病纔得痊愈。

當時皇上對長女山陰公主的寵愛超過了所有的人，把她匹配給何偃之子何戢。何戢一向喜歡談論玄學，給《莊子·消摇篇》作注，流傳於世。

大明二年，何偃在任職期間去世，死時四十六歲。世祖給顏竣的詔令説："何偃竟然成爲隔世之人，他的深情美志從此長逝。我和他親密交往，又加上一層姻親關係，現在臨喪哭吊，爲死者感傷，悲痛之情，實在難以平息。死的死了，又怎麽辦呢！應當加贈何偃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原有官職不變。"朝廷贈謚爲靖子。

何偃之子何戢，昇明末年，任相國左長史。

江智淵，濟陽考城人，是湘州刺史江夷弟弟的兒子。父親江僧安，任太子中庶子。

江智淵最初擔任著作郎，江夏王劉義恭太尉行參軍，太子太傅主簿，隨王劉誕後軍參軍。他伯父江夷有盛名，江夷之子江湛又有很美的聲譽，父子二人仕途通達，地位尊貴，江智淵的父親年輕時没有名聲，江湛對他的態度很是簡慢，江智淵常以此爲憾，如果不是逢年過節，江智淵就不進江湛的家門。江智淵在襄陽擔任隨王劉誕的僚屬，劉誕對他非常親厚。當時諮議參軍謝莊、府主簿沈懷文都和江智淵交往親密。沈懷文每每稱贊江智淵説："人們應有的美德全都具備，人們不應有的惡習全都没有，這人恐怕是江智淵吧！"元嘉末年，江智淵被授任尚書庫部郎。當時名門子弟做官，不擔任臺郎之職。江智淵門户衰微，朝廷貴官中又没有什麽人引薦，所以竟然

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爲逆，智淵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

被選授這樣的官職，内心很不高興，因而堅决拒絶，不肯接受官職。竟陵王劉誕又以王府名義授他爲驃騎參軍，轉任主簿，又隨王府轉任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劉誕將要叛逆，江智淵看出了他的密謀，於是請假先回京城。劉誕反叛之事失敗，朝廷立即除授江智淵爲中書侍郎。

智淵愛好文雅，詞采清贍，世祖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燕私甚數，多命群臣五三人游集，智淵常爲其首。同侣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智淵每以越衆爲慚，未嘗有喜色。每從游幸，與群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己，聳動愧恧，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

江智淵喜好文學，辭采清新富贍，世祖對他十分賞識，給予的恩寵禮遇在朝臣中居於首位。皇上經常擺設私宴，多半命三五名朝臣陪游侍宴，江智淵常在隨游者中居首。有時同伴未能上前，而他總是單獨被引進。江智淵常常因爲超越衆人感到慚愧，未曾因此而露出得意的表情。每逢隨從皇上出游，與衆官一起相隨前行，見到傳達詔命的人馳馬而來，知道將召唤自己，於是惶恐慚愧，不安的樣子常在表情中流露出來。談論的人因爲這而稱贊他。

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詬辱群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智淵素方退，漸不會旨。嘗使以王僧朗嘲戲其子景文，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痴人，痴人自相惜。"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加拜寧朔將軍，行南徐州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群臣議謚，智淵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群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惶懼。大明七年，以憂卒，時年四十六。

江智淵遷任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皇上每次宴集酒酣，就要責駡凌辱群臣，并且命他們自己互相嘲駡攻訐，把這當作娱樂游戲。江智淵一向正直謙退，漸漸不符合皇上心意。皇上曾經命他拿王僧朗來嘲笑戲弄王僧朗的兒子王景文，江智淵嚴肅地説："恐怕不應當有這種戲弄。"皇上發怒説："你的老子江僧安是痴人，同是痴人的兒子當然會互相憐愛。"江智淵聽了這話，不禁伏在坐席上流淚，從此皇上對他的恩寵大大減退。江智淵出京任新安王劉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加拜寧朔將軍，行南徐州事。以前，皇上的寵姬宣貴妃殷氏去世，皇上命群臣議論她的謚號，江智淵上奏，認爲當謚爲"懷"。皇上認爲這不是足以顯露殷氏美德的嘉謚，因此心中懷恨。後來皇上出游南山，騎馬到殷氏墓地，群臣都騎馬隨從，皇上用馬鞭指着墓地石柱對江智淵説："這上面不容許有'懷'字！"江智淵更加惶恐害怕。大明七年，他因憂懼而去世，死時四十六歲。

子季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即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季筠妻王，平望鄉君。

江智淵之子江季筠，任太子洗馬，早死。後廢帝即位，因爲江季筠是皇后之父，所以追贈他爲金紫光禄大夫。江季筠的妻子王氏，封平望鄉

君。

江概

智淵兄子概早孤，養之如子。概歷黄門吏部郎，侍中，武陵王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後廢帝元徽中卒。

江智淵兄長之子江概早年喪父，是個孤兒，江智淵如同對待自己兒子似的撫養他。江概歷任黄門吏部郎，侍中，武陵王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後廢帝元徽年間去世。

史臣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祜曰："大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强健。"以此爲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爲平吴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後可受脤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恇震，非張暢正言，則彭、汴危矣。豈其身捍飛鏑，手折雲衝，方足使窮堞假命，危城載安乎。仁者之有勇，非爲臆説。

史臣曰：將帥，是統率士兵者的名號；士卒，在戰事中發揮一夫的作用。將帥在座席上談論作戰方略，在千里外取得勝利，哪裏在於衹是提着刀盾向前衝殺、喋血沙場而已。山濤評述羊祜時說："做大將雖然不需要體力，但任軍職還是應當身體强健。"從這話看來，那麼羊叔子的體力是不够强健的了。杜預是文人儒生，射箭不能穿透鎧甲，自身未曾騎過戰馬，但一朝統領二十餘萬大軍，擔任平吴都督之職。王戎曾和友人携手歸隱山林，但也接受了主管征伐的重任。哪裏一定要山西的猛士、六郡的良家子弟，然後纔能够在朝堂行受脤之禮，統領大軍，纔可以承受皇上親自推轂的榮寵，擔任將帥呢？在索虜軍隊深入腹地，徐州地區驚惶震恐的時候，假若不是張暢進呈直言，那麼彭、汴二地就危險了。難道要親身抵禦急矢猛箭，親手摧折雲梯衝車，纔算是挽救傾危的邊境，保衛危急的城鎮嗎？仁者具有勇武精神，這話并不是没有根據的說法。

宋書卷六十

列傳第二十

范泰　王准之　王韶之　荀伯子

范泰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也。祖汪，晋安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父甯，豫章太守。

泰初爲太學博士，衛將軍謝安、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二府參軍。荆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爲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忱曰："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常欲有以相戒。當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假陳説。"忱嗟嘆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慢。"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通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通意鋭，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泰爲驃騎諮議參軍，遷中書侍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權，内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顯而已。泰建言以爲非宜，元顯不納。父憂去職，襲爵陽遂鄉侯。桓玄輔晋，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準之、輔國將軍司馬珣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祖父范汪，晋時任安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父親范甯，任豫章太守。

范泰最初任太學博士，衛將軍謝安、驃騎將軍會稽王司馬道子二府參軍。荆州刺史王忱，是范泰的表弟，請求他擔任天門太守。王忱嗜好喝酒，往往接連幾十天酒醉不醒，到酒醒之後，就依然端莊嚴肅。范泰對王忱説："酒雖然能够會通性靈，但也是傷害身體的東西。和你相從共處以來，常常想説一些勸你戒酒的話。在你沉醉於酒的時候，想説也無從説起；到現在與你相遇，又用不着我再説什麽了。"王忱感嘆良久，説："勸我戒酒的人很多了，但還没有像你這樣規勸的人。"有人問王忱説："范泰和謝邈相比怎麽樣？"王忱説："謝茂度傲慢。"又問："和殷覬比怎麽樣？"王忱説："殷伯通簡約。"王忱曾經有心爲國建立功業，他對范泰説："現城池已經建立，戰士、武器也很充足，我想要掃蕩中原，以實現平生的志向。殷伯通很有鋭氣，將要命令他帶領軍隊作先鋒。因爲你辦事沉着持重，想要把留守的事情委托給你，怎麽樣？"范泰説："賊寇占據中原已有百年，前代賢者因北伐失利遭受屈辱的人已經很多了。建立功名雖然使人尊貴，但我這鄙陋的一生不敢妄想這件事。"適逢王忱病死。朝廷召范泰爲驃騎諮議參軍，遷任中書侍郎。當時會稽王世子司馬元顯專權，朝廷内外百官請假，不要再具表呈報皇上，衹要書名簡札報

之并居喪無禮，泰坐廢徙丹徒。

告司馬元顯就算了。范泰提出這樣做不合適，但司馬元顯不采納。范泰因爲父守喪而離職，承襲父爵陽遂鄉侯。桓玄以太尉輔晋，命御史中丞祖台之上奏范泰以及前司徒左長史王準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都在居喪期間違犯禮法，范泰因爲這個罪名而被廢黜官職，流放丹徒。

義旗建，國子博士。司馬休之爲冠軍將軍、荆州刺史，以泰爲長史、南郡太守。又除長沙相，散騎常侍，并不拜。入爲黄門郎，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爲東陽太守。盧循之難，泰預發兵千人，開倉給稟，高祖加泰振武將軍。明年，遷侍中，尋轉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高祖嘗從容問混："泰名輩可以比誰？"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爲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太祖，及薨，以兄道憐第二子義慶爲嗣。高祖以道規素愛太祖，又令居重。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太祖。泰議曰："公之友愛，即心過厚。禮無二嗣，義隆宜還本屬。"從之。轉大司馬左長史，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復爲尚書，常侍如故。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高祖還彭城，與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坐，不異私室，高祖甚賞愛之。然拙於爲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遷護軍將軍，以公事免。

高祖起義興兵後，范泰任國子博士。司馬休之爲冠軍將軍、荆州刺史時，任命范泰爲長史、南郡太守。又拜授長沙相，散騎常侍，范泰都没有接受官職。入京任黄門郎，御史中丞。因議論朝廷殷祠之典的見解錯誤而獲罪，以平民身份領職。出京任東陽太守。盧循作亂時，范泰預先發兵千人，并開倉供給糧食，高祖因而加封范泰爲振武將軍。第二年，范泰遷任侍中，不久轉任度支尚書。當時任僕射的陳郡謝混是後輩中的知名人物，高祖曾經在閑暇時問謝混："范泰名望能够同誰相提并論？"謝混回答說："他是王元太一類的人。"范泰調任太常。當初司徒劉道規没有兒子，便撫養太祖爲子，劉道規去世後，以他兄長劉道憐的第二個兒子劉義慶爲嗣子。高祖因爲劉道規一向喜愛太祖，又令太祖以父母之禮爲劉道規服喪。劉道規被追封爲南郡公，應當把原先封爵華容縣公賜給太祖。范泰上奏議說："明公的友愛值得稱贊，但用心過於德厚。按禮法規定，不能有兩個嗣子，劉義隆應當回歸本宗。"高祖聽從了他的意見。范泰轉任大司馬左長史，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又任尚書，散騎常侍之職不變。又兼任司空，與右僕射袁湛一起爲晋帝授給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高祖回到彭城，與范泰一起登城，范泰的脚有毛病，高祖特地命他乘坐肩輿。范泰喜歡喝酒，不拘小節，通達坦率，不矯揉做作，即使在公衆場合，和在家裏也没有什麼不同。高祖很喜歡和贊賞他這種性格。但是范泰在治理政事方面才能拙淺，所以不能擔任政事官職。范泰又遷任護軍將軍，因公事免職。

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明年，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曰：

高祖受天命代晋後，拜授范泰爲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第二年，朝廷討論建立國學，并擬由范泰領國子祭酒之職。范泰上表說：

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於至世。至説莫先講習，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此。若能出不由户，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涣汗，學制既下，遠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塗而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弘濟濟之美。臣謂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大弘孝道。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弑，許子孝而得罪，以斯爲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其進邪。揚烏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易》，乃無大過。

我聽説，教化因聖王在位而隆興，教養訓育在大治之世而顯揚。最高興的事没有一件比得上研習學問，最快樂的事一定屬於友朋切磋。古人年至成童就要入學，彼此交換孩子進行教育培養，尋求良師不在乎路途遥遠，背糧求學忘記了艱難困苦，安慰父母，光耀邦國，没有一件不是從求學開始。假如不遵從這條道路，那麼這求學之道就無從獲得。所以皇上的詔令一經發布，已成涣汗大號，不可更易，關於國學的規定既已下頒，遠近都遵照執行。我見識愚陋，認爲還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現在王朝始建，朝綱更新，昌盛大業，剛剛奠基，天下面貌改變，有志者都仰慕朝廷。但是按現在招收生員的規定，録取的少，不取的多，這樣就導致入學困難的弊端，還不祇是一件事而已。我以家事推論國事，那麽就可以知道，如果國學招收的生員不多，恐怕不足以宣揚大宋的風化，弘揚濟濟多士的美政。我認爲對於合乎選送生員的家庭，即使生員按規定還不够條件，但父兄希望自己的子弟進入國學，按理應當有可以變通的靈活措施，雖然從小處看違背了晨昏定省、朝夕侍奉之禮，但這正是從大處弘揚孝道的方式。前人不學習《春秋》而不明禮法，那麽他們可能犯下大罪，所以趙盾忠心耿耿，却被寫上了弑君的罪名，許子遵從孝道，却因此而獲罪，用這些史例作爲教訓，能不戒懼謹慎嗎！十五歲有志於學，經典上確有這樣的記載，假如年紀不算太小，而自己却深有志向的人，爲什麽一定要用一條標準來限制，而不准許他進入國學呢？揚烏研治《太玄》，正是年少的時候；孔子五十而學《易》，纔没有大的過錯。

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爲助教，即太尉準之弟。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品。教學不明，奬厲不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門地二品，

從前晉都洛陽之時，國子學助教也用門地二品充任。潁川陳載已經辟爲太保掾，而國子學仍取用他爲助教，陳載就是太尉陳準之弟。看重的在於尋求到賢才，不要拘泥於一定的品級。教學的内容不明確，奬勵的目的就不能顯明。現在如果有職務閑散而學

宜以朝請領助教，既可以甄其名品，斯亦敦學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

識優異的人，可以以原來的官職領助教，如果門第二品的，應當以朝請之職領助教，既可以用這種方式甄別他們的名位品級，這也是鼓勵從學的一種方式。至於本屬二品門地而才堪勝任的，自然依舊例處理。

會今生到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簣實望其速，回轍已淹其遲。事有似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寸陰而賤尺璧，其道然也。

而今學生到校有期限，而學校却未建立。覆簣進取之教實在是希望大家更快學成，回車之舉已使教化遲緩。有些事情好像可以緩行而實際却應當速辦，恐怕説的就是國學這一類事吧。古人看重寸陰而輕視尺璧，他們的思想是對的。

時學竟不立。

當時國學最終還是没有建立。

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泰又諫曰：

那時在朝廷議論國事的人大都認爲銅錢減少了，國家財用不足，想把百姓手中的銅悉數買來，再鑄造五銖錢。范泰又上疏諫道：

流聞將禁私銅，以充官銅，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寧寢默。臣聞治國若烹小鮮，拯敝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

聽到傳聞説將禁止私銅，以充作官銅，百姓雖然失去了器具，但最終還是能獲得相應的價值補償，而國家在財用不足的局面下，這樣做實在有很多好處。我愚陋的見解與此不同，不願意默不作聲。我聽説治理國家就好比烹煮小魚，拯救衰敗的辦法没有一種比得上致力本業。百姓不富足，國家又怎麽能富足？没有百姓貧窮而國家富足、根本不足而枝末有餘的現象。所以從囊中漏到貯中，有見識的人不感到遺憾；把裘衣反穿着背柴草，要保住裘毛就很困難。做帝王的人不應談財産的有無，諸侯不應談財産的多少，食用俸禄的人家，不和百姓争利。所以公儀休拔去園中葵是爲了表明治國治民之心，臧文仲要妾織蒲出售被仲尼稱作和百姓争利的不仁之舉，因此貴和賤有區别，職分不能有差錯。

今之所憂，在農民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

現在應當憂慮的事情，在於務農的百姓還少，糧倉還不充盈，糧食轉運不能止息，靠轉運的糧食來食用的人很多，百姓家中没有自己的儲糧，難以抵禦災荒。錢幣用來進行貿易，不在於數量的多少，從前價貴的東西，現在價賤，從前價賤的東西，現在價貴，彼此共處這種有貴有賤的局面，其標準

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晋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毁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務，以身率物，勤素成風，而頌聲不作，版、渭不至者，良由基根未固，意在遠略。伏願思可久之道，賒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説，則嘉謀日陳，聖慮可廣。其亡存心，然後苞桑可繫。愚誠一至，用忘寢食。

是一致的。衹要使官府百姓的東西全面流通，就不用擔心錢幣不足。假如一定要藉助增多錢幣以便聚集，作爲國家用度，那麽龜貝之類，自古就通行用作錢幣。用銅來製作器具，它的用途很廣啊。用作樂鐘，它能傳送的地方很遠，製成渾天儀，它所測度的東西很大。刻鑄《河圖》的夏禹銅鼎，居於衆多祥瑞物之首位，晋國的金鐸，呈現出祥瑞之圖案，也啓示了吉祥的徵兆。器具如果有重要的作用，那麽不論貴賤都要依賴它；物品如果有適宜的用度，那麽不論私家和邦國都急需它。現在毁去大家一定要依賴的器具，而鑄造没有實際用途的銅錢，對於增加錢幣來説，取得的功用不能補償耗費；對於器具使用來説，那君王和百姓都感到困窘。用實際情况來審核，損害多，得益少。陛下終日勤勞謙遜，處理各種事務從不懈怠，以身作則，作萬民的表率，勤勞樸素已成爲上行下效的風範，但還聽不到咏頌太平盛世的歌聲，還没有招致從事版築的傅説、渭濱垂釣的姜尚這類賢能之士的原因，實在是因爲國家的根基還没有鞏固，而朝廷的意圖却在經略久遠啊！我希望能够謀求可以使國家長久昌盛的治道，暫緩想要急速收功的願望，像山納土、海納水那樣接納善言，擇取采薪、放牧者的意見，那嘉謀良策就會日日上陳，皇上的謀略也可日日擴大。衹要戒懼危亡的念頭常存心中，國家的根本就可以鞏固。我以一片忠心，獻納鯁直之言，甚至因此而廢寢忘食。

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上封事極諫，曰：

景平初年，朝廷加授范泰特進。第二年，范泰退休，卸去國子祭酒之職。少帝在位的時候，有很多錯誤和過失，范泰上奏封事盡力勸諫，説：

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宫，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内，喧嘩省闥之間，不聞將帥之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衹生遠近之怪。近者

我聽説皇上時常在後宫園内演習戰陣，戰鼓在宫中擂動，鼓聲傳到宫外，在宫廷之内無節制地濫行武事，在省署間喧嘩吵鬧。没聽説誰是可作將帥的臣子，誰是可統御天下的君主。這樣做不僅不足以威服四夷，衹

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吴、會，寧過二漢關、河，根本既摇，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爲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虜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聽卑，無幽不察，興衰在人，成敗易曉，未有政治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

是使京城内外的百姓産生疑怪之心。近來東境的寇盗紛紛擾擾，都想窺伺國家内亂的時機。現在吴、會二地，其重要程度超過前漢、後漢時期的關、河，國家的根基動摇了，什麽事情不會發生？比如水旱造成災害，徵發勞役不能止息，没有寇盗却發出警戒，國家財政開支逐漸增多。河南之地不再爲國家所有，難以期望羯虜可以理喻，這一切就是我廢寢忘食、干預不屬於我份内之事的原因啊。陛下登上帝位之後，把政事委托給宰臣處理，這實在和殷高宗守喪三年有同樣的美德。但是陛下却親信小人，寵用近臣，我擔心這不利於治理國家的大計，不合乎經世濟民的道理。君王的言論起初微細如絲，等到出行於外而影響擴大，就成爲粗綸，下民觀察君王的舉止而順從教化，比回聲還要來得迅疾。我希望陛下弘揚上古的治道，遵循先王的遺訓，順應天理不要遲滯，任用賢人不要猶疑，如果這樣做，那天下百姓就會歸服德政，宗廟、社稷就能永世長存。《書》中説："天子有善德，萬民都藉此得福。"天帝高高在上，都能聽到人間的事情，没有一件幽微之事不能明察，國家的興衰關鍵在人，成敗之理很容易知道，决没有朝廷的政治清明而百姓却動亂不安的道理。

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惛耄已及，百疾互生，便爲永違聖顔，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則臣夕殞于地，無恨九泉。

我蒙受先朝超常的寵遇，又受到陛下特别的恩寵，實在想進獻忠心，竭盡誠意，以求稍微回報皇上萬分之一的恩情，但我已到了老朽昏憒之年，各種疾病迭更纏身，轉眼便將永遠見不到皇上容顔，不再有盡自己忠心的機會，縱使我獻出生命，也無法報效浩蕩的皇恩，現在乘我一息尚存，陳奏狂瞽之見。陛下如果能哀憐我的陳請，留心觀覽審察，那麽我即使當晚就一命歸陰，在九泉之下也毫無遺憾。

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

少帝雖然不能采納范泰的進諫之言，但也不加罪責。

徐羡之、傅亮等與泰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泰謂所親

徐羡之、傅亮等人與范泰一向不和睦，到廬陵王劉義真、少帝被害的時候，范泰對自己親

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托，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

近的人說："我看到的古今事情很多了，沒有見到接受遺命、受托輔政，而嗣君被弒、賢王被殺的先例。"

元嘉二年，表賀元正，并陳旱災，曰：

元嘉二年，范泰上表慶賀元正，并且陳奏旱災災情，表文說：

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爲虐，亢陽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貧寡單於負水。租輸既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年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爲憂虞，不可備序。

元正改換曆律，天下萬物更新。陛下憑藉日日更新以蓄積善行，仰仗上天的乾元大德而登上帝位，吉祥集於王室，百福降於王庭。近來陽氣極盛超過限度，旱魃藉機虐害百姓，河川水流乾枯，各地水井同時枯竭。老弱的人難以到遠處汲水，貧寡之家也無力肩挑背擔。租輸既是繁重，賦稅又未減免，百姓怨恨嗟嘆。我年過七十，未曾見過這麼嚴重的旱情。陰氣和陽氣彼此阻隔，就不能相互結合而調和，不但導致凶年饑荒，還一定會發生疾疫。這種情況令人憂患，實在一下子說不完。

雩禜之典，以誠會事，巫祝常祈，罕能有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亢旱三年，及祭其墓，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推忠恕之愛，矜冤枉之獄，游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紀。令謗木豎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總統御之要。如此，則苞桑可繫，危幾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太戊資桑穀以進德，宋景藉熒惑以修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俗者難爲風，就正路者易爲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及歲慶，得一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永違聖顏，拜表悲咽。

求雨祭神的典禮，要憑藉誠意纔能成事，巫祝常常祈禱上天，很少能有所感應。對於上天的譴責，不能不詳察來由。漢代東海郡枉殺孝婦，大旱三年，一旦郡守祭孝婦之墓，大雨立即降下，當年就獲得豐收。因此春秋時衛國在大旱時討伐無道的邢國，剛剛出兵就降雨。我希望陛下遵從遠古賢王的謀略，謀求光大明君的高尚德行，推闡忠恕的愛心，哀憐冤屈的案件，留心於百姓的疾苦，措意長遠的治道。使誹謗之木樹立在宮殿門前，敢諫之鼓在朝廷擂響，審察放牧者、采薪人進獻的忠言，總掌統御天下的要務。這樣，國家的根本就可以鞏固，危亡的徵兆就不會出現。這樣做了而災害却不能消除，那是從來沒有過的。所以夏禹承擔百姓的罪責，殷湯也樂意承擔天下的過錯，殷王太戊憑藉桑穀共生於朝的徵兆而修德，宋國景公隨順熒惑守心的星象而推行善政，這都是承應了敗亡的徵兆而轉爲成功的先朝史實，是最爲清楚的例證。遵從末俗的人難以成就教化，走上正路的人容易培育美德。我的病

症一天天加重，過得了今晚，很難預料到明天的情況，正遇上一年的元正慶典，得到了上陳奏表的機會，衹要稍能呈獻我這微不足道的心意，在九泉之下也就毫無遺憾。我從此再也見不到皇上的容顔，當我拜呈表章的時候，不禁悲泣哽咽。

遂輕舟游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太祖不問也。

於是乘船游覽東陽，隨意或行或止，隨順心意，再不把朝廷的事放在心上。有司上表彈劾他，太祖也不追究。

時太祖雖當陽親覽，而羨之等猶秉重權，復上表曰：

伏承廬陵王已復封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于過隆，伏揆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爲高，冕旒以因寄成用。臣雖言不足采，誠不亮時，但猥蒙先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委質，有兼常款，契闊戎陣，顛狽艱危，厚德無報，授令路絶，此老臣兼不能自已者也。朽謝越局，無所逃刑。

當時太祖雖然登上帝位，親自主持朝政，但徐羨之等人還是掌握國家大權，范泰又上表説：

我聽説廬陵王已經蒙恩恢復爵位，但還没有加贈官爵。陛下仁孝慈愛，乃天性所至，兄弟手足之情十分隆厚，我揣測皇上的心意，對加贈一事早已心中有數。衹是掌管法規以不首倡新説最爲重要，而皇上却要憑藉臣下的奏章纔能拔擢人才。雖然我的進言不值得采納，我的誠心不能見信於時，但是我蒙受先朝不計較我鄙陋的眷顧，又沾受了廬陵王曾眷顧的微情，兒子范晏曾在他那裏任職，關係密切倍於常人。一同經歷過戰亂，這種誠摯之情，更倍於常人。在戰陣中勞苦盡心，在艱難中顛沛流離，都無法報答廬陵王的厚德，爲廬陵王獻身效命的機會没有了，這是更加使我這個老臣拳拳之心不能止息。老朽之臣爲超越份内之事謝罪，决不會逃避對我的懲罰。

泰諸子禁之，表竟不奏。

范泰的兒子們制止范泰上表，這表終於没有上奏。

三年，羨之等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脚疾，起居艱難，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坐。累陳時事，上每優容之。

元嘉三年，徐羨之等人伏法，范泰進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皇上因爲范泰是先朝的老臣，對他的恩寵禮遇十分優厚，又因爲范泰脚有毛病，行動困難，平時召見的時候，特别准許范泰乘坐平肩輿直到座位上。范泰屢屢陳奏當時的政事，皇上每每都寬容他。

其年秋旱蝗，又上表曰：

這一年秋天遇上旱災和蝗災，范泰又上表説：

陛下昧旦丕顯，求民之瘼，

陛下日夜操勞，訪求百姓疾苦，明斷各

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群心，澤謡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爲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禁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蟲，宋均囚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

種案情，於政事毫不懈怠，各種善政如出百姓之心，恩澤在民謡中得到稱頌，天下百姓和協一心，順從教化，都認爲自己生逢盛世。災害雖然很小，重要的是災害都是有原因纔會出現，是否守令的過失，我不能詳究；是否上天的責罰，我不敢妄加評論。現在有蝗蟲的地方，縣官大都督促百姓捕捉，既對枯萎的禾苗無益，又有殺生之名。我聽説殷時并生於朝的桑穀當時枯死，并不藉助刀斧砍劈；楚昭王有仁愛之心，不行禜祭禳災除害，病却自己痊愈；後漢時卓茂施行仁政而使無知的蝗蟲不入縣境，宋均除去暴吏而使有異稟的老虎東游渡江。蝗蟲出現是有來由的，不應當殺害它。石不會自己説話，星不會自己隕落，《春秋》記下石言、星隕的旨意，是應當仔細瞭解的。

禮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尚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至，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

按照禮的規定，婦人有三從的道德，而没有自行其是的道理；按照《周書》的規定，父子兄弟，犯了罪不相連及，因而一人犯罪，家中婦女受到宥免，這一規定由來已久。謝晦家的婦女，至今還囚禁在尚方獄中，她們原先高貴，而後來卑賤，一般人的感情對這種變化都會感到很痛苦，普通婦女如果得到原宥，也能够有所感動激奮。我對於謝家的人，無須有什麽感情，現在提出這件事，衹是蒙受國家大恩，時刻想着報效罷了，我揣度皇上的意思，對這件事當然已經有所考慮。

禮春夏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經略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塗并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爲戒，不遠爲患，任臣學官，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處。臣之區區，不望目睹盛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荀偃不瞑之恨。臣比陳愚見，

按照禮的規定，一年四季教以禮樂詩書，任何時候都不能欠缺。我近來在皇上近旁陪坐，聽説將在過年之後建立國學。陛下的治道剛剛施行，主要的用意在於保證百姓的食糧。過年就興辦農事都要繁忙，農事土地就要耕闢了；入秋興辦國學，入冬招集遠方生員入學，兩件事可以同時并行，不會互相妨礙。處理事情大都要警惕遲緩不力，要擔心慮事不遠。朝廷任命我爲學官，我竟然没有什麽些微的業績，徒然使皇上意圖没有得到落實，没有臉面對

便是都無可采，徒煩天聽，愧怍反側。

待自己。我的區區之心，不企望在有生之年親眼見到盛世再現，教化普施，祇是私下仰慕子囊遺言城郢的那種忠心，希望不至於留下荀偃死不瞑目的遺憾。我屢次陳奏自己愚陋的見解，却都没有可以采納之處，徒然煩勞皇上的視聽，使我深感慚愧，惶恐不安。

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

表章呈奏之後，皇上就寬宥了謝晦家的婦女。

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

當時司徒王弘輔佐朝政，范泰對王弘說：“天下的公務很多，處於權高勢大的地位很不容易，你們兄弟幾人權勢極盛，應當多有謙下貶抑的表現。彭城王是皇上的最年長的弟弟，應該把他徵召回朝，與你們一同掌管朝政。”王弘采納了范泰的進言。

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曰：

頃亢旱歷時，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爲過差，古以爲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旦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爲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勤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之過，言動于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啓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揖讓受終，未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嗣主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佐命托孤之臣，俄爲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興隨時，其義尤大。是以古今異用，循方必壅，大道

當時旱災還未平息，更加上瘟疫流行，范泰又上表說：

近來大旱經歷了很長時間，瘟疫流行還未止息，和一般的災情相比較，這一次實在是太嚴重了。古代認爲這是天子的恩澤未能流布的徵兆。陛下每天黎明就臨朝聽政，毫不懈怠，自身生活儉約，爲百姓勞心積慮，按理來說，這樣的災情不應當出現。我猜測恐怕是上天對於賢明的君主正是情意深厚，關注不已。陛下在這次旱災中，如果同時效法禹、湯，承擔百姓的過錯，言辭出自内心，道義傳布遠方，那麽即使桑穀生於朝也會自行枯萎，即使熒惑干犯心宿也會自動退讓，不祇是消除災害，止息禍亂，也正是上天開導皇上聖明的一種方式。那時喜雨即刻普降，百姓改變對朝廷的看法，這種感應會迅速到來，快得如同影子和回聲。所以陛下當前應當向上推度上天考驗的美意，向下審察群臣治國的計謀。實現天下升平的教化，還記載在往昔的典籍中，陛下能否再現，祇不過在於考慮還是不考慮、實行還是不實行罷了。我們大宋雖然是接受禪讓而登帝位，却未存有虞舜那樣的德行，先帝駕崩的時候，就是我朝德行衰退的起始。以至於繼位

隱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蒂之術，未洽於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默者也。臣既頑且鄙，不達治宜，加之以篤疾，重之以惛耄，言或非言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録其一毫之誠，則臣不知厝身之所。

的君主被殺，睿哲的藩王遇禍，全國各地人心浮動，有志之士意氣頹喪，接受遺命輔佐幼主的大臣，頓然間變成挑起戰亂的禍首。天下動蕩不安，國家仁政淪喪，如果不是禀賦神睿的英明君主撥亂反正，那宗廟社稷就再不屬於我宋了。改換天命與順應時勢，其意義特別重大。因此古今采用的策略不同，遵循固有的程式一定行不通，小的成功之中會隱蔽大道，想要急於求成有時却未必能達到目的。加深根本、鞏固國家的辦法，我愚陋的心中還未能融匯貫通，這就是我不受拘束任性陳奏而不能緘默不言的原因。我粗鈍而又愚陋，不能通達政事，加上痼疾纏身，年老昏憒，説的或許不是我應當説的話，陛下如果稍稍有所采納，那麽我就不知怎樣報效君王纔能表達我的感激之心了。

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時年七十四。追贈車騎將軍，侍中、特進、王師如故。謚曰宣侯。

范泰博覽典籍，愛好寫文章，并且喜歡鼓勵年輕人，孜孜不倦。他所撰寫的《古今善言》二十四篇以及他的文集都流傳於世。范泰晚年信奉佛教十分虔誠，他在住宅西邊建立了一座祇洹精舍。元嘉五年，范泰去世，死時七十四歲。朝廷追贈車騎將軍，侍中、特進、王師如故，謚號爲宣侯。

長子昂，早卒。次子暠，宜都太守。次晏，侍中、光禄大夫。次曄，太子詹事，謀反伏誅，自有傳。少子廣淵，善屬文，世祖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坐曄事從誅。

范泰長子范昂，早死。次子范暠，任宜都太守。次子范晏，任侍中、光禄大夫。次子范曄，任太子詹事，因謀反被誅，另外有傳。幼子范廣淵，很會寫文章，任世祖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因范曄謀反事而獲罪，隨范曄一同被誅。

王准之

王准之字元曾，琅邪臨沂人。高祖彬，尚書僕射。曾祖彪之，尚書令。祖臨之，父訥之，并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并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

王准之字元曾，琅邪臨沂人。高祖父王彬，任尚書僕射。曾祖父王彪之，任尚書令。祖父王臨之，父親王訥之，都擔任過御史中丞。王彪之見聞廣博，記得的東西很多，熟悉朝廷禮儀，從此他家世代相傳，都諳知晋代原來的典章制度，他們把這些材料封藏在青箱中，當時人稱之爲“王氏青箱學”。

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起家爲本國右常侍，桓玄大將軍行參軍。玄篡位，以爲尚書祠部郎。

王准之同時精通《禮》和《傳》，寫文章文辭富贍。初次入仕任本國右常侍，桓玄大將軍行參軍。桓玄篡位，以王准之爲尚書祠部郎。義熙

義熙初，又爲尚書中兵郎，遷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丹陽丞，中軍太尉主簿，出爲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又爲高祖鎮西、平北、太尉參軍，尚書左丞，本郡大中正。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爲僚友所憚。准之父訥之、祖臨之、曾祖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右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

初年又任尚書中兵郎，遷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丹陽丞，中軍太尉主簿，又出京擔任山陰令，有能幹的名聲。因爲參預征討盧循有功，封都亭侯。又任高祖鎮西、平北、太尉參軍，尚書左丞，本郡大中正。宋臺府建立後，他被任爲御史中丞，爲同僚所憚畏。王准之的曾祖父王彪之、祖父王臨之、父親王訥之一直至王准之，四代擔任這一職務。王准之曾經寫五言詩，范泰嘲弄他説："你衹懂彈劾之事罷了。"王准之嚴肅地回答説："還是同你家世代有雄狐之事不一樣。"世子右衛率謝靈運殺人，王准之因爲未舉報而獲罪，免去官職。

高祖受命，拜黄門侍郎。永初二年，奏曰：

> 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晋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晋朝施用；縉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群心。喪也寧戚，著自前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

高祖登基後，王准之任黄門侍郎。永初二年，王准之上奏説：

> 鄭玄注《禮》，解釋三年之喪，認爲二十七個月就可行吉禮，古今學者大都認爲鄭玄對喪禮的解釋很恰當。晋初采用王肅的見解，祥祭和禫祭同在一個月，所以二十五個月後除去喪服，於是相沿成爲定制。晋遷到江左以來，衹有晋的朝廷采用二十五個月除喪的禮制；縉紳士人，多數遵從鄭玄的説法。先王制定禮儀，爲的是順從大家的心意。辦喪事與其禮儀周到寧可過度哀戚，已經著録在先聖的訓示之中。現在我們大宋國運亨通，萬物都已料理停當。我認爲應當順從民情，以鄭玄的説法爲定制，朝廷民間均同一禮，那麽各家之間也就没有不同的習俗。

從之。

朝廷聽從了王准之的意見。

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始興太守。元嘉二年，爲江夏王義恭撫軍長史、歷陽太守。行州府之任，綏懷得理，軍民便之。尋入爲侍中。明年，徙爲都官尚書，改領吏部。性峭急，頗失縉紳之望。出爲丹陽尹。准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録尚書事，每嘆曰："何須高論玄虚，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便治矣。"然寡乏風素，不爲時流所重。

王准之遷司徒左長史，出京任始興太守。元嘉二年，他任江夏王劉義恭撫軍長史、歷陽太守。代行州府職務，他安撫百姓合乎民情，軍民都感到安適。不久又入朝爲侍中。第二年，調任都官尚書，改領吏部。王准之性情嚴厲急躁，使士大夫很感失望。又出京任丹陽尹。王准之精通先朝禮儀，有問必答，當時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録尚書事，常常感嘆説："哪裏用得着高談闊論那些玄遠虚空的高論，衹要得到兩三個像王准之那樣的人，天下就可以治理好了。"但是王准

撰《儀注》，朝廷至今遵用之。十年，卒，時年五十六。追贈太常。子興之，征虜主簿。

之風采不足，缺乏素養，不被當時名流看重。王准之撰寫了《儀注》，朝廷到現在仍然遵用《儀注》中的禮法。元嘉十年，王准之去世，死時五十六歲。朝廷追贈太常。他兒子王興之，任征虜主簿。

王韶之

王韶之字休泰，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廙，晋驃騎將軍。祖羡之，鎮軍掾。父偉之，本國郎中令。

王韶之字休泰，琅邪臨沂人。曾祖父王廙，晋時任驃騎將軍。祖父王羡之，任鎮軍掾。父親王偉之，任本國郎中令。

韶之家貧，父爲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自書寫，太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録之，韶之因此私撰《晋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爲後代佳史。遷尚書祠部郎。

王韶之家境貧窮，父親任烏程令，因而住在烏程縣境。他喜歡史籍，廣泛涉獵，見聞廣博。最初爲衛將軍謝琰行參軍。王偉之從小有志向，當代的詔命表奏等文告，往往親自抄寫下來，太元、隆安年間的事情，無論小大全都編排記録下來。王韶之就憑藉這些材料私家編寫《晋安帝陽秋》。書成之後，當時人認爲他應當任史官之職，朝廷就授任他爲著作佐郎，并命他續寫以後的史事，至義熙九年止。王韶之善於叙事，言辭議論都很不錯，是晋代末年的佳史。王韶之遷尚書祠部郎。

晋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内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司詔誥，任在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職，義熙十一年，高祖以韶之博學有文詞，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安帝之崩也，高祖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鴆毒。恭帝即位，遷黄門侍郎，領著作郎，西省如故。凡諸詔黄，皆其辭也。

晋朝皇帝從孝武帝以來，常常處在後殿，武官主書，在殿中通報呈遞文書，任命一名省官主管頒發詔誥，職任在西省，所以稱之爲西省郎。傅亮、羊徽遞相在職，義熙十一年，高祖認爲王韶之學識淵博，文辭富贍，補任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任中書侍郎。晋安帝的死亡，是高祖命王韶之與皇上左右侍從秘密地以鴆毒暗殺。晋恭帝即位，王韶之遷黄門侍郎，領著作郎，西省之職不變。所有各種詔書，都是王韶之的手筆。

高祖受禪，加驍騎將軍，本郡中正，黄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有司奏東冶士朱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韶之啓曰：

高祖受禪登位，王韶之加授驍騎將軍，本郡中正，黄門侍郎不變，解除了西省之職後，又爲宋修史書。有司上奏東冶士朱道民擒拿到三個逃跑的刑徒，依照常例將朱道民釋放，王韶之啓奏説：

> 尚書金部奏事如右，斯誠檢忘一時權制，懼非經國弘本之令典。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雖同異不紊，而輕重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

> 尚書金部上奏的事情如上邊所寫，這實在是捕拿逃亡者的暫時的權宜措施，我擔心這不是治理國家鞏固根本的法典。我翻尋以前的法規，按罪補爲冶徒，共有十餘條規定，雖條款規定并不混淆，但定罪的輕重并

淫亂，破義反逆，此四條，實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帶當年，自同編户，列齒齊民乎。臣懼此制永行，所虧實大。方今聖化惟新，崇本棄末，一切之令，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

不一樣。至於詐稱父母已經死亡，誣衊父母淫亂，敗壞道義，反叛逆亂，這四條，實在是困窘迷亂而觸犯法紀，爲人的道德規範丢失殆盡，即使再超過規定處以重刑，也還是不足以抵償這種大得不能再大的罪行。既然能獲得保全生命，這種恩遇已經很隆厚了，難道還能够免除他們的勞役苦刑，讓他們從容度日，和編户百姓享受同等的待遇嗎？我擔心這一規定長久施行，造成的損害實在很大。當今皇上的教化日日更新，崇尚根本，棄絶末業，全部法令應當重新審查改訂。我愚陋的見解認爲犯這四條罪的人不該享受可以贖罪的恩德。

侍中褚淡之同韶之三條，却宜仍舊。詔可。

侍中褚淡之贊同王韶之其中三條罪不可贖的見解，但却認爲仍應釋放朱道民。皇上下詔認爲所奏可行。

又駁員外散騎侍郎王寔之請假事曰：

伏尋舊制，群臣家有情事，聽并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賜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聽并請來年限，合爲二百日。此蓋一時之令，非經通之旨。會稽雖塗盈千里，未足爲難，百日歸休，於事自足。若私理不同，便應自表陳解，豈宜名班朝列，而久淹私門。臣等參議，謂不合開許。或家在河、洛及嶺、沔、漢者，道阻且長，猶宜别有條品，請付尚書詳爲其制。

王韶之又駁回員外散騎侍郎王寔之請假一事説：

我翻尋舊的規章，朝臣若是家中有特殊情況，聽從他們一并告假六十天。太元中期改變規定，每年賜給朝臣一百天假期。又規定家住在千里之外的臣子，允許他們連同下一年的請假期限一并告假，合起來二百天。這實在衹是暫時的規定，并不符合治理國家的道理。京城至會稽雖然路有千里，但行程不算艱難，回家休假一百天，處理家事的時間已經够用。假如自己以個人原因不回朝，就應當自己上表陳奏，請求解職，怎麽能够姓名排在朝臣之列，却又長期滯留自己家門？我們反復商議，認爲不該准許。假如有人家在河、洛以及嶺、沔、漢等地，路途遥遠，行程艱難，還應當另外定出條例，請把這件事交付尚書，詳細制定有關規定。

從之。坐璽封謬誤，免黄門，事在《謝晦傳》。

朝廷聽從他的意見。王韶之後來因爲用璽印封發文書出現差誤，被免去黄門之職，這事在《謝晦傳》中有詳細記載。

韶之爲晋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并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結徐羡之、傅亮等。

王韶之撰寫晋史，記叙了王珣經商而富、王廞叛亂的事。王珣的兒子王弘，王廞的兒子王華，都有高官顯爵，王韶之擔心被他們陷害，所

少帝即位，還侍中，驍騎如故。景平元年，出爲吴興太守。羡之被誅，王弘入爲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絶，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厲，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太祖兩嘉之。在任積年，稱爲良守，加秩中二千石。十年，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十二年，又出爲吴興太守。其年卒，時年五十六。七廟歌辭，韶之制也。文集行於世。子曄，尚書駕部外兵郎，臨賀太守。

以結交徐羡之、傅亮等人，且交情頗深。少帝即位，王韶之還侍中，驍騎將軍之職不變。景平元年，王韶之出任吴興太守。徐羡之被誅後，王弘入朝爲相，領揚州刺史。王弘雖然與王韶之并未絶交，但他們那些彼此尚未相識的弟兄，都不再交往。王韶之在郡任職，常常擔心被王弘以法治罪，夙夜操勞，勤謹奮勉，政績很好。王弘也抑制了個人恩怨。太祖對雙方都加以稱贊。王韶之在太守任上多年，被稱爲良守，加秩中二千石。元嘉十年，朝廷徵王韶之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因離郡長時間告假迎送故人而獲罪，免去官職。元嘉十二年，又出任吴興太守。就在這年，王韶之去世，死時五十六歲。七廟歌辭，是由王韶之編定的。王韶之的文集流傳於世。他兒子王曄，任尚書駕部外兵郎，臨賀太守。

荀伯子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也。祖羡，驃騎將軍。父猗，秘書郎。

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爲雜戲，遨游閭里，故以此失清塗。解褐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并爲佐郎，助撰晋史及著桓玄等傳。遷尚書祠部郎。

義熙九年，上表曰：

臣聞咎繇亡後，臧文以爲深嘆；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崇朝宜許。故太傅鉅平侯祜，明德通賢，宗臣莫二，勳參佐命，功成平吴，而後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絶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酇國。故太尉廣陵公陳准，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饗大國，因罪爲利。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不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祖父荀羡，任驃騎將軍。父親荀猗，任秘書郎。

荀伯子從小好學，博覽經傳，性情放達真率，喜歡從事俚俗嬉戲，在鄉里游樂，所以爲這而失去了任高官顯職的機會。初次入仕任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廣看重他的才學，舉薦他和王韶之一同任佐郎，讓他幫助撰寫晋史以及撰寫桓玄等人的傳。荀伯子又遷尚書祠部郎。

義熙九年，荀伯子上表説：

我聽説，咎繇没有後嗣，臧文仲爲此而深深慨嘆；伯氏被剥奪采邑，管仲却因此被稱爲“仁”。立有大功的人歷經百代也不會泯滅，濫受爵位的人即使衹在一個早上也不會使人心服。已故太傅鉅平侯羊祜，是才德兼備博學多識的賢臣，當代没有第二個像他這樣受人敬仰的名臣，有輔佐皇室的勛勞，成就平定吴國的功業，但他後嗣無人，祭祀之事没有人承擔。漢代因爲蕭何的開國大功，所以蕭家斷了後代，就會給他選人繼承。我認爲鉅平侯的封號，應當同酇國之封一樣，世世代代永不斷絶。已故太尉廣陵公陳准，充當孫秀的黨羽，給淮南帶來災禍，

太保衛瓘本爵蕭陽縣公，既被横禍，及進第秩，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

在我大國竊取俸禄，因爲有罪，反而獲利。我前朝建都長安之時，政令刑罰裁奪失當，中興之後又承襲舊令，没有奪去他的封爵。現在王道更新，怎麽能够不清楚地分辨功罪，另定賞罰？我認爲廣陵封國，應當削除。已故太保衛瓘本來爵位是蕭陽縣公，在遭受横禍之後，纔提高封贈品第，先是封贈蘭陵郡公，後又贈封江夏郡公。建都長安時的宰輔大臣，多是因遭禍而終，衛瓘的功勞和德行没有什麽突出的地方，也没有理由單獨享受這種厚賞，應當恢復他原來的封爵，用以整肅國家的典章。

詔付門下。

皇上下詔，把表章交付門下省。

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璵上表自陳曰：

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璵上表爲自己陳説，表文説：

臣乃祖故太保瓘，於魏咸熙之中，太祖文皇帝爲元輔之日，封蕭陽侯，大晋受禪，進爵爲公，歷位太保，總録朝政。于時賈庶人及諸王用事，忌瓘忠節，故楚王瑋矯詔致禍。前朝以瓘秉心忠正，加以伐蜀之勳，故追封蘭陵郡公。永嘉之中，東海王越食蘭陵，换封江夏，户邑如舊。臣高祖散騎侍郎璪，瓘之嫡孫，纂承封爵。中宗元皇帝以曾祖故右衛將軍崇承襲，逮于臣身。伏聞祠部郎荀伯子表，欲貶降復封蕭陽。夫趙氏之忠，寵延累葉，漢祖開封，誓以山河。伏願陛下録既往之勳，垂罔極之施，乞出臣表，付外參詳。

我先祖已故太保衛瓘，在魏咸熙年間，太祖文皇帝擔任宰輔的時候，封爲蕭陽侯，大晋接受禪讓的時候，爵號進爲公。他曾任太保，總掌朝政。當時賈庶人及衆王專權，忌憚衛瓘的忠正節操，所以楚王司馬瑋假托詔命禍害衛瓘。前朝因爲衛瓘秉性忠正，又加上伐蜀有功，所以追封他爲蘭陵郡公。永嘉年間，因爲東海王司馬越以蘭陵爲食邑，所以改封江夏郡公，享受的食邑和以前一樣。我高祖父散騎侍郎衛璪，是衛瓘的嫡孫，繼承封爵。中宗元皇帝命我曾祖父已故右衛將軍衛崇承襲封爵，由此一直傳到我這一代。我聽説祠部郎荀伯子上表，想要貶降我家的封爵，恢復蕭陽縣公的封號。往昔趙氏忠心，他們的寵榮延續代代相傳；漢高祖始封功臣，《封爵誓》以泰山和黄河爲誓辭。我希望陛下檢録我祖先以往的功勳，垂施無窮恩惠，請求把我的表章拿出去，交給外朝參酌詳審。

潁川陳茂先亦上表曰：

潁川陳茂先也上表説：

祠部郎荀伯子表臣七世祖太尉准禍加淮南，不應濫賞。尋先臣以剪除賈謐，封海陵公，事在淮南遇禍之前。後廣陵雖在擾攘

祠部郎荀伯子上表陳奏我的七世祖太尉陳准給淮南帶來禍害，不應當濫行賞賜。我探求先祖因爲剪除賈謐有功，封爲海陵公，這件事在淮南遭禍以前。後來廣陵雖然處在

之際，臣祖乃始蒙殊遇，歷位元、凱。後被遠外，乃作平州，而猶不至除國，良以先勛深重，百世不泯故也。聖明御世，英輔係興，曾無疑議，以爲濫賞。臣以微弱，未齒人倫，加始勉視息，封爵兼嗣。伏願陛下遠録舊勛，特垂矜察。

騷亂之中，我的先祖這時正蒙受朝廷特殊的恩遇，處在朝中八元、八凱那樣的位置。後來雖被遠徙在外，擔任平州長官，但還不至於除去封國，這實在是因爲祖先功高勛重，縱使經歷百代也不會泯滅的緣故啊。以後歷代聖睿的君主駕馭天下，英明的輔臣連續出現，都没有誰提出疑議，認爲對我先祖的賞賜是濫施。我因爲卑微無才，不能和賢者相提并論。我繼承了封地和爵號，更要加倍勉勵人生，報效朝廷。希望陛下省察我先祖原先的功勞，仔細考察，特别降下特殊的恩典。

詔皆付門下，并不施行。

皇上命令把表章都交付門下省，對於貶降兩家封爵一事都未施行。

伯子爲世子征虜功曹，國子博士。妻弟謝晦薦達之，入爲尚書左丞，出補臨川内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之曰："沈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蔭籍之美，謂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遷散騎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曰：

荀伯子任世子征虜功曹，國子博士。他的妻弟謝晦舉薦他，使他顯達，入朝任尚書左丞，又出京補任臨川内史。車騎將軍王弘稱贊他説："荀伯子沉穩持重，不尚虚榮，有當年平陽侯的風度。"荀伯子也常常以祖先門第的美名自誇，他對王弘説："天下稱得上是名門子弟的，衹有使君你和卑職罷了，謝宣明之流，不值一提。"荀伯子遷散騎常侍，本邑大中正。他又上表説：

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以爲疑。昔武王剋殷，封神農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夏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并爲列國，而薊、祝、焦無聞焉。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世，事亦有徵。晉泰始元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内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一人駙馬都尉。又泰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劉憙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晋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

我看到百官的官位次序，陳留王在零陵王之上。我見解愚陋，私下對此有疑問。從前武王戰勝殷，把神農的後人封在焦，黄帝的後人封在祝，帝堯的後人封在薊，帝舜的後人封在陳，夏的後人封在杞，殷的後人封在宋。杞、陳都是諸侯國，而薊、祝、焦則不爲人知。這就是褒美崇尚繼承人，比對遠古祖先更爲看重的明顯證驗。因此《春秋》排列諸侯的次序，宋處在杞、陳之上。用近代的事情考查，也可以找到證據。晋泰始元年，皇上下詔賜封山陽公劉康一名子弟爲關内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各一個兒子爲駙馬都尉。又泰始三年，太常呈奏博士劉憙等人的奏議，指出衛公姬署屬於大晋所封的前代三王朝的子孫，按三恪舊例應當降稱侯。據此，我認爲零陵王的地位應當在陳留王之上。

從之。

還太子僕，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内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毁，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出補司徒左長史，東陽太守。元嘉十五年，卒官，時年六十一。文集傳於世。

子赤松，爲尚書左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

荀昶

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絶服五世。元嘉初，以文義至中書郎。昶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世祖初，爲晋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閣，置主書、主衣，下獄免。前廢帝末，爲御史中丞，卒官。

史臣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咏；有禮有法，前謨以之垂美。荀、范、二王，雖以學義自顯，而在朝之譽不弘，蓋由才有餘而智未足也，惜矣哉。

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

荀伯子遷任太子僕，御史中丞，他處理職事勤謹，有忠而忘身的稱譽，在朝神色莊重嚴肅，朝廷内外都畏憚他。凡是他上奏彈劾的人，無不極力加以攻擊醜化，有時還延及祖先，用以表示自己的懇切率直，又常常間雜有嘲笑戲弄之語，所以當時的人因這一點而非議他。出京補任司徒左長史，東陽太守。元嘉十五年，死在任上，死時六十一歲。有文集在世上流傳。

荀伯子之子荀赤松，任尚書左丞，因爲是徐湛之的黨羽，被元凶殺害。

荀伯子同族的弟弟荀昶，字茂祖，與荀伯子五代以前就不屬於五服之親。元嘉初年，因爲文辭好而任官至中書郎。荀昶的兒子荀萬秋字元寶，也因爲有才學而出名。世祖初年，任晋陵太守，因在郡設立華林閣，設置主書、主衣等職而犯罪下獄，後免職。前廢帝末年，任御史中丞，死在任上。

史臣曰：聲名美，儀容美，詩人就會爲之歌咏贊頌；講求禮，講求法，前代史册記載美名以流傳後世。荀、范、二王，雖然憑藉學問出名，但是在朝廷中稱頌他們的人并不多，這大概是因爲才氣有餘而智謀不够吧，可惜啊！

宋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武三王

廬陵孝獻王義真　江夏文獻王義恭　衡陽文王義季

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修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真，胡婕妤生文皇帝，王修容生彭城王義康，袁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人生南郡王義宣，吕美人生衡陽文王義季。義康、義宣別有傳。

武帝有七個兒子：張夫人生少帝，孫修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真，胡婕妤生文皇帝，王修容生彭城王義康，袁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人生南郡王義宣，吕美人生衡陽文王義季。義康、義宣另外有傳。

廬陵孝獻王劉義真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食邑千户。年十二，從北征大軍進長安，留守栢谷塢，除員外散騎常侍，不拜。及關中平定，高祖議欲東還，而諸將行役既久，咸有歸願，止留偏將，不足鎮固人心，乃以義真行都督雍凉秦三州司州之河東平陽河北三郡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爲長史，委以關中之任。高祖將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宫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捨此欲何之？"高祖爲之愍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諸君戀本之意，今留第二兒，令文武賢才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孝

廬陵孝獻王義真，儀容俊美，神態瀟灑。初封桂陽縣公，食邑千户。十二歲時，隨從北伐大軍進入長安，留守栢谷塢，除員外散騎常侍，没有就職。當關中平定後，高祖提議要返回江東，將領們從征時間已經很長，也都希望回家。但是衹留下偏將，不足以鎮定人心，於是任命義真行都督雍凉秦三州司州之河東平陽河北三郡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任命太尉諮議參軍京兆人王脩爲長史，將鎮守關中的重任托付給他。高祖準備還朝，三秦父老到軍門流淚訴説："殘存的百姓没有受到君王的德化，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現在，初次見到朝廷官員，纔仰承天子的恩澤。這長安十陵，是您家的墳墓；這咸陽宫殿數千間，是您家的住宅。捨棄這一切，還要去哪兒呢？"高祖對他們頗生憐憫之情，安慰開解他們説："我受朝廷的命令，不得擅自停留，深感諸君眷戀本根的情意，現在把第二個兒子留下，派文武賢才一起鎮守這一帶地方。"臨行之時，親自拉着義真的手交給王脩，

孫手以授高祖。義真尋除正，加節，又進督并東秦二州、司州之東安定新平二郡諸軍事，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人，多在關中，望因大威，復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嘆息。而佛佛虜寇逼交至。

沈田子既殺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義真年少，賜與左右不節，脩常裁減之，左右并怨。因是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今殺田子，是又欲反也。"義真乃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字叔治，京兆灞城人也。初南渡見桓玄，玄知之，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脩既死，人情離駭，無相統一。高祖遣將軍朱齡石替義真鎮關中，使義真輕兵疾歸。諸將競斂財貨，多載子女，方軌徐行。虜追騎且至，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恐虜追擊人也。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騎追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不從。賊追兵果至，騎數萬匹。輔國將軍蒯恩斷後不能禁，至青泥，後軍大敗，諸將及府功曹王賜悉被俘虜。義真在前，故得與數百人奔散，日暮，虜不復窮追。義真與左右相失，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叫唤，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宏大喜，負之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高祖聞青泥敗，未得義真審問，有前至者訪之，并云"暗夜奔敗，無以知存亡"。高祖怒甚，剋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啓事，知義真已免，乃止。

又讓王脩拉着他兒子王孝孫的手交給高祖。義真不久除正，加節，又進督并東秦二州、司州之東安定新平二郡諸軍事，領東秦州刺史。當時隴上士流，大多住在關中，盼望憑藉大軍的威力，得以回歸本土。等到設置東秦州，父老知道朝廷不再有經營隴右、鞏固關中的意願，全都嘆息失望。而佛佛虜侵擾和威逼則交相來臨。

沈田子殺死王鎮惡之後，王脩又殺死田子。義真年紀輕，賞賜身邊親信没有節制，王脩常加以裁減，親信們都怨恨他，因此對義真説："鎮惡想謀反，所以田子殺了他。而王脩現在殺了田子，這是他又想謀反了。"於是義真派左右劉乞等人殺了王脩。脩，字叔治，京兆灞城人。當初南渡謁見桓玄，桓玄賞識他，説："你具有在政治清明時作吏部郎的才幹。"王脩一死，人心震驚涣散，相互不能統一。高祖派將軍朱齡石接替義真鎮守關中，讓義真帶領輕裝士兵火速回朝。各個將領競相聚斂財物，裝載了很多子女，車子靠着車子慢慢行走。虜賊的追騎就要趕到，建威將軍傅弘之説："宋公吩咐快速行進，就是擔心虜賊追擊返朝隊伍。如今帶了許多行李財物，一天走不到十里路程，虜賊騎兵追上來，如何抵擋？應該抛棄車輛，輕裝行進，纔可以免去災禍。"義真不聽從弘之的意見。虜賊追兵果然趕上了，有數萬名騎兵。輔國將軍蒯恩在後面抵擋，但抵擋不住，到青泥一帶，後軍大敗，許多將領和府功曹王賜全部被俘。義真在前面，所以能和數百人逃奔散走。到了夜晚，胡虜不再窮追。義真與侍從們走散了，獨自躲藏在草叢中。中兵參軍段宏單人獨騎來追趕、尋找他，沿着道路叫唤。義真聽得出他的聲音，走出草叢迎上去，説："你不就是段中兵嗎？我在這兒。"段宏非常高興，背着他回去。義真對段宏説："今天這件事，確實是我缺乏謀略，但是大丈夫不經歷這樣的事，怎能知道什麽叫艱難。"起初，高祖聽到青泥之戰的敗訊，不知義真的確切消息。查問那些先到的人，都説："黑夜中戰敗潰散，無法知道是死是活。"高祖大爲憤怒，限定日期北伐。謝晦勸阻，不被聽從。後來收到段宏的禀

報，得知義真已經脱險，纔没有出兵。

義真尋都督司雍秦并凉五州諸軍、建威將軍、司州刺史，持節如故。以段宏爲義真諮議參軍，尋遷宋臺黄門郎，領太子右衛率。宏，鮮卑人也，爲慕容超尚書左僕射、徐州刺史，高祖伐廣固，歸降。太祖元嘉中，爲征虜將軍、青冀二州刺史。追贈左將軍。時義真將鎮洛陽，而河南蕭條，未及修理，改除揚州刺史，鎮石頭。永初元年，封廬陵王，食邑三千户，移鎮東城。高祖始踐阼，義真意色不悦，侍讀博士蔡茂之問其故，義真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明年，遷司徒。高祖不豫，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鎮歷陽。未之任而高祖崩。

義真不久都督司雍秦并涼五州諸軍、建威將軍、司州刺史，持節如故。任命段宏爲義真的諮議參軍，不久遷宋臺黄門郎，領太子右衛率。段宏是鮮卑人，曾任慕容超的尚書左僕射、徐州刺史。高祖征伐廣固時，他歸順投降。太祖元嘉時期，任征虜將軍、青冀二州刺史。追贈左將軍。當時義真將要鎮守洛陽，但河南一帶蕭條荒凉，來不及修整，改除揚州刺史，鎮守石頭城。永初元年，義真封廬陵王，食邑三千户，調任鎮守東城。高祖剛登基稱帝，義真神情很不高興，侍讀博士蔡茂之問他原因，義真説："平安時不能忘記危險，太平强盛怎可依賴呢!"第二年，遷司徒。高祖身體欠安，任命他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鎮歷陽，没有到任，高祖就亡故了。

義真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顔延之、慧琳道人并周旋異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徐羡之等嫌義真與靈運、延之暱狎過甚，故使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游耳。"將之鎮，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真所乘舫單素，不及母孫修華所乘者。義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共視部伍，因宴舫内，使左右剔母舫函道以施己舫，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羡之等每裁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而少帝失德，羡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在義真，以義真輕訬，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之，曰：

義真聰明，愛好文學，但輕率浮躁，没有什麽德行和功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顔延之、慧琳道人等來往密切，非同一般，曾説一旦得志，便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徐羡之等人厭惡義真與靈運、延之過於親密，因而派范晏去慢慢勸誡他。義真説："靈運空疏不實，延之狹隘淺薄，正是魏文帝所指的那種難以名節自立的人物。祇是生性的愛好，不能忘情於晤談游賞，所以与他們交往罷了。"他將要去鎮守之地上任，把軍隊排列在東府前面。既有國喪，義真乘坐的船用簡樸的素色裝飾，及不上他母親孫修華所乘的船。義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人一起巡閲部隊，於是在船内宴飲。派左右親隨將母親座船的函道接到自己的船上，把那艘船上的好東西都搬過來。當他到達歷陽，向朝廷索求很多東西，徐羡之等人常常加以削减，没有全部滿足他的要求。因而義真非常怨恨執政者，上表請求返回京城。當時少帝有過失，羡之等人密謀廢除他而立新君，按照次序應該輪到義真。但他們認爲義真輕佻浮躁，不能勝任一國之

主。於是乘他與少帝之間不和，上表奏請廢除義真的王位，奏章說：

臣聞二叔不咸，難結隆周，淮南悖縱，禍興盛漢，莫不義以斷恩，情爲法屈。二代之事，殷鑒無遠，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故共叔不斷，幾傾鄭國，劉英容養，釁廣難深，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

臣下曾聞管蔡二叔與朝廷不和，災難便與隆周連結，淮南王狂悖放肆，禍患便在盛漢興起。朝廷最終莫不以大義斷絶兄弟之恩，以法制戰勝骨肉之情。周漢二朝發生的事，殷鑒不遠，即使是仁厚的君主，也果斷施行而毫不猶豫。所以共叔不除去，幾乎顛覆了鄭國，劉英得到寬容，罪惡和禍害更爲深重，不忘記前朝的故事，便是後世君主現成的鏡子。

案車騎將軍義真，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酷，醜聲遠播。先朝猶以年在紈綺，冀能改厲，天屬之愛，想聞革心。自聖體不豫，以及大漸，臣庶憂惶，内外屏氣。而縱博酣酒，日夜無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先帝貽厥之謀，圖慮經固，親敕陛下，面詔臣等，若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苦厲，猶在紙翰。而自兹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棄藩屏，志還京邑，潛懷異圖，希幸非冀，轉聚甲卒，徵召車馬。陵墳未乾，情事猶昨，遂蔑棄遺旨，顯違成規，整棹浮舟，以示歸志，肆心專己，無復諮承。聖恩低徊，深垂隱忍，屢遣中使，苦相敦釋。而親對散騎侍郎邢安泰、廣武將軍茅仲思，縱其悖駡，訕主謗朝，此久播于遠近，暴於人聽。

案車騎將軍義真，凶暴殘忍的性格，在他年幼時已經形成，當年在咸陽的暴虐行爲，使他臭名遠揚。先帝尚因爲他年紀幼小，希望能改過自新；父子情深，總想聽到他革心洗面。自從先帝聖體欠安，一直到病危，臣民上下全都憂慮不安，朝廷内外屏聲静氣。可是義真却縱情賭博恣意飲酒，晝夜不停；信口胡言亂語，做了許多無禮之事。先帝爲了後世子孫長保富貴，希望江山牢固，親自敕令陛下，并當面詔令我們這些大臣，如果義真最終没有悔改，一定要把他放黜。這出自内心的言論，非常誠懇，仍記録在案。而從那時到今天，義真的劣行日增月益，甚至於放棄藩鎮之地，一心要還京城，暗懷不可告人的目的，企求僥幸獲得他不該企望的東西，并且調集士卒，徵召車馬。先帝陵墓的泥土還没有乾，下遺詔的事情猶如就在昨日。義真竟無視遺旨，公然違背法規，準備好船隻，用以顯示歸朝之志，肆無忌憚，一意孤行，既不向朝廷報告，又未經許可。皇恩浩蕩以寬容爲懷，對此一再克制忍耐，多次派遣中使，苦苦加以勸誡。但他面對散騎常侍邢安泰、廣武將軍茅仲思，放肆辱駡，毁謗聖主和朝廷。這件事早就遠近傳聞，衆所周知了。

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况憂深患著，社稷慮切。請一遵晋朝

臣等聽説火種不加撲滅，蔓延至草叢便難救滅了，雜木初生時不加剪伐，終究要用大斧砍除；何况憂患深重，關切社稷危亡的

武陵舊典，使顧懷之旨，不墜於武廟，全宥之德，獲申於昵親。仰尋感慟，臨啓悲咽。

大計。請陛下完全依照晉朝廢除武陵王的舊典，既使武帝的遺旨不至於毀棄，又使皇帝寬容的恩德賜於骨肉血親。我們仰首尋思，内心痛苦，面對上奏的啓表，悲泣嗚咽。

乃廢義真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諫曰：

於是將義真廢爲平民，遷移到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勸諫道：

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故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壺關復冤魂於湖邑。當斯之時，豈無尊卿賢輔，或以事迫心違，或以道壅謀屈，何嘗不願聞善於輿隸，藥石於阿氏哉。臣雖草芥，備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蹈善於朝聞，愈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忘戮，披敘丹愚。

臣聽説仁義廣布天下，就好像中原有菽，天理感應萬物，因而不論貴賤等級皆能蒙受恩惠。所以，穎考叔掘黄泉推翻了鄭莊公的誓言；壺關洗刷净湖邑冤魂的委屈。當時難道没有尊貴的公卿和賢良的輔臣？這些人或因爲事情緊迫内心衷曲難以表述，或因爲道路阻隔謀略無以上達。何嘗不希望從車夫農民中聽取好的建議，從阿氏求得有用的藥石啊！下臣雖像草芥一樣渺小，不過是個平民百姓，但有些不自量力，非常崇尚爲道義獻身的氣節，自以爲履行善道朝聞而夕死，勝過那些碌碌無爲的白髮長壽者。因而敢於冒犯禁令不顧殺身之禍，向朝廷表白赤誠的愚忠。

伏惟高祖武皇帝誕兹神武，撫運龍興，仰清天步，則齊德有虞，俯廓九州，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人，享有萬國。雖靈祚修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維寧謐，傾耳康哉之咏，企踵升平之風。

臣認爲高祖武皇帝具有神明威武的偉大稟賦，順應時運，建立新朝，仰首清除了阻止國運昌盛的障礙，德行堪比聖王虞舜；俯身廓清九州，功德堪比夏朝的大禹，所以能恭謹地順應天時人心，統治天下。雖説國祚長久，但聖體不能永恒。陛下繼承皇統，全國上下一心，藩王賢明優秀，四境安寧和美，到處可聞贊美時世太平的頌詞，百姓置身於繁榮升平的氣象之中。

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録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剥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士庶杜口，人爲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緯，而

下臣想到廬陵王從小蒙受先皇優容仁慈的待遇，長大後又受陛下睦愛之恩。所以他心中有事就一定説出來，内心的想法一定會坦露出來，或許違背了爲臣之道，以至於招來人們指責他驕横恣肆。義真天才早成，確有卓越的美質，應加以寬容，揚長避短，用正確的道理訓導他，提升或降黜他應逐漸而行。現在突然剥奪他的爵位加以壓制，遷徙到遥遠的州郡幽禁起來。對上傷害了陛下兄弟情誼，對下使遠近臣民恐懼而不知所措，

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輝魯、衛，龜策告同，祚均七百，豈不善哉！陛下富於春秋，慮未重複，忽安危之遠算，肆不忍於一朝。特願留神允思，重加詢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皇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顒顒之望，時開曲宥，反王都邑。選保傅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情性，導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厲，況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地以聞，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鑊，無愧地下矣。

士人和平民不敢議論國事，人們都爲個人考慮。臣尋思大宋興起，雖然符合順應了符瑞和讖緯，但是開創基業倉促，根本和枝條并未繁茂，應該廣樹藩王國戚，親厚和睦符合道義，使兄弟德行完美，能媲美於周公康叔。頒發符節表示兄弟同心，帝業和順長久，豈不完善至極！陛下年輕，考慮問題未必斟酌再三，忽略了關係國家安危的長遠大計，放縱一時不能忍受的氣憤之情。特此希望陛下慎重考慮，對廢黜廬陵王要重加查詢。上考察前代興亡的原因，中思念武帝締造基業的艱辛，下顧念蒼生對陛下的期望之情，對廬陵王特加開恩寬赦，讓他返回都城。挑選年老穩重的舊臣做他的師傅，選求優秀的人士做他的朋友，誘導他的性情，開啓他的智慧。大凡人在逆境中，都能自我磨礪，何況廬陵王資質聰明，容易訓導管束。況且普通德行的人，難以做到没有過錯，貴在有錯能自己改正，犯有罪過願意自新。他作爲武帝的愛子，陛下的親弟弟，豈能因爲一時過失，長期置於淪棄的境地！臣謹冒死罪上疏朝廷，伏地聽候處置。惟願一片赤誠丹心，一旦被皇帝知曉，退而被斧劈鑊烹，在九泉之下也無所慚愧了。

書奏，以約之爲梁州府參軍，尋又見殺。

書啓奏上朝廷，任命約之爲梁州府參軍，不久又被殺。

景平二年六月癸未，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

景平二年六月癸未，羨之等人派使者到貶謫地居所殺掉義真，當時衹有十八歲。

元嘉元年八月，詔曰："前廬陵王靈柩在遠，國封墮替，感惟摧慟，情若貫割。王體自至極，地戚屬尊，豈可令情禮永淪，終始無寄。可追復先封，特遣奉迎，并孫修華、謝妃一時俱還。言增摧哽。"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亮等，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含章履正，英哲自然，道心内昭，徽風遐被。遭時多難，志匡權逼，天未悔禍，運鍾屯險，群凶肆醜，專竊國柄，禍心潛構，釁生不圖。朕每永

元嘉元年八月，文帝下詔說："前廬陵王靈柩停留在遠處，所封王國也被廢除。想來内心悲慟，此情猶如刀割。廬陵王是至高至尊先帝的兒子，地位親近又是我的兄長。難道可以使親情和禮義永遠淪喪，始終無所寄托！可追復他先前的封號，特遣使者迎回他的靈柩，同時孫修華、謝妃一起返回京城。說起這些，倍感傷心。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亮等，當天下詔："已故廬陵王資質秀美，舉止端正；智慧超群，出自天成；崇道之心，光明磊落；美好聲望，四處傳頌。遭遇時世多難，他立志清除權臣對天子的威逼，但是

念仇恥，含痛内結，遵養奸慝，情禮未申。今王道既亨，政刑始判，宣昭國體，於是乎在。可追崇侍中、大將軍，王如故。爲慰冤魂，少申悲憤。"又詔曰："乃者權臣陵縱，兆亂基禍，故吉陽令張約之抗疏矢言，至誠慷慨，遂事屈群醜，殞命遐疆，志節不申，感焉兼至。昔關老奏書，見紀漢策，閻纂獻規，荷榮晋代。考其忠概，參迹前踪，宜加旌顯，式揚義烈。可贈以一郡，賜錢十萬，布百匹。"

天道尚未平息當時禍亂，國運正逢極端凶險時期。群凶肆無忌憚，胡作非爲，竊奪國家權柄，暗藏禍心，圖謀不軌。朕念念不忘這些仇恨和恥辱，悲痛之情鬱結於心，寬容奸邪之輩，親情和禮義便無法伸張。如今王道已經興盛，政令和刑律業已分明，正是顯示國體威嚴的時候。可以隆重地追復義真的侍中、大將軍、廬陵王等以前曾任職務。以此安慰冤魂，稍稍能發泄悲憤之情。又下詔説："先前權臣專横跋扈，國家呈現亂象，基業遭受損害。已故吉陽令張約之勇敢上疏直言，慷慨至誠，於是冒犯了群醜，喪命於遥遠的邊疆；志向和氣節未能伸展，爲此感慨萬端。古時候，關中父老上書朝廷，被記載於漢朝策書中；閻纂向朝廷獻計謀，在晋朝得到很高的榮譽。察考約之忠誠的節操，參考前人的做法，對他應予以表彰，頌揚他的義烈行爲，并成爲人們效法的楷模。可追贈他的官職爲一郡長官，賜給家屬錢十萬，布百匹。"

劉紹　劉敬先　劉子輿　劉德　劉嵩

義真無子，太祖以第五子紹字休胤爲嗣。元嘉九年，襲封廬陵王。少而寬雅，太祖甚愛之。二十年，出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時年十二。二十二年，入朝，加棨戟，進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晋熙新蔡三郡諸軍事。在任七年，改授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未之鎮，仍遷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索虜至瓜步，紹從太子鎮石頭。二十九年，疾患解職。其年薨，時年二十一。遺令斂以時服，素棺周身，太祖從之。追贈散騎常侍、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刺史如故。

無子，南平王鑠第三子敬先爲嗣。本名敬秀，既出繼而紹妃褚秀之孫女，故改焉。景和二年，爲前廢帝所害。追贈中書侍郎，謚曰恭王。無子，太宗泰始元年，以世祖第二十一子晋熙王子輿字孝文爲紹嗣，封

義真没有兒子，太祖以自己第五個兒子劉紹字休胤爲義真的繼子。元嘉九年，劉紹襲封廬陵王。他年少時，寬厚有雅量，太祖非常喜愛他。二十年，離朝任南中郎將、江州刺史，當時十二歲。二十二年，回到朝廷，加棨戟，進都督江州以及豫州的西陽、晋熙、新蔡三郡諸軍事。在任七年，又改授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未到鎮所，又遷揚州刺史，左將軍職務如故。索虜攻至瓜步，劉紹隨從太子鎮守石頭城。二十九年，因患病而解職，當年去世，時年二十一歲。他留下遺囑，用平常穿的衣服裝殮，棺木不加修飾，能蓋住身體就行。太祖一一聽從。追贈散騎常侍，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刺史如故。

劉紹没有兒子，南平王劉鑠第三個兒子敬先做他的繼子。敬先原名敬秀，他出繼後，因爲劉紹的妃子是褚秀之的孫女，所以改名敬先。景和二年，敬先被前廢帝殺害。追贈中書侍郎，謚號爲恭王。敬先没有兒子，以世祖第二十一子晋熙王子輿、字孝文爲劉紹的後嗣，封廬陵王。

廬陵王。爲輔國將軍、南高平臨淮二郡太守，并未拜，爲太宗所殺。三年，更以桂陽王休範第二子德嗣紹。爲建威將軍、淮陵南彭城二郡太守。後廢帝元徽二年，與休範俱伏誅。國復絶。三年，復以臨澧忠侯襲第三子禺字淵華繼紹。爲給事中。順帝昇明元年，薨，謚曰元王。又無子，國除。

子輿曾被任命爲輔國將軍、南高平、臨淮二郡太守，都未就任，被太宗誅殺。三年，又以桂陽王休範第二個兒子劉德爲劉紹的後嗣。劉德任建威將軍、淮陵南彭城二郡太守。後廢帝元徽二年，與休範一起被殺。封國又斷絶了繼承人。三年又以臨澧忠侯劉襲第三個兒子劉禺、字淵華過繼爲劉紹的後嗣。劉禺任給事中。順帝昇明元年，劉禺去世，謚號爲元王。劉禺又没有兒子，封國廢除。

江夏文獻王劉義恭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穎，姿顔美麗，高祖特所鍾愛，諸子莫及也。飲食寢卧，常不離於側。高祖爲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盞盤，而義恭愛寵異常，求須果食，日中無筭，得未嘗啖，悉以乞與傍人。廬陵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年就很聰明，容貌美麗，高祖特别喜愛他，其他兒子都不能相比。飲食睡眠，經常不離身旁。高祖性喜節儉，兒子們吃飯時菜肴不超過五盞盤。而義恭因爲非常得寵，每天求賞果子食品，多得算不清，但他自己從來不吃，而把他討來的食品全都送給旁人。廬陵諸王從來也不敢求討，即使求討也得不到。

景平二年，監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代廬陵王義真鎮歷陽，時年十二。元嘉元年，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加使持節，進號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三年，監南徐兖二州揚州之晋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進監爲都督，未之任。太祖征謝晦，義恭還鎮京口。

景平二年，監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代替廬陵王義真鎮守歷陽，當時十二歲。元嘉元年，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加使持節，進號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三年，監南徐兖二州揚州的晋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持節、將軍職務如故。進監爲都督，没有到任。太祖征伐謝晦，義恭回朝鎮守京口。

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既出鎮，太祖與書誡之曰：

六年，義恭改授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義恭涉獵文章義理，但驕奢不節制，出鎮以後，太祖寫信訓誡他説：

> 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今既分張，言集無日，無由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識別賢愚，鑒

> 你剛剛成年，就身爲一方封疆大吏。天下正是艱難時期，爲家爲國事務都很繁重，雖説是坐守成業，實在也不容易。是興盛還是衰敗，是安寧還是危急，全取決於我們這些人，怎麽可以不有所激勵去探求治國之道，不因爲責任沉重而大爲戒懼。現在我們已經離别，不能每天在一起聚會交談，無法再像往常那樣，經常對你規勸教誨。你應該

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

自己深加磨礪，凡事三思而後行。對待下屬要開布誠心，考慮問題要胸懷公正，措置允當，對才能出衆的人要親近禮遇，與品學優秀的人士交結來往，識別賢士愚夫、鑒察邪道正道，然後就可以使君子盡心輔佐，小人盡力辦事。

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修業，未有可稱，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説如此。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斷者哉。今粗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筆可盡。

你神氣清爽，思想明悟，有逐日長進的美德，但在增進德行，修養學業方面還沒有可以稱道之處。這就是我常常憾恨而不能釋然的原因。你爲人器量狹窄，性格急躁，袁太妃也這樣説。人的本性有滯礙，他的欲望就一定會放縱；意志不堅定，就會隨着事物而時常更變，這是最容易壞事的。你應該慷慨立志，思量自我檢束。何至於大丈夫正要襄助時世，成就功名，却沒有決斷的能力呢？如今粗略地寫下十幾件事，你有時間可以閲讀自省。其中遠大的方面難以具體言説，細碎的方面又不是筆墨能够一一寫盡。

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

禮待賢者，尊敬士人，這是聖人傳下來的教誨；驕橫浮華，誇耀自己，這是先哲擯斥的惡習。豁達大度，這是漢高祖的美德；猜忌褊急，這是魏武帝的闕失。《漢書》稱贊衛青説："大將軍待士大夫有禮節，對小人有恩惠。"西門豹、董安于矯正不好的性格，兩人都獲得成功；關羽、張飛，放任偏執的性格，二人同遭失敗。爲人處事，都應把這些故事作爲深刻的教訓。

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苟有所懷，密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護。至於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耳，勿忘吾言。

如果國事與今日不同，繼位太子年幼不諳事理，司徒義康便擔當輔政的責任，你不可不盡順從之理。如果你内心有想法，要慎密地書寫呈遞上來。平常行爲舉止，特別要謹慎小心。至於將來國家的安危，普天之下就取決你們兩人了。不要忘記我的話。

今既進袁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唯脱應大餉致，而當時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

如今已經增加了袁太妃平常費用，估計足够供她各項開銷。除此之外，不要再有所索求了，最近我也表明了此意。祇是倘若遇到要應付大宗花費，而當時又有些拮据時，你自己可以稍微多供給一些。你每月的個人日常支出，不應超過三十萬，如果能少於這

個數更好。

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既睹顏色，審起居，便應即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餘閑。

西楚富饒廣闊，你平常應該早起，接待賓客，不要讓他們逗留太久。把緊要的公務處理完畢，然後可以入内向袁太妃問安，見到母親，問候起居後，便應立即離開，不必長久停留，以致荒廢日常政務。到日落夜晚，自然有空閑時候。

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略所諳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脱於左右之宜，須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爲限，不煩紛紜，日求新異。

你的府舍居所，園池堂觀，我大致瞭解，估計不需要另行改建。司徒義康也這樣説。倘若感到生活不太舒適，須進行小規模改建，應該以初到時修治一次爲限，不要大動土木，紛紛擾擾，天天追求府舍的華麗新奇。

凡訊獄多决，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汝復不習，殊當未有次第。訊前一二日，取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大不同也。至訊日，虚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决，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此，必有大吝，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不可擁滯，一月可再訊。

凡審訊刑獄大多需要判决，但在當時，有些事難以預料，這實在是困難的事情。加上你又不熟悉審訊，很可能會出現一些差錯。在審訊前的一兩天，先取來審訊記録，秘密與劉湛等人一起詳細審核，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到了審訊的日子，應該心中没有任何偏見，千萬不要以一己喜怒對待人犯。能够做到擇善而從，明斷的美譽自然還是歸於你自己。不可以一意孤行，自作判决，用以誇耀獨斷高明。萬一這樣做了，一定會帶來很大耻辱；不僅是審訊刑獄，作爲君子的用心，本來就不可以如此。刑獄的事情不可以堆積耽擱，每月可以審訊兩次。

凡事皆應慎密，亦宜豫敕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讒構，勿輕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之。

凡事都應當慎重保密，也應將這一條預先告知左右下屬。人們有至誠的心意，對他們陳述的事情，不可有所泄露，以免辜負他們忠誠信任於你的情意。古人説：“君主不慎密則失去臣子的信任，臣子不慎密則喪失生命。”有人進讒言構陷，不要輕易相信接受，每當有這樣的事，應該妥善考察，再行處置。

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

官職爵禄特别應當慎重顧惜，不可以隨便給人。左右親近的爵禄賞賜，尤其應該加以裁抑。我對於近臣雖説施恩甚少，最近聽到宫外議論，并不認爲我有什麽不對。

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

以高貴的身份欺凌下屬，下屬不服；以威勢强加於人，人不滿意，這是容易理解的事。

聲樂嬉游，不宜令過，蒱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汝嬪侍左右，已有數人，既始至西，未可匆匆復有所納。

聽歌徵舞，嬉戲游樂，不應過度，而賭博、酗酒、釣魚、打獵則一概不要去做。自身生活的費用，都要有所節制，貴重的衣物、珍異的器具，不應增加。你身邊的嬪妾已有好幾人，既是剛到荆州不久，不可以急急忙忙地又要納妾。

又誡之曰：

又訓誡他説：

宜數引見佐吏，非唯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由知其衆事。廣引視聽，既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

應該經常接見下屬佐吏，這不僅因爲下臣和主上本來應當相見。如果不經常接見，那麽彼我之間就不親近，一旦不親近，就没有办法使人盡力，一旦人們不盡力，又何從知曉各類事務。廣泛地延引視聽，既有益於擴大見聞，對於言事的人，又給他們以發表意見的機會。

九年，徵爲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鎮廣陵。時詔内外百官舉才，義恭上表曰：

九年，徵爲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豫州的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鎮廣陵。當時下詔命朝廷内外各級官吏舉薦賢才，義恭上表説：

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驊騮騄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順簡賁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垂情仄陋，幽谷空同，顯著揚歷。是以潛虬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

臣聽説演奏音樂時，琴瑟完備，那麽各種復雜的樂章都能和諧。駕車的是駿馬，那麽就能迅速地到達遠方。陛下順應淳樸之道，四境受到深遠的教化，文德輝耀，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然而陛下仍然思慮英俊才士，恩德施及荒僻村野、幽谷深山。要旌顯傑出人物，表彰賢能之士。所以深潛水底的虬龍，聳動鱗片，期望得到起用；高翔天宇的鳳凰停住了遠飛，響應盛時的感召。

竊見南陽宗炳，操履閑遠，思業貞純，砥節丘園，息賓盛世，貧約而苦，内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官，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

我見南陽郡的宗炳，操行嫻静遠俗，學業思想純正，在山丘田園間修養節操，在盛明之世絶交息游。過着貧苦簡約的生活，内心没有改變的要求。官府屢次徵召他入仕，但他隱逸志願堅定不移。如果以蒲輪束帛這樣隆重的禮節招聘他，以君臣大義感召他，就可能使他抛棄釣竿，脱去褐衣，像飛鳳一樣欣然飛入朝廷。他一定可以輔助九官，襄

寶，并局力允濟，忠諒款誠。往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前者經略伊、瀍，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訾丘，勛勇既昭，心事兼竭。雖蒙褒叙，未盡才宜，并可授以邊藩，展其志力。交阯遼邈，累喪藩將，政刑每闕，撫莅惟艱。南中夐遠，風謡迥隔，蠻獠狡竊，邊氓荼炭，實須練實，以綏其難。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戊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采訪，退懼瞽言，無足甄獎。

贊宰輔。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我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二人都具有卓越才幹，又忠心耿耿。往年逆臣叛亂，華陽失守，森之保全了城池土地，使百姓安寧，在危急之時顯示出功績。先前朝廷要平定伊、瀍一帶，主力軍隊遭到挫敗，天寶帶兵北往河朔救援，往東占據了訾丘，勇猛的功勛昭著於世。心力都耗盡了。雖然他們得到褒揚和進用，但没盡展他們的才幹。他們可以授予鎮守邊境的重任，使其伸展志向和才力。交阯遼遠，屢次喪失邊將，政令和刑律總是闕失，安撫相當困難。南中遥遠，風俗人情與中原迥然不同，少數民族狡詐爲害，邊地百姓塗炭遭殃，確實需要幹練務實的人選，來平定這些禍難。我認爲森之可任交州刺史，天寶可任寧州刺史，這樣足能使朝廷的威望施行於荒蠻的邊地，使廣大遼闊的邊境安寧清一。古代魏戊的賢德，其功勞在於薦舉才士；趙武的明智，事迹著於管庫。臣的見識以及對事理的瞭解都遠遠遜於前代賢哲，甚感慚愧。在此我衹是儘量陳述自己知道的事情，向上酬答陛下訪求賢士的旨意；退而恐懼没有見識的言論，不足以聽用和獎賞。

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爲侍中、都督揚南徐兖三州諸軍事、司徒、録尚書，領太子太傅，持節如故，給班劍二十人，置仗加兵。明年，解督南兖。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餘如故。義恭既小心恭慎，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録，奉行文書而已，故太祖安之。相府年給錢二千萬，它物倍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太祖又别給錢年千萬。二十六年，領國子祭酒。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

十六年進位司空。第二年，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有罪出朝，返回藩國。徵義恭爲侍中、都督揚南徐兖三州諸軍事、司徒、録尚書，領太子太傅，持節如故，賜給班劍二十人，設置儀仗，增加衛兵。明年，解除督南兖州的職務。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其他官職如故。義恭既小心謹慎，而且又以義康的失敗爲戒，雖然身爲一朝總揆，不過奉行皇帝的文書而已，所以太祖對他放心。每年供給相府二千萬錢，其他物品費用還要加倍供給，然而義恭生性奢侈，費用常常不足，太祖又額外給他一千萬錢。二十六年，領國子祭酒。當時有人獻五百里馬，皇上賜給了義恭。

二十七年春，索虜寇豫州，太祖因此欲開定河、洛。其秋，以義恭總統群帥，出鎮彭城。解國子祭酒。虜

二十七年春，索虜進犯豫州，太祖趁此想開闢平定黄河、洛水地區。這年秋天，任命義恭總統群帥，出鎮彭城，解除國子祭酒一職。索虜逐

遂深入，徑至瓜步，義恭與世祖閉彭城自守。二十八年春，虜退走，自彭城北過，義恭震懼不敢追。其日，民有告："虜驅廣陵民萬餘口，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并請，義恭又禁不許。經宿，太祖遣驛至，使悉力急追。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虜先已聞知，乃盡殺所驅廣陵民，輕騎引去。初虜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誡勒，義恭答曰："臣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虜至，義恭果欲走，賴衆議得停，事在《張暢傳》。降義恭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魯郡孔子舊庭有柏樹二十四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嘆息。又以本官領南兗州刺史，增督南兗、豫、徐、兗、青、冀、司、雍、秦、幽、并十一州諸軍事，并前十三州，移鎮盱眙。修治館宇，擬制東城。

漸深入，一直攻到瓜步，義恭與世祖關閉彭城自守。二十八年春，索虜退兵，從彭城北面經過，義恭震驚恐懼，不敢出兵追擊。當天有百姓報告："索虜驅趕廣陵民衆萬餘人，預計今晚他們應住在安王陂，離城衹有幾十里路。現在追擊他們，可以全部抓獲。"諸將都請求追擊，義恭又加以禁止，不許出兵。過了一夜，太祖派遣驛使趕到，命令義恭全力急追。義恭纔派遣鎮軍司馬檀和之追向蕭城。索虜預先已經得到消息，於是殺盡他們俘虜的廣陵民衆，輕騎退去。起初索虜深入境内時，皇上擔心義恭不能固守彭城，再三訓誡，義恭回答說："臣雖説没能渡過瀚海，到達居延城，但或許避免劉仲逃跑的耻辱。"當虜軍來臨時，義恭果然想逃跑，幸賴衆人的勸諫，纔未跑走。這件事記載在《張暢傳》。因此降義恭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餘職務如故。魯郡孔子舊宅有二十四株柏樹，歷經漢、晉，有二人合抱那麽粗。有兩株樹先前折倒，士人出於崇敬，没人敢動。義恭却派人砍伐取走，當地父老没有不慨嘆惋惜的。又以本來官職領南兗州刺史，增督南兗、豫、徐、兗、青、冀、司、雍、秦、幽、并十一州諸軍事，并前十三州，移鎮盱眙。營建公館府宅，擬照東城的規模。

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鷹船上迎之。遭太妃憂，改授大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持節、侍中、録尚書、太子太傅如故，還鎮東府。辭侍中未拜。值元凶肆逆，其日劭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各有常人，慮有詐妄致害者。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劭遣之而後入。義恭請罷兵，凡府内兵仗，并送還臺。進位太保，進督會州諸軍事，服侍中服，又領大宗師。

二十九年冬，義恭還朝，皇上以自己乘坐的蒼鷹船上水迎接。袁太妃去世，義恭改授大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持節、侍中、録尚書、太子太傅如故，還鎮東府。辭讓侍中没有就職。這時正遇元凶逆亂肆虐。當天劉劭召見義恭。先前，皇上下詔召見太子及諸王，各有專人傳達，擔心有人冒名欺詐而遭致損害。這時義恭請求見到那個經常向他傳詔令的人。劉劭派來了那人，義恭然後入宫。義恭請求罷免自己的兵權，凡是府内兵器以及作戰器物，全都送還官署。進位太保，進督會州諸軍事，穿侍中服裝，又領大宗師。

世祖入討，劭疑義恭有異志，使入住尚書下省，分諸子并住神虎門外侍中下省。劭聞世祖已次近路，欲悉

世祖進兵討伐劉劭。劉劭懷疑義恭心向着世祖，令他住進尚書下省，分派他的兒子們都住在神虎門外侍中下省。劉劭聽説世祖軍隊已到了很

力逆之，决戰中道。義恭慮世祖船乘陋小，劭豕突中流，容能爲患，乃進説曰："割棄南岸，栅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以逸待勞，不憂不破也。"劭從之。世祖前鋒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恒録在左右，故不能自拔。戰敗，使義恭於東堂簡將。義恭先使人具船於東冶渚，因單馬南奔。始濟淮，追騎已至北岸，僅然得免。劭大怒，遣始興王濬就西省殺義恭十二子。

世祖時在新林浦，義恭既至，上表勸世祖即位，曰：

臣聞治亂無兆，倚伏相因，乾靈降禍，二凶極逆，深酷巨痛，終古未有。陛下忠孝自天，赫然電發，投袂泣血，四海順軌，是以諸侯雲赴，數均八百，義奮之旅，其會如林。神祚明德，有所底止，而冲居或躍，未登天祚，非所以嚴重宗社，紹延七百。昔張武抗辭，代王順請；耿純陳款，光武正位。况今罪逆無親，惡盈釁滿，阻兵安忍，戮善崇奸，履地戴天，畢命俄頃，宜早定尊號，以固社稷。景平之季，實惟樂推，王室之亂，天命有在，故抱拜兆於壓璧，赤龍表於霄徵。伏惟大明無私，遠存家國七廟之靈，近哀黔首荼炭之切，時陟帝祚，永慰群心。臣負釁嬰罰，偷生人壤，幸及寬政，待罪有司，敢以漏刻視息，披露肝膽。"

近的地方，想要全力迎擊，在半路上進行决戰。義恭擔心世祖的船隻狹小，劉劭的戰船在中流衝突，確實爲害不淺。於是勸劉劭道："捨棄南岸，用栅欄阻斷石頭城，這是前朝的老方法，以逸待勞，不必擔心破不了敵人。"劉劭聽從了他的意見。世祖前鋒攻至新亭，劉劭挾持義恭出戰，總是把他安置在左右，所以義恭無法逃脱。劉劭戰敗，派義恭到東堂選拔將領。義恭先派人到東冶渚準備船隻，然後獨自騎馬南逃。他剛渡過淮河，追趕的騎兵已到北岸，僥幸逃脱。劉劭大怒，派始興王劉濬到西省殺害義恭十二個兒子。

世祖當時在新林浦，義恭來了之後，上表勸世祖即皇帝位，説：

臣聽説治亂没有預兆，禍福相互轉化，蒼天降禍，二凶逆亂至極，造成深刻創傷和巨大痛苦，史無前例。陛下忠孝出自天性，赫然大怒如雷電爆發，悲憤泣血，揮袖起兵，天下遵從，所以諸侯像雲集一般奔赴到陛下身邊，人數衆多，與周武王討伐殷紂王相似。正義勇敢的軍隊，像樹林一樣聚集。神聖的國祚，神明的德行，終究有所歸屬，而陛下非常謙遜，没有即皇帝大位，這不利於鞏固皇族社廟，延續悠久國運。以前張武抗顔陳辭，代王聽從了臣子請求；耿純陳述忠言，光武登皇帝位。况且如今罪惡的逆賊毫不顧恤骨肉親情，惡貫滿盈，帶領賊兵胡作非爲，殺戮良善，重用奸邪，爲天地不容，很快就要喪命。陛下應儘早定下大號，從而鞏固社稷。景平末年，皇位更迭，文帝即位，確實因爲天人推舉。這一回王室出現禍亂，也是因爲天命有所歸屬。所以，陛下既有拜璧壓紐的徵兆，又有赤龍出現於天空的符瑞。臣下請求正大光明，毫無私欲的陛下，從遠處考慮皇室七廟的神靈，近處哀憐百姓殘遭塗炭的痛苦，儘早即皇帝位，永久撫慰臣民渴求之心。下臣負罪等待受罰，偷生於人世，僥幸遇到寬仁政治，待罪於官府。因此大膽以頃刻將失的生命，向陛下

世祖即祚，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録尚書六條事、南徐徐二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又假黄鉞。事寧，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劍爲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增封二千户。

披露内心的肺腑之言。

世祖即皇帝位，授義恭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録尚書六條事、南徐、徐二州刺史，賜給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又假黄鉞。平定劉劭後，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加班劍爲三十人。世祖又把在藩國時佩帶的玉環大綬帶賜給義恭，增封二千户。

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曰："聖旨謙光，尊師重道，欲致拜太傅，斯誠弘兹遠風，敦闡盛則。然周之師保，實稱三吏，晋因於魏，特加其禮。帝道嚴極，既有常尊，考之史載，未見兹典。故卞壼、孫楚并謂人君無降尊之義。遠稽聖典，近即群心，臣等參議謂不應有加拜之禮。"詔曰："暗薄纂統，實憑師範，思盡虔恭，以承道訓。所奏稽諸往代，謂無拜禮，據文既明，便從所執。"世祖立太子，東宫文案，使先經義恭。

皇上不願向太傅致禮，暗示有司上奏説："聖旨謙虚，尊師重道，要向太傅行禮，這誠然弘揚了悠久的風氣，忠實地闡明盛美的典則。然而周朝設置師、保之位，其實是三種官職的稱謂。晋沿襲魏制，特别對師、保加禮。帝道極其尊嚴，既然有經常加禮的人物，典籍應該有所記載，但考察歷史和典籍，没見過這一儀典。所以卞壼、孫楚都説人君没有降尊紆貴的道理。遠考古代聖典，近依大家心願。臣等共議認爲皇上不應對太傅行拜禮。"世祖下詔説：朕智淺德薄而繼承皇統，實在有賴於師傅的幫助。朕希望對師傅盡恭敬之禮，從而承續師道古訓。朝臣上奏説，稽察以前各朝故事，認爲没有對師傅加拜的禮儀。所根據的文字既然很清楚，便依從朝臣們的意見。"世祖立太子，東宫的文案，先要經過義恭。

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臧質、魯爽等反，加黄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又增封二千户。世祖以義宣亂逆，由於强盛，至是欲削弱王侯。義恭希旨，乃上表省録尚書，曰："臣聞天地設位，三極同序，皇王化則，九官咸事。時亮之績，昭於《虞典》；論道之風，宣於周載。台輔之設，坐調陰陽；元、凱之置，起厘百揆。所以欒鍼矢言，侵官是誡；陳平抗辭，匪職罔答。漢承秦後，庶僚稍改。爵因時變，任與世移，總録之制，本非舊體，列代相沿，兹仍未革。今皇家中造，事遵前文，宜憲章先代，證文古

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臧質、魯爽等人謀反，義恭加黄鉞，率領隨從百餘人進入臺城六門。叛亂平息後，朝廷把臧質的七百里馬賞給義恭，又增封二千户。世祖認爲義宣叛逆作亂是因爲兵力强盛，到此時想削弱王侯勢力。義恭迎合皇上旨意，於是上表省録尚書，説："臣聽説天地設立萬物的位置，三極依據共同秩序，帝王確立教化原則，朝中九官都有各自公務。舜時光輝的業績，清楚地記載於《虞典》上。論述道義的風氣，記載於周朝的典籍。臺輔的設立，在於調理陰陽；大臣的設置，在於治理各種政務。所以欒鍼直言，警誡侵奪官吏職權的行爲；陳平抗顔陳辭，不屬自己職權範圍的事務，不予回答。漢朝承接秦朝之後，官職稍加更改。官爵職位的設立隨着時世變更，總攬國務的制度，本來就不是

則，停省條録，以依昔典。使物競思存，入懷勤壹，則名實靡愆，庸節必紀。臣謬典國重，虚荷崇位，興替宜知，敢不輸盡。”上從其議。

古老的體制，但歷代沿襲，至今仍未改革。如今皇室中興再造，行事遵照前朝法規，應當以古聖王時代爲準則，以古代典則來印證現行條文，宜罷停録尚書六條事之職，從而依從古代典則。使士人努力發揮個人才智，人人滿懷勤勞專一的志向，那麽官名與實職便不會乖離，用人之道一定會完善。臣謬掌國家大事，處於重要地位，國家興衰的原因理應知曉，豈敢不傾吐衷腸。”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

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曰：

臣聞佾懸有數，等級異儀，珮笏有制，卑高殊序。斯蓋上哲之洪謨，範世之明訓。而時至彌流，物無不弊，僭侈由俗，軌度非古。晋代東徙，舊法淪落，侯牧典章，稍與事廣，名實一差，難以卒變，章服崇濫，多歷年所。今樞機更造，皇風載新，耗弊未充，百用思約，宜備品式之律，以定損厭之條。臣等地居枝昵，位參台輔，遵正之首，請以爵先，致貶之端，宜從戚始。輒因暇日，共參愚懷，應加省易，謹陳九事。雖懼匪衷，庶竭微款。伏願陛下聽覽之餘，薄垂昭納，則上下相安，表裏和穆矣。

義恭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劉誕上奏説：

臣聞佾舞等級有一定人數；等級不同，所行禮儀就會有差别。珮飾和笏板有一定規格，上下貴賤有一定秩序。這些都是先代聖哲宏遠的謀略，美好時代明確的訓示。然而時代推移至末流，事物没有不敗壞的，僭越奢侈成爲習俗，遵循的制度已非古制。晋代東遷，舊的法度淪喪了，有關州郡長官待遇的典章，遇事則逐漸增加。名與實一出現差别，就難以很快改變。官服過濫的情況，已經有很多年了。現在中央政權再造，皇帝風氣更新，國庫消耗甚大不太富足，各種費用都要節約。應該完備官吏品位的法律，從而制定減損目前禮儀過濫的條例。臣等屬於宗室，又位居宰輔，遵守正確規則，削減過高的待遇請從我們這些爵位高的親戚開始。我們趁着閑暇之日，一起討論淺陋的意見，覺得王侯的待遇應加簡省，謹陳述九事。雖然恐怕奏議不合陛下心意，但的確是盡力表達綿薄的忠誠。敬願陛下聽覽之後，能稍加采納，就能做到上下相安，内外和睦了。

詔付外詳。有司奏曰：

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誡。是以尚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雖親必罪。降于頃世，下僭滋極。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於王公，達于衆庶。上下無辨，民志靡壹。義恭所陳，實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

皇帝詔令朝臣詳細議决，有關官署上奏説：

車駕服飾的使用，《虞書》上有詳細的規定；官職名器要慎重授予，《春秋》上有明確的訓誡。所以尚方製造的器物，在漢代有嚴格的規定，諸侯越禮而使用，即使是親戚也必須問罪。到了後世，下面的僭越失禮滋蔓到極點。器物衣服的裝飾，音樂舞蹈的曲調和服飾，上通行於王公，下流行於平民百姓。上下没有差别，民衆情志便無法統

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

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幡。藩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㭬。郭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槊毦不得孔雀白氅。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裝面蔽花。正冬會不得鞞舞、杯柈舞。長蹺、透狭、舒丸劍、博山、緣大橦、升五案，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緄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内史相及封内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宜止下官而已。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爲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并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非輅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鉤不得作五花及竪笋形。

詔可。

是歲十一月，還鎮京口。二年春，進督東南兗二州。其冬，徵爲揚州刺史，餘如故。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固辭殊禮。又解持節、都督并侍中。

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晋太元，表上之，詔付秘閣。時西

一。義恭的條陳，的確符合禮度。衹是九條規定，還有不足之處，謹補充一些規定附在一起，共二十四條。

辦公聽人彙報不得朝南坐，不准施帳幔和帳蓋。藩國官員，正旦冬至大祭，不准赤足登藩國殿堂，也不准簇擁封君的傳令牌和油戟。公主王妃的傳令牌，不得漆成紅色。封君的車輿不准用雙㭬。郭扇不准用雉尾裝飾，佩劍不准鑄成鹿盧形；槊上的羽飾不得用白孔雀毛。護衛車駕的隊伍不准穿絳紅色的衣襖。平常乘坐閑備的馬不得超過兩匹。胡伎不准穿綵衣。舞伎在正冬之會穿上衣，不准化妝面部和戴花。正冬之會，不得用鞞舞、杯柈舞、長蹺、透狭、舒丸劍、博山、緣大橦、升五案，如果不是正冬之會奏的舞曲，不准舞。衆王妃郡主不准穿織帶緄邊的衣服。信印旗幟不是中央臺省的官員全用絳色。郡縣内史、國相以及封國内官員，對他們的封君，有三不准：罷官後，則不准再加崇敬，不准稱臣，衹可稱下官而已。諸鎮將領平常出行，車駕前後不准超過六隊，護衛車駕的隨從不在這個限制中。刀不得超過制度用銀銅來裝飾。諸王的女兒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位，他們的妃子以及封侯者的夫人出行，都不准用儀仗。諸王兒子繼位爲王者，結婚喪葬等吉凶事宜，全依照諸國公侯的禮儀，不准與皇弟皇子相同。馬車如果不是輅車，車帷不准油漆。平乘船兩頭一概要低成平狀，不准仿照龍舟的樣子，都不准漆成紅色。帳鉤不准製成五花形和竪笋形。

皇帝詔令可行。

這年十一月，義恭還鎮京口。二年春，進督東兗、南兗二州。冬月，徵爲揚州刺史，其他職務如故。又加入朝不必疾行，贊拜時不直呼其名，可以佩劍穿履上殿的待遇。義恭一再辭謝這特殊的禮遇。又解除持節、都督和侍中等職。

義恭撰寫《要記》五卷，起於前漢到晋太元止。上表獻給朝廷，皇帝詔令交給秘書閣。當

陽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常慮爲世祖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爲亂，乃上表曰：

時西陽王劉子尚極得皇帝寵信，義恭解除揚州刺史來避開他，於是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常憂慮被世祖疑忌，當海陵王休茂在襄陽作亂時，就上表說：

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上乖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宮，不睹稼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富貴驕奢，自然而至，聚毛折軸，遂乃危禍。漢之諸王，并置傅相，猶不得禁逆，七國連謀，實由强盛，晋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尾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其源莫救。

古代聖王，無不廣泛地樹立整個親族的權勢，從而保護帝室；諸侯接受爵位，也願意長久鞏固封地和家族富貴。至於出現管、蔡二叔，梁、燕二王造成周、漢二朝禍亂，上背負了朝廷慷慨賜予的恩惠，下喪失了諸侯自己得到祭祀的基業。大凡積善就多福，享國應該長久，而歷代侯王往往平民出身的富貴久長。難道異姓公侯都很賢明，而宗室都不賢明嗎？原因是宗室生長於深宮中，没有見過稼穡的辛苦，左右親近之人，又都未做過農田之事，於是富貴驕奢的性格就自然形成了。羽毛雖輕但積少成多，也能壓斷車軸，因而産生大禍。漢代諸王，都設置了師傅和國相，尚且制止不了逆亂，七國聯合起來謀反，實在由於諸王過於强盛；晋朝列封衆宗室，正足以構成永嘉之禍。尾大不掉，古今都有同樣的毛病。如不加更改，則禍亂的根源就無法拯救。

日者庶人恃親，殆傾王業。去歲西寇藉寵，幾敗皇基。不圖襄楚，復生今釁，良以地勝兵勇，獎成凶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兆。陛下大明紹祚，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塞，無所知解，忝皇族耆長，慚慨内深，思表管見，裨崇萬一。竊謂諸王貴重，不應居邊，至於華州優地，時可暫出。既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别差捍城大將。若情樂冲虚，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話言，游梁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室累，不煩自

不久前，庶人劉劭依恃是宗親，幾乎顛覆了帝業。去年，西寇義宣也是憑藉親寵，幾乎敗壞了皇室基礎。不料襄楚一帶，又出現今天的動亂，無疑因爲地勢險要，兵士勇猛，而促成凶惡謀反之心。不忘記先前的事情，可以成爲往後行事鮮明的教訓。陛下以超人智慧繼承帝祚，治國法規要流傳萬代。臣子年老，思路閉塞，不懂什麽，忝爲皇族中年齡、輩分最長者，内心深深感到慚愧，思量表達淺薄的見解，能對朝廷帶來些微好處。臣認爲諸王身份貴重，不應居駐邊郡，至於有華盛之州，優越之地，有時可令暫時居住。既然已有州治，就不須再設置軍府。諸王如果位處三公，僚屬衹可設長史和掾屬；如果需要鎮守州郡，應另派捍衛城池的大將；如果喜愛平和閑静，不應逼迫他們參與戎事；如果捨文喜武，特别應該加以禁

隨。百僚修詣，宜遵晋令，悉須宣令齊到，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干候貴王。器甲於私，爲用蓋寡，自金銀裝刀劍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庶善者無懼，惡者止奸。

止。僚佐的文學水平，足以陪諸王交談，那些寄於門下的文學之士，一律不准許存在。諸王以文武官員身份鎮守州郡，根據需要可以隨時召回，妻兒家室，不必跟隨。衆僚佐前往治所，應遵從晋朝的舊令，都必須與朝廷宣布的命令一起抵達。僚佐與出鎮諸王爲賓主關係，二者之間的規定應予完備。閑居於山野的隱士，也不能干謁貴王。兵器盔甲對於私人，用處很少，凡是金銀製的戎裝和佩帶的刀劍，都應該送還給朝廷。曲突徙薪，防患於未然，這樣便可使良善之人不恐懼，惡人不敢作惡。

時世祖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盡禮祗奉，且便辯善附會，俯仰承接，皆有容儀。每有符瑞，輒獻上賦頌，陳咏美德。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累表勸封禪，上大悦。三年，省兵佐，加領中書監，以崇藝、昭武、永化三營合四百三十七户給府，更增吏僮千七百人，合爲二千九百人。六年，解司徒府太宰府依舊辟召。又年給三千匹布。

當時世祖嚴厲暴虐，義恭憂慮自己不被容納，於是言辭謙恭，曲意迎合，極盡禮儀，一味奉承。而且他長於言辭，善於附會，應付周旋，待人接物，皆合法規有風度。每有符瑞出現，就立即獻賦頌揚，陳述歌咏皇帝美德。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於石頭城西岸，他多次上表勸封禪，皇帝非常喜悦。三年，省兵佐，加領中書監，以崇藝、昭武、永化三營一共四百三十七户，供王府使用。又增加吏役僮僕一千七百人，一共爲二千九百人。六年，解除司徒府太宰府依舊徵辟的權力，又每年供給布帛三千匹。

七年，從巡，兼尚書令，解中書監。八年閏月，又領太尉。其月，世祖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内。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决，若有軍旅，可爲總統。尚書中事委顔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即位，詔曰："總録之典，著自前代。孝建始年，雖暫并省，而因革有宜，理存濟務。朕煢獨在躬，未涉政道，百揆庶務，允歸尊德。太宰江夏王義恭新除中書監、太尉，地居宗重，受遺阿衡，實深憑倚，用康庶績，可録尚書事，本官監、太宰、王如故。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公、新除尚書令元

七年，隨皇帝巡狩，兼尚書令，解中書監。八年閏月，又領太尉。這一月，世祖駕崩，遺詔說："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内。朝政事無巨細，都由二公參與處理。重大事務可使沈慶之參與决定，如有戰争發生，沈慶之可爲統帥。尚書省裏的事務委派給顔師伯。外監所管理的事務委派給王玄謨。"前廢帝即位，下詔説："總録尚書事的典則，自前朝已經形成。孝建元年，雖暫時省録尚書事，但繼承或改革以前的法規，以適用爲宜，根據就是能否有益於朝政。朕孤獨地繼承帝位，未通曉治國之道，朝廷各種複雜事務，應托付給德高望重者。太宰江夏王義恭新除中書監、太尉，身爲宗室要人，又是接受遺詔的顧命宰臣，的確爲朕深深倚重。爲了使朝廷各事完善，可命他録尚書事。他現任中書監、太宰、江夏王如故。侍中、

景，同稟顧誓，翼輔皇家，贊業宣風，緊公是賴。可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准，領丹陽尹、侍中、領公如故。”又增義恭班劍爲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

驃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公，新除尚書令柳元景，與義恭一同承受先帝顧命遺詔輔佐皇室。襄助帝業，傳布仁義之風，要依靠公等。他可用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統領兵馬，設置佐僚，一律依照舊例。領丹陽尹、侍中、領公如故。”又增加義恭班劍爲四十人，再次重申特殊的禮遇，義恭堅決辭却。

義恭性嗜不恒，日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者，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三五百里，世祖恣其所之。東至吴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世祖自爲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

義恭習性不能恒久，興趣時常變化。自始至終，宅第屢次變遷。與人交往，喜愛的人也往往有始無終。又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近，一天向他討得的財物，有時甚至達一二百萬錢，而稍爲不順心，就追奪回來。大明年間，財資供應豐厚，但他的費用常常不足，賒買百姓的物品，無錢可還，百姓有上書要求還錢的，就在書後面寫上“免”字樣。他善於騎馬，通曉音律。游玩有時竟達三、五百里路程，而世祖隨他去哪裏。曾東至吴郡，登上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眺望太湖。大明中朝廷撰修國史，世祖親自爲義恭作傳。到了永光年間，他雖然身爲宰相，但奉承諂事寵臣戴法興等人，常常惟恐不周到。

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其四子，時年五十三。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以爲鬼目粽。

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人密謀廢除他。永光元年八月，廢帝帶領羽林軍到義恭府第殺害了他，四個兒子也同時遇難。義恭時年五十三歲。廢帝劈開他的肢體，分裂他的腸胃，挑出他的眼睛，泡在蜂蜜中來做鬼目粽。

太宗定亂，令書曰：“故中書監、太宰、領太尉、録尚書事江夏王道性淵深，睿鑒通遠，樹聲列藩，宣風鉉德，位隆姬輔，任屬負圖，勤勞國家，方熙托付之重，盡心毗導，永融雍穆之化。而凶醜忌威，奄加冤害，夷戮有暴，殯穸無聞，憤達幽明，痛貫朝野。朕蒙險在難，含哀莫申，幸賴宗祐之靈，克纂祈天之祚，仰惟勛戚，震慟于厥心。昔梁王徽庸，警蹕備禮；東平好善，黄屋在廷。况公德猷弘懋，彝典未殊者哉。可追崇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録尚書事、王如

太宗平定禍亂，下令説：“已故中書監、太宰、領太尉，録尚書事江夏王道性深厚，智慧通達，見識深遠，在藩王中具有美好聲譽。他樹立仁義風範，表現出賢相的品德，身處周公那樣重要的宰輔地位，擔負總理朝政的重責，勤勞爲國，正要光大先帝托孤的重任，盡心輔佐訓導，總是融合和睦安寧的風氣。但凶殘的廢帝嫉妒他的威望，無故把他冤殺，暴虐地夷戮他的身體，以至於無法掘墓殯葬。天地共怒，朝野同痛。朕身處逆難危險之時，心含悲哀而無以伸展。幸賴宗廟神靈的保佑，朕能延續順天永命的國祚，仰思義恭功績卓著的宗親，内心悲慟萬分。以前梁王被徽用，配備警蹕的禮儀；東平王好善，在朝廷可用黄屋車蓋。何况義恭德行盛美，謀略宏

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

泰始三年，又下詔曰：“皇基崇建，《屯》、《剥》維難，弘啓熙載，底績忠果，故從饗世祀，勒勛宗彝。世祖寧亂定業，實資翼亮。故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録尚書事江夏文獻王義恭，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江豫三州軍事、太尉、南豫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忠烈公元景，故侍中、司空始興郡開國襄公慶之，故持節、征西將軍、雍州刺史洮陽縣開國肅侯愨，或體道冲玄，燮化康世，或盡誠致效，庚難龕逆，宜式遵國典，陪祭廟庭。”

劉朗

義恭長子朗字元明，出繼少帝，封南豐縣王，食邑千户。爲湘州刺史、持節、侍中，領射聲校尉。爲元凶所殺。世祖即位，追贈前將軍、江州刺史。孝建元年，以宗室祗長子歆繼封。祗伏誅，歆還本。泰始三年，更以宗室韞第二子銑繼封。爲秘書郎，與韞俱死。順帝昇明二年，復以宗室琨子績繼封。三年，薨。會齊受禪，國除。

劉叡　劉子綏　劉躋

朗弟叡字元秀，太子舍人。爲元凶所害。追贈侍中，謚宣世子。大明二年，追封安陸王。以第四皇子子綏字寶孫繼封，食邑二千户。追謚叡曰宣王。以子綏爲都督郢州諸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進號後軍將軍，加持節。太宗泰始元年，進號征南將軍，改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改叡爲江夏宣王。子綏未受命，與晉安

遠，又未在常典之外享受過特殊禮遇！可追尊他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録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

泰始三年，又下詔説：皇室基業宏偉的建構，當遭遇危難艱險時，弘揚帝王功業，建立功績，依靠忠誠果勇之士。所以他們得以配饗太廟，將功績刻在宗廟的禮器上。世祖平定亂政，穩固皇業，的確依靠輔佐大臣的幫助。已故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録尚書事江夏文獻王義恭，已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江豫三州軍事、太尉、南豫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忠烈公元景，已故侍中、司空始興郡開國襄公慶之，已故持節、征西將軍、雍州刺史、洮陽縣開國肅侯宗愨。有的履行正道胸懷淡遠，在平安時期調理風化；有的盡忠效力，在動亂時勘定叛逆。宜遵循國典，使他們陪祭世祖廟。”

義恭長子劉朗字元明，出繼少帝，封南豐縣王，食邑千户。爲湘州刺史、持節、侍中，領射聲校尉。被元凶劉劭殺害。世祖即位，追贈前將軍、江州刺史。孝建元年，以宗室劉祗長子劉歆繼承封爵。劉祗被誅殺，劉歆返還本宗。泰始三年，又以宗室劉韞第二子劉銑繼封，任秘書郎，與劉韞同死。順帝昇明二年，再以宗室劉琨子劉績繼封。三年，劉績去世。適逢齊受宋禪，封國被取消。

劉朗弟劉叡字元秀，太子舍人，被元凶殺害，追贈侍中，謚號爲宣世子。大明二年，追封安陸王。以第四皇子子綏字寶孫繼封，食邑二千户。追謚劉叡爲安陸宣王。任命子綏爲都督郢州諸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又進號後軍將軍，加持節。太宗泰始元年，又進號征南將軍，改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改謚劉叡爲江夏宣王。子綏没有接受命令，同晉安王子勛一起反叛，被賜死。七年，太宗以第八子劉躋字仲升，

王子勛同逆，賜死。七年，太宗以第八子躋字仲升，繼義恭爲孫，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後廢帝即位，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進號左將軍。齊受禪，降爲沙陽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謀反，賜死。

出繼義恭爲孫，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後廢帝即位時，他任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進號左將軍。齊受宋禪，劉躋降爲沙陽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後因謀反，賜死。

叡弟韶字元和，封新吴縣侯，官至步兵校尉。追贈中書侍郎，謚曰烈侯。韶弟坦字元度，平都懷侯。坦弟元諒，江安愍侯。元諒弟元粹，興平悼侯。坦、元諒、元粹并追贈散騎侍郎。元粹弟元仁、元方、元旒、元淑、元胤與朗等凡十二人，并爲元凶所殺。

劉叡弟劉韶字元和，封新吴縣侯，官至步兵校尉。追贈中書侍郎，謚號爲烈侯。劉韶弟劉坦字元度，平都懷侯。劉坦弟元諒，江安愍侯。元諒弟元粹，興平悼侯。劉坦、元諒、元粹都追贈散騎侍郎。元粹弟元仁、元方、元旒、元淑、元胤與劉朗等十二人，一起被元凶殺害。

劉伯禽

元胤弟伯禽，孝建三年生。義恭諸子既遇害，爲朝廷所哀，至是世祖名之曰伯禽，以擬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官至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又爲前廢帝所殺。謚曰哀世子。又追贈江夏王，改謚曰愍。

元胤弟伯禽，生於孝建三年。義恭諸子被害後，朝廷感到哀傷，於是世祖給他取名叫伯禽，仿照周公旦的兒子魯公伯禽。官至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又被前廢帝殺害。謚號爲哀世子。又追贈爲江夏王，改謚號爲愍。

伯禽弟仲容，封永脩縣侯。爲寧朔將軍、臨淮濟陽二郡太守。仲容弟叔子，封永陽縣侯。叔子弟叔寶，及仲容、叔子，并爲前廢帝所殺。謚仲容、叔子并曰殤侯。

伯禽弟仲容，封永脩縣侯。任寧朔將軍、臨淮濟陽二郡太守。仲容弟叔子，封永陽縣侯。叔子弟叔寶，及仲容、叔子一起被前廢帝殺害。仲容、叔子的謚號都是殤侯。

衡陽文王劉義季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太祖爲荆州，高祖使隨往江陵，由是特爲太祖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食邑五千户。五年，爲征虜將軍。八年，領石頭戍事。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右將軍、南徐州刺史。

衡陽文王義季，年幼時平易質樸，無淺陋庸俗的毛病。太祖任荆州刺史時，高祖讓義季隨從往江陵，因此特别被太祖鍾愛。元嘉元年，義季封衡陽王，食邑五千户。五年，任征虜將軍。八年，領石頭城防務事宜。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右將軍、南徐州刺史。

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如故，給鼓吹一部。先是義慶在任，值巴蜀亂

十六年，代替臨川王義慶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如故，給鼓吹一部。先前義慶在任時，正遇巴蜀一帶動蕩不安，征戰不斷，府庫空虚。義

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虚，義季躬行節儉，畜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母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啖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啓事，唯自署名而已。二十年，加散騎常侍，進號征西大將軍，領南蠻校尉。

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之飲，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爲貴耳。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試禁斷，并給藥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晋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厲，乃復須嚴相割裁，坐諸紜紜，然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酣酒，汝於何得之？臨書嘆塞。"義季雖奉此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詔之曰："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常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以家國爲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嘆可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苦耳。今遣孫道胤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懷虚受，慎勿隱避。吾飽嘗見人斷酒，無它慊吸，蓋是當時甘嗜罔已之意耳。今者憂怛，政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爲吾煎毒至此邪。"義季終不改，以至於終。

季接任後，躬行節儉，積累資財，節省開支，數年間，府庫又充實了。隊主續豐，母親年邁，家中貧窮，收入不足以供給家用，於是决定不食肉。義季哀憐他的孝心，每月供給他母親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命令續豐食肉。義季平常不善書寫，皇帝聽任他使人代寫書啓，他衹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二十年，加散騎常侍，進號征西大將軍，領南蠻校尉。

義季一貫喜愛飲酒，自彭城王義康被廢黜後，就通宵達旦地飲酒，很少有清醒的日子。太祖多次加以詰責，義季承認過錯表示謝意。皇上下詔書回報説："誰能没有過錯，能改過就很可貴。飲酒不僅有害事業，也自損性命。世間許多嗜酒者，都是你所熟悉的。最近長沙王兄弟，都是因爲嗜酒而亡故。將軍蘇徽，嗜酒成疾，日夜不停地喝。我試着禁斷他飲酒，并供給他藥膳，到現在他已能控制飲酒了。飲酒應該是可以節制的事情，衹是嗜酒者不能立志裁減。晋元帝是人主，尚能有感於王導的勸諫，終身不再飲酒。你既有美好德行，又加上我殷切期望，爲何不能慨然深刻地自我約束，以至於要嚴加制裁，因種種過失而得罪，然後纔逐漸控制飲酒呢？希望不要到這一地步。我們一家無人如此迷戀於酒，你是從哪裏學來的？當我書寫至此，不禁喟嘆。"義季雖然接到這道聖旨，但依然縱情酣飲如初，結果得了病，皇上又下詔對他説："你飲酒太多而吃食太少，平常又瘦弱多風，我常擔憂你的身體狀况，如今果然衰弱不堪。你縱然不把家國大事放在心裏，與你切身相關的性命也不顧了。可嘆可恨之處，豈衹有一個方面。我本希望你用道理來自我約束，不想爲難你。現在派遣孫道胤同楊佛等早晚照料你，并調理你的飲食。你可以開懷虚心接受，千萬不要躲避。我看過很多人戒酒，縱情飲酒没有别的原因，衹是當時喜歡飲酒而不顧性命而已。如今我所擔憂的，正是你的性命，還顧不上希望你建立重大業績。你爲什麽要使我難受痛苦到這一地步呢？"義季一直到死都始終未改。

二十一年，爲都督南兖徐青冀

二十一年，任都督南兖徐青冀幽六州諸軍

幽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登舟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談。二十二年，進督豫州之梁郡。遷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都督如故。明年，索虜侵逼，北境擾動，義季懲義康禍難，不欲以功勤自業，無它經略，唯飲酒而已。太祖又詔之曰："杜驥、申恬，倉卒之際，尚以弱甲瑣卒，徼寇作援。彼爲元統，士馬桓桓，既不懷奮發，連被意旨，猶復逡巡。豈唯大乖應赴之宜，實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輕漢，將自此而始。賊初起逸，未知指趨，故且裝束，兼存觀察耳。少日勢漸可見，便應大有經略，何合安然，遂不敢動。遣軍政欲乘際會，拯危急，以申威援，本無驅馳平原方幅争鋒理。又山路易憑，何以畏首尾迴弱。若謂事理政應如此者，進大鎮，聚甲兵，徒爲煩耳。"

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上船赴任的那天，帷帳器具服飾，諸般應隨刺史帶走的物品，全都留下來，在荆楚一帶傳爲美談。二十二年，進督豫州的梁郡。遷任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都督如故。第二年，索虜進逼，北部邊境動蕩不安，義季有戒於義康的禍難，不想以功勞來自建業績，没有任何謀略部署，惟有飲酒而已。太祖又詔令説："杜驥、申恬在倉猝之際，尚能以疲兵弱卒，攔截寇盜，相互援助。你身爲元帥，兵强馬壯，没有奮發進取之志，接連得到朝廷旨意，還是徘徊不前。難道僅僅是嚴重違背應召赴敵的大義，實在也辜負了百姓對你的期望。况且匈奴輕視漢人，將從此開始。賊軍最初起兵迅捷，難以預知其去向，所以整裝準備，兼有觀察之意。幾天後，形勢逐漸明朗，就應該積極布署謀劃，何以安然處之，以至於不敢舉動。領軍作戰就在於抓住機會，拯救危急，從而展示軍威。本來就没有驅馳平原，在平坦寬闊的地段争强鬥勝的道理。加上山路易於憑藉，何至於畏首畏尾顯得如此軟弱呢？如果説事理本應如此，那麼選拔大將出鎮，徵集兵甲，豈不是自尋煩惱嗎？"

二十四年，義季病篤，上遣中書令徐湛之省疾，召還京師。未及發，薨於彭城，時年三十三。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禕北迎義季喪。追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

二十四年，義季病勢沉重，皇上派中書令徐湛之問候病情，把他召回京城。來不及出發，死於彭城，時年三十三歲。太尉江夏王義恭上表請求解職迎喪，未被允許。皇上派東海王劉禕北上迎回義季靈柩。追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

子恭王嶷字子岐嗣。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世祖大明七年，薨，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子伯道嗣。順帝昇明三年，薨。其年，齊受禪，國除。

義季之子恭王劉嶷字子岐繼承王位。任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世祖大明七年，去世，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劉嶷之子伯道繼承王位。順帝昇明三年，去世。這一年，齊受宋禪，封國被廢除。

史臣曰：戒懼乎其所不睹，恐畏乎其所不聞，在於慎所忽也。江夏王，高祖寵子，位居上相，大明之世，親典冠朝。屈體降情，槃辟於軒檻之上，明其爲卑約亦已至矣。得使

史臣曰：令人恐懼的東西，往往難以察覺，正在於平常慎重容易忽略之處。江夏王是高祖的愛子，位居上相，大明年間，他親掌朝政位在所有朝臣之上。卑躬屈膝，違心奉迎，好像盤旋於危險的高樓欄杆之上，顯然他的卑屈之狀也算無

虐朝暴主，顧無猜色，歷載逾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泰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戒，斯爲篤矣。

以復加了。從而使暴虐的君主對他不加猜忌，能經歷十數年，以尊貴宗親的身份而保全性命。到永光時，幼主即位，周公旦的重任，便自然歸屬於他。他自認爲踐履薄冰的憂慮已經消除，穩如泰山的安全可以依恃，没過多久，便肢體分解。古人告誡要警惕隱微潛在的禍害，此言正確。

宋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羊欣　張敷　王微

羊欣　羊徽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晋徐州刺史。祖權，黄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

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不疑初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吴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領平西將軍，以欣爲平西參軍，仍轉主簿，參預機要。欣欲自疏，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重之，以爲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爲輕也。"欣拜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不出。

羊欣字敬元，是泰山南城人。曾祖羊忱，在晋朝曾任徐州刺史。祖父羊權，做過黄門郎。父親羊不疑，任桂陽太守。

羊欣年輕時性格沉静，不與人争强鬥勝，言笑和美，容貌舉止俱佳。廣泛閲讀經籍，尤其擅長隸書。不疑起初任烏程縣令時，羊欣正好十二歲，當時王獻之任吴興太守，很賞識他。獻之曾在夏天來到烏程縣官署，羊欣正穿着新絹裙午睡，獻之在他的裙子上寫了幾幅字就離去了。羊欣原本善於書法，由此書法就更有長進了。最初出仕任輔國參軍，軍府解散後又回到家中。隆安年間，朝政逐漸混亂，羊欣在家中悠閑度日，不再仕進。會稽王世子司馬元顯每回要羊欣寫字，往往辭謝，不遵命。元顯憤怒，就任命他爲自己的後軍府舍人。這個職務本來由寒門擔任。可是羊欣意態泰然自若，并不因高門任卑職而怒形於色，人們議論時都稱贊他。羊欣曾拜訪領軍將軍謝混，謝混先拂掃座席更换服裝，然後接見。當時謝混的族子靈運在座。他離開後，告訴族兄謝瞻説："望蔡接見羊欣，就更换服裝和坐席。"羊欣由此更知名了。桓玄宰輔朝政，領平西將軍，以羊欣爲平西參軍，又轉爲主簿，參預機要事宜。羊欣打算主動疏遠桓玄，故意不時泄露機密。桓玄察覺羊欣的心思，愈發敬重他，任命他爲楚臺殿中郎，對他説："國家政務由尚書主持，朝廷禮樂由殿中省制定。你以前身處機要之地，與目前職務相比，還是輕的。"羊欣就職幾天後，

義熙中，弟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即板欣補右將軍劉藩司馬，轉長史，中軍將軍道憐諮議參軍。出爲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并不就。太祖重之，以爲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適性。轉在義興，非其好也。頃之，又稱病篤自免歸。除中散大夫。

素好黄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高祖、太祖并恨不識之。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關。元嘉十九年，卒，時年七十三。子俊，早卒。

弟徽字敬猷，世譽多欣。高祖鎮京口，以爲記室參軍掌事。八年，遷中書郎，直西省。後爲太祖西中郎長史、河東太守。子瞻，元嘉末爲世祖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卒官。

張敷

張敷字景胤，吴郡人，吴興太守邵子也。生而母没。年數歲，問母所在，家人告以死生之分，敷雖童蒙，便有思慕之色。年十許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緘録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常悲感哽咽。

性整貴，風韵甚高，好讀玄書，兼屬文論。少有盛名。高祖見而愛之，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永初初，遷秘書郎。嘗在省直，中書

稱病辭職，隱居里巷，十餘年没有出仕。

義熙年間，其弟羊徽得到高祖的信任重用。高祖對諮議參軍鄭鮮之説："羊徽是一時傑出人才，輿論還認爲他比不上兄長，未能結識羊欣，令人遺憾。"立即下書，以羊欣補右將軍劉藩司馬，又轉爲長史，又任中軍將軍劉道憐的諮議參軍。又出任新安太守。在郡四年，以政治寬簡愛護百姓著稱。除授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都未就任。太祖敬重他，讓他擔任新安太守，前後共十三年。其間游山玩水，很有怡情養性的樂趣。後來轉任義興太守，并非他喜愛的地方。不久，又稱病重，辭職歸家。被授予中散大夫。

他平常喜好黄老之學，經常手抄黄老典籍，有病不吃藥，飲符水而已。又擅長醫術，撰《藥方》十卷。羊欣因爲不堪拜伏，便推辭不參加朝覲，高祖、太祖都以没有見過他爲遺憾。如果不是探訪省問近親，他不隨便去别人家。出行一定是在城外，從來没有進過建康城門。元嘉十九年去世，當時七十三歲。兒子羊俊，很早便去世了。

羊欣弟羊徽，字敬猷，世人的稱譽超過了羊欣。高祖鎮守京口，任命羊徽爲記室參軍掌事。義熙八年，遷中書郎，直西省。後任太祖西中郎長史、河東太守。兒子羊瞻，元嘉末年任世祖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死於任所。

張敷字景胤，吴郡人，吴興太守張邵的兒子。剛出生，母親便亡故了。幾歲時，問母親在哪裏，家中人告訴他生與死的差别。張敷雖然是幼稚的兒童，却有思慕母親的表情。十來歲時，尋找母親的遺物，可是遺物都散失施捨完了，祇得到一柄畫扇，於是把它封藏起來，每當懷念母親時，便打開箱子，流淚觀看。見到姨母經常悲戚哽咽。

張敷性格嚴整清貴，風韵頗高，喜歡讀玄學著作，又擅長文章疏論。年輕時就有很大的名聲。高祖見到他便喜歡上了，任命他爲世子中軍參軍，并多次接見他。永初初年，遷秘書郎。他

令傅亮貴宿權要，聞其好學，過候之，敷卧不即起，亮怪而去。

曾在省中值宿，中書令傅亮長期顯貴，位居權要，聽説他好學，特意來看望。可是張敷卧床，没有立即起身接待，傅亮深感奇怪而離去。

父邵爲湘州，去官侍從。太祖版爲西中郎參軍。元嘉初，爲員外散騎侍郎，秘書丞。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爲撫軍功曹，轉記室參軍。時義恭就太祖求一學義沙門，比沙門求見發遣，會敷赴假還江陵，太祖謂沙門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上謂曰："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艫載之，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説。

父親張邵任湘州刺史，他離職侍從父親。太祖下書任命他爲西中郎參軍。元嘉初年，任員外散騎侍郎，秘書丞。江夏王義恭出鎮江陵，任命他爲撫軍功曹，轉任記室參軍。當時義恭向太祖尋求一位有學問的僧人。當這位僧人請求朝廷將他送去，正好張敷度完假將要返回江陵。太祖對僧人説："張敷正要西行，我會要他帶你一起去。"到了張敷辭行時，皇上對他説："撫軍將軍需要一位有道行的僧人，你可以讓他住在後艙，一路上也有個人談話。"張敷拒不受旨，説："臣天性不能忍受雜人。"皇上很不高興。

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秋當、周赳并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詎可輕往邪?"當曰："吾等并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摽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别，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絶。張氏後進至今慕之，其源流起自敷也。

他後來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秋當、周赳一同掌管機要事務，因爲張敷是同省署的名門子弟，打算去拜訪他。周赳説："他如果不接待我們，便不如不去。怎麼可以輕率前往呢?"秋當説："我倆都已位居員外郎了，何必擔憂不能與他共座！"張敷先設兩張座床，離開墻壁三四尺，二位客人就座，酬接很是歡快，過了一陣，張敷叫唤左右説："把我座位移開，離客人遠一些。"周赳等人大驚失色離去了。他自高自大就像這樣。善於掌握聲音的法度，極盡音調的長短變化，與人告别時，握手説："念相聞。"餘音回響經久不絶。張氏後人至今仰慕此法，其源流便從張敷開始。

遷黄門侍郎，始興王濬後軍長史，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吴興亡，報以疾篤，敷往奔省，自發都至吴興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毁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絶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期而卒，時年四十一。琅邪顔延之書吊茂度曰："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情問無睽。薄

他又升任黄門侍郎，始興王劉濬後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尚未受職，父親在吴興亡故。來報説是病危，張敷急忙前往探視，從都城出發直到吴興服喪，共有十多天，纔開始飲食湯水。父親葬畢，不食加鹽的菜肴，於是哀傷過度，消瘦成疾。伯父茂度每次勸説他節止哀傷，就更加引起他悲哀慟哭，哭得聲斷氣絶後，接着又哭。茂度説："我希望開解你，對你有些好處，可是，你反而更加悲慟。"從此不再去了。不到一年，張敷就去世了，時年四十一歲。琅邪顔延之寫信給茂度，哀悼張敷説："賢侄少年時遵循正道，成人後懂得事理的精要。他那清雅的氣質，是天

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説，豈謂中年，奄爲長往，聞問悼心，有兼恒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其見重如此。

然形成的。自從我與他會面言談以來，便結下忘年之交，近來雖因路途遥隔，但是彼此經常通訊問候。我這個垂暮之人，還希望再見到他，從而得到寬慰愉快。豈料他尚在中年就溘然長逝。得到噩耗後，我内心的悲悼之情，比對一般人加倍傷痛。足下家教敦厚周全，張敷更是一家之寶，一旦喪失，又能以什麽來排遣心懷?”他被敬重到如此程度。

世祖即位，詔曰：“司徒故左長史張敷，貞心簡立，幼樹風規。居哀毁滅，孝道淳至，宜在追甄，於以報美。可追贈侍中。”於是改其所居稱爲孝張里。無子。

世祖即位，下詔説：“已故司徒左長史張敷，存心貞正，立身簡樸，自幼便樹立良好風範。因居哀過度而去世，孝道淳厚已極，應該追加表彰，用以回報美德。可追贈他爲侍中。”於是把他所居住的地方改稱爲孝張里。張敷没有兒子。

王微

王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弟子也。父孺，光禄大夫。

王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太保王弘弟弟的兒子。父親王孺，官至光禄大夫。

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年十六，州舉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并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轉主簿，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琅邪、義興太守，并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曰：

王微少年時好學，各類書籍都一一通讀，擅長寫文章，能書善畫，又精通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十六歲時，州府舉薦他爲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都未應命。初次出仕爲司徒祭酒，轉主簿，始興王劉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始興王友。居父喪去職。服喪完畢，被任命爲南平王劉鑠右軍諮議參軍。王微一向没有做官的願望，自稱有病没有就職。又被任命爲中書侍郎，又準備讓他任南琅邪、義興太守，他都堅决辭去。吏部尚書江湛舉薦他任吏部郎。王微寫信給江湛説：

> 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躄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騶騎忽扣蓽門，閭里咸以爲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籍，天植何其易傾。弟受海内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鶖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潛淵探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賤士，上窮範馳之御，下

> 弟神經有毛病，言行不正常，不衹是跛足而已，這裏朝野人士衆所周知。可是朝廷官騎突然來敲開我的家門，左鄰右舍都感到奇怪。江君通曉許多前代典籍，而天性却如何這麽容易改變?弟蒙受海内人士的驚駭與嗤笑，不過類似愚夫把燕石當作寶玉，把禿鶖視爲異物罷了。但不知閣下如何向優秀史家作出解釋?如今雖然王道宏大暢達，有人因爲朝廷開明而有所激發，一定要潛入深淵去探求寶物，傾盡大海去尋覓珍珠，自然可以到卜肆巫祠、馬棚牛口這些地方，在賭徒中賞識劇孟，在牧羊人中選拔卜式。也有西

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劫勒通家疾病人，塵穢難堪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囂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芃芃棫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違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閤，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儩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裏，無假長目飛耳也。

常謂生遭太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况無古人之才概，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己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數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捶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托以真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己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説於周季，公孫碎毛髮

戎孤臣、東都賤士那樣的人物，上者既可以盡力馳騁於合乎法度的正道，下者也可以盡展謀取功名的不正當手段。形形色色的各類人才，那在世上是一定不會缺少的。况且，居住在承明殿，任職於金馬門的人士，都是賢能明察的官員，比那些掌管府庫的小吏高明得多。爲何勉爲其難地硬要推舉世交中的病人，用來治理國家，這不是增加麻煩嗎？《尚書》説“任命官吏，要用賢才”。而江君選拔士人却以病廢之人爲先，《詩·大雅》“芃芃棫樸”贊美文王重用賢能，似乎與你的這種做法不同。况且我與兄姐分離，至今近十年了。姐姐有時歸來，我總是不耐輿車拖着入閤去會晤；哥哥駐守金城，我永遠不能讓人扶抱着上路去探望。如果不是因爲患病而行動不便，那麽豈不是因爲性格怪僻，又是爲何呢？與江君將裏外情況都細説一番，我無法藉助於千里眼和順風耳。

我常説一生如遭遇太公，就會像華士那樣被殺，僥幸遇上管叔，就一定像淺陋的儒生也得到供養。光武因爲馮衍浮才淺露，言過其實，所以棄置不用。諸葛孔明説：“來敏敗壞郡治，超過孔文舉。”何况我没有古人的才具，豈敢干犯周、漢制定的刑法。那些賢能英才之士，是否又充分瞭解治理之道呢？恐怕閣下遇上這樣的時代，或許也不免被束之高閣了，又要藉助於不瞭解的人獲得名譽，豈不是想自比子貢嗎？江君希望能仿效山公而把我當做阮仲容，徒然拋棄禮義之學。我本來就不參加選拔入仕，鄙陋之人纔羡慕那些東西。我一向不堪擔任下屬行走，不知新沓如何比得上你州陵侯。行事不效法古人，因而會敗壞朝廷政事，不恰當地誇飾蚯蚓，希望招來神龍。假若托辭真誠，又不應該獲取榮耀求名於世，傷害風俗。江君總不至於希望别人這樣。假如認爲交朋友要得好處，薦舉不認爲是自己的功勞，那是商販做的事，又是魯仲連這類高士不堪聽聞的。難道説不肖者容易擢拔，貪婪者可以利誘

之文，莊生縱涛瀁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咍於蒿里，汝、潁餘彦，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

嗎？凡此諸端，君必居其一。縱然藉助於齊騈談天的口才，周季説鬼的虚構才能，公孫龍繁瑣分析的文章，莊子極盡汪洋恣肆的文采，你最終還是無法自圓其説，而有所説辭。許子將魂魄有知，靈魂一定會在墳墓裏譏笑，汝、潁一帶的有才之士，將會拂衣而去，而不入朝爲官。浮華風氣一開，風俗或許會從此敗壞。鬼谷子認爲揣度人的情感最難，爲何閣下如此輕率地忖度我的心理？

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虚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嘗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絶慶吊。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諼耳。

如今寫此書信，并不是敢仿效嵇中散的《絶交書》，的確不能看着自己的身影而有負素願，全然去盜取虚名，所以接連寫了幾張紙。我本來就不願意應尚書省的虎爪板之聘。我們十來歲便互相來往於兩家，早晚相聚又情深意篤，加上又有諸位外甥，又怎能一下子斷絶兩家相互慶吊之事。但我倆平生的情意，從此完全盡絶。嚴君平先生説："使我有名的東西，終究會殺害我的性命。"朝廷官爵尚且會毁壞名譽，何况區區吏部郎？薦舉之事頗鄙陋，不合道理，非但搢紳之士不以爲然，僕人侍女也都要譏笑。鬱鬱不樂，自知壽命不長，衹是要讓千載之後，人們知道弟并不虚詐罷了。

微既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箋書，輒飾以辭采。微爲文古甚，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曰：

王微任始興王劉濬府吏後，劉濬多次慰勞問訊他，王微奉答書牘，都辭采華贍。王微的文章非常古雅，頗有抑揚頓挫。袁淑讀過他的文章，説是在傾訴委屈。王微因此又寫信給從弟僧綽説：

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爲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邪！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胄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細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恣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修。幸值聖明兼容，置

我雖無知人之明，但對賢弟還是早已瞭解的。每次在一起閑談，先前所説何嘗不以知足爲貴。况且持盈畏滿是我們家門舊風。你爲何貪禄冒進，一下子到這一地步？當局者迷，難道不是這樣嗎？怎能事先都不讓我知道？或者覺得我可以不知道吧。衣冠貴族的後裔，像我這樣的人很多，才能固然不足道，衹是没有滿溢傾覆的毛病，士人頗因此而寬容我。至於循規蹈矩的細節，難以一一周到地依照。疾病日益嚴重，爲人行事也日益放縱任誕，人世所貴重的東西，被我廢棄

之教外，且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視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不復稍道，長以大散爲和羹，弟爲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己，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毁辱家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爲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箋邪，良可怪笑。

而不去追求。幸好遇到聖主開明容納，把我置於教化之外，又由於祖上恩庇澤及，每每受到朝廷的寬容優待。我自忖疾病愈加嚴重，難以支撑振作，人生安樂等事，早就不放在心上了。所以算着日子苟且偷生，生活滿足於粗布粗粟。夜半安睡，便捫心自問，血氣盈虛，不能够稍加疏導，經常用藥散和做調理身體的羹湯，賢弟難道不知道嗎？疾病安然處之，况且調理一己生活，上不足以敗壞風化，下不至於辱没家門。淡泊心志而無所作爲，没有哪裏等待我去教化。凡此二三事，都是事實。我寫書信給賢弟，不至於欺騙自家人。州陵侯江湛這番舉動，出於何種原因，我反復尋思，不得其解。難道是見到我近來寫的幾封書信嗎？的確令人奇怪可笑。

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酬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爾者真可謂真素寡矣。其數旦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舉吉也。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然魯器齊虛，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内，儻疑弟豫有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厄不死，終誤盛壯也。

我年輕時學習寫文章，後來年紀大了有些長進。刺史公希望我不苟且怠惰，往往加以存問撫慰，酬答尊貴的親王，書函要求恭敬之至，况且文章如果做不到怨思抑揚曲折，便平淡無味。我喜歡古雅的文章，這類文章的可貴之處是能够因爲同類事物的感觸，而産生動人力量，一經閲讀，好像有多層意思。我的文章應當表現了閑居并非追求當官的志向，清論對我加以排斥，就説所有文辭都是來傾訴委屈嗎？這真可謂很少真誠了。最近幾天會見客人都略加防備，自從被薦舉以來，賓客盈門，我也不耐煩這獨自薦舉的好處。這些人就説，我的文章中的語氣導致這一結果，這話不得要領。賢弟對今日所處地位不要留戀，萬事萬物起始并没有不好兆頭，然而，魯國的器具到齊國便空虛了，這實在應該書寫在紳帶上，作爲座右銘。現在三署六府的官員，誰瞭解這其中的原委。倘若有人懷疑我被薦舉是你從中出力，這如何回答社會上的議論呢？我長期困厄不死，終究會耽誤身體强壯的人。

江不過强吹拂吾，云是岩穴人。岩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

江湛不過是勉强吹嘘我，説我是隱居於岩穴之士。隱居是人情所崇尚的，我如果當

則鷄鶩變作鳳凰，何爲干飾廉隅，秩秩見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舍闔門皆蒙時私，此既未易陳道，故常因含聲不言。至兄弟尤爲叨竊，臨海頻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弟所宣，雖夏后撫辜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迹，不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學諂詐。且吾何以爲，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户，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劍戟之傷，所以勤勤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晋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聰，而返區區飾吾，何辯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放勛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肯眷眷奉箋記，雕琢獻文章，居家近市廛，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群賢矣，兼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

得這樣的贊譽，那麼鷄鴨變成了鳳凰。我爲什麼要修飾邊角？爲什麼不可以清白地展現本來面目？我珍惜的是做人的大節！我們家族諸房闔門都蒙受朝廷恩惠，這方面不容易陳述，所以常常放在心中不説出來。至於衆兄弟尤其承蒙過多的寵愛而被擢拔，臨海屢次掌管二郡，僧謙也晋升清要職務，我高卧家巷，也官至中書郎，這足以使我死也瞑目了。又前年朝廷頒發待遇優渥的聖旨，由賢弟宣布，即使夏禹撫慰有罪之人，周宣王存問鰥寡，也不過如此。我的話都遵循法度，實事求是，没有虛飾。爲人從不阿諛奉承，没有必要頭髮快變白，而稍稍學起欺詐來。况且我又能幹什麼呢？脚不能行走，自然不能出門，頭不耐風吹，所以也不能靠人扶曳而走。家中本來窮困，以至於粗衣蔬食，假設讓盜跖居住這裏，也不能伸展兩脚，妄想珍藏什麼東西。即使選官勉强讓我當官，對我也没有劍劈戟刺的傷痛。我之所以發愁，是恐怕他人閑言碎語。管子提拔賢才，乃是關係到人主的成敗大事，這談何容易？州陵侯江湛也自認爲耳目聰明，可是反而誇飾我，如何固執不靈而輕視英俊之士？奇士一定像龍居深潭，深藏不露，與蛙蝦爲伍，堯帝都難找到，郭林宗等人也無法認識。奇士似乎不肯像我這樣反覆奉答箋記，雕琢寫文章，家居靠近熱鬧市區，親戚滿城府爲官。我也自問袁陽源等人是否會評論這件事？矯飾虛詐與正直獨行，這兩方面我都不在意，更説不上耿介不阿。賢弟自然應該向衆位賢人作些解釋，以使他們瞭解，對江湛言論的憤慨，自是你家兄長一貫的性格使然。

日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胸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示，無急付手。

天天盼望賢弟來我家，我又長年患病，卧床不起。誰料到先前致書江湛，衹粗略表述了我的情懷，還有一些想法，不知寫給誰，等到和你見面，便一一與你説個明白。書信就要寫好，本想我們相見有半天時間，可以向你述説，但相見後我不耐勞累，不可多説話，國家大事僥幸非我所長，

相見也不會勝過讀這封信。親屬要看這封信，你自可以給他們看，祇是不要急着主動出示。

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豫其議，慮爲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曰：

當時有人議論王微之被舉薦，廬江何偃也參加了意見。何偃擔心王微責怪，致書陳述原委，王微回信說：

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常謂之見知，然復自怪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

你以前在義興面前稱述我，我經常說你瞭解我。然而又感到詫異，像我這樣粗鄙，不與風雅之士來往，又没有誰熟悉我的爲人，如何惟獨你瞭解我？最近何見綽送來你的書信，雖然知道是你隨意而作，猶如兒戲，但也知道你確實不能同情我。如果連你是否具有同情心都未可知，又如何説得上對你有所期望呢？

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粗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絶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説，往來者見床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尚獨愧笑揚子之褒贍，猶耻辭賦爲君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即日借問，此其本心也。

你從小陶冶於玄風之中，淵博高雅，誠然是正始名士一類的人物。而我真是天性平庸之人，自然的志向操守不如王衍、樂廣二人。我在兒童時期特别笨拙而無所愛好，平常隨同博士學習小小章句，竟没有收獲。口吃不能流利地誦讀，於是絶意於尋求經典大意的想法。到二十歲左右，纔又閲讀小説，往來者見我床頭有幾帙書，便説我有學問，試着檢驗，會有什麽呢？我又怎麽能拿這個作標準去議論别人呢？我曾因爲揚雄文辭富贍而感到慚愧，仍以寫作辭賦當君子爲耻辱。像我這樣雕琢爲文，真是淺薄得很。閣下諸人也特别因此而議論我。有人説我的文章語言深奥，其中不免意氣用事，鄙薄人世，這不是我的初衷。所以每次讀世人的文賦書論，不敢妄説是非，不懂之處，當天便詢問，這纔是我的本意。

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虚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徵，故門冬昌术，隨時參進。寒温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草采之。吾實倦游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

至於生平喜歡服藥，最初起因是十二歲那年病後，身體虚弱。服食的藥方，也粗略懂得一些。從此開始相信攝生之道很有效驗，所以門冬昌术，隨時進用。寒温相補，希望用藥物來扶持危弱的身體，能够活得長久一些。家中貧窮缺乏勞力，到了春秋季節天氣宜人，便領着二三名門生，入草叢中采藥。我的確因爲長期鑽研醫學，頗知道和

草》，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畫績，蓋亦鳴鵠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迹求，皆仿像也。不好詣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舉止，因卷慚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咏之清壑。瓦礫有資，不敢輕廁金銀也。

藥，特別相信《本草》，希望藥物有效，因此事必躬親，意在取其精華。世人便說我希望成仙，喜愛奇異，故作放誕不羈，其他家族頗有責罵我的人。又性知繪畫，也大概像鳴鵠具有夜行的稟賦，曲折紛紜的各種景物，都能記在心目中。所以又喜愛山水，一向熱心探勝尋幽，并把它們都描繪出來。不喜拜訪他人，能够淡忘榮利以避開權勢人物。自認爲應遮掩待人接物方面的不足，於是藏拙自保，不能勉强展示自己的缺陷。我平常具有上述習性，一些賢人因此對我有溢美之辭，把我推崇爲清高之士。瓦礫自有一定資質，不敢輕率地側身於金銀之中。

而頃年嬰疾，沉淪無已，區區之情，愒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褰薾，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卧思已熟，謂有記自論。既仰天光，不夭庶類，兼望諸賢，共相哀體，而卿首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邪。好盡之累，豈其如此。綽大駭嘆，便是闔朝見病者。吾本儜人，加疹意惛，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狀如胸中悉腫，甚自憂。力作此答，無復條貫，貴布所懷，落漠不舉。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

我近些年得病，沉淪了很久，一片心思，在於渴求生存，自己恐怕頑疾難以康復，而我先天不足，魂氣極端虧缺，不能像正常人那樣生活，經常處於患病的痛苦之中。我長期卧床沉思，考慮得比較周全，有書牘闡述我的想法。既然承受老天的光輝，希望壽命不比一般人短，同時希望衆賢人對我哀憐體恤。但是你首先提出不符合事實的言論，發表於文學。我想你如果像萬石君那樣謹慎，或許不會這樣做。喜歡窮根究底的毛病，豈能如此！見綽見我大爲驚嘆，便是惟恐滿朝盡是病人。我本來就是劣笨之人，加上疾病纏身使意志昏憒，一旦聽說這種事情，便惶恐不安了。最近五六天來，又苦於心痛，喉嚨吞吐說話，好像胸中全都腫脹了，自己非常憂慮。勉力回覆這封信，沒有什麽條理，重在表露胸懷，粗疏之處在所難免。你既然不能理解，立刻又要訣別，請把這當作玩笑話。

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筮，賜以名蓍。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曰：

王微常居住在一間門屋裏，搜尋圖書，把玩古物，這樣生活了十餘年。太祖知道他擅長卜筮，賞給他有名的蓍草。弟弟王僧謙，也有才能和聲譽，任太子舍人，患病，王微親自調理治療，但是僧謙服藥過量，於是去世。王微深深責怪自己，發病不再治療，無休無止地哀痛僧謙，作文告訴僧謙的幽靈說：

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爲察慧之譽，獨沉浮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間，輒稱引前載，不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煩冤，心如焚裂。

弟弟十五歲時，開始出外居住，不是爲了謀求聰明的聲譽，而祇是沉浸於鑽研學問。聽人演奏琴曲，就有過目不忘之能。探討文學典籍，斟酌訓詁記述，不到一年，便卓然有所收獲。我長期生病，有時稍好一些，你便來與我交談，引述以往典籍，與碩學者没有差别。你的學問與日俱增，在邦國同仁中很有名望。正要一遂生平夙志，繼承前賢美德，不料一旦溘然辭世，我内心無比痛苦傷心，就像被火焚刀割一樣。

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咏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煢然獨坐。憶往年散發，極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恒慮吾羸病，豈圖奄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顔仿佛，觸事歷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無物能譬。方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兹有何罪戾，見此夭酷，没於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不精，致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奈何！吾罪奈何！

尋思平生，我們相處纔十多年，祇要不是公務在身，總是相聚一起。無論什麽樣的書籍、文章總在一起咏讀賞析。一杯濁酒也能忘懷憂愁，研讀圖書相互撫慰。我之所以能處窮困而不憂，的確依賴你的陪伴。奈何罪孽沉重，如今祇剩我孤身獨坐。記得當年我藥石散發，你滿目流淚，我不分晝夜，又總是擔心我的疾病，豈能想到你突然去世，反而比我先歸冥界地府。反反覆覆，萬般思慮，再也見不上一面了，聲音容貌仿佛就在眼前，感觸往事，歷歷在目。弟弟，你於今何在？令我悲傷不已。先前在京師任職，分别了六十天，期間你來看了我三次，那種企盼心理使我誤説你今日爲何不來。强烈的思念情懷牽挂於心，没有什麽東西可以使我寬解。正要在山林湖澤共同營造居舍，來度餘年，追求這種生活有何罪過？竟遭受夭折的痛苦。弟弟殁於我的手中，我遇事便痛恨不已。我平常喜好醫術，却不能保全兄弟，又因用心不精細，以至於服藥失度。念及這一點，我特别痛苦。痛苦有什麽用！怪罪自己又有什麽用！

弟爲志，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冲和淹通，内有皂白，舉動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許。又兄爲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

弟弟爲人，侍奉雙親孝順，對待兄長順從，即使對僮僕也從不加以呵斥，可以説是君子對人不失色，不失口。性格平和，明白事理，心中是非分明，行事符合分寸，我經常徵詢你的意見。你常説："哥哥寫的文章骨氣雄健，可以因爲奇特華麗而自豪。哥哥爲人耿介有點過分，應該調和一些。"這些

萬世不復一見，奈何！唯十紙手迹，封拆儼然，至於思戀不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絶，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奈何反相殯送！

話至今猶在耳畔，却永遠見不到你了，怎麽辦？衹剩十來張手迹，封口拆開依然如故，至於思念之情難以忘懷。當你聽説我生病，心痛欲絶，我説要把幅巾薄葬這件事來麻煩你，不料我反而要殯送你！

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柏舟之節，不奪其志。僕射篤順，范夫人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廬位有主。此亦何益冥然之痛，爲是存者意耳。

弟向來有這種想法，認爲“婦人即使没有兒子，也不應再嫁人。這一風氣如果實行，便可以做到家有孝婦了”。仲長統《昌言》中也有大意相同的看法。劉新婦以自傷立誓，一定留下來供奉你的神主。殷太妃有感於她矢志不移的貞節，不强制她改變志向。僕射王僧達厚道和順，范夫人知曉禮儀，求得左衛率第五個兒子作爲你的繼嗣，廬墓有了主祭之人。這對你去陰間的痛苦有何益處呢？不過是生者的哀悼之意而已！

吾窮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窗，有何慰適，正賴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悁望，今云何得立，自省惛毒，無復人理。比煩冤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爲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狂，不知所告訴，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陌，萬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惜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隨、和之寶，未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此不？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杯，酌自釀酒，寧有彷像不？冤痛！冤痛！

我是病重之人，平生志趣，弟確實瞭解。面朝窗口端坐着，以什麽來自我慰藉呢？正是有賴於弟纔勉强生存。每天中午過後你没來，我自己渴望見到你；現在我如何還能生存下去呢？自知神志迷惑，活着没有意義。近來痛苦困乏，不能爲你寫碑文，倘若你魂靈有知，没有我的文章，豈不感到遺憾！倘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狂，不知該向你述説什麽？我寫下這幾頁紙，不管詞理是否暢達，衹是粗略地説出一些條理，諸種情思不能道出萬分之一。阿謙！誰會料到出這種事！又有誰來探望我，又有誰來爲我擔憂！以往我珍惜光陰，節制不良嗜好以求延長壽命，如今衹求速死而已。我豈能再支撑下去，你在冥冥之中又會説什麽呢？弟弟懷有隨侯珠、和氏璧這樣的寶物，來不及將光芒施諸於文章，我想收集你的文章輯成一集，也不知匆忙之中能否辦成。今天你已故三日，我身穿喪服，面臨靈位，取來以前經常與你共飲的酒杯，酌飲自家釀製的酒，還像先前我們共飲的情景嗎？悲痛啊，悲痛啊！

元嘉三十年，卒，時年三十九。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輴旐鼓挽之屬，施五尺床，爲靈二

元嘉三十年，王微去世，這一年三十九歲。僧謙亡後四十天，王微就去世了。遺囑薄葬，不設輴旐鼓挽一類禮器，放置一張五尺床，靈位設

宿便毀。以嘗所彈琴置床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世祖即位，詔曰："微栖志貞深，文行惇洽，生自華宗，身安隱素，足以賁兹丘園，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追贈秘書監。"

兩晚就撤掉。把生前曾彈過的琴放置床上，何長史來，把琴送給他。何長史就是何偃。王微無子。家屬遵從遺囑。他撰寫的文集，在世間流傳。世祖即位，下詔說："王微所懷之志高潔篤誠，文章德行敦厚和美。出生於高貴門第，身安栖隱淡泊的生活，足可使丘園生輝，使澆薄的風俗淳厚。他不幸早逝，朕很悼念他。可追贈爲秘書監。"

史臣曰：燕太子吐一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内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袁淑笑謔之間，而王微吊詞連牘，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爲珪璋，皦皦然使塵玷之累，不能加也。

史臣曰：燕太子一言既出，田光吞舌自盡，安邑令禁戒屠夫，閔仲叔離開安邑而到沛。誠然是因爲胸懷耿介，高峻的氣節不容輕易冒犯。袁淑笑謔之間的言論，却招致王微連篇累牘的悼詞。這大概就是愛惜名聲的人士，希望把自己當成美玉，潔白光潤，使得塵土污穢不能沾染到它。



宋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王華　王曇首　殷景仁　沈演之

王華　孔甯子

王華字子陵，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弟也。祖薈，衛將軍，會稽内史。父廞，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居在吴，晋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廞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廞即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國寶既死，恭檄廞罷兵。廞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廞，廞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廞相失，隨沙門釋曇永逃竄。時牢之搜檢覓華甚急，曇永使華提衣幞隨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永呵罵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

王華字子陵，琅邪臨沂人，太保王弘的同曾祖的堂弟。祖父王薈，任衛將軍，會稽内史。父親王廞，任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居住在吴郡。晋隆安初年，王恭起兵討伐王國寶，當時王廞因母親去世，在家服喪，王恭傳檄命令起兵，王廞立即聚衆響應，以女兒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國寶死後，王恭傳檄王廞罷兵。王廞起兵之時，誅殺甚多，到這時就難以收場了，於是以討伐王恭爲名再次起兵。王恭派劉牢之攻擊王廞，王廞戰敗逃走，不知去向。長子王泰被王恭誅殺。王華當時十三歲，在軍中與王廞失散，隨同僧徒釋曇永逃竄。當時劉牢之搜察尋找王華很緊，曇永讓王華提着衣服幞巾跟隨身後，渡口的巡邏兵都懷疑他們。王華走路慢，曇永故意呵責他："這奴才太懶散了，還没有我走得快。"用棍子敲打了王華幾十下，衆人纔不懷疑，王華因此得免一死。

遇赦還吴。少有志行，以父存亡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如此十餘年，爲時人所稱美。高祖欲收其才用，乃發廞喪問，使華制服。服闋，高祖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主簿，仍轉鎮西主簿，治中從事史，歷職著稱。太祖鎮江陵，以爲西中郎主簿，遷諮議參軍，領録事。太祖進號鎮西，復隨府轉。太祖未親政，政事悉委司馬張

後來，遇到赦免回到吴郡。年輕時他便有志向和德行，因爲不知父親是否活着，就布衣蔬食度日，不與人交游。這樣過了十多年，受到時人的稱贊。高祖想利用他的才幹，於是發出王廞死亡訃告，使王華服喪。完服之後，高祖當時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王華爲州主簿，仍轉鎮西主簿，治中從事史，歷任諸職，都有稱譽。太祖鎮守江陵，以王華爲西中郎主簿，遷諮議參軍，領録事。太祖進號鎮西將軍，王華又隨着太祖轉職。太祖尚未親政，府中政務全委

卲。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卲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二三以矯之。嘗於城内相逢，華陽不知是卲，謂左右："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卲至乃驚。卲白服登城，爲華所糾，坐被徵，華代爲司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

派給司馬張卲。王華生性看重名利，不願意别人的權位在他之上。張卲性喜豪奢，每次來往行路常常有一群侍從跟隨車旁，而王華出入乘坐牛車，隨從不過兩三人，故意與張卲唱反調。二人曾經在城内相逢，王華假裝不知道是張卲，對隨從説："這隊儀仗很是盛大，一定是殿下出行。"於是走下牛車，站在道旁，等待張卲到來，就表示驚訝。張卲穿便服登上城樓，被王華糾彈。張卲因此被徵入朝，王華取代他任司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

太祖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華建議曰："羨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每生情多，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且三人勢均，莫相推伏，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太祖從之，留華總後任。上即位，以華爲侍中，領驍騎將軍，未拜，轉右衛將軍，侍中如故。

太祖入朝稱帝時，因爲少帝被謀害，遲疑不敢東下。王華建議道："羨之等人受到顧命的重托，不至於就膽敢背棄高祖的恩德。廢主如果存在，他們擔心將來遭受災禍，所以纔殺害了少帝。大概由於貪生怕死的情感占上風，豈敢突然懷有叛逆的企圖呢！況且三人勢均力敵，不會相互推重服氣，不過是希望掌握大權，鞏固自己的地位，從而使年輕的君主仰賴他們罷了。今日應徵入朝，千萬不要有所疑慮。"太祖聽從了他的意見，留下他總管走後的州郡事務。太祖即位，以王華爲侍中，領驍騎將軍，没有就職，又轉右衛將軍，侍中之職如故。

先是，會稽孔甯子爲太祖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先爲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曰：

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焕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著於幽《賁》之爻。晋師有成，瓜衍作賞，楚乘無入，蔿賈不賀。今舊命惟新，幽人引領，《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爲二

先前，會稽人孔甯子任太祖的鎮西諮議參軍，因爲文章義理受到太祖賞識，到這時，任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起先任高祖太尉主簿，陳述政治得失説：

昌盛教化之道，没有比任官選拔賢才更爲重要；而選拔賢才的方式，莫過於薦舉時力求謹慎。雖然歷代沿革不同，損益有異，但是搜求賢才，審查官吏，從來没有改變。《師錫》《僉曰》，都是聖君發布的聖明光輝的求賢誥令；選拔徵召賢能之士，明確記載於《周易·賁》卦的爻辭中。晋國軍隊得勝，晋侯將瓜衍賞給士伯；楚軍車乘不能攻入前敵，所以蔿賈不向子文道賀。如今除舊布新，在野人士都期望出仕。有如《韶》樂盡善盡美，綱紀整頓已臻於完備；又如《武》樂未能盡善，治理的細目尚有不足之處。雖然九官的職務，還没有設置完備，但地方官

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叙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執咎在己，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銓，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闢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群，進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己，處士砥自求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

吏人選，特别應予優先考慮。我希望讓朝廷四品以上官員，和外任的太守刺史，各自薦舉一名適合擔任二千石長吏的人，送往選任官員的官署，有缺額便加叙用。薦舉得人者受賞，薦舉失誤者受罰。帝業的艱難，豈是見識平庸的人所能改變，然而祇要你舉薦所瞭解的人，并不要求舉薦很多人。依靠百官的明察，還是依據一識之見呢？責任歸於個人，豈能允許徇物私情。現在并不是説選曹所銓任的官吏，就必然乖謬，衆官員舉薦的官吏，就一定賢良。而是認爲應當廣泛地開闢求賢的途徑；考察政績，取用那些合格的官員。假若才幹確實出類拔萃，進用確實注重德行，那麽像晏嬰那樣卓越的地方長官，不必計算年限；免除徒役愛護百姓的守牧，豈宜限定資秩。從此以後，理應才能相等，則看資歷的高低；資歷相等，則看出身的地望。地方治民長官，誠然要履行吏職，然而要瞭解民間疾苦，輔助朝廷施行教化，追求寬容仁厚治民方式，比主辦文案更爲迫切；完成公事的業績，應與仁德之心相連。如果以此作爲標準來評判人才，經過較長時間的推行，豈祇是政務没有失誤，百姓受到朝廷庇護而已。更將使朝廷的仕途日益清明，私人的干請逐漸堵塞。於是士人多有奮發向上之心，仁德一定要由自身體現出來。處士就能磨礪自己，求取仕進的節操；求官者就能收斂奔走經營的情懷了。甯子平庸微賤，不懂治國之道，冒昧地陳述愚見，上書以後擔心這番議論荒謬背理。

甯子與華并有富貴之願，自羡之等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弑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咏，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羡之等，每切齒憤咤，嘆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甯子病卒。三年，誅羡之等，華遷護

甯子與王華都有富貴的願望，自從羡之等人掌權以來，他們經常在太祖面前挑撥離間。甯子曾經東歸，來到金昌亭，隨從想在這裏泊船，甯子命令離開，説："這是弑君亭，不可停泊。"王華每當閑居吟咏詩賦，經常誦讀王粲《登樓賦》中的句子："希望王道統一太平，藉助康莊大道馳騁我的脚力。"他進出遇到徐羡之等人，總是切齒憤恨，感嘆説："能見到太平時代嗎？"元嘉二年，甯子病死，三年，殺徐羡之等人。王華升

軍，侍中如故。

宋世惟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即拜，以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燕不之詣。若宜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爲太祖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己力用不盡，每嘆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時年四十三。追贈散騎常侍、衛將軍。九年，上思誅羨之之功，追封新建縣侯，食邑千户，謚曰宣侯。世祖即位，配饗太祖廟庭。

任護軍，侍中職務如故。

在宋朝衹有王華與南陽人劉湛從不矯飾推讓，得到官職便就任，把這事看得很正常。王華因爲自己性格、行事與别人不同，從不参加宴飲集會，終身不飲酒，有宴會也不去。如果要與其他官員商量政事，坐車到門上拜訪，主人走到車外來接待他。到了王弘輔政時期，王弘弟弟王曇首受到太祖信任，地位與王華差不多。王華曾認爲自己的才力不能盡展其用，總是嘆息道："宰相一下子有幾個人，天下如何能治理好。"四年，他去世，當時四十三歲。追贈散騎常侍、衛將軍。九年，皇上思念他在誅滅徐羨之時的功績，追封爲新建縣侯，食邑千户，謚號稱宣侯。世祖即位，將王華配饗太祖廟宇。

子定侯嗣，官至左衛將軍，卒。子長嗣，太宗泰始二年，坐駡母奪爵，以長弟終紹封。後廢帝元徽三年，終上表乞以封還長，許之。齊受禪，國除。

華從父弟鴻，五兵尚書，會稽太守。

王華之子定侯王嗣，官至左衛將軍。王嗣死後，其子王長嗣封，太宗泰始二年，王長因爲辱駡母親被剥奪爵位，以王長之弟王終嗣封。後廢帝元徽三年，王終上表請求將封爵還給王長，皇上允許了。齊受宋禪後，封國被廢除。

王華的堂弟王鴻，任五兵尚書，會稽太守。

王曇首

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并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悦。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民，門户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閨門之内，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飾玩，自非禄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

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王弘的幼弟。幼年便有學問和德行，除著作郎，没有就任。兄弟們分家，曇首衹是取走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隨從府主修復洛陽陵園。與堂弟王球一起拜謁高祖，當時謝晦在座，高祖説："兩位先生都是貴族子弟中的優秀人士，居然能委屈心志來從軍。"曇首回答説："既然跟隨您神武的軍隊，自然使得懦夫也能勇敢起來。"謝晦説："仁義之士，果真有勇氣。"高祖聽了很高興。軍隊來到彭城，高祖在戲馬臺舉行盛大聚會，在座者都要賦詩，曇首的詩最先寫成，高祖讀後，就問王弘："你的弟弟比你如何?"王弘答道："如果僅僅像我，家門還依靠誰?"高祖大笑。曇首很有局量器度，喜怒不形於色，即使在内室中，也從容有禮。他手中不拿金玉，家中婦女也不准佩戴首飾。如果不是俸禄或賞賜範圍内的錢物，一絲一毫也不接受别人的饋贈。

太祖爲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城，以曇首爲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爲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蔭五綵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固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户外，不解帶者數旬。既下在道，有黄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及即位，又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尋領右衛將軍，領驍騎將軍。以朱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

太祖任冠軍將軍、徐州刺史，留鎮彭城，以曇首任府功曹。太祖鎮守江陵，曇首自功曹遷爲長史，又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非常賞識他，對太祖説："王曇首深沉剛毅有器量局度，具有宰相之才。你遇事都應該同他商量。"景平年間，有龍在西天出現，從半空向上騰飛，覆蓋着一片五色彩雲，京都遠近都有人聚集觀看。太史上奏説："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將入朝即皇帝位，皇上和議事者都有疑慮，不敢東下。曇首與到彥之、堂兄王華極力勸他入朝，太祖仍然不同意。曇首又極力陳述利害，并説天人符瑞相合。皇上纔東下進京，率領州府文武官員嚴兵自衛。朝廷臺省所遣的各級官員及隨從人衆，不准接近隊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着刀守護在皇帝平常住地的門外，幾十天不解衣帶。在東下路途中，有黄龍出現在背負皇上所乘的船隻，左右都驚恐失色。皇上對曇首説："這是夏禹接受天命徵兆，我有什麼功德能够承當呢！"在即位後，又對曇首説："假如没有宋昌獨到的見識，我就得不到皇帝寶座。"任命曇首爲侍中，不久領右衛將軍，又領驍騎將軍。以朱容子任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人，以及討平謝晦叛亂，曇首和王華出力最多。

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啓曰："既無墨敕，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元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但既據舊史，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反咎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棨，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

元嘉四年，皇帝車駕出北堂，曾派人要求在三更後打開廣莫門，御史臺説："應該有白虎幡和銀字棨爲憑證。"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請罷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官吏的職務。曇首接着也上奏啓説："既没有墨寫的敕令，又無幡棨爲憑證，雖然稱説是皇上旨意，與個人名片没有差别。元嘉元年、二年，雖然有過兩次開門的先例，但這是先前做法違反規定。現在御史臺恪守舊規，并非對皇上無禮。不過尚書既然依據舊史，就應該懷疑以前既有條規，又不遵守的原因，而從來没有説明這一問題的文書。因此反而應該責怪他們不請白虎幡和銀字棨，以至於廣莫門不能及時打開。由尚書沿襲下來的過失，也應該糾正。"皇上破例不追問這件事，重新制定了條規。王曇首遷太子詹事，侍中職務如故。

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

平定謝晦叛亂後，皇上打算封曇首等人的爵

集，舉酒勸之，因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釁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雖得仰憑天光，效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封事遂寢。時兄弘録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宫。彭城王義康與弘并録，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悦。曇首固乞吴郡，太祖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何吴郡之有。"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卧治。"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悦。

位。在一次宴會上，皇上舉杯向他勸酒，又拍着御床説："這個座位如果不是你們兄弟，今天就不存在了。"當時封爵的詔令已經擬成，皇上拿出來給曇首看，曇首説："近來發生的事件，眼看要造成極大災難，幸虧依仗陛下英明果斷，所以罪人遭到誅戮。臣下諸人雖然仰賴皇上的光輝，得以貢獻微末之勞，但怎麽可以乘國家危難，來作爲個人封爵的機會。陛下雖想賜恩於臣，但如何向秉筆直書的史臣交待。"皇上没能説服他，因而封爵一事便擱置了。當時他的兄長王弘録尚書事，又任揚州刺史，曇首受到皇帝的信任，兼任兩宫職務。彭城王義康與王弘同爲録尚書事，心中常怏怏不樂，又想任揚州刺史，這種心意流露在言辭之中。又因爲曇首也位居執政，分散了他的權力，更加不高興。曇首極力請求任職吴郡。太祖説："既要建立大厦，又抛棄棟梁，難道會有這樣的人嗎？賢兄近來多次稱病，極力辭去揚州刺史一職，將來如果准許他的辭呈，揚州刺史不給你，又給誰呢？爲什麽要去吴郡任職呢？"當時王弘長期生病，多次請求退位，朝廷不准許。義康對賓客説："王公長期生病不起，神州怎麽可以卧床而治。"曇首勸王弘削減自己府中半數兵力配給義康，義康這纔高興。

七年，卒。太祖爲之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羡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邑千户，謚曰文侯。世祖即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僧綽嗣，别有傳。少子僧虔，昇明末，爲尚書令。

七年，曇首去世。太祖爲此很傷心，中書舍人周赳在皇帝身旁侍候，説："王家要衰落了，因而賢人先行亡故。"皇上説："簡直是我家衰落啊！"追贈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太子詹事之職如故。九年，因參預誅滅徐羡之等人的謀劃，追封豫寧縣侯，食邑千户，謚號爲文侯。世祖即位，曇首配饗太祖廟宇。其子僧綽，另外有傳。幼子僧虔，昇明末年，任尚書令。

殷景仁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晋太常。祖茂，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禄大夫。父道裕，蚤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初爲劉毅後軍參軍，高祖太尉行參軍。建議宜令百官舉才，以所薦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曾祖殷融，在晋朝任太常。祖父殷茂，官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禄大夫。父親道裕，早年亡故。景仁年輕時便顯示出將來大有作爲的才器。司徒王謐見到他，便把女兒嫁給他。起初任劉毅後軍參軍，高祖太尉行參軍。他向高祖建議，應該讓百官舉薦賢才，按

能否爲黜陟。遷宋臺秘書郎，世子中軍參軍，轉主簿，又爲驃騎將軍道憐主簿。出補衡陽太守，入爲宋世子洗馬，仍轉中書侍郎。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録，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高祖甚知之，遷太子中庶子。

照每人推薦的人是否賢能來决定官職的升降。遷宋臺秘書郎，世子中軍參軍，轉主簿，又任驃騎將軍劉道憐的主簿。出朝補衡陽太守，入朝任宋世子洗馬，又轉中書侍郎。景仁治學而不寫文章，實際上敏捷而有思想；口不談義理，實際上深通義理的精髓。至於國家典章，朝廷禮儀，陳規舊章，歷代記録、注釋，無不撰述抄録。瞭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有用世大志。高祖很賞識他，遷太子中庶子。

少帝即位，入補侍中，累表辭讓，又固陳曰：

臣志幹短弱，歷著出處。值皇塗隆泰，身荷恩榮，階牒推遷，日月頻積，失在饕餮，患不自量。而奉聞今授，固守愚心者，竊惟殊次之寵，必歸器望；喉唇之任，非才莫居。三省諸躬，無以克荷，豈可苟順甘榮，不知進退，上虧朝舉，下貽身咎，求之公私，未見其可。顧涯審分，誠難庶幾，逾方越序，易以誡懼。所以俯仰周偟，無地寧處。若惠澤廣流，蘭艾同潤，回改前旨，賜以降階，雖實不敏，敢忘循命。臣迕違之愆，既已屢積，寧當徒尚浮采，塵黷天聽。丹情悾款，仰希照察。

少帝即位，景仁入朝補侍中，屢次上表辭讓，又再三陳述説：

臣志向短淺，才幹薄弱，這已在歷次仕途進退中表現出來。適逢皇道昌盛，身受恩遇榮寵，官階不斷升遷，業已經歷多年。惟恐自己的過失是尸位素餐，又擔心不自量力。如今恭聞授侍中職務，而我堅持不敢受命，是有原因的。臣認爲特殊的寵信，一定要給予器大名高之人。侍中作爲喉舌重任，不是才幹傑出者不能擔當。我再三省察自身，没有能力擔當此任。豈可以苟且順從，貪圖榮禄，不知進退！上則虧負朝廷的提拔，下則給自己帶來罪過，無論是從公還是從私兩方面來看，都没有任何益處。審視自己的本分才幹，我確實難以勉强就職；逾越次序，容易令人警戒和畏懼。所以我憂心彷徨，簡直没有地方安頓自己。倘若皇上的惠愛恩澤廣泛流布，蘭花和艾草同受滋潤，那麽請更改先前的聖旨，賜給我小一點的官職。臣縱然確實愚鈍，又豈敢不遵從詔令。臣迕違聖旨的罪過，既然已有多次，怎敢徒然濫用浮華言詞，污黷聖聽呢！衹是一片赤誠忠懇之心，尚望皇上明察。

詔曰：“景仁退挹之懷，有不可改，除黄門侍郎，以申君子之請。”

尋領射聲。頃之，轉左衛將軍。

詔令説：“景仁退讓情懷，不可改變，授予黄門侍郎的官職，用以展伸君子的願望。”

不久領射聲。又不久，轉左衛將軍。

太祖即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驍騎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并時爲侍中，俱居門下，皆以

太祖即位，委任待遇愈加親厚，不久，遷侍中，左衛將軍職務如故。當時他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驍騎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同時任侍中，一起在門下省任職。他們都以風力才

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彦之爲中領軍，侍中如故。

太祖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下詔曰：

朕夙罹偏罰，情事兼常，每思有以光隆懿戚，少申罔極之懷。而禮文遺逸，取正無所，監之前代，用否又殊，故惟疑累年，在心未遂。蘇夫人奄至傾殂，情禮莫寄，追思遠恨，與事而深。日月有期，將卜窀穸，便欲粗依《春秋》以貴之義，式遵二漢推恩之典。但動藉史筆，傳之後昆，稱心而行，或容未允。可時共詳論，以求其中。執筆永懷，益增感塞。

景仁議曰：

至德之感，靈啓厥祥，文母俔天，實熙皇祚。主上聿遵先典，號極徽崇，以貴之義，禮盡於此。蘇夫人階緣戚屬，情以事深，寒泉之思，實感聖懷，明詔爰發，詢求厥中。謹尋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自君作故，罔或前典，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臣豫蒙博逮，謹罄庸短。

幹，爲當時冠冕。這四位優秀人才同時升任，近代無與倫比。元嘉三年，皇上親自征討謝晦，司徒王弘入朝居中書下省，景仁長期值班，共同掌管留守的政務。平定謝晦後，代替到彦之任中領軍，侍中職務如故。

太祖生母章太后早亡，皇上奉養太后生母蘇氏很恭謹。六年，蘇氏去世，皇上親自前往哭吊，下詔說：

朕早年遭遇喪母的痛苦，悲傷情懷倍於常人。總想采取一些措施來光耀外戚，稍稍寄托追思母親的情懷。但是禮典有所遺缺，没有地方找到根據。若考稽前朝，對外戚的待遇又各不相同，所以疑慮多年，一直放在心上，未能遂願。蘇夫人忽然逝世，情思和禮儀兩方面都没有寄托，追思亡靈而感到的悲恨，因此事而更爲加深。時間有一定期限，將要舉行葬禮，便準備大致依照《春秋》"以貴"的義理，遵從二漢"推恩"的典章。但是此事將憑藉史筆，傳到後世，如果隨意按照心願行事，又恐怕不够恰當。朝臣可以共同詳細討論，尋求適中的辦法。朕下詔時懷念亡靈，越加感動不已。

景仁議論説：

皇上感懷蘇夫人，表現出至上的德行，神祇也會感動而開啓祥瑞；太后在天之靈，一定會保佑皇祚安寧。主上要遵照先朝典章，對蘇夫人加封尊貴的封號，從因親而貴的義理來説，禮儀至此已經完備了。蘇夫人身爲貴戚，因爲這層關係，與皇上情感特别深厚。對亡靈的思念，的確使聖上悲哀不已，因此頒發聖明的詔令，徵詢適當的葬祭方式。臣謹察考漢朝推恩加爵的制度，那是因爲當時在秦朝弊政之後，儒術受到遺棄，由君主自作主張，不顧前代典章。這恐怕不是盛明朝代應該遵循的軌迹。晉代有鑒於二漢，朝廷政事必須有所依據；君王封爵授官一定書寫記載。賢明的君王非常慎重。履行公正之道的君主，置立爵位和獎賞不徇私情；奉行天道的君主，總是抑制私情而維護

制度。所以聖君的行爲爲天下信任，遺存典範爲後人遵循。下臣有幸蒙陛下徵詢，謹陳述平庸短淺之見。

上從之。

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

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赳輿載還府。九年，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尚居外任，會王弘、華、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政事。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逾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太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復遷中書令，護軍、僕射如故。尋復以僕射領吏部，護軍如故。湛愈忿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嘆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不見許，使停家養病。發詔遣黄門侍郎省疾。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太祖雖知，當有以，終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遷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主第，以爲護軍府，密邇宫禁，故其計不行。

景仁因母親去世而辭官，喪葬完畢，起爲領軍將軍，他堅決辭讓。皇上讓府主簿代理接受職務，派中書舍人周赳用馬車載景仁回到官府。九年，服喪完畢，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他任領軍之職。劉湛與景仁一向友善，都得到高祖賞識，稱許他們堪任宰相。劉湛還在外州任職，正逢王弘、王華、王曇首相繼亡故，景仁引薦劉湛回朝，共同參與朝政。劉湛入朝後，認爲景仁的職位原本不在自己之上，而一下子竟位居前面，心中憤憤不平。他知道太祖信任倚重景仁，不可動摇，於是深深結交司徒彭城王義康，想倚仗宰相的權勢來排擠景仁。十二年，景仁又遷中書令，護軍、僕射之職如故。不久又以僕射領吏部，護軍之職如故。劉湛愈加憤怒。義康聽信劉湛的話，在太祖面前毁謗景仁，但太祖待景仁更加親厚。景仁對親戚舊友感嘆道："我引薦他入朝，入朝後便咬人。"於是稱病辭職，多次上陳疏表，未被允許，讓他居家養病，并下詔派黄門侍郎探望疾病。劉湛向義康建議，派人扮成盗賊在朝外刺殺景仁，認爲太祖即使知道底細而有所處置，但終究不可能因這事而傷害兄弟之情。皇上稍稍聽到了一些風聲，讓景仁遷到西掖門外原晉朝鄱陽公主的第宅，把這一第宅作爲護軍府。此處緊靠皇宫，所以劉湛的計劃無法實施。

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表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猶稱脚疾，小床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

景仁因病卧床達五年之久，雖然不見皇上，但暗地裏表章來往，每天上十件，朝政無論大小，一定要徵詢他的意見。行動極爲秘密，没有人能知道其中真相。拘捕劉湛的那一天，景仁命人整理揩拭衣冠。他因病卧床，時間已長，左右親隨都不知道他的用意。當晚，皇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見景仁，景仁仍聲稱脚上有病痛，用小床抬去就座。誅戮討伐各事處置，一概委任於景仁。

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拜

景仁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皇上派使者授予印綬，主簿代他接受，儀式完畢

畢，便覺其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閤何得有大樹？"既而曰："我誤邪？"疾轉篤。太祖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卒。或云見劉湛爲祟。時年五十一，追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文成公。

後，就覺得他精神不正常。景仁性格本來寬厚，忽然變得苛刻暴躁，問左右道："今年是男的結婚多，還是女的出嫁多？"這年冬天下大雪，景仁乘坐輿車出廳堂，觀望景色，忽然吃驚地說："臺閤前面怎麼會有大樹？"後來又說："是我弄錯了嗎？"疾病更爲加重。太祖認爲在州衙對景仁不吉利，讓他回來住在僕射下省。任揚州刺史一個多月，就去世了。有人說他看見劉湛作祟。死時五十一歲，追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謚號爲文成公。

上與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書曰："殷僕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識具經遠，奉國竭誠，周游繾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爲難，惋嘆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世祖大明五年，行幸經景仁墓，詔曰："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淹正，風識明允，徽績忠謨，夙達先照，惠政茂譽，實留民屬。近瞻丘墳，感往興悼，可遣使致祭。"

皇上寫信給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說："殷僕射發病没有幾天，很快就不治身亡。他具有高瞻遠矚的見識，輔佐治國竭盡忠誠。我與他交往感情很深，對他去世的哀悼之痛，非同一般。民衆期望有治國才能的人，但這樣的人非常難得。我的惋惜感嘆如此深切，簡直無法自持。你也有同感吧？他畢竟去世了，這又怎麼辦？"世祖大明五年，世祖出行，途經景仁墓地，下詔說："司空文成公景仁道德器量深厚正直，風度見識明智和美。他卓越的功績和忠誠的謀略，先前已經光照於世上，仁惠的政績和良好的聲譽，確實遺留在民間。近來瞻望他的墳墓，感懷往事，引起悲悼之情，可派遣使者前往祭祀。"

子道矜，幼而不慧，官至太中大夫。道矜子恒，太宗世爲侍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無更横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降爲散騎常侍。"

景仁之子道矜，幼年便不聰明，官至太中大夫。道矜之子殷恒，太宗朝任侍中，度支尚書，因屢次假托父親生病，久不視事，被有司奏彈。詔令說："道矜自幼就有病，後來又没有意外的病症。殷恒爲人愚昧，習性懶惰，早就不能勝任朝官，可降職爲散騎常侍。"

沈演之　沈叔任

沈演之字臺真，吴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晋車騎將軍，吴國内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城，爲鮮卑慕容恪所陷，不屈節見殺，追贈東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初爲揚州主簿，高祖太尉參軍，吴、山陰令，治皆有聲。朱齡石伐蜀，爲齡石建威府司馬，加建威將軍。平蜀之功，亞於元帥，即

沈演之字臺真，吴興武康人。高祖沈充，任晋車騎將軍，吴國内史。曾祖沈勁，任冠軍將軍陳祐的長史，防守金墉城，爲鮮卑慕容恪攻陷，因不肯投降被殺，追贈東陽太守。祖父赤黔，任廷尉卿。父親叔任，年輕時有才幹，最初任揚州主簿，高祖太尉參軍，吴、山陰令，治民都有良好聲譽。朱齡石伐蜀時，叔任任齡石建威府司馬，加建威將軍。討平蜀地的功績僅次於元帥，以原來稱號任西夷校尉，巴西梓潼郡太守，

本號爲西夷校尉、巴西梓潼郡太守，戍涪城。東軍既反，二郡强宗侯勱、羅奥聚衆作亂，四面雲合，遂至萬餘人，攻城急。叔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衆莫不爲用，出擊大破之，逆黨皆平。高祖討司馬休之，齡石遣叔任率軍來會。時高祖領鎮西將軍，命爲司馬。及軍還，以爲揚州别駕從事史。以平蜀全涪之功，封寧新縣男，食邑四百四十户。出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以疾還都。義熙十四年，卒，時年五十。長子融之，蚤卒。

駐守於涪城。東部軍隊返回後，二郡豪族侯勱、羅奥聚衆作亂，四周很多人響應，於是多至萬餘人，加緊進攻涪城。叔任統率的東部軍隊不滿五百人。他對士兵推心置腹，士兵們全都樂意效勞，出擊時，大破敵兵，逆黨都被討平。高祖討伐司馬休之，齡石派叔任率軍前來會合。當時高祖領鎮西將軍，任命他爲司馬。到回軍時，任命他爲揚州别駕從事史。因爲平定蜀郡、保全涪城的功勞，封寧新縣男，食邑四百四十户。出朝任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因患病回到京都。義熙十四年去世，當時五十歲。長子融之，早卒。

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别爵吉陽縣五等侯。郡命主簿，州辟從事史，西曹主簿，舉秀才，嘉興令，有能名。入爲司徒祭酒，南譙王義宣左軍主簿，錢唐令，復有政績。復爲司徒主簿。丁母憂。起爲武康令，固辭不免，到縣百許日，稱疾去官。服闋，除司徒左西掾，州治中從事史。元嘉十二年，東諸郡大水，民人饑饉，吴義興及吴郡之錢唐，升米三百。以演之及尚書祠部郎江邃并兼散騎常侍，巡行拯恤，許以便宜從事。演之乃開倉廩以賑饑民，民有生子者，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賴。

演之十一歲那年，尚書僕射劉柳一見到他便很賞識，説："這孩子終究會成爲出類拔萃的人才。"家族世代爲將，但演之改變志向，喜愛讀書，每日讀《老子》上百遍，以義理和學業而著名。他繼承父親的另一爵位爲吉陽縣五等侯。郡府任命他爲主簿，州府辟他爲從事史、西曹主簿，又被舉薦爲秀才，任嘉興令，有善於治理的名聲。入朝任司徒祭酒，南譙王義宣左軍主簿，錢唐令，又有良好政績。又任司徒主簿。因母亡故去職。又被起用爲武康令，雖極力推辭，未得許可，到縣一百多天，便稱病離職。服喪完畢，除司徒左西掾，州治中從事史。元嘉十二年，東部諸郡發大水，百姓飢餓缺糧，吴義興和吴郡的錢唐縣，一升米值三百錢。任命演之和尚書祠部郎江邃同兼散騎常侍，巡行災區，賑濟災民。朝廷允許他們因利乘便，見機行事。於是演之開倉賑濟飢民，百姓有生子女的人，每人發給一斗米。對刑獄未能定罪疑有冤屈者，下令全部遣放。這些德政給百姓帶來好處。

轉别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爲義康所待，故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湛等不同，湛因此讒之於義康。嘗因論事不合旨，義康變色曰："自今而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素善，盡心

演之轉别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義康待他很好，所以他在義康任職的府州前後有十多年。後來劉湛、劉斌等人結成同黨，要排擠廢除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公正地主持正義，與劉湛等人不同道，劉湛因此在義康面前進讒言毁謗演之。有一次商議事情與義康意見不合，義康滿面怒容説："從今以後，我不再相信你了。"演之與景仁

於朝庭，太祖甚嘉之，以爲尚書吏部郎。

十七年，義康出藩，誅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爲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二十年，遷侍中，右衛將軍如故。太祖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平，賜群臣黄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之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俟廓清京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不開也。"二十一年，詔曰："總司戎政，翼贊東朝，惟允之舉，匪賢莫授。侍中領右衛將軍演之，清業貞審，器思沈濟。左衛將軍曄，才應通敏，理懷清要。并美彰出内，誠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樹績所莅。演之可中領軍，曄可太子詹事。"曄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言之太祖，曄尋事發伏誅。遷領國子祭酒，本州大中正，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雖未爲宰相，任寄不異也。

素有心氣，疾病歷年，上使卧疾治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二十六年，車駕拜京陵，演之以疾不從。上還宫，召見，自勉到坐，出至尚書下省，暴卒，時年五十三。太祖痛惜之，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謚曰貞侯。

江邃

演之昔與同使江邃字玄遠，濟陽考城人。頗有文義。官至司徒記室參軍，撰《文釋》，傳於世。

平常交情很好，盡心爲朝廷效力。太祖頗贊許他，任命他任尚書吏部郎。

十七年，朝廷放逐義康出任州職，又誅殺劉湛等人。以演之爲右衛將軍，景仁不久去世，就任命後軍長史范曄爲左衛將軍，與演之分管禁衛軍，一同參與朝廷機密大事。二十年，演之遷侍中，右衛將軍之職如故。太祖對他説："以侍中之職領右衛將軍，地望確實優越顯貴，這職務接近宰相，你要努力啊！"皇上要討伐林邑，朝臣多數不贊同，衹有廣州刺史陸徽和演之贊成皇上意見。平定林邑後，賞賜給群臣黄金、俘虜、銅器等物，演之得到最多。皇上對他説："朝廷的大計，你在其中出了大力，這次平定遠夷，還不足以廣爲分封爵土。待到肅清故都，鸞駕封禪泰山，那就不必擔心得不到爵土封賞了。"下詔説："總管軍隊事務，輔助東宫太子，衹能由合適人選擔任，不是賢才不能授予。侍中領右衛將軍演之，品格正直謹慎，器識深沉宏遠。左衛將軍范曄才智通達敏捷，處事清簡得要。二人自身德行明美，對朝廷一片忠誠，能够盡力發揮他們的謀略，歷任諸職而建立功績。演之宜擔任中領軍，范曄宜擔任太子詹事。"范曄暗懷叛逆的企圖，演之察覺他别有異圖，便告訴了太祖。不久，范曄事發被殺。演之遷領國子祭酒，本州大中正，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雖然未任宰相，皇上對他的信任和倚重與宰相没有差别。

演之一向有心氣的疾病，多年不愈。皇上讓他在家中治理政務。他生性愛好舉薦賢才，扶持屈居下位的人，而且自己保持謙遜節儉的操守。皇上賜給他女伎，他没有接受。二十六年，皇帝拜謁京陵，演之因患病，没有隨從。皇上回到宫中，召見他，他勉强到座，出來行至尚書下省，猝然亡故，當時五十三歲。太祖悲痛惋惜。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謚號爲貞侯。

先前與演之一起出使賑災的江邃，字玄遠，濟陽考城人，頗有文采，官至司徒記室參軍，撰有《文釋》一書，流傳於世。

沈睦　沈勃

演之子睦，至黄門郎，通直散騎常侍。世祖大明初，坐要引上左右俞欣之訪評殿省内事，又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鬩不睦，坐徙始興郡，勃免官禁錮。

演之的兒子沈睦，官至黄門郎，通直散騎常侍。世祖大明初年，他因邀引皇上親隨俞欣之訪評殿省内部事務，又與任西陽王文學的弟弟沈勃争吵不和而得罪，放逐始興郡。沈勃免去官職，并加禁錮。

勃好爲文章，善彈琴，能圍棋，而輕薄逐利。歷尚書殿中郎。太宗泰始中，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募人，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曰："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聲酣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吴興土豪，比門義故，脅説士庶，告索無已。又輒聽募將，委役還私，托注病叛，遂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財貨，少者至萬，多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明罰敕法，以正典刑。故光禄大夫演之昔受深遇，忠績在朝，尋遠矜懷，能無弘律，可徙勃西垂，令一思愆悔。"於是徙付梁州。廢帝元徽初，以例得還。結事阮佃夫、王道隆等，復爲司徒左長史。爲廢帝所誅。順帝即位，追贈本官。

沈勃喜歡寫文章，善於彈琴，能下圍棋，但爲人輕浮追逐財利。歷官至尚書殿中郎。太宗泰始年間，任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當時朝廷準備北伐，命沈勃還鄉招募士兵，他乘機收受財賄。皇上發怒，下詔説："沈勃的琴書學業，很爲人們稱道，但他輕薄浮躁，沉湎酒色，自幼便多犯過錯。近來奢侈淫樂過度，蓄養妓女數十人，縱情聲色，恣意妄爲，不再有節制。自恃是吴興豪族，門下故舊衆多，便脅迫士人平民，無休止地索求財物。同時動輒聽任故舊從事招募，抛棄公役回到私門，假托患病或逃亡，累計有數百人。周旋於他身邊的門生，競相接受財物，少的也有上萬錢，多的達千金，查考統計所得贓物，有二百多萬。本應明加懲罰，敕令依法處置，以維護刑法的尊嚴。但已故光禄大夫演之，先前深受先帝重用，在朝廷頗多貢獻，念及其父的功績，而有哀憐之意，豈能不寬大爲懷。當遠徙西部邊地，使他思過改悔。"於是徙送到梁州。廢帝元徽初年，按照慣例得以返回京城。他結交阮佃夫、王道隆等人，復官任司徒左長史。後來被廢帝誅殺。順帝即位，追贈原來的官職。

沈統

勃弟統，大明中爲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百人。統輕役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祗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

沈勃之弟沈統，大明年間任著作佐郎。原先，五省官提供的幹僮，不准指派他們從事雜務。太祖朝，因違反這一規定而免官的人，前後有上百人。沈統屬下幹僮差役過重，有司上奏免除他的官職。世祖下詔説："因近來幹僮，很多不是由官府提供，可以聽任主子酌情用棍棒責打。"主子可以棒責幹僮，就從這時開始。

沈暢之

演之兄融之子暢之，襲寧新縣男。大明中，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諮議參軍，爲休茂所殺，追贈黄門

演之兄融之的兒子暢之，襲封寧新縣男爵。大明年間，任海陵王休茂的北中郎諮議參軍。後被休茂殺害，追贈黄門郎。其子沈曄繼承爵

郎。子曄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甯子之力也。彼群公義雖往結，恩實今疏，而任即曩權，意非昔主，居上六之窮爻，當來寵之要轍，顛覆所基，非待他釁，況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己興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位，齊受宋禪，封國被廢除。

史臣曰：元嘉初年，誅滅宰相，王華、孔甯子出力最多。徐羨之等人與皇帝的情義雖在高祖時結成，但在太祖時，這種情義便疏淡了。而他們仍然執掌先前的大權，情分又與以前君主時不同，身處榮耀過極的危險境地，又擋住後來寵臣發達晉升的要道，傾覆的要素已形成，不用等待其他禍端。何況廢除殺害少帝事關重大，其把柄很容易被人利用。就王、孔二人而言，殺人而獲取他人的璧玉，不懂得對自己也是累贅；顛覆別人而奪取寵愛，就不怕自己也難以保持！如果二人壽長，也不知道他們如何防止將來的禍害。有誰能警惕徐羨之等人的做法，又對王、孔的行事有所覺悟，則寄希望於將來的明哲之士。

宋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鄭鮮之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也。高祖渾，魏將作大匠。祖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爲江乘令，因居縣境。

鮮之下帷讀書，絶交游之務。初爲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遼所没，尸喪不反，恬子羡仕宦不廢，議者嫌之。桓玄在荆州，使群僚博議，鮮之議曰：

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是求心而遺迹。迹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迹以助教，或因迹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闕，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他的高祖鄭渾，在魏朝任將作大匠。祖父鄭襲，任大司農。父親鄭遵，任尚書郎。鄭襲起先任江乘縣令，於是就定居在這個縣境内。

鮮之閉門在家讀書，不與外人交游往來。最初他出任輔國將軍桓偉的主簿。先前，兗州刺史滕恬被丁零翟遼殺害，尸骨没有返回中原。滕恬的兒子滕羡仍舊當官没有辭職，時論對此頗有非議。桓玄在荆州，命屬下群僚廣泛討論。鮮之議道：

名教最重視的不過是忠孝而已。至於以忠孝爲準則或變、或通、或抑、或揚，則隨每一事例的特殊情況而評價不同，歸根結底，都是探尋本心而不管表面現象如何。因爲表面現象形成的原因，遭遇的情況或許不同。所以表面上相似的現象，聖人或對此事表彰以助教化，或對彼事加以指責認爲是罪過，褒揚或貶斥難以等量齊觀。列舉其途徑，都可以大略論説。君臣大義豈可以違背？而伊尹廢除了君主；君主難道可以脅迫？而鬻權則表現出愛君的善意；忠誠豈可以到愚鈍的地步？而箕子與比干、微子同爲三仁。自此以來，事迹不同而名聲相當，聲譽相異而有同樣美稱的人不可勝數。而要在百代之後，由於聖人的典籍不完全，希望一下子將這樣的事例論證明白，難道是輕易可以做到的嗎？

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使理厭人情。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爲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爲社稷之臣，非爲榮也。鮑勛蹇諤魏朝，亡身爲效，觀其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諭。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若滕以此二賢爲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證。譏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晋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温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袷，高世遠則爲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縗麻非爲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以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即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國之大計，非謂訓範人倫，盡於此也。

然而發表言論，證明事理，援引古代事例來論證現在的事情，應該使道理符合人情。像滕羨這種情況，他或者終身不仕，不關心世事；或者在朝從政，無愧於前代賢哲。同情滕羨的人便用無愧前賢作爲證據，指責滕羨的人則認爲隱居纔正確。折衷兩端，那麽不同的情理就顯現出來了。認爲滕羨無愧於前賢的人，覺得他的行爲符合情理。比如王陵的母親被楚烹殺，王陵并不身退隱居窮巷，終究成爲社稷重臣，他不是爲了個人的榮禄。鮑勛在魏朝忠直敢言，獻出生命來報效國家，探尋他的志向，并非貪圖官爵。這兩位賢人，并非滕羨所能比擬。聖人創立教化，尚説“禮儀不符合時世，君子不施行”。禮儀不符合時世，正是因爲世事有所變化，不可拘泥於一端。假如滕羨以這二位賢人來論證自己的行爲，那麽恐怕人人都可以認爲自己是賢人。假如不可能人人都是賢人，爲何惟獨允許他以二賢來論證自己的行爲？譏刺他的人兼論他的品行，而不僅僅就事論事。漢魏以來，史籍缺乏這方面的典則，尋繹史實類似情况又没有幾人。到了大晋中朝以及中興之後，楊臻七年不除喪服，三十多年不關心世事，温公則因爲朝廷强制性命令而未辭職，庾左丞則終身不穿朝服，高世遠則因爲王右軍、何驃騎的勸説而節制悲傷，没有誰像滕羨那樣輕易除喪的。如果認爲悲哀并非主要以縗麻喪服來表示，那就没有什麽可説的。文皇帝因爲在東關之戰有些將士尸骸未返，下令他們的子弟，不要耽誤結婚和仕宦。明白這一詔令的含義，孝子有時已不完全遵守通常的人倫禮儀，有識之士已經清楚行事的準則了。倘若不是如此，朝廷的君主宰輔，祇要依從聖人的教誨，又何必再下其他的命令介於中間呢？待到永嘉大亂之後，中興之時王敦再次重申東關之戰的制令，推究他的目的是爲了立國的根本大計，而不是爲人倫關係確立典範，出發點全在於此。

何以言之？父仇明不同戴天日，而爲國不可許復仇，此自以法奪情，即是東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之理，而雜以情譏，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事以爲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仇矣。文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

爲什麽這樣説呢？父仇顯然不共戴天，而執掌國政的人不允許私人復仇，這便是以法律抑制人情，這一點可以比照東關、永嘉的制令。何況對治理國家事務的官員，如何能像對待布衣平民一樣。明曉教化者自認爲世間并非人欲橫流，凡屬士君子一類人物，没有不出仕的道理，而論者又夾雜私情，加以譏刺，認爲應該貶斥和抑制。假如過多引述以往史實來論證滕羨的行爲可行，那麽孝子就可以顧念法規而不復仇了。文皇帝也就用不着因爲東關之戰而特下制令，王敦也没有必要在中興之際申明類似命令。每逢遇到這種情況，出發點總是着眼於治理國家，教化民衆，這種心理難道可以不予理解嗎？

且夫求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其身，况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滕但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證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爲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乘常，已有慚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才榮其位，則滕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也。

探尋事理首先應考慮重大長遠利益，假使在滄海橫流，國難當頭，家庭邦國一同淪喪，處於險境的情况下，士人如果不出仕，那麽就不能爲國盡力；如果大家不盡力，那麽邦國家庭就會消亡覆滅。到這時，普通婦女都可以爲國獻身，何况男子漢大丈夫！假如在國家危難時，士人不效力朝廷，那麽普天下的才士就毫無作用，不懂道理了。滕羨衹應當盡力表現思念父母的哀傷，忖度隱居不仕的人的心情，爲什麽要將古人作爲旁證，來爲自己的行爲辯護呢。而且名譽被才幹傑出的人所憑藉，使有價值；而才能平凡的人因獲得名譽而炫耀，便其實難副。炫耀與憑藉同常理相違背，已經因爲行爲闕失而内心慚愧，不會因爲仕進爲官而感到興奮，怎麽會有用古人爲自己辯護這樣的情况呢。如果不是這樣，那麽作官爲宦并不興奮，千載以來這哪裏值得珍貴呢？如果允許才幹平凡的人士因爲自己的官職而感到榮耀，那麽滕羨就不應該顧及到常人的疑慮來處理自己的行爲嗎？這就是前人所説的，柳下惠可以這樣做，而我却不可以。

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爲教者禮法，即心而言，則聖

自從人類社會形成以來，人們所遵從的是聖人。聖人教化民衆依靠的是禮義和法

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爲法，猶見改於後王，况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况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若許譏滕，則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邪！若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家國之罪人耳，何所而稱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負於滕恬，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

制，就人們內心而言，聖人建立的法則不可改變。但是秦朝建立郡縣來治理天下，後世不能再改成聖王時代的封建制；漢文帝廢除殘害肉體之刑，後世不再恢復這類刑罰。古代聖人建立的法則，尚且被後世君王改變，何况滕羨依賴前人的事迹，就一定行得通嗎？如果居喪者都出仕爲官，無法知道後世聖人是否會接受。何况居喪期間做官和不做官都有先例，而不做官者所援引的舊例，總是至少守喪三年。現今的議論者弘揚情理，往往依傍中庸之道，又説倘若允許譏刺滕羨，那麽恐怕當國家處於危難時，需要士人捨身報國，士人也不能出仕竭盡自己的力量了。這種議論是多麽過分啊！大凡忠誠剛烈的情感，并非起初有動機然後纔有行動。如果先有動機而後有行動，那麽就會畏懼禮法而不盡力爲國效勞。如果不能盡力效勞，那麽國家又有常法。所以古人在外帶兵作戰失敗，家屬就要在朝中被殺戮。如果忠誠出自內心，即使有時畏懼身外的禮法，在關鍵之時難道又會徘徊觀望嗎！倘若有功勞不賞賜，有過錯不責罰，就會導致這一情况。如果用名教來教導子弟，而子弟不爲國家效力，這是不可能的。不爲國家效力，那麽王經忠誠而不能挽救君主，孝順而又不顧自己的親屬，是家庭和國家的罪人，爲何值得稱道呢！恩德施及十代，并非不隆厚。功勞高而賞賜厚，并不是没有報答。如果國家没有虧待滕恬，那麽滕羨的通達或困頓，應是名教涉及的問題，難道是激勵或阻止他的根源嗎？

議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膝，賈充受辱於庾純。以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没，何爲發斯嘆哉。若以時非

論者又認爲唐堯虞舜時代已經遥遠了，誰瞭解古聖王的旨意呢，通過他們的言論來求其本意，就會有許多不合他們本意的東西。後漢混亂而不敗亡，先前史籍認爲是幾位賢臣的功勞。魏國將要建立，荀彧正氣凛然持有異議。蘇則不許董昭枕在他的膝上，賈充受到庾純的責辱。由此而推論，天下正義，終究會流傳而不會消亡，爲何要發出這

上皇，便不足復言多者，則夷齊於奭、望，子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於陳平默順避禍，以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爲榮也。滕今生無所衛，鞭塞已冥，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閭；阮咸居哀，騎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世，便無疑於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驚俗，而理必獲申。郗詵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也。日磾殺兒無譏，以其忠也。今豈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爲，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不可明矣。既其不可，便當究定滕之才行，無所多辯也。

種哀嘆呢？如果認爲現在不是古聖王時期，便不必多置言辭，那麽伯夷、叔齊對召公奭、吕公望，張良對商山四皓，也不必有所評説了。至於陳平沉默順從，藉助權勢度過難關，是爲了保全性命避免禍害，并不是爲了榮華富貴。滕羨如今不必爲性命擔憂，道義何在呢？從前陳壽在居喪期間，令婢女製造丸藥，受到鄉鄰的責備；阮咸在居哀之時，騎驢偷婢，而身在王朝任職。難道可以因阮咸在前代通達，後世對這種行爲便不加質疑嗎？何况聖賢對人物的貶損或表揚，都是推究行事的根源本心，從而判定人物的才幹和品行。所以有些事情雖然驚世駭俗，但在情理上有可通之處。郗詵將母親葬在後園，而身登仕途，之所以不受到責難，是因爲他的孝心。金日磾殺死兒子而不遭譏刺，是因爲他的忠誠。如今豈可以因爲這兩件事是忠孝的行爲，便可以允許殺死兒子或把母親葬在後園？很明顯不可以這樣做。既然不可以這樣，便應當考究判定滕羨的才能品行，而無須多加辯説了。

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謀能决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踪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詞，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

滕羨不是我的鄉親，又不與我交往，他的才能我不清楚。如果認爲滕羨的謀略能克敵制勝，才幹堪能大用，那麽他自然可以仿效古人，不受議論制約。如果他是普通士人，就應該像子夏那樣接受曾參的批評，這樣做可以説很不錯了，子夏也因此没有不孝的非議。我内心所有的想法，全寫在這兒了，自然不一定有道理。我爲何就此事反復論説，是希望能公正地予以評價，從而用大義來裁定。

桓偉進號安西，轉補功曹，舉陳郡謝絢自代，曰：

桓偉進號安西將軍，鮮之轉補功曹，推舉陳郡的謝絢代替自己的職務，説：

蓋聞知賢弗推，臧文所以竊位；宣子能讓，晋國以之獲寧。鮮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既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冰，敢忘其懼。

我聽説知道賢人而不加以推舉，臧文所以能竊取高位；宣子能够讓賢，晋國因此得以安寧。鮮之不才，承蒙將軍過愛，既然因爲情義恩德隆厚，所以再次受到您的提拔我便擔當不了。我明白自己擔任更高級的職務有一定難處，屢次向上司陳請我的意願，但

伏見行參軍謝絢，清悟審正，理懷通美，居以端右，雖未足舒其采章，升庸以漸，差可以位擬人。請乞愚短，甘充下列，授爲賢牧，實副群望。

是自己退隱的志願，一時不能如願。猶如日夜懷抱冰塊，時時惶恐不安。我見行參軍謝絢，聰明慎重正直，深明大義而又通達和善，任命他爲功曹，雖然尚未完全施展他的卓越才華，但是逐漸加以提升重用，就能做到把官職授予他這樣適當的人選。請將軍接受本人淺陋的意見，我甘心情願充當下屬。將官職授給賢能之才，的確符合衆人的願望。

入爲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大司馬琅邪王録事參軍，仍遷御史中丞。性剛直，不阿强貴，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曰：

鮮之入朝任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大司馬琅邪王録事參軍，又遷御史中丞。他生性剛直，不阿附權貴，深明法度，執法嚴明，是一位非常稱職的御史臺長官。他的外甥劉毅，在當時權力很大，朝廷内外無人不依附他，而鮮之盡力協助高祖，惟獨不屈服於劉毅，劉毅非常惱恨他。義熙六年，鮮之令治書侍御史丘洹上奏糾彈劉毅説：

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箋，遂盗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宥。按毅勛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己，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弗請於後，閫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毅舅甥，制不相糾，臣請免毅官。

皇上傳下詔令，羅道盛私自打開封箋，於是盗發了朝廷的機密大事，依法當受棄市之刑，有司上奏要求行刑，而劉毅認爲羅道盛身封侯爵，私自加以寬宥。劉毅勛業和德行顯要，職務僅次於宰相，既然羅道盛不是因爲冒犯了劉毅而招致死罪，那麽劉毅就没有理由賦予他生存的自由。又何况奏請行刑在先，而劉毅後來又不向朝廷請求赦免，將帥統兵在外作戰，君命有所不受，與眼下的這件事不相符合。御史中丞鄭鮮之同劉毅是舅甥關係，依照制度不可以相互糾彈，下臣請求免除劉毅的官職。

詔無所問。

詔令不加追問。

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

當時有新規定，官員們因爲父母親生病而辭去官職，要禁錮三年，不許出仕。山陰令沈叔任因父親生病辭官，鮮之就此事上奏議道：

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爲永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容詭托之事。詭托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以末傷本者乎？

大凡行事要能有所變通，所以制定法令時要注意利弊，在某一方面有所不足，在另一方面則可能有所補益。從來没有過不明義理，於事無益而成爲永久性法律的事情。應該説那些辭官之人，有些人或許有欺騙行爲。欺騙行爲固然會有，但怎麽可以侵害天

且設法蓋以衆苞寡，而不以寡違衆，况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爲其制者，莅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今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

下重要的名教，以個别事例來傷害根本呢？况且設置法令是以一般來包容個别現象，而不能因個别現象來違背一般情况，何况新的法令爲防止辭官實際上堵塞了孝順父母之心。而且人的性情趨向於追逐榮華利禄，辭官之事本不必去防止，之所以要制定有關法規，在於有些人當官時間不長，便競相追逐名利，因而要防止他們急切逐利的心情，要强調考察他們的實績。如今因探省父母的疾病，而被加以罪責，違背義理之事，莫過於此了。我認爲應該依從舊例，纔更加符合義理。

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没者，墳墓崩毁及疾病族屬輒去，并不禁錮。

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因此從二品以上的官員，父母已經去世，如果父母的墳墓崩壞或者親屬有患病的，聽任他們辭官，并不加以禁錮。

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摴蒱，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并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説，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禮。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慚恧，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爲"格佞"。

劉毅要鎮守江陵，高祖與他在江寧相會，朝中士大夫全到這兒來了。劉毅一慣喜歡賭博，於是衆人一起玩耍。高祖和劉毅設局賭博，他們二人各贏了一半，赢得的錢可以把人遮蔽，劉毅邀請高祖决一勝負。他先擲骰子得雉，高祖非常不愉快，很久纔擲骰子應局。四座都聚精會神地觀看，骰子擲下後，五子全是黑色，劉毅的心情和臉色十分不快，對高祖説："我知道您不會把大座位讓給别人。"鄭鮮之十分喜悦，赤脚繞床大叫，一聲接着一聲，劉毅憤憤不平，對他説："這件事跟你姓鄭的有什麽關係！"再没有舅甥這一禮節。高祖年輕時就投入行伍，没有讀過什麽書，後來做了宰相，頗羡慕風流儒雅之士，他平常的言論，人們都聽從，不敢駁難。而鄭鮮之對他的駁難往往切至，不曾寬容，一定要使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纔罷休。高祖有時候感到慚愧，面容變色，過後對人説："我本來就没有學問，言談義理尤爲淺薄。近來的言論，衆位賢人都對我加以寬容，衹有鄭鮮之不是這樣，惟獨他能盡心争辯，我對此感觸很深。"當時人們稱贊鮮之"抵制諂媚"。

自中丞轉司徒左長史，太尉諮議參軍，俄而補侍中，復爲太尉諮議。十二年，高祖北伐，以爲右長史。鮮

他從御史中丞轉爲司徒左長史，太尉諮議參軍，不久補爲侍中，後來又任太尉諮議參軍。十二年，高祖北伐，任命他爲右長史。鮮之曾祖父

之曾祖墓在開封，相去三百里，乞求拜省，高祖以騎送之。宋國初建，轉奉常。

佛佛虜陷關中，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盛。鮮之上表諫曰：

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虜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守潼關，其勢然也。若陵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熟慮。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懾大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算，事從屈申，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永不敢動。若輿駕造洛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啓邊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顒顒，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以殿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吴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敝，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爲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困平城，吕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况偏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邪。即之事實，非敗之謂，唯齡石等可念耳。若行也，或速其禍。反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

的墳墓在開封，離軍隊駐地相距三百里，請求去拜祭，高祖派騎兵送他去。宋國初建之時，轉爲奉常。

佛佛虜攻陷關中，高祖又打算北伐，起兵的意願相當强烈，鮮之上表勸諫道：

我想聖上的謀略深遠，下臣一管之見原本不必發表看法。但是臣子認爲的確有所憂慮。虜寇凶殘狡猾的情狀可以知曉，自從關中再次失守，全是因爲將帥違背軍令，不是因爲朝中有變故，招致外部軍事失敗。虜寇聽説宋王殿下親自率領六軍出征，一定會認爲被討伐，無疑會派重兵駐守潼關，情勢必然如此。如果企望藉助軍威長驅直入，依臣之見，這實在是不容易的。如果殿下的車駕停頓在洛陽一帶，那麽要做到這點則不必煩勞殿下。既然如此，是否進兵的機謀，還是應當深思熟慮。賊兵不敢乘勝越過陝地，這是因爲畏懼遠方强大的軍威。如今詳盡地謀劃用兵之計，行事要留有餘地，派軍隊征討，而南方清静安寧，賊寇正畏懼將來，永遠不敢輕舉妄動。如果殿下車駕到達洛陽無功而返，凶惡的醜類更加妄生覬覦之心，肯定會引起邊境兵禍，這是勢所必然的。江南人都仰慕殿下，傾心關注殿下的車駕，忽然聽説要遠行征討，不知軍隊作戰的深淺，必然認爲殿下要大肆張揚强盛的軍威，如果没有及時返回，人心就會恐懼不安，這種情况又可以推想。前些年西征司馬休之，群盗乘機在京師發難，劉鍾處境艱危；去年北征，盗賊徐道期攻破廣州，當地士人被殺光。三吴是朝廷的心腹之地，諸縣多次被盗賊攻破，全是因爲勞役過度而導致的惡果。如今又聽説到處漲大水，加上軍隊遠征民力凋敝，失敗奔散是自然之理了。殿下在彭城時，盗賊攻破諸縣，事情决非偶然，全是凶殘奸猾的無賴之徒所爲。大凡順應民情加以安撫，老百姓就會向往安定；要是違背他們的願望，一定會形成動亂。古人之所以要顧及百姓的煩擾和困厄，道理就在這裏。漢高

親征小劫。西虜或爲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静。伏願聖鑒察臣愚懷。

祖在平城受圍困，吕后被匈奴人侮辱，魏武帝在赤壁戰敗，宣武帝在枋頭受挫，這對他們輝煌的軍事業迹并没有損害。何況部分軍隊失利，對朝廷的根本利益并無太大損失。事實上也不能説是失敗，衹是朱齡石兄弟令人懷念啊！如果要發兵，或許會很快招致禍害。經過反復思慮，下臣認爲不須煩勞殿下親自征討小小的寇賊。西虜也許會成爲黄河、洛水一帶的禍害，現在正應該與北虜交結往來，那麽河南就會安定。河南安定，那麽濟水、泗水一帶就會寧静。希望聖上能明察下臣的愚見。

高祖踐阼，遷太常，都官尚書。鮮之爲人通率，在高祖坐，言無所隱，時人甚憚焉。而隱厚篤實，贍恤親故。性好游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爲高祖所狎，上嘗於内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群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鮮之詣神虎門求啓事。"高祖大笑引入，其被親遇如此。

高祖即皇帝位，鮮之遷任太常，都官尚書。他爲人通達直率，與高祖坐在一起，言談没有任何隱諱，當時人們十分懼怕他。而他内心寬容厚道誠實，贍養體恤親戚故舊。他天性喜愛游山玩水，乘着馬車有時不問去向，隨着駕車人駛向前方。高祖對他特别隨便，喜歡與他戲謔，皇上曾在内殿設宴，朝中顯貴全都出席，惟獨没有邀請鮮之。衆人坐定之後，高祖對群臣説："鄭鮮之必定會不召自來。"不久殿外報告："尚書鄭鮮之在神虎門求見，有事啓報。"高祖大笑迎他進入，鮮之被高祖親近厚遇到這種程度。

永初二年，出爲丹陽尹，復入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出爲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元嘉三年，王弘入爲相，舉鮮之爲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時年六十四。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文集傳於世。

永初二年，出朝任丹陽尹，又入朝任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因爲隨從出征的功勞，封龍陽縣五等子爵。又出朝任豫章太守，俸禄爲中二千石。元嘉三年，王弘入朝爲宰相，推舉鮮之任尚書右僕射。四年，他去世，當時六十四歲。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文集在世間流傳。

子愔，位至尚書郎，始興太守。

兒子鄭愔，官至尚書郎，始興太守。

裴松之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禄大夫。父珪，正員外郎。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祖父裴昧，任光禄大夫。父親裴珪，任正員外郎。

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輶，皆南北之望。

松之八歲時，就能讀通《論語》和《毛詩》。他博覽典籍，立身簡樸。二十歲那年，拜殿中將軍。這一職務在皇帝身旁值勤侍衛。晉孝武帝太元年間選拔著名人士參與朝政以備顧問，開始起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輶，二人都是南北衆

舅庾楷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事難不行。拜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爲吴興故鄣令，在縣有績。入爲尚書祠部郎。

望所歸的人物。松之的舅父庾楷在江陵，希望松之西上任職，松之被任爲新野太守，但因發生變故而没有到任。拜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年，爲吴興故鄣縣令，在縣裏治績顯著。入朝任尚書祠部郎。

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兹典。大者道勳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咏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虚僞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由是并斷。

松之認爲社會上私立碑文，往往與碑主生平事迹不符，就上表陳述意見説："碑銘的製作，原是爲了明示來者垂範後世，如果没有特殊的功績，卓異的德行，便不適合這一儀典。應該立碑的人士，大的方面，應該道德勳業輝煌深遠，爲世人所推崇景仰。其次，則是節操高尚，行爲卓異，其光彩流傳後世，值得記載。至於有才幹的士人被朝廷選拔任用，政績顯著，布行教化於治下的百姓，廣泛傳播朝廷惠愛的訓令，人們記述歌頌的文章與詩歌，有待於碑銘的鐫刻。如果不屬這類人士而妄作碑銘，便近乎逾越規矩，玷污制度了。目前風俗敗壞，虚僞盛行浮華繁縟，沿襲已久。從前衛莊公爲孔悝立的鼎銘，文辭雖然得體，但孔悝本人的事迹并非如此；蔡邕撰寫碑文，常因虚誇而感到慚愧。而從那時起，立碑的風氣更爲盛行，衹要是擔任過官職的人，就一定要樹碑立傳，而刊刻於石上的碑銘往往失實，成爲虚僞的習俗。由於真假相互混淆，竟使應當褒美的人物反而不顯得可貴。僅看建碑工程的大小和費用的多寡，也與碑主身份不相稱。這一弊端如果不加禁止，便禍害無窮。"他認爲"凡要求立碑的人，應該都讓他們向朝廷報告，由朝臣議決允許，然後任其建立。這樣纔可以防止没有根據地樹碑立傳，從而表彰才幹功業確實卓越的人士。使百世之後，人們知道碑銘所言并非虚假，那麼碑主的道義就能垂範於後世，確實爲後人所向往"。從此私製碑銘一律被禁止。

高祖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既克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今召爲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于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樂亦

高祖率兵北伐，領司州刺史，任命裴松之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攻克洛陽後，松之在州治所管理政務。宋國初建時，毛德祖出使洛陽，頒布高祖的敕令説："裴松之才器可任朝廷要職，不宜長期耽擱於邊務上，現召他爲世子洗馬，與殷景仁職務相同，可讓他知道此事。"當時正討論如何建立五廟禮樂，裴松之認爲妃子臧氏廟樂

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内史，徵爲國子博士。

太祖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羡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騎常侍袁渝、司徒左西掾孔邈使揚州，尚書三公郎陸子真、起部甄法崇使荆州，員外散騎常侍范雍、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前尚書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撫軍參軍王歆之使徐州，冗從僕射車宗使青、兗州，松之使湘州，尚書殿中郎阮長之使雍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鸞使益州，員外散騎常侍李耽之使廣州，郎中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員外散騎侍郎阮園客使交州，駙馬都尉、奉朝請潘思先使寧州，并兼散騎常侍。班宣詔書曰："昔王者巡功，群后述職，不然則有存省之禮，聘眺之規。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績，上下偕通，遐邇咸被，故能功昭長世，道歷遠年。朕以寡暗，屬承洪業，夤畏在位，昧于治道，夕惕惟憂，如臨淵谷。懼國俗陵頹，民風凋僞，眚厲違和，水旱傷業。雖躬勤庶事，思弘攸宜，而機務惟殷，顧循多闕，政刑乖謬，未獲具聞。豈誠素弗孚，使群心莫盡，納隍之愧，在予一人。以歲時多難，王道未壹，卜征之禮，廢而未修，眷彼氓庶，無忘攸恤。今使兼散騎常侍渝等申令四方，周行郡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述至誠，廣詢治要，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俾朕昭然，若親覽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無惰乃力。其有咨謀遠圖，謹言中誠，陳之使者，無或隱遺。方將敬納良規，以補其闕。勉哉勖之，稱朕意焉。"

應與其他四廟相同。被任命爲零陵内史，又召回朝廷任國子博士。

太祖元嘉三年，誅殺司徒徐羡之等人，分遣大使巡行全國各地。通直散騎常侍袁渝、司徒左西掾孔邈出使揚州，尚書三公郎陸子真、起部甄法崇出使荆州，員外散騎常侍范雍、司徒主簿龐遵出使南兗州，前尚書右丞孔默出使南北二豫州，撫軍參軍王歆之出使徐州，冗從僕射車宗出使青、兗二州，松之出使湘州，尚書殿中郎阮長之出使雍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鸞出使益州，員外散騎常侍李耽之出使廣州，郎中殷斌出使梁州和南秦州，前員外散騎侍郎阮園客出使交州，駙馬都尉、奉朝請潘思先出使寧州，并兼任散騎常侍。頒布皇帝的詔書説："古代君王巡察各地政績，列國諸侯述職，要麽就有朝廷慰問諸侯的禮節，諸侯朝聘天子的規定。這是爲了觀察民情，制定政策，發布命令，考察政績，從而使朝廷與民間上下相通，普天之下皆能蒙受朝廷恩澤。所以能使功德光耀世世代代，治道綿延悠久年月。朕以寡陋之資，承續帝王大業。在位雖然小心謹慎，但尚未熟諳治理國家的方法，終日戒懼，惟有憂慮，好像面對懸崖深淵。惟恐國家凋敝民俗敗壞，時疫流行影響百姓健康，水旱天災傷害農業。雖然親自處理各種事務，思考制定正確的國策，然而國家事務繁多，過問處理多有遺漏。政令刑賞的失誤未能一一得知。難道朕的誠意不能令人信服，以致群臣不敢暢所欲言？賑濟百姓的責任，應由我一人承擔。由於近年國事多難，王道未能統一天下，天子巡狩四域的禮儀，長久荒廢而未能施行。朕時時念及那些普通的百姓，不能忘記對他們的關懷照顧。現在派遣兼散騎常侍袁渝等人前往各地頒布朝廷法令，巡視各個郡邑，面見地方長官刺史二千石，申述朝廷的至誠，廣泛徵詢治國要略，考察吏治狀況，訪求民間隱情，表彰選拔操行卓異人士，慰問安撫百姓疾苦。禮法和習俗的得失，一律依照周朝的典制。每位使者要寫好文字材料，回來後列具條陳上奏，幫助我瞭解各地情況，就像我親眼見到一樣。大夫君子，你們要全心全意地處理公務，不

可不盡全力。如果有可行的謀略和宏遠的計劃，請如實道出，向使者陳述，切莫有所隱避和遺漏。朕將虛心聽取有益的勸諫，從而裨補朝政的不足之處。你們好好努力吧，不要辜負朕一片心意。”

松之反使奏曰：“臣聞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以廣運爲極。古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則時雍自洽，禮行江漢，而美化斯遠。故能垂大哉之休咏，廓造周之盛則。伏惟陛下神睿玄通，道契曠代，冕旒華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純，慮明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鰥寡，涣焉大號，周爰四達。遠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咏，重譯咸説，莫不謳吟踊躍，式銘皇風。或有扶老携幼，稱歡路左，誠由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銓任，忝厠顯列，猥以短乏，思純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明風化，黜陟無序，搜揚寡聞，慚懼屏營，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爲牒。伏見癸卯詔書，‘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謹依事爲書以繫之後。”松之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

松之完成使命返朝後上奏説：“微臣聽説上天之道因普照下土而顯得光明輝煌，天子恩德因廣泛布施而臻於極致。古代聖君都是憑仁愛之心普濟天下，因而帝王如果自身具有完美的德行，那麽時代自然和諧融洽；禮義能在長江、漢水流域施行，完美的教化就能推行到遠方。所以帝堯順應天道建立大業，其功績爲人歌頌；周文王勵精圖治，使周朝强盛起來，其謀略爲人贊美。微臣認爲陛下神明聰慧、精妙靈通，行事合乎大道，曠世罕比，身穿冠服，端坐華堂，留心四面八方的國事民情。詢問施行教化未能完善的原因，思慮選舉人才的渠道爲何不能暢通。撫慰普通平民，同情孤男寡婦；發布莊嚴號令，并通告四方。那深遠的謀略以《大雅》《周誥》爲準則，仁慈的訓示傳播到遥遠的邊境。於是舉國敬仰，歌頌皇帝恩德。使者申述聖旨，人民盡皆喜悦，莫不謳歌鼓舞，銘記皇帝的恩德。有的人扶老携幼，在路旁尋歡作樂，所以竟然忘記了這種恩德從何處而來。千載難逢的聖明時代，就在如今出現了。微臣承蒙皇上提拔任用，忝居顯要職務。以臣短淺貧乏的才識，即使焦思苦慮，也不能暢達地表達皇上旨意，整頓廓清風俗教化，而且考察、升降地方官員没有次序；訪求薦舉賢才，又很少聽聞。甚覺慚愧惶恐，不知如何是好。奉呈奏議二十四條，都是在出使過程中遇到問題的隨時記録。微臣見到癸卯詔書中説：‘禮法和習俗的得失，一律依照周朝的典制，每位使者各自寫好文字材料，回來後列具條陳上奏。’謹依據事情原委，整理成文，附在奏章後面。”松之奉命出使頗能盡到使者職責，受到時論好評。

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

裴松之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皇上命他注釋陳壽的《三國志》。他廣泛搜集各種傳記，增加擴大了許多不同傳説。書成後，奏呈朝廷，皇帝感到滿意説：“這是一部足以不朽的

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入補通直爲常侍，復領二州大中正。尋出爲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尋領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博士如故。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子駰，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晋紀》，駰注司馬遷《史記》，并行於世。

著作。”出朝任永嘉太守。在任期間，勤勉公事，體恤百姓，屬吏和民衆甚覺安寧方便。入朝補通直爲常侍，仍領二州大中正。不久又出朝爲南琅邪太守。元嘉十四年，松之辭去官職，拜中散大夫，不久，領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仍兼博士。準備續寫何承天撰述的《國史》，但來不及撰寫，就在元嘉二十八年去世，時年八十。其子裴駰，任南中郎參軍。裴松之撰寫的論述文章和《晋紀》，裴駰注釋的司馬遷《史記》，皆刊行於世。

何承天

何承天，東海郯人也。從祖倫，晋右衛將軍。承天五歲失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議，儒史百家，莫不該覽。叔父肹爲益陽令，隨肹之官。

何承天，東海郡郯縣人。堂祖父何倫，在晋朝官至右衛將軍。承天五歲喪父，母親徐氏，是徐廣的姐姐，聰明博學，所以承天自幼便沉浸於濃厚的學術環境中，儒術史籍百家諸子之書，無不博覽。叔父何肹任益陽令，他隨從叔父到益陽。

隆安四年，南蠻校尉桓偉命爲參軍。時殷仲堪、桓玄等互舉兵以向朝廷，承天懼禍難未已，解職還益陽。義旗初，長沙公陶延壽以爲其輔國府參軍，遣通敬於高祖，因除瀏陽令，尋去職還都。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版爲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鄢陵縣史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乎？微罰可也。”出補宛陵令。趙惔爲寧蠻校尉、尋陽太守，請爲司馬。尋去職。

隆安四年，南蠻校尉桓偉任命他爲參軍。當時殷仲堪、桓玄等人先後舉兵殺向朝廷。承天畏懼戰禍没完没了，辭職返回益陽。平叛義師剛剛起兵之時，長沙公陶延壽任命他爲輔國將軍府參軍，派他向高祖表示敬意，因此而擔任瀏陽令，不久又離職回到京都。撫軍將軍劉毅鎮守姑孰，任命他爲行軍參軍。有一次劉毅出行，正好遇上鄢陵縣小吏陳滿射鳥，箭誤中衛隊長，雖然没有傷到人，但依法要處以棄市的極刑。承天議論道：“刑罰貴在以情理判决，有疑問的就應該從輕論處。以前有人驚嚇漢文帝車駕的御馬，張釋之以冒犯皇帝車駕來判决，判罪也衹是罰金而已。爲什麽呢？因爲知道這個人是無意驚嚇了馬。所以不因爲皇帝貴重，而處以不同的刑罰。現在陳滿意在射鳥，并没有心射人。按照法律，失誤傷人判處三年徒刑。何况還没有傷人呢？稍微予以處罰就行了。”又出任宛陵令。趙惔任寧蠻校尉、尋陽太守，請求承天任司馬。不久又辭職。

高祖以爲太尉行參軍。高祖討劉毅，留諸葛長民爲監軍。長民密懷異志，劉穆之屏人問承天曰：“公今行

高祖任命他爲太尉行參軍。高祖討伐劉毅，留下諸葛長民任監軍。長民暗中懷有異志，劉穆之驅走旁人問承天説：“太尉這次出兵會成功

濟否云何？”承天曰：“不憂西不時判，别有一慮耳。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脱爾，今還，宜加重複。”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頃日願丹徒劉郎，恐不復可得也。”除太學博士。義熙十一年，爲世子征虜參軍，轉西中郎中軍參軍，錢唐令。高祖在壽陽，宋臺建，召爲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永初末，補南臺治書侍御史。

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償責。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

被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滕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質錢，爲子還責。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爲劾，終於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母子俱罪，滕籤法文，爲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爲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飢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

嗎？”何承天説：“不必擔心西部荆州不會平定，另有一事值得擔憂。太尉盧循當年從左里返回石頭城，非常安全不必戒備，如今回師朝廷，應當慎重行事。”穆之説：“祇有您纔會這樣説，以前的丹徒劉郎，恐怕再也不會有了。”鮮之任太學博士。義熙十一年，任宋國世子征虜參軍，又轉任西中郎中軍參軍，錢唐令。高祖在壽陽時，宋國機構建立，召爲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同制定朝廷儀禮。永初末年，補任南臺治書侍御史。

謝晦鎮守江陵，承天被任命爲南蠻長史。當時有一個叫尹嘉的人，家中貧窮，母親熊氏自己以身賣錢，爲尹嘉還債。尹嘉因不孝罪應當處死。承天議道：

軍府中宣布命令，廣泛討論尹嘉的死刑一事，法吏葛滕的判詞爲：母親控告兒子不孝，要殺尹嘉的官員予以贊同。法律條文説：如果違犯教令，對父母不恭敬，父母要殺他，一概允許。要殺那些被告人，祇有確實在他們的父母請求下纔可允許。我查求這件案子當事人的本意，尹嘉的母親説自己請求當錢，爲兒子還債。尹嘉雖然有虧於教義，而熊氏却無殺兒子的請求。熊氏賣身本是爲了尹嘉的生存，而如今却殺了他，不是熊氏本意所希望的。起始以不孝之名起訴，最後以和賣之罪定刑，從兩方面看，母子都有罪過，葛滕的判辭，不符合有關條文。尹嘉大節尚無虧缺，祇是情理方面難以申述，但聖明教化的宗旨，要寬宥愚昧之人。德行聖明，處罰謹慎，周文王因而體恤下民；判定罪責，寬緩死刑，《中孚》之卦因而施及教化於平民。本案從情感方面來説，母親憐憫同情兒子，從恭敬方面來説則不符合禮義。如今拋棄請求寬恕的評議，依從殺戮的條文，責備飢寒交迫的愚民，不遵循恭敬的禮義，確實違背了處罰有疑問的罪過應該從輕，寧可放過有罪者而不冤枉無過者的原則。我認爲應赦免尹嘉的死罪，從而普施好生的恩德；寬免熊氏的過錯，從而表彰憐惜

子女的情分。那麽蒲亭雖説鄙陋，仇覽以孝治理也可以與盛明的德行相比；猪、魚雖説是卑微之物，但也不會置身於如今的教化之外。

事未判，值赦并免。

這一案子未能判決，正遇上大赦，一并被赦免。

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黄門郎㬭密信報之，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領兵戍於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兵力有餘，且當决戰，走不晚也。"使承天造立表檄。晦以湘州刺史張邵必不同己，欲遣千人襲之，承天以爲邵意趨未可知，不宜便討。時邵兄茂度爲益州，與晦素善，故晦止不遣兵。前益州刺史蕭摹之、前巴西太守劉道產去職還江陵，晦將殺之，承天盡力營救，皆得全免。晦既下，承天留府不從。及到彦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彦之以其有誠，宥之，使行南蠻府事。

謝晦進號爲衛將軍，承天轉任諮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年，謝晦將要被討伐，他的弟弟黄門郎謝㬭暗中報信通報。謝晦問承天説："如果這事當真，您認爲我應該怎麽辦?"承天説："以帝王的貴重，舉天下之力攻打一州，一方面力量大小寡殊，另一方面逆反正順又不同，因而逃出國境以求保全，這是上計。其次是派心腹將領帶兵守住義陽，將軍自己率軍在夏口決戰，如果失敗，便從義陽逃出北境，這是次計。"謝晦過了很久説："荆楚是用兵的地方，兵力强盛有餘，應當决一死戰，然後再逃不遲。"令承天寫章表檄文。謝晦認爲湘州刺史張邵一定不贊同自己，要派千餘人前往襲擊，承天認爲張邵的意向尚不知曉，不應該征討。當時張邵的哥哥張茂度任益州刺史，與謝晦一貫友善，所以謝晦停止没有進兵。前益州刺史蕭摹之、前巴西太守劉道產離職還回江陵，謝晦將要殺掉他們，何承天盡力營救，全得以幸免一死。謝晦率兵東下，承天留在軍府没有隨從東下。待到彦之率兵抵達馬頭，承天自行謁見請罪，到彦之認爲他有誠意，寬宥了他，讓他代理南蠻參軍之職。

七年，彦之北伐，請爲右軍録事。及彦之敗退，承天以才非軍旅，得免刑責。以補尚書殿中郎，兼左丞。吴興餘杭民薄道舉爲劫。制同籍期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并爲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期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

> 尋劫制，同籍期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尚存，制應補謫，妻子營

元嘉七年，到彦之北伐，請求任命承天爲右軍録事。到彦之敗退時，因爲承天的才能不適宜軍旅，得以免除懲罰。後來補任尚書殿中郎，兼左丞。吴興餘杭百姓薄道舉犯搶劫罪。按照法律要將服喪一年的親屬從軍。道舉的堂弟代公、道生等都屬於堂兄弟服喪，不在謫戍從軍的範圍，執法人認爲代公等人的母親還在，同道舉爲服喪親屬，因而兒子應該從軍。承天議論道：

> 按照搶劫罪施行懲罰，服喪親屬從軍，堂兄弟服喪不在這個規定中。婦女三從，出嫁後從夫，丈夫死後從子。如今道舉犯搶劫罪，如果他的叔父還活着，依法應該從軍謫

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没，代公、道生并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期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期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此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并宜見原。

戍，妻子兒女隨軍居住，固然是應當的。但道舉行劫時，叔父已經去世，代公、道生都是堂弟，是堂兄弟服喪，不應該從軍謫戍。現在如果因爲叔母爲服喪，使代公因母親從軍，既違背了堂兄弟服喪不謫戍的制度，又背離了婦女三從的道義。由於主事官員恪守親屬連坐的條文，不分辨男女之異，避開嫌疑擔心違法的指責，因此產生疑慮，恐怕這違背了聖朝慎用刑罰的宗旨。我認爲代公等母子都應該原諒。

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御，邈已喪殯，議者謂不宜仍用邈名，更以見官奏之。承天又議曰："既没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耳。奏事一却，動經歲時，盛明之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蕩除。"

已故司徒掾孔邈上奏章，朝廷來不及處理，而孔邈已經去世殯葬，有人認爲這件奏章不宜仍用孔邈的名字，應更改現任官員的名字奏上。承天又議論道："已經死去的人不應該署名於奏章上，并無其他意義，正是迴避不祥之嫌。奏章的處理動輒要經過上年時間，盛明之世，辦事應該簡易，細小的嫌隙和顧忌，都應該予以蕩除。"

承天爲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爲衡陽内史。昔在西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爲州司所糾，被收繫獄，值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并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奶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奶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

承天爲人性格剛愎，不能屈意奉事朝中顯貴，頗因自己的才能得罪同僚官員，僕射殷景仁對他不滿，出朝任衡陽内史。以前在西部任職與當地士人大多不和睦，在郡任職期間又欠公正清廉，被州官員糾彈，拘禁於監獄中，遇上赦免。十六年，任著作佐郎，撰修國史。承天當時已經年老了，而其他著作佐郎都是名家的年少子弟，潁川荀伯子嘲笑他，常稱他爲乳母。承天説："你應當説是鳳凰帶領九子，乳母是什麽話！"不久轉太子率更令，著作佐郎如故。

時丹陽丁況等久喪不葬，承天議曰：

當時在丹陽，有丁況等人死後許久没有下葬，承天議論道：

> 禮所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櫬，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爲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欻然相糾。或由鄰曲分争，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此例既多，江西

> 禮義所强調的還葬，在災荒困難的時候，允許根據各家財力籌辦喪事，而不求完備。丁況三家後代，在數十年中，葬人不用棺木，實在是由於恩情淡薄，同禽獸一般。我以爲丁寶等人與他們鄉鄰同伍多年，這些鄉鄰不曾用道義來勸説他們，用法律來制約他們，而直到十六年冬，官府既没有頒布新的法規，又没有特别强調舊的制度，有什麽嚴重緊切的事值得突然舉報糾彈。或許是因爲鄰里鄉曲相互争吵，

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謫此三人，殆無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爲奸利。財賂既逞，獄訟必繁，懼虧聖明烹鮮之美。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爲宜。

於是就舉報了。聽説在東部各地，這種情况很多，長江以西，淮河以北，更是不少。假如僅僅責罰這三人，并不能整肅這一風氣。開了這一先例，就會引起百姓之間的恐懼震動。里伍縣衙的官吏，競相非法謀利。賄賂既然公行，刑獄訴訟必然繁多，恐怕有損於聖明之世的治道之美。臣認爲對丁況等三家可以不加追究，對這種情况可以制定法令，倘若百姓葬喪不依照法律，同伍鄉鄰應當立即舉報糾彈，三年除服之後，不得再予舉報，這樣處理比較合適。

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顔延之同爲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索虜侵邊，太祖訪群臣威戎御遠之略，承天上表曰：

伏見北藩上事，虜犯青、兖，天慈降鑒，矜此黎元，博逮群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獫狁告難，爰自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雖飲馬瀚海，揚旍祁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輸負海，貲及舟車。凶狡倔强，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自晋喪中原，戎狄侵擾，百餘年間，未暇以北虜爲念。大宋啓祚，兩耀靈武，而懷德畏威，用自款納。陛下臨御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中，貢譯不絶。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獸心易駭，遂生猜懼，背違信約，深構携隙。貪禍恣毒，無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及淺末，懼無可采。若得詢之朝列，辨核同異，庶或開

元嘉十九年，設立國子學，承天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習《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顔延之同爲執經。不久遷任御史中丞。當時北敵侵擾邊境，太祖向群臣徵求强兵禦邊的謀略，承天上表説：

臣得知北部邊境上書告急，北敵侵犯青、兖二州，皇帝的慈愛垂降，哀憐黎民百姓，廣泛徵求群臣意見，謀劃戍邊强兵的策略。下臣雖然愚昧卑陋，有幸也被問及。尋檢古籍，獫狁侵擾中原，自從上古時期就開始了。周朝在興盛之時，南仲駕戰車出征；漢朝在全盛時期，衛青、霍去病效力邊疆。雖然在瀚海飲馬，在祁連山張揚旗幟，取得極大成功，但是戰事困難，勞役繁重，天下騷動不安，江海陸路舟車不斷運送財物。虜寇凶殘狡猾倔强，不肯屈服，開邊之事比較利弊，往往得不償失。漢宣帝末年，乘匈奴自身内亂，消滅一些部落，扶持另一些部落，匈奴開始低頭臣服。自從晋代喪失中原後，戎狄不斷侵擾，百餘年來，總是爲北虜之患而憂慮。大宋王朝建立，兩度北伐展示皇朝軍威，北虜感懷聖朝恩德，畏懼聖朝軍威，因此進貢臣服。陛下統御天下以來，對他們一方面加以制約，一方面又加撫養，十餘年中，貢物往來不絶。去年三王出鎮邊地，希望展示宏遠的謀略，北虜的禽獸之心易於驚駭，於是産生了猜疑和恐懼之心，違背信約，産生了深深的嫌隙。恣意構成禍

引群慮，研盡衆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

害，無故反叛，恐怕烽火警報，一定會從此開始。下臣平素凡庸懦怯，没有用兵的才略，憑藉自己的管窺之見，謹撰《安邊論》。内容淺顯瑣細，恐怕没有什麽可取之處。如果能够將我的意見向朝中同僚詢問，辨别核實大家意見的異同，或許能够啓發群臣的思索，最廣泛地研究各人意見，各種見解全都陳述，對否優劣都能顯示出來。《安邊論》説：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内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静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算，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踪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内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蕩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耻爲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剥辱，視息無寄，故襁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

漢代所説防備匈奴的策略，不超過兩方面，武夫效命於征伐的謀略，儒生講求和親的盟約，探究兩方面的意見，各有深遠的思慮。加上在塞漠之外，受到胡敵的牽制，肯定難以做到在短時内摧毁敵人的軍力，按照預先的計劃行事。先前冀地的百姓，順從中原教化的人很多，相鄰邊境的二州，派出三王離開藩國鎮守，謀略已經確立，宏大的計劃就要施行，士人百姓引頸企望，漢人夷人都向往聖朝。所以寇虜貪圖微利，而且自誇强盛，對外顯示軍力，對内則堅定僞軍的信心。如果今天能對北虜加以撫慰，允許他們改過自新，雖不能將他們綁縛到朝廷，但還是足以使邊境安寧。但是和親事關重大，朝廷應當盡力謀劃，固然不是我淺陋的見識所能探究清楚的。倘若要追踪衛青、霍去病蕩平瀚海的大志，時世情况不同，建立戰功也就不一樣。寇賊長期以來慣於作戰，又完全占領燕、趙之地，連帶據有秦、魏之地，山河之險，從古至今都是一樣的。如果不在淮水、泗水大力屯田，充實青、徐二州，使百姓有糧食儲備，田野裏有豐富的穀物，然後分别命令大將重臣，總領虎旅，精兵十萬，一舉蕩平敵寇，那麽就不足以使王師辛苦，使天下煩勞。爲什麽這樣説呢？如今北方遺民已經習慣了亂政，所願不過是苟且偷安，他們并非全都因爲異族統治而感到羞耻，羡慕遠方聖朝的冠冕，祇是因爲不堪忍受殘害侮辱盤剥，生命没有保障，所以携帶家眷歸國，先後絡繹不絶。虜寇既然不能與聖朝在

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吊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鬥，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

道義方面較量長短，便攻城略地，而輕兵襲擊，則急於對百姓驅趕殘害，這就是虜寇之所以很快引起民怨，最終給自己帶來禍害，覆滅之日不久來臨的原因。如今假如派軍隊討伐，報復敵寇的侵擾殘暴，大肆進攻幽、冀一帶，屠滅破壞城邑，那麼這違背了聖朝愛護養育百姓的宗旨，何況現在正以這個宗旨作爲治國的根本。倘若衹是要安撫他們歸順朝廷，討伐虜寇慰問百姓，那麼虜寇憑藉駿馬奔馳，不肯作戰，朝廷徒然消耗巨大費用，而無損於虜寇。再派奇兵深入敵境，殺敗敵軍，如果殲敵未盡，那麼困獸思鬥，雙方報復的戰爭，將會没完没了。這是秦、漢安邊的下策，漢兵在輪臺後悔的原因。

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羡溪。及襄陽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徙沔南，以實水北，曹爽不許，果亡相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轉戰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獮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耻。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税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掃嵩恒，燕弧折却，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吴蹄絶

安邊固守疆界，應該從長計議。下臣認爲安邊的大計在史書上記載得很完備，李牧最先提出安邊之策，嚴尤重申這方面的重點，安邊之策便大體完備了。曹操、孫權稱霸，才智勢均力敵，長江、淮水之間數百里，雙方不駐扎軍隊。魏捨棄合肥，退保新城，吴築城於江陵，遷徙百姓至南岸，防守濡須口，家安置在羡溪。當魏在襄陽屯兵時，漢民和夷人混雜離散，晉宣王司馬懿認爲應該將百姓徙往沔水之南，從而充實長江北岸，曹爽不同意，果然失去了相中，這些都是前代深刻的教訓。爲什麼這樣説呢？因爲設城防守的郊野，不是牧養牲畜的地方；征討轉戰之地，不是種田植桑的鄉邑。所以堅壁清野，以等待敵軍到來，修繕甲兵，以等待敵軍凋敝。雖然時代古今不同，勢力强弱不同，但是保全邊境護衛百姓，不外乎這些原則。簡要歸納有四條：一是遷移遠處的百姓到駐守之地的周圍；二是要修復城墻浚通隍池；三是修造聚集牛車；四是按照人口要求百姓備置軍器。指派優秀的郡守守護疆土，驍勇善戰的將領顯示軍隊的威風。用狩獵軍訓的方式訓練他們遵守縣令，用禮義祭祀來教育他們懂得廉耻。設置爵禄來吸引他們，建立法令來約束他們。勞役賦

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

稅有一定章程；寬鬆和威猛結合運用。過了十年，百姓懂得道義和法令。然後再選拔將領，授以奇謀，軍旗飄揚在雲中、朔方，王師似巨風席捲黄河、冀州，如閃電掃蕩嵩山、恒山，燕人弓箭折斷，代地馬匹失足，斬斷盤踞秦地賊虜的右臂，削去伸向吴郡蹄爪的左肩，在燕然山樹碑銘功，在金微山饗宴衆將士。

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鋭俟機，宜審其算。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埸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爲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宫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且今春逾濟，既獲其利，乘勝忸忕，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騎蟻聚，輕兵烏集，并踐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驲，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并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捍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縣也。

虜寇的敗亂雖然已有徵兆，昏昧衰弱容易攻克，但是就天時人事方面來説，或許條件并未完全具備，應該稍稍抑藏鋒芒等待時機，謹慎地進行謀劃。假若守邊軍隊没有增加，散亂無序地遍布野外，加上邊境與南方相比勤勞與懶惰不同，貧窮與富裕懸殊，當地的百姓大多懷有二心，虜寇來往不定，使百姓不安心本業，那麽這些地區很難統治，而易於動蕩不安。又加上狡詐虜寇的天性，他們以肉爲食，以皮爲衣，以善騎馳騁爲美，以游獵作爲生活來源，没有乘坐車輿的安逸，没有房屋宫室來護衛，櫛風沐雨，不覺得辛勞，露天藉草睡眠，適合他們的生活習性，得勝時競相争利，戰敗時逃跑不感到羞耻。敵軍驟然來侵擾，而我軍已經奔波疲勞。況且在今年春天，他們越過濟水，獲得戰利之後，照例乘勝劫略，不擔心天朝誅戮，當到秋末之時，或許他們更會來送死。快速的騎兵像螞蟻一樣聚合，輕捷的兵卒似鳥一樣齊集，踐踏莊稼，焚燒鄉鎮民居，即使守邊將領謀略豐富，也不知如何對付。假若衆多軍隊都屯駐邊關，必然要荒廢大量農田；車騎驛傳，勞役必定遲緩；散發金錢賞賜將士，耗費肯定巨多；將士離鄉遠戍異地，曠怨之情一定深沉。不如使百姓安心居住在現有的住處，加强農耕和作戰訓練，這樣既無勞師動衆的煩勞，又有捍衛邊境的效果，與上述情況相比利害得失，優劣懸殊。

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内地。今青、兖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

一是遷移遠處的百姓到駐守之地的周圍，從而充實内地。現在青、兖二州舊有的百姓，還有冀州新近歸附的百姓，在邊界上

今悉可内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兖州、冀州移泰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内，其號險固。民性重遷，暗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

有二萬家，這是虜寇可以藉助的力量。如今可以讓他們全部遷入内地，青州的百姓移入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兖州、冀州百姓移入泰山以南，往南直到下邳，左有沭水，右有沂水，田野肥沃，西阻擋蘭陵，北扼守大峴，處於四面環山之地，可以稱得上險要堅固。百姓天性看重遷徙，而不明白遷徙後新生活的好處，當没有虜寇騷擾而内遷時，便容易産生怨言。現在他們最近被劫掠，餘懼尚未消失，假若向他們曉示安危利弊，使他們居住在富裕安樂的地方，他們必定會在路上歡欣鼓舞，視遷徙爲回歸。

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頹毁，猶可修治。粗計户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内，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噪。十則圍之，兵家舊説，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三萬矣。

二是修復城墻，浚通池隍，從而增加防守能力。舊例在秋收冬藏之時，百姓入城守護，爲了防禦外來暴虐的敵寇，從而使防守常備不懈。古代的城池，到處都有，現在雖説坍塌毁壞，還是可以修治的。大略統計有多少住户，估計城中可以容納的人數，新遷來的家庭，全都安置在城中，藉助他們的力量，將他們編爲閭伍。收穫莊稼築場曬穀，以閭伍爲單位。婦女小孩守家，官吏成爲師長，男子婦女春夏耕種放牧，秋冬入城護衛。寇虜攻來之時，一城有千餘户人家，能够作戰的戰士不下二千人，其餘身體衰弱的百姓，還能登上城墻，助威吶喊。按照兵家舊説，十倍的兵力纔能包圍進攻城池，二千餘戰士足可以抵抗虜軍三萬餘衆。

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伍伯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

三是集合牛和修製車，以充實軍事器械。估算千户家庭的資産，不少於五百頭耕牛，可以駕車五百輛。這些車輛聚合鉤連在一起，可以護衛民衆。倘若城池不可以固守，在平地行走或奔向險要之地，敵軍也不敢輕易干犯。百姓既然已經分閭伍聚居，容易加以檢查。號令預先曉示，百姓早有警戒。在緊急情況下徵集，一個晚上便能收齊。

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

四是按照人口要求百姓備置軍器，不能使兵器缺乏。千户人家的城邑，有二千餘名戰士，他們都要持有軍器，平常慣於

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内，軍用粗備矣。

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内；兵農并修，在於疆埸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温凉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刺，怨起及瓜，今若以荆、吴鋭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强，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兹制漸絶，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内，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别，明其勛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内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晝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毁，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居，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毁缺，權時栅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完

使用，并銘刻上各自姓名，回家時放置於府庫中，出外便拿出來自衛。弓箭利器，有些百姓没有能力置辦，官府稍加幫助補充，數年之内，軍隊的器械便大致完備了。

臣聽説對國内來説，軍威與國力是兩回事；而對邊境來説，農業與軍力都要完善。進攻防守的策略，都要適合百姓的習性，依照民俗的勇猛或膽怯來制定。對百姓來説，山嶺江河平原的地形，寒暑温凉的氣候等方面的差異，各有適合他們本性的環境，變换環境則傷害他們的生活。所以《詩經》中有戰士防守申地而諷刺當政者的篇章；齊襄公時，瓜期不代引起將士怨憤。如今倘若派遣荆州、吴郡的精鋭部隊屯駐遠處的清水、濟水一帶，既耗費巨大，又引起將士深沉的嗟怨。依照下臣看來，這種做法不如利用當地的百姓便利。管仲治理齊國，立法重在管理百姓；商鞅在秦國執政重視百姓耕種和軍事訓練。他們最終顯示軍威成就霸業，之所以能使他們的意志和事業得以實現，并非偶然使用武力使然，實在有深刻的原因。梁國因爲倚重士兵，他們的國家自行滅亡；齊國因爲依賴戰術技巧，這個國家的百姓也分崩離析了。自從漢、魏以來，這種制度便漸漸消亡了，狩獵已經不再是古代聖王的制度，治理軍隊徒然滿足耳目的欲望，一旦有了緊急情况，百姓不懂得作戰，以至於要廣泛地懸賞招募士兵，用豐厚的薪俸來供養他們，匆忙發兵奔救，天下騷動不安。州郡長官拱手聽任敵寇横行，一籌莫展，惟有希望朝廷派遣軍隊。這都是忽視戰備的禍害，不教育百姓重視國防的過失。如今遷移百姓充實内地，浚通修治城池，分部族聚居於一處，教給他們騎馬射箭的軍事技藝，有關官員選拔測試，根據他們的能力分辨優劣等級，頭等的優秀人才，要逐漸加以優厚的待遇，表彰他們勛業才幹，在州郡範圍内予以宣布。這樣一來，屯駐的部衆長時不變，百姓的家業不必遷移。對家内而言，可以保護老幼病弱

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捍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户具全軍之衆，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廪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的家眷；對家外而言，又是通往當官的道路。親朋好友長期在一起，大家同憂患共歡樂，情感因爲適合習性而愈發親切，耕種之事因此不會荒廢，白天戰鬥看見相貌足能相識，夜間戰鬥聽見聲音足能相互救援，這便是教育備戰的重要措施，是先代哲人存留下來的方法。議事者必然有人認爲古城荒蕪毁壞，難以再修復。現在不必要求即刻使舊城恢復到先前的規模，衹是先使百姓定居下來，修築里巷街道，舊時遺存的城墻池溝，因地制宜地使用，有毁壞的地方，暫時用栅欄加以阻隔。這樣足以抵擋敵人小規模軍隊，防禦小股散游的騎兵。然後藉助地方將領之力，逐漸使城池趨於完善。徵集來的百姓牛車，要求百姓適當備置的軍器，是戰争中攻守所依賴的資財，是治軍治國的根本，如今應順從百姓的利益，引導并加以實施。耕種的器具是國家的至寶，種田紡織的農民，同時兼有捍衛城池的作用，千户人家擁有兩旅的兵力，萬户人家具有一個軍的兵力，兵力强盛遭遇敵人騷擾時不必戒嚴，國家富裕百姓就不會勞苦，這與用優厚待遇供養軍隊，憑空耗用國庫糧食的作法，便利之處不可同日而語。

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簳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并加雕鎸，别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内。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毁其航

如今太平相承爲時已久，邊境的法令鬆弛，弓箭利器，既没有禁止民間持有，而往年棄置的軍甲，將近二十年，應該檢查它們所在的地方，從而加以銷毁。我認爲應該重申舊有的條例，嚴加杜絶商人在通商往來時衛隊私自挾帶軍器，否則一律軍法制裁。又在邊界上要嚴密布置守關的官吏，防止奸細。在防守邊境的城中，那衆多備置的軍器，全要刻上姓名，另外打造成一種程式。倘若有誰遺失了刀箭，或者有人私自持械爲劫賊時，都可以即時驗查，這樣做對治邊有好處。又，鉅野一帶湖泊廣闊，南通洙、泗二水，北連青、齊二州，有舊的縣城，就在湖泊之中。應該儘快修復舊城墻，利用舊有土壩，提供百餘艘輕便的戰艦。敵寇倘若侵

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禦敵之要也。

入邊境，率領艦隻出戰，左右兩方面的軍隊根據戰機隨時接應，占據敵軍要經過的渡口，毁壞他們漕運的航道。這是使用我軍擅長之處阻止敵軍戰車，運用我方的優勢，也是防禦敵軍的重要策略。

承天素好弈棋，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上答："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又能彈箏，上又賜銀裝箏一面。承天與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糾奏。太尉江夏王義恭歲給資費錢三千萬，布五萬匹，米七萬斛。義恭素奢侈，用常不充，二十一年，逆就尚書换明年資費。而舊制出錢二十萬，布五百匹以上，并應奏聞，元輒命議以錢二百萬給太尉。事發覺，元乃使令史取僕射孟顗命。元時新除太尉諮議參軍，未拜，爲承天所糾。上大怒，遣元長歸田里，禁錮終身。元時又舉承天賣茭四百七十束與官屬，求貴價，承天坐白衣領職。元字有宗，陳郡陽夏人，臨川内史靈運從祖弟也。以才學見知，卒於禁錮。

承天一貫喜愛下棋，頗因爲這一愛好而荒廢公務。太祖送給他棋子，承天上表答謝，皇上回答道："賜給你棋子，何必去非難張武貪愛金錢呢?"承天又善於彈箏，皇上又賜給他一面銀子裝飾的箏。承天同尚書左丞謝元素來相處不和，兩人競相盯住尚書、御史臺的過錯，屢次向朝廷上奏相互糾彈。朝廷向太尉江夏王劉義恭每年供給的資金有三千萬錢、五萬匹布、七萬斛米。義恭一貫奢侈，費用常常不够。元嘉二十一年，他向尚書省要求預支第二年費用，而依照舊有的法令，出錢二十萬，布五百匹以上，都應該上奏朝廷知道。謝元私自命令給太尉二百萬錢。事情被發覺，謝元便指使令史取得尚書僕射孟顗的命令。謝元當時新任太尉諮議參軍，尚未就任，被承天糾彈。皇上大怒，謫貶謝元長期回歸家鄉，終身禁錮不得任職。謝元當時也舉報承天把四百七十束茭草賣給官府，以求高價，承天因此以布衣身份任職。謝元字有宗，陳郡陽夏人，是臨川内史謝靈運堂祖弟。他以富有才幹學問而知名於世，死於禁錮期間。

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爲吏部，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并《前傳》、《雜語》、《纂文》、論并傳於世。又改定《元嘉歷》，語在《律歷志》。

二十四年，承天升任廷尉，没有就任，皇上打算任命他爲吏部尚書，他已經暗中得到皇帝的旨意，私自透露出去，因此被罷免官職，卒於家中，當時七十八歲。先前，《禮論》一書共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合并，把相同部分歸爲一類，輯爲三百卷，并有《前傳》、《雜語》、《纂文》等書，以及論、傳等著作流傳於世。又改定了《元嘉歷》，事情記載在《律歷志》中。

史臣曰：治邊之術，前世言之詳矣。夫戎夷狡黠，飄迅難虞，必宜完其障塞，謹其烽柝，使來徑可防，去塗易梗，然後乃能禁暴止奸，養威攘寇。漢世案秦舊迹，嚴塞以限外夷，

史臣曰：治理邊境的方略，前代已有詳細的論述。胡虜狡詐，飄忽不定難以預測，必須要完善屏障要塞，縝密地使用烽火木柝，使敵軍侵入的路徑可以防禦，離去的道路容易阻擋，然後纔能禁止敵寇的殘暴行徑，蓄養軍威抵抗敵寇。漢

吴、魏交戰，亦以江、淮爲疆埸，莫不先憑地險，却保民和，且守且耕，伺隙乘釁。高祖受命，王略未遠，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闊，盛衰既兆，用啓戎心。蓋由王業始基，經創多闕，先内後外，以至於此乎。自兹以降，分青置境，無圍守之宜，闕耕戰之略，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頓亡，遂致胡馬横行，曾無藩落之固，使士民局蒼天，蹐厚地，繫虜俘囚，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博而篤矣，載之云爾。

代依恃秦代存有的舊城，戒備邊塞從而限制境外異族入侵。孫吴、曹魏交戰，也以長江、淮河一帶作爲主戰場，無不首先憑藉地勢險要，退保百姓安居樂業，一邊防守一邊耕種，等待對方出現危機而伺機行動。宋高祖接受天命爲帝，朝廷謀略并不宏遠，雖然沿着黄河防守，而兵力孤單，援兵又遥遠，形勢的盛衰已經有了徵兆，因此引發了敵寇好戰之心。這是由於帝王基業剛剛開創，謀略多有缺乏，先經營朝中後顧及邊境之事，以至於造成這種局面。從此以後，劃分青州成爲邊界，既没有適當的防守措施，又缺乏耕戰的謀略，寄希望敵寇不來騷擾，於是没有防備。周、漢二代的戰和策略，在宋代立即亡失了，於是招致胡人騎兵在中原横行無礙，國家根本没有藩籬來護衛，以至於使士人百姓陷於困境而無所容身，成爲俘虜而又没有地方去控訴哀告，悲哀啊！何承天的《安邊論》，論證廣泛而且信實，所以轉載在這裏。



宋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吉翰　劉道産　杜驥　申恬

吉翰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爲龍驤將軍道憐參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男。轉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爲將佐十餘年，清謹剛正，甚爲高祖所知賞。永初三年，轉道憐太尉司馬。

太祖元嘉元年，出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龍驤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三年，仇池氐楊興平遣使歸順，并兒弟爲質，翰遣始平太守龐諮據武興。仇池大帥楊玄遣弟難當率衆拒諮，又遣將强鹿皮向白水。諮擊破，難當等并退走。其年，徙督益寧二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在益州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

六年，以老疾徵還，除彭城王義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時太祖經略河南，以翰爲持節、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會前鋒諸軍到彦之等敗退，明年，復爲司徒司馬，將軍如故。其年，又假節、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齋呈其事。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起初任龍驤將軍劉道憐的參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因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男。又轉任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任將佐十餘年，清廉謹慎，剛直公正，高祖非常賞識他。永初三年，轉任道憐太尉司馬。

太祖元嘉元年，出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龍驤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三年，仇池氐帥楊興平派遣使者歸順朝廷，以兒子和弟弟作爲人質。吉翰派遣始平太守龐諮進據武興。仇池大帥楊玄派遣弟弟楊難當率領衆軍抵禦龐諮，又派遣部將强鹿皮進軍白水。被龐諮擊敗，難當等全部退走。這一年，吉翰遷任督益寧二州梁州的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的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在益州，他有良好的政績，是十分稱職的封疆大吏，獲得時論的贊譽。

六年，因年老有病召回朝廷，除授彭城王義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當太祖開拓河南時，任命吉翰爲持節、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職務如故。適逢到彦之等人率領的前鋒各軍戰敗潰退，第二年，吉翰又任司徒司馬，將軍職務如故。當年，又假節、監徐兗二州豫州的梁郡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職務如故。當時，有一死罪囚犯，典籤官想免除他的死刑，乘吉翰持八關齋戒時呈報這件事。吉翰聽完

翰省訖，語“今且去，明可便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如此，其下畏服，莫敢犯禁。明年卒官，時年六十。追贈征虜將軍，持節、監、刺史如故。

後説：“今天你暫且離去，明天你可以再來。”第二天早上，典籤不敢再去。吉翰派人呼喚，他纔敢來。吉翰取出典籤昨天呈遞的公文看完，對他説：“你有意想免除這名囚犯的死刑。昨天我在齋戒中，知道了這件事，也有意饒他一命。但是這犯人罪行深重，不能完全寬免，既然你想給他恩惠，那麽你就應該代替他承擔罪責。”於是命令下屬逮捕典籤，關進牢房，處以死刑，饒恕這名囚犯的死罪。他就是這樣施行刑律政令，下屬對他畏懼推服，没有人敢違反禁令。第二年，在任上去世，當時六十歲。追贈征虜將軍，持節、監、刺史如故。

劉道産　劉延熙

劉道産，彭城呂人，太尉諮議參軍簡之子也。簡之事在弟子《康祖傳》。

劉道産，彭城呂人，太尉諮議參軍劉簡之的兒子。簡之的事迹在他弟弟的兒子《劉康祖傳》中。

道産初爲輔國參軍，無錫令，在縣有能名。高祖版爲中軍行參軍，又爲道憐驃騎參軍，襲父爵晋安縣五等侯。廣州群盜因刺史謝道欣死爲寇，攻没州城，道憐加道産振武將軍南討，會始興相劉謙之已平廣州，道産未至而反。

劉道産最初任輔國參軍，無錫縣令，在任縣令期間以才幹著稱。高祖命他爲中軍行參軍，又任劉道憐驃騎參軍，襲父親晋安縣五等侯爵位。廣州群盜趁刺史謝道欣死去的時機作亂，攻陷了州城，道憐加道産爲振武將軍率軍南征。正好始興相劉謙之已經平定廣州，道産未到廣州就返回了。

元年，除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郡人黄公生、任肅之、張石之等并譙縱餘燼，與姻親侯攬、羅奥等招引白水氐，規欲爲亂。道産誅公生等二十一家，宥其餘黨。還爲彭城王義康驃騎中兵參軍。元嘉三年，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有惠化，關中流民，前後出漢川歸之者甚多。六年，道産表置隴西、宋康二郡以領之。

景平元年，任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郡人黄公生、任肅之、張石之等人夥同蜀王譙縱的餘黨以及姻親侯攬、羅奥等人招引白水氐人，謀劃起兵作亂。道産誅殺黄公生等二十一家，寬恕了其餘同黨。回朝任彭城王義康驃騎中兵參軍。元嘉三年，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任刺史期間有良好的德政，關中流民，先後有許多人離開漢川歸附於他。六年，道産上表設置隴西、宋康二郡，也由他治理。

七年，徵爲後軍將軍。明年，遷竟陵王義宣左將軍諮議參軍，仍爲持節、督雍梁南秦三州荆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遠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

七年，徵道産爲後軍將軍。第二年，遷任竟陵王義宣左將軍諮議參軍，仍任持節、督雍梁南秦三州荆州的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遠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太守。他善於治理百姓，在雍州政績尤爲突出。

陽太守。善於臨民，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叛戾不受化者，并皆順服，悉出緣沔爲居。百姓樂業，民户豐贍，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産始也。十三年，進號輔國將軍。十九年卒，追贈征虜將軍，謚曰襄侯。道産惠澤被於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衰絰，號哭追送，至于沔口。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啓太祖曰："故輔國將軍劉道産患背癰，疾遂不救。道産自鎮漢南，境接凶寇，政績既著，威懷兼舉。年時猶可，方宣其用，奄至殞没，傷怨特深。伏惟聖懷，愍惜兼至。"

長子延孫，别有傳。延孫弟延熙，因延孫之蔭，大明中，爲司徒右長史，黄門郎，臨海、義興太守。泰始初，與四方同反，伏誅。

劉道錫

道産弟道錫，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元嘉十八年，爲氐寇所攻，道錫保城退敵，太祖嘉之，下詔曰："前者兵寇攻逼，邊情波駭，廣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奬率文武，盡心固守，保全之績，厥效可書。可冠軍。諮議參軍、前建威將軍、晋壽太守申坦，孤城弱衆，厲志致果，死傷參半，壯氣不衰，雖力屈陷没，在誠宜甄。可建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初，氐寇至，城内衆寡，道錫募吏民守城，復租布二十年。及賊退，朝議："賊雖攻城，一戰便走，聽依本要，於事爲優。"右衛將軍沈演之、丹陽尹羊玄保、後軍長史范曄并謂："宜隨功勞裁量，不可全用本誓，多者不得過十年。"從之。二十一年，遷揚烈將軍、廣州刺史。二十七年，坐貪縱過度，自杖治中荀齊文垂死，乘輿出城行，與阿尼

蠻夷先後叛亂乖戾不接受朝廷治理的人，都一概順從推服，都到沔水一帶居住。百姓安居樂業，家庭生活富裕。因此有了《襄陽樂歌》，這個曲調就是從道産那時開始的。十三年，進號輔國將軍。十九年去世，追贈征虜將軍，謚號襄侯。道産恩澤遍及西部疆土，當他的靈柩運回時，衆多蠻人都穿了喪服，號哭追送，一直送到沔口。荆州刺史衡陽王劉義季啓奏太祖説："已故輔國將軍劉道産生了背癰，這一疾病竟至於不可醫治。自從道産鎮守漢南以來，治境與凶頑的賊寇相接，而他的政績非常顯著，在當地既有威望，又有恩德。他的年齡還不算老，正待進一步發揮作用，不幸溘然長逝，令人特别悲痛。下臣思量聖上心情，對他一定是憐憫而又惋惜的。"

劉道産的長子劉延孫，另外有傳。延孫的弟弟延熙，以延孫的蔭庇，在大明年間任司徒右長史，黄門郎，臨海、義興太守。泰始初年，參與地方諸王的謀反，被殺。

道産的弟弟道錫，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元嘉十八年，受到氐寇的攻擊，道錫保住了城池，挫敗了敵軍，太祖嘉奬他，下詔説："先前敵寇軍隊進犯，邊地人心波動懼怕，廣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勉勵并率領文武官員，盡心地牢固防守，從保全郡城的業績來説，這種功績可以記載於史册。道錫可升爲冠軍將軍。諮議參軍、前建威將軍、晋壽太守申坦，在兵弱城孤的情况下，振奮情志，勇於獻身，將士傷亡過半，壯氣仍然不減。雖然因力盡而使城陷，但對他的忠誠應該表彰。申坦可升任建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起初，氐寇進攻，城中士兵不多，道錫招募吏民守城，應募者免除二十年租税。賊兵撤去後，朝臣議論道："賊寇攻城雖然一戰就退走了，仍應按照原來的規定處理這件事纔比較合適。"右衛將軍沈演之、丹陽尹羊玄保、後軍長史范曄都説："應該根據各人的功勞衡量裁定，酌情免除租税，不能一概運用原來的誓約。免除租税，最多不得超過十年。"朝廷聽從這一意見。二十一年，道錫遷揚烈將軍、

同載，爲有司所糾。值赦，明年散徵，又以赦後餘贓，收下廷尉，被宥病卒。

廣州刺史。二十七年，因貪婪縱欲過度，親自杖責治中荀齊文幾乎死去，與女尼同乘一輛車出城游玩等事，受到有關部門糾彈。遇到寬赦。第二年，徵他任閑散官職。又因爲他遇赦之後，仍然留下貪污的贓物，被廷尉拘捕。後來又被寬恕，不久病死。

杜驥　杜坦　杜幼文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耽，避難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高祖杜預，晉時任征南將軍。曾祖杜耽，因在河西避難，於是在前涼張氏治下任職。苻堅平定涼州，他的祖父和父親纔返回關中。

兄坦，頗涉史傳。高祖征長安，席卷隨從南還。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歷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鑠右將軍司馬。晚渡北人，朝廷常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爲清塗所隔，坦以此慨然。嘗與太祖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如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生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曾祖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葉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便超入内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杜驥的兄長杜坦閲讀了很多史傳。高祖征長安時，他跟隨大軍回到南方。太祖元嘉年間，朝廷很信任他，待遇非常優厚。歷任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劉鑠的右將軍司馬。後來南渡的北方士人，朝廷往往把他們當作荒遠粗鄙的人來對待，即使具有才幹而應當任用，但總是不能提任重要官職，杜坦常因此感嘆。他曾經與太祖談及史籍，皇上說："金日磾忠誠孝敬，純正深厚，漢朝大臣没有誰能與他相比，遺憾的是現在不再有這樣的人了。"杜坦說："日磾的美德，的確如陛下所說。但是假若讓他生在當今時代，養馬尚且没有空閑，又豈能受人賞識。"皇上臉上變色說："你怎麽能這樣輕視朝廷呢?"杜坦說："請皇上讓臣以自身爲例來說明吧。臣本來出身於中華名門望族，已故曾祖父在晉朝動亂危亡之際，流離遷徙到涼州一帶，世世代代，没有毁棄舊的傳統。就是因爲没有早先南渡，便因此視爲荒遠粗鄙之人而受到阻隔。日磾是胡人，身爲牧中養馬之人，却能不拘一格而擢拔他爲宫廷近臣，列身有名望的賢臣之中。聖朝雖然也選拔賢才，但在臣看來，恐怕未必能做到這一步啊。"皇上默然無語。

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桂陽公義真鎮長安，辟爲州主簿，後爲義真車騎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江夏王義恭撫軍刑獄參軍，尚書都官郎，長

北方一貫的風俗：探望親友的疾病，一定是派遣子弟去。杜驥十三歲那年，父親指派他問候同郡韋華。韋華的兒子韋玄，有很高的聲望，見到杜驥感到驚異，便把女兒嫁給他。桂陽公義真鎮守長安，徵用他爲州主簿，後來任義真車騎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江夏王義恭撫軍刑獄

沙王義欣後軍録事參軍。

元嘉七年，隨到彦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索虜撤河南戍悉歸河北，彦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及彦之敗退，驥欲棄城走，慮爲太祖所誅。初，高祖平關洛，致鍾虡舊器南還，一大鍾墜洛水。至是太祖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所領牽鍾於洛水，驥乃誑之曰："虜既南渡，洛城勢弱，今修理城池，并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鍾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既至見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衆去。驥亦委城南奔，白太祖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壽陽。聳夫，吴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世偏裨小將莫及。始隨到彦之北伐，與虜遇，聳夫手斬託跋燾叔父英文特勤首，燾以馬百匹贖之。

以驥爲通直郎，射聲校尉，世祖征虜諮議參軍。十七年，出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寧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爲吏民所稱咏。二十四年，徵左軍將軍，兄坦代爲刺史，北土以爲榮焉。坦長子琬爲員外散騎侍郎，太祖嘗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丞都答云："諸郎開視。"上遣主書詰責，驥答曰："開函是臣第四子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問。二十七年，卒，時年六十

參軍，尚書都官郎，長沙王義欣後軍録事參軍。

元嘉七年，隨從到彦之進入河南，加建武將軍。索虜撤除河南一帶的駐防，全部返回河北，彦之派杜驥駐守洛陽。洛陽城墻已經長期没有整修，又缺乏糧食，當彦之敗退時，杜驥想棄城逃走，又害怕太祖會殺他。先前，高祖平定關中洛陽，搬運編鐘等前朝禮器返回南方，有一口大鐘墜落在洛水中。到這時，太祖派遣將軍姚聳夫帶領一千五百人去打撈搬運這口鐘。當時，聳夫正帶領部下在洛水打撈大鐘，杜驥就騙他説："虜寇南渡洛水後，洛陽城兵力薄弱，如今修治好城池，都已堅固，軍糧又很充足，所缺乏的衹是防守人員而已。你率領部下與我聯兵，共同防守這座城，立了大功後，再去撈鐘也不晚。"聳夫相信他的話，帶領部下與杜驥會合。到洛陽後，聳夫見這城難以防守，又缺糧食，於是帶領部下離去，杜驥也乘機拋棄洛陽南逃。禀告太祖説："本來我要不惜生命固守洛陽，姚聳夫到了洛陽就立即逃跑，於是士兵鬥志沮喪，再也無法指揮。"皇上大怒，派建威將軍鄭順之到壽陽殺死聳夫。聳夫是吴興武康人，勇敢果斷有力氣，宋代偏裨小將没有誰比得上他。起初他跟隨到彦之北伐，與虜軍相遇，聳夫親手斬下託跋燾叔父英文特勤的頭顱，託跋燾用一百匹馬贖回這顆頭。

皇上任命杜驥爲通直郎，射聲校尉，世祖征虜諮議參軍。十七年，出朝督青冀二州和徐州的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寧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任職八年，以德政著稱於齊地。從義熙至宋代末年，刺史中衹有羊穆之和杜驥受到官吏和百姓的稱頌。二十四年，徵入朝廷任左軍將軍，其兄杜坦代替他任刺史，北方人以此感到榮耀。杜坦長子杜琬任員外散騎侍郎，太祖曾經有書函下給杜坦，杜琬就私自拆開閲讀。可是信没有發出去，皇上又要取回它，發現書函已被人拆開，於是大加推究追查。丞都回答説："杜家的幾位公子拆開看過。"皇上派主書責問，杜驥回答説："拆開信函的是臣的第四子季文，他俯首等待治罪。"皇上特予寬容，没有追問。二十七年，杜

四。

長子長文，早卒。

第五子幼文，薄於行。太宗初，以軍功爲驍騎將軍，封邵陽縣男，食邑三百户。尋坐巧佞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禕謀反事，拜黄門侍郎。出爲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廢帝元徽中，爲散騎常侍。幼文所莅貪横，家累千金，女伎數十人，絲竹晝夜不絶，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常相從，又并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死，廢帝深疾之。帝微行夜出，輒在幼文門墻之間，聽其弦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幼文兄叔文爲長水校尉，及諸子侄在京邑方鎮者并誅。唯幼文兄季文、弟希文等數人，逃亡得免。

驥去世，享年六十四歲。

長子杜長文，早亡。

杜驥第五子幼文，品行浮薄。太宗初年，憑軍功任驍騎將軍，封邵陽縣男，食邑三百户。不久因巧詐奸佞得罪，被褫奪爵位。後來因爲告發太尉廬江王劉禕謀反一事，拜黄門侍郎。出朝任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廢帝元徽年間，任散騎常侍。幼文在任職的地方貪婪横暴，積聚家産達千金，有歌伎數十人，家中絲竹之聲晝夜不絶。他與沈勃、孫超之的住宅鄰近，常在一起游玩，他們又都同阮佃夫的關係密切。佃夫死後，廢帝十分憎恨他們。皇帝有時便裝夜出，總是在幼文住宅門墻之外，聽到管弦演奏聲，時間一久，内心就變得憤憤不平，於是親自率領宿衛士兵誅殺杜幼文、沈勃、孫超之等人。幼文的兄長叔文當時任長水校尉，連同那些在京城方鎮的子侄們全都被殺。祇有幼文的兄長季文、弟弟希文等幾個人逃跑，得免一死。

申恬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爲石虎司徒。高祖平廣固，恬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國，并以幹用見知。永歷青、兖二州刺史。高祖踐阼，拜太中大夫。宣，太祖元嘉初，亦歷兖、青二州刺史。恬兄謨，與朱脩之守滑臺，爲虜所没，後得叛還。元嘉中，爲竟陵太守。

恬初爲驃騎道憐長兼行參軍。高祖踐阼，拜東宫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載，不請休息。轉員外散騎侍郎，出爲綏遠將軍、下邳太守。轉在北海，加寧遠將軍。所至皆有政績。又爲北譙、梁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抄。恬到，密知賊來，仍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軍事、泰山太守，將軍如故，威惠兼著，吏民便之。臨川王義慶鎮江陵，爲平西中兵參軍、河東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縣人。曾祖申鍾，任石虎的司徒。高祖平定廣固，申恬的父親申宣、申宣的堂兄申永，都得以返回本朝。他們都憑才幹而受到賞識。申永歷任青、兖二州刺史。高祖登上皇位，申永任太中大夫。申宣在太祖元嘉初年，也歷任兖、青二州刺史。申恬的兄長申謨，與朱脩之一起防守滑臺，被索虜抓獲，後來有機會逃回。元嘉年間，申謨任竟陵太守。

申恬起初任驃騎劉道憐長兼行參軍。高祖登皇位時，申恬任東宫殿中將軍，度還臺。在殿中省值勤十年，不請假休息。轉任員外散騎侍郎，出朝任綏遠將軍、下邳太守。後來調往北海任職，加寧遠將軍。在任職之處，均有良好政績。又任北譙、梁二郡太守，將軍如故。守郡的邊境與任城的叢林相連接，屢次受到賊寇的騷擾。申恬到任時，已暗地得知賊寇要來，於是在險要地方埋伏軍隊，出其不意地進行襲擊，將他們盡數抓獲殲滅。元嘉十二年，遷任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軍事、泰山太守，將軍如故。他威勢和恩德兼用，下屬官吏和百姓感到安寧和便利。臨川王

太守。衡陽王義季代義慶，又度安西府，加寧朔將軍。召拜太子屯騎校尉，母憂去職。

劉義慶鎮守江陵，申恬任平西中兵參軍、河東太守。衡陽王劉義季代替義慶守江陵，申恬又轉任安西府，加寧朔將軍。後又召入，任太子屯騎校尉，因爲母親守喪而離職。

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恬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烈將軍、冀州刺史。明年，加濟南太守。時又遷換諸郡守，恬上表曰："伏聞朝恩當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心散越。臣殃咎之餘，遭蒙逾忝，寵私罔已，復兼今授，豈其愚迷，所能上答。臣近至止，即履行所統，究其形宜。河、濟之間，應置戍捍，其中四處，急須修立，瓮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原，委以邊事。緣山諸邏，并得除省，防衛綏懷，利便非一。吕綽誠效益著，深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附説，急有同異，二三未宜。但房紹之莅郡經年，軍民粗狎，改以帶臣，有乖舊事。遠牽太原，於民爲苦。而瓮口之計，復成交互，人情非樂，容有不安。疆場威刑，患不開廣，若得依先處分，公私允緝。"上從之。詔有司曰："恬所陳當是事宜，近諸除授可悉停。"

二十一年，冀州的治所轉移到歷下，任命申恬督冀州青州的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烈將軍、冀州刺史。第二年，又加濟南太守之職。當時朝廷又要調換各郡的郡守，申恬上表説："臣聽説朝廷恩德，要加臣濟南太守一職。臣仰念優厚的聖旨，激動得不知如何是好。臣遭逢禍亂，僥幸生存，已承蒙皇上格外提拔，忝列官班。如今皇上對臣恩寵無窮，又授臣兼任濟南太守。以臣的愚鈍無知，如何報答皇上的恩德。臣最近到任，立即行視管轄區域，考察各地地形。臣以爲黄河、濟水之間，應當建造防守城堡。其中有四處，急需修建，瓮口舊城更是重要地方，應該移屬太原郡，委派此郡管理邊務。沿着山地的各支巡邏軍隊都可以撤除了，防止敵軍騷擾安撫百姓，便利之處非祇一端。吕綽忠誠效職，政績日益顯著，對臣意深表贊同。百姓們聽説他的政績，全來歸附而心悦誠服。一旦倉促調换變動，不太合適。而房紹之到任已經一年多，對軍隊和百姓情況大致熟悉，改由臣來兼管，於舊例不合。郡守調動連及太原郡，過於遥遠，給百姓帶來困難。而瓮口築城的計劃，又因爲相互交接而耽誤，人們對此有不滿情緒，或許會出現騷動不安。守衛疆界，事關重大，刑法威嚴，令人擔憂的是疆土未能擴展。如果能依照先前的處置，對國家、個人都有利。"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下詔給有關官署説："申恬陳述的意見切合實際情況，最近對郡守的各項任命都可撤銷。"

北虜入寇，恬摧擊之，爲虜所破，被徵還都。二十七年，起爲通直常侍。是歲，索虜南寇，其武昌王向青州。遣恬援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秀之保城固守。蕭斌遣青州别駕解榮之率垣護之還援恬等，仍傍南山得入。賊朝來脅城，日晚輒退。城内乃出車北門外，環塹爲營，

北方虜寇入侵，申恬領兵出擊，爲虜寇所敗，被召回朝廷。二十七年，又出任通直常侍。這一年，索虜南侵，他們的武昌王進犯青州。朝廷派申恬救援東陽，他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秀之堅守城中。蕭斌派遣青州别駕解榮之帶領垣護之又來增援申恬等，憑藉南部山地纔得以進城。虜寇上午來威逼城池，到傍晚就退走。城内將士就駕車出北門外，挖成環形壕塹，修建營

欲挑戰，賊不敢逼。停五日，東過抄略清河郡及驛道南數千家，從東安、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閬閉城距守，保全二千餘家。虜退，以恬爲寧朔將軍、山陽太守。善於治民，所莅有績。世祖踐阼，遷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尋加督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明年，又督冀州。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凋弊，恬初防衛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進號輔國將軍。

孝建二年，遷督豫州軍事、寧朔將軍、豫州刺史。明年，疾病徵還，於道卒，時年六十九。死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譙郡太守，早卒。

謨子元嗣，海陵、廣陵太守。元嗣弟謙，泰始初，以軍功歷軍校，官至輔國將軍、臨川内史。

申坦 申令孫

永子坦，自巴西、梓潼太守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爲世祖鎮軍諮議參軍，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復攻碻磝，敗退，下歷城。蕭思話起義討元凶，假坦輔國將軍，爲前鋒。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剋京城。孝建初，爲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大明元年，虜寇兖州，世祖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新除東陽太守沈法系北討，至兖州，虜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民，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與法系坐白衣領職，坦棄市。群臣爲之請，莫能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

壘，要向敵軍挑戰，虜寇不敢逼近。相持了五天，虜寇往東搶掠清河郡以及驛道以南數千户人家，又從東安、東莞到下邳。下邳太守垣閬緊閉城門拒守，保全了城中二千餘户人家。虜寇退去，任命申恬爲寧朔將軍、山陽太守。他善於治理百姓，在任職的地方有政績。世祖即皇帝位，他遷任青州刺史，將軍如故。不久又加督徐州的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第二年又督冀州。齊地連年發生戰争，百姓生活艱難，申恬最初防衛邊境時，便勉勵百姓種田養蠶。兩三年之間，百姓就都過上了豐裕的生活。申恬的性格清廉簡約，多次任州郡長官，但他的妻子兒女有時仍不免忍飢受凍。世人因此而贊揚他。進號輔國將軍。

孝建二年，遷督豫州軍事、寧朔將軍、豫州刺史。第二年，因患病召回朝廷，在途中去世，當時六十九歲。他死的時候，家中没有多餘財産。兒子申寔，曾任南譙郡太守，早年去世。

申謨之子申元嗣，曾任海陵、廣陵太守。元嗣之弟申謙，泰始初年，因爲軍功擔任軍校，官至輔國將軍、臨川内史。

申永之子申坦，自巴西、梓潼太守升任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任世祖鎮軍諮議參軍，與王玄謨一起圍攻滑臺，没有攻克，被免官。青州刺史蕭斌下書任命他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再次進攻碻磝，又失敗退兵，南返歷城。蕭思話起義兵討伐元凶，假申坦爲輔國將軍，擔任前鋒。世祖進兵至新亭，申坦也攻克了京城。孝建初年，任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大明元年，虜寇侵犯兖州，世祖派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新任東陽太守沈法系北上討伐，到了兖州，虜寇已離去。申坦建議道："任城叢林中的盗賊，屢次侵擾邊民。這次出軍勞而無功，應該趁此機會殲滅盗賊。"皇上依從這個建議。可是盗賊預先得知官軍討伐的消息，全村都逃跑了。爲此，薛安都與沈法系以平民身份任職，申坦被處以死刑。群臣都爲申坦求情，一概被拒絶。在執行死刑時，始興公沈慶之進入刑場抱着申坦哭道："你没有罪，被朝廷枉殺，我

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尋被宥，復爲驍騎將軍，病卒。

不久也會進刑場。”監刑官把這事告訴了皇上，於是寬恕他不死，把他拘禁在尚方。不久受到赦免。復任驍騎將軍，得病去世。

子令孫，前廢帝景和中，爲永嘉王子仁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太宗以爲寧朔將軍、徐州刺史，討薛安都。行至淮陽，即與安都合。弟闡，時爲濟陰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同安都，安都攻圍不能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令説闡降，闡既降，殺之，令孫亦見殺。

申坦之子令孫在前廢帝景和年間，任永嘉王子仁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太宗任命他爲寧朔將軍、徐州刺史，討伐薛安都。可是他進軍到淮陽，便與薛安都合在一起。令孫弟申闡，當時任濟陰太守，駐防在睢陵城，忠於朝廷，不與安都同謀。安都圍攻睢陵，未能攻克，正好令孫來到，便派他到睢陵勸説申闡投降。申闡投降後，安都把他殺了，後來令孫也被殺。

崔諲

先是，清河崔諲亦以將吏見知高祖，永初末，爲振威將軍、東萊太守。少帝初，亡命司馬靈期、司馬順之千餘人圍東萊，諲擊之，斬靈期等三十級。太祖元嘉中，至青州刺史。

先前，清河人崔諲也因具有將吏的才幹，受到高祖賞識。永初末年，任振威將軍、東萊太守。少帝初年，盜賊司馬靈期、司馬順之千餘人包圍東萊，崔諲率軍攻擊他們，斬靈期等三十餘人首級。太祖元嘉期間，官至青州刺史。

史臣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産之在漢南，歷年逾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爲美矣。

史臣曰：在漢代的良吏中，任官時間長久，有的可以澤及子孫。在孫吴、曹魏時代，稱職的官員能延任二三十年。他們都施行仁政，使百姓安和，提倡謙讓以保持民風淳樸久遠。到了後世，這種遺風漸漸衰微，這并不是人才有盛有衰，而是遭遇的時代不同。劉道産在漢南任職十餘年，良好的政績和教化流布於樊川沔水一帶，頗有前代的遺風，所以能建立功績，垂名後世，這的確值得稱美。

宋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王敬弘　何尚之

王敬弘　王恢之

王敬弘，琅邪臨沂人也。與高祖諱同，故稱字。曾祖廙，晋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晋陵太守。

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静，樂山水。爲天門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玄時爲荆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爲桓氏贅婿。"乃遣别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累日不回，意甚好之。轉桓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

王敬弘，琅邪臨沂人。與武帝劉裕同名，所以稱字。他的曾祖父王廙曾任東晋的驃騎將軍。祖父王胡之任司州刺史。父王茂之任晋陵太守。

敬弘年少時即有高遠的志向，初任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他性情恬静，喜愛山水。被任命爲天門郡太守。敬弘的妻子是桓玄的姐姐。敬弘赴郡上任時，桓玄任荆州刺史，他派人送信邀約敬弘到荆州。敬弘到了巴陵，對人説："桓玄邀見，衹是想同他姐姐相見罷了，我不能入贅桓氏家中。"便派了另一條船將妻子送往江陵。他的妻子住在桓家一年，敬弘不去接她回來。他在山城無事，縱意游樂，連日不歸，對天門山水很是喜歡。調任桓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辭去官職後，居住在作唐縣界。桓玄從輔佐東晋國政到他篡晋自立，曾多次徵召敬弘，敬弘終不應召。

高祖以爲車騎從事中郎、徐州治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宗協亦有高趣，道規并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致醉，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規即更引還，重申初宴。召爲中書侍郎，始携家累自作唐還京邑。久之，轉黄門侍郎，不拜。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出爲吴興太守。舊居餘杭縣，悦是舉也。尋徵爲侍中。高祖西討司馬休之，敬弘奉使慰勞，通事令史潘尚於道疾病，敬弘

高祖授任敬弘爲車騎從事中郎、徐州治中從事史、征西將軍劉道規的諮議參軍。當時府中主簿宗協也有高遠的情趣，道規對他們都以超越俗務相期許。他們曾在一起暢飲而大醉，敬弘因酒醉有失禮節，被地方官員告發，道規又將他請回來，重新開宴，再作初宴的歡樂。敬弘被召爲中書侍郎，這纔携帶家室從作唐縣回到京城。經過很長時間，調任爲黄門侍郎，他没有接受。仍授任爲太尉從事中郎，出任吴興太守。他以前居住在餘杭縣，對這一任命感到高興。不久，徵爲侍中。高祖西討司馬休之時，敬弘曾奉使去慰勞將

單船送還都，存亡不測，有司奏免官，詔可。未及釋朝服，值赦復官。宋國初建，爲度支尚書，遷太常。

士，通事令史潘尚在途中患病，敬弘衹派一隻船送他回京，生死不測，因此有關部門奏請朝廷罷免王敬弘的官職，詔旨准奏。但還没有脱去朝服，即遇赦免，又恢復原職。宋國初建時，他任度支尚書，遷任太常。

高祖受命，補宣訓衛尉，加散騎常侍。永初三年，轉吏部尚書，常侍如故。敬弘每被除召，即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高祖嘉其志，不苟違也。復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又除秘書監、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本州中正，又不就。太祖即位，又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領江夏王師。

高祖即位，補授敬弘爲宣訓衛尉，加封散騎常侍。永初三年，轉吏部尚書，常侍如故。敬弘每一次奉詔任官，即忠謹奉命。既已到任，一旦有合適的機會引退，就很快辭去職務。高祖稱許他的志向，不隨便違背他的意願。又任命他爲廬陵王師，加官散騎常侍，敬弘自陳没有德行，不可爲廬陵王的師範，堅決推辭不受。又任命爲秘書監、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本州中正，又不赴任。文帝即位，又任命他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兼任江夏王師。

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悦。六年，遷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給親信二十人。讓侍中、特進，求減親信之半，不許。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

元嘉三年，敬弘任尚書僕射，官署文件他本來不會閲讀。一次他參預聽斷訴訟，皇帝以疑難案件問他，他答不上。皇帝臉色變了，問身邊的人説："爲什麽不將案件副本交給僕射?"敬弘説："臣就是得到案件文本讀了，也仍然不明白。"皇帝很不高興。元嘉六年，升任尚書令，敬弘堅決推辭，上書要求還鄉，皇帝不能改變他的願望。改任侍中、特進、左光禄大夫，給二十名親信供他使用。敬弘推讓侍中、特進的官銜，要求減撥一半親信，皇帝不許，待到他回歸琅邪的時候，皇帝親自到冶亭設宴送别。

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京師上表曰："伏見詔書，以臣爲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悸。臣抱疾東荒，志絶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東宫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内外英秀，應選者多，且版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污辱清朝。嗚呼微臣，永非復大之一物矣。所以牽曳闕下者，實瞻望聖顔，貪《繫》表之旨。臣如此而歸，夕死無恨。"詔不許，表疏屢上，終以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禄大夫、開府

元嘉十二年，朝廷徵召敬弘爲太子少傅。敬弘至京城上書説："拜見詔書，任命臣爲太子少傅，聽到這一任命，心中震驚惶恐，既是喜悦，又是恐懼。臣身患疾病，居住東方荒遠之地，已經斷絶了榮顯的念頭，不料皇上垂恩，不以臣鄙陋而再次加以寵任。東宫是全國仰望的重要所在，不是像臣這樣道德微薄的人可以勝任的。如今朝廷内外，可供選拔的優秀人才甚多；况且普通百姓中間哪能没有傑出的人物?却要寵愛我這樣的愚頑老朽，辱没了清明的朝廷。唉！小臣是永遠不可以再起的人了。所以停留在京城之中，實在是出於仰望皇帝的龍顔，乞求言辭以外的旨趣。臣能像現在這樣東歸故里，晚間死去也可以

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京師上表曰："臣比自啓聞，謂誠心已達，天鑒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處，牽曳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爲身，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顧惜惽耄，志與願違。禮年七十，老而傳家，家道猶然，况於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迴聖恩，賜反其所，則天道下濟，愚心盡矣。"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重申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帝拔臣於蠻荆之域，賜以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齒，由是感激，委質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絶天光，淪没丘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

没有遺憾了。"皇帝不許，敬弘多次上書辭謝，終不赴任。東歸琅邪時，皇上身體不適，仍親自勉力召見。元嘉十六年，敬弘被任命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仍保留侍中職務，又到京城上書説："臣近日上書啓奏，認爲臣的真實心意已經上達，而皇上鑒察深遠，未能得到寬宥，因而不敢安居，奔馳來京。臣聽説君子行道，忘却了自身，再三體會此語，似乎可勉力做到，衹是遺憾到了昏暗耄耋之年，無力實現自己的志願。《禮記》上説七十歲稱爲老而要傳家，治家尚且如此，何况是治國呢？衹望陛下同情下臣年邁，憐臣此番到來，特别地收回恩惠，賜我返回故里，這便是天恩救助下臣，下臣的願望也就滿足了。"最終没有赴任，回歸琅邪。元嘉二十三年，朝廷再申前次任命，敬弘又上表説："臣親自耕於南澧，不求高位顯望。先帝在蠻荆地方選拔下臣，賜給國家賢士的禮遇。皇上繼承先帝美德，臣又特别承蒙寵愛録用，因此十分感激，托身於聖明的朝廷。雖有效犬馬之勞的誠心，終無微塵滴露的補益。年近九十，生命將盡，永不能沐浴皇上的光輝，而要填於溝壑了。鄭重地冒昧上書，心中久久地感到傷痛。"

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時年八十八。追贈本官。順帝昇明二年詔曰："夫塗秘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沈遠，懋禮彌昭。故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韵冲簡，識宇標峻，德敷象魏，道藹丘園。高挹榮冕，凝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朝延賞，聲華在咏，而嘉篆闕文，猷策韜采，尚想遥芬，興懷寢寤。便可詳定輝謚，式旌追典。"於是謚爲文貞公。

第二年逝世於餘杭縣的舍亭山，享年八十八歲。朝廷追贈他原授官職。順帝昇明二年，皇帝詔令説："路途隱秘蘭花幽僻，它的芳菲便飄向遠處，美好的謀略深沉遠大，忠貞之心愈加顯明。已故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精神淡泊，風度高舉，德行流布於京都，道義盛行於鄉里。辭退高官，凝神世外，美好的風采、優秀的榜樣，可以振民俗而正世風。并且因爲受到幾朝的任命賞識，美好的名聲流於咏歌，而優美的文章没有記載他的事迹，謀略的史册未見他的光彩。回想他品質的芬芳，使人夢寐懷想。便可以公正地評定他的謚號，以追慕典範。"於是謚爲文貞公。

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棋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太祖嘗問爲政得失，敬弘對

敬弘身材矮小，但或坐或立都端莊方正，桓玄稱爲"彈棋八勢"。他所居住的舍亭山，有樹木和溪澗環繞，具有登臨觀賞之美，當時人稱爲王東山。宋文帝曾問他朝政得失，敬弘回答説：

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常使二老婢，戴五絛五辮，著青紋袴襦，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它室。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克日。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既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

"天下有道，百姓不加非議。"文帝認爲他的話説得很好。敬弘身邊常用兩個老婦人，她們戴着五條絲綢編成的帶子，穿青色有花紋的褲子和短衣，用紅粉美化面容。他的女兒嫁給尚書僕射何尚之的弟弟何述之。敬弘曾到何氏家中探望女兒，恰值尚之不在家，便在他房中寢卧。一會兒，尚之回來，敬弘命兩個婢女守在門邊，不讓尚之入内，説："正熱，不便相見，您可暫時離開。"尚之於是住到别的房間。敬弘的兒子王恢之被朝廷召爲秘書郎，敬弘爲他請求改授奉朝請，給恢之寫信説："秘書郎的人選有限額，所以有競争；奉朝請没有限額，所以没有競争。我想讓你處於没有競争的位置上。"文帝嘉許敬弘，同意他的要求。敬弘接見兒孫一年不超過一二次，要見時便約定日子。恢之曾請假回鄉省親，敬弘約定日子和他相見，到了約定的日子却不出見。恢之假期將盡，向敬弘乞求辭别，敬弘唤他上前，已到閤前，又不見。恢之在閤外拜辭，流淚而去。

恢之至新安太守、中大夫。恢之弟瓚之，世祖大明中，吏部尚書、金紫光禄大夫，謚曰貞子。瓚之弟昇之，都官尚書。昇之子延之，昇明末，爲尚書左僕射，江州刺史。

恢之官至新安太守、中大夫。恢之弟瓚之，在孝武帝大明年中，爲吏部尚書、金紫光禄大夫，謚號貞子。瓚之的弟弟昇之，曾任都官尚書。昇之的兒子延之，順帝昇明末年任尚書左僕射，江州刺史。

何尚之　何叔度

何尚之字彦德，廬江灊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惔，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蚤卒，奉姨有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并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爲常，至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吴興武康縣民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奸，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爲劫，闔門

何尚之，字彦德，廬江灊縣人。曾祖父何準，情志高尚，不接受徵辟。祖父何惔，任南康太守。父親叔度，爲人恭敬謹慎而有操行，姨娘嫁給沛郡劉璩，與叔度母親情愛甚深。叔度母去世早，叔度侍奉姨娘像親生母親一樣。姨娘去世後，他初一、十五必定前去致哀，并設祭奠，祭品都是珍奇新鮮的，親自檢點。如果他初一、十五應有公事，便提前派人送上祭品，這些祭品都由他流着眼淚親自料理。公事完畢，即去致哀，如此以爲常事，直至三年服喪期滿。義熙五年，吴興郡武康縣人王延祖搶劫，他父親王睦將此事告官。按新的法制，凡行劫的人要受斬刑，家人也殺了棄市。王睦既自行報官，是否執法，便遲疑不决了。當時叔度爲尚書，上奏議論説：

應刑。所以罪及同産，欲開其相告，以出爲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絶根源也。睦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并合從原。”從之。後爲金紫光禄大夫、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稱其清身潔己。元嘉八年，卒。

“立法的目的在於抑制奸邪，以情理爲本。不是説一人行劫，全家都要處以刑罰。之所以罪及兄弟，是爲了使他們互相告發，揭發作惡的人。王睦父子至親，或許可以一起逃亡，而王睦割斷他們的父子關係，反而自己縛送官府，這正如螫毒在手，割斷手腕以求保全生命，在感情上可以同情，在道理上也是可以寬恕的。如能使惡人不爲自己的家庭容納，没有地方可逃脱刑罰，這便大大地斷絶了犯罪的根源了。王睦既已將他兒子縛送官府，那麽其餘家人不應再被治罪，全都應當從輕處理。”朝廷采納了叔度的奏議。後來，叔度任金紫光禄大夫、吴郡太守，加俸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稱贊叔度能清身潔己。他在元嘉八年逝世。

尚之少時頗輕薄，好摴蒱，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起爲臨津令。高祖領征西將軍，補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即位，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太祖即位，出爲臨川内史，入爲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左衛將軍，父憂去職。服闋，復爲左衛，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太祖所知。十二年，遷侍中，中庶子如故。尋改領游擊將軍。

尚之年輕時頗爲輕薄，喜好賭博，長大以後，改過自新，循規蹈矩，以操行見稱於世。受到陳郡謝混的賞識，和他結交來往。尚之家貧，起用爲臨津縣令。高祖領征西將軍時，尚之任府主簿。隨從高祖出征長安，因公事被免除職務，回京都。因患勞疾多年，飲婦人的乳汁，纔得痊愈。以隨從征伐的功勞，朝廷賜爵爲都鄉侯。少帝即位，任尚之爲廬陵王劉義真的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和，常有不平之言，尚之勸説，而義真不聽。義真被廢黜以後，尚之入朝任中書侍郎。太祖即位，出任臨川内史，入朝任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左衛將軍，因服父喪離職。服喪期滿後再任左衛將軍的職務，領太子中庶子。尚之一向愛好文義，能從容體味，很受太祖賞識。元嘉十二年，遷任侍中，太子中庶子如故。不久，改領游擊將軍。

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黄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并慕道來游，謂之南學。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尚之爲祠部

元嘉十三年，彭城王劉義康想任用司徒左長史劉斌爲丹陽縣尹，皇上不許。便以尚之爲丹陽縣尹。尚之在丹陽城郊修建住宅，興辦玄學，招收生員。東海郡徐秀，廬江郡何曇、黄回，潁川郡荀子華，太原郡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皆仰慕尚之的學問，來此游學，稱之爲南學。尚之之女嫁給劉湛的兒子劉黯，而劉湛與尚之情意不厚。劉湛想要領丹陽縣尹，便遷任尚

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太祖宜出爲廣州，若在内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超升後進。曄事迹未彰，便豫相黜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説。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國子學建，領國子祭酒。又領建平王師，乃徙中書令、中護軍。

之爲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對此很是不平。劉湛被誅以後，尚之遷任吏部尚書。當時，左衛將軍范曄參預機要，尚之觀察到他的思想趣尚不同一般，便向太祖稟報，認爲應當將范曄外任廣州，如果將他留在京城，一旦他造成事端，不得不施以刑罰，以致屢屢誅殺大臣，有損於皇上的教化。太祖説："剛剛誅殺了劉湛等人，正要破格提拔後進。范曄的事迹象還不明顯，便預先罷斥，各方面都要説你等不能容納有才學的人，以爲我聽信讒言。祇要朝中對此有所提防，不必擔心招致大的變故。"范曄後來謀反被誅，太祖稱贊尚之有先見之明。朝廷建國子學，尚之領國子祭酒。又領建平王師，轉任中書令、中護軍。

二十二年，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并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諫，宜加休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夕，尚之又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出，還多冒夜，群情傾側，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今深誡，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顔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順默耳。伏願少采愚誠，思垂省察，不以人廢，適可以慰四海之望。"亦優詔納之。

元嘉二十二年，尚之升任尚書右僕射，加官散騎常侍。這年造玄武湖，太祖要在湖中建方丈、蓬萊、瀛洲三座神山，尚之堅決勸諫，纔使太祖消除了這個念頭。當時又造華林園，而且是在酷暑時候使役人工，尚之又一次進諫，應當讓勞工休息，太祖不聽，説："小人本來常常在太陽下赤背，這不算勞苦。"當時太祖出游，經常到夜裏纔回宫。尚之又上表諫道："皇上應當珍重，尊貴的人不可輕率行事，這是皇上心思所能鑒察的，哪用得着下臣的規勸。近來皇上出宫，常常到夜裏纔回來，群情摇擺不定，實在有不安寧的地方。清掃道路然後出行，這是帝王的成規，古今深刻的告誡，是指太平時候不要忘了危險。主上如遇上汲黯、辛毗那樣的諍臣，他們必定要冒死犯顔，直切勸諫，但臣等平庸無能，常常是緘默而已。希望陛下略略采納下臣的愚誠，考察臣下的意見，不因人廢言，這樣便可以慰藉國内人民對皇上的景仰之情。"太祖也以褒美嘉獎的詔書采納了尚之的意見。

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盗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録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

早先，朝廷擔心錢幣太重，用銅過多，下令鑄造四銖錢，民間多有偷鑄，大都剪鑿古錢來取銅，皇上對此憂慮。元嘉二十四年，録尚書江夏王劉義恭建議，用一個大錢當兩個四銖錢使用，以防民間剪鑿大錢，參與討論的人多數表示同意。尚之獻議説：

伏覽明命，欲改錢制，不勞采鑄，其利自倍，實救弊之弘算，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爲本，事存交易，豈假數多。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凡創制改法，宜從民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未容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憒亂，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貨偏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不過匱。雖玆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貲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要有踪迹，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怠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

我見到江夏王的建議，要改革錢幣制度，不必采銅鑄錢，自能得到加倍的利益，這實是拯救弊害的高明計策，增加財貨的良好方法。但以臣的管窺淺見，認爲還有不明的地方。貨幣的産生，本來是爲了購買貨物，爲了交易，不在於數量的衆多。數量少則錢幣的價值重，數量多則貨物的價值重。多少雖然有别，使用没有什麽不同。何况以一大錢當兩個錢，衹是徒然提高了大錢的虚有價值啊。凡創立制度變更法規，應當順從民情，没有違背民意、違反人情而可以長久的。貨幣的廢棄或興用，不可以驟然地議定。前代貨幣一旦停止使用，錢幣混亂，百姓會哭泣於市。這實在是由於政策不能統一，難以遵照執行。如果不是出於救急而采取臨時性措施，應該維持原有貨幣不變。政策繁雜而瑣細，想達到遠大的目標，却常常疑滯不進。况且貨物占有不均，則百姓疾苦，所以先王用井田制來統一人民的貧富，使富者不能過分奢侈，貧者也不會過分缺乏。雖然這井田法早已廢棄，不可再立即實施，但可取其切實相近的地方，粗略地仿效。如果現在一錢當兩的規定通行，富人的資財自然加了一倍，也就更加深了窮人的困乏，恐怕這不是均平貧富的辦法。同時錢的形狀或大或小，品種甚多，衹是籠統地説大錢，那麽并不知道是什麽規格的大錢。如果衹是指舊的四銖錢和五銖錢，那麽這些舊錢上的文字都是古代篆文，既不爲普通百姓所認識，加上有的文字已模糊不清，更難辨别哪是四銖錢，哪是五銖錢，這樣一來，政府與百姓兩方面交互發生混亂，一定會引起爭鬥訴訟，這便是我對於一錢當兩的辦法感到最爲不妥的地方。江夏王的奏議還擔心對古錢的剪鑿一天天多起來，將使得古錢消盡，我又認爲大概没有這種弊害。百姓雖然刁巧，偷鑄雖然隱秘，總有踪迹可尋，并且用錢買銅，這事情也可以追查。衹是因爲檢查機構的怠惰與放縱，糾察不精細，以致鑄四

銖錢以來，發覺偷鑄的人不多。現在雖然有懸金捕捉的空名，竟没有實際的酬賞，如果申明原有規定，一旦擒獲偷鑄的人，立即給檢舉的人以報賞，那麽前者害怕法律制裁，後者追求獎賞，偷鑄之風不要多久自然就會平息了。愚人的意見由智慧的人選擇，我既承蒙問及，怎能不暢所欲言？

吏部尚書庾炳之、侍中太子左衛率蕭思話、中護軍趙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并同尚之議。中領軍沈演之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采鑄久廢，兼喪亂累仍，糜散湮滅，何可勝計？晋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爲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鏹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廣而貨愈狹，加復競竊翦鑿，銷毁滋繁，刑禁雖重，奸避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虚，暋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供贍。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爲弊轉深，斯實親教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絶。施一令而衆美兼，無興造之費，莫盛於兹矣。"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

吏部尚書庾炳之、侍中太子左衛率蕭思話、中護軍趙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都贊同尚之的意見。中領軍沈演之認爲："龜貝通行於上古，泉刀興起在周代，都是用來生財通利，使國家充實、百姓富有的。雖然經歷了很長的年代，貨幣的使用更加方便，但由於采銅鑄錢久已停止，兼以喪亂頻仍，錢幣的損耗、散失湮滅，哪能計算得清楚？晋代遷都江南，疆土没有開拓，又因當地的習俗風尚，使用銅錢不普遍，所以錢幣的數量本來不多，錢少之患還不甚嚴重。現在國家的疆土已經開擴，朝廷的聲威教化已達到遠方，金錢流布之處直到荒遠地區，從前不用錢的地方，全都流行開來了。使用愈廣，銅錢就愈顯得不足，加上百姓偷偷地剪鑿古錢，被銷毁的古錢越來越多，雖然重刑禁止，而奸邪的人作弊正多，於是使得銅錢隨歲月的推移而越顯得貴重，貧窮人家的儲藏則一日少於一日，盡力勞作的人，徒然勤勞而不足以養家。實由於錢幣貴重而貨物便宜，舊有的方法未曾革除，不思改正，弊害越來越深。現在實在是使百姓親近皇化的好時候，是國家變通發展的好時機。我認爲如用一個大錢當兩個使用，則國家可以留傳難於朽爛的寶貨，百姓則可以贏得一倍的利益，不待運用法令，取巧偷鑄的路子自然斷絶了。發布一個命令，而兼得衆多好處，又不必花製造銅錢的費用，没有什麽比這更好的了。"太祖聽從演之的意見，使用一錢當兩，實行了一段時間後，公私都不方便，於是作罷。

二十五年，遷左僕射，領汝陰王師，常侍如故。二十八年，轉尚書令，領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

元嘉二十五年，升任左僕射，領汝陰王師，常侍如故。二十八年，調任爲尚書令，領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九年，辭官退休，在方山撰《退居賦》來申明自己的操守，但人們都認爲尚之不能

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太子左衛率袁淑與尚之書曰："昨遣修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難斯貴，俾疏、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龔、貢、山、衛，淪慚乎曩篇。規追休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歡，畢栖玄之適。但淑逸操偏迥，野性瞢滯，果兹冲寂，必沈樂忘歸。然而已議塗聞者，謂丈人徽明未耗，譽業方籍，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務，舍南瀕之操，淑此行永决矣。望眷有積，約日無誤。"尚之宅在南澗寺側，故書云"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也。詔書敦勸，上又與江夏王義恭詔曰："今朝賢無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許邪。"義恭答曰："尚之清忠貞固，歷事唯允，雖年在懸車，而體獨充壯，未相申許，下情所同。"尚之復攝職。羊即羊玄保，孟即孟顗，字彦重，平昌安丘人。兄昶貴盛，顗不就徵辟。昶死後，起家爲東陽太守，遂歷吴郡、會稽、丹陽三郡，侍中，僕射，太子詹事，復爲會稽太守，卒官，贈左光禄大夫。子劭，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適彭城王義康、巴陵哀王休若。

固守他的志向。太子左衛率袁淑給尚之寫信説："日前曾派人問候您，承蒙告知您老已隱居山野，雖説到了年紀應當退休，而此事確也難能可貴。如果讓疏廣、班彪、邴丹、魏舒，留其美名於前代的史册，那麽龔勝、貢禹、山濤、衛衡，也就會慚愧於早年的篇章了。規勸及時退休，洗滌平素的懷抱，希望追求幽静的歡娱，成就幽栖的樂趣。祇是我志氣偏頗，性情粗野，昏暗固執，果然心懷虚静，必然是樂而忘歸。儘管如此，終爲道聽途説的人所議論，他們説您美好的智慧没有損耗，美好的名聲功業正盛大，倘若能委屈心志爲王道服務，貶抑節操而犧牲於雜務之中，捨棄隱居的志向，我就不再打擾您了。懷想您的日子很長了，約定會晤的日子不要延誤。"尚之的房舍在南澗寺旁，所以袁淑信中説"南瀕"，這是用《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的典故。詔書勸勉敦促，太祖又給江夏王義恭詔書説："現在朝廷賢士不多，就是羊、孟尚且不能退職，尚之的任用不同，所以更不能准許退職。"義恭回奏説："尚之廉潔忠義堅貞，處事公平，雖年已七十，而身體結實健壯，不宜准他退職，我的想法正與皇上相同。"尚之重又任職。羊，即羊玄保；孟，即孟顗，字彦重，平昌安丘人。他的哥哥孟昶地位顯貴，孟顗不受徵召。孟昶死後，他纔出仕任東陽太守，於是歷任吴郡、會稽、丹陽三郡太守，侍中，僕射，太子詹事，又任會稽太守，死在任上，朝廷贈爲左光禄大夫。孟顗的兒子孟劭娶太祖的第十六個女兒南郡公主爲妻，一女嫁彭城王義康，一女嫁巴陵哀王休若。

尚之既還任事，上待之愈隆。是時復遣軍北伐，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弑立，進位司空，領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説百端，并得免。世祖即位，復爲尚書令，領吏部，遷侍中、左光禄大夫，領護軍將軍。尋辭護軍，加特進。復以本官領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

尚之既已還朝任職，皇上待他更加隆厚。此時又出兵北伐，軍需供給和軍事行動全都委托給尚之。劉劭謀殺文帝自立爲帝，尚之被擢爲司空，領尚書令。當時三方起義討伐劉劭，起義將佐家屬住在都城，劉劭要將他們全部殺了，尚之百般開導勸説，他們都得免禍難。世祖即位後，尚之又任尚書令，領吏部，升任侍中、左光禄大夫，領護軍將軍。不久，辭去護軍將軍，加特進。又以本官領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

質反，義宣司馬竺超民、臧質長史陸展兄弟并應從誅，尚之上言曰："刑罰得失，治亂所由，聖賢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爲義宣司馬，賊既遁走，一夫可禽，若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與向始末無論者復成何異。陸展盡質復灼然，便同之巨逆，於事爲重。臣豫蒙顧待，自殊凡隸，苟有所懷，不敢自默。"超民坐者由此得原。

騎將軍臧質反叛，義宣的司馬竺超民、臧質的長史陸展兄弟本當與他們一起被誅殺，尚之進諫説："刑罰的得失，是國家治亂的原由，所以聖君賢士對此留心，不可不慎重。竺超民是義宣的司馬，義宣既已逃走，一個人就可以將他擒獲，如果竺超民反覆無常，貪求私利，他當時就會捉拿義宣，這不但可以免除他自己的罪過，也可以得到不義的獎賞，可是竺超民竟無此意。從這點便足以觀察他的過錯而知道他的仁義之心了。并且他作爲司馬，保全了城池官署，謹慎地保管庫藏，端坐在家，等待受縛。如今要誅罰到他的兄弟，這與從前那種不論事情的始末便隨便處置臣民的方法有什麼區别？陸展效力於臧質也很清楚，便將他同樣視爲大逆，對於此事是過重了。下臣蒙皇上的眷顧厚待自與一般臣僚不同，因此如果有自己的想法，不敢不言。"被超民等受到牽連的人因此得到赦免。

時欲分荆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爲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爲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竟陵、隨五郡爲一州，鎮在夏口，既有見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荆州，雖水路，與去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并爲利便。湘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密邇，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委荆以閫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并因此虚耗。尚之建言復合二州，上不許。

當時要分出荆州的一部分郡縣另設爲郢州，朝廷商議郢州治所的所在地。江夏王義恭認爲應當設在巴陵，尚之提出意見説："夏口在荆州、江陵的中間，正對沔口，接連雍州、梁州，實爲津要之地，從來就是鎮守要地，它的根基不可動摇。如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竟陵、隨五郡另爲一州，治所應在夏口，既有現成的城池，港口又大，能泊大船。竟陵的出路要通過荆州，雖是水路，與去江夏没有什麼分别。各郡到夏口皆順流而下，都很方便。湘州所管轄的十一郡中，巴陵緊靠長江，離夏口很近，從湘州分出，它的地位纔更顯著，也可以將巴陵劃給郢州，這纔比較允當。"皇上聽從他的意見。荆、揚二州的人口占全國的一半，東晋以來，以揚州爲國都所在的重地，將荆州委托給武將作爲防守的要地，到現在，荆、揚二州都分出部分地區另外設立州，這是朝廷想要以此來削弱臣下的職權，而荆、揚二州因此受到損耗。尚之建議再使荆、郢二州復合，皇上没有答應。

大明二年，以爲左光禄、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

大明二年，尚之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居家常戴鹿皮帽，待到授開府儀同三司時，皇帝升殿，百官陪侍，沈慶之在

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論議往反，傳於世。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秉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既以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四年，疾篤，詔遣侍中沈懷文、黄門侍郎王釗問疾。薨于位，時年七十九。追贈司空，侍中、中書令如故。謚曰簡穆公。子偃，别有傳。

殿廷對尚之開玩笑說："今日爲什麼不戴鹿皮帽?"慶之多次辭謝官職任命，朝廷相勸十分誠懇，尚之對他說："主上虛懷側席而待，怎能堅决推辭?"慶之回答說："我沈公不學你何公，離開了朝廷，又回到朝廷。"尚之面有愧色。尚之愛好文義，到老没有廢棄，與太常顏延之反復討論，所論流傳於世。尚之爲人平易儉樸，服飾、用車都很樸素，妻死不再娶，又没有侍妾。在朝中執政當權，害怕而遠離權力，對於親戚朋友，他誰也没有薦舉，既因此遭到一些人的怨恨，也因此爲世人所稱道。又以左光禄大夫領中書令。大明四年病重，皇帝下詔派侍中沈懷文、黄門侍郎王釗前往問候。死於任上，當時七十九歲。朝廷追贈他爲司空，侍中、中書令如故。謚號簡穆公。兒子何偃，《宋書》另有傳。

尚之弟悠之，義興太守，侍中，太常。與琅邪王微相善，悠之卒，微與偃書曰："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唯賢叔耳。"悠之弟愉之，新安太守。愉之弟翌之，都官尚書。悠之子顒之，尚太祖第四女臨海惠公主。太宗世，官至通直常侍。

尚之的弟弟悠之，歷任義興郡太守，侍中，太常。與琅邪王微要好，悠之去世，王微給何偃寫信說："我與悠之衹恨相知之晚，常想到他能瞭解我。至於能够稱贊我的一點好處，或者同情我的不才，也衹有您的賢能的叔叔了。"悠之弟愉之，任新安郡太守。愉之弟翌之，任都官尚書。悠之子顒之娶太祖第四個女兒臨海惠公主。在太宗朝，官至通直常侍。

史臣曰：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荆楚。揚土自廬、蠡以北，臨海而極大江；荆部則包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鄧塞。民户境域，過半於天下。晋世幼主在位，政歸輔臣，荆、揚司牧，事同二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歸密戚。是以義宣藉西楚强富，因十載之基，嫌隙既樹，遂規問鼎。而建郢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既剖，盗實人單，閫外之寄，於斯而盡。若長君南面，威刑自出，至親在外，事不患强。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雖近臣懷禍，止有外憚，呂宗不競，實由齊、楚，興喪之源，於斯尤著。尚之

史臣曰：江左以來，在揚越立下根基，而順勢發展到荆楚。揚越的土地自廬江、彭蠡以北，臨海而盡於大江極處；荆楚的區域則包括湘江、沅水，横跨巫山而包藏鄧塞。揚越、荆楚兩地的户口、土地超過了全國的一半。東晋幼主在位，政權歸於朝廷的輔佐大臣，荆州、揚州的官吏，仿佛遠在二陝之地。宋代建國，大臣的權力不能轉移，二州重地，全歸親信的近戚。所以，劉義宣憑藉西楚强富，積十年的基業，既然發生了嫌怨仇隙，於是圖謀王位。可是另立郢州，分割揚州，則是矯枉過直，藩國既已分割，盗賊多而百姓少，所謂國門以外的軍事屏障，到此時都完了。如果年長的君主南面而坐，嚴厲的刑罰由君主制定，即使至親在外，也不擔心他的勢力强大。如果國運正由盛轉衰，時勢艱難，主上孱

言并合，可謂識治也矣。

弱，就是朝中近臣也會心懷禍心，何止會有外患？漢代吕氏宗族之所以没有競争，實在是由於齊、楚的存在，興衰的根源，在這一點上尤爲明顯。尚之建議合并荆、郢二州，可以説是知道治國的方略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宋书　第二册》
作者=
页数=696(729-1424)
SS号=11405472
出版日期=
【作　者】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1424
【读秀号】000005764987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2004
【ISBN号】　7-5432-0877-6　/　K204.1/Y229s
【原书定价】　420.00（全三册）　网上购买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宋国（420　479）　纪传体　宋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宋书　第二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
下载=http://book6.5read.com/300-65/diskebp/ebp59/04/000729.pdg